吳都法乘一

吳敫詩話

吳郡法乘三

奥都法典四

吳都法論五

吳語教學法

吳昌碩篆刻選集

吳都法師

吳都法乘

九

吳越春秋

000306

杜潔祥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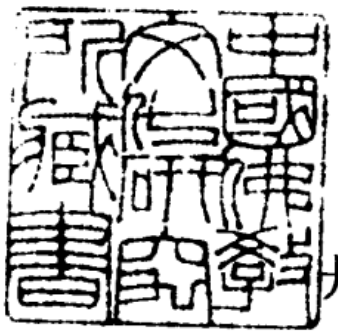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 三 輯

第 19 冊

吳 都 法 乘

㊀ 卷1 — 卷5上之下



丹青圖書公司印行

佛曆2529 (1985) 11月

臺灣・臺北

000307

杜潔祥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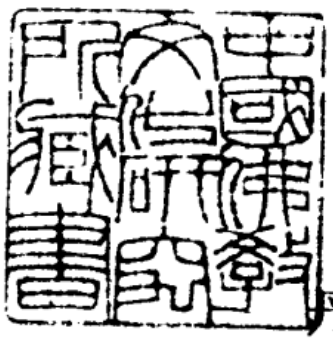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 三 輯

第 20 冊

吳 都 法 乘

㊀ 卷5上之下 — 卷5下



丹青圖書公司印行

佛曆2529 (1985) 11月

臺灣・臺北

000308

杜潔祥 主編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 三 輯

第 21 冊

吳 都 法 乘

㈢ 卷6

丹青圖書公司印行

佛曆2529 (1985) 11月

臺灣・臺北

000309

杜潔祥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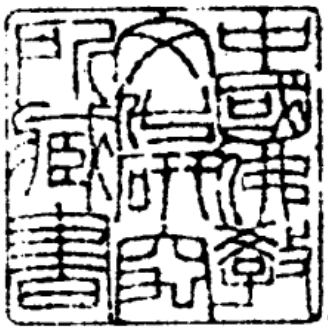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 三 輯

第 22 冊

吳 都 法 乘

㈣ 卷7 — 卷9



丹青圖書公司印行

佛曆2529 (1985) 11月

臺灣・臺北

000310

杜潔祥 主編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 三 輯

第 23 冊

吳 都 法 乘

㊄ 卷10 — 卷14

丹青圖書公司印行

佛曆2529 (1985) 11月

臺灣・臺北

000311

杜潔祥 主編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 三 輯

第 24 冊

吳 都 法 乘

㈥ 卷15 — 卷21中

丹青圖書公司印行

佛曆2529 (1985) 11月

臺灣・臺北

000312

杜潔祥 主編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 三 輯

第 25 冊

吳 都 法 乘

㊦ 卷21下 — 卷22上

丹青圖書公司印行

佛曆2529 (1985) 11月

臺灣・臺北

000313

杜潔祥 主編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 三 輯

第 26 冊

吳 都 法 乘

㈧ 卷22中 — 卷23

丹青圖書公司印行

佛曆2529 (1985) 11月

臺灣・臺北

000314

杜潔祥 主編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 三 輯

第 27 冊

吳 都 法 乘

㈨ 卷24 — 卷27

丹青圖書公司印行

佛曆2529 (1985) 11月

臺灣・臺北

003315

杜潔祥 主編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 三 輯

第 28 冊

吳 都 法 乘

㊀ 卷28 — 卷30

丹青圖書公司印行

佛曆2529 (1985) 11月

臺灣・臺北

吳都法乘 詳目

序一　葉恭綽　二
序二　李根源　六
本書及著者考略　釋範成　八
卷一
始興篇　一一
吳主敍佛道三宗　一五
康僧會傳　釋慧敏　二四
後僧會傳感通一之第十二　贊寧　三三
卷二
顯聖篇　三七
列塔像神瑞迹　三七
石像銘　沈約　三七
西普海祖衛迦二石像　釋道世　三八
詳目　梁簡文帝　四二
見高僧傳及旌異記等　四五
呂中禮石佛　江淹　四六
開元寺禮二佛一首　四六
開元寺禮石佛像　黃省會　四六
石佛贊　周治　四七
吳中泛海石佛贊　釋眞可　四七
開元石佛贊　釋眞可　四八
開元寺佛鉢詩并序　五〇
奉和　皮日休　五一
辟支佛牙贊　陸龜蒙　五二
佛牙舍利讚　釋梵琦　五二
佛牙　宋徽宗　五三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　王煥如　五四
盤溝大聖　釋道世　五五
瞻禮天宮寺善財云是唐塑長尺二寸　龔明之　五六
徐波　五七

舍利感應記　王劭　五八
應夢觀音畫相
石像大士記　徐恪　六七
大士贊并序　六六
優覩適公詩贊觀世音菩薩果
應所懇具述於前拱不揆淺
拙謹吟一章同贊聖德　七〇
恭禮寒山寺釋迦如來入山修
道窟實聖相記　周祇　七四
光福寺觀音記　黃公頤　七五
夷堅乙志內一條　七八
靈泉贊　孫覿　七九
夢石天王像　龔明之　八〇
夷堅志內一條　洪邁　八一
魚化石觀音　八二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八三
魚尾骨化佛贊并序　周永年　八三
棄去吳像存王氏永年今已未春
遇而見之謹稽首爲之贊曰　八四
南翔寺　八五
卷三　八六
半滿篇　八九
神宗顯皇帝頒賜開元大藏　經勒　八九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白居易　九〇
瑞光寺藏經院記　劉鳳　九二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
石記　白居易　九五
雙塔寺印造藏經記　管志道　九八
兩遇吳城靈隱寺觀貝葉經　王叔永　一〇一
靈隱寺看貝葉經　孫七政　一〇一
靈隱寺觀貝葉經　張獻翼　一〇二
神宗皇帝頒賜虎丘大藏經
勅　一〇三
勅賜藏經閣記　周忱　一〇四

藏記　張浚　一〇六
石室經字　一〇八
血書華嚴經贊有序　宋濂　一〇九
血書華嚴經贊　陳寶　一一六
楞伽山寺大藏閣緣起　釋眞可　一一七
僉塢興福寺建藏經閣記　劉鳳　一一九
轉輪藏記　葉夢得　一二二
血書法華經報母　釋智及　一二四
血書華嚴經　前人　一二五
繡字金剛般若經　前人　一二五
血書法華經　釋文琇　一二六
題血書法華經　前人　一二六
血書華嚴經　前人　一二七
題血書楞嚴經後胡本澄請　前人　一二八
束本日墨書金剛經後　前人　一二九
跋照公墨書華嚴楞嚴　釋眞可　一二九
書經發願文　釋眞可　一三一
跋慧慶中公血書法華經　釋廣印　一三三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姚希孟　一三三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董其昌　一三五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陳繼儒　一三五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姜　堅　一三六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韓　敬　一三六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趙宧光　一三七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汪　遠　一三七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胡汝淳　一三八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王志堅　一三九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李之椿　一四〇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李流芳　一四〇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陳元素　一四〇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周永年　一四一
題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　釋法藏　一四二
題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　釋大義　一四二
題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　釋明河　一四三

題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　釋正性　一四四
奉釋典諸部經於小祇園藏閣中有述　王世貞　一四四
墨書法華經　釋智及　一四五
寫塔童子　錢希言　一四六
敬法篇之感應緣　釋道世　一四六
題金剛經塔　釋眞可　一四七
跋趙幾夫篆書金剛經後　鄒廸光　一四八

卷四

應現篇　一五一
智積菩薩殿記　一五一
智積菩薩　一五四
鑒師　一五五
道鑒傳　贊寧　一五六
寒山拾得傳　贊寧　一六一
寒拾事與封干傳相出入仍卽略封干傳文錄于後　一六五
千歲寶掌和尚　一六八

卷五上之上

法欽傳　贊寧　一七一
唐徑山國一欽禪師　釋元敬　一七五
國一禪師　龔明之　一七六
印宗和尚　傳燈　一七七
印宗傳　贊寧　一七九
印宗法師　釋宏　一八〇
密雲頌古三十九條　釋圓悟　一八一
西禪和尚　一八二
楚南禪師　傳燈　一八三
楚南傳　贊寧　一八六
禪月貫休禪師　贊寧　一八七
貫休傳　一八八
全怱禪師　一九二
咸啟禪師　一九四

全付傳 一九五
慧稜禪師 一九七
圓智禪師 二〇六
慧稜傳 二〇七
眞禪師 二〇八
子儀禪師 二〇九
遇賢禪師 二一一
林酒仙 二一三 龔明之
又 二一四 劉鳳
林酒仙 二一五
希奉禪師 二一六
紹明禪師 二一八
重顯禪師 二一九
雪竇顯禪師 二二五
天衣懷禪師 二三〇 王鏊
明覺 二三二
明覺 二三三
詳目 出宗門統要 二三三
天衣義懷禪師 二四〇 釋道衍
惠金典座 二四一
明彥禪師 二四一
希辨禪師 二四三
翠峯慧顒禪師 二四六 劉鳳
定慧道海禪師 二四六 劉鳳
德興禪師 二四七
慧月禪師 二四七
西余端禪師 二四八 釋惠洪
浮山遠禪師 二五二 釋惠洪
法遠 二五五
聰道人 二五六 靈鑑
贊元禪師 二五八
蔣山元禪師 二六〇 釋惠洪
惟廣禪師 二六三 臨濟宗
超信禪師 二六四 臨濟宗

蘇州定慧信禪師　釋曉瑩　二六五
月禪師　二六六
善端禪師　二六六
亮禪師　二六七
法齊禪師　二六七
慧嚴海印法安禪師　劉　鳳　二六八
翠峰山洪禪師　劉　鳳　二六八
顯暹禪師　二六九
顯暹禪師　倪天鎮　二七〇
志昇禪師　一七一
慧慈禪師　一七一
雲禪師　一七一
慧贇禪師　二七二
圓照禪師　二七二
法存禪師　二七六
慧林圓照本禪師　釋惠洪　二七七
本禪師　龔明之　二八五
大本錢王後身　二八六
圓照宗本禪師　釋道衍　二八七
證悟修顒禪師　劉　鳳　二八八
眞覺守琮禪師　劉　鳳　二八九
法雲圓通秀禪師　釋惠洪　二八九
禪林寶訓內一條　二九〇
證悟修顒禪師　劉　鳳　二九〇
又　二九〇
眞覺守琮禪師　劉　鳳　二九一
法雲圓通秀禪師　釋惠洪　二九一
廣慧寶琳禪師　劉　鳳　二九六
報本元禪師　釋惠洪　二九六
湖州報本元禪師　釋曉瑩　二九九
保寧璣禪師　釋惠洪　三〇〇
潭州大潙山中興記內摘抄　釋惠洪　三〇三
寂音自序內摘抄　釋惠洪　三〇三
或庵　釋淨善　三〇四

卷五上之下

法雲善本禪師　三〇七
大通本禪師　釋惠洪　三〇八
智圓禪師　劉　鳳　三一二
法印守堅禪師　劉　鳳　三一二
普勸禪師　劉　鳳　三一二
邊式禪師　三一三
妙覺願禪師　三一三
悟本契禪師　劉　鳳　三一四
智覺禪師　雲門宗　三一四
法海禪師　三一四
文照禪師　三一五
如哲禪師　三一五
如瓊禪師　雲門宗　三一六
建原禪師　三一七
普鑑禪師　三一七
用元禪師　三一九

詳目

元正禪師傳燈元正禪師　三二〇
法晏禪師　劉　鳳　三二〇
性空妙普庵主　劉　鳳　三二一
智通道人　三二一
空室道人　三二一
知和庵主　三二五
和菴主　釋曉瑩　三二七
法因菴主　三二九
道川禪師　劉　鳳　三三一
道川　三三一
又　三三二
見周世昌嵐山志僊釋傳　三三三
興道禪師　三三四
虎丘第十代覺印英禪師塔銘　三三四
圓悟禪師　何安中　三三五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釋念常　三四一

中一則　三四五
宗杲禪師　三四六
端裕禪師　三四九
雲辯禪師　三五三
慧遠禪師　三五四
瞎堂遠禪師　劉鳳　三五八
曇玩禪師　三五九
顯禪師　三六〇
元淨禪師　三六〇
梵思禪師　三六三
襲燈
五之中　三六五
紹隆禪師　三六五
虎丘隆禪師　釋念常　三六九
虎丘隆禪師　釋曉瑩　三七二
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　徐林　三七三
佛果勤禪師示隆知藏法語　三七八
應菴華禪師送傑侍者偈　三八二
頌送傑侍者還鄉　圓悟　三八二
五宗救　釋弘忍　三八四
源流頌　釋通問　四〇九
妙總禪師　四一六
無着禪師　釋念常　四二一
曇華禪師　四二四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塔銘有序　李浩　四三〇
法全禪師　四三五
無菴　龔明之　四三七
葛郯　四三七
清禪師　四三九
然首座　四三九
宜翁　釋念常　四四〇
大禪了明禪師　四四一
松源禪師　釋念常　四四五
松源禪師塔銘　陸游　四四八

天童無用浮全禪師塔銘　錢象祖　四五二
笑翁禪師　劉鳳　四五七
妙峰禪師　劉鳳　四五七
匆堂善濟禪師　劉鳳　四五七
法薰禪師　劉鳳　四五七
退谷雲禪師塔銘　陸游　四五八
常禪師　劉鳳　四六二
別山智禪師　四六三
附錄　四六五
吳釋傳內略載　劉鳳　四六六
卷五下　四六九
襲燈　四六九
曇璀禪師　四六九
曇璀傳　贊寧　四七〇
道欽禪師　四七三
慈受禪師　龔明之　四七五
懷深　四七六
詳目　吳僧錄內一條　四七八
中吳紀聞橋名一條下　龔明之　四七八
佛鑑無準範禪師　四七八
淮海原鑒禪師　四八四
高峰大師行狀　喬　祖　四八五
高峰大師塔銘　家之巽　四九六
頌古　釋法藏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　釋祖順　五〇三
禪師中峰和尚行錄　釋道衍　五一八
天目中峰和尚　釋道衍　五一八
天如惟則禪師　釋道衍　五一八
大方師塔銘略　鄭明德　五一九
天如惟則禪師　劉鳳　五二二
石屋和尚塔銘　釋元旭　五二二
虛舟普度禪師　五二七
石室祖瑛　五三〇
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

碑銘　宋　濂　五三〇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眞淨大禪師寧公碑銘有序　宋　濂　五三八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有序　宋　濂　五四二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有序　宋　濂　五四九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宋　濂　五五五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　宋　濂　五六二
愚庵智及禪師子芳南楚　張昱永　五七一
清欲　張昱永　五七二
悅堂顏禪師　杜　啟　五七二
伯蘊琇禪師　五七三
雷菴澤禪師　五七四
文琇　五七五
慈光寂照圓明利濟萬峰大禪師塔銘　五七六
聖恩禪寺開山祖師萬峰蔚公傳　沈　貫　五七六
僧時蔚　陳亢宗　五八六
時蔚又吳釋傳　陸　粲　五九一
長洲萬壽寺瀹居仁禪師傳　劉　鳳　五九三
進好香　釋大香　五九四
祖庭古拙俊禪師傳　釋景隆　五九五
無念傳　釋明河　五九八
無念　蔡懋德　六〇二
寶藏普持禪師　釋弘忍　六〇三
虛白慧昌山禪師　釋弘忍　六〇四
杭州東明寺虛白昌山禪師　釋大智　六〇五
古道月江淨禪師傳　釋大香　六〇六
空谷隆禪師自製塔銘　六〇九
六一二

大明空谷隆禪師　釋祕宏　六一四
碧岩空谷隆禪師傳　釋大香　六一五
景隆　釋普文　六二〇
海舟普慈禪師略傳　釋弘聖　六二五
無聞聽禪師　釋大香　六三三
達觀可禪師傳　釋眞可　六三八
無巴生傳　陸啟浤　六四二
客燕雜記　釋慧廣　六四二
無幻禪師行狀
明示寂嗣臨濟三十一代聖恩
藏禪師塔銘　董其昌　六四五
天壽聖恩藏禪師行狀　釋弘忍　六五〇
付法語　釋法藏　六五一

卷六

開寶篇

支道林傳　釋慧皎　六五三
支遁　杜　啟　六六三
詳目

支遁　六六四
支公　釋靈一　六六五
支公詩　釋皎然　六六五
支遁詠　劉克莊　六六五
竺道壹傳　釋慧皎　六六六
竺道生傳　釋慧皎　六六九
竺道生傳贊　釋祕宏　六七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釋慧琳　六七八
題生公點頭石　釋廣潤　六八一
鬱岡齋筆塵內一條　王肯堂　六八三
僧弼　劉　鳳　六八四
武丘法綱法師誄　釋慧琳　六八四
釋僧詮傳　釋慧皎　六八七
釋曇斌傳　釋慧皎　六八八
釋僧鏡傳　釋慧皎　六九〇
釋超進傳　釋慧皎　六九一
釋道猷傳　釋慧皎　六九一

釋慧明傳　六九四
法愔　六九五
宋釋曇諦　六九五
釋僧業傳　六九七
釋僧璩傳　六九八
釋道營傳　六九九
僧祐　七〇〇
法仙　七〇〇
道琳　七〇〇
竺慧達傳　七〇〇
支曇籥傳　七〇〇
支曇籥　七〇四
釋曇智傳　七〇五
衲？尊者　七〇六
又　七〇七
惠響　七〇七
又　七〇八

釋慧皎　六九四
釋道世　六九五
釋慧皎　六九七
釋慧皎　六九八
釋慧皎　六九九
劉　鳳　七〇〇
劉　鳳　七〇〇
劉　鳳　七〇〇
釋慧皎　七〇〇
釋慧皎　七〇四
劉　鳳　七〇五
釋慧皎　七〇六

釋寶唱傳　七〇八
釋僧若傳　七一七
釋僧炅傳　七一九
恒智　七三〇
釋智藏傳　七三〇
釋僧遷傳　七四二
釋道超傳　七四四
釋法勇傳　七四六
釋法澄傳　七四九
釋智聚傳　七四九
釋智炬傳　七五三
釋道慶傳　七五六
釋圓光傳　七五八
慧壁　七六二
釋智琰傳　七六二
釋慧頵傳　七六七
釋法恭傳　七七二

釋道宣　七〇八
釋道宣　七一七
釋道宣　七一九
劉　鳳　七三〇
釋道宣　七三〇
釋道宣　七四二
釋道宣　七四四
釋道宣　七四六
釋道宣　七四九
釋道宣　七四九
釋道宣　七五三
釋道宣　七五六
釋道宣　七五八
劉　鳳　七六二
釋道宣　七六二
釋道宣　七六七
釋道宣　七七二

釋義褒傳　釋道宣　七七五
釋智周傳　釋道宣　七七九
釋惠晏傳　釋道宣　七八二
釋慧巖傳　釋道宣　七八五
釋法聰傳　釋道宣　七八六
釋道嵩傳　釋道宣　七八八
慧靜律師　七九〇
僧林　七九一
善伎
古谿大師碑銘序載
文暢　劉鳳　七九二
元達　李華　七九三
志勤　范成大　七九三
張・昊　七九三
蘇舜欽　七九四
卷六中
僧瓊傳　贊寧　七九五
法詵傳　贊寧　七九七
澄觀傳　贊寧　七九九
湛然傳　贊寧　八〇四
元浩傳　贊寧　八〇九
釋希圓傳　贊寧　八一二
貞誨傳　贊寧　八一四
晤恩傳　贊寧　八一六
甄公傳　贊寧　八一九
行齊　劉鳳　八二〇
藏廣傳　贊寧　八二一
唯靖傳　贊寧　八二三
守直傳　贊寧　八二四
齊翰傳　贊寧　八二六
藏奐　劉鳳　八二七
大義　劉鳳　八二八
曇一　劉鳳　八二八
辨秀傳　贊寧　八二八
志鴻傳　贊寧　八三〇
省躬傳　贊寧　八三一

詳目

吳都法乘
神皓傳　贊寧　八三二
清徹傳　贊寧　八三四
常達傳　贊寧　八三五
法相傳　贊寧　八三七
慧則傳　贊寧　八三九
彥脩傳　贊寧　八四〇
惠忠傳略　贊寧　八四一
鑑空傳　贊寧　八四二
曇清　劉鳳　八四六
神邕　劉鳳　八四六
貞幹　劉鳳　八四六
行明傳　贊寧　八四六
法朗傳　贊寧　八四八
道邃傳　贊寧　八四九
寶安傳　贊寧　八五一
無作傳　贊寧　八五二
清順會者　贊寧　八五四
東坡志林內一條　八五四
靜梵　八五五
文瑩　八五五
贊寧　張昱　八五五
道原　王銍　八五六
道元　杜啟　八五六
蘇州景德寺普潤大師行業記　釋普洽　八五七
法雲大師　八六一
法雲　劉鳳　八六一
宗秀　范仲淹　八六一
晉水法師　釋念常　八六一
宋晉水源法師　八六三
集維那　釋道衍　八六四
慈照宗主　釋道衍　八六五
子元　八六六
慈照宗主　釋祕宏　八六七
良禪師塔銘　陸游　八六八

寂堂師元禪師　釋道衍　八六九
雪屋善住和尚　釋道衍　八七〇
圓通禪師　八七一
德一　徐師曾　八七一
記休？菴遺事　陸嘉穎　八七一
衣和菴主　八七二
餘澤　八七三
悅可　八七三
古玉字說　釋圓至　八七四
險崖字說　釋圓至　八七五
琳西玉　八七五
贈孝僧琳有序　王逢　八七六
義僧行　王逢　八七七
月屋梁公　劉鳳　八七八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宋濂　八七八
古鼎銘禪師塔銘略　危素　八八五
紹時　八八六
卷六下
楚崗禪師　劉鳳　八八六
題慧無盡藏主塔銘後　釋文琇　八八七
思古先上人　八八八
煥無文　劉鳳　八八八
善爲上人　劉鳳　八八八
遠復元超　劉鳳　八八九
自厚　張昱永　八八九
浮標　楊循吉　八八九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宋濂　八九一
尹山崇福寺隆禪師塔銘　釋道衍　八九八
隆菩薩　楊循吉　九〇二
隆菩薩　劉鳳　九〇三
又吳釋傳　九〇四
翦勝野聞內一條　徐禎卿　九〇五
永隆　何喬遠　九〇六
隆菩薩　九〇七

故僧錄司左善己存翁大法師　姚廣孝　九〇七
塔銘　釋明河　九二三
善信傳　九二四
大祐　劉鳳　九二五
大祐
前僧錄司左善世啟宗佑法師　姚廣孝　九二五
塔銘　劉鳳　九三二
溥洽　鄭曉　九三三
溥洽　楊士奇　九三四
今言內一條　劉鳳　九四〇
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　九四一
萬金　釋普文　九四一
又吳釋傳　九四二
又禪參集　楊士奇　九四二
萬金
僧錄司右闡教一菴如法師塔
銘

常州府僧綱司都綱溫居因公　王儉　九四六
塔銘　沈麟　九五〇
天壽聖恩禪寺盧碧瑤禪師塔　王鏊　九五三
銘　陸延枝　九五六
勅上人塔銘　劉鳳　九五七
說聽內一條　王世貞　九五七
姚廣孝　釋明河　九五七
姚少師廣孝　陸延枝　九五八
相城　陸啟浤　九五八
說聽內一條　黃暐　九五九
客燕雜記　楊循吉　九六〇
逃虛子　釋祕宏　九六〇
姚廣孝雅量　九六一
姚少師　陳繼　九六二
又　九六四
有中傳
僧惟寅

海寧寺二僧　劉鳳　九六四
常在　劉鳳　九六五
梁鎬　劉鳳　九六六
道清　劉鳳　九六六
宗洗　劉鳳　九六七
道昂　劉鳳　九六七
慧暉　劉鳳　九六八
明故曉庵法師塔銘　錢湋　九六八
善啟　何喬遠　九七二
慈舟　劉鳳　九七三
僧慈舟　黃魯曾　九七四
法筆　劉鳳　九七八
善定　劉鳳　九八〇
立禪僧法華　黃魯曾　九八一
紀善錄內一條　杜瓊　九八九
石佛僧秋林　黃魯曾　九九〇
常熟外教志　鄧韍　九九〇
詳目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九九一
慈忍法師　劉鳳　九九二
覺曇　何喬遠　九九二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九九三
人物志　張昊　九九四
道宗　蔡懋德　九九四
天際　馮夢　九九五
月潭和尚　張采　九九五
蓮臺　劉鳳　九九五
月亭得法師塔銘　陸光祖　九九六
蓮池　劉鳳　一〇〇一
勉公如幻禪師塔銘　郭正域　一〇〇二
雪梅幷贊　釋欽義　一〇〇五
僧無爲　釋誅宏　一〇〇六
果清湛禪師傳　周宗建　一〇〇六
如奇　釋普文　一〇一三
徑山志載法侶　一〇一三

法杲　釋普文　一〇一四
慧浸　趙宦光　一〇一五
慧浸　釋普文　一〇一五
通潤　釋普文　一〇一六
一雨法師塔銘　錢謙益　一〇一六
汰如法師塔銘　錢謙益　一〇二一
性祇　申用懋　一〇二二
寒山菴二尼　王鏊　一〇二三
廣覺　釋祩宏　一〇二四

卷七

逸格篇　龔明之　一〇三三
史宗傳略　鄧敱　一〇三四
杯度傳略　劉鳳　一〇三四
義師傳　劉鳳　一〇三五
蜆子和尚　徐禎卿　一〇三五
王鏊　楊循吉　一〇三七
冷齋夜話內一條　劉鳳　一〇三七
餓子和尚　龔明之　一〇三三

釋慧皎　一〇二七
釋慧皎　一〇二八
賛寧　一〇三一
王鏊　一〇三二
釋惠洪　一〇三二
龔明之　一〇三三

卷八

譚藻篇　黃魯曾　一〇三八
僧晝　黃魯曾　一〇三九
皎然　一〇四〇
道標　一〇四三
志林內二條　一〇四四
劉鳳　一〇四四
蘇軾　一〇四四

侯鯖錄內一條　趙德麟　一〇四五
法喜志　夏樹芳　一〇四五
西湖遊覽志餘內一條　一〇四六
冷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一〇四七
仲殊
冷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一〇四七
老學菴筆記內一條　龔明之　一〇四七
曠紀內一條　惠洪　一〇四九
冷齋夜話內一條　惠洪　一〇四九
思悅　陸務觀　一〇四九
吳中細事內一條　一〇五〇
三詩僧　釋惠洪　一〇五一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一〇五二
之老　陸輔之　一〇五二
翠微集　一〇五三
規師　劉鳳　一〇五四
天隱禪師文集序　龔明之　一〇五四
詳目　劉鳳　一〇五五
方回　一〇五六
筠溪牧潛集　一〇五八
書姚序後　一〇六〇
衍道原　劉鳳　一〇六三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一〇六三
良琦　一〇六四
妙聲　一〇六四
良琦　一〇六五
妙聲　一〇六五
良琦　一〇六五
妙聲　一〇六五
人物志　張昱永　一〇六六
福懋　一〇六八
柏子庭　劉鳳　一〇六八
普明　一〇六八
論刋崑山續志書　郭翼　一〇六九
契顯　一〇六九
慧徹　劉鳳　一〇六九

吳都法乘
琪禪師　劉鳳　一〇七〇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一〇七〇
僧大林詞翰　王世禎　一〇七一
僧寶明　楊循吉　一〇七二
僧諷謀葬　一〇七二
蘇州僧　釋普文　一〇七三
慧秀　鄒廸光　一〇七三
短歌送孤松上人之武林
秀林上人之行訪舊不遇游
道甚厄頗有蕭索之嘆爲
作短歌示嘲　一〇七四
程史內一則　岳珂珂　一〇七七
卷九
表刹篇　一〇七九
太祖高皇帝御製瑞光贊　一〇七九
宋時板榜　一〇七九
瑞光塔院贊　虞集　一〇八〇
圍城中登瑞光塔望舊游諸山　姚廣孝　一〇八一
捨銅龜子文　蘇軾　一〇八一
重修報恩寺寶塔記　陳琦　一〇八一
吳郡北寺重修九級浮屠記　王世貞　一〇八四
入郭過南湖望報恩浮屠　高啟　一〇八九
元日登北寺塔時重修落成　張鳳翼　一〇九〇
北寺浮圖有序　范惟一　一〇九〇
數年前北寺塔重修近復見
正虎丘佛閣二事俱絕奇
惜無好事者勒石紀之因
述其概并寓所感　張鳳翼　一〇九一
玄亭閒話內一條　周錫　一〇九二
蘇郡虎丘寺修塔記　張益　一〇九二
登雲巖塔　沙門青芑　一〇九五
塔影　頤阿瑛　一〇九五
虎丘塔王太史繩武同賦　袁襄　一〇九五
登虎丘浮圖　徐學謨　一〇九六

隔溪望塔影　周　治　一〇九六
橫山舍利靈塔銘　嚴德盛　一〇九六
靈巖山新建磚塔記　孫承祐　一〇九九
靈巖塔辨　馮　賓　一一〇〇
天平山樓望靈巖塔作　范惟一　一一〇三
光福寺舍利塔記　崔　鵬　一一〇四
吳江寧境華嚴寺佛牙舍利寶塔記　釋文炯　一一一〇
登華嚴寺浮圖二首　趙　宏　一一一二
同三博士西將軍登東寺浮屠　徐　元　一一一三
輟耕錄內一條　錢希言　一一一四
方塔　錢希言　一一一五
塔影　龔明之　一一一六
寶嚴院　一一一六
石塔　陸輔之　一一一六
吳中舊事內一條　一一一七
昆盧幢　錢希言　一一一七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一一一七
破山寺幢　錢希言　一一一八
半塘壽聖教寺重修塔記　魏　憲　一一一八
仁孝皇后勸善書　一一一九
雉兒塔　錢希言　一一二〇
雉兒塔詩　高　啟　一一二〇
破山高僧塔　居　簡　一一二一
修虎丘塔頌序　釋圓至　一一二二
翠峰山居修普同塔記　陳宗之　一一二三
聖恩詩禮三峯和尙塔呈剖
石宗師　楊士修　一一二四
卷十上上
壇宇篇　一一二七
蘇郡開元寺重建萬善戒壇
碑　朱希周　一一二七
重修蘇州府開元禪寺之碑　祝允明　一一四〇

吳都法乘
綠陰堂記　一一四三
石像銘跋　一一四五
瑞光寺碑　劉鳳　一一四八
重修瑞光禪寺記　一一五九
瑞光禪寺興修記　一一六二
瑞光寺興修記　文徵明　一一六五
瑞光寺禪院建藥師佛殿碑　劉鳳　一一六六
重建四瑞山門記　一一七一
瑞光寺白雲房重修佛亭碑銘　張獻翼　一一七五
瑞光寺興造記　一一七九
勅賜蘇州報國禪寺記　祝允明　一一八二
重建報國禪寺記　蔡蒙　一一八五
報國禪寺碑文　胡汝淳　一一八七
惜字藏銘　牛若麟　一一九二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寬　一一九三
正覺寺記　吳寬　一一九五
雙塔禪寺重修殿記　黃姬水　一一九七
吳郡定慧禪寺蘇文忠公嘯軒碑記　黃省曾　一一九九
元敕速大昭慶寺碑　一二〇二
大昭慶寺旃檀閣記　一二〇五
師子林菩提正宗寺記　一二〇九
敕賜重建師子林聖恩寺記　江盈科　一二一三
立雪堂記　一二一七
建乾元寺記　顧況　一二二〇
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　宋濂　一二二二
平江府萬壽寺浴院柴莊記　釋圓至　一二二七
報恩萬歲賢首教寺碑　一二二九
蘇州報恩萬歲賢首教寺功蹟總記　祝允明　一二三三
報恩佛殿重修記　楊循吉　一二三六
重創不染塵觀音殿記　楊循吉　一二三八
重建寶光賢首講寺碑　曾棨　一二三九

易承天爲能仁寺　龔明之　一二四二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黃　溍　一二四三
重修承天寺記　陳　繼　一二四九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　寬　一二五二
游福昌寺入佛殿後記甲寅　祝允明　一二五四
再遊福昌談臥記　一二五六
游雍熙寺雜記　一二五六
復禮師寺記　王　鏊　一二五七
雍熙禪寺碑記　一二五九
蘇州府景德教寺重興記　姚廣孝　一二六二
寶林講寺記　張　益　一二六四
龍興寺碑　一二六六
永定普慈天台講寺重建海印堂記　姚廣孝　一二七一
重復永定寺建佛殿五賢祠記　江盈科　一二七四
吳郡崇慶禪院淨因堂碑記　黃省曾　一二七七
定光寺興造記　張　習　一二八〇
定光講寺重建天王殿記　皇甫汸　一二八二
東華嚴講寺重建大殿記　沈　幾　一二八四
梅隱菴記　一二八七
大雲菴重建殿宇記　楊循吉　一二八九
重修大雲菴碑　文徵明　一二九一
金井菴白業堂記　一二九五
大悲懺堂記　姚希孟　一二九八
能仁菴記　一三〇一
了菴記　祝允明　一三〇三
卷十上下
虎丘雲巖寺記　王　隨　一三〇七
重興虎丘雲巖禪寺碑　黃　溍　一三一〇
虎丘雲巖禪寺修造記　楊士奇　一三一三
虎丘山重脩萬佛閣記　文　嘉　一三一六
重脩虎丘寺千佛閣記　鄒廸光　一三一九
千佛閣　錢希言　一三二四

水陸堂記 范成象 一三一四
千頃雲記 一三一八
梁雙殿 一三二〇
宋御書閣 一三二一
陳公樓 一三二一
生公講堂 一三二一
何胤講堂 一三二二
白雲堂 一三二二
官廳 一三二二
琴臺 一三二二
生公講臺 一三二三
可月亭 一三二三
翻經臺 一三二三
羅漢受戒臺 一三二四
通幽軒 一三二四
小竹林 一三二四
花雨亭 一三二五
小吳軒 一三二五
佳致軒 一三二五
千頃雲 一三二六
妙喜看經室 一三二六
楞伽室 一三二六
福巖館 一三二六
虎丘寺廟 一三二六
西山廟 一三二七
白蓮池 一三二七
憨：泉 一三二八
生公池 一三二八
洗盈池 一三二八
放生池洗硯池 一三二九
響師虎泉 一三二九
觀音泉 一三二九
陸羽石井 一三二九
千人坐 一三四〇

點頭石　一三四〇
古杉附　一三四一
虎丘寺　一三四一
山下二舊事　一三四二
山上舊事　一三四二
新寺　一三四三
海湧山　一三四五
敕建明泰禪寺碑記　龔明之　一三四五
明泰寺普慧堂記　申用懋　一三四六
宋敕賜半塘壽聖院記　趙鳴陽　一三四八
半塘壽聖寺記　常　楙　一三五〇
指南軒記　陳　繼　一三五二
利濟寺重建記　盧萬春　一三五五
再復石佛寺碑　楊循吉　一三五八
重複石佛寺記　姚希孟　一三六〇
慧慶禪寺記　王在公　一三六五
重脩慧慶寺碑　釋維則　一三六九
王世貞　一三七二

楓橋寺記　孫　覿　一三七五
蘇州府楓橋寒山寺重興記　姚廣孝　一三七九
寒山寺重建大雄殿記　文震孟　一三八一
重建古正覺菴記　江盈科　一三八三
堯峰山佛殿記　王　鏊　一三八七
堯峯興福菴記　湯賓尹　一三八八
寶華寺新記　孫　規　一三九一
天峰禪院記　曾　畋　一三九二
觀音禪院碑銘　一三九七
超隱堂記　葉　勤　一三九九
支硎　高德基　一四〇一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一四〇三
窅窿禪院記　楊　宿　一四〇三
麝香塢淨念精舍記　姚廣孝　一四〇四
聖恩禪菴開山記　陳亢宗　一四〇六
天壽聖恩禪寺事蹟記　王一寧　一四一二
昭明寺記　虞　集　一四一七

吳都法乘
澄照教寺記　陳　最　一四一九
寺聖院記　强浚明　一四二一
明因禪院重建方丈記　凌民瞻　一四二三
平江幻住菴記　釋民本　一四二五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宋　濂　一四二七
栖雲室記　宋　濂　一四三〇
中峯草堂　楊循吉　一四三三
南濠金山下院記　楊循吉　一四三三
壽生菴興建記　劉　鳳　一四三七
重修壽生菴記　王心一　一四三九
龍樹菴記　錢謙益　一四四一
小雲棲題額記　張世偉　一四四四
青松菴記　申用懋　一四四六
海會菴記　周　玘　一四四九
海會菴中興記　凌雲翼　一四五一
陽山大石巖雲泉菴記　吳　寬　一四五二
吳釋傳內一條　劉　鳳　一四五四
白馬澗　龔明之　一四五四

報德菴記　蔡懋德　一四五五
寄心菴記　釋智旭　一四五六
濯脚菴記　蔡懋德　一四五九
靜中齋銘　釋圓至　一四六〇
友石軒記　釋圓至　一四六一
卷十下上
重修上方寺記　宋儀望　一四六五
祇園寺記　李居仁　一四六七
包山禪院記　王　鉞　一四六九
水月寺記　蘇舜欽　一四七二
水月禪院　高德基　一四七五
西小湖寺記　曾　棨　一四七六
重興福源寺記　文震孟　一四七七
圓通殿記　懷　深　一四八〇
翠峰寺碑記　一四八三
興福寺記　吳　寬　一四八五
興福寺山居記　王　鏊　一四八七

吳釋傳內一條　劉　鳳　一四八九
平江府陳湖磧沙延聖院記　釋圓至　一四九〇
延聖院觀音殿記　釋圓至　一四九三
吳釋傳內一條　劉　鳳　一四九五
慧聚聖迹記　辯　端　一四九五
天王堂記　王　洮　一四九八
山圖記　一五〇〇
諸天閣記　范　浩　一五〇三
惠嚴禪院法堂記　一五〇四
重修延福禪師記　一五〇七
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唐　人　一五〇九
慧日寺修造記　張　埏　一五一〇
寶嚴院新建佛殿記　陸　絳　一五一二
空心亭記　一五一七
明因新改禪寺記　一五一九
頂山瑞石庵記　一五二一
新鼕頂山路記　一五二三
重修虞山白雀寺記　王世貞　一五二五
接待庵記　李維楨　一五二七
跨海梁　錢希言　一五三二
常熟寺觀志　鄧　駁　一五三三
吳釋傳內一條　劉　鳳　一五三三
吳釋傳內一條　劉　鳳　一五三四
吳江重修聖壽禪院之記　一五三五
重修北寺碑記　一五三八
吳江聖壽寺恢復法堂方丈　吳應賓　一五四〇
山亭故址碑　曾令得　一五四六
吳江縣華嚴講寺記　周　忱　一五四八
重建寧境華嚴講寺拜殿法　徐師曾　一五五一
堂兩廊記　曾令得　一五五三
重修寧境華嚴寺塔院記　陸光祖　一五五五
致爽亭記　釋德清　一五五八
吳江接待寺新建禪堂記
吳江接待寺十方常住記

吳江接待寺殿堂修造記　周永年　一五六二
指明亭記　陳　理　一五六三
應天禪院記略　曇　義　一五六五
永福院記　李　杼　一五六六
重建觀音蘭若佛殿記　吳　驥　一五六七
殊勝院記　鄭虎臣　一五七〇
重建特賜殊勝寺記　吳　鎮　一五七一
吳江縣黃墓村觀音菴新建像閣記　徐師曾　一五七三
吳釋傳內一條　劉　鳳　一五七六
又一條　一五七七
又一條　一五七七
又一條　一五七七
南翔寺　龔明之　一五七八
重修南翔寺記　王世貞　一五七八
聖像院記　仲　珠　一五八三
普濟教寺記略　曾　棨　一五八五
重修法華菴記　王世貞　一五八六
聽聞說偈　張　益　一五八八
重建天台教壽安寺碑記　馮夢禎　一五九一
重修興教寺碑記　一五九五
卷十一　一六〇一
像設篇
東晉吳郡金像傳眞緣　釋道世　一六〇一
蘇州賢首教重塑釋迦文佛臥像碑銘　宋　濂　一六〇二
題劍池石善財　愚虛唐　一六〇八
吳釋傳內一條　劉　鳳　一六〇八
石刻觀音畫像　一六〇九
石無量壽像　錢希言　一六一〇
寒山寺禮二大士偈　周　祇　一六一〇
奉安西方三聖像祝文　姚廣孝　一六一二
法海寺畫像　錢希言　一六一二
石天王像　一六一三

毗沙門天王像　釋智及　一六三二
普賢應夢記　釋眞可　一六三二
禮報恩寺石佛偈讚　一六三三
無題　姚廣孝　一六三四
無題　周治　一六三五
無題　姚廣孝　一六三六
無題　釋眞可　一六三六
石佛頌　釋眞可　一六三七
太倉興福寺觀鑄鐵塑觀音　釋大香　一六三七
像　一六三八
釋迦文佛像讚并序　一六三八
阿彌陀佛像讚并序　一六三九
釋迦出山相　一六三九
題出山佛像　一六四〇
釋迦出山相　一六四〇
釋迦佛雪山像贊　釋法藏　一六四〇
三首并序　張鳳翼　一六四〇
無量壽佛　釋智及　一六三二
贊極樂教主　釋眞可　一六三二
韋提觀境　一六三三
釋迦文殊普賢畫像贊　姚廣孝　一六三四
迦佛詩　周治　一六三五
題釋迦布髮掩泥像　姚廣孝　一六三六
雪山大士并文殊普賢贊　釋眞可　一六三六
觀佛贊　釋眞可　一六三七
繡佛頌　釋大香　一六三七
塑三世佛化人念佛圖　一六三八
布袋和尚　一六三八
布袋　釋文琇　一六三八
題布袋和尚像　釋眞可　一六三九
彌勒佛贊　一六三九
又　一六四〇
布袋和尚贊　釋法藏　一六四〇
布袋和尚偈　張鳳翼　一六四〇
孫覿　一六一四
釋眞可　一六一六
沈令名　一六一七
周祖　一六一七
周祝　一六一八
王士驌　一六二八
釋眞可　一六二〇
沈周　一六二一
釋支遁　一六二一
釋支道　一六二六
釋文琇　一六二九
釋清珙　一六三〇
釋智及　一六三〇
釋眞可　一六三一

文殊菩薩出山像贊　釋法藏　一六四一
草衣文殊　釋文琇　一六四一
文殊贊　釋眞可　一六四二
普賢贊　一六四二
李長年自計與見寄紫檀彌勒　王叔承　一六四三
枯木下睡彌勒像　釋通豫　一六四三
觀音大士　釋智及　一六四三
九蓮童子觀音像贊　姚廣孝　一六四八
觀世音菩薩　釋文琇　一六四九
贊馬卽婦　釋眞可　一六五一
繡大士贊　釋眞可　一六五二
天悲菩薩像贊　釋眞可　一六五二
比丘觀音贊　釋眞可　一六五三
石觀音贊　釋眞可　一六五六
觀音大士　釋清供　一六五七
繡大士贊　李·壁　一六五七

觀音像贊　徐學謨　一六五七
水月觀音像贊　一六五八
畫觀世音贊　徐乖崖　一六五八
書繡觀音後　祝允明　一六五九
南屏浮慈崑山東寺兩參觀音像作　王叔承　一六五九
婆大士像歌　楊士修　一六六〇
魚籃觀音　釋明誠　一六六〇
觀音大士贊　釋法藏　一六六一
又（三首）　一六六一
又繡像　一六六二
小字金畫觀音　一六六二
髮繡大士贊　姚希孟　一六六三
繡觀音像　一六六三
准題菩薩像贊　釋眞可　一六六三
上二手作說法相　姚希孟　一六六四
又　一六六四

右第二手施無畏 一六六五
第三手把劍 一六六五
第四手把數珠 一六六五
第五手把微若布羅迦果 一六六六
第六手把鉞斧 一六六六
第七手把鉤 一六六六
第八手把跋折羅 一六六六
第九手把寶鬘 一六六七
左第二手把如意寶幢 一六六七
第三手把蓮華 一六六七
第四手把澡罐 一六六八
第五手把索 一六六八
第六手把輪 一六六八
第七手把螺 一六六九
第八手把賢瓶 一六六九
第九手把般若波羅密經 一六六九
地藏菩薩像讚 劉道貞 一六六九
題聖僧像 釋弘徹 一六七〇
維摩居士贊 一六七〇
維摩像贊 一六七一
丁南羽畫維摩說法圖贈以長句 俞安期 一六七二
維摩居士 釋智及 一六七三
空生眞贊幷序 釋惠洪 一六七四
羅漢 釋智及 一六七四
題子晉居士家藏仇十洲畫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卷 釋明河 一六七五
渡海羅漢贊 一六七五
朝陽對月 釋文琇 一六七六
羅漢奕棋圖 一六七六
題達磨 釋清珙 一六七六
達磨 釋智及 一六七七
達磨 釋文琇 一六七七
達磨贊 釋明聰 一六七九

吳都法乘
達磨贊　唐　寅　一六七九
題達磨像　張鳳翼　一六八〇
達磨像　釋通豫　一六八〇
觀頤道行所藏面壁圖　歐大任　一六八〇
題面壁圖　頤大典　一六八〇
初祖達磨大師贊　釋法藏　一六八〇
又（五首）　一六八一
又入空像　一六八二
初祖折蘆渡江　一六八三
又　一六八三
王元方見寄家繡達磨作　王林承　一六八三
寒山拾得　釋文琇　一六八五
題姑蘇寒山寺壁間寒山拾得像　釋眞可　一六八六
又（二首）　一六八六

卷第十二

道影篇

康祖像贊　釋法藏　一六八七
康居國會尊者像贊寄憨公并序　釋眞可　一六八八
覺印英禪師贊　一六九〇
題現老眞　范成大　一六九〇
虎丘老祖　釋普莊　一六九一
應庵華禪師像贊　釋明本　一六九一
又　釋惟則　一六九一
又　釋惟愠　一六九一
明覺　釋文琇　一六九二
高峰和尚　釋普莊　一六九二
高峰妙禪師像贊　宋　濂　一六九二
憨石玉禪人請題高峰大師像　釋圓悟　一六九三
高峰妙禪師讚　釋圓信　一六九三
高峰祖師　釋廣印　一六九四
高峰自讚　一六九四

師子院明初院主請　一六九五
大覺禪師祖雍長老請　一六九五
禪人請讚　一六九五
高峰祖師贊　釋法藏　一六九六
石屋自讚　一六九六
洵上人求讚　一六九六
禪人求讚　一六九七
中峰和尚　釋普莊　一六九七
題本中峰觀蓮像　倪瓚　一六九八
中峰和尚自贊　一六九八
蒲菴禪師畫像贊　宋濂　一六九九
愚菴及禪師自贊延慶晗長老請　一七〇二
空慧寶長老請　一七〇二
開元和尚方崖禪師贊　釋智及　一七〇三
題雲溪遠上人像子玉山草堂　何九思　一七〇三
陋客自贊二首　姚廣孝　一七〇四
其二幷序　一七〇四
過仰山寺觀姚少師僧服小像　吳寬　一七〇五
半塘住山紹南宗像贊　李盤　一七〇五
弘治戊申九月廿八日值福壽大章文上人五十圖像幷贊　沈周　一七〇六
半塘問菴學上人六十像贊　一七〇六
隆禪師贊　釋法藏　一七〇七
雪窻老僧像贊　歸有光　一七〇七
自題小像　釋明聰　一七〇八
皮球道人自贊　一七〇八
憨頭陀自贊　一七〇九
達觀道人自贊　一七一〇
智柏老人自贊　一七一二
紫柏大師眞贊　釋德清　一七一三

紫柏老人自題　一七一四
山陰錢伯子持達觀大師小影索予爲贊時余正病劇抽思未能信口作禪語貽之　一七一四
無題　李　培　一七一九
無題　姚士愼　一七一九
無題　陸基忠　一七二〇
與賀居士求家藏紫柏先師像　釋仲光　一七二一
紫柏大師像贊　釋法藏　一七二一
鑑圓禪人乞題達觀大師像　釋通容　一七二一
紫柏大師眞贊　黃汝享　一七二二
紫柏尊者達觀可大師像贊　董其昌　一七二二
又　陳繼儒　一七二二
請李麟居士寫田侍者像配事紫柏大師設供有作　陸　符　一七二三
達觀大師舍利讚　釋圓澄　一七二七
紫柏大師金身舍利塔頌有序　一七二七
紫柏大師分葬塔頌　一七三一
紫柏大師髮塔記　陸　符　一七三三
遊天目山還居虎丘講般若經爲雲山居士題自像　釋洪恩　一七三八
題玄壁小像　釋洪恩　一七三九
天隱和尚自讚　一七三九
若庵問徒請題密雲禪師自贊　一七四〇
佛音禪人求贊　一七四〇
三峯藏禪師自贊　一七四〇
聖恩和尚像贊　釋弘成　一七四一
三峰大師像贊　劉道貞　一七四一
小雲棲西厓禪師像贊　姚希孟　一七四二
天王寺僧九蓮小像贊　一七四三
卽公畫像贊　張鳳翼　一七四四
題三際法師像　釋圓悟　一七四四

題先開山像　釋通豫　一七四五
自題補釋典小像　顧瑛　一七四五
周母像贊　釋眞可　一七四七
任隱君像贊　徐學謨
是時遽有吾是滾鐘之事又爲之贊曰　一七四九
卷十三
弘通篇
缺題　黃庭堅　一七五一
跋七佛偈後　宋濂　一七五三
金剛經靈異贊有序　宋濂　一七五四
金剛經白文序　釋眞可　一七五六
刻注藥師琉璃光本願經叙　王世貞　一七五八
觀世音大士六部經呪序　王世貞　一七六〇
梓行法華經偈　王世貞　一七六七
跋佛遺教經　釋宏秫　一七七〇
跋法華經　一七七一
題金剛經塔　釋眞可　一七七一
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羅經跋　瞿汝稷　一七七四
又　嚴澂　一七七七
刻護諸童子陀羅尼經跋　瞿汝稷　一七八一
附
任隱君像贊　徐學謨　一七八三
梵網經跋　釋秫宏　一七四八
錢反廉貞刋圓覺疏板薦父母請題其後　一七八九
六祖法寶壇經序　釋文琇　一七八九
重刋法寶壇經序　釋德異　一七九一
刻經以自護心法續佛慧說　楊起元　一七九三
華嚴教義章疏引　釋道盛　一七九七
華嚴教義章說　一八〇五
題百錄後序　一八〇七
心賦序　釋淨梵　一八〇九
龍舒淨土文題辭　王世貞　一八一一
釋秫宏　一八一三

跋王房仲林間錄　釋眞可　一八一四
傳燈錄　龔明之　一八一五
題遺教經　眞德秀　一八一五
刻指月錄發願偈有述　嚴澂　一八一七
水陸齋儀文　一八一九
重刻護法論題辭　宋濂　一八二一
跋蔣山法會記後　宋濂　一八二五
重刻護法論後序　釋來復　一八二六
西方合論標註跋　釋如奇　一八二九

卷十四

結集篇
景德禪燈錄序　楊億　一八三一
答郭公問傳燈義　釋惠洪　一八三七
首楞嚴經義疏序　王子正　一八三九
答雨法師寄法華新疏　釋德清　一八四一
疏楞伽嚴二經畢示二三子　釋通潤　一八四一
其二　一八四二
圓覺蚊飲題辭　一八四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如是敍　釋大香　一八四七
心經五說引　卓爾昌　一八五〇
禪林寶訓序　一八五三
注肇論疏序　釋遵式　一八五三
翻譯名義序　周敦義　一八五七
華亭梅屋常禪師本傳通載序　釋覺岸　一八五九
佛祖歷代通載序　虞集　一八六三
水月齋指月錄序　瞿汝稷　一八六七
支道林集序　皇甫涍　一八七一
擬寒山詩序　邊知白　一八七三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詳敍　釋眞可　一八七五

卷十五

禮誦篇
誦經頌　法昇　一八七七
看經回向文　釋宗泐　一八七七

讀華嚴　讀法華　一八七九
讀楞嚴　一八七九
讀楞伽　讀圓覺　一八八〇
讀金光明經漫題　馮時可　一八八一
讀觀心論感悟　釋眞可　一八八一
讀觀心論感悟　釋眞可　一八八一
頌元觀上人寫經偈　徐應雷　一八八一
禮吳中石佛起止儀式　釋傳燈　一八八三
禮佛儀式　釋眞可　一八八九
禮佛熏塔小引　夏祖訓　一九〇三
應天寺禮佛記　陸樹聲　一九〇七
死友社約　胡汝淳　一九〇九
系約六則　一九一一
病革時同社一日三歌善住
頌以醒之頌曰　一九一三
禮大悲經懺疏　劉道貞　一九一四
禮懺功德　釋秣宏　一九一九
題懺會卷首　釋田湛　一九一九
天池山煆昏散道場說　釋眞可　一九二一
四月八日　王　寵　一九二二
謝伯玉中丞見遺經像　王世貞　一九二三
元日懺悔三昧詩四首　潘一桂　一九二三
持準提呪說示吳闇之　釋法藏　一九二四
持準提陀羅尼說　姚希孟　一九二九
咒室爲錢居士賦　釋通潤　一九三九
念佛頌　釋大香　一九四〇
庚辰春期大鈔解制　釋明河　一九四〇
前僧錄司左善世讓菴和尙
茶毘　釋文琇　一九四一
爲達觀大師擧火　釋德清　一九四二
雪夜爲達觀大師秉炬　釋圓澄　一九四三
戲爲達觀和尙下大偈拈其
語爲起句　鍾　惺　一九四三
代慈公與達師下大偈　陳繼儒　一九四四

吳都法乘　釋法藏　一九四五
爲顯夷可上座擧火　一九四五
爲梵伊致上座下火　釋廣印　一九四六
茂林律師掩龕　一九四六
志光居士火　釋明之　一九四七
周妓下火文　一九四七
愚菴及禪師語錄中一條　一九四八
對靈　一九四九
施食旨概　釋法藏　一九五五
法道變餓鬼　一九六九
吳旺訴寃　一九七〇
壬寅六月望日招于闐法師　夜觀佛事邀無可同賦　潘一桂　一九七三
法海大海爲先夫人作法　其二
事先以乾薪沸水兩僧結　卷十六
高坐持梵呪良久下階就　唄讚篇
烈燄中指撮釜底以竹枝　四月八日讚佛詩四首　釋支遁　一九七五
灑之沸湯着人皆爲涼雨　其二　其三　一九七六
生大悲喜以偈紀事　其四　一九七七
王衡　一九七二　五月長齋詩　一九七八
八關齋詩三首　一九七九
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情　一九八〇
其二　其三　一九八〇
擬支道人遁讚佛　王世貞　一九八一
會三教詩　梁武帝　一九八二
和武帝三教詩　釋智藏　一九八二
詠山水衲袈裟應制　釋法恭
詠山水衲袈裟應制　釋法恭　一九八三
佛誕日　釋通潤　一九八三

夜聽梵唄　王世貞　一九八四
偶述　桑悅　一九八四
雜興　俞安期　一九八五
無題　殷邁　一九八五
無題　蔡承植　一九八六
臨終偈　崔應魁　一九八六
藏雲堂聽法師　釋弘忍　一九八七
春日聖壽寺藏雲堂聽三峰和尚提寂音尊者智證傳同潭吉忍公作　周永年　一九八九
藏雲堂聽法幷呈潭吉安期　楊士修　一九九〇
因果偈　徐石麟　一九九四
三際盲講師偈　王衡　一九九四
卷十七
流音篇
半夜鐘　龔明之　二〇〇三
寒山寺鑄鐘偈　唐寅　二〇〇四
詳目
墨莊漫錄內一條　張邦基　二〇〇四
老學菴筆記內一條　陸務觀　二〇〇五
能仁寺重鑄鐘銘　孫覿　二〇〇六
曇初禪師法華鐘成　釋法藏　二〇〇七
曇初老人鑄法華鐘十年一鑄三鑄而就　徐波　二〇〇七
題法華鐘十六韻　蔣秋　二〇〇八
玄墓山法華鐘放光贊　周祇　二〇〇八
鐘樓偈　陳繼儒　二〇〇九
曇旭師有誓願云鐘樓成後方許移龕入塔檀長者幸喜捨落成之不惟曇公之目瞑即衆生之天耳亦可頓開矣又　楊文驄　二〇一〇
爲麓屏兄書　釋弘泰　二〇一一
爲麓屏禪師前戒題　釋濟忍　二〇一一
銅鐘鑄文　二〇一一

二鐘　張鳳翼　二一一三
鐘聲　張鳳翼　二一一三
臥鐘　周治　二〇一三

卷十八

亘照篇

瑞光寺塔燈歌　鍾惺　二〇一五
瑞光寺舍利塔燈詩　徐波　二〇一六
瑞光寺燃塔燈詩　周永年　二〇一七
雪夜望瑞光塔燈　王醇　二〇一七
觀雙塔放燈　張鳳翼　二〇一八
虎丘觀塔燈限韻　張本　二〇一八
吳江聖壽寺施瑠璃燈記　釋眞可　二〇一九
吳江華嚴寺浮圖燃燈偈示法麟并序　二〇二一
登吳江華嚴寺塔　二〇二三
瑠璃鐙　二〇二三
殘鐙　釋通潤　二〇二四

宿堅公房詠高麗石瑠璃　虞堪　二〇二四
天燈　周倫　二〇二四
化長明燈　釋文琇　二〇二五
娑羅葉子歌　葛一龍　二〇二五
擬首尾吟　釋袾宏　二〇二六
擬首尾吟　釋通潤　二〇二七
佛奴　二〇二八
缽杖笠　二〇二八
淨瓶花瓶　二〇二九
香爐　二〇二九
香盒鐘磬　二〇二九
拂　二〇三〇
木魚鏡子　二〇三〇
數珠　二〇三〇
禪板呼童　二〇三一
蒲團　二〇三一
如意鼓禪牀　二〇三一

瑠璃　七佛幢　二〇三二
生臺石　二〇三二
竈鐺　茶鐺　二〇三三
藥磨　紙墨　二〇三三
筆　二〇三四
硯匣　機　二〇三四
袴　二〇三四
衫　衲帽　二〇三五
枕　二〇三五
席　被褥　二〇三六
扇銘　二〇三六
研山爲道開法友題　釋明河　二〇三七
詠樹根筆架　二〇三七
香爐峰石座出汗聊續數語　釋弘徹　二〇三七
供花　釋眞可　二〇三八
一字至七字咏花月　釋祕宏　二〇三八
牽牛花　芡實　二〇三九
詳目　卷十九　靈祐篇
禪牀歌　釋文琇　二〇三九
題禪榻　張鳳翼　二〇四一
雪彌勒　萬曆錢　二〇四一
賦得淨瓶送衍上人　楊基　二〇四一
鐵杖　范成大　二〇四二
寒夜同徐介白宏上人宿淵公東菴分賦一物得藤杖　周治　二〇四二
杖銘　釋通潤　二〇四三
曲杖銘　二〇四三
紅褌衣歌　釋眞可　二〇四三
點頭行訓石禪菴居士製靚花衲見贈　王叔承　二〇四四
紙襖歌　釋眞可　二〇四六
施衾偈　王穉登　二〇四七
雲履作僧衾　張鳳翼　二〇四八

吳都法乘
靈姑廟碑記　林　戊　二〇四九
靈姑廟記　范成大　二〇五三
慧感夫人　龔明之　二〇五四
慧感夫人贊　釋眞可　二〇五五
普光伽藍　陸　粲　二〇五六
紀夢爲心光書册　袁宏道　二〇五六
九品觀堂　二〇五九
陰陽柏　二〇五九
破山詩　龔明之　二〇六〇
四幡之助　龔明之　二〇六〇
化茶　釋文琇　二〇六二
卷二十
崇護篇
太祖高皇帝御製落魄僧詩　二〇六三
其四　二〇六四
懷僧無念持賜松實詩幷序　二〇六七
和永隆和尚偈二　首其一　其二　二〇七三
管志道　二〇七三
又讚姚少師左善世道衍碑　二〇七三
銘二首依御製落魄僧詩　二〇七三
其一　其二　二〇七四
陳後主　二〇七五
迎國一大覺禪師勑　唐代宗　二〇七五
王禹偁　二〇七六
范仲淹　二〇七七
米反仁　二〇七七
佛法不可滅論　二〇七八
與聶蔡二郡公黃朱二令止　姚廣孝　二〇七九
奪寺觀書　黃省曾　二〇八二
降魔偈　釋眞可　二〇八五
斷凡禪人恢復天池贈之以　釋眞可　二〇八六
偈　王世貞　二〇八七
郡城方戒嚴曉上人以疑被
杖下獄作之慰之

憫松　王鏊　二〇八七
護松篇　陳繼儒　二〇八九
卷二十一上
侶淨篇
送文暢師北遊　韓愈　二〇九一
送文暢上人東遊　權德輿　二〇九四
送文暢上人東遊　呂溫　二〇九四
送文暢上人東遊　白居易　二〇九五
寄恒璨　韋應物　二〇九五
寄皎然上人　二〇九五
題贈吳門邕上人　皇甫曾　二〇九六
冬日逢僧歸吳中　薛能　二〇九六
夏景無事因懷章來二上人　皮日休　二〇九六
奉和次韻　陸龜蒙　二〇九七
題支山南峯僧　皮日休　二〇九八
奉和次韻　陸龜蒙　二〇九八
寄貫休上人　釋修睦　二〇九九
送蜀僧　釋清塞　二〇九九
送維諒上人歸洞庭　釋皎然　二〇九九
送僧歸洞庭　顧非熊　二〇九九
別洞庭維諒上人　釋皎然　二一〇〇
送元晝上人歸蘇州兼寄張厚二首　許渾　二一〇〇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范仲淹　二一〇一
送眞元二上人歸吳中　范仲淹　二一〇三
寄瑞光圓炤禪師　富弼　二一〇三
僧可眞東歸因謁范蘇州　梅堯臣　二一〇三
茂芝上人歸姑蘇　二一〇四
贈月上人彈琴　二一〇四
送志來上人往姑蘇謁元曹　二一〇四
送僧惠思　二一〇五
送良玉上人還崑山　二一〇五
寄守堅覺初二僧　蘇子美　二一〇五
贈草庵禪師　王禹偁　二一〇六

吳都法乘
酬處才上人　朱長文　二一〇六
謝虎丘祖印相訪　朱長文　二一〇七
次韻虎丘祖印大師秋日懷　二一〇八
寄重九與子通遊虎丘謁祖
印大師三首　二一〇八
彥和善談性理子文繼成偈
句見要屬和謹次韻　朱長文　二一〇九
送虎丘然上人之雲居　晏殊　二一一〇
同前　晏翹　二一一〇
同前　晏詹　二一一〇
虎丘雲巖寺初祖順禪師素
高道業久提宗唱見示語
錄以偈贊云　王隨　二一一一
送慈公還虎丘　林逋　二一一一
送昱師赴請姑蘇　二一一二
送僧之姑蘇　二一一二
智老歸平江　釋淨端　二一一二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　蘇軾　二一一二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
卓契順來惠州問予安否
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璨
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
吾甚嘉之爲和八首　二一一五
書小詩示之　二一一五
送虎丘卓侍者　二一一五
贊道者年八十五歲坐虎丘
已三十臘矣與語久之廼
歸用雪中韵　孫覿　二一一五
秋日陪幕中諸公泛舟遊虎
丘而慈雲已退院漫成一
篇　虞賓　二一一六
贈無擇老禪因觀稼　鄭霖　二一一六
呈佛慧老師　裴良傑　二一一七
虎丘留題五絕上松源和尚　沈運使　二一一七

赴翠峯請別靈隱禪師　釋重顯　二一一八
送德禪者丐平江　釋克文　二一一九
送慧恭先馳之平江　釋克勤　二一一九
清大師還姑蘇塔其師骨石
弔之兼簡其弟　釋惠洪　二一一九
覺印英禪老近期旨許罷泗
州塔下香大任退居巖壑
從所乞也越艇兼程泛淮
渡江曉夜南來者若有百
騎迹後而追之其避塵緣而
而樂閒曠也玆過錫山訪
予齋館靡遑道舊爲情惘
然馳此寄之　陳軒　二一二〇
同致道謁覺印老禪分韻得
虎字　葉夢得　二一二一
得丘字　程俱　二一二二
病中聞應菴歸作偈奉賀　二一二三
送密菴侍者歸省覲　釋應菴　二一二二
虎丘一律呈玄機上人　葛逸　二一二三
遊虎丘二詩錄似仲微上人　富嚴　二一二三
遊虎丘見瞎堂扁額有感
次韻　趙月泉　二一二三
辭史丞相　僧惟敬　二一二四
赴翠峯請靈隱禪師　釋大鏡　二一二四
彭山贈貫之　釋重顯　二一二五
送顯忠上人歸吳郡　胡宿　二一二五
寄妙觀創觀音院　郟亶　二一二六
贈僧　鄭思肖　二一二七
寄虎丘無擇和尚　欽雪巖　二一二七
寄虎丘僧　二一二七
劍池一首寄雲巖月堂師　徐琰　二一二八
再用前韻荅月堂　二一二八
寄虎丘東州禪師　袁桷　二一二八
早春將祇召北上過謁東州

師有墨蘭之供睡起得詩　柳　貫　二一二九
見意　流兼善　二一三〇
和柳道傳三首　馬玉麟　二一三〇
次柳道傳三首　南堂清欲　二一三一
送東州藏主歸虎丘　趙孟頫　二一三一
次唐棊母潛韻贈閒白雲　虞　集　二一三二
次韻　二一三二
寄閒白雲
一雨六月涼中宵六江滿分
韻送之不足予爲繼之而
予分得一字　二一三三
送無可上人之虎丘　邦　經　二一三四
長老　呂　敏　二一三四
次韻　曾　朴　二一三四
次韻　劉本原　二一三五
次韻　寧居中　二一三五
至正二十年秋九月登虎丘　沈　欽　二一三六
寄椽卽姚君兼簡居中尊　成廷珪　二一三六
宿
秋日遊虎丘賦五言律一首　張　紳　二一三七
寄方丈居中上人　陳秀民　二一三八
至元二十一年春三月二日　僧曇祺　二一三八
同孫大雅張孟膚糜仲明　釋至諶　二一三八
登虎丘訪居中禪師不遇　黃如海　二一三九
留題平遠堂　杜　禎　二一三九
虎丘古詩一首呈居中方丈　焦　愷　二一三九
寄虎丘居中上人
遊虎丘一律呈居翁和尙
遊虎丘訪居中禪師
寄虎丘居中長老
遊虎丘訪居中禪師不遇坐
平遠堂作詩寄之
寄虎丘居中禪師

寄虎丘居中上人　釋梵琦　二一四〇
至正丁酉冬督役城虎丘留
連月餘賦詩八首錄呈居
中禪師因雨妨工過小吳
軒偶成　二一四〇
絕句　二一四一
過遠上人房　二一四二
懷逢上人　二一四二
游虎丘呈龍門上人　劉天易　二一四二
寄虎丘逢上人　釋至諶　二一四三
送本空維那歸虎丘　永嘉文信　二一四三
送寧上人歸吳中　黃潛　二一四三
陽山昱上人訪予吳門寓舍
求爲湘竹詩予辭以未見
竹上人不遠六十里自山
中舁其竹而來好事有如
此者欣然爲賦長句　黃潛　二一四四
洞庭謠送嘉則堂住水月　釋智及　二一四五
送震藏主歸吳兼柬萬壽行
中法只次全室韻　釋智及　二一四六
悟藏主職滿還吳　二一四七
寶藏主還吳江　二一四七
彝藏主職滿還承天次剛中
禪師韻　二一四七
慧侍者歸吳門　二一四八
寄大慈學古庭講主　釋智及　二一四八
次韻寄行中法兄　釋智及　二一五〇
寄洞庭羅漢琛頑石書記　二一五〇
荅訓書記兼柬師林立卓峯　二一五〇
荅普濟元恕法兄　二一五一
次韻荅寄昭明才無學藏主　二一五一
答前開元方崖法兄二首　二一五二
次韻荅寄佑啟宗二首　二一五二
退歸海雲受業謝祥止菴過

訪次韻　釋智及　二一一五三
答謝前虎丘行中法兄過訪　二一一五三
次韻示萬壽因藏主　二一一五四
招衍懺首掌記　二一一五四
悼開元方崖法兄　釋智及　二一一五四
次韻寄開元方崖禪師　釋克新　二一一五五
思洞庭寄承天覺菴老師　釋行端　二一一五六
訪翠微上人　郟僑　二一一五七
寄羅漢寺僧　朱良實　二一一五八
宿虎丘蟾上人房次韻　周砥　二一一五八
追次唐基母潛宿龍興寺詩韻寄方厓　倪瓚　二一一五九
寄開元長老兼呈鄭明德　二一一五九
送霞外師過磧沙寺因寄鄭博士毅長老　二一一五九
寄東白上人　二一一六〇
悼頂山清上人　二一一六〇
南峰宴坐僧　宋無　二一一六一
寄斷江上人　二一一六一
送宗上人遊金陵　二一一六一
尋僧不遇　陶宗儀　二一一六一
存此山寄清游藁　馬臻　二一一六二
傷存此山　二一一六二
送恩斷江住平江天平寺　二一一六三
寄平江開元丈席思斷江　二一一六三
送姑蘇權中上人回江陰禪香寺二首　二一一六三
送攝僧正詩序　釋圓至　二一一六四
書近文與南峰表上人因題其後　二一一六五
贈魁天紀　釋圓至　二一一六五
寄南峰表上人　二一一六六
賦舍利塔送僧　楊基　二一一六六
洪武壬子夏予居虎丘記司　二一一六八

山中諸名勝咸以偈見賀遂成一首奉答 釋時蔚 二一一六七
示虎丘圓首座 二一一六七
示虎丘現藏主 二一一六八
寄仰山無念學首座 二一一六八
寄天界華首座 二一一六九
贈清首座 二一一六九
寄寶藏首座 二一一六九
寄果林首座 二一一六九
送虎丘應藏主 釋梵琦 二一一七〇
送虎丘定藏主 二一一七〇
送虎丘順侍者 二一一七一
送東侍者之天平 二一一七一
送宜稚人之姑蘇 二一一七一
過海雲院贈及長老 高啟 二一一七二
送圭復菴還天平寺 釋來復 二一一七二
僧道衍 高啟 二一一七三
答衍師見贈 二一一七三
逢雲岩僧元實將赴湖上因送一首 二一一七五
賦得眞娘墓送蟾上人之虎丘 二一一七六
賦得履送衍上人 二一一七六
送瀚公住靈巖 二一一七六
送隣僧淡雲歸笠澤 二一一七七
送思禪師弟子勤歸開元寺 二一一七八
訪因師而師適詣余兩不相值 二一一七八
西澗訪衍上人 二一一七八
賦得小吳軒贈虎丘蟾書記 二一一七九
荅定水寺芭公 二一一七九
喜了上人見過 二一一七九
寄衍斯道上人 徐賁 二一一八〇
賦得淨瓶送衍上人 楊基 二一一八〇

吳江別蓮上人　王禕　二一八一
同高記室訪虎丘蟾芑二上人　徐賁　二一八一
賦得石井贈虎丘蟾書記　二一八一
寄衍書記　二一八二
賦缽送僧道衍　二一八二
訪衍上人不值次壁間韻　二一八二
贈別休休菴了堂上人　張雨　二一八三
訪道衍上人時寓海雲　張翊　二一八三
題海雲寺眞禪師道行碑後　二一八三
涉世寄道衍　二一八四
送璘藏主還虎丘　釋來復　二一八四
又　二一八四
虎丘璘藏主去歲掛錫河上今見於濠梁書偈贈之　釋宗泐　二一八五
寄虎丘蟾書記　姚廣孝　二一八五
祭天童用愚顏禪師文　姚廣孝　二一八五
送恭上人參萬壽瑩中禪師　釋文琇　二一八七
借全室和尚韻悼華嚴瑩中和尚　二一八八
送萬壽忻侍者　釋文琇　二一八九
送萬壽茂知客　二一八九
賀萬壽中道中藏主　二一九〇
次韻賀萬壽象初禪師　二一九〇
贈萬壽達首座　二一九一
送萬壽宗侍者　二一九一
賀璉菴和尚住北禪　釋文琇　二一九一
次韻荅前北禪炤菴法兄和尚　二一九二
次韻荅虎丘滅宗和尚　釋文琇　二一九二
贈虎丘喜藏主　二一九三
送虎丘南侍者之靈谷　二一九四
寄承天東堂野舟和尚求題先人道巖居士傳　釋文琇　二一九四

送承天敎維那　二一一九四
送瑛白石住穹窿　二一一九五
寄獨菴法兄兼呈西麓和尚　二一一九五
次韻答天封密印宗和尚　二一一九六
送玘藏主歸崇明　二一一九六
卷二十一中
侶淨篇二
客中有懷寄留止菴法弟　二一一九七
示徒弟海長老　二一一九七
次虎丘無說和尚韻贈通藏主　二一一九八
送思藏主　二一一九九
送遠藏主　二一一九九
示鎧維那　二二〇〇
示謐侍者　二二〇一
送貢會樸　二二〇一
送雨知客　二二〇二
送閑藏主　二二〇二
示春藏主　二二〇三
示播維那　二二〇四
送熏維那　二二〇四
示乳侍者　二二〇四
送初維那　二二〇五
示有維那　二二〇五
示俊侍者　二二〇六
寄盈藏主　二二〇六
送有維那　二二〇六
示高侍者　二二〇六
示實維那　二二〇七
送堅維那　二二〇七
天平圭禪師書至賦答　釋德祥　二二〇七
送有中師序　陳繼　二二〇八
北禪倡和詩序　陳繼　二二〇九
古林上人字說　二二一一

送眞上人住姑蘇寶覺寺　劉　鉉　二一一三
贈送吳江僧會　二一一三
游半塘寺訪紹南宗　趙宗文　二一一四
送先上人還靈巖　徐有貞　二一一四
堂上人復留酌　二一一五
成化辛卯六月十七日訪月
堂鏡上人和天全翁韻　李　誠　二一一三
應詔揮豪詩序　程敏政　二一一五
送徵書記南遊　程敏政　二一一八
贈璇上人南歸　韓　雍　二一一九
贈釋子芳草堂　吳　寬　二一一九
題治平寺琬上人所藏巨然
山寺圖追次虞道園先生
韻　吳　寬　二一二一
留題治平寺次前韻　二一二一
而主僧頓公沒矣因遺其徒
良琛　二一二二
送僧永岡歸吳住白馬寺追
和元危樸太學士游石湖
寶積寺　二一二二
贈僧瘦岡住吳城寶幢寺　二一二三
智勗還洞庭興福寺　吳　寬　二一二三
文懷住吳江法雲寺　二一二四
古梅住半塘永福寺　二一二四
定佩住城東定慧寺　二一二四
某住石湖寶積寺　二一二四
某還石湖治平寺　二一二五
宗泉還七寶泉　二一二五
永明還法華寺　二一二五
眞愼還玄墓寺　二一二六
文鄂住文殊寺　二一二六
戒香歸洞庭福源寺　二一二六
送僧歸住靈巖禪寺　趙　寬　二一二七
送僧住寶華寺　二一二七

送僧住支硎山寺　二二二七
送僧歸住華嚴寺　二二二八
送照上人歸吳　二二三八
贈善畫僧古蘭　二二二九
贈殊勝菴問梅上人　二二二九
題扇贈昱上人　二二二九
吳山盛長老號竹宗爲作偈　二二三〇
曰
今已十二年矣師忽過予作　趙宏　二二三一
之贈之嘉靖甲申夏五望
曰
游華嚴寺次白川先生韻贈　二二三一
詮公
清明後十日寄華嚴寺二僧　二二三二
望堯峰寺懷通上人　二二三二
都下贈僧詩序　二二三二
都下贈僧詩榮公還金山　二二三三
詳目
瓊上人還萬壽寺　二二三三
旦公往寶積寺　二二三四
果前堂南歸　二二三四
送楚嚴住支硎山　二二三四
鄂首座還山　二二三六
嚴長老歸寶積寺　二二三六
吳中普門長老乞語　二二三六
百花菴主見訪　二二三七
順自然說　楊循吉　二二三七
書比丘如霖齋僧卷後　陸光祖　二二三八
報恩臥佛寺月林性公住持　二二三九
序　盧襄　二二四六
贈自石上人選授蘇郡都綱　前人　二二四八
序　釋眞可　二二五〇
贈南洲洽上人住持天王寺
序
悼太虛亮公

送輪比丘從達觀禪師行脚　馮夢禎　二二一五一
還日掩關吳門虎丘空谷　陸光祖　二二一五三
禪房序　馮夢禎　二二一五四
跋慧輪上人卷　湯顯祖　二二一五五
讚曹林禪兄住鄧尉緣事　袁宏道　二二一五六
送似塵洞聞二上人遊方序　二二一五七
寄達觀禪師　釋圓修　二二一五八
題寒灰老衲册　釋圓悟　二二一六〇
贈小僧習之說
示天倪上座
丙寅季冬六日復首座書
先舅大中府君已亥歲嘗製
四十詠壽寶林默老師八
十今八年矣此老師尚無
恙其法孫定慧持此卷至
都下敬作二偈以爲師供　楊循吉　二二一六二
法鼓禪燈　二二一六二

贈法孀閒　沈周　二二一六二
荅明公送椿芽　二二一六二
挽璞公　二二一六三
香咎爲蘭公賦　二二一六四
丹僧　趙頭陀　二二一六四
和僕公韻　荅僧求畫　二二一六五
贈源上人　二二一六六
和鎮古田韻　二二一六七
寄源本清　二二一六七
寶林默師八十　二二一六八
爲越公重題舊作山水圖　二二一六八
挽如公　挽東禪信公　二二一六九
雪夜玄談爲楊君謙謝慶壽
僧　二二一六九
西山老僧　二二一七〇
妙明性公雨中見過報作者
役　二二一七〇

挽虎丘簡書記　二二七一
題芭蕉贈僧　二二七一
贈味閒禪師　顧鼎臣　二二七二
詩寄半塘住山方璉　林庭棉　二二七一
聞方提學侍御二昆仲先生
寓壽聖寺賦此奉寄兼爲
雲泉璉上人書之　二二七二
爲懋上人題畫二絕　二二七二
寫畫寄別傳上人　二二七二
贈趙頭陀　桑悅　二二七三
贈承公　祝允明　二二七三
贈隣院深上人　二二七四
贈楞伽院老僧　二二七四
送萬壽恩住持磧砂　二二七四
送洽住天王寺季弟請贈　二二七五
挽僧　周用　二二七五
送僧住寺　二二七六
泰上人屢欲東遊訪君讓于
支硎之上久不拂袖聊用
詰之　徐禎卿　二二七六
贈僧　二二七七
贈鏡菴上人　徐縉　二二七七
和白川周公贈華嚴寺詮上人　沈察　二二七七
二二七八
酬詮上人見過　二二七八
荅詮禪師示和玉華子步月
之作且以解嘲　二二七八
簡樗菴索古村叔遺稿　二二七八
病中懷吳中諸寺　文徵明　二二七九
治平寺聽松　二二七九
竹堂寺寄無畫　二二七九
東禪寺寄天機　二二八〇
馬禪寺寄明祥　二二八〇
天王寺寄南洲　二二八〇
寶幢寺寄石窩　二二八一

昭慶寺寄守山　二二八一
贈瑛上人　二二八二
贈澄上人　蔡羽　二二八二
贈松巖　二二八二
贈瑞雪溪　楊循吉　二二八三
春夜醉臥品公房口號　王寵　二二八三
寄僧　周倫　二二八三
寄山僧　王寵　二二八四
河陽良上人饋松英　二二八四
卷二十一下
侶淨篇三
送泉上人住持西山天王寺　王寵　二二八五
寓大雲菴贈茂公　二二八五
楞伽之麓有堂三楹堂前竹數百挺竹間有泉余與諸友所游憩而藉以遺世者也掌之者僧方止遂謂曰古泉上人余倡爲短歌二音諸友和歌之云爾　二二八五
嘉靖癸巳三月晦日將往白雀寺與碧峯禪師虞山泛舟二首　二二八六
寄懋上座　吳子孝　二二八六
寄懋上座　二二八七
天池訪懋上人不遇　二二八七
寄大林僧　二二八七
寄懋上人　二二八八
寄大林僧　二二八八
寄懋上座　二二八八
贈文上人　秦夔　二二八八
贈博菴文上人　二二八九
送文博菴上人還半塘　釋永眞　二二八九
送文上人歸吳　夏時正　二二九〇
送博菴文長老歸壽聖禪寺　二二九〇

弔大林闡士二首　二二九〇
暮春虎丘贈僧　二二九一
送尚儒學上人知藏滿職還吳　周讓　二二九一
月夜示虎堂偈　釋明聰　二二九二
遺別姑蘇衆居士偈　二二九二
過普濟廢寺遇秋空上人作　王世貞　二二九三
法空上人虎丘翻經　二二九三
法上人還石湖　二二九三
虛白上人出關後走筆問之　二二九三
送虛白上人主竹塘寺　二二九四
予分部吳興日圓上人住弁山了不相聞既遷晉皐歸里請告未遂上人忽杖錫肩笠以一詩見投且致郡人之思談禪竟日倏爾告往遂成二章送之　二二九四
中菴上人結菴當虎丘之半賦此贈之　二二九五
宿長圻寺贈僧解空　二二九五
病後承伴松虛白二上人以法語見示輒成三絕奉報　二二九六
僧慧永參五臺畢復禮落伽　二二九六
過訪有贈　二二九六
有痰瘠比丘拖丈八鐵鍊蹤行街市間不從人問衣缽而日候余冀得一言之贈憫而應之得一百二十字　二二九七
園言別更成一章贈之　二二九七
北僧行脚而攜諸名士卷乞詩因贈之　二二九八
曉上人自江右來謁敬美贈之詩云南海楊枝白杜蓮老僧無住總隨緣不知逢

着文章伯可有衣裳與大顛又行脚山僧不住山正逢居士掩玄關卻嫌留偈多重障大海長空自往還蓋謂余方杜門不易見倚韻立贈二絕　二二九九

曉上人自云能草書轉法華千遍謁補陀洛迦者再矣告余且復往走筆反前韻止之　二二九九

別竹堂寺僧　皇甫涍　二三〇〇

冬日遙贈竹堂僧　二三〇〇

林酒仙歌　皇甫汸　二三〇〇

送僧璇玉林住持延慶寺　盧雍　二三〇一

堯峯僧文通歸自峨眉以詩贈之　盧襄　二三〇二

贈能上人　徐師曾　二三〇二

淨音爲瑞光寺僧賦　二三〇二

壽樗菴上人　顧節　二三〇三

送僧歸吳江海雲寺　吳子孝　二三〇三

贈明月寺皎如　二三〇三

簡魁禪容師事曇陽　釋眞可　二三〇四

送遠碧峯歸太湖碧巖寺　釋法聚　二三〇四

秀峰寺夏日與普上人　馮時可　二三〇四

花山贈惠上人　二三〇五

秀峰寺經閣與普上人　二三〇五

瑞光寺逢湛公永公有作　二三〇六

遊佛國山遇碧天上人有作　二三〇六

三月三日於天池偶值止上人　孫七政　二三〇七

虎丘訪泉石上人　二三〇七

贈止上人　二三〇八

贈雲漢和尙檢藏虞山　二三〇八

春日郊遊與止上人　二三〇八

憶吳中舊游　二三〇八
贈老僧　二三〇九
秋日過石湖朗公有作和韻　張鳳翼　二三〇九
臥病寄巢公　釋通潤　二三一〇
予既禁足浸公掩關兩地一心不言而合因賦一詩聊以見志　二三一〇
除夕浸公掩關蓮花峯元旦因寄　二三一一
梅花樓贈剡溪上人　王叔承　二三一一
江都送明因上人還太倉海寧寺上人能詩時以布施不偶歸　二三一一
寄明因上人　二三一二
行路難狼山送因公還婁江　二三一二
留贈吳江北寺養淳上人　二三一三
思達觀　湯顯祖　二三一四
江中見舟懷達公　二三一四
離達老苦　二三一四
章門客有問湯老送達公悲涕者　二三一五
紫柏不受紫衣口號　二三一五
題達公書蹟　二三一五
念可公　二三一五
弔紫柏師　陳繼儒　二三一六
聞可大師之變有感　二三一六
送乳林爾經入東海建大慈　釋通潤　二三一六
國寄達師峨眉　湯顯祖　二三一七
疊旭上人十五年前賈遊變江交予最暱頃過廣陵白髮培穉成一老比丘矣上人以募鑄法華鐘而來余設伊蒲飯之興教寺理公房賦此以贈　陸弼　二三一八

念雲禪人遵乃祖命接待吳江今逢六十初度偈以壽之　釋德清　二三一八
寄巢法師　二三一八
寄雨法師　二三一九
示素樸禪人有引　二三一九
答巢雨二法師　二三二〇
挽巢松法師　二三二〇
贈秀上人　鄒廸光　二三二一
孤松門人日智照者初號若愚大非空門中語不佞以月印易之孤松請以言贈又爲之詩　二三二二
贈同石和尚　龔勉　二三二二
一詩代偈壽虎丘慧輪上人八十　二三二二
宿治平寺與慧公話舊　張鳳翼　二三二三
雨中與王玄靜話舊因寄山中諸上人　二三二三
哭治平寺慧朗二上人　二三二三
寄份公永公兩公兼示聞行明善二弟子　二三二四
小構湖上懷治平讀書處柬定慧悟其諸上人　二三二四
由上方登吳山訪澄上人　二三二四
憶張督學孫朗上人　二三二五
調吉卿菴廣瑞上人　二三二五
亮公禪房飯慧公得僧字　周祝　二三二五
雨中同仲醇過淮雲寺聽雪浪禪師講經　王衡　二三二六
送順公還吳寄王百穀　梅鼎祚　二三二六
姑蘇送祇園上人歸天台　二三二七
送古冰遊天池諸山用坡仙句　陳繼儒　二三二七

簡贈寒灰師　釋智旭　二三二八
體玄老漢故壺隱君也別十餘年訪余苫次題三絕贈之　陳繼儒　二三二八
送界公還海虞二首　釋洪恩　二三二九
贈魁公印藏還吳兼訊百穀王文　釋洪恩　二三二九
九日送知凡還吳　二三三〇
西隱寺經閣初成倩丘子成先生詣留都請藏詩以送之　徐兆曦　二三三〇
過寒山寺懷旭公二首　潘之恒　二三三〇
冬日過虎丘訪恩公示禪人　釋欽義　二三三一
殊勝寺酬贈復公　釋性冲　二三三一
老僧　周應願　二三三二
送證公抱病還震澤　潘一桂　二三三二
詳目　釋通潤　二三三二
崑山桂峯禪人送母雉染說偈以示　釋圓修　二三三二
示道源社長　釋法藏　二三三三
訪楞伽璧公　釋明誠　二三三八
贈德上人五十上人來自衡陽寄錫干吳之慧慶寺　鄒廸光　二三三八
恒宗僦居北寺　釋通潤　二三三八
冬日喜汰如自閩浙再至　二三三九
十五夜憶汰如　二三三九
留見曉結夏　二三三九
秋夜荅汰如　二三四〇
懷洞庭潤兄　釋慧浸　二三四〇
送杲兄還吳門　二三四〇
送湛公入山采茶　二三四〇
酬浸公見寄　二三四一
臥病寄巢公　二三四一
汰如法友自鐵山來以詩惠

我依韻答之　釋憨浸　二三四一
會潤公於山中話　釋明誠　二三四一
貝葉齋尋湛公：亦出郭見　釋通潤　二三四二
尋兩不相值悵惘賦此
崇順庚辰閏正協同護法諸　釋明河　二三四二
公立道開法友監院賓喜
法脈得人不獨山門有寄　釋明潤　二三四三
賦詩志感
旅泊齋贈杲公　釋法杲　二三四四
送杲公　釋法杲　二三四四
冬日答秀公見寄時公挂錫　釋通潤　二三四五
婁江王太史恬淡觀剌血
書雜華經　釋慧浸　二三四六
寄潤兄二首　釋廣化　二三四七
春日寄潤兄　釋正勉　二三四七
同湛公浸公夜集水田菴因　釋通潤　二三五〇
憶杲公　釋智舷　二三五一
挽寒山坤禪師　釋法杲　二三五一
憨山師自嶺南寄楞伽新疏
并書賦答時大師以弘法
罹難廢席遣成　釋慧浸　二三五二
挽寒山杲兄　釋廣化　二三五二
南還金闔與玄海師夜坐　釋正勉　二三五三
懷同門友吳江　釋通容　二三五三
聞憨師得返初服兼讀師憶
吳山隱居詩因寄　釋德彥　二三五三
除夕浸公掩關蓮華峯元旦
因寄　釋通容　二三五三
寒山訪雪谷師　釋智舷　二三五四
贈秋空法友　釋廣化　二三五四
偶題三僧南遊卷　雷思霈　二三五四
結社經山寄懷無期禪兄於
姑蘇　釋德彥　二三五五
送澹崖禪友歸吳　釋通容　二三五五

崇禎乙亥八月重游鄧尉見
龐屏師苫棲鐘樓之傍憮
然有作　張世偉　二三五四
呈曇公偈　賀世壽　二三五四
爲恒一沈居士贈幻雲上人　徐應雷　二三五四
懷般擔師在南海　二三五五
雨中與陸冑先潛訪般擔師
二首　二三五六
際山禪師山棲最勝苦參承
者踵至欲去之不佞以詩
止之且有約　二三五六
寄際山和尚（七首）　二三五七
懷際山　二三五八
元夕同朱叔經宿際山房　二三五九
自初夏閉關至暮始出訪際
山作　二三五九
曉渡石湖登吳山過嶺訪澄
公　二三五九
贈止上人　二三六〇
玄墓訪於密和尚　尹伸　二三六〇
登銅井訪三乘上人　李流芳　二三六〇
盤螭山訪覺如上人不遇　二三六一
病中喜定觀上人見訪　沈野　二三六二
寄湛公　二三六二
贈胡僧吒惹隣陀　二三六二
閒居寄澄上人　二三六三
經般擔大師墓作　二三六三
柬恣公二絕句　二三六三
偕恣公夜坐懷仲弢　二三六四
送恣公至五臺　二三六四
寄贈戒公　二三六四
寄吳凝甫兼簡部公　范汭　二三六五
送僧　二三六五
冬夜同凝浦懷部上人　二三六五

同苑東生懷訃公　呂鼎芳　二三六六
寄沙門六觀　二三六六
雨中懷訃公　二三六六
臘八日託公訃不值　二三六六
寄雨公　送恬　二三六七
公東渡　二三六七
逢雨公　二三六七
東等慈有引　二三六八
懷觀公輪公　懷六觀　二三六九
四月八日經堯峰觀葬湛川
師　二三六九
等慈師訪予山中不值　二三六九
會等慈師明日又別　二三七〇
六觀師禪棲高峰寺聞予遠
行出山來會　二三七〇
寄拂水等慈　釋通潤　二三七〇
虎峰蘭若夜別吳居士　葛一龍　二三七一
吳六　二三七一
吳門夜宿送吳六朝海　二三七一
寄凝甫　二三七二
清明日雨與吳居士言別　二三七二
月夜登吟壇懷吳居士　二三七二
聞凝甫薙髮雲棲感賦　二三七三
寄吳凝甫　二三七三
贈一夢法師偈　董斯張　二三七三
先宮贊舊讀浮佛寺今餘三
十載不肖復攜笈焉老僧
憑朗能道往事且投以詩
愴然酬之　阮大鋮　二三七三
贈一雨講師　顧同應　二三七四
寄華山巢松師　潘一桂　二三七五
西山梅花已盛蒼公寄書相
招　卜舜年　二三七五
秋夜懷僧彌有感兼呈白上　周治　二三七五

人 二三七六
雨夜寄居慧兼示映渤 二三七六
寄舊鄰寺印上人 二三七七
童子覺胤將薙髮賦贈 二三七七
通濟菴訪月印禪兄 楊士修 二三七七
震澤慈雲塔下贈慈林上人 二三七八
圓明寺訪呂山人 高啟 二三七八
寄顧仲瑛寓法喜寺詩 謝應芳 二三七八
寄吳醫隱殊勝寺二首 皇甫汸 二三七九
方山人別我括蒼今會於殊勝寺 二三七九
寄王元美 釋眞可 二三八〇
殊勝寺留別舍弟 二三八〇
清源鐙下自警便寄松陵周沈諸居士 二三八〇
悟道泉山居訪陳眉山 釋智舷 二三八〇
聞沈朗倩掩關城中寄示 釋德清 二三八一
贈周我遺 陸嘉觀 二三八一
輯楞嚴註訖寄徐元歎 鐘惺 二三八二
題畫送沈朗癯入廬山兼寄憨公二首 二三八二
種松老人 釋通潤 二三八三
次兄止靜天平奉寄 沈珣 二三八三
寄凡夫趙居士 釋通潤 二三八三
贈朱白艮 二三八四
蓮子峯別白民 二三八四
寄邵茂齊 二三八四
雪夜旅泊齋逢錢叔達 二三八五
送沈訒鄉之燕訪達師 沈珣 二三八五
聞王四娘創髮虞山爲尼建繙經閣戲訊 王叔承 二三八五
題沈君善祝髮小像 董斯張 二三八六
題沈君山祝髮圖 沈一桂 二三八六
夜聞吳女誦經 二三八六

詳目

陶氏十六娘
支硎歌賦贈巢松
潤公易號一雨偈
白羨

卷二十二上上

憩寂篇一
遊開元精舍
開元寺詩并序
題開元寺
開元寺客省早景即事
奉和次韻
聞開元寺開笋園寄童上人
奉和
初冬章上人院
留題開元寺上方
宿開元寺樓
宿開元寺樓

釋道衍 二三八七
釋洪恩 二三八八
二三八九
釋通潤 二三八九
韋應物 二三九一
二三九一
薛 能 二三九二
皮日休 二三九二
陸龜蒙 二三九三
皮日休 二三九三
陸龜蒙 二三九四
皮日休 二三九四
白居易 二三九四
許 渾 二三九五
周 賀 二三九五

奉和次韻
開元寺樓看雨聯句
獨玉開元寺避暑頗懷魯望
因飛筆聯句
冬曉章上人
奉和
奉同顏使君開元寺經藏院
會觀樹文殊碑
春日和盧使君幼平開元寺
聽妙奘上人講時上人將
遊五臺
宿開元寺樓
訪北寺無言講主留題
北寺竹林
和張保定留題北寺詩韻
北寺水閣
留客開元寺

陸龜蒙 二三九五
二三九五
二三九七
皮日休 二三九七
陸龜蒙 二三九八
釋皎然
二三九八
釋清塞 二三九九
陳 基 二三九九
楊 基 二三九九
沈 周 二四〇〇
二四〇〇
方子通 二四〇一

留客開元寺　程公門　二四〇一
宿開元精舍　謝　緝　二四〇二
游開元寺憩綠陰堂　楊維禎　二四〇二
樹枝葉扶鬱鬱生意偶覽遺
　跡有懷恩公云　陳　植　二四〇三
姑蘇開元寺　孫　黃　二四〇三
開元寺雨中觀梅　姚廣孝　二四〇三
游平江瑞光寺　成廷珪　二四〇四
瑞光寺　沈　周　二四〇四
題瑞光寺　文徵明　二四〇五
瑞光寺圓通房　黃姬水　二四〇五
赴報國院海會喜侯二鐃葛
　大懌同集　祝允明　二四〇五
報國寺留題　黃姬水　二四〇六
與參政祝公游正覺寺　吳　寬　二四〇六
己未春與天台李秋官吾蘇
　楊黃門游竹堂古石上人
詳目　梅東房時梅爛開小宴花
　下賦　二四〇六
秋日過竹堂寺　文徵明　二四〇七
新正六日同子重晚至竹堂　文徵明　二四〇八
雪宴竹堂寺　王　寵　二四〇八
竹堂　皇甫涍　二四〇八
集竹堂僧舍暮歸　皇甫涍　二四〇九
正覺寺　皇甫涍　二四〇九
歲除前一日過正覺寺　皇甫涍　二四〇九
過竹堂寺　周　詩　二四〇九
過竹堂寺　金　琮　二四一〇
過竹堂寺　文徵明　二四一〇
多日訪衡山不值聞與諸子
　宴集竹堂蘭若却寄一首　吳子孝　二四一一
同子重晚步過竹堂　文徵明　二四一一
竹堂　皇甫涍　二四一二
經行竹堂

竹堂寺 二四一二
題正覺寺和紹卿 二四一二
浴竹堂作 二四一二
竹堂寺觀梅憶懋上人 張獻翼 二四一三
與馮憲副朱撣使昆仲遊東禪 韓雍 二四一三
訪沈南齋東禪無聞上人方丈有作 二四一四
秋日同杜允勝湯子重游東禪次子重韻 文徵明 二四一五
晚過東禪 皇甫涍 二四一六
宿東禪寺瀞公房 吳寬 二四一六
題東禪璿公房 邪參 二四一七
東禪教寺 李應禎 二四一七
東禪寺 文徵明 二四一七
初六日與客門汎舟至東禪小集 徵明 二四一八
八月二十二日與諸友過東禪二首 蔡羽 二四一八
登東禪寺閣 周倫 二四一九
東禪寺 文徵明 二四一九
九日期九逵不至獨與子重游東禪侍詩寄懷兼簡社中 二四一九
東禪寺與蔡九逵同賦 二四二〇
林酒仙祠 居簡 二四二〇
適題問趣軒 林遇賢 二四二〇
九日遊雙塔院次淵明已酉 文徵明 二四二一
九日韻 張鳳翼 二四二一
寓讀雙塔寺僧舍遺懷 二四二二
人日陸子行五道鳴吳恭先集雙塔寺 蘇軾 二四二二
定慧顒師竹下嘯軒詩 二四二二
昭慶寺看芍藥 王渙 二四二三

和文待詔懷昭慶寺之作　王　寵　二四二三
師子林即景十四首　釋惟則　二四二三
詩一章奉題師子林就簡天
　如和尚　張　翥　二四二六
則天如師子林　鄭元祐　二四二七
遇師子林蘭石　倪　瓚　二四二八
師子林池上觀魚　高　啟　二四二八
與王徵士訪李鍊師遂同遇
　師林尋目公　二四二九
遇師子林　二四二九
遊師子林次倪雲林韵　二四二九
和高季廸師子林池上觀魚　徐　賁　二四三〇
師子林竹下偶詠　二四三〇
師子林三十韵　釋道衍　二四三〇
重遇師子林　姚廣孝　二四三二
晚遇師子林　二四三二
春暮與行書記遇師子林　二四三二
詳目
七月十五日與高季迪遇師
　林　張　適　二四三三
師子林十二詠　王　行　二四三三
　師子峰　二四三三
　含暉嶺　二四三四
　吐月峰　二四三四
　立雪堂　二四三四
　禪窩　二四三四
　問梅閣　二四三四
　指柏軒　二四三四
　臥雲堂　二四三五
　玉鑑池　二四三五
　冰壺井　二四三五
　小飛虹　二四三五
　竹谷　二四三六
　獅子峯　二四三六
　含輝峯　二四三六

立雪堂　二四三六
臥雪室　二四三六
問梅閣　二四三六
指柏軒　二四三六
云鑑池　二四三七
冰壺井　二四三七
修竹谷　二四三七
小飛虹　二四三七
大石屋　二四三八
吐月峰　二四三八
師子峰　姚廣孝　二四三八
含暉峰　二四三八
吐月峰　二四三八
禪窩　二四三八
棲鳳亭　二四三九
小飛虹　二四三九
問梅軒　二四三九
指柏軒　二四四〇
玉鑑池　二四四〇
冰壺井　二四四〇
立雪堂　二四四〇
臥雲室　王彝　二四四〇
問梅閣　張適　二四四一
含暉峰　張適　二四四一
小飛虹　申屠衡　二四四一
禪窩　張簡　二四四一
立雪堂　陶琛　二四四一
冰壺井　謝徽　二四四二
獅子林尋詢公　沈周　二四四二
遊姑蘇師子林　釋眞可　二四四二
春日遊師子林有感　二四四三
寒夜同龔美訪北禪院寂上人　陸龜蒙　二四四三

春和次韻　皮日休　二四四四
同襲美遊北禪院　二四四四
奉和　
訪寂上人不遇　皮日休　二四四五
奉和　
北禪院避暑聯句　陸龜蒙　二四四五
寂上人院聯句　二四四六
北禪寺次韻醉樵雲門二公　二四四七
壁間倡和詩　張　宣　二四四八
酌金井菴　馮時可　二四四八
登重玄寺閣　韋應物　二四四八
同皇甫冉登重玄閣　李嘉祐　二四四九
重玄寺元達年逾八十好種　
名藥凡所植者多至百天　
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　
糅各可指名余奇而訪之　
因題二章　皮日休　二四四九
奉和題達上人藥圃二首　陸龜蒙　二四五〇
重玄寺雙矮檜　皮日休　二四五一
奉和　陸龜蒙　二四五一
和章岘推官同登承天寺竹　
閣　范仲淹　二四五二
承天閣　楊維禎　二四五二
暮投承天習靜房與老僧夜　
酌復和一首　沈　周　二四五二
承天僧寓見徐亞卿留刺　二四五三
春日遊承天寺　鄭思肖　二四五三
竹閣承天寺文正公與章珉　
來登有詩珉字伯鎮平江　
推官有文名　王　賓　二四五四
元日承天寺訪孫山人　文徵明　二四五五
承天寺中隱堂　二四五六
訪張山人承天寺　馮時可　二四五六
荅德操過訪於承天寺　周　治　二四五六

寺居荅九章同實聞二公見
遇 二四五六
寺夜荅逸民 二四五七
寺兩荅草臣 二四五七
將離寺入山呈盧受 二四五七
吳門七月七日 葛一龍 二四五八
登萬壽寺佛閣 王鏊 二四五八
興號萬壽報恩光孝有田二
萬一千畝本蕭梁安國寺 王賓 二四五九
秋日遇雍熙寺呈彩肅二上
人二首 劉鉉 二四五九
雍熙寺訪友不遇 二四六〇
避暑禪興寺 吳子孝 二四六〇
登雍熙寺北丘懷澄上人南
海 沈野 二四六〇
花山人寓居雍熙寺余病不
能過訪投贈以詩 二四六一
宿龍興寺 綦母潛 二四六一
龍興寺 楊備 二四六一
大都遇平江龍興寺僧間上
座話唐綦母潛宿龍興寺
詩因次其韻 趙孟頫 二四六一
追次唐綦母潛宿龍興寺詩
韻寄方厓 倪瓚 二四六二
和韻贈閒白雲 虞集 二四六二
寓居永定精舍 韋應物 二四六二
與盧陟同遊永定寺北池僧
齋 二四六三
永定寺喜辟彊夜至 二四六三
過永定廢寺 高啟 二四六三
經廢永定寺寄謝元功 徐賁 二四六四
永定寺至予家西唐刺史韋
集有咏閒齋北池等詩至
元高李迪輩又有經永定

廢寺詩後構造復完而堂
揭海印舊牓乃元泰不花
所書雄偉可觀今年秋寺
忽燬于火予少嘗讀書於
此因爲詩惜之　吳寬　二四六四
陪錢先生過永定精舍訪南
岳上人　劉鉉　二四六五
永定精舍　楊循吉　二四六五
寶林寺　釋明誠　二四六五
遇寶林寺不遇沈生　皇甫涍　二四六六
寄熊漢梁寓寶林寺　吳子孝　二四六六
久臥因炎燠煩抱思一浣霽
雨苗暫涼　高啟　二四六六
經無量壽院　姚廣孝　二四六七
遊靈鷲寺　徐賁　二四六七
草菴記遊詩　沈周　二四六七
重遇大雲菴次名九逵履約
兄弟同遊　文徵明　二四六九
宿半野堂　王寵　二四七〇
大雲菴　周倫　二四七〇
結草菴僧相邀阻雨不行　文徵明　二四七〇
結草菴同朱道夫半雲上人
坐夜　戚元佐　二四七一
結草菴與黃二宣飲　吳敏政　二四七一
吉草菴瑞上人房小憩　張獻翼　二四七一
滄浪亭故址爲僧所居　沈周　二四七二
立夏日憩南禪寺滄浪亭　張獻翼　二四七二
慶雲菴　沈周　二四七三
月夜慶雲觀杏花　二四七三
慶雲牡丹　二四七四
慶雲菴　吳子孝　二四七四
百花菴　文徵明　二四七四
題吉祥寺壁　劉協中　二四七五
遇吉祥寺追和故友劉協中

遺詩　文徵明　二四七五
景德寺　文徵明　二四七六
宿休二菴　沈周　二四七六
小憩休二菴　申時行　二四七六
由太師招飲園中因往休二菴　馮時可　二四七七
和廣化寺午日府晏致仕諸公詩　馮時可　二四七七
朱明寺　方子通　二四七七
雨中遇馬禪　楊備　二四七七
春盡馬禪寺　蔡羽　二四七八
馬禪寺賞月　二四七八
再至天主寺有感　陸川　二四七八
天王寺竹林　王鏊　二四七九
天王寺　王寵　二四七九
崇義院雜題　胡纘宗　二四七九
若惠菴八咏　文徵明　二四八〇
劉溥　二四八二
潛心堂　二四八二
覽勝橋　二四八二
綠雲軒　二四八二
翠濤林　二四八二
白蓮沼　二四八三
紫蘭室　二四八三
梅窗月　二四八三
桂苑風　二四八三
秋日偕諸公游正覺菴　沈野　二四八三
秋日同周我遺徐璧遠王孟肅陳述之游西方菴　沈野　二四八四
過桃花菴留題　釋洪恩　二四八四
遇蘇州曉上人院　朱慶餘　二四八五
宿姑蘇淨惠丈師院　林逋　二四八五
僧房夜坐　鄭思肖　二四八五
避暑入古寺　二四八六
歲旦登萬佛閣觀雪　鄭思肖　二四八六

夏日偕袁大丈集澄上人房　沈　野　二四八六
懷邢星甫臥病　俞琬綸　二四八七
禪房　張獻翼　二四八七
遇眞上人房舊予讀書處　白居易　二四八七
武丘　前　人　二四八八
夜游西武丘　前　人　二四八八
武丘寺路　張　祐　二四八八
春　李　紳　二四八九
題虎丘寺　劉禹錫　二四九〇
題虎丘寺　許　渾　二四九〇
題蘇州虎丘僧院　張　籍　二四九一
虎丘寺　僧皎然　二四九一
陪陸長源裴樞遊武丘　王禹偁　二四九二
遊虎丘　林拱中　二四九二
遊虎丘　章百度　二四九二
遊虎丘　葉　參　二四九四
遊虎丘寺　范仲淹　二四九四
題虎丘　鄭覺民　二四九四
和范希文題虎丘　僧肇淮海　二四九五
題虎丘　范　宜　二四九五
題虎丘　米元暉　二四九五
題虎丘　趙知章　二四九六
古詩四十韻留題虎丘寺兼簡舜禪師　蔣　堂　二四九六
又題　前　人　二四九八
題虎丘　蘇　軾　二四九八
和虎丘壁東坡韻　張伯雨　二四九九
虎丘　蒲宗孟　二五〇〇
和前韻　章　惇　二五〇〇
題虎丘　楊大倫　二五〇一
登虎丘寺　趙浚善　二五〇一
虎丘　程　俱　二五〇一
前題　何　麒　二五〇二

前題　方惟深　二五〇二
前題　方仲荀　二五〇三
遊虎丘二絕之一　陳　塤　二五〇三
游虎丘　樓　鑰　二五〇三
宿虎丘作　鄭所南　二五〇四
重遊虎丘寺　成廷珪　二五〇四
遊虎丘寺　倪　瓚　二五〇四
自淮梱代歸領累偕親友游虎丘偶成數語以紀歲月　時淳祐庚戌七月廿五日煦山丘岳　二五〇五
虎丘十詠之六　僧愚處堂　二五〇五
生公臺　二五〇五
花雨亭　二五〇五
千人座　二五〇六
點頭石　二五〇六
憨之泉　二五〇六
白蓮池　二五〇七
虎丘六題之四　二五〇七
點頭石　二五〇七
千人座　二五〇七
白蓮池　二五〇七
方丈南窗　賈　島　二五〇八
虎丘千人座　方惟深　二五〇八
千人石　劉禹錫　二五〇八
登虎丘望海樓　劉禹錫　二五〇八
生公講堂　劉禹錫　二五〇九
前題　楊　備　二五〇九
劍池橋梁久就傾圮方丈湉公大禪師挺出新意刊石伐木以遍汲且併陳樓悉改舊觀試下轉語請師擧似　秦鄧龔集　二五〇九
石侍者肯一點頭不　徐禎卿　二五一〇
異林內女士之第三條　高　啟　二五一〇
獨遊雲岩寄周砥

期徐七遊雲巖　二五一一
遊雲巖值雨　二五一二
雲巖訪蟾公值雨留宿次周
記室壁間韻　二五一二
宿蟾公房　二五一二
期張校理正著作徐記室遊
虎阜　二五一三
虎丘聯句　二五一四
東丘蘭若見枇杷　二五一五
夜訪芭蟾二釋子因宿西澗
聽琴　二五一五
陪侍御金源公游虎丘二十
五韵　柳貫　二五一五
同高記室訪虎丘蟾苞二上
人　徐賁　二五一六
荅高季廸期遊雲岩　二五一七
同高季迪過東丘蘭若訪呂
詳目　志學　二五一七
東丘蘭若枇杷花　二五一八
遊虎丘集句　胡偉　二五一八
登虎丘山　貢奎　二五一九
次貢仲章虎韻　龔璛　二五一九
陪貢仲章學士游虎丘次韻　陳天倪　二五二〇
游虎丘　郭祥卿　二五二〇
游虎丘同龔子敬賦　龔璛　二五二一
游虎丘次郭祥鄉韻　湯西樓　二五二二
題虎丘　偉岸翁　二五二二
同前　碩梅山　二五二二
題虎丘　僧思斷江　二五二三
題虎丘　張翥　二五二三
題虎丘寺　陳謙　二五二四
和韻　馬玉麟　二五二四
和范文正公韻　二五二四
穀雨後二日遊虎丘五絕句

之三　周伯琦　二五二四
又賦　二五二四
游虎丘　陶唐邑　二五二六
與客游虎丘　張　體　二五二六
游虎丘　僧瞻無及　二五二七
留題雲巖寺　二五二七
同前　奉無隱　二五二八
亥丑三月九日偕郭仲賢陳子方二理問游虎丘　流兼善　二五二八
題虎丘　康南翁　二五二八
題虎丘寺　張　憲　二五二九
虎丘　宋　無　二五二九
虎丘寺再題　張　憲　二五三〇
游虎丘有作　僧　荆山　二五三〇
次韻　荆　石　二五三〇
次韻　嘯　林　二五三一
次韻　瑛石室　二五三一
虎丘　李原道　二五三一
登虎丘　高　昌　二五三一
重過虎丘　謝應芳　二五三二
次韻虎丘　釋妙聲　二五三二
虎丘有作　周　砥　二五三二
題虎丘　陳　炤　二五三三
同前　楊　鎮　二五三三
秋日歸虎丘　釋良奇　二五三四
虎丘篇　楊繼禎　二五三四
虎丘寺　成庭珪　二五三四
與斯道衍公登虎丘　釋夢觀　二五三五
虎丘寺　釋魯山　二五三五
虎丘寺　釋僧悅　二五三六
乙卯正月十八日與申屠彥德遊虎丘得客字　倪　瓚　二五三六
游虎丘寺　馬　臻　二五三六
虎丘十詠之二　顧阿瑛

五臺山　二五三七
生公臺　二五三七
虎丘　陶安　二五三七
舟中望虎丘　二五三七
癸卯上巳日同廣陵成廷珪居竹毗陵周砥履道吳都高啟季迪遊虎丘聯句題壁間　張宣　二五三八
九日偕張思廉楊孟載徐孟岳三君子登虎丘　二五三八
三宿虎丘松巢　沈周　二五三九
過簡書記故寮　二五三九
李員外應禎吳太史原博約遊虎丘　程敏政　二五三九
虎丘之遊沈啟南王坐作畫一幅再賦一首　二五四〇
與王宣紹世賞同虎丘醉中限韵一首　二五四〇
遊虎丘　羅欽順　二五四一
虎丘　周用　二五四一
虎丘懷谷　二五四一
和徐子仁游虎丘四首　顧璘　二五四二
虎丘寺　二五四二
偶遊虎丘二首　皇甫涍　二五四三
登虎丘作　二五四三
與柳之游虎丘寺　王世貞　二五四四
月夜登虎丘作　二五四四
虎丘老僧有竹林精舍文伯仁爲圖之王履吉書疏於後余游竹林僧出示此卷履吉下世已三十載矣爲之撫然目成此詩　王世貞　二五四四
雨霽月夜登虎丘生公講臺石　吳子孝　二五四五

題虎丘二絕 二五四五
與允清子羽避暑虎丘寺次韻 二五四六
上巳登虎丘次韻 二五四六
九日登雲巖得飛寺 二五四七
初夏虎丘悟石軒宴集得山字 二五四七
四月廿四日登虎丘題隱泉精合 二五四七
夜邀陶齋諸君賞月虎丘而二峰宗伯適自茅山歸預玆會次韻虎丘 二五四八
生公臺望月四首 二五四九
題虎丘僧無言翠微樓四首 二五四九
過月田院 二五五〇
虎丘妙莊嚴閣觀雪歌 二五五一
虎丘 二五五二

吳門遇橋李諸生夜登虎丘 龔勉 二五五三
虎丘千頃雲 徐師曾 二五五三
同沈子虎丘遇淨上人 馮時可 二五五四
虎丘看雪輒紀遐興二十韻 張本 二五五四
虎丘中秋夜 二五五五
虎丘春曉 二五五五
虎丘夜眺 二五五五
虎丘招隱堂同陽治伯仲避暑 二五五六
虎丘值雨 二五五六
二月朔日同社中諸君虎丘觀雪三首 二五五七
虎丘山 陸嘉觀 二五五七
登虎丘三愛軒 釋眞可 二五五七
虎丘和許周翰太守四首 二五五八
登虎丘 又 林景暘 二五五九
虎丘 二五六〇

同方平子臺伯宏虎丘夜集　沈懋學　二五六〇
分得看字
虎丘對雨同愈公臨花靜父　程子虛限韻　二五六一
重過虎丘見池上金蓮花開　梅鼎祚　二五六一
可中亭坐月　二五六一
虎丘樓居　二五六一
白蓮池　王林承　二五六二
翻經臺
點石頭
可月亭　梅花樓　二五六三
生公臺
可月亭夜坐　二五六三
虎丘梅花樓尋陳七不遇剡
上人出其所畫諸天留酌　二五六四
披紅禪衣上虎丘千人石看
雪作　二五六五

虎丘紀事　趙重首　二五六五
虎丘竹亭詩　二五六六
宿虎丘山寺　釋洪恩　二五六六
荅王百穀虎丘送別　二五六七
遊天目山歸虎丘禪堂冬至
說般若　二五六七
虎丘松籟軒　二五六七
虎丘說法華經　二五六七
雪後虎丘晚眺　二五六八
過量虛茶所喫茶作留壁間　釋洪恩　二五六八
十四夜虎丘坐月　潘之恒　二五六八
同姜神超訪悟宗開士偶拈
二絕爲贈　二五六九
與客夜上虎丘尋僧時有微
月　鄒迪光　二五六九
秋日登虎丘　張鳳翼　二五七〇
虎丘　二五七〇

八月十四日集虎丘遇雨待月 二五七〇
雨後登虎丘 二五七一
海湧峯 二五七一
郭吏部邀登虎丘 張獻翼 二五七二
避暑虎丘寺 周治 二五七二
虎丘 潘一桂 二五七二
虎丘過陳石白 二五七三
等慈閣同無可雲子草法石 潘一桂 二五七三
鳴寒望同用觀字 潘一桂 二五七三
中秋夜虎丘卽事口號四首之二 何允泓 二五七三
過普福禪院延鑒和尚索書 鄒迪光 二五七四
却贈 鄒迪光 二五七四
卷二十二上下
憩寂篇二 鄭思肖 二五七五
宿半塘寺 寓姑蘇半塘寺 陶安 二五七五
遊半塘寺 二五七五
病目寓半塘 李松 二五七六
題半塘 僧善權 二五七六
題半塘寺 周謨 二五七六
辦半塘 陳昌福 二五七八
寓半塘 陳昌福 二五七八
二八十八日與周光世太守沈啟南金元玉古靜姚存道陸龜輝同遊半塘寺各賦小詩紀興時成化壬寅 李應禎 二五七八
沈周
金琮
張習
乙巳九月初八日登半塘寺 陸簡 二五七八
千佛閣寺僧圓智留酌
是月廿五日自吳門歸常愛

菊花翁夏貞菴浦進士諸
公同至虎丘遍觀花圓入
佛惠二院賦遺半塘
二五七九
是日以與未盡復近棹泊半
塘主僧智上人仍邀余四
人飲方丈入更因樣齋誦
唐人齊山登高詩復用韻
二五八〇
是夕智上人請具湯沐衆皆
醉臥獨梓齋與予浴罷戲
書
二五八〇
賡宮諭陸光生韻　邢　纓　二五八〇
奉和澡浴　楊循吉　二五八一
弘治士子相月十日予陪二
邑令佐餞河南大恭舒君
本直於武丘旋入半塘寺
時已二鼓矣文甫邢侯口
誦所賡陸宮諭毫字韻詩
索和遂占一首復以諸韻
輒續貂云　陳　琦　二五八一
又（二首）　二五八二
題半塘寺和韻　楊循泉　二五八三
顧紫薇戴章甫同遊半塘寺
聯句　二五八三
和顧七峰韻　胡錦輅　二五八三
宿半塘寺　趙與嘗　二五八四
登半塘寺閣　徐禎卿　二五八四
宿半塘寺　蔡　羽　二五八四
壽聖寺　吳子孝　二五八五
半塘壽聖寺慈雲閣賞月次
邦正韵　二五八五
題半塘濟僧壁四首　二五八六
與客遊壽聖寺　二五八六
將遊廣陵過半塘寺別遺艮
入半塘寺尋僧不遇　王人鑑　二五八六
鄒迪光　二五八七

題楓橋寺　張祐　二五八七
雁蕩除夜　釋明本　二五八七
游幻住　趙孟頫　二五八八
　釋善住　二五八八
　沈德慶　二五八九
宿幻住棲雲堂　高啟　二五八九
遊幻住精舍　二五九〇
宿幻住艸菴二首　二五九〇
詠幻住菴辛夷花寄袁尚之　顧璘　二五九〇
與內弟周思敬晚過雁蕩僧舍　高啟　二五九一
幻住精舍尋梅　二五九一
遊幻住菴　文徵明　二五九二
幻住菴寺　王寵　二五九二
楓橋寺　張師中　二五九二
　程師孟　二五九三
又遊楓橋偶成　二五九三
與溫老　孫覿　二五九四
又三絕　胡珵　二五九四
　張孝祥　二五九五
　郭祥　二五九五
竹枝曲　薛反　二五九五
賦得寒山寺送別　高啟　二五九六
寒山寺　沈懋學　二五九六
過寒山寺　商輅　二五九六
寒山寺　孫七政　二五九七
寒山寺　胡瓚宗　二五九七
晚過楓橋遊寒山寺用可泉胡太守韻　白悅　二五九七
宿寒山寺下　徐師曾　二五九八
冬夜宿寒山寺　趙重道　二五九八
重遊寒山寺　馬之駿　二五九八
予以司農使來則十三年而往矣光人既用早背開之

先生倏繼乘箕超群英少　梅鼎祚　二六〇〇
亦復短折周覽風物不勝　袁宏道　二六〇〇
今昔存沒之悲用賦短章　鄧雲霄　二六〇一
聊寄深惋云爾　董嗣成　二六〇一　二五九九
夜過寒山寺覓藤梅　二六〇〇
寒山寺同劉子威侍御張九　二六〇一
卿刺史曹汝爲明府毛豹　二六〇二
孫汪子建錢功甫陳于始　二六〇二
程兆周社集　二六〇二
重遊寒山寺贈僧旭　二六〇三
寒山寺避暑對客二首　二六〇三
冬日過寒山寺　二六〇三
壬寅春舟泊楓橋待客不至　二六〇四
寒山寺訪曉山上人書畫　二六〇四
茶香爲供　王　衡　二六〇一
寒山寺　王思任　二六〇二
寒山寺曉山僧院和王辰玉　太史韻　馮時可　二六〇二
留題永福西房　沈　周　二六〇三
題畫　陳獻章　二六〇三
客有妄解予笑恐回頭錯應　二六〇三
人之句者用韻　莊　昶　二六〇三
秋暑避慧慶寺同諸門人小　二六〇四
橋步月　釋洪恩　二六〇四
利濟寺宴後出見白牡舟　楊循吉　二六〇四
重建雲隱菴　二六〇四
過雲隱菴贈雲棲禪士　釋德勝　二六〇五
過雲隱菴　張鳳翼　二六〇五
訪雲隱僧於別室　張獻翼　二六〇五
秋夜與內弟周思敬飲白蓮　二六〇五
寺池上次韻　高　啟　二六〇五
獨遊白蓮寺池上看雨　二六〇六
白蓮寺次韻杜進士喜余見　二六〇六
過話舊之作　二六〇六

與杜進士寅登白蓮閣對雨　二六〇六
白蓮寺　祝允明　二六〇七
雨中登白蓮寺閣望故園　高啟　二六〇七
夜投白蓮寺　徐賁　二六〇八
秋日宿溪雲堂　陳道復　二六〇八
登白蓮寺閣和彥正季迪見懷　徐賁　二六〇八
病柏聯句　高啟　二六〇九
初夏遊楞伽精舍　皮日休　二六一〇
奉和初夏遊楞伽精舍次韻　陸龜蒙　二六一二
自思益寺次楞伽寺作　張祐　二六一三
題楞伽寺　白居易　二六一四
遊石湖蘭若二首　許渾　二六一四
次韻奉和見心師遊石湖蘭若　釋來復　二六一五
釋宗衍　二六一五
釋妙聲　二六一六
遊石湖次韻　二六一六
次韻遊石湖蘭若　釋守道　二六一七
遊楞伽寺　宋無　二六一七
楞伽寺　周南老　二六一七
題楞伽山寺壁　高啟　二六一八
遊石湖治平寺　張簡　二六一八
石湖上方寺　周倫　二六一八
楞伽寺一首　吳子孝　二六一九
冬日遊楞伽寺過王履吉書堂有感　二六一九
楞伽寺一首　二六二〇
楞伽寺限韻　二六二〇
春日遊治平寺　沈周　二六二〇
題治平寺　吳寬　二六二一
題治平寺　徐源　二六二一
月夜楞伽寺竹林與諸社友燕集得滿字　張本　二六二一

石湖觀音巖　文徵明　二六二二
中秋登治平寺澄碧樓　文徵明　二六二二
治平寺　皇甫涍　二六二三
散步楞伽口占　王寵　二六二三
雪夜宿楞伽寺　文徵明　二六二三
夏日同次明履仁治平寺納涼　二六二四
十日遊治平寺再疊前韻　二六二六
上方寺　王寵　二六二六
楞伽山樓　二六二七
雨後泛湖過楞伽寺　二六二七
庚寅歲九月廿六日寓治平寺高齋紀事　二六二八
楞伽寺　二六二八
追和虞道園石湖治平寺詩韻　程敏政　二六二九

詳目

之作蕭海釣給事過而和之以貽趙仲輝承事問持以屬予久無以應也晚春雨霽登姑蘇樓遠眺勉賦一首　王寵　二六二九
古泉新齋對丹楓作　二六三〇
晚過竹院寺書　二六三〇
寺游　二六三〇
重過治平寺謁三賢祠經多落葉因誦唐人黃葉前朝寺之句遂用爲韻五首　徐師曾　二六三一
陪都南濠顧東橋陸白溪游上方　皇甫涍　二六三二
登治平寺　徐貞卿　二六三二
暮雨登上方山　顧璘　二六三三
游石湖登上方寺　王世貞　二六三三

雨中公瑕邀遊石湖登治平
寺作得來字　二六二三　林景暘
登楞伽寺　二六二四　馮時可
登楞伽寺閣　二六二五
石湖寺得機字　二六二五
楞伽寺　二六二六　顧大典
楞伽寺訪顧元宰　二六二六
重遊治平寺僧房　二六二七　陸嘉觀
和左虞張都尉佛日同湄陽
令君遊治下上方二首　二六二七　張獻翼
薄暮與慧公澄公登上方　二六二八
過治平寺朗公房二首　二六二八　張鳳翼
題石湖翠微精舍　二六二八
春日由城南至石湖步治平
寺飯寄翔閣少慤　二六二九
泛石湖入治平寺　二六二九
入治平寺野矚　二六三〇　程嘉燧
宿石湖治平寺　二六三〇　釋洪恩
自治平過楞伽寺　二六三〇　梅鼎祚
寒食過楞伽山朗公禪房　二六三〇　王叔承
題石湖濟上人山閣　二六三一
再宿濟上人閣雨出所造酒
談詩　二六三一　張鳳翼
過越溪禪房　二六三一
雲岫上人房啗茗談禪賦贈　二六三二　范惟一
上方寺遲同游不至　二六三二　釋大壑
雨後上方寺　二六三二　鄧雲霄
吳山寺　二六三二　趙寬
元日宿吳山寺　二六三三　趙重道
早春夜入吳山宿慧公房遇
雪十六韻　二六三三
吳山寺同盛子　二六三四　馮時可
與蕭大茹呂孟諧登吳山寺　二六三四　尹伸
入湧泉道中十三詩　二六三四　程師孟

新井歌　蔣　堂　二六四七
題半峯亭詩　二六四九
半峯亭　李彌大　二六四九
山居十詠　顧大典　二六五〇
堯峯十二詠　僧　懷　二六五一
半峯亭　王　寵　二六五三
清暉軒　二六五三
碧玉沼　二六五三
觀音巖
白龍洞　二六五四
多景巖
寶雲井　二六五四
偃蓋松
鐵塔　二六五四
紗高峯　東齋　二六五五
西隱　二六五五
詳目

冬日登堯峯留宿寺中　盧　襄　二六五五
堯峯寺　周　治　二六五六
宿堯峯寺　范　汭　二六五六
登堯峯寺　馮時可　二六五六
寶華寺　陳　基　二六五七
早春同唐子過寶華禪舍　馮時可　二六五七
薦福寺　周　用　二六五七
由楳灣入薦福山寺飲梅花閣　王叔承　二六五八

卷二十二中
憩寂篇三
題報恩寺　白居易　二六五九
題報恩寺上方　方　干　二六五九
宿報恩寺水閣　皮日休　二六五九
奉和　陸龜蒙　二六六〇
報恩寺南池聯句　二六六〇
陪元侍御遊支硎寺　劉長卿　二六六一
宿友硎上方　僧皎然　二六六一

尋支山作　皇甫涍　二六六二
登支硎山棲遲游侶　徐禎卿　二六六二
支硎寺　范惟一　二六六二
瞻禮觀音大士　二六六三
遊觀音山懷鄉僧貴月溪　鄭思肖　二六六三
宿觀音寺　陶宗儀　二六六三
宿觀音山遲陶文學不至　釋性涌　二六六四
寒食雨坐支硎寺　陸嘉觀　二六六四
觀音寺　二六六四
支硎寺與家叔同遊　二六六五
秋日同公瑕魯望及舍弟游支硎山　王世貞　二六六五
乙酉春余與仲醇讀書支硎山日凡三出隨目所得即誦於口效天如和尚體詩王歌偈之間不必盡詳無論工地　王衡　二六六六
遊南峯寺詩　葉夢得　二六六七
遊南峯寺有支遁放鶴亭　高啟　二六六八
再遊南峯　二六六九
南峯歸雲菴　宋無　二六六九
遊南峯寺　陶宗儀　二六六九
遊南峯寺平雲閣　范成大　二六七〇
遊南峯寺　史鑑　二六七〇
冒雪登中峯　陸嘉觀　二六七〇
中峯南峯展眺　皇甫涍　二六七一
中峯　二六七一
中峯寺　范惟一　二六七一
中峯放鶴亭　周治　二七七二
放鶴亭王支硎之南峯支遁曾放鶴其上　范惟一　二六七二
中峯月夜　周治　二六七二
七月十三日夜微雨宿中峯蒼公禪院同奉倩元歎子

羽三丈道開子蘭諸上首　沈　周　二六七八
分韻予值病先臥補詩志　二六七九
媿　二六七三
次夜月出皎甚列坐汰公花　徐有貞　二六七九
山殿前同三丈及含光諸　張　本　二六八〇
上首分韻　二六七三　皇甫涍　二六八〇
十四夜月出皎甚集花山殿　釋通潤　二六八一
前分賦　釋明河　二六七三　陶宗儀　二六八一
北峯寺二首　文徵明　二六七四　皇甫涍　二六八一
北峯寺　皇甫涍　二六七四
北峯寺作　范惟一　二六七五
過姑蘇北峯支公隱處　釋眞可　二六七五
雙松演法歌爲北峯寺印如　覺海菴早興
題卷　姚希孟　二六七六　覺海菴次趙大參韻
題竹塢石室　釋眞可　二六七七　宿覺海菴
慧文菴詩　楊士修　二六七七　覺海寺
雨中與陳文投覺海菴　劉　溥　二六七八　下蓮峰尋山登覺海
賀九嶺晚歸
遊天池
天池
天池宿鍊魔道場贈自然法
主
過天池有感二首　梅鼎祚　二六八二
夜宿天池雨歸作　釋慧浸　二六八二
日夜天池上方作　王世貞　二六八三
游天池山得遙字　二六八三
陪臨川公遊天池　高　啟　二六八四
題天池竹　吳子孝　二六八四
游天池寺　二六八五

夜宿天池山燕巢　張　本　二六八五
雨阻天池寺　二六八六
天池山毛中丞書院作　二六八六
宿天池燕巢　陸嘉觀　二六八七
雨後游天池　王　衡　二六八七
天池寺得清字　馮時可　二六八八
遊天池山山有毛中丞墓　二六八八
遊天池廢寺有感　楊士修　二六八八
點絳唇　陳繼儒　二六八九
華山　釋通潤　二六八九
華山阻雨　二六九〇
蓮子峯　二六九〇
講堂　二六九〇
蓮葉池　小石梁　二六九一
洗心泉　二六九一
天池　林景暘　二六九一
入天池山寺　馬之駿　二六九二
三月三日同大宗姪自何山　二六九二
入天池修禊因參無極上　孫七政　二六九二
人蓮社
三月三日自何山修禊天池　二六九三
禪院　王　衡　二六九三
僧復花山故刹　釋智紘　二六九三
蓮花峯　周　治　二六九四
雨後游華山　二六九四
雪浮上人結精閣華山顏曰　楊士修　二六九四
山舫余來登眺山雲波湧　二六九五
竹柏搖漾便如坐春水船　二六九五
中因題其壁兼贈上人　二六九六
香陰　法雲喬　釋慧浸　二六九六
鳥道
初夏
蓮子峯別白民
蓮花峯

聞諸名公恢復花山有感賦　此二首　二六九六
華山寺　二六九七
華山閱藏主　二六九七
十四夜月出皎甚集華山殿　前分賦　釋明河　二六九八
戊寅春開社花山爲衆說華　嚴別行鈔解制偶出四韻　二六九八
題天年壽老方丈　范成大　二六九八
送壽老往雲間行化　二六九九
遊天平　二六九九
陶宗儀　二六九九
自一雲至天平登白雲泉亭　晚興　皇甫涍　二七〇〇
憩中峰登天平寺　二七〇〇
天平山飲廢寺還謁范祠作　得名字　王世貞　二七〇〇
秋日再遊天平　釋通潤　二七〇一
送圭復菴還天平寺　釋來復　二七〇一
天平謁范公祠　陳基　二七〇二
春日過天平口占　姚廣孝　二七〇二
次韻荅天平復菴師二首　二七〇三
寄龍門琦之璞兼東白雲士　瞻方丈　釋來復　二七〇三
白雲寺　錢藻　二七〇四
袁桷　二七〇四
天平寺　倪瓚　二七〇五
登天平山訪圭禪師　范惟一　二七〇五
寄天平復菴　姚廣孝　二七〇五
夏日游天平山白雲寺二十　韻　二七〇六
游支硎天平記　吳中彥　二七〇七
一雲山徐墓次壁間韻　林景暘　二七〇八

一雲寺　王　寵　二七〇九
宿箭闕　釋洪恩　二七〇九
宿仙泉寺　王禹偁　二七一〇
寄題陽山澄照寺　吳　寬　二七一〇
陽山南崖文殊寺　王叔承　二七一一
欲別子循登大石雲泉菴　皇甫涍　二七一一
秋日同周叔宗母舅游大石山雲泉菴復登陽山箭闕二首　顧大典　二七一一
過保聖寺　高　啟　二七一二
題明月寺　釋眞可　二七一二
昭明寺　陳　基　二七一三
宿大石寺山樓　王叔承　二七一三
宿天宮寺　陸　容　二七一三
再至和前韻　二七一四
題祥符寺　聶大年　二七一四
支遁菴　沈　周　二七一五
送僧還文殊菴　劉　昌　二七一五
題金山菴　蔡　羽　二七一六
金山寺　王　寵　二七一六
過順心菴　宋應辰　二七一六
題雲泉菴　文震孟　二七一七
翠微菴　釋明誠　二七一七
歸菴　菴居　二七一七
遊秒明菴　沈　周　二七一八
晚歸橫山　釋明誠　二七一八
蓬軒爲吳侶元誼賦　張　翥　二七一九
靜寄軒爲吳僧一元賦　二七一九
清勝軒爲姑蘇潤上人作　丁鶴年　二七一九
些予景爲平江韞上人作　二七二〇
半村爲姑蘇倍立菴禪師作　二七二〇
題方厓師聽秋軒　高　啟　二七二一
題姑蘇南道者菴　陳　造　二七二二
衍上人蕭然參　徐　賁　二七二二

贈杲兄族泊齋　釋慧浸　二七二二
煙雨堆爲東吳慈上人賦　釋來復　二七二二
春日同彭孔加諸君泛太湖　張鳳翼　二七二二
入花山寺因訪蔡山人　陸嘉觀　二七二三
聲遠吳山閉關　二七二三
寓山寺有感兼懷蔣公鳴　沈周　二七二四
游西菴　二七二四
放生池上晚坐　陶宗儀　二七二四
沈一菴山居　張鳳翼　二七二五
過原明菴訪徐孝甫感昔　王叔承　二七二五
月夜游石觜菴　徐應雷　二七二五
寓廣長菴荅王百穀　范汭　二七二六
丁長孺過訪余避客養疴法　二七二六
水寺中聞而以詩代柬邀　陸嘉觀　二七二六
之　范汭　二七二六
和傳明府祇園春雪
柬劉明府讀書包山寺
久病禪棲與澄上人對坐上　徐應雷　二七二七
人對坐上人坐處絕不令　二七二七
客至不得已爲余延韓長　戴叔倫　二七二七
公診視　白居易　二七二八
題澄上人蘭若　李復圭　二七二八
宿靈巖寺　劉無　二七二八
題靈巖寺　胡珵　二七二九
秀峯上方　范仲淹　二七三〇
詠靈巖寺　周伯琦　二七三〇
游靈巖三首　韋應物　二七三一
游靈巖寺　宋無　二七三一
靈巖寺上方　倪瓚　二七三二
題靈巖寺壁　陶宗儀　二七三二
遊靈巖　白居易　二七三二
宿靈巖寺上院

靈巖五至堂詩　趙　嘏　二七二三
後七年過靈巖再賦二首　胡　宿　二七二三
靈巖寺　孫　覿　二七二四
登靈巖和韻周左丞伯溫饒大參介之　周南老　二七二四
靈巖寺　楊　基　二七二五
靈巖寺　高　啟　二七三六
靈巖寺　徐有貞　二七三七
靈巖寺　馬之駿　二七三七
游靈巖山　董其昌　二七三七
靈巖　林景暘　二七三八
靈巖寺　馮時可　二七三八
夏日陪段侍御游靈巖寺作　王世貞　二七三九
雨中同駱侍御蕭大參登靈巖　尹　伸　二七三九
登涵空閣　高　啟　二七四〇
涵空閣　鄭元祐　二七四〇
登靈巖寺閣　馮時可　二七四一
飲海雲院百丈泉　吳　寬　二七四一
觀海雲院連理山茶　二七四二
海雲菴　姚廣孝　二七四三
海雲菴連理山茶　張　羽　二七四三
海雲白牡丹盛開因寄鏡上人　文徵明　二七四三
秋日重遊海雲精舍八首　孫　奕　二七四四
連理山茶　姚廣孝　二七四四
詠皇駕菴　二七四六
詠雙松　釋濟曇　二七四七
題光福上方　二七四七
白穹窿至光福寺作　顧在鎔　二七四七
同王子良別駕遊光福寺　皇甫涍　二七四八
遊玄墓次趙行恕大參韻　顧大典　二七四八
　　韓　雍　二七四八

重遊玄墓憶清長老　二七四九
入玄墓寺　吳　寬　二七四九
游玄墓　金　問　二七五〇
和公素游玄墓山韻　徐有貞　二七五一
玄墓山紀遊　張　靈　二七五一
春盡與潘崇禮宿玄墓　蔡　羽　二七五二
宿玄墓寺碧照軒　二七五二
登玄墓　王　寵　二七五三
次韻王履吉登玄墓　湯　珍　二七五三
次韻王履吉登玄墓　文徵明　二七五四
月夜與客登玄墓山寺近治
　顧未齋太史別業　鈕仲玉　二七五五
宿玄墓寺　文徵明　二七五五
寺中早起過上院諸僧前參　二七五六
宿遵上人房次履吉韻　二七五六
宿遵上人房　王　寵　二七五六
宿遵上人房次履吉韻　湯　珍　二七五七
遊玄墓山天壽聖恩禪寺爲
　智璿禪師作　沈　麟　二七五七
遊玄墓山分韻得寒字寫贈
　碧潭清禪師　曹　秩　二七五八
登玄墓山游天壽聖恩禪寺　王　越　二七五八
玄墓書事　方太古　二七五九
玄墓　二七五九
夏日登玄墓　陸　俸　二七五九
登玄墓　二七六〇
方墓寺　王　鼎　二七六〇
錦上人西堂有作　陸無寔　二七六〇
與駱蘄州驥沈石田周泉清
　癡翁同遊玄墓夜宿萬峰
　精舍因成十二韻　徐有貞　二七六一
憩萬峰寺　徐　縉　二七六二
登萬峰佛閣　陸　俸　二七六二
過玄墓謁萬峯影堂　梁辰魚　二七六二

春夕宿萬峰高閣晨起留贈敬堂長老　陳霽　二七六三
始登玄墓　皇甫汸　二七七三
鄧尉山房　周倫　二七六四
秋夜萬峰講堂　沈察　二七六四
玄墓　又　吳仕　二七六四
常梨橋徒步至玄墓寺　張本　二七六五
玄墓寺傾圮可慨弔故友查允敬讀書處　二七六五
玄墓山寺同黃伯傳孫子眞作　葛一龍　二七六六
玄墓夜宿同圓上人作　馮時可　二七六六
秋日登玄墓　釋眞可　二七六六
鄧尉春游　董嗣成　二七六七
玄墓山觀講經所　二七六七
玄墓寺法堂晚坐卽事　王叔承　二七六七
鄧尉山　林景暘　二七六八
曉發玄墓　二七六八

七寶泉　王寵　二七六八
七寶泉　湯珍　二七六九
七寶泉　文徵明　二七七〇
飲七寶泉　吳寬　二七七〇
煮七寶泉　蔡羽　二七七一
七寶泉上食大葉楊梅　陸嘉觀　二七七一
題純白窩一首　釋法藏　二七七一
忠國師菴　顧在鎔　二七七二
慰奉慈菴　吳寬　二七七二
奉慈菴　沈周　二七七三
九日與欽愚公陳古白登銅井　陸嘉觀　二七七三
同恩公登銅井　馮時可　二七七三
銅井訪僧　錢月齡　二七七四
陸良貴顧仲瑛過綽墩壽寧寺有作次韻奉寄　釋時蔚　二七七四
與薛十二稷過壽寧精舍得

歌字　姚廣孝　二七七五
山居二首　釋法杲　二七七五
寄七寶泉瑛上人　李應禎　二七七五
將歸鐵山蘭若示同志作　釋通潤　二七七六
秋日返鐵山絕糧　二七七六
疏楞伽楞嚴二經畢菴其名　曰二楞作詩紀之　二七七七
寒夜同惺愚汰如見曉扈芷　集五樹堂　二七七七
同顧默孫徐元歎看梅　二七七七
山居小景　釋通潤　二七七八
指閣　肘軒　二七七八
聚石壇　二七七八
浴香渡　二七七八
婕徑　二七七九
鷗濱　竹堰　二七七九
梅宮　二七七九
上方寺　范成大　二七七九
上方寺　二七七九
下方寺　蔡　羽　二七八〇
上方寺　王　寵　二七八〇
上方廢寺　王世貞　二七八一
贈惠雨乞宋都憲記募建上　方寺　梁辰魚　二七八一
卷二十二下上
憩寂篇四
雨中遊包山精舍　皮日休　二七八三
和　陸龜蒙　二七八四
包山寺　二七八四
寓包山精舍　俞貞木　二七八五
包山寺次石川舊韻　姜　龍　二七八五
包山寺　董嗣成　二七八五
宿包山寺空翠閣　王思任　二七八六
毛公壇往包山寺茂林曲塢

山水廻互　王　寵　二七八六
包山寺　二七八六
包山寺　二七八七
包山寺　華　淑　二七八七
源首座新齋落成留贈　釋通潤　二七八七
初霽思湖上故居　二七八八
孤園寺　皮日休　二七八八
和　陸龜蒙　二七八九
孤園寺　高　啟　二七九〇
同蔣子伯宣宿孤園寺　蔡　羽　二七九〇
游資慶寺　徐禎卿　二七九〇
與陸無窹宿資慶寺　蔡　羽　二七九一
資慶寺　王世貞　二七九一
下縹緲峯由西湖歷東湖資慶寺　二七九一
資慶諸寺　陳繼儒　二七九二
游資慶寺　二七九二
山中勞文學陵隱君攜具資慶寺相餉　張獻翼　二七九二
寄題水月禪院　釋贊寧　二七九二
無碳泉詩　李綱大　二七九三
長短句　湯思退　二七九四
詠小西湖寺　白居易　二七九四
下縹緲峯小憩西湖寺　徐禎卿　二七九五
和奉景美題洞庭西山西湖寺韻　沈　周　二七九五
華山寺德雲堂詩　胡松年　二七九五
華山寺德雲堂　孫　覿　二七九七
華山寺　葛勝仲　二七九七
華山寺　范成大　二七九八
華山寺三泉　張　雨　二七九八
宿華山寺　湯　珍　二七九九
華山阻雨　陶宗儀　二八〇〇
喜晴　二八〇〇
天王寺　高　啟　二八〇一

宿法華寺　王鏊　二八〇一
送師勤弟避暑法華寺　蔡羽　二八〇一
訪翠峯寺和樂天韻　李彌大　二八〇二
題翠峯寺　范成大　二八〇二
寄翠峯寺敏仲謙　釋子賢　二八〇三
和文徵仲遊翠峯寺　徐禎卿　二八〇三
翠峯寺　文徵明　二八〇四
游太湖翠峯寺　吳寬　二八〇四
賦翠峯寺　張本　二八〇四
翠峯山居　二八〇五
翠峯寺　王思任　二八〇六
東客避暑翠峯　葛一龍　二八〇六
翠峯山居結夏　陳繼儒　二八〇六
謝吳東澗惠悟道泉和　吳寬　二八〇六
悟道泉　沈周　二八〇七
酌悟道泉　張本　二八〇七
詳目　王寵　二八〇八
和徵仲宿靜觀樓　徐禎卿　二八〇八
靈源寺雨宿可南上人房　葉顒　二八〇八
和徵仲宿靈源寺　葛一龍　二八〇九
宿華嚴寺　徐禎卿　二八〇九
游能仁彌勒二寺　王鏊　二八〇九
和徵仲游能仁彌勒二寺　文徵明　二八一〇
興福寺小憩　吳寬　二八一〇
興福寺　葛一龍　二八一一
俞塢寺　張本　二八一一
飯法海寺　吳寬　二八一二
東山法海寺次陳翰林韻　白悅　二八一二
夏日同王少溪過法海寺　周詩　二八一二
雨宿永福山房喜陳懋功至　葛一龍　二八一三
聖僕宿永福寺同賦得空字　二八一三
吳季明來游洞庭止於永福寺中見訪有贈　二八一三

月夜虎峯石上荅凝甫明生　諸衲見遲　二八一三
避暑虎峯蘭若　二八一四
飯石峯　二八一四　周訥　二八一五
登飯石峯　周訥　二八一五
洞庭山惟諒上人院堵前孤　生橘樹歌　釋皎然　二八一五
自涵村渡橫山宿僧舍　釋大壑　二八一六
大覺寺　虞堪　二八一六
過大姚陳玉汝宅飲散宿大　覺寺追和趙與哲韻　吳寬　二八一六
宿東明禪院　二八一七
春日與王卿放舟出陳湖登　大覺寺　張適　二八一七
和吳原博　李應禎　二八一八
過磧砂寺　二八一八
遊磧沙寺　沈周　二八一八
磧沙寺　歸有光　二八一九
十六夜全福寺待月　趙重道　二八一九
題尹山寺　郟韶　二八二〇
尹山寺東菴　王汝玉　二八二〇
尹山寺夜詠　楊循吉　二八二一
尹山精舍作　王寵　二八二一
過尹山寺訪宗上人　張獻翼　二八二二
辛卯夏日登尹山緇素從浮　者二十人　釋眞可　二八二二
接待寺八詠　姚廣孝　二八二二
玄音堂　二八二二
含暉樓　二八二三
掘清閣　二八二三
止息齋　二八二三
雲深處　二八二三
一掬軒　二八二三
松花室　二八二四

聽聞室
九日婁門勝感寺　文徵明　二八二四
黃埭興國寺　韓　奕　二八二四
過妙智院臨西澗望海虞諸山　徐　賁　二八二五
妙智菴牡丹　沈　周　二八二五
吳江縣寺留題　王禹稱　二八二六
吳江縣寺留題　羅處約　二八二六
登山亭詩　崔　澂　二八二六
詠無礙院牡丹　和　儀　二八二七
題月禪師方丈　蔣　堂　二八二七
同沈司馬游松陵佛寺作　姚士麟　二八二七
泊舟垂虹橋訪南北兩山寺候蔡都事彥文　陳　基　二八二八
與龐福一遊龐山留題西隱菴　寧　玉　二八二八
潮音堂詩　張景修　二八二九
西軒詩　王　孳　二八二九
西軒洗竹詩　楊維禎　二八二九
宿華嚴寺斷雲院詩　成廷珪　二八三〇
四月四日過華嚴寺時佛殿悉毀於大惟浮屠獨存偶成　趙　寬　二八三〇
華嚴塔院　趙　宏　二八三一
重過華嚴寺題樗菴院詩　二八三一
宿華嚴寺次韻　周　用　二八三一
過華嚴樗菴禪房　沈　粲　二八三一
過華嚴寺圓詮上人院用周太宰韻　徐師曾　二八三二
重過圓詮師院和姜丈夢賓韻　二八三二
華嚴塔寺和王陽明羅念菴二先輩韻　趙重道　二八三三
春日華嚴寺　沈自然　二八三三

接待寺　劉濤　二八三三
和　張澈　二八三四
積慶寺　周用　二八三四
遊圓明寺　吳復　二八三五
宿圓明寺早起　高啟　二八三五
晨到圓明寺　卜舜年　二八三五
崇吳寺登樓望太湖　錢惟善　二八三六
永樂寺　高啟　二八三六
寶覺寺　張適　二八三六
泗洲寺二首　易恒　二八三七
寄題留珠菴詩　吳簡　二八三七
骨池菴　史鑑　二八三八
目瀾洲　又　沈周　二八三八
登燁上人禪月樓　周用　二八三九
奉和白川上相韻　張傑　二八三九
題白雲深處　史鑑　二八三九
九日泊舟羅漢寺　周叔宗　二八四〇
張家墩　莊汝培　二八四〇
宿普濟寺　錢惟善　二八四〇
普濟寺　陸嘉觀　二八四一
吳江普濟寺古柏　俞允文　二八四一
震澤老柏　王世懋　二八四一
古柏詠有引　周應愿　二八四二
題殊勝寺照公幻巢閣　二八四四
過殊勝寺　徐師曾　二八四四
殊勝寺作　皇甫涍　二八四四
過照公帆影閣　陳繼儒　二八四五
游蠡澤應天寺有序　鈕仲玉　二八四五
蠡澤寺訪旃上人留題　王叔承　二八四六
震澤塔院憶沈千秋　董斯張　二八四六
風雨聯句　高啟　二八四七
報恩寺暮歸　趙宏　二八四八
多夜泛舟白馬寺訪無幻上人不遇　周應愿　二八四八

游白馬寺遇禪僧作　沈　位　二八四九
白馬寺　陸嘉觀　二八四九
吳江實相寺賞牡丹　徐　衍　二八四九
夜宿奉先寺　史　鑑　二八五〇
壽寧寺　李繼本　二八五〇
諸兄弟同游目瀾洲　周應愿　二八五〇
目瀾洲　釋廣原　二八五一
避暑東菴偶吟　周　治　二八五一
重宿東菴同徐介白沈君服　二八五二
　宏覺二公
既飲復去餘留同宿　二八五三
小除夕作與淵公兼寄元孺　二八五三
同淵公東菴守歲　二八五四
九日無蘭登普慈菴佛閣對　二八五五
　桂花小飲　王叔承　二八五四
雪後范司成伯楨李參岳彥　二八五五
　和見過因抵普慈菴作
秋泛汾湖憩圓通菴用南菴　二八五五
　書記韻有引
題天寥居士寶生菴　釋通豫　二八五五
蕉牕　史　鑑　二八五六
竹房　二八五六
樂清　二八五六
宿僧舍　周　用　二八五七
寺中題壁　二八五七
上方詩　龔明之　二八五七
和前韻　高　啟　二八五八
和孟東野題崑山寺　楊　載　二八五九
慧聚寺詩并序　朱明之　二八五九
登馬鞍山次孟東野張承吉　二八六〇
　韻　俞允文　二八六〇
慧聚寺次孟郊韻　周　倫　二八六〇
次張祜韻　二八六〇
馬鞍山寺集句　葛次仲　二八六一

登崑山示同游諸子　釋德清　二八六三
東寺　周　倫　二八六三
報國寺　沈　周　二八六三
宿廣慈菴　二八六四
遊聖像寺作　俞允文　二八六四
宿聖像寺二首　周　倫　二八六四
聖像寺東樓　二八六五
毘盧閣　二八六五
禪閣次秋汀韻　二八六六
毘盧閣避暑　二八六六
翠微山居八首　仲　邈　二八六七
慧聚寺東亭　張方平　二八六八
新遷華藏寺　易　恒　二八六九
東禪廊夜　范成大　二八六九
松齋爲玉峯秀上人賦　陶宗儀　二八六九
慧日寺　周霞賓　二八七〇
烏目山五題并序　李　湛　二八七〇

興福寺　二八七一
延福院　二八七一
淨居院　二八七二
永慶寺　二八七二
龍院　二八七二
留題延福寺　陳天倪　二八七二
游興禪院　孫七政　二八七三
破山八景　劉　拯　二八七三
救虎閣　二八七三
興福寺　二八七四
宗教院　二八七四
龍閘澗　二八七四
常達塔　二八七四
懷述塔　二八七五
空心潭　二八七五
御賜鐘　二八七五
莊虞山興福寺　周　才　二八七六

破山後院　周霞賓　二八七六
題破山後禪院　常　建　二八七六
遊破山　皎　然　二八七七
晚秋破山寺　二八七七
破山　莫　儔　二八七七
破山寺　李　光　二八七八
破山寺　陳與義　二八七八
破山寺雙頭白蓮　陳　淡　二八七八
破山瓔珞檜　居　簡　二八七九
破山寺　釋如鏡　二八七九
分題空心亭得枝字　張　著　二八八〇
擬常建題破山寺　馬　臻　二八八〇
暮春遊破山禪院　孫七政　二八八〇
春日同錢受之李長衡徐元
　晦邵茂齊陸孟鳧沈雨若
　陸仲威遊破山寺作　釋通潤　二八八一
破山寺偶題　胡應麟　二八八一
破山山居八詠　釋常達　二八八一
孫二川攜酒遊破山寺　周　詩　二八八三
與孫世節姚尚絅鄧文度趙
　敬夫其弟鳴甫維摩寺小
　飲　王　鼎　二八八三
維摩寺　錢仁夫　二八八四
游虞山頂維摩院　周　才　二八八四
維摩寺次姚少師韻　周　渠　二八八五
維摩寺坐雨　皇甫冲　二八八五
維摩寺同華陽中泉寓目　周　詩　二八八六
維摩寺　沈明臣　二八八六
偕閻中林子探維摩寺　孫七政　二八八六
自桃源澗越嶺尋破龍源遂
　抵維摩寺投宿　二八八七
　坐破龍澗　釋慧浸　二八八七

卷二十二下下

憩寂篇五

中峯　林逋　二八八九
中峯　王伯廣　二八八九
月夜叩中峯禪室　孫七政　二八八九
中峯石潭　二八九〇
訪了上人於中峯蘭若　二八九〇
中峯寺　仲殊　二八九〇
留題拂水厓眞公房　沈周　二八九一
晦日陪皇甫司勳遊拂水禪院　孫七政　二八九一
陪邑尹沈侯遊拂水禪菴紀興　皇甫冲　二八九二
頂山上方三首　范仲淹　二八九二
送安公歸頂山瑞石菴　王琪　二八九二
經頂山廢寺　孫七政　二八九三
中夏獨遊頂山上方　孫應時　二八九三
頂山上方　周霞賓　二八九四
宿白雀寺二首　王寵　二八九四
雨夜日宣正上人集寺居　二八九四
碧峰禪師葺雅宜行窩作　二八九四
養疴白雀寺　二八九五
與沈石田遊西巖禪寺　桑瑾　二八九五
福山大慈寺訪僧不遇　黃清老　二八九五
大慈寺　楊子器　二八九六
大慈寺　徐溥　二八九六
同子明遊福山大慈寺　沈明臣　二八九七
遊鷲山寺用壁間韻　徐格　二八九七
鷲山寺訪僧　完敬修　二八九七
遊智林寺　李光　二八九八
勝法寺　二八九八
遊勝法寺兼簡深公　陸綰　二八九九
勝法寺　孫應時　二八九九
寶巖寺　王伯廣　二九〇〇
姚愈　二九〇〇
陸曦　二九〇〇

寶巖灣昔從先君春谷翁同
趙紘川採黃楝於此四十
餘年矣玆同小川再過而
其寺已爲邑民所據覽今
懷昔不覺有人琴之感遂
紀諸短篇　周　詩　二九〇一
遊高道禪居　沈　周　二九〇一
明因茅堂　克新仲銘　二九〇二
家山春霽攜逸侶深入雲際
諸刹尋討峯壑　孫七政　二九〇二
嘉定縣崑福講寺　僧懷瑾　二九〇二
昆福寺　祝允明　二九〇三
西隱寺空翠亭　張天吳　二九〇三
壽樂亭　鄭六祐　二九〇三
直節軒　楊維禎　二九〇四
嘉定西隱寺雙松　周　治　二九〇四
登圓通寺閣　王　綸　二九〇五
護國寺　王應鵬　二九〇五
南翔寺次韻　釋溥洽　二九〇五
南翔寺　葛天民　二九〇六
南翔寺　楊維禎　二九〇七
南翔寺　顧阿瑛　二九〇七
題南翔寺僧瓚宗璞西房　王　逢　二九〇八
南翔寺　釋道衍　二九〇八
槎浦南翔寺　居　簡　二九〇九
法界寺　王應鵬　二九〇九
題報本寺　鄭　東　二九〇九
淮雲寺　趙孟頫　二九一〇
淮雲精舍言懷　張　恭　二九一〇
淮雲雪霽　沈　承　二九一〇
淮雲毘盧閣　陸　昱　二九一一
初夏過淮雲寺　王在晉　二九一一
淮雲雪霽　王　衡　二九一一
七月望雨中同仲醇諸君子

淮雲寺薦先次仲醇韻　王　衡　二九一二
夏日侍家君看周市蓮花還宿古塘其明日齋於淮雲寺　二九一三
游西沙興教寺　釋良琦　二九一三
壽禪宮　陳　蒙　二九一三
奉聖寺　劉　秩　二九一四
秋日潤兄自洞庭見訪分得橋字　釋法杲　二九一五
山居　二九一五
又山居五首　二九一六
又山居　二九一六
交蘆菴偈　二九一七
題王元美敬美小祇園藏經閣　沈明臣　二九一八
題小祇園藏經閣　張鳳翼　二九一八
擬寒山詩　釋懷深　二九一九
高峰大師語錄序　二九二〇
元高峯大師語錄序　釋祩宏　二九二四
福源石屋珙禪師語錄序　釋來復　二九二六
師子林記跋　釋眞可　二九二八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宋　濂　二九二九
徑山愚菴禪師四會語序　二九三一
萬峯和尚語錄序　二九三四
徑山南石和尚語錄序　姚廣孝　二九三八
淨土善人咏序　釋大佑　二九四一
重刋淨土善人咏序　釋祩宏　二九四三
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後　宋　濂　二九四七
書淨土會語後　釋祩宏　二九四八
紫柏老人集序　釋德清　二九四九
紫柏大師集序　李日華　二九五三
圜中語錄序　曹學程　二九五六
又　吳中彥　二九六一
無幻禪師語錄序　釋祩宏　二九六五

東溪大師語錄序　釋圓澄　二九六六
三峯北禪語錄序　熊開元　二九六八
聖恩問道錄自敍　劉道眞　二九七四
書周季侯先生八識規矩頌首　釋法藏　二九七五
聖恩語錄序　周永年　二九七七
付法法語　釋法藏　二九八〇
法因集序　釋慧秀　二九八一
頌古語錄序　蔡懋德　二九八二
三峰藏禪師松陵聖壽寺藏雲堂語錄後序　周永年　二九八七
大明高僧傳序　范景文　二九八九
吳釋傳序　劉鳳　二九九二
續吳中故實記二補遺序　黃魯曾　二九九三
金井菴志序　潘之恒　二九九五
悉曇經傳總序　二九九六
刻梵書釋談言小引　二九九八
燕山沙門仁淳僕集　三〇〇一
字母答客問　三〇〇一
學悉曇記　三〇〇三
卷二十三
儲供篇　龔頤止　三〇一一
常平田記　元文宗　三〇一三
報恩萬歲賢首教寺長生田記　黃溍　三〇一三
上方寺置田疇記　僧淮海　三〇一六
福源寺田記　黃公振　三〇一八
三峯寺莊田記　曹熙　三〇一九
興福菴齋僧田記　陳仁錫　三〇二〇
吳江接待寺禪堂飯僧田碑記　呂純如　三〇二二
婁江海寧寺檀越所施田記　鄒迪光　三〇二五
松法師示微疾須陳米作粥侑以小詩　王世貞　三〇三三

卷二十四
普慈篇
御書放生池碑　宋仁宗　三〇三九
龍樹菴放生池記　周順昌　三〇四一
戒殺放生文序　嚴訥　三〇四四
重梓戒殺放生文跋　龔方中　三〇四九
戒殺放生文後序　顧雲鴻　三〇五一
書放生卷後　釋祕宏　三〇五五
放生亭記　王衡　三〇五六
題殺生煩戒　前人　三〇五八
虎丘鵲　高啟　三〇六〇
吳艮放鱔　三〇六〇
清波雜志內一條　三〇六四
村叟夢鼈　周輝　三〇六九
劉子峴　三〇七〇
華蓁　顏茂猷　三〇七一
弗殺衆駭其事咸賦詩紀之　三〇七四
菽園雜記內一條　陸容　三〇七六
放龜　三〇七九
志怪編　祝允明　三〇八〇
東坡作戒殺詩貽陳季常　三〇八八
和東坡戒殺詩　黃淳耀　三〇九〇
陶望齡放生詩　三〇九一
示放生者　釋法藏　三〇九三
又　三〇九三
山居襍興　釋明河　三〇九三
卷二十五
清信篇　釋念常　三一〇一
支郎　三一〇二
朱膺　三一〇四
王珣王琅　三一〇六
竺長舒　三一一〇
潘道秀　三一一〇

晉吳郡潘道秀　釋道世　三一一一
宋顧邁念觀音　釋道世　三一一一
何求何點何胤　三一一三
何求　李延壽　三一一五
何點　李延壽　三一一六
何胤　李延壽　三一一八
何胤　三一二一
先生詔以所居爲簡寂觀　三一二二
敬佛篇　釋道世　三一二七
雲仙散錄內一條　馬　贄　三一三〇
朱子奢　三一三〇
陵懷素　三一三二
陸杲　三一三二
陸景山　夏樹芳　三一三三
陸長源　三一三三
徐岱　夏樹芳　三一三四
王元之　夏樹芳　三一三五
蒙齋筆談內一條　鄭景望　三一三八
范文正　夏樹芳　三一四〇
李鷹　張　昊永　三一四一
陳郛　張　昊永　三一四三
范朝宗　張　昊永　三一四四
范周　龔明之　三一四四
鄭夷甫　三一四五
方惟深　三一四六
米襄陽　夏樹芳　三一四八
米友仁　夏樹芳　三一五〇
黃誥　夏樹芳　三一五〇
邊知白　三一五一
金剛經證果內一條　三一五二
王陶　三一五四
許叔矜名式蘇州人舉進士　三一五五
名著雍威間官尚書祠部
郎中

鐘離松　夏樹芳　三一五七
高常　盧　熊　三一五八
鄭所南　夏樹芳　三一五九
鄭所南　夏樹芳　三一六二
梅汝能縣令　釋秩宏　四一六四
黃晉卿　夏樹芳　三一六四
顧仲英　夏樹芳　三一六五
顧輝　三一六六
楊維禎　三一七〇
蘇談內一條　楊循吉　三一七三
吳子章　釋道衍　三一七四
顧信　三一七五
邵克忠嘗爲南臺掾今隱居吳江寺　王　逢　三一七五
贈牛歌贈韓公望　釋智及　三一七九
蔡良瑞　蔡　昇　三一八〇
蘇談內一條　楊循吉　三一八一
談祺　陸延枝　二一八三
沈翁姪藻　黃魯曾　三一八六
鄒軏　釋明順　三一八六
顧居士頌　祝允明　三一八九
陳體方　黃魯曾　三一九三
吳鳴翰　王　鏊　三一九三
劉倣　三一九四
王宣　釋圓清　三一九六
子其振我卻贈二首　徐應雷　三一九九
雪中東陳少府子立時余與君俱茹素久矣　三一九九
社百歲風光伏一杯　三二〇〇
朱逸民　張世偉　三二〇三
朱鷺　錢謙益　三二〇四
趙處士　張世偉　三二〇八
趙均　三二〇九
王貳守　張世偉　三二一〇

湧西源　劉　鳳　三二一四
龔氏　三二一六
龔氏　三二一六
黃寧　三二二二
周節婦孝感　沈　周　三二二三
題故女居士張氏悼偈卷後　釋文琇　三二三一
冰中塔　錢希言　三二三四
罏中蓮　錢希言　三二三九
裙上觀音像　錢希言　三二四〇
周母薛氏往生淨土傳　馮夢禎　三二四三
吳江優婆夷周母薛孺人贊　釋眞可　三二五一
薛氏　釋袾宏　三二五四
朱氏　釋袾宏　三二五六
徐氏　釋袾宏　三二五七
卷二十六　三二六三
倡緣篇　釋智顗　三二六三
發願文
題募緣卷後　王世貞　三二六五
修瑞光塔疏　姚希孟　三二六六
瑞光寺募緣偈并序　文震孟　三二六九
七佛閣疏文　管　珍　三二七〇
瑞光造七佛閣疏　管士瓏　三二七三
吳郡正覺禪寺重修大雄寶殿疏　王世貞　三二七五
正覺禪寺創世尊殿募緣疏　黃姬水　三二七七
月溪上人報恩寺講法華經助修浮圖疏　王世貞　三二七五
北禪雨花臺修造疏　祝允明　三二八一
南禪寺重修觀音閣募緣疏　沈　野　三二八二
題泗州寺疏文後　袁宏道　三二八三
寶林禪寺重建大士殿方丈募緣疏　黃姬水　三二八四
定慧寺建藏經室修佛亭疏　黃姬水　三二八五
寶光寺重修世尊殿鬱林太

守陸公祠募緣疏　黃姬水　三二八六
修廣孝寺募緣偈　黃姬水　三二八八
重修大雲菴半野堂乞緣疏　俞允文　三二八九
虎丘禪堂緣募歌　王世貞　三二九一
虎丘僧募修塔疏　李維禎　三二九二
重建虎丘禪寺募緣疏　董其昌　三二九三
題虎丘僧復第三泉募緣卷　徐應雷　三二九五
題虎丘禪堂募飯僧田緣册　姚希孟　三二九六
無題　陳仁錫　三二九八
無題　沈珣　三二九九
無題　陳繼儒　三二九九
無題　婁堅　三三〇〇
無題　釋眞圓　三三〇一
題壽聖寺募緣册　李維禎　三三〇二
永福菴重修殿募緣疏　王穉登　三三〇三
雲隱菴重修疏　王穉登　三三〇四
題雲隱菴募緣卷　王世貞　三三〇五
正覺菴飯僧堂募緣偈幷序　沈野　三三〇五
慈泰寺募建西方大士殿疏　袁中道　三三〇八
治平禪寺化造竹亭疏　唐寅　三三一〇
上方修塔疏　張世偉　三三一一
姑蘇華山寺募緣疏　釋眞可　三三一二
北峯寺募緣疏　文震孟　三三一四
法城禪人化緣修磧砂經坊　釋智及　三三一七
吳郡天平山重建雲泉寺疏　皇甫汸　三三一七
靈巖寺重修大殿疏　徐泝　三三一九
玄墓造殿疏　董其昌　三三二一
鄧尉山聖恩寺募鑄法華鐘偈　馮夢禎　三三二二
玄墓寺墓鑄法華全部鉅鐘疏　瞿汝稷　三三二三
無題　李日華　三三二六
無題　陳宇　三三二六
題募萬人緣鑄法華鐘册　陳繼儒　三三二六

玄墓山聖恩禪寺募建法華
鐘樓頌有序　吳應賓　三三二八
重修東山東湖寺募緣疏　皇甫汸　三三三一
書澄公修天王寺册　袁中道　三三三二
重修吳門興國寺募緣文　鄒迪光　三三三三
重修香雪菴疏　李流芳　三三三六
吳江聖壽禪院恢復遺址募
緣疏　趙用賢　三三三九
吳江聖壽寺募造大藏偈幷
序　釋眞可　三三四一
吳江接待寺募建具區樓引　釋眞可　三三四一
又　袁黃　三三四六
跋吳明卿吳江永福寺募緣
文　釋眞可　三三四七
常熟慧日寺西方殿造像疏　釋眞可　三三四八
化楊和王捨田疏　釋了明　三三五〇
圓通菴重建佛堂疏　王衡　三三五一
發願造旛檀輪示開侍者　釋眞可　三三五二
發願疏文　釋智顗　三三五四
卷二十七
提策篇　三三五五
座右銘　釋道休　三三五五
座右銘　釋貫休　三三五六
大隱龜鑑　釋貫休　三三五九
勉通外學　釋贊寧　三三五九
務學十門幷序　釋　雲　三三六二
不修學無以成　三三六三
不折我無以學　三三六三
不擇師無以法　三三六四
不誦習無以記　三三六六
不工書無以傳　三三六七
不學詩無以言　三三六七
非博覽無以據　三三六八
不歷事無以識　三三六九

不求友無以成　三三七〇
不觀心無以通　三三七一
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釋清珙　三三七三
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釋義懷　三三七四
示衆箴規　釋懷深　三三七五
答詮長老法祠書　釋曇華　三三八〇
禪林寶訓內摘抄　三三八二
答魁首座　釋圓至　三三八六
題紫垣文後　釋圓至　三三八八
示潘正智　釋文琇　三三九一
示沈正行　釋文琇　三三九二
示桂正眞　釋文琇　三三九四
僧性空　釋祕宏　三三九五
禪餘空諦辯僞　釋祕宏　三三九七
燒煉　釋祕宏　三三九九
自保銘　釋無作　三四〇〇
示若愚行人　釋法聚　三四〇一
明覺禪師語錄內摘抄　三四〇四
吳山端禪師語錄內摘抄　三四〇九
章丞相誕日師以白犬一隻上壽　三四一〇
師到平江府接章相公　三四一〇
送平上人隨章相公之潭州　三四一〇
章相公被召以母老辭免　三四一一
祭銀青章相公　三四一一
悼章相公　三四一一
愚菴禪師語錄內摘鈔　三四一二
答提刑陳貴謙問禪師　眞希元　三四一四
古林和尚語錄內摘鈔　三四一七
誠出神　釋景隆　三四一八
紫柏老人書　三四一九
紫柏尊者語錄內摘鈔　三四二〇
過芭蕉菴自警并示聖堅　釋眞可　三四二二
觀身　三四二二

能所　三四二三
讀陶靖節桃源記題語　三四二四
示智香居士　三四二四
寄周仲大書　三四二六
與智香居士書　三四二八
示沈德輿居士　三四二九
墜生歌示沈德輿居士　三四三三
毘舍浮佛頌說示如裴　三四三四
拳手偈示周季華居士　三四三八
寄繆仲淳書　三四四〇
開發毛吳二生收放心說　三四四二
與王學士達善書　姚廣孝　三四四四
答東溟居士書　釋洪恩　三四四七
答王百穀先生書　釋洪恩　三四四九
密雲禪師上堂語錄內摘鈔　三四五二
與僧　沈野　三四五四
與周我道　沈野　三四五五
興讓社文　劉道貞　三四五七
書王道來居士册　劉道貞　三四六一
管雪叔居士　劉道眞　三四六二
玄亭問話內一條　周錫　三四六三
訓童行　釋懷深　三四六三
勉僧看病　三四六七
睡魔歌　三四六八
勉習三經　釋文琇　三四六九
草菴贈錢居士參無字話　三四七一
寄陵覺海　釋文琇　三四七三
示禪人二首　釋宏　三四七三
示道者　三四七三
芭蕉菴自警　釋眞可　三四七四
招隱　釋通潤　三四七五
山居雜興　釋明河　三四七五
駐雲飛　李璧　三四八二
次高瑞南韻　釋祩宏　三四八四

示孫無高　三四八五
示大掉　三四八五
因性靈示衆　三四八六
義不可背　三四八六
恩不可志　三四八七
情不可繫　三四八七
怨不可藏　三四八七

卷二十八

逆行篇

王御史毀寺報　三四九一
舒御史毀寺報　三四九一
楊昆山毀寺報　三四九四
書集福菴存廢事　三四九五
人化犬　三四九七
觀燒刼圖　三四九八
金箔朱焚經報　三五〇一
張居士鞭佛報　三五〇二

牛肉僧入道場報　三五〇五
南禪僧食鱓報　三五〇七
去令憫其事爲鳥言喻之以洩其忿　三五〇九
常熟維摩寺報應　三五一二
寒空　三五一四
玄亭問話中三條　三五一七
周錫　三五一八

卷二十九

雜學篇

卓契順　三五二一
陸遜齋書華嚴經跋　三五二一
跋四十二章經　三五二二
題趙松雪中峯老人行道歌後　三五二三
跋清涼國師所書棲霞碑　三五二四
吳中舊事內一條　三五二五
中峯和尚蓮華吟卷跋　三五二六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釋惠洪　三五二七
薙室西菴梅洲蒲室四尊宿墨蹟　釋惠洪　三五二七
文待詔修竹堂寺募緣疏後　釋文琇　三五二八
書聽法華經歌跋　王世貞　三五二九
題對峯老宿血書戒文　釋眞可　三五三一
瑞光上人寫經疏意　釋法藏　三五三五
玉澗雜書內一條　潘之恒　三五三六
寶林寺柱龍　葉夢得　三五三八
研北雜志內一條　錢希言　三五四一
紫桃軒又綴一條　三五四三
題僧日南畫水仙　三五四四
跋師子林圖　姚廣孝　三五四四
贈像師華宗禮序　陸深　三五四五
師子林記跋　姚廣孝　三五四八
書文徵仲補天如師子林卷　釋眞可　三五四九
爲碓峯上人題竹卷　王世貞　三五四九
　沈野　三五五一
跋子城賦後　盧襄　三五五二
說聽內一條　陸延枝　三五五三
蘇州府志　錢希言　三五五四
竹杖林　三五五四
重榮樹　三五五四
平江記事內一條　高德基　三五五四
北寺浮圖災　伍餘福　三五五五
犬怪　釋道世　三五五六
郭家朱砂圓　龔明之　三五五七
寺僧稀痘藥　王肯堂　三五五八
鷹俊　沈約　三五五八
吳江志內一條　徐師曾　三五五九
簡義上人　祝允明　三五五九
祭達觀大師文　釋德清　三五六〇
夢游記　王世貞　三五六三
錢唐溺　錢希言　三五六六
說聽內一條　陸延枝　三五六八

瑞骨僧　陸粲　三五六九
蓬軒吳記內一條　黃暐　三五七〇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三五七二
趙定宇作閻王　釋祕宏　三五七四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三五七五
客座新聞內一條　沈周　三五七六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三五七八
春渚紀聞內一條　何遠　三五七九
朱玉　周世昌　三五八〇
尤求　張采　三五八〇
童和尚　陸輔之　三五八一
楊惠之　徐林　三五八一
岑文本　三五八二
虎丘養老　三五八二
姑蘇顛僧　三五八三
鄭氏子　三五八四
如公　陸粲　三五八五

吳縣志藝事內四條　三五八六
思聽法　歐陽炯　三五八七
蘇州游僧　三五八七
贊林酒仙書聖僧詩後　唐寅　三五八八
謝文徵仲寫金剛經　薛蕙　三五八八
趙承旨爲恭閣黎寫經畢以詩乞茶眞蹟王余所戲爲代答　王世貞　三五八八
題三教圖　釋眞可　三五八九
又　釋祕宏　三五八九
題鬼子母偃鉢圖　三五九〇
擬古（四首）　三五九〇
題繡佛齋圖　顧大典　三五九一
題蓮華圖　三五九一
題烏王啖龍圖　王世貞　三五九一
寫墨竹　趙孟頫　三五九二
跋　黃溍　三五九二

趙仲穆用龍眠法寫藥王像
坐藤竹牀手執葫蘆在芭蕉林中喻是身之非堅脚下靡：細草俯見之喻大地皆藥草也贊曰 倪瓚 三五九三
爲因師題松梢飛瀑圖 高啟 三五九四
題倪雲林畫贈因師 三五九四
方厓師畫 三五九四
爲方厓盡山就題 倪瓚 三五九五
題方厓墨蘭 三五九五
題畫送僧 三五九五
跋云 三五九六
南翔寺僧梅月卷 張泰 三五九六
爲石室瑛上人題松陵圖 馬臻 三五九六
題啟南畫月下杏花 史鑑 三五九七
題洞庭興福寺圖 趙寬 三五九八
題勝感寺小幅 胡纘宗 三五八九
永樂癸郊菊月望日游半塘寺畫松檜壁間并題 浦彥弘 三五九八
題檜 三五九九
畫兩童枕帚而睡疑是寒拾 徐渭 三五九九
應人索咏 釋通潤 三六〇〇
林侍者 三六〇〇
松 柏 竹 梧 柳 三六〇〇
天竹 芭蕉 三六〇一
老少牛 栗 蒲萄 三六〇一
銀杏 櫻桃 楊梅 三六〇二
橙 橘 三六〇二
柿棗 三六〇三
梅花 水仙 菊 三六〇三

詳目

桃花　杏花　三六〇四
李花　三六〇四
牡丹　芍藥　三六〇五
蓮華　三六〇五
桂花　紫薇　三六〇五
海棠　三六〇五
秋海棠　三六〇五
玉蘭　木筆　三六〇六
蘭　萱草　三六〇六
梔子　三六〇六
紫荊　玉簪花　三六〇七
雞冠花　三六〇七
榴花　葵花　三六〇七
木芙蓉　三六〇八
金雀花　鳳仙花　三六〇八
木香花　薔薇　三六〇八
事者勒石紀之因述其概并寓所感　張鳳翼　三六〇九
北寺醫僧爲叔貽療瘍詩以謝之　三六一〇
記夢中作伽陀　祝允明　三六一〇
篁策引　釋維則　三六一一
示友　三六一二
示涂匠　釋清珙　三六一三
示針工　三六一三
贈淨髮待詔　三六一三
示縫人馬生　釋文琇　三六一四
山樓秋夜三首　釋智及　三六一五
山居　釋祿宏　三六一五
示騎驢者　三六一六
謝嚴子魯左丞惠員餘新茶　釋智及　三六一六
贈鑷生　三六一六
所思二首　釋法杲　三六一七

米珠謠三首　三六一九
問影　釋法杲　三六二一
入菴　僦居　三六二一
齒落　三六二二
禁足　洗澗　三六二二
聽泉　三六二三
九日友人約登高阻雨　釋希復　三六二三
九日登高　三六二三
南臺偈　三六二四
冬望　釋慧秀　三六二四
行藥梅花下　三六二四
山居十二首　釋通潤　三六二五
步月吟二首　三六二七
山行　三六二七
月夜二首　三六二八
春日山行　三六二八
秋懷　三六二八
曉起　招隱二首　三六二九
初霽思湖上故居　三六二九
團瓢　苦雨　三六三〇
種竹　三六三一
山中書懷　三六三一
寒夜有感　三六三二
歲暮　惜春　三六三二
夏日山中　三六三二
曉起見雪口占　三六三三
偶作　三六三三
山中問答偈二首　三六三三
梅月詠　三六三四
雪月詠　三六三四
秋日歸菴有感　釋慧浸　三六三四
寄宿　三六三四
村行對影　三六三五
秋夜　三六三五

秋晚山居雜詠二首　三六三六
山居　山居即事　三六三六
春日詠　三六三七
山居歲暮　三六三七
山棲雜詠四首　三六三八
水田庵　三六三九
山居雜詠四首　三六四〇
夜坐口占　三六四一
　立秋口號
晚步　山行　三六四一
率諸子坐二師影堂守歲　釋明河　三六四二
雜詩　三六四二
山中秋暮　釋慧浸　三六四四
歲暮　釋通潤　三六四四
有感　有所思　三六四五
新秋　釋方擇　三六四六
汾湖述懷　釋通豫　三六四六
爲印師設夜供偶然作　王世貞　三六四六
有薦新蠶豆櫻桃麥蠶者邀
　印師共嘗之戲成一章　三六四七
律　三六四八
弇園雜咏四十三首之六　三六四八
清涼界　三六四八
　契此嚴　三六四八
梵音閣　三六四九
　百衲峯　三六四九
碧蓮池　三六四九
　墨池　三六四九
弇園雜題八絕之　三六四九
二　三六四九
西歸律　三六四九
　廣心池　三六五〇
用晦以三寸篋貯金字佛經
　咒二十餘卷精工之甚感

而賦謝　三六五〇
戲章仲玉寫楞嚴經且用自
解　三六五〇
徐大宗伯以佛語見訊倚韻
和之　三六五一
夜聽印師禮誦走筆偶成　三六五一
臥病同舍弟於小祇園棲上
承淳父以法語見示率爾
裁答　三六五一
自警　三六五二
歲暮即事雜言六章之二　三六五二
後雜言六首之二　三六五三
用韻自警　有感　三六五四
甫爾逍遙偶得陸司空與緜
數行坐客因舉吳門詩語
一笑賦此　三六五五
感事　三六五五
詳目

入秋無事案頭偶有紙筆隨
意輒書如風掃葉不倫不
理故曰雜題　三六五六
即事　三六五七
雜言十章之二　三六五八
口號十首之七　三六五八
有感　三六五九
長夏無事避暑山園景事所
會即成微吟得二十絕句　三六五九
寓懷　三六六〇
送張幼子扶持還越舅家因
檀施諸寺　三六六一
園居雜興六首之一　顧大典　三六六一
病目晝寢忽得惡夢賦此解
乏　三六六二
淨土　釋明誠　三六六二
懷淨土　擬寒山　三六六三

勵志 三六六三
和傳茂苑祇園春雪次韻 孫七政 三六六四
靜會禪心有感 三六六四
繡佛齋口占代偈 三六六五
看師子林禪書聽姜生琴 王叔承 三六六五
題焦山寺霽上人虎丘採茶圖卷 三六六五
實公牕前竹數莖娟秀可愛坐對移日風水家謂爲忌將盡翦去予聞而惜之作詩貽公焉 三六六六
卷三十
總略篇
吳地記 陸廣微 三六六七
天王寺緣起 錢希言 三六七一
吳郡志 范成大
府郭寺 三六七二
雙塔寺 三六七五
郭外寺 三六七七
蘇州府志 盧熊 三六九〇
寺院 三六九一
姑蘇志 王鏊 三七一三
王城叢林寺十七 三七一三
尼寺附 三七三二
郭外叢林寺四十 三七三三
崑山縣叢林寺九 三七六六
吳縣志宅第 三七六六
長洲縣志第宅 三七六八

吳都法乘　四十二卷　景印舊鈔本　定價十圓

明周永年撰永年字書期吳江縣人四庫著錄祇載十二卷輯吳中釋氏典故而錢謙益為永年撰墓志則曰晚年撰吳都法乘百餘卷蒐簡醫翰校羅雲鵬其大意謂宗乘指　燈錄此土之眼目會所得舊鈔本首尾完整有潘仕成民牀藏圖章共四十二卷分為三十篇篇目自始興顯聖以至禪寺添略者為有尒統之敘錄於吾邑之佛化史蹟詳列無遺可云鉅著惟錢謂百餘卷四庫謂十二卷何相差若此愚絕望錢所見者單劍之初尚未刪定四庫所存者傳寫之際已有遺亡即據用上等手工連史紙四開景印每部裝訂四厚冊每冊多至一百七十餘頁定價國幣若干元

上海武進路
七一二弄

影印宋版藏經會啟

余嘗臧釋氏文苑自宏明集外蒐輯成巨觀者
佛教真諦本不在語言文字況于章句聲調抑尤糟
粕雖然處此情器世間一切言義舍言文固無所附
矚覩感擥味旨必假是為涂徑而破執顯正藏往察
来為用尤著故三藏十二部之結集非得已也末流
崇僞競浮裨販文藻為生活于真諦固全沒交涉然

披沙揀金其價自在吾人今日幸稍具知希力于古
德碩學單詞片句以記臣著鴻篇存護流通以冀其
傳之永廣抑尒非異人責歟周永年所輯三都法乘
向無刊本此鈔稿凡三十卷有潢川吳氏收藏圖印
蓋乾隆以前物流轉於荒山破刹中有年矣未者以
範成和尚及李印泉居士之因緣獲現于世殊非偶

然磧砂全藏印行既畢校同人曰歡喜踴躍吾法事
於此凡八閱月告蔵于是乎中興刻文獻得廣播于
凡民之心目處此大道晦盲之際其功德將不可思
議即編中諸人與專集者其文字韻畧而傳以世法
論竢潛闡幽力量下于檢點埋黃橫流滿地囊宇荊
榛血肉搏噬庶氛亟溢吾徒方生死顚晦不知所可

顧猶得于劫灰之陳奏此區區之情或亦得竊比於
風雨鷄鳴之一細響也歟春和景明百昌蘇茁天時
人事或有與于一陽之復然固未可券也摩挲共冊
念云中山水清響移存葉苞蓋雪或有徵而起者三
生石在請事斯語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還苞居士葉恭綽序

吳都法乘序

吳都法乘三十卷蓋有明吳江周永年安期先生之所纂輯也先生爲恭肅公用之曾孫忠毅公宗建之兄當崇禎之季世以清節力學聞于時自邦君大夫以至湖海士人多知其名而爭相延佇先生泊然不顧惟以著述爲務俾後之覽者知千載浮提儼然華藏世界大事因緣宛若龍象長流方之聲塵煊赫于當世轉瞬隨逝水以唐捐者其胸次識力顧可同日而語哉先生著述甚多其幸免于劫火者有鄧尉山聖恩寺志余于往歲既爲寺僧校讎而梓行之矣獨于是書數數求之而未得歲丙寅搜採虎阜金石于清怡親王祠見此舊抄本于是欣然以喜商之主僧得旬日期亟假歸斥資倩鈔胥二十人秉燭兼晝如期而竣欲付之剞劂以廣流傳顧茲事體大獨力難任又以人事蹉跎卒卒未遑今裕甫諸公舉以印行書且成走筆以相告曰此書與君有甚深因緣是不可以不序余既喜覺士波光歷塵劫以烜燿珠林法苑晦百世而重昭將見樂郊樂土頓還南朝四百之舊觀梵行梵天本爲有情一生之補處仰彼前修欽此達識

業海不波功德無量矣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寒食節騰衝李根源書于吳門曲石精廬

本書及著者考略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五】吳都法乘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明周永年撰永年有鄧尉聖恩寺志已著錄是書皆輯吳中釋氏典故分十二篇

【吳江縣續志藝文目一】吳都法乘十二卷周永年撰

【顧湄虎邱山志纂修姓氏】周永年字安期吳江人著虎邱山靈巖寺合志

【殷增松陵詩徵前編小傳】周用字行之號白川弘治壬戌進士累官吏部尚書謚恭肅有恭肅公集周永年字安期尚書用曾孫諸生有懷響齋集

【錢謙益周安期墓誌銘】故太宰吳江周恭肅公有曾孫二人曰永年字安期宗建字季侯與余俱壬午生以書生定交余與季侯同舉萬曆丙午相繼中甲科季侯入西臺忤奄拷死賜謚忠毅而安期爲老生自如季侯歿安期視余兄弟之好益親故余知安期爲詳余初交安期才名驚爆不自矜重攢眉摩腹輸寫情愫久與共居而不能捨以去其待後生門下士亦然諸公貴人聲跡擊臺爭羅致安期安期拔襟升座軒豁談笑

不爲町屋卒亦無所附麗邦君大夫虛左延佇箋表撰述必以請材官小胥錯跡道路間值諸旗亭酒樓捉敗管捨寸幅落筆聲簇簇然緣手付去終不因是有所陳請以是知其人樂易通脫超然俊人勝流也爲詩文多不起草賓朋唱酬離筵贈處絲竹喧闐驟駒促數筆酣墨飽倚待數千百言旁人愕眙驚倒安期亦都盧一笑以是歎其敏捷而惜其不能深思徒與時人相騁逐也父季華府君篤老安期扶侍如嬰兒與二弟踐更侍寢以終其身哭季侯也過時而悲二弟善小詞工畫出以示余喜見顏面不啻身爲之也家世奉佛王母薛夫人禪定脫安期稟承父叔刻藏飯僧誓終紫柏付囑窮老盡氣若營其私蓋能以佛脩梵行稱其家風者也晚年撰吳都法乘百餘卷蠹簡鑿翰搜羅旁皖其大意歸宗紫柏一銓標此土之眼目又以其間排纘掌故訪求事務庶幾所謂用我以往者弘光南渡詒余書數萬言條列東南戰守中興建置事宜鑿鑿可施用余將疏薦而未遑也亂後移家西山與余執手噓噦酒半脫帽垂項童然顧影長歎以謂老可踐而死可貰也丁亥八月發病不汗卒無子以季弟之子人牧爲後生四女

皆適士人與其妻沈氏合葬吳縣之藤箐山既葬弟永言永肩泣而言曰吾兄已矣其生不獲以功名顯有志于文章禪悅皆有緒言而未竟也夫子其何以表之使其無憾于土中乎余曰安期學道人也功名之與文章其能立與否皆有命焉我知其無餘憾也安期植善根深矣佛言食少金剛終當穿骨安期之食金剛不爲少矣雖未終正定所有善根不唐捐不淪墜佛有要言可無疑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姑略次其生平以志于墓又長言以爲之詞庶幾幷寫余之所以哀安期者其辭曰歲在敦牂兮三人以降先弱一個兮碧血如虹惟我與爾兮睕睕過從俛仰昔游兮颯如雨風吳趨清嘉兮宛雒雍容春明柳市兮夕陽花宮染翰未愜兮酒杯不空浮圖矗天兮長橋漂紅梵志歸來兮皤然兩翁又俾我獨兮如蹶失蛩斲詞告哀兮歸命法幢長夜一燈兮庶吾子之不夢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釋範成謹錄

吳都法乘總目

第一卷始興篇
第二卷顯聖篇
第三卷半滿篇
第四卷應現篇
第五卷龔燈篇　上之上　上之下　卷下
第六卷開寶篇　上　中　下
第七卷逸格篇
第八卷禪藻篇
第九卷表剎篇

第十卷壇字篇 上之上 上之下 卷下
十一卷像設篇
十二卷道影篇
十三卷弘通篇
十四卷結集篇
十五卷禮誦篇
十六卷唄讚篇
十七卷流音篇
十八卷亘照篇
十九卷靈祐篇

二十卷崇護篇
二十一卷侶淨篇 上 中 下
二十二卷憩寂篇 上之上 上之下 中 下之上 下之下
二十三卷儲供篇
二十四卷普慈篇
二十五卷清信篇 敬佛篇
二十六卷倡緣篇
二十七卷提策篇
二十八卷逆行篇
二十九卷稽舉篇

三十卷總略篇

吳都法乘卷第一

吳江周永年

始興篇

法之東漸本於西極先達漢廷晚被吳國明主神僧實始相得受勅置對亦賴臣澤自茲以還道化四訖槩稱蕭寺幾忘吳德述始興第一

吳主叙佛道三宗出吳書載弘明集

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棄俗出家為沙門厥名僧會姓康氏神儀令剛正遊化為任時三國鼎峙各擅威權佛法久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聞化行南國初達建業營立茅

次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邪會曰佛晦靈迹出千餘載遺骨舍利應見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劍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屋主驚嗟希有瑞也信情大發因為造塔度人主寺以其所住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興故名建初寺焉下教問尚書令闞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匈嶽道士褚善信費叔牙等在會自慨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嶽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

陵遲兵戎不息經令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否對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奬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逸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教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令見章醮酒脯碁琴行之似俗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云

云

按陳壽三國志吳書闞澤傳云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遂師論講究覽羣籍無所不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審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云云又按裴松之注引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

舒也云云觀此見闡生持議折疑為當時所信用如此其對吳主之言視傳毅所以對漢明者均為首興大法之功臣矣

成祖文皇帝御撰神僧傳第一卷之首四人

釋僧會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亡以至性居憂服闋出家厲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机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亦鳥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覩形而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

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
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
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
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
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營其屋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
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
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
會更請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為期耳
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鏘然有聲

會自往視求獲舍利明旦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臺直光相而已乃刮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磓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祀毀壞佛寺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云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樂俄而之間舉身大腫瘡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祝諸廟求福媟

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遍燒香懺悔皓叩頭于地自陳罪狀有頃痛聞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悟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二十五顧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顧衆生皓見慈顧廣普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尊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亮粗不及妙義惟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天紀四年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

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肅然毛豎由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綱糾詰其由罵駈逐之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吾真體福爾伽藍跬步之間立而息絶既而雙目徹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跨似欲行者衆議僵其靈軀寘於宅穸人力殫絶略不傾移遂遷于勝地別立崇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綵旛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革血觸污僧藍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往謁閽庶使季若初旦曰君侯領越

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謁靈述認當時言者即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匹婦夜臨蓆席且無脂燭鄰無踪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救火救產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屨至今越人多以芒鞋油韉上獻感應時變各赴人家不可周述號趙化禪師

康僧會傳譯經上之第六

釋慧皎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厲行甚峻為人弘雅有

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
樞机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
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
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學於亮博覽經籍
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
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
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
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
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校集
衆本譯為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

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
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
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
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
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
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
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
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
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
為建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

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請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子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曜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刮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

鐵砧碓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
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
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
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
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可餘神廟會
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詰寺詰會昱雅
有才辨難問縱橫會應机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
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
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
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

察之皓大集朝賢以為華迎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奇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為樂俄而之間

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祀
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
福不諧舉首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為大神皓心遂悟其語
意故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
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閒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即隨
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
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
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
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
示宗室莫不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亮粗不及妙義

唯叹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夢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毛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遂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焉

歎像傳之于今孫綽為之贊曰會公蕭然寔惟令質心無近累
情有餘逸厲此迺夜振彼尤黙超然遠詣卓矣高出有記云孫
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荅康會感瑞大
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
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後僧會傳感通一之第十二　　僧贊寧

釋後僧會者本康居國人也以吳赤烏年中謁大帝初吳人未
識僧形止曰胡人入境乃祈舍利已令帝開悟末主天紀四年
會尸解真身隱焉至唐高宗永徽中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
神氣瓌異眉高陰準順峭眸睛碧而瘦露奇骨真梵容也見者悚

然固知階位時寺細糾詰其厥由萬而驅逐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我真體福爾伽藍躐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青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跨似欲行焉衆議俚其靈軀寘於密室人力殫矣略不傾移雖色身堅牢而殭事膠漆遷于勝地別立崇堂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綵旛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筆血觸汙僧藍人不堪其淹穢會乃化形往謁關廡使李若初且曰吾侯即領越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事託使謁靈跡認于時言者則斯僧也命徹軍家勒就營幕又夫婦夜

臨蓐席且無腊燭鄰無疎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大且
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厄之僧自爾民閭多就求男女
焉爲會昌毀永欣也惟今大善獨留號開元矣遂移會身入是
寺中大中之後有曇休律師爲會別創堂宇廣其供具又嘗就
閭閻家求草履至今越人多以苧鞋油簏上獻感應肹蠁各赴
人家不可周述今號趙化大師從永徽至今未嘗闕其供施焉
沙門虛受爲碑紀述焉
系曰蔡邕是張衡後身智威本徐陵前事驗皆昭晰理正弗虛
至於聖人功用自在此亡彼出利見無方僧會悟世既遷唐來
化越立斯屹然異中之異苟非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孰能預於

是乎
大明一統志 原本所無
風俗
尚文尚佛
續圖經因士類顯名於歷代而人尚文因僧徒倡法於群山
而人尚佛

吳都法來卷第一終

吳都法乘卷第二

吳江周永年撰

顯聖篇

像起迎佛與授記佛身佛像是一是異像來泥海石不下墜佛形維石佛名在背是三瑞像吳得其二時放光明同佛舍利述顯聖第二

列塔像神瑞迹有前序不具錄　沈約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興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應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通玄亭視背有銘一名惟衛二名迎葉

037

石像銘

梁簡文帝

蓋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壁更涌滄溟昭潭之洲乘清源而西泛遂萊之岫逐安流而南徙況夫道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机示現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婁縣界淞江之下號曰滬瀆此處有居人以漁者為業掛此罾綸無勞小釣布斯九罭常待六鰲遥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沉浮疑諸蜃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於是謂為海神即與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圍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林羞屢上康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明感起渡河之悲竊有覆舟之懼相顧失色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尚神僊臧在三洞

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沉艇沒而不見經歷旬日遐邇俱聞吳縣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將宏化迹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船至滬瀆口頂禮皈依歌唄贊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之弗能遠颺而靈相我之漸來就浦仰覩神像巍然雙泛非因鷁首詎假龍橋豈藉銀連寧須玉軸背各有題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於是時衆踊躍得未曾有復懼金優之姿非凡所從試就提捧詮爾勝舟指燕宮而西歸望對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秖協慶膺家住近通玄寺乃孫權為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香山之神塔乃遷像

於此寺武夫數百戚不能勝共怪曰朱膚帛尼二人之力而能
捧持不覺為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能致也乃
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乃動至自舟中攸知擾井夜飛實無以
異而不能重有覺懲烏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來稱被國衆聖
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禮覲滅無量罪
免離三途禮已而去中大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沙汝靈侯奉勅
更造銅光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邁丹陽韭論
劉向之術區選攻金無侯秘康之鍛既鶴既鏤是磨是銑曄如
光定湛似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遂覩十方俱聞說法
童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衆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

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七支於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於莊嚴妙色實有厥勞昔魯聖云亡尚追儀於有若楚臣殞世亦託似於優旃放勳之后更圖長樂之畫文命之君不絕稽命之襲或傳諸往牘或布在前言或贊述盈冊或壽宮虛置況遠追應身近規靈迹不銘不勒何以稱揚乃為銘曰

巍巍天像堂堂最勝慧日獨圓無生永證愍此愚鈍傷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應伊何寶茲靈象履水晨遊凌濤夜上七衆有遇九垓咸仰照此真容開斯俗網千輪足起萬字脅書身橫五分衣刻三銖嗟爾末俗心王所驅

041

願浮永沫命從馳駒宜宏希響必盡勤渠覩相塵滅聞聲惑祛
湛然神跡長處全吳

存西晉海浮維衛迎葉二石像并佛篇結集部之感應緣　釋道世

昔維衛及迎葉石像以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像汎海而入于吳
松江滬瀆口逕見海中有二人浮游水上漁人莫能就視近亟
師祝則謂為海神祭酒則疑是仙靈或振鐸以請或巾褐往祈
並濤涌霧曀逆流遠去奉黃老者謂是天師往迎風浪如故吳
縣未廣素奉正法迴請東靈寺帛尼并信齋戒者數人共往迎
像於是雲消日朗風靜波息乘流自到轉身示銘始接登舟其
輕如羽及載大車其重若山及處像於吳時舊寺通玄精舍事

源委曲已詳福碑至齊永明七年又有瑞石浮海來入吳境賢
聖貞固先采鮮潤駕潮截瀾泥若松舟時主書朱法讓即先獲
石像朱膺之曾孫也被使至吳獲石像獻臺是時齊武皇帝初
建禪靈重搆七層壯麗莊嚴石瑞像不遠而至協時應机朝士
僉議以為宜矜妙覩式影法身乃命石匠雷卑石等造釋迦文
像身坐高三尺五寸連光及座通高六尺五寸盡鐫琢之奇極
全模之巧先孚頭相元副幽禎窈惟石性本沉神感則浮越海
適吳陽代荐至雖古今異造而總歸七佛獲瑞之人復緣朱氏
秘契冥期終始如一故追序前事以表厥證宋世所獲二石像
立高七尺銘其背上一名維衛佛二名迦葉佛莫識年代而字

分明在吳郡通玄寺齋感所造瑞石像舊在禪靈寺

存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敬佛篇觀佛部之感應緣　釋道世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滬瀆口漁者華馬遥見海中有二人現浮游水上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還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吳縣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垂降乎乃潔齋共乘靈寺帛尼及信佛者數人至瀆口稽首迎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擎之飄然而起便舉還通玄寺看像背銘一名維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書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

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動復重啟請翻然得起以事表聞朝廷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開来自西域稱經說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礼覲者除積罪云又別傳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下勅聽留吳郡

見高僧傳及旌異記等 此行在上文作小字

存劉鳳吳釋傳云今此像在城南開元寺二又有盂非石非木古物也嘉靖初戒壇焚僧夜起爭挈其資有持盂出者主僧怒其不助之出資也投之火予嘗見其碎者作玉色不辨何物其類陶耶

吳中禮石佛　　江淹

幻生太浮說長惡多泥疑凝思不慚炤說生寧盡時敬承積劫
下金光鑠海湄火宅欽焚炭藥草匝惠滋常願樂此道誦經空
山坻禪心蓍不雜寂行好無私軒騎久矣訣親愛不留遲憂傷
漫漫情靈意終不淄誓尋青蓮果永入梵庭期

開元寺禮二佛一首　　黃肖曾

雙林感傳士七池景劉賢超最闡王銘彌穆抒扣篇前英昭厲
拔後業驚縛綿沈捔排兩情光朗徹萬邊速雲慧拾開世網耀
目捐赤忿無遲鏡綠楊有新烟言投遠公侶憑意坦址前高緇
集寶樹靈會啟上詮稽匝殊妙尊職謝却累慾貴圍抗清步威

舌吐勝宣犀相不靡懷金津亮此褰

存開元寺禮石佛像　　周治

二佛刹外身靈珉賁巧匠過去日已深猶得見好相入吳見晉年浮海表奇狀人天千載心瞻禮幸無恙初旭耀花數蕭夜湧梵放閘見不可思始欲豁諸妄哀哉余下士稽首明天眼

存石佛贊　　釋真可

無陰雲濤以為榛晶乘光照吳朱家屢經兵火初無恙見閘之者開心花心花開處香十虛光無邊中本來如若人有緣一稽首刹那三障頓消除障銷石佛解說法兩口一舌震塵刹衆生荷屎與放屎舌上周旋誰覺着誰覺着眼不見眼見生殺聖凡

047

一例聽指揮廣額屠兒真猛烈無邊苦海成智海一指屈伸情易決深即持此往峨嵋魚龍處一生欣悅狹路相逢劊薩訶一切罪根方始拔

按贊中持此往峨嵋之語當是繪石佛像也

存吳中泛海石佛贊并序寄園中書直指　　釋真可

夫像設之始莫始於優填王金像與旃檀像設之靈奇則莫靈奇於阿育王銅像與吳中石像夫金佛不度鑪未佛不度火則石佛不度水明矣而吳中石佛乃出沒大海浮沉驚濤螺髮繩衣跏趺於碧琉璃上現大希奇魚龍悲仰濟海入吳而獨應朱氏之請由是觀之石佛既以度水

則金佛度鑪木佛亦度火矣予是以知無物非心無像非
真能所卷舒精粗莫測惟照用俱全者則黃土與松枝皆
隨感放光況我維衛迦葉二如來於無量刼與吳人有大
因緣特此顯現令無量衆生起靈應想則思則悟則通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自心也然四方黑白不
道於吳者無緣瞻仰予甚慨之乃屬丁南羽氏繪像以傳
秋空之月無撑蹄滓二如來自茲處示現矣贊曰

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石佛能度水多生願力故普願見聞
者福慧如春花不假安排力花妙自佳因影得佛心佛心無
中外應用雖不竭速之苦甚大維衛迦葉佛酬願顯靈奇水

陸作佛事由之不許知凡有供養者地獄化佛會佛會五陰空
罪福亦不昧獄室名福堂檢名實自詳因若生覺照覺則物我
忘光春無中邊舜德寧促延朝暮禮二像披雲覩青天魚龍仰
光彩虎兕馴嗔顛吳水與燕山十五月皆圓

存開元石佛讚

稽首如來相非金亦非木跌坐驚濤中度海達於此若謂石有
心有心則非石若謂石無心無心豈名佛吾聞有無法攝盡一切
法盡若人於石佛諦信不生疑不疑惑自斷惑斷凡聖情塵
永竟火焰況夫石與佛何從生二見二見既不生石佛迅於電

開元寺佛鉢詩并序

度日休

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干百年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干百年至于闐國若干百年當至罽賓國若干百年當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而至滬瀆僧尼掌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漁者於滬瀆沙汭上獲之以為異意滬瀆二聖之遺祥也乃以鉢像見於外漁者始以為異意滬瀆二聖之遺祥也乃以鉢供之迄今尚存余遂觀而為之詠因寄天隨子

帝青石作綠氷姿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天覺麥熟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

戴斜風應不等閑吹

本集第一句自注云佛律云此鉢帝青玉石也四天王所獻也

奉和　陸龜蒙

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持次想添香積飯霞時應帶步羅鍾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寶巫香裡見不煩西去詣靈峯

本集第二句自注云至今鉢緣有四重也

辟支佛牙贊　釋梵琦

日本成蔵主入吳達一重子施辟支佛牙得而寶之請贊

贊曰

有一衆生出無佛世曾從往劫受獨覺記花開葉落心融神會觀此因緣豁然超詣於三界中如鳥出籠雖不說法但現神通手捫日月身卧虛空十有八變閻浮擧衆至涅槃時吐三昧火自化形骸惟留骨鎖妙設利羅兩若干顆累累如珠頭頭而墮雖道人成得其大牙堅若金剛淨如蓮花砧杵不碎玉雪無瑕再拜稽首寧小幸耶我作贊辭仰其高躅冥熏法界淨洗心目神物訶護無忘付囑人能敬信莫不生福

佛牙舍利讚　宋徽宗

崇寧三年重午日自蘇州報恩寺迎請釋迦佛牙入內致恭祈

請舍利感應隔水晶匣出如雨點神力如斯嘉歎何已因以讚曰大士釋迦文塵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利不分身玉瑩千輪在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群倫

佛牙

王煥如吳縣志

靈巖寺在靈巖山即吳館娃宮晉司空陸玩捨宅為寺梁天監二年重建名秀峰寺祖寶塔感智積菩薩之異稱智積道場宋興改為秀峰禪院太平興國二年藩臣孫承祐為姊錢王妃資冥建磚塔九成始興中詔賜太傳韓王某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寺僧智訥重建智積殿　本朝洪武間　賜今名為叢林寺永樂十年僧應机修弘治中僧彩而富釀酒千石一旦大自酒

龕中發一寺皆燬後更建一小殿今東向面塔者是旁列僧舍數楹餘不能復起萬曆庚子五月雷雨大作火起塔中凡木皆燬而甎甓巋然獨存僧智含于燼中得一木篋中有佛牙三寸今供寺中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敬佛篇觀佛部之感應緣

釋道世

東晉周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也位至吳興太守家世奉佛其女尤甚精進家童捕魚忽見金光溢川映流而上當即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浮水而住牽挽不動馳往白玘。玘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遥見喜心禮而手挽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夢佛左膝痛覺者佛膝果

有寧處便截金釵以補之犯後以女適吳郡張澄將像自隨言
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牆上姿飾逾於平日內外戚覩俄
而紫雲下迎遂上昇空極目乃沒澄曾孫事接我旅平討孫恩
之亂久廢齋戒不覺失像而光尚在舉家懺悔祈求像至有一
老姥齎諸賣之索價極少識是前像方欲庱直失姥所在此像
遂亡光在張家云

失像而光尚卞二字南藏作在

盤溝大聖

龔明之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禱祈置之掌上吉
則拜凶則否（一作是否字）人皆異之推所從來乃盤溝村中有漁者嘗

遇一僧云何不更業漁者云他莫能之僧云吾教汝塑洲州像可以致富漁者云人不欲之則柰何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售之直亦以千錢為率漁者如所教競求買之果獲千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豈非僧伽訛此以度人也

瞻禮天宮寺善財云是唐塑長尺二寸　徐波

東城留古像西日訪仁祠事蹟微殘衲因緣捫斷碑樓開彈指頃相好化人為本色童真妙嚴身瓔珞隨盡形惟合掌迎笑在披帷面：着生動人：欲抱持性靈龕室滿國土草鞋知善應將柰夢傳聞過所期已勝名手畫敢訝法身畢今日焚香禮它

年把臂時

舍利感應記　　王劭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甎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止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於塔所空裡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井：吼二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按隋高祖立舍利塔詔云、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羣生津梁庶品朕叨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累世永作

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請解法相無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清靜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為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竟周同州與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準土諸州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

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以下縣尉已上自
非軍机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
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
王臣暕宣　又按王劭記前文云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
沙門來詣宅出舍利一裹曰種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
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
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
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
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
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

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建塔浮圖以報舊顧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槃赫若冶鑪之鐵一旬內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二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與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坐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琉璃

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為泥塗其
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
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
家ㄧ洒掃嚴飾繒幡悉遣俗士女傾城遠迎總管刺史諸官
人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齊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像
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ㄧ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或
燒或散圍繞讚唄梵音和雅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
法遠近翕然雲蒸霧會雖盲躄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
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
愍衆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

經文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切淚零如雨大衆一心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弟子崇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為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部經慈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一切衆生發露懺悔於是如法禮拜慈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普為一

切衆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
喜是罪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貧
賤貧窮鄙鬼諂曲煩惱妄想未能自露今蒙如來慈光照
及於彼衆罪方始覺知深心慚愧怖畏無已於三寶前發
露懺悔承佛慈力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
作此等諸罪大衆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
刺其骨復財賄衣物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計日二共設
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以往修善斷惡生二世二常得作
大隋臣子無問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
皆念善舍利將入巫大衆圍繞填闍沙門高僧寶瓶出示

四部人。拭目諦視。共覩光明哀戀號泣聲響如雷。天地為之震動。凡是安置處。悉皆如之。真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依福田。益而無窮矣。皇帝以起塔之旨。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旛蓋香華。讚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寮。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於京邑。莊嚴萬字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敕使左右。裝夾數之。自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昌●樂霞髓以語左右曰。莫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昌樂霞髓者。果不復

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
表奏皆如所言
右王爲乃舍利感應之緣起故具錄於此

應夢觀音畫相

前宋湖州臧逵侍親秀州得瘵疾齋素誦觀音經夢白衣人鍼耳疾遂愈逵欲爲觀音像祈夢見之一夕夢示行道相逵覺而畫焉所謂應夢觀音是也後得美石令弟寧造像覆以石室今應夢觀音殿是也開平王承取張氏時寺中以畫相并銅香爐獻之王不受麾下士取畫相去後爲常州范某者得之初不知其爲虎丘物也其母夢一女子曰送我還母問還何所曰虎丘

塑母視畫像有虎丘字亟令送還舟宿潯塑忽為偷兒揹去有贖之者亦夢女子曰我家虎丘送我還其人復以還寺令則併鑪失之矣

右見虎丘山志乃國初郡人王賓所撰而成化間邑人鄉貢進士茹昂所重輯也

石像大士記

徐恪

有聖人焉得大圓通能以善應妙行不拘一方而隨感示現無作妙力不遺一物而自在成就夫何故本如來藏真音聞體如水中月遍一切處觀音大士化導無礙本有如是故佛與辟支聲聞等身隨其得度而為說法人與非人險難諸境隨其怨怖

而施無畏則妙相示現妙力成就可思議哉吳興臧逵少侍親
嘉禾以療疾常齋茹誦觀音夢白衣人鍼其耳疾遂愈逵善丹
青弟寧事鑱刻因願以觀音像于石且首欲繪相為法不敢以
意取而祈以夢證心思頗勤十年如是也一夕夢觀音行道之
相及覺能追之故臧氏所傳吳人以為應夢觀音焉逵慶曆丙
戌自秀如杭復來蘇募衆立像往返經畫二十年晚得鍾離智
先者助焉凡舉大緣無能為之貲則誘募必以衆力逵寒且寡
助獨其心至誠終始不倦雖道途之久羈旅之困世情之艱難
人不堪其憂逵晏如也吳俗善樂好施視逵所為孰不敬所有
以為助積日月之施足以成其志因訪太湖之洞庭得石尋餘

玉潤而金聲寧像之惟相之肖其莊嚴服圍容麗質世人皆能為獨行之相夢感心得如有所授而不自知雖大巧在前其能毫髮加損耶若廈屋以為恢愾欄楯以為防限大小之材脩締構者皆以良石熙寧癸丑得地於蘇州虎丘劍池之西南明年九月朔立字置像隨各就緒又得時公卿大夫觀音經墨妙終卷僅百數勒之石壁以永其傳斯時之盛事也且靈明虛寂無相可取上机喻焉中下蔽蒙隨其流轉不以相示之則不信不以善導之則不入此西方聖人於有為之中隨所建立或具以威儀而有名相飾以莊嚴而為功德皆以漸次使之信入而已世之佛像其土木、甓金碧丹雘取於所募甚衆而所積且

勤懇成非其材寓非其地一失經始則斲不旋踵斯石藏之湖津融結成就浸漬澡雪其體堅其質粹而成之得其材飛鸞峻宇喬松絕嶺青巒白雲氣象洒落叢林之冠而寓之得其地則創制之美　具於此足以副聖相感通之意在物所謂供養承事依歸瞻仰者愈久而不厭其利可勝計哉夫即相論道而道不異相即方丈之室尋尺之像華藏之道場普門之法身於是乎在以至大千亦復如是何適而非真耶元祐丙寅季春初吉日徐恪記　住山慧先立

大士贊并序

通州狼山紫衣僧契適於祥符年內因疾日久藥食無效乃禀

心發願：著觀音詩十章以求加護繞及六章夜夢觀音護降蓬廬中慈光燦人由茲而愈詰旦遂成四章以足之益知大悲願力應念救苦志誠所感如谷應聲拱與適公非故知因雍熙寺廣慈大師先日言其殊勝遂錄得全旦夕觀之一心踊躍贊嘆菩薩慈悲倍生恭敬謹率緣刊石於虎丘山石觀音殿流通勝事或見或聞同生供養時辛酉歲元豐四年季秋望日姑蘇黃拱

金沙池裏玉蓮馨殿閣增輝盡水精雲化路岐通萬國風飄舟楫濟群生塵粒珪璧霜猶暗衣緞珠璣月不明若向險途逢八難只勞心念諷持名

淵智弘慈大辨才端居波上絕纖埃祥光射啟千門霧病甘露傾
消萬國安翠柳變成金世界白蓮涌出玉樓臺我今稽首焚香
禮願向人間應念來
慈炬慈航在世間除昏濟險未嘗閒手擎一穗青絲柳勇倚千
層碧玉山聲滿諸天常諷誦功圓十地絕躋攀終求那妙雕金
相時獻香花禮粹顏
方珪坐壓五雲端修竹叢邊舞玉鸞施果欣離蒼岫晚獻珠龍
透碧波寒琉璃瓶對珊瑚印翡翠環搖玳瑁冠百寶增前丈石
上天人瞻禮藝旃檀
水面紅鮮趾絳唇尋常侍從有天神慇懃紺髮雲千縷端麗慈

容月一輪素痾欲玩威濟物霜刀曾斷福雷人世間多少誠心者智燭惟水照耀身

天花環繞翠雲隨極救理淪萬類時貴賤若能勤行願克生長得覩容儀後猊畫獅瓊臺角鵾鵾田翔寶樹枝永劫只將權實化有情皆使入無為

水精盤璀錦鱗魚閻字淵沈海峭居秀世竹鳴金驚鷲觀空波湧玉塔蜍輕明纓絡垂身後重疊芙蓉襯石初曾向夢中潛祐我樂人儀表降蓬廬

寂照慈威化不同聞聲清淨得珠功指光速射神龍燭眉彩修彎帝釋弓寶器曉凝蘭穗露珠衣秋響桂枝風信知萬里從人

欲何思同遊兜國中
宴坐瓊筵曲密都感通寧肯擇賢愚遍分智慧燈開暗盡洒清
涼雨發枯荷擁夕池鮮五色樹凝春砌瑩三珠波神天女相隨
從虛白光中美丈夫
覺源非有等差心物性陶鎔逐淺深皆感道中瞻月角辨才門
裡聽潮音彩雲輕覃山輝玉花雨斜飛地湧金終擬龍綃圖畫
看供瓏香火老東林
伏觀適公詩贊觀世音菩薩果應所感具述於前拱不揆淺
拙謹吟一章同贊聖德
菩薩慈悲行願深編遊沙界極枯沉衆生得度隨形化說法開

迷震梵音冒現毫光　率土手持楊柳攝群心我今稽首慶誠禮頒賜慈光與熙臨

按虎丘山志載此諸詩題為石像大士贊竊觀詩之與序則詩第為觀音作而刻于石像殿中耳初非特贊石像者也故今止稱大士贊而次于石像記之後記雖作于元祐而殿則立于熙寧詩乃刻于元豐是作記在立殿之後而置像在刻詩之前故不妨附諸詩于像記之末也

參禮寒山寺釋迦如來入山修道變宝聖相記　周祇法名弘栢

法華會上佛口所宣成佛以來無央數刼而于周威王八年降

生中天竺國示狹劣相入山苦行凡六年覩星悟道廣說三乘
普度群迷體本不生不滅而示幻生幻滅是豈思維心可測識
度量哉像季世率以水土諸物聚沫為器觸火成堅時會壞
器裂顯現我佛世尊入山修道聖相何異虛空粉碎証入不生
滅地法本如是。在當人觸着瞥地耳瞻禮間慈光照着四體
筋骨崚嶒手指甲肉并。一手托腮一手持珠以至衣紋袒膊
痕消迹泯背虛一穴指竅空洞啓露二盡無言音處示全三十
二相但見烟霞滿目雲山疊翠生氣通人恍若親覩異哉造物
無私佛亦無心誰能為之弘相小子偕　　獲同恭禮寺僧
秋空等亦復瞻仰不捨各。心思路絕意識不到忽焉廣長舌

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句中無意。在句中三玄三要俱出俱無窮而終不獲自覩頂相具眼衆生固地一聲便已成佛豈不奇捷佛言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不能證得豈欺我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天童覺禪師有頌曰一段真風會也麼元。化毋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象無素東君漏泄何

戲在甲戌為　皇明崇禎七年九月十有六日立冬之候當

拍七十有八之年知識不全劍甲銷亡多生刼中一得微善

乃獲躬承非我釋迦如來悲光即世曷克有此慚愧無地敬
為之記 (攷原本尚有 寒山寺記 天士像 周祇 石刻觀音畫像 范公益 石無量壽佛像 錢希言 普賢應夢記 孫覿 石天王像 戴姚 蘇志 毗沙門天王像 見閻世昌筆 山縣志雜記 奉安西方三聖像 楓文 桃廣 黃公頤)

光福寺觀音記 (洞溫寺畫像 錢希言)

光福寺距城六十里有銅像觀音其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得知也康定改元六月志里張氏於廟傍之泥中覩焉時久旱弗雨相與言曰觀音示現殆有謂乎乃具楚儀禱焉即時雨降以是凡有禱而弗獲者州人必請命於刺史而致敬無不得其感報夫道在天下其廢興有數而出處有命亦惟其時而已蓋習俗沉迷之日久矣必將有以薰沐其邪意啟迪其善心教令既不足以啟之於是時聖人出而輔世其在吳越則若四明之奉

化東陽之雙林錢塘之天竺是也或因吳俗之所趨或寓乎物之所感顯相示化變出不窮以是因緣不假言說凡見聞者隨其願求各有所得則雖頑鄙抵冒之人亦將有以善其心況根性之厚者乎則其所以輔世者豈小補哉此其佛教行乎中國人之所賴以悔罪祈福者宜乎曠世歷年而弗絕也予母葬于寺之西南常過其上憎縗恭屢求為記予不得辭也因序其事云

夷堅乙志內一條

邊知白字公式祖塋在平江之蕊山宣和六年為太學生錄得武洞清石本羅漢十六遺家僮致之墳菴前一夕行者劉普因

夢十餘僧持學錄書來求掛搭以白主僧慧通難之曰菴中所得鮮薄尋常供兩三人猶不繼安能容大衆哉來者一人起取筆題詩門左曰松羅深處有神天不憶其他語明旦話此夢未竟而石本羅漢至數內一人即夢中所見題詩者也由是公式足成一章曰松羅深處有神天小刹何妨納大千掛搭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流傳袖中出簡聊應倆門上題詩豈偶然顧我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未來緣語雖未工然皆紀實也菴曰慶雲菴至今遺址尚存

靈泉贊　孫覿

良哉大士遊北靈泉世有熱惱一酌而痊方池何產三級紅蓮

無實可味有根弗傳世紀大士浮海而來攜此二物置之山隈青二之枝其洒北哉邊二之衣其製北哉唯此小湖實補陀山我來稽首瞻仰尊顏挹水啜之清入肺肝塵垢銷落身心蕩然嗟二此土奉事弗篤百尺頹基數椽敗屋如洒僧伽習玩成瀆對面却迷貴耳賤目惟聖懶狂存乎克念歸斯受之画瑕磨玷弗畀莫求弗施已厥信受之者亦得自瞻汝心如泉泓然弗遷汝身如蓮離垢芳鮮大士可之証曰舍旃一彈指頃超登無邊

按郡志云相傳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泛太湖而来小湖寺僧迎得之有草統像足按之小湖生千葉蓮花

夢石天王像　　龔明之

後唐時慧聚寺有貽明律師僧中傑出者居半山弥勒閣一尸夢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師宜知之詰旦掘其地果獲此二物今尚龕置壁間形製極古故前輩有詩云一旦石像欲發現先垂景夢鳴高岡常熟破山恩高僧嘗學于茲明見本朝僧史

夷堅志内一條

洪邁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媪年八十餘歲獨處茅簷之下日弓于市頗為人所憐救衣糧食之外蓄其賸錢於藏鉼欲以畫觀音像夏四月鄰大延燒所積一室明日注理故處於燼中得故餅畧無壞缺而錢鉼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楊柳

淨瓶皆真工製妙巧塑侶驚嘆以為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一室嚴奉留媪事香火壽過百餘歲

魚化石觀音見周世昌嵊山縣志雜記

元豐四年夏駕里民羅滿獲一鯉長可二尺俄化為石觀音像因供於家時慧聚寺僧守齋夜艤舟于此夢白衣女子曰我舟覆父與夫皆溺死師幸容我守齋拒之女曰假一簟宿何傷守齋開簟納之遂驚悟迨旦至羅氏家見石觀音初出水身猶沮洳叩之知其魚化也守齋默念與夢合因乞以歸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沙門冥成即普潤法師翻譯之堂築舍日誦法華題曰蓮華堂

又傳教作普賢堂於虞山之陽長山寺法海於至正庚子八月夢觀音大士顯化於水濱得旃檀像遂盛飾棟宇極其莊嚴事之甚有靈驗

魚尾骨化佛贊并序

周永年

萬曆戊午平望市民有得大鰱魚斷為數段鬻之於市者王氏之僕市得其尾烹而食之剔肉見骨有像儼然色如白石其形立其頂露其目深其鼻塌其唇朱其髮長其體豐厚其左手若撫其左乳其右手若撫其右膝其衣袖寬廣其背隱然若陽衣以露骨者蓋亦有數刀痕其承足處有若蓮花座者則已為刀斫斷不復相屬王氏之僕且隨

棄去矣像存王氏永年於今已未春過而見之謹稽首為
之贊曰

我聞諸佛及大菩薩悲憫化現無暫休歇應以何身而得度者
即現何身而為說法今觀此像是為何相若非居士即是長者
佛所欲度倘在是等魚遊江湖業非定殺取魚之法獨無遺術
老在水鄉不能具說漁具諸詩贊歎惡業凡登俎者以鮮為美
必生致之其價乃倍貪味貪財惡乃交濟近多善士亦知戒殺
第所戒者鵝鴨等物曰所恣啜仍此水族獨不一思鵝豕之類
受人豢養供人宰割猶極慘痛而以為戒彼居於水自生自育
橫被斯人取以為食豈惟傷仁抑且害義彼食魚者鵝鴨與類

人與之爭歟心為喙往古聖人雖結網罟然奏鮮食以艱食故
既飽五穀何復嗜殺釣而不綱儒者所述夜靜水寒垂餌不食
寧此魚彼豈直示拙今此異相成於魚骨誰為包裹誰為刻畫
諸佛化身百千萬億今此巨魚是亦其一刀山湯鑊佛已身入
其膽魚者應得何業當念經言出佛身血若見不見若信不信
與聞此事佛說法竟蛤中觀音是一明証又此真像出於魚尾
魚尾蓮胎是二是一何必更問蓮花座子我願世人臨淵莫羨

一二水中佛身常現

南翔寺載鄭虎臣吳都文粹

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烹

修享二時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嘗有二鶴飛來集其上僧有齋法師者即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為之號泣石上忽見題一詩云云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吳都法來卷第二終

吳都法乘卷第三

吳江周永年撰

半滿篇

康祖舍利全提寺拈生公群石聚講罷忝光音所攝視聽不遷法待人弘道隨言傳代有翻譯漢晉唐三輪恒一轉帙華千函迄半滿第三

神宗顯皇帝頒賜開元寺大藏經勅

皇帝勅諭蘇州府通玄寺住持僧人如緣及僧衆人等朕發誠心印造佛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勅以諭其由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宜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

助朝廷泰宮壺肅清戢已往懲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
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已無為之治道焉今
特差尚膳監太監趙繼芳賫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知悉
欽哉故諭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日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
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
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
邊以圓教盡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
詮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

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蜜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數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摇消所

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
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
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櫃
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剥膚爲紙即壞即
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
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此篇下尚有石室經字見廣五山志

瑞光寺藏經院記

劉鳳

瑞光寺昔有藏經不知何時散失至傑峰上人始募印置旋遭
徒醉僧賢于他寺管大夫志道與今徒孫其贖回藏于所居院

藥經之護返皆佛因緣聖果不可無紀以示後人嚴奉無使復失俾予為記予惟經之曰三藏者經律論也閱五千四百餘卷者佛之所說為經佛之說法四十九會度人無量曰大乘經則有般若部及寶積大集華嚴涅槃諸部又有五大部重譯經及單譯經曰小乘經則有阿含部單譯經又宋元入藏大小乘經又有西土聖賢撰集經其儀軌戒行曰律讚述功德甚深奧門又有小乘律五分十誦毘奈耶苾芻尼諸部百一羯磨其諸得法聖僧所說曰論者有大乘小乘若其曰傳曰集曰實錄曰記曰尊宿語錄義疏代有所益五宗十七世其流別同歸于一然自是鮮聞嗣法者其講席聽授亦皆泛然無所開悟然則所賴

以傳緒使教不墮地者惟是維藏之繫我　二祖開基則有所
頒于郡國諸剎者皆有佳本曰北藏其在今南都刋者曰南藏
亦間有小異而茲瑞光之所藏北與南與或宋元與蓋不可知
而亦不知其亡失于何時至傑降而始獲復備南藏旋亦失之
者魔尚未殄耶今復藉善緣與僧某之力得歸自茲當謹奉之
無致燥濕蠹傷有所損失實藉佛之威神靈德丕顯光照臨之
哉夫法不可滅則經自當無隕亦昔之遺罹豈不有不信罪福
果報欲泯棄損廢之者然旋卒充復而身自罹其殃經無毫髮
損也故願以戒諸緣信凡預開其法者興大慚愧懺悔往愆以
修後有其有一偈一句當極信受而況可毀謗法輪滅棄經典

以貽無間獄苦哉我佛正信非同戲論期共守之無忘若乃比丘身服緇衣口說麁麤與彼有官乃視之編戶役加賦焉則奇字安得不頻廢是以敢告請發信心焉則管大夫之意也又聞經造之多塔放大光明余不及見傳之里中云萬曆乙未八月之朔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白居易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屬沙門清閑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僦功商主鄭子成梁華等施財院僧法弘惠滿契元惠雅等藏事大和二年秋作閣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繒萬藏與經之費計繒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

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為飾環蓋懸鐸六十二有藏八面二門丹漆銅鈐以為固環藏數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梶經函四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南閻浮提內大小乘經凡八萬四千卷按唐開元經錄名數與此經藏同於閻浮大數二十之一也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紺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為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為之記僉曰然師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踵隨日而集堂有羹食路無飢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曰與茲勞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啟藏發函鳴犍椎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二聲洋二充滿虛空上下

近遠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無不歸心俄然
異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繇是而言是堂是經是藏
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賄轉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
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亶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請
維都請予為記夫記者不惟記年月述作為亦在乎辨興廢示
勸誡也我釋迦如来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
依於經、依於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
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元我國土宰官支提
上首暨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
乎經有缺必補藏有漏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

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二年二月一日記

管志道

雙塔寺印造藏經記

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無問眼耳鼻舌色香味觸珍禽寶座花塲雲林等項俱作佛事而我釋尊獨號文佛大都以音言文字作佛事也遡其說法四十九年度人百萬億衆所詮三藏十二部不啻詳矣何以故刹臨五濁惑重塵沙刼減百齡悟須彈指而世尊因中以難行能行故疾證菩提如是頑力入我祇(此處必行衆生心想中此言教所為詳也余嘗稽教乘始末自)國流我支那蓋有三難焉雙林示寂不留一字而破顏微笑之頭陀得正法眼藏垂涅槃結五百大士於耆闍崛山中集世尊生前所說法阿難尊者尚以漏未盡故擯不得與斯會亘七日

讖蘊密而始彰尋如是我聞之端此集之難也自周太史占紫微五色之祥已知西域有大聖人翻後難化人西來割灰東啟而教猶未入逮永平之季摩騰法蘭以修多羅五部入指提然惟四十二章緘諸蘭臺而四部夫傳暨士行法顯者流度流沙抵于闐印度等國得梵本線經律抄雜藏諸書中閒如初地聖人憶華嚴於龍宮五品智者數楞嚴於天竺歷唐三藏大師往返華夷閒關險阻而契經稍二稱備此購之難也華梵殊音篆隸代變貝葉靈文就志而述三賢羅什至勤姚秦十萬之師而出之龜茲國乃以東土之文譯西天之義繼以流支難陀般剌彌伽跋陀等諸開士遞相翻譯而秘部顯暢然閱華文或移梵

義從梵義或譯華文必四頓而躇躕方迎刃而解此譯之難也無見三難而重以應化之賢聖護持流通肆我末法衆生緣教泰宗熏入大乘種性以不負世尊所垂破塵出卷之喻其亦躍然詹懼然者矣或曰少林印心不立文字何事此喋喋：箕沙為余謂不然如來寂滅難覩衆生智量易窮匪藉筌蹄曷見魚兎悟之則指草是藥執之則入屑成塵亦存乎其人耳或又疑孔祛行怪孟闢辭淫若儒服而禪語且為之分疏豈獨胥逐逃之譏抑亦詬代斷之戒余曰出塵求證禪宗之學也入塵濟生菩薩之行也根有勝劣願有淺深總歸性海豈曰相違第釋家以三祇了見道修道之因不免謬捨人倫儒家以一生辦自利，

他之業何暇復論因果道並行而不悖此之謂矣嗟夫非通乎權實之變者孰能知之哉吳東隅雙塔寺舊有頌降契經一藏歲久散逸殆盡厲有耆宿德盈者叢林中之白眉也追惟古額恻焉疚心與徒衆廣求檀越飄鉢而南從白下復造金陵以歸斷為已發未發當發菩提心者作眼目謂余曾獵內典索記勒石以垂不朽余為述其理如此云

雨過吳城靈隱寺觀貝葉經　王叔承

白馬西來萬里經梵文歷亂雨花青薄于蕉葉輕于紙黐簡三生夢忽醒

靈隱寺看貝葉經　孫七政

何年靈隱寺松徑到門深石上看殘貝聲在碧林

靈隱寺觀貝葉經　張獻翼

妙典製趙人匠義非翻譯所窺葉二露開仁壽條二門闢慈悲六地一音輒響八聲三點成伊安得矯然獨悟無言文字俱離

英宗睿皇帝頒賜虎丘山大藏經勅

皇帝聖旨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直隸蘇州府虎丘禪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

閒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漫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故諭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神宗顯皇帝頒賜虎丘寺大藏經勅

勅諭蘇州府虎丘寺住持通容及僧衆人等朕發誠心印造佛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旨護勅以諭其由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躬康泰宮壺肅清機已往愆允祈無疆福壽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含生同歸仁慈善化朕成茶已無為之治道焉今准欽差蘇杭等處提督織造太監李理蘇松常鎮稅務司禮監太監孫隆奏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知悉欽哉故勅

萬曆二十八年九月

初三日

勅賜藏經閣記　周忱

欽惟我　朝奄有萬邦聲教所暨地大且遠　列聖相承廟謨迭出爰乃參用真乘助宣　皇度廣資福利昭薦　國釐攷之神州赤縣必崇建梵宇增飾莊嚴復有　詔校修大藏經典至是事竣頒　勅降經於天下寺之素著者而蘇之虎丘雲巖禪寺與焉適忱叨蒙　上命巡撫京畿賫勅護送藏典至於其寺當正統戊辰正月望日也主寺暨師因聚緇衆大啟寶函同寺閱誦忱獲　拜瞻何幸躬逢勝事見其縹帙之整彩燁而光騰奎畫之妙龍翔而風舞稽歎盛哉然則天章玄文之重矣可不

度而弥藏所司以帑廩羨餘度材庀工為層屋五楹高六十五尺廣九十七尺深如高王以龕置設供以几案彫繪金碧靡不堅完於是住忱謹題曰　勅賜藏經之閣；後奭師復懇衣素撙一軒以待往来休息又建香積堂伽藍殿海衆亭相時殿塔之左右前後可謂得人矣既而師狀附遠来江右踵門求識其事於石余已衰老薾乞骸骨歸田文思凋落曷足以應其求耶雖然師篤志能終拒抑子嘗與焉且春秋之法常事不書今天恩如此之被佛典如彼之全誠曠世盛典其可不書矣子弟慙拭訥無以昭示後来姑述梗槩以復之師嘗奉　詔内廷校經名奭守照巖林隱其別號也故云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致仕

虞陵周忱撰

藏記

張浚

吳郡山水秀麗虎丘號勝處世傳闔閭葬此地氣騰出秦皇使人求劍虎在其上因以名焉晉王珣與弟珉宅石澗之東西已而捨與佛刹本朝至道中華嚴律為禪紹熙八年余謫居零陵住持宗達以書抵余曰我與紹隆同嗣法於圓悟禪師實繼洒掃隆常建立轉輪大藏敎彌勒示現禮製旋軸于中負戴其上規摹甚偉僧法璧法清法悟為之勸邦人李方高次幸輸財方議卜築隆適告寂我不敢以勝事難集為解風夜究力益勵精誠再閱寒暑工績俯就平高益下棟宇翼如飛巫貝葉輝煌幌櫩

信士鄒珉目覩口嘆盡捐所有獨力莊嚴於我法中為大緣事敢以請記且當天下無事時當世名儒閒以財為病矧兵革迭興軍儲或匱勤役費用理容未安然我常思之夷狄之變其未有事因欲生愛因愛生貪因貪生念欲愛貪念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為闘亂怨深禍結殆不偶然我佛以清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念儻正和氣自生其於教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愧余聞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譬喻發明空理丁寧反復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神通不可思議古人指摘之意蓋病夫不知虛靜修已區區致恭以俟之也又病夫落髮披緇之徒易浸以溢流宕南畝其教可輕疵哉將見

斯藏之咸觀相惜信由信起善宿習退轉真證圓通孝弟和睦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永其傳藏始建於紹興丁巳春正月至冬十一月告成復授資政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為之記 此下尚有楞伽山寺大藏經起訖真可轉輪藏記畫缺俞鴻與福寺建藏經閣記劉鳳

石室經字

石室墓應夢觀音殿也旁石壁上刻經九十二行皆宋人所書人各書一行每於行下題注名氏官爵首行觀音經四字其下題曰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書次行自兩至世元廿四字題曰秘書丞通判軍州事胡宗愈書其餘亦皆名人餘恪文稱當時公卿墨妙然不知果出衆人之手否耶載之雜志

以俟博識者。

右見虎丘山志

血書華嚴經贊有序

宋　濂

上人幼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常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最為尊勝欲蒸松為煤入以香藥搜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藥白法欲假汞為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耀可觀能盲人目非助道者欲推赤金素銀庶薄如紙復拾為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難曰重寶外塵為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之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

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維我一身內而心膂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於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尊閣聖壽禪居普者樂法比丘當無佛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為紙以骨為筆以血為墨願書一偈況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于一縱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為異於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難華藏海證入禮華藏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

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下微塵刹土中一切衆生皆得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於是親爲五分妙香三雲輪圍結爲寶綱編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花作禮而稱贊曰

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辨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爲無量無量亦爲一重二無有盡是爲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秘藏上人出身血

嚴飾書此經於一毫端中普含十方衆於一毫界中普現光明
臺於一毫臺中普成師子座於一毫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
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徧端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
應解脫譬如日月王照三千大千惡見種毛色法能破暗故譬
如大洋海一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
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露現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刼
事不過刹那閒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
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士即色已法能
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
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

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即是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二俱泯此為真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故一心歸命禮祇夜以為贊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啟

新都謝陞跋曰蘇州半塘寺有法寶二一為善繼上人血書華嚴大經一為雜兒塔上人血書經後我　明宋文憲公序之贊之撫序乃知上人永明師後身而文憲公前身也永明師直超極樂轉度娑婆西方一大善薩文憲公闡教　皇猷宣揚聖諦東土一大宰官上人從永明師一轉而書此經再轉而終此卷其入毋夢時不曰善繼而竟曰延壽蓋挈前因

以徵後果共一大事因緣文憲公豈作誑語乎余一再瞻仰此經毋論筆鋒遒勁行款清勻自始至終不見一毫急惰相而血光融瑩漸變金光非永明師一轉後身而能然乎文憲公序則事昭贊則義了書復標鮮非永明師再轉後身而能然乎二百三十餘年寺運式微萬曆丙戌汪司馬公遊吳頂禮瞻仰嘆為希有尋憩焦山宗人汪子建以寺僧來願以是經權寄犀林精舍暫藉宰官護持司馬肯之且命其弟仲嘉與約他日寺僧稍能興復仍復歸其原寺僧亦以雉兒塔寄王居士半偈菴萬曆壬寅冥旭比丘有緣吾土而寺僧孫徒明德有願還經一時宰官居士開士等並贊成其勝移書

仲嘉仲嘉謹如約此經既還塔亦歸附十六年間彈指去來
梵人之弓延津之劍豈可思議哉檢文憲公集稍差數字在
集乃公定本在經乃公的筆集稱幻滅當是善繼上人別號
而聖壽禪居或半塘寺中藏經所耳然並識之
右謝陞少連跋載此經去來事甚詳第云永明禪師一轉為
善繼再轉為文憲以文憲為善繼後身誤也按文憲為永明
後身見此經序讚及永明像讚中而善繼之為永明與文憲
之為善繼則未知何據也文憲序讚載其門人季崙鄭潤所
刻潛溪後集中蓋文憲未入　國朝之作而善繼寫經始於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成於次年丙午文憲生於元至大庚戌

計是時五十有七年矣序云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文憲殆親見善繼者安得為善繼後身乎三世去來如屈信臂不可思議然以應身信之則後先歷然謝氏之談不可不訂也兩辰冬十月過半塘賡禮是經因志其後錢謙益記

血書華嚴經讚　陳　寰

半塘壽聖寺善繼禪師於前元至正間懇血寫華嚴經一部寺僧傳守不怠　大明正德十六年辛巳正月虞陽子陳惟明寓半塘謁上人得翻閱一周竊念惟明先世崇佛念不退轉今見此經乃知禪師不惜身體供養諸佛功德如是當得作佛敢頓首贊頌其末第愛欲未離他方去促不能詳諦頌曰

普佛戴肢體能行忍辱故況此大乘典妙義難思議法海四無邊辯足諸佛性一一放白毫普照諸煩惱煩惱緣有情有情惟自惜而此大慧師見佛不見我四大本皆空何有於幻血如來真實義天人所信重我今滴一出植此大善本能見諸佛成化無量衆生同證雜華藏漸得見如來各一如經中有此真法相緣知未生前無字亦無血三千大千界普發菩提心

楞伽山寺大藏閻緣起　　釋真可

衆生不悟言說法身而為文字所轉如悟言說法身則不必離言說而求法身也古有鳥官閒羽聲之音知其好惡吉凶鳥由是而觀則言說法身亦不外鳥音有也眉山曰漢聲便是廣長

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則言說法身與色相法身無別也豈惟色
相哉臭之所臭舌之所嘗身之所觸意之所知謂之臭味法身
觸法二身亦不悖初言說法身也故雲雲見桃花而悟道樓子
聽曲聲而明心良有以矣然文字般若又言說法身廣長舌相
也娑婆衆生心量狹小習尚卑微苟不以廣長舌相吐大雷音
震其常情則生死之夢終不醒矣又諸施之中法施為上財施
次之然微財施則法施難廣是以能割所有身命之財流通佛
法者其功與法施等也某人立心造大藏一部施石湖楞伽山
僧某禪人構閣供養永為人天眼目施者受者必皆無我所心
和能成此言說法身之功德也豈可以算數知哉末法衆生福

薄凡集勝事多難少易某其勉之

俞塢興福寺建藏經閣記

劉鳳

東洞庭有寺九而俞塢之興福最名爲成化間僧思復與徒智勤等三四人自法海來主是寺以茲土所藝植與所喜施大興棟構遂有殿臺室宇以逮於今日有崇飾則其徒奉教惟謹故兵燹此粤有僧某來請予以藏經久已散佚今獲鳩集得完欲建閣嚴奉之惟賜之一言樂成勝事予惟佛滅度時迦葉奉遺教以入靈鷲已乃大結集命阿難摠集默其異端簡正徵謬迦葉騰空自焚作十八變蛻骨於地皆爲舍利炤耀山澤傳二十四祖以逮達磨度江爲此土初祖其間諸菩薩所造論與僧祇

五分諸戒律及佛所說經名為三藏踰五千四百餘卷予服習雖久尚茫然無際今藏乃有南北之分其間稍有不同宋元所藏山寺多有存者墮於庸僧之手故往往滅裂之為人截去餘幾此又非經之一厄耶然予聞昔之纂言者多藏之名山川冀不朽然竟澌滅無遺惟斯經藏神靈所守護故其傳至今無少失墜雖經喪亂及欲滅佛者竟不能燬其一字族即復大興於時此非佛之幾神靈德至顯哉今寺之綱維尚能綜葺使三乘十二分教六度萬行有能荷擔△大法者求之不遠而得然聞前代皆有譯經者置院集諸僧傳譯梵文是經在西土尚未盡來耶今我斯白舊所傳無復益亦無復眷宿語錄入藏者是五

宗十七五之後高峰天如外遂無聞焉將有智人深閟不肯見耶將羣魔方競出以撓亂我法耶予求法頗力頗不能遠適參請所見一二雖極所皈心而皆捨我去惟孤守經藏句身文身之義爾僧乃能同我見守護若救頭然圖建閣以藏庶之永久夫佛法未終替萬五千年之期尚未至則當有得法者作且今名山大刹岩居穴處者豈無得心印禪定不起人無自而知若今藏經於閣其庀材執垣令辟擬橅樂格塗堅堊墁度函惟簴竭所有以求底濟若寧宮長者有所助亦惟信心實無有福德是名福德予勉徇僧意為之題如左

轉輪藏記

葉夢得

佛法自漢入中國即與其言皆秉然未然若是侈也至晉宋周
隋之間鳩摩什之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者
日以廣源流既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一
切以洞然無我為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判為禪律兩歧其
後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盛益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至
唐開元正元以來元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部分甲
乙鱗次櫛比雖假託疑似謬妄之辭苟不叛其說亦莫不具在
其傳至于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道在天下昭
然若揭日月而一遭秦火雖六經不得為全書殘編斷簡得於
屋壁丘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

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已湮滅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再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者何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得歟蓋為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借資取便階梯所欲嘗棄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別邑梅里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二年長老道綱始募衆緣為之繕強力明果學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既成見余雲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為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教以其書則忘

惟轉輪藏備極雕刻綵繪之觀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徼福悔過者一皆效誠於此吹螺伐鼓机發軸運象設駭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懾矣然邑民瘝而艱施歲且多癘有欲成吾事者而屈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獨吾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略無以慰此意也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因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嘉綱之勤而已也

血書法華經報母

釋智及

筆底紅蓮朵：閻是名真法供如來指端瀝盡娘生血全體何曾出母胎

血書華嚴經　前人

五十三人血戰來百城烟水盡成血毗盧樓閣紅雲湧帝網山河赤幟開十指頭邊獅子吼一針鋒上象王回有無功力難思議直得腥風遍九垓

繡字金剛般若經　前人

般若靈文宿有緣等閒繡出喜功圓銀鉤鐵畫分行草玉線金針顯妙玄兎子懷胎皆剌法蚌含明月匪真詮金剛正體堂：路錦上添花五色鮮

血書法華經　　釋文琇

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来中吳清信士顧福敬誓誦妙法華一萬部復刺指血書寫此經且道是二真精進非是真精進是二名真法非是名真法須知真精進真法在未啟口未舉筆之先洞然明白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若向聲音字畫求之鷄子已過新羅矣蓬然一雨一菴諸尊宿聲偈以讚在于別卷盡是畫蛇添足徑山恁麼批判在裏許不在裏許也是洋瀾左蠡

題血書法華經　　前人

棟川諸正智刺血為墨書寫妙法華經既完載拜請題其後因謂曰經中有云藥王菩薩與二萬菩薩皆於佛前作是誓言惟

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後起大忍力讀誦此經脩說書寫種種供養不惜身命善哉居士乃是二萬數中菩薩衆願力而再來者也不然何以能於末法之中起大忍力不惜身命刺血為墨書寫此經者耶雖然未下金針未舉毛錐之前此經元自具足若向點畫已形之後而見此經劍去久矣

血書華嚴經　　前人

經云剥皮為紙折骨為筆刺血為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為重法故不惜身命且道如何是法七處九會佛菩薩所說是法耶雲臺寶網自然出聲是法耶五十三知識為善財所說是法耶若是靈利衲僧便能直下領略則知七處九會佛菩薩所說不

是法雲臺寶網自然出聲不是法五十三善知識為善財所說不是法既皆不是法且畢竟喚甚麼是法明眼人前不得錯舉申吳利濟北丘聞詔嘗典藏靈谷發心刺血書華嚴大經用報父母劬勞之恩余因獲覩遂為書於卷末

題血書楞嚴經後胡本澄請　前人

練川王福源平昔發心刺血書首楞嚴經至第八卷而亡其友胡本澄為續書完復來娶江永懷再拜請識其後噫張方平前身書楞伽未了再生續書酬本願也今王福源書楞嚴未了而亡其友胡本澄續書而福源不勞再生而了其願即於此身便成真脫矣本澄實可謂福源知心友也若掛劍墓樹安可同日

語哉

東本日墨書金剛經後　前人

金剛般若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聞此而信心不逆尚超恒沙七寶三時身命布施之福況書寫受持讀誦者乎吳門伊蒲塞東本日持誦已久茲復書寫深信般若可知矣觀者謂為必當來成佛之緣豈可與世福相較殊不知未舉筆之先已成佛竟如其不信試入日光定問取覺率慈氏

跋晹公墨書華嚴楞嚴　釋真可

本朝尹山隆菩薩少年時血書華嚴經法華經各一部及　高皇帝開試經度僧之例有業不精而妄應者　帝怒坐及三千

半滿篇

僧皆邊遠充軍陰公特往京師頓焚身贖衆僧之罪　帝允之
勅有司設道場嚴侍衛公躍然登之身將半燼烈焰中猶手書
風調雨順四字囑內使曰俟天晏焚之後果亢旱　帝焚之即
沛然大足　帝曰此永陰之雨也嗚呼陰師血書華嚴法華二
經時初無求效之心及焚身之際火光中露此三昧使天下千
古仰而戴之當時道亦賴之大振皆自心不欺之力也今去陰
師二百年尹山復有僧明燮者墨書華嚴楞嚴各一部雖用墨
不若用血然其最初一念不欺之力未始不同也予登峨嵋道
燮之萬縣見一老僧書華嚴以精懇虔篤不覺暗中書經達旦
偶隣僧說破即不能書楞嚴曰因明有見暗成無見不明自發

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若然者除師焚身之際火光亘空與燄之
老僧暗中眼光不昧皆不明自發之光也與上人書經時能猛
加精懇以增上之緣熾熏自心則此光之發不獨前人有之上
人當勉之

書經發願文經入蘆芽鐵塔　釋真可

我父生兮我逃逝痛慚不得奉甘旨我父死兮我未歸一坏之
土誰掩骨此慚此恨何時消日增月累丘山積丘山劫壞終有
崩刹壞山崩恨無盡今仗佛光書此經字字功德難思議南無
妙法蓮華經字字皆我自性以此功德報亡父熏業損謝生
佛冏見佛聞法証實相如戴有功得驪珠願我亡父持此寶遍

照十方焰光際我本母生不及養寸心耿耿石難化期酬至德
無所從慶我雖塵為佛子深恩婦人婬業重墜囹難拔等須彌
須彌可傾婬難斷津梁苦海須聖力佛說諸經度衆生皆先戒
殺後淫欲先淫後殺惟楞嚴是故報恩應伏此南無二上楞嚴
呪消毋淫業如天風片吻之間不可得戒珠清淨光無缺見佛
聞法得自心一切萬行悉堅固我發此願等法性見者聞者皆
出苦何況書經報父母若無利益我不實惟願二經入此塔、
亦永、無圮壞風鈴宣說皆呪心有心無心俱悟入又願因緣
若至時普放光明照法界觸此光者生孝心因此孝心得菩提
一燈傳至百千燈百千燈傳永無盡我願如是佛証知護法人

天并八部二經會上發心者佛前立誓說諸呪願護此經如護
眼在一處一恒不離我今哀求說呪者護我書經亦如是我若
成佛報汝恩如我今者報父母

跋慈慶中公血書法華經　釋廣印

半塘寺血書雜華蓋三生緣於一手吳中希世寶也慈慶密通
半塘中公穴膚書法華現優曇於十指與雜華媲美智覺為不
孤矣然法華雜華皆從佛口生茲以通身遍身說之何異古人
背手推出枕子令觀者試覩捕着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姚希孟

丙寅初夏寤龍樹菴中與西屋恒宗諸師談一切法空机鋒甚

暢頌之坐斗室中持呪為飢蚊所嗜雙脫作楚如被利鍼不能
自持為之咂然失笑此小之痛癢耳便不能空之何在予人謂
刺血書經者僅從指端出濡縷與剔肉析骨熬異不知衆生顛
倒惟認此草業為我戀不能割若能從此猛下鋮鋒便是金剛
經掃除四相之第一針亦如來為歌利王割截身體之真種子
也故從功勲位中言則與然自然譬供諸佛菩薩皆同一莊嚴
若能刺血不作血想與滴水和墨蘸筆舒紙同一等閒便從指
頭做細孔中開一人天法眼染着側　理有如天半朱霞雲端
赤電即珊瑚火齊明燭寶色不足為喻而何有斑之血痕予請
以此似月印上人四月廿七日因先慈文太君小祥集諸師于

風樹堂作佛事月上人在會為跋數語

董其昌

余昔為雲栖大師碑文曰行在梵網經志在報恩經時人以為實錄蓋雲栖以孝思發願故也今觀月師禪師血書此經皮紙骨筆不見有身相景濃以後僅一見之當有舍利於毫端涌出起塔供養諸佛菩薩歷劫無盡則知佛劫所抄語言是文非法亦非文法如何印公以一毫力成五大部來謂天龍宮無不有無不至此則善財至有之祖善住道人禮拜讚歎說是語已乃還其經

陳繼儒

華嚴中血自無始以來幾成大海檄臘萬杖今刺寫血經一滴一縷皆攬得醍醐相似四大可磨滅此經功德歷萬刼決不能磨滅也展經之頃不覺草木山川色變震動誓願猛烈我乃如是

郎

姜堅

學佛者多以苦行作佛事若刺血寫經其九也非大願力非深心慈豈能積成卷袠使人於一展誦間知皮肉髓腦盡屬可捐陽燄空華抱無足戀於區區百齡俄頃見歷歷三身顯現不死生僧同蟬蛻勿譽誹等是蛙鳴予一字即五大乘一念即萬億刼雖欲以言語讚歎亦了不可得矣

韓敬

宋學士為壽禪師後身補書華嚴一卷此血淚漏縷足攝儒釋二宗始知斷臂剔頭未是報恩實義今月公以毛孔針芒湧出天

龍五藏計運毫承腕之處天雨不霑鬘華飛繞願海所極義眉大士當引手大際豈獨永明弥陀舍笑安養即願讀學士書者認此光明一紙

趙宧光

頭目髓腦何者非菩提資粮天地水火何者非無明遮障六道得生人天復付與知見遣逢有佛世界中得無上妙法即析骨濡血有何吝惜月印娑勿有解於此出指端甘露書經五大部經文所謂千生萬劫虛生浪死惟此一生是真供養

汪遠

常悲身外物割反如血肉古德力勇猛身首至不惜余亦駭希

有師視若平昔三乘四部文指血日消滴遂令廣大心化為百
川溢豈知金剛身非損亦非益筆鮮氣尚生紙枯色將碧理性
與緜二緣緩周身脉莫但觀同水欲作西江吸要知同一雨普
潤無所擇金山老僧書夜光仍四壁雖塔雪石函猶頌兩世績
何如豎指頭已盡百千億彼增上慢者五千同退席頑堅祇受
心歡喜無終極

胡汝淳

觀法二空云何迦文四十九年吾敢并聲觀人二空云何阿難
如是我聞蔵函流東誰解空法我知即是書寫受持讀誦講說
誰解空人我知即是刺舌勞指沸血燃身不然指節非喻摩西

此身中血非花上露則知紙劄所抄語言是文非法亦非非法
如何印公以一毫力成五大部乘諸天龍空無不有有無不空
此則善解空有之紐也善住道人禮拜讚歎說是語已乃還其
經　歷劫無盡

王志堅

衆生自有識神以來骨節高於毗富羅山身所出血過四大海
乃于此生寄寓之幻軀惓惓惜靡所不至可謂愚矣月印上人居
酒肉歌舞場中能刺血寫此經作大苦行是為尤難公蘭若相
去不百武有古德華嚴金華學士所補書在焉此經可與娆美
余何幸得並見之

虎丘為一片清凉地幾為煙杉經內所佔然而忍草慈雲未嘗不在余隨家君宿綠蔭堂得讀月公手書血經百四十有九卷而固有暢於忍與慈之說也不忍不能空諸一切不慈不能育諸一切刺血是心即心是忍寫心是血即血是慈請問月公還是心上証如來還是指上証如來當應默然無語慈忍俱通

李之椿

書寫一經半偈功德無量何況刺血寫經積至五大部實為希有之事忘身為法我法并空無可言說但有讚歎

李流芳

陳元素

是五大部版冊流通遍滿天下何煩手寫縱須手寫殆松之烟丹砂之末皆足濡毫而必指火刺然後血一點一畫一波一磔積至一行乃至成卷：盈一百四十有九當刺寫時我佛如來毛孔光中悉見悉知應大悲愍乃寫經者惟知有經了無痛覺蓋彼發願寫是經典先捨是身何況緣血以此臭穢化為神奇報生身恩即報佛恩我身所有悉是經典凡經中字字：歸我并此血本亦當捨却捨血本者亦復如是

周永年

血之為物以榮膚髮以養筋骨滋長染業刺以代墨蘸以書經淨因淨果一時俱結繇是而觀染淨二法初無常性惟人所轉

生公之石開法點頭無情山骨得佛心髓澄公之筆滴血濡縷
無窮法水爲君手指從一點畫至五大部行二字其數凡幾
爲出佛口爲出君手爲無間說爲無復說請書經者略爲我答
我作是言護口不迭

題月印止人血書五大部經　釋法藏

指端一劄血涌天五部何曾有一言剩得金椎鋒遮點要君拈
出向人前

釋大巖

法雨法雲何物化血流遍滴太虛空龍華會上重開展爛熳千
巫映日紅

釋傳燈

昔天竺慈雲大師發願偈云析骨出經等妙高志軀為法周沙睒是則刺血書一大藏經亦不為多矧五大部乎然余苐能以三寸舌流通大乘於月印師能無愧乎獨有合十頂禮懺悔而已

釋明河

衆生堅執我相寶惜身血一滴不肯捨即鍼黙蚊嗟有所不耐況與刀接況接之不已以至五大部經月印兄可謂希有矣遠種勝因克成佛果誰有智者而不為此世人執我寶血終歸乾燼不過為荒塚燐火夜晶晶而已安得如印公此舉放光動地

戒

釋正性

昔我天台智者大師剌頂門血和五色香烟手書陀羅尼經永鎮修禪閒有大力之者欲携置海南非本願力龍神勿與也今吳門月印師剌指血書五大部其本願力直與金地老人同一肯綮永為虎丘常住龍神護持我願亦當如是

奉釋典諸部經於小祇園藏經閣中有述　王世貞

方廣宣妙覺總持諦真乘白馬叶休期金人肇奇禎傷哉末劫日聖澤漸以凌冥跡猶恒河狂飚吹慧燈我友修淨業慷慨惠西經矣必具羯磨居然一摩騰小果固有漏法施良足懲雖廉

布金田幸依化人城蒼松雲漏三修竹風琤庵閣臨廣除迴流激清泠閻婆陳天樂龍蕨鸞飛騰中有慈悲相恍發妙音聲玉笈啟湘縑流紈染翰青杉佛貝葉端自然蓮花生如日懸中天萬象借光明稽首兩足尊發此肴有誠破除諸疑網摧伏群魔兵前因複心通後果希勝增願以一切智迴施一切情巇嶭西逝染金筐導前行凡聖同趣解怨親冤合并執離文字間摘為道所增書溪傷吾許筌蹄詎堪徵

墨書法華經　釋智及

松陵信士王元吉夫婦同持妙法華笑例虛空多寶塔驚翻露地白牛車世緣未了曾何礙寶所親登定不差朶三青蓮亳未

145

現腕頭餘力更堪誇

寫塔童子

錢希言

蘇州城西寶林寺相傳不知何代忽有十三歲童子無何而至云欲得淨室寫經寺僧以別房待之就索紙筆寫法華經以半幅高麗繭紙畫作七級浮圖一級一卷紙長四尺許廣可尺半而經文六萬餘言盡在焉數日便了仍留寺中供養童子不知所之里人陳文綱云曾親見此塔字如麻而大緻密分明其下左方題行童東海王師光寫一行年月不盡記矣今歸蕩口華氏

敬法篇之感應緣

釋道世

唐吳郡陸懷素家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總焚爰及精廬並從烟滅有一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經函及標軸並盡惟有經字竟不被燒爾時人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前妻之兄仁則當時目覩於後具自言之

右出冥報記

題金剛經塔

釋真可

余瞻禮是塔自如是我聞以迄信受奉行一書至於四字一字至於一句一句至於一行一行至於一經鱗次曳尾宛轉橫斜靜對之如遠水孤峰流觀之則長空雁序及其標塔標佛忽然妙合則七寶無所施其工帝梵何所閟其巧直自一心不生處

為基不生用處為用世尊未說是經此塔先已成就經云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註脚鑒大師見從其註脚悟入而今
此塔當机電擊豈無毒眼漢見鞭影而馳乎螺螯又于刹施是
經余竊有嘱累昔有堅持此經者江風敗舟經遂漂蕩意其竟
入龍宮矣一日其妻浣於溪畔見羸螺結聚沉浮衍漾如水上
燈球恠而擬之羸螺既盡此經獨出誠願刻者施者受持者等
彼羸螺遂與此塔共結一段不思議公案也

跋趙凡夫篆書金剛經後　　鄒建光

金剛一經大資冥福故世好誦亦好寫然書者河沙而能書者
帝青寶至於篆體則絕不多得矣凡夫善篆而此書更屬精嚴

又有青衣童子自化池出現手磨瑜麋助之何可思議

吳都法來卷第三終

吳都法乘卷第四

吳江周永年撰

應現

竺國吳邦執則異地示有沒生無去來際今古異時聖凡異位誰則一如了無進退非顯神通非恣遊戲有大因緣乃以身至述應現第四

智積菩薩殿記

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為靈巖寺二成有異僧負鉢叢以入憩殿廡下長身黧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于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之居

無幾有胡僧顧見其畫惜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於是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卧内僧索杯水噀之一噀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帛數萬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僧它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趙靈巖如約問僧所舍無有遍從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壁間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修供作佛事俳細數日而後去其事載於吳越國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口見於大乘經菩薩品云惟靈巖故刹更隋唐五代

四百餘年至宋興始改賜秀峰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院之東廡庫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老智訥飭其徒募衆力大之高甍巨楠雄視一方像設中嚴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唄之聲震動山谷於是訥過余於晉陵求文以為記余曰衆生執迷展轉六趣出沒生死莫覺莫悟惟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塔卓錫而石泉涌揮麈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挾纊歸命齋心悔過五濁厭離如燬鷄出湯欣慕至道如亡子見母如醫發盲如迷得路發菩提心修無上道輕財樂

花造種：福百世之後陵谷變遷蛻骨所藏傳衣所寓在一處
：照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恍如宿昔曾受佛記今雙林
大士泗州僧伽靈巖智積皆是也紹公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
服同異凡所建立人勸成之陰樓傑閣穹堂廣　殿徧淮吳
豈止智積一殿而已

智積菩薩

智積菩薩靈巖寺開山祖也當東晉末自西土來時泗州僧伽
持鉢江南至無錫聞積在蘇即回回彼已有人矣由此名顯有
一貧婦慕其行營持甬泰為供積受之婦因得度至今上巳日
號智積誕辰聚數十百婦為甬泰會

右姑蘇志人物類中所載如此而附註其下云梁天監中靈巖山初造寺云云則仍如祿觀之說若寺觀類中則直據記文以敘興建當亦以所傳互異故兩存之耶

又按此段紀同宋襲明之中吳紀聞中語

鑒師載姑蘇志

鑒師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鑒師詰生曰汝吾姓也相與往來歲餘馮得東越尉鑒師負笈告去曰吾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君越尉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後馮生詣寺詢僧鑒師廬安在僧曰吾書無名鑒者生始疑異至西廡下乃有

群僧畫像其一狀類鑒師生大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宣室志

道鑒傳 咸通一之第九 僧贊寧

釋道鑒姓馮氏吳郡人不知從來而居廬下靈巖山寺踪迹神異不測僧也元和中有馮生者亦吳郡人也以明經調選未捷因僑寄長安一日見老僧來詣馮居謂之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還僅于歲餘遂注擬作尉於東越方務治裝鑒貢錫來告去馮問師去安所詰之鑒曰吾廬在齊州靈巖之西巔下薄遊神京至今正十年矣幸得與子遊今歸舊所故來相別然吾子尉于越鄉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馮諾之曰謹受教矣數

日馮出閩東之赴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即入訪之時一僧在庭馮問道鑒上人廬舍安在僧曰此寺無道鑒馮疑異默而計曰鑒公純直豈欺我乎於是獨遊寺中行至西廡下忽見壁畫一僧與鑒師貌同馮大驚嗟鑒師果異人歟且能降神與我交久之視其真相旁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有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方悟云汝吾姓也言非謬矣一說蘇州西去城二十許里有靈巖山寺西北廡下畫沙門形云是梁天監十五年作遊方居士狀經過山寺寓過宵宿而於僧廚借筆研僧衆皆不留意詰旦僧編搜索而亡有客見殿隅畫一梵僧面青權奇膚色皴黑眉長

且垂眸子電轉皆閃青白昂鼻方口張唇露齒拳倚右肩之上身屈可長一丈五寸衣麤衲架梁臂環大珠徒跣衆見驚懾莫測其來遠近感格有焚香禮敬者有請福禳災者或於晴夜殿中拆窣觀有行道之聲由是鳥雀不敢污踐簷楹之間矣然則鄉人謂之靈巖和尚或云靈巖聖僧書見形謂一老姥曰貧道好食茭粽疑是聖者翌日持筆入殿供養乞今年別三月三日民競送之以祈蔣葉角黍米淪之吳人謂之茭粽也唐先天二年陸魯公子疾醫工未驗公憂慮增劇門遇一僧分衛屈入遂索水器含噀之即時病間魯公喜贈物頗豐了不迴視遂問和尚居處何寺答曰貧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郎君為官江表

望入寺相尋斯須已去未久調補尚書祠部郎續遷桂州廉使
常念當年救病之僧迂路姑蘇入靈巖寺覓焉乃說其形貌合
寺僧云非此耐有陸晝日徘徊不思出忽於殿中見聖者形曰
往年療某者此僧也寺僧說其由致通感雖知陸珍錢數萬倩
香火之資却留旬日供養方去又寺中淨人每於像前占燭添
油助燼意盜油塗髮耳居無何其髮焦卷添墮儕人勸令禮懺
別買麻膏增炷平復如初又武宗將廢佛教也近寺有陸宣者
夢聖者云受弟子供施年深今來相別且歸西天去也宣急命
畫工圖寫真貌至會昌五年毀拆寺宇方知告別之意焉雖感
通七年煌灾爾時彌空亘野食人苗稼至于入人家食繒帛之

應現矣則隨緣赴感肆是難同可發例云所傳聞異辭也

寒山拾得傳（附見感通二之第十封千傳後）　僧贊寧

寒山子者世謂為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為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為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衆僧殘食兼滌斷巨竹為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罵詈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

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瘠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或發
辭氣宛有所歸予佛理初聞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
曰此人狂病今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瞋或笑終不
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為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
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僧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閑丘復
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偈言曰賊我賊我退便身縮
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宜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
書無踪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
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諷誦後書
山寒禪師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氏族越氏唯呼為

寒山子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句歷然雅體今巖下有石亭而立號幽石焉

拾得者封干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仍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已棄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封干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禀而食復呼憍慢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爨大笑僧乃驅之靈熠洛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廚內滌器洗濯纔畢盛潘食滓以筒盛之寒山来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廚下食為烏所取狼籍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

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閣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申牒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為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倡詞附寒山集中

系曰按封干先天中遊遨京室知閭丘寒山拾得俱屬宗朝人

也奈何宣師高僧傳中閻立武臣也是唐初人閻立序記三人不言年代使人罔焉復賜維乃文資也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閻立也又大溈祐公於憲宗朝遇寒山子指其泐潭仍逢拾得於國清知三人是唐季葉時猶存夫封干也天台沒而京兆出寒拾也先天在而元和逢為年壽彌長耶為隱顯不恒耶易象有之小狐汔濟其此之謂乎

寒拾事與封干傳相出入仍節略封干傳文錄于後

釋封干師者本居天台山國清寺及終後於先天年中在東北行化先是國清寺僧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多於僧廚執爨：訖二人晤語潛聽者多不體解亦甚顛狂乱

合相親蓋同類相求耳時閭丘瀉出牧丹丘將議中卓苦頭
疼羌甚醫工寡效邀迫千造云某自天台來謁使君且告之
忠千曰君何慮乎便索淨器吮水噴之斯須覺體中頓佳閭
丘異之乃請千一言定此行之吉凶曰到任記謁文殊閭丘
曰此菩薩何在曰國清寺厨執爨洗器者是及入山尋問曰
此寺曾有封千禪師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
僧道翹對曰封千舊院即經燬後今閒無人止有虎豹時來
此嘷吼耳寒拾二人見在僧厨執役閭丘入千房唯見虎跡
縱橫乃入厨見二人燒柴木有圍爐之狀閭丘拜之二人連
聲咄吒後執閭丘手熨之若嬰孺呵：不已行曰封千餓舌

自此二人相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

傳又云封豐二字出沒不同韋述史官作封疆之封閻丘序三賢作豐稔之豐未知孰是

景德傳燈錄文與此詳略微異不復重錄

按姑蘇志云寒山禪寺舊名妙利普明塔院嘉祐中改普明禪院然唐人已稱寒山寺矣相傳寒山拾得嘗止此故名然不可考也竊以寺名寒山有以其故應化聖賢隱現不恒一封干也既可天台沒而京兆出則寒拾也安知不石穴沒而楓橋出乎故於此應現篇中亦具錄二人本傳微厥行履至其語句尚有載在五燈會元者不盡錄

千歲寶掌和尚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視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訊之者曰勞二玉盞寒似逝歲衆忽有時中夜坐階前神悲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居祝融峰之華嚴黃梅之雙峰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逢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朅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倡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鄧峰登太白穿雁蕩盤礴於翠峰七十

二菴田赤城慧雲門法華諸賢漁浦赤符大巖等處迓飛来栖之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過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為使令故題朗壁云白犬啣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来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来此頃時嘱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来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剌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戸果啟其骨連環若鎖

金浮即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勤石識之

右五燈會元西天東土應化聖賢中所載如此雖第曰如吳不言其嘗遊止何所然吾吳要亦是和尚過化之地矣故具錄其終始

吳都法乘卷第五上之上

吳江周永年撰

法欽傳習禪二之第十一

僧贊寧

釋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門地儒雅祖考皆達玄儒而傲睨林藪不仕欽託孕母管氏忽夢蓮花生於庭際因折一房繫於衣裳既而覺已便悪葷羶及迨誕彌歲在於髫辮則好為佛事立性温柔雅好高尚服勤經史便從鄉舉年二十有八傲裝赴京師路由丹徒因遇鶴林素禪師默識玄鑒知有異操乃謂之曰觀子神府温粹幾乎生知若能出家必會如来知見欽聞悟識本心素乃躬為剃髮謂門人法鑑曰此子異日大興吾教與人為師尋登壇納戒鍊行安禪領徑直之一言越周旋之

三學自此辭素南征素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後到臨安視東北之高巒乃天目之分徑偶問樵子言是徑山遂謀挂錫於此見苫蓋覆罝網屑近而宴居介然而坐時雨雪方霽旁無烟火獵者至將取其物頗甚驚異嘆嗟皆焚網折弓而知止殺馬下山募人營小室請居之近山居前臨海令吳貞捨別墅以資之自茲盛化泰學者衆代宗睿武皇帝大曆三年戊申歲二月下詔曰朕聞江左有緇道禪人德性氷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速降中天盡朕歸向不遠願力應物見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勑令本州供送凡到州縣門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師心力弟子不算多少聽其隨侍帝見

鄭重咨問法要供施勤至司徒楊綰篤情道摳行出人表一見欽於衆退而嘆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帝累賜以繒綵陳設御饌皆拒而不受止布衣蔬食惠令弟子分衛惟用陶器行少欲知足無以儔比帝聞之更加仰重謂南陽忠國師曰欲賜欽一名手詔賜號國一焉德宗貞元五年遣使齎璽書宣勞并慶賜豐厚欽之在京及回浙令僕公王節制州邑名賢執弟子禮者相國崔祐甫裴晉公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淮而南婦人禮乞號皆目之為功德山焉六年州牧王顏請出州治龍興寺淨院安置婉避韓滉之廢毀山房也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長逝報齡七十九法臘五十德宗賜謚曰大覺所度

弟子崇惠禪師次大祿山顏禪師恭學范陽杏山悟禪師次清陽廣敷禪師於時奉葬禮者弟子實相常覺等以全身起塔於龍興淨院初欽在山猛獸鷙鳥馴狎有白兎二跪於杖屨之間又嘗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遊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雞冢在山之椒欽形貌魁岸身載七尺骨法奇異今塔中塑師之貌憑几猶生焉杭之錢氏為國當天復壬戌中徒許思作亂兵士雜宣城之卒發此塔謂其中有寶貨見二龕上下合藏肉形全在而髮長覆面兵士合龕而去刺史王顏撰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刺史崔元亮故相李吉甫丘丹各有碑碣焉

崑山志僊釋傳云禪師圓明人姓朱母管氏夢蓮生戶楣因生欽早從儒教年二十二遇素禪師按戶樞之與庭際二十二之與二十八皆稍異此傳

唐徑山國一欽禪師　釋元敬　元復

師名道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世服儒業年二十八即貢於禮部道由丹徒遇鶴林玄素禪師得指入道之要遂出家大悟宗旨久之辭去素曰汝乘流而行遇徑即止師至臨安東北山下問途於樵者曰此徑山也師自東北而登涉重岡西至高峯北巖中據石床而坐俄有老人素衣拜於前曰我龍也自師至此吾屬五百皆不安居當挈歸天目願以此地為立錫之所言訖

不見北峯之陽有草庵可居蓋龍所造也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禮遇有加一日在內廷帝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賜號國一俞旨辭歸杭州即其菴所建寺是為開山始祖示寂後謚大覺

贊曰代有覺士出於文儒宴坐雙徑龍驤厥居珠淵鱗屋化為精廬國一之號帝賜不誣

國一禪師　龔明之

國一禪師乃崑山圓明村朱氏子捨俗為僧受業於景德寺法名道欽因遊歷叢林遇有一道者語之云乘流而行遇徑即止既至雙徑遂借龍潭菜庵其上即開山之祖也事載塔銘云今

廣嚴寺之西有以羅漢名橋者蓋指國一云

印宗和尚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　出景德傳燈錄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敕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春謁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為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心要集盛行於世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於會稽山妙喜寺壽八十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

按六祖章云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旛聞

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往復酬荅未曾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仁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翌日邀師入室徵風旛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為是誰師更無所隱直叙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座下盧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為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朱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

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卻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其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克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屈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歸寶林寺此章所云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為傳法師其詳蓋如此故具錄之

印宗傳義解一之第十八　　僧贊寧

釋印宗姓印氏吳郡人也母劉氏始娠隣家咸見一沙門端雅徐步入印舍白劉曰願為子焉母夢同此再三陳讓不克又夢有饋餅橙香木童子跪授付劉劉頓厭葷膻俗間食味隔在唇

吻之外及生而長從師誦通經典未最精講者涅槃經咸亨元
年在京都盛揚道化上元中勅入大慶敬寺居辭不赴請於嶄
春東山忍大師諮受禪法復於番禺遇惠能禪師問荅之間深
詣玄理還鄉地刺史王曾禮重殊倫請置戒壇命宗慶人可數
千百續勅召入內乃造慈氏大像所著心要集起渠至唐天下
諸達者語言摠錄焉又奉勅江東諸寺院天柱報恩各置戒壇
度人又纂百家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結集之手筆
逾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示終囑循輪王法
葬之年八十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印宗法師見竹窓二筆

釋袾宏

六祖既受黃梅心印隱於屠獵傭賤一十六年後至印宗法師講席出風旛語印宗聞而延之即為剃染禮請陞座說法人知六祖之為龍天推出矣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其自言其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夫印宗久談經論已居然先輩大法師矣而使我慢之情未忘勝負之心尚在安能尊賢重道舍己從人一至於是乎六祖固古佛之流亞而印宗亦六祖之儔類也聖賢聚會豈偶然而已哉

密雲頌古第三十九條　　釋圓悟

六祖受法辭五祖令隱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刹旛聞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

往復酬荅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
非動：自心耳印宗聞語竦然異之遂問其由祖實告之印
宗於是集衆請開東山法門祖遂落髮披衣受戒即廣州天
寧寺也

風旛非動：自心浩：商量箇：欣爭似當時印宗老一聞人
語便知人

西禪和尚 南嶽下三世
南泉願禪師法嗣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參雪峯峯問甚麼處來
曰浙中來峯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

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躲坐僧無語

楚南禪師諫師第四世 出景德傳燈録
黄檗希運禪師法嗣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閩中人也姓張氏自髫齡投開元寺曇藹禪師出家迨乎冠歲落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聽淨名經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芙蓉見曰

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而參黃檗黃檗垂問曰子未見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曰我之法眼已在汝躬師乃入室執巾侍盥晨晡請益尋值唐武宗廢教師遂深竄林谷暨大中初相國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茲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定僅二十餘載足不踰閾俄為郡守請住寶林院未幾復請居支硎山又住千頃慈雲院振黃檗玄風一日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使入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其甲時誰人體師曰體者亦無問

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耶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机無倦而常儼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光啟三年錢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化就賜紫衣文德六年五月辭衆奄然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遷塔於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二月宣州推儒巡錢塘吳士發塔觀全身不散爪髮俱長謝罪懺悔而去師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行於世

五燈會元止具机緣語句不及中間住處便與我吳無涉故特錄此章無求高僧傳文

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髫齡冥然跪於父母前訴志出家投開元寺曇藹師而受訓焉當授經法目所經覩輒誦於口執巾侍盥洒掃應對頗能謹愿迨乎冠歲乃落髮焉詣五臺登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學淨名經一律一經畧通宗旨則知頓机不甘為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檗山禪師問答雖多机宜頓了倏值武宗廢教南遯深窴林谷大興中教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檗出山南隨侍由此便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閫僅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愼嗣獨風請住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縣

令徐正元與紫溪戍將餞京同召住千頃慈雲院訓示禪徒之外惟儼然在定逾月或浹旬光啟三年前兩浙武肅王錢氏請下山供施昭宗聞其道化賜其鹿胎衣五事別賚紫衣文德六年二月忽雙虹貫堂室二鹿驟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衆後於禪牀垂兩足伸二臂於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六遷塔於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塘之封畧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散爪髮俱長悔罪而去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以枝梧異宗外敵見貴於時也

禪月貫休禪師 未詳法嗣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龔明之中吳紀聞云萬壽寺有禪月閣禪月者唐僧貫休也生於婺之蘭溪自祝髮為僧徧參名德又善作詩文有西嶽集行於世性好圖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既而尚缺其一未能就夢中復有告之曰師之相乃是逐如所告因照水以足之今其畫尚傳既至吳寓跡萬壽甚久後入蜀死葬於成都平生行業具載白蓮塔銘

貫休傳雜科聲德二之第十一　僧贊寧

釋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蘭溪登高人也七歲父母稚愛

之授本縣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為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耳所聾聞不忘於心與處默同削染鄰院而居每隔籬論詩互吟尋偶對僧有見之皆驚異焉受具之後詩名聳動於時乃往豫章傳法華經起信論皆精奧義講訓且勤本郡太守王慥彌相篤重次太守蔣瓌開洗戒壇命休為監壇焉乾寧初貴志謁吳越武肅王錢氏因獻詩五章章八句甚愜旨遺贈亦豐王立去僞功朝廷旌為功臣乃別樹堂立碑記同力平越將校姓名遂刊休詩於碑陰見重如此休善小筆得六法長於水墨形似之狀可觀受衆安橋强氏藥肆請出羅漢一堂云每畫一尊必祈夢得應真貌方成之與常體不同自此遊黔歙與唐安寺

蘭闍於道合後思登南嶽北謁荊帥成汭初甚禮焉於龍興寺安置時內翰吳融謫官相遇往來論道論詩融為休作集序則乾寧三年也尋被誣譖於荊帥黜休於功安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弟子勸師入蜀時王氏將圖僭偽邀四方賢士得休甚喜盛被禮遇賜賚隆洽署號禪月大師蜀主常呼為得得來和尚時常謁舉其美號所長者歌吟諷刺微隱存於教化體調不下二李白賀也至梁乾化二年終於所居春秋八十一蜀主嗟怛一皆官葬塔號白蓮於成都北門外昇遷為浮圖乃偽蜀乾德中即梁乾化三年癸酉歲也休能草聖出弟子曇域癸酉年集師文集首安吳內翰序域為後序常莊嘗贈詩曰豈是

為窮常見隔只應嫌酒不相過又廣成先生杜光庭相善比卿人也休書迹好事者傳號曰姜體是也嘗覩休真相肥而姓蜀宰相王鎒作讚曇域戒學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許慎說文見行於蜀有詩集亞師之體也

姑蘇志云貫休婺人善詩有西嶽集嘗居萬壽寺禪月閣因稱禪月大師又善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缺其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為臨水圖以足之今其畫本尚傳據志則禪月之稱因所居閣而得據傳則禪月之號為蜀王氏所署此志傳之所為異也若畫像一節傳止述其夢得而志兼記其臨水則志又有以補傳之所

不及矣

清化全悰禪師 南嶽下六世。潙仰宗南塔湧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全悰禪師吳郡崑山人也初參南塔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通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塔噺然而笑遂乃印可時盧陵安福縣宰建應國禪苑迎師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為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不會師曰徒訪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不知曰和尚為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戊將閩雲峯

山建院亦以清化為名延師開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未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曰恁麼則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盤紅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櫂谷裏聞聲忠獻王賜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師諫也慮後人做吾而逞欲耳開運四年秋示寂時大風摧震竹木

景德傳燈錄云父賈販師隨至豫章聞禪會之盛遂啟求

出家即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来何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受之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自謂曰學無常師豈宜孰繫於此乎即辭抵宜春仰山禮南塔涌和尚以下文同不重録中云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比少此一轉語未云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咸啟禪師 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青原第五世

明州天童山咸啟禪師先住蘇州寶華山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曰石潤無含玉鑛異自生金伏龍山和尚来師問什麼處来曰伏龍来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喫茶去簡大德問學人卓錫上来請師的示師曰我這裏一 便了有什

麼卓？的：曰和尚恁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来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

五燈會元不註先住蘇州寶華山故特錄此章

全付傳

釋全付吳郡崑山人也幼隨父商於豫章聞禪寂之說乃有厭世之志白求出家父慍形於色慍止復白若三父異其誠率畧許之遂詣江夏投清平大師問曰爾来何求付曰志求法也清平憐其幼而抱器撫以納之夙興夜寐殊於羣童及長為之落鬚尋登戒度奉師彌謹檢身彌至問法無厭飲見性不齟齬清平頷而許之一旦謂人曰吾聞學無常師吾非老矣豈繫於此

而曠於彼乎遂辭師而抵宜春之仰山禮南塔涌禪師應對言語深認仰山之勢頓了直下之心仰山嘿然器重之參：伏膺栖神累載後遊於廬陵安福縣宰楊公建應國禪院請付居之禪徒千来堂室罣滿楊宰罷任其鄉人復於鴿湖山建院迎之以居庵使上聞錫名曰清化禪院禪徒麕至請問者墻進皆不我屈豈多讓于前輩乎有同里僧謂付曰父母之鄉胡可棄也任緣狥世類師歸欤遂別鴿湖而還故國時吳越文穆王錢氏命升階賜之衣衾鉢器有加礼焉丁酉歲錢塘戍將闢雲峰山建清化禪院召以居之次忠獻王錢氏遣使賜以紫袈裟付上堂累讓再賜之又讓之遂故以納衣付曰吾非榮其賜而歸讓

也恐後人之倣吾而逞欲矣尋賜號曰純一禪師又固讓之付不以情忘情故情真不以道求道故道直所居院之殿宇堂室人競崇建之鑄鐘千餘斤新額曰雲峰清化禪院雲水之侶輻湊瞻禮不啻數百人也至元四年丁未歲秋七月示疾謂衆曰生也法起歿也法滅起滅非言論所及也安然而逝有大雨疾風以寢林木拔矣享年六十六臘四十有五歸窆于山之北塢弟子應清等十餘人奉師遺訓不墜其道爲僧主彙征爲塔銘建塔二年立

長慶慧稜禪師青原下六世雪峰存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稟性淸潘年十三

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苑後參霧窗閉如何是佛法大意窗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閉坐破七個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拶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拶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倩頭陀未肯汝在汝是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独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峯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峯良久師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峯曰是甚麼師曰今

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酬問未嘗奧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說上座
曰這裡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為甚麼不到曰自
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說乃提起衲衣角師
曰為當祇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個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
保福辭歸雪峯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
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這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
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
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峰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
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山云猶
公若無此語可謂瞎馱徧野師來往雪峯二十九載天祐二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

朝服趙陽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麽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大傳識太師閻即請居長慶騈趙覺大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麽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祇今有甚麽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恭學不到這裏還會麽如今有一般行脚人再裏抱帳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麽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歌詠

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今古中有甚麼節要得長處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白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撞着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

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處被汝一問曰似匾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胡絶望去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安國瑫和尚得師號師去作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處來

曰鼓山来師曰鼓山有不涉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被蕊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此行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云此是誰語云丹霞語福云去莫妨我打瞌睡）法眼代云緻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入）師到羅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太煞預備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乃咄之也堂集大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古有分保福遷化

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
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是保福殼子漏）閩帥夫人崔氏（奉道自稱）遣使送衣物
至曰練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
却來師前喝喏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
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師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
恠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這一轉語大王用道取）曰未審大師意
旨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
歸寂王氏建塔

景德傳燈錄云唐乾符五年入閩中訪靈雲尚有疑滯後
之雪峰疑情氷釋因問從上諸聖傳示一路請垂指示雪

峰默然師設禮而退雪峰莞爾而笑異日雪峰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諸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雪峰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峰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酬問未嘗爽於玄旨乃述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迷中覓今日看如火裡冰師在西院以下文同不重錄

末云僧舉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力舁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利不現身為什麼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有人問僧默什麼燈曰長

明燈曰什麼時黙曰去年黙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云若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謾師兩處開法徒衆一千五百化行閩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午五月十七日歸寂壽七十有九臘六十王氏建塔

開先圓智禪師（青原下七世長慶稜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李主巡幸洪井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松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本山靈塔存焉

景德傳燈錄云稟性朴野不羣流俗少依本郡流水寺出

家受具入長慶之室蜜契真要初結庵於廋州了山二十載道聲遐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玄徒輻輳暨國主巡幸洪井入山贈謁以下文同不重錄

慧稜傳 習禪錄之第十 僧贊寧

釋慧稜杭州海鹽人也俗姓孫氏初誕纏紫色胎衣為童亂日俊朗杭鄉於吳苑通玄寺登戒已聞南方有禪學遂遊閩嶺謁雪峰提耳指訂頓明本性乃述偈云笞時謾向遂中學今日看來火裏冰如是親依不下峰頂訂三十許載冥循定業謹攝於莊泉州刺史王延彬召稜住貽慶院禪子委輸唯廣後主及於長樂府居長慶院二十餘年出世不減一千五百衆稜性地慈

忍不妄許人能反三隅方加印可以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
日長往春秋七十有九僧臘六十閩國王氏私謚之大師諱超
覺塔葬皆出官供判官林又盛為碑紀德云
永
光真禪師青原下六世口曹洞宗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
自肯承當絶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度哉問道無橫
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杖拄僧口僧曰此
猶是橫徑師曰合取口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來往不易閉
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

天
竺子儀禪師 青原下七世
鼓山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溫州樂清陳氏子初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費力師於此有省後回浙中錢忠懿王命開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久立大衆更待甚麼不辭展拓邦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祇如與聖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誇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業領過曰維摩又如何

師曰頭上三尺中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炉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恁麼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罔措師便喝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携篋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思誅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莫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

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我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未云師回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人闍維收舍利建塔

酒仙遇賢禪師青原下八世龍華球禪師法嗣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沉大淵而衣不濡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性參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

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個拳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擊破摩娑令教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卧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竿又聞泛玉山還報頽莫教更漏促迯取月明回貴賞珠砂畫月算来枉用工夫醉卧緑楊陰下起来强說真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言忽起来天地還依舊門前緑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来柳緑桃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烟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

界人情幾多愛惡祇要喫此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產婆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師於祥符二年上元凌晨浴罷就室合掌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大明一統志

遇賢姓林氏宋建隆初来居長洲之明覺禪院常以酒肉自縱酒家或遇其飲則售酒數倍於他日人稱為酒仙語人禍福多驗以符治病必痊創佛舍用錢數百萬雖稱丐於人而人不知所自来

林酒仙　　龔明之

國初時長洲縣東禪寺有僧曰遇賢姓林氏以其飲酒無算且

多靈異故鄉人謂之林酒仙口中可容兩拳嘗醉於酒家每出羣聚而觀之者不絕自圖其形無毫釐不相似好賦詩雖多俗語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向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緑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閒增道氣忍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若此之類皆名言也真身塑寺中

又　劉鳳

蘇有林酒仙者聞金先生時勉言其靈異甚多嘗往来一酒家謂其人曰爾某日有震厄即至其所宴坐雷聲殷三不散作色

罵曰辟支佛在此敢爾遂寂然因起曰免矣其事亦時：聞人道之云

林酒仙戴姑穢志

遇賢俗姓林氏長洲人母初孕夢吞大珠生時祥光滿室少溺水沂流復還遂出家郡城東禪寺性嗜酒人呼為林酒仙醉則作詩時有警句尤能前知人禍福言無不驗人疾病者書符與之立愈郡守梅詢贈以詩曰出入常携一古藤三衣麤麁重貌稜：紅塵酒滿何曾醉知是僧中第幾僧初郡中有虎為害遇賢見之騎以出城其害遂息一日度江風濤大作舟將覆遇賢解袈裟為帆風浪便止其神異多類此遇賢顏貌奇怪口可容雙拳

手垂過膝日行路中嘗持一鐵椎見兎鷻輒碎之人問其故答曰世路不平闔郡酒家得其飲酒獲利十倍有一酒肆奉之甚謹賢將示寂至其家曰吾日飲汝酒未能酬直今當相報耳乃大吐石臼中嘱以紙封閉三日啓視則已結如鷄子未幾疫癘大行人服其一丸即瘥酒家因以致富祥符五年上元日沐浴而化七日身不歛側顏色如生其徒火之取其骨塑為像今存寺中

正勤希奉禪師 青原下九世○法眼宗 清凉益禪師法嗣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聖心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下：法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惟法起滅

惟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道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盡須還他上座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甚麼處滯這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妻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為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荅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甚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

師曰汝今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惟法起滅惟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着見文殊為甚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無着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話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但童首多一語云住本院為第二世薦紹明禪師青原下九世○法眼宗福清涼益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刺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雪竇重顯禪師 青原下九世。雲門宗
智門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會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門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峯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无礙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

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峯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為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掌臨筵如何即是師曰清風来未休曰恁麼則得過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視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瞥前悟旨猶迷頓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

知真實相為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現前箇：
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取未明：取既辯明得能截
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
無為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
曰頭上漫：問達摩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後來如何
師曰鶴淚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
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
過髑髏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
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
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

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地絶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窾曰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拳曰學人不會師曰鬧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荅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扶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

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寂ニ忘言誰是得者師曰郤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酸澀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堂上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火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個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即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劒衝前即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

閃爍復云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今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来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来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為甚麼撞脚不起神通遊戲的鬼神不能測為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来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

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芦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為祥為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芦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惟愚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履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拜衣北首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雪竇顯禪師

禪師名重顯字隱之遂州人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於李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筆敏速然雅志丘壑父母不能奪竟依

益州普安院沙門仁銑為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沉荊渚間歷年嘗與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昔解后覺鐵觜者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称明眼問曰趙州拓柈子因緣記得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掬手曰真是師子窟中来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寢侍其旁輒匿笑而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語爾乃敢慢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来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為友顯咸平上翰墨作為法句追慕禪月休公嘗遊廬

山樓賢時謁禪師居焉簡嚴少接納顯嘉其不合作師子峰詩
識之師子峰在樓賢之後曰踞地盤空勢未休不才安肯混常流天教生
在千峰上不得雲聲也出頭顯與齊岳者為侶同謁五祖戒禪
師顯休於山前莊遣岳先往機語不契顯亦竟不見北遊至後
州北塔祚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
見高學者莫能覩其札顯後適祚愛之遂留止五年盡得其道
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上問顯何之曰將遊錢塘絕西
興登天台雁蕩曾公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為
顯：至靈隱三年陸沈衆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訪顯於靈隱無
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牀曆物色求之乃至曾公問向

所附書顯神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本曰然行脚人於世無）求歇希為遠哉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公翠峰虛席舉顯出世開法日頃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乃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時現前各自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于是登坐又環顧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千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頃鑒之端言下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真實相為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取未明取既辨明得便能

截生死流弼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後住明州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座下號雲門中興顧常經行植杖衆衲環之忽問曰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荅遮僧耶為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即說顧熟視驚曰非韓大伯子曰老漢瞥地也于是令過鼓衆集顧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其大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座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寶難求便下座一衆大驚暮年

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為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塹壘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柰何餘敷楊宗旨妙詮徧叢林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閱世七十三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天衣懷禪師

禪師名義懷生陳氏温州樂清人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隕于屋除而光照户已而娠及生尤多吉祥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懷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笞詬甘甜之不以介意長避京師依景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懷清癯行步遲緩衆中望見如鶴在鷄群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井擔懷背曰臨

濟德山去懷初未喻問耆宿耆宿曰汝其當宏禪宗乎行矣勿滯于此懷初謁荊州金鑾善禪師不契後謁葉縣省禪師又不契東遊至翠峰翠峰衆盛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為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田舉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為類己先使慰撫之懷乃敢通門人之禮然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幻出樓觀四事成就晚以疾居池州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杭州佛日山迎歸養侍藥劑才如姑蘇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別衆才問卻後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竪拳示之遂倒卧

推枕而化閱世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葵佛日崇寧中勅謚抠宗大師

贊曰予觀雪竇天衣父子提倡之語其指示心法廣大分曉如雲廓天布而後之學者失其旨的爭以識情數量義學品目繙穢之譬如燧人氏鑽火將以烹飪饗上帝而秦始皇用以熏儒焚書豈不誤哉然予聞菩薩宏法為內外護皆本願力故曾集賢之知雪竇言法華之識天衣疑非苟然者耶

王鏊震澤編

明覺

明覺顯號雪竇居奠蘆山翠峰寺演法有龍出井羣漢亦隱樹而聽時寺集千僧有天衣懷禪師願汲水供衆久而無倦忽踐

跌而化桶湧白蓮花

明覺

師到太湖有余巡檢請師并志依上座齋臨起檢問早官今日命二衲僧齋得何果報師云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粮依云臨行方覺主人寬師名舍人舍人攝頭師指志云塚根衲子齋他有甚利益巡檢大笑師便起去

出宗門統要

天衣義懷禪師青原下十世雲門宗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嘗之師

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維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掩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慧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許多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折撂忽悟作投机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頭獨足立驪龍頷

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拂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池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從慶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烏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楚澤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痩骨露屋破看星眼上堂大衆集定乃曰上來道箇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消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是

良久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捏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能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捏土成金也不變金成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逕達磨上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於行也百醜千拙扠來也擘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

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上堂。髑髏常于世界舉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向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雖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不見佛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參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日補天爭柰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苗這一窺與大地人出氣參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荼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

不歷時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覓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鉗爪徹蒂鉗若也不會苦切連根苦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為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君自看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真難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夫事似罰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鼻孔遼天小僧

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啟何事閉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抄折驪龍角才問卯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

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抜宗禪師

禪師之載于淨土善人咏者有天衣懷圖照本二人関于我吳各附録其文於本章之後

天衣義懷禪師淨土善人咏之第四十九　釋道衍

五遷名刹萃英賢淨土無修不礙禪監起拳頭推枕化寶花池上綻青蓮

義懷禪師温州樂清人也父以漁為業懷稚時坐船尾隨父漁得魚即付懷；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捶罵樂而無悔遂辭親出家依景德寺僧天聖中試經得度稟法于翠峰顒

禪師九五住道場毗居池州杉山庵化人念佛有勸修淨土說示寂之夕其徒智才問塑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監拳示之推枕而逝

洞庭惠金典座 青原下十世○雲門宗 雪竇顯禪師法嗣

平江府水月禪寺惠金典座依明覺于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過之廈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灘曰這棄容和尚不得

長壽明彥禪師 青原下十世○法眼宗 天台韶國師法嗣

蘇州長壽院明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問如何是玄旨師

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絶絲毫底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恁麼則無不揔是也師曰是何言欤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

景德傳燈録青原第七世温州瑞峰院神禄禪師章云温州温嶺瑞峯院神禄禪師福建福清人也本邑天竺寺出家得法于瑞巖久爲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沈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惟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明彦上座躡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曰明彦!應諾師曰興老僧點茶來彦于是

信入朋彥即廣法大師後嗣天台國師住蘇州長壽院太平興國元年示滅壽百有五歲

又本章云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彥大師永嘉人也姓秦氏本州開元寺受業初參婺州金陵寶資和尚後因慧明禪師激發而歸于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盛化姑蘇鄧即錢仁奉禮重創院請轉法輪本國賜紫署廣法大師以下文同不重錄

末云師建隆二年辛酉以住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法即其年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臘三十五

普希辨禪師青原下十世○法眼宗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普門寺希辨禪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主越州清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立于國師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為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恠得山僧麼若有恠者遣且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机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闍黎恠老僧去也曰不恠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秉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忠懿王施金于常熟本山院創觀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示寂塔于院

之西北隅

景德傳燈錄云禪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家禮本邑延福院啟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楞伽山聽律尋謁天台受心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禪師開寶中復名入居普門寺師上堂以下文同不重錄

末云壽七十七臘六十三

姑蘇志云希辨吳越忠懿王子也為寶嚴院于常熟聽律于楞伽受心印于天台乾德初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智禪師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覲見于滋福殿賜號慧明尋還故刹御書急就章逍遙詠秘藏詮賜之

永安道原禪師青原下十世。法眼宗天台韶國師法嗣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這旃陀羅曰學人初机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旃陀羅師即進景德傳燈錄者

翠峯慧顒禪師　劉鳳

翠峯慧顒禪師僧問宗風嗣阿誰師曰門開東嶺上云侵麼則五祖嫡子也曰猿嘯老松枝

定慧道海禪師　劉鳳

定慧道海禪師問諸佛出世已涉繁詞作麼生是的旨師曰逢人不得錯舉僧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師曰恠之不及

萬壽德興禪師青原下十世。法眼宗百丈恒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為乃曰問荅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深山叱為藏拙何期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洞庭慧月禪師南嶽下十世。臨濟宗谷隱聰禪師法嗣

蘇州洞庭翠峰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馱曰投出虛空去處盡聞香師曰雲愁閬兎哭雪靡蠋髏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

師曰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信馬蹄

西余端禪師

釋惠洪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反時：著之因以為號住西余山嗣姑蘇翠峰月禪師西余去湖州密邇每雪朝著綵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即以散飢寒者錢穆父赴官浙東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避兩入道旁人家幼婦出迎俄其夫至詬逐竟為邏卒所收穆父吏速客見之問故曰煩寄聲錢公本來赴齋中窒奸情事發請自飯穆父聞之驚且笑顧客曰此僧胷中無一點疑事又嘗見持死雞疾行者挽衣問何之曰雞為狸害法不可食將棄水中

端苦求之道路聚觀諷曰當得偈乃可與端跪作祭文曰維靈生有鷹鶻之厄死有湯鑊之灾生時要汝報曉死後無人收埋奉為轉化檀越施肚為汝作棺材一本云闍黎無可布施肚為汝作棺材言卒携鷄去以施飢者能誦法華經湖之爭延之必得錢五百乃關帙目誦數句即持錢地坐去欲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曲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守呂公肉食端竟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曲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堪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

敘其事曰推倒曲頭趨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
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揶揄曰止乃坐引聲吟曰本是瀟
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雖然稱善端頷笑曰我覩法
王法王法如是下座子厚留飯端嘆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
看墳我却喫素汝却喫葷子厚為大笑時呂大尉吉甫亦留丹陽
三人者日過從吉甫誦禪定功德諸般若中第一曰惠卿修之
十年子厚獨稱鍛可忘憂松康得仙竟作劍解端說偈曰章公
好學仙呂公好坐禪徐六喻橐板各自見一邊聞者傳以為笑
樂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露曰汝
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裏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裏師

于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徹洞不覺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鬨圓照粹美不悟其訊也端客無錫欲歸湖旦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予篤師曰我行常潤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座于廣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邊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奇怪逸人也病旣久不愈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端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懶懶未死牙齒先壞燭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弟二不著哭粥飯五更遂化閱世七十二東吳祠之以爲散聖

劉夙吳釋傳云師子淨端禪師安吉州人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門風盛播

浮山遠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法遠鄭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遊并州見三交嵩禪師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落墮三寶數乃可受法遠曰法有僧俗乎嵩曰興其為俗易若為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于是斷髮受具足戒謁汾州昭公又謁汝海首公皆受記前天禧中遊襄漢隋郢至大陽机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歎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為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為證偈

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依滁州瑯琊覺禪師應舒州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為省公之嗣次住姑蘇天平山又住浮山既老退休于會聖巖因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敘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机語參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帶其二曰佛法藏帶其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貫帶其五曰理事縱橫帶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挾魚帶其八曰金鍼雙鍊帶其九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遠曰若擬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

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已解則名謗法大衆到此如何衆無語遠吹去之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答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曰我二十年來將作境語會遠曰不作境會作麼生會僧曰師意如何曰犀因玩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或遠云直饒不作境語會亦未會在何謂也云犀因玩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也遠玉骨揀額目光外射收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遠坐其旁文忠收局請遠因碁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机不讓若是級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的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

連斡所以道肥遯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失黏心麤而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久之遠揭語妙密諸方服其工作三交嵩公贊曰黃金打作鍮石著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動無言童子暗嗟噓又作明安延公贊曰黑狗斕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碾水馬火中嘶遠雅自稱柴石野人歿時己七十餘少時與達觀頴公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遠以智脫之衆以其曉吏事號遠錄公

法遠載姑蘇志

法遠宋廬陵人姓王氏年十九遊并州從嵩禪師受具足戒來住天平山擬班固九流作九帝叙佛祖教義博采先德機語參同印證學者傳之歐陽修嘗造其室因與客基遠坐傍修請其說法有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之句脩嘉之所著有偈語妙密

浦應祥人物志云皇祐初天平山為范文正功德寺請之開山遂住天平

聰道人　　沙門靈鑑

師諱德聰姓仰氏姑蘇張潭人七歲舍家入杭州慈光院十三受具戒於梵天寺既而志樂禪寂參求知識密契心印太平興

國三年来抵雲閒尋虒亭祖師遺踪邑人范仁寵為選勝地因
住余山之東峰茅茨不剪室僅容身未嘗沐浴惟好宴坐人未
知識也一日有禪者造之因覩經卷懸之舍下塵積且厚遂問
之曰此佛經也人皆看之師獨如此何也乃笑而答曰若人之
讀書信既知之矣可再請耶嘗曰古人貴行吾何言哉其他問
者皆默如也因是人始奇之咸平中天旱人飢盜且作矣室屋
四面竹木實繁潛有取者而二虎衛之不可得也師或經行虎
常前後似其馴養故人益奇之嘗過冬月雪深閉戶四十五日
人無敢叩其室者有夏氏子素嚮其高節欲廣其所居堅不從
乃止天禧元年正月朔旦自言今歲將去不往此矣者老尚住

默然不答果是歲七月初六日坐滅止十三日容貌如生俗年
七十二僧臘六十二縣尉劉瀰施俸錢率户人于山之西峰搆
方墳全身以安之令近塔廟而遷尊毘尼制也銘曰言簡而深
行清而孤方高無級師之墳

青浦志云二虎大青小青侍焉

蔣山贊元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
石霜圓禪師法嗣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風儀
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為僧十五
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一著槽厰師遂作驢
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為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恣

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藴臺天峰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机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易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無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是非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西來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剥羊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餧驢餧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

化丞相王公慟哭於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柳弗觀汝華唯食己宜孰其副之我有遺則

蔣山元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贊元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龔林傅大士之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為大僧性遲重閒靜寡言視之如鄙朴人然於傳記無所不窺吐為詞語多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遊方至石霜謁慈明禪師昉舂破薪汎汎混十年慈明移南岳又與俱及歿葬骨石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禪師心歿以元

繼其席爵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山中與元遊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頗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熙寧之初王入對遂大用至真拜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温外無別語即斂目如入定客即去嘗饌僧俄報大厨庫且及潮音堂衆吐飯荅黃蜂窠蟻鬧而元啜啖

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殺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堂危坐職事者側立冀元有以處之而歛目如平日于是稍、隱去卒不問王弟平甫豪縱于人物慎許可見元即悚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元復有難色平甫固請為說元曰佛祖無所異于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於濫觴清靜心中無攻動念危乎岌哉甚于岑樓浩然橫肆甚于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丁寧之曰善自護持平甫曰佛法止于此乎元曰至美不聲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

之法猶謂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再況出世間法乎元豐之初王罷政府舟至石頭夜造山拜墳士大夫車騎填山谷王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王坐東偏從官賓客滿坐王環視問元所在侍者對曰已寢久矣王笑之王結屋定林往來山中又十年稍覺煩動即造元相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贈之其略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人以為實錄元祐之初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王哭之慟塔于蔣陵之東平甫狀其行碑山中

南嶽惟廣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石霜圓禪師法嗣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為

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擬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来出

定慧超信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
琅琊覺禪師法嗣

蘄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鼓石鱉露柱啾啾叱須彌打一棒闍老呵呵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參堂去上堂鶯聲鬧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鷥飛入簷花叢雲

月交釋俱不及叶

劉鳳吳釋傳云定慧寺曰超信海印禪師開祇師桂州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枝曰意旨如何師曰枝、帶汨痕今其禪坐處尚有遺跡元季中峯和尚亦嘗於此登座說法中峯又於城西近直虹橋建菴趙松雪馮海粟諸名士相與助之云手自掃今為勢家擾廢矣

蘇州定慧信禪師　釋曉瑩

蘇州定慧信禪師嗣以百丈野狐頌得叢林之譽其頌曰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誰知普化搖鈴鐸又貽者僧曰俗瞷知多

少龐眉擁毳袍看經嫌字小問事愛聲高暴日終無厭登階漸覺勞自言曾少壯遊嶽兩三遭信為明眼宗匠此乃其遊戲耳然品題形貌之喪儘模寫情思之好尚抑可謂曲盡其妙矣

右出羅湖野錄

瑞光月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大愚芝禪師法嗣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般若善端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金山穎禪師法嗣

蘇州虎丘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石女

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鬬入海

蒋福亮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蒋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長壽法齊禪師青原下十一世。法眼宗
長壽秀禪師法嗣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講明門因明二論尋置遊方受心印于廣法禪師節使錢仁奉礼請继廣法住持開堂日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与佛同生為甚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則見去也師曰城

東老母與佛同生

景德傳燈錄又同此末云師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捨衆就本院創別室宴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滅壽八十九臘七十二

慧巖海印法安禪師　劉鳳

嵓山慧巖海印法安禪師僧問柳垂隄畔花發林間如何顯道師曰兩彩一賽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汝向甚麼處見靈雲云花開滿樹花落空枝師曰放汝三十棒

翠峰山洪禪師　劉鳳

蘇州翠峰山洪禪師僧問如何是翠峰境師曰祇聞鷓鴣語不

見語不見報春来問如何是西来境師曰堪嗟立雪僧

兗嶺暹禅師（青原下十一世の法眼宗 功臣軻禅師法嗣）

蘇州兗峰嶺暹禅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兗峰高宝伝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会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声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是道師曰多先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裏用不着問亾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乃曰祇如未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且道意旨在

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寔謂罔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啟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忉久立珍重

顯暹　　侃天鎮志略

顯暹号宝雲族姓陳世為吳人八歲出家二十受具戒服勤諸律心大而行寂脩明典要與通圓覺起信等経論樂衣糲食自給再問道於覺軻禅師軻以法印示之遂臻妙悟後居竞峰為人師學者去来嘗数千人為易其敗宇而暹無所營久之示寂

皇祐中駙馬都尉李其以遐績入廣燈仁宗統為叙以冠之

聖壽志昇禪師青原下十一世。法眼宗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舉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絶前後際諸人還信及得麼　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澄慧慈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照

天依懷禪師法嗣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為甚麼天高地濶師曰常上堂若論此事則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

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会麼昨日雨今日晴

定雲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慧

天衣懷禪師法嗣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明因慧贇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天衣懷禪師法嗣

平江府明因慧贇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声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来也是殘羹餿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兩淡始知山色翠事雖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慧圓照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林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体貌厖頎所事淳

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度受具又三年礼辭遊方至池陽謁亚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于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揀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闡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召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

劳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
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
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湯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
師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
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
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
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
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
与人期惟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
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

曰中下之流如何領会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
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ㇾ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
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
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徐竹
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恁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為
人處也大似不齋来上堂于一毫端現宝王刹坐微塵裏轉大
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
今日不惜眉毛与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峇放
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散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
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林下座上堂看ㇾ燦ㇾ瑞光照大千

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于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恭上堂頭圓像天皇方似地古貌稜嶒丈夫意氣趯倒西殑迦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面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塔于蘇之靈巖無師何

報本法存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天衣懷禪師法嗣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

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為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台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上提耳訓育終始獎諭第橋今日亞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慧林圓照本禪師　釋惠洪

圓照禪師諱宗本出于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昇方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樂衣垢面操井臼典炊爨以供給之夜則入室參道昇曰頭陀荷眾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寧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又十年剃

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遊方偏參初至池州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嘗為侍者而喜寢舁息齁齁聞者厭之言于懷懷笑曰此乃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及懷公陛住越之天衣常之蓉福本皆從之治平初懷公退居吳江之聖壽院部使者李公溥圭過懷公夜語曰瑞光法席虛頹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踰此道人者耳既至瑞光集衆擊鼓巾履圍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衆至五百人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堅請欲往而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

嘖嘖曰誰不欲作福蘇人識其意聽赴之學者又倍于瑞光既而蘇人以萬壽龍華二刹請擇居之迎者千餘人曰始借我師三年今九歲矣義當見還欲奪以歸杭州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乃不敢奪元豐五年以道場付其門人善本而居于瑞豐菴蘇人聞之謀奪之懼力不勝欲發而未敢也時會待制會公孝序適在蘇蓋常闢道于本而得其至要因謂之菴中具舟江津既辭去本送之登舟語笈中載而歸以慰蘇人之思於是歸本於宮峯山福臻院時年六十三矣未幾神宗皇帝闢相國寺六十有四院為八禪二律六以中貴人梁從政董其事驛召本至惠林既至遣使問勞三日詔演法于寺之門萬衆拜瞻法會殊

勝以為彌勒從天而降人間也翌日召對延和殿有司使習儀而後引既對山呼罷登殿賜座即就坐盤足跏趺侍衛驚相顧本自若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滌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喜其真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及上元日車駕幸相國寺止禪衆無出迎師奉承睿奬闡揚佛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神宗登遐名本入福寧殿說法左右以本嘗為先帝所礼敬見之嗚咽不自勝招宗加号禪師皇叔荊王親齎出授之元祐元年以老求歸朝廷從其請勅任便雲遊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因欣然升座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既出

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本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与人期惟勤脩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流涕其真慈善導感人如此非特然也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訟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浚為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得蛇于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類又如此本平居恂恂未嘗以辨博為事至其說法則雖盛名隆勢亦所少假高麗僧統

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本名請以弟子礼見問其所
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
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躋立
義天茫然自失歎服益加太子少保李公端慤世以佛學自名
本問曰十方同聚会籌量學無為既曰無為作麼生學李公不
能答雪竇道法至本大威老居靈巖閉門頽然而四方從者相
望于道不釋也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
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或一本云名滿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
安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什麼尋
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生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

榮撓華慧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巖山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贊曰冨鄭公居洛中見顥華嚴誦本之語作偈寄之曰或一本云冨鄭公得心要于顥華嚴有偈寄本曰　因見顥師悟入深寅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法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王顥謨漠之初見本登座以目面顧乃證本心予聞馬鳴曰如來在世衆生色心殊勝圓音一演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使王公貴人聞風而悟瞻頴而證則常隨而親炙之者可知矣故江西八十餘人而本則倍之近代授法之盛無能加者非顥宏法道行契佛心何以臻此哉一本自瞻頴而證之下但云則其大顥真慈之力無愧紹隆之職者

成祖文皇帝御撰神僧傳第九卷之第二十七人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晉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贖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設為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浮蛇于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漫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頭化異類又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

于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憩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岳寺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王志堅人物傳云政和初賜塔名無際之塔

本禪師　　龔明之

宗本圓照禪師乃福昌一飯頭（福昌承天寺子院）槽無所知每飯熟光礼数十拜然後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洎口之所言皆經中語自此見道甚明後住靈岩近山之人遇夜則面其寢室拜之侍僧以告遂置大士像于前人有飯僧者先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禮耶之施

須先為其大者其它率以是功人仁宗嘗名至京師賜金襴衣加圓照師号後復歸本山

舊傳大本至京師有一貴戚欲試之因以猖倡荐寢本登榻鼻息如雷其倡為般若光所爍通夕不寐翌日炷香拜之曰不意今日得見古佛

大本錢王後身

圓照在靈岩時有一藍縷道人自號同水客往造其室中守門者莫能遏既而圓照屏侍者與語竊聽之者聞圓照末後一語云汝今癸甲子矣荅云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圓照云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以前又作麼生道拂袖而出曰錢大錢大

又待瞞人也當時疑圓照為吳越後身道人為洞賓

圓照宗本禪淨土善人咏之第十五　釋道衍

延和殿集闡宗乘人主稱為福慧僧報畫西歸登上品非惟名字續傳燈

禪師諱宗本常州人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蚤參慷禪師契悟初住蘇之瑞光杭州太守陳公棄以淨慈慇請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留本遂赴之未幾神宗辟相國寺六十有四院詔本住惠林召對延和殿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老居靈岩閉戶寂脩淨業曦律師嘗神遊淨土見一蓮座問彼土之人曰此何人之座曰大宋

國僧宗本之座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沐浴告衆右脇若憩
睡然撼之已去門弟子搭全身于靈岩

禪林宝訓内一條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杭道俗爭之
不已一曰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

證悟修顒禪師　劉鳳

投子證悟修顒禪師閩蘇州圓照子瑞光開法席遠来叅扣因
舉無着問天親彌勒說甚麼法云說這箇法忽如有省晨夕叅
扣後數更住大剎名重于世冨鄭公師之

又

宋熙寧間圓照大本住蘇州之瑞光寺方以其道震東南顯州僧正顯世號顯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

真覺守琮禪師　劉鳳

瑞光真覺守琮禪師姓顧氏本州人依圓照禪師聞法後扣宗乘遂獲印可僧問作是思惟十方佛見今思惟佛在何處師曰當風一句起自何來云甚麼則頭上彌勒步上釋迦

法雲圓通秀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法秀秦州隴城人生辛氏夢有僧癯甚鬚髮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有僧亡其名曰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書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

國僧宗本之座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沐浴告衆右脇若熟睡然撼之已去門弟子搭全身于靈嵓

禪林宝訓内一條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枕道俗爭之不已一曰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

證悟修顒禪師　劉鳳

投子證悟修顒禪師閩蘇州圓照子瑞光開法席遠来參扣因舉無着問天親彌勒說甚麼法云說這箇法忽如有省晨夕參扣後數更住大刹名重于世冨鄭公師之

又

宋熙寧間圓照大本住蘇州之瑞光寺方以其道震東南顯州僧正顯世號顯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

真覺守琮禪師

劉鳳

瑞光真覺守琮禪師姓顧氏本州人依圓照禪師聞法後和宗乘遂獲印可僧問作是思惟十方佛見今思惟佛在何處師曰當風一句起自何來云甚麼則頭々彌勒步々釋迦

法雲圓通秀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法秀秦州隴城人生辛氏夢有僧癩甚鬚髮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有僧亡其名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書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

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彊巔下俄有兒生其所魯閭之往觀爲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冒魯姓十九通經爲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然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析旁穿直貫機鋒不可觸聲著京洛倚圭峰鈔以詮量衆議然恨圭峯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峯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別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遊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搜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一本云豈佛刹又曰因以有悟法有無之

哉其氣拂塵去至無為鐵佛謁慧禪師慧貌寒虎坐淨垂沾衣秀易之慧收淨問塵主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為宗秀曰以心為宗又問心以何為宗秀不能對慧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慧公移池入吳秀皆從之十年初說法於淮泗而山林之外包具而已衲子追逐不厭飢寒秀哀祖道不振叢林凋落以身任之住栖賢有僧文慶寒陋不上眼秀遣督割稻石橋莊既辭去有識者曰慶出世湘鄉寺十餘年雲蓋顒禪師嗣也秀遣侍者追謝之且迎以還山慶曰俟稻入囷乃還秀心奇之稱於衆後住栖賢二十年秀實使之也蔣山元祥師殁舒王以禮致秀嗣其席秀至山

王先候謁而秀方理叢林事不時見王以為慢已遂不合棄去
住真州長蘆衆千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衆目笑之無出問之
於是秀出拜起問如何是法秀自已全椒笑曰秀鐵面乃不識
自已乎叢拱呼秀為鐵面秀曰當局者迷然一衆服其荷法心也冀國
大長公主造法雲寺成有詔秀為開山第一祖開堂之日神宗
皇帝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荊王
致敬座下雲門宗風自是興於西北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
溫公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
非因佛法不能爾遷志願力乎溫公不以介意元祐五年八月
卧疾詔翰林醫官視之醫請候脉秀仰視曰汝何為者也吾有

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為可戀也平生、死夢三者無所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三句而化閱世六十有四坐四十五夏李公麟伯時工畫馬不減韓幹秀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為得妙墮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繇是絕筆秀勸畫觀音像以贖其過黃庭堅魯直作艷語人爭傳之秀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搖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候秀、方餽客晉卿為掃墨竹於西軒以遲之秀來未及揖顧見不懌晉卿去即漫之

贊曰余至京師秀已化去踰月觀法雲叢林其遺風餘烈尚可

想見及拜瞻其像面目嚴冷怒氣嘿人平生以罵為佛事又自謂叢林一害非虛言哉

廣慧寶琳禪師　劉鳳

道林廣慧寶琳禪師蘇州人少習經論精通妙義叩圓通禪師發明祖意生荊公深加器重出世廣德興教移池陽景德廬山萬松潭州道林歸者甚衆

報本元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慧元生倪氏潮陽人也垂髫凝然羣兒劇於前袖手趺坐而已父母南略曰兒材地如此寧堪世用意事佛僧可耳元聞之即前拜辭依城南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剃髮受具遊方

至京師華嚴圓明法師者見而異之曰上人遠步自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南海來無他求唯求佛法圓明笑曰王城利聲捷徑酒色樊籠橫目爭奪日有萬緒昔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猶不現前此中寧有佛法乎佛法俱在南方也元乃自洛京遊襄漢徧歷名山所至親近知識然俱無所解悟治平三年春至黃龍時南禪師來自積翠龍象如蟻慕而集元每坐下叅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如吾家楊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久而頓釋其疑即日發去熙寧元年入吳住吳江壽聖寺遣僧造黃龍投嗣法書南公視其款識未發謂來僧曰汝亟還令元自來僧及命元輟住持事策杖而來次

南昌見寶覺禪師出世說法知南公已化逾月乃復還吳中道俗師壽之又延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嘗夜舟歸自雪川寇刼舟人驚怖不知所出元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不可枉用寇因掠去元和四年住承天萬壽寺衆益盛躬自持鉢到湖人曰師到處為家何苦獨愛姑蘇乎固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檛杖譁入湖曰何為奪我郎善知識政當見還否則有死而已元怡然不怏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彌月蘇人食盡乃去竟為湖人所有住報本禪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為親白雲散在千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時右司陳公璚瑩中在湖親見其事元腦

不至席三十年平生規法南禪師作止者惟元克肖之遺言奚於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有才辨問何獨念峴山乎元曰他日可建寺後三十年元道奐太師楚國公為請于朝詔謚證悟禪師塔曰定應有旨特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嚴香火云

湖州報本元禪師　釋曉瑩

湖州報本元禪師侍南公於黃檗一日為達上座咨問入室南曰既是達了為更麼更來元曰事不厭細南曰你便打趕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元曰不得一句南遂行入方丈元曰大小黃檗龍頭蛇尾南笑而已尋遊東吳寓姑蘇南峰蘭若高自標致放懷泉石已而郡將禪崑山慧嚴律居致元為第一世追諱

南公凡見僧必首問人上盡有生緣作麼生是上座生緣次問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遂成二僧曰相逢不免問生緣一句當鋒肯最玄達磨少林遺隻履卻登蔥嶺不虛傳又曰欲透宗門向上關須明佛手與驢脚真金不使假金粧莫認醍醐為毒藥元之語錄序次具在受於真淨問湛堂語雖異而意同亦可驗見矣今叢林先佛手驢脚而後生緣殊乖剏問之旨可不辨明哉

右出羅湖野錄

保寧璣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圓璣福州林氏子生方睟而孤舅收育之年十六視瞻

精彩福清應天僧傳棒見之異為曰若從我遊乎璣仰視欣然為負杖笠去歸俄試所習得度遊東吳依天衣懷禪師密受記剳璣天姿精勤荷擔叢林不知寒暑墾荒地為良田蒔松杉為美蔭守一職十年不易南公稱以為本色出家兒及遷黃龍携璣與俱熙寧二年南公歿建塔畢辭去東林總公命為堂中第一座人望益峻信之黿窄潭之大潙爭迎致而璣堅卧不答寶覺禪師欲以繼黃龍法席璣掉頭擊肘徑云寶覺不強也人問其故對曰先師誡我未登五十不可為人璣客於哲宗時年四十八矣佛印元公勸之以應翠巖之命從南昌帥謝景温師直請也又十年移住圓通從金陵帥宋彦世英

請也崇寧二年世英復守金陵會保寧虛席穆瑞自近江淮緒紳都會休沐車騎填門矣暮夜茗如蘭叢如玉樹而璣俎豆其中几如枯株然劇談有味睢陽許顗彥周銳於參道見璣作禮璣曰莫將閑事挂心頭彥周曰如何是閑事答曰參禪學道是於是彥周開悟良久曰大道甚坦夷何用許多言句葛藤乎璣呼侍者理前語問之侍者瞠而卻璣謂彥周曰言句葛藤又不可廢也疾學者味著文字作偈曰不學文章不讀書頹然終日自如愚誰然百事不通曉是爲何曾唉作驢政和五年易保寧爲神霄即日退庵於南城八年九月示微病二十二日浴罷說偈而逝閱世八十三坐六十三夏閣維有終不壞者二而檟以

五色舍利塔於兩華臺之左

贊曰璣雅自號無學老而書偈於所居之壁曰無學庵中老年生百不能忖思多幸處至老得為僧宣和元年正月詔下髮天下僧尼為德士女德而璣化去已逾年矣夫豈苟然哉

潭州大潙山中興記內摘抄　釋惠洪

天衣懷禪師在嘉祐治平之間五遷法席皆廢殘荒寂處而懷能幻出寶構化成禪叢今空印禪師載公者蓋懷四世之孫而吳江法真之嗣方說法於廬山之下學者踵之如雲挺然有祖風烈當能整大圖真如已墜之網於是厚禮遣人致之

寂音自序內摘抄

寂音自叙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殁乃依三峯靚禪師為童子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依宣秘大師深公講成惟識論有聲講肆服勤四年辭之南歸依真淨禪師於廬山歸宗及真淨遷洪州石門又隨以至前後七年年二十九乃遊東吳明年遊衡嶽又三年而真淨終於庵

或庵

或庵體和尚初參此庵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舉麤馬選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此庵喝之或菴大悟有投機頌曰南量極處見題目遠路窮邊入試場招起亮端風雨快這回不作

釋淨善禪林寶訓

採花即自此匿跡天台丞相錢公彙先慕其為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菴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去乾道初瞎堂住國清因見或菴讚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邯鄲男兒摸壁行瞎堂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兒即遍索之遂得於江心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天台野錄或菴乾道初翩然訪瞎堂於虎丘姑蘇道俗聞其高風即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菴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忻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菴也虎丘紀聞

或菴入院後施主請小參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變而必變昔

江西南岳諸祖若藉古為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令人心以悟為則所以素風凌然遠今未泯若約納僧門下言前薦得底我宗風句下分明沈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由是緇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語錄異此

或菴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袖子傳至虎丘瞎堂曰遮箇山蠻杜拗子放拍肓禪治你邪一隊野狐精或菴聞之以偈答曰山蠻杜拗得能憎領衆瞎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若幕柄拍肓禪治野狐僧瞎堂笑而已記聞

吳都法乘卷第五上之上終

吳都法乘卷第五上之下

吳江周永年撰

法雲善本禪師青原下十二世。雲門宗慧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温皆官于潁遂為潁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毗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領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瞻徵與照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巖公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烟霞生對面星月遠籌撾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卿曰向上更有

事也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進前無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柰這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陰曰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晶寒虛空無處迴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鼈鼻擲拄杖下座

大通本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善本生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大父琪父溫皆官于潁遂為潁人初母無子禱於佛像前誓曰得子

必以事佛既蔬食俄娘及生本骨相秀異方睟而孤母育於叔祖玠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仕宦意辟穀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師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楫者謂人曰本它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圓成使聽習毗尼隨喜禊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禪師道振吳中本徑造姑蘇謁於瑞光圓照坐定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輦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

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内如寂子之於東寺元豐七年春絕九江游淮山徧禮祖塔眷浮山巖叢之勝有終焉志遂居太守巖久之出世住婺州雙林六年淛東道俗追崇至謂傳大士復生移住錢塘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日千餘口仰給於檀施而供養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天或云西天時號大小本神考或作哲宗聞其名有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禪師又繼圓通之後本玉立孤峻儼臨清衆或云千衆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麤與衆共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捨日填門廈屋萬礎塗金鏤碧如地湧寶坊住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

天下願見而不可得獨與法子思庵俱庵與予善為予言其平生曰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時抵掌笑語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衆吾昔為叢林故強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蔵名者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雖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而已果致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於上方閣世七十有五或三坐四十有五夏

贊曰本出雲門之後望雪竇為四世嫡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王回旋學者多自此悟入方其將終之夕越僧夢本歸潙寧天味其為人居處服玩行已利物

日新其德不置之諸天尚何之哉

宵蜜智圓禪師南嶽下十二世。臨濟宗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宵蜜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擲兩三拳大衆且道為甚麼如此不合惹亂山僧睡

汪明際吳僧錄作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擲兩三拳且為甚麼惱亂老僧眠

劉鳳

法印守堅禪師

萬壽寺法印守堅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誰不踐履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千去萬

劉鳳

普慧禪師

萬壽普慧禪師上堂物外無堪老便休乾坤夢覺兩悠悠如何

幻事來相逼却使閒身不自由

定慧遵式禪師青原下第十二世。雲門宗慧林本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遵式禪師因僧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便打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十萬八千僧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師云賣金須是買金人

此章係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宗門統要續集所載按世次宗派列之于此

妙覺顧禪師

寶華妙覺顧禪師僧問機輪曾未轉、處實能幽轉處如何師云白雲遠空谷春風拂太虛云意旨何如師曰劫火洞然毫未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悟本契禪師　劉鳳

寶華悟本契禪師僧問入鄽垂手意何如曰寿花香滿手穿竹粉盈衣云休去歌去古廟香爐去意旨何如師云有耳鐵牛穿半夜無絛石馬走東西風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風急浪高魚自隱金鱗透入碧波中

慧日智覺禪師青原下十二世。雲門宗長蘆夫禪師法嗣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曰休悠　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鉤喝一喝下座

西竺海禪師青原下十三世。雲門宗本覺一禪師法嗣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參法雲秀和尚

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晚行人不如屆期坐脫

妙文照禪師青原下十三世雲門宗
湛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向劍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憍陳如上座為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天衣如哲禪師青原下十三世雲門宗
長蘆信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詰問者師荅以偈曰瑞巖長

唤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竿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為叙乎昔衆問勉衆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麽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萬壽如瑣禪師青原下十三世○雲門宗長蘆信禪師法嗣

平江府萬壽如瑣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鏡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乃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建原禪師青原下十三世。雲門宗
法雲白禪師法嗣

楊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寶華普鑑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臨濟宗
寶峰文禪師法嗣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游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庾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拈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關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狗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峰上堂參禪別無奇特祇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輥一輪赫日上昇

天門照照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遶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塹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着暖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找把犁耙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頃良由一時變為荒草

泗洲用元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臨濟宗建陰慶禪師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陰曰臨濟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領玄旨開堂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遶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麼遶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孔著因甚麼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大裏蝦蟆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鎚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發八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歎道

難及唉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永安元正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臨濟宗。
安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鄆州鄭氏子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曰何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瓶

劉鳳

傳燈元正禪師

承天永安傳燈元正禪師惲人歷叅諸方晚到蘇萬壽時慧元禪師居焉令師看庭前栢樹因緣發明心地得悟僧問西來聖意師曰烟雲霧鎖云臨濟宗風一時獨秀師云不可有兩个

也僧云江月照時琴影現松風吹處語聲清師曰一夜寒流雪到明梅花漏泄春消息僧云盡乾坤大地是一曲和尚如何下手師曰拍ㄑ是令

法晏禪師　劉鳳

吳江聖壽法晏禪師僧問今日意若何曰雲生碧嶂云學人不會曰月落寒潭良久曰且道佛法在甚麼處不離當處常湛然見即知君不可得

性空妙普菴主南嶽下十四世の臨濟宗黃龍新禪師法嗣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咏得之者必

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志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捩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七師獨荷笈而往賊見其偉異詰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矣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執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

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以夭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玅矣哉玅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遥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筯飲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刻數既遣雜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衆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

僧睹師見佛不拜歎逆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師掌之云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去不索性去紙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集師為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炷柴燒二首開瀆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继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逐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蓆岸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迈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

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苗五日閣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　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按烏鎮之地與吳江錯壤則兎全烏鎮者亦即有惠於吳江之西南境矣故亦備載師之始末如其本章

空空智通道人（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黃龍新禪師法嗣）

空空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

同明、趙王伴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無
盡處動靜動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消領分寧尉通偕行開死心
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
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
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
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
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於
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去
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秖解指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
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烏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損除

到此亦須洗却後為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頓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空室道人

釋曉瑩

空室道人者直龍圖閻范公珣之女幼聰慧樂於禪寂因從夫守官豫章之分寧遂參死心禪師于雲巖既於言下領旨尋以偈伸讚死心曰韶陽死心靈源甚深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凡明聖昧後富前貧利生濟物點鐵成金丹青徒狀非古非今死心問之曰死心非真向甚麼處讚若讚死心死心無狀若讚虛空虛空無跡無狀無跡下得個甚麼語若下得語親見死心對曰死心非真死心非死心虛空無狀妙有無形絕後再蘇親見死心

於是死心咲而已靈源禪師遂以空室道人號之自爾叢林知名政和間居金陵圜悟禪師住蔣山佛眼禪師亦在焉因機語相契二師稱賞然道韻閒淡似不能言者至於開廓正見雅為精峭偈句有讀法界觀曰物我元無二森羅鏡象同明趙主伴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意動靜悉圓通又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個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只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為知水亦是塵百鍊水垢損除到此亦須洗却後於姑蘇西竺院剃髮為尼名惟久宣和六年趺坐而終道人生於華亭不為富

貴寵絡傑然追蹤月上女直趨無上菩提又變形服與鐵磨為伍至於生死之際効驗異常非志烈秋霜畴克爾耶

右出羅湖野録

二知和庵主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
壷天泐潭乾禪師法嗣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趙謁泐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頷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登大海月印中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茆雲兩菴逾二十年嘗有偈

曰竹篦二三升野水松窓七五片閒雲道人活計秖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維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頭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養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絶頂目視霄漢為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于人者後交共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惟二虎侍其右一日戚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和菴主

劉鳳

又和菴主崑山人隱居奉化之雪竇常有二虎馴擾其側妙高峯千丈巖藤龕棲雪巖皆有遺跡元大德丁未菴燬于盜後虎乳其墟為暴至元丙子復其菴虎害遂絕

覺海法因菴主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慧日雅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崑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終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

左順流東歸邑人結菴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衆曰汝等飽
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治父道川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道川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淨因成禪師法嗣
無爲軍治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級聞東
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
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
名道川。即三耳汝能監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
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遊方至天封瑞菴
與語鋒投菴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
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

治父席虛迎開法上堂群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惟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上堂擧雪峰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覩曰東邊底又西覩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覩了復西覩拄杖重ゝ話歲寒帶兩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蘭干

道川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翟超以勇力名方被差捕賊宿廟中忽有所得徑出家徧遊江湖道遇虎不爲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書偈危坐化去有注金剛經

載姑蘇志

又

道川崑山翟氏子起以勇力名為縣弓手被差捕賊宿廟中忽有所得徑出家往從東蒼諶首座演法諶為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名呼翟三今名道川，即三耳汝能豎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依舊翟三也乃徧遊江湖間遇虎不為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椰楪縱橫妙用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危坐脫去有註金剛經行於世

見周世昌崑山志僧釋傳

慧法安禪師青原下十四世。曹洞宗

日天衣懷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搂擻頭

慧日興道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路濟京勝因靜禪師法嗣

雲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崔嗽丶閑離落朔風冽丶辯黯惟要會詒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為提撕卓拄杖下座

虎丘第十代覺印英禪師塔銘　何安中

淮泗之上有古塔廟曰普照王自昔常用大浮圖有宿德妙解聲振叢林者為長老以奉香火宗寧二年虛長老之席中都左右浮圖官衆皆以寶寧覺印為言於是傳旨自金陵詔師居之

普照擯諸夏之咽釋梵所會而摩尼珠光之名垂耀四裔舟車冠蓋閭巷之人凡道泗往來以齋祓乞靈塔下退造師席而為飯香積談不二皆大歡喜得諸餼益而後去抑嘗聞其徒以謂師在普照屢閱歲平居與男子言不離忠孝與女子言不離慈順與離世異俗學道之士言不離空寂隨其根性利鈍淺深示以方便故人人歸信而師名益高道益廣户外之屨益滿矣蓋菩提一炎嗣達摩本統曩日仰山偉公洞山文公栖賢遷公皆提心印先覺一代見師眉宇即推法器至是機緣圓熟所遇無作正猶儒家前輩典刑既存又經題品雖言論風旨初未傳聞而袖手正容自能悟物者也其所住持如澧陽之夾山荆南之

公安二聖廬阜之羅漢太平之隱靜與夫保寧普照水西瑞勝平江之福昌雲巖皆天下名藍勝域又皆道跡棄山散策少室在丶廬丶惟為未度而作舟筏惟為已迷而作指南所以筌第之在學子與竺乾貝葉並行於宗門矣師七十二歲五十二臘一日坐堂上鳴鼓集衆示以滅期告大弟子智通法寧等曰吾生去住本無後前而我滅後所付囑者護法勤道無愛軀命而已暨營龕塔具僧供俾勿火其骨葬于東巷皆委曲自區處徐就沐浴說偈趺坐如入禪定翛然而逝時政和七年七月十四日也宣和辛丑通始狀師前蜀與門人謀宜道洞來謁銘而余知師為詳師名子英姓懷氏號覺印錢唐人其母自孕不能茹

肇既生質相卓異不類常兒年十五挺然有拔俗之氣從長老希言出家又五年落髮受具遂往遊方得法於圓通秀公先時師未有省一夕夢白衣大士携琉璃瓶和以錫杖灑冷水如引然復注酒水與飲自言夢中若甘露灌頂下為水雪凜毛骨而驚自是豁然乃復見秀公印可之故嘗謂得吾法者三曰珣曰白曰英珣白皆行師道惟英異日行道超師當時或者頗未相然惟汝南周公秩素深服若以謂頃見師於夾山雲集百餘衆解夏餘年無一人起者比丘綱維與堂中之士無一人不摳衣問道者而通復言自出世坐大法會者九而會如夾山且盛焉執巾匜奉杖屨得度二百五十餘人說法三十餘年九喜室中

提撕後覺軟語諄諄父教子兄詔弟也所謂趙祖殆以此歟常齋惟飯一鉢蔬敖鹽酪悉屏不食冬夏衣葛與　鬚髮長數寸目光炯然植立望之頎秀深靜如古圖畫中高僧老禪在巖壁者燕居律身甚嚴與物甚周蓋為吾書所以度已以繩接人用世之說合焉至於建設崇飾調護種種有為等事則悉是覺印境中塵埃粃糠姑置不道一世賢士大夫聞其風而額誡皆尊禮之故師高蹈山海而錫虎與服出應諸方皆士大夫所沮豆辭畏壘之視而不得者爾余識師最晚情最親始見於水西之猛勝又見於虎丘每見必欵既欵必相警發其語則始於為善且謂余可適道也是後出遊六七年謫官居吳塵勞世緣

纏繞摧敗欲復見師一洗心地而師寂已久是時通老方嗣法席扶教洪道名並其師暇日余過雲巖訪通詣東菴弔師道像興懷風契噫嘻覺印果與其不傳者死乎而林霏自新山月無恙境猶昔也果不死乎蒲團竹几濛漫蛛煙而問無應也通曰姑銘於是振衣稽首系以詞曰

我有善知識得佛無上慧廣開不二門應緣而住世化身諸利土刹刹皆說法師說無所說說問說與荅昔於珠光前對佛談此事彼佛為證明而天曼陀華八部諸鬼神宰官及居士一切有情衆無一不聽者億刼熱惱心如以甘露洒雖聞其音聲而實常默然佛謂諸佛子各各具正眼顛倒所蔽逐正覺懵無有

忽然有本源初未有增減譬如遺珠人不悟我所有求珠而復得便謂我得寶師於菩提座維此真實語廣大無邊方為人所歸赴門庭及室宇道路及津梁種種善方便悉以慈悲心如鴻鐘在虛小大扣皆應又如萬竅風了不見作止木石而草衣莊嚴作佛事是皆有為法不能見吾師算數周沙界譬喻周大千是皆下劣想不能見吾師吾師空中雲幻滅了無跡明、三界中一燈常遍照我以思惟心謂師難值遇三匝繞師塔讚嘆復悲涕以我綺語業作銘為懺悔開府、司事士曹事何安中撰

圓悟禪師　釋念常

圓悟禪師諱克勤字無著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有落

髮受具游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奧以為不足侍
謁昭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閱見真如話公頗有省時慶藏主
衆推飽參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盡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頃之
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恃豪辯與之爭鋒
演曰是可以啟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光燭照時自驗者以不
合辭去抵蘇州定惠疾病幾死因念疇昔所參俱無驗獨老演
不吾欺會病間即日束包而返演喜其再來容為侍者值清使
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
得聲師侍側忽大悟即以告演演詰之師曰今日真喪目前機
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事語佛鑑勤勤未之

之信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指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勤愕然無對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勤一遠聲價籍甚叢林謂之三傑演遷五祖執寺務方建東廚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走辟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要妙逞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麼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

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治精金之語今方知渠無模索處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金針出膏盲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道寖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請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帥周公因提舉劉直儒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甚為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絶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有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問答示衆文長不錄

宣和中詔住東都天寧太上在康邸屢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來千聖頂戴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欽宗在東宮師對太上預有至尊之戚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住金山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頗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以孝心理

天下而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雖異一心初無間然太上大悅賜號圓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朝廷厚贍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于蜀太師王伯紿迎居昭覺紿興五年八月五日示疾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即示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謚真覺禪師

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中一則

紿興二十九年己卯師七十一歲正月泛太湖接示徐誠頌曰紿興己卯正月旦我因持缽入太湖徐誠權攝婆施羅助我敷演此三昧

徑山宗杲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風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寮戲以硯投之誤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齋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瑾禪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柄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堂疾革嘱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即圓悟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卷曰

妙喜迨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雜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躶躶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為不煩務侍者曰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

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猫也猫不成盡也盡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我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石丞　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酋　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趙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狹邪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次日即請為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

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閒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ㇾ問得極好荅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以下文長不錄

育王端裕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昭覺勤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吱疑眉目淵秀十四駈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徵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頴悟見推晩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

師損去所滞恃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鵲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狗平江道俗之請庵于西華閱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秖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為甚麼東北于遽打鼓西望卽尼不聞

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則水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轢轢鑽到這裡便須千差密照萬户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沉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絶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堪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翅奮迅千百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

殘分也無利ㇾ塵ㇾ是要津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滿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覆踐同誠共休戚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劍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師泣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大後日睛堅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拜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敦

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煙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者門人奉遺骨分塔於卽峰西華謚大悟禪師

劉鳳吳釋傳云其嗣淨慈水菴一等南峰雲辯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閩之瑞峰章得度旣里謁宗鑒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着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槽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覇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登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羞踈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興道俗行至十即卷有問卷在這裏十即在甚麼師詹譬曰隨我來

靈隱慧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為僧詣大慈聽習稟依靈巖徵禪師徵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即之開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緣師

忽頓悟作於衆之夜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捂圓悟順寂師即東下屢遷名刹由虎丘奉詔住皐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召對賜佛海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為兩腳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兒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辰在處花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

瑣、碎、嗎付叮、嚀、你且道他叮嚀嗎付箇甚麼卓拄杖
曰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
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裁茄子今朝
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解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
飢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為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
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闇地頭擲落鬼神驚
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熊雪吃冬瓜問浩、塵
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遶鑊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
無師曰斫地撩飢飢問即心即佛時如何師曰項分了角曰非
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鍱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

麼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搭頭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成有一鬼叱曰爭柰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作鵝鴆嘴曰谷吹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菴內人為甚麼不知菴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腳踏驢驢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衆所三門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潤四十丈乙未秋示衆

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閙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責人教誰責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杵鎚撒翻露布突出機先鴟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身於寺之烏峰

瞎堂遠禪師　劉鳳

靈隱瞎堂遠禪師圓悟在昭覺師造焉每請益詞旨啃勁遂深器之師自發明心要即得游戲如風大自在三昧沈公德斡守平江以虎丘大道場比不得人方邀師主之至則接物規訓整

肅適方歎齊粥不繼而户外屨滿志轀為法者集焉道益顯著已而宋孝宗召入數有荅請語皆默契有奏對録一卷僧中之遭遇亦甚稀有也

明曇玩禪師南徼下十五世心脉濟宗因曇玩禪師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州黄氏子編荅叢席宣和庚子田拭鍾阜適朝廷改僧為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嶺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嶺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捧袍擊鼓頓明大法仇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成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瞎還自瞎汝若成佛作祖老僧

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擅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處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為汝開

寶華顯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哭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為她盡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擧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秖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

虎丘元淨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知有底人通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為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〻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倫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典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典三十棒翠雲任麼道也好典三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喚上堂日〻日東出日〻日

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捩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門云僧遽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纔推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虎丘山忘云淨號雪庭嘗謁郡守以詩僧自通守書其刺云詩僧焉敢謁王侯淨續云大海終須納細流昨夜虎丘山上望一輪明月照蘇州守見之出迎交敘三韻令題淨即應曰

久不下山拘出林逢虎交侯門深似海也許老僧放守因大

喜

天寧梵思禪師南獄下十五世。臨濟宗昭覺勤禪師法嗣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鄞臺朱氏子。上堂趨翻生死海賭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吃粥吃飯不知有底也吃粥吃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腳驢子弄歸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

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裡走

襲燈

五之中

虎丘紹隆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九歲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洗腸，洗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眙謦欬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之時見非是見、猶離見、不能及拳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傳掌藏教有問

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臨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為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曰凡有屐托盡落今時不屐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

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欽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暖佗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陁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問為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頭皇帝萬壽二頭重臣千秋曰恁如生佛未　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騎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叱婆戶佛早留心真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叢下

路少見白鷄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即就曰秖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蚰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蚰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斷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

峰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虎丘隆禪師　　釋念常

師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時岐嶷九歲出家依縣之慧佛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謁長蘆淨照禪師叅扣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撫卷歎曰想酢生液雖未能洗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謦欬爾於是欲訪之至寶峰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胷示之曰和上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笑因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什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腳馬脚師曰廣南蠻道什麼何不高

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參堂度一夏心甚罔之每歎曰再來人也死心机鋒橫出諸方吞焰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賞衆皆側目已而趙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遇洞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徃合處撫掌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淪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之時見非是見猶雖見不能及豎拳曰還見麽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悟復曰見箇什麽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參搜鑒索盡得圓悟之秘師以二親垂白歸寓鄉郡廓禪寺蓋修摩即切利故事也維受請

住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爲結廬銅峰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叢之同參輻輳川蜂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擲重筆而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于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

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虎丘隆禪師

釋曉瑩

虎丘隆禪師道貌如甚煥者與圓悟禪師潭之道林法席一日圓悟問曰見之時見非是見猶離見不能及遂豎起拳頭云見麼隆云見圓悟曰頭上安頭隆於言下有省尋俾掌藏教有問圓悟曰隆藏主柔易如此何能為哉圓悟瞌睡虎耳及住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為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讚於上達磨曰遠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百丈曰迅雷孔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去却膏肓及九疾叢林從此

有家風開山明教大師曰春至百花蠲庭開幽香猗旎襲人來臨風無限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嗚呼百丈創立禪規以來叢林率不至於陁廢實本於此白雲以百丈配享達磨有識靡不歸其議可謂知本矣隆既能遵行奉先之禮又從而為讚發明其道有足多也

右出羅湖野錄

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

徐林

菩提達磨壁觀少室斧相指心號曰禪宗五傳而至曹溪遠今幾五百年枝流繁衍異人間出得果得辨前後相踵如新續火可謂盛矣平江虎丘禪師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而岐嶷絕

俗九歲謝父母去家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來包山扶飄然有四方之志首遇長蘆淨照禪師恭和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錄撫卷歎曰想酢生液雖未能洗腸沃胃且要使人廢快第恨未親聆謦欬爾於是欲訪之復至寶峰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胷示之曰和尚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笑因留年餘迺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腳馬腳師曰廣南蠻道甚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參堂廢一夏心甚器重之每嘆曰再來人也死心机鋒橫出諸方吞餧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

賞衆皆側目　已而趙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抵掌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禍抑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爲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丶之時見非是見丶猶雖見丶不能及監拳曰還見麼師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圓悟復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分授鑒索盡得圓悟之秘師以二親垂白歸寓鄉郡裒禪山蓋修摩耶忉利故事也繼受請住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爲結廬銅峰下遠彰教盧帥郡守李尚書光

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襄之輻輳川奔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於東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剌語擲筆坐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於山之陽化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度弟子復如等六十人嗚呼佛法有正派有旁枝書溪之世衣止不傳雖曰法源入海江洋大肆而西土般若多羅識記特在馬駒踏波五宗惟臨濟一門出馬祖後於今最盛圓悟近代尊宿宗

眼超卓才辯縱橫若麟角獨立而師又深入其室是可嘉也林謂道德之重不待家喻户曉而知言白雲即知為端言東山即知為演言虎丘即知為師也真能壽楊岐光明正大之傳而永臨濟於無窮者矣不銘何以詒其後銘曰

於穆初祖一花東土識至馬駒益昭益著派衍而蕃實惟圓悟圓悟得師如馬之騄大坐虎丘雷動雲驚臨濟中興楊岐再住箕裘忽西幸嚴龍墓有神有天來詔來護治爾後昆展轉流布後一百七十四年當大元至大二年歲在己酉集賢直學士翰列大夫趙孟頫重書正月既望住山第七世孫壽永重建

佛果勤禪師示隆知藏法語

有祖已來惟務單傳直指不許帶水托泥打露布列窠窟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机說教立世垂範大段周遮是故最後徑截看要接最上机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机關多頭理致至于付授之際廉不直面提持如倒刹竿盆水投針示圓光相執赤幡把明鑑說如鉄橛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兩狗皆神机迅捷非擬議思惟所測泊到梁游魂尤復頭言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衣所指頭著迨曹溪大鑑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既久具正眼大解脫宗師變革通途俾不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地脫洒自

由妙机遂見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机奪机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傳七百余年枝分派別各擅家風浩浩轉轉莫知紀極然鞠其歸着無出直指人心見地見明無絲毫陽礙脫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大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哉所謂百川異流同歸於海要須是個向上根器具識高遠見有佗陰佛祖志氣然後能深入閫奥徹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證堪為種草舍此切宜實秘慎詞勿作容易放行也

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嘆云地壁立只靠此一着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滑弄頭謾人把個沒滋味鉄酸餡餅頭拈似學者令咬嚼須待渠摘底子脫卷却許如惡知

惡見胸次不挂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鍊方禁得拳踢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劍度其果能殘羸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龍罷不住處便契乃祖以來所證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為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飢人食證驗得十成無疹漏即是本色道流也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尚泯默以為無縫鎚無模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悠情識摶量便為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不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此子個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擡不得不用疑着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趙州喫茶去杭魔巖擘火雪峯輥毬禾山打鼓俱胝竪指歸宗拽

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机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粘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草料譬如十斛驢乳只以一滴獅子乳滴悉皆遮散要脚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狥人情勿使容易乃是緊的也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徹生死提持正念全是此個時節惟踏着上頭關捩子底便堪恁麼也

陰公知藏湖湘投机還往北山十餘年真採贖精通本色衲子遂舉分席訓徒已三載予被謫旨移都下天寧欲得法語以表道契因為出此數段

宣和六年十二月中幹佛果老僧克勤
應菴華禪師送傑侍者偈

大徹投机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
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
深根吾有末後着侍歸要汝遵

頌送傑侍者還鄉

辛未正月上元日應菴老僧

跋天童中峯菴佛果應菴兩祖語偈碑

不肖於崇禎辛未年領天童事侍者通布於中峯菴基榛莽
中得一殘碑洗出搨之乃不肖上二十代祖佛果圓悟勤禪

師示十九代祖虎丘隆禪師法語及十八代祖應菴華禪師送十七代祖密菴傑禪師偈衆皆謂自宋歷元至今已六百年以為奇特至寶乞不肖跋不肖曰斯皆傳燈録具載之烏足異哉第其異者異於今時主教外別行單傳直指者反毀机關要立理致滯名相以古人門庭建立為實法乃至種種穿鑿恣情識搏量為高見想必當時也有恁麼人故有如是叮嚀耳是知此語此偈識萬世之模範所以虎丘祖復以遺應菴祖應菴祖復以遺密菴祖而密菴祖復以勒碑當可見以為至寶後人身體力行為法式可也

遠孫密雲圓悟謹跋

五宗救　臨濟宗起臨濟迄聖恩

釋弘忍

臨濟第十二世平江虎丘紹隆禪師昭覺嗣和州含山人也九歲出家于佛慧院既長遊方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佛果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一洗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錄寶峰依湛堂容黃龍扣死心禪師次謁佛果一日入室果問曰見一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一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果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果叱曰見個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果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佛果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果曰瞌睡虎耳

三峰藏頌云證來證絶山如故新竹千頭水暗分若不深
深到睡何緣猛虎出毛群

上堂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着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個甚麼脚後見腮莫與往來　宋紹興六年丙辰五月八日乙亥示寂塔全軀於虎丘西南隅

臨濟第十三世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虎丘嗣蘄州江氏子
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薙髮首謁逐和尚略

得染指法味於是編參知識靡所契證聞佛果住雲居煆煉學者師往禮依侍果乃痛與雖割值果返蜀指見虎丘隆禪師侍一載頓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小座於是開堂妙嚴遷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示衆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當時與大慧同稱為二甘露門云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箕踞西歸鈍置黃面老子又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又有頌云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去兩邊翼恰似一枝大鐵釘

三峰藏云兩眼如晶尾如楔藥王然臂又重來復頌云一聲巢墮起淵龍怒雨奔雷鼓黑風捲盡山雲天色曉三星落入月如弓

上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正令既行十方坐斷若也向上論玄語默不及處棒喝未施前總是依草附木漢事不獲已且作死馬醫所以道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幢隨處建立展臨濟三玄戈甲會曹洞五位君臣敲唱雙行殺活自在拈一莖草穿天下衲僧鼻孔布緩天網要打衝浪金鱗是則是便與麼去遠麼一宗掃土而盡蕩拈拄杖劃一劃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以拄杖卓一卓

救曰臨濟大法後世得其自受用者亦間有之至於驅耕奪食解粘去縛應奄華藏而下能說者未必能用能用者未必能全用或有窮而未發玩而弗精故天奇諸老不復粘起矣近世遂以宗旨為怪誕實繇漸而至著也余述五宗救得失必書之非暴其所聞以論先德蓋法之隆替係此知而罪我又何憾焉

宋孝宗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示寂猶掛牌入室至夜分或以辭世偈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之即屆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趺坐而逝塔全身于天童壽六十一臘四十

臨濟第十八世天目高峰原妙禪師雪巖嗣吳江徐氏子也十五出家於秀水密印寺二十更衣入杭之淨慈立死限三年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初參斷橋倫令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中單而出又嘗發函忘扃鏁有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于是朝夕侍奉惟謹時雪巖欽禪師寓北澗師懷香往扣之方問訊即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話自此參扣無虛日巖忽問阿誰與你拖個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如是不知其幾一日少林忌辰隨衆詣三塔諷經次忽撞頭覩五祖演和尚真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這

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先是雪巖移南明
師解夏即往省之巖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這裏
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曰為甚打不得
師拂袖便出自此机鋒不讓一日巖問曰日間浩〻時作得
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
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喝曰
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飢
來喫飯困來打眠徹眠覺也却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
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舊志入臨安龍牙自警曰
拚一生作個痴獃漢決要這一着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參僧

推枕子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遽容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潭吉頌云巢父掉頭不肯住片帆東去月如鉤佛祖位畢留不得說甚曾封定遠侯

師在龍鬚九年傳柴為龕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摘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烟火絕跡咸謂死矣及霽可入師晏坐定中如平日甲戌遷武康雙髻峰學徒雲集菴小不能容拔其尤者居之丙子春兵戈大至學者四散師獨掩關危坐及安堵啟戶視師則又疇昔雪中之伽陀也於是戶履彌彰應接不暇己卯春遂曝包宵遁直造天目之西

肩有獅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樂之有終焉之意弟子法昇等追至爲葺茅蓋頭未幾學者復集師乃造巖西石洞營小室如舟槳以先閑上溜下淖風雨飄搖併日一食晏如也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乃有三関語以驗學者語不契逐閉門弗接自非具大根負大志鮮不望崖而退矣　示衆有句無句金烏吞玉兎如藤倚樹癩馬倚枯樁樹倒藤枯一冬燒不盡句歸何處石虎當途踞呵〻大笑龍頭蛇尾揉倒爛泥裡鋼刀不斬無罪之人且道隔山過在甚麼處乃呵〻大笑下座

三峰藏頌云撑天拄地忽翻身火裡開花未見真無首六

龍飛上下幾人到外領陽春

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還見麼人人眼裡有睛不是瞎漢決定是見以拄杖卓一下云還聞麼個個耳裡有竅不是死漢決定是聞既見既聞是個甚麼以拄杖○見聞卽且止只是六根未具之前聲色未彰之際未聞之聞未見之見正恁麼時畢竟以何為驗以拄杖○吾今與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以拄杖○三十年後切忌妄通消息舉拄杖下座

三峰藏云臨濟的骨兒孫猶在雖然若到三峰門下三十拄杖趁出院始得何故為他未解保任此事

牧曰金剛王劍佛祖不留至虎丘應菴十有二傳如器注

罷當時有與臨濟先後出世者如石霜多若不衆以勝妙
境界作冤竟至首座化去不會宗旨徵九峰孰能及正之
厥後流為默照邪禪而真淨立祖妙喜諸老宿痛斥其非
迨勝朝此病熾作雖沒量大漢不免從孤鼠墐徑中求賴
是二老生鉄鑄成終得正悟雖悟後痛訴昔時之謬往路
之非而學者耽著恬寂卒不能捨甚哉邪法入人之深也
繇是　國初至今多坐不語禪南北盛行牢不可破天童
三峰相並而出十餘年中棲盡黑暗魔軍豁然而狂
打潑罵記名泥跡之弊不旋踵而生末世說法其難如此
要當扇以淳風感以至誠驗以宗旨擇以人類沒還焉祖

百丈臨濟興化已來之元氣根本全机大用非徒囂囂然口舌爭也若夫雪巖父子拈提濟上細領下力發藥去古人實有間設使施之今日獨不可以稱良劑乎故曰道歲也聖人時也

臨濟第十九世天目中峰明本禪師高峰嗣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道者持燈籠至家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離襁褓便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雖嬉戲必為佛事九歲喪母十五立誓出家禮佛燃臂誓持五戒日誦法華諸經夜則常行困極以首觸柱自警甫冠閱傳燈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於

是致疑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恍然開悟內外典籍輒知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遂往從高峰雜落于師子院時年二十有四矣未幾觀流泉有省詣峰求證峰打趁之適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峰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峰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下無礙於是高峰書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師請益繇是學者輻輳歸之如水就下而師猶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一時宰相公卿上及天子每屈徑山靈隱諸大刹齎幣迎師卒不可致或踰山泛海以逃是故居無常處坐所過之地皆成寶坊福素

男女無貴賤皆望塵拜伏金帛之供一視而已師初侍高峰於死關晝則作務夜則禪寂勉勵嚴苦脇不沾席者十年詰究研窮始承記莂自高峰化後師或船或菴榜以幻住又以自號云

救曰幻住老人福罷三朝道尊一世無殊方異域之俗總戴髮含齒之民見之則頭頂禮敬瞻之則神意崩悅無老少無貴賤自王公大臣以及奴隸工作孩童孺子皆以江南古佛稱之似宜衣被六銖食羅千品矣師乃冬絺夏葛未嘗求適非果住大士乘願再出以勵末世其能如此哉

世傳師膚肉細極不能衣布錐下體縣以綾絹余初謂或

然及考師行狀碑銘而清苦勤勵出于天性師體既豐善
隆病渴膚腠汗腐有遺細葛褻衣著師受而不著則下體
後裔之言可知矣今吳山雲居菴有師遺履補綴宛然亦
足為證余特表而出之非敢以激近世之習但欲朝誦暮
詠策所未逮耳

舉大覺謂興化曰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也不
曾撥着一個會佛法底是否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
明日覺召化曰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
又喝覺又打化曰某甲學得個賓主句總被折倒了也師兄
與我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

下大悟師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刀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意解於其間哉雖然只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道理這裡見得許你作臨濟半個兒孫

三峰藏云興化既悟這兩喝又道曾學個賓主句則何待向軟言句中大悟中峰道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思議則二老既同鼻孔化何更待後語耶今之不識宗旨藥病之言據為實法守住初悟不肯信有徹底賓主等事若向這裡了去便不疑五家各闡祖師心印之妙也後頌云喝既已明打豈不會兩度相逢醒何復醉衲衣脫下又

加槌黃檗也應百雜碎堪笑兒孫逐隊多翻鯉臨濟不足貴

臨濟第二十一世蘇州府鄧尉聖恩寺萬峙時蔚禪師千岩嗣温州樂清金氏子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覺而生二子師居未遇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襁褓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父母度不可留使禮越之永慶寺講主昇公出家時年十一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有省遂入杭受具戒參止巖禪師於虎跑巖未以南泉三不是語因入達蓬山卓庵佛跡寺古址晝夜參究至忘寢食一日閱寺主宗律師舉溈山踢倒淨瓶話忽契悟說偈曰頭：

倒。是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
劈胸拳遂往見止巖並無見覩公皆許以法器囑令住山於
是還逢蓬獨處者十年會止巖圓寂師往掃塔忽聞僧方殿
主者舉千巖和尚頌有寄語諸方參學者莫教錯過好時光
之句師即往伏龍謁千巖禹才入門巖便問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是箇甚麽師將坐具打一圓相又手而立復呈偈
曰南泉不是惱人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
天空廓有何尋巖允之舉第一座未幾復退職潛隱千巖和
尚屢招不起乃以法衣頂相寄之後卓錫蘇州鄧尉山祐子
奉集遂成叢林即今三峰師所
復去基道場也

臨濟第二十二世寶藏普持禪師萬峰嗣住聖恩為二世萬峰
禪師付法與師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
濟座中獅子兒燈燈續焰古今傳
臨濟第二十三世東明慧旵禪師寶藏嗣年十四於丹陽
妙覺寺禮湛然師落髮受戒參雲問松隱叩其心印然未心
肯自誓若不徹証不已因禪定六日出定舉首覩松露然有
省尋至蘇之玄墓聖恩寺見果林和尚針芥相投復指示見
寶藏持禪師且陳悟因藏叱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
得泊在這裡師遂親炙座下藏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
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又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

還作這箇見解師乃發憤忘寢食至第二夜驀然徹法源底逐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蔵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既至其理自彰（寶蔵東明二師考源流為疊出姑存之詳見下章）

救曰末世禪人依稀彷彿不必論即真得一悟者只到問訊父手處便起聖解硬作主宰既無明眼師匠為之裁削久則化醍醐成毒藥矣

臨濟第二十四世海舟普慈禪師探源流到為東明昆公得法弟子然未見其語録惟萬峰録中列為上首今姑依源流列此以俟考證萬峰印記頌云龜毛付囑與兒孫兔角拈來要

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個中消息與誰親海安同知沈貫居士問師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擧手云徑也月也指也士擟然師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士有省乃云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能測

三峰藏云藏嘗遡源流一脉自五燈之未所載寔菴咸傑禪師而下遍代攷之若破菴先無準範寶藏持東明昱海舟慈寶峯瑾無聞聰七尊宿皆未得見其語録今所入頌者則破菴無準語出於千巖録中之一班然未盡其妙寶藏東明僅得昱公塔銘相見語已見其接人作略閒見天

奇録之印詮語已上雖未盡見其堂與波瀾然于源流次第則無爽誤獨海舟慈公出萬峰語録有印證偈而苕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貫撰萬峰禪師塔銘叙在萬峰得法十大弟子偈中為第一人後自序云自念為師嗣法弟子海舟和尚座下參學久矣況我父祖亦受天目中峰和尚誡諭因往来不徹余一日請問海舟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舉手云經也月也指也余憒然舟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余因而有省云云則知海舟與寶藏果林為伯仲自是昱公諸父行耶復列為昱公之徒輩耶豈不數年間便有

二海舟慈即或名號之字有誤即擬此不無疑案姑闕以
俟得海舟寶峰語錄塔銘以正之云
敕曰源流之說若家譜然所以考定厥祖若宗承接次序
俾後代兒孫覩源視流俛俛進德不使厥跡有愧先德非
徒彰顯名號而已若夫上下相亂尊卑倒置如寶藏東明
海舟三尊宿譜安用哉元季多兵　國家至今近三百年
僧行稠雜宗祖之道微亦極矣雖有一二大士深韜岩穴
名聞未著故其語錄無傳焉三峰先師頃臨濟宗至海舟
慈公翻覆推求得其梗槩蓋慈公為萬峰蔚禪師得法高
弟萬峰有付法偈云云而海安同知沈貫為蔚撰塔銘自

序得法于萬峰大弟子海舟和尚則海舟與寶蔵爲伯仲而東明旦公實舟之法姪也今源流以海舟爲東明之嗣豈有二海舟耶丙子冬余校五宗遺得五世祖無聞聰禪師語録有客窓夜話一篇序從上源流甚確自臨濟至高峰十有八傳皆與近代所序不異自高峰而下則曰出二人其一爲中峰本公其一爲斷崖義公義不聞中峰出千巖長一出萬峰蔚一出海舟慈一出寶峰瑄一出天奇瑞而略不及寶蔵東明則二公爲疊出可知矣又擾四世祖笑巖月心寶禪師有聯芳偈六首其自序曰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禿祖下繼書溪三十一葉之真孫今以源

流数之自迦葉至笑岩順流而下為六十五世自笑岩至曹溪泝流而上則三十三傳較聯芳自序多二世則聰公不及寶藏東明為是也且聰公為海舟三世孫笑岩又聰公之子踵踵接武只一二代亦若吾輩之于龍池使年歲稍長猶足望見顏色豈數十年間錯謬遂至此耶實龍池之誤非今日之誤也然則龍池豈無故揷入二人歟余嘗見香嚴古溪澄和尚祭海舟文有曰續高峰七世之燈紹息祖百年之踵自高峰至海舟實七世而寶藏東明在焉則東明而下別出一海舟無疑矣不然無聞之親口所說笑岩之親筆所書萬峰之侶沈子之銘俱不足信乎凡事

之疑難當委曲而折衷之求甚所安而後已今者擬師承之倡孝銘傳之載合世數之符詳遠祖之說四處咸契獨香嚴祭文一疑未決茲可以懸解者也且馬祖石頭同時並化既有二道悟于前矣則萬峰東明祖孫繼踵安知無二海舟于後哉此不待辨而依前四說為安矣淵天童師翁有意改政之錄此以備採擇而寶藏東明二公仍舊不敢擅專也

源流頌起南嶽訖磊山　　釋通問

第十六世虎丘隆禪師謁圓悟一問見一之時見非是見一猶離見一不能及遂舉拳云還見麼師云見悟云頭上安頭師

於言下脫然契證悟叱云見箇甚麼道理師云竹密不妨流水過悟深肯之頌云

相將携手御街行夜永瓊樓月色新宮漏欲沉天已曉不勞日午打三更

第十七世應菴華禪師初依圓悟痛與提策悟令見虎丘隆居半載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後開堂法嗣虎丘有僧傳師垂示語大慧見之拊口稱歎有偈寄云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岐楊正脉通頌云

直下全彰睡虎威洞明圓悟為人机千妖百怪潛踪跡秖有同風作者知

第二十二世高峰妙禪師謁雪岩欽問訊揔香被一頓痛棒打出後一入問便問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一日覩五祖演真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迈覆元來是這漢有省後侍岩、詰云日間浩、地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對後因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大悟云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頌云

踢翻大地露陽春誤聽鶯聲入柳陰沒興夜闌逢酒醒笑渠依舊宿溪村

第二十三世中峰本禪師因觀沉有省詰高峰求證被峰打趁

出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云忽有人來問和尚討
童男女時如何峯云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底
源頌云

龍門千仞許誰親借箇蒲田問有因一劄盡情都吐露竹篦
三尺屬兒孫

第二十五世萬峯蔚禪師慕千巖道風往謁初入室岩問將甚
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云這裏與和尚相見岩又問死了燒了
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岩
云莫要請益受戒麼師即掩耳而出明日晉請斫松師拈圓石
作献珠狀云請和尚酬價岩云不直半文錢師云瞎岩云你也

瞎我也瞎師云瞎丶頌云

東行貴貴西行賤風月長安不久居戴角泥牛穿碧浪海天秋色映珊瑚

第二十六世寶藏持禪師參萬峰丶付偈云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絶正偏臨濟窟中獅子丶燈丶續歟古今傳頌云

白拈手段何憑據肋下還拳徹骨悝大底是他獅子丶要玄戈甲振叢林

第二十八世海舟慈禪師初見萬峰舉楞嚴經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話再拜求明峰劈頭兩棒棚背一踏以脚兩躍云只這是寔義師豁然有省峯笑而許之付以法偈今匿跡護持莫輕為

人師以為得隱居洞庭山廿有九年一日僧到師問何處來僧云安溪師云安溪有人玄僧云有底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峰師云是誰弟子僧云寶藏師云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僧問師云曾參寶持否師云我與寶藏同參萬峰僧云當日何所見遂隱於此更不再參師云我昔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峰便打從此得僧云請言浮之所以師云但要人知痛痒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云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未在丶丶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即師遂有疑即棄庵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到閑前問云今日齋是甚麼味明云到口

方知說即遠矣師云如何是到口味明乃打滅燈云識得燈光何處着落味即到口師無語黎明遣侍者請師：即往明云曾見人否師笑云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云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云萬峰明云ノ　萬峰即今在甚麼處師面赤罔然明云若如此不曾見萬峰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忽香燈纔斷墮地頓然大悟師至閩前呈悟處明云老漢黎承嗣萬峰去師云公為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笑呵呵：即集衆出閩陞座云曜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誕幸得海公忘我：濟宗一派續綿，拄杖云千觔

搖子方全付玄要而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擊下座師即禮謝
迨明遷化師繼席東明頌云

多年錯認定盤星盡餅何嘗得飽人覩面全提親打徹一條
拄杖任縱橫

資壽妙總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住山景禪師法嗣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巫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
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洛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
堂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有省慧下座不
動居士馮公機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
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喚噁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噁哩

婆婆訶德麼不德麼總不得蘇嚧嗹哩婆婆訶慧舉示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岩頭婆子話問之師荅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倬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具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祇這一個也不消得便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詐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莊上吃油餈師曰和尚放抄總過抄拋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抄拋亦放和尚過慧曰爭柰油餈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

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演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潤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後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挽旗麾鼓底機演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狥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絛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

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迂閫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個僧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羣不須持地覓幽玄秖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說法說喻說建法幢主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為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巷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無着禪師　　釋念常

師諱妙悤姓蘇氏父中大夫象先南徐巫相實大父也年甫十五忽念曰吾生身何來死復何去良久脫然有得初不以為意長適毘陵許氏不滕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寂為進修時惠巖圓公嗣圓照伏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机感相契次見漢西智寂室光真歇了問答如流咸敬異之偶夫壽源官嘉禾大惠至郡源具飯以迎師出禮拜無一言大惠退謂給事馮公澥川曰許司理閤中曾見神見鬼但未遇本分鉗鎚如萬斛舟置之絶潢斷港莫能轉動馮公曰何言之易卽惠曰它若回頭定須別迎次日道俗請惠說法師與會惠痛抵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

頌師獨喜見眉睫間既下座師請道號惠以無著號之且示以
偈盡道山僧受罵人未曾罵着一個漢只有無着罵不動恰似
秦時輸繫鎖既罵不動為什麼似輸繫鎖且眼者辨取明年師
登徑山隨衆坐夏濟川亦在焉惠上堂舉石頭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語馮曰某會得也惠徵之馮着語曰恁麼也得蘇盧薩婆
訶不恁麼也不得惠哩薩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盧惠哩
薩婆訶惠舉馮語似師曰人謂郭象註莊子即是莊子註郭
象惠雖異其言但嘿而不頓且欲激其遂到忽一日正危坐閒
語然大悟洞見大惠委曲相為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老
賊遂呈頌云舊壁築着鼻頭使倒水消凡解達磨何必西來二

祖杜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惠亦以偈印之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机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為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碧眼胡僧猶未曉時庵顧公首衆與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餞其歸且賀法門之得人也馮公猶未之信舟過無錫問師岩頭為渡子時婆生七子話往山稱道人會得作如何會師云已上所供並是詰寔仍以偈明之有以禮部僧諜無着師號為施者師說偈受之祝髮披緇允遂初志紹興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席張盡禮迎請乃開堂於萬壽寺拈香為大惠之嗣提唱具於語錄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集衆說偈畢擐之則已去矣年七

十六全身塔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閏二月未遷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達本奉塔葴之

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天童華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鄞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逐禪師染指法味因遍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若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日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彭教乞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剏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

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岐楊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
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鉢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
一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彰老睹乖從來沒滋
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唱一喝
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
意旨你諸人還覩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
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料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
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
一棒雨似傾盆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
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

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鉄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吃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里子笑殺閻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鉄圍山且道爲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逈一刻上堂明不見暗、不見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裡鼻孔卯孫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摝胃未是苦在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唼餧你潑水相罵餧你接觜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咬定牙関米頂玉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

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靡然有餘玉皇大帝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峰頂勒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趙州吃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墻靠壁成群隊不知誰解解龍蛇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鉄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臘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

孚珧也出他圖讖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箭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着眼看僧問婆子問岩頭呈挽舞棹則不問且道婆子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岩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趁磚打着連底凍曰當時若問

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岩頭曰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個不識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岩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藥欄此意如何師曰隔沙勞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筯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諾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向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董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着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千

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录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煉者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坑地悪窟子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庵然而化塔全身于本山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塔銘有序

李浩

隆興改元癸未六月十三住持天童山應庵禪師曇華遷寂塔全身於院之西麓其侍者與會持遺書副以趙州之頂相來且需文以銘余曰銘余宜為歲在庚午始識師於番陽十四年於今念有所至雖千里命車忽焉去之亦不為少頃留以是為常

家居官居其門弟子以化事往還蓋未嘗絕也知師之所歷至詳銘余宜為示之信入道以進步既久而本然之法軒豁呈露靡所逃遁考觀其極與吾儒所謂一貫兩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無得踰之日月不可階之天無或步庶知師之所造至若銘余宜為負二宜為最後又以古佛相貌寄意銘余責也其可辭師江氏子斲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聳秀童髽便厭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明年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參訪首謁隨州水南遂和尚染指法味歡喜踴躍遂遍歷湖南北江東西所至與諸老激揚無不投契然師根器遠大不肯得少為足要求向上鉗鎚透頂透底諸佛列祖羅籠不住

一着以獻端初願乃上雲居禮圓悟禪師一見摘勞痛與提策
以為法之故服勞維事趨走惟恐居後會圓悟入蜀指以往見
軸教隆於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為先馳未半載洞通徹
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机閑深固運用恢廓言句之出皆越格
超量人天罔測道俗鶩然洽於叢林未幾禮辭遊戲諸方初分
座於廣之連雲廣寺遂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漸之
座於廣之連雲廣寺遂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漸之
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
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末乃住今天童皆緇白歎慕同辭公
舉處之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逐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晉說小
參向答勘辨之屬皆泛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机鋒捷縱救

活尤號明妙飽參宿學一近趙拂亦汗下心死恨見之晚先意出力辦所難集以甲報效舊嘗領徒典刹者皆晦匿名迹以浮寓巾鉢於下陳為幸嗚呼道亦宏矣師既大振宗風為世眼目至於行業高潔咸可稱述師初有發明即典此菴禪師時號元布袋者同行友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菴於護國相得歡甚此菴之亡意於師不無所屬而開堂嗣法託不忘虎丘典近世眩於名聞牽於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矩範嚴峻或有過失往往面質無所寬假言既脫口亦釋然無間以是學者畏而仰之每於住持泛應塵受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為無窮計未嘗苟且至纖毫不可於意即翩然往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

僧家着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恋窟徒衆不許放逸事已身
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挂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是將終或以
辭世偈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之耶區處院事纖
悉不遺奄然趺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臘四十三偈頌語録甚
富未及詮次已盛傳於世矣徑山妙喜禪師毅價叢重方其顓
蒙時爭屈下之師執常禮無加損及其在海陽有僧傳師垂示
語若妙喜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歸宗云坐斷金輪第一峰
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岐揚正脉通其歸重
如此逮妙喜歸徑山退居月明庵師演化於明叔姪相望往来
憧必至二大士之門咸曰妙喜應庵無異辭師寂後未踰月妙

喜亦化去祖道其遂陵夷矣予後生可畏蒼必將有紹之者
銘曰臨濟一宗支派分布大於楊岐盛於五祖善美具并厥惟
圓悟生子若孫孟振門户師回後出氣雄諸方發端水南編菰
湖江所至皆靡陳既堂ㇾ師視訣然高翁遠驤寫法頂底乃梯
乃航挹拂巾瓶一十三刹示無緣慈縱無畏說魔族萬千我殺
我活驅耕奪飢定於動智投還其本然同此大達太白峰之前
玲瓏岩之下有窣堵波靈骨是舍三十年後話行猶是閉眼作
夜

道場法全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南岳王裕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始蘇陳氏子東齋川和尚為落髮

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周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刀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社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柱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看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椰栗到處行腳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個甚麼統軽抄着便言天台普請南嶽衡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寔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

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逐書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峰

無菴　　虁明之

嵐山縣陳氏子名法全棄家從道川為僧參請勤至一日行靜濟殿前偶撞其首於柱間忽然大悟旁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全自不知也自此遍走山林道價日增後住湖州道場山號無菴

葛郯南臧下十六世。臨濟宗

雪隱逮禪師法嗣

知府葛郯居士字謁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晉謁無菴

全禪師求指南菴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菴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劍池公因從游乃舉無菴所示之語請為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糊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句日而後逾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語甚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裡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菴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商矣逐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詣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

子作證且道證又即是證毋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掌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名僊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覺報清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懸花倒生

何然者座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道場辯禪師法嗣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猫兒為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堅堂欣然因命分座

宜翁　釋念常

沙門可觀字宜翁華亭戚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徵師聞車溪擇卿鼓振江浙負笈從之一日尚舉喝般若寂寥忽有悟入如服一杯降氣湯玉惠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楞嚴要至若不謂寔鈇斧非苦變易非遷歎曰語言文字皆糠秕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遷當湖德藏居閑世室為楞嚴補註雪以祥符延閱西載以疾返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巫相魏杞出鎮姑蘇清玉北禪入門適

當九日指座云胷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淳熙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用月堂遺書之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薨師在天竺受請曰王言如生豈當有辭遂行至南湖衆見行李寂寞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庵無疾而逝壽九十一大惠先沒二十年矣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姑蘇志云有圓覺手鑑竹庵錄

大禪了明禪師

徑山第二十一代大禪了明禪師秀州人妙喜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禪師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而至人不聚觀之始妙

嘉請梅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為禍在不測師為荷枷以行閩
閩辛苦未曾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罕不下二三百
人衆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
每肩榜挽行乞至晚即數十人為之荷米麵薪蔬食用之屬成
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衆法嗣之
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衆被旨復僧衣自便繼被旨
住育王師嘗在座下師為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
子下喝師每入室必振發一喝而退妙喜一日榜方丈前云下
喝者罰一貫錢師見之乃密具千錢于袖中至室中先頓於他
高發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罰

當日堂供一中師見之即驟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者不疑即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師袖之以入復頂於地高聲一喝而妙喜大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為之一笑每語師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劬之久舉令出住舒州之投子先是投子諸庄牛遭疾疫死斃幾盡比歲不登師以大願力化二百隻牛以寔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殊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師來供施及飯大衆洎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慈悲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執云無物贈君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

往徑山道望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皤腹箯行言欲
化蘇州一庄覺而异之未言也翌日師忽杖屨徒步而至門者
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見之遥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异
遍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庄田
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為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
可否因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洶然傳言和王
以蘇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為言聞
卿捨蘇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為蠲免賦稅和王謝恩歸次日以
書至徑山請師入城而二日前先自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
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為先善

始善終斯為究竟和王即以庄隸本山此庄歲出十萬犁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蜀賦之息至今蒙其利師於緇素有大因緣所在施供雲委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淛兩浙皆號之為布袋和尚再出焉六月初七日浴罷趺坐而逝

松源禪師

釋念常

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自幼卓犖不凡處群兒中未常嬉宕稍長洞出世法慕向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公继見大惠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升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夜自擊狗子無佛性語豁然有得即以

扣應菴應菴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
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
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
歷江淅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菴永公
一日辭木菴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卿
卿道好一堆爛柴聲師曰天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菴云吾
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子在手為人不得驗人
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趍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
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
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俞年見密菴於衢州之西

山隨問隨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兩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蒋山華藏往山皆從之會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机辨縱橫鋒不可觸密菴又遷靈隱遂命師為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菴嗣徙江陰之光孝無為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居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而師有棲遯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兼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撞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法嗣香山光睦雲居善

聞噶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

右出佛歷代通載

松源禪師塔銘

陸游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羣處群兒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嚮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天明寺首造雪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應庵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夜

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和應菴。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辭木菴欲往黃檗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瑯道好一堆爛柴聲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菴云老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秖是未在他日拂子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向汝道開口

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鄂之西山隨問即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住蔣山華藏往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本菴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机辨縱橫鋒不可觸木菴又遷雪隱遂命師為堂中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為之冶父餽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冶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鼓之四方名衲踵至隸守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雪隱虛席僉曰安得無公來乎果被旨以畀師護聲如潮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為一時冠初

師有棲隱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答其誠許之退居東庵
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偶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
為甚麼撞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
居善開傳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督轉玄關佛
祖罔措跏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
夏四十奉全身塔於北高峰之原塔成之四年香山遣其侍者
道宇以銘屬其友方謝事居鏡湖上年過八十病即一榻淨書
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孚德遠語寔開道於應庵蓋與密庵同
參李德遠每與其談參問悟入時机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
語峻峭嵩嶂不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孤空獨天駭心眩目

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屋震動如漢軍昆陽之戰追思德遠所言默後如師真臨濟正宗應庵密庵之真子孫也

銘曰

臨濟一宗光佛正傳應庵父子以一口吞金圈棘蓬晚投松源松源初心論刻參禪於一笑中疾雷破山坐八道場衆如濤湧金鍼脫手碎首裂肝彼昏何智萬里鐵閘後十大刹推山湮川法力所持此塔巍然

天童無用淨全禪師塔銘

錢象祖

越之暨陽有大比丘名淨全翁氏子無用其自號朴野無儀飾風神秀異面目奕奕有光幼失所恃長與父兄躬耕化玉林寺

泉石間忽宴坐忘歸人已異之南冠從大悲山神辨禪師出家
復以典略無所解乃幡然入徑山投大慧杲公問曰汝有何
能答曰能打坐曰打坐何為師曰若問何為直是無下口處大
慧已知為法器時有王族以一度僧牒施杲命其給侍者十輩
各探籌以卜其分緣師信手拈出而首得之師時韜光不耀人
以為椎魯故列下陳九人者意皆不能平謂師非其倫不應偉
而有之更相評語杲復命探之如初師再獲若是者三探三得
之衆始駭服逐師杲公祝髮具足戒嘗請益杲曰但起滅不停
處着師風夜參究曾不少懈一夕閽山門寄遞者傳呼照普大
燭忽有所警者乃疾趨方丈杲喝云去得之本有失之本無笠

息狂躁師不覺淚下寢食俱忘若有所負因入室果舉雪雲見桃花那裏是他不疑庵師擬開口果遭批類一擊豁然頓有契悟即說偈曰雪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郎良計生白浪起時抛一釣任教魚鱉垂頭爭果復呵曰汝既知老僧不瞞爾宜自善護因頌侍者曰這拙漢披剃未幾便能性躁如許三十年後人望其風不及在果公既未寂時暗堂遠無庵全水庵一門庭角立師咸往和焉入閩見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燋磚打着連底凍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云正在半塗因甚為山呵大笑師云忍俊不禁水深相契重時大法炬許之自是問答勤稗與師無不机投道合多所發明因留數載後出嶺嶠遊

吳中拙菴光公居靈隱延師興寘混源密公主淨慈命分半座為衆入室師志在晦藏無應世念然天稟夙成不假師授雖不識一丁字而吐詞發語形為偈頌老師宿學所不能及斯亦奇矣尚書尤公襄寶文王公厚之過門神出部使者相與勸請主狼山師勉為一出淳熙十六年開法師嗣大慧移錫蘇之承天宣城之廣教建業之寶寧師之住寶寧也余時守篤病在丐閒得請將歸師退院事許以相從為天台遊病中日得晤師聞法音如藥石天童適虛席四明首訊師道價亟馳書迓師自是法道愈行衲子風趨座下余假守會稽時復杖錫相過公退之暇猶得共說無生多至夜分遠還山未幾已報示疾說偈而寂聞

禧　三年六月廿九日也其徒用師治命遠持其壞衲袈裟以
見遺意且侍奉師軀於寺之西麓應菴華禪師香火同龕對峙
浮圖以瘞之號雙塔蓋應菴與師為伯仲亦法門殊勝事也行
春秋七十一夏臘四十五度第子五十從師入道者駸駸見於
湖海矣師机鋒峭峻性以卓提直截鍛鍊學者住持未嘗泛應
問衆清風凜然其法行未盡編録而已流傳大千其門人思卓
以余有舊且厚善遠来需余銘
銘曰師根宗風作獅子吼妙法無遺空諸所有優鉢羅花開揚
啟後為世導師禪林日茂太白峰前雙窣堵波亘千萬年高風
不磨

笑翁禪師　　劉鳳

笑翁禪師妙堪得法於天童無用全禪師初領名之報恩蘭楊毗尼剃命從虎立

妙峰禪師　　劉鳳

妙峰苦喜禪師吳興劉氏得法育王光禪師入匡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十年自明之瑞岩來領蘇之萬壽

仞堂善濟禪師　　劉鳳

虎丘仞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贊曰雲鬢濃裝苦強顏為牠閒事入塵寰携來活的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法薰禪師　　劉鳳

法董禪師號石田眉山彭氏聞吳門穹窿破菴禪師道望來依
焉因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有契依棲咨詢典無準範日相
激勵去遊諸老見靈隱松源岳淨慈肯堂元叟稱其自作家爐
韝中來出世蘇之高峰高峰嘉爾利若身率之未三年為改觀
次遷楓橋衆絕、然

退谷雲禪師塔銘　陸游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雲生於福
州閩清黃氏世為士禪師劾入家塾成童入鄉校穎異有聲既
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龜峰山堂淳禪師遂
自斷出家泛山堂祝髮徧遊江浙至吳見鏡菴一大禪為侍者

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擊手掩其口又問曰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銕庵大喜時佛照偃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移南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為堂中第一座佛照謂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先考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入閩萬壽頃廢即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儔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南王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日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即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戒色是夕寺災無

遺宇比師歸獨山門歸葬在禿磔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豈
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衆作福之地我天子聞之出內
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橐捐金惟恐居後未期年廣殿
邃廡崇阿傑閣蓋愈於前日矣於是上爲親御翰墨書慧日閣
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
衆曰意烏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瑕著臨行囑識法
一任諸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子處約等奉全身塔於寺之東
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住山十九載度弟子四十有畸
學者集師語爲七會錄行於世師初欲以復佛殿屬余記之未
及而棄世於是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余銘遹余

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留逾年不肯去辭指隙款予為之歎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僧堂而陰陽家以為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衆說力為之堂成而魔果作逐去陰陽家之說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俗流不待師之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遠中終為不足信也又師在淨慈遭大患滌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又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為師之才用絶人見於此者則亦陋矣此事若證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遊戲爾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烏道弧危玄関妙窓在曺洞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圜悟

妙喜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也銘曰

猗歟雲公自儒衣蒼爲東菴子無示無附上距圓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師乎蒼迟或造其室曰不容瞬丹碧南山蓋其遊刃於談笑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常禪師

劉　鳳

常禪師華亭人十二出家依乎江圖明院體至習經書志尚倜儻佛智晦機和上自江西百丈還杭之淨慈乃往來參承領得法要遂遊歷諸方元主礼召赴闕尊寵之如寘蒐洪公別峰印公皆相推重自京回姑蘇萬壽主席分半座以延說法衆皆諮

稟著佛祖通載二十二卷行於今

別山智禪師

師諱祖智姓楊氏蜀之順慶人年十四得度初聞僧誦六嚴語悅之時嚴往蘇之寧塵亟往從焉因閱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之語恍如夢覺遂頌雪雲見桃花云萬緑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嗔嚴頷之越二年遍扣浙翁琰無際淞高原泉淳菴淨妙峰善諸公最後見無準範公於雪竇公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輒噤不能發由是知解都喪久之作而言曰吾生平依倚皆死法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既而公移徑山命師分座嘉熙戊戌洞庭天王廬席迎師主

之寶祐丙辰天童燬州帥吳公潛奏師道行師被旨携一囊一鉢至縛茅以居時寧卽久不雨師禱之輒應由是人情奔湊不三年百廢具舉天童始還舊觀庚辰九月旦忽示衆云雲淡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未幾個眼睛活有有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呼侍者囑後事珍重大衆又手而寂壽六十有一坐四十七夏其徒塔全身於中峰密庵禪師之右師嗣無準範

右天童寺志

景德傳燈錄凡無机緣語句者不錄然仍出其名號今錄其地人之係于我吳者附于聚燈篇之末

吳門圓鏡禪師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法嗣

靈岩寶觀禪師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法嗣

蘇州真亮禪師嵩山普寂禪師法嗣

蘇州崑山定覺禪師馬祖法嗣

蘇州法河禪師荆州永泰寺靈喘禪師法嗣

蘇州文約禪師潭州溈山灵祐禪師法嗣

蘇州憲禪師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

蘇州瑞光清表禪師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吳釋傳內略載　劉鳳

定覺禪師崑山人得法於馬祖
蘇州法河禪師得法於荊州永泰寺灵滿禪師滿師百丈
蘇州文約禪師得法於溈山灵祐禪師祐自百丈
蘇州憲禪師吳門山弘宣禪師俱得法于黃檗禪師
清表禪師住瑞光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蘇州洪澤和尚泐潭懷澄禪師法嗣也
常熟稟珍令巡禪師得法於天堅泰禪師
何山曉禪師得法於羅漢林禪師日儉禪師得法于景清素禪師

又蘇州諸禪師得法於南宗者初則流水云通後乃稱瑞光定慧

虎丘通禪師傳法於保寧英禪師

虎丘文湛禪師大中立誌禪師法嗣第十四世也

虎丘務本禪師得法於天童智顒禪師臨濟十八世也

何山鐵鏡明禪師得法於淨慈聞虎立溪蔡墨禪師嗣法靈隱崇岳皆二十世宋之季入元者也

吳都法求卷第五上之下終

吳都法乘卷第五下

吳江周永年撰

襲燈

一葦渡江緣不契武百鳥啣花繇未見祖佩印授衣拈花結果五傳五家橫豎皆五向下泥孫辨它賓主不問諸方止論江左述襲燈第五

鍾山曇璀禪師四祖下二世金陵牛頭山融禪師法嗣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融禪師融目而奇之乃告之曰邑聲為無生之殉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遁鍾山多歷年所茅菴瓦盆

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自此章近後何山然首座章述按宋季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五燈會元所載諸善知識九出生于我吳出家于我吳得法于我吳開法于我吳者皆依文採入不敢擅加節畧焉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但未多一語云壽六十二

按錄傳燈者多詳于機緣傳高僧者多詳于行履故九兩見者必兩存之如璀師之類是也

墨璀傳習禪一之第六　　僧贊寧

釋墨璀俗姓顧氏吳郡人也肇國著姓其來彌光丞相有佐命

之勳尚書有挺濟之譽衣冠勗胄太嶽峻岱峰之高令問徽猷
江漢為南國之紀星象降精靈祇効祉德儁胎教香符夢徵玄
珪應上聖之祥神寶蓄汾河之氣特受異準生而不凡襁褓之
日而童蒙来求佩觿之時而忘身殉道和敏而純素温恭而克
明神器夙昭清風漸扇遂勉節出塵栖心物表金經秘戲一日
萬言不逾歲敏而大經淹通遂於晚年緬懷宗匠始事牛頭山
融大師融醇誌瓌雄東夏之達磨歟旌幢寶柱大海津梁日以
上起乃誨之曰色聲為無生之媒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致遠
多泥子不務乎璀默而雷之直轡獨上飡甘露味飲菊漿猶
金翅不食異類帝釋無共鬼居迴晦迹鍾山斷其漏習養金剛

定趣大能位納衣空林多歷年所時淮南導首廣陵覺禪師江左名德建業如禪師戚杖錫方来降心義體握珠懷寶虛往實歸則天皇毋臨朝襲行佛事高其道業周勤詔書時栖霞納法師梵門之秀傑躬以敦勸朝天抗詔皇明恐未然也璀曰岐伯辭帝舜之師千木謝文侯之命亦暢以善論而抗宋主惠遠不下山而徵齊后彼何人哉由是遁北阜踰東岡考槃雲窅後止于竹林之隩菁宇篁岳而告老焉既而紹列聖之鴻徽繼前賢之能事翼亮皇梵保寧天人俄端然入定七日而滅春秋六十二是歲天授三年二月六日也翌日依天竺法火化遺骸收灰建塔士庶含酸悉皆號慟門弟子僧感僧顥等刻石紀事奉全

師禮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刺史汝南鄧昇蜀風遐想悅而久之寔德尚賢贊成厥美焉

徑山道欽禪師（四祖下七世 雪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為弟子素船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而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邁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聞猶祝焉乃云欽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

回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
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回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
曹溪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
將相之所能為公於是有省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
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
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欽錫
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
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謚大覺禪師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但少崔趙公問一段多壽七十有九

一語

慈受禪師

龔明之

慈受禪師深老靖康間住靈岩學徒甚尊之平生所作勸戒偈頌甚多皆有文法鍥板行於世嘗自為真讚云自顧箇形骸舉止九而陋只因放得下觸事皆成就醯醎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銷融是故名慈受孫仲益作守時因上元命之陞坐慈受舉似云靈岩上元節且與諸方別只點一椀燈大千俱照徹也不用添油長皎潔兩又打不濕風又吹不滅大衆畢竟是甚麼燈教我如何說時高峰瓊老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賞月書一絕寄瓊老靈山高峰咫尺間青松長伴白雲閑今宵共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師名懷深

南堂了庵題跋圖後云老慈受散慧林之席為台山之遊靈岩專使于天封寺訪尋得之圖照故隱遂為中吳禪學都會居三年而有蔣山之命不赴四明太守以阿育王招之亦不赴未幾蔣山專使再至不得已從其請復還三佛舊觀吁何其盛哉及謝事歸洞庭包山若將終焉猶于靈岩似未能忘情因其僧堂之落成故有我亦老來思舊隱異時去借枝頭眠之句余晚生無狀備員洒掃者三年覩境懷人實深仰止之嘆覺維那出視手澤謹拜手以識

懷深

懷深生壽春自號慈受叟宣和初詔住汴京大相國寺靖康改

元力請還山優詔留之確不可奪已備走江浙所至焚香夾道住靈岩三年作偈示學人云醍醐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消融是故名慈受時高峰和尚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賞月書一絕云靈岫高峰咫尺間青松嘗伴白雲閒今宵共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最後得包山廢院欣然駐錫一時檀施輻輳殿堂門廡新懷深以兵火之後不欲煩人而施者自遠至惟恐弗受紹興初入寂

右見吳縣志注云范仲淹序畧夫以宣和靖康紹興時僧而序之者乃屬之范文正此大誤也又襲明之紀閒原云高峯瑩老而此混云高峯和尚將使讀宗門書不熟者或

誤認為高峰妙公忘其生不同時則起人之誤者乃此和
尚二字也

吳僧錄內一條　　汪明際

休：庵祖師遺一匣上書轉語云庶明蠢吸乾東海魚鱉蝦蠏
無處安身立命有人悟者其鎖鑰自開卒無悟而開之者後被
一僧持去

中吳紀聞橋名一條下　　龔明之

福昌長老正橋頗具眼禪林多宗之一日升座有問話者云蘇
州三百六十座橋那座是正橋答云度驢度萬馬

佛鑑無準範禪師

徑山第三十四代佛鑑無準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橦雍氏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具戒明年出遊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宿首座瞎堂高弟師請益坐禪之法宿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於育王照問曰何處人師曰劍州人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資剃髮故人以烏頭子目之未幾聞破菴住蘇之西華秀峰遂往見焉有純頭者入室次橫機不讓菴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當事何至如此菴曰豈不聞道我肚飢聞板聲要喫飯去聲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逮破菴居

雲隱第一座復往從之因侍破庵遊石筍庵、之道者請益曰
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庵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
成紋師在侍傍平生礙膺之物頓釋巖雲棲居吳郡穹窿遷瑞
光及台州瑞巖皆延師分座師在瑞巖忽夢佛衣冠者持把芽
見授翌日明州清凉專使至迎入院見伽藍神姓茅衣冠形貌
與疇昔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庵三年遷焦山升雪竇被
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復詔住徑山師居徑山二十
年儲峙豐積有衆如海號法席全盛僧問趙州道三十年前火
爐頭有箇無賓主話未曾有人舉著此意如何師云舌頭拖地
僧云畢竟如何是無賓主話師云吉滿天下僧云只如玄沙聞

得云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又作麼生師云一坑埋著僧云可謂樵墫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師云一盡七斷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通代相傳證龜成鑿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挂在壁上未曾動著今日無端入這行戶事到如今只得東簸西簸未免拈起多年曆日于中點出些子惧驀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熟雖然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清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

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化
八鄉上堂五峰門下百種全無僧林迫常堂供蕭疎脚下踏着
底破甎頭碎瓦礫面前撞見的王猫糕李麻胡使麼薄福住山
真個孤負老翁雖然如是更點分明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
遂府鉢盂印州磁椀理宗嘗召見于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為之
動色賜金襴僧伽梨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所
說法要示荅政陳公貴誼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
佛鑑禪師號并繡帛金銀等物先是師住山之明年寺毀師逆
知其數不動容經意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師不驚不變而助
施雲委不數年寺宇崇麗師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

水賜額萬年正續又西數百武結庵一區為歸藏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敬室東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為飯僧佛事以薦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故祠奉以旌孝慕上聞加嘉歎賜扁曰圓照淳祐戊戌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于朝而舊疾適作已酉三月旦日升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料濊去也遂起身拭衣云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畫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詣謔如平時醫者診視次師謂曰你未識這一脉在三月十八日黎明索筆書偈回來時空索上去也亦條上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

橋移頃而逝遺表上聞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葬于正續之側塔曰圓照稟法分化有雪巖欽斷橋倫西巖惠等數為大宗匠云

淮海原肇禪師

徑山第三十九代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母朱氏邑之利和寺砂觀其諸父也謂其父母曰是子生而有異卽薙染受具參浙翁于徑殆亦夙種盍俾出家父母然之年十九薙染受具參浙翁于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人翁曰西州大聖為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翁曰且得沒交涉師徐曰自遠趍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容其參堂纔見便云下一轉語來

擬開口即喝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云空教回首望長安翁云這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慈悲搭始密就入室之列已而命掌記翁既寂師出世通之光孝遷吳城雙塔金陵清涼天台萬年蘇之萬壽東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還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山歎餘適奉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輪奐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為吾祔一穴于東禪見死生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偈而逝嘗舉達磨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迫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高峰大師行狀

喬祖

師諱原妙號高峰吳江人俗姓徐母周氏夢僧乘舟投宿而孕
宋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生纔離襁褓喜狹坐遇僧入
門輒愛戀欲從之遊十五歲懇請父母出家投嘉禾密印寺法
住為師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
立三年死限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二十二請益斷橋
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
厠忽中單而出或發函忘扃而去時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
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朝夕護侍惟謹時雪巖欽寓北磵塔
欣然棟香往叩之方閱訊即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
看無字自此參扣無虛日欽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

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師知愈屢值欽赴處之南明師即上堂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一日少林忌隨衆詣三塔諷經次撞頭忽見五祖演和尚真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復元來是遮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其年二十四矣餬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遮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欽回為什麼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狗舐熱油鐺欽曰你那裏學這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迤邐由國清過雪竇見西江諜希叟雲寓旦過晤問曰

那裏來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佛性你作麼生會師曰拋出大家看曇自送歸堂暨欽掛牌于道場開法于天寧師皆隨侍服勞屢將有所委任辭色毅然終不可強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將一生做箇癡獃漢哄要這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反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洒川見大聖逢客還故鄉元來只

是舊時人不改舊時履處在龍鬚九年練紫為龍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採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絕烟火咸謂死矣及霽可入師正宴坐那伽甲戌遷武康雙髻峯蓋和菴主攀緣又上一稜層之意也及至學徒雲集然菴小難容乃拔其尤者居之丙子春學徒避兵四去師獨掩關危坐自若及按堵啟戶視師則又畤昔雪中之那伽也於是戶屨彌彰應接不暇乃有榱棟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之語已卯春曉忽胥遁直造天目西峯之肩有獅子巖按地乎伽崖石林立師樂之有終焉之意弟子法昇等追尋繼至為葺茅蓋頭未幾慕檀之蟻復集師乃造巖西石洞營小室如舟從以丈

衡半之榜以死關上溜下淳風雨飄搖絶給侍屏眼用不澡身不雜髮截甕為鐺併日一食晏如也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乃有三閑語以驗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即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儻下語不契遂閉門弗接自非具大根負大志鮮不望崖而退雪巖方住大仰九三喚師堅卧不起遂有竹篦塵拂及綠水青山同一受記語來授師懷中雜香始於人天前拈出道風所屆日益遠遂有他方異域越重海踰萬山而來者矣鶴沙瞿提舉皈敬有年辛卯春得登山一瞻師顏恍如宿契惠然施巨莊瞻僧衆師曰多易必多難吾力

弗克勝堅拒之施心彌篤乃命僧議以此田歲入別於西峰建一禪刹請於官而後營之師欲不從不可得也爰得勝地名蓮華峰岡脉形勢天造地設得請以大覺禪寺為額請祖擁權管寺事田四稔所營亦既什三師有厭世之心矣師患胃疾已數年然起居飲食待人接物皆未嘗廢乙未十一月二十六日祖雍偕明初來省師亡竟以來後事付囑遂取兩真軸口占二讚乃書之十二月初一日黎明辭衆云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衆皆哀慟不已至辰巳間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鉄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

泊然而寂啟龕七日端然如生緇素奔哭者填咽越二十一日
庚申塔全身于死關遵遺命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僧百
人受毘尼及請益者數萬人示寂後遠邇之人恨不得承顏領
誨於塔前慟哭然頂煉臂者猶憧憧不絕師卒日以慈悲為人
自任其在龍鬚也有僧若瓊焚祠牒從師忽染病師告之曰病
中絕緣正好做工夫汝臭皮袋皆委之於我但和病捱去決不
相賺且往供給而啟發之因其思酷為遠乞以歸得酒焉復易
之往返四十里以濟其一啜病亟索浴俯見湯影即有省喜笑
如脫泥疴信宿書四三十六年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孔
豁閘放出無毛鐵鍋師問如何是娘生鼻孔瓊豎起筆師曰又

喚甚麼作無毛鐵鷄瓊擲筆而逝或有問予所紀詳一而遺衆何也喬祖曰被亡而晦恐逸故書師自雙峯而至死閩風勵學者入室不以時每見一期將終上堂誨示諄諄甚至繼以悲泣平居誨人世出世法皆懇懇切至軟語咄咄和易如坐春風中使人醉心悅服咸自謂得師意及至室中握三尺黑蚖鞭笞四海龍象則縱毫無容少借來者如登萬仞山而踦冰崖雪磴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莫不凜然失其所執設有不顧性命強爭鋒者師必據其紫欵盡底搜詰破石驗璞剖骨見髓勘其深淺真僞定其是非與奪卽僧伽黎痛決烏藤以明正其賞罰營語學者曰今人負一知半解所以不能了徹此事者病在甚處只為

坐在不疑之地自謂千七百則公案不消一喝坐却曲录床子及乎被叅徒下一喝則不能辨其邪正往往一句来一句去如小兒相撲伎倆相角盖是從前得處荅卤故也直須叅到大徹之地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得人方能殺活得人此是吃折脚鐺中飯底工夫做到未易以口舌爭勝負也假如兩人從門外来未見其面同時下一喝且道那一箇有眼那一箇無眼那一箇深那一箇淺還辨得出麼師之機用不可湊泊下語少所許可其門户險絶如此復念今時學者不能以戒自律縱有妙語亦難取信於人乃有毘尼方便之設禹師寓南竺日嘗誤踏一筍取而食之其後賣衣告償拱蔚擘果見出復全

而置之瀘水囊終身不廢師之細行涅南山之竹莫能殫姑舉是數端以識其梗槩使後之欲見師而不可得者覽斯文亦足以景仰遺風於萬一云耳良渚信士全從進得師所剪髮盛以香奩朝夕供禮一旦光明遍室視奩中舍利纍纍如貫珠師隱山前後三十年為已為人惟其一出於真實故天下之人若僧若俗若智若愚上而公卿士夫下及走卒兒童識與不識知與不知皆合手加額曰高峰古佛天下大善知識也喬祖自師至西峯即往參覲歲或十餘往必留旬浹承教詔警棄者至矣示本分鉗鎚外時以孔孟老莊微言要旨立難問而啟迪之益見師隨機設化之方也師未嘗握管今語錄中有一二偈讚十

數領古雪雙峯時所作為弟子竊記者乃若承徒之語一句一字皆前所謂踐履真實中流出假言以顯道而已師貌清古體修律常偃首而坐非問道不答聞說人過則首愈低久病癯甚坡翁省夫禪師病有云瑟瑟寒松露骨骸老虎垂頭殆為師傳神也十數年間兩處成道場而未嘗過目少于懷禹喬祖從師遊最久交諸耆舊最多故知師之出處言行最詳師之徒弟明初以擬集之事見囑不敢以才薾辭敬焚香滌慮拜手以述將求銘於大手筆云謹狀

高峰大師塔銘　　家之兵

夫子之道不憤啡則不啟發舉隅不精進道固

未易知也古之釋子山栖林巢草衣木食死灰墻壁其身心而不悔者為一大事耳後之真能為大事者千萬人一人高峰是已師名原妙吳江徐氏子母夢癩僧而免幼嗜跌坐稍長從嘉禾密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不契入淨慈亟死限學禪睡不席食不味見斷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見雪巖欽令參狗子無佛性且問誰拖汝死屍來應聲即棒嘗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見雙徑五祖真贊益始決從欽南明欽中前問師喝欽拈杖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拂袖徑出翌旦欽又問萬法歸一話師云狗舐熱油鐺自此當機不遜尋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叟曇復從欽雪之道場欽時居立僧與偕赴天寧欲

況以事掩耳不顧欽嘗問曰聞浩上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夢
中如何云作得主正睡着時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師無語欽
囑云從今不責汝學佛學法只飢飯困眠纔覺抖擻精神看此
箇主人翁竟何在師益警省咸淳丙寅冬入龍鬚山卧薪飲松
風鑒日搏譬欲一著子明白粤五載中夜椎枕墮地有聲廓然
大悟會積雪路絶數日人謂師死矣雪霽宴坐如初甲戌遷武
康雙髻峯德祐丙子春大兵至師絶食燕旬危坐不動事定戶
屨紛至已卯春避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即石洞營小室又許榜
曰死關悲辭給侍服用破甕為鎗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弟子
字面共築師子院以居有三關語示衆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

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弗契即拒戶不納會欽寄竹篦拂子法語辦香拈出道價日隆遠方異域問道踵接運副鶴沙暹君霆發敬慕師一見機契即捨田庄為供師辭不受君捨心益堅俾其徒以田別建二剎食卜蓮華塢巖可十里請於官扁大覺禪寺以祖擁攝寺事乙未子月二十七日師忽書二真軸以後事囑明初祖雍臘朔上堂云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一句不敢累及卒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別書偈云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庚申奉遺命全歸

元關師嘉慶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
百人受戒請益者萬數遠近奔赴然香頂臂慟哭填咽師清明
枯淡篤志求道頓悟之後屏居窮山跬步不出內心無端外息
諸緣欣然自得為人至慈勤懇誨人善語和易或繼以泣及至
室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勘覈絲粟無貸嘗戒學者今人負
一知半解不能了徹參徒一話茫然莫辨郭正句來句去如手
搏兎蓋得處鹵莽故也直須大徹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解
勘辨殺活機用險峻不可湊泊如此尤矜細行崇戒律雖創兩
剎日未嘗覩師行解真實名震江湖識與不識皆手額讚嘆曰
古佛善知識也余弱冠從無準笏堂師準孫也創院立莊兩嘱

以記心降久矣諸徒持事狀求銘烏得辭銘曰

高峰屹立・祖孫一律　杪年求道　力久真積
空山夜澄　撲地枕聲　玄關劃闢　宇宙斬新
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　熟油一句　大地起舞
西峰死扇　餘三十齡　雲包雪笠　明來于門
一絲不掛　萬仞如壁　近不可泊　遠不可即
斷衲孑命　了佛祖心　手抉重雲　霽月千林
鐵蛇入海　虛空百碎　我作銘詩　無在不在

前朝請大夫眉山家之棨撰

頌古

釋法藏

天目高峰原妙禪師雪嶺一日當問日間浩。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當嘱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即抖擻精神看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師自警拚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這一着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

睡中主捉着張三叫李五纔經枕子喚一聲石牛撞着鐵老虎咄大家覷

山悠口白水悠口一片蓑衣枕石頭撲落一聲驚起後竹梢斜

月半輪秋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

釋祖順

禪師諱明本號中峯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為佛事九歲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困以首觸柱自警居近靈洞山時登山頗習禪定甫冠閱傳燈錄至庵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已而沙門

明山者指師住蒼天目高峰和尚妙公高峰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驟然欲為祝髮師以父命未許高峰曰可舉閩夜夢尊者出家因緣喻汝父勿自沉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由是典籍內外皆達其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時年二十有四實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峰薙染於師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省即詣高峰求證高峰打趕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峰曰我但度竹籬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衆中人無知者於是高峰書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卑邊事且畢蒼

徒詣師請益衆由此知歸淮僧子證嘗問高峰諸弟子優劣高峯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壬辰松江瞿公霆發施田二百七十頃即山之蓮華峯建大覺正等禪寺元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峰將遷化以大覺屬師辭推第一座祖雍主之大德丁酉師登皖山遊廬阜至金陵戍結庵廬州幷山學者輻輳師雖拒之而來者愈衆庚子結庵乎江雁蕩衆既夥遂成法席癸卯瞿公堅請師還住大覺師力辭遜之時吳興趙公孟頫提舉江浙儒學叩師心要師為說防情復性之旨公後入翰林復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

一卷公每見師所為文輒手書又畫師像以遺同參者乙巳師還山廬高峯塔而午頃師子院至大戊申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法慧禪師已而乞食句吳因謝院事己酉道儀真即船以居庚戌衆請還山今兵部尚書鄭公雲翼時僉淛西廉訪司事候師餘杭問法師推明經世出世之學以答之詞見語錄辛亥師復船居吳江陳子聰建順心菴請師開山既而渡江擬遊少陵至汲隱其名僦城隅土屋以居僧俗爭相瞻禮皆手額曰江南古佛也皇慶壬子結庵廬州六安山江淛省丞相奉書訪問師去之東海州癸丑豐公霆發以兩淛運使終師還弔其喪公之子時學奉宣政院疏復請師住大覺師舉首座永泰代己泰欲

承嗣師。俾恭嗣開先一山。萬公蓋以院易嗣。其來久矣。闔師之風者。莫不多之。丞相延師松第。懇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固辭。中書平章又請曰。師之道德。孚於人者博矣。宜順時緣。住一剎。以恢張佛祖建立之心。無多讓也。師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三種力者。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也。有其體而闕其用。尚可為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便神異無算。雖緣與智。亦奚為哉。或體用并闕。而冒焉居之。曰因曰果。寧無愧於中乎。某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平章知師意堅。不敢強。師辭以未疾還山。中延祐丙辰春。上命宣政院。使整治釋教。距杭州入山。候詔師聞。避之鎮江丁巳。丹陽蔣均

建大同庵延師居之戊午眾請還山九月上顧謂侍臣曰朕聞天目山中峯和尚道行久矣累欲召之來卿每謂其有疾不可戒道宜褒寵旌異之其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并賜金襴袈裟沙仍勅杭州路優禮外護俾安心禪寂改獅子禪院為師子正宗禪寺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撰碑以賜特贈高峰和尚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先是駙馬太尉濮王薨遣參軍洪鑰賫書幣叙弟子禮期請上命南來癸卯己未秋九月王奉御香入山謁師草廬咨訣心要請師陞座為衆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言王復求法名別號師名玉以賜光號曰真際王因建亭師子巖下以記其事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虞徑山席強師主之師貽

書院官卒不就結茅中佳山將終爲山北距西峰三十里重溪複磵穿徑崖險捫蘿辟胃豺虎貓白隨禮無虛日師愍其跋涉尋歸草廬十月英宗皇帝特旨降香幷賜金襴僧伽梨詔行宣政院官親詣山宣諭恩意時江浙省右平章今丞相荅剌罕晚歡公命理問官阿敦偕院官行乞師法語中書參知政事敬公儼亦嘗通書問法其爲天子大臣所知遇蓋如此師每示學者只尚言通不求實悟常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易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甚麽作生死或者

泊然無所加對或者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師曰便饒知得亦生死所知亦是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醫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剗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為已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

儻存毫髮許善惡取舍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乎

師之激勵後學皆此類癸亥春一日師自敎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則曰汝種蔬欲為誰鬻耶汝負春欲為誰炊耶師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菴向秋決作離散計繼書屬門人幻者朝死夕化肖便送歸三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狥世禮也復條示師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完初心慎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又遺誡門人其略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喚甚麼作佛法任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

透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轉不相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撈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成妄念惟具大信根叩己躬下莫參實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知衆生結習濃厚無汝柰何處汝若無力處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勾食鵝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呵以道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推ㄴ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爾撈透始信余言不相誣矣越十日師示疾有來省者師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垣壞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學者強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

白日曲狗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八月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遺別外護仍寫偈遺別法屬故舊十四日索作復寫偈辭衆四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體温輭顏貌不少變有禪者乞剪爪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津出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全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先是其年春過凍山中大木皆摧折若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之至於歿之日白虹貫於山之顛師生宋景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七初侍高峰於死關日作夜坐脇不沾席勵精勤苦諮訣無怠逾十年親承託記退而藏晦以住山交聘避走南北所過輒成

寶坊俗率自化海內學者望風信慕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尚家繪像而敬事焉其來瞻禮絡繹載道初寒暑雨殆無虛日每填溢山寺至無以容其道德所被上自天子萬里延慕屢欲召至闕庭而卒莫之能致也王公大人北面事師而鄉道者傾動一世下逮屠沽負販優伶工伎廝輿暴悍之徒師一真慈相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貴賤而尊易詬瀆之也得師半偈不啻重寶或戴師所薙髮輒產舍利有疑謗者一接言容無不遷善為師外護遠至西域北庭東夷南詔接踵來見南詔沙門柬閑敎觀東來閑法寖自玄鑑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既而普福寺五比丘蓋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衆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

天萬目仰觀翹勤傾信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為南詔第一祖師之法量汪洋辯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諄ㇾ誨諭尸籌日滿一無倦容故登師之門者如泛重溟不測涯埃如飲醇酎不覺醉悅及其勘辨學徒決擇心法無假借慎許可凜ㇾ然如秋霜烈日嚴不少貸其為文信筆萬言了不經意而真辭正歸於警省賾明宗旨闡義解顯正悟極於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倡道每視古德前言往行或有缺漏輒為歎息而師之行事則不踰其矢墜也故師之立言示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終其身不言也至於退恬逃名根於天性清苦自持尤殺細行大覺師子二寺由師克成及奉勅撰碑師不惟不肯涉分寸功并其名

字亦不肯與於其間也隨所寓草創庵廬皆曰幻住又因以自號焉嘗隆暑病渴膚腠汗腐有遺細蠕襲衣者受之終不衣也遊淮汲井汲艱遠遂終身不復瀹浴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凡傳記語涉攻詰毀訾則掩卷不觀僧有卧疾者則濟以湯藥而策其進道僧有省親者則施以財法而勉其孝養師嘗撰楞嚴徵心辨見或問一卷信心銘闡義解一卷山房夜話一卷幻住家訓一卷擬寒山詩一百首總題曰一葉五葉復撰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東語西話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傳千世師之自序略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抱愧

沒齒平昔懶退非矯世絶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泰宛則闕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之所稱道蓋報緣之偶然耳於戲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證得說我無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藉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滯前塵而溺多聞者闕知見海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然一心平等泯絶去來不留朕跡堅非常情所得而窺測也每念師出處言行或承之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老宿或質諸遺文謹叙次而録之然猶以景像求師者也其不可以景像求者又烏得而盡紀也郎泰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比丘祖順

錄

天目中峯和尚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五　釋道衍

天目山中獨坐時王臣膜拜道觀ㄧ禪心不雜蓮華國淨土詩成闡化機

中峯和尚錢唐人諱明本得法于天目山高峰和尚其道德觀ㄧ如泰山北斗王臣皈命龍象交參朝廷屢遣使者降賜金帛勅號普應國師和尚慧辯無礙應接來機之暇復深修淨業有壞淨土詩百篇春秋六十二示寂之日光明異發塔全身于天目山中

天如惟則禪師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八　釋道衍

獅子巖前得指南卧雲立雪驗来參老禪未上生蓮界念佛休言落二三

天如維則禪師廬陵人得法于中峯和尚妙悟宗辨超于人上建師子林菩提正宗寺于蘇城有卧雲立雪二室日坐其間宰官長者清淨四衆參學之流接武而集師以單提直指之外復著淨土或問勸人念佛發明西方教法最為切著春秋六十九臨終靈瑞甚異塔全身於水西之原

鄭明德

大方師塔銘略

至正十六年春師出世住平江定慧時方兵興戎旅占住佛屋緇徒多戚。者師曰何不休去歟去師語嘿殊宕不可測識謝

院事客靈岩山華首座房盛稱路總管周庾義卿之賢且曰我將火化須侯作證明十八年九月八日侯以郡事登靈岩山時蘇錄判善長實與史天瑞從師聞侯至欣然出迎陪侯夜話曰某將此月十四日即此山火化侯其為我證明無吾教下衰侯念佛世尊付囑國王大臣為法外護侯慎無忘此言至十三日復以詩寄侯詩曰昨日岩前拾得薪今朝幻質化為塵態憑寄語賢侯道碧落雲收月一痕侯雖得詩亦未深信復以偈決別衆人是夜請於華乞以燥薪疊高棚仍借一龕坐去華謂薪當從命龕則無有指前一床謂華曰此亦足矣華如師言十四日朝登殿與衆僧別即登柴棚兩袖皆析燥薪。得火即剋談噉

然於大火聚中其祝香有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刹外來不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於烈燄中度数珠與華冠聊當記憶於是僧俗四衆始驚信拜禮煙燄所至多得舍利且聞異香身盡火滅骨骸不壞者二舌根齒牙俟聞驚怛不已為悼章二且為建塔靈岩乞為之銘云

別衆偈曰前身元是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愛盡時全體現鐵蛇火裏爐寒氷

了庵有偈四首悼之云佛日西傾不奈何奮身揮起魯陽戈向來入室操戈者大後爭如設利羅

彩鳳翻空出盛時金烏燦破五須彌全身跳入火中浴後世無

勞閱髓皮
吾衰不復夢周公ヒ識吾衰豈夢中勝勢高風冠今古硯池無
底火燒空
善惡繇来只兩岐閉眸作夜亦何為鄭公筆力堪扛鼎来寫禅
師活化碑

天如惟則禅師　劉　風

天如惟則禅師姓譚氏吉之永新人於蘇之東城買地建師子
林因岡阜為山有石蹲名師子林且識法之源自天目師子巖
也

石屋和尚塔銘　釋元旭

師諱清珙宇石屋蘇之常熟人也俗姓溫母劉氏生之夕有異光實宋咸淳八年壬申也及長依本州興教崇福寺僧永惟出家二十祝髮越三年受具一日有僧杖笠過門師問之僧曰吾今登天目見高峰和尚汝可偕行否師欣然與之偕行見峰、問汝為何來師曰欲求大法峰曰大法豈易求哉須然指香可也師曰某今日親見和尚大法豈有隱乎峰嘿器之授萬法歸一之語服勤三年大事未明忽辭他行峰曰溫有瞎驢淮有及菴宜往見之至建陽西峰見及菴：問何來師曰天目菴曰有何指示師曰萬法歸一菴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菴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求指的菴曰有佛處不得住

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答不契菴曰者个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話詰之師答曰上馬見路菴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个見解師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菴曰有佛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急走過也是死句某今日會得活句了也菴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菴頷之久乃辭去菴送之門囑曰已後與汝同龕未幾菴遷湖之道場師再參次命典藏鑰菴嘗與衆言曰此子乃法海中透網金鱗也一衆刮目以視後靈隱悅堂闇公會中居第一座遂罷參登霞霧山卓菴名曰天湖道洽緇素戶屨駢臻伏臘呼須不求自至凡樵蘇之役皆躬自為之有古德

之風禪暇喜作山居吟傳者頗多師於此山有終焉之志俄而嘉禾當湖新創福源禪刹以師之名聞諸廣教馳檄敦請為第二代住持師堅卧不起或者勸之曰夫沙門者當以弘法為重任閒居獨善何足言哉於是奮然而起大開鑪鞴鍛鍊學者談者以謂真能起及菴之家者也居七年以老引退復歸天湖至正間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異皇后賜金襴衣人皆榮之師澹如也至正壬辰秋七月廿有一日示微疾閱二日中夜與衆訣其徒請曰和尚後事如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絶後一堆柴擲筆而逝閣維舍利五色燦然不知其數其徒收其靈骨舍利塔于天湖

之原以及菴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之師意也壽八十有一臘五十有四有弟子愚太古高麗人也親得師旨說偈印可有金鰲上鼻鉤之句其王以國師之號尊之聞師道行意甚傾渴表達朝廷詔諡佛慈慧照禪師移文江浙請淨慈平山林公船入天湖取師舍利館伴歸國平山與師為同菴皆愚公之本意也師之上堂法語山居詩頌其徒至柔刊行于世且以師之行狀徵予銘之予昔見師於楊源髣髴其形道韻可掬今已四十餘年矣因感槩而為之銘曰

西来直指教外別傳惟上根者乃可得焉傳亦無傳得亦無得如太虛空蕩爲罔極卷：石屋心如死灰劃然頓悟大衆蓮開

惠朗之孫及菴之子源清流長根茂實遂跡留霞霧名落湖江爭先快覩景星鳳凰人滅至今幾三十禩雙塔鬱然清風未已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秋九月九日前四明延壽禪寺沙門元旭撰

虛舟普度禪師

徑山第四十二代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長雖習世書絶無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興畢將軍再過共語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鐘他日法中向上爪牙也携歸武林禮東堂院祖信為受業師侍信左右五年

奮志參方初見鐵牛印于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徧歷焉
時無得唱道饒州薦福師決志叩請其遷福嚴華藏亦與之俱
偶入室次得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鐵
崑崙得曰將謂這婊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曰夠作禮曰謝
和尚證明若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璉虎丘石室璉一見器異
留與法務淳祐初制府趙信菴以金陵半山請出世遷潤之金
山潭之虎丘撫之竦山蘇之承天景定間太傅賈魏公奏補中
天竺復請台州靈隱至元丁丑被命經山上堂舉人說正法正
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一下喝曰邪正邪又
卓拄杖一下說邪不說邪向這裏揀辨得出黃金為屋未為貴

玉食錦衣何足榮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人了箇什麼卓拄杖一下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螢過短墻上堂舉雲門和尚示衆云汝等衆人在此過夏山僧深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師云雲門靈龜曳尾拂跡：生靈隱即不然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直截向你說口是禍門上堂舉臨濟和尚道有一人論刼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雖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云兎馬有角牛羊無角寸毫尺躰天地寥廓踏開倒騎驢擬殺黃耆綽師住徑山值火餘志圖恢復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成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全身塔寺東十里罣恩鳴之

陽四月二十四日示寂

石室祖瑛見徑山志

石室祖瑛吳江陳氏齠年出家即策杖遊方初從虛谷陵于仰山聞徑山晦機道化亟來投之一見契合遂留掌記聲聞日彰出世明之隆教杭之萬壽明之雪竇肯王謝天童平石敔問疾有倡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巖花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後造一龕曰木榻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哀婦人叩頭請師應身為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趺坐而化

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 洪武三年化 宋濂

禪師諱世愚號傑峰衢之西安人其父姓余諱某以書詩傳家母毛氏嘗有妊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而生師自幼好禮佛塔迨長遂入蘭溪顯教禪寺從孤嶽嵩公供洒掃之役已而薙除鬚髮為大僧受具足戒晝夜奉香燈惟謹用針出指端血書金剛般若尊經忽抵几歎曰縱能盡書一大藏教亦屬有為絶如夢幻不可控縛盍學無為以明心宗乎出謁古崖純公石門剖公涕泗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欣然語之師佩受其言不分明暗元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師復歎曰年日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聞見未克無以啟發知解乎瑞濤江而西見諸善知識時布衲雍公斷崖義公中峰本公大弘雪巖高峰之

道師一日告叩下語不契中心愁亂遂止南屏山中三年不踰戶限聞止巖成公倡道大慈山定慧禪寺門庭雄高峻而獲證悟者甚衆亟往謁焉止巖曰南泉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聞而愈疑仍還南屏諸緣盡捨類氣絕之人行坐寢食不徇覺知唯一念歷然在太虛中如此者久之一夕坐至夜分聞鄰席僧唱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處豁然如釋重負舉目洞照不見一物留礙喜躍不自勝且曰佛法元在目前祇為太近故人自遠之耳即操觚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遂出日輪紅之句乃走見止巖會止巖遊姑蘇走天池求證于元翁信公元翁止巖之師也元翁問曰上士從何來師曰大慧

元翁曰大慧鼻孔甚深多少師卓錫杖一下元翁曰拗折錫杖爾將何卓師因作禮元翁曰爾可歸見止巖師既見備陳悟由止巖喝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止巖曰賊在何處師便喝止巖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舉將一句來師曰徧界明、不覆藏止巖豎起竹篾請師指名師便掀倒禪床止巖曰爾欲來將虎鬚耶師復作禮止巖連打三下嘱曰善自護持他日說法度人續佛慧命次日命為侍者服勤三年又還南嶽住山樵隱逸公請司蔵鑰尋入大慈為上座元主順二年師歸西安西安烏石山有福慧古刹久廢為瓦礫之區師獨結茅廬以居蛇虎縱橫了無恐怖意鄉民以為有道者負餱粮塩醯以

遺之師登居攝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聲光日振緇素之士
坌集座下恒至二三千指其地或無所容縣大姓陳君嗣宗為
造殿堂門廡及經藏鐘樓之屬其制如大伽藍且置山若田取
其食以給衆帝師大寶法王聞之賜師佛智弘辨禪師之號至
正六年冬江南行宣政院亦錄師之行業請主廣德石溪興龍
禪寺師祝香報恩歸之於止巖表其自證也嘯化之盛不下鳥
石時連留三夏鳥石之衆念師去鄉里者久如子失母力迎其
還適郡境新建佛刹者四曰古望曰龍眼曰寶蓋曰普潤皆延
師開山為第一祖師起應之無不感慕而奮迅國朝洪武三年
冬十二月郡守黃君鎮戍將徐君與啟普度水陸大齋五晝夜

衆謂非師不足拯拔沉淪師勉強成行竣事而返畧示微疾名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索筆書偈云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是月之十日也越七日奉師全身藏于烏石慈雲塔院師處菩提場中歷五十夏住人間世閱七十春秋四方參學莫知其數能其法者則慧觀慧進德隨等一十五人也所度弟子尤多其存則慧實道達等二十又三人也二會語四卷已刊行叢林中云師道價傾四方非惟禪林奔湊而公卿大夫若太尉高公納麟若中書兵部尚書黃公德昭若浙江行省左丞老若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或函香致敬或馳書問道或上謁親問玄要得其片言隻字寶之不翅南金師

之施及可謂傳矣使其正席名山則惠利所被宜益廣今乃僅止於斯有識恒傷之紀載遺行以昭示來裔要不得而遽畧也德隨既出世西安之崇壽佩師之德不忘與道達共圖不朽計結集成帙徵予為之銘予聞圓悟之道實發臨濟心髓之秘其五傳至荊叟功用益弘際遇穆陵寵遇甚至荊叟再傳而至天池以慈憫之故誘引初機恒俯而就之不為高絶難攀之行使人望門而還所以其弟子布滿東南者甚夥若師者則天池之嫡孫也師求道深切如救頭然本心既明出語皆法弾指之頃起大道場于久廢之餘非其福慧具足為人天師疇克若是邪造銘以勒諸塔一以著師之善繼一以勵來者之進修當有惕

然自有者矣銘曰

先佛振靈青童應徵拓化原兮生而質美逸佛輒禮性之存兮
歷抵諸師咨問難疑入無門兮大慈雲翳遮山絡谷法雨均兮
奮襼直前一死敢指心逾脊兮如藥瞑眩不眼不見耳無聞兮
其指頓忘夜半月明叶如日輪兮周徧法界無內無外顯一真
兮百千妙旨開目洞然照無垠兮為法出世附者川至度羣迷
兮兎磔之叢化為寶宮金碧丈兮公侯之貴馳書奉贄祈普熏
兮生滅兩非去住一機漫云：兮太虛凝碧萬里無跡絕纖塵
兮烏石聿崇清泉不竭示法身兮遺行有煒表者太史勒堅珉
兮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有序 洪武三年作

宋濂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罅隙罩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一二數就其傳派尤著者言之其一為圓悟勤其一為天目齊其一為開福寧圓悟而下又岐而為三曰虎丘隆曰此菴元曰大慧果其道多行於南天目六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道多行於北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合罣被無際震盪鏗鏘靡間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嫡實太湖無用寬其又嫡中之錚：者歟無用之子則吾一原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

源字也自號虛幻子俗姓朱氏淮東通州人世為官族父某母隴西李氏師既生罽氏吉安郡守某愛其黠慧命為嗣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之所樂也聞人舉佛陀殑遶注耳聳聽九歲懇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輒連日不大食乃使依族姻模上人於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剎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時前一夕寺衆同夢迎禪師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謂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遊揚之雍熙寺會主僧來峰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此古人糟粕耳點檢何為河南王重：奇其幼而器之屬僧錄司給牒薙度為沙門尋受具足戒自時厥後蓬累出遊浙河西見諸大老下

語無所契中峯海方柄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穹窿山謁克翁紹克翁察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年一旦欲歸鄉行省覲禮至毘陵約明極景於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睡昏則戴沙遝鬘懸板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極曰藏主見解且宜往參人遂至淮西太湖山求印可於無用無用門庭嚴峻師方入戶厲聲叱出之師作禮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曰不著槽道曰請和尚道無用便喝師退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無用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堂無用便打然知師頂悟念造偈拈趙州師立成曰趙州狗子

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無用嗒然一笑復舉謹道偈問師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師曰大道星飛有何擬議敵面當機不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喝作麼無用曰東瓜山前吞區搪捉住清風剝了皮師不覺通身汗下垂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無用曰閉著口自是侍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崖義呵贊己像親署一花書授師曰汝緣在浙逢龍即住遇地便居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叟端瀕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擬名山通居化機師皆往叩擊道相契合而幻住尤譽師弗置

向下文長俱於中吳無涉故錄止於此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有序　　宋　濂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十又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闍維法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及火既滅諸設利羅珠圓玉皦將至盈升四衆爭取灰燼為蓋其弟子某等涕淚悲泣攀號無從於是俯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于其同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稍遲不復相見矣時公尚姑蘇謂大師精神尚彊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于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

芳不朽垂範將来乃加評隲輯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信于世盖為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德立冠五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是托非相知之至深耶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曰介菴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父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孚圖氏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坎相形術者謂父母曰是兒骨格清聳緊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羣童遨遊其間徘徊細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

之曰在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恭叩道要卒為天下禪宗吾能惜陋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從同里迎福院僧壽彌薙落及受具戒即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墻面可乎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密微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杓公時住天平山白雲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士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曰笑隱訢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緇向信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法師往見廣智即以全

器法寶期之問答之際棒喝無施弦發而箭馳雷春而電掃剎那之頃元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塗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辭益虔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蔵鑰於四明阿育王山興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擊石室極推譽之至止壬午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有六衆頗易之大師殺衣默食為修建之計崇基廣構丈甓雕甍金碧煒燁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竺具傾燭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內

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燄靈隱古稱絕勝覺場涼烟白草淒迷于夕照之間過者為之慨歎康里公為江浙行省丞相妙揀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師為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剪剔荆叢葺茅為廬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為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飡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為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疏衣資入公帑散交遊及治喪歛之事頎謂左右曰盥日已時吾將逝矣及朝梁浴端坐書偈而逝大師四坐道場薙

結發覆如利刃之破胃索甘露之洒稠林無不斷絕無不霑潤故所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人頒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胸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時兼修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去鳴呼道行無跡妙極無象求而即之膠契本真未定之先則萬緣皆沛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笑有如大師和粹外形淵懿內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染不遷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乎

至此哉瀛也不敏蚤從諸老遊欲假般若為宅心之地風障已深竟為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鷄鳴而起惟倀倀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憐悵然而遐思者乎銘曰

真體如如絶待離分妄識所膠攬為法塵譬猶飄風鼓埃揚氛化晝作夜觸目重昏佛啟覺道高懸慧日向光爛然下銷羣慝破相玄門最為勝特能定諸緣即超秘密昭昭大師上承神宗一真歸源萬幻咸空染淨兩寘本跡俱融廣智之傳其學遂東昭昭大師為法出世喜笑怒罵皆成實諦湧殿崇戟飛樓弘麗假相以昭非興道庥昭昭大師變通弗拘緣盡即滅視世為蘧死生者誰出沒在吾化為舍利如摩尼珠來也非留去烏

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勒石為圖式播徽音用垂
來裔

憨山云未見如何參究即能少年了手豈多生功用純熟乎
古人云參禪一生不悟來生出頭現成殆可知矣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有序洪武六年化

宋濂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其母周
氏夢一龍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闥麾之弗退因驚呼而覺遂
懷娠時至而育奇芬馥郁滿庭年臨五六方顧圄頎白皙如玉
琢見者無不憐愛縣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欵素

為子又母新帛與逮七歲穎悟異常凡書一覽即能記憶或見佛像輒五體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不已又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院道原衍法師為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領其樞要衍公主秀之德藏師為經維之職軌範肅然忽喟然歎曰名相之學略諳之矣盍棄諸緣而往蹔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禾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踊躍直觸其機從而有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座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霑潤

四衆信服復陞居前堂聲光烜赫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灾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以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蜕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大寶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之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焉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也洪武改元皇帝御大寶曆弘闡佛乘首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圖莅天下名山杭之淨慈主席尚虛衆欲起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江省亦復遣使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忽夢庵前有瑞花如笑蓉然光彩艷異或

謂夢者曰此花天子當取之而去旦而述其事人以為誕已而有旨起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宵也師應詔至闕見上于外朝慰勞優渥即令內官送其入院賜以天廚法饌萬機暇時召入禁庭奏對稱旨蓋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談論霏屑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遊至于勘辨學子務以直指心源宗說無行機用迭發尤使聽者敬仰不置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薦法會于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上旨凡儀制規式皆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耄舉徑山淵公自代復還菴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大駕臨幸詔師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

至庶儕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風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通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書一偈委順而化實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六旬始行荼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於火設利羅無算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臘三十又六所度弟子某等二十餘人嗣法上首出住名山者保寧覺慧等又二十餘人三會語有錄謀建塔於嘉興城西環翠蘭巖以某年月日舉靈骨及不壞者藏焉師神觀秀偉智辨縱橫以宗教為己任不畜私財每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嘗以楞伽經及法寶壇經乃釋門心要當毒暑時揮汗謄鈔鋟梓以傳師既沒覺慧惟恐其遺行

泯：晝夜弗自寧仆繫羣行為書乞予為塔上之銘予惟臨濟
之傳至于寂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之慮數十
人各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接武而奮者尚未已也如師者亦
其一人焉無他傳授之真顓悟之正而無他岐之惑也夫塔
之有銘始于梁而尤盛於唐以為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思而
景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此義遂因慧覺之請為造銘曰
一真妙心兮圓同太虛迷者自蝕兮唯塵之拘昌治昌攻兮在
靜真慮禪斯有學兮流于中土臨濟正宗兮爰葉其光傳至寂
照兮愈充厥宗叶子孫孌孌兮各闡化機要使青蓮兮出于汙
渠唯師之生兮孰秉顧輪豈伊應真兮憫世度人學無內外兮

卓然名家轉彼名相兮為德之華紺目一瞬兮大法畢具見者悟之兮無句之句寶華樓閣兮彈指即成示現世間兮何經何營三菰精藍兮具法益崇昌以徵之兮設利青紅生死去來兮不礙真圖兮飛鴻印雪兮爪趾宛然塔婆新建兮下瘞靈骨銘以揭之兮來者是則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洪武六年化

宋　濂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實為之館鍵蓋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礙窮萬劫而不昏非涉善惡乃無顯晦巖栖澗飲之士能泯諸塵利即之頃證入一

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母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仆諦聽耳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足也長老良公知為法器即剃落為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脫萬緣誓完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圓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巖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鞏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嚴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為師曰特來參

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處措足耶師拔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風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傚擲九飛聲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為心法既通不閱修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聳人天之瞻乃主藏室于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邀師分座以表儀四衆已而無言宣公王溫之江豔心師高行復招師至處之如淨慈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橛師子座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者教未兌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繹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構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辨難

太迫一歲之以寬慈絕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呼以超出羣品我為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欽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山識者以為玄應師既至羣疑景附遠衆響臻師亦慨大法陵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出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肖如毘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關最為峻功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于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為夢世叟庵閑獨處疑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

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月屬後事于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書已恬然化滅在菩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闍茶毘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為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某等若干人得法上首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葬靈骨于蕎麥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深機神坦邁晝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真積力久至于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品賢士大夫知其誠實

不事矯飾多傾心為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率真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尚藻飾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　不少動於中初橫川珙公入滅之年公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于歿也又同在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援精明使直趨于覺路橫川當斯時寔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真正幢幡堂入室者不廻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為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矗興寶角立東西共斡化機西來之道于斯為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其雖不敏每以文辭為佛事今因文

妥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勤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
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
銘曰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以攝之實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
罔宣浮翳盡斂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跋交映如百鍊餘金色
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萬里只尺欲趨頓門片簡雖微中具
全體曾爾觸之凡情盡死從枕頓師勇決其私振迅奮擲類獅
子兜出世為人尊大甘雨法雷轟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
吐吞興此大法殊源同流神人飛空持琉来謁執知玄微若合
符節彼舍利羅寶塔晝扃助我發機靈光晶熒翩然西歸跌坐
而滅示不壞相大中珠結生死之閑鮮執其樞坦然弗惑如人

歸廬前修漸遠後武思厲不有昭之遺則淪墜太史著銘勒石
山樊虛空有盡師道永存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 洪武十二年作

宋濂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翰稗器物為尚雖擾位稱大師亦莫不皆然自宋季以迄于今捷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惟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為童子智光日頭釋書與儒典並進其師嘉之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賓異留居外館撫之如

己予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謬法縱覆天雨寶花于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訴公于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翁危左丞素皆與之遊以聲詩倡酬為樂師微露文彩珠潔璧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惟恐後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即歸海雲朐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機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敢止有道恐涉偏執于

是杖策遊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
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勘辨之師隨機而答如集落
秋空而兎走荒原也精神恭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
便咨叩俄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温繹之宗通說貫
衆心如縣江河聲光煒燁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
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華百
里歡迎如見諸佛師為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鼓申令祭
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鄮利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
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爾奉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
次旣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執義峻整綽有

承平之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七頼男子瞿氏日饗盤飧主庖者厭之瞿衢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受賕証師為通東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強師復還徑山緇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興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　賜還雪峯山：即海雲所在也戊午十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荼毗法火既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色室利

羅文縠于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于所居山之陰寶盈分
爪髮歸徑山卜于無等才公塔石痊焉世壽六十八年為僧五
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
孤松在壑風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號事
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
為賢為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瀕頓獲聞其緒論于其歿也上
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籍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
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物不得已而說經雷動蟄
驚風行草偃者為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
探其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乖

非惟學徒為然至于師表當世者一從事于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為東南龜鏡哉師出世時宮窿山石夜走及菴普慈神降于人述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茲不敢勦入也

銘曰華梵諸祖所了惟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彙芸芸靡不包括肯綮全軀而周一髮亦葉相仍軌轍靡殊融通小大無礙無拘倚欹禪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雲流山涌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斬芻絲秋葉之零飄墮遲疾仰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證諸碩師機鋒交觸劍戟差池出世海濱人天

拱手發祥舍徵白石夜走金提正印法鼓頻槌以眼聞者斷除空華由其見疑轉識為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徵大臣遣使候迎陟于南舜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復徑匪私于師東南為鏡輕儈小夫憯不自懲皦皦白璧何憂蒼蠅風騰波掀萬籟嗟惜是非既昭重莊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今師之旋卉木含榮世緣已終微笑而滅設利如珠燬于紺骨未學競奔曲藝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仰之誰敢不勉

愚庵智及禪師

徑山第五十三代愚菴智及禪師字以中別號西麓蘇之吳縣

顧氏父戒卿母周氏入海雲院為童子釋書儒典並進聞國王清獻公都中見之特加賞異聽賢首家講法界觀未終章遂莞爾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剌法乃去謁廣智于龍翔徵露文采廣智大驚有嶼上人者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何謂也師舌噤不能答即歸海雲閉中如礙巨石踰月忽見秋葉飛墜于庭豁然有省雖喜不自勝不敢證明眼恐涉偏執乃走見徑山勘辨之師應答不滯山遂命執侍久之遷主藏室至正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左丞相達失公延主淨慈復陞徑山僧問語是謗默是誰語默向上更

有事在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胡孫上樹尾連頭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君向瀟湘我向秦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問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常在家舍不離途中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橫按鐵耶全正令太平宰官斬癡頑一日連失帖穆爾巫相到方丈問淨名丈室容三萬二千獅子座淨慈丈室容多少師云一塵不立相云得與麼覩體相違師揭起簾云請巫相鑑相呵呵大笑云作家宗師不勞再勘師便拱茶上堂舉東山演祖示眾云祖師說不著諸佛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為君通一線師云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上堂諸方今日開爐未免與諸人說些火爐頭話乃以拂子作吹火勢云喚作火燒

殺你不喚作火凍殺你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火風空覺識拈來數目甚分明：銀袖僧數不出也大奇烏龜鎖敗壁鷓向五更啼洪武癸丑　詔有道碩師十餘人集天界寺師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　賜還寄蓬山即海雲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其徒以遺骨藏海雲陰分仄髮歸徑山於無等才禪師塔左壽六十八臘五十一

子芳

張昱

子芳字春谷法昌寺僧雲遊四十年不返參學天目又十年歸謂徒衆曰吾緣盡矣索筆書偈云負荷犂鉏歲無力強呻吟一聲幸動鼻頭索萬水萬山何處尋

南楚　　張景

南楚悅禪師虎嘗伏公法嗣至元初自廬山來主承天寺僅以衣裓坐具一布囊自隨寺燬任起廢之責功成遷徑山未幾仍退處吳中

予卷欲讚師真云無面目漢朱描先像黑漆竹篦不可近傍盡云打得副中痛不知被渠爬著痒只好奪衆物作兩截且看老漢有甚伎俩既然放過合如何深柱梅檀為供養挂角羚羊沒處尋蹤龍門五峰上

為延聖剛中請讚　　杜啟

清欲

清欲臨海人幼入徑山師禮虎岩間謁古林茂公茂云雖是後生却堪雕琢至正間主席靈岩入院上堂云石門嶽險鐵閘牢舉目分明萬仞高四十年中重到此始終不隔一絲毫

悅堂顏禪師

徑山第五十四代悅堂顏禪師明州人受度於婺之寶林寺徧參諸宿徹悟心源為東嶼之正嫡為初住崑山之東禪轉吳門萬壽升虎林之南屏遂陟雙徑樹大法幢名聞京國遣使者再降璽書護教賜金襴法衣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緇素雲臻如流奔壑師逗機開發多所霑被其接引後進和氣襲人其警策生死若震雷發電黃文獻公與師為方外友得數宣般若之

力師住持四大刹有四會語錄金華宋公濂為之序

悅堂自北山歸東禪了菴聞而寄贈無簡永懷岳雲卷衣歸食故山薇誰似山翁解見機養得身心同孺子自栽松竹護禪扉一纔話休居憶永懷白頭兄弟已生埋村田角落凶年裏馬麥風規自偶諧二

伯蘊琇禪師

徑山第六十二代伯蘊琇禪師蘇州人通內外學師新膺徑山之命少師姚公贈詩以勸駕焉臨化倚杖而逝

師引羅睺羅受佛誡云十方世界諸衆生念念已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六凡四聖同此一性彼既如

是我何不然直須內外資熏一生取辦更若悠悠過日是誰之咎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雷菴澤禪師

徑山第六十四代雷菴澤禪師蘇州人或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向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來

文琇見周世昌崑山志傳摹傳

文琇號南石崑山李氏子出家邑之紹隆菴禮智興為師嘗詣法要於虎丘行中行仁禪師得言外旨洪武間住鄞之普門遷靈岩萬壽永樂七年住杭州之徑山少師姚廣孝賀以詩云升

堂妙闡第一義緇白圍繞如春熙諸天散花無路入老龍獻供仲鬚眉越四載退歸蘇之北山松院永樂某年月日無疾而逝有續傳燈錄四會錄行於世

慈光寂照圓明利濟萬峰大禪師塔銘　沈貫

一真法界萬象無跡妙有不有真空不空寂而常知無機不備洞照十方含包天地故名大覺吾佛證斯開方便門示真實相迦葉得斯破顏微笑越正法眼少林得此面壁九年與可安心以三即一以一即三四七二三皆證此也佛：相印祖：相傳衣鉢可戴而法不容泯曹溪付與南獄：授與馬祖：得百丈海：得黃檗運：得臨濟主一花五葉從此而分臨濟為仰雲

門曹洞法眼濟得黃檗親傳古云臨濟正宗一十八世至高峰妙公：得雪巖欽公心印居天目山獅子巖三十年不出死關四方從者雷動海湧鮮有昇其門者惟中峰本公溪造閫奥以得其訣通博無礙以大辯才息三教之有破六宗之軌王臣慕仰帝道施恩入室弟子以數十計惟千巖長公得其法爾巖得其傳居義烏伏龍山建大伽藍學徒恒數百人攪動江山名傾宇宙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琉球莫不奔走瞻拜洛洪惟萬峰禪師一人最為上首師諱時蔚號萬峰溫州樂清縣金氏子母鄭氏夜夢白氣亘天因時懷妊癸卯八月二十九日午時生母晚年生師雙子師得第二母欲棄

之有姊金氏鞠以為子年始七歲父母俱喪忽一夜自覩白光滿室賢愚莫能知之十三歲依本縣演慶寺昇講主出家十六歲為僧因看法華經安樂行品云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師有省問講主此語如何解說講曰世尊教你向山間林下結菴辦道師聞其語不勝欣喜長時打坐兀兀如癡講曰汝非吾宗人也令師遊方問道年十九歲更衣學禪受具足戒遊於兩浙至杭州聞虎跑止巖和尚道譽遂往禮拜請益巖曰因甚參禪人不悟真性逐日區區打闖過了也或三五成羣說長老如何或三五成羣說叢林好惡一向不在已躬下做工夫若要了悟上乘切要真參實學從頭開發一遍就付三不足公秉巖云便從這

裹盡三夜三心、無間念、相續參去師得開示夜不寢席日不涉緣以經數月未得其決復回明州達蓬佛跡山卓居辦道、正在疑網中忽聞寺中宗律師舉百丈問溈山云不可喚作淨瓶喚作甚麼山踢倒便行觸發疑情不覺周地一聲打破疑團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非一切世間境界可比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咄這鈍漢正好為渠三十棒本來見成何有許多周折頌曰如來瞳八觀明星也是將鰕作眼睛為有遠孫明悟處日輪當午豁然明自厥之後往往華頂峰無見和尚處求其決擇見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上前問訊又手而立又問如何是道師云道無可道見云不道又不道簡甚麼師云正要和尚

疑著見云疑著即錯師云不疑亦錯見便喝師亦喝見又喝師亦喝拂袖而行見云侍者、、你雖悟得箇真性年紀小在未可印證你来汝且居山十年二十年我自令人来取你也其年二十六歲復回達蓬數載自後竟無消息師忽聞虎跑止巖和尚圓寂久時師遂往掃塔偶宿靈隱旦過忽聞方殿主舉千巖和尚一頌云斷崖和尚春圓寂無見師翁夏亦亡畢竟有生還有死千巖不久也無常兩輪日月如梭過一合乾坤是磨忙寄語諸方參學者莫教蹉過好時光一聞便知来意一同本僧直造伏龍相見和尚纔入門便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將出具打一圓相又手而立問答不錄偈呈南泉不是憧人

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空寂廓有何尋師先諾就命堂中第一座辭不獲已遍勉稅領忽一日和尚陞堂舉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出衆震聲一喝拂袖而行和尚示偈云鷺鷥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師見偈從此退職遂往蘭溪州萬山結菴辦道柴何十方雲水交參四海高賢咨決千巖念人持書相招前日堂中大衆問老僧首座如何不來走遭以見衆人之心歡喜老僧門下得人你如何執坐於此以知斯意師念愚魯於宗無補不敢妄為搭荷大法後於壬辰三月二十四日和尚令源藏主送法衣頂相來巖云老僧製裝一頂送與萬山蔚長老署表讚

林之道念非諸方悕法子者也呵！師得法之後因浙東西少
山多不堪着衆又遭三年亢旱遂逕遊錫蘇州行玩水山乃見
光福鄧蔚山：水相拱龍虎盤旋朱崔導而玄武從陰陽合而
子午正朝建道場鋪舒厥志三十餘年道風遍布如谷應聲往
來雲水靡間賢愚駢集座下致無虛日於洪武辛酉正月十五
日告衆曰吾今時節至矣大衆切莫遠去門人駭然不散後於
當月付囑衣法與衆弟子門人行宗問回和尚會中幾人得法
弟子師示偈曰慈悲無念花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寶致囑清徹
源：一派流千古萬古來相續付法已訖此日京都西天師父
令慶侍者來報師欲以奏聞請師相見一：應荅酬謝以畢明

日二十九日乙卯午時付囑門人曰如今已得須向山間林下饅頭過接引一箇半箇閘揚吾道報佛恩德不可攀高接貴輕慢下流逐利追名迷真惑道如今末法將沉汝等切須仔細道了結跏趺坐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果日當天語畢而逝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夏停龕十三日收體溫如彤容儼若門人普鑑等取二月十三日巳時奉全身瘞于院西涅槃山之永光塔四衆弟子哀聲動徑山水師一生清苦莫能言之衲衣滿履錫鉢不蓄數處開山略無頃畆學徒皆稱菩薩不呼名諱受化僧俗莫知其數室中舉右驗今直截根源並無剩語所有示衆語錄送行法語不肯留傳但曰從上佛祖種種言

說句：朝宗言：見諦後學初機略不聽從況吾區：杜田話
楊子悉付火燼門人記錄畧成文卷仍行于世門人普壽敬持
行實勉余請銘余才輕德薄不敢訐禪師之德自念為師嗣法
弟子海舟和尚座下參學久矣況吾祖父亦受天目中峰和尚
戒諭往來不徹余一日請問海舟回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
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舉手云經也
月也指也余憒然舟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因而有省乃知月
指不別為經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測也了知一月當天
本無標指無指恐觀者不觀真月直知之言智者觀之有進故
述其銘：曰

天目穹窿　大道盤宗　至高至妙　本乎其中
千巖一隕　卓然萬峰　夢感毋娠　瑞應童蒙
爰自落髮　性智圓融　一聞妙義　聲入心通
虎跑回首　歸隱達蓬　機觸百丈　頓悟真空
靈隱逢方　道契伏龍　遍歷殊勝　罔克悃衷
相彼平江　山水之邦　蔚山秀拔　群峰頡頏
登臨一覽　終焉久臧　坎離中正　龍虎趨驤
大展歐忠　洪肇道場　天人擁護　聖化讚揚
徒衆雲集　濟濟蹌蹌　援溺扶衰　道念遑遑
寒之裘葛　飢之膏粱　汲引將來　山海梯航

維璉接跡　廬閒遐方　卅有餘春　其道大昌
為人天師　亘壽無量　八旬相將　偈說無常
瘞院西傍　涅槃之陽　位正玄堂　菟墝全藏
維石昂　松栢蒼　石爛松枯　斯墝永光

茗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貫撰

聖恩禪寺開山祖師萬峰蔚公傳　陳亢宗

師諱時蔚字萬峰出溫州樂清金氏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覺而生二子師居末適有光燭室鄭攜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強抱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父母度不可留使禮趙之永慶寺昇講主焉師時年十一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

滅相忽有省遂入杭受具參止巖禪師於虎跑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別入達蓬山草菴佛跡寺故址晝夜究竟巖語至忘寢食一日寺主宗律師舉示溈山淨瓶公案觸呵恭即說偈云顛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勞眴拳遂往見巖詰前語獻偈云南泉正是惱人心更要將心去覓心不見心方不是佛性天寬廓有何尋復之華頂訪無見覩公見問從何處來師云從杭州來曾見何人師云止巖和尚有何指示師云南泉三不是見云我這裡南泉三不是即不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從生至死皆無一又問如何是一歸何處師近前又手云不審見云且居山保守還迨達蓬獨處者十稔已

而往伏龍山中謁千巖禪師初入室問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
豎拳頭云這里與和尚相見巖問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
師云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復云莫要請益受
戒麼師即掩耳而去明日復請衆斫松師拈圓石作獻珠狀云
請和尚酬價巖云不值半文錢師云瞎巖云你也瞎我也瞎師
云瞎：即說偈云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值三千與大千却被傍
觀人決破誰知不值半文錢巖頷昭首座曰蔚山主頗有衲僧
氣味煩請歸堂比佛誕日巖上堂云今日有三種好事一者世
尊降誕二者天道晴明三者有大施設齋若向此三種好事上
識得老僧舌頭落處日銷萬兩黃金師從西過東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云天中天聖中聖釋迦彌勒誰後先巖云大獅子吼過也還有小獅子麼未幾復還佛跡巖遺以衣拂各一并偈一首見千巖語録中既而移居嵩山閱九載巖三為手書招之所以愛重期待者甚厚比至請與公座尋迓嵩山巖囑云汝緣在浙西可維化導大振吾宗遂以元末乙丑年入吳凡三築精藍卒之東墓鄧蔚山中卓錫半山斬蒙翳結庵居之久之四衆歸嚮乃構為大伽藍號曰聖恩自是緇素奔湊遠邇雲集師隨機開導俾滿意欲初不為雕琢語故人益慕而信之一日忽沐浴更衣召衆訣別書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遂趺坐而逝時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也龕留十有三日

顏色如生傾城聚觀瞻拜瞻歎其徒普壽等奉全身合二塔
巷之西岡遵治命也師貌古而清髭鬢疎秀寡緣飾千巖常稱
其純粹質樸有古人氣象深得之矣師圓寂垂四十年吳人無少
長咸知尊慕其行嘉湖諸郡至有繪其像而事之者其生卒之
辰遠通畢集如其生時而傑閣重樓愈增舊觀梵修之徒數常
滿百歸然為一大叢林雖宿號名山盛刹者或未之能先焉嚴
所嘆者益又驗矣師平生未嘗讀書惟以深悟自得其形諸語
默者俱能刊落浮華而一踐乎實其徒普壽等輯為萬峰語錄
一帙錢梓流行然非師志也其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弟子若
干人而勝學無念者獨號能紹其傳云

贊曰昔中峯普應國師以臨濟正宗振耀天目得其心印者弟子千巖也千巖再傳而師寶承之厥後無念學公復親受師衣法之付受知　太祖高皇帝龍章寵錫雲漢昭回天目淵源遂為有托師所付得人矣嗚呼盛哉

承德郎刑部主事永嘉陳亢宗述并書篆

僧時蔚

陸　槩

吳西山聖恩寺僧時蔚號萬峰溫州府樂清金氏子元末名僧長千巖高弟也初學成請於師出遊師謂曰女逢汝名即住至蘇止於鄧尉山東麓曰玄墓建大蘭若初未嘗識字既超悟禪乘遂能作書偈語皆可誦雖僧服而不去鬚髮自為贊有束髮

辦頭陀面髮表丈夫之句洪武辛酉　朝廷聞其名使徵之使未至之七日蔚已前知謂其徒無念曰吾與之無緣汝當名吾今去矣遂沐浴入涅槃遺令毋焚屍越十三日肢體猶溫以瓦缸覆屍而葬無念入覲大被寵錫後住湖廣之九峰寺與蔚埒望焉蔚素精堪輿家學常言玄墓形勢為三龍三鳳勝絕天下卜葬者多扣之蔚未常輕荅也老患疾氣語其徒曰吾當服城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彼在京師今夕且歸矣宜往速之徒如教至沈氏則以潛初未歸也迨命又遣之往及夜固寢其家門下待之二鼓以潛果歸聞其言異焉即往治疾既瘥蔚謂曰荷君治疾無以為報有地於此請奉以為尊夫人壽域因指示

竺山後一六稍下六尺云是雖微劣至六十年後家當大發後以潛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間以潛諸孫廛等皆以富甲其里布政述諭德燾數人相繼取科第門户赫奕距葬時恰及六十年矣予聞諸以潛未孫注者如此然留鬚云云實石室僧語意蔚非踳襲始是偶合耳

時蔚續吳先賢譜道術第一人　劉鳳

時蔚樂清人姓金氏學其道者稱祖烏傳法於長千巖来吳玄墓聚橡栗藜藿而食之或累日不進開立宗教建寺設壇授受其徒甚盛名萬峰師洪武辛酉召之蔚已預知趺坐而逝使至已無及數日肢體猶温如生

萬峰禪師蔚溫之樂清人生時母欲不舉姊鋪養之七歲夜中
覩白光滿室十三出家十六問昇講主法華義昇和其有異令
之參學十九詣虎跑止菴未契回明州佛跡山禪坐忽聞百丈
問溈山淨瓶話豁然有解徙華頂無見師處永決方荅問拂袖
出見云欲與汝受記汝年未更居山一二十年來未晚也後又
得法於伏龍千巖傳衣令繼法行錫蘇州至邵尉山止為道風
大振遠近來集洪武辛酉正月入寂上足弟子普壽普福善堅
普隱普持普華普榮蓋千巖和尚傳自中峯本、自高峰妙公
高峰臨濟之十八世孔之季宗門未墜世主亦極崇禮之未若

今之替也

長洲萬壽寺潛居仁禪師傳　　釋大香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禪寺晉義熙中沙門法愔自西域至中夏以念佛三昧化導吳中為建淨壽院祥符二年詔更今額元季宇內大亂寺為兵燹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觀來為郡周顧廢址盛額而言曰是刹之燼不得名浮屠烏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乃寂照和尚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隆內外之學兼至中興之責庶其在茲乎使者致書幣九三往而後應之居未久如般者獻儲壯者獻力丹雘昭爛厥事告成退處於松林蘭若風譽益尊僧輩不敢道名咸稱松林和尚云師本蕭陽人姓吳名至

仁字行中自號滄居子又號愚怡子父仲華為江州廣文師生五載其親俾侍州之報恩寺真純牧公七歲得度自幼識見超詡迥異嘗見西土指空上人赴英宗召便道謁報恩見師與歎曰再世人天師也因授以毘尼及摩利支天呪法囑令參原叟于雙徑叟視師軒渠一笑遂失毘尼師壇叟叱曰參堂去一普又見叟問藏何處人師曰當陽人叟曰當陽湖閣多少師舉手作量勢叟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曲侍香尋掌外記叟喜謂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瑞世瓣之德華越之雲頂崇報昊之萬壽師嘗室中拈木枕子問僧云這個是什麼僧云也知和尚老婆心切師卿枕子子地僧擬議師便喝出上堂禪性無生

雖主禪想禪性無住雖住禪宗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塔前狗尿天利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師常過儒經尤邃於易發為辭章嚴簡而有法務在巨宗不以此自多廣文靖公見師黃州蘇文忠公祠記曰文言謹與有西漢風張滂公嘗以詩寄師有今代能仁婁髙風描海涯之句宋學士稱之曰虎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烟若摩尼珠　國朝洪武初　皇上以鬼神之理召師以佛旨為書而對　上大悅晚歲養閒松林十五年三月忽示疾十九日有同參如愚仲至訊曰師行以至矣諸子在旁盡不賜一言為末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講及五十秋矣此別直指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

界是個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紙書偈已泊然而逝世緣七十四僧臘六十七有嗣法弟子楮納秀

進好香載南直編

釋景隆

虎丘行中仁禪師凡得沉檀異香則以小盒貯之置於大香盒中每旦持以行香至世尊前於小盒中另取好香一炷進之除外不復他用容至惟熱常香而已

祖庭古拙俊禪師傳

古拙禪師生緣松陵之柳塘因母持淨戒出胎不知有腥血六歲出就外傅不染魯典背習法華經一文一禮至十歲日誦一部年十三思脫世累子夜踰閫投城越州日鑄寺者二載獲祠

部披剃登壇受具足戒發大乘志首謁石屋師授以父母未生
時面目提撕多滯冷淡無聊又二載往叩三衢嬾牧禪師從前
審覈乃示廢殘畫則經行夜則趺坐歷、惺、明、寂、如秋
月寒潭光凝一片又如鐵壁銀山渾忘進止工夫雖得入設思
心不能虧南參古梅老人長途跰趼靜境俱失及拜起即欲供
通痛以竹篦趁出如是三度被打遂結三同參至故里立限三
週不語過午不食晨昏不寢冬夏不澡因念達磨大師壁觀九
載方獲及第更發猛厲續燃三指每一指限三年疊三成九切
磨深入塵垢自消寂光堅凝廓然豁地行詣白雲翁嘗机不讓
法戰浮契留為干僧首時年二十八矣禮風普布參徒蟻集遂

遁跡下山留偈奉別大人云半載相依唱祖机幾番談道奉天威出山便說歸時路又是重栽眼上眉龕光岩窟三十餘稔如聾若啞周湖主旨有平生最愛隈岩谷三十餘年懶放迎之句洪武間奉　旨到蘇昌一日剃度千人衆請東廬山開堂普說發四願文師云禪之一字亦是強名云何曰參在性而已擬議即乖開口即錯既不可道何以名禪可道又不是不可道又不是伶俐漢若向這裏細素分明便見一生參學事畢若是發心不真志不猛厲這邊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着便道般若無靈驗却向外邊記一肚抄一部如臭糟氣相似是這般野狐精直饒彌勒下世與生死甚干涉直正道

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祖關透生死脫不透說了便休要將從上諸祖做個樣子趙州老人四十餘年不離用心為甚麼事長慶稜公坐破蒲團七個為甚麼事香嚴老師四十年方成一片為甚麼事乃至歷代真實踐履祖廣苦志為甚麼事我今日口喃喃地引古驗今為甚麼事諸禪德既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語親證底樣子何不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如是發願之後截斷千差路頭不與萬法為侶向長連床上七尺單頭高挂鉢囊壁立千仞寬立限期急下手脚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決不相賺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無念傳

釋明河

無念學公德安陳氏子九歲出家禮無極和尚為師東遊姑蘇見萬峰蔚禪師一喝下頓旨萬峰出法衣說偈送之歸寶林寺道聲藹著遠近翕然宗之寶林當四會之衝天兵征陳友諒寺燬緇流盡散惟學一人守之荒墟蔓棘弔影數年暨我 聖祖剗平僭偽奄有四海偃革崇文聿興吾教學有復創之志焉於是善信雲集向化風從不三四年寶林復興金碧掩映如化樂天宮矣洪武十五年 孝慈皇后陟天楚藩建大會集千僧於洪山學在焉王見而異之遂留邸館建九峰寺居之學具福德相行慈悲行人見之意消故有不言而化者是能倡大緣舉大

剃皆一呼而應成之：易如掇之也當道者薦于朝　聖祖召見便殿命坐應對稱　上意禮遇隆渥欲留主京剃固辭弗受厚賜遣中官送還二十九年再遣中官奉　御製懷僧詩文一軸松花貢茗一器至山諭慰彌至　勅曰前者僧無念戒行精於皎月定慧穩若槐山暫來一見去此常懷之不已遣人就見持以松實供之無以詩勞之云：又賜僧無念九歲出家詩學皆如韻和之以上　上覽之大悅自是來信吾道頗亦省刑寬法矣永樂四年示寂閱世八十有一塔全身於九峰獅子巖之陽

無念

無念字勝學應山人九歲出家不識字參荊州無聞和尚聞示公案後入嵩山住靜影窮一衲晝不沾席寢不出戶一日豁然有省因徧訪耆宿東抵吳參時蔚一見機語相契後 高皇帝召至 奉天殿 賜坐 上問法要念進偈曰萬機之暇究真玄百草叢頭佛祖禪毛孔徧含塵刹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迴坐看雲橫谷行樂閒觀石湧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 聖壽億千年 上悅 賜以御製詩文 楚王慕之延居武昌九峰寺

寶藏普持禪師臨濟第二十二世

釋弘恩

寶藏普持禪師萬峰嗣住聖恩為二世萬峰禪師付法與師偈

云大愚助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絶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兒燈續談古今傳

盧白慧昱禪師臨濟第二十三世　釋弘忍

東明盧白慧昱禪師寶蔵嗣年十四於丹陽妙覺寺禮湛然師落髮受戒參雲閬松隱叩其心印然未心肯自誓若不徹証不已因禪定六日出定舉首覩松豁然有省尋至蘇之玄墓聖恩寺見果林和尚針芥相投復指示見寶蔵持禪師且陳悟因蔵叱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得泊在這裡師遂親矣座下蔵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又手而立蔵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師乃發憤忘寢食

至第二夜驀然徹法源底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蹴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既至其理自彰

杭州東明寺虛白昷禪師　釋大香

古杭安溪慧昷禪師字虛白圖畫夜無睡坐若鐵幢諸方目之昷鐵脊其先湖廣人也姓王氏父為丹陽稅課司副使遂家焉母黃氏方娠一夕夢僧頂包入門及產有異質警悟不凡經書寓目成誦七歲夢坐稠人中揮麈玄論醒以告母曰此高僧說法像也他日令汝出家年十四禮邑之妙覺寺甚昵長老為師湛湖曰汝為何事荅曰志願依佛湛奇之為淨髮受戒服承

三載湛轉江西琢山住持聞松隱唱道雲間即往咨叩得所心印偶至一小菴自誓曰我今若不徹證決不復回遂禪定六日方安詳而起舉目觸松豁然有省尋至袁墓山見果林禁公針芥相投指謁寶藏持具陳悟因即作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裏泊在由是親炙座下一日問師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云何為師向前問訊又手而立持怒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師乃發憤至忘寢食次日蕞然得徹源底呈以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持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別去至千歲岩登平山桂子堂結期滿千日昭慶圓律戊子安

溪住靜一往掩關三十餘禩道行弘傳緇素奔向誨廸獎厲未嘗少倦有疑而決者折以片言莫不泠然有解學徒恒集數百人因所居淺隘遂拓基營繕不二年閣殿堂禪室方丈鐘樓庫司庖湢所宜畢備遂成一大叢刹宣德乙卯賜額東明禪寺復為度僧俾奉香火已未鏊以獻施羨餘重建淨慈大雄殿辛酉六月二十七日命齋僧衆、知師意禮請苗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看爭得這幾句閒言語至二十九日晨興言別叠跌而逝停龕七日形容如故火燬獲舍利如白珠者無數葬于山之東塢而塔焉住世七十僧夏五十五弟子僅百人傳戒請益者數萬餘得契祖意乃海舟慈秣陵人蓋師平昔迨机設變應病

發藥若遇初根則恬言輸色使人醉心快意于春風和煦中也及勘宿學務心推窮蘊奧毫髮不容虛假苟有果於道者則辭衣惟食而勉至之雖屠獵之屬遇緣訓導無不改惡遷善惟其道力純固辭行無全身爲宗旨志在利生故能致人信向皈順之如是也海舟慈公得授心印

古道月江淨禪師傳

釋大香

西天曰山高峰下七世孫古道淨禪師者乃古杭東明寺呂公得法弟子也師名覺淨號月江姑蘇雙陽人姓沈母鈕氏十五歲出家張墩古拙師座下受念佛公案永樂壬寅卷菴城峴山大宗具壽：曰水淺不能容泊杭有明眼人在師入錢塘古道

山謁東明旦禪師一語契合曲入弟子列宣德己酉被緇受具足戒既而長千祖堂期坐二年復還古道師問明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明曰那里學得來師曰這里來明大喝師亦喝明擊以禪板曰打的在這里不打的在甚麼處師曰打的也在這里不打的也在這里明曰這漢造佛殿竟但未是結果在師辭進天目山居活埋養三年太子庵六年醯酢不沾枕簟不御日惟一粥歲惟一衲空洒遠屏世緣或遊或息亦無定在也天順至苕城小鴻里清夏幽靜適與周居士道堅禪會相孚蘭言並臭遂駐錫水心院焉有問居士委順師歷二十餘稔道行精峻高風攸著非顯非晦任去任留弗夸異以擅名弗耀彩以神

投無偏無證人莫窺其徼際所至惟請法者雲聚焉成化己亥正月十九日示門人道林曰吾往矣有事在爾一衣一盂此正法眼藏也慎之且唱云我有一頂衣古道山中予七十九年來從此了生死泯跡入山中莫見鋒芒事倡已坐逝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一四衆皇：如赤子之失慈母因謀立塔以瘞靈骨焉

空谷隆禪師自製塔銘

生事死葬祭之以禮孔子之教也死而火化安葬骨塔釋迦之教也古今依教莫不皆然余生姑蘇洞庭龜山陳氏又字顯宗號月潭處士母金氏余諱景隆字祖蓮號空谷生於洪武癸酉

七月十二日永樂壬辰從幷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參禪湖海
禪伯古拙和尚輩莫不參扣雖以家居參究不替庚子歲許令
出家從虎丘光師石菴和尚收為行童洪熙乙巳給牒為僧宣
德二年從杭昭慶寺宗師得具戒六年光師膺薦住持杭之靈
隱遂同至矣七年往天目山禮高峰塔誓錫一載魁苦參究忽
有省會懶雲和尚時在海昌淨妙遂造之剖露心法懶雲大喜
九年靈隱先師圓寂矣閣維斂骨葬于本山造骨塔幷塔院奉
祀有年今老且病死日在邇思無餘地以葬遺骨遂承佃錢塘
縣尉司上扇第二菴修吉山下沈敬元佃官地一段為墳地葬
骨塔蓋墳屋居之待盡餘年名其屋曰正傳塔院嗚呼生死一

夢骨塔奚為蓋表佛法流芳靈踪不斷即幻明真以致佛祖命脉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窣堵崚嶒峰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巖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為身虛空為口萬象為舌晝夜說禪未嘗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方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中覿面相見西來祖意西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青師嗣太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述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即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師上洋天真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

規前嗣後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興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詣實為至

銘曰廓周法界空蕩無涯羣靈昇墜恒無已時佛祖垂應為導為師夙膺徵幸值斯化儀不善弘道隨力所宜卒於武林骨窆山崖窣堵莫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為無為成住壞空斯道恒爾正統九年春景隆五十二歲著

大明空谷隆禪師　　釋祿宏

師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姑蘇洞庭龜山陳氏子父月潭居士母金氏生於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為童時不茹葷趺坐若禪定永樂壬辰從舟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參禪雖家居而湖海

禪伯如古拙和尚肇慶府不悉謁庾子出家虎丘宣德二年詣杭州昭慶受戒遂依師住靈隱七年往天目禮祖塔憩錫一載刻苦參究忽有省因造懶雲剖露雲印可之懶雲臨濟下二十四世也師所著有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機辨峻拔儒釋通貫事理交融大理卿吳公誌之師存年五十二時自作塔銘於武林西湖之修吉山院名正傳有正傳十景之咏在集

右出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碧岩空谷隆禪師傳

釋大香

師自製塔銘云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生姑蘇洞庭龜山陳氏父字顯宗母金氏師名景隆字祖庭別號空谷永樂間年十九

遇信心銘證道歌超然省會力求出家參歷南極古拙二老人及金陵南楚兩浙知識所有開發俱不愜意仍處俗從傳燈中上古祖師机用研究一心不替洪熙乙巳虎丘石庵師收為行童給牒披緇宣德二年得具戒于昭慶寺之守宗師六年石庵膺薦住持杭之靈隱師遂同赴七年登天目山禮高峰塔慧錫周星魁苦體宛忽有省會懶雲和尚時在海昌淨妙遂造之剖露心法雲為欣荷九年靈隱師歸寂芙閣維歛骨塔于本山并塔院奉祀養道有年吳興卞山之碧岩禪寺乃師之道場也山水遠秀為東南首剎師嘗示眾徒曰禪宗歐音是轉迷成悟之要道也是明心見性之妙訣也是超凡入聖之關捩也自宋末

至于今日師法不逮眷徒根器亦為下劣壞妙訣死法傳流無繩自縛本是活人縛作死漢做作規矩捉死話頭執倚偏邪無由開悟嗟夫靈山會上別傳心法超出功用大解脫法門也要在妙悟豈局規模老僧今日不用提話頭不用參公案先要識破此身空花幻影不越百年安可溺於世情埋沒靈明覺性隨逐妄緣汨沒生死六道循環不能超出既知此患盡情放下更不留心惟念默自思惟我今思善思惡怕熱怕寒知飢知渴者心也因有幻身此心存活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只思此二句其餘言語知得便了不須記憶但於行住坐卧靜閙閒忙苦樂逆順一切時中惟自思惟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忽然識得自會

做人自知入道切須穩重窮究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始為了事人也涇養此道如百煉精金更無變色還垂方便接引後人是為報佛恩德正統九年師五十有二於錢塘修吉山為墳地並骨塔居營待盡署其屋曰正傳塔院復手敘曰嗚呼生死一夢骨塔奚為蓋表佛法流芳靈踪不斷即幻明真以致佛祖命脉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窣堵峻嶒峰巒蒼翠鳥鳴幽谷泉瀉幽岩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為身虛空為口晝夜說禪未嘗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復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裡覩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

青師嗣大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于毫端上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即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四世師上祈天真則無極源雪岩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興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詣實為至乃荅問本源時年七十四矣所著有尚直尚理編二卷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机鞨峻逸儒釋無貴事理無融其遺誡子孫現列若干條在集有云居山共住只須三四人多則彼我豈嘗不終道業佛法在乎正氣不在興盛一味省緣本分閒淡寂寥克明天道報資恩有皆可為後人龜鑑師有嗣法弟子如奎字蓁

奢住嘉禾真如寺

景隆　釋普文

景隆字祖達號空谷姓陳氏吳洞達山人從南極安師修學承戒見重於世正統間居杭之修吉山二十餘年蘊德韜光蕭然物外終于住所有集三十卷行于世

海舟普慈禪師畧傳

海舟普慈禪師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初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面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云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

鄧尉山問取萬峰和尚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峰、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峰曰到此何為師舉前語再釋求示峰便劈頭兩棒擲肯一踏以脚兩踢曰只這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大費和尚心力峰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嘱與兒孫鬼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為人師範師自以為得乃結廬於洞庭山塢廿有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處来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麼曰有麼曰有麼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峰曰是誰弟子曰寶蔵曰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蔵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舉畢復問師曰眷寶蔵否師曰我

與寶藏同參萬峰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再不參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峰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痒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曰彼處衆中有真大徹者麼僧云無師即棄庵渡湖往安溪語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閑前問明曰今日齋是甚麼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即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即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即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即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

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峰明曰為叙先後耶為佛法耶若叙先後萬峰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閣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若親見萬峰、、即今在甚麼處師面赤囘然明曰若如此不曾見萬峯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值香燈絕斷豁地忽然大悟詣閣前呈悟緣明曰老閣黎承嗣萬峰去師曰白公為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乃笑遂集衆出閣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口咲頗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賞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濟宗一脉續綿、乃擲下柱杖云千勘揔子方全付主要如今柱杖談、以拂子擊三下、座師即入方丈禮謝明曰老僧不出月去也

至廿七夜辭衆廿九日示寂師仍欲遁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萬峰忌日師拈香指真曰我幾淹殺你窶裡幸是普慈若是別人不可救也燕此辦香堪酬接引喝一喝云只笑你護短沒頭師佛法當人情屐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辦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庭宗源連喝兩喝云一言豈盡普慈心千古兒孫贊報恩又拈香云此辦香供養昔日師僧指南之力若不蒙師何繇今日他日到來柱杖三十喫有分堪報不報之恩喝一喝云受恩深處便為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礼拜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喝中存三要三玄四主賓五棒當人言下會四料還須句裏明末後真機死活句箇中消息在師承碎形

粉骨酬師德將此深心報佛恩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為僧中間多少諸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〇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〇云多向者裏安身吐乃投筆而逝在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

無聞聰禪師　　釋弘璧

臨濟第二十七世閔子嶺無聞明聰禪師天奇瑞嗣邵武光澤縣人也俗姓龔母吳氏將誕師前一夕有病僧告宿吳氏辭之夜半遂生師而病僧亦以是夕亡於道上里人咸謂此僧再來也師生三歲父母繼亡外祖憐而收養之未期年外祖亦死舅

氏以師命孤苦乃送且隱養為僧十七得度二十受具精毘尼無修止觀深究唯識等論同學皆敬之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宿問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刼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此理如何師乃依文講之老宿詬罵而去師從此疑情頓發念：牧：經五六載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乃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遂徧參知識至第三十三參：天奇瑞和尚纔禮拜奇便打師曰某甲適來草：觸忤和尚奇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曰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某甲豈能勘破奇曰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曰於心無心奇曰心物俱忘是如何師曰華山高峻太行峨奇

曰教壞人家男女者惟汝一人乃眼勤五祀礼辭奇付以囑曰破情：破，還情絕殊無私精內精知是個中今不識盡藏分付與仁行師遂住隨州閔子嶺龍泉寺為開山第一世焉於隆慶六年禮虎丘隆祖塔寓姑蘇大慈寺虛堂查居士等請陞座師拈香云此一瓣香非陰陽氣育亦非宇宙中生藝向噓中祝東震旦中　大明皇帝聖躬萬歲：萬：歲願四海清寧兆民樂堯舜之天五嶽鍾靈大地沾唐虞之瑞次拈天奇瑞和尚香歟衣就座開導畢乃舉中天竺有出家外道馬鳴者世智辯聰善通言論唱言若諸比丘能與論議可打揵槌如其不能不足公打揵槌受人供養時長老睹到彼國言但鳴揵槌設彼來

者吾自對之即鳴捷槌焉鳴即問今日何故打此木卩答言北方有長老沙門來鳴捷槌焉鳴問言欲論義卩答曰然於是廣構論場大衆雲集而至長老脇云吾既年邁況從遠來又先在此座理應先語焉鳴曰可爾現汝所說吾盡當破長老脇即言當今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災患焉鳴默然不知所言論法無對即墮負處伏為弟子剃除鬚髮度為沙彌受具足戒今日無聞長老不鳴虛堂居士捷槌亦不論義亦不與虛堂居士剃鬚髮為沙彌受具足戒諸大衆知會麼如若不知不會再引葛藤有僧請忠國師論義國師曰立了也僧罔措國師喝出曰非公境界今日虛堂若與無聞長老論義我則曰卧了

也虛堂笑出門去我則曰是公境界諸大衆我與忠國師是同是別大衆默然良久師出曰非諸公境界道南居士出衆曰畢竟是誰人境界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禮上曼者聞必不敢信卽下拂子下座

一晚虛堂居士問祖師相傳之道何等人可以授之師曰唯悟者傳之士進曰何法得悟師曰只一句無味話頭曰何為無味話頭師曰有味謂之有理義卽教也無味者不可解說極無理路如麻三斤乾屎橛等謂之無味話頭無容卜度講論但使人參過於十二時中疑之又疑參來參去如到萬仞石壁下左有大坑右臨深澗後復虎至前無路上如何出身可避虎難思

出路相似畢竟要脫虎口乃方安樂恭此話頭亦復如是
用上又有一日豁然大悟一切諸法皆自胸中流出如海如江
難測難量果日當空無處不照到此地位佛氏真子孫法門真
棟梁虛堂若肯如是恭寃畢竟有此一日虛堂曰公棄我實未
恭但每思一息不來不知此能言者向何處去忽一思起遍身
似火抓問心頭難過五六日間如痴若呆想欲丟又丟不去展
轉梗在心要放又放不下時：又想起飲食惟一飽便住滋味
不知鹹淡我有此癖今遇我師乞大慈悲開方便門明指祖恩
入路知此死歸何處師喚虛堂：：應諾師曰會麼士曰不會
師蕃祖居士舉曰再道不會看士當時通身汗下曰我會也師

曰會個什麼士曰先生山石上淙水流出師擲胸扭住曰除却石頭流水再道一句士曰和尚代祖恩道一句使得師曰汝道會也為甚老僧代汝道遠道士便掌師把士一推倒地尋杖欲打士笑曰尋來打人不是好手師曰老僧今日失利我三十年來不曾被人折困誰知今日被這老賊箭盡弓折士拜曰師一推却似千觔石塊拋向大洋海裏驚得東海龍王作風掀浪連累多少人蓬倒杌折師曰既如是非第二人境界是為自證三昧以後似啞子得夢嘻只自好笑去士曰蒙和尚大慈開示我等乞剃弟子成僧師曰汝既信此無疑有靈鑑可憑若欲為僧亦是名根未了汝不聞古人云佛之一字尚不喜聞何有

為僧為俗之名乎但於同類化引亦可謂佛子矣況汝衰邁縱
墮僧數佛法住持不又且立願將來再生未遲士復啟曰和尚
荷天奇老祖之命有授一人否如未付人恐斷佛祖慧命柰何
師曰佛祖之道隨世顯晦盛衰隆替因緣亦有定分此際難以
用心亦一毫不能加損于其間溪急求嗣效庸俗所為倘授非
法罪縱百千傳何益上祖反壞宗門然而我已燈傳達者識有
懸記大振吾宗久遠不墜者此人也士曰識記可得聞乎師曰
子自然知他日語之衆居士拜曰乞開示衆等種一善因師何
恪法師曰非吾恪也言與衆聽識曰此法兩人真可授次君獨
泛月池心密藏密誰能解一日木頭顛倒生即此四句因果

凜然五代已前昭然定在吾何用心乎成祖之人預已知其人矣衆等再拜而退

達觀可禪師傳　　釋大香

師名真可字達觀自號皮毬子門人謚曰紫栢尊者俗姓沈氏居楓江之太湖母夢異人授以鮮桃覺而香溢寢內遂懷娠生五周不語時見巨人跡見於庭下一日有僧踵其門摩頂謂曰之子釋俗宜其天人師語畢隱去師即能言庭下之跡自此不現矣髫年不好弄不波流俗不喜近婦人十七杖笈遊訪至金昌大雨適值虎丘僧明覺以盂蔽之因異其貌梧不群也歸院慧相得聞夜課八十八佛名號頓興愉悅晨起施粟設供禮覺

刈髮六時跌坐遂爲常律年二十受具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載行脩知識寇明大事偶閱僧誦張拙秀才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走邪僧曰你錯他錯師大疑之每至所止書二語于座隅條理淹滯頗面睡忽齊次有嘆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會安用如何？住匡山白雲庵窮相宗奥義北遊臺山有尊宿坐空岩中師作礼問一念未生時何如宿豎一指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于言下領旨入京謁徧融禪師融問從何來曰江南融曰來此作麼曰習講融曰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侍者祝師道服施

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遂往搭者十年時某甲來拂少室上堂演習評唱以言句為心印以帕子為真傳師見眩之曰西來意固如是耶即南還至嘉禾有楞嚴寺為長水璿法師疏經處發為院落矣師有詩弔之曰萬花叢裡畫樓新玉女侍闌天上春一片清光簾外月夜深曾照坐禪人乃厲陸太宰外護得復何練若師引膂揉血大書一聯於禪堂曰若不冤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真修師念大藏卷帙浩繁殊功不能力致欲梓方册便于流觀即有議者罪當自任同時有僧道開陸光祖馮夢禎曾同亨瞿汝稷吳用光等綱維之貯板于徑山之寂照庵仍過吳門者下髮師明覺：已蓄髮賣藥

市中師假疾于舟次命覺矜視及至師為流涕曰爾何至于此耶今且柰何覺回惟命是從師為剃髮載之長往覺反就弟子列至金沙書法華經以報二親西遊峨嵋由三晉歷關中踐棧道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唐過荊襄一登太和駐錫匡廬重建歸宗故址自皖公山北上探問石經遺跡經乃晉琰公慮三災壞及正法石刻藏經錮之岩洞山以經顯時琰公塔院高明所有師復之啟石室佛座獲一寶函中有古佛舍利若干出視光燭林壑適　慈聖太后命近侍致齋供及紫伽黎師以偈辭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更增固請舍利進宮三日修敬出都金重圖於石窟師住持潭柘寺居常礼佛方就食倉卒客

至談未竟不覺舉筋白知事曰今有犯戒者令爾痛責三十棒輕則倍之言畢自伏佛前受責如數兩股若聚墨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麪牢不可拔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向寓天目山之中雲菴緣夢中不能作主命侍者痛棒二十屢是剋勵未易枚悉庚子曹溪還欲修五燈會元值礦稅梗道慨然入京有所為也少選妖書震發從衆罹難及金吾訊鞫但對云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遂逮獄執政欲致非法師曰世道若是久住奚為索浴趺坐而逝世壽六十一法臘四十有四葬靈骨于徑山之文殊臺師秉金剛心以大法為己任四十餘年昕不契席恒持毘舍浮佛半偈曰假借

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每示人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斷二句生死了然矣師氣宇雄毅面色嚴冷皈依甚影不假常情即欲求于棒下然性耽山水雲行鳥飛服無餘衣居無常所近代禪流之尠覯者　神宗敬信大柔手書金剛般若經偶汗下漬帝疑當易遣近臣質之于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覽之大悅

無已生傳

釋真可

無已生曰言生于青草灘、即姑蘇之松陵今之吳江也予從無已生遊甚久每於無已行藏所忽之間音聲笑貌之際與夫習氣動靜徐而察之似非青草灘人蓋無已受性超放不耐世

俗於習俗繩墨了不相拘子嘗規之無已笑曰子奚不檢名而實實即名檢則實審實審則名不虛名不虛實即主也主即賓也物與我皆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倘不達此則何往而非有待乎夫有待則有累有累則孔竅不待鑿而不可勝數矣吾嘗歷觀有待之大槩不出乎地水火風空見七大而已如以自心觀七大則七大有名而無實矣方此之時且問子大火聚中爲吾拈得一莖眉毛出乎子曰不能無已舍然大笑曰子閘龍樹有頌乎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即此觀之有生則有我有我始有物脫求以名實之相外名則無實外實則無名吾故曰實即主也主即實也實即主則

主未嘗主、即實則實未嘗實主未嘗主實未嘗實則我與物、與我不待觀空而始蕩然也故曰會萬物歸於己者其惟堅人乎如人有己則物豈可會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受會也所以有待顯無而待隱矣無待既隱則地以堅為孔隙水以濕為孔隙火以暖為孔隙風以動為孔隙空以形為孔隙見以照為孔隙識以分別為孔隙皆不得無已累者也如以自心觀此七者則地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見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為一可也謂一為七可也七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

曹溪佛性無常諸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九竅與六根我實未常有也然九竅六根不妨用而不廢我實未嘗無也有無路窮凡聖情斷子謂我有巴鼻可乎如木生也直人生也靜直則無私無私則無我靜則無擾無擾則本虛虛則靈靈則妙既妙矣有巴鼻可也無巴鼻可也雖然莊生謂七竅鑿而混沌死吾則曰孔竅鑿而巴鼻形所以鉤索得而秘之矣今吾一受形之後六根九竅巴鼻太多於是乎聲色鉤索於外好惡鉤索於內吾本無巴鼻者始不得自繇矣故以無巴字我者陰惜其名而鞭我後也子亦何疑而私察我耶予聞無巴之義乃稽首謝不知之罪無巴曰罪本無性何謝之有哉予不知答

而退

客燕雜記內第二百十二條　陸啟浤

達觀和尚四首獄中作聞鈴偈云誰是鈴兮誰是聞端坐而化遺像供石鐙菴自題云騎鼠而來騎虎而還是誰起倒嘉福青山

無幻禪師行狀　釋慧廣

師諱性沖號古湛禾郡秀水人俗姓張育之夕母卜氏夢橋上一鷄飛而沖天因名曰橋嬰時每啼不止唯以供具列於前即輟止歲與羣兒戲以庭石甃殿宇取土塑佛像率羣兒羅拜既娶生一子甫四歲每嘆曰塵勞膠固曷得出離會業師方硯山

指師看佛經師即留心內典且復問於方曰教可出世乎方曰子看經有省耶師曰三藏十二部大約梵是筌第耳方曰汝鄉無趣老人臨濟兒孫也野翁曉禪師之的傳乃本色道流扣之必為子之所重師欣然往參之趣老曰吾待子久矣子平日作甚麼師曰粗涉佛典趣遂訶曰記此一絡索汙汝一片清白地可付諸長流方堪與語師即懇求捷徑趣誨以教外別傳之旨師蒙誨即欲出家母不聽乃依于圓明寺訓蒙賭親朝夕參究有所契入母棄世後始剃染欲結菴徑山往辭趣之曰子緣在水邊今姑從汝志時趣老欲焚棄生平所作偈頌師乞稿以集之既就往見趣問曰子向在甚麼處師曰徑山做得甚麼事曰

某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念押即將集本呈上趣得展看曰這箇是我的汝的聲師曰和尚莫搶奪行市趣擲下集本師即趨而出已而呈四偈趣莞爾曰非語言文字也是汝作底麼師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得辜負和尚不少趣點首遂傳衣法并偈曰師傳拈花宗示我微笑法親手展付汝持奉徧塵刹趣入滅後師復住徑山三年因思前嘱下山禁足于圓明三載既滿啟關有車溪菴僧證川者敦請師居于是寄跡于菴二十餘年本菴葺禪室以安衆接待方來遐邇聞風參請不絕日與衲子華嚴確一大事因不悅服素能儉以自處惠以及人凡一切利濟之事順鉢資助成之戒律冰霜辭色温雅

始終一致無出世心遠萬曆庚戌春徑山建禪期主事僧興禪納請師領衆師固辭之次年復請不得已赴之丰載餘而睥疾作歸車溪病益甚至辛亥季冬四日囑後事畢端坐而逝闍維奉靈骨塔于徑山師之法語頌偈門人記錄之以廣流通師生于嘉靖庚子十一月廿一日世壽七十二臘三十臼衣時號無幻人皆稱之無幻云

明示寂嗣臨濟三十一代聖恩藏禪師塔銘有序

董其昌

學道頂歸鐵漢非將相所能利生必用金篦非人我之逞山有內而無骨者難居得骨之僧人有英而不雄者莫荷大雄之擔

若夫高朗之識劉大其氣沉潛其思陞回其願眉毛拄劍血直濺於梵天舌本含蓮香徧熏於净域當吾世也有其人焉其三峰禪師子師法名蔵字於密學人稱為三峰和尚梁谿蘇氏子也父蘭母周氏積慈善根獲寧馨報岐嶷厭於葷茹齠齔不為童嬉覩供養具若識金環誦般若經如注瓶水十五歲剃度五牧之德慶卷焉雖初發心尚修慧業神者來告若宿命通有曰四十悟道六十歸空其懸記也二十九歲受戒於雲棲又十年受具於靈谷又十一年嗣法於金粟又七年開堂於鄧蔚其閱歷也初從高峰語錄悟半醒半睡之徼故以高峰為印心後讀覺範智證傳悟一寅一主之偈故以覺範為印法其師承也語

錄三十卷廣錄五十卷弘戒法儀十卷五宗原一卷最後語錄一卷其著述也北禪著楚細則佛像故光開元禮石佛則石佛顯瑞其感應也老趙州之上等人來林上接中等人來林下接師則不然甘霖一雨甘露一味老宿與初機等觀宰官與畢田同視叩則必應誨則忘疲其接物也厥初寺名破山隱同貧子甘半菽如王饌被百結如鉢衣既而名聲普聞財施坌集有布金者委土視之藉其河潤轉我食輪礪蚩有加滌腸如故其苦行也至於背觸俱非之鑪鞴佛魔皆掃之鉗鎚使髑髏吞丹七而返魂蚊子望鉄牛而退步罵豈罵即古德之法施如此謗則謗耳護持之花報歷歷其弘法也上堂四十餘會晉說小參不

記其數度徒百餘受戒萬衆得法者十二人一嘿成閒石乘在
可證項日徹澹于垣剖石壁于磐鴻具德礼維起儲慧日鉆潭
吉忍先付法有楚伊致已早歿其傳受也師所苦心綱宗為最
五十年前紫柏老人常從事於斯矣獅弦重奏鶴和仍稀將酹
未了之因豈敢不還之果嗟乎錢王擇乳知雲門之有人白馬
馱經誤生公之忍死神州大乘氣象忽爾黯然江表白社風流
於茲盡矣其昌趙風日久傾蓋須臾漁父入桃源謂前途之可
識慶喜見阿閦嗟再覩之無期輒應衆求績標僧寶龍顏化城
山神必来禮足蠲半字石丈將無點頭乎
銘曰空王弟子性烈丈夫十號居一五葉不無臨濟行令雪點

洪鑪巍：赫：岳偃海枯小根小器中幅為徒不克負荷絕學荒蕪爰有三峰崛起蒜嵐真風嚴冷古貌貞孤疑團先破得大頭顱悟無可悟吾猶故吾頻伽息響野干競呼剖斗折衡懸絕可廬師曰危哉慧命我扶顧此綱宗因循久矣師實間關程杆自許群黨熾熾如石投水或曰一花五葉如父有子父業既同緒諍可止或曰明取綱宗本無實證若有流布何成舍筏若無流布證據則之獨走之是引而不發或曰得坐披衣辨魔揀異葛藤既剪符節自已不食馬肝亦為知味嗟乎蝉翼為重千鈞為輕折枝為難超海為易師負九鼎而輕者忘師度弱水而易者議是顛倒見非差別智吾所知者天童三峰一雲一龍臨濟

正脉潙仰家風鐘中無鼓、中無鐘蓋消融於大寂滅之海而
以竹笆契同者耶
賜進士第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
事府事修　國史副總裁　東宮講讀官筆亭董其昌撰
天壽聖恩藏禪師行狀
釋弘忍

付法語　　釋法藏

余于三峰萬峰之付法首從天啟丁卯付楚伊致住持三峰有上堂語數則證之至崇禎己巳復于梁溪錦樹菴付一默成問石禁在可證項目徹四子亦有上堂語數則證明今崇禎乙亥復于天壽聖恩寺付澹于垣剖石壁于磐鴻維起儲慧丹銛潭吉忍具德禮七人時因老僧養痾閔中未及上堂即書此以證其未了不來等人老僧憶得者面筆以待之餘不贅倘老僧不死如高峰在閔或有斷崖中峰掌梯而入侍截纓者載付為法門大火炭未可知也更有數人青黃未熟急宜參大法玄要完事猶是老僧印下物不及則歸之清凉華矣

吳都法乘卷第六

吳江周永年撰

開寶篇

一祖二祖受佛付囑賢僧聖僧舉佛種族梁皎唐宣廣闡十目贊寧有作名宋寶續上座居士阿誰姓木佛子法王惟僧是屬述開寶第六

支道林傳 義解一之第八

釋慧皎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聖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徹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人情僞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

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丈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惔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神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遥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遥矣於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後學莫不數服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頃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

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唯遲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煮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既還剡經由於郡王故往詣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遥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絶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懃之懃之至道非彌妄為淹滯荼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夢煩勞外湊冥心内馳狗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

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変必危寂寥清
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為寥朗三
蔽融怡六疵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絶而莫離妙覺既
陳又玄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
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己拔俗有違羣濟之道
遁乃作釋疑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
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
辨知論道行盲歸學道誠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
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通一義
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能復通如此至

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使亂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窃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寶絣鉢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弩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疊疊論辨恐殷割支超拔真上淵源實有慙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

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絶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内聖之則佩五戒之貞畧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篤慈愛之孝嬰動無傷衒撫恤之衷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採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雖尚不倦道遊靈模日晏忘御可謂鍾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既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斷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誕尋丘禱之弘議絶小塗之致泥嘗宏濟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搖季氏之族得一以成靈王者非貞丘而不禋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丨而呪不加靈

玄德交被民荷冥祐忱ㇾ六合成吉祥之宅洋ㇾ大晉為元享之宇常無為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赦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詮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寶道野逸東山興世異榮菜蔬長阜澈流清磬繼縷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措自到天廷屢蒙引見優遊賓禮策以徵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模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曩四箱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令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竟禁省敷言帝側將因非攖何能有為且歲月俛僥感若斯

之莫況復同志索居綵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庶荷為優謹露板以聞仲其愚管累粮望路伏待慈詔謹即許馬資給發遣事訖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謽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識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喜耳後有餉鵝者遁謂鵝曰尔沖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為教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雛行頂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

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荅云謝安石昔
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
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於所在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
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遁善草隸郄超為之序傳表宏
為之銘贊周曇寶為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于期論云
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
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冲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
所以歸宗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
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
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嘆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

終於鍾子推已及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慧解致聞為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昷以行業焉

高僧傳為例者十曰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興福經師五種中取其產於吳居於吳遊於吳者抄入此篇又取譯經一人入始興篇神異二人入軼羣篇其遺身誦經唱導諸人無涉於吳故無所錄

大明一統志

支遁晉人續圖經云平江風俗有支遁道生慧嚴之傳倡法於羣山而人尚佛

支遁

杜　荅　人物傳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往餘杭山況思道術行吟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住剡東岇山後来吳居支硎南峰院性好鶴鍛其翮不復飛視有懊喪意養令翮成致使飛去又好養名馬謂愛其神駿間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志者在吳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會衆賢各去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獨往諒天爵以不加為貴誠逸禄以靡頓為

足堪道林集為釋門絕秀今有石室放鶴澗馬跡石皆其遺蹤
也

支遁　載張采太倉志

支遁字道林晉天竺沙門嘗從金陵乘傳至姑蘇訪瞿硎先生於梅里請在露坐論道見東南一舍外有氣五色詰旦於南沙盡界斲地得石函啓之有二龜化鳳翔逝因卓錫開山咸帝咸和六年辛卯賜額名法輪寺州舊志云二龜化為雙鳳一止樹上一飛上南

按無錫有梅里泰伯所都城故事最著今州地直塘北有梅里實去雙鳳一舍常熟東晉名南沙雙鳳未屬州前正其盡界今崇明亦有南沙不辨即混道里又因是知瞿硎顧刻非

出謝記

支公　釋靈一

支公信高逸久向山林住時將孫許遊豈以形骸遇幸辭天子詔復覽名臣疏西晉尚虛無南朝久淪悞因談老莊意乃盡逍遙趣誰謂竹林賢風流相比附

支公詩　釋皎然

支公養馬復養鶴率性無機多脫略天生支公與凡異凡情不到支公地得道由來天上仙為僧却下人間寺道家諸子論自然此公惟許逍遙篇山陰詩友喧四座佳句縱橫不廢禪

支遁詠十釋詠之第七　劉克莊

若以色見我幾於貌失人林公少翦髮澄觀欠冠巾

竺道壹傳 義解二之第十五 釋慧皎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琅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譜傾都邑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為大壹道壹為小壹名德相繼為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皆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荅尹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

長殤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玄遊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圖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返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實無關天掌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讞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閒居幽阜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立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峯採藥眼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為恨

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開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而壹得書既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王謐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住吳之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為之讚曰馳舜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緬然有餘響若春圃載芳載譽條被猗蔚枝幹森踈壹弟子道寶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

善席上張彭祖王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竺道生傳義解四之第一　　釋慧皎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為廣戚令鄉里稱為善人生幼而頴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備思奇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酬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仰群經群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睿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

後還都止青園寺〻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為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敬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〻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極機得衆主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篇罩籠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

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迺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為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擾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數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錦繡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於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

月庚子於廬山精舍升於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廣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廣發天真嚴觀霔流得慧義憺悼進寂淵于嘿塞生及廣公獨標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為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

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撥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也

竺道生傳贊　釋珠宏

聖人之言有聲闡而意圓者涅槃之論闡提是也亦何俟後品之至蓋達人會理拘士執文又不獨闡提一端而已而生公正見不搖堅如金石死不違誓輝灼古今嗚呼壯哉

右載緇門崇行錄中附錄於此

按從来記虎丘事者於點頭石可中亭二者皆繫之生公今考可中之說擾此傳則其事在青園寺其時在未来虎丘之前攄廬山十八賢傳則其事在青龍寺其時在既去虎丘之後雖所載互異而其止屬生公事未嘗禹虎丘事則亦已甚明矣然國初郡人王賓仲光禩虎丘志則又辨可中為可月之訛其志殿閣亭堂一類云可月亭在劍池東劉鄴得有一方明月可中庭之句後因以可月名亭俗誤以為可中耳雲嶠類要之可月是又云辛啟時亭獨存真師修之年按其所辨固極然即以為可中則是月可中非日可中況劉詩并非

虎丘詩亦特原生公全陵事耶若此傳遺却羣石點頭一事大為闕典至闡提有佛性之說亦必悉述涅槃經究至微至之文其義始盡則其說特詳於廬山十八賢傳中故又備錄之於左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辨雅宿望莫敢抗酬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

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龍樹舊說妙有
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竟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
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
正因闡提舍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闡
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
遂顯大衆擯而遣之師正容誓之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瘡
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獅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
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
愧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
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皆為點頭旬日學衆

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開寶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衆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ㄟ言始申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機辨時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衆見塵尾紛然隊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誓有證翼日葬於廬山之西阜初關中僧肇始註維摩詰經世咸翫味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頓悟不

受報等論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告盡追酸者無淺含理云滅如惜者又深法師本姓魏氏彭城人也父廣臧縣令幼而奇之攜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業天資聰茂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座於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聲挫慮眼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也加以性靜而剋烈氣諧而易遵喜捨以接誘故物益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揚徂秦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暢斯旨舉究其奧所聞日優所見踰贍既而悟曰象

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則愚化是以儆名責實慤於虛誕求心應事芒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有能出斯誡者矣乃收迷獨運存履遺迹於是衆經雲披羣疑氷釋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聃周之伸名教秀粥之領玄心於此為易矣物忌光韻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折群遊遂垂翼歛趾銷影巖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迹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寰嶠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有此明俊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曰薰彫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服膺玄跡紆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尚辭愜有識欽承厥是勉曠

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
遠窮無歸迴轅改轡芰夷名跡闡揚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
若出朝離其明昭晰四果十住籍以汲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
執徵斯實弗迷斯道淹留茲悟告子晦言道誠在斯羣聰咸播
不獨抵時誚毀多聞予謂無害勸是宣傳誠協貢誠見誨浮譚
默蔭去大猜此騰口增栖成英曼逸堂數適思衆源無閡川阜
庶乘閒託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曹不永久蘭蓀連類氣傷于偶
鳴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暮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
交手分路涕洟去止懷情頎熱在隱倫各從沿訴起是長乖
異成永互鳴呼哀哉遡来風之絶響送行雲之莫因緬三冬其

已謝轉獻歲於此春聽陽禽之恍豫瞩神氣之氤氳念庠序於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靚惻高座之虛閒歎因事以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可推理不湮滅庶或同歸申天可略情念可遺短章無布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題生公點頭石有序　釋廣潤

嘗聞生公說法羣石點頭遂成千古嘉會癸丑初夏停橈虎丘尋講臺遺跡見片石危坐中亭知即公之上首臘並青山形如蒼聳居然一定僧也戲摩頂呼之問其同參安在忽覺吐氣成雲而顙聞若訊猶人之有積抱淵衷而不能言者亦大奇矣況我心匪石寧無一言以識之嗟夫哲人往矣余將安歸憂道岸

之味登悲狂瀾之易瀉令各丶門庭自稱具眼而茫丶雲水誰其死心漫將鷂奧布衫浪打冬瓜印子自誤丶他覺迷丶甚求其本分納僧不為斯石之絶倒者幾希矣不覺擊節成聲一唱三嘆時雝月當軒松風滿座衆山皆響狐石可盟苟余言為不誣唯爾頭之再點

生公自南來得法誰為證因而聚羣石說與無情聽一時皆點頭七衆咸皈命法爾相應不足奇始見靈頑同一性說者不說聞不聞點頭即是那伽定當年石友既成群何事寒丶僅識君勞鬣舍情不得語頂門時有氣凌雲悅如梁木摧洙泗獨伴窮廬惟一賜千載存亡不易心君誠無忝生公嗣門蘿山月來鮮

帶松風至客與中亭興未闌且聽吏牒君家事咄嗟嬴政鞭為梁何物初平叱作羊紛紛棒喝多如此觸類安能不悉傷別有玲瓏煮五色豈無温潤如圭璧非遇明師徹本來補天填海終何益火可寒兮冰可炙此之定論誰能易會得無情即有情闡提佛性何嘗失昔日芳名振虎丘於今法席遍閻浮即看摩頂通身汗無數煙巒翠欲流

蔣冏齋筆塵内一條　王肯堂

晉僧道生者隱於姑蘇虎丘山欲講涅槃經患無聽徒乃聚石為講之至闡提人亦有佛性普告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不於是聚石作首肯之狀夫石可為說法則無情非情之別也石無

耳而能受、豈耳耶石無心而能肯、豈心耶則無根塵之別也

僧猶　劉鳳

僧猶本吳人惟慶簡喪直先與龍光雲幹同遊長安從羅什學竭有深思什特加賞

武立法網法師誄　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網法師卒嗚呼哀哉夫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甲隨圓比又虧於剛潔山居協枯槁之獎邑止来罵啾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来瀆猷人流就閒於木石欝舜立塋求

歡於物類人以為無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教亮盡之契進趣慕復外之道理旨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趾神疆丹壑之閑風判侃乃桑門矯拂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邂逅傾蓋著交同以翦落夷契羣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栖鄧餐風靈岫挹道玄津比樂齊讌千載一時自林傾鳥散卷忽盈紀予薄高柯予淪泥滓常與曾卜索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誄曰

厥殷氏族寔湯之裔榮聲中徵源流昭晰少遭閔凶宗無緦總慈姑經營托是養衛爰遷三五聰詣特挺雙奇比秀偶羅齊頴

志陋中區思擢神境脫落生近恥慕緣永玩遵玄轍洞曉名迹
仁義之外通非所惜雲欲靡遂坐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卜巖壁
来不濡足去不絶翮頡頏外莘進退損益予悉浮波爾能即心
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旬宮徂國在目在襟
往化綿邈遺思況吟亦既離逝天道明晰爾出猶山予反遐裔
庶乘和運同蔭共憩寒灰弗煙落葉離緻睽翥莫從予遂下世
人之云亡風懷掩翳嗚呼哀哉玄冬淒冽江渚蕭條寒風颯幕
飛霰入幌命有迈止歸途尚遥憫ゝ即盡痒ゝ哀號孤旅如薄
均化無衰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冥滅之廬嶺惟採録於
中京念提携於當境情飄颻於雙巒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

無極心所存芳脳臆閲嚴冬芳已謝籍隆暑芳既息四運紛其遷迴情期宵以長遥苟來緣之匪亡卷生年以增慨嗚呼哀哉

釋僧詮傳義解四之第十　　釋慧皎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練三藏為北土學者之宗後遇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閒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於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無纖幣後平昌孟顗於餘杭立方願寺請詮居之率衆翹懃禪禮無輟晷尋苦至遂乃失明而策厲彌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

譙國戴顒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遊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来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来侍病弟子法朗夢見一臺數人棒之問何所去答云迎詮法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之使葬白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顒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敷作誄

釋曇斌傳義解四之第二十四　釋慧皎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為師始住江陵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

僧業講十誦飡聽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瑤研訪泥洹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雜心既遍歷衆師倫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冶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裹皆至及齊建之初勑王玄謨資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之徒苦相讎校斌既辭愜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試之斌不為屈粲乃躬自往候粲每勸斌數覲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以高之後請為毋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

釋僧鏡傳義解四之第二十六　　釋慧皎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自負土種植松栢廬於墓所江左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閩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開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為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祀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敬宋世祖籍甚風素勅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法駕聽者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畫墨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墨

隆道人少善席上晚恐苦節過人亦為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嶺嵊七後運乃誄焉

釋超進傳　義解四之第二十九　釋慧皎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懃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雲寺、赫連侵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寖廢進避地東下止於京師受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顗守在會稽籍甚風猷迎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傳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稽邑還葬

法化以大般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跡躕累加講說凡經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為移日後年衰腳疾不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希冥益進為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関中寇亂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於稽邑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琊王珉請居邑西嘉祥寺〻本珉祖奮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釋慧皎

附在道生康後釋道猷傳義解四之第三十一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臨川郡山乃

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翌宣遺訓凡有五卷文煩不行宋文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鬩責互起猷既積思叅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推鋒帝乃撫几稱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勅住新安為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譬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嚴音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為兩卷今行於世時杜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齋名此德整特精三論為學者

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諸經立不空假名義

釋慧明傳習禪第二十一　　釋慧皎

釋慧明姓康、居人祖世避地於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獻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獻公像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頻遣三使慇懃敦請乃暫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賚給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戴姑蘇志

法愔

法愔西域人義熙中至中夏與惠遠結社廬山已而來蘇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建淨土院居之院燬復建即今萬壽寺也

釋道世

宋釋曇諦宿命篇　感應緣

宋嵓山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氏為母寄一麈尾并錢錢書鎮二枚眠寤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也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

父之撰鄧遇見關中僧智道人忽喚智名智曰童子何以呼宿
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尚是諦沙弥為衆僧採菜被野猪所傷
不覺失聲耳智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傷智
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璽尾等智乃悟
而泣曰即先師宏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
姚萇餉師二物令遂在此追計宏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
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曉入吳虎丘寺講
禮記周易春秋各七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徧又善文翰集
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鄣崑崙山閒居澗飲
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 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釋僧業傳　明律第二

釋慧皎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禹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抱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為造閒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勸獎禪門每一端坐輒旬累晉元寧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嘆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令之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

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僧璩傳　明律第四　　釋慧皎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為僧業弟子摠銃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為僧正悅衆止於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驕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誑事暴即日明擯璩仍著誡衆論以未來葉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唯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為法友表梁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寺於所住春秋五

十有八述勝變文肯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令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直有高行宋明帝勅普照主變從請戒焉

釋道營傳　明律第八　釋慧皎

釋道營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覩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疏素守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上虞永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開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辛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開心寺焉

僧祐　劉鳳

僧祐姓俞下邳人執操堅明為律學所宗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

法仙　劉鳳

法仙誦經有義行為吳僧正

道琳　劉鳳

道琳本山陰人善涅槃法華淨名經吳張緒禮事之

竺慧達傳　興福第一　釋慧皎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倫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

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剎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剎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櫝中有一鐵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舍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燿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剎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

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
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
趣長干寺尒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花
趺浮在水上即收送縣縣表上臺勅使安像趺下契然相應後
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
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故
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欷流涕
像即放光照於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
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
表上晉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

西祥感光跃方具達以刹像靈異倍加勉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淞江滬瀆口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天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虔歌唄至德即風潮調靜遥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吳達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道適會稽禮拜節縣諮此諮亦是齊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墟達翹心求想

乃見神光歘發因是修立龕窟群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獲遵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遠東西覲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支曇籥傳 經師第二 釋慧皎

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懃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美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支曇籥　劉鳳

支曇籥本月支人清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晋孝武勅請出都嘗夢天神授其聲法因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美雖東阿先變康會後造未如籥之妙最是命家之作按梵唄本自西音佛所謂妙音聲也其流入此土自非傳譯所盡若吳音輕揚柔靡固所不論昔張須陀臨陣乃使梵僧暢其音韻以作勇氣則無太遒上乎梁僧慧皎云曹植深愛聲律爲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若其間起撤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搖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

而不擾濁而不敝即皎之言可以知梵響矣

釋曇智傳　經師第八　　釋慧皎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板新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蕭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辛於吳國年七十九

　　戴姑蘇志

　　鎮江府

鎮江尊者梁時僧也今虎丘之憨泉寶華之卓錫峯皆其遺跡

又　載蘇州志

鍋：尊者梁天監中卓錫寶華山智顗禪院泉隨湧出故名鍋鍋泉至今靈源尚存

惠響　載姑蘇志

惠響吳興人姓懷氏天監中居虎丘不得甘泉乃俯地側聽得泉今名曰虎跑泉後駐錫馬鞍山講建塔廟坐於山脇石室聞有二虎為侍方運籌思俄有神人謂曰願施千工以成是夜風雷振吼林木號怒但聞樸斲聲明日奇石矗然廣階駢堰事聞武帝為造寺名惠聚今山中尚存石像於室中扣之鏗然有聲呼為響大師

又

慧響吳興人姓懷氏天監十年由內寺歸省登馬鞍山有息焉之志因放錫禪坐於山脇石室間方運籌思立精舍夜半山神役鬼工築臺後人因名鬼壘臺師後駐楊子江心蝦蕪山示寂寺僧感其開山乃斲石像於所憩石室中至今猶存

釋寶唱傳譯經初之第二

釋道宣

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即有吳建國之舊壤也少懷怳敏清貞自蓄頎惟篤立勤田為業資養所費終於十畝至於傍求儒書取濟寓目疏略便能強識文彩鋪贍義理有聞年十八投僧祐律師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所製述具如前傳紀之唱既始

陶津經律諮稟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群言酌其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為先乃從處士顧道曠呂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義時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為訪家室執固不迴將及三十天廢既崩喪事云畢建武二年擺撥常習出都專聽涉歷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云季遭亂入東遠至閩越討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勑為新安寺主帝以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豈非上資三寶中賴四天下藉神龍幽靈叶贊方乃福被黔黎歎茲厚德但文散群部難可備尋下勑令唱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樓宂或禮懺除障或餐接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

名以為三卷包括幽奧詳畧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祠禱多感威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緣斯力也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瀚淺識難尋勅莊嚴僧旻於定林上寺續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勅開善智藏續衆經理義號曰義林八十卷又勅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勅撰其功綸綜終始緝成部袠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耽內教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寶唱綴叙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佛法冲奧近識難通自非才學無由造極又勅唱自大教東流道門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弘義並通鳩聚號曰續法輪論合七十餘卷使夫迷悟之賓見便歸信深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

集一百三十卷並唱獨專慮纘結成部上既親覽流通內外十四年勅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勒成未愜帝旨又勅唱重撰乃因紹前錄注述合誰甚有科據一袠四卷雅愜時望遂勅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卷以用供上緣是又勅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卷于時佛教隆盛無得稱焉道俗才華互陳文理自武帝膺運時年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庭陰早傾常懷哀感每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伸罔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為心良田是諸佛由生又即除災滌累故收採衆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讀敷弘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頻代二

皇捨身為僧給使洗濯煩穢仰資冥福每一捨時地為之震相
繼齋講不斷法輪為太祖文皇於鍾山竹澗建大愛敬寺糺紛
協日臨睨百丈翠徼峻極流泉灌注鍾龍適嶺飲鳳乘空創塔
包巖壑之奇宴坐盡山林之邃結構伽藍同尊園寢經營彫麗
奄若天宮中院之去大門延袤七里廊廡相架簷霤臨屬寺置
三十六院皆設池臺周宇環遠千有餘僧四事供給中院正殿
有旃檀像舉高丈八匠人約量晨作夕停每夜恒聞作聲旦視
輒覺功大及終成後乃高二丈有二相好端嚴色相超挺殆由
神造屢感徵迹帝又於寺中龍淵別殿造金銅像舉高丈八躬
申供養每入頂禮歔欷哽噎不能自勝預從左右無不下泣又

為獻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寺京師夾里奕墟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宏敞寶塔七層房廊周接華果間發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諸福五百諸尼四時講誦寺成之日帝頓謂群臣曰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罔極之情以達追遠之思而不能遣蓼莪之哀復於中宮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室崇宇嚴肅鬱若卿雲粉壁朱柱交映相耀設二皇座具儛諸禮冠褒奩箑舉目興慕晨昏如在衣服輕煖隨時代易新奇芳旨應時日薦帝又曰雖竭工匠之巧殫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華樹雜沓限以國務不獲朝夕侍食惟有瞻望親奉饋奠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崩如灼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

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本至於安土治民移風易俗真度越終古無得而稱故元帝云伏尋我皇之為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枯遷貿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隊之思弥軫垂拱巖廊風樹之悲逾切潔齋宗廟慶事卻禮言未發而淚零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論孝四人而已廣如譯所撰金樓子述之又以大通元年於臺城北開大通門立同泰寺樓閣臺殿則宸宮九級浮圖迴張雲表山樹園池沃蕩煩積其年三月六日帝親臨幸禮懺敬接以為常堆即捨身之地也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外經論典墳恒以達曙為則自禮記古文周書左傳莊老諸子

論語孝經佳哲所未詳悉皆為訓釋又以國學貢限隔於貴賤乃更置五館招引寒儁故使孔釋二門榮茂峙列帝前後集百有餘卷著通史書苑數千卷唱當斯盛世頻奉璽書預參翻譯其如別傳初唱天監九年先疾復動便發二願遍尋經論使無遺失搜括列代僧錄創區別之撰為部裏號曰名僧傳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其序略云夫深求弘喊者在於視聽之表考乎心行者諒須丹青之工是知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咸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橋服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册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

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邈著述諸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餘日捃拾遺漏文廣不載初以脚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勅追因此抵罪謫配越州尋令依律以法處斷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擯徙廣州先戡京師大僧寺遍方徙嶺表永棄荒裔遂令鳩集為役多闕書則伏戡夜便纘錄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中甄條流文詞墜落將發之日遂以奏聞有勅停擯令住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刊定改前宿繁更加芟足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然唱之所撰文勝其質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賞要為時所列不測其終

續高僧傳為篇者十曰譯經　解義　習禪　明律　護法　感通　遺身　讀誦　興福　雜科今於譯經義解習禪明律感通雜科六種中取其產於吳居於吳遊於吳者抄入此篇餘四種無涉於吳者故無所錄

釋僧若傳　義解初之第五

釋道宣

釋僧若莊嚴寺僧璩之兄子也璩以律行清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好勤學出都住治城寺弐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民尚書陸澄深相接待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東迈虎丘栖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翫古自足雲霞雖

復茹菜不充單複不贍隨宜任運罕復經懷瑯琊王斌守吳每
延法集還都謂知已曰在郡賴得若公言謹大忘哀老見其北
歲放生為業仁遠禽魚愛及飛走講說雖疎津梁不絕何必減
迹巖岫方謂為道但出處不失其機猶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
勅為彼郡僧正親當元帥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有貪
慢之詣未必加諸已要亦有貶暮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
復有僧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儁警長益廣退經
律通明不永早世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沉審其性言不卒暴
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有惠梵惠朗並以內外廣學一期
標譽梵本吳氏刻人剛決強斷不事形名朗肌貌霜潔時人目

為白朗屢講衆經頗入能例

釋僧昊傳義解初之第八　　釋道宣

釋僧昊姓孫氏家於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為僧迥弟子從迥受五經一聞能記精神洞出標群獨秀每與同筆言諠及諸典禮未嘗不慨然欲為已任宋吏部郎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弥何志昊曰貧道姓釋家於此山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歎曰松柏雖小已有凌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隨迥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為業昊風韻清遠了不屑意年十六而迥亡哀容俯仰率由自至喪禮畢移住莊嚴師仰景行久居寺

住雅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旻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
崗法蘭稟學柔次遠亮四公經論夕則合帔而卧晝則假衣而
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其精力蔫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統經律
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鑒諸已旁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氷泮
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辯旻居中振發曾無擁滯光緒既著風
猷宏遠齊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遺連接尚書令王
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問聯環言皆推敵儉曰若竺道生
入長安姚興於逍遥園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
衆皆覩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師超悟天體性極照窮言
必興詣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遠矣文宣嘗講柔次二法師

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旻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放麈尾而歎曰老夫受業於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為難窟每恨不逢勍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答及晚上講裁復數文詞義遂擁次公動容頓四座曰後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競下筵其會如市山栖邑寺莫不掩扉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為延言雖竟日無倦僧俗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萬里相造自晉宋相承九論議者多高談大語競相誇奢及旻為師範稜落秀上機

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以性多謙讓未常以理勝加人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為道俗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析剖幽隱通古無例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湯諸異論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餘收、善誘曾無告倦晉安太守彭城劉柳嘗謂旻曰法師經論通博何以立義多儒荅曰宋世貴道生頓悟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毗曇以講道貴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世子蕭昭胄出守會稽有要旻共往征虜別之旻曰吾止講席相識未嘗修詣聞其得郡便狼狽速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年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頁講僧正擬旻為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荅曰此乃

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謂講者由是譽傳遐邇名動京師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別當時請負獨絕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年立之後頻事開解蔚為宗匠九部五時若指諸掌玄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緇素結轍華鄙邀延復屯萃矣時有令聞風成負新來之風者年素望懷新舊之恥設伏者比肩翹開者闇出旻隨方領會弘量有餘皆銜璧輿櫬嚮然風靡者一人而已值齊曆橫流道屬昏詖時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地徐部仍受請入吳法輪繼轉勝幢屢建皆隨根獲潤有聞南北皇梁膺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于都輦天子禮接下筵亟深賅悅勑僧正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

捨等入華林園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波若經以
通大訓朝貴皆思弘厥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
昱遣居其右迺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為家僧四事供給又勑
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
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
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昱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
閒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昱曰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
例無平復講事盡夫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
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勑給船
仗資粮發遣二郡迎候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

守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撙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昊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昊最處後衆徒殊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欒櫨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啟聞有勅聽停講五十日悉移宮戶四出簷霤又進給牀五十張猶為迫迮枕桯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皆此類焉昊因捨什物嚫施擬立大堂慮未周用待庫生長傳付後僧又於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慮有迫迮又於堂前權起五間合而為一及至就講寺內悉滿斯盛化之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朓友善天人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勢閒處一

寧蕭通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有居名位通顯早
崇禮敬昊亦密相器重時為太子中庶偏從到房昊稱疾不見
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愛名德也弥重昊之
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弥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
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遷先知以告昊乃回
吾山藪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顒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
山詣之焉卧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
至昊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衔命致禮
贈以几杖鑪奩褥席麈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開善使
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未堪山寺權停

莊嚴因遂弥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備於寺内中使參候相望
眣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天子
悲惜儲君嗟悼如以其月六日窆於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
小隨由備辦隱士陳留阮孝緒為著墓誌弟子智學惠慶等建
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為製文樹於墓側徵士何胤
著文立於本寺初昊嘗樂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
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寤不異又嘗於講
日謂衆曰昔弥天釋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為念雲
轉經三契此事又廢即是前修勝業欲屈夫衆各誦觀世音經
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習今後道俗捨物乞講前誦經由

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超比丘勤學自勵頗明解如是夢有人言僧是法師毗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隨分得解後大領悟是誓造彌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禮謁乃夢見彌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者翠言道場樹也弟子頗宣其言是聞而最之曰禮有六夢正夢惟一乃是好惡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人澆偽亟多假說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及諸牆宇古製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弘麗是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須者便給故生布施未嘗倦廢弟子諮曰和尚所修功德誠多未始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是

曰大齋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寒乏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菜醬醋柴水湯炭踐踰洗炙傷害微虫豈有數量慮有此事故不敢為也如復求寄王宮官府有勢之家使後雖多殫難盡意近識觀之藉此開悟智者窺之有求名之誚要請法俗侵星早到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涉識笑故吾不為也昊笑言美善舉止吐納膏腴自生顧眄風颺滿室凡所施為不為名利勤注教勗形於言晤先人後己常若不及嘗有餘師言弟子不茶者昊呼與相見為設飲食方便誘諭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策不妄罔惑凡人又不假託奇怪以誑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焉營居負販者亦望風而畏故聞其名者偽夫正副夫立所著

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恒智　劉夙

恒智梁天監中來遊嘉定聞廬窶中有虎智趺坐經旬時村氓饋食見二虎馴狎左右衆驚異因捨田結菴居之宋嘉定中建保安禪寺於此

釋智藏傳義解初之第十二　釋道宣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少傳曜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令祖瑤之員外郎父暎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繞吳城一帀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聚星墜地取而吞之因而有娠烏及生藏也少而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爰及

威儀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未由此擊磬鄉閭敬而尚重年十六
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事師上定林寺僧遠
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敬義弘隆
嘗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師進飲藏還進飲乃至平
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奧衆所知識起於夷等當
時柔次二公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其開
闡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言每吐預有比疑罔不
折伏於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欽
悅爰請安居常歎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隆釋教
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精解二十餘僧採授符策乃得於

藏年臘最小獨居東坐敷述義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称崇高譽先是會稽慧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有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衆屬遂流連會計多歷年祀服膺鼓篋寔繁有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嶺喻有似燈傳餓而士誦明了諸部薄究未還吳郡道流生地也學人裹粮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遊南穴居法華山雖衆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大騐天地既閉經籍遺廢遂翻然高舉欲終焉南穴遠有梁華命大弘正法皇華既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榮貴莫不來敬聖僧寶誌遷神定窆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勑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知

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忽其遊戲主者以負展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座之法唯天子所昇沙門一不露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貧道昔為吳中碩郎尚不憨御榻況復逈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擅越若叔貧道即殺不慮無受生之處若付在上方獄中不妨行道即拂衣而起帝遂罷勑任從前法斯踈略天子高岸釋門皆此類也有野姥者工相人也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辨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誰解頓息竭精淨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波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

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波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令得至幾答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已不為夭況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乃至于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遠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洗波之儔肆情下達僧正憲綱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勑主書編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敢抗者皆匿然投筆後以疏聞藏乃以筆橫轢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

意斯亦拒暑萬乘季代一人而已帝意弥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未同而勅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藏方至帝曰比見僧尼多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以俗法治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為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事然佛亦復付囑國主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為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何在荅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末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之不荅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

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荅曰調達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荅曰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勅諸僧震懼相率啟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頑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為已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辨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布

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網理僧正非但無益為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豈容讚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爾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雲謂衆曰常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日之事真可愧伏不久勅於彭城寺講成實聽侶有餘皆一時翹秀學觀榮之又勅於慧輪殿講波若經別勅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釋發暢各有清技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波若以為極悔唯留衣缽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指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託意山林還居開善

因不履世時或勅會乃上啟辭曰夙昔顧昔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仵今既老病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禁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途之已迫耳帝手勅論曰求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為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勅往及頻仍久之藏持操不改帝將受菩薩戒勅僧正朗光宿德望時超正略朗法深慧約智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藏仍取之矣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

而之禮肅恭虔往朱輪徐動鳴笳啟路降尊下禮就而謁之從遵戒範永為師傳又請於寺講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諮質朝賢時秀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於北閣更延談論皆歎曰陪預勝席未曾有也藏任吹噓真行平等毀譽不動榮利未干宴坐空閒凝然山立雖神寓凝陽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儀即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各賦詩而迈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潁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霊相口云理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乖聖意多僻因而懇惻詞淚俱

發誓宿霊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其故
荅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遘疾至於大漸帝及儲君中使
相望四部白黒日夜忝候勅為建齋手制願文并繕以堅藥而
天乎不懃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
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赴送
盈道同為建碑墳所寺内各一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
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為立墓誌初藏嘗夢見金粟如來
入室共談執二塵尾其一寶裝其一者素曲柄素者與藏又徵士
廬江何胤居吳郡虎丘山遇一神僧捉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
須臾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

中間兩紙也時人咸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罪當從戮藏時處後堂為帝述四等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為國事不得道四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乖機也今機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舉義非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終亦不委斯由其潛濟益被率多如此凡講大小品涅槃波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雲棲袾宏緇門崇行錄載龍法師禮懺智藏誦經贊曰修短分也禮懺誦經而壽延則宿因之說廢矣噫還帶而夭相除波蟻而貴形現人力尚可回天況三寶不思議力耶獨恨精誠不能如二公耳鼓簧簧而為經文杵碓而成禮亦何怪乎

感應之無由也

釋僧遷傳義解二之第二十一　　釋道宣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敬風彰侍中王錫見而異之一面定交師事鍾山霊曜道則法師則亦權行外彰深相推重後遊談講肆縱辯天垂曾難招提慧琰禪品義精思間出中座嗟揚招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勑興善殿義集登即銃辨如流帝有嘉之仍降家僧之禮帝制勝鬘義疏班壽光殿諸僧咸懷自悉遷深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尚書令何敬容以並請論擊道俗欣洽時論疑之中興荊鄴正位僧端職任暮月道風毀舉恂七衆不肅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求之僧業罕

有斯焉自後探索幽求經誥盤結皆鍼盲起廢怡然從正以天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于二十日葬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稟自然家貧親老珍養或闕後名德既立供覲脾旨進益陳及處艱憂毀幾致滅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志凡講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皆製義疏流於後學等觀即梁明帝之法名也自云北面歸依時移三紀擁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苦空功由善道況乎福曰五世師資兩業仁既厚矣義實深焉遂刊碑墳壟述德如左

釋道超傳義解二之第十

釋道宣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曇遊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旻法師住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聽沙門法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悞非吾師也見旻解剋一方海內諮仰輟寢忘味以夜係晝但性褊躁銳不頓功步願望已多每打髀嘆曰為佘漠漠生肇笑人又聞龍光寺僧詮始就講說弥復勇銳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疾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事在旻傳遂勤劬苦至有頂洞徹終日愿怡獨語

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今已得雅容高步負氣凌俗白黑改觀名駕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若復為賓雅伏意氣求相擊抗若遇机臨敵無不應灘同寺僧道貴年齒小大亦徵向學方而性多急情不能克已橫相陵罵超亦時衡嘯傲未之數也他日貴曰我之與卿誰相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胸臆之量未論先後時為直言自超處獨房屏絕賓伴內外墳典常擁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蜘蛛鳴壁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轟鳴聒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賓為愧多矣時人高其放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人住湘宮寺探

玄析與甚有精理年三十二卒於住寺時以咸年俱卒楊輦同哀

釋法勇傳義解三之第三　　釋道宣

釋法勇厥姓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也祖法式尚書外兵錢唐令因此遂迹于虎丘山後客寓居吳郡吳縣東鄉桓里父獻弱齡早亡母張氏嘗夢身登佛塔獲二金菩薩俄育二男並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次也初出楊都依止靈曜寺則師為和上銳志禪誦治身蔬菲隨方受業不事專門豈非版金成窗方資刻鏤宣玉有美必待刮磨誠有由矣年登具戒從靜衆寺峯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並道秀域中聲高梵

表乃服膺座右稟宗成實刻情砥礪寢食忘疲苦思沉倫坑岸斯隊弥歷寒暑博習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轉自此遠致學徒盛開講肆高視上京薦為翹彩專講論文將十許遍俄而梁季傾覆人百沸騰無思遁世莫知其所于時捐山詮尚直轡一乘横行出世隨机引悟有頗遵焉嘗行報恩寺前忽見人云從攝山来投竹如意謂勇曰尋當如意俄失蹤迹信宿之間又有梁邵陵王綸一部置房前窓上尋究莫知来也欣茲嘉瑞銳勇難任因此拂衣里閈駕言泉石期神杳冥非企禽墓之侶修空習慧寔追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佩一如也詮師志以年期義兼師友抑亦宮羽相諧冰藍待益之志也自此言刱章句稀

摛希徽凡厥釋經莫不包舉大法展傳于焉是賴天嘉五年世祖文皇請講于太極殿百辟具陳七衆咸萃景仰之華觀風繼踵遊息之伍附影成群自此聲名籍甚矣住大禪衆寺十有八載及造講堂也門人聽侶經營不日接雷飛軒製置弘敞題曰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遘疾少時平旦神逝春秋六十有九嗚其大漸之時神容不變經宿頂煖衆皆異之至六月六日窆于攝山西嶺自始至終講華嚴涅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論中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餘有法華思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而貞苦文章聲辭時世高之爰至啟手啟足不緇不涅實像教之棟梁精義之林藪弟子等追

深北向之禮鐫石碑之其文侍中尚書令濟陽江枚製

釋法澄傳義解五之第十一　釋道宣

釋法澄吳郡人少機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興皇朗公講釋三論至於教旨垂竟者皆條理而通暢焉末聚徒立講于江都開善寺常聽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譽淮海負袠相趨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場澄被名入安時悟物弘道無倦仁壽三年奉命關壤居于日嚴廣流視聽憲章新致披講智論聲望弥重京師碩學咸謁問之煬帝徙駕東都定鳥伊雒從出清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智聚傳　釋道宣

釋智聚姓朱氏住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遠彰於襁褓深厭
籠樊樂希寥廓初投武丘僧法師僧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
陰無怠請益深旨有同郡顧希馮會稽謝峻岳義府經肆東南
之美並欽高德同挹清風由是儒釋通宏真俗具擧宮墻重仞
允得其門總踰弱冠便宏講說莊嚴瞻師新實一宗鷹揚萬代
遂伏膺諮質百舍非遠斐然既精疑滯咸析汝南周弘正博通
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之以為釋門之瑚璉也陳都陽王伯山
新安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降貴慕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
勅於太極殿講金光純天子親臨法席具僚咸在故能寫此懸
河振斯木鐸亹亹奇韻超詣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互持邪論莫

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賞稱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憂泣血銜哀殆將毀滅因此言歸舊里止於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開皇十一年爰降勅書慇懃勞問法師栖身淨土援志法門普為衆生宣揚正教勤修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曉濟群品欽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楚公素左僕射邳公威並躬到道場接足頂禮咸捨淨財資莊形命十二年勅置僧官道俗稽請居平等之任聚以服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清風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公風仰高名常欽盛德及剖符臨鎮請為菩薩戒師齊王暕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子下車舊楚亟改炎涼遊聽清規其來有日敬承幽栖山

谷多塵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故以德冤林遠道超生什炳
斯慧炬以悟群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下筵承高
義抒抽之蓄載盈懷抱攄虎之岫川途不遥翔鸞之濤風烟相
接必頓旅恐辱之衣赴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籍
平臺深加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教惟聚志遵人世心遊江湖
詞翰懇惻固求東迈王亦弘以塵外得遂宿心資給所須將送
甚重於是接漸晨征還居山寺現疾浹旬而神用無爽以大業
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住容貌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
日聞諸前記乃感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即以其年十二月
窆於山之南嶺惟聚性託夷遠於情開澹等慤遇物弘量居心

楚越拘情得喪兼遣方寸之地悠然罕測美丰姿善談笑流連賞悟見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捴持無失講大品涅槃法華等各二十徧單經適務者罕得記焉又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鉢已外隨用稱捨方丈之內虛空蕭然几榻之間文疏而已故能道盛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丈八盧舍那無量壽荊州瑞像于寺供養并起澗西佛殿二所迴廊周遍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子道順德惟上首業盛傳燈咸樹高碑用旌景行秘書虞世南為文

釋智炬傳　義解七之第二　　釋道宣

釋智炬姓吳氏吳郡人性矜莊善機會美容貌雅為衆表又善

草隸偏愛文章每值名賓輒屬興緻彩鋪詞橫錦勇思霏霜而
儀執憲司未沿流俗初聽興王朗公講討窮深致學冠時雄而
神氣高標　物峯出威儀庠序容止端隆雖寢處虛閒立操無
改有人私覩兩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杪反依其謹慎故重叙
之講四論大品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金陵望風頓悅吐納
機辭適對當時宏匠淅東砥礪前學致使禹穴西驚成器極繁
末於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人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
隋之良宰創莅南蕃奉敬諮詢隆情歸禁隋煬往鎮揚越採拔
英雲炬既譽洽東甌名流西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志出
羣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濶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關壤

勅住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門隆繁置以華房朋以明德一期俊傑並是四海搜揚規矩特立清秀不偶群侶覃思幽尋無微不討外辭以疾內寔旁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餘有昏昧覽興賦詩時暫閑餘便觀統略製中論疏止解偈文責自所銷鄙而輕削每講談叙清擢宗致雅涉墨影之風義窓文鋒頗懷洪偃之量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埒文藻橫逸炬實過之所以每講序王皆製新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咸附味道者啟矣而性罕外伸課力逞詞自非衆集未曾瞻覿以大業二年正月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人慧感慧賾親承嘉誨詢處有歸後於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問

侶衆出百人傳嗣宗勳不棄遺緒

釋道慶傳義解八之第十五　　釋道宣

釋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遁度江家於無錫年十一出家事吳郡建善寺藏閣梨服勤盡禮同侶所推十七出都聽彭城寺講成實論大義餘理皆莫之遺所以時匠目曰懸日月於懷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誠歸於慶矣既荷嘉問倍志兼常利齒聞於既往高座屬於茲日及陳祚云亡法朋凋散東歸無錫居鳳光寺學徒戴萃誨誘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事閑弘無棄涼暑然其容止善言笑淡名利厚交遊毫翰奔湧琴詩婉妙風神閒縱韻宇虛凝應物有方履機無忤以武德九年八月終于寺房春

秋六十一即以其月二十三日窆於枕塘之山律也穿壙之日鍬鍾纍施感白鶴一羣自天而下遥曳翻翔摧藏哀唳自非道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曰余與伊人言忘道狎京輦少年已欲共被他鄉泉暮更喜同袍月席風筵接膩晤語吾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殲我良友千行徒洒百身寧贖未能抑筆聊書短銘其詞曰

十力潛景　四依匿世　肇德連暉　伊人是繼　宮墻戒恐　燈炬禪慧　並驅生林　分庭安敷　論堂摛玉　義室芬蘭　坐威師子　衆遠旃檀　道潔塵外　理析談端　四儀式序　三業惟安　穢土機窮　勝人現滅　帳留餘影　車迴去轍

龍月孤照　墳泉幽咽　竹露磬園　松風久切　氣運有終
德音無絕

釋圓光傳義解九之第五　　釋道宣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秦韓辰韓馬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爰染翰章校獵玄儒討覽子史文華騰翥於韓服博贍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渡海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有陳之世號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詢猷了義初聽莊嚴旻公弟子講素露世典謂理窮神及聞釋宗乃同腐芥虛尋名教實懼生涯乃上啟陳主請歸道法有勑許焉既爰初落髮即稟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徵言不

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蘊括心府三藏教論倫所披尋末又搜吳之虎丘山念定相沿無忘覺觀息心之衆雲結林泉並綵涉四含功流八定明善易擬筒直難虧深副夙心遂有終焉之慮於即頓絶人事禁遊聖跡攝想青霄絢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山下請光出講固辭不許苦事邀延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末講般若皆思解俊徹嘉問飛移燕繩以絢彩織綜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舊章開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雖是異域遐傳而沐道頓除嫌郤故名望橫流播于嶺表披榛負囊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宸威加南國君窮其教軍入揭都遂被亂兵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

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殺既悟其異即解而放之斯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值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續微緒又馳慧解宣譽京皋勳業既成道東頓繼本國遠聞上啟頻請有勑厚加勞問放歸桑梓光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聖人光性在虛閒情多汎愛言常含笑愠結不形面戚表歡書往還國命並出自胷襟一隅傾奉昔委以治方詢之道化事異錦衣情同散國乘機數訓垂範於今年逸既高乘輿入內衣服藥食並王后自營不許他助用希專福其感敬為此類也將終之前王親執慰囑累遺法蕩滌民斯為說徵祥被於海曲以

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念經于七日遺誡清切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虛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靈感遂葬於郊外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禮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諺云當於有福人墓埋之種種不絕乃私瘞於墳側當日震此胎屍擲于塋外由此不懷敬者卑崇仰焉有弟子圓安神志機頴性希歷覽慕仰幽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後展帝京備通方俗預尋經論跨躡大綱洞清纖旨晚歸心學高軌光塵初住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瑀奏請住於蓋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給無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本國王染患醫治不損請光入宮別

宿安置夜別二時為說深法受戒懺悔主大信奉一時初在王見光首金色晃然有像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覩之由是重發勝心剋留疾所不久遂差光於秦韓馬韓之間盛通正法每歲再講匠成後學觀施之資並充營寺餘唯衣鉢而已

慧璧　劉鳳

慧璧姓弘蘇人七歲希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嚴師明教隨順修學冤摩已後周遊訪道門人四遠咸來常坐不臥者四十餘年老無久力時撫彎几貞觀末年七十餘人稱揚者但云不可思議大德也

釋智玻傳義解十之第二　釋道宣

釋智琰字明璨俗姓朱氏吳郡吳人祖獻梁員外散騎侍郎父珉陳奉朝請琰託質華宗應生觀德母氏張夫人初懷孕日夢昇通玄寺塔登相輪而坐遠視臨虛曾無懼色斯乃得道超生之勝兆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二曜入懷雙龍枕膝莫能及也誕育之後軼異儕童秀氣貞心昂形瞻視八歲出家事通玄璨法師為弟子提衣執持衣恭侍巾瓶執杓受道弥勤年十二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悟聰察咸謂神童乃自惟白翼丶京邑四方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六即日出都聽報恩持法師講成實論聰慧夙成深智開發故得傑振類拔後来英二屬持公南上法筵用報因還故里覲省二親仍于本寺開弘經法

峯堞峻時辨對如流時年十九莫不嗟其少秀逾年還京從秦
王寺延法師進具德覩儀鉢深護戒根大莊嚴寺燈法師德重
中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款功倍由來誠
驥足之逢善馭也陳至德三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座競流天口
之辯千燈七夜爭折動神之徵時年三十有二以英少之質忝
請者德通情則高衡折机縱難亦大車杼軸皇上欣賞百辟嗟
稱莫不愛其閒典服其敏捷每以人世囂雜幽棲清曠屬陳氏
喪昏便事東歸削迹武丘將三十載憑巖面壑任三業而閑安
酌澗披松隨四儀而宴處雖形隱而名揚亦道潛而化洽於是
八方歸仰四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楊素紆文緯武王佐國均

乘貴負才未常許物行軍淮海聞琰道勝栖山鳴鏡赴隴傾蓋
承顏五體投誠恨捨足之晚左僕射邳國公蘇威重道愛仁弥
賞開放奉使吳越躬造山楹覲皃食音度拜欣躍煬帝居蕃維
揚作鎮大招英彦遠習賢明琰既道盛名高教書爰及慮使乎
之負罪嗟以已之累人乃披衣出谷蒙敬厚禮因以辭疾得還
舊山隋文遠欽爰降書問屬炎曆有終鋒鏑騰沸四海同弊三
吳益甚檀越子弟迎出毗壇首尾十載化行常部大唐統宇咸
還舊居武德七年蘇州抳管武陽公李世嘉與内外公私同共
奉迎還歸山寺於是禪宴慧侶更復曩時龍泥鳳林信為懷喜
然琰自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法花金光明普賢等

懺悔又誦法花三千餘徧感應冥祥神瑞非一宵鑪未熸自起煙芬夕雖終空潛加溢水又願生淨土造彌陀像行三種淨業修十六妙觀與州內檀越五百餘人每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相踵將逾十載與夫般若臺內匡俗山陰共誓同期何以異也後見疾淡旬大漸斯及誡訓慈切衆侶哀泣以貞觀八年十月十一日旦遷神武丘之東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窆於寺之南嶺遠近奔馳皂素通集花香亂空野哀慟若雲雷自古送終奚復過也惟琰幼小矜莊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節弥勤口辭雜味日無再飯非義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兒奇姿乃超衆表牆岸整肅氷雪凜懷陳臨海王弟道安法師厭世出

家内外通博沙門通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號三英及屏志林泉永絶人世芳風令德嗟逕成規莫不迴旗造山親傳香法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幹矣講涅槃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觀經一百一十徧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宣曰余與法師昔同京縣狎道華年令接善隣敦交暮齒雖攀桂之歎或忖而折麻之贈不遺想清顏之如在悲德音之已寐愧披文於色絲終寄言於貞石乃與寺主智峯等共樹高碑在于寺宇

吾釋慧頵傳義解十之第七　釋道宣

釋慧頵姓李氏江夏人本寔隴西世載嬋冕遠派合於天潢遠條連於若木十一世祖西晉都亭侯重避難徂南亭于夏汭因

遂家焉十歲出家師事勞氏光嚴寺明智法師智即建初之入室受命說以開導乃娟志依承義門斯啟于斯時也南國令主雅重仁王每歲肆筵高選名德年綸弱冠預擬斯倫高第既臨聲唱逾遠天子目覩天人仰贊光寵國恩恭先是立及天厥陳德隋運克昌金陵謂席掃土俱盡乃杖策遊吳大乘頓轡爰整其旅廣開學市遠招八埏之士以扇一極之風蘇州刺史劉權果達三德才著九能又於簡易時務依影法筵恍飲河之滿腹欣負山而無倦自有陳論淡物我分崩或漏綱以東歸或入籠而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德相高積佇朋從咸來謁敬大業之始曲降皇華竟以疾辭逸情山水吳之高人為之胥附咸

請處于通玄依瑞像而弘演有隋脊逸作梗妖氛乃避地毗陵況黙宴處而顯靈瑞相二寺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朗智猛風猷警邁不乏精神既遇通人傾心北面勤則不匱敏而有功並繼敷揚俱馳東箭于時也刑新輕典世涉屯蒙長淮已南猶稱吳國杜威專制端委君臨崇尚佛理飲茲歸戒大唐高祖掃舊布新起師臨洛徵威謁帝俛首應詔不悅于躬頻為說宿因釋威憂情達頂生之非固曉吳濮之失圖威乃接足鳴咽由斯而別有餘杭沙門道顧法濟等先稟戒論義同門户不遠千里請道金陵乃鬱相然諾既而敷暢至理藥木滋繁爰逮施奉並無軽費于遠行龍泉二寺造金銅弥勒像各一區坐高一丈

五尺用結来生之緣也貞觀元年通玄上德慧儀法師道心精粹量包山海修已安人非幾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尼至誠感神無遠弗屆天竺石像雙膺蒼波照燭神光歘曜滬瀆白尼迎接因止通玄自晉距陳多顯靈瑞隋末揮鐵玉石俱盡二像尊儀蒙犯霜露儀師獨若心行切情昏曉以佛無殷僧何得安乃跋涉山谷昇景掄材不逾一年浮汎千丈履深冒險還到大吳廣開月殿指畫斯立頻以風雨相感席卷而還無替兩時功兼二事有吳縣令陳士綽者排蘇徙義傾仰法音請講法華涅槃文軸終竟疫役增勞即以麈尾付囑學士智裝曰孫學待問無悱慧風師逸功倍不懃憂照誓言既止怡然冥目以貞觀四年

十月終于通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墳于白虎之南嶺
學士弟子等千餘人哀泗傷心恐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王
學士諸麟為文貞觀五年弟子法詔等孝情殷至攀號靡及謹
於墳前建磚塔五層禪師慧儀鄉邦勝德香火情軫熏事經綸
故使瞰迴憑高當衢向術生平子弟仰瓊級而霑襟宿昔得明
望玉輪而屑淚常州沙門法宣曰余與上人情均道勗君終我
疾枕淚眠號素車不馳玄壤長隔欲伸悲緒聊書短銘方墳在
列靈塔斯布爰屬勝人允茲崇樹於惟法主人勝德全愛河早
越心燈幼傳巖嶽一簣哮吼三年青蒲應擊紫極聞天名邦佇
化利物攸往衢尊曰斟懸鏡常朗義海傍溢談峯直上誰謂明

珠忽潜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墳瓊龕宿霧玉掌排雲澗松送
磬巖桂呈芬山飛海運遷胥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惟旌道
力巍巍長誄

釋法恭傳義解十之第八

釋道宣

釋法恭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正信天發成德自然妙識悟道高
情拔俗故知為道者實其精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朝者宗其
篤誠招隱者味其閑放詳之于恭諒法侶之羽儀人倫之准的
矣初生之夕室有異光爰洎撫塵便能捨俗事武丘聚法師為
弟子也受具戒後聽餘杭罷公成實屾公毗曇遠罷將七乃以
壑尾付囑凡斯先達皆人傑也恭既受法寄相續弘持三吳九

泝之流爭趨問道而勞謙終日應對不疲行高而狹如愚學廣而陳面辭後言遊建業歷詢宗匠深疑碩難每祛懷抱固有無得之道大弘遺名之情斯著乃旋軫舊壤幽居于武丘山焉燒指供心痛惱之情頓道楹禽庭獸長往之志弥存開皇中年州將劉權政成吳土心遊釋教乃嚴駕山庭屈還城邑住于迴向寺既迫茲囿請翻然迴慮以為體道由心道存則喪於彼我立教在迹教行則混其顯晦乃遊洛轉法通流甘露浥河仰岳均美前奇大唐闡化弥崇弘演貞觀十一年下勅赴洛常州法宣同時被名亦既来儀深降恩禮對揚惟宸辯說紛綸明像教之興滅證遺法之囑付入侍讌筵既摛雅什田永作詠仍即賜繻有

感聖衷深見顏色特詔留住傳送京師四事資給務令優厚雍州牧魏王逕加欽請以為戒師親降弘旨曰昔道安晦迹襄陽聲馳秦闕慧遠栖心廬岳名振晉京故知善言之應非徒千里明月所照不隔九重法師笠澤上仁震惟高德律行淨於青眼威儀整于赤髭傳燈之智不窮法施之財無盡弟子攝此心馬每渴仰于調御懇此身田常戴懷于法雨若得師資有託冀以祛此六塵善道啟行庶無迷于八正謹遣諮祈伻承慈誘既膺斯請供施特隆自尒朝野明達緇素清高聞風延伻望塵奔湊者厥罕書矣然其廣植德本遐舉勝幢寶殿臨雲金容照日講筵初闢負笈相趨談疏綴成名都紙貴加以博通內外學海載其

波濤鴻筆彫章文囿開其林藪以貞觀十四年十月六日遷神于西京大莊嚴寺春秋七十有三晃旒興悼有識含悲降勅加以賻贈并造靈輿遞給傳乘付弟子慧驚送柩還鄉以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窆於武丘之南嶺道俗奔赴望途悼泣門人等師資增感歲序易馳非夫琬琰孰陳不朽乃共竪豐碑式陳碣頌中書令江陵公岑文本製序朝散大夫著作郎劉子翼製銘兩叙風聲各其志矣

釋義褒傳義解十一之第十五　釋道宣

釋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瑩之胤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流會稽統御

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其即有陳興皇朗公之後嗣也專經強對亦當時之僧傑矣褒優教義屢啟責之談將事通覽辭往緡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王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機法主既崩遍流視聽長于禪衆栖霞布公並具式瞻親霑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敬竭義筵縱思披釋諸方俊銳將事別輪曠亦勸褒行傳燈禮乃從之傳經述論三十餘年光聞五湖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渭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不無流靡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日坐忘食慈思申請搜揚鑒旨京邑承風以事聞奏下勅徵延便符昔願即而入朝時翻經三藏玄

英法師盛處權衡當陽弘演承思遠問用寫繁蕪亦既至止共詳幽致乃詰大乘經論無所不通唐朝後學多尚名體躭迷成性膠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所學宗趣講十編勒諸門位並往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肯有空贊遠藥病齊匕乃有貢氣盱衡傲然亂舉麈為提紐解決疎刷神襟責以三關徵研五旬詳拈文義統略悟迷經難論易悼時俗之及咨論釋深經誨令聞之異昔所以每日在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論于時英彥皆預席端數其疎拔之神奇服其辭洽之銛利宰輔列蓋傾仰德音留連言語寫送無絕顯慶三年冬雪祈雪候內設福塲勅名入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榮立本際義

褒問曰既義標本際為道本於際為際本於道耶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為際原答亦通又並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及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若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榮既被難不能報浪嘲云既喚我為先生汝便成我弟子褒曰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帝心豈竟嘲謔塵黷天聽雖然無言不酬聊以相荅我為佛之弟子由以事佛為師汝既稱為先生則應先道而生汝則斯為道祖于時忸怩無對便下座又令褒監義便立大智度義李徒雖難隨言即遣于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李榮不勝其憤曰如此解義何須

遠從吳來褒答曰三吳之地本出英賢橫目狗身舊無人物今後諸寺連請多以法華淨名中百經論等以開時俗龍朔元年駕往東都別召追往頻入宮禁義論橫馳乃于淨土講解經論七衆載驅羣公畢至英聲遠盛不久遘疾卒於淨土春秋五十有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早捐皇上悼傷久之遂勅送柩返於金華山舊寺賻贈之榮光聞遠近

釋智周傳習禪四之第四　釋道宣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晉過江居於婁縣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邈彰於青綺小學年中遭親許道師事法流水寺滔法師為力生也滔乃吳越冠冕釋門梁棟周服勤

左右寸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博聞時大莊嚴僧法師者義府
經筒道映雄伯負衰淹留專功一紀宛盡瑞涯更同寒水自金
陵失御安步東歸大住伽藍開弘三寶學侶同萃言晤成羣但
久厭城傍早狎丘壑遂超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
斯合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鑒問道弘結稽嶔晚秀咸請出山濟
益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橫經者溢坐杖氣者泚首失德既
銷僧徒莫聚乃翻飛鵲谷又遭土崩爪剖順時違難迄然無繫
寂動斯亡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終於大策城南武州刺史
薛士通舍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途靜弟子
法度等奉迎神柩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凋疎塋隧未埋以貞觀

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惠滿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圖墳惟周風情開潛識度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逸烟霞得喪一心慈惻萬類窮通不易其慮喜慍不形于色崇尚先達提獎後進道俗聞望咸取則焉加以篤愛出篋尤工草隸傍覩圖史大善篇什與兄寶愛俱沐法流陳氏二方俱馳聲績講成論小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燕造殿閣門廊周匝壯麗嘗陽弥勒大六夾紵并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七龕泥像年代綿遠睟儀毀落乃迎還流水漆布丹青雕績綺華允開信表法迴向寺釋道恭曰余以擁腫拳曲不中規繩而匠石輟斤忽垂顧盼賞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賦曹陸之詩跋石班荊

辨肇融之論故人安在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咽
絶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托徽猷于貞碣揚清塵于不朽其銘
曰五陰城郭大賊五陵膠固愛網縈迴業繩椎縛調御慈悲勃
興危逸俟靜穢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繼軌纂此遺訓克應開
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有德知足知止學挺羣經思深言
外樂說河鴻飡風雲會七衆闕鍵四部襟帶振鈿顏網繫其是
賴世途淪喪適化江湄去來任物隱顯從時坏觀何愛淨土為
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宅開昔隧封興舊隴春卯草平故山松
拱林皆鳥思徑深寒擁妙識歸真玄垌虛奉

釋惠旻傳 明律下之第十二

釋道宣

釋惠旻字玄素河東人志性方直操行不群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九歲出家勤精懃業誦法華經期月便度十五聽法廻向寺新羅光法師成論率先問對秀逸玄賾命窺幽宗耆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光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喜瑞異香彈指屢結空中受具之後從竹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理精通傍訊諸部志公將漸學徒用委喪事云畢東入會稽至剡禮石佛天台遊講肆數年還吳止通玄寺結徒厲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屢旱既絕談謔斯亡屬隋末崩離吳中飢饉遁俗避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神誦無輟鳥集無擾獸

羣不離蘇州總管聞嗣安迎請出山固辭不往重使再請不獲
而赴時刺史李蕘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永崇供覲而懷志栖
隱終日慼慼聞公通鑒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谷幹山立寺行
道數年地唯下濕蚊虻甚多煞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
事通流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人地宜
梓樹勸勵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中年別於南澗
止一草菴兩兎一鹿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陵惱至于禽獸
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績未可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
遣書降使頻請不赴貞觀十九年刺史江王因國度人行道之
次請令出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固讓諸德不授不納

辭退山泉逍遥自玩凡講經律菩薩戒成實論數各有差古律
舊疏有陋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行
事二卷尼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本受業學士傳化
者二十餘人以貞觀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十
有七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去矣生死人
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慎毋哭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喪事殯
葬律有恒儀碑誌師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矣斯固臨
終不挽可謂堅貞者矣

釋梵巖傳感通上之第二十五　釋道宣

釋慧巖住蘇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修戒檢時人不齒多坐房

中不同物議忽獨歡咲戲于寺中以物指撝曰此處為殿此處為堂乃至廊廡厨庫無不畢備經可月餘因告僧曰欲知嚴者浮圖鈴落則亡沒矣至期果然乃迈鍵其房扉户開之端坐已卒遠近聞之封赴闕闔各捨金帛遂成大聚依言締構鬱成名寺遠皆持焉自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堂用通禮謁云

釋法聰傳感通中之第三十三　釋道宣

釋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負裘周遊法席恭詣隨聞雖曉然未本意乍在息言然言為理詮事須博覽不著為本無得虛延如灰除垢灰亦須淨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覩碩衆石僧衆

清嚴一見發心思從斛斐時遇善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便通又住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蕩然無累貞觀十五年還杭蘇苧州開導集衆受道者三百餘人自尒華嚴涅槃相續二十餘徧貞觀十九年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為我請聰法師受菩薩戒依言為授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衆僧在廟設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鹽縣都陽府君神因常祭會降祝曰為我請聰法師講涅槃經道俗奉迎擔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在又降祝曰蒙法師講說得稟法言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聽法來身鱗甲內細虫啖苦已得輕昇願道俗為我稽請法師更講大品一遍乃不違之

顯慶元年冬謂弟子曰吾不久捨報可施諸禽鳥而恒講不輟
後講于高座上塵尾忽墮而終春秋七十一矣

釋道嵩傳感通下之第四十二　　釋道宣

釋道嵩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遊憩洛下訪訊明哲終日
忉惶衣服麤革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論陶染積時遂
假出極隨入京為慕義學士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塔勅
召送興蘇洲舍利將至并吼出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博
函內有銀合盛舍利一粒置水甌內旋遠呈祥同藏大塔嵩還
京室在摠化寺餐味涅槃依行懺悔身戒心慧忽戴奉之一鉢
三衣盈長不畜遵經聖行息世訕嫌遂卒于世

釋法韻傳　雜科聲德之第五

釋道宣

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明從偏工席上騷索遠度罕得其即誦諸碑誌及古尊宿有餘卷并王僧孺等諸賢所撰至于導達善能引用又通經聲七百餘契每有俯齊經導兩務並委于韻年至三十獎於誼梗邀延流請日別重疊迺于正旦割綿永斷即聽華嚴不久便覆恨浪棄功妄銷啓舌承栖霞清衆江表所推尋聲即造從受禪道又聞泰岳靈巖周往追蹤般舟苦行立志梗潔不希名聞擔石破薪供給為任晚還故鄉有浮江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委相量無由可建便于石像故基願禮八萬四千塔樹功既滿感遇野姥送一卷書及披讀

之乃是昔像之緣也既有樣度依而造成大有徵應海中有陽虎島者去岸三里許往安禪唯服布艾行慈故也初達逢怪大風鬼物既見如常心毛不動九十日後恬然大安自知命終事還返栖霞不久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壽四年矣

慧靜律師

六祖大師年二十有四往黃梅參禮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詰論玄奧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為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中天竺多羅律師

為說戒西國賓多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向身菩薩于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向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識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

右節錄六祖大師緣起外紀

僧林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

出神僧傳

北百四十里有亞圖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絕床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為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帖卒無災異其山北浩水之陽素棗無棘自林棲託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去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洄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孚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而返後住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後卒於壺

劉鳳 善仗

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宜興人五歲於安國寺兄法寺邊出家後至蘇州流水寺聲法師所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所周流經教頗涉幽求又上荊蘄部見信禪師一

左谿大師碑銘序載　李華

弟子衢州龍丘九巖寺道賓越州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邕本州雲隱寺僧玄淨栖巖寺僧法朗蘇州報恩寺僧道遵皆菩薩僧開左溪之秘藏

文暢

文暢吳僧戒行精嚴與韓文公愈善嘗有送行序詩　范成大志人物

元達　張景志人物

元達居重玄寺年踰八十猶好種藥致品甚多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糅各有指名皮日休常為賦詩

志勤　蘇舜欽紀署

志勤歷遊四方光化中至西洞庭水月廢寺愛不忍去遂結廬居焉天祐間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

吳都法乘卷第六上終

吳都法乘卷第六中

吳江周永年撰

僧瑗傳義解一之第十七

僧贊寧

釋僧瑗字辯空姓郁氏高平昌邑人也姬水流源狼亭襲慶魯相繼昌胤之業歷載弥光少傳纂問書之風清塵不昧瑗風植奇頴早檀嘉祥母趙氏娠孕之日側侍聖賢浮空遊樂及年六歲隨母入舍利塔見睹僧像欣然踴躍狀若舊交因啟母出家母以其尚幼抑而未許至年十三方遂其志依虎丘寺慧巖法師為弟子謙撰之操出自生知辨慧之能業稱上首以龍朔二年奉勅剃翦冥符所應還歸此山暨巖公長往乃依慧詡禪師受具足戒聽常樂寺聰法師三論甚深無相疑滯咨除方便解

脫怡然獨悟因智從心證遂詣江寧縣禪師求學心法攝念坐禪衆魔斯伏勤行精進猛獸恒馴是以名稱普聞聲光八絕旗亭超利削迹無踐冬夏不易常披一衲或漉水以充於夕渴或數粒將濟於朝飢或風雪凜乙禮誦無替於六時或炎暑爍乙經行不虧於少選稱揚歎美容色湛如毀辱訶罵歡喜而受每蔭以長松屢思鴻遠清泉獨坐映定水以彫文虛空高栖謁禪枝而蕩慮撰武丘名僧苑一卷注郁子兩卷文集三卷蓋道俗之儀表人物之師範焉永昌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見身有疾謂弟子曰吾聞屍所到處便為穢惡出就別方乃稱離罪角門弟子等迎止於通波亭北靜志莊忽聞異香從空而下瑗遺訓勤切正觀叮嚀滅後可依外國法言訖合掌而終春秋五十有一

繒素奉慟感悲眼滅弟子僧義玄及雉山縣尉檀信等同遵師旨如法闍維收其舍利於寺建塔勒銘於所

宋高僧傳為高者十曰譯經義解習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誦讀興福謀科聲德今于義解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誦讀興福謀科聲德八種中取其產于吳居于吳遊于吳者抄入此篇又取義解一人習禪四人護法一人雜科聲德一人入襲燈滿感通一人入始興篇三人入應現篇一人入逸格篇唯譯經無涉于吳者故缺所錄

法說傳義解二之第十　　僧贊寧

釋法說姓孫氏母初夢吞明珠遂黙魚感電誕弥厥月生有異

表十五辭親從師依年受其行學一集蔚為教宗卷伊呂立功之致陋黃綺肆志之適遺形理性與山木為群故地思負大師囑之以華嚴經菩薩戒起性論心以靜銳智與經冥一夕夢乘大艑直截滄溟橫山當前峻與天極不覺孤帆萬庚懷襄上濟峰竦乀而忽高雲落乀而在下既寤形若委衣流汗輕醒自此句義不思而得一部全文常現心境事乀無礙之旨如胥花焉天寶六年于蘇州常樂寺績廬舍那像化示群品大曆二年于常州龍興寺講終登法座忽有異光如洩紅縷漸明漸大縈旋虛空久修行者會中先覩前後講大經十徧撰儀記十二卷大曆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沙門慧覺夢巨塔隔地二級無何說示

疾而終春秋六十一慧命四十二受法弟子太初付以香鑪談柄潯陽正覺會稽神秀亦猶儒氏之有游夏焉說初講天竺寺盛闡華嚴時越僧澄觀就席決疑深得幽趣及終吳興皎然為碑邦城蕭公為頌合揚其美哉

澄觀傳　義解二之第十二　僧贊寧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今應天山霈）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恩得度便隸此寺觀俊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遂徧尋名山旁求秘藏梯航既具壺奧必臻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曇律師學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詣金陵玄壁法師傳閑河三論又之盛于江表觀之力也大曆

中就瓦棺寺傳起信涅槃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却復天竺說法師門溫習華嚴大經七年從剡溪從成都慧量法師覆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經疏解從上智性自天然所學之文如昨拋捨鮑靜記并蔡邕後身信可知矣又謁牛頭山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師洛次南宗禪法復見慧雲禪師了北宗玄理觀自謂已曰五地聖人自證真如楞心佛境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學世間技藝況吾學地能忘是心遂翻習經傳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秘呪儀軌至于萬頃筆語書蹤一皆博綜多能之性自天縱之大曆十一年誉遊五臺一二災禮祥瑞無缺仍

往哦唱来見普賢登險陟高傳觀聖像却還五臺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并演諸論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懺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為毗盧遮那萬行無通即是華嚴之義也吾既遊普賢之境界洎妙吉之鄉原不疏毗盧有辜二聖矣觀將撰疏代于寤寐之間見一金人當陽挺立以手迎抱之覺何但嚼都盡覺即汗浪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徵也起興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也後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為龍矯首於南臺蟠尾于山北拏攫碧落鱗鬣耀日須臾蜿蜒化為千數小龍騰躍于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四

年春正月寺主賢林請講新疏七年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于崇福寺講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與罽賓主三藏般若譯烏荼國王所進華嚴後分四十卷觀苦辭請明年入勅允及具行至蒲津中令梁公出安居遂于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剪髮字曰痴人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衆僧洒掃曰不久菩薩來次復次辟盡散脂大將及山廩之怪往往不息觀既止此寺二事俱靜五月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覲至帝頃敷重延入譯場刊正又詔令造疏遂于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勅令兩街各講一遍為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歎狀

尋譯守護國界主經觀綴文潤色順宗在春宮嘗垂教令述了義一卷心要一卷并食肉得罪因緣洎至長安頻加禮接朝臣歸向則齊相國抗韋太常渠牟皆結交最深故相武元衡鄭絪李吉甫權德輿李逢吉中書舍人錢徽兵部侍郎歸登襄陽節度使嚴綬越州觀察使孟簡洪州韋丹咸慕高風或從戒訓以元和年卒春秋七十餘弟子傳法者一百餘人許堪講者千數觀嘗于新創雲花寺般若閣下畫華藏世界圖相又著隨疏演義四十卷允齊相請述華嚴經綱要一卷法界玄鑑一卷三聖圓融觀一卷華嚴法花楞伽中觀論等別行小鈔疏共三十卷設無遮大會十二中其諸塑績形像繕寫經典不可殫述門人

清泠記觀平時行狀云觀恒發十願一長止方丈但三衣鉢不畜長二當代名利齊之如遺三目不視女人四身影不落俗家五未捨執受長誦法花經六長讀大乘經典普施含靈七長講華嚴大經八一生晝夜不卧九不邀名惑衆代善十不退大慈悲普救法界觀遠盡形期恒依願而修行也

湛然傳義解三之第六　　僧贊寧

釋湛然俗姓戚氏世居晉陵之荊溪則常州人也昔佛滅度後十有三世至龍樹始用文字廣第一義諦嗣其學者號法性宗元魏高齊間有釋慧文默而識之授南嶽思大師由是有三觀之學洎智者大師尉然興于天台而其道益大以教言之則然

乃龍樹之裔孫也智者之五世孫也左溪朗公之法子也家本儒墨我獨有邁俗之志童卯趨高異於常倫年二十餘受經於左溪興之言大驗異日謂然曰汝何夢乎然曰疇昔夜夢披僧服披二輪游大河之中左溪曰嘻汝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淵乎乃授以本師所傳止觀然德宇凝精神鋒奕拔其密識深行冲氣慧用方寸之閒合於天倪至是始以處士傳道學者悅隨如群流之趨於大川也天寶初年解逢掖而登僧籍遂往越州曇一律師法集處尋持犯開制之律範焉復於吳郡開元寺敷行止觀無何朗師捐代挈密藏獨運於東南謂門人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靜以觀其本動以應乎物二

俱不住乃蹈於大方令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他道用不根將欲取正捨于誰歸於是大啟上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章句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身不踰矩三學俱熾羣疑日潰求珠問影之類稍見罔象之功行止觀之盛始然之力也天寶末大曆初詔書連徵辭疾不就當大兵大饑之際揭厲法流學徒愈繁瞻望堂室以為依怙然慈以接之謹以守之大布而衣一林而居以身誨人耆艾不息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示疾佛隴道場顧語學徒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輩談道而訣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

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熒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人在此而已爾其志之言訖隱几泊然而化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四門人號咽奉全身起塔祔於智者大師塋兆西南隅焉入室弟子吳門元浩可謂通其人近其室矣然平日輯纂教法明決前疑開發後滯則有法華糅籤法華疏記各十卷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方等懺補闕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維摩疏記三卷重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錍論一卷及止觀義例止觀大意止觀文句十妙不二門等盛行於世詳其然師始天寶終建中以自證之心說未聞之法經不云乎云何於少時大作佛事然師有

爲其朝達得其道者唯梁肅學士故摛鴻筆成絶妙之辭彼題
目云嘗試論之聖人不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出爲自智者以法
傳灌頂乃再世至於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
中興蓋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僧縉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
教者又數十人師嚴道尊遐通歸仁向非命世而生則何以臻
此觀夫梁學士之論擬議儕齊非此人何以動鴻儒非此筆何
以銘哲匠蓋洞入門室見宗廟之富故以是研論矣吁吾徒往
往有不知然之道詩云維鵲有巢惟鳩居之梁公深入佛之理
窟之謂歟有會稽法華山神筌作真讚至大宋開寶中吳越王
錢氏追重而誄之殊圓通尊者爲可不是歟

元浩傳義解三之第七

僧贊寧

釋元浩姓秦氏字廣成吳門人也綺歲依晉陵雲山寺慧日禪師出家具滿律戒配本州龍興寺尋為荊溪湛然禪師嘱累弟子初受法華止觀已得醍醐唯以製大網感大果成大行歸大處以為大願宴居三昧常隨佛後布衣自得人莫能知其秘密深遠如海印三昧不言出處常行佛事興夫難行苦行更相祖述默傳心要為論為記靈芝瑞草以為功德傳於後世者不同日而語矣浩注解大涅槃經為文首序德美圓普志願顯現蓋錄其所證之意而見於文曰余聞先覺之大寶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

則以道御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興顯晦同其光恢張至化而自他昭著者實播於鴻名欽恭聞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群家歷觀諸行至興克修庶績有成者實賴乎宗本信以授人大明宗極數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者實存乎妙用博綜群言以立誡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矣此浩之法要如王輔嗣之法繫辭司馬遷之自敘管仲能言輕重孟子之傳春秋雖儒釋不同而其義一也以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示疾右脇累足入于涅槃非二乘境界真如來定也明年十一月十三日闍維起塔於蘇州西北虎丘東山南原也浩躰學味道不涉餘事常隨然師聽其言說曾無

僧色分析義理派流川注必默記而暗誦一言不失數年之後人始知之然師曰曲也如愚罕為人說多辭以不能及被梁田二君苦勸請之始著涅槃經解述浩與上都雲華寺華嚴澄觀法師若孔門之游夏焉其儒流受業翰林學士梁公肅蘇州刺史田公敦緇流受業者智恒子瑜道儒仲儀仲良五人持經講論傳之無窮大比丘尼識徵道異志真悟極此四人者高潔之倫深練禪觀初浩為二官所請注經預夢甚為奇特又庭階生花非人間恒所見者祥鳥飛馴五彩絕異刺史崔蔡撰塔碑立于虎丘山羅漢石壇之左後有行滿道遲明曠皆著述廣天台之道歟

按此傳題稱蘇州開元寺元浩而傳中不言者蓋以浩為荊溪湛然禪師嗣累弟子即蒙彼傳中於吳郡開元寺數行止可觀之文耳

釋希圓傳 義解四之第二 僧贊寧

釋希圓姓張氏姑蘇人也宗親豪富而獨捨家從登戒法便遊講肆不滯一方勤修三學良深歲稔尤至博通時推俊邁因命講訓光啟中屬徐約軍亂孫儒略地吳苑僦擾圓由通玄寺附商船避地于甬東其估客偕越人也萬重於圓召居會稽寶林山寺形雖幺麼性且強幹與時寡合多事寡默或問之則曰吾逍遥乎無形之場同師子遊戲耳景福中於山寺演暢經論同

聲相應求法者至乃著玄中鈔數卷皆當義妙辭也恒勸人急修上生之業且曰非知之難行之為難汝曹勉旃圓六時禮懺未嘗少缺居小房即瑯邪山頂是山也傳云從郎邪山飛來此處先是屠坊故皆鎮于其下山之家有井丨有鰻鱓焉水有盈縮應大江之潮候其多靈怪一云此處禹鎖浙江蛟龍之處其名曰蛆丨有雙耳其色蒼黃或緣竹木以風雨至矣今或出石竅入僧居溝渠中見人不驚握則跳梁如起狀唯偏入圓房圓手執宛轉屑就乃為之受歸戒勿令作風雹之妖暨圓終而多暴風雨也圓之修習願見彌勒一日講次屹然坐終於法座時衆聞異香震晉天樂錚鏗或絕或連七日後已此真上生之證

歎則乾寧二年四月也還山之日僧衆置祭于寺門無何有人
茜袍象笏拜跪愧然懽悅之間香無蹤迹衆莫能測焉茶毗收
舍利七百餘粒被四明人賫往新羅國矣

貞誨傳 義解四之第十

僧精寧

釋貞誨姓包氏吳郡常熟人也年始十三出家于本州龍興寺
其性沉靜分陰是競方踰一紀誦徹法華經如是恒業日周二
部年十九於揚州擇名師受具足法自爾西之伊洛北抵晉郊
凡有講筵下風求益覈其經論窮其性相華流之間罕齊馳騖
至于非明弱友幷背如也唐天祐元年至今東京相國寺寓舍
講導法花經十許徧人未歸重則知奇價之售亦有時焉及梁

氏都於是京人物委輸貞明二年會宋州帥孔公仰誨風規知其道行便陳師友之禮捨俸財置長講法華經堂于西塔院從此翕然盛集誨旁讀大藏教文二時行道精進罔疲九世伎術百家之言黜于議論之外誡門徒曰異端之說汨亂真心無記不熏何須習俗吾止願為師子吼不作野狐鳴也但專香燭灑掃以內院為息肩之地至後唐清泰二年二月十日石弟子五十餘人自具香湯澡浴令唱上生禮佛聲捨衣資為非時僧得施半齋僧訖至十一日望空合掌云勞其衆聖排空相迎滿百徒伽爾日皆聞天樂之音頃刻而卒俗壽七十三僧夏五十四臘于寺講實三十餘年經講計三十七座覽藏經二徧修弥勤

內院業以其年二月十八日葬沒郤東寺莊之原旛幢威儀繒
白弟子約千餘人會送焉

晤恩傳義解四之第二十二　　僧贊寧

釋晤恩字修己姑蘇常熟人也姓路母張氏嘗夢梵僧入其家
而妊焉及稚孺見沙門相必起迎逮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
出家親黨饒雯丹三沮之乃投破山興福寺受訓後唐長興中
受滿分戒登往崑山慧聚寺學南山律晉天福初從檇李皓端
師聽習經論懸解之性天然時筆鋒難抗敵後微聞天台三觀
六即之說冥符意解漢開運中造錢唐慈光院志因師講貫彌
年通達法華光明經止觀論咸洞玄徵尋施覆述出弟子相次

角立雍熙三年八月朔日恩於中庭觀白光自井而出明滅不恒謂門人曰吾報齡極于此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次夢擁衲沙門執金鑪焚香三遶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汝當去矣夢覺呼弟子至猶聞異香至二十五日為弟子說止觀旨歸及觀心義辰時端坐向西而化享年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其夜院僧有興文偃等皆聞空中絲竹嘹亮而無鼓吹且多鈴鐸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迨九月九日依西域法焚獲舍利青白圓粒無算恩平時謹重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卧必右脇坐必加趺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禪室立制嚴峻日別親視明相方許淨人施粥曾有晚飲薯蕷湯者即時擯出黌堂每一布薩

則潛洒不止益思其大集滿洲之言耳偏誨人以彌陀淨業救生死事受教得生感祥可見者往往有之凡與人言不問賢不肖悉示以一乘圓意或恆不逗機者乃曰與作毒鼓之緣耳不喜雜交游不好言世俗事雖大人豪族未嘗輒問名居況迂趨其門乎先是天台宗教會昌毀廢文義殘缺談妙之辭沒名不顯恩尋繹十妙之始終研覈五重之旨趣講大玄義文句止觀二十餘周解行兼明目足雙運使法華大旨全美流于世代者恩之力也又憾昔人科節與荊溪記不相符順因著玄義文句止觀金光明金錍論科判三十五帖見行於世吁河漢中有魚游流而上者何潛泳有所取故恩公不覓棄戒而出弟子十有七

人求解而行行耳

雲棲袾宏往生集贊曰財食不貪應潔心也坐卧不苟敬慎心也衣鉢不離持重心也布薩垂泣誠信心也四心皆淨因宜往生矣至于誨人則西方淨業與一乘圓教並施恩其深入念佛法門者乎

甄公傳習禪四之第十二　僧贊寧

釋甄公姓魯氏江陵人也少而警慧七歲誦通詩雅遂應州舉三上中第來釋褐與沙門議論玄理乃頓披緇校福壽寺辯初法師以為模範後于洛京昭成寺講法數座用禮嵩山禪師通暢心決方至丹陽茅山尋挂錫於蘇州楞伽山四遠參玄者駢

肩疊足矣時白樂天牧是郡接其談道不覺披襟解帶心遊無物之境得覩之閒閱矣遂堅請出水流寺不樂安止以山水為娛情之趣耳大和三年示疾云終九十歲以其年四月十七日入塔焉

行齊

劉鳳

行齊唐開成四年於南翔作精舍見雙鶴舞其至止必獲檀施齊一日笑謂鶴曰吾事畢矣鶴如之何鶴翔南去故因以名又云寺建於梁朝井經憧石幢望槎凡來觀齊師鶴跡石雲緋梅多為之賦詩在宋有如茂戒行高潔咸淳五年臨經二日作書與縣令朱象祖別端坐逝永樂中有大彰通內外學者應詔於

天界寺註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彰同時又有道存工詩文永樂中亦預修釋典

識真傳習禪五之第九

僧贊寧

釋藏廣俗姓程衢州信安人也幼歲神氣朗暢貌質魁然元和中告親求出家志不可却直造長沙嶽麓投雲智律師請事剃染智師察其緣願不群乃攝度之既披法服尋於武陵開元寺習經律師受具足尸羅當長慶三年也周聽律範旋窮篇聚語同業曰教門繁廣然有總門總門之急勿過捨筏遂編參禪宗過馬素門下高足住龍牙山知廣法器異日告之曰蘊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何所名復從誰得廣一言領會千轍同

歸龍牙曰我法眼不蒙掩矣既遂所求大得安靜却迴柯山蓋避會昌之搜揚也至大中六年郡牧崔公壽重之於州龍興寺別構禪室延居之數年北至嘉禾信士歸依請留住至德伽藍又往姑蘇時崔公鈞作守此郡聞庾名久請居南禪院咸通八年浙西廉使周公寶命住招隱寺其年秋却迴嘉禾信士呂京捨別墅造令永安院時乾符中群寇紛紜禪侶分散庾曰盜終不至此及期寇從別道行果無所損其先見如此五年十月十二日滿院陰雲雉鳴鳥噪安坐而化弟子號哭却蘇至六年三月中衆前別衆後終享年八十有二僧臘五十六時諮文為庾作真讚至乾寧中僧神贊進狀乞追謚號塔名大士吳重裕書

碑

唯靖傳習禪五之第二十

僧贊寧

釋唯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形奇貌古且類態寢入國寧寺巡僧房喝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鬧攀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頗容執侍政公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具暫歸謝政便尋訪名山有知識處必經宴燠自爾勤于禪法未嘗發言即居定光禪師廢金地道場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至金地遲明巨迹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鴿鳥糞于瘡所非久全愈又廣求雪倩粳粒半斗每日以銚合炙煮食寘粳于地窖中過

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尋居伏龍山飞可瞰海峯勢如嶠昔僧隆諸曾隱于是諸即唐王相國之母弟也能文習道刺史多往謁之靖續遁此山刺史黃晟常請出州供施餘委末於秦川北山置院示疾坐終享齡七十餘空于山下營塔存焉

守直傳 明律一之第十八 僧贊寧

釋守直字堅道錢塘人也姓范氏舜信安太守瑾之八葉禮既冠衆君子器之風有立國之期不頎玄纁之錫遂詣蘇州支硎寺圓大師所受具足律儀是夜眼中光現長一丈餘持久方滅蓋得戒之驗也後抵江陵依真公三年練行尋禮天下二百餘

郡聖跡所至無不至焉見無畏三藏為受菩薩戒聞普賢大師傳楞伽心印講起信宗論二十餘徧南山律鈔四十徧平等一兩大小雙機在乎圓音未嘗少異乃立願誦華嚴經還於中宵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惆悵然如珠在握是歲入五臺山轉華嚴經二百徧追夙心也宏覽大藏經三遍廣正見也至開元二十六年有制舉高行道俗請正名錄大林寺後移籍天竺住靈隱峰時大曆二年也至五年三月寓于龍興淨土院謂左右曰夫至人棄如而乘乘如而去示其心然也而愚夫欲以長繩繫彼白日安可得乎吾景落桑榆豈淹久也以其年此月二十九日告終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五其遺誡遷變人多美顯名者

洞庭辯秀湖州皎然惠普道莊會稽清江清源杭州擇鄰神暟
常州道進畫公著塔銘云

齊翰傳明律二之第二

僧贊寧

釋齊翰字等至吳興沈氏之子高祖陳國子祭酒曾祖隋魏州
司馬祖考三世不仕翰綺歲從父至山寺殆高靜無塵之獨惻
然有宿命之知固請捨家至天寶八載八月五日奏制度配名
永定寺九載十月臘五分壇納形俱戒移名開元大曆中轉隸
武丘皆兩州道俗所請從命也翰道性淵默外則淡然迹不近
名身不閑事長在一室寐如無人豈比夫駢行鼓簧之士哉頗
門相部義弘精敏罕儔明法華經主蘇湖戒壇每當請首則令

時所謂壇長也大曆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念中頓現蓋純誠之所感也即以其年終於本院春秋六十八法臘二十六齡遇疾之日謂門弟子曰有鶴從空飛下迴翔我前爾曹見予必謝之期小聖猶病安能免哉受業門人如隱戒壇宣先等與吳興皎然結法門昆弟之交供高潔難可軽慕焉

藏矣　　劉　鳳

藏矣姓朱氏蘇郡人海方詢五洩山遇霍默大師一言悟道會昌中構運哀泊洛州再興長壽寺勅度居焉尋楊汝典薦請矣歸于故林以建精舍大中十二年勅水任景求捨宅為院迎之矣將離姑蘇為徒衆泊檀乃以棧拂與之曰吾在此矣汝何疑

乎已而潛行

大義　劉鳳

大義會稽蕭山人從吳郡圓律師受具復依本州開元寺深律師學四分律指訓義因遊長安

曇一　劉鳳

曇一姓張三韓人也因累葉仕隋唐家于越十六聽雲門寺茂亮法師講題解開悟二十五年杖錫東歸明年詔置開元寺又明年長史張楚澤為寺主因而居焉一聲振京華道高吳會其高足弟子則薦州開元寺辨秀常州龍興寺法俊等

辨秀傳明律二之第六　僧晉宇

釋秀俗姓劉氏漢楚王交三十一代孫也秀幼孤諸父哀字禮如教立孝自天生而宿植緣深心田欲穢因請伯氏出家長行哀而捨誨事靈隱謀禪師便能問津圖入道之意所聞指訓如涼風入懷醒然清悟天寶四年受戒於東海鑒真大師傳律於會稽雲一至德中舉高行錄名于吳郡開元寺乾元中下詔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長講戒律秀應其數也頃年赴淨土一門不經于念嘗謂人曰昔聞西方之行是有相大乘此乃達心不直非達觀之說何邪夫出言即性發意皆如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況我之正念乎秀禮誦一十六萬度人孤制律極正持僧綱自肯湖南北皆宗仰焉以建中元年六月十五日寢

疾而終春秋六十七法臘三十五當其逝日有庭樹一本枝葉扶蘇朝華正敷而遷葬瘁其年七月五日遷塋龕於武丘西寺松門之右門人道亮道欽清會僧遠旃檀之香樹也故觀察使韋元甫李棲筠虢州刺史李紓御史中丞李道昌盡欽慕往德亦林下之交雲畫為碑頌焉

志鴻傳明律二之第九　　僧贊寧

釋志鴻俗姓錢氏湖州長城下若人本名澈志鴻字也少出俗於石門鄉寺則梁靜林也前染受具訖往茂苑親道恒師盛集研覈精微時曇清首舉五相切磋亮成洪緒然憲先德釋南山鈔商略不均否減無准捐牌忘後補袞不完襲括大燕雲夢已

下四十餘師記鈔之玄勒成二十卷號搜玄錄大曆中華嚴疏主澄觀披尋乃為序冠於首然其解判不無所長其如科節錄碎是其短也春秋一百有八歲勑署為長壽大師焉近世止行其字而已今雙林累遭兵革加以水潦碑碣失墜闕于言行也吁其儼公氏族本生地與南山宣律師相同亦為美事矣

存省郎傳 明律二之第十三 僧贊寧

釋有朗睦州桐廬人也為童強識誓宿呼語悟其志大而言高每厭葷籠忽投聖德寺慕道從師勑恩得度性雲天發于毗尼道學如温習復擇名師得姑蘇開元道恒師恒曰甚矣吾得朗也門人日益親及乎探賾精微愈征愈遠時有擊論互指為迷

者必請見彭為其判之坐公曲直諦曰義盡者彭言到彭義無不盡也其博綜律乘扞禦師門也若此恒曰自吾有彭也惡言不聞矣彭遊席葉拱而對曰某不佞也仰師之道若採扶桑以啖蠶蠶所患者未能嗢絲絲以報主耳恒曰視子吐圖容五色絲可供黼黻之瑣言大謦矣睨赴維揚之召廣訓徒焉然其滿口雌黃品藻否臧古今之義生徒明敏者各錄之都加潤色號順正記十卷行之復著公輕重物儀別行沿襲十三章門條例外加近世現有物之重輕頗為要用彭復高儒學作碑頌越多以其曾化邦溝故呼淮南記主自號清泠山沙門焉

僧贊寧

神僧傳明律二之第十四

釋神皓字恒度姓徐氏八代祖撝齊竟陵王西邸學士子陵梁尚書左僕射其文與庾子山齊名迨陳國亡因佐吳邑遂家姑蘇皓乃為吳郡人也天性耽素風韻朗邁幼負脫俗之姿尋依錢塘龍泉道場一公出家天寶六年降敕詔精擇真行一州許度三人皓居薦首因錄僧籍於包山福願道場初進具于興大師次通律鈔于曇一後士講律鈔五昇壇場遂乘舟歸包山使野史誌茅山童掃石逍遥樓息旋增修屋宇乾元乙祀有詔天下二十七寺各奏大德七人長講戒律因請住開元寺欲果其願且懼簡書遂俛俛從命奉戒弟子開州刺史陸向前給事中嚴沈服道弟子禮部侍郎劉太真前大理評事張象歎風弟子前

廉使亞相李棲筠請綱任海隅一邑緇伍三變至於道末年二於圓宗別置西方法社講法花經九十餘部貞元六年十月開元寺遇疾至十二月顧囑弟子維亮曰我棄世後可歸洞庭故山置塔說法而終是夜瑠璃色天星實如雨西方兆朕密現于前春秋七十五僧臘四十三門人維亮有文有道獨步當時執師之喪不以證而廢教也傳法弟子道超靈俊道濬道稜維讓維誠皆一時英邁雲晝為墳塔碑頌美云

舟清徹傳明律三之第三

僧贊寧

釋清徹未知何許人也周遊律肆密讀根門即無常師惟善是與初於吳苑開元寺北院道恒律師親乎闡奧深談理致而鍾

華望無不推稱憲宗元和八年癸巳申約志著記二十卷亦鳩聚諸家要當之說解南山鈔號集義焉或云後堂至十年畢簡令豫章武昌晉陵講士多行此義嘗覽此記錄廣是宗徽未知其終

系曰徽公言行無乃太簡乎通曰略略有據名實錄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廣三五之世事耶蓋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後世何述焉今不遂當賠職由此也又與弗交赴告不書同也諸有缺略不均必祛詩讓焉

常達傳明律三之第八　僧贊寧

釋常達字文舉俗姓顧海陽人也發跡河陽大福山遊學江淮

諸勝寺達先逃中和克完戒法專講南山律鈔後求涅槃圓旨法華止觀復通陰符老莊百家之書其餘分時之學盡二王之筆迹後隨方恭禪詣于宗極俄屬武宗滅法歎曰我生不辰不自我後由是寢默山棲委蛻道世而無悶焉宣宗重建法幢荐興精舍合境民人皆達之化導故大守韋曙特加崇重身不衣繒纊室惟蒙薛蘿四衆知歸諸方慕化其潔白鶴鷺如也咸通十二年合郭僧民請紹四衆教誡或遊遂洞牧或嘯傲海壖不出林麓動經數載雖貴士單車詣門莫得而見于七五言詩追用元和之體著青山履道歌播人唇吻忽于自恣明辰鳩衆于長廊合掌遂申長別辭甚剛正因卧疾不起絕食七日而逝實

咸通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也春秋七十四僧臘五十一門人會
清傳朗奉靈柩殯于寺之東南三百步後年即墳起塔類川陳
言撰塔銘邑大夫汝南周思輯為檀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劉鳳吳釋傳云住鄔之破山寺

法相傳 明律三之第十 僧贊寧

釋法相姓俞氏吳長水人也天寶中誕育為嬰兒卓異七歲投
師受經法三決自誦通法華全部弱冠往長安入國寺得滿足
戒即大曆中也便于上京習此尼道諸部同異無不該綜涉十
一載蔚成其業傳法東歸請學者如林吳郡太守奏于開元寺
置戒壇相預臨壇之選尋究依止蕪衆推為寺綱管恒施二衆

歸戒行佩瀘囊器不畜長安有鳥棲于座側馳弁不去會昌元年二月十日午時三刻告弟子清曇清高吾當滅矣儼然累足右脇而逝時衆晝聞管絃清亮乃天樂也夕覩異光春秋八十九僧臘六十九四月遷塔于来蘇鄉之原白塔是也後弟子率義州刺史曹信大理司直吴方重修塔發之見相遺骨若銅色舌相不壞若芙蓉焉齒全四十二香湯沐之重葬蓋景福二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二日也高弟子公靜一弟子行稟一弟子仁表一弟子玄果一本清白之僧也同鴻放重脩塋光一寺為兵革殘毀之後也果公啟公後僭隱天台習神觀相次終于山焚之皆獲舍利焉

劉鳳吴郡傳云弟子清曇清高

慧則傳明律三之第十三　　僧贊寧

釋慧則姓糜氏吳郡崑山人也九歲博遊才義總覽儒經善種發萌倏然厭俗以大中七年就京西明寺出家勤知諷誦皆如曾習九年于本寺承恩得度十四年棲法寶大師法席覆講當年勅補僧員大德咸通三年就崇聖寺講俱舍論并喪服儀出三界圖一卷七年於祖院代暢師講十五年勅署臨壇正員廣明元年巢寇犯闕中和二年至淮南高公駢召于法雲寺講罷還吳刺史楊公苦留却遊天台山國清寺挂錫乾寧元年至明州育王寺撰塔記一卷出集要記十二卷武肅王錢氏命于越州臨壇以開平二年八月八日示

疾坐亡受生七十四法臘五十四寔于鄒山之岡八戒弟子刺史黃晟營塔則生常不好訐直以撝謙推人為上除講貫外輪誦經呪自法華已降可三十四本以資口業覽大藏教兩編講針七十編俱舍喪儀論語各數編清苦執持近古罕有入室弟子希覺最露鋒穎焉　附見一人不錄

彥倩傳　明律三之第十四

釋彥倩姓龔氏吳郡常熟人也揭厲戒律鍥鉄塵務勤求師範唯善是從末扣擊鑾宗記主得其戶牖乃於本生地講導同好鳩聚律風孔扇號為尼毗窟宅焉先是海隅亟咸氏之遺壤招真治之舊墟古寺周圍不全墝垣而已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

僧贊寧

伏於寺閣嗥吼不至俾憫之忙係鞾引炬下閣言欲拔之弟子
輩扶還且止者三四伺其更闌各睡乃自持炬就拔其箭虎眈
眈舐矢鏃血顧俾而瞑目高贊明遠師朱德就寺尋虎俾告示
其箭朱德悛心罷獵焉武肅王錢氏知重每設冥齋召行持明
法時覆肩衣自肱而墮還自捨上或見鬼物隨侍焉所謂道德
感則鬼神助也以貞明六年六月終于山房年九十九歲云　附
見一人不錄

劉鳳吳擇傳云住波山興福寺　純宗吳擇傳作澍宗

惠忠傳畧感通二之第十九　　僧贊寧

忠又向吳郡具戒院中有凌霄藤盛夏萎悴人擬伐之感大師

曰勿翦惠忠還日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還其藤果重茂矣

鑑空傳感通三之第十五　　僧賛寧

釋鑑空俗姓齊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于學而寡記持壯歲為詩不多靡麗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干謁侯伯所潤無幾錢或盈貫則又病生用盡方差元和初遊錢塘禹其荒儉乃議求餐于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蓋以空未為僧時名君房也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

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為飢火所燒不暇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皆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于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呻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謀經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為趙王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汝為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年許日惟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于飢凍僧曰由

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糧氣微存聲徧響清終不可致質徧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貧賤之分脩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覽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揖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壐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程親說厥由向程程聞空之說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程詰之默然無荅乃索

理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與一沙衆恒河沙兎而置
犬而擊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余曰食梵僧之棗而知宿命者與茹雪山之藥解諸國言音同
也覽鏡而知吉凶者與窺圖澄塗麻掌同也食棗臨鑑豈偶然
耶非常人之遇也其空公題識而荅塞柳理之問驗在會昌之
毀教矣時武宗勒僧尼反俗計二十萬七千餘人拆寺并蘭若
共四萬七千有奇故云與一沙衆恒河沙兎在置犬仍擊言殘
害之甚乙丑毀法丙寅獻代佛法斷寶檀之樹終不絶其華蔭
芬馥故云也苟非異人何以藏往考來之若是乎

慕異記作續空

雲清　劉鳳

雲清未詳何許人也究窮佛旨乃負笈來吳北院道恒宗師法會與省躬猶滕薛之先後也

神邕　劉鳳

神邕嘗說法吳會後入長安遇祿山亂還投金華

貞幹　劉鳳

貞幹姓武氏故鄣有崑山寺者宋支曇諦嘗遇宮於此武宗廢教其寺屏除幹緣化重立亦嘗行化於吳

行明傳遺身篇之第九　僧贊寧

釋行明俗姓魯吳郡長洲人也幼從師於本部後遊方問道然

其耿介軒昂嘯傲自放初歷五臺戴眉禮金色銀色二世界菩薩皆隨心應現由此登天台陟羅浮入衡嶽遊梓潼屬唐季湘之左右割裂爭尋常而未息靡有寧歲於是棲祝融峯下有終焉之志止七寶臺與玄泰布衲為交契其性之好惡泰亦罔抗其輕重焉嘗謂道友曰吾不願隨僧崖葬之於木樓不欲作屈原葬之於魚腹終誓投軀學薩埵太子趾多劫而成聖果可不務乎屢以言之都不之信忽於林薄間委身餧虎前爭競食之須臾而盡時泰公收其殘骼焚之而獲舍利乃頴草酌水為文祭之辭中明其勇猛能捐內財破慳法成檀度未捨已捨當捨三輪頓空取大果若俯拾芥焉

系曰佛勅比丘施衆生食二世順益感果非輕若其明心成大檀度遠慳貪也成大勇猛得無畏也成三輪空無為功德也成難捨心淨佛土也一擲其軀其利溥哉警猶善賞者豈少而勸名其是之謂乎

法朗傳誦讀一之第八

僧贊寧

釋法朗姑蘇人也稟質温潤約心堅確誦觀音明呪神效屢彰京闕觀光人皆知重龍朔二年城陽公主有疾沉篤尚藥洪治無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友愛殊厚隆杜如晦子荷亡死再行薛瓘既疾綿困有告言朗能持秘呪理病多瘳及召朗至設壇特呪信宿而安謹賫豐渥其錢帛珍寶朗迴為對

向施公主奏請改寺額曰觀音寺以居之此寺本晉雲感寺開
皇二年置文帝移都掘城中陵園墳墓從葬郊野而置此寺至
唐武德四年廢至此更題額朗乘終於此寺焉
傳云此寺應即傳題所云唐上都青龍寺第不知既置靈感
以後未改觀音以前以何時額曰青龍

道遵傳興福二之第四

僧贊寧

釋道遵字宗達姓張氏吳興人也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曜不
不足關於心聲塵未嘗觸其性至年二十請天竺義威律師受
具戒事報恩寺興大師首宗毗尼傳教也後學天台一心三觀
法門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開經院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

其趾作不逾序殿功成焉居支硎之福地大曆元年州將韋元甫兵部尚書劉晏侍御史王圓開州刺史陸向殿中侍御史陸迟大理評事張象競誘真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署為法華道場自江以東縱一十七所皆因遵之首置也舉精行大德二七人常持此經以報主恩鑄盧舍那及毗盧遮那像及多寶塔修淨土當生業造弥陀佛復寫天台教益弘道場置常住莊二區平時講法華玄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徒盈石室之籌天寶中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於天我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問荊溪然師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

觀此身在空中生死證者知是滌垢之相其年春秋七十一僧夏四十六以興元乙丑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于支硎山寺僧益公翰公一夜同夢大殿前果遶入殿門人雲翰法盛道欣猶子雲源追慕不已樹塔旌德焉

劉鳳芙釋傳云住蘇州報恩寺東陽主訥法師弟子也

寶安傳附見雜科聲德二之第八傳隱傳後　僧贊寧

次嘉禾雲光寺釋寶安俗姓夏姑蘇常熟人也風神爽拔性行淑均壯年家務所嬰誓思脫屣及進具之後專習空門洞達真訣而不衣絲纏性專分衛寢則易蘇安昔遊五臺嗟南人之不識遂率道俗模築五臺之制於雲光寺今且存焉事畢無疾而

終受生一百有十八歲法臘七十八肉身不壞門徒布漆之別
院供養至會昌毀寺遂焚之

無作傳雜科聲德篇二之第十　　僧贊寧

釋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也父陳宛丘縣尉母戴氏始
妊時夢異沙門稱姓徐住持流水寺欲寄此安居言訖跏趺而
坐其父同夜夢於盤中書一字甚稱心自言可以進上天子至
明告說所夢母曰意其腹中必沙門也矣之曰如生男放於流
水寺出家及生果岐嶷可愛且悉童體之氣年迨四歲母自教
誦習利金易礪記憶無遺厥父欲其應重子舉業斷見風範和
潤且恒有出塵之意俄爾父偷窺姚氏之女且美容儀酷欲取

之母切忌之因曰或捨是子出家寔汝所取父乃許之送入流水寺中終及月餘姚氏忽離時謂此女是善知識為作之出家增上緣矣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講通刪補律鈔法華工生等經百法論一性五性宗教勵精尋究孔老書篇無不涉獵後參其玄學于雪峯存禪師身入堂奧至盧陵三頂山檀越造云亭院豫章創南平院請作住持皆拂衣而去前進士唐稟作藏經碑述作公避請之由居洪井十載且未識洪帥鍾氏之面乃遊會稽四明因有終焉之志吳越武肅王錢氏仰重召畧出四明因便歸山蓋謝病也有詩抒意呈王云亦不留詩云雲鶴性孤單爭堪名利閑銜恩雖入國辭病却歸山時奉化樂安孫郤退

居嘯傲不交緇伍唯接作文談終日進士楊奐亦慕為林下之遊以梁開平中卒於四明春秋五十六初依善草隸筆跡遒健人多摹寫成法述諸色禮懺文數十本注道安六時禮佛文一卷并詩歌並行于代作不入尼寺不謁公門不修名刺不趨時利自號逍遙子焉

清順尊者　　載姑蘇志

清順尊者宋初魏庠守郡奏改虎丘律寺為禪迎尊者至寺乃啟禪派今虎丘開山第一人也

東坡志林內一條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涉巔渡海侯無恙於東

坡東坡問將什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教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出

靜梵　　載姑蘇志

靜梵嘉禾人姓笪氏生甫十歲依勝果寺祝髮從湛諫二法師學元祐初住郡之北禪寺講法華經修法華懺為三期期為日二十有八精恪上通慶普賢受羯磨法呼淨梵比丘

文瑩　　載姑蘇志

文瑩吳僧多聞博識宗教亦高所著湘山野錄行於世

贊寧　　張昪人物志

贊寧博物稱於時柳如京徐騎省與之遊或就質問難嘗采經

傳物類相感者為書十卷又撰箏譜二卷時有安鴻漸好嘲謔
遇贊寧與數僧偕行指而言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乃作隊贊
寧即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革往乃成群其敏捷如此

道原　王鏊震澤編

道原西洞庭夏元富子元豐間元富夢鳳集於簷遂生於庭明
旦鬻生二子一字鳳郎名杲後官樞簿使一字蓮郎學佛水月
寺名道原嘗對御演法賜錦衲還住持東洞庭翠峰寺嗣明受
大師人謂鳳蓮之應

道元　杜啟人物志

道原住永安禪院大中祥符中嘗進纂傳燈錄三十卷詔翰林

學士楊億等刊定刻板宣布

蘇州景德寺普潤大師行業記

釋普洽

普潤大師名法雲字天瑞自稱無機子姓戈世居長州彩雲里父母禱佛夢一梵僧云吾欲寄宅於此遠生顏如所夢瑞相特異襁褓間見僧則欣然欲趨似獲珍玩五歲辭親禮慈行彷公為師始從庭訓神鋒發硎越明年背誦妙經七軸九歲薙髮二十歲進具以所受法即登猊座為衆說戒紹聖四祺發軫參方首見遁照法師學習天台大教次投天竺敏法師几下諦受玄談最後啐啄同時得法於南屏清辯大法師代柄如意為衆數楊既而德風四騖芳譽遐馳時政和七年郡侯嵩獻閣直學士

通議大夫應安道禮請住持松江大覺教寺仍薦錫今號而學者輻輳如東川之凡八年間環講法華金光明涅槃淨名大小部帙纔畢待旦慈霪洋溢續因慈母年邁思念報親之恩遂謝事歸寧廬於祖墳曰藏雲居雖蕞爾彌旛尤多假道問津盈諸戶外仍造西方三聖像設廣以化人其母後有微疾師就卧床夜講心經念阿彌陀佛一萬金光母及四方無不瞻覩殊祥既兆臨終怡然大餘舍利燦如圓珠閱數日現蓮華跡二莖其為生處蓋可知矣以此方彼大義渡頭為道似乎岐致然至人適理何在不從故我世尊上升忉利說法酬恩指鬘叱丘彌為慈行紹興甲子寺僧率衆會請雲庵請師歸寺作衆依止受已明

年與諸徒弟迎像入寺故華陽以舍之大興蓮社勝會集千人結課觀經念本性唯心之佛仍建八關齋會及金光明法華大悲圓覺金剛等會並作西資士夫名賢善信四衆飲師高風来者闐咽於路或爭先而趨之者終成超越若錦江進士王齡武林貢元張啟三衢國録吳彦英嘉禾登仕金廷珪吳會安人錢氏等凡若干人俱生淨土法師博通經史囊括古今具八備之才能蘊十條之德善綱集翻譯名義注解金剛經及心經疏鈔著息陰集等並行於世莫不憑章聖化鼓吹山家自行化他能事畢矣一日索浴更衣端坐西向召門弟子曰汝等各念無常之火燒諸世間早求自度慎勿怠惰仍書偈云欲樹蘭雲霄紫

雲臺更高無生乀彼土不動一絲毫汝等持此并遺書達於知識我之最後為請定慧堂頭寶幢法主依此起龕舉火餘無他事言已默然而蛻是夜鐘聲遠聞異香滿室既欽龕幃衆猶聞師口稱佛名琅乀在耳嘗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也住世七十一年為僧五十一臘香薪之次談利無窮噫微渤澥不足以容翻空之濤微廣漠不足以展垂天之翮令法師出廣長舌相於薩婆若海搏扶搖羊角於第一義天雖古高僧不復多讓頃修法師塑像得其弟子文辯大師乀緒狀其行於像藏之內蒙不揆無似僭為筆削以幟慨之者蓋欲揚榷宗祖之德善子孫知而傳之云爾大德五年歲在辛丑九月九日嗣祖住持永

定教寺吉祥雄辯大師普洽記　戴姑蘇志

法雲大師

法雲大師字普潤長州人泰南屏清辨得言下旨有註解金剛經心經疏息陰集

法雲　劉鳳

法雲住景德寺編次翻譯名義荊溪周敦義序之

宗秀　范仲淹志畧

宗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號隱雲巖有年晚遊名公門未嘗及利天聖中丞相東平清河二公奏賜紫方袍號定惠大師

晉水法師　澤念常

杭州晋水法師淨源十一月示寂晋江楊氏受華嚴于五臺承遷丶嘗注金師子章學合論於横海明尊南還聽楞嚴圓覺起信于長水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因省親于泉請主清源復遊吴住報恩觀音杭守沈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密印寶閣華亭普照菩住高麗僧統義天杭海間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隊因義天持至皆決逸而復得左丞蒲宗孟撫杭慾其若志奏以惠因易禪為教命公主之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以遺師為主上祝壽晋譯觀一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實又難陀譯八十卷皆為菩進本證觀法師譯四十卷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為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塔舍利

於寺西北壽七十八先世泉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實元祐三年也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宋晉水源法師

師名淨源字伯長姓楊氏生而敏慧依東京報慈寺海達大師得度詣志參尋初見華嚴承遷次見橫海明覃從見長水子璿盡得華嚴奧旨聲譽籍甚住泉之清凉蘇之觀音杭之祥符湖之寶閣秀之善住左丞蒲公守杭尊其道以慧因院易禪為教命師居之所至緇素景慕師筆力遒勁合華嚴證聖正元二號為一以便觀覽製華嚴楞嚴圓覺三懺法及作法華集義通要十四卷又疏解仁王般若等經高麗國王子為僧曰統義天航

海而来問法於師朝廷遣侍講楊傑館伴化及外國其道可知
矣元祐三年冬示寂茶毘得舍利無數塔於慧因院之西北壽
七十八先世泉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
贊曰法界無盡一心洞明奮厥餘力詮釋羣經作式垂範聿有
駿聲慕法者衆海國揚舲

右出武林西湖高僧事畧宋秘書丞元敬東嘉元復全述

集維那淨土善人咏之第三十六　釋道衍

梁上傳言豈熟謾求生淨土本無難臨終念佛隨趙往點鐵成
金一粒丹

集維那姑蘇人於萬壽寺綱維多更染患垂革以衣資二次

請衆念佛命終後衆次參時間梁上云集維那生淨土矣堂衆驚駭疑集無淨業何以得生斯須梁上復云臨終兩度請大衆念佛故得往生觀此世人臨終請人念佛實爲要道也

出寶珠集

慈照宗主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二　釋道衍

聽得鴉鳴萬事休何期風障遣江州導師順逆皆方便只要衆生信解修

慈照宗主諱子元自號萬事休平江昆山茅氏子投延祥寺志通出家習誦法華修止觀一日正定中聞鴉聲悟道乃慕廬山遠公之風觀人念佛緝白蓮懺儀後住澉山湖上刱白

蓮懺堂與四衆同修淨業四十六歲障臨江州於順逆境未嘗
動念隨方勸化有西行集乾道二年宋高宗詔至德壽殿演
說淨土法門特賜白蓮導師慈照宗主後於鐸城倪普建家
告諸徒曰吾化緣已畢時將行矣言訖合掌而寂塔舍利於
松江之力及市

子元

慈照宗主子元號萬事休崐山茅氏子母柴氏夜夢一佛入門
次旦遂生因名佛來父母早亡投本州延祥寺志通出家習誦
法華經十九祝髮習止觀禪法一日正中定聞鴉聲悟道嘗發
誓言大地人普覺妙道每以四字為定名之宗從此宗風大振

見周世昌崑志澤釋傳

師集彌陀勤要法華百心論證道歌風月集行於世後於度城
偶普建宅告諸徒曰吾化緣畢日當行矣至日果合掌辭衆奄
然示寂茶毗塔於松江力及市港吳儈昌宅勅謚最勝之塔

慈照宗主載往生集　釋株宏

宋子元號萬事休平江崑山人少習止觀定中聞鴉聲悟道頌
曰二十餘年紙上尋去來尋去轉沉吟忽然聽得慈鴉叫始信
從前錯用心於是利他心切普勸念佛代為法界衆生禮佛懺
悔祈生安養翁白蓮懺堂述四土三觀選佛圖開示蓮宗眼目
逆順境中未嘗動念高宗皇帝乃見賜號慈照後于鍾城三月
二十三日告衆曰吾化緣已畢時當行矣言訖合掌示寂茶毘

舍利無数勅賜最勝之塔

良渚師塔銘　　陸游

禪師處良字逸翁會稽山陰劉氏子紹興五年甫九歲以童子得度十三歲遊諸方僅勝衣笠路人為之驚歎初為妙喜禪師宗杲侍者又從卍菴禪師道頴為書記遂翁英邁玉立遊二師門皆受記莂餘事能文詞喜筆札諸方翁稱良書記然亦以議論嫉忌不少假借不為諸方所容妄一比丘輒得名山壯刹遂翁獨頽然衆中嘗居嘉興法喜院臺香為卍菴嗣蕭然數僧食才半菽再歲退廬會稽海上今太常尤公延之守臨海起遂翁領紫雲復以縣大夫不樂棄去久之領崛山薦巖資福寺遂以

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之卍菴與遂翁所同建也逝之日手書末偈于予銘曰

山棲谷汲利欲靡及就擣使蹲道成諱集廬阜城之浮屠發之吾識其封身沒名立

寂堂師元禪師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四　釋道行

密菴會裡得聞傳佛製咒尼守愈堅自向十州行化後好看陸地出紅蓮

師元禪師姓祝氏華亭人嘗學禪於密菴傑公戒律甚嚴萬行念佛三昧感金甲神自天而降夢紅蓮花從地而出由是十州行化大闡蓮宗普勸一切人念佛往生感驗者不可勝

數祕白蓮寺於湖之弁山又祕延聖院於蘇之陳湖磧沙遂終磧沙焉

雲屋善住和尚　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七　釋道衍

行門清淨玉壺冰名重蘇臺福慧僧天上人間俱不顧華開見佛是真乘

雲屋和尚諱善住蘇人也受業于郡之善慶院習賢首學於卧佛和尚性稟高潔不近聲利學通華梵能文善書方外大夫士無不崇敬掩關不出晝夜六時稱念阿彌陀佛萬聲讀誦大乘禮拜懺悔坐卧向西雖病久不易吳中之修淨土者惟和尚為最故緇白多取則焉有安養傳及谷響集行世臨

終異香滿室儼然而去　載吳郡志

圓通禪師

徐林次弟德止遜官於從子而學佛歿宗賜號圓通禪師　徐師曾吳江志仙釋傳

德一

德一高僧也初為金人所擒遁居卓墓結草菴以居歲伏日煮茗施路人亡未之奇也既卒從火葬其徒法才於烈火中得所持數珠數枚人始驚異名其菴曰留珠　陸嘉穎

記休亡菴遺事

宋德祐乙亥劉師勇與常州知府姚訾通判陳炤統王安節共守城亡陷訾炤安節戰死城中無一降者師勇以四騎潰圍東

出其子中道隊馬師勇曰是非大將子砍首繫馬上馳去後三十年休丶菴老僧病死遺篋置梁上封識甚嚴衆發視唯鐵衣寶劍其大字有劉師勇名相傳自常州奔臨安轉至屋山宋亡乃晦迹浮屠

衣和菴主

戴姑蘇志

衣和菴主崑山人隱居雪竇畜二虎恒跨之以遊後徙二霊終焉初雪竇妙高峰在千丈巖頭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乃蜡結成龍因名棲雲大德丁未燬於盜更二十年不克復虎乳其壺為容咸謂菴復而和祠則虎禍其息至元丙子復其菴肖其像于是二虎前伏聲兹飲和猶從仁不為害和師在日有

四倡詠藤龕載奉化志

餘澤　　載姑蘇志

餘澤字天泉姓陸氏郡人學天台教觀辭鋒辨博音吐如鐘大德中住永安還北禪召住杭之天竺會朝命勘金書藏經澤居於京師與翰林集賢諸老倡和後聞有雨花別集屢集序長洲志同但又有云方萬里千吾行座上見其詩豪放因摘奇句為長春集序以歸之

悅可

悅可住嘉定西隱教寺元泰定間賜號慈光齋照佛日廣惠大師可精修行業謝絕人事坐而逝閣毘之日焰舌不壞其徒行

已精于詩有劬劬堂集楊維禎序之

姑蘇志云字中庭嘉定人少修靜業元統間嘗錫師號

古玉字說　釋圓至

延聖懋上人有文孫懋曰山積秀而瑤琛探家懷仁而才生吾種德不藉芳積善成苗舍宜鍾美于汝以寶貴于世乃稱其才而命之曰琮則又問字于高安比丘圓至：曰夫至美不常得至寶不俗售故價于市者無良器物于目者非貴質乃稱其名而字之曰古玉周有大筵奔公走侯他玉不陳獨登天球由其古傳貴莫與儔珩璜琪箴珝艷體眩眸雖媚于今維玉之善琮拜曰唯敬憲嘉猷

險崖字說

釋圓至

昔乎崖翁自述其志曰乎則違俗崖不利物乎崖之名聊以表德蓋以險絶為行務立於物之不能至也夫君子居易以俟命於俗泯其大過人者甲、與世爾汝彼不我即猶將援而進之豈固為穿鑿峭嵑危巖峻嶷以拒彼之進也而萬物仰之常畏其卓然而難並然則君子所以險絶而異于物者亦彼之見然爾吾何有焉昊郡志昂字險崖余說其義如此昂慧而喜學才智頴然執已恂、無不可犯之色然非得其頴然之同者終莫幸而近也曰崖也蓋肖云

琳西玉　　戴姑蘇志

琳西王至正末出遊會稽亟歸父兄皆已歿嫂以不孝死於投井唯母在琳乞食以養母卒血書華嚴經以薦江陰王逢有贈孝僧琳詩

贈孝僧琳 有序

王逢

琳號西王予鄉人至正乙未出遊名山川會亂亟歸覩兇數兵之告以故免既聞父兄弟皆歿亂中餘母高嫂薛在錢墅庄及見母創甚嫂以不孝溺井死琳躬負土掩之閒謁乞食奉母養彌年母卒密葬善地遂奔隱吳門一日攜血書華嚴經謁予海上予嘉琳學佛氏教而克孝克義贈之以詩曰

華嚴內典釋中尊書向吳門獨樹村十指滴枯遺體血一心追

報二親恩琅函夜繞金光架黃壤春回淑氣温却憶亂離多死隔獨能奉養及生存江魚雪白思登餌野棟陰紅夢倚門容舍題詩良有以頻年少見孝兒孫

義僧行　王逢

世降道淪喪盛事罕見之我歌義僧傳蘄取國士知僧臻生夏浦俗號徐大師勇敢重意氣赤手可獵麋張忠郭解流任俠不計貲臻顧出門下效死誓不移盜尋逸馬洲魚肉乎蒸黎元戎堅營辟大姓深溝池壯哉張父子公卒脫頂兒父撝子死難家不得飲屍臻聞切齒恨二死不同時夜即操斧刃奮身斫藩籬徑入牛宮內斧斷張孽雛手殺盜六人勹挽聞道歸妻拏拜堂

下金帶謝所私上公賜巾裳欲以好爵縻慍然掉臂辭還山弄摩尼方今國步艱中外羅禍痍銅虎書懸綬鐵馬誰寧旗嗟尔匹夫臻足張三軍威何不食君祿為君清淮夷收名魯仲連千載為等期天秋黃葉脫日暮玄雲馳歌詩節鼓吹用壯吾熊羆

劉鳳

月屋梁公

月屋梁公住能仁寺有弟子天岸稱入室聞善世禪師季渾公道德復往詢焉

宋濂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至正十六年作

大雄氏五時說法至於法華方暢出世本懷自鳩摩羅什翻譯東傳震旦而諸師消釋者鮮得其樞要或主一音四相之談或

狗四時六宗之教各號專門務相摩軋甚主南二而北七異言喧亟而莫之適從矣惟我天台尊者丕闡前修三觀之說約法華悟門弘演自行因果化他能所宗旨白日正當中天而螢爝雖多隱而弗見所以尊勝偉特純非他宗所可及二十餘傳而其道愈大顯此瀛於銘普福法師之塔不得不推原其始而盛言之也師諱弘濟字同舟一字天岸生姚氏族世為會稽餘姚人父某早亡師從同里寶積寺舜田滿公出家滿公其從父也師駿發絕倫或授法華經輒能記憶年十六受度為大僧日持四分律頻步之間不敢違越絕尺已而歎曰戒固不可緩精教乘以資行解其又可後乎于是往謁依半山全公讀天台之書

久之悉通其玄義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期懺聚精會神存神不貳髣髴於觀定中覩尊者畀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辨日增河懸泉湧而了無留礙當是時大山帜公尸松江之延慶越溪證公主武林之演福法幢雙峙光焰鎔鎔照映大江之南皆延師公座說法而越溪爰師尤薦諸部疑難或有未易決者要其終始而析之師因義觀圖融觸目皆洞然矣泰定元年開法于萬壽圓覺寺浙河左右傑偉之士奔走其室唯恐後之議者謂倡佛海之道以播芳猷實自師始明年監官海岸崩民朝夕惴惴恐為魚鱉江浙行省右丞相脫脫甚憂之祈禱觀音大士于上天竺仍請師親履其地建水陸冥陽大會七日夜師冥心觀想

取海沙詛之親師其徒徧撤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為不崩人咸異之天曆元年陞主顯慈集慶寺二寺皆杭之名刹師處之怡然集慶適當歲儉遂退處別室蘇人競欲致師以帑来聘住大德萬壽寺一座不移閱六寒暑而小子之有造者為多重紀至元之五年江南行宣政院選主會稽之圓通圓通久廢之餘鐘魚絶響師曰此父母邦也吾何避焉欣然東歸闢齋館乞糗糧攝授徒侶多至數百人寺為中興歷四載還隱寶集專修西方念佛三昧當會心處不知念而非念非念而念也至正七年壽八十矣錢塘諸名山以耆舊凋謝唯師一人巋然如暑之雲光又以大普福寺起之師堅卧不應門人法航進曰和尚自為計

固善矣其如斯道何師孫赴之居無何竟拂衣旋故江閒清鏡閣而深塾焉因覽諸家所註首楞嚴經蕪簡失當方將折衷其說為之疏解戊戌疾作召四衆至以唯心淨土懃懃為勉其中或未解師意師厲聲曰死生難免生難遣索紙翰書偈而寂十六年三月十日也後七日法孫至大清晏以陶器奉蛻質葬于里之峨眉山松花塢師之所自卜也世壽八十六僧臘七十一度之林永孚等三十六人得法上首出主伽藍者上竺道臻雍熙淨琛普光允中圓通有傳天宮明靜等五人其登門卒業未出世者尚多焉師梵貌魁碩言吐清羅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故其本末蕪詭無所淆涵高昌總統有段若空利者每謂學蕪華梵

出入經論世無能敵之用其國語與師共譯小止觀文彩煥發高昌為之報然自失卿先達韓莊節公性稱師才全學博無求于名不過以文寓意巴西鄧文肅公文原亦敬師有道遺詩敘殷勤有相逢定性三生話之句其名為薦紳推許如此平生以流通教法為第一義建法華本部百十會苟有名者未嘗不應屢感天雨華之祥然于佛乘文事俱不偏廢出處語嘿則未始離乎止觀所著書有四教儀紀正若干卷天岸外集若干卷並刊行于世云夫傳衣承宗學者多矣其真何哉蓋駕於高遠者有立異之見安于淺陋者無深探之志所以言彌近而彌遠理愈似而愈非唯頴悟之士洞察其微不敢以臆說參合于其間

重嶽疊照雖百世而無弊可也如師者講貫導化一以止觀為
宗如印印泥不差毫髮可謂知尊者翼道之功而號善繼善述
者矣豈非賢哉豈非賢哉其壽持靈隱禪師元靜狀來徵銘為
之銘曰
佛法正傳實惟台衡大者鏗鉾萬鼓齊鳴彼傍宗者自謂孤撐
以此較之蒼蠅之聲其累葉相仍其學孔熾時雨普沾春曦流
麗無物不萌有生咸遂神功妙法此焉為至其猗歟上師義觀
兩馭剋期破障息念歸宗煌煌神公心與之通授以如意無礙
弔攻其三浙河之西聯揚法幟公座談玄雲行雨施出坐道場歸
者如肆為人天師攝伏庶類其水蟲鼓禍海涯善崩凝神寂寥

呪沙為兵變化像忽風遷流形雙足所羅凝如堅城其五此願力故匪由外假妙經之宣集於蘭若天亦雨華繒紛而下有感無應理無愆者其六有聲隆然傾于通遐遊戲文辭復衍而葩枝ㇾ葉ㇾ如寶蓮花不物於物以道為家其七般若光中無非妙相一鑑之明實含萬象生既不來死亦非往何必興嗟涉有情想八其師有脉言欲了正因惟心淨土繫功宜勤日如懸鼓一念不分師雖逝矣言若親聞其九青山崔ㇾ流泉在下迴景欽英絶作邦寂萬松作花黃金滿地設利斯藏永其終古十其

古吳銘禪師塔銘略　　危素

師在中竺時有童子仇姓者從師荷包笠夜宿蘇之承天寺見

空中有一寶塔左右翼衛皆天神若有所告曰天帝以此塔還賜徑山也詰旦以事聞其僧曰此又古塔禪師還還徑山也日與之俱來焉求給役俄而徑山命下聞者異之

紹時　　載棠明志

元僧紹時里人幼度慈濟寺律身謹行不茹葷酒比長僧衆推為住持募修梵刹重建一新年七十餘造紙衣一通完即沐浴衣之入龕趺坐瞑目少頃鼻垂玉柱而逝

楚崗禪師　　劉鳳

楚崗禪師宗玉自閩來遊吳住崑山之陳溪福壽院丨已圮崗勸誘彼王氏倡為緣事構新之造於至正二十三年冬

題慧無盡藏主塔銘後

釋文琇

沙門者貴在明佛心宗行解相應近世為沙門或有行無解或有解無行或行解俱無間有行解兼全鮮能明佛心宗者乎若夫有行有解而能明佛心宗中吳慧無盡藏主其人歟無盡戒檢冰清禪誦勤勇刺血書諸大乘經攻苦數淡備行三寶中事攸一弗懈豈非有行乎學教觀於古庭穗楞嚴於融室皆有所入豈非有解乎又從行脚於虎丘宛別傳之旨豈非明佛心宗乎是三者出世大丈夫事無盡既兼而有之其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固宜然矣若示身火聚乃遊戲三昧灰燼出舍利乃行之顯驗豈為異哉遘菴法師狀其行吾佛幻法兄銘其塔誠與繇

篤作郭林宗一碑銘無異也稗沙門觀之得不其顙有泚

思古先上人

思古先上人從天台教至正間將游歷恭請遂昌鄭公為之序已而留主長洲文殊寺

煥無文　　劉　鳳

煥無文先為雲岩士標瞻公書記又為虎丘中行仁職文翰稱通敏

善為上人　　劉　鳳

善為上人高昌人其國素奉佛法王公以下多從削染上人在本國世為顯官由父為常熟監州而為吳產慕方外受業西山

天池恨無良師友乃徧遊諸方

遠復元超　劉鳳

遠復元超藏主皆慕道欲周遊四方超前主天竺中峯藏解歸又適越

自厚　張最

自厚字子元吳人從學雲隱東嶼師歷住雪竇秀峰諸山其徒中行深禪觀嘗居壽岩菴時苦旱山石不可穿井夜夢神人告分七竇泉一脉來覺視其處泉果湧出因號夢泉

淨標　楊循吉紀畧

淨標住持靈巖寺至正二十四年聞縣尹楊翥修縣學缺貲率

其徒輸金助工、始落成

吳都法衆卷第六中終

吳都法乘卷第六下

吳江周永年撰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洪武三年化

宋 濂

吳郡有高行浮屠曰古庭學師傳華嚴之教於寶覺法師簡公凡清涼大疏鈔及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皆能融會甚深微妙之旨遐邇嗜學之子欽祉遊瞻不啻卿雲德星以獲一見為快師因造十玄門賦以示圓中大旨叢林傳誦以為能發越賢首諸祖之意他師好為立異有以應觀法界性為十界差別事唯心造為真如之理者師彈指曰真如生滅倒置錯亂一至於此耶是可為大息也其於匡衛宗乘唯恐稊稗之混黍苗固若甚嚴然其慈心平易不肯沉溺專家以殊尸異軌為高理之所在輒

翻然從之每升堂示衆曰吾宗法界還源非徒事於空言能於禪定而獲證入者乃為有得耳既而又曰吾參通法華雖稟入法華三昧然長水璿問道於琅琊覺又從靈光敏傳賢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古人為法乃爾吾徒可專守一門乎君子美其至公無我一掃近代互相矛盾之陋故師見諸著述者咸有可觀師嘗與同學原澄以一乘同別之義更質叠難為法華問答若干篇復因主修法華期戢撰法華隨品贊三十篇辨正教門關鍵錄若干卷及詩文並行於世嗚呼有若師者其與不可傳者歟矣可使之弗耀於來裔乎宜其弟子處仁法慧圖之、堅也謹按九皋聲公啟宗佑公所造行業記師諱善學自號為古庭生儒家馬氏自幼離俗住大覺院學出世間法悦若青蓮花

起出淤泥亭亭淨植至治癸亥師年已十七矣始受度為大僧投華嚴諸師而窮其說久未有所入時寶覺講經曹溪師亟從之慧解瀋發聞其演說勢若破竹然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寶覺善甄別人物絲毫不少貸獨譽公不置間勉其門人曰學上人可謂名實相副矣爾曹能如其賢吾宗庶幾其復振乎自是名稱勃然而興老師宿學亦推之為人望別傳教公在報恩遂聘之出典賓客久之浙溪之光福偶乏首衲者古田滋公命師司之又久之無言宣公來繼報恩之席復延之於上座公筵說經聲采一時震動江南行宣政院請師開法崑山薦福寺宣公欲攝受為弟子師笑曰吾得法於寶覺思報之乎力拒不應賦

曹溪水西章以見志越二年即棄去還東林隱居專修白謂同志曰吾始習晉水源華嚴懺法行之已久及觀天竺慈雲式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悔諸文皆出華嚴吾欲藉是以祈生安養耳掌教者尊師之道不容肥遁自逸强主陽山之大慈先聲所被非惟天人其欽而山川草木亦若動色相慶 皇明龍興庶事一新澣溪人戀嫪師為尤切聚黒白若干衆具疏幣禮以香華威儀請師居之師亦將大弘賢首之教以續佛慧命雖當儉歲躬分衢以食衆會天復旱院有觀世音銅像素著靈異郡二千石率僚屬迎致府廨爲師如其法禁之大雨三日由是士民知禎祥所致施者接踵而集師方思有所建置院僧以官賦

違期當從度州有司知師專任講道欲興辨析之師曰吾為主僧法當坐敢累他人耶遂毅然請行或讓師為迂師曰宿業已定不可逭也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時洪武庚戌四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有四以某年月日建塔于某處藏焉師形貌怪癯退然若不勝衣戒檢精嚴護持三　唯恐有所染汚獨居屋漏法衣不離體三藏諸文未嘗釋手雖盎無斗儲處之裕如謙恭自牧墅子來見亦無惰容勤于誘掖有不領解者方便比喻至於反覆數四必俟其心悟始罷云嗚呼大覺如來設為度門雖萬別千差不過因機應化如大醫王隨病制方初非有所同異也其立異同者乃末流之弊耳唯我清涼大七一遵如來遺

教學無常師問律於遺公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傳涅槃起信論法界觀還源記於兎官治雜華於大詵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疏於荊溪參決南宗禪法於牛頭忠徑山欽如此之類復不一而足所以羣機盡攝萬理俱融卓然為一代人天之師今觀師升堂示衆之言蓋深有契於大士者也曾不得大行其志于時而夙因已不可逃矣哀哉瀕於諸宗之文頗嘗習讀每病台衡賢首二家不能相通欲和會而融貫之恨鮮有可言斯事者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於是發不及見之歎既序其事復綴之以銘曰

賢首之學禪華為尊建立六相條分十門固自以為瑣碎而不

可易至若天台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之旨一念三千之文又曷嘗不引之而示人況修門之注釋乃止觀熏習次第亦不外之而立言念古昔之諸祖皆契經之由循初何心于爭脩唯欲鑒於羣昏或謂無斷伏分齊而失修證之道乃後裔之紛紜卓哉學師所見離倫剪別其末枝融通其本根談諸法之相即含性具之緣因廣幾森萬象于寸心合千江于一源觀會通于大府闊局隘之專門奈之何道未克施而遂遷于遭逮安養之生固知可以無憾但學子之亡師譬猶渡河而失筏登陸而折軸企瞻弗及嘆恨難伸評羣行以成章命勒之翠珉

劉鳳吳釋傳云十二出家大覺寺十七得度為僧從林屋清

公受華嚴于光福明年聞曹溪寶覺蘭公道行往依焉
又云至正甲申歲寶覺師繼為報恩第一座此則誤以無言
為寶覺矣

尹山崇福寺隆禪師塔銘　　釋道衍

非常之人為非常之事為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此理之固然
也夫佛聖人之救神變化利幽明天人之向仰龍神之拱翼求
其法者多矣然不顧其形命非挺特雄偉非常之人其可能乎
如薩埵之飼虎達王之代鴿藥王之焚身仙人之截體是也今
隆禪師者詎非其倫也歟禪師諱永隆姑蘇施氏子在襁褓即
不茹葷血惟佛法是慕年逾冠白父母求出家遂舍入尹山崇

福寺投禮天泉澤法師之孫永定祝髮為僧洪武甲子試經論祠部度牒受具戒師志力苦味潛耽與常人殊乙丑九月十五夜師聞空中天神報曰此寺成于梁之天監燬于元之丙申逾今三十年吾受佛囑徵此伽藍師能重建當陰相之師乃感天神之言遂化募衆檀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大經以立願書時華瑞出舍利燁然有光人咸不駭異信敬師裒資庀材先搆大雄殿舟往三衢購大木過錢唐江颶風漂筏將入海舟之衆皆歎泣師曰吾之所為者非出于已天神來報故為尔吾以天神大權焉可妄而不陰相乎俄頃風轉迴筏抵江岸木商黃有亮異之與同友曰奇哉殿成當為造大佛像以報辛未八月殿

乃成二十五年壬申　朝廷度僧師引其徒赴　京師試經請給度牒時沙彌三千餘人其中多有不能記經欲冒請者於是
上怒送錦衣衛皆罪為軍師慈愍無可救二月二十四日詣
奉天門奏　聞欲焚身以求免　上允二十五日　勑內臣
以武士嚴衛其龕至雨華臺師出龕望　闕拜辭入龕索筆書
偈曰三十三年一幻身洞然性火見全真大明佛法興隆日永
祝　皇圖億萬春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師語內臣曰
煩奏　上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須臾秉炬自焚煙燄凌空異
香撲人群鶴飛翔于龕頂良久火餘斂舍利無算二十七日
上以三千餘人悉宥罪給與度牒時大旱　上召僧錄司官迎

師所遺之香到天禧寺率衆禱雨以三日為期至夜即降大雨
上喜而謂羣臣曰此真永隆雨也于是　御製落帽僧詩以
勸之四方之人聞之莫不感慕流涕而稱頌者是年秋八月其
弟子時習迎靈骨歸葬于尹山而塔焉永樂二年甲申春盧忱
重福宗居士以師行實一通来　京師請予銘其塔嗚呼凡血
氣之屬以貪愛為本奚肯拔一毛以利於人乎今禪師者德感
天神重建梵刹又能捨全體以救衆難豈非挺特雄偉非常之
人也哉故衍弗敢讓乃序以銘曰

形生之徒貪愛為本爲其内施一毛焉肯孰冥舍身以濟厥衆
大心上士始克勤勇吁嗟禪師天神依翊重建寶坊繄誰之力

吁嗟禪師不昧因果如彼藥王如彼薩埵但知利生寧恤猛火
奏聞于 上 迺曰可吁嗟禪師積薪自焚舉鶴翔空煙燄成
雲感動 聖主信非常人三千得度且泣且訴吁嗟禪師道高
一世不斷不常無來無去函是靈骨塔藏于尹師之德風千古
不泯

京都僧錄司左善世吳郡道衍撰　姑胥北禪講寺前住持沙
門德完書　南陽滕用亨篆額

永樂二年歲次甲申夏四月佛誕日住山沙門師魯立石

隆善薩吳中故實記冠衲　楊循吉

永樂中欽杜釋源籍重行皆謫為邊士吳僧隆善薩表求焚身

救之許爲積薪坐其上圍以刀戟擁燄未至口吐三昧火自焚肉盡而枯骸直立節節不墮謫者由是皆赦今吳中有焚身圍也

按隆善薩事有　高皇帝御製詩及姚少師撰塔銘勒石尹山寺中此云永樂中者誤也

隆善薩續吳先賢讚道術第二人　劉鳳

隆善薩出家尹山寺洪武壬申疑四方避役竄爲僧者衆集之金陵恚使隸尺籍時亢旱隆請自焚禱雨以代戍者許之積薪雨花臺下劍戟擁隆登焉口自吐火既炎取香書四字焰中伸手授使者肉燼而體植立節節不墮雨隨而降　上喜曰此真

永隆雨製落幌僧詩美之

又見釋傳

高皇帝時釋子多違越遂有不善意向之隆菩薩居尹山人咸異其愚智不測已預知　上意詣官請焚身以衛法蒙許之積薪於市為高臺衆送之登菩薩焚香延祝已自發火從火中以香一片授中使進曰他時不雨請熱此以祈既而果旱以香禱雨有香氣達御所　上曰此永隆雨也　勅為營葬灑　宸翰樹穹碑今兊然在寺中初嘗有構造衆勸之請迺未行遠期已及衆復促之曰材已在江中遇朝逢說水嘆之俄而材至則云朝忽驚星散去筏行甚疾若有推擁之者既感靈異施遂雲集

詩題卷者僧皆善藻翰若報國惟瀚五言古毗陵送初七言離相離名大覺中勝熱沙門談般若幻居曆略直得虛空暗點頭其餘曇俊文憲九達廷珪行誠大海詩雖未工亦一時佳流卧佛智首講寺德聲為後記其餘不能載也

勸勝野聞內一條　徐禎卿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者帝怒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堂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語　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羣鶴舞于

龍頂　上乃宿三千人誅時大旱　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夜雨大降　上嘉曰此真永隆雨製落晚僧詩以美之永隆乃蘇州尹山寺僧也

永隆　何喬遠

永隆姑蘇施氏子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書時筆端出舍利燦然有光洪武二十五年大度僧衆四方沙彌給牒京師者三千餘人上試之經文多不習欲悉戮之永隆請焚身為諸僧請命許之至雨華臺望闕再拜入龍索楮書偈取瓣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內臣曰煩為奏上遇旱以此祈雨秉炬自焚煙燄凌空異香撲人群鶴飛翔龍頂良久火餘歛舍利無算于是上宿

三千餘人皐患度之他日大旱上召僧錄司官迎永隆香至天禧寺祈雨三日為期入夜大雨上曰永隆雨也為御製落魄僧詩

隆菩薩　　戴姑蘇志

隆菩薩姓施氏尹山寺僧也洪武壬申四方沙彌給牒京師者三千人患籍為軍時方旱禱雨隆因乞焚身以代之至雨華望闕再拜取瓣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使曰為我奏之已爇或進香火中舒臂接之既焚雨即大澍上喜曰此真永隆雨也製落魄僧詩以彰之

故僧錄司左善世存翁大法師塔銘　　姚廣孝

存翁大法師諱弘道字竺隱號存翁蘇州府吳江之澄源里人
姓沈氏父亨樂于田園母徐能守婦道忽有梵僧遇其居環視
水木清華之勝言此宅當出名僧後生師甫及晬見佛像即合
掌能稱西方佛號父母異之母攻鞠于婁氏十年就外傅讀書
日記數千言見人誦法華等經歷耳便能成誦年十三其父以
青鎮密印寺僧雲屋慈有行業遂命出家禮慈為師時我菴和
尚主杭之芝雲慈輔和尚知山門事師忻慕之欲往從焉而義
有所不可乃為詩言志致書於慈丶呈我菴丶喜曰此子異日
必大吾宗也即給牒度為僧授法衣以表信十九薙髮進受滿
分戒自此為學攻丶靡懈往逕山見原叟端禪師命典記帑就

竟歸密印是年國竹生五竿挺因名其軒曰五竹軒藏修焉聞雷峰魯山文法師講授有規矩乃從其遊于是不二法門指要鈔金鍾光明觀經疏抄等書一聞其說罔不通貫魯山甚奇之會我菴由四明延慶遷主上竺師往拜焉我菴見師喜動眉睫詢及芝雲時事師言慈之入寂我菴為之嗟悼而語師曰吾宗綱格諸書汝曾讀耶師曰然部帙教觀權實之旨汝曾聞耶師曰然我菴曰即文字而求之耶離文字而求之耶師曰不即不離我菴曰吾宗解行二途缺一不可覩子解心粗有所發苟非依解進行空言無施將何以造玄極也師曰願和尚陶鑄我菴曰且為我掌記待我休去歇去却為汝通箇消息未暮月上方丈

請益值我菴危坐師請曰前日承和尚指教嘗于靜夜試以平日所聞迈照己心圓具法界念々即空即假即中百界千如事理具足若明日以此心對一切塵境接一切人事未免掉散昏沉不能任運冺合不知過在何處我菴厲聲叱曰未在去師汗流浹背頓覺平日所聞所行一切疑礙處氷消瓦解生大歡喜遂禮拜我菴復記之曰吾祖霊山親承大蘇妙悟以此解行之道轉相授受至于今日子善護持他日教門灰寒火冷之際以此對揚明廷重光末運可也勿作最後斷佛種人由此師之所學始服膺筆未幾我菴示寂去從絕宗継法師于薦福日與大璞玹公大徹昱公筆研窮考叡益精而明圓覺雲外慶公延師

居座端表率多衆時重修教苑清規命師秉筆師乃斟酌古今時宜芟繁補缺無不中節老師碩宿咸稱美焉秀之天巖耀公于車溪廣福退席請師自代遂拈香嗣我菴不忘法乳之恩也

聖朝洪武初湖郡守知師有行學請主慈感居無何即退築室于澄源溪上扁曰無為舍造千手眼大悲菩薩像六時禮誦期生淨土為終焉之計會稽楊維禎廉夫為作大悲像記三年詔天下高行僧道問鬼神事師建議惟允杭之靈山兵後廢甚衆謂非師莫振其席於是諸山製巡刀請乃起師與其徒淨珠志常奄及碑刻荆榛募緣重建光明懺堂若干楹自元季世亂期懺行法殆將絶聞至是復行之郡之緇白咸嗟希有靈山懺席

至今歲修不絕師之力也先是嘗于五竹軒夢與大明照師同遊靈竺賦律詩一首既覺但記得後二句出紅塵戶外德業至今存照公嘗住此山始悟所夢實符讖也昔慈雲祖師嘗製流勸人修期懺曰求三寶之真福感諸天之護持親書流傳靈山以為故事兵變失去既久逮師重建懺日忽有人持流跪于師前言自餘燼中拾得此流聞師重興懺法謹以致獻全室泐公等謂故物復還此乃懺法流通之兆也十年皇上有音箋註楞伽等經師與全室具奏二公同註頒行天下　上御製竺隱說賜之十五年遷柱上天竺有詔開設僧道衙門師領杭郡都綱明年起師為僧錄司左善世　勅命有曰朕昨勅見任僧官于

萬百千中求佛同心者汝為衆所推而至出萬百千之上是為希有特命為僧之第一掌教九年慈仁廉慎教門賴焉二十四年春師以年老告閑　上優許之其年七十七也遂退處長干方丈之西築小室修一行三昧明年秋八月夢觀仁公請師為後生學者講妙宗至三輩往生觀文忽示微疾顧其徒正謨等曰昔吾祖法智祖師嘗謂心境叵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故想成相起惟色惟心故當處顯現吾所修念佛三昧以此為準則今夕世緣當謝焉能劾悠悠之徒寫四句偈辭世耶第念山林老朽之質欽受　聖恩殊厚不能報效萬一為可媿也汝走報蘭觀南洲要與一見而去是夜五鼓南洲先至師語之曰子與

我有法門之義正謨等未歷事吾身後幸策進之及夢觀至師念佛將去但為一開目以首點之泊然而逝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也師四坐道場凡所至處無不興修惟靈竺懺堂其功最鉅為都綱為都街僧錄三宗諸山有所依怙焉　上之待師每以殊禮賜詩賜膳前古所未有師之所為愈久愈謹未嘗有毫髮忤　上意師心寬平誨人不倦人雖有甚可怒者亦每善諭之略無慍色於是　親王公侯大臣禮遇甚優師亦不以為榮至於庸人孺子頂禮者必照應垂誘以勉其為善師平生所著詩文若干卷師之才思雅贍體製高古誠傑作也世之號能文者如楊廉夫宋潛溪輩見之莫不欽衽歎服此乃師觀佛之餘遊

戲翰墨爾師凡主修佛以事徵應臣著　孝慈皇后上昇岐陽王李　請師崇建佛事於雲谷吏閩施斛食師開示鬼神感天燈數千炬照耀林表　上為征南陳七將士設廣薦法會　大駕親臨雲光煒燁若虹霓然五色卿雲冠於鍾山之頂　上大悅師後入滅於長干夢觀治喪盡禮南洲亦預焉停龕五日儼如生容閣維烟斂所至拂人若薰茝香燼餘舍利無算世壽七十有八僧臘五十有九所度弟子心裕法印等十人嗣法者行立淨珠等四十餘人登門受業者淨瑩志常廣儀等若干人師無定時遺門人如律建塔於天竺雙檜峯之麓曰雲隱塔至是正謨奉雲骨歸杭與湖山諸刹師德聚而室焉永樂十年秋八

月門人法印以南洲所述師之行狀請銘其塔余雖耄且病因念師平昔與余為忘年交多承誨益故弗拒按狀序而銘曰

一念三千解行全大蘇妙悟百世傳部味教觀何幽玄我蒼得旨疏耳箋法師聯芳教孫權青鎮五竹兆已先天竺下上宜榮遷文藻補數成勝緣四衆仰德加敬度左街政聲彌八埏廣薦說法　天子前法才浩汗音清圓　龍顏喜動驚四筵神燈下照光煜然福及鬼蜮資人天胡為一夕傾法船苦海莫濟泪連漣壟寵深密窣堵竪刻銘山河垂萬年

故天禧寺首座古澗清禪師塔銘　　姚廣孝

夫佛出世攝化羣生一以大乘而度脫之然隨機應用方便多

門故有禪教律焉禪以明心教以講說律以持守此三者若天
主三目闕一不可矣有大小勝劣之間哉自唐宋以來去佛逾
遠為其徒者各宗其宗自相矛盾猶世之仇敵然亦可怙也能
圓合互融會三為一而無滯著者不多見有其人焉今所見者
惟古澗清禪師而已古澗諱玄清古澗其字也東昌之聊城人
族祝氏母晏以元至順辛未十月八日巳時生師自幼失恃志
求出家年十四母與兄送於邑之興國寺從深講主習學經書
頗有解性十六造大都福源寺崇講主薙髮為僧尋于廣慈破
衣和尚座下聽講梵網經心生愛樂自此不啖葷血十八禮無
智老師于正覺恭碧峰碩德于萬安精進習禪九歷七稔二十

五見指空和尚於法雲師終展具和尚振威一喝驀然有省和
尚云參堂去後詣大同載參碧峰又拉道侶遊武朔二州過太
原西八州渡黃河躋碎金巖陟石室于掛瓶錫於無依禪刹越
四載二十八至河西沙陀里小中山往陝西開元請古潭會中
結制安居次謁藍田天然禪德復參長安東門古澗深公還原
消公三十一偕明上人遊關東至陝府度夏三十三至嵩州天
寧參錢壁忠公往少林禮初祖依松庭長老抵洛陽安國請居
座端表率多衆三十五再過嵩州與消隆二師於古菴和尚處
掛褊門一宵暑忽覺身輕如葉數日而止　聖朝吳元丁未于
洛陽安國定中見寶誌公左肩持錫行童侍立謂師曰汝往南

方去師荅云容某住四旬後果符其語洪武改元領徒五人至
唐州羅漢寺又拉道侶二十人至德安寶林依無念和尚冬季
至四祖五祖又過龍門至三祖遇雪村聚公語言契合有偈為
贈二年遊池州禮金地藏於九華山至剡溪一泉和尚處請益
出京口登甘露見斷雲徹公送來京都天界於總統覺原禪師
會中歸堂時楚石琦公以中及公白雲度公因朝覲亦寓天界
得承禮焉總統有偈贈曰走徧千山與萬山何曾踏着上頭關
草鞋跟斷如端的方信龍河語不閒既而介之光嚴首座抵姑
蘇見萬峰機李見天真錢唐見無像尋登徑山拜國一禪師塔
其秋至四明渡海禮補陀觀音大士師發願云某得大事明白

後建八萬四千觀音寶塔明年登鄧峰禮阿育王舍利寶塔光現者三禮雁蕩佛於戒香禮彌勒佛于鶴林禮祖于雪竇又明年還杭受具戒于西湖昭慶戒壇五年復經車方見萬峰請為首座靜中見月輪湧出于前頓覺身心清涼無所住著七年回京請給度牒見西天善世禪師板的答于鐘山居七佛菴者五載蔣山物先義公請師居前堂同玉峯寶師粧塑釋迦彌陀阿彌陀佛三大像三載畢工復往嵩山禮祖還天界齋僧十萬指十七年師與碧峰之徒寶證指永賢及募衆緣建碧峰寺及碧峰骨塔十八年天界設散蓮經齋會請師施食臨筵放光三道二十一年天界瓦于回祿天禧夢觀和尚延師居前板作人天

眼目於是營大衆浴室一所秩解居西蕃逾年後禮五臺文殊大士現攝身等光於是師發大願、文殊成佛會中為一弟子奉侍入城後收取舍利作八萬四千文殊寶塔既而道經真定拜金銅大悲像于龍興施財飯一郡之僧師凡所至佛刹必捐金設供或殿塔頽圮者必助其營葺衣鉢之資一無所吝至于刊板印施法華金剛孔雀等經及破口施食儀文觀音塔圖勸念佛圖累年不絕莫能數計師之財法二施等無有盡夜施鬼神食者餘四十年居天界時欽遇　聖朝設廣薦佛會請師每夜施食感天燈下燭祥光烜赫靈應不可殫記師形儀魁梧戒檢精嚴至于參方謁善知識洛決大事不憚萬里重研多人處

一人半人處靡不踏其閾以此見聞廣博解悟超卓故能會諸宗于不二法門融萬行于第一義諦與其自相矛盾者豈不霄壤之間哉於是名公鉅卿及士庶人等無不敬仰供養永樂九年九月初一日示寂於長干山中世壽八十一僧臘四十一茶毗後塔靈骨于南山之陽所度弟子若干人及化士女念佛持經者莫可勝筭上首弟子妙乘為人端謹嚴持戒律人多囑信亦為天禧首座能繼師道今秋七月以師行實一通過余請銘其塔余與古澗交既舊故弗敢辭而銘曰

惟佛之法心之所宗無勝無劣非異非同云何後人岡究厥理各宗其宗交相訕毀間有智人圓合互融彼此兩忘惟古澗翁

明次廓然律儀是守教藪禪苑麻不奈叩道林應夢撰來南詢行業日進聲價日騰見餅趣卓形儀雖梧分座表率後昆楷模造像印經盡其誠信勝妙莊嚴傾橐無吝施兒神食餘四十年感驗匪一光明爛然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況求世間榮利榮名所以四衆敬仰塵止終于長干順世而已停彼靈塔南岡之原勒銘樂石永矢弗諼永樂十年倉龍壬辰秋八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兼監修　國史吳郡姚廣孝譔

善信傳一　　釋明河

善信字無疑蘇州嘉定吳氏生也年二十九削染為僧不識一字唯事禪那入玄墓於萬峰和尚忽有得謂衆曰我自出家以來

脇不至席今日始了當矣未幾示微疾索浴入龕畢手彈指間欻然火起自焚其身是蓋得道急於入滅者也或贊之以偈曰

一念緣空萬境忘更無餘事可商量翻身永入火光定驚倒雪山老藥王出輪廻又入輪廻寃竟何曾有去來昨夜氷河中發啟虛空燒作一堆灰

大祐　　載姑蘇志

大祐字啟宗號遺菴俗姓吳氏幼開悟聞誦楞嚴呪隨口成誦年十二出家寄心菴既壯為澤天泉司懺又之武林從及公參禪洪武間　召與蔣山廣薦會遷郡之北禪歷僧錄司左右善世會內難棄歸寄窿永樂初起修釋書九梵大般若義六百卷

及平生所著淨土指歸淨土真如禮文彌陀金剛二經直解天台授受圖法華撮要圖淨土解行二門圖行世

大祐續吳先賢譜道術第五人　劉鳳

大祐姓吳氏幼開敏有契聞經聲惕然悟一誦即得十二出家寄心蕃既又為澤天衆司議已之武林參及公禪洪武間召預蔣山法會歸住北禪永樂初名修釋藏最般若義六百卷及素呵著淨土指歸等解彌陀金剛二經天台授受二門圖諸書有傳者

前僧錄司左善世啟宗佑法師塔銘　姚廣孝

永樂五年丁亥春正月二日法師示寂于　京都天禧寺時

朝廷迎請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至　京師　聖天子大悅神人脩敕館於靈谷第一禪林於是會集天下禪講教僧三萬餘衆開建無遮大會普濟法界一切幽爽以報　皇祖昊天罔極之恩珠為廣博綺嚴何異祇園佛會古今所未見師示世緣已謝先入寂而弗獲預焉師舁龕闔毘之日執雪拋而送者萬僧士女之奉佛慕善者又數千人悲慟哀泣如佛入滅至于傳龕舉火之次綿雲若蓋覆于龕頂天花繽紛亂墜猶雪日暈虹彩交光炫燁良久不散須臾有六白鶴自東南來盤旋數匝往西長往人皆異焉火後僧徒收師舍利殊夥至于灰土衆皆扶去未得舍利者無算徒弟法成函師靈骨歸於姑蘇建塔于西

山受經之地件繫群行來請余銘余與師同郡自幼為友契義甚厚故弗敢讓焉師諱大祐字政宗號蓮巷姓吳氏姑蘇吳縣人母性淑慎事佛至切師將誕母夢一僧入其室自稱閻那笈多覺而遂孕師三歲始學語聞其兄誦楞嚴呪即隨口誦之衆咸不驚異常見僧捨紅袈裟者問母曰何僧也母曰講主即應聲曰我做講主也年十二出家于寄心菴投嗣貴剃髮為僧受滿分戒凡內外經書一覽輒便通大義始與古庭學師為友習賢首之學次從東皋聲公遊習天台教觀一日閱玉崗潤和尚四教儀集註至隨喜品注云一空一切空之說豁然有省自此天台一宗綱格諸書若素習而貫通焉後於弘教天泉澤公會

中元憲司之職晝夜攻乀力學罔忘師見是時吳下諸師德多不事遠幅於戒檢有虧心廉恥服況教中人多滯於語言文字而局于一偏致人有入海算沙之譏也于是喟然遊于武林從愚菴及公于淨慈參究禪學深有所得師嘗欲嗣法及公乀謂之曰汝于台衡之學有夙契汝還歸講教為然師後出世甫里白蓮遂効北齋之龍樹辦香遙稟玉岡當日人言非是者相半師亦不恤也　國朝洪武四年來文以高僧　詔至京明年王子與滁山廣薦佛會十年丁巳陞住本府之北禪與衆講說心經金剛楞伽三經提挈要義開示學者一時同僚董咸服而嘆曰善哉法師與前輩諸老大有徑庭矣擅施日奏集于自然建

大佛殿以容多士祝聖未幾師乃倦于人事退歸山中適嘉定圓通為邑之鉅刹舊以甲乙住持寺之耆宿現無隱者請師開山為十方講寺居無何復退還西山修念佛三昧晝夜六時寒暑不輟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僧錄司缺官應　召至　京陛見皇祖大喜授以右善世二十九年丙子陞左善世師之為政簡嘗協于輿情公卿大臣無不崇重於是　欽賜金襴袈裟衣食靴履鈔若干錠三十一年戊寅太祖宣天師知世變即棄官還姑蘇於寧隆山築室以遁今　聖天子登大寶位永樂三年夏應　召復赴　京館于天禧之西菴明年丙戌　詔師纂修釋書師摠括大綱若六伯卷要義蒇成忽遘微疾更衣辭衆面對

西方趺坐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六十二師平昔所著淨土指歸若干卷淨土真如禮文一卷彌陀金剛二經直解校勘天台校受祖圖法苑撮要圖淨土解行二門圖述板行于世手度徒弟法成等若干人嗣法弟子台之能仁住持慧徹杭之上天竺住持得元等若干人師性明朗慈裕嗜閑靜寡交合其識見議論高出行輩惟佛法是務不尚雜學況乎不局于一師不泥于一宗如師者當於古人中求之今人中所未見也廣孝平生于淨土法門頗有所得每與師會于山中促膝而談不知日之云暮其喜無量也嗚呼師今已矣悵悒曷勝雖然師之生也豈真有所來耶師之滅也豈真有所去耶生本不生滅本不滅常寂

光中何往非在尚何言說之有哉故勉為之銘以昭于後銘曰

聖教將興至人出兮聖教將湮至人殁兮教以乘運詎可必兮人以相時故間得兮佛道窈妙衆莫測兮偉乎法師誕且特兮以道為心配古德兮性樂靜恬惟著述兮淵才妙辨孰能敵兮圓融數暢弗泥迹兮篇章貫珠光斯熠兮啟迪後學開茅塞兮兩主名剎聲洋溢兮詔至即起奉　明辟兮對揚于庭　皇情懌兮授以兩街登要秩兮撫安僧徒慈且直兮　皇祖陟遐即棄職兮遁于西崦石為室兮今　上見知載名入兮待以高僧禮貌實兮進退有道人莫及兮宗教凌夷宜柱石兮西歸蓮邦一何速兮啟後生將何取則兮嗚呼法師示真寂兮舁龕

閻維群祥緝芳吳山之陽空靈骨芳建窣堵波何棠飾芳勒文
蒼珉永弗失芳

溥洽 繪吳先賢傳道衍第三人 劉鳳

溥洽南郡陸氏子也洪武間住北禪寺 詔領其徒及少師姚廣孝以冀戴功不受賞讓之而洽以建文時用事又預知其出也坐繫船官獄久之姚將卒 乘輿臨視問所以言獨請宥洽立命釋之拜姚床下髮已鬌長所著有金剛經註及詩集

戴姑蘇志

溥洽

溥洽字南洲山陰人姓陸氏洪武間住北禪寺後應召為僧錄司右講經陞左善世及衍斯道以輔翊聖教事洽

以其位遜衲而自居右後洽在詔獄衲已位少師將辛時乘輿臨視問所欲言衲以洽為言不及他事洽前著有金剛經註解并詩集行世

余言內一條　鄭曉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靖難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　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君削髮　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因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　長陵遣人問所欲言乞顧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其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　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

楊士奇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上御便殿召僧錄司右善世溥洽入見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賜佛像經鈔若干緡給驛舟命中官護送既至明年為宣德元年七月廿有八日微疾呼寺之住持惟寶付後事留偈訣別其徒云清淨自在中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停龕旬餘顏色如生其徒舉龕於長干西南之鳳嶺奉全身建塔焉貴戚名卿士庶方外耆耄送者萬餘人訃聞　上遣行人王麟葙祭於是其徒圓瀾慈暹等奉惟寶所狀事行介禮部尚書胡公求塔銘而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助

為之言拙沈師諱淨洽字南洲晚號迂叟又稱一雨翁者人即其所居軒號之也姓陸氏宋寶章閣待制游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祖某仕元為　州餘干縣尹父仁甫母餘干周氏師生于至正丙戌自幼聞奧頴異父教之詩書悟解日益進未齔已志慕出世法有老長戲之曰仙人本是山人作師應聲對曰鳳鳥終非凡鳥為衆驚異之每入招提瞻佛像輒敬禮拜膜父母知不可遏命於郡之普濟寺禮雪庭祥公為師既受具戒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重之命典賓客其儀規從容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以為難能而博究教典雖寒暑風雨不懈已而從具菴玘公於普福講求要旨凡諸經範精粗大小之義靡不貫串

而旁通儒書間以餘力為詩文多有造詣玘公命首戡事行三昧法而自是進于止觀明淨之道及玘公還演福廣陶鑄來學師偕同志二三輩奮進其中沛然有所自得洪武辛亥出世主狐山獨孤講寺戊午金室泐公等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師時侍玘公在焉訓釋考訂多所助益癸亥往蘇州北禪寺學徒雲集師為開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儀那之樂善者皆心悅誠服率其子弟日詣講下請受法華經旨師敷析要義無智愚高下人人滿所欲而退一時宗門耆碩如九皋聲公故宋佑公咸共嗟賞謂吳中法席由宋迄今可為盛矣又六年主杭之天竺蘇之學徒從往者甚衆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明護國期

戴七晝夜為衆講貫無虛日歲餘　太祖皇帝聞其賢名為僧録司右講經玉音褒諭有通東魯之書博西来之意之語蓋知之為深居長干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禧其徒由高者夜夢詣師室及門有二神人執鑿金甲護衛甚嚴叱止高曰寺主在是既覺詣師告所夢且曰公其代吾師乎踰月夢觀卒有旨命師兼主天禧而四方學者歸嚮益盛法益振教益流譽望益隆勳業尊貴戚趨走敬禮者接踵戶外又三年陞右闡教遂陞左善世

太宗皇帝舉義斯道衍公有輔翼居守功　上即位召衍至自北京命主教事師以左善世遜衍而已居右　上嘉從之永樂四年　詔修天禧寺浮圖落成之日　車駕臨幸命師慶讚禪光

燁煜萬衆聚觀　天顏愉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構詞間之左遷右覺義疏斥師不辨自處裕如既而　上察其心復右善世　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召問禮遇時厚命居慶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賜賚屢加蓋和歷事　列聖一以至誠而言動必祇禮度處物以和馭衆以寬接引来學隨材其深淺而開悟之咸有成而去鮮后逢掖士善商論文字三四十年間鉅緇老衲有文聲者師與衍公為首衍公既進位太子少師賜名廣孝其晚歲於師尤厚有疾將化之前一日　太宗皇帝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為對不及他事蓋兩人知契最深云嘗有問師壽幾何曰九十不過焉有日供畦蔬者一日師勞之

曰勤國久矣更用盡七月耳至是皆聆訃所著有金剛經註解附錄二卷應制及與名人倡和詩若干卷　國家建法會一切科儀文字皆師所定以貽範於後其所度弟子圓悟大雲僧錄右覺義慈雲志了若干人得法弟子僧錄左善世開晟右善世圓瀅鴻義玄妙廣惠禪師右善世行果左覺義守行右覺義惠朗德潤集慶雲山僧細都副智達善啟上天竺住持碧潭等若干人銘曰

天台之源啟于鷲巔教觀顯示燦乎炳焉如獅子吼如海潮音浩乎洋洋闡博雄深以大統持妙盡佛意作憲垂範沿遠有嗣千歲之下傳賢洽公所自出偉儒其宗明興風成與佛有契

一瞻金像如悟宿世捐棄愛念皈命慈父秉心之堅金石非固道之難至海潤天高力探精思靡夕靡朝昉其思之沉潜及覆遠其發之芬華穠郁如山之載如川之輸擷之無盡挹之有餘奕〻講筵鳴鼓其鐘四衆拱聽如聞得明名山鉅刹屢主法席来學来依奔走填溢譽聞四馳升聞蘭宸褒之揚之有来玉音爾正爾徒無聞遠邦為　國迎釐為民迓祥祇事　列聖寵命有赫孰為中靈天鑒靡忒世齡八十聰明彊固咲揮玉麈從容囑付靈蛻所藏雲覆蔭之中天秋月朗〻清輝

萬金續吳先賢譜道術第四人　劉鳳

萬金者吳寶積寺僧也洪武中令住天界　詔與宗泐等疏楞

加金剛心經其精理甚深而辭義能暢非有神解不至是也

又吳釋傳

西白禪師洪武三年詔住持京師天界寺從之往者義上人亦一時之儁妙聲適亦被名相與翱翔京國

又禪藻集　釋普文

萬金字西白號白菴姓姚氏吳門人法器超絕風儀偉然參從衍道原出家後師銘古鳥進道住持嘉禾天寧寺弘修六度道振一方及　太祖定鼎初年　詔主天界寺開善世院統領釋教後　召入禁庭奏對多稱　旨五年冬　勅集三宗高衲及緇二千乃建無遮法會于鍾山　大駕臨幸　詔師開揚第一

義諦　上及朝士皆稱善六年秋忽思定眉之曠遠爾辭歸仍
返故山居無何而臧度有潛怕齋稿

萬金　　載姑蘇志

萬金字西白寶積寺僧洪武中住天界寺與宗泐等奉　詔註
楞伽金剛心經所作有潛怕齋稿

僧錄司右闡教一菴如法師塔銘　　楊士奇

粵自佛法盛行于中國其徒之棘然有以動人者多本其才能
智辨馳騁卓越而學士大夫遇之往往駭異欣喜樂與之遊甚
者重其可與用世而惜夫在彼而不在此也吾行四方所遇其
人器識論議偉然出乎儕輩以修廢舉墜完大師門為

任者亦不少矣則豈獨昔之時爲然哉而求夫淵然其存泊然其行望之如無能即之而有味者蓋在昔已不多得亦何獨于今也　大宋皇帝臨御四方之名高僧者皆嘗入覲而　聖心所重者四明之能義會稽之一如蓋曰此其粹乎內而不徒誇於乎外也蓋兩人者皆恂恂温恭言若不出口而能義深於楞嚴一如深于法華既皆爲僧録司官掌天下釋教無幾能義歿又數年一如亦歿一如字一菴既老別號還翁本上虞孫氏子與初建至大寺雪庭立公同族年十三辭父母願歸釋氏祝髮于五泄長慶寺爲大徹昙公之法孫而欲上繼雪庭也又隸籍于至大後從具菴玘公於吳山寶奎寺礪志所業祁寒盛暑不

少懈一義之未徹一疑之未釋必究竟乃已故苦數淡逾久逾
篤遂深透閫奥洪武十八年出世住松江崇慶寺進住蘇之北
禪寺緇素歸化者日衆二十七年南洲洽公掌僧録司事主今
大報恩寺延師為都講時清理釋教庶務叢脞洽公應酬上下
而講演不廢蓋資于師為多二十八年住杭之天竺靈山寺三
十一年住上竺益以振宗啓後為已任而從學者益衆永樂初
退處大報恩寺以法華如來興旨所寓非學者所易入輯衆說
為之註太子少師姚公為序之且稱兩浙一人　上嘗覽之獎
諭再三加以厚賚十二年被召纂修大藏經而師總其事初授
僧録司右覺義二十一年陞右闡教洪熙元年三月初二日示

寂於京師海印寺春秋七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一闍維古本不壞得舍利若干所度弟子志肖得環寺若干人嗣其法者天竺道振等若干人某等將奉舍利遺骨歸建塔於某處實天竺住持碧潭所為事狀介上寶司少卿姚宗善請銘余在侍近嘗親睹師所以被知遇於　先朝者矣為之銘曰

維佛立教其道之大俾究于內遺斥其外維一如師精修德行明孚蟾輝潛孚淵澄維　帝聖明天監在上曰時予奬真實不妄紛紜誇徒談辨波起彼競于膚此味于髓錫之襲嘉維　帝聖明泊如無榮維師之誠嗟其已矣言則不亡遺蛻所存尚謹於藏

常州府僧綱司都綱滙居因公塔銘　　生　儞

滙居因公以正統戊辰五月廿八日示寂于天寧東院其年九月十三日葬院之後圃建塔為識教諭臨川聶大年已文諸石矣其嗣孫慧澄謂塔通居室圖隧匪宜乃改卜安上鄉之湯墅村孝思眷故址以天順庚辰其月日啟公遺蛻葬焉為又結菴數楹買田三十四畝為香燈永業乃請余友朱悉易為狀持來南京以屬余銘公諱淨因字覺初滙居其號也蘇之吳江徐氏子母薛嘗夢僧入室而娠公生有異相幼與群兒嬉有捕鳥雀者輒取而縱之曰毋傷物命入僧寺見諸佛像必作禮膜拜父母奇之曰是兒殆有夙緣即遣從舅氏無盡慧公學出世法於

於火乘院時年甫十三未幾又去從述菴僊公於承天寺聞杜虎丘晃中行復公復曰汝來何為曰為生死耳曰生亦不生死亦不死公猶未喻其旨一日偶謁蓬菴佑公質之蓬菴曰子讀楞嚴經當自解公取而讀之至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即超然覺悟於是屏居遊山篤意究竟久之開僧錄司菴簡公主教天界寺大明宗旨請侍巾錫凡三閱寒暑深有證入已而辭歸受具說法於定慧寺永樂甲午　朝廷簡名僧修大藏經典公兩預焉事竣畅賚有加同時有顧留京師希近倖者公獨翩然東還定慧刺指血書金剛彌陀經粉金銀為泥書金嚴法華四十二章佛遺教彌陀楞嚴圓覺金剛經總若干卷積十有二年而成

蓋杜門却掃攻苦數淡不恤勞瘁不恤資費噫其志可謂堅矣
宣德庚戌常守奠公恩顧天寧首刹宜得名緇為衆領袖有以
公薦者遂馳香幣聘主其席會僧綱司都綱缺員又上其名禮
部尋擢任焉時奠公奉　勅守郡以嚴辦為理沉毅寡言時人奠
有當其意者然獨與公雅厚公任都綱之明年遂協謀創建四
天王殿重構兩廡大室僧堂庖廩與夫像器花幡靡不具完溢
於舊觀雖出奠公之所經畫然亦由公贊理之有方也正統丁
巳以老謝師席度寺左偏築室一區環植松杉居以自逸即東
院是也丙寅併致僧綱司事日惟焚香趺坐澄心靜慮閱大藏
經且半忽晨起沐浴更衣奄然而化世壽七十有九僧臘六十

有七公器宇深邃端重簡默觀時識變隨機應務故任職幾二十載嚴而有守宗門多信向之于度弟子一人曰宗尚先逝徒孫三人曰道源住大乘院曰得純住無錫縣僧會其次即慧澄繼住天寧世守其業諸孫三十七人澄字一清今年亦七十六矣才識行誼無忝厥祖名卿碩儒多所遊從予家食時尤與厚善斯銘之屬澄固不能舍予而予亦無庸讓也銘曰

像法之教歸於正覺密付心傳孰開來學偉予漚居崛起吳中五及師門一言感通翻譯之荣　皇恩有眷繕寫之勤血鏡金瓶既蒞法會遂領緇徒紺宇聿新溢於通都曰人有生奄忽泡幻矧茲空寂詎宜耽戀勇謝世緣反閑息机壽七十九乃入茶

毘院東有園舊營窣堵有賢嗣孫更治淨土湯墅之原新塔巍然續香燈有廬有田三千大千浩沙世界萬刼錐空英風如在

天壽聖恩禪寺虛碧璿禪師塔銘　　沈　鼐

姑蘇去城七十里之許有山曰玄墓面太湖枕光福衆峰環抱群壑巒絡葱鬱然而高鬱然而秀元末己丑有師祖萬峰蔚公卓錫開山成一大叢林後至正統癸亥　聖朝請額曰天壽聖恩禪寺前有住持璿公禪師受業於本寺蘇之吳縣長山鄉人也按狀諱智璿號為虛碧姓顧氏之子昔誕生時異香滿室經宿不散生乃神清氣秀非伍常兒髫齔間識芳名知舊跡父母甚

鍾愛十有一歲出就外傅窮究儒書精修梵行洪武壬戌九年即脫白投禮萬峰和尚為師年十三矣受度祝髮求真妙訣一日請師求出世師曰無法可度但明心地即是佛性由是退益痛自磨礪懃勉忘食奮苦忘修苦行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一日舉萬法歸一公案豁然有省戊辰年蒙師印可時年二十有三詣北山本空相禪師會中充侍香尋典藏鑰洪武辛未二十四年於常州錫峯圓通寺說法多人感化逮證身位法衆請回本山協心擁為住持三十餘年闡揚萬峰直指之道宏倡梵刹開拓境界種種嚴飭佛有殿方僧有堂行有寮方客有舍爨有廚方粟有倉物積庫方事種種從心經行坐卧各得其所湖山之地

煥然一新四方禪流聞風雲集遠近士庶慕德皈依手度弟子一十餘人師孫一十七人法筵之盛卓冠姑蘇師知世緣將畢擇期日限營葬退居塔院二所俱備師乃一疾弗瘳瞑目長逝荼毘之日祥雲覆龕瑞靄充塵煙盡舍利得者爭先其師生於至正癸卯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卒於正統庚申五年八月初九日而歸而去世壽七十有七僧臘五十九夏龕堹已久嘱傳衣鉢遺業有托得其所付代不乏人矣主山徒弟道清念師苦行功過前人恐戚其德抱泣髓骨瘞於祖塔之左倚於本寺之右是以謹具墖銘於上復筆出處事跡持狀來求銘焉嗚呼生有奇異歿律精嚴闡揚宗風光前裕後是宜靈塔以傳後人

云

真如奧妙　以心為師　了得一純　萬法咸歸　若不覺悟　色相、離　粤惟我公　生時鍾奇　幼有志操　早證愚迷　嚴持梵行　恪守清規　恢弘祖道　種、適宜靈歸西域　骸尚存斯　巍然建塔　鬱山之基　而今而後　瞻之仰之

文林郎江西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郡人沈轔撰文　大中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致仕陸友諒篆額　承直郎尚書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范陽鄒順書丹

勤上人塔銘　　王鏊

釋迦最上一乘正法眼藏吾不得而知也而知其必由戒以入戒生定、生慧不由戒而求佛如煮砂作糜無有是義頃今之學佛者從其道而好違其戒故吾於勳上人有取焉而友之其殁也其徒道全方瑞來求銘吾曰吾心許之久矣上人諱智勳本沈氏子而幼養於陸伯良氏既冠陸將室之哺然棄去山之法海叢林也從師復雜髮焉苦行精修慨然有忘身求道之志遂渡浙江登壇受戒具遊天台過石梁者三至普陀然其一指觀音現像焉禮育王塔求見舍利陟天目禮高峰塔又然其一指塔為放光遊武當禮玄武至五臺禮文殊方其篤於所詣杖錫重趼炎風漲海蛟龍變怪不知其為毒也氷崖雪磴絕橋懸

淺不知其為阨也神遊鬼墟蟲蛇獅象不知其為害也既而曰即心是佛何遠之求乃歸俞塢初塢有寺曰興福久弗不治里人迎復興上人居焉擅越爭施遂芟榛翳剗巖峦山門佛殿齋廊庖庾罔不畢新興法海抗矣後乃孫其居與其徒自營退居安坐其間日誦法華積成一藏夫何以阿難之超悟也猶有登伽之惑上人少空色相成體無毀杯渡之神悟也不發無碍之內上人老味禪悅戒行罔缺年八十餘顏色精瑩步履如飛人曰其真有得耶正德八年五月忽示疾辭檄者五十日儼然而化春秋八十有九僧臘六十有　命其徒曰留此四大勿用荼毗其年九月十七日葬俞塢之岡去寺百武銘曰

像教西來被於震旦南宗北宗始合而散末乃益離或縱而誕棄其巨筏初登彼岸於勤上人獨精戒律備禮名山誓往兜率斷指忘身歸命文佛苦行精專八十九年遶履西歸悲動人天林屋之東有俞惟塢層搆莊嚴師所營者千載皈依尚來歸也

說聽內一條

陸延枝

萬壽寺道金和尚茹胎素奉持焰口施食咒有下菴在尹山徒孫迎養夏日俱往于田無進食者自入廚下覓之耄年眼昏誤捫炙曰入口怒投劂中衆僧不知也穫稻時復俱出獨留老僧在菴忽雷電晦冥火光統室田中望見大驚甫舁赴之則廢宇如故問老僧云靜坐一日無所聞也後扶乩召將判云此僧不

合以食物拋劍中本寺伽藍奏上帝以僧犯戒故聊以雷電警之又三年坐化

姚廣孝　劉鳳

姚廣孝吳相城人博學多通才智絶人其術不知何所授雖以高僧被選然竟立佐命功而終不肯釋僧服同時有沃南洲者以建文間疑似禁久之孝臨歿爲言釋之

姚少師廣孝　王世貞

少師遁儒跡捏筌理玄符業由殺機發教以神用數赫赫不遷庭侑公配宏謨胡然踏迷復緇衣即永遠

相城　釋明河

相城香火少師家二百餘年水一涯古跡畧存求彷彿勝時誰
見問蘆花為僧不了真難辨拜婢無言笑已差最是英雄苦心
處祠堂碑下淚如麻

說聽內一條　　陸延枝

姚少師歸廣孝為僧於妙智菴一日偶出閒步見童子手一編姚
取觀皆占象用兵語問何從來云得之鵲巢中遂以十錢易歸
讀之不解後有一雲遊僧至見而驚曰是書乃落汝手即姚知
其異下拜求教僧以秘訣授之始洞悉其術用佐　文皇成靖
難之功焉

客燕雜記第二百十一條　　陸啟浤

姚少師歸老崇國寺、方丈有遺像披緇圓頂

逃虛子　黃暐

逃虛子姚公廣孝初禮嵩山僧為緇流翊戴　文皇帝靖內難功出諸將先拜少師　眷遇甚隆特恩許祭掃來吳中公與王仲光先生善首往謁府衛將吏咸從王閉門不納公悟曰仲光高士也騎從以往非是歟明徒步躋仲光門、改復闔接膝而談良久諸從行潛伏以聽或聞公有悔辭者王忽若甌墮地而仆口目俱歙公退初公之歸感明良相遇欲起仲光夾輔　文廟至見其病風不可乃止書此著仲光之高潔見少師下賢之美德也少師公有叔名震者公回至家不容相見曰汝從西方之

教而靖東方之難丶不能靖置我何地何見之有

姚廣孝雅量　　楊循吉

少師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本縣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笞而訊之少師受笞不自道丞使縶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行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不識事體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笞之吾昨日更以相戲耳更不罪也

姚少師見竹窓二筆　　釋袾宏

佛未出世人皆以天為師佛既出世始知奉佛故佛號人天師獨王於三界而無倫者也姚少師作佛法不可滅論謂儒道二

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為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此雖闡澤語非少師不能闡也又少師位極三公衣僅一衲不改僧相以終其身豈常情所易窺測乎時不似佛圖澄示現神通然圖澄當亂世乃假通以顯化少師值直主無俟於通安知非能之而不為也又幽居詩曰春燕雛成辭舊壘午鷄啼罷啄陰階可謂當代之留侯矣世未有知其深者因發之

又

或謂少師佐命終業甚多奚取焉然所取於少師者有三一以其貴極人臣而不改僧相二以其功成退隱而明哲保身三以讚嘆佛乘而具正知見終業非所論也雖然少師會於靖難中

敬秦方孝孺賢者慎勿加害即此一言功過可相准矣吾是以取之

有中傳

陳繼

有中名義頓蘇之長洲人其父謝文榮素好佛恒以慈悲忍辱為念家人化之無暴行有中在髫齔輒喜跏趺移時不移長者見之曰是兒有端重相也嘗與群兒戲道中有一緇流遇輒牽其衣曰吾亦僧中人也僧大異之覓文榮告無以兒為凡器居傍有白龍蘭若主於瓊白圭、、教行馳聲有中年十二文榮使祝髮為其徒庭有松蔚茂修直垂陰四庇有中日坐其下事課誦忽嘆曰木之為材者衆能固其性而不為寒暑之所奪者

惟松栢爲然所以古云木中有松栢猶人中之有堯舜因以松軒自號時南州洽公居京師大闡其教會學者於座下常數百人有中即往師之得授天台教觀之旨究習領歸趣人扣應之若泉湧而山出東還逍遥林中神舒氣和與之語者若就芝蘭受悅而不能舍也圓通寺虛主席衆舉住之尋轉主於承定梵法主宋之聖僧也其建勝感接待寺於蘇城東門外博窓宏麗歲深化爲荆棘之所過者咨嗟既曰孰得志如前人者主而復之也及有知於有中者曰有中雖割愛欲而孝弟之行不虧雖樂空寂而勤畏之心不懈雖黙萬緣而興復之念不息延其主之其將效踪於法主輝耀其地衆曰是有之中師者矣即往禮

請之有中忻為之起三月聞其風而趨向者交至以財而投施者交至獻技而致功者交至為殿為堂為樓閣廊廡楹具數百蹌然偉觀視舊而過勝之嗚呼非有中行之潔道之高人信慕之其能成如是哉若有中者不可以無聞於後也故余為之傳焉

載太倉志

僧惟寅

僧惟寅平居過人談論常勉以忠孝面折人過人服其直永樂六年興修大典住持洞庭西湖寺尋至京校讐三藏賜法服數珠坐褊還居淮雲寺

載太倉志

海寧寺二僧

元海寧寺僧善定日與學者講說四書不倦人稱為定四書海寧寺僧清奇永樂六年興修大典十七年應召至京師校讐三藏未及完而死其所自著曰惟養等集

常在

見周世昌崑山志仙釋傳

常在號別峯本江陰陳氏子方晬值亂兵掠其境母携之避走驚悸墜水不能救次日兵見錦襁小兒浮水面舉取其襁而體尚温俄頃遂甦異之乃携歸邑氏張勝乞為養子遂冒張姓甫成童杭之集慶寺僧正純聞兒受難事甚苦求為徒張即捨之因名常在既長為僧往天界寺謁曇公、見師貌偉而聲如鐘器之俾領綱維衆皆悅服洪武二十年補雞鳴寺住持引見奏

對稱旨久之　太祖召僧錄司官諭曰前住雞鳴寺僧有福者他住育王寺越數載主教宏敷宗風遠揚永樂二年十月十三日無疾而化闍維五色舍利纍纍然其弟子奉歸爲嚴寺藏焉

梁鎬

見國朝列卿紀

梁棟父梁孟鎬洪武中任館陶主簿捨其最幼子鎬於館陶寺中爲僧後數年棟思念其弟往求之不得又三十餘年棟以事至松江寓東禪寺大雨有一僧冒雨決梁棟與之言疑即鎬也馳歸載其母往焉歷歷能道幼時事抱持大哭遂携以歸

道清　劉鳳

道清成化中進弘慈廣惠禪師其徒戒緒之徒定瞪皆能嗣

教為左右講住嘉定留光禪寺

出虎丘志

宗洗

宗洗號無塵金臺慧光寺僧弘治中遊歷江南遂安禪於虎丘二十餘年精誦華嚴大典一千部雖大寒暑不少息四方尊奉之因捨衣資立石闌干四十柱於蓮池上并建淨土橋又石佛二尊嘉靖住山守禎為構一小閣於悟石軒東供養宗洗於其上每日誦經至夜焰口施食三千堂靜則端坐默視儼然如繪塑人殆得禪定之道者蓋終身不出焉

道邑續先賢譜道術第七人

劉鳳

道邑陽山寺僧也閻誦法華七軸如注水焉不遺一字每旦入

城持諷數周他經若圓覺金光明地藏慈懺等皆能口述惟華嚴少後檢梵筴人請為懺悔酬謝不往

慧暉　劉鳳

慧暉涉獵經史高持戒行亦善屬文永樂中嘗預修大典後住持太倉興福寺嘗語人國初仕者危甚不保朝夕而敢以籠賂彰耶今仕者悔吝不及而富貴溢尤吾釋門所謂償債索債是士人前後報也

明故曉庵法師塔銘　錢溥

師諱善啟字東白號曉庵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五世祖慶宋發遣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既家吳之支硎山值兵徙北郭

父永年性好善稱揚佛子母陸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禮永茂院主為浮圖既長屏迹龍山窮日夜力于經史百氏不輟聲譽隱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典記於洽公者甚久永樂元年薦主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適年擢本府僧綱司副都綱尋應召纂修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賜金織袈裟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上疏陳利病不報內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玉陳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而與璧庵宂公革還有江行倡和詩一卷與甫里趙公宗文酬倡尤多歲遇壯丹開時必盛集題賞錢唐瞿公（宇吉）雅於詞賦嘗用一韻徑復幾百首而詞鋒益銳海內皆

傳焉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
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弟子慶
暐等與其姪旻昇奉龔歸龔於舊隱之龍山遵治命也既龔且
二十年而溥於塔銘尚未之作者志蓋有待乎叨居侍從之列
利澤不加於民空言無補於世則亦負師期望久矣茲使交還
獲訪墓於龍山下見其塔銘尚虛以待之則溥亦何待而不言
哉夫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夥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
理卿胡公榮巡撫東吳威聲大振而於師獨加敬禮時溥方冠
欲應鄉舉謁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於公得預鄉舉然溥亦
始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縣是往還日就款洽數日不

見必折簡招之簡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肅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雖草　禮亦不廢或閉户發篋出古人真蹟對閱評品如論宋仲温陳文東二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優於陳吳中稱高楊張徐為近代四傑然季迪衆作皆得體如律倣劉長卿選煞韋應物皆人所不到宜為其最文則喜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崇季迪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為奇至論儒釋之辨曰且各自為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率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撫諸姪教養無至而交四方宿儒名緇必以誠未嘗見懈體惰容然非其人亦未嘗一與之交

此韓子謂墨名而儒行王文正謂此失而彼得焉宜為法門之
僧有吾人之顧交也而況溥也荷師期待既久不亦知之至而
情之厚哉倘以餘蓋無負於斯世則亦無負於所知矣姑書此
以與慶暐等刻石於墓而且系以銘曰
唐有師暢曰喜文辭宋有惠勤亦號能詩暢縣韓子儒行以彰
勤藉蘇公得附歐陽顧今東白有學有德參遼詩文兼此二釋
豈無韓蘇俾世有聞我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齊閣之北
寂焉淵焉於此埋玉奔走幾年始遂弔謁有言莫酬庶永其碣

善啟　何喬遠

善啟字東白長洲宦族楊氏子甫能言即通佛典父母異之令

禮永茂院主為浮屠屏跡龍山窮課經典永樂中主上海延慶寺逾年為副都綱召纂修永樂大典較大藏經賜金縷僧伽黎服一時名公皆與為方外交嘗論儒釋之辨曰各自為其教又曰東魯重道西竺見性皆先於孝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皆合倫常

慧舟續吳先賢讚道術第八人　劉鳳

慧舟本大弘寺僧後官中毀撤舟去之浮游閩北都僧講玄覺慧舟折幽眇義徒步四千里從學之歸止定慧菴與門人論禪旨戒興宗法弘闡為多當永豐聶公為守日行廢浮屠令黃省曾為傳士弟子以書諫言釋之傳自古初以來我　國家列聖具作

開寶篇三　四三

賢輔名公卿在若其可廢豈待今哉或者陰寓教化之意柔獷庚戾之性使無畔渙恣睢神道設教其殆然乎今苟欲毀除獨可私祠溫昏之屬耳且非制擅有改革義固未允而諸所毀撤家者必請之奪彼與此惠則有偏而啟攘爭之端彊驅迫之彼失所藉如逸鹿挺而走險恐其傲梁於何不至往事可鑒也可無念諸轟公覽而變色即收令反之舟嘗造經二藏寶之天目山送徒在道所供足給及其發篋然無一物遺其友楚英共依止而異所為不跌坐不談義

僧慈舟 續英中故實記補遺

僧慈舟 釋行第一之第一人

黃魯曾

僧慈舟本大弘寺僧寺為有司廢毀責豪承佃怙不少介其意

閩北都下僧擅講教其圓覺精義剖析幽眇徒步走四千里留作學人有所孜洽而歸常止定慧菴有弟子思明供養敬仰談論佛典無倦息時惟恐少人問荅後太守永豐聶公臨黃堂之日以上官文移再撤僧寺家弟五嶽山人折簡云伏聞各縣承奉臺劄毀折淫祠夫淫祠者按之祀典則不經考之圖志則無載私為建翊巧自誣額者也若夫二氏寺觀傳自昔朝流將千載我　高皇龍興之初特撰貢世通訓一書以曉天下留存釋老之故蓋欲默銷強獷陰裨王化誠為慮遠思長在混一之時難歸掃滅則太平之日豈易驅除教雖萬於異端民實同於赤子況兩京象字之俱新斯萬國叢林之可貸若必力於消消則

當聚於廢棄即令存否之間便非公普之畧且夫伐木者止於
鵲巢灌地者避於蟻穴彼已棲托於百世茲乃抽奪於一朝使
之寓居沙門則不可迄之家族則鮮能川太盛而波生人過迫而
狂作於城郭猶憑約束在海濱或致跳梁萬一蠆毒之興誰任
激變之咎即以　聖代例之如　高皇之開造榮靖之佐命
大君黎爵皆出緇流甚勿謂空玄都無豪傑也且命言一下求
者紛如以縉紳之盛麗雖百利之贈不以為恩在披剃之荒涼
得寸土之依亦堪活命割無辜覆育之區資富貴嬉遊之所佃
償輕微無益於藏府流民播蕩有損於邦基伏望慎之又慎思
而更思僅除私籍少答公移人欲遣之歸宗產必給其自鬻則

人心有輯隱禍無階僕非有愛於異端但實深憂於國事伏乞採納芻言俯察杞抱上遺台龍無任戰懼之至辰入覽公覽之已收牓文弛禁凡私植菴院中免改色慈舟嘆曰此數也五嶽山人予良友道伍也而當日在學不可以獻尺牘於郡公若大弘寺毀在今日則五嶽者龍宮支頗之一木也晚年造藏經二函施主悉隨其願佛門之衆凡有二伯餘人偕往攀躋二天目山崇貯一路齋延以飽飧浴宿以安體各發善念獲了初心後慈舟終畢無一錢囊篋衣鉢蕭然與其猶友楚英並為高僧焉楚英依教修行止重玄香花一室簡出不趺坐蒲團云慈舟常熟縣人也

法華　續吳先賢讚道術第九人

劉　夙

法華者自云河南人游涉甚遠來止蘇閘元寺狀貌奇巨有甦然丈夫也修苦行禪立五年不臥且坐亦不語已而人問所見境云魔嬈有四怖險威皆易駈其以美見者惑人甚非即斷遣將溺喪之時有所依衆則雲集或檀施稍廣即捨去當歲儉之時衆餒有頓施者幾得華一過或勸之行中道止曰是足動吾一念耶黃魯曾云華雖精進亦未證真諦故法不能蓋通且寂觀久宜有悟而徒見魔境其慧定皆未耶時有雪僧者飲酒食肉而頗能為詩率流浪語無足采至非試王新建云其所論學誤則未可知其蘊而與華異行皆為黃氏所稱

贊曰嗟乎吾讀莊氏書謂無不任無不廢何遼遼於其間哉且焉知吾未始生未始不生也者以為至矣及觀釋家言又未始不奭然自失也夫萬物出於幾入於幾其往來猶旦暮也而儒者勞身苦體以天下為燋然肌色皴黯昏然五情奭惑其勤至矣而不過以為名實道以清淨為貴未始攖情萬物可謂游於方之外而未可謂能離有無也若釋氏言極之況惚窈冥茫然不得其際大地猶之有窮而劫運終始如恒沙往來相代而吾真如湛然未嘗有所變易豈與夫局趣俄頃間者可同日而語哉然其教盛於梁隋遞梁宋間至元而微今則幾乎熄矣衆服徒存彼所謂禁制屏絕遺外之訓皆不能遵而況其奢微圖

精三乘無漏嗣五宗十七世者出其間哉故非無勵行精進神變應世佐命之徒然非復嚮時之士矣因即所睹記列之如彼

此係時尉至法華九人總贊今取一人入襲燈篇一人入逸格篇餘七人皆入開寶篇而附錄其贊於後

善定　劉鳳

太倉海寧寺僧善定能講授以經義訓人須立行不能立行則人道已廢何以處世禍福之來盡係作業因緣報應皆取之目前耳又誰海寺惟寅亦善教誘語人學藝須有可傳者身名係焉如其無益工之奚為如琴奕皆徒費日力書史雖云玩奚益勝彼也又云讀書亦須福力薄福者自不能讀若能學問雖不

遇豈非福分二僧雖未究佛理然於世諦其庶幾哉

立禪僧法華續吳中故實記補遺

釋行第一之第三人　黃魯曾

立禪僧名法華河南人不知其何邑里少遊方住蘇州元幾菴院苦行自修不求聲聞於開元寺明晦不卧不坐而立如此者五年後始聞續其功常懸不語牌余過之而問其立作何觀見何境答曰立本欲以清淨而魔不克祛有感魔有陰魔有美魔戲者力士悍徒刀首斫擊也怪者牛頭虎面牙爪噬嗑也陰者穿梁踰海峻梯倚嶽也美者潔婦的女妖嬈麗飾也諸魔易散而美魔則戲心動天下之至不可克者也法華再歎息曰獨難於此問嘗議論云人求富貴譬之官司犯法曰杖曰

徒自招其禍耳聞在天宮寺主僧為送齋諸檀越法華宵遁恐借其名而糜費人財耳又云今凡僧人烹好茗出珍果皆做門面接引來者如市肆一般也嘉靖二十三年荒饉粟貴倍半絶粒二日饑軀至僞王宮基尋施主王氏王氏面許十年飯粮也足未履其門乃悔退而轉踝自奮曰豈至餓而終斃乎回禪房慈舟持三升米遺之獲以沽其虛腸次日余以三升米相繼蓋法華米盈一斗誓不受矣凡衣食有一二來則拒其潔清若是後為以米六合劑日齋救至四合白麪然瓜克小菜脾胃漸弱移住北禪小養病卒何也法華頗識字不大通佛典所謂頑空枯禪無以辭也而一時有雪梅酒肉間進不拘小戒日飲若一

二十硯能詩律其贈僧松隱詩云携我幽樓稱野情藥雲同結
歲寒盟月節秋影黃金碎風颺春旋玉粉輕予落謾來苔徑聚
葉堆相與石牀平枯枝旋拾烹新茗夢繞虛簷風雨聲輓僧希
隱詩云去年此日相逢處手自煎茶待我勤雲鎖禪房空幻影
月明經閣漫遺塵百年能有幾年健萬事都無一事真晴雪梅
花空對坐分明還見舊時人遊牛首山詩云牛頭觸落天邊月
天闕登來路百盤翡翠屏空晴釀雨芙蓉帳卷曉生寒屈伸久
未舒長嘯俯仰那能作大觀欲達鄉書慰慈母塞鴻飛盡水漫
漫題詩云垂二雙鬢白於絲懷抱無聊強賦詩似水淡然知意
味如空湛爾了心機倚雲蒼玉留新刻削壁丹崖滿舊題惟有

聲前一句子松梢明月最相知聽雪詩云細雨拋珠碧瓦鳴忽
飛瓊葉已無聲紙窗淨覺微涼簷竹清閒籟輕松大熾然
煎月斫燈花碎剪閑金經梅梢凍落驚回夢眼豁山河一掌平
至南京戲花巖孤峰峻極山頭一樓迥出雲霄之外名小星槎
詩云蘿磴盤旋接紫霞危樓孤迥比星槎玉欄半壓青天角珠
箔斜鉤碧月牙撫掌斗牛宮已近回頭寰海路何賒躋攀不覺
如仙蛻笑看人間小一蝸贈住菴僧詩云垂簾清晝篆烟霞滿
地蒼苔襯落花習寂不須天送供圖閒懶為客煎茶寒爐煨芋
留殘火怪衲連雲緩斷麻瓦坐不知天早晚月移松影上窗紗
池亭雨過詩云雨過池亭暑漸消郊坰處處亂鳴蜩濕衣樹色

搖寒翠環戶江聲落碧潮自笑疎慵忘禮法祇應踪跡混漁樵
降心惟有詩魔在時復臨風寫綠蕉山居詩云道人卓錫愛名
山四面峰巖指顧間風牖坐聞松子落石牀定起蘚痕斑鳴禽
花塢春常在隔水柴扉夜不關惟有白雲知此意巷前飛去又
飛還此數首亦可以晚唐許與餘有一聯一句佳者零金細玉
多不克羅其自序雜詠有云禪宗學詠之流未有及於寒山子
石屋珙者何謂也古人出於無心令人涉於有想是以碱砆之於
美玉紫霄之於黃壤宛爾懸殊固理之自然者也寒山之古澹
石屋之清雅如藴吐純素之絲蚌剖明月之珠豈其瘢痕不可
得也余在山牕暇暎之餘學詠樵歌四十餘篇能一氣真醇耶

盖謂惟順世言辭應機消遣寄一時之興耳豈詩云乎哉若論
禪心清淨譬如太虛雖能涵容萬象蕩無纖塵亦如羚羊挂角
那覓其跡牙鳳冲霄不留其迹今以語句卜度轉見迢漏宜早
付之丙丁莫待外楊家醜其底幾耶其贊方亭像云行坐儼然
相而無相或喜或嗔難近難傍衲僧之正令當行雖佛祖有所
不讓覺觀悟痛鵲之奇方道術懋莊椿之壽量滿腔生意芍紅
杏青芝一片禪心芍梅花紙帳綠松樹下盤陀石上錦欄架裘
九環錫杖噫是誰萬壽方亭主人還住承天丶森和尚其發願
有文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今發心不為自求人天福報
乃至椎栗諸位菩薩惟依最上乘發菩提心弟子續洪自惟我

釋迦如來同為凡夫釋迦成佛以來以經無量劫其甲沉迷生死經受三途之苦痛不勝言至於今日幸得人身而乃汨沒五欲縱發道心未曾經久便乃退怠今雖出家因循歲月老朽龍鍾殆死不久或廛務稗衲高談不修佛祖實行或習古佛言教扶學解依通障自悟門十方諸佛菩薩乃四生慈父三界之師常住在世更不入滅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某甲智慧下劣定力全無惟仗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法門廣大願力洪深不可思議功德之利心心淨土念心彌陀口常稱念阿彌陀佛聖號心常觀想阿彌陀佛金身凡眼之所視此方幻妄之境即思西方實報莊嚴此幻與安養實相不相違背

凡耳之所聞此方幻妄之聲即思西方說法之聲與西方梵潮音理無殊致凡鼻之所聞此方一切香氣即思西方青蓮花之香此方幻妄之香與西方微妙之香同一體性凡舌之談論此方幻妄之言即思西方頻伽共命之鳥演苦空無我之音義趣無殊凡身之所觸即思西方八功德水妙觸宣明之利此方幻觸與彼妙觸相契凡意之所思與大彌陀經四十八願及度衆生之心無貳無別倘今生願力不加不生淨土者願某甲以此願王引道世世生生不捨本願倘今生於一切非橫苦中以致舍命願阿彌陀佛法力加庇一心更不顛更離此觀念臨終正念遷頓沛之時即得提起阿彌陀佛一念決無忘失乃至命終

之時昏迷不醒以此平昔觀佛精神憶持不忘必不舍離本願願注白毫而攝受唯柔金手以提携法界有情同生淨土其示滅六句偈云釋迦睡化我今亦然惟心淨土自性金蓮不移寸步便到西天其注公案有一百隻其作彌陀奉千言咸不能盡錄講四書周易軼越儒理新人聽其講四知曰真知曰聖知曰生知曰學知真知者言聖人也聖知者言物智也生知者言生而後有所知也學知者言學於人而知也辭鋒甚貶陽明雖曰倜儻而所見超異亦頗可采坐化竹堂寺僧臘有八十餘矣與法華覺照端嚴不同而涅槃終異云

紀善錄內一條

杜瓊

吳僧損大章鄉人禆守行營以金銀若干寄其所後守行坐事家破身死厥子戍永平損不遠數千里負其物抵戍所付之

石佛僧秋林 續吳中故實記補遺絕 黃魯曾

石佛寺有僧號秋林其佛行不失毫杪與吳江通判趙君某寄銀若干禪房收貯兩相恂諒者也後一日適逢回祿延燒衣鉢聲駭松陵趙使老僕疾奔寶帶不及再來問秋林云玄室無恙諸物仍在歸銀其主以康其心

常熟外教志 鄧 敦

明空山興福寺僧始居功德 被 太宗文皇帝眷賚欲官之一日逃歸山中晦迹不出寺廢明以其力新之

常熟外教志　鄧　敏

顯用潛能詩文

震起巖有戒行工於詩

完故修號碧菴長於梁翰師法虞世南深造其妙詩才清俊名播於時

吳釋傳中一條　劉　鳳

心覺源住虎丘時名德推重郡人易恒詩有白雲尋老衲有約不須招句又有嬾書記姚少師廣孝詩所謂閑道嬾公似贊公一瓶一鉢寄山中者也天雨亦住山有聲王孟端帶為作畫秋水遠意并留題

慈忍法師　劉鳳

慧光慈忍法師天泉和尚主教吳下垂五十年四方學者輻湊王公貴人學士大夫爭造法席師名僊字日章晚更號用拙常熟張氏子也十七祝髮東遊四明時我菴無公住延慶石室瑛公居育王皆待以忘年既首衆報恩又為上天竺第一座出世住郡城永定教寺說法為慧光嗣還亮山廣孝嘉定淨信洪武初善世院移文令住上天竺以高僧選留京師有旨就天界寺為衆說法聞者傾服　上數召入　禁中奏對稱允

覺曇　何喬遠

覺曇嘉定人祝髮崇明慈濟寺平生茹素未嘗妄語言未來事

歷〻有驗或卧於榻或有見其行市中人稱覺菩薩成化中五月五日跌坐化去月餘面如生肢體温軟身久不壞舉若空衣然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蜀僧界澄住瑞光救思相宗研神攝論道振迎延機悟明穆近時見無能及者又有若自然無碍峻菴心航見空華皆自遠來萃蓋有陶居士錢居士皆有大根器為之檀越故一代時教亦若頓起叢林若天宮雙塔虎丘雖不復亦時有人昨見一僧杭葦氏云誰云待恩日翻失倚門人頓似能詩特一染跡詞翰多致鴻無檢故非僧所宜習也

人物志　　張景

一清出家城中能仁巷投業德巖行法師得賢首宗旨著華嚴圓覺楞嚴楞伽諸經論

唐略字道權從聲九皋習天台觀不樂名相乃逃於禪遂參徑山愚菴及公俾掌鑰秩滿退歸

道澄字心印長洲人出家治平寺宣德間　詔授右覺義住持大功德奉　敕較藏典、中禁年七十三示寂　賜祭葬治平方丈後

道宗　　森懋德傳略

道宗嘗熟人住萬峰禪院景泰中　詔修保國道場祥雲繚繞

降敕褒諭天順三年奏請　聖恩寺額

天際　馮翼續編上

天際来自少林習拳棍推第一手嘉靖中　勅賜金牌勒倭終老靈巖嗣玉菴亦得其法盜至隨手皆斃能護持佛法

月潭和尚　張采

月潭和尚楊氏子出家五臺山受具足戒遊蜀邛僰山中最久隆慶辛未來婁俞州兄弟築室居之萬曆丙戌示寂俞州稱其不備三衣不強中食初得疾水飲五日絶水二日浴畢使誦無量壽佛經聽已坐化世壽一百十三僧臘九十八

蓮堂　劉鳳

蘇有王蓮臺素高道行惜早化去予往歲夏中一見於雅慰寺諄諄誨以進修無他語

月亭淨法師塔銘　　陸光祖

萬曆丁亥十一月余赴南司寇命月亭法師追送於錫山舟次言別意甚快快明年戊子正月余以請老未上留句曲而師訃音至矣為嗟嘆流涕者彌日其年七月二十四日弟子真芹等葵師於王村塔院之後因走留都徵余銘余雖不獲辭未暇應也今歲壬辰予告歸田師歿且葵巳五年矣真芹輩復申前請遂誌師生平行槩而銘之云師諱明德號月亭以紹萬松禪師法又號千松俗姓周氏世為烏程縣人幼岐嶷不凡嘗隨父赴

西資佛會指畫像問曰是非僧耶父曰然遂求出家於雙林處善菴年十六而祝髮初習瑜珈教比長慕大乘始參百川海禪師求出世旨道機不契徧參名宿備歷艱辛所遇多外道事其師所刻十地品發願文中於是益發憤厲志詣武林上竺哀顧大士祈值明師乃遇萬松禪師於中竺寺萬松問師來意師以禮普門對萬松豎一指曰汝去見了觀音來師言下頓有所省再拜求了生死之訣萬松授以攝心屏佛法師遂受具足戒留侍左右朝夕參學凡十載一日閱楞嚴經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豁然悟入作偈呈萬松云楞嚴經內本無經覷而何須問姓名六月暑天炎似火冬天臘月冷如冰萬松為印可

爲一日獨行山中遇虎師卓錫正立虎俛首避去時咸異之萬
松既去復參佛慧祇園和尚又六載堅持戒律博通群典道譽
日彰嘉靖甲子講法華於報先寺會聽者常千人師忽念大事
未明何暇爲人作口耳伎倆乃刀身登徑山凌霄峰結茅菴獨
坐三載草衣木食苦行精求本來遂徹因作偈曰千年翠竹萬
年松葉一枝一是祖風前岳高峰棲隱處無言杲日普皆同偈
閱華嚴有所未了忽感神僧於窓外指示又夢金獅入口經旨
洞然四方禪侶接踵來參師隨機響應問者無不迎刃而解遷
傳衣菴講稡嚴一時名士大夫皆折節爲方外交嗣遊天台山
披中緇素邪正混淆師爲講華嚴等經化外道以千計講甫畢

堂內寶花編生今扁為涌蓮堂云比歸南司寇韞菴吳公時為杭守延師演法於靈隱會憲東溟管君延師演法於天池儀部觀頤沈君延師住持圓證寺先是余延師講華嚴於秀水之東禪寺師樂其雅僻乃相與葺法雲堂以居迄今遂為師示寂之所矣師為人修幹玉立性度高簡伉直以道自重遇公卿未嘗降禮作畢諂態羣小或憎詬之百折不回驟與之言世故不越庸人耳及乎陞座揮拂逞辯才宣佛號機鋒圓捷如倒峽懸河千古疑秘一時氷釋蓋師之知見盡從妙明自得發揮非若義學講解拘牽文字間有識之士咸贊嘆希有師保護正法發然不為身謀其寓天池日有豪貴挾妓遊僧寮師會衆逐之無所顧

悼世方崇事真武師以彼不過玄武之神主治一隅耳何至奔走天下若狂也我薄伽梵為天人師何不易彼事此耶往往改像設而更廟貌世喜汲引後學而視外道如讐同衣有過譏碑不少借以故招忌者之口非有諸緒紳之為金湯幾不免矣師生於嘉靖十年辛卯元日歸寂於萬歷十六年正月十七日世壽五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二所度弟子以百計其高足嗣法者曰真覺曰真界曰真願曰真澄暨真芹也惟師以苦行得見地以強毅任末法固法門龍象也余獲交師三十年所受教益非一期晚年相與修東林故事而師先化去誰為余作蓮邦指南車耶銘曰

維賢善首繼大悲持閩何罣墨為人天師陵遲末教義學是資師起菸蘆勵志參諮嚴棲三載乃豁風迷愛覩神僧且吸金獅慧命已續辨才縱恣大轉法輪導世金鎞涌蓮表瑞降虎策蓁化伏外道狂瀾一提抗禮公卿象法用維剛教強恣威武不移我懷其人空門昕希歸神嶼卑埋骨於斯與劫終始視此銘詞

蓮池　劉禹

浙蓮池練師袾宏姓沈氏故有家世道行聞遐迩人無不傾蔵已丑春壽生僧永休累請始來昇壇說戒聽者雲集受羯磨度下膜拜數逾千人僧云受具與重受菩薩戒者亦不知其幾士女傾城至不能容晝兩月晝夜不息日所供米至十石猶不給

且方歎而檀施壑闐相繼一時之盛數未曾有所謂不可思議功德者夫余特三見之追想其標風立操孤遠夷亮真有道者今而有是人耶

勉公如幻禪師塔銘

鄒正域

勉菴如幻禪師閩人也林氏子少為儒以事忤督學使者拂衣而出之廬山從辨格和尚落髮時辨格晦迹衆沙門中為常住斫柴幻亦斫柴後辨格之京為國師幻從之京名起諸公御閒籍甚後散去之姑蘇南海楚蘄黃閒所到說法從之者如雲萬歷戊己卯來九峰講涅槃經楚藩臬大夫往詢之時弟子有私賣田數畝為常住者以所置奏請印於當道幻聞之曰非我法

也一夜遁去諸弟子莫知所之當道聞之益重幻戒律後甲申余宅先太夫人憂幻偈來九峰講楞嚴經余以卜地過九峰請見幻喜謂余曰前見公文似從智慧中來法器也勉之如所為文而已余進而言曰今之談宗者未讀經典先學機鋒未嚴戒律先學圓通於是以指東畫西為逃遁之術以一喝一棒為解悟之境以貪淫嗔恨為菩提之種以奔竭攀附為慈悲之門禪有若乎故談禪而不若於行者非禪也說宗而不依於教者非宗也度人而自心不死易嗔易喜妄附於有勢有力而謬言度人者不自度焉度人也幻以余言為然幻生平無嗜好人有所施輒以施人每有所往手持一鉢肩搭一袈裟赤脚着麻鞋不

嚴艱苦與人言上下龍藏五千餘卷如大海水不可竭又善談名理皇極經世性理諸書生平不見喜怒之色後一歲之廬山講法華經一日端坐示寂曰汝輩欲問我可之江夏問郭君諸弟子請偈幻曰浮生本無偈癡人逐夢宗虛空無面目、、問虛空弟子曰靈骨可更之斬乎幻曰受重安婆苦無情楞樂仙何須懷舊影寂照滿三千言畢而逝時年五十有九而弟子性詮以遺命屬不佞為銘、曰

為儒者誰為僧者誰不有泥洹那有泥梨一點一筮海峰天涯為人說法徹破藩籬死也無偈生也無奇虛空無像面目畫、禪也為魔莫我敢尸呵佛罵祖剖矩破規搖頭指手如顛如癡

勉公龍象妙湛無持從滅四大有四威儀嗚呼噫嘻誰宗者誰
說法者誰持戒者誰

雪梅并贊　釋欽義

其行說其心銳其氣俠其言猖狂而神異莫知為誰之儔
類

雪梅何自來教授長千里有時入嫱房旋復泛綠蟻博戲合群
兒鑿破加頸喜忽過姑蘇臺長歌入新市說言縮人貨移日不
肯死禪毫能四韻談笑若無爾綺語與微言妙達如來旨自言
平日親去ㇾ今乃止

右乃五師菴之末章五師者遍融守心肖巖寶陀及此雪梅

也以有忽故姑蘇臺語故錄存之

僧無為見竹窓隨筆　　釋袾宏

吳江流慶菴無為能公嘗先予德先予出家先予十餘歲遊蘇湖間與同堂坐禪及予住雲棲公來受戒求列名弟子予謝不允則固請曰昔普慧普賢二大菩薩尚求入匡廬蓮社我何人斯自甩住會不得已如董蘿石謁新建故事許之以賢下愚有古人風筆之以勸後進

果清湛禪師傳　　周宗建

師法名田湛族姓范果清其字也世為楚蘄州人父曰文華母李氏師生而穎異方卅歲即獻世相從廬山黃龍寺薙落舉止

端靜異於凡僧上座法堂心器之語之曰如來大事因緣非福德人不辦汝其勉之居無何為衆乞食於外暇輒受持諸經無懈而首楞嚴則尤未嘗一晷離也時紫柏大師名震宇內萬曆戊寅紫柏過廬與徹空和尚稱莫逆師於空為法孫命師為侍紫柏指語空曰此黃龍克家兒也時師方二十有二而志已決定求最上一義他僧莫之測也一日以諸方五味請於空；曰烏窠侍者以吹布毛得入且道如何是侍者悟處師懷疑而行歷事守心東巖諸老具有咨決已有東巖謁大千大千者少林上座也師既至刻意參叩如是三年一日舉夾山船子話有省以偈呈解曰一葉扁舟浪裡遊釣絲牽動海天秋蘆梳蕭口誰

遺痛夾嶺雲山暗黙頭千深契之遂授帖焉已復北遊從徧融聞法要益從紫栢參印性相宗旨紫栢之門機鋒峻絶學人往往不敢措一語獨師互相印可不一納鑒當時稱入室者密藏與師為最上云時 慈聖太后方隆顯佛事師請於朝得賜法藏丁亥奉之而迈黄龍癸巳師經桐城時師研心大道聲光蔚起一時衿紳檀信往ゝ詣師飯依而最契者為吴客卿先生両家監義互相送難師為提示宗要先生往ゝ捨而從師嘗自恨見師晚也時歸宗塔寺漸就榛莽兎墻以内僅一殿址為眾靈光會中丞公中于闡提復檄修社廩寺將盡沒師痛耶舍道場一旦淪胥即發弘誓以克復自任語於客卿為作歸宗緣起因

走謁紫栢於湖上紫栢故善太宰陸公；於佛法號金湯中丞則公猶子也因受公牘以往中丞為徙廩更加護焉諸所侵彊移時而復久之　神祖衆建三藏法幢師復走闕已亥獲寶戩而南汪大參以虛為言當路各布金有差而邢孝廉來慈暨善信金慶吾者復增工之歸宗以是益飭號為中興是歲師留歸宗討藏函益臻博輿庾子師復遊桐客鄉先生倡諸學人智園迎焉一時問法之侶踵至雲集師提示心要各隨根器而南嶽止觀門慈恩規矩頌則尤於學者三致意焉自是談空之士爭各退舍避去且有捨故我而從者無何紫栢離作師感世相參差足不踰閾者二載乙巳禮法蛻於徑山而吾邑諸檀閨師至

止成生喜踊頓得師而事之以合妙卷迎師住卷者復三載諸聽法者黑白咸集頗極一時之盛而余以鈍根亦獲從師竊聞緒餘時師復念尊者鐵塔未新因緣未竟未幾復返歸宗深悲弘誓期必究竟而止鳩工集材費且不貲師矢以身當之擘力且葦而師乃以疾示矣疾既篤顧謂門弟子曰若曹大事未明能自恐怖如吾此時方云生死心切不爾麻木漢耳語畢遂命盡所蓄貲以充法供而師遂沐浴更衣趺坐而瞑憶師之初至合妙也建時隨諸兄輩從師問法師為剖示惟心之旨推實雙舉宗風宣暢有如霆轟丁未春還自京師寓讀卷之東南隅師一垣時時從師朝夕聞三觀十乘之要得未曾有而師更婆

心急切凡過學人一知半解無不隨機而導示以便門而濟遠朗率推赤置人即村夫童孺無不可叩而即焉蓋師教精嚴大率依於紫栢而稍更為易近云乃皮相者率謂師於性相宗教博衍無二徵欲短以一葦竟渡之義嗚呼是烏足以測師哉師疾革前一日輒自語曰五家綱宗悔不為人提破既瞑弟子葦復有所請師復張目瞪視不交一言惟擊牀一下復瞑嗚呼孰謂師不言之非真言哉師既示寂諸上首奉師遺命發金輪伏藏獲諸寶瓶得舍利升許種〻相光具諸神異至汰沙而求者遺珠不一為震旦希有之遺謂非諸佛菩薩故顯此以表師之願力耶塔成之後復有松瓣開敷作十三露盤金輪之麓發獅子

吼者幾晝夜聲達隣郡又一大神異也師世壽五十有七法臘四十其弟子修觀修慈元聞最著慈閒時往來吳中勤行深解禮信歸之不減於師云論曰嘗聞之古德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故大悟者在丶更衣入禪而後來捨空索影之士輒借禪以藏虛解其於性相宗教茫乎未有聞焉湛師鉗鎚末世忽外見之賊性其所著論要在從相入性從教入禪故其所得為精實而榮衛之傳為獨正此於吾儒宗派可稱曾思之學末後一指家珍盡撤嗚呼誅佛法於末流若師者其真救世之大醫王也哉天啟甲子秋九月　賜進士出身福建道監察御史奉差巡按湖廣巡視光祿寺侍　經筵官守制吳郡周宗建謹撰

如奇　釋普文

如奇字寒灰姓方氏吳江人孝孺公之後早棄青衿出俗參承紫栢門墻步武上乘匡雖慧命可謂末法之高照學人之指南也嘗與衆中郎先生為同聲之好酌酢還往不讓子瞻之與參寥也

徑山志載法侶

洞聞法乘禪師晚又號雪栢吳江人嘗登山頌古有雪栢語錄行於世（後）終於虞山之破山寺

寒灰如奇禪師先住寂照後寂蘇州瑞光寺仍搭徑山倡虞山

瞿元初純仁捐貲刻西方合論標註行於世

鶴林大敬禪師嘉定人先結茆徑山後登匡廬歷五臺迈杭州之蓮居參究惟識有省常熟瞿元初王李和戔受之諸公請住蘄溪因倡導廣山焉

法杲　釋普文

法杲字雪山姑蘇人以舞象之年入雲隱菴修瑜伽法及長悲悔遂棄去修出世法深有趣操可謂教中之傑出者不啻是也且能養父母老不能自給僦屋以養躬任薪水之勞歷二十年如一日以是人皆稱孝士君子無不望風慕焉後見世衰法微深自保護竟不獲展所抱而終有雪山草行世叙者曰公愁不挂眉嗔不入而慈愛之心油然滿腹深究大乘鼓獅絃于淺谷

高標獨行展龍鉢於他山惜乎芳蘭易萎神駿先徂危峰天半氣色高寒送想金方抑何遼歟

慧浸　趙宧光序畢

慧浸號巢松長洲角直人幼出家雲隱菴二十詣雲棲受具究心大衆日背誦華嚴一帙大智自撲博通經論嗣法雪浪洪恩嘗演賢首教觀人稱為巢玄談萬曆間住華山構講堂佛殿緇素咸趨後示寂貝葉齋年五十七

慧浸　釋普文

慧浸號巢松得度於吳門福田庵善講解多著述亦教中之尊宿世外之偉人耳近赴趙凡夫之招崇建佛事轉談麈於華山

通潤

釋普文

通潤字一雨姑蘇之洞庭人博綜外書長於講演律行清寒道譽隆重嘗與雪山為塵篌之好而內外學則難兄難弟云爾公蓋不惟為詞壇赤幟實堪法苑高幢而搭篷頂笠之士競趨清穆之風彼蕉芽敗穗之徒盡啚一味之兩後隱居于玄墓之鐵山有集行於世

一雨法師塔銘

錢謙益

師名通潤字一雨姓鄭氏蘇之洞庭山人兒時晝夜啼哭抱入寺見佛或出門見僧即止嬉戲大樹下累塼成塔指爪禮拜稍長辭家入長壽寺去氏削髮究心大乘經論旁通義學嘗禮大

士頹墳起不休寺長老源公從雪浪大師講楞嚴於無錫以書招師。曰此經奧義十師盡之買菜求益復何為乎源怒移書譙責乃往雪山果公巢松浸公同參於華藏寺南北講肆楞嚴則會法華則要如老塾師晏守兎園冊口耳之間傳遞而已浪師掃除注脚敷衍妙義頻呻咳唾光明熾然聞之如檛馬奔馳風濤回駭破除宿物得未曾有合掌涕洟向源首座戲悔向者得少為足以大海納牛迹中也浪師法道烜赫學人慕羶因熱得趨思炷香分席為榮名利養之計師興雪巢矢心執侍金陵之華山京口之焦山江山高秀雲水孤清侍浪師往來棲息歷十餘夏相依如形影憨老聞而嘆曰好學人吾兄一網打盡矣大

師遷化雪公亦歿師友淪亡反心埋炤以傳燈續命為計置鉢於廣山北秋水庵將終老焉已而應天界之請休夏於斷臂歷覽聞遠寺鐘聲如殷勤啟請賦詩曰豈謂帝城塵講席却將唇舌累知音自此遂慨然出世與浸公分路揚鑣大弘雪浪之道諸方皆曰巢師講兩師注巢兩二法師雪浪之分身也師每慨法相一宗玄奘傳之西域自賢首清涼唱華嚴實發因於唯識龍藏具在教海方新時節因緣其在斯乎先有此論標義藏弁簡衍王翰林宇泰求之靳而弗與翰林購得副本發為旁注如西明圓測隱形盜聽以敵窺基其為法良苦矣師乃復殫精搜緝作為集解積十年而削藁首披宗鏡斬關抽鑰遍探楞伽

深密等經瑜珈顯揚廣百雜集俱舍因明等論及大經疏鈔與此論相應者靡不疏通證明昔者纂鈔盛行肇流首伏以謂基師正怡太陽忠也旁衛龍燭求之今日慈恩中興庶幾當之大師嗣雪浪出世說法利生者十有六年講法華楞嚴楞伽華嚴玄談唯識者十五座初從雪浪於金山衣不掩骭履不納足臨江喚渡囊無一錢自視泊如也下居錢山為愛禪師故庵面太湖負西磧眠雲臥月絕影人間者五載除夕自斧拓樹覃大煨芋高足弟子夾坐賦詩雪消門啟人逕宛然則發春已十餘日矣日過經二十紙上首白請少減師呵之曰汝看我甕中米多少其精嚴孤詣皆此類也師狀貌古朴風規閑雅方內名士如

程孟陽李長蘅邵茂齋鍾伯敬文文起姚孟長周景文趙凡夫
朱白民撫塵希風樂與遊處嘗自誓生世居學地與士大夫相
見人言師有三有一無三能耐一不能耐有德有言有情理然
無因緣耐學耐窮耐交遊然不耐俗此可以知師矣師自稱二
楞主人改錢山為二楞菴於此疏嚴伽二經故移住華山天啟
四年六月朔衆護法迎師住中峯至九月望日請諸護法出一
紙示皆囑累語交門人唯觀主持院事遂以示寂十八日也世
壽六十僧臘四十六崇禎元年冬葬全身於中峯者法子明河
讀徹也注經二十餘種約法性則有法華大窾楞嚴楞伽合轍
圓覺近釋維摩直疏思益梵天直疏金剛經心經解梵網經初

釋起信續疏瑠璃品杜妄說辨謬若干卷約法相則有唯識集解所緣ㄑ論論釋法研因明集釋三支比量六離合釋若干卷雜述則有淨土遇響易經標義開示語一卷師歿後河徹二公繼師之席弘法吳中而繼師主中峰者徹公也實來請銘ㄑ曰

師之說法弘演三車金山粥飯金陵雨花秋水鐃山師之駐住古木千章梅花萬樹華山別院中峰古墳經傳雪浪論續慈恩如吳舍利二七毫端塚中涌現則一

沐如法師塔銘　　錢謙益

賢首之宗弘於雪浪其後為巢雨為蒼沐皆於吳中次補說法錫所至在華山中峯兩山雲嵐交接梵唄相聞四公法門冢

未能如古人亦未可與今之不教不禪欺世盜名者比鳴呼知汰莫如蒼信法門之益友矣銘曰

雪浪如龍蟠孚教宗支分蜿蜒化為高松孤塔亭亭坐斷中峯刹海涉入帝網重重然則師之說法固未嘗止而大鈔之講肆其可以為未終乎

性祇　申用懋傳略

性祇字茂林號力果長興人年十七捨身彌陀古院日課諸經更修苦行躬歷畝畝背焦踵爛無惰如是十餘年參雲棲和尚再詣天台聞師受具戒而傳衣於靈谷稟師承博貫諸宗年踰四十行超百八又欲登峰睇遠乃復卓錫江西雲居閱藏尋居

吳之報國寺主持方丈律已精嚴而接物和坦登壇宣教說戒度人策勤倍警住寺二十五年規儀嚴整翔復寺宇為南城叢林之冠至鄣杖雲集菜羹糲飯不先衆而餐香積之供不乞募而航輸載運若夫指引開導惟修淨土為本乙亥冬扶病往彌陀菴講蓮華經預知大漸至徑山掃塔還晤聞師臨岐舉手云君在青山住我向白雲歸至期引磬在手高聲稱佛而化

寒山菴二尼　　王　鏊震澤　綱

葉氏東洞庭人幼納周聘周子無行葉泣曰忍以此身自汙耶誓死不與成禮久之周子死父母欲改適又泣曰忍以一身許二姓耶欲引決父母彊之乃祝髮為尼又賀氏聘於張將成禮

夫卒賀曰吾已心許之不可不成禮遂服衰麻以往撫棺慟哭持喪三年畢亦為尼與葉氏並居寒山菴二人自力衣食戒行凜然年並八十餘而卒

廣覺　釋祕宏

沙彌尼廣覺直隸崇明縣龔氏女父一夔別號夢萱鄉之碩德君子也母施氏生覺於萬曆己卯甫年十二不茹葷從妹廣曜者相與習經呪朝夕禮佛唯謹自誓貞不字父母諸宗人難之多方勸諭不能奪二十八剃染時年偕其妹隨仲父至菴先是夢萱公語及孝義菴之勝覺遂大喜躍遂委身依止焉襄覺之在室也事父母如事師逮其出家也事孝義菴主如事父母精持

梵行純一不雜遠邇瞻慕崇明之人因而感化發心者不可數計然稟質孱弱刻心苦躬勞不自惜俄得疾久之却醫藥一心待盡夢萱公聞女病偕母來省則曰吾昔落髮於尼師不慭吾頓乃特蓄周羅而告予曰最後一結惟師斷之佛制也予允諾自是無他語氣憩ミ不絕如綫忽起正面趺坐曰願見菴主菴主至合掌稱謝言別次為設彌陀接引尊像則怡然現咲凝目諦觀合掌歸命已而稟水盥手著新淨衣持數珠端身對佛如入禪定侍疾者慮或傾仆以二枕將左右掖之揮手云無用此累環繞助念復揮手云吾自有主在毋勞衆也跏趺不動凡二晝夜有奇微聲念佛聲漸盡泊然而逝時萬曆辛亥二月七日

出家六夏世壽三十有三

株宏曰覺疾甚諸因覺發心者疑貳欲退曰奈何事佛而不壽有解之者直以回仁且天閼乎昔緣覺獨曰吾方以速脫娑婆生淨土為大幸寧取於長年嗟乎人居塵世如囚牲奸早釋而得歸與久羈而不返其苦樂何如智者了焉非凡愚所知也覺以女子身卓然具如是知見況臨行俊偉赫奕風動頑懦雖耆英宿德胡以加此假令算獲期頤而不聞道壽亦何補諸發心者當歡喜感嘆轉增修進矣因次其始末以為紀賢首

吳都法乘卷第六下終

吳都法乘卷第七

吳江周永年撰

通格篇

定慧根戒經論參律凡屬緇流咸遵軌式敬聖安禪獨能奇通言有讚毀行有順逆龍蛇易辨凡聖莫測非具別眼無從接拍述通格第七

史宗傳畧神異下之等七

釋慧皎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為衲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埭凭埭謳唱引紵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栖憩無定所或隱或顯　宗後南遊吳會

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皆散其潛趣物類如此

杯度傳畧神異下之第八

釋慧皎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　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鱸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遊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鬬其網中網阮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　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

香煙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為期等設食一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林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林度許令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開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

也如言而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及篦捶之曰馬云何不行觀者甚多霊期等在舫還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霊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拖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忽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

六字云福德門雲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絶亟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

義師傳感通三之第十九　僧贊寧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倒亂貞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剔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廻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惟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罐蓋木佛像悉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塗彌漫撫掌大笑不具匕箸而食面垢不瞿之輒陰雨吳人以為古侯及將

死也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舁出郭外焚之附見二人不錄

蜆子和尚

王鏊震澤編

蜆子和尚京兆人梁天監中在洞庭冬夏一衲沿江採掇螺蜆以充腹暮即宿白馬廟人目為蜆子和尚靜禪師聞之先入廟中夜深和尚歸靜捉其衣曰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答曰神前酒臺盤靜曰不虛與我同根生者也

冷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輕薄子多押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

事：不能死了燒了却似不生言畢遽化嗟子異哉其端師子戒閣梨之徒乎死了燒了下似不生姑蘇志作死了燒却恰似不曾

鰕子和尚　龔明之

承平時有鰕子和尚好食活鰕乞丐於市得錢則買鰕貯之袖中且行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出哇聲鰕皆游躍而去後不知所終

請三命　龔明之

請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水之術吉凶無不立驗好食活鷄已就死者則却而不食人欲其卜葬必以數十活鷄自隨聞其聲咿然則食之愈喜率以是為常後享高壽而死及焚屍有

五色舍利自吾本涌出王家虎丘墳乃其所擇也葬之明年有
偃松生其上

常熟外教志 元 鄧 毅

了通智林寺僧也常晝寢寺僧呼之覺曰通州火吾通救之明
日人渡江云狼山寺火有僧於烈焰噀酒滅之火有酒氣狼山
人來謝了通衣尤焦灼

崇花菩薩 劉 侗

崇花菩薩朱氏子名驛生於驛下故名家在穹窿山太湖旁地
名後塘傳自朱買臣菩薩十三出家性好花嘗掬山茶於外家
而活十八歲死而復見靈異山茶至今在其大者至連抱糸踰

五六丈近被殘伐小者尚可二丈大踰拱

薩天然　劉鳳

聞之北禪寺薩天然以鼠偷燭斧伽藍於寺門外伽藍神托夢郡太守詰寺以醴獻天然不為舉守詰之云此僧之大戒且伽藍得入寺矣守為驚作禮而去然神自寺門引土甚廣尤著靈異迄今又東禪寺靈師號為顛而默著異跡嘗食蝦魚後漁人索償曰當還汝晾河一吐皆鮮活游泳而去故至今近寺河蝦皆作紅色

趙頭陀　異林內異人之第五條　徐禎卿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嘆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

答云是趙頭陀往来僧居不假寢榻常坐於廊廡之間身着弊衲不易寒暑性好餔啜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填壑人莫見其洟溺故呼為噢肉和尚每見輒便曰可作一齋爾後供者漸不能繼或絶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惡其無厭欲試苦之值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欵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盂中曰和尚食肉即舉手張口膟息嘬盡又將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使復飲水盡足奉秣飯曰和尚飯乎即飽飫一頓不謝而去亦無所苦嘗臥坐道上有一縣吏呼導而来儼然不動吏怒命撾去鞭笞二十亦無嗔愧尋於故處還復安坐人皆笑之有高媪者時造其家媪輒具食一日忽来呼媪曰吾欲行矣不為他人作

取檀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最有羣僧舉之而去
閭巷男女聞有此事競來觀看投錢萬計媪意始解舟陽都玄
故博識士也嘗摩其頤中圓徑二寸虛通如穴　光朗異常
竟莫測其為何如人也

噢肉和尚　吳中故實記冠衲第七之第三人　楊循吉

噢肉和尚不知何來無名字遊丐吳中將十年能食肉一頓盡
數十斤或四五日不食其色黃瘁而神清和之無荅夜宿北寺
門下巡按御史王濬親臨視之亦坐不起也唯摸其帶笑焉死
時謝諸嘗施食者為乞水飲二三石盡洗腸胃乃化

趙頭陀　續吳先賢讚道術第六人　劉鳳

趙頭陀自云終南山来不知其所證成化中遊吳幾十年所馬食往来啖肉能揑盡十數斤飲至斗許飲水亦一二斗或四五日不食問之無所答夜宿北寺門按使者王濂臨視之坐不起捫其帶咲焉死時遍謝嘗施者乞水一二石洗腸胃乃化

戴姑蘇志

趙頭陀

趙頭陀者自云終南山人不知其所參修成化間遊吳中啖肉揑盡十數斤或一鵞一猪頭秫飯至斗許食畢飲水亦一二斗肉食多手自烹煮極潔宿承天寺數年後坐苑橋上大呼一聲遂化諸僧具威儀荼毘之亦得數舍利

洞庭剥皮和尚 續吳中故實記補遺機

化第十九之一人

黄魯曾

洞庭商人某日為秋臺不為無古自法未嘗受惡以沙氏為主寓宿偶有寒疾死歛以棺置於寺中復甦呼棺云我已活矣急啟其蓋出曰死去剥皮剥既接以紙帖其肉凡二十四次洞曉有解脫離判之意遂削髮為僧遊方不知所終

頭陀僧　續吳中故實記補遺

雪竿二十之一人　黃魯曾

正德丁卯歲有頭陀僧不知何來號曰無盡意白日靜處乎橋龍頭夜坐出定曰則曰某縣人修齋畢始歸袖中果餅尚熱又南海普陀山進香二月十九日上庭隔旦言身寒可往蘇城取衲於范祠前蔡金箔家帶得茶甌中慈菇等果分衆后蔡老隨至天台諸猴迎拜止小菴中二童扶一老僧問誰師耶頭陀

云我無盡意也老僧云誰我童稚時見相貌今猶在信是無量佛住世雙林卷戈文達妻事之甚謹一日忽欲食蟹畢其二以設授井復為蟹汲水見之堵谷應之試其神通欲令取鮮荔枝歸以不時荅乃往閩中取新摘攬入定頃刻得連枝者卸衣亦有敗葉梗葉歸來適過鄱陽湖是誰潛覩我即跃下敗葉中也潛覩者谷於窓牖睇之云後不知所遷

載太倉志

水噴雀

僧水噴雀不知其名亦不知何許人遊寓雷應堂冬月常浴於水人戲呼為水噴雀僧即應之以為己名一日忽辭其所識曰吾明日午時當行矣至期人聚觀之僧作偈曰水噴雀水噴雀

四十五年無歸著今朝鼓翅向天飛萬丈藁竿黏不著遂死

吳都法來卷第七終

吳都法乘卷第八

吳江周永年撰

禪藻篇

釋迦說法倡言響荅厥誼曰文贊頌攸括爰逮後流詠歌相雜手作推敲韻限擊鉢其藝誠高於道非末異乎宗家語忝棒喝述禪藻第八

僧畫

戴姑蘇志

僧畫字皎然工律詩嘗謂韋應物恐文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十篇為贊韋殊不稱賞畫失望明日寫其舊製以獻韋諷味不釋手因語畫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徑希老夫之意

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畫服其精鑒

皎然　　戴昊釋傳

皎然名畫謝康樂之後也唐之詩僧最著了心地法門與虎丘山元浩交

道標　　劉　鳳

道標富陽人也初受具品於靈光寺顗律師尤善聲詩與金華釋乳輔昊門釋光嚴上都釋超崇等並心交塵外分契林中

志林内二條　　蘇　軾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揾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習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遊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来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絶俗語有璨恐之通而詩無禄可之寒予往来吳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侯鯖録内一條　趙德麟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法喜志　夏樹芳

仲殊名揮姓張氏安州進士後棄家為僧住吳山寶月寺蘇長公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大通慍形於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妓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我已令日勘

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鈿鎚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仲殊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鈿鎚打就金毛師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何知眼共眉幡桃因甚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黃涪翁一見大賞

西湖遊覽志餘內一條

仲殊嗜寒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聰與寒殊者是也仲殊善詞而小令尤勝如詠春情詠西湖詠夏景風流蘊藉不減少年然恐非蓮社本色也

冷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汙而詩句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屧唯聞犬吠聲又入青籬去東坡一見為和於後曰唯聞烟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禪藻集詩僧履歷畧節　　釋普文

惠詮一名志詮吳郡人猶佯不檢居杭之梵天寺蘇長公見其詩謂其句語別有林下一種風流

仲殊　　龔明之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為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藥毒之

遂棄家為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二食寒解其藥人號曰寒穌有寶月集行於世慧聚寺詩僧孚草堂以其喜作艷詞嘗以詩箴之云大道久淩遲正風還陊壞無人整頹綱日亂空傷悲卓有出世士蔚為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王公知囊括十洲香名翼四海馳肆意放山水洒脫無羈縻雲輕三事袖銅錫天下之詩曲相聞作百紙頃刻為藻思洪泉瀉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筆胡為作柔詞願師持此才奮起革流漓鶖彼東山嵩圖祖謝豐碑再續輔教編高步凌丹墀它日僧史上萬世為著龜迎葉聞琴舜終被習氣隨伊予浮薄人贈言增忸怩倘能循我言併日重光離老孚之言雖苦口殊覺莫之

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間見庭下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殊詠之口就一詞云濃潤侵衣暗　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風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宮中誰管閑公事後殊自經於枇杷下　予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地

冷齋夜話內一條　　僧惠洪

仲殊初遊吳中自負一盖見賣錫者從乞一錢錫與之即就買錫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顧盖縮曰初不多辦來奈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甜

老學菴筆記內一條　　陸務觀

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麵筋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東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為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雖作漬中經溫滅風前質蓮開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煙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彥遠又云殊少為士人遊蕩不羈為妻投毒羹戟中幾死啖蜜而解醫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為浮屠鄒公所謂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羈餘習也

曠紀內一條

僧仲殊每歲禁烟前後置酒設以待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時人戲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冷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始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滿獵猊香輕桑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坡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饌客罷與俱來而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偏尚氣憎兄子如仇嘗作詩云歲：東風上苑行圍窺紅紫歲

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蓝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

姑蘇志載此於有標致下云劾陶清節為詩於如舊下云嘗有詩曰隔林琴韻閒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蘇公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也

劉鳳

思悦

宋治平中虎丘僧思悦編淵明詩辨其義熙以後止題甲子云自庚子迄丙辰十七年晉安帝時作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始禪蓋二十年豈有宋未禪二十年前遽有所耶耶

陸輔之

吳中舊事內一條

徐敦立言往歲吳中多詩僧其名往往見於前輩文集中余渡

江之初猶見有規者頗以詩知名其為人性坦率其徒謂之規
方外時年七十矣談論蕭散臨終前數日有詩曰讀書已覺眉
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未知天早晚西窓殘日已無多葉
左丞大愛之

三詩僧　　載一統志

虎丘志云吳中僧多能詩法貝絕句云鶴鳴九皐秋夜永紙帳
芙蓉卧燈影九州之外更九州誰解摩心發深省蘊常詠石菖
蒲詩細水圍基石纖手自移幾年離匡蕩萬里到天池法平
登北固樓詩云不負南徐眼來看北固雲金焦兩山小吳越一
江分三僧者皆勝流有唐人風致

吳釋傳內一條　劉　鳳

福嚴寺僧至訥無言工詞翰趙松雪馮海粟柯九思鄭尚左陳衆仲錢惟善輩皆有詩文贈之真蹟在孫叔英家寺僧景樊頗能詩與凝山釋宗潮凝重有度皆為鄉里所推人云潮外而樊內又太倉龍福寺妙觀師亦有詩名二僧在宣正間

之彝老　龔明之

之彝老外岡楊氏子名則之字彝老嘗學詩於西湖順老學禪於大覺建禪師詩號禪外集禪學有十玄談參同契俱行於世嘗作早梅詩云數萼初含雪孤清盡本難有香終是別雖瘦亦勝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明風如解意容易莫吹殘又雪

霽觀梅詩云荒園晚景欽寒姻數朶清新破雪邊幽艷有誰能畫得冷香無主賴詩傳看來最畏前村笛折去難逢野渡船向晚十分終更好靜無江月淡娟

翠微集　龔明之

崑山翠微有主僧沖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為詩所著號翠微集姚舜明侍郎嘗贈之詩云僧蟾俗年俱老大儒書佛教舊精勁姑蘇一方披緇客四事無如彼上人邑宰蓋嶼亦有讀翠微集詩云聖宋吟哦只九僧詩成往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見格老辭清又一人

規師　劉鳳

規師性狷宕不拘檢然蕭洒物外喜讀書詩亦時有詣非庸流也在元初

天隱禪師文集序

方回

削陳而不腐太玄公之文易原道公之無三字用古語是也夫儒而不俳如晉書贊南昌滕王閣序小畜待漏記皆當退舍也紆餘曲折反覆旋環若不可卒解驟決而有若相州堂記潮州廟碑各兩起句截芟其網之綱此予其明堂之柱未嘗不知大劍利刀之斬鐵切玉也此高安上人圓至字天隱之文也天隱文集若干卷非特南渡後僧無之南渡後士大夫亦未辦至此也然予惜其不專於儒也咸淳甲戌年十九出家依仰山慧朗大

師欽公脫髮有所迫而墮於浮屠欽抑有所為而隱於浮屠也易詩書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儒之文三禮惟儀禮古戴記周官三傳有是非荀楊馬班醇不掩疵為儒之文之病四十二章經以至一大藏之文可並學乎中國之聖人與西方之聖人果同乎天隱之言以吾儒之文為故學以浮屠之文為己學其胷中融會超了之見不惟欲合禪律論而一之又謂佛老與孔子之道一豈有所不得已而立為是言乎至元二貞間往建昌龍仁禪寺其說法亦稟於欽不兩年棄去大德二年戊戌卒於廬山年四十三不屑為其徒之長而其徒至然宗之以為師得於天而脩於己者不偶然也吾徒亦或宗之不特為其徒之

師而年之不延修於己而不得於天者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噫予蓋惜其人品視契嵩惠勤參寥將過之而永叔子瞻之不相值也抑又深惜其局於浮屠多為其徒為文不得為吾儒大制作與無逸立政相表裏也與某學士書乃予同年鄧公元薦又不能不感於近世人物之衰且少也天隱季父登丑廷魁姚公勉父文叔兄雲皆前進士吳門積砂魁上人偕其友清表將以其文梓行魁皆英妙高亢蓋遊於天隱而余亦遊之云三年己亥十月初九日丙辰紫陽方回萬里序

筠溪牧潛集

自唐宋以來浮屠氏文之善鳴者獨鍾津翁一人而已文之合

作固不在言其為善者以神聖道德性命死生變化發前人之所未發輔其教而為文也非特推於僧中士林中歐陽子者文名魁於當世見翁之文亦歎服而言曰不意僧中有此即也南渡後僧非無文而其文也縛駭姜薤而不足以耀宗工秀士之目亦徒為文爾至於元善鳴者盛稱三隱曰天隱曰笑隱曰覺隱雖三隱並名而居最者天隱耳天隱之文雖未見其如長江大河洁汗無際波濤洶湧魚龍騰躍駭膽慄氣之勢然其規矩準繩精密簡古削去陳言為可愛爾使歐陽子見之亦必點首而稱道之也余少好於文得天隱之文讀之眈翫不舍至有忘其寢食者每下筆欲少效之駑鈍蹇劣雖竭其力而弗能及未

嘗不置筆而歎也蘇州府積砂寺僧嗣說以天隱鈎溪牧潛集
版刻不存欲載鋟梓以永其傳來徵予序於卷端嗚呼天隱之
文予少欲學而以之不可得恒有愧於其心又奚敢以鄙辭而
加其首予雖然天隱之文流布於世猶水之在地豈藉人言而
後行耶說懼其板泯而不傳重為刻之其意不可孤也故勉而
為序說長洲人靈谷幻居和尚弟子出世鎮江丹陽縣之孝感
云永樂十四年歲在丙申夏四月十有三日太子少師吳郡姚
廣孝序

書姚序後

予讀虎丘舊誌中有修隆禪師塔記高安圓至筆也歎其文

字之妙不知至為何人是必有文集恨不得其全而觀之又數年在皋亭因如法友得抄寫牧潛集一冊於武林書肆中持以相示展視則為至本集知至字牧潛號天隱如獲至寶讀之青球古璫層出疊見光怪陸離直令人應接不暇千古絶唱自有鬼神呵護終不可磨滅也前有方虛谷序後有洪居士跋二老皆極口稱許而少師此序集無有也予今得之舍稽神侍御家仍知此集國初已經翻刻道開法友近又得殘破刻本亦無少師此文知是元板校對無不同者但多詩數首耳恨空囊蕭瑟不能梓公同好適海虞毛子晉社兄入山見訪合前所得舉畀之子晉負奇志交友滿天下天下之奇書秘典將漸滅而僅存

者不惜重購刻之為古人通血脉與後世開心眼其學日富其刻日廣是帙之歸殆輕塵足歗耳予竊有一言少師云天隱之文雖未見其如長江大河浩汗無際駭胆慄魄之勢少師槩以陳言衰之左衝右突而不休為長江大河此人所能耳若夫天隱之為長江大河則不然務在格斬腐粕不留朕迹一用静神直抵極際意之所至空濶無前是始為真駭膽慄魄人所望洋而不能措一詞者也況論文須論品夫品與文如人質影並呈不可遯以私天隱既得法仰山欽師則與天目高峰妙公為同門昆弟何筆墨間不少及之是猶莊子不談孟子此尤見天隱之品高出古今此書自應與天地不老也崇禎己卯夏日吳門

華山後學明河書

衍道原　劉鳳

石湖衍道原善為詩一時名士多與游若危太樸素覺隱誠公皆相推許孫金西白有英才好纂述能繼其業道原在楞伽寺頗有風尚復是佳山水處故人多遊焉又有心覺原渭湜菴者皆名僧也相與酬和道原有碧山堂集危素序之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治平寺國初名僧心覺原所著有宜晚堂集宣德間有澄心印膺薦為右覺義奉　勅校藏典　禁中辛正統間　賜之葬遺

官臨祭其西為寶積寺則宗衍所居有碧山堂集又有金西白
能詩善書與泖李潭奉　詔註楞伽金剛心經聲九皋稱其英
才偉學涖天下僧盟有澹泊齋集又寶明善詩不為餖飣語字
亦清媚貧而好客二至則鑿貲飲食之

良琦　　載姑蘇志

良琦字元璞天平寺僧妙聲字九皋景德寺僧皆有詩名聲有
東皋録

妙聲　　載常熟志

妙聲字九皋景德寺僧也後　常熟之慧寺戒行為時所重詩
文　東皋録傳於世

良琦　　載吳釋傳

良琦在元季為諸勝流所稱崑山顧瑛以財雄而雅好文藝亦能題詠一時客若楊廉夫張伯雨倪元鎮鄭德明及琦皆名著

妙聲

釋妙聲九皐洪武間人學綜內外典雅善為文有集七卷為之裒刻者虎丘藏主慧無盡也集所載列一時僧有聞者甚多

載禪藻集

良琦

良琦字元璞吳郡人禮石室瑛為師住持李興聖寺與楊廉夫張伯雨倪元鎮鄭明德顧仲瑛倡和

妙聲

妙聲字九皋吳郡人師事古庭學公洞明止觀博綜內外典雅善為文住平江北禪寺國初被召蒞天下僧教有東皋錄七卷

人物志　張景

良琦字元璞出家天平寺號龍門老門有詩名與楊維禎鄭元祐諸名人唱和其詩多見玉山草堂雅集中

行道原石湖人工詩尤善書至正初王嘉禾德藏寺才辨聞有碧山集危樸為序

椿大年巨姓沈太傅八葉孫早以詩名遊錢唐南北兩峰與南屏報上人賦詠多奇亦見玉山草堂集

慶閒字無逸習訓詁之學嘗箋註范成大田園雜興六十首方田鄭國為前後序仇遠顧逢又為賦詩以行之

善住字無住精詩有谷響集仇遠稱其五言似隨州七言似丁卯絶句似樊川古詩出韋陶諸作上

妙聲字九皋橫金人出家城中景德寺年十九以詩謁袁伯長學士荅云天機不受渠燕語逸興直與江鷗親殊見引重有東皋録刻寺中洪武間　召赴闕顧問稱旨　賜金還山

故山洪武初住吳之延慶次住寶華後歷揚州都綱無住天宫所著松月集格韻高遠絶肖唐人

明心覺源治平寺僧後住虎丘有宜晚堂詩集

福懋

福懋字大林竹堂僧少有戒行盡學倪迂書宗智永清絶可愛嘗遊文太史徵明之門聲名籍甚與陸文選光祖尤為莫逆交藍司寇令爭迎致之懋視之泊如不涉世味好攝山白鹿泉飛錫累年專修靜業遊通緇素咸歸向焉得詩數編有弘秀集風氣

載長洲志

柏子庭

劉鳳

柏子庭宋末元初僧善畫當是蘇人故其畫多有之予家枯木竹石光君云是其筆亦精禪理

普明

載姑蘇志

普明號雪窓嘉定人善畫蘭與栢子庭齊名

論刊崑山續志書　郭翼

方外詩僧則大無外者省夢菴者理獨閒者庾西白者罷大用者慶雲岡者皆齊己靈澈之流也顧悅堂編蒲之有室栢子庭不繫之有舟寶雲海之宗乘亮虛白之圖畫秉白雲之千林閒莊崇泉之大寶洲方之高僧無與倫比

契顗　載崇明志

契顗四明人洪武末住興教寺喜吟咏尤精於琴永樂元年徵入朝鼓數操　上嘉賞之俾度弟子一十八人

慧徹　劉昺

慧徹洪武中嗣僧錄徹雖修淨綜涉無不該善為詩有蕉卷集
其徒慧霆僧錄左講經弘治間有恩錫亦善為詩皆住持嘉定
護講寺二在合浦門外梁天監中建

琪禪師　劉鳳

吳江琪禪師好學嘗研習錢思復所著玉林字義寶林法上人
少年秀發凝然有愛道器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尋宗竹深府君永樂間拜徵命蘇之名勝皆有贈言卷中詩僧
三人智圓云花邊停去馬柳外聽啼鶯曉度丹陽郭春遊建業
城德完云九重丹詔下千里一驅開雲連鴈鶚觀山遠鳳凰臺

奏對天顏喜追趙衰職陪聲名方屈賈詞賦擬鄒枚善啟云闕下屢聞名士薦朝端又喜一賢登江聲隨棹過楊子山色迎裝近秣陵詩既流麗而又善楷法圓錢塘完海寓啟公茂苑此偶見三詩耳其他尚不能知然今相去僅幾何時而釋門益落聞有大林者未曾識承天有大倫能通內外典

僧大林詞翰　王世禎

新都汪仲淹出僧大林遺藁一冊見示大約詞翰皆清瘦有法而傷單薄少餘致雖不盡洗餖飣本色亦不至作蹇根吃藤條語大林故住持鄧之竹堂寺歿而曉虛白繼之其遺稿多散佚不無長吉友人之恨雖然曉亦何可盡非令詩而貫休書而謬

光而至今在者何益也

楊循吉

僧寶明吳中故實記風雅第五之第十三人

僧寶明為詩不塵宇亦清媚貧甚而好客一至則罄資飲號月舟人多知之

僧諷謀葬

出姚舜臣古今詩詞記事

長洲某寺歷年頗久基址廢圮時有顯宦謀其地營葬僧口占一絕云一帶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頹磚道旁多少麒麟塚轉眼無人送紙錢辭諷而亦微婉

出姚舜臣古今詩詞紀事

蘇州僧

蘇州有一僧能詩嘗途遇郡守以涼傘為題僧立成一絕云

衆骨攢来一柄收皂羅銀頂蓋諸侯當時撐向馬前去真個有天没日頭守聞之頓有媿色此僧蓋善於諷刺者也

慧秀　釋普文

慧秀字孤松姓蔣氏常熟人幼入虞山之白雀寺高朗其性淵博其思丘索之壺奥風雅之逕庭齊探並歷故其摛藻之際超玄著可謂法門之文學藝苑之禪宗耳著作有巖棲集

短歌送孤松上人之武林　鄒迪光

大江之南詞賦薮於山僧亦有屠龍手得句長將白羝書哦詩却似青獅吼竭来閲世類糠粃嫺將詞場執鞭弭杖錫行持貝葉文沉檀漏滴蓮花水蓮花漏盡還經行袈裟直上越王城石

帆山深翡翠暗羅刹江淨琉璃明騎將支遁馬寫出惠休詩二成一二琅玕枝衆山響答不敢後俄然萬籟相參差詩思禪機兩通曉越城緇流應壓倒三天竺下無主盟欲取西湖奉君老君子莫戀赤城霞大地山河盡爾家許詢風調今誰是早向梁溪轉法華

秀上人武林之行訪舊不遇游道甚厄頗有蕭索之嘆為作短歌示嘲

秀上人秀上人汝莫厭聲聞果汝莫厭辟支禪歌魚彈鋏非爾事幸舍豈是高僧哦君不見佳人紅燭下丞相錦袍前鵲冠珠履長三千曾無方袍圓頂號白足手持鉢磬折而周旋王侯

未必海鷗鳥來戶定讓蓬蒿便香風颯颯寶宇沉青獅夜吼梅檀林此時瞿曇老人儼相向碧玉四照天花深奈何白日困思而見帝坎玉樞桂饌黃金四鄰逐客如蟻平原孟嘗今已矣勸君且上恒河津坐聽蓮花滿聲起

禪藻集詩僧履歷畧節止載人地者錄存於此

宋

法平吳郡人

元

智寬字雲海吳之竺澤人住嘉禾景德寺

善住字雲屋蘇州人有谷響集

明

溥照字原明吳郡人
守道字中行吳郡人
思鏨字古田嘉定人住昆山報國寺
寶明字月舟吳郡治平寺僧
希陵號同石吳江人出家於珠勝寺

程史內一則本合載姑蘇二異人今止分錄數道僧事　岳珂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簑衣曰數道僧跡亦皆奇詭淳熙間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略數道僧者實本郡人為兵家子有所遇何舊與之友狎不知幾何時髡而髮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狀不慧而言發奇中與何謁頗好遊蕩市井間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即與之貧者何既不趁召他日端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容汝來矣道僧竟來見於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押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隨龍人元居實總管者館之元懼其逃猝無以應上命果日使十人從之所至不捨踰年歸見何：以

杖詬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訣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瑞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與囲測亦莫以為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矣縞素如言焉二人勇於嗚肉食至十數斤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道僧先數年卒何　慶元間猶在相傳百餘歲矣

吳都法乘卷第八終

吳都法乘卷第九

吳江周永年撰

表剎篇

死而不朽是名為壽神既長存氣亦相守有設利羅精凝堅久若窣堵波基隆勢陗拾級登梯隨方觀牖俯視殿閣直上半斗述寶剎第九

太祖高皇帝御製瑞光塔贊

大智力人性定心方穩首陵穹脊骨純鋼瞑目而逝餘灰塔藏信有之乎靈明常存午夜放光

宋時板榜

本院有古塔一所崇寧四年重修於塔上現五色光是時闔郡
官兵士民咸得觀覩蓋緣　上祝　皇帝　宸算當年四月十
四日恭奉　聖旨特賜塔名天寧萬年寶塔應差科占拘　恩
例與諸州郡天寧天慶寺觀並同永久放免
此榜現存瑞光寺每行六字大書精刻擾寺僧云萬曆初江
陵相當國行丈量法本寺以此榜送郡邑驗視得免蓋異代
猶賴其庇護云
瑞光塔院贊　虞　集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聊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毋衆聖伴統
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圍城中登瑞光塔望舊游諸山　姚廣孝

寶塔作登臨靈鼓蕩夕陰故山俱對眼此日獨遊心遠水勞歸楫長空倦去禽自非嬰世難何不遂幽尋

捨銅龜子文　蘇軾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余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為四恩三有舍之故人王頫為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冢得之以遺余：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藏私印或速以壞責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重修報恩寺寶塔記　陳琦

吳城大刹最古而名著者惟報恩賢首講寺：肇於吳大帝赤烏初年而塔則肇於蕭梁時凡十一級屢墮劫灰至宋紹興間沙門大圓偕成九級即今塔是也然歷歲既遠峻峙亭毒風摧雨擊易就隤毀過者興嗟弘治庚申知吳縣廓侯瑞命僧德壽鳩工修葺且戒諸人勿撓其事未久德壽示寂衆舉僧德昊道充宗恩司之洎善士倪道完復相其役各協乃心不憚勞勤若見若聞耄土喜躍於是大姓割其財小夫奏其力銖積寸累總費萬餘緡經始於是年五月明年是月乃底於成易腐堅為增新去舊珠頂光茫金繩交絡白氎外飾丹梯上通像設莊嚴天神森衛闌楯旋繞層三如一風鐸之聲聞于四境夜燈之燄燭

予半空顧不雄哉諸僧以興修之功不易皆賴侯外護之力不可無文用昭永遠乃持其所述本末謁文於予按佛氏之說釋迦說法於靈山多寶佛塔從地湧出為作證明及其入滅留舍利八斛四斗為浮圖八萬四千遍滿娑婆利樂羣品此塔之緣興也若今之塔蘇文忠公魯施銅龜以藏舍利於中想八萬四千之一也我　國家神道設教仁壽蒼民而亦妙嚴寶乘無乃象教之功易感蠢愚之善心也哉茲塔之偉麗觀者起敬可以住持佛法鞏固　皇圖為東南塔院之冠冕矣但今之學佛者或離乎真或蔽乎物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德昊輩必不若是其得義以了心者乎因請記并

序其事而警之且以告後之同志者嗣而葺之庶斯塔之不朽也

吳郡北寺重修九級浮屠記　王世貞

原夫窣堵波之旸摩也如来示寂雙樹之間闍維不燼皆成舍利上而帝釋梵天下至拘尸摩竭咸搆層刹以示瞻依爰及弟子鷲眼慶喜之倫雖等級小殊而供養肹次漢明之季則摩騰標幟於洛陽孫氏之初則康會著祥於江左古語所述經来白馬教盛赤烏殆非虛也當是時孫之乳母陳有宅於吳郡城之艮隅擬舍為寺而仲謀信心方熾大捐國帑以成厥功鬱作雄刹後有僧正慧者別創窣堵波十一層於殿之右方迄千餘歲

而不戒於火宋元豐中善信比丘及諸大檀越合謀新之且曰後分經載如來十三層辟支滅二而因緣經則謂如來八辟支七夫數窮於九二之可也蓋緒成而感舍利之瑞學士蘇軾以所藏古銅龍奉之而為之志自是稱壯觀者數十年未幾而遘金狄之難復委之火紹興末頭陀大圓復一新之垂四百年而復不戒於火其上三層與中之幹柱蕩為煨燼縉紳大夫故嚴太保恪顧太僕存仁令錢司寇邦彥郭光祿仁及大婆羅門俞賓肇感形家言發希有念將鼎新之而貲用不繼善信稀簡有山僧性月者清淨少欲精勤自勵六時皈命一鉢不私聞而慨然請任其役延禮坐主朗公為一大衆開首楞嚴禪施雖微漸

有至者甫謀樹架而工師驕焉故昂其直以相要苦有海僧曰南山如金者自伏牛來逸塔頂禮而歎性月故識之誰曰事濟矣請一切受署如金初無所難易架構之工十未二三即挺身木杪指揮羣役小閒即為廣說因果辨辭泉湧或戟雙肘或翹一足棲跂鳥掛猱厲若飛營一傾滑而墜衆謂立糜碎矣去地丈許墊騰而上尋理舊談面不改色乃共咋指以為神人檀施雲集如金復手自料理分功役作往：無數人凡九閱歲而始成為工三萬餘為木石甓堊之費直金萬餘高三十七丈延袤二十八丈八尺雖九級之尊毋改舊觀而壯麗奪鉅儼然若攬化人之袂而造天中矣如金又能費其餘力化造能仁丈六金

像及圖通妙相慈氏應身種種悉備自是不能以其名隱而漕使者符攝俾主寶應湖隄緣如金意難之業已不可止遂示微疾而逝其徒之任持茲刹者追感無已俾居士記其略於堅珉居士少嘗讀史至齊梁魏隋間見天下波靡於西竺之教盡發齊氏之藏而糜爛之金碧宇舍文繡土木疑其蕩而亡所節得達磨有漏小果之一語以為快然至梁武之末契折蘆渡江面壁嵩少魏之女主亦嘗再使問存當時永寧之刹上徹雪漠下窮黃泉吞若同泰者八九而未聞有所風止者何也蓋以實引冠達而以權聽胡媚也此所以待中指下根之異也破相盡於大鑒即心標自寂公風慧之士一時為之頴脫而百丈繼之

別樹法堂不立佛殿丹霞燒木佛以禦寒玉泉書祖名於積臭乃至有盡撤諸佛授之水火而即師子坐設鼻叱者曰佛菩薩假名也西方假地也天堂地獄假設也今夫律者人之所不樂受也財者人之所不樂捐也非有甚畏於彼者未有能去而就此者也今天下之號為叢林者衆矣然往往創自六季及唐至宋若元而復者有之矣創者何寡也其在於今則毋論創而復也因而飾之者非宮掖之重則大璫豪賈耳於齊民何寡也非古財力之獨易而今之獨艱也其權屈於實亦之不足而權亦因以汎故也嗟予冠達而前尊佛之跡而迷其心百丈而後得佛之心而絀其跡絀而心存此其重矣嘗倍蓰然而能使佛

之教日凌夷而不振者亦一濫觴也夫以吾郡之一窒堵波於佛事至猥小耳以如金之為幻而使人　之苟有所就其功德亦至渺淺耳然使闡提之衆因而有所提策振忘而為警破慳而為施閻左之金錢粟帛不去而之狹斜改陸博游治鬬訟之業而皈善地者非亦末法之一助也耶諸公又為言郡以椎鬬天下其勢盤紆若龍而茲窣堵波實為之尾前者災民為之謠曰龍無尾雨不起今茲大有利哉則非居士所與知也

入郭過南湖望報恩浮屠　高　啟

雨過春陂柳浪香布帆歸晚怕斜陽漁人為指江城近一塔矗頭看漸長

元日登北寺塔時重修落成　張鳳翼

雞辰風日愜招尋雁塔岩巉試一臨二梵果中應是福百年劫後再成林城懸北斗開天象標出西湖接地陰欲向上方題姓字聊攀不覺入雲深

北寺浮圖有序　范惟一

寺在吳城卧龍街上浮圖九級制甚鉅麗相傳創造於孫吳新於隋唐再新於趙宋所謂蘇端明施金龜以藏舍利即其所也正德壬申燬於火嘉靖間方僧如金募財復新之如金多異術走木末若飛鳥余嘗目覩云

卧龍靈氣湧浮圖九級凌虛散五湖拔地高標雲幄麗接天寶

樹相輪秘孫吳灰劫經興廢學士金龜任有無見說如金多裏
衛總因象教聲南都

數年前北寺塔重修近復見正虎丘佛閣二事俱絕奇惜無好事者勒石紀之因述其槩并寓所感　張鳳翼

通衢城中卧龍似北寺浮圖龍尾起一朝不戒罹焚惑萬里雲霄失龍尾當時崢嶸那復然行道邊除數成毀異僧攝僑何處來身掃劫灰忽經始猿猱攀援未足奇鶴鶴成巢差可擬衆材奚營若湯潮羣工不鳩如聚蝗巨功落成還舊觀諸天光生舍利子屈指於今總數年虎丘復見茲奇事崔嵬山閣日沾皃大木難支欲傾圮計需檀越千黃金所得方沾一杯水款門忽焉

過捍人持引執杖符柳氏經告已入頗盼間衆人難之獨輕視從者環向僅八人視色聽言惟指使夜闌棟宇皆作聲朝來端莊直如矢胡然而歌胡然直使鬼為之固如此神奇說秘不可知僧誇佛力欲：喜異僧示寂不再得捍人欲行或可止頗言借爾田天力為我營宮正頹靡

玄亭閒話內一條　　周錫

蘇城北寺浮圖火一書生夜半登樓見火如連環空中從東北來至浮屠火即起已而火滅其連環復從東北去

蘇郡虎丘寺修塔記　　張益

虎丘寺有塔凡七級在絕頂故視他塔特高始建於隋仁壽九

年當其擇地築基得舍利一人聞空中奏樂井之汎者三日虎丘既為蘇之勝地而塔之靈異又若此其來遊者不但欲遂登覽之樂且以致崇信之心為寺凡屢燬塔固無恙洪武乙亥僧舍不戒於火寺焚延及浮圖永樂初住持法寶重構殿宇而塔則隸託寺僧寶林加葺之宣德癸丑火復作於僧舍浮圖又及於災而加甚於昔為住山定公南印慨然嘆曰是魔耶數乎不有廢也則何以興人能興其所廢無他在其志之所立顧何如耳乃檫衣貲所有粗具材石既而巡撫侍郎周公郡守況公聞南印之有為也即捐己俸首助之郡人爭以財物來施由是材非美者繩墨不加石非堅者礱琢不及經始於正統丁巳之春落

成於戊午八月三日露盤初上白鶴數十迴旋塔頂久之乃去舍利之光連夕燭天旣閱月復有紅白之光自塔頂出橫亘北斗之下雲翼莽鬱衆目所覩謂尤盛於塔之初建時也南印又因餘財創搆大雄殿丹碧交輝寔與塔稱惟前塔之重建也始發心於南印而力之所成就者多出於周況二公之樂施力於此者又因南印梵行內學高而且深有以動之也南印字咏藥南印號也蓋為天界住持蒲室之孫樸菴之子禪派傳自臨濟歷吳江之普濟湖之天聖蘇之承天住持今為郡僧綱司都綱僧臘踰七袠矣嘗承 召命較藏典於北京海印賜賚便蕃緇素致榮艷焉其徒永瑞斲石於寺求文以識其師重建是塔之

由用示久遠予嘉南印有志於事而竟成也乃為書之石云

賜進士行在翰林院修撰承務郎姑蘇張益撰

登雲巖塔　沙門青芝

衆情瑞幽鬱登陟聊遐荒草滋饗宿雨林薄迴陽光雲颺產孤嶼鸛鳴擾高岡圓吭如有得輕颸隨低昂澄江界天極欲濟豈無航騰時遇坎止韜迹事括囊志潔道詎昧時濟理自章世囂孰解領朝營夕不忘先聖去已遠感朴空慨慷

塔影虎丘十詠之一　頎阿瑛

塔倚高標立樓深一竅虛海風吹幻影顛倒落方諸

虎丘塔王太史縄武同賦　袁褧

雁塔翔雲表龍宮湧寺心乘高宜眺望暇日與登臨山面支硎
通湖窺震澤深平生飛動意慷慨一狂吟

登虎丘浮圖　徐學謨

春色宜高望丹梯引勝遊金輪從地轉花雨颯風颼勢涌三天
出雄看萬里朝無能生羽翼直欲駕扶搖

隔溪望塔影　周治

危影矗林杪幾層雲外浮望來仍地湧瞻處擬天游香謁盡空
界燈輝滿夜洲如何聊置足頓眺此清秋

橫山舍利靈塔銘　嚴德盛

竊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玄邈無體非體無以明邈然則

八十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至如獻土童兒聚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因況撒身命重財崇諸聖業者矣但樹因之最無過起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銀青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顒者乃華陽杞梓江漢芳蘭風布素誠少匡王國吐納風雷之際出處朱紫之庭靡爵峻於其身隆基茂於往業溫良洽於郡國孝友睦於閨門建節贊治張振化風門雖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智之心無違終食讓明惠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官人奉為皇帝皇后齊王六宮眷屬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頂上營起七層之寶塔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槨周護留諸弗朽遇劫火而不燒

守諸不移漂舟水而不易時有龍華道場北丘法首者歲居豁
齡即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操自離親捨族三十
許年洞識苦空明開法要誠心內發冥夢外酬時開此山是古
之佛殿乃共於此所成斯勝業願寶鐸常搖法輪恒轉含生廻
向　歸心上通有頂之天傍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俱
成涅槃之樂其辭曰

相焉是滅法矣非生蓋經虛萃渴愛銜盈不無不有何體何名
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令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成規
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流不倦貽銘無疲度心局體同歸共慕
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群品上資天祚萬福莊嚴千靈輔護

少宣令聞特秀苗裔輪轉三有馳流六通獨善非德無濟為功俱成法雨用息塵籠

大隋大業四年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郡司戶嚴德盛製文司倉魏瑗書

靈巖山新建磚塔記

孫承祐

吳靈巖山即古吳王夫差之別苑也太湖瀰白遥其側虎丘點翠映其後自餘崗阜川瀆沃野土田環遠帶縈若視諸掌代遷人異倬為佛祠愚守藩之七祩也屬丙子歲冬先國妃居共氣之親鍾斷臂之禍詩人罔極聊可諭其哀素王尚右未足申其制縣是顯營雁塔冥助翟衣於山之椒累塼而就基其巖所以

遠騫崩之患黜其材所以絶朽蠹之虞不揮郢匠之斤止運陶
公之甓自於經始迨爾賀成凡九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二
顆親書金剛般若一編寘彼珍函藏諸峻級美歟上聳地以千
仞塔拔山而九層巍巍下瞰於婆娑杳杳平觀於寒沉繚疑湧
出或類飛來如日之升無遠弗屆可以高擎天蓋可以久鎮地
輿實在報先妃之慈蔭爲先妃之福也覺雲澄足定水澄心拂石
仙衣尚爲遊轉無垢佛土終正菩提抽毫直書用倫陵谷太平
興國二年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

靈巖塔辨

馮翼

山志云宋太平興國二年藩臣孫承祐爲姊錢王妃修冥福建

塔九成藏古佛舍利二顆親書金剛般若經於峻級中記云不揮郢匠之斤止運陶公之甓乃磚塔也不知何年後搆以木遞燬於雷火者未知即是此塔否馮翼云宋所建之塔非今靈巖塔也凡古刹中小有建置必有記豈梁天監二年鑄塔缸建此拔地巍然者竟無記乎如第一宮碑吳文定寬猶及見之今何在矣如圓照禪師無際之塔賜額於政和二年亦必有記今僅存碑額於荒蔓間歲久失據妄有指名卒非其實也按宋塔記云九級今七級一誤也不揮郢匠之斤止運陶公之甓則無木矣茲於萬曆閻雷火自級中熾焰三日夜而鐵缸始墜則自下至上皆木也與不揮郢斤不合二誤也記云藏古佛舍利二顆

金剛經一卷而佛牙不載入記豈佛牙不足鎮塔何灰燼中木篋得存偏著靈異三誤也梁天監二年鑄塔缸已有明徵則宋記宜云某年某人建某年某人重修不曰修而曰建四誤也記云賀成凡九旬有六日若如許巍之工定需經歲豈不百日而竣耶五誤也山史云未知即是此塔否一時未置辨但翼嘗過嶺山何氏有廣庭二有老梅花盛開周墻俱斑剝研石翼甚異之主人云此何足貴舊有金沙塔甎規制甚古可作研並為人取去翼瞿然曰金沙塔何在予主人曰在琴臺下稍西塔甎今可得予曰盡矣依稀僅存廢址始信甎塔記非今靈巖塔記也土人幾世於斯聞見真切何所証予先是翼謁文執許機於楓

橋見几上一研甎銘曰靈巖寺浮圖石廣六寸長踰尺吐雲雷吸風日劫火燒塵土蝕千秋萬年誰拾得叩即淵嘘乃濕是魏秦碑誇漢勒斠數斛之石墨潤生花之夢筆翼展玩良久意靈巖塔歸然無恙未嘗損一甎也特木蝨耳即有甎與鐵缸俱墜鐵且碎況甎乎是惡能周正若此蓋蓄疑不決者有年聞何氏說而此甎為金沙塔甎無疑矣令人不得其實而指百步街石幢為金沙塔不亦謬乎然記中不及金沙二字抑亦疑也

天平山樓望靈巖塔作　　范惟一

倚樓聊騁望香塔湧諸天疑雨蒼龍起瞻空繡柱懸毫光河漢表紫氣斗牛邊為憶宵燈燦靈山象緯偏

光福寺舍利塔記

崔　鵬

式觀元始肇覩玄風夏巢冬穴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一寒一暑一陰一陽其道雖分萬彙猶塞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由是文籍生焉然後歷堯舜至周孔由是釋像興焉及乎東被大漢尤加崇飾按牟子云佛生天竺假形王家即其生也又云拂衣雙樹脫屣金沙即其滅也然雖示生滅之相詎加恍惚之道何異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廣淵者畢世不知其底吾以此觀之佛理不可盡也若夫舍利者即金人之遺骨堅剛不壞變化自然西天敬之立為塔廟昔育王見而歎信吳主修而放庋逸邊南移年代頗久　哉寂滅之理豈一魯

男子以採其好爲余素不留心略爲叙事故經云若能起塔供養皆獲福田此乃聖教所談事豈虛謬固知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雖則玄妙難求而實精專可驗光福寺者即梁九真太守顧氏之家山也士有惡嫌塵網種植善根遂捨林泉建茲佛刹立寺之始其由此焉斯地之銀闕移來洪波架出碧岫孤聳青天下臨洞庭勢控吳苑上止斗牛之宿帝連太伯之墟何必鼇負蓬萊蛇蟠崑閬歌樵翁於片石卧禪子於幽林草樹麗而攢花杉蘿深而蔽日長松古柏緣情無塵世之機遠岫平湖擧目入畫屏之色其僧自相謂曰此之靈境爰有上方可以建立亭臺而莊嚴廟塔既而不日不月其功就焉斯塔也

梁大同之中建矣唐會昌之末毀焉興廢之由是其一也然則
基址雖在而乃煙蘿以荒於時咸通中国敦崴天子明睿四方
清平野人入朝賢士出世而我吳郡云之一也鸞鳳異態龍武
殊姿嘯傲誰同孤高自得霜雪徒侵碧松色塵埃難染白璧光
嚴陵卧時國乏賢良鄭均閉時位齊卿相魚腸之劍利斷鯨鯢
龍頷之珠光浮日月燒金屑玉閣邀蓬島之僊釣月歌風隱笑
武陵之客斗不惟優游儒籍然亦採奥釋門故儒則素王間生
於釋乃金人謫下則知人情難及智用全殊每登山而躊躇因
驚塔之荒毀是斯塔之將興也一則合天中后聖德遐被慈心
普施行是日之兆風徵當時之漢夢於是三寶起瑞十方歸心

布金祇園圖像花界今者又塵清域外鏡朗天衢金柯開鰲背之花寶位乾銀河之浪玉漢丹艷坐分瑞應之符樵子漁翁眩喝太平之曲二乃遇公道窮生滅心達苦空信塵劫之迷途悟法門之了性追我家之舊迹再葺蓮華護我佛之真身重修寶塔然後增基表刹雜草開林剪荊棘而雲平列松杉而洞出時維三月節屬九春鶯吟風而千般草垂巖而萬種建金棺而心動羅寶蓋而雲陰緇徒共瞻士俗咸悅芙蓉坐上飄三界之異香簷蔔花間散諸天之法雨是時也祥雲結綵氛氳於行道之壇慧日澄華照耀於然燈之位公乃觀相生善至誠感神遂發善心爰命工者於是依憑氣象結構規模初標覆簣之蹤漸著

凌雲之勢亦有飛閣周繞迴廊　連石工呈奇巧之才梓匠設
雕鏤之妙壯觀而　蹲虎踞巍峩而傑掌連峯繡柱矻而星攢
雕梁絡而虹指掩映而初疑吐崚層而欲鵬飛不踰一年拘就
工畢斯狀也險體千仞高標七層疑鳧飛工又若神助上穿星
漢下壓雲根豈劍閣之能齊比爐峯而尚峻鶴歸天而一駐雲
收霽而半開發郢客之詩情壯吳宮之地勢金輪縹緲亞日月
以高明雁像參差拂虹蜺而若動偉哉塔之美也其功者莫繼
焉至若遊人訪景淑女尋春入幽徑而攀蘿步晴崖而拾翠巢
鳥聯葉嵐煙惹衣苔鋪石而霞斑花映峰而綺合高瞻闕闈千
家之墓榭龜文迴瞰林巒四面之波濤練色其乃金礎屈節銀

露催寒何用悲秋正堪憑檻天朗而雲霞弄錦風高而松篠張琴薰陵之浦上漁歌蒲葵之汀邊雁影疊浪載古人之素群山闢少婦之眉開謝客之愁襟抒休公之佳詠松間踈落伴高鳥而飛秉湖上輕煙映孤帆而掠去斯塔也非公不能見矣斯景也非公不能翔焉時有勾當僧道居文瓚崇建等皆以高空皎月深谷奇松掛衣錫而雲閉臥煙霞而鶴瘦真宗真理金言積於情田無垢無塵玉蓮生於水上且小人識比求劍材非利錐焚香雖效其不廻叩角常懃於未達辛苦十載每思蚊蒙之徵榛躍九衢頗有龍門之志曾勞閉戶何啻仲舒之三年誰念無家更甚相如之四壁惟公不捐賢微詞陋命作斯文操觚長吟

永日忘報何以著公之美大揩芳風

吳江寧境華嚴寺佛牙舍利寶塔記　釋文炯

余按元時石室琰禪師叙仲珠舊記云宋元祐壬申吳興姚得瑄施錢四十萬建塔以棲佛骨靈舍利又云吳江地素淺薄姚氏鑿地深丈土愈燥有物如豆如黍隱然有光視之舍利也其中魏梵方數丈疑古塔地宮中耳有文在理塼曰天平元年造姚瑄記豈若得瑄之先世歟元豐中其地嘗為蔬圃有婦人將娠為鬼物所遷者舊云晉開運初因除道掘出石像一軀高五尺是則神物居守知不誣矣仲珠善為詩而文非所長故叙之事辭不逮意所云寶積佛骨靈牙舍利不著所自天平元年東

魏孝靜帝之號時江南為梁中大通六年魏之正朔不可以用於梁猶梁之不可用於魏或者疑其為古之初若道家所謂龍漢赤明者埋塔之文用今宇姚為虞姓此尤不可擬而仲殊竟弗之考非春秋疑以傳疑信以傳信之義也建炎南渡燬於兵紹興十七年有王助教嘗修焉已百九十二年郡人鈕君某棄官家食一日呼其子某告之曰吾聞寧境主僧梵國與眷宿欲修塔者屢矣斯以事大歲艱莫敢舉手吾橐中有餘金竭橐以倡必有和者爾其助吾志於是寺僧協心勸相施者如市皇元戊寅嘯工至正甲辰年兵燬至正丁未間繼法師相嗣詰師明叟與勁舊處仁等竭指長貲營之至於　國朝洪武己未畢工

於今世遷四代宣德丁未年來四十有九載中間頹燄余欲經
營時有周人謝氏鈕子助吾之志不日將成層簷却敵棊若繁
星然則塔廟之雄麗神物之森護上以壽　國下以福民窮天
地亘古今理固必然無足疑矣永樂年間余承纂修采取前人
之言以留於後世而刊於石揭為永鑒庶不隕其美云時宣德
二年龍集丁未五月五日當山住持文炯南中撰并書立石
草堂吳仲剛篆

登華嚴寺浮圖二首　趙宏

躡盡雲梯第幾層平生健步老猶能萬家城郭煙花裡面一紅
闌取次凭

昔年曾此倚闌干萬頃江湖盡裡看物換星移人自老風光依舊水潺湲

同三博士西將軍登東寺浮屠　徐　元

博士談經暇將軍射獵閑五湖同嘯傲三載一躋攀霜葉紅鋪地寒波白滿山家刈新稻玉粒破愁顏

輟耕錄內一條

華嚴寺浮屠之顛望之二矢著其上鏃羽宛然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發而中又貫似道出督時祝天自誓亦中焉以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材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元大德中寺僧善信大修浮屠更其顛而新之視向二矢乃圓鐵條

1113

二交貫橫亘於上蓋昔人以是輔顛且以防鵲鵲之巢故耳乃知所傳大謬也其後長樂郭德基嘗作華嚴塔頴辨疑行於時蓋德基嘗為州官目擊其非故有是作

方塔

錢希言

常熟城中東塔為一邑之鎮有宋建炎初僧文用募造功未及半化去至咸淳中僧法潤撤其遺構改建方塔四面九層巍然壯觀與他浮圖迥異矣或云法潤即文用再來也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焉縱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淩亂波光中恍不可辨此其理殆莫測先年徐光祿振德季子故居在塔寺前

其家北樓壁縫中現出塔影無數見者詫為怪異豈未觀之潭上子記余別有一僧房在塔東南隅中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窗牖中陳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此更奇矣相傳塔頂常有黃衣仙人偃卧於其上白晝多見之龔氏松窓快筆載其說頗詳

塔影

錢希言

常熟縣城東有崇教興福寺宋建炎四年建寺塔止四面謂之方塔俗遂呼為東塔寺徐光禄第四郎所居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常登其樓見照壁上倒挂塔影數百座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所謂此數年前偶聞以後不知如何今其宅已歸

蕭氏矣

寶嚴院　　璽明之

常熟海隅山有古刹號寶嚴院吳越錢王之子祝髮於此太宗嘗賜御書急就章道遥詠及聖惠方於寺中有浮屠七級極莊嚴吳人相傳自京師來泗洲僧伽塔為第一此為第二至今尚在

石塔

姑蘇産奇石師遂購善工造多寶佛塔十三層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出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序中見宋文憲護法録

吳中舊事内一條　　陸輔之

郡城北數里有一石幢唐徐浩書太守陳師錫徙置府第鄉人夜過河上者多見異物乃相與請於州復置舊處遂絕

毘盧幢　錢希言

蘇州閶門內專諸巷城上有專諸墓與要離墓相近萬曆年間專諸墓壞居民起出石幢一座高僅三尺許上蓮華下雕礎四壁各刻毘盧遮那佛一軀三面並作思憶相一面撒手不知何代物也今歸寒山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秀峰寺西二十里至三洋有福林寺二門石幢刻唐咸通年又云上當慶忌尼寺蓋寺舊名字已漫滅

破山寺幢　　錢希言

常熟縣破山寺今名興福有唐人刻尊勝咒幢二座石斯為古矣寺即常建題詩處

半塘壽聖教寺重修塔記　　魏憲

半塘壽聖浮屠按舊記云晉義熙十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國材以建繇晉歷唐距宋興凡一再改造歲久寢壞先君開府覽之慨然若契風頽實始修焉建炎庚戌之亂塔復廢憲不孝顧瞻餘燼夕惕於懷曰此吾先君所植德者也疇不敢勉於是傾貲度財載加營繕紹興七年七月二日工告訖功初道生法師有童子能誦法華經死葬半塘其後過客夜聞誦經聲迹之莫見

其人旦視童子塚青蓮花塔之建蓋權輿於此迨今幾八百年矣而鳩工之始役夫夜方寢復聞誦經聲琅然出塔數夕不絶嗚呼異哉僧了勤以其事來告因為之書顧謨閣直學士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實封一百户魏憲記

仁孝皇后勸善書

晉釋道生從師姓竺年在志學吐納清新人皆異服之要慧解為本故讚仰羣經不憚勞苦遂往關中稟承羅什辨問超卓咸稱神悟後遁迹虎丘有講臺石至今存焉或時居半塘誦法華經忽有一雉常來聽受一日不見師念之夜入夢云某因聽經

遂獲改報今在某家為兒子待過數年却來奉事泊師詢之果
爾及出家無何童子命終因瘞於林一夕放光輝照塘塢鄉人
異之啟看乃獲一舌生青蓮華因是起塔後葺成寺即半塘寺
是也

雉兒塔　　錢希言

雉兒塔在半塘寺傳是晉朝生道人虎丘說法野雉来聽明日
誕生為城東某氏兒肋下有雉翼尚存兒後出家半塘寺中化
之日寺僧造石幢葬之因名雉兒塔焉宋學士瀛前生血書法
華經至今尚在寺也

雉兒塔詩　　高啟

黃土但埋骨豈能埋性靈昔聞宿草間曾吐蓮花青身卧長夜
臺口誦西方經尋跡殊宵亖聞聲每冷亖寒燈照空塔時有山
僧聽應使隣塚鬼沉迷盡皆醒

稚兒塔　半塘兒為竺道生童子誦法華經死葬此晉義熙
中商人謝本夜泊聞經聲但見葬處蓮花青色言於官詔建
塔宋紹興中修塔亖中經聲又復夜聞焉　王　賓

芝草能生古樹根蓮花宜出異人身塔燈明處風鈴息清夜經
聲誰再聞

破山高僧塔　居　簡

寺倚四僧傳僧今已蛻蟬塔隨榛棘老德與芟茅金翠滴添衣

重雲低染雁鮮何年山脊斷飛去玉蛻挺

修虎丘塔頌序　　釋圓至

曹洞氏之老秀公鎮虎丘明年始以官命并西菴遞之徒其棟
宇椽桷完寺壞屋於是虎丘隆禪師之塔破而復新藩級崇宏
奧閎冥深户容庭貌煒煥赫奕觀瞻聳悅如教復振論者多秀
公之義頌聲不期而作焉惟禪師之道於臨濟氏為正徹的受
當教統之季群宗遺支微絶不嗣獨禪師衆曹曼衍天下百年
之間以道德表茲山居禪師之居者父子弟昆後先之踵相接
也然皆熟視其祖凜然欲墜於頹簷仆壁之下莫肯引手持一
瓦一木救其風雨寒暑而秀公異氏也獨知尊教基飭祠宇致

孝乎非已之祖堂惟善之公足以滅黨私而矯薄俗彼為人後而遺其先者視公之為宜何如也

翠峰山居修普同塔記　陳宗之

翠峰自雪竇開山天衣禪師從之始聚徒匡衆建設林宇鑿井以通汲則有悟道之泉置塔以代封則有普同之穸是二者生養死歸歷五百年未改也山中僧喜牧豕釀麴破律放濁惟山居片地晨鐘夜梵楚楚有風規隣僧忌之托形家言謀毀其塔向高尋餘令則童然與衆者相伍毳絲燕麥棲荒莫掃賴諸檀信呵護稍復舊觀然已炭矣乎有籬羊之虞夫無塔是無叢林無叢林是無天衣以來燈燈相傳之法系也其為關係甚鉅

近日高緇有以修復祖塔與薦紳搆角者此猶有僧俗之辨若同棲淨域共託祇園而鬪然肆其鬪鬻此豈欲以屠酤之氣抹殺五百年宗風乎多見其冥悍不知量矣於是主者寂上人既正告大衆屬余記其成毀以俟後世考焉嗟乎法教陵夷如棟斯崩繇塔推之其賴弘匠支撐傾圮者豈止塔焉已哉辛巳仲春長洲陳宗之撰

聖恩寺禮三峯和尚塔呈剖石宗師　楊士修

日高山霧開山夢忽然醒梅花千萬株參差露光影還看一片白雲海波千頃院宇久廢沉次第得精整古像閟慈顏侍衛現勇猛與後端賴誰吾師神姻：洪鍾晝夜鳴草木都似警稽首

寶幢前竹筧正嚴冷嶺梅遍地香如何能有省

吳都法乘卷第十上之上

吳江周永年撰

壇宇篇

土石諸山魚龍舊宅凡遇布金皆成淨域漢季迄今遍代增益成壞相尋莊嚴靡惜贊塔論僧高皇明德鐘鼓聲聞紺園殿碧述壇宇第十

蘇郡開元寺重建萬善戒壇碑　朱希周

我覺皇之化降流茲土自王都遠於徼塞莫不遠倣聖居之遺制精構道場肖設法像以為供養名山奧區之內往往金鋪文璞楚唄相聞至不可以數計使蹇戾車地雖不生逢三寶亦得

竊覩真儀遐想法會之餘風用以知日月之光雖穢必及其亦
可謂盛矣然皆不過人間塔廟之常季代建立之末姑以存崇
奉之名倫經祠之數而已間有號為度粵倫類卓詭今古者即
又不過以其宮室之美儀像之雄可以興人虔恭攄人瞻視未
有聖神妙應之蹟来止其中真若世尊親涖之地者也若乃法
王靈化之所託無上福田之所萃為能比崇覩史之宮攝縣者
嵓之嶺八部之同欽仰列聖之共咨嗟令河東之勝槩夫其瑰
奇洛下之伽藍忘其妙麗名稱普聞沙界為天下第一最勝希
有者惟我藉開元寺為然寺吳赤烏中大帝乳母燕國夫人陳
氏捨宅之所建也本名通玄唐明皇帝以紀年更天下寺額郡

擇一大寺當之易今名焉當西晉建興時有維衛迦葉石像浮海而來屆於滬瀆為里中善士朱膺迎奉入寺夫二像昔作於印度諸王流光現瑞事猶真佛則與旃檀之相石窟之影同其威神至誠禮覲無罪不懺永劫不沉苦海則與阿育諸塔同其利益往來天人皆有懸記雖久滅度而化形在世所作佛事未嘗暫廢則又與千佛之鉢同其流傳其重如此於凡所在之處固不異佛之躬至其地其貴重豈復有與等者而況支那之邦自有生民以來未嘗一覩神功妙相覩之若是其重斯像較諸五天竺百千倍則於斯寺其生崇重之想又當何如也奇渥溫氏末寺被兵燹惟二像威力加持巋然具在而昔所嘗受戒之

壇及諸殿閣皆已蕩為灰燼矣入國朝永樂初寺僧永宗重締創焉嗣是永宗之徒相繼繕治悉近厥舊迨嘉靖甲午之春僧復不戒於火舉寺無恙惟壇獨亡於時道人正清實主其寺每興歎曰大雄分化之地非常剎等必規制具備始稱嚴奉之意一寺之偉觀蓋莫過於壇今他郡之所罕有其名亦嘗聞天下無壇是無寺也寺之不振何以上當二聖降蹟之心下副億兆依望之志哉且吾於寺有守護之責使千載之名遂當吾世而墜吾甚懼焉吾今所以光昭聖宇永事諸佛仰酬慈蔭之恩者庶幾在此舉不敢以不力乃矢心殫慮以興復自任而四方檀越皆素孚正清之德行輸財助役者輻湊鱗集由是卜吉命工

即故地以建室而築壇其中又建普說殿於其前經始乙未之十二月三閱寒暑而告成又五年莊嚴聖像成垓凡二級崇七尺有奇廣二十有九尺四面列階而陞壇之上設毘盧遮那如來像而護戒諸神圍繞其側爲壇之外設普門法王子大悲像而十八應真環坐左右爲扁其額曰萬善戒壇其堂宇之宏敞壇場之整肅與夫金容之殊特皆出正清之意極匠氏之能前此所不及也大功既成深自感慶欲紀之金石以詒後人介予友人許國請爲之詞予惟說戒之有壇自佛在世時諸所住處莫不皆然意善未衆咸稟具於此來法奴爲比丘則吾惟幸其名之不亡滿然豈不猶賢於名之俱亡未可視爲冗設也夫衆

生淨智妙圓本自空寂浮軀幻識全體即真而稚子何知類乃忘衣內之寶珠劫祠授之狂走四倒六入恣其攻三毒十惡縱其惑大火逼舍而猶未悟鳩盤隨逐而猶弗驚遂使刹那之過還招千種之殃一生之業致感萬劫之愆苟非攝心遠失護根絕緣則結使其可盡報障其可離四山其可摧輪轉其可息哉且聖道遠而難幾凡情近而易惑不有所斷則爲所忌而弗爲不有所禁則爲所導而不犯致令無始習氣日染益熟則純蚤之味豈垢器之堪盛峻極之峰豈蹉驢之能步真如道路不亦愈遠愈難乎故如來以一切種智攝三界而因地之初必先戒律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而萬行之首寶重尸羅下至聲聞

獨覺亦莫不護戒如明珠若優波離為持律上首是已豈非秉
雖分別說三而戒皆必不可闕者耶是故大之有四重十波羅
之嚴次之有二百五十戒之備又盡夫調伏之法則有三千威
儀八百細行之精密必其慎於奉持纖毫勿失使身心圓潔如
淨琉璃始可以習定發慧泛寂滅之海而登解脫之樓遊無礙
之堂而踐法空之座此三無漏學所以為諸佛出世之要亘塵
劫窮十方而莫之有改也昔者釋尊亦嘗云一切衆生雖有佛
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及金河頒命之時荅慶喜最後之問不
過曰末世修行當以戒為大師而已是故古人之於戒喻之大
地以其能依茲起行也喻之城郭以其能禦諸侵寇也喻之時

而以其能生長萬善也喻之甘露以其能消滅煩惱也喻之浮
囊以其能運度大河也喻之津梁以其能濟諸沉溺也喻之良
醫以其能治諸百病也喻之燈光以其能破諸黑闇也他如攝
諸律儀而法身由此具攝諸善法而報身由此得攝諸衆生而
應身由此生甚哉戒之用不可思議也不嚴持戒而希般若之
境何異灌水漏瓶而望其盈者耶雖然亦有不能同者三釜若
雞不可以得戒天道樂樂不可以得戒其能整心慮受聖法僧
見人道為然耳而醫單越中又以福報遇愚癡之陳不堪聞教
矣戒之不易值也如是生斯世者可不勉哉然又有不同者或
止欣諸天之樂而持戒或止著人間之樂而持故六欲之嚴麗

十梵之光明輪王之自在大抵皆持戒之果也而反是則為諸惡道矣為五濁世矣上能成出世菩提而下之猶能極世間上妙之報戒之饒益有情又如是又可不隨厥分量而益加勉也哉惟昔劉宋時求那跋陀三藏建戒壇於南海法性寺預讖云後當有由身菩薩在此壇受戒越二百年晝夢氏出而應之壇之名用是至於今不衰使今日庶有如曹溪者出而莊斯焉則傳之厥後雖與大千俱壞可也是豈非予之深望於茲壇者乎而亦豈非正清建設之本意乎正清弱歲去家入寺齋素梵業出自性生由少至老確然一致其於妙戒亦與有聞昔嘗覲無量壽佛於

竭慈氏於岳林禮文殊師利於清涼拜大勢至

於真定朝觀自在於補陀巖登峨眉獲覩普賢著瑞過庵屋和南辟支佛上天台度石梁泰五百尊者以至終南雲臺泰山大嶽神區異境足蹟幾半晚為是役雖謀於本師廣智而出己勤勞為多獨營無侶衆或慶其難成而魯未幾何忽完勝果非其志行誠篤安能致神力冥資胖霧咸裕就績若是之偉也近又為二像殿頹壞修理方備苦心盡瘁有人所不堪者余聞佛云若信人能補治故寺者是謂第二受梵天之福佛語非妄今以正清之事論之其功力於三寶至矣其植福於幽冥厚矣則其食報將来又何彊限也余既大慶勝功之圓又深嘉正清之行欲表之為當世勵故不揆蕪淺輒叙建置顛末又為讚歎持戒

功德以俟學道之士覽觀焉然予又思茲寺肇自孫吳迄於今日更千餘祀間兄再罹劫厄皆幸有寺主之賢輳厥旋復然皆用力艱苦是則繼此來居寺者可不諦念而恪守之予今壇雖已就緒而法殿山門尚多傾圮方謀漸次修葺以正清善願之堅宜無不遂予耄矣他日覩寺完美尚能為正清記之文成遂對戒壇再說偈言　稽首聖主萬德尊天上天下更無比了達真性如虛空永斷煩惱所知障救濟四生出長夜而功不起度生想況餘無明諸妄念一切世間惡毒業如實知見三界相無有生與死可得塵劫常坐普光殿千聖百主盡朝拱凡夫垢重不令見而佛原未嘗滅度衆生各有本來性其中一物無所

有身與心識俱幻造五欲塵境猶電露云何狂子妄生執因此
作諸不善各生死往來如旋磨諸道更歷無停時業海茫茫浩
無際浸溺其中安易出欲求解脫出離路須是先從持戒始譬
如流水勢洶放不有隄防難可禁又如悍馬恣狂奔施以轡韁
斯調伏八萬四千塵勞門一持禁戒悉能斷如雞初鳴有曙兆
漸除昏暗至大明一百四十不共德一持禁戒悉可學猶如
植樹根已固自然開敷漸成實念念思慮悉屏除修首楞嚴佛
毋定一念勤求無上覺非先持戒安能圓慈悲喜捨無量心皆
是戒持之所生施思精進及智慧亦先持戒始可行禁戒不持
惡不斷身心污濁罪未免如人無足欲遠步必然蹇髮無是處

須彌可傾海可竭佛所說戒不可改至尊堅固不壞身色相光明遍圓滿非修梵行無染漏何緣致此大果報琉璃為地清淨國佛在其中最安樂寶樹萬種列道側無有荊棘并堆阜皆由往昔能持戒離諸穢雜語曲心故生功德莊嚴土超過無色欲界苟使不能嚴持戒猶尚不得野干身何況具足大人相衆生若能盡持戒應無鬼畜與地獄亦無五濁汙惡世戒是行人最重寶第一趣向涅槃門出世舟航執過此所宜愛護如身命身心無患得自在毛孔遍出旃檀香十方諸佛共嘉嘆天龍藥叉咸欽仰方今邊地當末劫偷行十惡極純熟外道魔民如火熾沒身不聞三寶名不念永世輪轉苦亦復不思出離道豈能

發心向菩提如有妙戒可佩服我頴列聖大慈悲化蹟下生扶
正法應身來坐此壇場擊大法鼓警衆睡悲此童蒙目俱盲深
夜行於險絶道智燈懸照在虛空方便提携出通衢今此壇名
聞忍界億萬千年無損壞梵王天帝散名華摩尼力士日呵衛
三千洞然毫末盡此壇常住如今日嘉靖庚戌夏六月之吉資
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前翰林院侍讀學士　經筵講官
兼脩　國史雕陽米希周撰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書并篆額

重修蘇州府開元禪寺之碑　祝允明

吳大帝赤烏中乳母燕國夫人陳氏捨第為空王居在今閶門

子城中之西南維時釋瑞文師寔肇其績寺名通玄唐明皇帝以紀年更天下寺額郡擇一大區專之吾蘇遂以通玄當焉開元之號於是始著晉代有石像二石鉢二浮海面西至于郡之滬瀆里人朱膺處奉入寺迄今遂為中土神寶詳紀見於法苑珠林諸典而韋太守應物皮處士日休以來吟述接響寺於是為選佛場內神化名藍又不特稱大而已舊有瞻僧之田為畝千餘今雖未復而剎右蔬圃廣數千弓猶陳夫人花苑也牡石之載名文久顯而奇渥溫氏倒屣之末郡罹干戈寺歸劫灰碑亦解碎雜伴瓦礫故無得而稱焉　皇明平定永樂之初寺主永宗和尚重翦荊棘弘建諸果為大雄殿為千佛閣為山門為

戒壇為僧堂丈室精舍庖湢次第咸成像設畢備而神像與鉢
歸焉無恙寺觀迄舊繼者指南又迄綠陰堂以待海內名賢之
蒞止堂蓋元統乙亥恩公斷江所造虞文靖公記之者也惟正
大殿未就南公之徒澤源宣禪師詹為經營餘三十年而復竟
成於是故蹟無遺廢矣宣之上足潤公天而持席既久亦復新
葉易殘補缺增華潤傳濛源潔濛傳今玉潤清公益克紹述以
戒壇殿壞特甚更撤建之而塗壞儀相整肅具足芳園流池曠
廣澄活卵濕育殖果木茂麗中興之功更為大成則今弘治丁
巳年也其徒與外刹同勤莫不一口讚歎清師之功堅固光明
勝果既圖靈場載闢是宜追初照來登示金石謂余郡士刀筆

可寄窮惟千載神區五天分化道俗依仰遥賢稱誦一旦完結輝赫江海凡音肉語不能宣贊乃為録述本末大概姑為刊著以伺鴻手行字疏列復說偈言南閻浮提最四洲茲藍前後表江南吳塩唐王創緝雄十號具足天人師浮大瀛海化身来神通變現悟衆生靈感道俗昭瞻部刼輪環轉壞復成紹千歲往啟萬来大哉諸此勤宿刀今力轉大惠清師殿閣櫛耀七寶慈容變相威儀嚴旛旒香花燈燭等幢樂莊嚴種々具流泉疊山曠大園花菓果蓏禽魚順如大日月開光明願此功德在人天無量無邊遍恩有諸佛菩薩摩訶薩

綠陰堂記

至治壬戌集始遊吳斷江恩公任開元光公雲隱客予所同往見焉是時斯堂方成樹陰四合三人者清坐良久共歎韋蘇州綠陰書寂之句有心解神釋而不可名言者恩公曰子為我記之予予曰諾未幾還禁林綠陰之勝榮往來于懷欲以數語道時所會了不能成自是居十餘年每初夏時天子燕閑穆清中外清謐予與學士二三人侍顧問於閣下危坐終日遂無一事亦綠陰之一時也及歸江西以久處北方不耐新暑輒求泉石以自容蒼松古檜人跡幾斷此又綠陰之一時也然穆清親切嚴密敬畏端思固不逮開元之適而山中枯硬寒絕殊乏清潤之意求夫寂然湛然之中純粹洞徹生意充滿融液如開元所

遇株不　得然後知韋侯佳句非言語意識所可到也是以終無以報恩公者豈忘之耶昔人以為同此境其人脩證造詣不同則所見遠有差別況人境俱不齊者耶今恩公年垂八十歸坐雲門之上道德日盛予切諷其舊吟如望積雪瞑空不見其迹光公攝坐此堂亦有如當時可托以記者予元統乙亥四月

蜀人虞集記

石像銘跋

右銘載在郡志開元寺額中按梁史稱帝六歲能文讀書十行俱下在東宮十八年而遇侯景之亂景弒武帝立之甫二年亦遇弒然則此銘堂是居東宮時作也其時所稱通玄寺與石佛

二尊者在城北陳令卧龍街北報恩講寺是已武則天擅唐改
名重玄寺玄宗開元中始改今額其遷入南城盤門内後唐錢
武肅王鏐子元璙為之也至宋紹興間守臣洪遹復作戒壇以
曹溪六祖常從法師印宗受具於斬會印宗吳產也俗遂傳此
為六祖受戒處元至治間寺燬則有僧光雲密恩斷雲重建之
又取常詩綠陰生晝寂句作綠陰堂入　國朝永樂中重脩越
二百禩為今萬曆中閒興廢莫詳攷余所目擊二石佛殿云戒
壇外尚存大雄殿一座前四天王殿後萬佛閣二座勢已日圮
綠陰堂則湮沒久矣寺僧圓桂圓因等以為憂特延虞山僧明
宗修大雄殿余佐以文已而邑僧真淨自它剎至構緣於錢大

夫有威修萬佛閣工甫竣而有優婆塞真安偕僧徒如潭如正如會等續至能以真志苦行感動檀信張承祖優婆夷性安等協力濟之於是二石佛殿四天王殿六祖戒壇次第修整僦功又建毘盧佛殿於綠陰堂舊墟而殿右原額廢地則創地藏殿十王堂普同塔以實之東戒壇相峙諸並嚴具稱是顏刹乃復再振其端起自明宗而普修則真安之功為大焉　賜進士奉政大夫兩奉　勅僉廣東湖廣等處兵巡憲事兩京兵刑二部尚書郎郡人管志道敘萬曆二十九年歲在辛丑孟冬日

按印宗遇六祖即執弟子礼請受禪要因會諸名德為之剃髮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此云六祖嘗從印宗受具於新會者誤也

瑞光寺碑

劉鳳

夫視聽之表非聰識所謀墳索之外豈名言能及況乎掩霞載之舍弘彌歷運之終始捨生滅而常存離心想而自見此神聖之所不能窮而學地之所以兩絕也是以如來最初之日業誓弘通攝誘之端無方行衛沙界可窮莫非剎土法化所被周盡閻提相望支那拂空寘而柘宇盤桓江漢嶼雲霓而開席豈與夫時當移謝不能無興墮倪事有遷改政復因之隆替者哉蓋皇矣之極穹巍猶資功德九疇之能秩敘允在進修炎消六天之障寧關飄淪會崇元二之厄鳥無覆蕩自非道力所持威神自在則何以奠伸維而位上下領江海而定兩間故慈漸萬

有義絕來稱妙辨三才力難圖議往記所載有溢於削方則述詠厥文事歸於傳譯矣夫應等正覺者語所兼善則萬行無遺究其精蘊則一切不立入微塵而不能析其理充宇宙而不勝舉其詞不可以意度測不可以緣境求雖所證知皆為幻妄悉其成就舉曰無常是惟究竟之義予夫戒旦初分則晦景生色慧煦纔引則玄谷含溫佛以種：光聚百千日輝散徹四天普現六度故大地震湧恒星不見標三際之真破無明之結馳六通之馭解顛倒之惑於是寄滴水於巨海稽浸而消流自如托流轉於千億窮劫而徧體未沫轉識為智復空何所空知合非覺亦有何所有凡目所接是生色塵色塵何知由己分別則心

緣境立境因心生謂心即境則心非在我謂境非心則心胡為體心與境二識生其中有體無體在中非中離塵而無是性有斷滅離塵而有則何名滿盡惟捨此之妄緣求不還之見精見非是見妄亦無妄非性自然亦非和合明見兩者云何有畔漸損非以求入半滿由茲俱遣此精理之甚深而照了之最勝也故示奢摩佗路而備引群迷詮不可往喻而誘接凡聖唱無門之窓因以廣著心宗運法忍之慈力以普濟輪劫語其功用則隸首不能舉其算研桑何以計其蹟矣由斯而談則極於人心與綱維於世法緣化於無為與夫離繫造非惟冥運相資誕敷於幾乖且功用相發並行於厚育自熙連遺教二部結集分流

競舊者監義以相詰難聲明解脫者應機以標淵會始由初地以及無量諸禪總持於法藏陰九地之慈雲入禪於滅盡等千載之長夜故使應身百億現無礙之靈通波旬六欲摧薰染之報業夢寐神人肇精感於東肆空來瑞像遂幻化以順緣孫主以不礼招殃晉明以傳寫蒙福傳毅通人風生所值摩騰神足翻譯迨茲自適慧錫振響嗣風徽于道果法乘高舉備欽挹於人天八萬四千輪王蘭若三百八寺南國浮屠象教之興歷代無改瑞光禪寺者吳赤烏年之所立也控引山河纏戒之所經絡襟帶都會八方之所走集俯瞰郊堙則東南鉅麗旁引藪澤則滄海夷衍信江左之勝地也光相空翔入煙霄而晃朗卿雲

煜燐浮香界之霏微天瑞有四其來舊矣夫幻住者以電影為
化城宮關法趣者以智水為佛土莊嚴若乃寄工巧於推琢堂
有不藉經度而隆崇者哉寺之重緝也當我　大明　累朝之
熙洽列辟之誠勞然門觀廊廡尚或闕如二千石太原王公道
行之來莅也誕義解於英年寄高遠於淹忽酌古憲而平政爰
清淨以匡俗道韻所流游於域表神明所發溢此區內凡有廢
墜孰不釐舉以此寺制作缺於未竟前構幾於將傾遂令所由
嗣而新之時則明英法師叅味幽奧畫師資於行學辨數枉正
誓迴禮於留影既虛往實婦和銷累盡理懷淵達萬興公之稱
竺護境範超越異仲文之挹支林入寂熙觀數逾寒暑寢興持

講獨嵩夏臘乃披榛莽以考築暇以闡揚為任忝眠景而措規非以補治求福九流依向四民忻悅今辟丹垩雲蒸霧集盤木文玳森騰景附遂建天王殿於前而中貌以慈氏佛翼修廊於側壁列以應真像夫諸苦輪轉非剛猛不能斷遣群魔娆害非威雄不能摧殄求忍精進非勇激不能奮厲披拯淪溺非桓武不能致果積行刻練非彎強不能堅定瞋恚驚怖非壯毅不能敢決故破惡滅慾為入道之階級盪海吏岳成慈忍之禁戒而此四王者昔於河邊奉鉢已增平等之慧洎於滅度受記親承持護之音各於其方所有鬬爭忿競讎怨觸惱災害流行離非時之沴寒暑毒淫逢不善之咎咸施以無畏界以休息去狂趨

之獷悍得惠暢之恬和所以固誠信而極流通功就有加焉者也若此五百羅漢圖統贊嘆為佛眷屬神通游戲汎八解之泉多聞辯才妙七種之德毫端不動納世界之無窮微塵俄傾含須彌之成壞性等摩尼韜虛應於法器心同一月廣攝湛於真如復有四大比丘不隨滅度十八弟子別稱上足閣者窟山開而隱迹覩史多天昇以修習聲聞三昧緣覺種性並得正受涅槃謂人無我及法無我皆已一切通達觀茲旃檀刻寫煥寶相之輝煌香泥圖範炳仙容之肅穆丹綴飛光金缸爛於壁帶宛虹逶弛銀繩耿以界道落陰斜之斟簪不雷匿王於往代詹燭龍之靈媧可俾祇苑於當年香煙夕墓磬捧禮而祈懺韻法晨

宇競作禮予尊經面四嚮之奐煌導奘有来奏千樹之玲瓏随
方弘益孰不生希有心於霍悟嚴玆大宅銷未来際之埃垢頽
獲善提銘曰　邈矣皇始紛綸未乖首惟火風至乃迪造清濁
剖分萬類形肇三灾流行劫化悠藐溟質斯薄洎黷以矯苦喻
海深塵方岳小情瀾既昏識實無曉習氣所薰是惟浩濕孰謂
如擇而甘荼蓼孔熾荒度精用倣模如藝碩聲雖獲則少簡此
大悲奄乘運期往記所懸聿来於時示現迦衛誕跡伊聖肇撫
千億三界是毘式謁天人窮未際垂紆軫皇軒擬息雙樹藉草
神獻衣染神傳礪行六載攻苦休哺精忍降艱靡竭嚴固顧此
宿因道成亦寓方以津一切来度大地砥平堆阜爲措觀三釋

梵起二興輅戚來在前証以法付妙飾自然天花種布澡漼烟霏祥河零露為餞烹糜福感女孺妁此霄晰抗爾康步悠然帝先遐哉可慕九貢興心四魔惶怖如華霧淨若月空住濯粹冲池凝和玄素默顯義林靜標仁圃湯湯眞筌皎攝萬趣非滅宮知焉取境遇綜畧規藥虛藏方廛數執存幾用空注緜綿何有亹二爲務即之豈遐遼不可泝仰藉安般頹穎華處遷　変倏往綢繆調御揭員崑陵峻誕其庶量測所窮哀廣非擾登格惟繹爰出太清真詣始際實稱妙明領宗二匠寂寥希聲智炬載煬獲隨器盈乃作朝警徹我瞑行一音所宣疇不信誠惟私諡貳丑該作情忉利宮殿日月天子讚詠長跽聞法禪指給園英

舊淨土人士弟子高足梵志鍱腹秀流渙啟菩提眷屬恬以飛光沐以薰陸乘風和翔熙怡若淑流浪靈溪透迤乾竺廣運陶鈞茂時敷藉所有世界舉以合成是中化佛皆王舍城充斥比景周徧寰瀛艷奕霞散軋汐雲蒸脫屣五陰伏戢三乘洋洋法肆融融戒燈塵執高謝世網憑陵黃中孕育易簡澄凝三達空洞六慧開弘大極交泰永室隳崩汨天棄憂我是用矜揚筏彼岸援手誕登獨下金鏡潛引玉繩廓矣遙漢非藉階升龍象驅駕神足騫騰悟周圓照嚴密所應降生補處諜有代興接以正末大小殊稱有明紹隆興天蕩之化肘更新玄夷重朗並入下

二交馳勉執韻往　龐眉虛流成響疣類消液胎度開奘高探

靜域如游非想治理俱泯神功惚恍迴覽覺途四關块漭奮迹
長羅適中一往業非有待日崇以長法亦無門詎逆徂兩德山
峨峨緇林爽塏江介維服是都宛潭翼以雲棲琳館青蒨儼來
庆止驛如秋電璇階艷蔚壁帶流眄攬獵星崎巖萋辰薦列講
通谷開筵爰命偉兹寧階迨遥綵絢連翩飾補靡所不繕有嶷
者齊緬彼紺殿芙蕖晞景珉瑾沈炫儇陽翳輝神益繾綣隅奧
冬燠陰墀夏霰勢涌駭鱗基浮曳練遥映睟容彫二石院俯心
奚貴儒首并賤無學證品軽譬縷九捶三摩地深四阿舍綱維
世諦未入泥洹載哲言蓋歲月其滿愛河可竭慾浪足殫蘊景
幽岫結蓼中蛮勤求無上揮想涅槃金策此振内文所貫錫渡

東吳幢揭勝壇鏊祀罕講騰芳義篇

重修瑞光禪寺記

釋氏之道以慈悲因果為證故聞之者易於信向而趨善由是自西土達中夏歷千百禩之久當我　高皇帝之聖而莫之抑也乃親為立教上足輔治下不病民塔宇僧員咸有定制弘規廑見度越前古粤自開國迄今天下叢林之大者巍屹相望重熙累洽風塵不警非遺欝攸之歟苛猛之政則華煥自若也吾蘇上溯孫氏代有崇建郡城之中鐘梵震疊洪武初清理歸併詔留名刹一十有七其一曰瑞光禪寺在　城西南隅盤門之內吳赤烏間僧性康開山號普濟院宋宣政間郡人朱勔就

院復造塔七成而五色光現經夕輝耀事聞于朝勅改今額并
賜號天寧萬年寶塔元豐間圓照講法開堂七上法鼓自鳴池
中白龜出聽庭下竹生合歡枝既瘁復榮與浮圖放光故有四
瑞堂淳熙間僧法林修塔白牛逸入俛首求役重負遠引迄工
而斃故有白牛冢皆寺舊迹也元俶擾寺几再燬　國朝洪武
二十四年僧曇芳稍加葺治永樂改元至十五年僧普震法湧
相繼戮力三門廣殿方丈列屋天寧之塔四瑞之堂以次復焉
嘉靖紹統閱歲逾百棟甍丹碧傾落漶漫于是寺僧智湧信士
顧章共發誓願任以興修捐資倡衆糾集善義經之營之塔甫
就飾而湧示寂焉顧君復迎海虞僧大震摠其事善心弱慮協

贊于章棟宇既隆琱塑弥夥莊嚴金像轉動法輪祝釐之道場安禪之精舍飾而加新堂伊其舊至乃介衆雲集淨業日增然燈之會香花之供於諸寺特盛焉元工於已酉畢役於庚戌凡施一錢名籍共載住持僧宗朗念積累之纖微瀾縮構之煩費大懼三人勞績之弗顯也乃磬貞石俾余書之余嘗聞像設供養非佛道之至者然即其毀建足以見釋氏之張弛與世治之污隆也近歲精藍古刹往往奪于賦役奪于豪僭涸琳宮為貴區摧珠木而薪爇至有削金于滿月之容鑿寶于不壞之體者既而人隨澌滅居成僧舍所得亦幾何哉嗚呼悲因果之証其視積善餘慶崇惡罹罰豈復異耶茲寺當消吝之餘脫侵軼之

惠而首事修創先覺群迷此其教將復行為之兆矣然非　高
皇帝定制于前則無以固其存非嗣法者勤役則無以完其壞
非世泰時豐民有餘力則無以究其績一舉而三善見焉余雖
未學于佛也竊有感于斯故不文其辭以著事實若夫大闡法
音廣宣宗教用昭示于久遠尚俟搢當代宰官有聲名人　嘉
靖二十有九年九月既望彭年著并書雁門文彭篆

瑞光禪寺興修記

式觀生有形氣率具有心心同一性唯淨唯明吾人為最載迷
圓覺之體雖萬法同源而逐妄之迷乃多生不覺然語言開及
者心識心識已得者真如良以心法無形法身無相當知大道

亡言恬愔沖漠故相而非相言而忘言以機有淺深而乘分大小以悟有頓漸而教因半滿若法歸之有淨慧之空無非能仁之溫和也以是卓錫學徒登場選佛具瞻大梵刹叢林浮屠層級吳城瑞光禪寺斯其一也肇建於孫吳赤烏兵燹於靖康至正屢圮尋復祥光異瑞固永法皇之注照抑亦圓照禪師招徠者爲禪師係雲寶法孫天衣嗣遠紹雲門淵源有自當趙宋神哲二宗寵渥優隆嘗爲吳越二郡士衆迎主法席互相抗競四方從者相望於道會下恒過數百而嗣法傳道者莫可勝紀故富鄭公聞風而得心要王顓謨瞻頹乃証本心雖遠從高麗亦自欽服甫感異類而白龜逸牛此特有情者也若無情而甘

泉惟竹法鼓等以至化及幽冥而蛇蟬二報噫嘻禪師以真慈
善導而感化類此所謂圓音一演隨類得解而馬鳴之言益驗
矣夫以瑞光預称勝刹詎非誠然予適来風雨餘侵儀像刓剥
壇塔傾頽爰能矢心興修者圓悰大震師徒相仍住持宗昂及
智湧又克協力贊襄更以善士頎章募緣鼎即此莊嚴佛土膴
為參學淨因垂以祝釐　皇極耳経云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
子惟祝釐仰賛子外護參學衆離大莊嚴行将崇無相佛以尊
不二門膏不退輪亦自忘我相斯固能仁圓照之所期允為衲
僧之本分私今興修之所事云是為記嘉靖二十九年九月既
望大十六翁郡人湯儒著

按同時又有賜進士第承直郎兵部職方司主事郡人馬承學撰一記與此文共勒一石與彰年碑分列殿內東西其所紀之事視二記無大異故不錄

瑞光寺興修記　文徵明

吾蘇自孫吳以來多佛氏之廬雖中間屢經兵燹廢興不常而郡城中精藍古刹猶不下千數　國初歸併僅存叢林無幾瑞光禪寺其一也按寺建于吳赤烏間僧性康開山本名普濟院宋宣和間朱勔就院復建浮屠七級既成五色光現時勔以花石得幸奏詔改賜今額并賜塔名天寧萬壽之寺燬于宋靖康再燬于元至正始葺于洪武辛未僧曇芳再修于永樂元年普震至永樂丁酉僧法湧極力興廢於是祝　釐之殿樓禪之廬

以次興復而天寧之塔四瑞之堂悉還舊觀矣比歲佛教漸弛雖名刹亦多就廢而瑞光幕然獨存蓋自永樂祝今百二十餘年而室廬完好林木益茂鐘梵之音不絕則以嗣法有人焚修不墮耳今住山懷古昺公尤重燈鉢之傳顧寺之緣起人未之知而弘道所為四瑞堂記及大祐所記興修本末多不存詣余再拜請述其事余為考諸傳記書其大畧如此

瑞光寺禪院建藥師佛殿碑

劉鳳

夫貞乘上義者廣啟妙門而道契元識宏立法願而饒益有衆陳藥祛多生蟯累大破無明欲蓋撤無始幽蒙用砭美疢蓋七住五習既天人同稟三悔十懺為疹戾所膺故極援掄濟皈詞

御和銷照導捷拔賴希更化肘自非大慈悲力隨方善救孰能免斯昏夜而獲此怙和者哉是以薄伽慈利為情故以重誘曼殊翹請因緣境以汎除惠浩刹之濁湯珍此餘殃起沉痾之瞑迷溥茲良石由此愛海稽瀾出淪香於滅頂意河津涘迴裹泊於滔心誓以沙界可窮要以博施不匱灑涼露以醒痛醒淮醍醐以療疲瘵傾滋液以滌滯壅扶脉髓以起癖廢審表齊以攻惑亂平世注以除顛倒治結絡以瘥纏綿驅厲法以蠲蠱慝使一切漏盡病痊不產諸苦攝受毒業摧敬乃廣說法要極陳功德世界以琉璃淨名佛號以藥師乘化覩其十有二大願盡然生以為津梁而十有二大神復著威雄以為營衛功參皇育遂

斯世以安般得度慈攝琰魔齊羣有於晉墜放逸九横所侵破壞欲樂者皆得清淨斷遣七日受持勤向正法者即令尼尼度脫是以崔嵬宮殿蔚煥寶空錯落瓔蓋倩耀法世聲宇開構飾以瓌詭自然八億懸制模以無為神匠奇萃風飛於逸圃温光榮鏡於逝川憧旌無待而虛翔法鼓自韻於淵震犍椎朗發以雷被瓊扇無關而雲啟玉醴道芳於義林旃檀芬芳於蘭吹靈飆四達於音海談牖沛浮而激清無學讚詠而忘味果乘投禮以廢筌慈澤響格於探契照悟默成於妙明固人天之所欽向而忍土所以保綏者也而此郡瑞光寺者尼一補道場諸佛給苑前以歷歲久杞有比丘大震來自海虞薄离丈室力并鳩度

規致緝緒紺綵翼以序興光相由茲徧滿乃於右別搆禪院方
吏圖營補而震以戎事作遂出身崇法詹往蹈難其徒道證等
風承師記日耳末命厲行精齋刻肌治練淳風穆如前搆鬱起
遂於院後闢建藥師佛殿三楹中奉慈像及二菩薩而十二大
將侍焉夫降化無方則緣那於焉克乖示現不滅則真域所以
炳流況微妙大願身光以相好洞燭莊嚴以琉璃周徧用物與
種智無盡外道以大乘安立戒律聞名而得清淨劣根持誦而
得具完衆患逼惱而此爲醫藥身相厭離而是爲轉化出塵宵
以梵行超厄難以無恐法味以足饑渴妙衣以慰暄涼是則神
功潛運輪搆連於不朽留影空翔庇徒歸乎昔有雖行檀長者

時有發心而宏通遺語本乎初教布金界之威容量等日月成三摩之妙因業扶宇宙鳥注和滋絶天梁於河上象化挺埴準華蓋於宵中因經載考卜若有相之而弘闡冥立迄非天造者哉至法施與財施務在血誠則半偈之於滿室皆是總持材建所由別有紀者銘曰超二義解惜二域表空有何名亦復靚宵緣因對立號以法紹抗三界尊勝業所皎藥諭痼療師揭昏曉嗟此沉荒洞彼昭了孰惻蒙曠挈領惟標瞑眩焉施匪用介紹流離二孺劬斯瓚眇遊理自然永斷魔撓惱恍大宗世法徒勤矯氏顧走李梁色悸儃憩上醫此惟七治揖謝黃軒皈膺十地虛摹靈育涼扇億志泯啟七觀玄池濯累並得本住允妄非試

湔滌誰功吐此淨餌連所格思遑不遐遠緬若云覩卓哉有睟
荒度惟始於何式瞻儼斯化庭峻由神肆倏若龍伸翮貌岳峙
班爾心駭機捷疇肆質華以中文木果緻無取礨斷周皇容埤
崇深既宜衡縮準視象設妙嚴天飾偉異騰足措規刻旃槃植
蓊森精感神通現示化佛石遠龍藏巍闕花樹樂音光張圓瑞
定外赫槃風際摧歸法應須臾無往不荅功映土社慈漸愛利
成獲淨心垢染捐棄消諸疾苦戒品成傳欽渴內冥聞法猥懽
舉此世間非所思議聿來惟祺安不煩寘

重建四瑞山門記

先王緣物設教父子夫婦而倫紀脩明協氣交應語

其功化則曰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爭之患可謂盛矣當
其時未聞有佛氏之說也自佛氏之說流入中國中國之民始
有髡髮披緇斷父母捐妻子自謂出家者薦紳先生遂謂若
寂滅提擲倫理佛教實然而要之非佛氏之宗旨也佛於西方
號稱聖人風氣異殊人心不遠諒其作為必有不悖於先王者
西方之民信奉頂禮無論智愚靡然從之此豈有大遠於人情
如近世浮屠氏之所自謂者哉竊意身毒諸國生齒蕃聚無慮
億兆其相臨而居相生而父子相合而夫婦相後先交遊而
昆弟朋友一家一邑諒必有之況億兆蕃聚而獨能外此為人
哉佛於其間不過清淨慈悲體備此道其曰清淨猶吾儒所謂

無欲其曰慈悲猶吾儒所謂仁迺其所以修道也是以道法孚於一時隆稱施於奕世而其遺世絕俗誇後超度意者佛氏之中偶有此行警悟耽迷亦如聖人之中諫代耻粟抗節首陽提坊流澧涌而或者乃謂聖人之行必此為得非通論也今之浮屠何以異是且佛氏所以鼓動斯世而舉世恍焉從之者得非以其有為善之說予然世卒未有外忠孝節義而可以為善者謂佛氏以為善勸人而謂其以提擲倫理為教又非通論也曹溪之徒獨具正眼至其講說宮師派隸種：各別修其識業即成功德蓋深於佛者今觀佛氏之書有所謂野狐者非嗣耶有所謂羅睺者非嗣耶余是以知人倫之道無間儒釋而世之談

空說倡迷誑塵愚徒後厥居固閑化理者非特儒者之罪人抑
亦佛氏之罪人也蘇多古寺而瑞光獨在郡城之西南興廢葺
墜蓋九幾矣余為童子嘗過其門秩然飭也宜遊南北比歸郡
中經涉南圃則見門之左級墻廡梁拱悉題曰傾以剩一旦寺
僧明英上人謁余曰徽商李松者亡數年矣其室鮑氏暨其子
良輝追慕悲哀詣求濟度因謂之曰是誠無益佛法有能以其
財捨建佛宇者得大法力蔭及亡魂逍遥自在不墮輪迴其室
若子欣然之茲門其有興乎再過之則奕然煥然一昔新矣
問之則一氏一人之財力也其喜捨者哉余謂法力濟度佛家
之說所不能如顧其妻為夫捨貞也子為父捨孝也而明英又

能以此勸人則其戒行修明不悖倫理異于世之為浮屠者矣于是乎記時　大明隆慶六年歲在壬申端陽日　賜同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南京刑部江西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郡人錢有威撰長洲章仕書并刻

瑞光寺白雲房重修佛亭碑銘

張獻翼

粤我覺王之化降流東土引諸子於大宅度群生於迷津道洽遊魚福沾行雁流鴻名懋實於不朽被神功寶業於無邊凡一燈所照一雨所潤莫不布金而構祇園流銀而成珠寺性海吾鄉法界吾宇戒為之壝定為之戶鑑闢妄軌園增惠基修不捨之壇導西歸之路啟慈悲之門開仁壽之域遊無礙之堂升智

慧之殿登解脫之樓居法空之座置須彌於芥蘆納世界於微塵鹿苑可期鶴林非遠雖不生逢三寶亦得竊觀真儀欲使法燈永傳勝因長久然不過人間塔廟之常季代建歷之末但可興人虔恭耀人瞻視而已未有聖神妙慮之蹟真若世尊親涖之地者也若東吳瑞光禪寺肇建於赤烏之世康演法於元豐之圖照斜出城隅事非湫隘傍起洋水望異狹斜信息心之勝地忘想之嘉所也即其為瑞不一而三堂上之法鼓自鳴池中之白龜出聽枝美合歡於庭竹光添舍利於浮圖昔釋迦出世天雨四花地搖六動方斯祥瑞何多讓焉況當山水盤曲之境法門鈞帶之鄉沙鳥風帆皆成般若金湯雉堞盡是津梁清楚

接上座以俱飛白雲依香臺而共遠曲徑通幽閒房抱寂旅雁来賓叫落中岩之月幽人見客吟殘半夜之燈片月分照於叢林一燈相續於法席亦云盛矣無何覺岸罔求荊棘圍繞象教陵夷榱椽毀而莫構棟宇崩落土梗勦而就荒甚則鄰寺安為大宅紛作俗居尚云祀地亦是道場況有山可守有刹可依乃使普賢失其境界達磨不居少室去聖滋遠有不思聖滋深者哉白雲房主僧曰廣潮者有守護之責仰慈蔭之恩念染緣之易就嗟道業之難成隨衆參請不辭破夏欲薙草開林再置經行之室崇臺表刹重立禪誦之臺修途托至於步仞成山假就于始簣積石般土各有門庭墻壁瓦礫盡歸宗旨為衆不無望

於檀越接引庶不阻於後機有勝士高流成此僧以性康圓照之事齊令日於赤烏元豐之年令寶座巍峩香花繚繞或乘象王或乘獅子佛土重興生清淨心生光明心處無礙庶法鼓所振倘迴機而自鳴佳氣所浮或傍塔而生彩翠竹原成般若誰非合歡白龜本同佛性還來出聽變笑大千青蓮易苦海干甘露坐見功立預為之銘曰

薝蔔林中香衆乾闥婆金剛醍醐味　乾迩意架宸飛心燈夜炬明鏡臺空善提樹遠魂寂庭堂色空鹿苑高流居士賢哲偉人嚴事招提歸仰慧因亭棲靈利地迹重闉基雖舊域其宇維新更維釋網重枻玄津風存寶筏道茂金輪眷言靈宇載興載葺

倫之梵宮皎之繒錫光昭法門承事諸佛舟無輟棹月寧掩魄仰酬慈蔭不敢不力乞士命工日者卜吉殫慮矢心開扉建室往来人天輸財助役以唱無緣以資覺率瞎容已安象設既闢竹向庭交龍從池出法鼓祥光圖繞其側支提永固福業恒集靈心去住神足游息週日東維紹風西域標榜後人用紀金石

瑞光寺興造記

余十五六時從吾先君之吳門則主瑞光寺僧藍園遠公迄今三十餘年先君停舟解裝與遠公逢迎咲言之狀顯然在心目間每過寺門輒泫然回車不忍入也遠公居寺之後院每令一小沙彌導余遊廢寺殿堂蕭然塔下榛莽不辨梵城廊廡漏

穿敗屨朽木與像設相撐拄有聲拄然相與顧視徐步以反
余每思之如宿昔之噩夢尚為心悸又思此寺久圮不知今日
又何如也崇禎辛未友人張異度以復寺來告曰寺僧竺璀寔
主之已而璀過余曰公知我乎即遠公院小沙彌也公于此寺
有宿緣幸為我記之嗟乎璀為小沙彌道予余游寺時其長與案
上下耳今乃能風夜經營還寺舊觀其所成就不苟如此余少
長于璀束髮登　朝值兵興多壘之日浮湛罪廢一無以自效
其視璀為可愧也雖然璀之主斯寺二十年所矣二十年之中
相之拜者幾人將之遷者幾人督撫大吏易置者幾人當其築
壇推轂冨貴烜赫視夫祝髮壞服麻鞋露肘之徒不啻一毫末

然其幸能無愧之者幾人也蓋嘗論之浮屠之為其塔廟猶士大夫之謀人軍師國邑也浮屠以其塔廟為己而不以其塔廟為己之塔廟以其塔廟為己故捍護之不啻頭目而庇治之不惜腦髓不以其塔廟為己之塔廟故一錢之入不私其囊篋畢世之計不及其子孫二者士大夫所遠不及也斯所以愧與報應因果之說儒者所不道然吾觀富貴烜赫者未幾而晝金擲帛棄擲道路遺骨狼籍烏鳶視浮屠之四衆瞻仰粥魚齋鼓安隱高閑所得孰多嗚呼士大夫之于浮屠不獨思愧也其亦可以知懼矣予以璠之賢能勞身捐軀以為其塔廟其有取于余言也豈徒欲以夸大其能事耶予故推廣其意以告于世

之君子而余既無用于世粥魚齋鼓之間他日將從璡而老姑
書是以志予之愧焉寺建于吳赤烏其興廢載在郡志璡之興
造經始于萬曆其年天欽癸亥造七佛閣于佛殿之北崇禎庚
午修天寧塔兎是募飯僧田寒灰奇公自楚來駐錫而崑山王
在公孟夙以宰官入道皆助璡唱緣克有終始崇禎壬申五月
常熟錢謙益為之記

勅賜蘇州報國禪寺記

祝允明

姑蘇報國禪院在郡城楊家巷初至元二十二年有嶺北湖廣
道肅政廉訪使夫其名捐楮幣購地為供佛道場殿堂門廡周
嚴其內垣堞溝塹衛護其外延普照智明師主之一時禪風甚

盛再傳覺無像三傳其子通暨入　天朝洪武中併隸開元而棟宇摧落榻路灌莽淹沉歲時不遇緣主景泰之際爰有大德曰志學來以自任廢起缺完故壯新華飾築法堂立樹幢教天順改元復請于　朝報可仍以舊名　勅賜為額就令學公主之既而公示寂衆舉其徒大用剏公繼席剏益弘振載建正殿以及寮室莊嚴像設種具件足剏傳法南二傳能香二傳仁桂乃具始末及泰定丁卯通師所主寺基圖簿示予求記按當時所載寺南距路北距墅延七百尺東距火燒池西距紅白二蜘蛛溝袤四百尺前出官衢三面阻水所轄山場阡陌甚廣別有下院七區可謂盛矣又傳云宋遺老鄭君所剏久居其中所南

猶獨少合寺多佳僧亦可知矣予謂夫創須之功固勤然紀事者其徒自為之亦可矣而必問之予書豈非以其言之文可以傳遠耶從而為言固當使紀於今者　然著以重覽於後者惕然慮以嗣則善矣夫二教之徒其事之所以易建者何哉倡之者無禁從之者非勉故也倡之而無禁上下然矣然其洞心性出世外超生死者上士之志也消罪苦得安隱樂人類者細民之欲也為儒者不及此而彼乃傳之則盡生人之屬誰不欣躍以從之者歟先王之於人也養於井牧教於學校行於礼樂齊於刑政為之祈報為之祓儺生遂死息而已矣人無他好惡亦無他念慮也自竺墨之教至於是以其所有諭此所無此之有

者既哀於舊而其無者方切於今則從違之勢安得而不至此極也今百神之典祀儒宮之建修斂其財役其力民以勢從之爾惡知所謂法施定國之五者哉故不知而倡之雖從猶勉耳有能奮志樹力大有為以復先王之法亦若其徒之勇焉則其效當亦有異於斯者今革持空言以求勝彼而行乎己者甚自恕則又何貳乎彼之易建事也乎於乎發慮精厲力堅勢與時而偕行作則必要於成柱之績信美矣而斯道也豈獨斯績乎哉

重建報國禪寺記

蔡蒙

報國院據郡城南園之勝水木清華映帶前後信清靜之域也

元至正間普明炤禪師建入本朝歸併開元寺而殿宇室廬風
漏雨餒榱棟傾落勦為樵莽莫任起廢矣僧志學過而愀然乃
作法堂以續香火天順改元請于　朝賜額報國寺始列于
名山巨刹之中厥後志學示寂主席無人會擧成釗代焉建正
殿廣三世佛十八羅漢三大士建樓禪之室飾以髹彤布以文
甃而堂後禪室繫予一新成釗恐寺廢興顛末無聞于後請予
記之予謂禪林僊釋之觀在處有之而山川林木之秀記夫佛
之英跡異跡以顯夫亦智巧之所營而善察幽深者之所必錄
佛以識心見性為宗其為道簡直易行也而緣業之論禍福之
說故人趨之也衆然自其一曲推而致之則有感必應無徵不

顯是皆其術鼓動乎人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係乎道然廢興在人成壞因時固足見佛道之盛衰因民情之向背所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然著之是以見成劫之勝乎人可謂浮屠之極者哉成劫字大用號樓雲吳江元泾周氏子記以告來者知所自云成化丁未孟春吉旦

報國禪寺碑文

胡汝淳

蓋血氣之倫遍成敗于界內妙明之體泯生滅以常澄在昔至人弘慈覺量者西方則迎文東土則宣尼也孔雖以五常律世實歸源于不睹不聞佛雖以無生為宗先嚴範以五戒十善故

高皇帝神武膺哲時復深譚竺宗剗蘇推崇且函藏于禁中隸

僧于儀部誠以孔佛之教道本相成用亦不相悖也昔白周魯二莊鑒神于夜景漢晉兩明嚴飾以丹堊爾此精藍充路寧堵于霄中吳名山古刹從来冠冕江左而城南尤為鱗次櫛比報國寺其一矣斷碑殘碣有可考者寺先為報國禪院元至元間普炤明禪師住持之洪武初以天下養院僧歸叢林習經論報國院遂隸籍開元寺天順改元僧志學者前為法堂規儀大備請於　朝賜名報國寺遂得與城南諸刹稱書衛焉志學既沒成化丁未間有成到師者吳江周氏子也字大用別號栖雲始建正殿造佛菩薩應真等像祝立禪堂里人南寧府知府蔡蒙為之記萬曆癸丑歲漸頽廢有慧如誠師為虞山陸氏子素以

勤苦行頭陀行誓於寺中募建僧寮承事雲水慧如將滅付雲峰湛心師；欽申大司馬凌侍御等延茂林戒師住持之茂師為茗水長興人族姓沈氏法諱性祇別號力果道人得法于雲棲蓮池大師受衣于靈谷和尚師接物真慈律己清肅五千四十八卷淹通融會登座數揚遠邇惟洽每以蓮宗垂訓日持無量光如來名號十萬聲受法者三千餘衆歷年緇素受戒者以萬計其所刊施流通大乘經典若干部所著輯篇章四分戒本略記比丘尼戒本畧記五百問經畧解毘尼日用八識規矩增補行于世所飯僧以數十萬計師雖以律為世宗而和易平愷無貴賤童耄下逮異類一以慈光攝受即瑜伽法事神思渴仰

有異徵云師雖以念佛為法門而性相諸學博綜該徹惟不喜口頭禪時加訶責耳住持茲寺以後重創山門天王毘盧二殿前後方丈東西客寮養老有堂治病有室其餘修葺者如大雄殿華嚴堂以及靜室齋堂廚庫之所無不經營具備作鉢資貲東房菜地十餘畝樹蔬飯僧師每示人真際理中不起一塵實行門頭不捨一法所云終日為而未嘗為者師之謂夫師以崇禎丙子春自徑山還示疾歸寺延諸護法宰官居士等而告之曰祇不濟矣昔佛于雙林以佛法屬國王大臣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居士婆羅門等今祇有一言敢矢於衆凡為性祇弟子居斯寺者必當嚴持戒律宗主念佛深信因果有不類者

寺衆白于護法擯之出寺是所嘱也又曰性祝生平所行感諸護法贊揚舉行惟放生為最勝法門未及倡率願諸護法為我浚池立社以病僧遺念行之不替不以去住異觀是所祈也言竟則一意持名略無繫念真蓮邦之上善哉然師實江南大樹蔭滋教養數如恒沙此時見聞者悲喜填膺哀樂交挹淳父子宿欽弘範亦皈受毘尼于座下焉知者知非阿好也系之以辭曰

維茲鴻構以奉覺王見相崇教三日輝煌緑教啟覺三路巍堂有大德者為衆舟航以慈沾洒以律堤坊示以像教如無盡藏範以木义色充孔揚學人愉怡亦無披猖我見戒僧而集雲翔鵲賭師顏永息貪狂我亦起舞願剛隊行我從師願莊嚴

香光儿有才善安養資糧師笑領之子隨我倡勤諸貞珉蓮跗
舒長

惜字蔵銘　　牛若麟

包羲觀象神農結繩黄帝置史倉頡造形聖人　起垂示六經
千秋共寶石室金縢御寓　詰后設數明倫同文出治禮樂政
刑唯此點畫無翼而行啓曉大義命曰後英未通其解面壁如
盲昔有成語隻字值鈞先賢壘帙拜禮朔辰竺乾遺教穢手勿
擎蚩二污褻憤激雷轟惜楮獲報福慧日增稗官紀載聞見確
真吳都文獻書庋架盈風飄殘幅委擲野汀婆心殊切卜隆南
城顧我士庶拾貯筐籠来投此蔵三昧火明雕繪文心免墮塹

抗屬僧典守鐫勒斯銘甃石壁歲月常新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寬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者　國初所賜額也寺之始建不可考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入　皇明又有若寶曇和尚者　高皇帝知其名召　赴闕下俾住蜀之城嗣化行其地久之而還因奏先所居吳門集雲旁有妙隱大雲二寺乞合而一之為是　上從之始　賜今額實洪武三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弘道所制寶曇塔銘乃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寺燼于火主僧德本以為已事欲重建之而力未能也於是偏和富室求施積財蓄料蓋越十寒暑爰以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功始克建所

謂大雄殿者像設既完供養益盛乃復建方丈以為晏息之所觀者稱歎以本公之勞其心力疲其精神不負乎其教有可嘉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特求予記其功之成者至于數四而不已惟茲寺在城之南有山林幽絶之勝自昔賢士大夫嘗停憂之蓋唐開成初寺僧法弘惠滿等作千佛堂經藏刹史白樂天既為之記又嘗以文集七帙寘于寺中非以寺之有人而有所記乎及宋蘇子美搆湖州長史流寓吳中作滄浪池以樂今寺後積水猶汪汪然子美嘗遺洛中故人書云吳多佛寺可游茲寺非其首歟夫前賢之遺事其可考如此予獨安一言而不為本公復哉本公字一源俗出

陽湖馬氏而受業于半塘壽聖寺曰顯祖庭為徒今年老退歸舊隱而構二于茲寺如此真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正覺寺記　　吳寬

吳城中分四隅惟東南居民鮮少自巷術外通望皆隙地大率與郊野類訪其遺蹟先朝廢宅及故佛老之宮為多今正覺寺者相傳其先為宋楊和王別墅後為元人陸志寧寓館既而捨為僧院號大林菴　國朝洪武二十五年　詔清理釋教菴併入萬壽寺遂廢久之一內侍有公事于吳得其地適有僧自滇南來曰弘此宗者才智人也寓于吳多所興修內侍遂以其地遺之於是此宗上京師奏乞為寺　朝廷特從之因　賜寺額

曰正覺而為住持實自此宗始時宣德乙卯歲也其事見翰林
學士金公問所贈序文此宗沒傳其徒福暄二傳其徒祖鎮再
世有戒行能守其業予昔家居與故山西泰政祝公往游坐談
竟日留詩而還蓋二十餘年矣一日鎮公以書來言寺創于前
人已久未有記之者願書之夫吳自六朝來佛老之宮相望于
郡中穹門廣殿長廊傑閣玉木之功窮極侈麗所以成此者堂
皆其徒之身之所出哉出之人而從其說以為福田利益者也
予嘗獨愛正覺為寺其地殆百畝非不能為彼侈靡之觀者顧
其屋繞數楹於奉佛屋僧僅足而已其外悉用以樹藝其徒
持食其所入以自足不敢其說以求于人其亦賢于其類者哉

故為記之志寧故大家其當時園亭最勝花好植竹至今美種蔓延不絕人猶以竹堂稱之地既幽僻入其寺竹樹茂森禽聲上下如在山林中不知其為城市也又幸其去予家更邇徒步可至予將歸老良時策杖與故舊子姪同游于此即事賦詠其樂有日也

雙塔禪寺重修殿記

黃姬水

蓋聞造寺創於伽水闕苑肇自耆山迨竺經一譯於摩騰而蓮剎遂擬於震旦良由聖靈周遍於日億像法皈仰於大千上至王公下逮士庶莫不躬禮支提心依正覺若此精藍實標吉土建自李唐拓于趙宋王居士兩塔之營表無縫之妙果徐提舉

千田之給樹最上之善根賜書璀璨於琅函題額昭回於銀榜香臺迴眞複殿高驤樹借檀陰峰移鷲色地為罽國舍即毗城矣嗣後妙思抒記之日迄今本清改構之年善勝崩淪禪宮銷歇寶地鞠為蓁蕪金容毀於風雨迺有德盈上座任振復之謀祖曉道人為募化之主莊嚴倍於曩時經始成於不日但殫心以締構因而曲首即同壞劫方頌美輪遽嗟棟兹焉不葺便成廢墜於是德盈亟捨鉢資鳩裒檀施揆日準繩礱金磬石蕭宮再飭梵宇重輝飛甍嶼嶼以連雲積拱嶙峋以納日鏤檻虹盤雕檐翬舉山紫繡柷芰絳璇題高僧是萃淨行攸居楚伎興賓鐸齊鳴天花與芳蓮並馥一彌悲宮成離火宅芬域常固福業

恒新光承東壁燈傳數比於河沙寔祝北宸聲圖永同於山嶽助修信士並列貞珉云

吳郡定慧禪寺蘇文忠公嘯軒碑記　黃省曾

吳宮之東有禪寺一區曰定慧者與壽寧萬歲院為鄰宇稽古范志及朱氏圖經咸曰在唐總同駕馬至宋祥符中真宗皇帝別賜今額天章御帙玉璽而歲歲得緇度一人褒為叢林唱道之所于時沙門顯師白履戒香重於儒苑文忠蘇公之遊吳也交締雅密師乃疏觀別墅臨渠攬竹構為清軒命之曰嘯蓋特款公舒瀹氣而暢高襟也公每蕭寓環堵詠言瀟翰欵後公謫惠州江嶺隔絕其子邁愴違音塵孝思寤寐卓契順者寺僧守

欽之徒也宗瀞萬里為達問書草聖報章灑贈行色迨今儼遺
為祇園之華入戒　聖代曰淨因者永樂中修校藏典以名緇
見　徵歸則杜影精堵銀書方廣莊耀寺寶傳至妙琰益弘清
矩正統中告圮於郡守況公捨祿為望佛宮煥新工部侍郎文
襄周公巡撫南國命琰摹勒蘇書墨本永之瑾珉志言在紀總
是以觀則此刹越歷雖緬而淨業如一也歲之庚子秀釋仁濟
掌展經于茲予嘗戾止流連解帶遐眺芳花虛窗閒寂宛如山
曠閑扣扉而方啟苔蘚履而恒綠采薇御茗娛話終日凡蘇公
叢昔之所饗明霞我餐泠颸我披鳥窺行藥月引歸步信乎珍
妙之境非鴻逸之士莫能宴而居也一日寺持守成及其徒文

慧嘅捧公編出而請記且曰頹齋陋錫恐不足以煩彤管也予欣諾而語之曰由宋而來世運昌華堂戟府化為芳絕幼見珠貴流于奴隸紛而屢矣雖辟疆任晦之勝亦皆沉無處所獨此軒者幸託于荒涼岑落之界乃觀歷而猶在可俾後賢緣此仰追超迴之躅則釋氏之有德於公者遠矣況復楹棟之畢敬唐位之秉淺樊築之猶隘屯烟蔓草非彼隆崇廣麗為鉅家顯勢之所欲而方尺之境可以垂千秋而不磨也迺令守成文慧繪圖文忠之像奉之軒中上嗣顯師緻闕之懷予也作記標闡以補蘇公之闕炳示將來庶周況二公崇慕前哲殷勤緝緒之澤或有嘉逢也嘉靖庚子春三月望

元敕建大昭慶寺碑

大昭慶寺者在吳郡城中東北隅朝列大夫前同僉宣政院事僧阿咱剌之所建也阿咱剌蒙古翟酒台氏哈剌哈孫之弟至元二十四年世祖皇帝親巡朔方以之歸才十歲薦成宗皇帝時皇姑魯大長公主遺事肇真國師遂祝髮為僧從其大徒弟曰沙監綸以榮禄大夫宣政使行院江南公主又為請於成宗皇帝授濟寧僧錄武宗皇帝時又為之請授饒州路僧　皇慶元年仁宗以吳郡之良田增徽文懿福禎壽大長公主之湯沐命驛至其郡蠲免其賦入焉久之思報居師之德買地築兹寺以泰定二年閏正月經始公主聞而善之厚施俾造其寺天曆元

年造成前為大門奉四天王像中為大殿奉三世佛觀世音文殊室利之像長壽西石塔在殿前法堂方丈在殿後翼以廊廡其東伽藍神祠庫堂香積之廚在焉其西雲堂天台智者大師與諸祖之祠在焉買地租以　贍衆備鍾磬旛蓋之具以供佛事凡寺之宜有者無不畢備明年正月以聞今上皇帝嘉之俾官于宣政出璽書護其寺御前遣使賫寶香至寺以慶其成至順元年皇帝賜大藏經五千餘奉皇后賜金買田以飯僧使日誦是經以祈祥益壽云三年五月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撒迪傳敕命臣著文刻石以示久遠臣集再稽首而對曰聖天子以仁恩厚德覆幬天下山川草木衣被雨露咸遂生長凡有知

覺就不欲自盡報稱於萬一哉而四方無雲兵揩不用勇者無所効其力年順穀成萬民樂業智者無所効其謀於是士大夫歌詠於朝農怍於野商悅於市休二烏重熙累洽而不自知也若臣僧何咱剌者世為國人身奉梵教知我佛之力足以集福於國家垂賴於萬有是以既竭心力不吝財寶幾歲之間成此無上之勝因豈非報本者乎敢述贊以系之其辭曰

皇帝建元天曆歲星鄰大昭慶　僧徒幼受佛禁戒發此弘誓不思議報國報師報佛恩以至皇后二之毋煌二梵宮徧宇內府財民工之所就此稔有　何以故衣鉢之資積累成願力終始無限轉大作光明梵網聚三世諸佛儀常住莊嚴相好紫

金光曼珠室利觀世音來捄衆　悉就任四天王　威神力持地結界奉世尊大寶樓閣現虛空梵音法而普宣布聖皇最勝現在佛念爾善果故垂憫貝多寶經微妙法無量壽數所表見舟車象馬自遠致實諸天宮龍藏中聖后大懸寶月輪報母劬勞廣法施供養僧寶令安穩常轉法輪無間斷是時宰臣在法會請表功　示人天護聖護國護群生回向讚歎阿僧祇微臣奉敕愧无劣得以文字為佛事頌我聖皇與佛同壽命福德無盡藏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虞集奉敕撰

大昭慶寺旃檀閣記

壇字號一

平江路大昭慶寺新建旃檀寶閣成住持妙辨知教大師惟壽
使狀來求文為記勒于茲石按狀寺始成天曆元年實朝列大
夫前同僉宣政院事阿咱剌公所建規制宏偉隱然為关中一
巨刹至順年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奉旨文其碑後十有七
年為至正九年公復即大佛殿後度地以建茲閣而　奉旃檀
佛像于其上寿為文殊普賢西菩薩像壁間圖繪萬佛及五臺
山貝函寘大蔵経循壁而列其下設補陀洛迦山観世音菩薩
像并祠故榮禄大夫宣政院使沙監偏公於中沙監偏公者所
從受法之師也其右為公生祠左為公夫人童氏之祠閣凡楹
四十有四以間計者三其崇五十有六尺修去崇一十二尺廣

加其修一十六尺層檐步檐方擅曲檻上下四圍各称其度髹
彤金碧内外光明種々莊嚴殊特妙好庀事於十月甲寅以十
一年三月竣事閣之西又建方丈三間其費一出於公官不知
而民不　往來過者第見闌闇萬井中飛紅涌翠突起天半瞻
仰讃歎怪未曾有而莫知其為役之殷也夫旃檀有像自雙林
唱滅之後周流中土以示有為驗時盛衰而為去住歷代靈迹
紀述莫殫逮我國家聖神撫運握金輪以御區宇　佛之化同
其廣大以故其像令應祥現瑞於京城之大招提希有殊勝可
徵不誣頺惟茲閣佛像亦因　旃檀之名者蓋佛之具身徧滿
一切三千大千世界在々處々莫不有佛非彼非此無去無來

故閻之既成佛即在是閻之未建佛豈雖茲而況佛本一佛無有異像二既無異名何有殊此非殆愚俗之所能知而亦非世諦言語所得稱說若夫公之信力堅固一心觀佛誠以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故助顯第一義而作是勝緣惟佛有言積土聚沙皆為佛事皆成佛道今土木之役窮極壯麗熾然建立如此其為功德詎可思議是則不得不記諸文字以傳無窮庸不辭而為之記至於寺之顛末及公之行業已具於廣公之文者茲不復書壽別號南山族姓董氏以至正四年來住是寺云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溍撰

師子林菩提正宗寺記

姑蘇城中有林曰師子有寺曰菩提正宗天如禪師維則之門人為其師創造者也林有竹萬箇竹下多怪石有狀如狻猊者故名師子林且師得法普應國師中峯本公中峯倡道天目山之師子巖又以識其授受之原也寺名菩提正宗者帝師法旨與以是頒也其地本前代貴家別業至正二年壬午師之門人相率出貲買地結屋以居其師而擇勝于斯焉因地之隆阜者命之曰山因山有石而嵓起者命之曰峯曰含暉曰吐月曰立玉曰昂霄者皆峯也其中最高狀如狻猊是所謂師子峯其膺有文以識其名也立玉峯之前有舊屋遺址容石磴可坐六七

人即其地作栖鳳亭昂霄峰之前因地窪下瀦為澗作石梁跨之曰小飛虹他石或致或蹲狀狻猊者不一林之名亦以其多也寺左右前後竹與石居地太半故作屋不多然而崇佛之祠止僧之舍延賓之館香積之廚出納之所悉如叢林規制外門扁曰菩提蘭若安禪之室曰臥雲傳法之堂曰主雪庭舊有梧者曰騰蛟今曰指梧之軒有梅者曰臥龍今曰問梅之閣竹間結茅曰禪窩即方丈也上肖七佛下施禪坐間列八鏡光相互攝期以普利見聞者也大槩林之占勝其位置雖出于天成其經營實由于智巧究其所以然亦師之頗力所成就也師每說法參問多至數百隨其悟解開導誘掖有所質疑剖析至當莫

不虛往實歸幸于安衆必擇法器不泛然以容檀施與賢視師意嚮亦不強委師服其具財足即止諸行省平章若河南之圖魯江浙之道臺江西之買住行宣政院使若岳叔木肅政使者若普達實立稽顙問道執弟子禮彌恭耆觀異之師法施平等官資崇庳若罔知也寺成之十三年宜春之比丘之嗣談以臨川比丘克立所撰事狀来京師謁余為記余聞師之名起敬日久既撫其事狀述寺之勝槩而記之其師子名義則必有以復于其師與友也古有師子音佛有師子武佛言佛之威德能制諸魔也又曰師子乳一滴可逆驢乳百斛言佛法之真實能破諸妄也又若文殊之學得于智普賢之學得於行智之勇猛精

進莫師子若故文殊之好樂在師子行之謹審靜重莫象若故普賢之好樂在象後之肖二菩薩者以之莫詰所從也今天目之所謂巖姑蘇之所謂林其取義必居一于是矣豈獨以山石肖貌言之乎雖然物有禁格而後有伏降有比擬而後有真贋孰若物我兩忘形勢俱泯以師子還師子以石還石以林還林然後佛自還佛法自還法菩薩自還菩薩哉論至于是師必有以警策其徒矣余聞師所說法不設危險不輕揄揚不自陳衒悟解緣由以啟學人捷出蹊徑其為學平實縝密鞭辟近裏一時諸方之乍見乍聞而張皇譟旁午未證未得而捧喝生風者聞師所言皆禁故自中峰以來臨濟一宗化機局段為之一變焉

師舊多論建有楞嚴會解若干卷有語錄別錄剩語若干卷行于世近乃一掃空言不尚文字於談之請立之狀余之記能無綺于茲予師俗姓譚氏吉之永新人江浙諸名山屢請主席堅卻不受遁跡松江之九峯閒十有二年道價日振帝師與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之號兼與金闕僧伽梨衣至正十四年甲午五月癸未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盧陵歐陽玄撰奉訓大夫兵部員外郎臨川危素書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王餘慶篆

敕賜重建師子林　聖恩寺記

江盈科

姑蘇城內東北隅有寺名獅林初自元至正二年蓋天如禪師

諸弟子購買故宋人別業置菴居天如天如既號禪宗又工詩不忘水石花竹之嗜故其時菴多怪石翥筱猊囷稱師林自天如涅槃弟子散去菴之水石花竹日就荒蕪至國朝并菴亦廢昔所稱舍暉吐月玄雲昂霄梅鳳亭小飛虹指桓問梅諸境一切淪沒于荒烟野草殘霞落照間久之折入豪門搆為市居傭保雜作錯處其上如是者數十年而獅林之額幾不可識萬曆己丑歲有僧明性者欲市買藏經持鉢遊長安諸貴人感其篤實率禮敬之會 慈聖皇太后慈悲奉佛大發藏經分遣中使

敕賜海內諸名山明性以姑蘇僧又篤實為衆所推于是內旨遣中貴一人護經若干卷 賜明性金襴紫衣袈裟一襲

命函經師林　敕賜聖恩寺額既至而寺之故迹了不可覓不佞按舊誌漸為稽復其傭保雜作量給糧貲使處別境恢復故址明性乃自捐衣鉢遍募諸緣茄置佛殿并經閣三門各一殿上新設金像莊嚴慈慰而奉　賜經其中蓋天如道場頹廢二百餘年一朝悉還其故寺既成明性謁余求記余惟造化之理自無適有自有適無如環無端要之有成有毀有廢有興而又成也而又毀也而又廢也而又興也當其成毀興廢或令人欣然以喜凄然以悲及觀于事後總一陳迹而向之喜也悲也皆屬觸境生情乃吾真性如：亦復無成無毀無興無廢無悲無喜蓋有無相遘如環而有之適無興無之適有則勢所必至理

所必然知其必至必然則成毀興廢相尋于前如晝夜寒暑之變而于此中真性不喪霧之在天雲之過月有聚有散乃天也月也曾何毫髮加損耶西方之教所以貴無所以一死生齊得喪大較若此由斯以觀則宋人別業之變而為獅林也獅林之變而為荒烟野草也又變而為傭保雜作錯處之地也今又復變而為獅林也亦成毀興廢之常自佛法視之為極細何足置悲喜于其間哉則夫自今以往百千萬劫安知獅林之不又變而為　荒烟野草　安知不復還變而為獅林耶即明性亦書今日之力之所能為耳異時滄桑起滅何能逆料要以茲山大遭際則前有天如開山今有明性恢復葸之　慈

聖寵綏特典更典　國運並久俱垂此段功德安可無傳夫鴻聚于雪ㇾ無留鴻而雪中之鴻爪不滅也蛇歸于穴ㇾ無留蛇而穴口之蛇蛻不滅也即獅林寺有成育毀又毀又成所不可知而天如明性之善果仰藉　慈聖法施方且照映人天日月並耀豈不永ㇾ無替超出成毀興廢　理之外耶惜余薄書录ㇾ不能如歐陽先生椽筆發揮其萬一耳明性聞余言請勒為記輒書而歸之

立雪堂記

榮祿大夫前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昌簡齋公縣車吳下休心空　寂一日語其門客遂昌鄭元祐曰昔普普應國師

倡道天目時余之先人秦國公方平章江浙行省以其素所學
參扣于國師時國師之門人高弟東陲三韓南極六詔西抵身
毒北弥龍沙則其近地異可知已今中吳師子林主人天如和
尚在國師之門尤為得法上首顙異而秀出者也余也今玆所
寓與師子林相容適時扣門瞻禮請益其為室不滿二十楹
而挺然修竹則幾數萬箇師與其徒休止其中蒲團禪板如大
叢林勘辨根研以發明國師之道名公貴人向師道風參拜踵
踵籍籍聞一言如飲甘露然師機用險峻傾企莫及至于杜門却
埽經歲不出余雖不敏竊嘗緯觀師方以太虛空含納沙界王
公士庶貴賤雖殊若夫生死泡沫起滅須臾則未嘗少異自非

師隨方誘掖以倡明心宗則國師之道幾乎其熄矣余曹出高昌依佛為命覩茲僧寶敢同寒蟬幸以學匪房裴顧於贊頌輒為師手書二扁榜名其說法之堂曰立雪禪慈之室曰卧雲仍命工刻諸梓而揭之以寓余參承之意子其為我記之

元祐曰世習下趨豈但人情而已要雖出世間者亦罕不為名聞利養之所動若天如師者殆所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為祇桓于波頹瀾倒之日振清風于炎埃腥腐之中也歟夫禪自少林立雪傳心垂八百餘載至普應國師而其化益隆今天如師上繼普應直截衆流弘倡大法使真參實悟之士永有依歸是則簡齋公立雪名堂之意良有以哉至正七年歲次丁亥秋七

月甲子元祐記

建乾元寺記　顧況

五蘊十二入十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為有無自性為空亦有融一即中道義雖石般渡海蚊背負山不為希有事僧法珣與和合衆法蔵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逵子顒之宅也乾元初節度使鄭叔清之奏云觀察使李涵李道昌皆有力大臣求無生道以心無所願無邊受者實與雖空不敗有為有滅無為有為之體有為無為之用無生無滅無相無為無名無法說無言語法以無言語說故有相大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觀法門於法有所得有相大乘義於法無所得無相大乘義所

得無所得二俱真一乘之義也為妙因果譬如種子依地而生又如大地能荷擎有虛空之體大於天地天地有盡虛空無盡如來之體大於虛空光明虛覺圓寂萬億故於無住本建子諸法不動真際恒沙煩惱莫不斷除魚吞釣虎落穽蛾拂火此衆生自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本清涼佛在提摩竭揭國成等正覺諸弟子栖于茂林藉彼祥草厥後因時設教稍著袈裟行次乞食及往忉利省摩耶夫人優填王鑄金刻木始用膠漆泥布佛有像自此始也與佛在時功德無異於是給孤長者造祇洹精舍木田底迦造龍宮精舍竺乾法蘭造洛陽白馬寺佛圖澄造鄴中九百七十三寺釋道安造襄陽一十五寺遠法師造廬山

東林西林寺度　法師造攝山栖霞寺杯渡法師造南陵隱靜寺傳大士造東陽雙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嶽寺智者大師造天台國清玉泉寺三十五寺略也涅槃無前無後般若無新無舊法珣上人重舊德不輕新學門人清琰請記於經藏中抄佛心說永示無極文曰偉哉迷盧宏亘大千百億日月籍然貫穿蚊背負之飛登梵天塵勞為海般若為舟截生死流是曰希有大哉乾元實則不朽和衆雲臻珣為稱首佛告善來寶坊崇哉法雨灑挨慈雲徘徊

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　宋　濂

蘇之長州東北二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焉初晉義熙中有

沙門曰法愔自西域至中夏興慧遠法師結社廬山已而來蘇以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之為建淨壽院梁時更名安國唐長壽二年又更名長壽尋毀于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軍節度使錢文奉重作之又更名安國長吳壽禪院始易禪僧明彥主之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晉公謂奏改為萬壽崇寧二年詔加崇寧於萬壽之上政和初又更名天寧紹興七年復詔更今額為徽宗萬歲之所元至正末天下大亂寺為兵所焚群僧散走鞏為福翁之場國朝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觀來為郡周視廢基慨嘆而言曰是刹之廢不得名浮屠不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仁公乃寂照和上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融堪為人天師且

無通儒家經發為辭章嚴簡而有法內外之學雙至中興之責庶其在是予遣使者致書奠几三往而後應之視其寢室則床第蔑如也稽其穀粟則盎無斗儲也訊其執役則童隸有也師洎然獨居若享萬鍾之祿者曾未幾何僧之散者復還遠近清脩士魚貫而來有饋食者有供三衣者有施黃白金者禪師曰可矣戒左右重構大雄殿五楹閒鑿石于山市材于江陶甃于郊工者奏技壯者獻力鞠明宵旰不會而集四阿有嚴若翬斯飛丹艧綠綺爛炫人心目僦工於甲寅春二月至乙卯冬十月厥事告成禪師太息曰寺之元役殿為鉅殿既成門廡堂室當易為爾吾耄矣宜選春秋強盛者繼之禪師乃退居松林蘭若勤

舊合興議延瑩中瓛公嗣其席瓛公嘗請業禪師不復固辭乃走吳江水月廢刹葺致三世如來像安奉殿中觀者起敬瓛公晝夜孳孳將次第成禪師之志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誠可謂賢也已嗚呼大千界中不離一念建治銷毀隨感而形者也茲刹付之虛談化樓觀而為灰燼果誰使之哉此一念也今也剪翦剔荒變為礫而成梵宮又孰為之哉亦一念也善惡之所繫其懸隔有如此者可不慎歟禪師起廢之功無讓於開基瓛公善繼之力必漸漬於舊觀皆肇於一念之善者也法社緇衣之士來居於茲來游於茲尚當擴而充之為聲聞為緣覺為菩提薩埵雖曰等妙二覺亦可拾級而升無有出於此念之外者毋

徒委為有漏因果而忽之哉寺有唐僧貫休畫十六羅漢像頗著靈異吳越時邵思寶等共建尊勝二石幢今猶存詩曰

牽牛南斗姑胥墟義熙神僧建梵居相傳正受欲凡夫以法籠絡為周防泠泥欲現金芙渠盛衰相尋雲卷舒歲幾及千遒如初飛棟湧殿薄太虛鬱攸毒跋翻赤烏化為灰燼無復餘上遮叢林下夫須白煙斜日寒巢呼虎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烟若摩尼珠胷中藏書比石渠應聘而起三嘆吁食無糗糧衣無褐赤立何以興吾廬蕭然一榻結雙趺風聲颯颯撼州閭四方聞者魚貫趨布泉盈橐粟滿車徂載有若神鬼輸成此寶構只須吏龍礎承楹列碱砆椽題攢星塗以朱日月回薄氣扶輿懾慴破

執道力驅空中樓閣齊眺盧法筵誰嗣乃其徒利如千將温六瑚吳江有利委予無尚留像變金作膚妙莊嚴相慈且都輦致中座青蓮數直揭紅日升天衢大綱既挈萬目攄三門夾序暨堂塗勢可馴致當不孤秖今勝槩邊然殊黑白駢首施拜膜鐘鼓始獲聞鼓魚有情弱質同已且暮枯寧復論朝腴一念摧曳風中讌大雄慈憫猶已痛乃假塔廟作世模由外脩內垢淨除事為不落有與無空色皆真如作銘者誰列仙儒鍔之青瑤字縈紆後千百載期不渝

平江府萬壽寺浴院柴莊記　釋圓至

僧之躬以恬泊無慾為養其居也以鬼神為衛與鬼神混故形

必潔凝而不慈故血氣之閉必宣而後平為之浴以洩其襟萬
膚膜之煩雖大雪堅氷浴不廢焉所以節宣致潔也萬壽在鄙
郭之間遠山少薪一湯之費用上農半月之食鼓鳴漏啟衣布
之入如雲故凡主浴者必先掌田穡種刈事假利柄以集其費
歲終則斂葉稽於所役之農歸而為薪以田為林以穰為　樵
故歲一不穰則薪之源竭涪濯之候慈期失宜暑雨之月病焉
南州禪師莊寺之明年衆廣而浴政益脩永嘉祖朋寺徒也執
其貴三歲夫既而曰吾去里而東西漂手子二無挾以告覆養
涵植穀長而羽飛之僧於茲食於茲抉吾橐一錢一粟必植根
蕃葉於寺之幡不厚有報吾負不償乃悉舉其私及州民顧氏

畝施凡田四百畝歸其職於公通一歲之浴為薪三萬及舟子竈人之僦他浴具席履巾匜茗藥之材壹以田入給之蓄其餘以備凶歲之不足焉然後貲出有經而浴不匱祖用勤於治貲積而不居凡衆之供億有大費必求其任又居之又寓錢於庫為子本以綿其施而害朋者挽仆之故屢立屢仆朋不懈嗜施益堅又施其餘田四十餘畝市膏燭為法蔵晝夜燈明之供二善立而懲昔不繼也求余志其成就之難以勸于後其懷惠篤本雖老不渝亦徒之異子其類者矣乃為書其欲而使刻之後有繼者視余書而矜朋之志浴傳不廢其庶幾哉

報恩萬歲賢首教寺碑

至元壬辰予客吳郡正月望日遊報恩寺南軒薰公迎謁丈室道予登塔周覽殿廬他日來訪持報恩興替之蹟求為寺碑予遂書其事刻諸石按報恩本吳通玄寺吳主孫權為乳母陳氏作也隋代陳為吳令孫寬所廢唐僧慧覇更築之開元中詔郡國名藍為開元寺郡以此寺應詔大順乾寧復燬於兵錢氏有國日即故址新之楊以支硎山報恩舊額報恩之名實本於此古塔起於梁僧正慧久墮劫灰元豐重建蘇文忠公載嘗捨銅龍以藏舍利崇寧初賜名萬歲建炎之難鞠為煨燼今所存者九成蓋紹興僧大圓所造有釋迦文佛示寂像長及數丈弟子環繞擗踊哭泣極形似之工土人呼為臥佛寺近歲淳祐敕造

傑閣以覆茲像今錫今額圖志相傳又有不染塵觀音像唐太和石經像毀於建炎而復於紹興經石則蕩為冷風矣自吳赤烏紀年迄今千餘歲浙右精藍此為最古舊分文殊法華泗洲水陸普賢五院合而為一大啟法筵牓曰華嚴性海實出芝林石橋諸師手薰公即開山祖鑒義法孫也皇朝混一之初來主教席以謂寶坊淨域臣子祝釐之地不可不嚴於是度材訓工歲緝月葺起外三門營東西廡中魔法堂上嚴塔院若賓寮若庫室若土地祠若華嚴祖師殿若僧堂以至井亭浴室猊座法器之屬敝者以新缺者以完墜者以舉輪奐以極計數百有畸墾闢以畝計數千有畸工用以緡計數萬有畸予既叙寺緣始

末且諭以報恩之說曰父子之親人皆有之君臣之義人皆有之今師以無礙辯才闡揚妙法固權顯實納民於善俾為子者竭力報親為臣者盡忠報國豈非真報恩耶十篇之義就外是乎師曰善哉謹繫以銘灘曰佛日西暉慈雲東冒赤烏紀祥通玄斯肇禎明被兆乾寧陋盜扁去開元乃崇今號塔始蕭梁中嚴佛寶元豐起廢蘇文可考圮於建炎金圓再造滄海幾塵炎岡幾燎不壞真如嘗圓覺炤就主是圓就明是妙崧秀相傳維薰克紹載闢堂筵載嚴塔廟彩繪虛空金瑰蓬薤鷲表靈縱竜呈吉兆花雨晝零蓮燈夕耀啟迪愚迷闡明道要何思不酬何德不報為臣思忠為子思孝是名報恩允符真誥歷劫光華恢

宏象教至元二十九年八月望日通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闕復撰并書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除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徐琰題蓋住持傳華嚴教觀慈應大師處薰建

蘇州報恩萬歲賢首教寺功蹟總記　祝允明

舉浙西之佛刹其最大且久者無過於蘇城之賢首矣由其最也主者難爲今住持竺菴曇公正席以來保護不替每惕然曰凡持大業於久者必藉賢嗣之時葺而時葺之功力則藉言之文者紀而傳斯二者相須也然言于前者理固止其一事言諸後者勢亦畧於往圖非通紀今昔之言豈周知功蹟之茂哉他

日與其肇義了菴棒諸碑刻謁余陳叙請纂于一按寺名頽非一而廢興亦多然而方今鉅觀咸存鴻文具列輒為綴屬而書之曰寺昉于吳廢于陳隋間復于唐壞于唐末再起于吳越增闢加稱于宋三修于元而大備於今日焉其初通玄者吳大帝為乳毋陳氏創造而名者也陳隋之廢以縣令孫寬唐之復以僧慧頵也其曰開元者玄宗命天下名藍以年號為額而郡以此應詔也大順乾寧兵火蕩之後武肅錢王乃置開元于別地而即故址更建茲山取支硎報恩舊額揭之則報恩之名之始也崇寧之初賜號萬歲淳祐之代復名賢首初寺有文殊普賢法華泗州水陸五院於是合而一之鑒義佛日崧公大啟法筵

開講華嚴有性海之牓則今賢首開山之祖也至元之脩出于南軒重公則學士閻公復記之延祐至正之脩出于別傳教公無言宣公皆文獻黃潛記之國朝弘治中之修出于無涯海公而侍郎孔公鏞記之以迄於今此寺之大略也其中如寶塔則起于梁僧正慧久燬于火元豐重建因賜嘉名蘇文忠公軾舍銅龜以奉藏舍利建炎再燹而紹興中大圓金公又復立之即今九成之偉觀也如毘佛殿則釋迦般涅槃像昉造于唐紹興之修特築傑閣覆之僞周張氏嘗更坐像洪武間德嚴行公改復元相則學士宋公濂記之弘治中德壽岳海重修故閣子所記也它如重門修廡僧寮丈室及諸龕庾像設之屬種：莊嚴

有備無缺而又其外名蹟昔有而今亡者如不染塵觀音像如太和石經如延祐長生田猶不一也蓋寺之名凡五其易者二加者三而俗又有二稱曰卧佛寺北寺弘圖異蹟赫耀於巨細高僧義師殫望於前後奥文傑筆章揭于昔今佛日添輝雲孫蕃衍王度有翊民福攸畀善哉三吳之大法幢非凡夫所能承當而我師擔荷振作人與地稱足以上武衆師下引群學故為就此一端述之俾覽者易了而諸舊文次録其後以授於師用遍傳于其嗣者大明正德五年歲在庚午夏四月一日

楊循吉

報恩佛殿重修記

凡吳之古刹無居報恩先者惟殿亦然踪南宋至今三百載矣

而歸然存如故然後乃知佛之道大而尊即一宇蓋久若是也然佛言曰凡物之成必歸於壞而況其久者歟夫值其久遺其壞勝之以力而不移於常數此又存夫其人焉始殿之敝再脩再輟或言趙靈釋文瑛之能而不以佛市者遂迎之至則果以勤役無私動乎人起仆而植易腐而堅入其中靚深弘麗不啻若所謂神通湧化焉者儼乎善提道場之弘開而天人之幢亦於是其徒嘉之相與言吾佛大師福德被三界莫不欽崇而一土木之興綿紀弗就何哉誠篤其說者道不足也今若人乃能成是其於道不優而能然乎因偕詣余述其事願書以勵其人乃備錄以為記而使鑱之石

重創不染塵觀音殿記

楊循吉

予既記寺之大佛殿瑛師復有請曰東廊不染塵觀音菩薩殿近成請子并述其顛末按殿寺故有也舊傳菩薩像以七寶末和泥而成瑞嚴妙麗飛塵不集其上故稱不染塵觀音四方之客至者必求觀焉十數年前殿燬於火像存一首而已久無葺者成化癸卯郡人張廷玉為採良材於千里外將圖搆之而瑛師適以修大佛殿在寺阻歲荒功未成廷玉乃請師輟鉅功而先為是殿越二年告成雖藉衆力然多廷玉之施也其後為菩薩塑像者別有陸道明張祐殿陸塑像合二家之力而東廊之觀遂復舊所謂舊像之故首則裝於後壁而以雲擁護焉不染

塵之名則不易也嗚呼佛菩薩多矣然閻浮之人皆獨稱觀世音名號無間於老少男女者則以菩薩慈悲深重能應一切求故也然菩薩雖曰遍舍衆生而於其中唯就求之者斯往應焉故曰觀音衆生之音不至菩薩之定不起故大求大應小求小應無求則無應也故有求於菩薩者患其不專不患其不應也今廷玉為敬於菩薩者如此豈謂無求乎慧眼所觀必有獲其願者矣而瑛師固無所求為惠利衆生之故也此菩薩之心也遂書之石

重建寶光賢首講寺碑　　曹　葆

寶光寺在姑蘇長洲縣治之東北漢末鬱林太守陸績捨宅為

之故至今寺門外有巨石曰鬱林石寺蓋以此也吳赤烏時郡守請額於朝始賜名曰寶光仍命圓法師主之以為十方講刹歷兩晉隋唐以来廢而復興隳而復振者蓋嘗有之而寺之名迹固弗泯也迨元至正間佛殿兩廡三門講堂鐘樓經閣以洎衆屋歷二完具宏壯雄偉冠於一方可謂盛矣　國朝洪武初開拓郡城始遷寺於琴塘橋西攝齊婁二門之衝去舊址才數百步而近其後有　詔併叢林於是境内諸寺悉歸於此方其時郡副都綱湛源圓法師實居此以領教事乃所以授賢首一宗教觀與四方學徒講說宛竟免闌欹宗暇日與文儒搢紳之流倡和其間而寶光之勝遂燁然于勾吳之城矣永樂改元之

初有楚蘭馨法師継主於此一欲興造以復前代之規制而被召入京與修大典頗弗之遂九年寺僧大損大衍同心協力出其祖之遺貲及傾己帑仍資檀施庀材鳩工刱建法堂聿新衆屋庫及三載遂告訖工輪奐重新金碧照耀真梵門之盛事東南之偉觀也今年冬楚蘭以讐校藏典留寓北京遂述僧之本末偕中書舍人王和用來請予文記之惟佛氏之教入中土而四方禪林講刹星羅棋布不可勝數然求其若寶光之綿歷累代上下千有餘年而逾遠逾盛者蓋亦鮮矣是雖佛氏之靈有以默相陰祐於其間然亦豈非績之孝行風著而其流風遺韻藹然彼于其鄉者有不能以遂泯歟是可書也因併書俾刻諸

石庶後之人得有所考且系以詩曰　東南名郡粤為姑蘇秀氣所鍾山湖與區鬱彼寶光巍巍梵殿云昔陸績捨宅以建鬱林之石名高穹窿伊績之遺澤其清風兵燹荐更有隆有替迨際　天朝值茲盛世衆刹所歸蔚為叢林曰有湛源克振圓音賢首之宗益暢厥旨其徒如雲見聞恚喜迄於楚蘭志擴前規承　詔在公弗見於為繼此而興曰積曰衍資帑克捐厥功以顯翼翼殿堂棟宇維新金碧煌煌有光璀彩暮鼓晨鐘旛幢香靄如旃檀林若華藏海聖壽齊天佛道興隆勒石於斯以播無窮

易承天為能仁寺　龔明之

宣和中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以聖為名者並行禁止又給事中趙野奏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者合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為稱者切處亦當禁止其後又有以龍王主玉字不當言者亦請遏絕前後共禁八字遂易承天為能仁其他觀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則重加之罪雖橋梁有為龍形者亦皆鑿去之太學同舍陳朝老語余曰此無君無天之兆甚可畏也季父倅興仁者一太守曲意奉行盡取諸寺觀牋經命剪去所禁八字未幾而太守卒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黃溍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衛尉卿陸公僧瓚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重玄陳隋之際燬至唐而復廣德

初加號廣德重玄遺廢於會昌末重興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復宋咸平間更一新之大中祥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改其額曰能仁南渡後燬于建炎末而復于紹興間淳熙初始定為禪居皇朝因之而悉蠲其租賦差役曰承天能仁者並存其故額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為寶幢永安龍華廣福四院久之復歸于一尋又別立圓通禪院於其後而分立寶幢永安兩教院于其前凡建置沿革興廢之故可見者如此其易律為禪也妙菴宗公為開山第一祖繼之者有若無門覺庵諸公皆以明德為世師表法會甚盛珍樓寶屋紺殿繡廬雄踞乎萬井中而隱然為一大叢林五山十刹殆無以尚也仍紀

至元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寺尼于菑惟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溝祠靈祐廟獨存佛身丈有六尺邦人所共瞻仰依盤溝靈異之蹟尤著靈祐則衛尉之女不嫁而精于梵行以經營寺事而祀為護伽藍神以禱祈有應而賜廟額累封慧慈靈感顯佑益利夫人者也烈焰熾然而不與劫俱化人知為重興之兆矣頃法席久虛越三載莫有任起廢之責者行宣政院詢于衆言俾廬山開先南楚說主之其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械坐具一布囊自隨聞其風者輸財薦貨川赴山積召匠簡材首建大殿三楹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圍十有五尺廣加其修若干尺厚棟脩表曲藥方桼咸以楹稱楹之表上至屋極又若干尺脩去

其崇若干尺廣加其脩若干尺像設繪事種之莊嚴搏土設色皆出國工之手殿之後有萬佛閣其楹加於殿楹三十尺閣為間五而東西朶樓為間四隆其中而刹其旁縱橫脩廣各中于度其上列十五大蓮花一華一佛一二華辦亦各有佛以足萬數下施機輪可以運轉奇詭殊特昔所未覩範銅為巨鐘至萬八千斤比舊加三之一會南楚升居径山所作無量壽觀世音護伽藍神三小殿及演法集僧之堂三門兩廡廚庫之屬皆毋克視其成他所宜有而未及為者猶多也今住持雪窓明以至正四年秋九月由虎丘遷主茲寺亟捐衣盂之貲構經鐘二樓各為間者三其崇十有七尋脩應稱是樓經有藏塗以純金一

柱八面納氈五百天神環繞力士翊扶旛蓋香雲繽紛蒙蔽遠
官大姓好事之家觀者莫不目眩心駭爭投錢幣以助勝緣雲
窓之經畫相勞靡憚其勤甫及三載土木之功秩然有序以老
病厭理繁劇悉裒衆施并傾己橐以授提點僧而退憩虎丘之
東庵八年冬行中書省右丞石巖公左丞吳公謀於行宣政院
挽之復出遂以九年春三月再正法席增飾萬佛創造四臂觀
世音四天神三護伽藍神而畫正殿之八十四龕廡下之五十
三叅杇墁髹飾壯嚴寀綵彤金碧絢耀華美廚堂庫院什器
之類纖細畢備南楚之弗克視其成者至是可以無憾矣斤大
方丈為間者五上為重閣下為廣堂前為廳事而蒙堂有位衆

寮有閣倉庾福室亦次第告成南楚之未及為者雪窓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為雖曰前規後隨而功實倍之南楚之成其始者奎章閣侍書學士内翰雲公記之而雪窓之成其終者未之有記於是其徒奉耆舊僧所述事狀屬潛書而刻焉阿含経世尊說若能補　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南楚虎岩嫡嗣雪窓以晦機咲隱為師友相與紹隆祖道扶植教基期與國家億萬斯年永無極是用假方便力示現有為不離世間法而入第一義豈止可資二梵之福而已雪窓之功倍於南楚而潛於雲公無能為役何以贊一辭哉姑序其歲月使來者考云爾

重修承天寺記

陳　繼

寺之初於梁天監初曰重玄唐曰廣德重玄宋曰承天後曰能仁元曰承天皆仍歲既深廢而復之而廢者累矣至元間南楚說公主之繼以雪窓明公二公先後為大殿為穹閣為經鍾二樓及諸殿堂皆極宏麗而天下未有與之稱者也然未百年而剝陊傾敗者日甚其為之主恬然視之莫能葺復者已越數輩長其教者恒慮不寧乃謀於衆曰東南大觀而振吾道以為衆之所歸者惟在承天主席既虛弗得其人將何所托僉曰南印定公其可為南楚雪窓後者即舉其住之公淡然若無所為惟勤其道敎其行以善化人而已與之遊者薰其

仁慈不為殘忍浸其寬裕而黜隘陋始其誠篤以謝浮薄踈其
剛毅用変柔懦故人皆曰定公賢德而足以翊吾善之為者也
咸傾心向之公乃倡於衆曰吾欲使是寺而輪奐之若初也盡
出其貲以集工材其樂施占事者源源而至始葺大閣為佛萬
數再葺經鍾二樓葺無量觀音二殿而新盤溝殿末理大殿為
四天王於三門畫五十三參於兩廡凡諸貌像而皆飾之旛幢
供具處所宜有者無一不具金碧耀日輝煌映發入而觀之者
恍然若不知其為人境也其功盛哉然公之志猶未已也往時
南楚雪窓皆為宗門碩德著聲湖海其相繼事以雄土木之功
猶稱不易況公一身而復新其舊者哉前有作者後無繼之其

傳不遠公可謂有功於二公者矣可謂不孤其所知者矣公溧陽人也姓李氏生六歲聞長者誦佛書即忻忻喜悅父母以其有宿緣乃出家於邑之興化寺持規就度而若素習者十七游京師止天界日接諸老緒論釋然開悟既而泝大江抵荆湘遍求佛祖陳迹盡謁有道以正其學久之超然而還止菴祥公與之語喜而謂曰子能為吾宗嗣矣公始出世於吳江普濟轉湖之天聖人皆歸之起廢為新其主承天能仁越十年言行如一日於予公可謂傑然而不凡者與余　其事述其行以刻於石俾有勸於後来者從其寺之耆舊衆所請也以書數抵北京而恐余言與之後者蔵主瑛荆石也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寬

蕭梁氏好佛其下化之一時佛寺江左為盛然尤莫盛於吳中若承天又吳中之特盛者相傳寺為衛尉卿陵僧瓚宅而捨以建者自梁以後廢興之至元至正間主僧南楚極力改作而其制之壯偉精巧絕矣金華黃文獻公寔為記其事入　國朝殆歷八十年當正統癸亥之十月寺一夕大火蕩然無存又明年適　朝廷頒大藏經至僧綱司都綱永端時兼住持特建堂九間以尊奉之其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蓋三十年于此今住持道澤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蓋承天固郡人之所瞻仰者也于時聞有是舉爭出錢粟來助

其徒戒昌更刺指血書法華嚴誓成其事而助者益衆矣竟以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功始完高廣深潤一如舊制凡所像設亦無不備於是澤公領郡舊來受都綱之命乞序書之其言曰寺之功甚鉅此未及其半吾當次第成之而未可必也幸先畀之文以記嗟夫大雄之建非以奉佛也予佛之道吾不能知然嘗觀於其書務為宏博廣大之說故學其道者每務為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於上者極其護持而不拘以法禁化於下者致其崇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事之所以成也今夫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是固有益於上下者或病其敝且陋而有所為焉費於公而罪戾至勞乎民而怨謗生繼之

者視以為戒故有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廢也則潭公之為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惟其為彼而不為此耳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卒能隨其用使致其才力以成乎所謂宏博廣大者而還郡中之舊觀也予故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游福昌寺入佛殿後記 甲寅

祝允明

六月二十日與洪子詣福昌釋院逃暑洪子還出具飲膳僧人不來以俗貌侵稷意已虛闊又能開佛殿導入乃稍入後門已褫服不復作禮坐檻倒瞻相皆圓滿稍欲垂言者又不可褻玩困面首看庭落葬豆覺作頓障日風微涼來時院內外極寂謐

不聞一聲音不獨解體亦解心暑四體尚有纏被物乃漸以去巾次去手襆次去小拭巾次去履意漸隨去物以泰困悟夫佛之理以漸去為得者其大是也又思吾之教如幹世輔物者底於至有以為力至其終而吾故無有則今日之空無煩至於其終而同也使人湯：焉無累矣洪矣佛之理歟一二刻際乃力爾歟是不可思議大弘重也又回瞻相即如真軀限一衣臬如別聖凡焉一時皈頓無極既而飲食来思靈者超存而涸淆不足記已殿中相者正坐三世尊後三大士壽先二十天次十八應真尊者次下達磨師地藏菩薩宋本刹慧感陸夫人及護伽藍神二

再游福昌談卧記

二十二日又與洪子侯二王郎入前地王郎具麥飯；後憩卧地漸次縱談人間事間及一二出人間事未及究細瞻佛相益熟若有會許者

游雍熙寺雜記

二游後幽想不息二十四日侯君偕洪來期往玄妙觀斯須呂學究不速以至遂偕行會道士脩事不可留即返往漢壽亭侯廟亦有礙又往雍熙遂登大殿況靚弘宕其前廣庭左右夾室重樓可蔽日面北縛檜為屏數丈蒼蓊生冷氣是日極熱此若不知者予家故為寺門徒諸比丘並坐道二十年來事興人懷

耿：齋食後釋客請作詩書扇甚多書後更少食到前殿各房院往：轉清勝混師誦予十五六歲時所贈詩如在夢中漸次迫暮乃歸

復禪興寺記

王鏊

禪興寺在吳城之乘鯉坊相傳梁武帝女公主所居也主諱妙嚴出降刺史孫瑒：與主皆脩梵行異室以居瑒居西曰禪興寺公主居東曰妙嚴寺皆方崇釋教上自王公下迨黎庶奔走皈依傾動都邑甃殿崇臺金暉碧映齋廚方丈僧寮凡二百三十餘區其趾周各　千一百三十五丈有奇瑒死公主屏居焚誦浸篆寺後今有丘隆然其塚也宋大中祥符元年改額傳法

屢興屢廢至元二十二年中尼祖壽泰復舊地再立香祠自是世以尼守正德丁丑提學侍御吉安張君鰲山至長洲縣學恠其隘鄰有廣化寺因撤之以廣學宮逐禪興尼以其寺俾廣化僧居仍改今額僧思露令其徒道欽詣禮部給劄住持按寺自梁天監二年迄今蓋一千世年矣代凡幾易寺額亦再三易僧與尼亦迭居之始場與主翦此為常住也視其生為空花水月況委蛻所托變易興廢真夢幻泡影又有大者焉梁武舉江南而棄之況此一杯魯何足存然吾聞之禮亡國之社屋之殷士黼哤祼將以為世鑒也則茲寺之存其不為永鑒乎思露尚封殖之　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武英

殿大學士震澤王鏊撰　雁門文徵明書嘉靖癸未歲夏五月

沙門洪深徒恩露孫道欽永貴仁孚立石　章簡甫鐫

雍熙禪寺碑記

蘇舊為平江大郡故其地素多蕭梁遺跡而名藍巨刹咸萃于是有寺曰雍熙者其一也寺距郡治東北約一里許其始置之由歲久莫知其悉相傳以為梁天監二年太守陸襄與僧清閒師有道契遂捨其宅以廣襄師乃募緣作大殿舍利方塔於其上請額賜額法水寺攷之郡誌亦載焉是后兵火相繼而寺以廢揆之蓋在五代之季也宋有異僧辭師者卓錫是寺梵行精切嘗入定升夜摩天宮說法贈如意寶及出定尚執于手後

改額曰雍熙寺一時殿宇復興緇流雲聚法之盛他刹莫之過
者觀此亦有以見地因人勝之不誣也於是別為一十六房ニ
各有名殆後諸房寖以不振其所獨存者安分一房而已歷數
世傳至僧廣宣廣宣傳明理明理傳文采文采傳文奎文奎慨
前人之故緒纂遠祖之餘風確然以脩舉為己任驅馳鄉井寒
暑不憚遍叩諸紫我西方教者浔施予克相其事正統丁卯歲
甫撤其單陋恢而大之有法堂有方丈而廊廡寢舍之所庖湢
池圃之處罔有不具已而慮大雄氏殿未復舊觀則又發大誓
願廣募工木之費雖暮年益堅其志力歷十餘年為天順庚辰
而落成殿高計若干尺廣計若干尺而厚棟脩亲曲欒方梁皆

與楹稱且求繪工繪佛摩尼天神之像金碧輝映瞻者嘖嘖加嘆其徒宗軫宗翼道乾道坤大觀大升肇以次嗣主其寺皆能克紹前烈至闡宗風故其傳愈久而愈隆也為宗翼者每念寺無紀述則何以監諸久遠一日具寺之本末來請予為記嗟夫凡佛者流類以莊嚴為事而於禪學則或未暇然莊嚴之事不能無起廢也夫起廢無常或既起而廢或既廢而起是皆存乎其人浮屠之象固不可不知所擇而於蘗師禪學之驗則又當捜佛典究僧傳仰而止之使茲山之地因人而勝於今亦猶因蘗師而勝於昔也頃不美哉予嘗偕吾兄經歷公遊於寺靜倘予夏之業故不讓而記之以副宗翼之請云成化二十三年歲

次丁未孟秋七月初吉立石鄉貢進士江西饒州府鄱陽縣儒學教諭郡人劉浩撰文徵仕郎中書舍人直　文淵閣預脩國史　玉牒侍　經筵官東吳劉儁書篆

蘇州府景德教寺重興記

姚廣孝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聖人言人能同心金雖堅可斷則其言也有意味如蘭之臭氣可取也所以天下之事無鉅細為之者同心則成不同心則敗故周武伐紂有亂臣十人惟一心紂有億兆人億兆心紂所以敗武所以成也然人之於事為者何以能同其心哉在乎公無私而已矣公無私則衆人之心自然同矣故其事為鮮有不成者也非惟無不

成況成之有易焉爾勝國之季余多游江湖間見佛氏之居號鉅禪刹者寺之衆常千有餘指突後欲起其廢為住持人長年引衆鳴鐃擊魚穿長街入短巷編行於衆落間化募檀施至有歷數代住持三五十年不能成一殿完一閣過其門者見之無不嗟咨而太息也余以其寺之衆非不多也化募檀施非不廣也然其事業久而無成者蓋人之心不同以私無公故也吳城景德寺晉中書令王珉舍宅為寺基于深巷之中極幽閒清邃如山林間故代有名僧出焉近年以來寺罹回祿遂成丘墟寺之衆亦零落殆盡以是觀之何日可能起其廢也有僧曰智仁與其徒孫嗣賢如珣淨琚志圖興復此四人者曰以應赴經齋

所得觀資俱入公帑寸累銖積以為材植磚厚灰甃石工傭之費而未嘗叅一富人之門求其財施權輿於永樂改元癸未至于二年甲申而成二殿及僧堂廚庫衆屋雄寺宇未十成而已有可觀也比前所見號鉅禪刹者庸行化募三五十年不能成一殿完一閣者豈不甯壞之有間哉智仁等余舊所識知其為謹愿人也來請余記余固嘉其四人同心而公無私事業之易成如此可書以為將來之勸故不辭而為記寺之剏始顛末沿革事產元之翰林國史編脩官楊載之記備詳茲不復書

寶林講寺記　張　益

有志者恒免于所欲為必大有所成就觀之白雲英講師易寶

林菴而為觀音講寺也豈不信歟菴在蘇城中元至正壬午圓明妙悟大師懋公之所創懋公之師為中峰和尚中峰道振一時得其傳者輒能化衆所在法幢高建故寶林雖以菴名盛踰大刹懋公示寂繼之者則為無盡久禪師燈燈相續光明愈熾宣德丁未菴尼于火殿宇廊廡蕩然一空而講師乃禪師五代孫念茲佛地成壞有數興舉在人當使荆棘瓦礫之場復覩輪奐翬飛之美謀稟出資務宏舊制始構釋迦毘盧彌陀三殿繼構觀音天王殿山門兩廊以及樓寮庖湢佛像供具種種咸備金碧交輝心力並殫人謂講師之志已愜然猶不自足聞觀音寺廢弛已久寺榜額尚存因歎曰以菴易寺寘之必有相吾者

乃投牒禮部得從所請復命徒裝来菴為住持請余為記詢講
師乃長洲人有事律法師之高弟號知幻叟禪講兼通盖德俱
邵演天台性具之說為衆皈仰噫此所以能成其志也夫志猶
力德猶水也力可以駕千石之舟苟無江河之水則不足以行
後之人志欲為其所為者尚視其德用加勉焉庶奇其永隆矣

龍興寺碑

金紫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公房琯
序　秘書省校書郎蔡毋潛銘

厥初道在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畧中古淳薄人散東周出禮
以順其動後代澆極人妄西方流　以復其情夫動與理遠靜

興道遇詩書之義尚予聰明其終動以乖乘戒之吉反予視聽其終靜以通悔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欤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其數乘方駕愚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遂其情法要風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上地下之事達前生後身之理歷劫必遇其勝因累生固成其前果輪迴極厄無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於此予精宮為歸誠之地比丘是覺後之人非明主良臣孰崇於此予此宇宙我高祖創業之成烈祖潤色之則天皇后中微之孝和皇帝再興之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各建同號所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十七年天火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王三從叔

無言聖徽帝緒稟受自高發憲存誠與庶品不類於彼無度外之物在我無累已之人廣不可尋深難以測政成化溥身逸俗康位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護社稷深於他臣視龍興別於餘寺興言多感舉意大成以家率先施錢數萬合境僧尼等道會一體物通十方同力來奉佛塔此州是閻廬故國太伯始封習俗尚華人云充讓聞義風偃捨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氣雄心朗才傑寺主行處外想遺形苦心堅行相與戮力營衛受仗州主由是發人取材葦貨購匠川流咽塞道路相望體製諮決於公輪環巧採奇於衆藝程式既定百工齊舉素無特起舊有增飾徽正殿之四當曼長廡之南垂廊開房

室增加廊庫高閣疊起以下覆三門並建以相挾如少華之承西嶽少室之拱維嵩彩翠虹新藥檻雲容欻爾已就宛然化成石驛亭左城堞亘望直視一面齊啟背倚闌闇俯朝盈夕散之人前枕通莊閱朝京通越之士地富聚落之腹壯為塔廟之首標吳中之巨麗實天下之景福向若衆生無緣則佛不出世象教何由及此予聖祀非長則帝不出震龍興何以建寺予州無賢牧則蒸庶不化財力何以得廣予百祥畢備成是寶功是可以光揚前烈孚佑下人也琯浮容一過捨舟投體目駭奇功心賞直節輕諸叙事不甚明暢銘而頌之實在能者詞曰在昔元命運華唐德大象有歸神器載復人二用慶玄津廟福延命率

土崇之法堂錫名取類棟宇以光善本物特淨亦　護發地騰
焰莫知其　緻煙銷迴廊燼半　層構斜通平地列二皇叔
總戎古城象設不覩風埃成　崩殘不葺忠孝何并乃廣其施
誘人助成英二　貳亦既同聲桑二僧士誰非會情投心霧塞
劫　泉傾舊製俄滿新規更營龍跳透檻虎翼飛簷與國同初
配天作程假詞紹美吁其以驚真元中造寺僧元壹神悟寺主
靈俊上座靈琬都維那靈　經營結構心廣願成化攝有緣捨
施雲會取材斬木驟水奔山鷲途數千剋期以就戊寅歲刺史
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言念棟宇脩復碑紀起廢爰獲舊文重
此刻立時十四年又十月十五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楊州

高郵縣尉沈寧篆額

永定普慈天台講寺重建海印堂記　姚廣孝

永定普慈天台講寺按宋建功郎平江府和靖書堂山長劉承增田記梁天監初永定祖師建于長洲大雲鄉閶門水北之地蘇州刺史顧彥先舍宅為寺迨唐乾符間始賜勅額大順元年寺罹于火景福五年重創于吳縣西南當閶門中道傷洞啟檀度空其北舊有加即今之寺也石晉天福六年節度錢元璙更額為普慈至趙宋寧宗朝浙西提刑司鄰於寺提刑知府發運節制觀文趙公就立為本司祝聖道場命淨信講師惟一主之觀文公信向於佛竭力護持時有朱省元等五省元占住寺宇

公謂五省元曰祝聖道場宮員寄寓大為不便公以禮待各助搬挈之資出焉於是伽藍庶復清淨提刑司有前代累歲決獄文卷堆積腐爛不堪稽考者公盡舍入寺命善工圖造釋迦佛像布以膠漆飾以金粉輕堅美妙非木刻泥塑者可並至今嚴奉累經兵燹不壞其靈驗如此元至正間九皋聲公來董是寺徒衆迎著法席始盛公容儀秀整通內外學尤長於文章望重於時能大弘法施陞堂講教法花妙經緇素者艾童稚習學者數千人庖供豐足香燈畢具於是永定名冠諸刹唐韋應物為蘇州刺史遊永定寺詩有閑齋春樹陰之句公以方丈息焉之所扁曰閑齋大夫士休沐之日則會集于茲講論吟咏為樂每

至夕則迓說法之堂名曰海印元禮部尚書泰不花公擘稟大書海印堂三字揭諸楣間觀瞻者莫不忻艷元季繹騷張士誠據蘇州城中僧坊創皆軍住於是永定寺宇亦毀壞講衆不遑安處惟佛像與海印堂三字在焉至於　本朝洪武初雖有住持皆無力興修二十六年寺鄰黃居士茂之念此古道場乃衆生植福之地一力施財鼎建佛殿三十年本寺住持永壽仍立山門三楹閒殿成於一時易而靡固不二十年風雨震凌危覆摧裂兩廡衆屋蕩盡惟方丈獨存烏足以栖衆演法而行其規矩也然而主席久虛壽僧其徒善述禮請同郡前寶積住持此宗入師補處焉師有戒德精究講學有結衆緣人多慕向寶積

久廢師力為之興復及受茲請欣然而來壽仍割衣盂之資及募衆施助師之力翻蓋佛殿重造海印堂始於永樂十年春完於十二年秋輪奐一新壽復施長財印造一大藏經函盛置貯庋于佛殿左右閣以備寺衆展誦祝釐來遊觀者無不歡喜合掌而去壽等感師不憚勞苦成此大功詎可不使後人知之於是過余乞為文以記余以壽乃鄉中故舊弗多讓遂備書寺之歷代廢興顛末為記俾歸以刻諸石

重復永定寺建佛殿五賢祠記　江盈科

蘇州永定寺蓋梁太守顧彥先舍宅建其後陸處士鴻漸僑寓焉因為題額常熟州應物辭郡棲息久之劉賓客禹錫白舍人

居易則先後刺郡嘗游咏其間吳人乃肖五賢像因寺搆堂伏臘俎豆無替及我　世廟初寺廢堂亦圮知府胡公纘宗改祠書院聚徒講業迄今垂四十載并院亦廢余嘗駐馬入憩但見斷蓬荒草走兎棲狐棟折為薪垣摧為土僅院後小菴如斗大沙彌二三輩就中禮佛案上列木像座正冠垂紳然皆珠網塵灰眉宇黯淡余曰此何神僧愀然曰是韋白諸公像所謂五賢者也自堂拆為院遂乃假宿于菴藾蔬俎豆缺如矣余不勝慨歎以問王徵君稱登徵君曰盍請當路挈基歸僧俾募建原寺與五賢祠可乎余乘閒言于太府朱公燮元庠穀可而知長洲鄧公雲霄繼余主持僧乃從郡縣受牒求徵君題疏遍募錢刀

粟布鳩工庀材建大雄殿奉諸佛構祠堂奠五賢其餘齋廚僧舍次第修葺期復千載偉觀余時在長安徵君緘書請記余因歎此五賢者彥先挾專城之貴舍宅以畀諸僧鴻漸遺平林之危寄寺而長四大韋公宴坐翛然掃地焚香白公劉公賦詩寄情靈舟遊世皆抱風困負大根器今殿宇既啟祠堂載闢諸佛得五賢而震旦之教彌宏五賢託諸佛而垣亘之延彌久豈非人天快事哉夫彥先四君子刺史之賢而鴻漸則布衣之傑也此堂既恢登而拜焉者瞻四君子之像必且穆然思曰吏慝不循耳吏誠循即崇祀與梵供俱綿瞻鴻漸之像必且穆然思曰士慝不脩耳士誠修即韋帶與簪紳並貴感而奮：而奔走于

賢者之林可謂非庶頑立懦之一助哉是舉也一朱公一鄧公握四寸管還金輪之墟于久假之後王先生掉三寸舌復架裟之地于灌莽之餘並稱法施同證善果而拮据執掌聚永為川如燕封泥期于就墨比丘至理與其徒寂安實永肩一心茹苦底績余官長洲凡六稔即今棲遲京洛不無并州故鄉之想異日上書乞骸骨當以一笻一笠入吳門拜五先生之像分廣長菴主鉢中香積償今日濡筆之資無俟裹糧往矣

吳郡崇慶禪院淨因堂碑記　　黃省曾

常樂我淨者際覺之強名也漸頓悟修者緣身之幻顧也因以對生順果隨而權地淨無體性即垢境而起詮圓湛全融洲部

本清蓮之藏靈如貫攝塗天皆皓晏之區蓋一道清淨窮太始竟未來入無畔絕思議而不動者也我吳郡齋女門之西厥有崇慶禪院秀植華敷莊嚴秘境漪泉燭帶洗挹幽襟大學士文定吳公昔爲遵賞賦標崔勝目以百花舉國播稱習沿爲號遡其建始則緬於宣祐開此靈山皇運已三道輪則一弘治間寺持法鏡星集上緇日輝宗學慧香罔息聖炬恒光遂使飛鷲新林土通鹿苑捶珠蘭剎界接金園帝釋遊細以詠經天盲嚮欽而應會悟通晚臘端化委終茲有法嗣如祥聳然僧秀正依住穗楊聞妙風爰於嘉靖九年飾菩提之寶樹結宴坐之瑤堂後樞西極前俯東明中儼象尊列分禪榻採：招提襍從茅質草

二寮舍匪僅居容層座既登名冊悉致選張席坐趣印手之創儀安處沙門準普眼之請範鉄參花觀雕琢燈傳迹越慈程契無修而無證當辯祖位排有執而有捐精勤況載愛之舟聖度騁騰虛之轡智而至施盡阿祇而被潤法雲弘覆彌情想而斡陰病愴衆生頑混成於象帝迷悲曠劫力荷奮於師王自此盛哲言臻怡秉悅味清賢拭轡陟趾福田翰林待詔衡山文公嘉其高貢題曰淨因楣色有榮道聞愈顯如祥以余素有匡廬之慕託記寧氓表詮真體竊憶如来告肯若非因者何云大事因緣殆萬行之虛設若為因者何云從因生法不名為常豈能造之定有故知非因所作非無因作非有淨相非不淨相了此神

解雖業淨談固莫非卷縱之超機而廓照之最諦者矣迺綴斯文授鏡來祀嘉靖十五年丙申十二月望匕丘如祥立石

定光寺興造記

張習

定光寺在吳城中西北創始于宋景定間定禪師厥後代不乏人繇宋而元以及　國初惟以菴名中更兵燹鞠為荒墟陋屋數楹雜于民舍景泰中有永珠講師幼受業于茲以為方今遺逢　盛世像教之興正斯時也慨然以興廢為己任爰引舊址而廣之特走　京師請定光寺額　制曰可遂鍚今名乃建承恩堂以侈　上賜餘未及為而示寂其徒德璁嗣之欲大營建以畢師志而素無餘畜乃與善友陸以章輩欣然出貲為倡於

是施者接踵乃　成化乙巳創造大雄殿繼立祖師伽藍二祠而講經之堂與賓之所以至寮庫庖湢之屬與凡像設繪事備極莊嚴鉼鏤巧鏝俱極縝固庚戌之歲構起三門金碧輝飛峙通衢始與閭閻弗類傑然超出矣久未有載恐將來者莫知所自撫詞授予文記之復欲建天王殿材瓦已具而遞又謝世今其孫定興永慶善繼善述締構完好有隆無替惟茲寺之興適當　聖朝隆盛之時又得琮遞二師與其徒孫之賢致諸善士之助勞心殫力銖積寸累五十餘年建大法幢為四衆所皈依而定光之名始列于吳大剎其亦難矣按其教阿含經云能補故寺是名二　梵之福今遞師肇非徒能補而能煥然一新則

其所獲之福詎止于經所云乎則凡施財效力講欵者舉蒙其福利矣後人尚克嗣之以毋忘前人之賢庶幾億萬斯年與皇圖鞏固焉故為疏其始末俾刻之石弘治十年丁巳孟冬吉旦

定光講寺重建天王殿記

皇甫汸

夫寺曷繇興也稽之于經師利創道于摩耶阿含示福于迦葉遂乃布金為地聚寶載基育王擬象于青鴛漢帝錫名于白馬鷲峰峻挺鹿苑叢開二梵福緣十方功德者也吳采所載古刹森列定光寺者初以菴名後陞為寺衢帶梟北之虹山倚艮隅之雉縣宋及　明乍興尋廢法僧永琮徒步而入　燕京披棄

而干　英廟　詔從舊額　寵出新恩琮師奄寂德琚攸嗣時景泰成化之交也燈燄相傳種火以續摩建承　恩之堂以修君賜復營大雄之殿以安佛靈以次而講經有齋維之而謁款有室寮庾庖湢之皆備垣墉鐃譙之惟堅像飾莊嚴寺稱佳麗師琮琚擬迹于澄什徒興慶標聲于禪林王國光近接比隣為公社之淵明徐紹卿每來託宿若解榻之玄度弟崴歷綿長不無興廢天王殿棟宇頹傾覺礎摧圮鳥鼠縱橫丹青漫漶象教設而徒存金碧毀而莫振慨茲廢墜捐貲完好復渡甘泉以資塗渭築石渠以却泥潦起廢振頹之功詎可泯哉沙彌文林乞言于予予曰昔簡栖綴蒸于頭陀廷碩騁奇于天竺余才雖不

逮鮮或似之夫定禪之體也光禪之用也泰宇內馳德輝外煥蒙莊止之盡白吾儒誠明形著一也上肇皇圖下綏民業不有豐碑安紀鴻烈乃稽首而說偈曰佛本名覺世崇三寶定主靜體光留慧始金粟呈神玉毫吐曜眷爾緇徒闡颺玄教運遘其昌繇其造能定益尊其光彌邵紐提其綱樞執其要材竭向吳沙逾薊徼億萬斯年永綏厥兆萬曆庚辰孟冬之吉

東華嚴講寺重建大殿記

沈　幾

吾吳東華嚴寺創始于赤烏之年有德雲法師從北寺卓錫于此及宋咸淳元年方請寺額六年僧嗣芳奏免地稅寺傍有祠山張帝廟每禱雨輒應慶元間吳地久旱知府虞公儔祈雨獲

御營殿以奉神之寺法門為外護若頻那夜迦現身為異類在東華嚴一剎則與韋馱並功俗誤以帝廟而名寺焉　本朝永樂甲申住持性乘剏講堂三楹宣流法化伽藍次第興建宣德間知府況公鍾復修祠山廟并葺僧廬嘉靖時山門哀替雍熙寺僧海淵來繼東華嚴之業故寺為雍熙之衍派萬曆己丑大雄殿傾金容蝕且廢更地近市廛舊址多為居民侵割庚戌秋寺僧智覺同遊衲德殊奮起重構時宰官申公用懋善信楊君應春倡義佈金棟梁榱桷庶幾將備而智覺等復以老不任事法孫淨達雅修梵行矢志荷擔不惜慈神痛形捨身為法亦卿次霜者十餘年至丁巳而雲間宰官董公其昌本郡宰官凌公漢

神陳公仁錫樂為讚勸衆錮積黍越三年又嗣官江起鳳發歡
喜心再捐貲鋟命僧性本協理工役殿始落成淨達于出入周
果毫髮不昧檀那輻輳大業克舉然經始以迄竣業非一手一
足之烈矣予思東華嚴講寺也講者明真空達妙有試思赤烏
至今吳中王侯第宅不勝變遷而寺之盛而復衰屢更無
改初建規模豈非俗之所居無閑行願故豪貴雖榮轉盼成夢
琳宮紺殿乃清淨警念所持雖三災彌綸而行業湛然閱歲二
千殆猶瞬息此為妙有然妙有即空發揮何礙今佛宇祇居不
隔一塵鍾鈴梵貝別成法界且納履多何許之流揮塵拳支遠
之座華嚴四界儼然不動蓋一光東炤皆西歸之總持要攝也

余特為東華嚴黙首云時崇禎辛未冬仲閏月之吉

梅隱菴記

吳郡坤維枕盤閶直伍相廟東北有地數十畝皆建炎前邦人居址界為疏畦而梅隱菴者獨峙其中嘉定丁丑歲予自雲間偫携家歸卜居遹與之咫暇日實朋来訪求所以為散策之地始識所謂梅隱者規模略具棲道流六七輩于其中而胡普義實主之問其經始則肇祀于開禧間方未創時境特靜僻日未及暮人已跡絶自有是以来昏旦之過往者始安焉其地則得之鍾氏者餘皆仗熏修理至成他日一偉觀耳未幾有道人陳一如用平生剛猛力除塵障歸清靜地於湯火池中發生蓮花

盡捐己貲輔以供施舉菴之鉅細物務皆增廣修飾之仍助菴之歲膳焉於是佛像殿舍一新衆覩會今武陵使君鄭公監郡有意崇奬因得元像西明樓君治書扁以榜其廬而梅隱之名始著其菴後架屋周繞以池二通外渠中設板道貫道架屋後為穿堂倚欄憑檻俯瞰清池碧落懸倒荷熏畫馥萍浮皇翠珠有奇觀池之左右外隅環植花木芳豁幽清塵囂不接修道者雲集皆一如之力也一如以予向所遊遨屢為記予謂天下之事無常昔本荒土茲焉勝境今梅隱所住之址一蔬畦地耳而焚修精潔之宇施焉為有者廣狹者斥舉所謂栽壅灌溉之地盡為名藍福地未可知也一如其勉之時紹定二年季冬月吉修

職即慶元府鄞縣主簿范元衡撰

大雲菴重建殿宇記

楊循吉

天竺聖人一仁而已矣其法東流二千餘載雖為王公大人之所尊仰所以寶坊金刹隨方顯現吳為大都光嶺北為大雲菴者南禪集雲之別院也洪武中寶曇師欽奉　高皇帝賜額統之本詩吳中諸蘭若多出前代僧人崇至於親承　聖渥惟此得之且寶曇遺塔所在前沼後岡古松標壽又廣陵南園之舊蹟斯實伽藍之傑然者數境不徙勝必有嗣人燬而復興茲惟道力於是西房一峯高公暨徒松岩鎮公又一始於斯菴也當正德中菴遭田祿已為兵礫之場矣十二年一峰師徒以已貲先

建大殿不藉檀施之利其八月告成至今嘉靖三年又建堂宇門廡自為一房亦成座下半雲雪溪本閑吟筆馳聲叢林至是咸預駿奔共諮勝舉然後祝　聖有所居衆有寮美哉輪奐矣十四年南禪主席缺員衆推松岩為綱紀亦　力修蓋傾囊無吝明年隨牒上禮部領劄　歸其事蹟請記尋先約也惟大雄氏之道弘被四洲匪徒以寂滅為事其中富貴與世諦等惟善嗣者受其福茲菴化舊為新能恢弘先業非其迓承紹績得人之一驗歟且荷　國家恩命外緣無擾受賜匪常得不晨香夕燈以竭焚修之報則法構永隆傳祀無極可不勗諸一峰妙通醫術體釋行仁由是充裕　財用充興復既崢嶸於

法門矣松岩剛直有為醫尤青藍蕙好文事皆前修之上足本山之小宗昔創固不易也今復寧無難烏是宜書以志之

重修大雲菴碑

文徵明

吾蘇故多佛刹經洪武肇革多所廢斥即城所存僅叢林十有七其餘子院菴堂無慮千數悉從歸併遺基廢址率侵於民居或改建官署有基在而額湮者有名存而實亡者亦或鞠為荊榛瓦礫之區併其名與迹而莫之知者百八十年來更革靡常禁綱云弛殘寮廢刹稍稍興復緇徒焚修香燈不絕日引月翼往往蔚林比隆亦有已興而復廢因循誤棄不復再振者則在嗣承之人何如耳大雲菴建自前元某人宴始開山考之郡志

菴嘗併于南禪寺洪武中寶曇以高僧奉敕住南禪其蓋其徒也大雲寔其子院寶曇示寂猶藏舍利於此石塔猶存豈當時雖屬婦併而以曇故不滅其迹歟傳有人延引不絕以至於今耶菴在長洲縣之南雖通縣治而地特空曠四無民居田疇縵衍野橋流水林木蔽虧雖屬城闉迥若郊墅菴介其中水環之如帶其水東自葑溪沿流入郭至此分支而南轉出菴後左右紆迴匯其前為放生池方廣數畝洲渚浮泊望若島嶼獨木為梁以通出入撤梁則菴在水中入菴則身游塵外僧廬靚潔古木森秀聯樹臨流恍然人區別境余屢遊其間至輒忘反非直境壤幽寂而僧徒循循多讀書喜文所雅遊皆文人碩士若

沈廉士石田若楊禮部君謨蔡翰林九逵皆嘗栖息於此比歲燬於回祿住山高一峯與其徒鎮松嚴戮力起廢煥然一新禮部寔記其成及是再燬而鎮之徒定昂亦再新之經始於嘉靖丙午落成於戊申之夏棟宇雄麗像設有嚴華幡鼓鐘列置如式門屏垣墉悉還舊觀於是伐石樹碑請書其事余惟像教之行於中國固以崇嚴為事昔之名僧高士多留意於此名山勝境珍樓寶閣列刹相望玉函金相璀璨琳瑯謂非此不足以極天人之觀以起人歸依之心其為道蓋如此而今之為佛學者高談空寂務為虛幻視塔廟崇嚴之設凡一切丹青土木之設皆以為有為而非道之所存往往棄置不以屑意其或作意興

修以基道業則題疏勸緣持盂請丐所成無幾而半入私橐此則佛氏之巨蠹無足言者惟茲菴起於歸併之餘其興廢之由不復可考然自正德以來三十二年之間再燬再新事功宏偉經費浩繁勤智聚絡衣盂之積一不假檀越之助而事無不集嚴翼有加豈非嗣承之得人哉比來茲道寂寥僧徒孟浪雖名藍寶刹號稱叢林亦多隳廢不葺荒寮敗堵榛莽蕭然螢灺香炷不絕如綫視一已廢復植之區何如哉吾於定昂之徒之舉重有慨焉昂號半雲靖共有為今被推擇為郡都綱乃作頌曰

有崇大雲莫此幽墟孰其啟之其人寶雲斷厓其初巖巖寶雲衍德以紹爰寂於此於先有耀混清池翼翼幽居石塔渠渠

舍利其於維百斯年弗替有引有攸維人嗣承則允寶幡帙之紺殿崖之鬱攸示變維刼之逢載焚載葬亶輪以奐延言有作式還舊觀華幡珠網像設中嚴諸光下貢人天具瞻一拳用疑松雲其繼匪法則然亦秉厥義戒作頌言後人伊徵弗閒厥世尚慎其承

金井菴白業堂記

姑蘇齊門之隅往有銘心菴建自元至元四年菴廢于田祿久矣尚遺三井其中者瘞比丘骨左以瘞優婆塞右以瘞優婆夷與比丘尼至今不廢　世廟初年道人馬祖曉者振錫於茲道人為海天禪師高足負大智慧窮磨精進結數椽其傍是夜井

發金光菴所由名時未有金像比鄰某居士塑大士像將供於普陀山既就道　感夢大士謂蓮臺淨土豈必海際已寢遂移像菴中供奉道人示寂其徒孫比丘法志繼其衣鉢以及演量演信修持勿替嘯旃雲集金大學繼臣首創堂五楹莊嚴法像申少師為書楣楔其前堂五楹則藉衆力以奉大士傍為淨室齋廚浴扁以次而具廣潔靚深為城中諸菴甲最後有隙地劉學詠獨搆三室以奉白衣大士余捐貲佐之已亥歲落成因命其室為白業堂而法志以屬余記余謂業因念起淨以垢名白者淨之至也念苟不起垢淨兩忘即業且不名何云白哉雖然妙明心中無所不現隨現而有緣隨緣而有業趣黑則黑趣白

則白尚以無生理照無明心前不留後不迎趣舍離合之迹泯如則匪但面壁膝蒲汰躁蛇濁自濯滌於塵根香色之外而後稱白即廣應普度治世資生如龍如象變化擔荷一切含靈蠕動破石危礫皆妙湛慮持無所不淨無所不白豈白之而後白哉若以功德心求佛以福利心求佛則為有住有相有住有相則有碍有漏塞而不通暗而不明斯未免於五陰六入流浪生死之黑業而已矣故曰業本無業白本無白法志等為悟於此則是菴也即為淨土即為蓮臺昔人所謂道德所在山川草木變為寶林焉道人金光之現其徵於斯言則雖精舍沉冫特五濁中之幻景耳奚足志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浙江按察司按

察使前奉敕提督學校四川貴州按察司副使奉　佛弟子邑
人馮時可齋沐稽首撰　太原王釋登書　天水趙頤光篆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陝西按察使表年立石

大悲懺堂記

姚希孟

自智者大師行法華三昧心緣苦行解悟自發見靈鷲山七寶
淨土聽佛說法遂于翹勤禮拜中融通三觀了了通達一切心
非心法心如流水不住法中作是懺悔從證入得與七如來滅
罪俱淨光相映非徒效世俗擊顙祈哀第求人宥不思自反亦
非憑仗將罪來懺一語影響顧預自謂護身符也數傳而有四
明延慶禮公本法華儀式開大悲懺不特以大士慈悲心極救

一切淪溺而為大梵天王說此陀羅相貌曰無染心空觀心難知空觀無染則無罪無戒而又不廢恭敬卑下嘗依大乘三寶作我怙恃此正十佛業與十不共中權實逆行之法乃戒法中最尊最勝者通來台教一盞輝鋏嗣續延及吳門駿公沾被然龍樹大師之法源慧文慧思之高派乘戒辨其先後通別判其指歸無論初心末學展卷茫然舌橋口呿莫測何語亦有風稟利根喜採提要而苦行布之森密覺名相之繁多者惟吾友仁城居士萬喈而深研之雖暫借雙輪究竟一實自有密因未易臚列獨謂理奧則要眇難尋迹彰則軌域易守且有菩薩之悲願引之于前有交報之畏逼迫之于後求止者不必結跏枯坐

而合掌已是那伽入觀者亦不煩提扉寂炤而道場即為帝網故知台教本一方便門若修戢尤便中之便也蜀僧真常與居士適有同願募建大悲戢堂重研奔走辛苦年歲周鮮須達之布金亦少祇陀之隙地居士於苦塊中聞之喜而見齒謂是吾不請友也遂以西園慨然施授此地有池樹亭臺之勝嘉樹文禽之樂靜可以度置琴書動可以留連觴咏如所謂春憐墅不山坡眼角妖國取意命名超忽貽蕩無論一丘三徑即月席花茵興復不淺若視等蝸牛情依猿鶴平泉之花木且與西陵之香廬分擾于八識田中當懸崖撒手之時猶且捲入慳囊而不知遺寧使歌湖鹿柴與經卷絕牀同作招提故物而甘以其身

為辭業之鶩踏雪之鴻予然居士捐割之勇檀施之博人知之亦能言之若其弘宣大乘暢衍孤宗以折狂慧之貢高而攝愚癡之信受此其微意所鍾而人不盡知余將揭之以詮于緇素之履此堂修此懺者毋忘居士善心普善薩有十種園林教化衆生是也其居士之謂乎居士姓劉名錫玄長洲人嘗死守黔城重圍經年而百堵晏然是能以掌官身為天子作金湯者然又不自功而迴向大悲曰此秘密加持力也居士之能空一切也獨園樹云乎哉

能仁菴記

有道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故身彌隱道彌顯天目幻住本

公其道大而弟子衆逃于窮山海涯而追逐不捨高麗君長即
山問道朝廷屢徵不起于其死也謚為普應國師仍賜其書入
藏嗚呼何其盛哉方師之逃于潛至于皖也有祖震者先隱此
山願為役終身從遊匡廬金陵旋至天目擇其勞者躬為之如
庚桑于老聃薛勤于郭林宗明大師之於妙喜必有厭服其心
者也至大四年吳江居士陳無心以白洋山新菴施師名之曰
順心俾震主之震以始蘇禪衲遊方之行而無所歸宿至治二
年買仰家橋嚴氏地南北至河東延二百三十三尺創菴曰能
仁以駐錫有果菴居士吳志因者施財作觀音羅漢像自門而
室及買菴基之右余氏地為園南北至河東西沿八十三尺至

順二年復買菴基之左戴氏民地為園南北至河東西延八十五尺爰及松陵瞻衆之田六十二畝心之所施者畢應菴既成以順心所度弟子正性領菴事定為甲乙傳授主警以示誨蓋震之侍師日久得師之道為用其土莫固足以成此況其精者乎于是震之死又一年矣性憲其後固守先規而毅成法介福慶院長老從雅求文為記述本公之道震之能動其師以告之云至順三年三月十日四明沙門祖瑛撰

了菴記

祝允明

有一苾蒭其名曰義住蘇州城卧龍街上報恩賢首大阿蘭若於大阿蘭若中造一小舍號舍曰了於自稱喫亦復如是來請

臥龍街中菩薩弟子明為說其義我聞世人謂諸心事究竟完結謂之曰了如茲菊旨謂之曰了我未知識譬之於舍於舍一間謂之曰了一間無逆如一間外為當曰了當曰不了謂當曰了則舍有二謂曰不了舍身乃連譬之如舍於舍一間於間一柱謂之曰了一柱無逆如一柱外還有一柱還有十柱百柱千柱還有一梁還有十梁百梁千梁乃至又還有椽有栱有墻有垣有門有階為當件謂之曰了為當總件謂之曰了於件謂了則未完舍於總謂了件非二了如是茲菊不謂一舍乃謂一身如謂一身血肉曰了四大見存如謂一身心性曰了心性未泯如日已沒謂曰日了如謂日了明日還日如謂不了日在何

霎於一夜間為當曰了當曰不了於此境界於此時候為當何稱為當有稱當無有稱我問菩薩究竟完結在一大無菩薩如是當未知識云何為說我聞菩薩究竟完結在一大無菩薩如是當大明心當大見性當大發力如是乃知菩薩究竟完結在無所了亦無不了亦無了與無不了轉入歸無乃是了義菩薩聞我所說歡喜解悟乃為約宣此義而說偈曰

我觀菩薩身非無非有無自外復有舍有外復有稱如是以為了如稱本云灰菩薩如了此無稱亦無舍無自無我語而究竟完結

吳都法衆卷第十上之上終

吳都法乘卷第十上之下

吳江周永年撰

虎丘雲巖寺記

王隨

夫元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域凡鍾靈秀之氣悉為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不可已姑蘇乃吳會劇郡茂苑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高田多稼歲儲以之流衍雲屋比居風俗于焉富庶爾重湖之縹緲煙景何窮睇百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丘山者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涌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塚在吳縣閶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

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莫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
云秦皇帝因遊海右自滬瀆經北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
出而拒之始皇挺劍刺虎虎奔而隱因改為虎丘焉故上有劍
池或曰秦皇試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丈濶餘三
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池無底浸雲根又云沉沉劍池
水直上連滄溟後以唐祖廟諱更為武丘云其山又有響師虎
泉陸羽茶井真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思詩林遥回其仙馭詭
異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即晉王氏伯仲珣玩捨別業以創焉
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顧龕公詩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
今則合而為一先是至道中嶽牧貳卿魏公庠改為禪刹延清
順尊者演法主之彼美招提實為絶境粉堵回繚外莫覩其崇

巒松門鬱深中迴巖於嘉致故前賢詩云老僧秖怕山移去日莫先教鎖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上出雲霓華殿山屹亭礙星日景物清暉寮宇參寂千年之鶴多集四照之花競拆垂組縹纓之彥靡不登臨達心了義之人終爲宴息況所謂浙右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題編錄盡存美難備敘禪師用慈道行明潔智懷淵廓自招提宗唱克奉神居屢飛翰於雲鸞新鐫文於金石愧先聖之嘆輒成章於狂斐敦頭陀之碑聊寓言於髣髴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翰林侍讀學士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同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護軍

琅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
王隨記

重興虎丘雲巖禪寺碑

黃潛

自佛學行於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侈為寶搆華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衆之依怙俾來者覩相而生信也毋青土木之事雖若淡於有為而事之與理不相留礙推理而適於事清淨覺地即大伽藍混事而歸於理積土聚沙皆以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乎心境之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因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涌峯有大招提曰雲巖

寺山之得名寺之初立考見于圖誌山川矣王遺蛻之所託秦皇轍跡之所屆劒池及試劒石存焉寺則晉王氏昆弟司徒珣司空珉所施之別業生公講堂處點頭石千人坐在焉宋至道中始以寺為禪刹皇祐初又更為十方住持紹興間長老大比丘隆公以圓悟嫡子坐鎮茲山法席昌盛東南大叢林號為五山十刹者虎丘遂居其一大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繙經有室容聲儼然繼以雪庭瞎堂松源咲翁諸宿德唱道其中而宗風愈振纂承基緒代不乏人而支傾植仆日不暇給際今昌辰尊崇象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免大起其廢重紀至元之四年行宣政院以慧燈圓照禪師普明嗣領寺事至則裝飾佛菩薩阿

羅漢執金剛神像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繕治舍利之塔
經律論之藏範美銅為鉅鍾視棟宇之摧墮蠹敝者或因或革
百役並舉大佛殿千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司三門兩廡
古木寒泉劒池華雨諸亭則　其舊祖塔衆寮倉庾庖湢宴休
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為重門則改建使一新環寺
為渠六千餘尺陻於容土水過弗行則疏瀹之凡其費一出於
經用之羨財而集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石築隄屬于城闉以
復唐刺史白公故迹未及庀工禪師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
寺爰序其成績來取文以記為禪師材周而智圓達理事之不
二觀一切法皆佛法未嘗於一法中妄計無為有為而生欣厭

故其經度指授久而弗懈閱七年如一日宜有以　于成而不
忘于　也前作後述是在來者可以無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
業而益廣其所為之志予記為興造而作山川靈異風物之美
著于前賢紀詠者茲不複出禪師族松江曹氏說法嗣晦机和
尚於大慧為五世孫於隆公為五世從孫云至正六年冬十月
甲子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黃溍撰并書太中大夫禮書卿
泰不華篆額

虎丘雲巖禪寺修造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處世傳既
葬有白虎之異故名虎阜盤螭泉石奇詭蓋有王珣及弟珉之

別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
岩者則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
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変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
戌寺復燬永樂初普真主寺始作佛殿寺僧寶林重葺浮圖七
級繼普真者宗南作文殊殿十七年良玠繼宗南是年作庖庫
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選佛場又明年作妙莊嚴閣三年落成
蓋寺至良玠始復完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一百尺有奇
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
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
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玠杭之海昌人原石其字

前僧録聞教止卷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元宗云原石嘗從元宗遊遂因以求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閑暇而出遊者必之於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之於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予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禄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樂輕若脱屣爲者豈獨以爲福利之資予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爲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予雖其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爲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

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
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瑰瑋殊
絶刻厲勁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
瑰瑋殊絶刻厲勁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為之
而孰禦其成哉嗟乎其若是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
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屋見之於彼而鮮遇於
此也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歲　月朔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
廬陵楊士奇撰翰林院侍讀承德郎華亭沈粲書徵仕郎中書
舍人三山陳登篆額

虎丘山重脩萬佛閣記　文嘉

虎丘山在吳城西不數里而近中多勝跡其琳宮梵宇亦為吳中甲觀而萬佛閣尤雄偉宏麗歲久有頹圮處游者每興歎惋於是吳城專諸巷人守成張君暐欲重加修葺以功費浩穰非一力可成因為疏語將告之于其人之盱頯欵者以協就厥事既而歎曰天下事患為之不勇耳焉有為而不成者遂矢心捐産脩理凡閣之圮者立之朽者易之漫漶者新之凡工程能以一身任其勞費蓋始事於嘉靖二十六年八月八日歷若干時而工畢繼而西方殿伽藍殿天王殿中山門斷梁亭大山門以次告畢至三十年五月三日又重蓋玉皇閣一所三十一年三月七日則千手觀音殿大悲閣轉藏殿皆以次畢事或有嗤之

者君曰吾見大家巨室窮極土木以為子孫謀然身歿未幾已屡易主矣吾豈不念子孫哉然吾所以為此者亦非敢徼福於佛以為後利特以名山勝地傾圮莫治故盡力為之然亦不自意其必能成也今賴佛祐皆以次告成則吾願畢矣因屬予為之記予惟世之人老則愛惜費念子孫寸田尺宅必爭必計凡以為後人慮至深遠也故窮年矻矻老而不休達者笑之其或築園囿適游居自以為達矣然視吾張君之無所利而為而又莫惜其勞與置者其相去何如哉予故樂為記之使刻石山中來遊者觀焉不特可以為吝惜貨財者之警又可以為勇於為義者之勸也於是乎書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冬十月茂苑

文嘉撰

重脩虎丘寺千佛閣記　鄒迪光

自夫差稱霸江左而姑蘇為一大都會諸土錯貢賦與族素封神皐靈宅甲天下而以山川勝其山嵷崒崖崿隱轕穹窿延袤旣衍綦履所不能徧而以虎丘勝虎丘于秀壤芳原之上靡所附麗竦而上千尋蒼絢目紫翠襲衣竹木駢羅空香交加檀蘭若遠近相望門千戶萬彭蠡雲日而以千佛閣勝閣當山之陽庳豁中據左右兩殿翊之轆轤埃壒納景顥吞吐沆瀣曳帶星斗飛欄斡鞅朱反宇高驤玄墀丹堦玉璜銀鋪往來而是為永樂十九年僧良玠所繕蓋棟宇若斯之瑋麗歷歲之久而寒暑舟

離而師無賴風伯不仁繡楯支離從東而靡丹青剝落金碧黝黯礎花內蝕筍虡多故于是予聞者歎息見者惻愴王孫公子悵無眺望騷人墨客用以予古方袍圖頂之衆歎其無所瞻禮牛山之淚洒于沃州雍門之悲作于楚宇桑田之感及于恒河始未嘗不崢嶸璘瑀而後以凌遲惜化城之欲化也司禮孫公有事三吳意在恢復力能振舉睹斯闕而歎曰昔王珣王珉割別業以為寺稱茲山盛事夫未有寺而割業以興既有寺而悟財坐廢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爰捐緡錢若干首授成事而後少師申公侍郎韓公與夫邑人善知識吳之相等相率信施寺僧通容具大津梁廣饒慧力乃為捜美材購堅甓伐精砥鳩集

群工撰時之良規矩中持斧斤上下鍊奮絡繹薰修不廢閣以告竣若危始安若虛始實若仆始起栱若羅而侍棟若翼而飛檐若覆而帡礎若踞而伏慧曜丹朗法雲大被迦陵嚶鳴其上鬱蔔杜嚕之花菩提婆羅之樹紛披其下恍若即雞山而登鹿苑矚阿閦樓閣者工始于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而成于二十四年四月所費緡計三千七十兩有奇通密謂余稚奉金仙修出世法乞一言以紀盛事且曰之舉也非孫莫倡非申興韓莫繼非諸同志莫終財以義集功從衆建萬心斯歸千靈乃妥然而有佛力焉非衆手目之所能運也昔胡以廢今胡以興廢何其久興何其速不有如來冥冥啓助啦冥孰頊密等稽首十

方投誠千佛而後敢告下執事惟執事其圖之夫佛無事以人為事佛無為待人而為故如來即大靈通不欲斷其臂為木槃其肉為土灰剖其五臟六腑為金石化其百骸為諸匠氏若魔王外道之所為以駭天下而必寄之人故人亦佛也人力亦佛力也乃不有無事之事而非事無為之為而不為者乎有事故寶宇珠宮無事故清淨覺地有為故白馬招提無為故攝心淨土事而非事故福地亦心田為而不為故蓂脩亦靜攝故世有成住壞空而理無成無住無所空壞寺有興廢而佛無興無廢當其廢也阿育挽之不來優填氏追之不及金剛神力繫之不誅迨其興也不五丁六甲而開不公輸班倕而建不郢氏

而斷乃其倏而廢倏而興則又神禹之所不能謀隸首之所不能算而魍魎魑魅之所不能窺夫何以故千佛一佛無佛無佛無閻無閻無廢興一理冥然孰知往始孰測將來不有端倪故經不云乎萬法惟心心求佛于千求千佛于閻求閻于廢興二廢之間是謂以幻執幻無有是處通容頷其言歸而授之剛氏用告學禪者萬曆丁酉嘉平月既望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兩奉　璽書八閩三楚學政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梁溪鄒迪光篹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提督　國史　會典　予告邑人申時行篆額

千佛閣　　錢希言

虎丘千佛閣傾圮不可為游者無不仰歎殿學申公發大願力捐貲鼎新衆亦樂助一日有匠人持斧鑿詣寺自云能整齊之請具香燭花果楮錢　列數百餘燈夜與同伴三四人閉戶丁丁不輟及曉鎗鉄不失尺寸翩然如故矣仍索厚緡謝辭而去識者謂匠本凡人偶為神物所馮而然如古者般倕之流其神不死往來下降人間成就釋道二門勝事非有他也一云是異僧來敲正之非匠人也其僧是越東人尚在

水陸堂記　　范成象

自吳西門出並城以北十里而近有山孤峙於平田中無有重

複綿亘之勢而盤積巨石撑突嵩萃轉步幽陰若在衡廬深宵處中如劈華絶壁劃然湛盡之淵下臨無極即之危恩若墜而稽此虎丘之名聞天下雄勝次當東南二三殆有神明之所扶持哉故大士說法頑礦至於頷首山鬼留詠岩穴為之生悲惟景勝地靈結為佛廬精嚴冠宅剎釋氏有教施及香冥宜其徒號為水陸環浮圖比二是為四方所歸嚮獨盛者亦莫虎丘若也宜有道場廣傳嚴淨然寺之屋　其巔　不能備衆事所謂水陸之供僧列廡下卑隘不稱威儀前後領徒雖巨擘咸弗克容度今傳法者定慧圓明禪師廣彦始至籌堂即慨然有興作意且道行為衆所仰乃有信女張氏法濟欲成夫薛貲之志命

其二子曰澄曰汚捐貲率諸家捻七百餘萬有僧義才運其智巧累石崇基勑營大厦架壑為梁結樓翬飛亙小吳軒相對如翼鴻工於乾道乙酉之冬役不逾月藻繪金碧如幻如化既落成又增置田半頃永為祠聞歲給蘭膏蒲塞之助凡城邑聚落與夫舟車衢亭見聞喜躍輦財為供輻輳皆來想其清夜沉寂太虛泬寥鈴鐸振響梵唄摩空山川草木為之肅然而況三乘十類有情無間靈 來下地湧沉幽法力一加普徧蒙益諸法施中此施無上諸莊嚴中此為最勝彦以一方便成就二種因乃移書 屬隨順居士范成象為之記成象嘗讀華嚴經見諸佛用心得水陸起教之源有曰佛住甚深真法性寂然無相同

虛空而為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此如來以大事出現知諸法差別相住無為門此施門利益一切也又曰菩薩善知權實雙行道雖以相好莊嚴其身而現示受醜陋貧賤之形常積集衆善無諸過惡而現生地獄畜生餓鬼此面然大士所以隱其福德假諸惡道以應緣闡教也又曰住於涅槃而示現生死究竟寂滅而現起煩惱此慶喜尊者所以內懷智慧外示悲憂以祈哀顯化也此一大教聖賢如是周遮建立於世間法決非小補受付囑者宜何如哉此定慧圓明傳佛祖印而下礙垂手以有為法興建佛事也嗚呼善哉先佛以誓願為衆生故此法會不斷滅後人以慈悲同一切故此法會常相續願力悲力

無有逸此山此會亦常住彦以如是為諸有施者福不唐捐余以如是說諸有聞者一瞬解脫乾道丙戌上巳日記

千頃雲記

虎阜為吳會絕景幽岩曲沼佳木盤石之環麗娟秀悉在寺前劒池鑿山腹以出清泉在寺中寺臨山勢為高下廣袤規置不能平直而梯空駕虛俯仰避就各有態度丈室盡山之背一目千里以故遐披遠眺空濛浩渺之趣延在寺後中為致爽閣濯木濬虧目不得騁少東可十步前無翦翳望眼始逸屋比陋弗稱今住山古田師徹西堂之前為軒居東面以延納空翠收拾平遠然後畦疇畎澮之交錯逕岑平湖之隱見出沒風帆陸車

樵歌漁唱之斷續欸乃千古塵迹盛衰興亡滄桑寂寞可悲而不可繪（可繪）而不可言者莫不悠然翼然於几席之上使騷人墨客登高能賦之士低徊感慨竟日徙倚而不能去也既成摘坡翁千頃雲之句扁焉性存子來遊而問義師曰宇宙之間人物之衆榮枯生滅之相饑盈虛消息之相禪亦猶夫雲之一聚一散而不可常也以名吾軒使來者悟此觀之本空世諦之非有劃然省覺以求吾常住不壞之實體不與形器俱存亡者其庶幾乎性存子軒然笑曰師贅矣乍有忽無者雲也而雲未嘗盡倏成倏改者世也而世未嘗窮以至天地日月子之教以為劫至皆壞吾意有形雖有數而天地日月無終息之期：矣謂雲為

有謂世為真是之為縛謂雲為無謂世為幻是之為脫滅與穀俱亡羊也尹與僕俱昔夢也且翁有言自其變者觀之天地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物與我皆無盡吾則不變者不能一瞬變則長上古而不老子知雲則知易知道矣吾不學佛以吾意言之云爾師曰善哉子之言莊周不如頑受而藏之為記古田名德度天台人宗通眼正其主虎丘百廢具舉景物為一新云咸淳九年正月三日性存子家之異記并書

虎丘殿閣亭臺虎丘山郵在寺中然樓閣亭臺有義繫於山不繫於寺者亦置不錄

梁雙殿

吳郡志云大殿前二小殿相對最為古蹟寫照中有僧庸凡而

好修造始盡毀之好事者至今以為恨

宋御書閣

真宗御書三百卷其副藏名山虎丘得之閣因是建元初更名妙莊嚴閣位佛像其中相傳在東

陳公樓

初寺僧取水劍池登降甚勞隆興間陳教文出錢二十萬緡兩崖翦棲其上為井幹以便汲因名陳公樓其作石梁者則雪公改為之

生公講堂

一名生公禪堂李德載云劉夢得有詩所在不可考

何胤講堂

在西寺胤講經不害物虞人逐鹿二來伏堂上不動有鳥似鶴紅色群來狎堂下

白雲堂

續圖經云寺中白雲堂絶勝不知所在

官廳

續圖經云寺中有官廳登覽勝絶相傳在方丈

琴臺

隋王劭舍利記虎丘寺王珣琴臺唐顏魯公詩云琴臺化若神相傳塔基是

生公講臺

顏魯公詩云登臺仰生一指此臺言蔡忠惠公纂生公講臺石刻存

可月亭

在劍池東劉夢得有一方明月可中庭之句後因以可月名亭俗誤以為可中亭耳雲崎類要云可月是寺毀時亭獨存真師修之

翻經臺

生公池之東南有翻經臺相傳為晉梵僧於此重譯法華經者

唐王建詩云　小入寺覺山寬此是翻經處千人石一壇陳中書令江慱詩云寶塔攙高壠經臺鎮嶺頭

羅漢受戒臺

羅漢臺在翻經臺西謂昔有羅漢嘗於此受戒古詩曰秃駕虎丘山開尊羅漢壇清風起襟袖黃葉墜盈盤

通幽軒

通幽軒在西庵即尹和靖先生舊寓處

小竹林

踰山之嶺西折而之北有平陸焉王僧虔其處結屋一區古木篁脩左右交閟烟雲旦晦或失不見始猶竹林仙境也人目之為小竹林焉登山之人窮探歷訪足倦將休忽然望見此所則又不厭躋攀而必至焉莫不垂涎于兹而興隱居之思也新志云舟

1334

折而東僧房有韻玉樓塔在簷下可觀

花雨亭

亭下臨千人坐名花雨者取方子通主公天人師講法花雨墮語今不存

小吳軒

在寺東南角飛鴛出雲外張仲舉詩云佛宮飛閣出嶙峋勢極峻聳乎林遠水聯岡斷隴烟水萬家盡在檻外朱伯原文稱小吳會張氏名天開圖畫

佳致軒

東萊先生曰寺有佳致軒在法堂東或云即東軒

千頃雲

東坡詩曰雲水麗千頃故取以名軒在舊方丈前

妙喜看經室

妙喜來歌處又號妙喜小庵莫詳所在

楞伽室

在舊方丈中

福嚴館

雲嶠類要云寺有福嚴館

虎丘寺廟

東山廟

廟在入山南徑東嶺上相傳奉東亭獻穆公從山之東抵郡城西北居民歲時致祀不絕即短簿祠

西山廟

廟去山無百步在平壤臨大溪相傳奉中書令王珉自山之西及南以至楓橋閶門市民居時祀之此蓋東西寺廟寺去而廟存耳在元時每當元夕兩廟張燈設饌簫鼓喧闐遊人雜遝寺之山徑亦節三有燈往來之人或以鼓樂自隨競相為樂蓋殫宋時故事也

按二王乃捨山為寺者故當附見于寺末

虎丘泉石凡係釋氏有関者從志中摘出

白蓮池

池在講臺下周百三十步巉石旁出而中有磯雲橋類要云山

中勝景白蓮池

憨二泉

吳郡志云憨二泉皆山中之景在路側有吕升卿題字蘇州府志言恐即虎跑泉者非父老云山有海涌泉或云即憨二泉莫可考

生公池

池在西嶺生公到日其水驟盈生公既去其水忽涸詠之者曰生來池水滿生去池水空

洗盍池

在羅漢臺南相傳羅漢翻經時洗盍於此古詩云煉丹井上暮雲合洗盍池中海脉通

放生池洗硯池

二池東晉時有之今皆湮廢不知所在元僧靈暉云

響師虎泉

王隨記山有響師虎泉續圖經云虎跑泉在山後倉基上濱泉也蘇州志以為亦生公遺迹者非新志云今有八角井尚在

觀音泉

蘇州府志云即陸羽石井俗稱觀音泉耳

陸羽石井

續圖經陸羽井吳郡志云劍池傍經藏後大石井面濶丈餘嵌巖自然上有石輪轤久湮塞今寺僧乃以山後寺中土井為石

井紹熙三年主僧如壁始淘古石井去淤泥五丈許四傍石壁鱗皴天成下連石底斫窄泉出石脉中甘冷勝劍池郡守沈揆虞卿修屋覆之別為亭於井傍作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跡復出

千人坐

吳地記云虎丘泉石其最勝者劍池千人坐續圖經云平石可容千人相傳因生公得名吳郡志云生公講經處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亦他山所無

點頭石

十道四蕃志云異僧竺道生講經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石為

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故名然

古杉附

吳郡志云寺有古杉在殿前相傳為晉王珉所植唐末猶在形狀甚怪不可圖畫皮日休稱其死哥節不知而露之可生即是時已枯日休詩曰種日應逢晉枯來必自隋陸龜蒙亦曰後彫依佛氏初植必僧彌僧彌王珉小字也

虎丘寺

晉司徒王珣司空王珉即創池東西為別墅咸和二年捨為二寺在山下唐會昌中毀　為一寺在山上錢氏廣陵王不好遊游不事園苑望見虎丘即色喜至即規畫興建故寺多其經

意宋至道中郡守魏公庠改為禪刹延清順尊者主之請額賜名雲岫禪寺至紹隆宗達二師而規模始大得捨田至八千畝充塔燈費元有永師明師者出寺益振國朝開平忠武王提兵取張氏因開平駐　山中兩寺獲免于禍

山下二舊寺

唐顧魯公詩云不到東西寺李紳有遥望武丘報恩二寺詩報恩是東西二寺名　白樂天詩云不厭西丘寺是西寺勝東寺續圖經云東寺皆為民疇西寺半為榛蕪矣是西寺遺址宋時猶在也

山上舊寺

前門榜曰海湧峯山南趾大路　中門榜曰虎丘山　三門榜曰虎丘雲

巖禪寺　山上妙莊嚴閣對三門左舊有普門閣大佛
南面妙莊嚴閣對三門　千佛閣三門左舊有普門閣大佛
山頂塔佛殿后以隋王劭諸州法堂後方丈轉北鐘樓初
殿東面塔舍利記言蓋隋時造　在右廡北藏經劍池禪堂榜曰佛海在廡
佛殿東後在右廡北藏經劍池　池西劍祖師堂佛殿土地
堂佛殿水陸堂右廡劍慮羹觀音殿藏殿旃檀林五臺上轉西
左池東　近觀音殿南
蒙堂千佛閣南厨堂榜曰香積左廡庫院左廡浴堂五臺下轉西
北

新寺

舊寺從宋南渡前板元末燹故雖多而皆無害洪武甲戌九月八日一火蕩盡丙子五月性海真師至毅然以修廢舉墜爲己任既而有施巨帑者遂即故處以次興作爲殿後宣德八年冬寺復火更良价以至南印大嬰肇漸次補治始復舊觀云

太佛殿視舊加高作重簷闢其基向前使去塔遠今法堂旧三
加兩翼堂廣視旧宣德間火南印重建又加闢焉檜曰大雄殿
有加中結霤頂方丈国今改平實處禅堂初毀后我重建而
庵夢觀音殿初舊殿火石皆坼裂而觀音像獨如故里人為募
塔林南印重修祖師堂正統間大樊又建土地堂改在殿前
成化年建蒙堂在旧處雲盖覃施材千佛閣五楹兩廈三簷
正清又重簷良玠建藏殿良玠建三大士殿在五聖臺旧址正統
玠建藏経閣正統十二年侍郎周公恂如費永天王殿僧堂正統五
德源勅賜藏経閣経至郡守朱公勝等建閣藏焉香積厨大樊
庫院浴堂在舊處

以上皆據舊志録出以新志文多繆謬故寧從其舊耳若

若新志所稱前　山門近年来百步街両旁居民占塞萬

曆六年督糧道大參徐公查清原額始復舊觀禪堂靖海真師修完正德間僧大泉重建塔僧寶林重脩南印又脩祖師堂今為西方殿伽藍殿仍在佛殿左伽藍者西域佛廬之號也僧房小樓北窓正對海虞山因題虞印亦可眺遠大悲閣宣德元年良玠建天王殿良玠募指揮童福海建萬曆五年住山僧圓曉脩此數則可綴舊志之下者亦備錄於此

海湯山　　龔明之

虎丘舊名海湯山闔閭王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為虎踞其墳故號虎丘山椒有二伽藍列為東西白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

詩顏魯公亦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今之西菴所謂西武丘也虎丘避唐諱改曰武

敕建明泰禪寺碑記

申用懋

余按吳中梵刹林立基布創自我　明者百無一焉非　天子不賜額非　勅建不名寺甚鉅典也虎丘望山橋之陽有原明菴者肇於南宋紹興之世原明故住持中白眉搆茲下院為靜攝地而建功即唐霈福田舍宅成之迄今四百餘年行僧踵接焚脩罔懈四方名流碩彥式廬造請無虛日然未有議易菴名者迨我　神祖久道化成廣為　聖母延禧賜藏賜額靡遠不屆于是菴僧性成匍匐走　闕下苦行遠孚禮臣須之彭芩合

疏具請遂浔奉　旨賜名明泰禪寺賚紫衣白鉢而歸時萬曆庚戌之十二月也余方承乏兵曹與聞厥事嗣歸里門則性成物故寺額未新煌之　明旨幾委於蓁莽爰有僧録司覺義祖倫志果行勤慨然引為己任咨於清遠行潔等庀材鳩工鼎新門閎明泰禪寺之額始落成於戊寅之春季因采貞珉請余記其端委余恭念　聖祖以儒治天下而於普門內典則司暗翼王風助流聖化洋洋乎睿謨真挈三教之旨持培萬年之福極至於今　聖子神孫於崇儒重道之中存護法弘慈之意故能使生机翔洽淳化融流玉曆恒新金甌永固即我三吳之民世為

國家財賦奥區雖云物力孔竭而家絃户誦曳縞擊鮮百年

父老白首不見兵革豈非我　佛於仁幽贊　累朝之休養使
生民默受其福而不知者耶余既幸明泰之興有光虎阜而更
慶　四朝之明旨能津觀厥成也謹稽首飜言而為之記

明泰寺普慧堂記　趙鳴陽

自金乘西衍石像東來姑蘇為三寶祇園虎阜尤四衢皆命監
法幢於海濱名宿代興懸慧炬於雲巖宗風時振爰有十一代
住持號原明者性空五欲道濟三途獻酬久愜群心靜業尤勤
獨往頗瞻平野得勝地於山南結搆精藍旺錫緣於水曲入其
邃宇覺中亭片石翻屬紛置領其幽悰使千頃閒雲益增玄暢
此原明菴所繇肪也記建功捨宅之歲為南宋紹興之初入我

明四百餘年傳者德十有數輩雖教因境寂焚脩迴軼叢林而庵以人名寺額未遑勅賜迨我神皇御宇化日雍熙幸逢　聖母迓休慈雲遍覆珠旛錫幣掩映名山玉蕨金函輝煌古刹於是庵僧性咸持精進心發勇猛力芒鞋北指一瓢一衲抵皇都捧勅南歸賜額賜衣來帝闕於萬曆庚戌冬月奉　旨錫名明泰禪寺龍章與法寶昭回像教得綸音震疊固宜聿新棟宇永樹宏模乃咸庵忽萬茉功歸度閣茲有南京僧錄司左覺義祖倫號曙巖者宅心悖大持律端詳清脩緇素瞻依雅望公卿動色雖策名京署而樂志玄棲將賢崎山門克彰崇號而僉謀未協孤掌難鳴乃先鏊其鉢資營為精舍軒楹敞朗華素合中輪

奐扶疎寔約得度良朋萃至嘯咏忘歸名衲攸躋誦梵加肅兼
以時花遶砌翰墨盈廂旃檀嚼旋以凝和梵唄琳琅而演法斯
誠普門之福地慧命所倚屈也於以紹隆先緒悅原明衣鉢重
光抑將大啓祇林使明泰之恩綸丕著茲堂之建詎不休哉余
數椽小築咫尺禪宮敢云方外論交實乃卜隣叶比媲無禮施
奠厥崇居聊借彫虫用彰鄙拙云爾時
崇禎歲甲戌小春五日天放居士趙鳴陽撰河東薛益書

宋敕賜半塘壽聖院記

常楙

凡物有形必有終奚自古聖賢之傳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
為善之堅二于金石予嘗味斯言善之足以垂後如日不滅如

海不證豈但好修君子然哉佛自漢入中國歷魏周迄唐幾廢興矣然教視羽流為盛前輩所謂以空化執以福利化欲以緣業化妄以地獄化愚要皆導性之本善陰助政刑所不及是故其教能持久更千變而弗昧良有以夫吳門之西半塘有寺曰壽聖蓋自東晉因誦經童子有塚賜材建塔院至我國朝治平賜今額國雖中毀於建炎隨復於紹興上下千餘載甲乙相承逮僧清一益能繼述興脩燈火接談儀書且申明傳帖之旨下之郡以維此意於石人知愈遠彌存寺之壽其傳也不知所以壽其壽也其壽也名以壽聖又將使君國與天同壽也得非脩佛善道之久化成固尔歟吁為善最樂謹彼堅于金石之訓於

斯益信

朝奉大夫集英殿脩撰知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許浦水軍常楙撰時咸淳六年庚午中元日記

半塘壽聖寺記

陳　維

距吳城西北七里抱虎丘山者曰山塘境有勝處群山獻奇詭者屏列北南而環拱於其西清流演注迴合前後嘉木繁蔚蒼翠無冬夏以其居塘之中名曰半塘晉釋道生法師鳩摩羅什之高弟神悟佛道而為魁傑者也師寄迹虎丘愛半塘幽勝時居誦法華經有雉日聽之不聽者一日師意念夜入夢告以聽經獲報為兒某家數歲當侍左右師驗之不異夢及期出家尋

妖葉林中俄夜有光燭塘塢鄉人異之啟視獲一舌而生青蓮花義熙十一年有尚謝本者栖半塘濬夜聞經聲琅琅迹之無所得旦視塚青蓮數花燁燁照其上郡乃以聞詔賜材用建塔寺號法華院郡志所謂半塘法華院其塔謂雄鬼塔者也宋治平間錫額壽聖寺紹興七年燬而復新工作之日塔中再聞經聲數夕不輟顯謨閣直學士魏憲記其事元季兵興寺復見燬國朝洪武辛未詔天下佛所有像設古蹟及僧衆者為叢林否則廢之寺僧南宗迺會緇流而告曰壽聖寺古名道場也可舍而弗居即聚指二百由是寺為叢林然其故地皆沒於荒莿穢草之間昔所謂幽勝者寂然蔽伏而失其態過者悽然而不忍

佇亂也如是者久歲莫宵以起廢為己任者南宗奮然曰吾為
釋氏豈求獨善已也報四恩資三有者詎非吾事吾將復吾寺
為之即傾己橐以倡衆施掄材於山勞歷二三千里始克有濟
迺名工攻之建正殿建西方殿建四天王殿建演法堂建集僧
堂建廊廡山門而建寢息之所庖湢之所庫庾之所
序為而成外庖湢庫庾咸飾五彩輪奐輝發而與名山望剎之
相角麗也初寺為叢林今典甲乙傳司後南宗請於朝給部文
主之其始啟新寺也晝不安食夜不寧寢櫛衣曷勞形志數歲
而若於人仰其行稱之者皆謂宿德委施惟恐復寺復藝松竹
理泉石啟幽關遂蔽伏失態者咸顯露誇異昔之過而愧然之

不忍作亂者今皆悅而樂遊之矣然非其積勤累行曷以致若此哉天下之事莫不成於志之堅敗于力之惰以南宗之復其寺之志而求其道則生公其如尔何於予南宗其有志也寺之復也成之不易立之尤難其請記之用刻于石以告来者俾嗣其志

翰林院五經博士兼脩國史廬山陳繼撰宣德二年三月朔日住持兒紹立

指南軒記

盧萬春

住持藕之半塘壽聖寺者曰南宗紹禪師翦荊奄礫翬飛堂殿廊廡而金碧塑刻之後謝其事軒于松風梅月之間其懷壁捏

瑜者禮羅于上席商令酌古以求至當之歸因籀指南二字揭
諸楣托予友虎丘隆上人徵文以記予曰昔越裳氏來賓周家
及歸而迷道周公爰制指南車錫使者為之先導禪師之扁得
不有取於斯歟曰不然子試以前後觀之處其後者指其前為
南前其南者復指南其後者為非南以南謂南之非南以指謂
指之非指更南迭北邊無定方禪師之指其將有辯於斯歟曰
不然且以五行言之則南為火以八卦言之則南為離以四時
言之則南為夏以四德言之則南為亨以五常言之則南為禮
禪師之所指其五行之南歟其八卦之南歟將四時四德五常
之南歟曰不然若是乎禪師之指南其志果安在耶上人曰禪

師之志以堯舜禹湯周召伊傅之典謨訓誥誓命孔孟程朱之刪述傳著為儒者之指南也明之者為智履之者為賢周流不息渾融而無間者為聖以五千餘卷之藏教達磨西来之直指為佛者之指南也遵之者為律宣之者為講悟之者為禪今禪師延求儒雅究明聖壹朝禪夕定洞達西來得儒釋之指南者也若夫越棠前後之引論斯下矣予曰噫嘻吉哉斯軒之扁乎今禪師之翠飛殿無金碧塑刻是示立指南于起廢之徒乎延留士夫酌古論今是亦遺指南于後學乎其或登軒視扁而動達厥旨者又未必不指南于將来也耶雖然昭前忽後南何在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南何在也泛觀無物近觀無

我南者何物所指者又何人耶予雖欲記將為記上人為齋此論造軒而質之來者

宣德六年歲在重光大淵獻夏六月望後二日會稽盧萬春撰

利濟寺重建記

吳門利濟寺基於閶門外南濠緜委巷而西入則蕭然宏以麗者東南祠佛之一宇也興自宋隆禪師洪武中併小菴於大刹為之叢林非歷年古居僧多者不得與而是寺有焉蓋有大殿廣庭脩廊潔宇為佛徒之宅居至成化六年悉燬無遺有石阿羅漢十八軀亦闇毀入於無常惟二尊留焉每有靈異主僧柔公始值其厄謀復焉不果化去教公繼之仁公嗣之惠公成之

江楊循吉

合四沙門之力而後鼓湧二座像現三身天神地王肅護衛之貌救衆生之慈悲大士則獨專其後也從是齋有堂居有室廡不備矣閱四年毅公既逝而無公後殁余嘗觀天下之人所惜者財所憚者屈獨於佛而不然謂盡愚耶千百年來何無一智者能勝人之愚而佛獨天下盡其居予人必有利佛之必有可慕嗚呼中國聖人以仁立極佛之慈悲及乎昆蟲非仁之大者歟天下人有情者必有苦有身者必有患而佛之誓曰吾願盡救　將來之人與物無苦無患其言哀故天下之人趨焉曰佛能念我報其心之仁而已矣而此寺亦因以復興蓋佛之心所以救人之　事者有道也非人之愚不解也弘治三年十月吉

旦

再復石佛寺碑

姚希孟

原夫成壞相因陵谷互位灰飛石窟已經劫火千年水泛蓬萊又見桑田三度諸相總非實相則實相詎存有常俱屬無常而真常何在慨自雙林寂滅百劫闍維金人現日輪之光靈骨起佛陀之塔繇茲風教徧被群隃琳宮遥望于閬衢紺殿重興于聚落崇巖窈窕晨風雜漁梵之音灰磴靈奇夜雨振鯨鍾之釦鳥瑟膩吒既宴坐於蓮臺室摩那拏亦分棲于蘭若喜捨善信皆持優填波遮之心護法貴人共矢梵釋天龍之願然運分盛衰否泰事関時節因緣譬諸生誦法六経尚有焚坑之慘若佛

法總持三教豈無摧折之憂摩騰翻白馬之事積薪付火康僧建赤烏之檐燃鼎超意悉黑衣以及緇衣可謂魯魚莫辨見兵器以及釀器遂令玉石俱焚更以麟德之空談釀成望仙之實袍鞠精藍為廢圃欲廣阡陌之規驅淨侶而成邊爰從牧圉之捍驟聞烏或一道也儀圖之豈其然乎即棄地可耕非寺非菴沃野自多閒曠雖惜農當警不拔不雜丁壯每務般游無論具八餅而奠六通精者固超軼窮神知化即其念四恩而資三有粗者亦冥維世教民奚倚信之不疑自當就崆峒而諮大道即舍旃何礙不妨付箕潁以作外臣而夏虫語冰蜀犬吠日人自貽其伊戚佛但說為可憐至若梵宮板蕩之餘復還

舊刹貝闕蒿萊之後津整新規事有廢而必興笑昔日之閑提
安在業已湮而復振知宿因之檀信重來斯吳中石佛寺恢復
因緣洵可述已寺始晉朝邀延　　昭代嘉靖中王侍御行會昌
之政致袁氏因而受廛萬曆間伍少參鍾汝南之風使它人居
為奇貨狐潛兔窟姻迷鷺嶺之雲鵲換鳩居霧冷獅墓之月淵
欽摧殘之狀每令長老咨嗟至其靈異之彰應屬鬼神呵護玆
有西張先生文學世俊孝廉世偉暨大廷尉毛公堪並系袁甥
俱稱眷屬何宅相之競興固受記於陽元獨渭陽之云亡更傷
情於伯道若投因而推果得非壞寺之缺欲幹蠱而弭譽宜復
當年之刹玉珠英屢蓁於芳樹在文學更切驚心而玉盖未煥

藍田在廷尉忻慕植福赤脚頭陀心力殫竭同精衛之填河長者居士財法弘通猶馮夷之赴壑各懷本願共協弘勳此所以市闤塵踔復覩寂場淨域衝衢溢陌爭開見樹曼華者也參合替興既恍成其一夢從茲香火可永亘於三吳於是現聞道人姚希孟盥手稽首而系以辭曰

福閣浮中遷謝靡停鍥紲終刊金穴可崩崇墉載堞華覺雕摇冷若寒灰滅如曙星豈獨群星品幻泡紛淪世界亦然彈指可傾維茲佛法覺性所成何斷與常匪滅而生尊師權巧即刃表真斲木就鐫範土從型妙麗端嚴號曰世尊亦有名香爰及奇琛刻玉載昉鎔鑄五金借實搏空藏用顯仁維石鑿二地大所

凝清淨本然真空妙明禪指開拳點頭聞經可叱可鞭寧非有
情以此一卷化丈六身日晅風披霜零露零迴繚墉牆迴闢殿
廷迴廊幽邃傑閣增崚施以黝堊藻以丹青鼓鍾喤喤警其朝
昏整衣唄誦滌鉢經行梵聲盈衢香風滿城佛法東來吳地蔚
興維衛迦葉浮滄而遵得此鼎峙如日月燈閱盡市朝忘其古
今荒砌凝苔舊礎蒸雲滄桑自移禪天獨存云何劫災濫及祇
林陡值脩羅魚遇波旬以埽以湮以蕪以并甫六十年甲子一
更誰則重來而能廓清衆既若教展矣我甥指掞將參禪厥苦
幸往營代懺新福互增口碑載塗頌溢歡騰我喜興惻嵒之者
圻朘割閭鄙旁迫棄門佛廬僧寮廣其幅員咸焰幾何禪指銷

沈生馳白駒死集青蠅邱茅田園朝齊暮秦久假必歸物理為恒佛法豈湮終當剪新獨悠愚癡轉入苦輪福業自招覺迷在心我感斯事爰告後人時維春半歲次丙寅追而術之以付貞珉　邑人姚希孟撰文震孟隸額嘉定李流芳書丹

重復石佛寺記　王在公

當今佛教寢微闡提熾盛廢寺毀像罕有知忌予方悲之未有以救也聞有石佛古刹在郡城南濛者廢為民居已久友人張孟舒忽興復之余驚喜而叩其詳孟舒為予言曰寺創於晉時載在郡志當　世廟初有御史王某者巡按吳中以寺院太繁疏請減省而許民間得承佃於是外胄大父眘墓表公遂有其

地而寺僧堅欲復之累走京師外大父吳門公上公車時每苦之迄於嘉靖癸亥寺始復比僧殁其徒衆又以訟困不能守當萬曆之癸未復為伍少參所有伍用為遣女資付之歸之又以畀章此廢寺顛末也寺門三楹殿三楹樓三楹最後為香積厨嘗有賈人賃樓為居積以布袋盛木綿貯焉而堅守之比睡覺身乃在樓下凡袋之積皆解而散之地然銖兩無少虧人咸以為異從此販夫絶跡矣予外家先後供天三世斬然外大母每言當時毀寺從佛之舛今日所以覆絶者殆其報也毛具茨公與予皆表甥頗聞其語外大母又云王御史所奏毀寺不少他寺僧亦求復而以力不逮輒散去獨此寺僧堅持必復乃已予

初不識赤脚僧偶五臺蘊真師来云有赤脚僧名如祥者發復寺頑而艱於力余初亦訝其難以為取材多而鳩工鉅及問之云止需二百緡耳時兒雲龍病正劇心動追念外家以毀寺絶盡圖復之兒病庶有瘳予且可為外家補過也遂往覓赤脚僧及至寺則秔糠滿目僅得拜廊廡下默禱矢志求復兒病少瘥與家弟異度往謀之於毛二艱於子又念外氏云二即捐六十緡為助石像又供村落小庵脩葺工畢仍迎而供奉焉此復寺緣起也予聞之且喜且歎世之居高位擁厚貲者日夜持籌計算欲以貽所不知何人而語之以因果最易明者即啞然而笑不之信何況大法令孟舒以一寒士而一念誠信令廢寺煥然

更新鐘鼓重明像設如故其子雲龍甫年二十始病甚父發願
後少痊力疾書法華經一部金剛經一部梁皇懺一部水懺一
部畢未幾又病語父曰兒殆不能起矣兒捨父去當以六月十
六日亥時幸可無罣碍父信道篤必無過悲也舉家初不之信
已而果然嗟乎死生之際何遠能主張若是將無來願力而來
者子孟舒既哭其子更於石佛旁造二菩薩像且欲因而擴大
之此又非著相莊嚴以禍福動其心者所可幾者也孟舒名世
俊故鄉貢靖孝先生之孫異度名世偉已薦於北京兆矣具茨
名堪今為大理寺卿予十載山中久疎筆硯頗與孟舒昆仲交
深且其事可以為撥無者勸輒漫為之記天啟乙丑春菩薩戒

弟子王在公撰文寒山趙宧光篆額歌道人婁堅書丹

慧慶禪寺記

釋維則

蘇城西五里許松林柳徑映帶如畫有重閣廣殿飛出林杪者慧慶禪寺也寺視他刹雖不古而化聲藉甚緇白歸之如市普菴禪師之化也初普菴振化于表之南泉山道場之盛甲天下沒世雖久揚言百靈凡官民旱潦病橫興夫拘忌營構之事皆禱之輒應皇元加贈大德慧慶禪師歲時香幣與民施交委食無寸壤居徒營數千人江湘淮漢之間其化殆遍獨未至于吳延祐甲寅春南康無瑕沙門宗聰訪道至吳門誦寒山夜鐘江楓漁火之句惻然有感乃謀結菴以延海錫且以奉禪師郡人

金國寶首率財營地相其成戶屨恒滿日持鉢以食之閭閈驛
道濱長河民苦湮淖璁募衆以甓之橋之圮者新之凡利人之
事靡不為之必徵靈于普菴江艘海舶有獲冥應而脫風濤者
至則必拜普菴為更生繇是施者翕然遂建無量壽閣以祠佛
及五百尊者像閣後為普光明殿普菴之像居焉殿後為大莊
嚴閣像廬舍那佛及五十三叅敞其下為演法之堂繕治方殿
而璁告寂其徒法智繼其志風夜靡懈規制日益增廣元統二
年奉帝師法旨賜以金額衆以寺未具體咸顧輸力于是比丘
法恢營三門達信營觀音殿蜀人楊善卿作外門疊石岸河以
接通衢松江府判官曹澤之作輪藏之殿宣讓王賜銀鈔五千

緣助建樓僧之堂從而簨鐘之樓香積之厨旃檀之林庫堂行堂兩廡方丈皆以衆力次第成後創塔院于寺南之蓮花峰榜曰歸真中為三塔同室異甕僧俗皆得藏焉寺之體至是具矣智請于予曰先師遺誡在延接凡百仰于施甲乙度徒而繼席者從衆所推不以其次進法智非才不足以繼幸而有成普菴之賜也懼來者昧其本頗為我記之余謂世尊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摩訶迦葉凡十八傳至達磨又十傳至臨濟臨濟十三傳為普菴普菴以臨濟峻机大用陶鍊學徒不歷階梯深達佛祖堂奥此其化之大本者也彼弭災救患應禱于有為功用者餘事也今慧慶有其居矣有其衆矣當務大本以率以訓使

人之於真歸元同悟普菴之自性然後隨方建化各顯自性之普菴上以壽聖躬下以福黎庶則異時宗嗣之品法幢之固化聲之大豈如是而已哉

重脩慧慶寺碑　　王世貞

具一切智釋迦所以悲達多歷萬劫身彌陀所以無量壽故知慧緣慶啟慶繇慧成非慶無以表權非慧無以明實金篦前引則三途不迷摩珠在懷斯七寶咸萃住解脫者薩埵之實地種方便者真相之法門蘭若而自興慧慶所由署殆非虛已相此化城實吳吉壤在元延祐三載大智識比丘宗璁以慈悲化四兵用堅忍穿七札魔波旬衆望寶相而皈誠阿育利王指銅梁

而悔殺用梟法施創此叢林鷲嶺分來鵲藻震毋之境雉林開後爽葉闍浮之區然而風業所牽風災難免光空陣於羅睺淨宇蕩為危連揀漢雕梁類空中之阿閦淩波寶舶悅雲表之浮圖所賴熙朝更逢開士蒼穉指天而上擊白馬踣土以悲鳴創成化之庚寅歷正德之辛未曰苟完矣未盡善也　世廟之末有歙地婆羅門吳誠明者悟多寶之宿根發布金之希念即因陀利摩之地為龍洞舍衛之壇規倣竹林用成精舍時吾州淮雲寺無盡律師精通五演洞括三乘閉戶行道不替羯磨登壇受戒鬱為法將吳生聞而異之禮請住持交露之臺山神伏而獻果飛香之閣天女繞而散花珠匿敝衣必待馬鳴之用淩雲

卓錫用警白鶴之来此師願力弘深果行精猛自一鉢一衣外
悉充檀那不屑已業用能創蓋三十五佛寶殿一區優曇金景
白玉雕龍飛若尋風黃金化像須弥八寶巍乎不動之尊帝釋
三橋儼若接引而至師以大事未盡報身宜捐僧臘周天奄然
顯化上足明秀繼之尋此前因恢彼往志雖仍舊貫普加新飾
複殿毋楹虹霓吞吐重廊綉拱日月蔽虧仍於正殿粧嚴三世
大佛湧壁三大士十八阿羅漢聖像辨影龍窟窺形楚天白毫
標入定之光金杵踊降魔之力鹿苑之僧輝茂苑鷲山之授記
吳山海若按波而不揚脩羅戢刃以革面緇素填溢哀祈震天
斑黔競趨首面投地時有本里善男子沈璠特捐家田歛師遺

體并以餘圳作常住資明秀謂昔者法輪之再轉則王父司馬公之勒記也若聞孫之繩武吾斯未能為寧官之現身敢忘護法愧以長語勒之堅珉辭曰　句吳之墟實多福田其最名者萬壽承天應物為有以漏稱緣寧如茲刹佛所雅言一念不昏厥慧斯圓衆善奉行厥慶乃全第一聖諦希有妙詮標揭招提彼岸巍然有善知識發願精堅一切檀施莊成嚴緣巍巍世尊大士翼焉如海金山光徹大千盡欲界人獲筏濟川銅堞自揩鐵圍為穿火宅鼓騰俄成青蓮以此功德永不唐捐委順欽迹毋侵化權我勒貞珉仰止斯賢敢規法嗣善護持辨

楓橋寺記　　孫覿

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十萬戶為東南之冠詩云茂苑太繁雄是也逮乾符光啟間大盜蠭出爭為強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之功盡有浙東西之地五代分裂諸藩擾攘有數州自王獨嘗順事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即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迄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吳泰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為煨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而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從出而蕭然獨無恙殆有數焉寺無石誌按吳郡圖經實妙利普明塔

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祐嘗即其處作詩紀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佑中始改賜普明禪院而椎傑偉麗之觀滋起矣厥有天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頹簷委地飄瓦中人臥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脩葺積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不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靚深龍象所栖升濟幽明屢出靈響尤為殊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紀也余嘗恨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

一史被介胄以死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邊率常賜不然舉首屢顧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無席卷紹介之先庵盂錫杖率爾孚門則倒之赶啸躧屣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幣指囷廩捨所甚愛如孰左契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今觀遷化積精營葬練學者空槖衣糲食不以一毫私其身日以飾盡壞起頹仆為急又飭其徒三二輩持鉢扣門或持簿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卿縣之長人者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如神明之臨又阻聲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授其隙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

之所堪任而與之為均無意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為一體人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為民父母之道矣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無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為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七月日晉陵孫覿記

蘇州府楓橋寒山寺重興記　　姚廣孝

出閶門而行不十里而楓橋之西南去尋丈地寒山寺在焉寺臨運河塘其塘北抵京口南通武林為衝要之所舟行於馳蟬聯蟻接晝夜靡間唐元和中有寒山子者不測人也冠樺皮冠著木屐被纖縷衣掣風掣顛咲歌自若來此縛茆以居暑臥則設茗椀濟行旅之渴挽舟之人施以草屨或代其輓脩杜多

行甚屢尋遊天台寒岩與拾得豐干為友終隱入巖石而去希
邊禪師於此創建伽藍遂額曰寒山寺：當山水之間不甚幽
邃来遊者無虛日唐詩人張懿孫賦楓橋夜泊有姑蘇城外寒
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舡之句天下傳誦於是黃畫白叟皆知有
寒山寺也自唐歷五代及宋興元寺凡幾興廢碑刻漸沉無可
考見粤自　聖朝永樂三年深谷昶禪師老成有戒行僧錄司
劄授住持深谷莊其任赤手奮發化募衆檀剪荆榛備庀礱先
建大佛殿次立丈室山門及說法之堂栴禪之所庖庫湢溷凡
合有者畢備殿內塑釋迦世尊中坐蓮花臺迦葉阿難侍側文
殊普賢二大士坐于左右梵王帝釋秉爐而前十八應真列于

兩傍香臺睡暖金碧煜煜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方丈中間設寒拾豐干之像不敢忘其所自也道場一新規模可觀搢紳大夫士之遊覽豈無如懿孫之題咏者耶雖然深谷興復之偉績其可泯沒無聞於是深谷所交之友請余記勒石以告夫來者永樂十一年十月吳郡姚廣孝撰

寒山寺重建大雄殿記

文震孟

寒山寺之名冠姑蘇也實繫于江楓漁火之句然亦以其地當孔道舟車鱗集非若深谷窮巖窈冥閒寂游者易于涉足傾雖處閭閻囂雜中一入其門清幽蕭遠別為一境以是從来名公韻士往往樂之為之題咏為之記志而寺愈益有聲後有曉山

旭公能以雅事作佛事脩竹名花圖書香茗媚秀靜好使人徘
徊不能去其嗣松林陵鑒公西流吾公等乃益精進勤脩梵行
者可必其宗風之不替矣萬曆壬子建傑閣以奉大藏戊午毀
罹火復鳩新之皆出自鉢資而後益以檀施翼甍莊嚴有加於
舊尤為諸刹所希有云或謂茲寺居四達之衢朝夕賈呼籌
握算耳目薰染以是圓頂方袍不能不以計然餘鮮閒一染指
于自然生息凡有建造易于措置頓經不云乎不壞世相而談
實相資生產業總非違背責有所以用之耳檀度一門原以破
人慳囊尋因覓果各乘願力以覺群迷吾公不恡資財廣作勝
事因地真矣若能空諸所有回向菩提悟成壞之無常識聚散

之皆幻緣有為法詮無住相則又且一關超出直躋聖境乃至聖凡都泯空有俱無斯觀ㇾ殿閣眼前佛邦即心即佛彈指圓通又寧惟人天小果已哉寺有寒山拾得二像相傳軒渠勞ㇾ塵土偶一瞻禮亦不覺赧然自笑不知張繼題詩時已有此否閱世既深順逆夷險略已備嘗知世間事無非一笑者凡人我是非愛惡好醜皆笑具也即寒山啞世警世百千歎咏要不若一笑之直捷矣殿成于己未年住持僧即明吾請余為記者僧性寧所謂勤脩梵行者也崇禎庚午仲冬之吉

重建古正覺菴碑　江盈科

去楓橋西二里許地名王路蓋吳王夫差登山輦道云其地有

童塾者宋學士陶穀墓在焉唐以來為菴者四後皆圮惟正覺以塾故獨存然制甚湫隘歲萬曆丙申僧如瑞有戒行一時衆姓翕然皈依相與捐貲市材鳩工拓地大暢故觀侍御劉子威題曰古正覺菴宗伯韓公手隸水月觀三大書懸之佛殿其他長軒廣廊周遭四布蓋菴制翕然一新魯川曹大令儼然謁余曰子地主也願一言為記夫余誦法孔氏西方之教未窺其藩籬以臆度之聖人之為聖佛之為佛總歸于性覺也者性之真竅也覺則聖不覺則狂覺則佛不覺則鬼覺之所關大矣予試觀吾身見一夫向隅一尸橫道其衆愀然不啻己痛無他覺故也時或肢体受侵風邪為痾為痺過亦不痛搔亦不癢無他不

覺故也故人必能覺然後知四大非我衆生非物而所謂真我也者主于衆生不為無寄于衆中不為有超然獨存一切歡喜煩惱如海面浮漚于我無涉則何難捐我以濟天下而慈悲之教由之以行如

堯峰山佛殿記

王鏊

吳橫山之西南有峯名堯莫知其所始或曰堯時民於此避水也蘇子美詩西南登堯峯俗云堯所基洪水不能沒上有萬衆樓唐末慧禪師者始建精舍曰堯水院宋改曰壽聖寺有寶雲禪師繼居之會學去來恒數百人元涉　國初久弗不治弘治初有雲谷禪師諱普始謀居之與其徒文通披蓁剔奮支傾葺頹歲餘人漸知之雲谷執行峻特通亦戒律清脩遠近參謁者日衆始相與立山門繚以石垣觀音龍王之殿寶雲碧玉之沼東齋西隱以次脩復而大雄殿費鉅未遽議也久之雲谷示寂通矢卒先志乞諸檀越一時鉅公名士亦多礼焉於是富者施財貧者施力緣章鉥甃無胫而自至

不召而雲集大雄之殿倏還舊觀矣初予自內閣告歸閒一造焉峭壁樺空側足而上及至其顛曠然平夷　林壑巖洞之縈紆池沼衆石之秀麗郁而望之太湖萬頃浩蕩在前而吳興雲間諸峯亦隱隱可見信地之高且勝者也則洪荒之世民聚居以免懷襄之患亦哉然歟地雖勝而其無也久得人焉居之則無者治頹者起事之興廢其不在人乎今天下之事廢而不舉者亦多矣彼獸何修有若易之然者予予誠嘉焉為記其事歟諸壁

堯峯興福菴記

湯賓尹

予以丁卯冬孟游太湖東西兩洞庭山之末得堯峰焉堯峰在

橫山西去吳縣四十餘里予從木瀆易小舟抵興福塘陳子元祿導予步而升剎宇靚整僧衆森然禮迎者其名為興福菴菴址在堯峰西麓緣逕顛可數里稍昇上有菴曰露禪其前左偏有方池二疊石為之下平如席兩山環抱如左右垣太湖尾橫滙其口煙雲吐納如候臭間呼吸予愛其之不忍去問之則湛川海性禪師趺坐初基也師以獨身離絕人境溽暑隆冬寒風號雪棲息洞中亦不知鉢供所自來或時得乞下巖無與飽者還以膝揩腹瞑坐如槁一日值田婦炊方熟持鉢長跽自晨至莫婦匆頓明旦復跽其門姑若夫皆許其婦鄰家爭餉師堅勿受

也曰必某壤子發心親施又明日擬復踵其門行未半飢踞胸坎忽開悅悟積歲所泰父母未生前白義自是橫豎縱突當下絕沉滯而群英魁首者宿降心遠迹之檀布輻集矣初祠菴于龍洞之西曰露禪佛堂僧舍皂白備舉可以居後人之參學者矣已慮山顛跋涉接衆為難卜築于麓後宋咸淳中所稱興福菴者琳宮絳宇寶像珠龕與夫應接十方飢需食勞需息疾需養一切齋庖休舍之類靡不完好加于露禪等白子自露禪歸值其課誦魚板之清潔梵唄之精謹威儀之恭至恚中法律生敬禮焉蓋予周還兩洞庭山水鴻麗樹木豐蔚聚族之富甲于吳中獨禪刹率就衰圮即包山翠峰雄兩山亦覺寂寥無光

及至堯峰興福而法喝喝于佛寺之勝遂為耳目遊從第一恨兩山獨不得此終缺典滿予過吳逢湛持太史誦贊湛川師道力曰一生受用龍洞苦功又曰惜師未年勤心佛事而簡忽己事予曰己事佛事有以異乎莊嚴法象導引群生願天下人一往奔詣盡得與於斯道師固謂人人是佛人人可立地成佛與枯坐了悟孰多業由淺堯舜深吾儒者之教亦如是也卷首建自師其徒悟亮等精苦拓成之陳子乳齋客行蓋儒而禪者從吳門伴予西洞庭送之東壩為作堯峰山興福菴記授之

寶華寺新記　孫　規

寶華山智顗禪院面震澤之洪瀾背長洲之故苑左控洞庭之

峻右挹靈巖之巔刻蟠之闕相望遊麋之墟密迩真三吳之佳
地一方之丈游先是梁天監中有僧號憨二者至自梵天營立
香界植錫杖之故所化灵源之尚存年祀滋深締架幾圮國朝
祥符乙卯歲故府崇儀秦公義當歸然之未墜思勉矣而可興
其頹尸之必有能者即以今心印師居焉增庫為齋堂禪室梵
殿之類炎起金碧垂一紀間精廬完備云

天峰禪院記

魯收

闔廬城西二十餘里山之顛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峯考於
圖記所謂報恩山南峰院者是也記言晉僧支道林因石室林
泉置報恩院唐之大中改為支山禪院晉之天福改南峰額予

先世松檟在羊腸山之朝陽歲時展省屢過天峪嘗訪遺詩舊刻求其地之所在以參驗之而唐人劉長卿遊支硎山寺及日休陸龜蒙宿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峰皆為賦詩寶曆以後州刺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長卿至德中嘗為監察御史日休龜蒙松陵唱和出咸通年又言南峰院額故相國裴休所書也休乃大中宰相於是一時而報恩支山南峰三名並存則知記所載大中天福更名者誤也今山下楞伽院以有石刻言院即報恩遺址原田中有報恩惠敏律師塔碑言建塔于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之上中峰蘭若之下碑望楞伽正在東北而記所謂石室者亦在楞伽人猶謂之支遁菴自菴前西

向登山可數百步林中一徑入中峯院自徑前南行其登弥高
又數百步乃至天峯北僧院其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盤薄平廣
泉流其上清泚可愛居易詩云淨石堪敷坐清泉可濯中其謂
是也昔莊周言庖丁之刀十九年若新發於硎陸德明釋硎磨
石也余謂此石其平如砥支硎之名宜取諸此而石文又如蹄
涔者人謂之馬蹄石故禹錫詩云石紋留馬跡峰勢聳牛頭曰
休龜蒙與穰嵩起南池酬句亦曰翠出牛頭聳苔深馬跡訛又
曰支硎辟亦過牛頭峯今在天峯之南此其可考者禹錫詩又
有泉眼潛通海之語與夫松陵詩所云水閣南池惠敏碑所言八
隅泉池皆已湮沒失其故處而裴公書額亦不復見矣若山下

石室山半石門天峰之傍有待月巔下有碧琳泉又有放鶴亭其址猶在而劉白皮陸之所賦詠皆不及之此又不可考者也昔逸少既謝會稽安石猶臥東山遁乃興之從遊自放虛寂之境而有登臨之適故特人以為高逸遁之所遊多矣維吳之報恩越之沃洲最著沃洲有養馬坡放鶴峰故此山亦有馬迹石放鶴亭傳言遁常畜馬縱鶴其說皆有理趣非寫拘於浮屠法者也遁之沒已七百餘年而事之傳於名跡者猶不泯其為世所慕如此近歲僧德興者始傳禪法於天峰繼住持者十余人矣德興之始來茅屋土塔僅蔽風雨後有文啟慧汀贊元維廣者大增葺之基土架木上瓦下甍堂殿庖庫廊廡寮閣門庭祀

街次第完潔東有浴室西有甜菴佛號經藏無不嚴具以其治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而能終始如一故賴以成就其財費則取之州人非一家也予嘗以職事獲閱書於太史氏因見景德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佞佛費財宜加禁止上曰佛教本於脩心至於禪學為益滋大於是言者不行蓋先王以道治天下使人心化而不自知故其盛時慎獨而無思犯禮者非必士民也釋氏心法之妙殆不失先王道化之意乃知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豈虛言哉贊公長老風受法於明因禪師又深通順觀肇論之旨心地乃達無所底滯予之道友也一日謂予曰天峰自德興新之且及百年頗有所記予謂沃洲居易為之記矣而報恩寂

寥未有紀者因為考論本末書以畀之元豐六年龍谿曾肇記

吳郡朱長文書

觀音禪院碑銘

天下之名郡言姑蘇古來之名僧言支遁以名郡之地有名僧之蹤復表伽藍綽為勝槩至于傳法不泯真風則紀之以文信無愧矣蘇州觀音禪院即東晉支公道林所建支硎寺也伊昔二衆同居舍宇尤廣其山有支公馬跡及所居石室存焉唐景龍中詔更名報恩及瑞陵初圮海內精宇人祇號咽茲寺在圮例獻文繕嗣佛日再中旃檀之林枯萎畢秀時太原尹盧公簡求方牧是邦與僧清贊相善乃勸捨俸錢復新締架大中五年

請僧洪憲主之憲豫章希運禪師之法嗣也自咸通甲申歲至
于乾德甲子歲凡百餘年陵谷迭遷香華中輟其年二月有永
嘉禪學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蘭若頗以佛事結諸衆緣
尋詣天台大寂韶公禪師之法席頭齒入室之列大寂示之曰
汝雖越人非越地可居其當化人於吳地耳於是遂如大寂之
教復來茂苑會僧正安公以報恩舊地辟而住持是為今觀音
禪院矣復有本郡都知兵馬使趙承遇及司理判官張仁其等
同經度之獲石銘於殿基承遇已下名氏皆如銘之所記蓋宿
緣符契也未幾謙師徙居上方所度弟子三十餘人今之恩公
上人蓋白眉也亦禮大寂得其宗旨退而闡法席于先師之精

廬昭善繼也恩公苦行有聞玄談尤峻適居放鶴之地雅契安禪之懷早歲師嘗入京師時愚方預常參一得相面今師沿前會之邀迎疏本寺之寅緣欲愚為文以紀其事愚以向之所言信無愧者迺記而銘之云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忠果確勇功臣金州管內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食封一千一百戶錢儼撰

超隱堂記

葉勤

佛子棄親出家本欲擺脫名利自非上根法器了達根源未有不為名利所縛雖大善知識亦不免於求名而利附焉故必欲

開張舖席以求出世至於終老而不返一曰欲以利益衆生一曰欲以開導群迷此特自為之辭倘爲有能利益衆生開導群迷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以遁其形耶余道友才公則不然雖嘗繫萬壽首座住天峯禪院纔得旬歲即興退休之念會余解官南歸亦思與之相近因出臺裝為營小居能仁精舍乃名其所居堂曰超隱蓋佛以清淨為本虛無澹泊為宗而垂世立教禪律兩行專說法相是真是實即謂之律說有非有說無非無當体不離湛然常住即名為禪自達磨傳此心印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不假聲聞而革一義諦復然流通徧周沙界自尔以来燈燈相傳照耀大千啟發昏蒙證菩提果超出世間與佛同体得

茲道者才公有焉昔紹聖末余掾澧陽謁長老自齡於夾山時會下禪人無慮二百輩而獨談公不容口踈此始識公於此山之庵下形骨清癯標韻高古無異於孤雲獨鶴然稍一接之話言莫非善辯柔輭議論風起至於舉一之處如泉竇始開恣自習中流出所謂深得辨才三昧者見知既已如此之超然矣而又能於茲時出超然拔俗之見以求隱處而退休焉其度越稠人廣衆卓絶數等矣以是而名茲堂非虛言也堂西楹五架粗完潔不侈不陋真道人所居余不記其土木之工而粗記公超然隱居之意如此政和七年

支硎　高德基

支硎山在吳縣西南二十五里晉沙門支道林常卓錫於此山多平石平石為硎又以支公處此故名支硎舊傳道林嘗居石室中所遺故物有木鞋鉄柱杖之屬旁有放鶴亭馬跡石皆因之得名近祐乙卯土人耕其地得小石碣刻偈云風既不來山亦不去逢羊遇狗合做一處後有小字云阿多摩偈人皆不解其說石刻見在白雲寺中

支遁菴　支硎山一名報恩山晉高僧支遁道林剏山為龍世稱支遁菴又稱石室　王賓

不知城市有囂塵只見寒泉盡日新是處與誰閑共坐許詢之外更無人

放鶴亭　支硎山支遁放鶴處

生身高潔是仙才可使樊籠裡面來人在夕陽闌畔望肯從塵外再飛回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華山有智顯寺宋紹聖四年知樞密院事林希請為功德寺遂加慈嚴之額林氏墳在寺後

穹窿禪院記　楊宿

穹窿禪院者唐會昌六年之所建也先是蕭梁下詔取梅梁於茲地致白馬之奠感明神之徵因謂白馬塢即茲院之址也至唐宣宗改元大中重興楚宇法眷承紹六世于茲事曠緒完迨

今百載飛梁朽以虹天危簷壓而翼摧則燥濕之患是生矣大教不泯招来信人天王嗣位之八年粤有當院徒孝奉安發志必葺果得檀那繼踵而至自夏侯鍾離二氏等一百五十餘人咸蠲淨緡鳩新大壯殿堂與堹廊廡輪奐鞏鬱璇題次第以輝鮮金地迴環而嚴潔於戲阿含所云若能補故寺者是謂二梵之福則安師之興葺能事有是夫諸檀信之慈悲喜捨有是夫魁茲勝事頼勒真玩聊奮直筆為記歲時皇宋景德四年三月九日記

廣香塢淨念精舍記

姚廣孝

蘇城西之諸山高而大者惟穹窿山一之陰折而小西曰廣香

塢姚子得塢之地近百畝一迳而入窈窕衍夷若盤谷然雜地百餘步有茅屋數家為隣鳳凰山如几當其前穹隆山如屏直其後竹樹蒼翠池泉澄渟誼譁不聞靚深可愛於是姚子結廬其間作退藏之所中奉西方教主阿弥陀如来像晨香夕燈精脩念佛三昧衆妄損消一真不立於是取楞嚴經中大勢至圓通法門淨念相繼之語名之曰淨念精舍夫人之心本来清淨良由一念妄興即有淨有垢也一念垢則為衆生一念淨則為諸佛惟佛與生在乎一念若一念著淨即為垢一念忘垢即為淨所以智人無淨而淨無淨而無淨無念而念無念是為真淨真念也雖然如是見者尚存於法未為究竟當知此心

如太虛空念起念滅如空中花是垢是淨如水中月衆生諸像如鏡中像畢竟無有實者我此精舍如海上漚亦不可得凡過吾精舍作是觀者即登不退轉地於是姚子復說伽陀以啟其來者之淨信伽云陀曰吾觀世間人心如太虛空良由一念興而有淨與垢二則為衆生淨則為諸佛一念若著淨是淨即是垢一念若忘垢是垢即是淨所以大智人無淨而為淨無念而為念淨念不可得斯為圓通門故我此精舍如彼海上漚畢竟不可得凡過精舍者若作如是觀即入三摩地

聖恩禪菴開山記　陳元宗

中吳號稱名藩非特以物產富雄天下而佛宇之盛咸殫極壯麗

雖小卿僻壤無處無之郡西連山數十鬱然森聳香臺寶地爭擅殊勝若靈巖之軒谿白雲之深秀天池之幽邃固已為古今名人所稱賞其蹄然興於我　朝者則聖恩禪菴亦其一焉菴蓋禪師萬峰蔚公所刱在郡西七十里表墓村之鄧蔚山按郡志以表為玄蔚為尉而名村以山公恒得石刻山下乃宋進士連功葉君和甫墓中物紹興二十九年所藏由是始克正三字之誤碑晚出菴時未甚有名故志不暇悉疑三字或姓則莫知其然也厥地瀕太湖草木清潤群巒環抱菴當其腹軒谿而不病於敞深秀而不患于僻幽邃而弗失之隘重樓複閣位置適宜並山勢為起伏層見疊出如畫法華山自東逶迤而南轉折

西指墮半湖中宛若飛舞下有小阜隆然離立類覆鉢正當其前而洞庭諸峰點綴波間處其次而湖南君雲群山復次其後云遠黛浮嵐風颯沙鳥日夕容與三萬六千頃之波瀾七十二峯之奇秀一盱衡若指諸掌誠足以兼衆美而有之也初公以元末壬申提其師千巖之學自浙東海歷至是觀厥殊勝弓建功之玄孫華一得棄隙數尺縛禪居之久之人漸信向　皇明開天表章真乘而公道價益隆緇素奔湊洪武九年始闢地為觀音寶閣諸室號曰聖恩焉尋與其徒普壽等構演法之堂落成而公示寂壽與其孫普隱用甲乙之傳繼主菴事乃乘其頽力發其留貲於經畫指授處大佛殿以及伽藍祖師二祠及三

塔院齋厨有堂舂碓有室凡像設之莊嚴妙麗則僧普現菩明與今住持智璿任之已而首座普持以為梵宇之制必備鼓鐘警昏旦以集衆而闕焉非所以稱嚴肅乃為重葺範銅為巨鐘而法鼓雲板則委之僧淨心自是雷轟鯨號六時震撼花香燈供淨潔鮮明而規制漸備矣永樂七年智璿既正席尤孜孜于述作首撤大殿頹朽之毀敗者而一新之議以為前所造法堂去殿一隅非處乃改卜於殿後龕置楊李蔡景和所施大藏經于中易舊為丈室中奉大士小像前設無盡燈復營僧堂右立碧照軒為娛賓之署而山門廊廡衆寮庫庾舡舫之類以十四年之冬咸用告成於是冊蒐紺宇文拱華衮山湧翬飛人天瞻

駭而山川改觀四方遊覽之迹莫不以寓目為勝事雲水之徒從而栖止者常以百數計有不遠萬里而至者咸謂其勝槩宏模雖宿號名刹者未易過之其為役至殷為費至鉅雖出于四方善信之所樂施而人未始非之大殿則鄧人金榮甫及其子婦三人鳌家以濟而功居其半僧堂則智璿佐以衣鉢之羡為鈔六千緡前後置山園二百餘畝歛其産貿遷以供歲用不足者則賴遠近好事之家舟肩之助庸取給焉始公鑒四大井人莫測其意及是人得無遠汲之困益可見其慧力之至矣智璿念自祖始已來三百甲子而鐙載頓未有作爰鑿石以記来請余辭弗獲竊以為天時人事之會合一皆有數今而四方名勝

為方外據而有者捜抉殆盡矧吳佛祠之盛歟是地也距郡不一牛鳴初無崇岡峻嶺長林大澤為之限隔方祀羽人之蹤日相尋矣是而有目弗見焉豈非天造地設鬼神訶衛有俟于今日者予方公之得石刻也欣然若有風契則其兆固非偶然矣抑嘗觀夫所謂名山勝刹者皆興自往昔多者千餘年次亦五六百祀而後締建始備公以赤手入吳得容膝之　于灌莽蒙翳中非若名山勝刹素為人所欽仰之為易舉其難豈直什百乃能跨而軼之隱然成一大叢林雖由人事之會合而公願力之感召於人者良不可誣其為開山第一代祖師又何貿哉普壽等又能萬於雖志述事益可見其源流之懿非能深造理事之

不二示現有為以成始成終者疇能然乎方今　聖人執金輪以馭世佛日再中行見賜額之頒有不期而然者矣余不足以知佛學之奧庸備著其山川之美初始之詳欲使繼之者無忘所自而顧名思義以共報夫　君親之恩固不覺其辭之覼縷若夫公之行業自有語錄及見翰林學士公達善所為塔銘洎余所造傳中茲不復贅　承德郎刑部主事永嘉陳元宗撰并書篆　永樂十五年二月朔旦住山智璿立石

天壽聖恩禪寺事蹟記　　王一寧

姑蘇去郡治西南僅四十里有山曰鄧尉級氓峯巒之蒼翠遠枕洞庭之巨區前朝初建天壽禪寺聖恩禪菴為上下道場元

季寺燬菴存而後神僧萬峰蔚禪師出謂是菴氣脈更異乃於此開山說法十方禪衲爭馳參禮於座下者星拱雲合師勤于封植培養墾田於川鑿井於谷住木脩篁蔭蘿環繞山巒間師叱石預知覺慧神通不可具述緣是居民向化施財資助者甚衆殿宇廊廡輪奐一新像設嚴整安禪有室延僧有寮伊蒲有供為接衆叢林淨境師入大寂定其弟子勝學無念法師勘明上乘微妙正宗究竟不立文字之學道風馳振於半天下幸際　太祖高皇帝龍飛開天得以安隱洪武中雲遊行化於湘南以通靈侯薦召至　奉天賜坐喻問當世之事及正法宗旨師仰瞻具清淨眼應對揮麈長舌敷謹一言無失　上大悅欲

授以僧録總司綱領法門之職師載拜九頓辭不就　詔許之爰濃宸翰遣中貴官齎送還山厥後屢荷　龍章寵渥賜賚孫厚誠千載一遇也師脫幻出塵其法弟智璪亦蔚歸手度梵行卓尔而能靜定心王超然物外恢宏其新規增飾其舊製建層樓梵宇盖其功深矣永樂中秋官主事陳公亢宗嘗為作傳以僧臘之高謝事後隱同袍寶藏持禪師典其事寶藏既超化僧録講經寶公大和尚叙其本末探靈骨塔銘其所傳有自也璪師謦無聲三昧其法嗣碧潭清師悟堅密徹見之徵歷正信希有之功其操也如金斯剛其行也如玉斯潔聘是庵嗣葺若是之金碧交煥歎寺之廢弛為荆榛虎礫之場喟然曰夫三界

一體一方一刹可不以彼此併而歸之奚用謀於二業遂遣法弟道立上春官大宗伯疏其事援　聖朝之制得允所請郡檄下郡併額為天壽聖恩禪寺寔正統八年也時任持虛席適巡撫工部侍郎盧陵周公忱舉碧潭師以旋其任師尤能砥礪加勉增建毗盧寶閣天王殿香花石橋山林出色泉石重輝法鐘法鼓祝　聖壽與天地同其久慧香慧燈贊佛法與滄海同其長後構軒室百楹將廣增墀發坡嶺得奇石玲瓏小山一壁四旬靈秀乃天成也豈非碧潭師道德之所符風緣之所合至其寺：致日益盛大繼之於其前續之於其後無忝祖風名卿儒碩樂與碧潭師交耿駕于此則心曠神怡不知世之埃塵為何

如哉一日師致書請予言記其傳宗事蹟勒石以詔後之嗣法者義莫可靳予惟 公國之教流于東土延衍于天下後世臨濟其一焉得其人則顯其地得其地則表其人今碧澗師得時行道於太平之世寺與名而立後之仰于清師若清師之仰于蔚師也闔闔門舶玄關以便雲水行脚野衲休息之所可謂博施矣後寺之選佛場者常滿千指香積齋糧歲以千斛計住持舉以甲乙規範有定而不紊也因其請述此以俟樂道人善之萬一云是為記通議大夫礼部侍郎王一寧撰太常卿兼經筵侍書程南雲篆承德郎刑部主事兼淮史敏書大明正統十二年十月上澣穀旦住持沐門道清立石　琴川王淵鐫

昭明寺記

吳中多古佛寺往往有蕭梁遺跡郡城西四十里曰錦峯之昭明寺相傳以為昭明太子所建故曰昭明或曰錦峯之山產文石中為用器華采炫爛故有是名或曰其寺中處沃壤群山如屏如翼去寺皆遠無所障蔽其稱昭明之名此殆是也然而不見於郡志豈會昌沙汰之後日就頹廢脩志時泯沒聞故也

宋嘉泰中里人有周氏子為僧於寧薩白馬寺曰南公歸省其父曰吾老矣汝毋遠我南乃即昭明故址葺之以居辛苦勤乞周父又以其財力助之而施予者日至歷數十年法堂僧堂庫廚庫粗備土田稍為人所侵去者以漸來復其子本立實相

其事南浚主斷任作勞思成南之志益殖美壤作佛殿門廡方丈之　　屋弟子九人約以次相繼嗣主院事至元中執事者浸用懈情遂以中微南公之顧力幾息矣一真始出于其間大有以光闢之山林廛裏而林木足用土田易治而共具有餘矣屋室華麗外固內完其計慮久遠者日以周備矣昔之處此者不知有所紀述以待來者是以數起數廢相尋於數百年之間而莫之定獨真公知以此為意亦自其積之不易而成之不可忘也噫為佛者之初固不以植生營業為務然而四方名勝之處或困於主者之不一徒衆之集乃至失其所依曾不若世俗而守者之為遠也然而得其人則易以興不得其人則易以衰物

理固然非獨昭明而已然則真公之欲記之也宜夫子之先壠在吳者與其寺相望為鄰故不辭而為之書錦峯舊有宋穆陵親書賜貴臣之家者今留昭明云

澄照教寺記

陳最

佛宇之興其來尚矣自竺乾入洛象教歸周琅函流貝葉之文寶塔閟玉毫之相莫不圖諸與崇樹乃精藍苟非背山而面林左泉而右石則何以延大千之開士啟孤獨之名園是故鷲嶺雄標世尊因而說法雙林秀拔惠遠由是莫居蓋人境之兩珠亦古今而一致蘇州郡城之西北三十五里山曰陽山山之下寺曰澄照先是唐會昌中丁某施白馬磵宅為白鶴寺後有龍

興寺僧智義因遊其上縱目周覽嗟其年祀寖遠名額僅存榛莽靡除基址甚隘於是鴻臚卿左衛大將軍曹茂達六代孫亦拾祠堂基以構寺不改舊額因而遷之始翦茅茨數十間而已觀其岡巒環合巖谷洞呀其佛者之津梁乃道林之形勝靈啟其地人興厥謀決智力而有開獲神明之來義寺中有靈泉潛發莫窮其源決洩蓋自於神功疏鑿豈因於人力引山渠者數派溉民田者百頃水旱不更其淺深遠邇必沾其潤利為國彭城威顯公嘗而異之因改曰饒泉我宋祥符初始賜今額乾德中義公既沒上足蘊明嗣而續之香火無廢道者蘊興亦義公弟子也勇猛精進出於常倫痛先志之未終發精心而善誘

由是智者獻謨壯者效用經始勿亟舉而新之敞廣殿以安眸容飾華龕而度大藏厨有庫香積之供成僧有堂妝雲之衆集凡昏是警鼓鍾於百尺之臺水陸致虔設會於五層之閣而又置戒院法華院亭榭高揭房廊繚周耽然巍然不勝其壯觀矣開寶中太保韓公承德復捨梳洗樓為塔院詳其始末叙厥廢興見徵燕辭用紀珎瑛時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壽聖院記

强浚明

元祐八年九月辛巳同郡錢君慎微過余言曰昔我先王既荒吳越維予若孫分建藩屏我高祖廣陵宣義王實鎮中吳父子再世嗣有節鉞逮我皇祖司封始去而仕于朝然自廣陵而

下四世皆葬於蘇晉天福辛丑歲魯祖威顗公始建寺於吳山之麓以為薰修之所用其山名之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歲主僧維久嘗遷其寺少南既又遷庀塢最後遷宋塢則今所建寺之地也治平中賜今名壽聖院厥初屋繞數十間僧徒甚寡歲久益壞而僧之來者日衆先將軍為出緡錢二十萬俾其徒懷政合衆財以新之然後聽礼有殿講說有堂井廬庖湢無不完具又俾其徒懷遇即寺之側相沃衍之地闢田百畝歲更豐凶不資檀施而寺常足食先是法堂獨庳隘不稱寺僧智來又修大之以增其舊此寺之興踰百年更三遷歷吾家四世而後大備其成之難如此幸此寺日益新僧之來者日益衆則錢氏

之興可知也恐後來者亡以考也吾子試為我書之余曰唯詞曰武肅多子大王小侯厥初啟宇十有三州分建子弟維藩維屏維時中吳式控外境廣陵受鉞闢壤千里文穆之兄武肅之子生有其土死即奠之父子孫曾相望纍纍在晉天福當咸顯公相方視址爰作佛宮桓桓將軍世濟其美百年于茲寺更三徙浮圖惟久實繁有徒修敝徙廢不忘其初太湖之濱吳山之原斷石刻辭敢告後昆

明因禪院重建方丈記　凌氏曙

世之為放曠曼衍之言者指宇宙為極矣如來眎宇宙猶一漚也嘗以大千世界為言斯多矣而未極其廣也嘗又以殑伽沙

世界為言斯廣矣而未得為無量也然則無量者非世論所可
計矣如来能如是無量世界置諸虛空而不墮納諸芥子而不
迫擲之方外而無動沃之巨浸而不溺神化無方理絕思議是
莊嚴偈云淨土如所欲受用皆現前蓋言諸佛如来游戲三昧
自在若此雖欲貿楚世於忍土遷內苑於　鷲峰固為不難然
且狗須達之請而經營舍衛之室忍其虛府庫殫智力而後成
豈神境妙用不足尚耶嗚呼非具大悲者孰能興於此衆生差
別知見冥鈍要以檀施攝其初心由是言之祇園精舍豈一手
一足為之哉茲院成於國初景祐中璿玘師頗易舊宇其間未
葺者日益隳圮長老唯廣師補漏支欹迨已四稔尺椽寸甓不

以強人允興斯緣莫非樂施熙寧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始工後十月而工畢次高增庫廣倍舊址撙攘攘角亦攻堅材巧墁斷削皆聚良匠美哉輪奐不日而成如天持來若地湧出物不終否在人而興僕工之初予嘗謂師曰弟子貧不能以財施弱不能以力施它日願施鄙文讚勝事明年師故遺書來岳陽從索斯記師昔住天峯蓋有甚大緣事未嘗剏一言今反記此者是欲攝我以文施因得記其歲月焉

平江幻住菴記　釋明本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稊稗嚴有是語昔僧問瑯瑯：迷是語以荅之僧頓悟玄旨人徒知山河大地是幻而不知清淨

本然亦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狀而生水體元清月影不期而現原夫昭之影像所現之幻跡也澄之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余遊吳中郡人陸公德潤施松岡數畝于閶門之西地曰雁蕩結茅以棲禪者踵至僅半千指凡三見青黃絶隙上人永中與董菴務一日衆集請名其菴因謂衆曰二千年外大覺世尊棄王位卧深雪夜覩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涉入如幻三昧嗟乎衆生迫今沉酣情妄而不自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所未悟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避席而言者曰承教有言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之

故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予非住予余曰子以識量分別欲知幻法是住非住無乃增益幻見安有悟入之理也爾但能蘊無義語於識藏以究其心捧應量器於檀門以正其命荷百丈不作不食之具以效其勞守諸祖萬慮冰消之誡以堅其志一旦能所頓盡功用兩忘廓爾無依劃然起悟則是住非住政不待借手於無臂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恕相值於吳松江之舟中從容叙舊亟請筆以為幻住菴記擬相傳於久遠云爾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宋　濂

姑蘇幻住庵者元普應國師中峯和尚本公所建立也國師既得法于高峰妙公唯恐人知而挽其出世深自韜晦往游三吳

間大德庚子國師年三十又八嘗憩閶門之西麓見松檜蔚然成林問名于居人則曰此雁蕩也國師喜曰永嘉有雁蕩山乃應真諾矩羅示下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興耶吳士陸德潤聞其言遽以地施之國師縛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孟頫為扁之曰棲雲國師趺坐其中而問道者連翩而来至于五百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僧俗趨功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咸具乃請名于國師國師曰澄二水鏡能現之幻体昭二影象所現之幻跡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則超悟之極至也吾僻依此如幻三昧而住宜以幻住名之當是時若南詔之無照鑑西江之定叟泰荆南之鐵印权冀北之指掌月號為一時麟鳳咸集

輪下幻住之名藉二于四方矣又明年壬寅松江瞿霆發延主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國師不俟終日遁走南徐而向之相從者皆水流雲散唯絕際中玉亭立二師素掌庵政相守于寥寞之濱自時厥後二師復入寂立之徒湛源止二之徒用庵照補首鎮漏而思繼承為尤謹元季兵亂一旦蕩為塵埃而不可致詰矣用庵日憂之圖為興建之計僅四十年皆次第就緒而復國師舊觀實　國朝洪武戊申之春也庭曲之碑久未有刻文會濂　朝京師道過吳中用庵以記為請濂聞國師之道東行三韓南及六詔西通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躡屩擔簦咨決法要然其心未嘗自以為足屢却名山而不居飄蕩窮崖孤洲之上

誅茅結廬在ニ以幻住名之其故何耶蓋謂主持宗教必無上大道必風植福緣必明智通変具是三者然後可其意誠有所激欲以身捍大法俾之去洗而還淳也用庵思祖武是絕木茹澗飲風夜究明本心其亦可謂無忝于國師孫魯者予嗟夫諸法固幻也而住者亦幻也知住者之非住始知幻而非幻也幻而非幻則如幻三昧在焉雖然非幻亦幻也是為記

栖雲室記

宋　濂

中峰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為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迨今數十年中峰卒而廬亦頽壞中峰之孫用庵照師作新室于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余以記余笑曰

師其欺予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峰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槩燥濕閱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而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矣為而久棲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為名固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于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于歲月自其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于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擬于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遠論者道也斯道也何間于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

知今之廬異于昔之時所築今之人異于昔之人哉而雲也安往而不在予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間崇臺廣榭涼亭燠館數金碧而琢冊瑤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狐兎已游于寢席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栖雲之室絜量大小何啻岡阜之于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斬其棟宇而不廢何耶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固不隨世以為變遷也吾坐于斯瞑目而思之充于室皆雲也皆中峰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峰之徒苟有志于道孰不可為中峯哉尚何取于區區之故名也予師近道者盍以

吾言求之

中峯草堂

楊循吉

中峯卓錫處皆以幻住名之道行既高四衆皈向凡建所謂幻住庵者有數十處今在吳中者正居吾家歷蕩村之西無二里遠也殘碑墮草莽中雖殿堂三間基址去地殆五尺餘云禪師之所築也故老相傳建此庵時馬海粟煉泥趙子昂搬運中峯自以塗壁即此草堂是也或謂馬趙二公貴為王臣豈屑為是此俗人之見耳前人高勝處至多要此亦是其高致常事何足怪也

南濠金山下院記

楊循吉

地之淨坫起乎人心繇一人發一淨心故能使坫境湧為淨坫
是故居人沾其福游客資其勝則茲院是也始吾境茂有佛之
家魚肉食貨利焉莫聞慈悲之梵音與暗妙嚴之瑞相也傳老
本以力傭能依大覺一念之淨起十方之地成遂以正統丁卯
創有茲院始則荒墟數弓上作圖通大士之室而前臨後逼莫
克寢處乃盡收其地而作之寮舍囊無留全院既成無所于屬
聞金山萬峰禪師玄風特茂四衆載趨傳擇薦子祇樹求茫乎
法幢持院蹟請知寺昂公獻諸禪師時其徒今典院德雲峰侍
側器度偉秀謂之曰彼院在人境四事無憂吾觀尔貌豐碩可
居之他日并為老僧建塔窣焉自是昂公下山營幕則必以院

為家飢則齋倦則休也而所引尤雲峰與俱創廣堂三間嗣傳之續雲峰居久緣熟利養之資將與古刹侔焉昂公下世茶毘之餘乃迎不壞之骨于院後作石塔傳年益老不勝院務雲峰有爭子三人曰文傑字仲翼嘗從杜東原游善書能詩亦閩禪觀傳既謝緣西逝復塔于昂公之側成化癸巳冢舉雲峰知金山寺越三年厭名悉紛復旋于院以院事付仲翼專領焉余居通院北二百步方外之交惟仲翼一人自少至今每家居之日必以此院為外齋及養痾在告游尤數至是院也在通市巷前面水田右帶溪流其遠秀則有望市之墩羅萬僧奴之墓類簡類凝高松挺特茂樹掩映野徑交錯雜予田間若城郭外

如此境宜在艱值之數不知惟吾之獨得欤不知人盡以為然欤若夫酬人事隙身倦體困則挾一書徜徉緩步憂解愠釋使路人遇之者肩摩不讓混同于野夫此吾之困院以有游也及門緇袍出迎談空論有供止一茗或解衣高臥憩息于巨林主不責礼客不責款始于兩忘此吾之至院而為樂也若值食時則取具于家不煩院設故吾之游無早暮院不拒焉至于納風于溪觀月于庭看霞于郊視雲于野把臂連袂無不與仲巽俱盡其游興阮倦而歸則仲巽必披衣相送東極于巷首西底于王園予與仲巽真稱法侶之骨肉無一字紀録院蹟失其厚薄矣況知顛末無如余又奚讓焉夫首之以傳之建著始也記其

二塔誌奉敕非私創也詳堂宇之蹟見作之難也叙院之群衆善德也昭院食之艱勸有力防侵蠹也述環院之境明其幽勝能助道芽也道吾之所以游彰爰其人也吾之記院蓋如此弘治庚戌十月望日

壽生菴興建記

劉鳳

壽生庵者為予里中佛刹自昔元季創立以至于今其繼緝之者曰性月時則有萬鹿苑陸五臺王龍溪諸公往来寓于是庵則其興緝也易又有王龍池林心泉前後為守其接遇諸公礼甚殷則性月爰有憑焉自後住是庵者力不任前業頽隳僧永休自瑞光来竭力闢創其初棟宇卑小垣墉蔽密多設房櫳未

有高軒崇邃于是緣募諸長者選材庀工構立寢宇以為佛殿而像設威嚴旋有差等蓋未久即世其徒萬馱紹隆前緒內外聿新高潔輿朗馱之功何其偉哉且今無名德若垂輩于此流連則郡邑諸公亦不復知有茲菴里中父老惟知僧之戒行無虧悉心奉施率先從事易可無記余因憶往昔數至于庵而性月能醫藥以治人患故得濟普惠開拓其址而始之逮今馱亦不交于王公大人但禪寂以修無為口之易集其感化則尒乎夫廢興時也隳成數也即茲菴開建于元季嗣法者幾何人非不能綱紀其事之難而禪定之難故能詮修于茲菴者予未之聞今馱既于衆有緣則其能崇飾刱造之也既有可紀以貽

將來若逈于其劣之超三界而出萬有者則不足輕重于茲也黃檗曰有必速亡無必久長興必速廢亡不終窮天地雖變虛空獨常則斯菴之存為予里中崇刹亦寄之真理而已哉

重修壽生菴記

王心一

吳城為江南都會而胥閭之間則又吳城之一都會也市人肩摩轂擊如蟻百貨巨航鱗次填委市肆如山四方商賈言語嘈雜如沸往來冠蓋之倫河干接迹如雲夜半酒人竹肉之聲不絕如縷浮沉五濁無非苦海誰為彼岸獨是六時鍾聲佛號向人耳根若提若命則有壽生菴在焉菴為天池之下院元僧道在創之成化間有德圓嘉靖間有性月遞相葺而廣之孫性月

以迄于今百年之中風雨侵蝕歲月摩盪日有傾圮之患雖菴
僧萬融與其徒慧炤拮据修葺遐迩皈向而相繼示寂未克
新乃其徒修慧者復就遺構修其垂廢拓其未備比性月之初
而加飭焉脩慧又不煩募化取香積之餘與檀越自然之喜捨
鳩工庀材已成勝果夫脩慧何以得此也吾聞佛之為教皆于
無處設法故言佛者必歸于空學佛者必先于苦修慧為太保
陳僖敏公裔孫風有慧根其學佛也戒律精嚴自一衲一鉢而
外毫無所蓄倘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者耶
其靜息也超五濁而俱盡其接引也登彼岸以為招故人遇之
各忘其我相而自生其惟心相湊成緣譬如水之不能不波山

之不能不雲俯慈與其徒誦諸大乘聲梵唄六時無間于是四方之往者來者居者聞斯音也如病熱酌以清涼爽然當口翻然動心各知名利之外別有津梁營營逐逐元非故我使五濁衆生盡出苦海盡耀光明其所濟渡寧有邊際崇禎元年戊辰臘月既望

龍樹菴記

錢謙益

儒者文章起姚孟長吾郡之鼻祖者也顧好從浮圖廣傳者游傳學浮圖法參雪浪雲樓諸大和尚栖止華山鳩淨侶繕大藏披莽經營若庀其家未幾華山有攘地之訟傳自誓于佛云削髮願以死殉凡三載訟稍息乃口而游虎林天目諸山執行堅

苦歸于墓田丙舍結廬以居因斥之以事物齊衆所謂龍樹菴
者也吾觀佛之徒其為說以為山河大地一切如幻而其身之
所寄尤孟錫杖一飯一宿即五山十刹亦比之于逆旅傳舍而
已然其人往往以塔廟為國土以伽藍為金湯而效死以守之
身可殺而不可奪若傳者何其固也今之為卿大夫者身受
國家疆圉之寄而不難以戎索與虜一旦喪師失地拱手瞪目
彼此相顧視所謂敗則死之危則亡之者其于浮圖何如也夫
浮圖之塔廟彼四海未嘗為責任于一人又非有高爵醲賞勸
誘于前嚴刑殊死整戒于後也而浮圖之效死以衛塔廟者時
有而卿大夫視疆圉之事若奕棋然豈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

而　國家之賞罰頗不足拘欤抑亦佛之徒棄氏毀服視陰髮毛無妻子身名之絆羈故其志傑然得信而未可以責諸卿大夫與嗚呼此之不能而彼能焉而又疾其能焉而思以蓋之曰彼浮圖也彼之效死以居者固愷而免于吾之廬者也一旦有事上不能謀下弗能死妻而棄之　國家之疆圉曾不浮比于浮圖之塔廟而不以為恥也文起孟長儒者也不斥浮圖而與之游也宜傳治龍樹菴既成文起以書屬余曰傳具石請記子其勿辭余為之記曰菴在吳城西白蓮涇南右折半里許老樹拒門如虬龍攫拏因以名菴構十方堂以養老病畜池水以放生立普同塔以厝閣維四衆而文起書金剛經刻于塔上經始

于萬曆丁巳凡若干年以底于成是為記萬曆己未仲春月望

小雲棲題額記

張世偉

小雲棲題額者故吏部郎周忠介公為龍樹菴主西崖傳公題也西崖得法于雲棲歸舍慕為菴在吳城西五里白蓮涇南淪漪文前敬亭培後灌木叢陰稍郊外勝地其焚修梵唄一準雲棲六時課誦未有揭而標之者此忠介公所為題額也公所至清風勁節傾動一世而宅心極平且慈度其往因非直從英靈中來每值勝緣福地輒與同志讚歎徘徊久之西崖能以硬脊肩佛事蓋尤所許可者方菴之創也山門未顏額會公初習顏平原書心諾為今所題且曰俟吾學成而殘焉閱數月閣祠燄

公遂及時天啟丙寅三月望也維時適逢名賢警耗日亟公自知不免宿陰未霽旭條無光即紙窗竹屋亦非尋常蕭寺況味公頃心念題額促予兄孟舒為商款式儲墨藩欲書所為小雲棲者已他冗未果而外報緹騎逮公至矣縣宰懷牒坐前極內外聲淒宅男女環遶哭公從容謁家廟辭訣不復處分家務顧與諸相知慷慨語　中朝事忽憶曰僧諾不可不踐又吾意所寄也遂涉筆排行填名用圖書記無纖毫謬者此公署書絕筆也嗟乎松生琴夏侯色誠千古臨難異事而康樂施維摩詰贊竟足為心雜解嘲以公定力何詎不相若第緣會有足異者生平慕顏平原為人比浹歲坎平原書乃署書創得此額即今懸望

之鶴立雞群楚〻肖其丰神山門留鎮不為龍樹永遠故實哉且徵公與平原壯淫同歸作忠義去後一著榜樣而以捏拳透爪示奇更不如此題之寄意微眇也崇禎己巳立秋前二日書

青松菴記

申用懋

昔藺子美云盤閭間多高僧隱君子盤居城西南太湖波光澄碧萬頃群峯攢翠環列屏障山水之所聚也郭外吳門有巨橋虹臥逶迤而西不二里地名何家塔蕪蔓荒中望見高松亭〻鬱然深秀鍾磬鏗鏘出松際者青松菴也菴之始故颯寂荒墟耳萬曆丁亥有頭陀無住者住錫依此誅茅結絕庋修苦行誠感檀波開創茲菴先文定顏以青松維無住者曰松屏曰鑑

池曰雪松相與僚力先後締茆自山門而大殿而廊廡翼然有序煥然有聿殿後峙傑閣左頗新鄭炊烟遥出樹杪右頗秦餘茶磨諸嶺翠黛橫波齋堂禪室香積庖湢羅列鱗次幽邃精潔完美矣若夫流水繞前嘉木周翳生烟流颺可餐可憩朝霞暮靄色與佛燈交映農唱漁歌聲與梵唄相和此又菴之景色所以甲于眉睫者也菴雖肇于無住實庇于松屏成于鑑池雪松往松屏銳意興構阻以無年鑑池現羅漢身說藥王法以三指禪接人苦海遠近爭信之錢刀不募而麕集皆浮圖屠氏之功臣耳頃雪松廬後人之忘所始俾余為記因追先文定名庵之意為廣其旨夫菴何依松而立松何托菴為名蓋松姿朗秀

似禪標松月清孤似禪寂松風閒冷似禪韻松花簡澹似禪味聲氣所移幽結物外之契故古人于禪刹往往取意于松形諸題詠今宵松月下開閣想安禪如蘿幌樓禪影松門聽梵音皆盛唐名句至千林松下而亟經水在青天月在瓶又入宗門悟机矣先文定固有所昉與今觀茲庵始從修持淨業忽顯藥王之神通乃復以溥濟功力滋廣薪燈之接受如松之凝挺堅碩發為菁葱鬱茂之色故能貞久不傾而漸至蔭物也更有說焉松以根榦為因枝葉為果菴以出世而行度世法若根榦立也以度世而證出世果者枝葉茂也昔謝傅之品松曰喬有四飛味喻九轉因果圓通不分境界然則菴之以松得名者松

且藉菴以傳而菴與松不亟為因果乎自此青青相傳燈燈嗣焰法雨所濡匝地弥天安見一車輪地不舍數百踵旬也耶無住名源靜松屏名覺滄鑑池名海珠孫本瑞是為雲松上人崇禎戊寅端陽日

海會菴記

周玘

吳為山水之國領其勝者則在具區焉蓋踵三萬六千頃烟波朝夕獻秀七十二峯佳境晴雨發奇闔閭有國遊觀郊甸悅棠峯南塢土沃泉甘乃樹青李居人因之名塢至今稱為李木塢焉塢背太湖東薄而漁歌不至樵唱莫聞而我道林禪師賞其閒寂結菴于斯八閱齊心六時課誦緇素相從者衆由是顏其

蘭若為海會也得非有其實乎即其卷而言之長林深塢負岡緣磵雲霞花竹蔽虧映帶精藍經像鐘磬旛蓋之飾　華燈香之供法所宜有者悉具然皆去奢就儉化刹為樸務從簡約裁足稱事朝誦夕楚禪律並修于是儼然為一禪林矣乃謀刻石以著成績傳示永久而以其詞屬為吾聞之道林深于禪學制行清苦不屑為人師而人自宗之夫記者豈但識歲月營繕而已固將以垂儆戒也則凡居于斯食于斯者毋惑外誘毋恬于佚以求乎佛建宗說教之本精思玄覽內外交致庶幾無為以極夫忘言自得之妙則海會之傳雖欲弗永久惡得弗永久乎是為記

海會菴中興記

凌雲翼

粵惟吳會西境俱山水木清輝巖巒聳秀民物生聚舟楫所通易于集事故叢林梵宇星列棋布雖興衰不常而無久廢者郡城西南越一舍曰李木塢橫金沃野在前震澤東湖控右朝輝暮映則皆山色松聲真天設畫圖也中有海會蘭若據舊記為晉道林開山按郡志則曰宋元祐宗浩建其或中有隆替舊菴厄為豪家所通僅存禪堂幸郡志所載名不容泯耳今山計空而難支僧徒閒予莫守實丁壞空之劫久矣嘉靖間檀越徐某素心樂善捐貲以倡而僧守峰發願起廢首建觀音殿高潔弘敞塑像嚴奉又得同參明凱徒宗誠相繼戮力次第開拓之于

是樓禪之堂庋湍磴臼之宇叢林具体至此始備永為息心了義者之所托也茲惧泯其績徵余記之余曰世間之法成壞相因皆不可據其可恃以恒久者信惟道力耳茲明訊宗誠委心宗教其棄世緣而成勝事者皆其道力所致故遂書之以詔来葉後人亦以明訊宗誠之心為不則海會之傳庸有已乎時萬曆七年九月既望

陽山大石巖雲泉菴記

吳　寬

吳雖號澤國其西有山亦連延不絶陽山在稍北視諸山雄偉特甚其陰石巉然起如人負奇骨而偃者當歙釜礫硫間有僧居在焉號雲泉菴成化間予與太僕少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靜

松陵史明古往游自澄墅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勢欲墮擧足甚恐入門竹樹幽茂薜荔滿墻僧緣崖架木有小屋在石下益奇客喜而就宿聯為長句明日太僕大書屋壁復題名石上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自歎不能獨游而徒得沈啟南所作巨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有僧來謁問其名曰智韜則菴之主人也曰山居辱公題詠後游者接踵而至大石之名暴著于時此皆詩人和篇也予既為書其末智韜復請曰菴未有為記者更乞書之蓋山之有菴相傳為宋珍護禪師所創其扁則銀青光祿大夫齊國公德剛所題然莫能考其為何人也石之大且奇者散列不一當時與容

議此可亭此可堂且軒者尚多今歲久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了況予且老未知他日歸休再能游否所幸主僧有開拓志來游者或能成之當再為書之刻崖石上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道上人來吳居吳山寂照院即西南搆軒題曰小隱几席外置圖書瓶錫而已蕭然有塵外賞

白馬澗　龔明之

南峰山北有聚落號白馬澗昔支遁騎白馬而來飲於澗中因以名馬山之巔有石塔然號馬跡石又有一石室號支遁菴乃其倘習之地也

報德菴記

蔡懋德

士人讀書學道每思委身于國以顯親澤民既沾國恩又藐
以致君保民為懷不敢稍負初志也蓋生人託形天地藉庇三
光豈孑然無所依賴雖清如夷齊亦必履首陽而採薇高若巢
由亦必託箕山而飲水可不思其本而自賢自智辜恩負德乎
茲履冰上人為報德菴請記因攷菴前自宋咸淳乙丑僧釥燈
以報四恩之德而建也所謂四恩者經云行國王地飲國王水
諸餘利益不可稱量君恩莫大焉頂踵膚髮非親不成親恩莫
大焉一字一語維師訓建乃至暢義理聞大道盡憑師力比丘
清淨自居不農不賈口食身衣以至房寢醫藥皆資檀越故比

丘精勤辦道求契無為以了風願而報四德自宋逮今興廢不
常菴額不改萬曆間僧寂傳號瑞林者年九齡依翠堂師薙染
甫六載而翠堂等棄世瑞林梵宇不墜翠堂之業里中士庶共驅遊衲而三寶益壯干城矣
自後瑞林僧臘漸長道風日盛鳥新殿宇教育僧雛凡可為佛
法隆者不遺餘力雖未即明心證道殆亦無忝報德之義予嘉
其志因為之記以致願永俾鐫之石崇禎壬午二月吉旦

寄心菴記　釋智旭

承天寺伏龍塔院本古寄心菴址坐伏龍而對天池左麓山而
右穹窿環列而相拱者則有蓮華竺塢諸峰古吳勝槩屈指居

先精舍名藍久埋荒草　神廟初年寶林堂玉林欽南二師卜宅于茲重為經始芝庭潤師繼其志而成之至　今皇帝之七載水侵而臺漸就頹圮靜居師以其地近泉脉易受蒸濕移于西麓而鼎新之中堂奉佛名淨業堂二後建閣名證棲閣二之下為禪堂以安淨侶閣左右各有靜室以為耆宿養道之地野花送春群鳥送響鎮日危坐洵可以忘世也佛堂之前後構三楹一為賓堂二為僧寮浴室雲厨畢備雉堞倍于舊觀顏其門曰重雲小隱蓋以寶林堂左復有重雲堂也踵菴而東北則瘞師骨塔及累世法屬之住城在焉師又欲永茲香火置僧田圃圖柴山各幾畝延名衲于堂中晨昏課誦祝　釐祼歲晝則香

花繚繞夜則燈火輝煌松濤鳥語與般若法音相唱酬予與宗
師為忘年交每挹其德容慈語從容中道真之仁風厚扇忍草
長數本自性成非關修證試縱林雅望者宿芳規也嘗訊以昔
日締建之始實昉于瓊金二師繼以潤泉德師及潤師等而宗
師善守其成而更擴焉然或以歷練或以儀恪或以仁恕皆自
有真精神以持之是故即一家香火而護　國不壞俗諦而真
諦自明此其寄心于一菴而亦可以悟心于無寄者也是役也
經營之力者為侶雲塵公二即宗師法孫永心雪操能繩其祖
武垂裕後人於此已見一斑云崇禎丙子孟春吉旦匡山智旭
撰

潤脚菴記

蔡懋德

鶴林玉露云有僧住山或謀攘之逸往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貴貯筐鑰置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橐日夕若促裝者又聞昔有京尹不携家唯葵筐一擔每晨起則撤帳秦席食畢則洗鉢收著以拄杖撑弊筐于廳事前嘗若遠旅人將行故搏擊豪强拒絶賓客悉無所畏予謬涉世途嘗以此語粘諸壁遇有方外交亦輒以此進之慧朗炤公向與予有同庵之約迨迟未就頃吾年友鮑侍御構徑山別業蓋古德叢林炤

公樂之虎林諸門人復為從吏將舍作架裝地居未決嚴隣僧有起而爭界者炤公不較曳杖即日行還憩鄧尉聖恩結茆寺傍即以潤脚名菴而予為之落成因歎曰山河大地總是幻境非有非無何彼何此世間本無障礙人自生蠻觸稍知學道者即具達觀之識矧炤公深于禪者乎生本邗江世胄辭朱門而投野寺人所共恋慮之若免彼佛廬之尺寸何足攖其念慮此潤脚之名殊合道妙尤慊余之素心請即以是語為菴記

靜中齋銘

釋圓至

記曰人生而靜天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余謂未發者靜者也性也發者

感而動者情也故感於其所不忍而惻隱生焉感於其所不為而羞惡生焉感於可欲可恚而忿忮淫辟生焉無不本於性無不感於情中者性之恒和者情之善性情之辨學之大端也世儒言中曰不偏夫性感而情興然後其發也有善惡偏正自孟軻氏以情言性世儒尊守之而棄仲尼子思之說謂其近於佛而不敢取余不可毋辨從余遊者来上人名其室靜中乞銘之曰孰迫焉而紛孰召焉而應曰此妄動非吾之正吾之所吾不形而存是謂大本生之元孰其無形其有無情惟寂不動乃以一貞昧圖聖言銘訖於明

友石軒記　　釋圓至

昔牛奇章李贊皇爭以致石聲勢誇天下至卑躬而兄事之二子以私意為好惡其是非毀譽之際猶水火不相悅獨於石則所嗜無間然豈其緘確峭勁不渝之質足與好者為砥名勵節之鑒非以朝煥夕寒希價售者所可幾歟夫人之志有淫正雅俗每於所耆見之二子之志蓋近於正矣然奇章竟以黨比黜名行均穢與之賅者霞為始而不足榮而贊皇之敗平泉所蓄猶不能有況其後世哉由此觀之二子于石雖欲忘所棄以友之而石未嘗與友也惟巖穴之士無慕求於世者止則與俱游則與遠取諸左右而逢為嘗友之道必其同乃合不可以富貴強取歟夫以卿相之勢非其同不與友此所以獲友者可貴石

之可賢也吳郡瑞無象聚石所居之軒以友石名之無象行天下悅其意無幾雖師弟子之間猶患所趣之異獨專於石若此豈非有所合歟夫玩物以害其志之正二子之失也不於其同於其益君子之取友也余知子於斯友也鑒其堅則勝物之操益厲像其峻則違俗之行愈高確以誠子中重以儼其外則斯友於子也豈少益哉

吳都法乘卷第十下之上

吳江周永年撰

重修上方寺記

宋儀望

吳中名區惟太湖為勝湖有七十二峯皆見圖記惟縹緲峯為最勝吳王夫差嘗即山之灣為清暑宮今廢多占為寺舍所稱上方寺者唐會昌六年僧道徹所刱宋嘉泰中釋無證新之殿宇樓閣飛棟連甍雜出林木煙雲間最稱雄麗夫迄於近歲山田蕪沒各僧苦於輸賠多逃移他所寺就頹落今嘉靖戊申予令吳首詢民隱理徭賦創役田簿書酬應日晏不休每思遊太湖諸山尋昔所稱十八招提與一二方外高士談名理解迷縛未能也又越歲始以清田之役徧歷太湖而因登縹緲之最高

廣視諸峰如螺螄然予扣松而歌其思翛然若昔人所謂羽化而登仙者既返宿上方則寺廢已十數年因謂父老曰茲山靈檀一區後數年寺當復興乃命數其荒硗稍為蠲補尋即別去自後予羈官內臺奔馳齊趙吳楚又逾河洛涉崤涇遵龍門歷覽秦晉之墟然寤寐所至未嘗一日忘情於太湖諸山今去吳且十年在告家居忽寺僧惠雨至告曰幸賴君侯清理虛賦僧漸復業歲在戊己庭宇載新使君辛亥之言合矣頷之一言以示來世予怳然太息曰吳中以財賦甲天下佛宇琳宮徧滿鄉邑富室巨賈施佛飯僧一無慳惜田野細民終歲力作不能供本至語以奉佛即傾囊無所顧蓋習使然也通歲海寇竊發賦役繁興長民者略農事而議干戈百姓苦於供應日朘月削

咸有忍心雖說以仁義示以刑罰猶不能聽也今惠雨肇持疏募勸即能歛財鳩工大興殿宇雖其志行　為善為衆生開誘亦以佛法因果足以動人故吾儒顯言仁義不如佛氏陰談福彼仁義有常而福福難測宜乎民之嚮應而樂施也雖然今儒者談仁義又多佐以佛語以為得最上乘法則佛氏之入人豈徒細民已哉惠雨曰賦不清則寺僧不復君侯往昔之言要不可謂山靈無助也已予既感其言遂書此俾勒諸石

李居仁

祇園寺記

釋氏稱給孤園祇陀太子之園也以黃金布地得八十畝施為寺南朝散騎常侍吳猛舍宅為寺名孤園其心必有契于祇陀

之心而以名寺耶不然則他人以其事付于施給孤園之事而以名寺耶予嘗求猛之行夏月不驅蚊恐去己嗇親猛受親好善也崇釋好善也施所居為寺宜也復聞猛好道術回豫章江急莫可濟畫水成陸路而行夫猛好道學長生也好釋求不死也施所居為寺又宜也寺在陳隋間規模宏麗樓僧半千唐初有徹道師者脫俗其間宗風大振實居猛之右既而以人事務繁無以成學乃作別室於北山麓今上方院也廣明間巢寇作寺殆僧絕惟上方克存無恙宋咸淳年僧有名能名輝名門者欲興其廢共力為之遂募緣於鄉之巨室鉄積寸纍成五十餘楹亦以猛之址也工畢請記于予予嘗閱都梁知寺肇於猛故

不辭而書之

包山禪院記

王鏊

靖康元年夏五月慈受大士普照禪師懷深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之六年力祈還山優詔不許命大丞相喻旨眇以留師者靡不盡也師確不可奪拂袖出都徧走江浙所至山川城邑僧俗擁衆雖迎瞻頂焚香夾道如佛行化靈巖蔣山虎二禪席以待而兩山之人遮道不得行師姑慰其意皆少留而去最後得洞庭包山廢院欣然駐錫奏祇為終焉計茲院自六朝云初為勝地梁天監中始再崇葺唐高宗賜名慶為大崇林庇千僧陸龜蒙皮日休所賦包山精舍是也政和中權豪用事撤以修其

墳寺尼木滌地俱盡淵聖皇帝詔優其名而舊寺僧法聰為師以請既至山平江府令其弟子了初主院事然頹基斷址四顧荒寒而富者獻財巧者獻技壯者獻力不數月殿堂門室鐘經與樓皆具師平日未嘗求施兵燼之後尤不煩人而施者自遠而至惟恐弗受於是禪居靚深翛然出雲煙之上矣夫洞庭別名震澤又曰松江又曰笠澤又曰具區道家謂一水五名上稟咸池五車之氣而包山即林屋洞天下有洞穴水潛行地中無往不達號為神仙天后便閣洞中產白芝紫泉延仙饌天醴環以七十二峰而明月之灣縹緲之峰毛公之壇尤為塵外淨境傳稱黃帝訪道所幸而夏禹治水藏素書於此至吳王闔閭得

之以問孔子蓋仙聖所宅得名數千年遠矣地分東西兩山院在西山之巔巨浸迴環四絕無地天水相際一碧萬頃風濤豪洶旁接滄溟下則魚龍之所窟宅上則虎豹之所伏藏藤蘿膠葛橘柚蔽虧深林森木橫生倒植納天風海日於窮崖絕壑之間所謂烟雲生於步武陰晴變於几席猿鳥悲嘯晝夜清寂而水作限斷遠與世隔蓋江海之外無際之山孤聳於不測之淵無逾此者東南歸山之富此又東南百水所鍾之地也竊嘗論古昔學道之士必游走四方以極天下壯觀登高望遠廣其耳目使萬井森然納於胸中然後見聞深博道學明備釋氏之教亦然自出家祝髮則一衲一食水浮陸走偃薄風霜以求師問

法務見一切世間艱難險阻情僞利害然後心境廓然知無一當留者故於道為近思斯院之成人與地稱山川改色來者瞻敬竦不知師所見豈在於此視天宮化城金色世界釋帝龍天之居與夫光明藏海毗盧法門皆吾一性之內非遠非近無去無來今我行住坐卧莫非西方淨土豈最此樂彼有所分別而更佗境於一念之外哉此師之達觀一視如法無彼此不眷於一居也然則僕今所言皆師所不敢也其如院廢興歲月與師居此本心以待其徒傳永遠而無窮者亦不可以不記者於是乎書紹興二年正月戊寅記

燕舜欽

水月寺記

予乙酉歲夏四月来居吳門始雜舟登靈岩厥之巔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嶂然特起雲霞采翠浮動於滄波之中即時攄擷竦首清爽下隆欲乘風跨落景以翱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乎居紆然思於一到惑於陰說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偪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潏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沂洄七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烟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峯下也即岸步自松澗出數里至峯下有佛廟踈水月者閣殿甚古像設儼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竭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

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遊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錫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誌者七十有二唯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二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朴歷歲未嘗有訴訟至于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柘柑柚為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碧之可愛縹緲峯又居山之表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紃樹藝補採之勞浮屠事本以清曠遠事物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深遠絕

勝之地壞斷水懾人跡平至數僧宴坐寂默于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芥世俗間氣韻其視舒：其行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曝然破散無餘矣反覆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之羽翰出于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二年其徒惠源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勝與欣其說請攬筆直述且叙昔遊之勝焉慶曆七年十一月五日記

高德基

水月禪院

洞庭西山水月禪院正在縹緲峯下去吳縣百餘里祠于梁天監三年舊名明月禪院大中祥符中易今名故老謂當時湖中有木牌為風浪打壞漂巨木百餘根湧至山下泛舟船鉤致之

每木上刻水月二字各船以為神木捨送禪院構為大殿寺僧永照神其事遂改今名

西小湖寺記

曾棨

姑蘇太湖有山焉磅礴峭拔屹然特立湖中小頂有小湖泓湛澄徹烟者寶鑑每太湖風生浪湧則小湖必相應梁大同間達法師始以其地創為寺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汎湖而来諸山具舟爭迎莫能動獨西小湖寺僧誠禱像忽隨波低昂一舉而上遂至寺像旁楊枝水下滴皆生千葉蓮花由是四方水旱疫疾禱莫不驗寺遂大興宋元之際弛于火棟宇無遺泰定中昌法師始創觀音殿　國朝平張氏中山武寧王駐兵于此號

令嚴肅寺得不廢永樂初僧惟寅主寺事十餘年出其先師康公伯寧遺貲興造聞者爭以貲施建三　暨廊廡方丈衆寮像設靡不備高甍　金碧煥發湖波嶺岫光彩浮動於湖一寺之勝悉復其舊西湖為東南　唐白居易宋孫覿述嘗題詩茲來京請　其事遂為之書

重興福源寺記

文震孟

吳洞庭山之有福源寺也自蕭梁大同二年祠也是時吳邑宰黃公禎實施寶林而僧普國為開山祖歷世久遠興廢靡常元於隋之大業間燬而唐貞觀復之再災於宋紹興而南渡嘉定間又建陽燄空華雪泥鴻爪其事其人俱不可得而考矣入

朝而寺僧俱以徭役重困散走四方紺殿珠林鞠為茂草至
嘉靖中葉比丘洞然緯茆三楹焚香於此坎苦茹淡踰三十年
饑鼯窮鼪嘯吁白草沒而戒其徒天性憀慄以興復古剎相嘱
累性天爾時合十受記私自誓頹殘此遺言萬曆辛巳　朝有
均田之令邑宰傳公光宅躬行畝記為減重額捐積逋寺遂不
苦　國課僧散復歸興有基矣後三十年辛亥迺始拮据為重
興計少師申文定公徵士王百穀先生皆撰募文為之助揚米
粟金錢寸絲銖積性公撙斸筮沐風雨踰江涉漠取材於楚楫
勞忍苦以集厥事又七年戊午經始營建更五年為天啓壬戌
迺底于成嗚呼其艱哉甲子之冬邑宰萬公谷春以事入山停

驗瞻禮署其額曰福源古刹蓋自黃公施地以來歷千三百年成壞遞變而傳公覓其征萬公樂其成三邑宰後先相望為德於茲寺者薪火相續也性公請余文為記以昭垂來禩俾知肇造之不易請三年而意彌勤余迺因之重有感矣大千世界建治銷毀不離一念隨感斯形大同之時像教宏興造寺寫經所在而是如黃公治吳越今千餘載一事無所表見而獨捨寺基一段佳話名與福源共為不朽又如茲刹哉而攢星耀日哉而冷風飄塵哉而蔓翳剔荒哉而鼓魚唄梵故知萬法無常惟心自造緇流法社來居來遊倘有悟於斯乎為聲聞為緣覺為菩提薩埵雖妙等二覺拾級而升無有外于一念者毋徒委有漏

之因為人天小果而忽之哉至如性公自受記以來首輕役役次取材次鳩工一生精力惟此一事施為次序井然不紊成于幾十年中而不急不躁乃至乞文為記亦且三載終無倦色又知一念倦因無事不辦豈特有為法之楞樣即見性明心成佛作祖津梁階級於此亦可以頓悟矣中興之功與開初者相映不磨則其紹烏者也余故樂為之書崇禎元年戊辰十月之望

圓通殿記

僧懷深

洞庭華山觀音院者本在膏湖之北宋元嘉中會稽內史張裕請於朝而立烏初裕嘗事應真謹甚感池產千葉蓮因名院曰華山隋大業間經毀廢暨唐開成四年始遷於此往時淺治得

會昌斷石刻其略云羅浮常安禪師卜其地即里人進士徐正甫所施也建咸通十五載奏賜今名再發于會昌之是復興有屋數十楹視洞庭西峰諸刹最為勝絕處主僧維照篤志學佛材器足以立事嘗語其徒曰茲院雖號觀音蓋未覩其像名存而實亡矣或問觀音安在吾將何辭以對於是發廣大心欲令一切覩相聞名悉蒙解脫乃用紫旃檀八百兩造菩薩像餘以黃金丹砂珠琉璃端嚴瑞相工妙天下并刻諸天十有六尊莊嚴畢備為大殿以居之規模雄偉動人心目費錢凡三百萬毫累銖積閱二十年厥功乃就來者作禮歎未曾有予維鑒實左右之既而照公欲刻譜石自太湖泛舟登靈岩謁慈雲叟

懷深求紀其事懷深曰華嚴經云海上有山多聖賢衆寶所成極清淨勇猛丈夫觀自在為利衆生住此山是大寶殿跨起于曾波之中真君鬼工神運所謂補陀洛迦山者豈異此耶余聞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乃至心精遺聞圓融無礙悲愍群品迷本循聲是故不動道場涉入諸國廣施無畏饒益衆生請試宴坐反聽嘿觀則風濤澎湃水石相薄林木鳥獸鼓鬣魚齊鼓鼻非三十二應身八萬四千手眼徧周法界又何止于一方耶雖然不假乎像無以示圓通之捷徑俾夫見聞者各隨根器普皆證入或由此也歟獨喜照公能以如幻三昧成就不異議事故樂為之書像造于崇寧五年二月工休于四月殿作于靖康二

年之二月落成于建炎改元之七月作記以是冬之十月初八日也

翠峰寺碑記

太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其東十里而遥又山相距而差小其勝略等人稱東山以別之其尤勝處往往有禪寺據之寺有廣福翠峰者在莫釐東南麓當兩山對峙鬱然蒼翠又山有九塢九塢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齒水聲灑灑殊為幽僻地形勝而棟宇雄麗屹然一名藍歲久廢興莫考志言唐天寶間席將軍捨宅建寺至宋雪竇禪師於此說法致神龍出井而聽其弟子天衣妙契禪主嘗覩汲嬰為衆僧都養寺石忽湧

泉甘洌名之為悟道淳熙二戊申元曰建塔迪功郎盛章為之落成予惟自孫吳國江左藉之有寺蓋自此始蕭梁殫其技都好佛愈甚一時寺廬廣殿編於南中今試詢其肇建之代無非赤烏天監而已歷年既久半亦成墟茲寺獲于成化間修于嘉靖中葉葺于萬曆初年雖志存恢復力欲圖新然作輟相循罔克有濟至山中翁輿導仰嗟發願起頹為壯易壞為美補缺為完工不為勞財不知費先鼎繕大雄殿而天王殿次之高廣深潤一如昔制凡所像設無一不脩值席君其相與董成君蓋席將軍之裔善承先志者也仍構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淨居東西表乎兩山前後煥乎二殿種二莊嚴咸臻嘉麗不惟緇素大

生歡喜乃山為寺而秀泉為寺而人之蹟為寺而勝蒐然為東方一大叢林矣寺僧復初誦檀越恩請識其事余嘆曰世之有力者不肯為與為之而弗底績並未足數今得翁席二叟無令叟遁買山肯搆之意欵工始于萬曆甲午春日畢于戊戌中秋記之日為庚子七月七日長洲張獻翼書

興福寺記

吳　寬

吳地多水其最鉅者曰太湖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洞庭為山周可百五十里中有穴相傳禹藏治水符於此因名其東十里又山相距而差小其勝略等人稱東洞庭以別之當波濤浩渺間兩山對峙蔚然蒼翠儼如畫圖殆道家所謂蓬萊方丈

者民環山而居善植果木世擅其利而屋宇閎麥聯絡映帶忽不知其為山林也其尤勝處往往有佛寺據之成化十五年二月既望予與李兵部應禎為東洞庭之遊自婁門吳氏肩輿行十里許入俞塢得寺曰興福主僧恩復出迓客延登其後小閣是時梅華方盛開彌望如白雲崖谷莫辨山有九塢塢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聲潺湲意甚樂之予既留詩而去未幾北來京師車馬塵埃間未嘗不想東洞庭之游之樂也一日有僧扣門來謁予熟其貌則昔者復公之徒也其言曰興福寺久矣甚恨無文字刻石可考往者幸辱游覽惟終畀之以智勤所以來者予嘗愛其寺據山水深遠處殊為幽辭宜學佛

者居其徒歲食田園所入可以自足而予所接如復如勤輩又皆恭謹能守戒律稱學佛寺予何爰一言不為記之寺建于梁天監二年傳有于將軍者所捨宅故在山之東麓始居者曰清禪師至唐遷于此歲久興廢皆莫能知可知者廢于　國初而深谷遂以復興之二傳仍廢而僧亦絕矣景泰間今復公始自其山法海寺從里人之請而來凡建門堂殿閣數十楹而佛像咸具蓋智勤實相其事而成之是為記

興福寺山居記　　王鏊

浮屠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所謂靜而心或梏烏則安得而寐或淆烏則安得而清或翳烏則安得而

明是故亦有資乎靜也靜斯定矣慧矣然後唯其所之靜亦靜
也動亦靜也洞庭有湖山之勝而恒患于偏獨所謂俞塢者窈
然而深坦然而夷長松拂天嘉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與福寺又
據其勝占其幽勁上人又擇其嵁絶之處作山居焉旦莫焚修
終年蔬食年且九十而貌如少壯者非有得于靜耶若吾人之
所治者何靜而安而慮而得其素講也顧擾擾爲日馳于外非
名而利有若動之靜且專乎是不能無惑于彼也然吾有問焉
勁之靜也惺惺然專一之中其有所主乎其無所主乎有所住
則倚無所主則蕩則所謂靜而定者其亦雜乎故因其居之成
爲記諸壁而因以問之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藤故水地去長洲東四十里曰陳湖固潢然巨浸中有壤曰磧沙湖行者必竟日始濟磧砂居中舟得艤以避風宋乾道八年僧寂堂師元祝氏華亭人始菴其上為中流之鎮棟宇由是大興因故額曰延聖院其後沙益延水日却東北屬於岸皆為田寶祐六年燬於火至咸淳間可樞力圖復之惟吉繼而葺治崇麗乃逾其舊其徒清宇志琛清仰清楚志朋志願皆盡其力焉天隱圓志為之記寂公始學於水菴一公家菴傑公陞遇孝宗多靈德異跡惟吉則文雅之孫殿之始由雅建也其裔孫上人與清表為天隱撰其集於院

平江府陳湖積砂延聖院記　　釋圓至

姑胥以水為國民廬皆岸溝港濟洲涇而居畝畝之間有澹洫無塗徑雖東阡越陌非舟不通荒村下聚菻葦魚鳥之鄉陂湖浸淫塗圃漆溢至於水之不及人乃以為桑為田猶必隄其外以備水之爭環州四疆其東為海北西南為具區婁松之江貫其內土耕民與食於水者戶相半猶商遊販出疆入境之舟岸牽港剌夜歌晝行大抵一州之間民里往來以水為徑不獨資之以生而已然其險不測非如蹈土駕陸之安故遠涉者必恃中流有避患之地乃敢無恐而濟陳湖在長洲東四十里當華亭吳江之間兩界民舟之東西行者魚銜而蟻接然其水混

江際海以雲為涯旦而放舟日昃而後至岸其浪波潮汐之壯足以敗舟帆而宿姦宄宋乾道八年寂堂禪師来自華亭得湖中賈氏之州曰磧砂乃庵其上為中流之鎮民利其留而惜其勢之猶小也更為大招提宮室居之於是穹殿涌堂屹流堰與攝津瞰江碇泊湊附既成因所請故額曰延聖院而定其傳為甲乙之居寂堂沒其子孫立浮圖以祀其舍利又刻三藏之經而樓其板於院北之坊其後磧砂四面沙益延而水日却東北皆為田屬於岸延聖子孫益蕃延富盛其才賢者争以學術自緣餘時節衆會文物布述粲然矣寶祐六年延聖大火獨讖殿與寂堂之塔不火咸淳初住山可樞按火所毀募其徒分而構

之益為壯麗以加舊觀迨今吉公之世延聖院復成吉為六世之孫未能有記以留不朽使其先清懋貫石以請于余蓋自宋之季年都國兵饑大姓貧而施予之家少名山大川化佛靈僧鼓鐘香火之宮福國壽民之祀其棟宇不幸而壞廢則無以勸豪傑之財力而復於成能自植立于丘墟之中以存其舊者少矣獨延聖益有餘力以增鉅麗為崇侈其勢興決起之勢非獨不挽於時之難而屋室之盛貨聚之贏方且擅強於今而加富於昔雖其嗣繼材智能爭翔競奮以大其門亦宜堂養培積種以遺其後者豈堅根碩葉之蔭茂也嗚呼盛哉寂堂祝氏諱師元華亭人嘗學於水庵一公容庵傑公有名孝宗時多靈德異

迹既老又為白蓮寺於弁山之下而歸終于積砂其言有錄而行有銘故不繁載於記

延聖院觀音殿記

釋圓至

余記延聖院逾日其大浮圖唯吉来曰院有刻經室有白衣菩薩之殿我所為也請復得記刻之役始至元二十四年六月成於二年七月成之明年然後舉殿所宜有畢備從于下者曰清宇曰志瑮實庇其事相於傍者曰清仰清楚志明志順實欣其費殿之中菩薩西嚮天王侍於前南北相嚮立凡二十軀其髹彤刻飾工材之價又若干則出於里豪顧氏蓋湖濱之壯招提延聖為甲而延聖之屋百有餘室無能與殿比隆者則其勢之

大作之難不見而可知也夫聖人之出必有地因將假境以表其教也教不一方得不一門觀音之道以耳為門以聞為修以應為形故其神息處於海水之中水無窮而一月皆入應之智象為海無聲而假潮以鳴聞之性顯為使凡至其室者目擊而道得不言而教行此聖人藉惑之冥權也今夫陳湖之大姑蘇之水以是為歸震奔雪灘瀕洞百里串濟而後積砂屹焉為其境之所肖固有冥示于人者而又當二邑之會舟車襍遝之衝陰足以揚靈要足以極物是故菩薩所擇處以行其教者也然則吉之成此其假物以喻於人者為道至大豈苟以崇村鉅麗之觀為一壑之餘哉初殿在院北廡南住山文雅所建也寶祐火

祖毀爲吉於雅公爲家孫卒復殿以繼其先人之志

吳釋傳內一條　　劉　鳳

善慶菴在郡城北六里姑涇上始宋紹興間元泰定中有嗣芳師者中興之至正丁酉復燬於兵僧處林與其孫善來同力協搆不憚勞勤復之丙午又燬寸椽無復存迨洪武年始謀再起其舊未久而室廬門垣皆以次新花香幡蓋輝煥相映林公年八十餘乃幸其寺之廢興數十年間畢成於其祖孫守來弗仲行復度孫三人曰普圓正宗紹隆皆謹厚能持其山門

慧聚聖迹記　　僧辯端

至道二年冬端自杭州止於姑蘇遂謁郡太守尚書工部員外

郎陳公一見若舊識連盤桓于是邦得遊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屆於崑山縣寓慧聚寺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巡水塘相繼而至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覽古迹且目其孤巒奇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群岫相去皆百里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溟渤西接洞庭原隰溝塍坦然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歷石斷壞其文殘闕年月名氏皆戛然也乃詢諸寺人有耆年宿藎者徵以舊傳乃得唐人博陵崔子向所紀之文略叙其事先是梁天監十年有帝之門師吳興沙門釋慧明姓懷氏父居內寺一旦歸省而至是山有息焉之志因放錫禪坐于山脇石室間以二虎為侍師方運籌思立精舍忽有神人見師之前曰願施千

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林木號怒近山之人聞撲斲之聲翌日而奇石纍纍廣階駢砌其方載如也延袤一十七丈高顯一十二尺蓋山王之役神工也時宰縣者異其事聞刺史奏武帝因造寺焉遂立正殿於其上勅張僧繇繪神于二壁圖龍于四柱每雲陰天暝則鱗甲皆潤濕然及有浮萍者或曰多興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勅僧繇畫鎖以制之洎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佛宇茲寺嘗在毀閒大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闡釋門故寺僧清江以其靈迹聞郡守韋公於是奏再興焉凡今殿閣像設非梁製也唯神砌存爾觀其神迹規制皆窮奇極壯造化所成信非人力遊者觀之莫不巍然心懾而股慄魂驚而魄

駭苟非嚮師至德通于神明又疇克臻于是耶苟非山王靈感昭于有德又胡能成其績耶又前後曾未有郡牧至此者今陳公博古聞異采而覩之久以嘉歎因謂端曰前記湮滅來者昧其所從請標其實庶垂以永二端鉅諾才忝厚命故抽毫以書時至道三年孟夏僧辯端記

天王堂記

王洮

有釋氏子宅於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太原王生洮侵晨角坐涵意欲洩不能者數四頃乃作曰欲以天王堂事勞筆端詣按釋氏書云天王生于闍國作童兒時猶能血鏃射妖遂去走天竺遇金僊子授記護闍浮提補多聞王騰雲跨溪救患摧魔霞

幟雪戟指鈎摧洋竟鎮妙高北面水精宮中為藥叉官長吁奇
哉事孔門弟子慙於語然儒以正直為神今天王能射妖摧魔
用壯讓世是亦正直也復何慙之哉按馬鞍山踊出平原中絶
頂晴望他山百餘里緣接培塿咸溝穿睦織坦然鋪出復多奇
石支疊危拄釋氏築室鼇倚山半今天王堂實翼西北隅塑狀
岳聳屹然柱空金精獰瓌力溢膺脫鞹卒象任作為部落堂宇
宏麗四簷飛翬麻雲庇像　若腰瞞被甲擐戈立于煙霧兆因
勞其實進曰非某力能皆邑民為之塑實成于張弘度堂實成
于俞師甫吁大凡力于耕者一人功于蓘者三人豈偶然于天

王者大中三年鄉貢進士王兆立

一本塑狀作盤未伏云釋氏子姓闕諱
清建姓趙諱良翔時唐大中三年記

山園記

慧聚一淵之名刹肇跡于梁天監中耆舊傳昔者法師慧嚮駐錫之地謀建塔廟力所未給精切誠至俄有鬼神之助一夕雷電大作怒風惡雨明而視之宏基峻成殿之階是也觀其裒礎礴積嵌嵌在蒼崖崇崗之垠直逾引繩方萬載鉅剖劘鐫了無瘢痕隱隆頹然似巨鰲之俯伏不欹不頗背負柱石殫巧窮妙信非人力之可致是以自時厥後馬奕蟬聯月增日崇底今大脩寺之疆境據崑山之西北寶勢屹業依馬鞍山綠繞而上高七百尺茂林修竹松檜藤蘿之隩又有靈苗佳卉珍

叢秀蔓自紅自綠霜露弗凋佛宇僧舍疎曠與快之處敞紅陰而翳綠影若綦布榔比幾三千極經畫締搆　乃若濟濁煙霞偃仰風月軒堂亭榭臺閣樓觀往往橫跨傑出旁峙挺立若鳥之翔如獸之蹲甚者架虛排空玲瓏縹緲層層疊疊銀硃金璧之相耀乍顯乍晦于翠雲紫霄之顛加以巨海處其左重湖居其右俯瞰淞江之汹湧側頫揚山之巉屹朝化暮變供秀氣而借清光指掌之間四望百里真天下奇壯雄偉之觀也然而姑蘇一隅地極僻側弗類于杭之天竺潤之金山當冠蓋之衝臨車舸之會華乃非凡之勝概包蘊停蓄止見于近未聞于遠量彼較此為之不平適主事僧法同刻圖于石殫躍執筆

從而道其始末庶或流派傳之四方且俾好事者燕坐几席髣
髴乎登朱橋步碧砌審衆水之環山想孤峯之擎寺必稱其瀟
洛峻峭蔑一點埃壒之氣可以儔天竺儷金山並駕而同馳靡
分先後蓋亦揚善成美之志也雖然模之于畫述之于書寄象
寓數特其糟粕殆有畫之書之莫窮莫盡之妙潛藏默喻于象
數之表觀者自得斯圖也豈徒誇詫是招提而已耶因以見國
家太平一百六十年之盛神功聖德格于上下覆燾函毓無垠
無涯故茲山邑水鄉幽閑荒陋之地尚克闢紺舍而集緇徒為
民祈福有如是居有如是景嗚呼休哉政和元年十一月旦知
縣事盍輿記

諸天閣記

范　浩

浮屠氏傳西竺一乘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報應之說風動世俗波從信向者往往悔惡徙業而歸之善其亦有補於衆化矣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架閣上切星漢屬之嚴奉高棟重簷閎麗誇雄自唐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嘆其不可過止也崑山普賢教院有閣翬飛下俯鱗宇碧檻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諸天勢欲浮動使人髮立凜然生肅心每陳供辦香氣靄葱鬱神若天隨馭風而翔雲諦觀悅然復超身之排金闕而筮瓊樓也予嘗訪禪者暑盖因見住持講僧淵問誰為此具言政和癸巳苾芻義明演經乎錢創興普賢殿邑人沈銳募緣增

堂廡以侑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威夢率衆建閣豪姓辛珍獨
又畫刻諸天十六尊像遠適信向磨肩投禮禱福祈年應不旋
踵念此殊勝緣要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冬
既望奉議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

惠嚴禪院法堂記

崑山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名一時
故鎮遏使劉璠為建院以處之嗣師既去其徒以世及續居者
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敝徒不能葺熙寧四年主僧惟已請如嗣
師故事復以院待學衆之來遊縣以聞州命選於衆乃得惠元
禪師界以住持於是四方之士不期而自集一境之民不言而

心化因相與視其屋則又皆曰是豈人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鄉人聞命樂輸以助先為法堂寢室凡二十楹始事于元豐元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畢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興化為人也則記其事以慰作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休耆壽者之身佛之法傳于其中矣非知吾法者不能為也以書屬余曰幸為記之予聞釋氏之書曰所言法者謂衆心生是則攝一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此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也夫心之為物微妙玄通故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不古不今神而無方信乎廣大高明超於名迹豈言與書之所能盡哉是以學者欲其深造于道而自得之也當梁之世釋氏之

教最為盛時然學其法者亦泥于言學其書者亦忘其真天竺之師達磨始自其國来其曉人也直示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我同有豈如老身窮年敝精神於名迹而已者乎于斯時也道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悦之者六通四闢如醯雞之發其覆而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道者亦從之遊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復待人之飽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衣或泛求于人而人亦不以為厭也其居之至則崇棟廣宇極於壯麗徙則衆相與新之而人亦不以為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庇已以遊于世則其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言也惟此堂宝師之居山湛于

淵靜廓然朗徹資道之侶還至而時集顓問於堂奎叩於室述者自覺疑者自信神悟心照不知其然堂室雖無與于人法亦人法之所依也則作而新之者其澤豈易謁哉云云元豐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充曹州司學教授曾肇撰

重修延福禪院記

蘇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禪院蓋出於梁天監之初自唐會昌廢毀存者無幾端拱二年今長老惠明大師希辯荷天子榮命歸止於斯而鄉耆里氓為之捨土木畚鍾之功大作廣宇峻廈不五歲而告歸於是有隆構而門者有奐煥而亭者有顯

壯而堂者有遼麗而室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雙延相敞而廡者有表門背室紆遮峭植而垣者抱塔之址又有圍覆環架四十而院者居高而顧望周旋自下以推之翼舒鱗革輝照可鑒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處師俾悉得而專有之師當錢氏列國時從學於天台山既大成而有聞被召入為慧智禪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杭國除隨詔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匹復賜令師歸留之京師天壽寺淳化三年上御製草書急就章一卷道遙訣一十一卷秘藏銓三十卷太平聖惠方一百冊藏焉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實以錄之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

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唐　人

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郴州牧倪德光捨居茅置之是為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為興福寺自為邑為寺歷陳隋四代迄于我唐甲辰歲二餘三百年會昌末釋教中圮僧難聿興武宗斥去浮屠法寺毀大中踐祚再恢釋教俾飾伽藍先是大檀越主吳興錢公某吳郡顧罕汝南周坦與彼親友無募信士助修塑像添建殿堂赫二垂芳傳之不朽以為僑居是邑廢之興之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

范成大云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即常建題詩處

慧日寺修造記

張埏

梁僧慧皎造大寺三在淮南曰慧照在皂山曰慧聚在常熟曰慧日環常熟之境他佛廬無慮數十所或背岡巒而深穩或面江湖而舒曠其得勝槩固宜獨慧日在縣西稍北九十步基殿屹立檜柏蔥翠當闔闢中乃有小林瀟灑意鐘磬石鼓之音時徹縣齋為令者藉以稍清胸次為不易得也院從昔名重甲諸剎旃檀林率瞻二千指非但為展鉢計頗知相勉參請或在定累日無少懈怠以故主席者必當世龍象然後其徒心悅而誠服嘉定丙子夏五比丘子幸以少師樞使大丞相魯公之命來住茲土始至之日旱蝗積逋含宇就斁端祀稍稍雲散幸與佛

為謀詹空拳而一新之凡所得施利悉以助修設髮無私焉
居無何甌中之塵銷而户外之屨滿矣於是首興造寺聞者響
答富室至捐百金其婁人子亦分錙刀若法堂若庫院若浴堂
若衆寮若華嚴閣若水陸殿既次第補葺復制幡幢二十四首
以嚴冥陽之儀祕經函六百餘枚以足大藏之數三門兩廡舊
為賈區卜肆喧呶穢冗雜亟聞諸公而盡斥之塗以丹艧輝如也
繼此来者款門而容改升堂而意消使人忻不　之萌者固多
謂佛法無益世教不厚誣哉埏埴来試邑既喜與蘭若鄰壁故
因其求記而有考焉自天建初院為十方禪林幾千載于此矣
中更黌攸碑碣無有老宿或謂三錫勅額曰壽聖曰晏安曰慧

日六口相傳以屬爾乾道間僧宜意建佛殿淳熙間僧宗璉建法堂嘉泰間僧祖印慧光又建寢堂丈室皆未就去閒關至今乃迄于成是必有數存乎其間斯非偶然之故也抑嘗誦須菩提經云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夫靈山六年鷲頂蘆膝佛自處也金碧晃耀十二由旬人奉佛也二者並行初不相悖今慧日奉佛之道至矣若夫離相莊嚴則在比丘反求而自得之嘉定十二年歲在日宣教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龍泉張埏記

寶嚴院新建佛殿記

陸絳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擯釋老賢與不肖皆欲隨而去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侯辟王治亂興亡之運接迹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曆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曆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於天歸退之有唐之鉅儒也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於當世而釋氏之教獨盛于中國故力排而擯之若原道篇佛骨表皆著辭深切痛疾時君奉之太過者也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抶其浸盛未始不為釋氏福殆（言）弗納而默（自愧也）之彼得以益其盛遂有會昌之禍豈非道隆則汙物盛則衰之數歟天意若

曰蠹中國害生民則使大中復會昌之迹如韓文公之比者佐而輔之固當拔本塞源矣豈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之未厭其教哉噫大道衰而有仁義仁義衰而尚權詐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塞於時雜於霸金氏之說其不有興乎由是源於漢流於魏波於晉宋齊梁閭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說為興善滅惡之筌蹄之訖從而遠罪則如來真意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徼福或廣度僧尼以崇教上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為後世弊蓋崇之者反於其道耳文中子曰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

得之我國家四聖御寓灼知化源寺觀沿舊而存率禁其濫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槩或有所莊異者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於此哉始藝北走有邑曰常熟邑之西偏有佛宇曰寶嚴即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繡若屏幢嘗有希辨禪師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聞召歸餘杭普門寺目為慧智禪師及錢氏獻土隨名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慧明大師既而獻居京國歸隱舊刹錢氏以師入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建七級浮圖一所淳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道遥訊秘藏詮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獎高風旌善地也院舊名延福天禧中邑尹胡公順之飛章上請帝可其奏改

賜今額爲院有佛殿者積其歲月了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龔顯
始發信心崇修妙果次有東　禪慧院僧清鑒浮杯至止苦行
自修謀茲勝　有若符合復有邑人諸葛頓李仁壽共福念
乃聞贊成其事且曰仁祠之興爲我福地今　宇不立粢容無
觀則吾儕何所起信哉由是　厚施貿良材庀徒僦工審曲面
勢即其舊址　以新創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曆之乙
酉凡數年而能事畢矣觀其壯而不華嚴而不陋巍乎中者其
宇一所以納高廣之座而宅乎豪相也翼其旁者其舍二所以
容儀衛之位而列乎賓供也遠而望之若太微之凝帝宅聳
雲端迫而察之猶列漢之立僊宮來從方外其爲功德殊勝可

思議哉武陵公幣無多藏屋無餘潤獨以興葺補廢皇皇於佛事人所難能矣若夫辨師興之前鑒公繼之後事有冥契豈誣也哉絳里人也因熟於茲山之莊日擊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書時聖宋慶曆六年歲在閼茂王正月一日將仕郎守真州楊子縣令陸絳記

空心亭記

海虞山循常熟州治西北十里而近曰破山直破山之麓有寺曰興福澗流絕山而下潴為深潭潭之上有空心亭山以崖斷不裂得破山之名亭以唐少府常建詩得空心之名海虞之勝萃於破山而破山之秀鍾於斯亭屏顏峙其前冷泓停其下設

置既宜而稱謂也當人知少府之詩之工而不知所以為工一登斯亭不言而喻矣亭之始建莫知為誰歲滋久風雨弗支至正五年寺僧滋上人謀撤其故而更新焉走邑士崔君天游后君議皆許諾二君人望也既相為先後聞者樂趨而朱君其倡者也落成宏敞雅潔十倍其舊先是崔后二君嘗與寺昌上人取少府詩析為韻授四方名士大夫各賦五言一詩至是悉刻梓揭之亭冠以少府詩亭所宜為者始大備以予祐住是州而山若亭實所遊歷致書屬為記惟元氣結而為山其秀且奇者所不乏非有文章才藝之士發之未必顯於世破山之以秀傑稱宜矣必少府詩出而後人知之又必空心之亭立而後人

人信之地有待夫人重事有待天時如此穹麓飛棟宇雲湧陰晴雨雲光景變幻遊者稅塵鞅縱清躅蔭林樾之奮蔚睇谷巖之硱磳寓聽於琴築而致逸於水雪平昔寵榮勢利之膠乎中者蕩然火燼烟滅其靈墓虛明直與潭水相為洞照名亭空心疇曰不宜天祐不敏方將命杖屨載筆札從諸君子之後崔君名元方后君名克正朱君名士昭八年九月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段天祐記

明因新改禪寺記

東常熟縣七十里有雙鴈鄉有村支塘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國朝祥符改元始易今額至興寧六年

遂為禪寺土不變壞人不更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實亦尊佛而已佛以一無言一切有以一真破一切妄一切法是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言今安得有一切法是妄我何使之真我自非真今安得妄一有一妄為有情故一無一真為無情故此禪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禪此禪律所由盛也夫律為漸禪為頓而為之徒者以禪受十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污其不見傑于世者無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撲碑鼓衆更律為禪自今日始縣為開府下僧籍蒐可為領道者衆薦今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

頹垣壞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付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鼓晨唱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僧舉徒衆僧安歲輸大半而永且旱百里蕪其八人輸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虛其九嚴不轉之心奉一實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鄉人以此敬八年於今而門之外藁長涇以利衆長涇之上營石橋以便行堂室龕廄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如此若夫門未革殿未紺而丈室未敞此必有待於他日余不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前常熟縣尉陳于撰

頂山瑞石庵記

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怪篁奇木陰森蔽翳之中有瑞石峭拔不

可窮極而龍母之家神龍之沈環窠其旁邑民禱禳水旱嘗不
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圖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
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為庵令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禳禱輒應
而福在一方守常死庵其下者不得其人則禳禱不效水旱相
仍嘉生不遂邑民以為甚患迨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
之欲命僧慧安拯廢舉墜益廣其旁以廊以軒以垣以牖以飯
四方之來者以起民人歲時祈禱之誠信夫窮巖極境龍怪之
窟宅足以為一方之福遇人而興其信誠之應效蓋不可誣神
之為靈嘗陰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為報其能不逆民
之心以嚴香火之地以致誠於陰寂不可詰之間而為取福善

之應蓋亦賢於無所用心而欺闇以悖人者之為也丁未春正月承奉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通判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錢藻撰

新鼇頂山路記

常熟居海濱地無大山縣依山之陽是為隅山以瀕海之隅也又名虞山以昔人虞治於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為破山以闔龍破山而為澗也又北行九里為頂山又北行六七里為小山、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鳥目山鳥縣人往還以舟航為安向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縣至破山即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皆砂石人

迹不類則榛奔為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濘為之塗昔之僧於興
福者憚其如此累甓以甃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
而已固仍時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峰庵主懷素始自破
山之雙塔甃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兆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
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為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
即成功古之治田滄上有道州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責於任
事者雖州縣之吏時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成亦又有其意而
不得自任以為責者今懷素非徒能甃路而已又能建雙石塔
以鎮交衢之衝開四石橋以濟往来之阻是能為縣官之未為
者而以佐縣官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元豐三年三月日文林

郎試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于記

重修虞山白雀寺記

王世貞

去常熟云二十里有寺曰白雀其地東枕虞山西沼大海襟江帶湖蓋羯磨之勝境也寺所以名白雀者長老云梁天建三年有遊僧志圓善堪輿家言得其地而悅之倡諸善知識以有知刹：甫構而白雀二巢爲自是數圮數振以迄於亡吳之季委之兵燹之手歷我明入熙朝而弗克復其存者草莽之址與僧雛之而舍而已久之爲正德丁卯圮丘明慧以四衆力悉新而拓之又久之爲隆慶丁卯再圮優婆塞明淨再新之尋復圮而比丘智海乃歎曰嚮者六十年而圮今者不二十年而圮豈末

教之轉促耶將無所以致力於土木者未固也謂其徒慧秀曰吾饒緣為汝職募若饒思力為吾職締自海公之募而檀施雲集秀公獲匠意焉覺取其厚材取其良塗堅取其精堅於是三身之座四天之閣與十八應真之位屹然若金剉不壞矣壯麗亦稱是寺成秀公來乞余記余之鄉先生王龍谿吉書養痾茲寺余得其詩二奉詞翰皆驚絶因竊琢其瑰奇崇墍宛委叶條之勝思一遊目而未能嚮者似聞客言勝且汎之矣詢之秀公寺今如故勝亦當如故秀公曰然嗟乎當天監之世冠遠代以人王之尊酷入人天之小果而吾吳郡又其左馮右扶緇黃之所皈嚮貴賄之所輻隆蓋有非佛理不談非佛事不之者冥浮

圖之盛至此也然而同泰之講座未撤而火輪即逐之其宅基城之內外今所按圖而得列於伽藍記者十餘有幾而瀕海一蘭若遇比轉振魔所不能妬而社所不同改豈護法諸天厚小而薄於大哉夫圮者數也振者人也或者曰人亦數也夫山河大地惟心識所造而可盡諉之數也耶且而師之有感乎圮之緩促也以為致力之固與不固也此非獨一刹言蓋哲於說淨業者矣二比丘勉乎哉以此功德而不住相則無漏以此深心而奉塵刹則大報恩不然而欲以余言而為寺重以寺之復而為若重非所知也

接待庵記

李維楨

性鎮上人者余里人也少祝髮沙羨之龍華寺已參少室南海
及兩京諸禪宗義林入理泯然至於海虞賢士大夫與結夫許
之契檀越八十一人卜地邑南郭三里橋構園焦居之以接引
四方赤髭白叟之侶為大雄殿造佛菩薩諸像已為千僧文殊
金像蓋錢觀察侍御某二三公及其群從子姓首事久郎簡公
學師暨公贊之後先海虞令殷公譚公某公為之題目而歸然
稱東南名刹矣會余叔弟宦海虞樂觀厥成主人介之請記于
余蓋吾儒所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而釋氏無之然
其立教先令服勞以孝父母祝壽而報君恩至于指服生羅候
一體度阿難舍利弗以德猶推為長老迦葉以鉗鍾成就同衣

金粟如來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云云修行聽衍嗣息人倫何害廢也吾儒所謂大丈夫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耳釋迦入道淨飯留之不住耶須挽之不戀宮嬪誘之不惑外道魔之不移雪山苦之不悔太子名利哥利屠毒視之蔑如也吾儒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獨善其身辟支獨覺自修自証為小乘禪如來弘願普度身作津梁遍三千大千則大乘也吾儒禮樂刑政並用不以妨息釋氏有地獄輪迴因果報應使人凜然戒懼南天王鎖食人夜叉或憐其哀叫將釋之曰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吾儒教多術百慮一致殊塗同歸而學佛者亦各以所見入三摩地或以色因觸因法因味因或以音聲香嚴或以分別

自在或以修習水觀或以純觀遺身或以身根圓照三昧或以
攝六根淨念要于証聖一也吾儒所病釋氏不忍于蚊蚋之細
饜其嗌血而土木金錢傷耗不貲然而謂事物在恭儉慈忍為
惡不悛者可無罰乎革無滋耳道在心不在法由己不由人刑
不天命從不勞力風雨寒暑時若百穀桑麻蕃植其為持齋不
殺大矣輟一日之餐救一禽之死安能弘濟耶建寺施僧人天
有漏小果不名功德此佛圖澄那跋摩遠磨寶誌之論也宋之
大儒言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夫無實安得高
於大學天下之物無有不無一無不有物虛則生何物不有物
過則寂何有不無世人執於有譬蜉蝣之羽而好蠻觸之爭是

非相軋人我相傾以此嚴淨提稱五濁惡世故為說虛無寂滅以解之而二乘人頑空枯禪或盡掃行門單提宗印以治其病任無悟之私則又為有以破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竭磨精進歷試諸艱人心無一物而後能應萬物無一事而後能應萬事釋氏不名真不逐妄不貪成不怖壞其情不塵其定不槁山河天眼世界法身聚則有相百千萬億變化無方散則歸于太虛而靈光炯然自在昏庸蔽錮父兄師保所不能訓趫猛獷悍王法官刑所不能禁一旦皈依西方瞿然頓化豈盡無實哉吾儒之學莫精于易：雖不言有無博而約費而隱無聲無臭上天之載非無而何彼虛無寂滅而無實者學釋而失之者也非釋

之端使之也海虞儒者相望稚重性鎮之癯然貧衲能使文獻之邦遠近崇向開山演法日新月盛必有道矣丱角官師儒與性鎮中國而立將有昌黎大顛往來之疑余故於工費規式靡不言而獨舉儒釋大較浮廓如此道聽而塗說之不中受水源一踏德山一杖矣

跨海梁

錢希言

常熟縣北行三十六里有福山鎮之在海濱寺名大慈中有轉藏殿極大相傳轉藏一回可代誦經百卷故四方善信游其寺者無不轉藏嘉靖甲寅年殿燬于燹至隆慶中有僧募化重建改其殿額曰西方木石之費已苟完矣獨缺正梁一根居民萬

甲夜具舟楫將往郡城買梁施寺侵曉忽見海口有一巨木浮來視之乃是香楠蓋良材也使人起之於岸亟召匠工計度不爽尺寸其殿遂成道俗長幼咸來觀瞩呼之為跨海梁矣乃知佛力廣大加崇信焉

常熟寺觀志　鄒　輗

佛老氏之教行天下其崇宮傑構莫盛於吳會而常熟一邑淨坊琳寺領號于祠部者盛矣考其建設多出梁唐元宋之舊則當時之好尚可知已其在今日寖失其舊豈王教明而民習嬗耶將篤於利而莫之有捐也愚於是乎有感作寺觀志

吳釋傳內一條　劉　鳳

常熟之東崇教興福寺宋建炎間文用禪師開山所建也用善
地形故所占善地也為塔僅六成而殁咸淳間有淵塔主悉撤
其舊而更之為九級時日觀溫公為疏應施雲委遂落成上施
露盤表以金刹金碧丹艧上下照灼人謂淵公即用禪師後身
也久而頹圮洪武八年僧淨慧大合衆施興修之迄工於十六
年癸亥昔晉沙門曇彥與許玄度同建塔越城未就玄度亡至
梁岳陽王詧来鎮越彥猶在乃迎謂之曰許玄度来何暮詧恍
然悟其前生事殆相類

劉鳳

吳釋傳内一條

虞山西言教上人於所居開軒之東榮署曰招隱環植以桂自

題署其壁大僧之能肯構者即禪門之棟宇予見今招提有房室新淨几席潔雅安置器物可玩者嘗過而流連嘆僧與俗大概同能成立者難若彼霞蕩荒殘鞠為草莽者可勝恨哉

吳江重修聖壽禪院之記

平江府吳江縣聖壽禪院石晉天福七年所建也初朱梁開平三年錢氏奏分吳縣地為縣閱三十四年而有是院始名興寶皇朝天聖二禩賜以今名開山以來有志昇法序居此禪席實相先後二師俱宗門棟棟五家宗派可考也景祐中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施大藏經在焉圓照禪師宗本嘗主之後自瑞光台對便殿遂為慧林第一代師其宅領袖有道因佛緣者常

不乏人以故歸名刹更建失兵火　像毀掃地無遺會清本
法師相繼駐錫編募檀那增祀莊田而又備築故址僅成殿廡
歲月積久風淫雨虐寖復頹圮田為亟千畝沃壤年來守者屢
更往往侵漁百用不給而逋負重仍殘僧纔三數鞏鐘魚幾為
絕響聞者駭之縣大夫趙公下車之明年政既成儒宮神宇驛
舍橋梁次第營繕一日因會慶節率僚佐詣其院慨然曰莫嚴
乎萬呼廊拜之所而無廢日甚何以昭臣子恭虔於是謀所以
新之吁集其徒授之規畫俾各董一事其鳩工度材自一金一
穀以上悉徵公聽曾未逾時法堂方丈與山門佛屋煥焉輝映
且表以修廊以高墉凡所以安衆作佛事者靡不崇貴公復

慮異時強有力者此居蟻餘乃作靈山設法像於法堂之兩翼馬公平日持心誠慤不餘目前於時概觀未幾四方衲子雲會相與驚嘆曰物之成就自有時縣有刹曰無礙寧境華嚴萬善與是凡五公各講助勤奮或圖斬於舊或易撓以隆而聖壽尤其全脩自是信士善女破慳捨有日月以至則窮壯極麗他日之雄當未易量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事多此類使根顙起仆率如是院顧天下有不足言者將於公見之落成日耆宿建其門曰院之中興縣大夫力也請述其事刊諸石以詔後世僕猶得於目擊所不敢辭故為歷道其廢興之端而并以窺公宅曰閎大者寓焉公王牒名公廣孚德儉冬官宣

教郎淳熙三年季春既望建陽陳武子記丹丘李時高書并篆
額住持僧道珠立石

重修北寺碑記

予襄歲曾肄業於北寺其寺名十方禪院北寺其謗名也有主僧慈雲恒相與議論時每欲新斯寺以告於予予曰新之何說也曰吾之舍旦身而從幻身辭穢土而皈淨土且得以主持斯寺詎忍見斯寺之將圮而不新之新之所以救其圮也將不可乎曰世之圮者多矣顧新之予不暇而暇寺之新乎曰吾之新此寺也非獨以為吾徒也吾將上以為　朝廷中以為官司大夫而下以為民也予請言其略曰斯寺之建也自赤烏始自我

明洪武中定為祝聖道場故額其門曰　勅賜聖壽禪院也則大雄正殿　金闕坐焉東西二殿官司大夫更衣在焉法堂方丈僧會司設焉左以僧會右以住持晨則談玄講法夕以演課誦經則斯民未必無向善謹趨之卜也予之所謂當新者此也其將新之乎予曰若是則新之烏可已也以子之言諒子之心行子之力吾見斯寺之新也其可計日而俟矣越明年予已僊倖科甲日驩都門又不得一盡鄙心至致仕始得歸省遂造其廬仰觀斯寺則易置而煥然左之重建觀音殿演經堂憂之特出而一新之予想少頃撫而嘆曰人之有為不能為亦惟願其力量之何如耳前之子所謀于予者今皆得以遂子之心矣予

昔既不能助之以力今當贈之以言也故為之序云　洪武丁丑秋七月　賜進士出身任山東監察御史施恕撰

吳江聖壽寺恢復法堂方丈山亭故址碑　吳應賓

法之東漸入吳差晚大帝赤烏康僧會尊者始以舍利劾作佛事浮屠剌天精藍布地吳江之有楚剌自尊者昉也梁晉宋元鼎革代有興廢聖壽名字相禪賜額置司祝釐孜教則我　聖祖之勅慈雲比丘昉也薙檀之林龍象之窟倡導檀者無慮十餘輩臨濟之報本元雲門之雪竇顯天衣懷圓照本最著古輪持地石之言邑之衆班如也宋陳武子明趙宗伯用賢最著灰可然金可布節可支固非一時事一人力也乃至肺石可鳴庭墻

可矣亖可刖膽可嘗蒐采可以傳舍子父戮力三十餘年當萬曆壬辰克還故鄉妙樓寶楯次第出興則住持妙能及其徒果正悟林又最著觀察實相深入緣起頗王默導悲心普熏付囑受記不從於素吾知其為紫栢大師可金矢既得舃帶乃褫一牘之幛無能見項闇提薄酡寔於泥犂寧不亦恒順之異方便哉如是者吾聞之周開府繕沈郡丞欠趙令尹夢麟於我為城乎於彼為雲乎力之為擅乎慧之為方便乎財之為摩尼寶乎吾聞之陸太宰光祖馮祭酒夢禎沈開府季文余同年唐宗伯文獻沈金泉瓚言者歷數導以達實所最後之導以妙井露瘡其目青曰忘汝之所乳之其方曰艮其卷曰合妙其地舊隸於

寺祈入於民浸假而自金泉以歸於三寶其所供養說妙法者吾知其為大師之獅子兒湛盭調達之三禪覩憍陳之首度烏夷入寇喪亂是因破羯磨沼蘭若相大悲之臂而陷之綺羅池館數稔而畢疽出刀入五內洞然長跪自訟七日乃斃豈其逆行示現花報使俱四七遮之有出佛身血非異人為若人之為也如是者吾知其為皇甫少希渙前有霞車後有叱御代廩蒙虎皆構寇亂秦也亡城趙乃完璧夫非虜他族之為墨翟忍辱分惡以持今之治反者亦如是者吾知其為周光祿園南及其子道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畢生本識普孳十方淨穢成壞如響集答劃於般若無上願王從井是憂斁若布安養治國則去睡

就娑婆不樂菩提寧怖惡趣心奉塵剎氣作金湯吾知其為孝
廉曹子文學凡三十有七人沈令名周禎周之琦申五常周叔
宗沈令謨吳承烈周祝周祇沈令言如是等而為上首踞法華
乘而三車亡浴涅槃海而百川用藁之蚊囷之禾虞之材陶之
埏埴堵之齒牙四事五體合掌低頭勇怯促延究竟悟入佛之
知見其事一而勢其人渙而莘其名可以石載而不可以文字
數也不佞應賓得事湛師為八戒弟子徃以不腆之言前茅歸
宗幸而不辱會泉虛合妙以致餅錫正上人復請於師使余顛
末茲剌勒之瑣珉余為優婆塞殘檀詘於貧力弛於病維是函
丈唾餘屬耳於口數從榮栢椎鑿頳輪豈不亦援溺人以浮囊

而繫貧子以衣寶予余所願者　聖壽無盡祝延無盡說法無盡度生無盡而余盡未來際得值尊者近于湛師諸善知識種種緣起清淨善友若行若證若剎若衆等無差別是禱也倘庶幾法華之所謂童子戲予若曰不朽之言無畏之說則請避三舍以俟大龍之具廣長相者

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仲夏日立

釋元照

言天下為佛氏者有參禪者焉有聽教者焉有習律者焉以至營福雜業事業萬異且未有一人不登壇受戒者則知受戒乃為僧之本欽然受戒者必當持奉之必遵制法之萬違不

越一者瞻望說戒二者衆法羯磨三是和僧之要術既秘且勝非作法之地不能勝之則知結界又持奉之本欵然而毀容壞飾陞壇二禀戒反不能持奉伽藍設置歷年寖久復不能結界者得非忘本乎蕪州吳江縣東走近二十里有僧伽藍號為壽聖考其敘建之始乃有唐大中元年鄉人碩文通捨宅為之舊名報恩皇明治平中改賜今額中間興廢傳錄不書往世相承未嘗結界律議法制有所不行負識之流慨其忘本嘗有不足之色遂以元祐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命知律僧主法行事隨方維以立標約步量以集衆唱相以告之秉法以加之是夕二鼓歌功告成翌日將勒界相要諸不朽仍書其始末以告來

者云餘杭釋元熙叙

吳江縣華嚴講寺記　　曾令得

華嚴講寺在吳江縣治東門外百步許自東晉明帝大明元年衛尉卿陸僧瓚捨庄基為寺法師嚴公講道其間東魏太平初姚氏重建開運三年釵弘佐法師復增新之宋元祐壬申邑人姚得暄施錢四十萬緡建浮屠七級紹興五年隣有寧境寺僧衆稀少寺僧從了告給公文捨與華嚴併為一寺改額云寧境華嚴講寺時慧壽法師開拓基址建修兩廊三門佛閣建炎間浮屠兵燹邑人鈕氏指臺金修之至正甲辰復燬于兵丁未法師繼公重復修建　國朝洪武間清理佛教以成叢林永樂初

住持文錦首僧淨滿勸里人新之永樂十三年住持僧文炯於殿西造西方佛殿粧塑三聖凡棟桷之椓腐赤白之漫漶者咸治之今浮屠七級撐空屹立佛像羅漢金碧熒煌房有舍庖湢有次無墮前人無廢後觀文炯惻夫累世締造之勤恐湮滅以無聞求余記之予叨使節居吳中久嘗假館其寺逍遥徜徉每雲消風止烟霞澄霽與文炯輩輒登浮屠而遊目騁懷左引吳江右瞰笠澤湖光接天碧波萬頃風颺沙鳥出入于空曠之中棹謳漁唱互答於杳靄之外使人心舒神怡如在空色之界則文炯輩之居此不明心見性者予其寺之西南若上方洞庭靈岩穹窿諸峰林壑尤美人望之浮藍凝翠如屏如戟如龍蛇如獅

象如天馬待馭逸然而折者如城郭歷然而布者如列星磅礴深秀難為具狀登茲一覽而中吳之勝概皆在眉睫間則昔之雲門若耶天台雁蕩豈得專美於於是文姻曜然而喜曰斯言有裨于空門也請書以鐫諸石陳循科賜進士出身文江曾令得撰宣德二年立石

重建寧境華嚴講寺拜殿法堂兩廊記　周忱

去吳江縣治東幾二百舉武有刹焉郡乘云東晉明帝時衛尉卿陸僧瓚捨其居第為刹而嚴法師建道場于此迄今千餘祀圮復不一稽前人誌而刻諸石者可徵矣　聖朝宣德辛亥歲蘇城集慶菴僧碧庵廉公住持是刹至正統二年衆舉擢任吳

江僧會器宇軒豁深于華嚴教觀宗旨旁達書史嫺于辭翰蔚為緇衆之表儀觀前人之建構有未愜惻然于中焉遂傾己貲寫材于川輦石於山陶甓于原鳩工師傭役夫邑之宰官鄉之巨室聞其賢德或五金之施或楮幣之施或布帛之施或菽粟之施廡公遂于殿前創建拜殿後構法堂左右翼以兩廡殿以楹計者三堂以楹計者五廡以楹計者五十材以株計者如干上以日計者如干貲以秔稻用石為率計者如干又莊嚴天台羅漢五百尊金碧交映丹雘相輝以暨僧房幣藏香積湢溷之所靡不鼎餗儔刹雖無崇山峻嶺之擁抱然土平衍而饒沃林木蓊鬱具區溢其前笠澤艮其背長橋臥浸葉紆左右波光霞

彩絢爛朝夕亦一奇觀也屋既落成謂自晉迄今刹凡幾圮起之必縣主刹得其人贊襄者有其人故爾爲是役也廉公倡之邑之宰臣以及巨室石宗茂等從而相之冥誌于石或者又曰人但知堂廡金碧丹艧上下輝映縣于廉公之倡衆之施而爾也而不知縣于時和歲豐秔稻穰穰故倡易而施之不難也人但知縣於時和歲豐秔稻穰穰故倡易而施之不難也而不知本于　聖天子致中和之極天地位萬物育故爾也蓋因是刹之修以紀有年之績以恭祝　聖壽萬年與天地同其悠久也與余曰然遂記之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廬陵周忱撰

賜進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吳門陳鎰書

賜進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刑部尚書吳郡俞士悅纂

景泰三年歲次壬申菊月吉日當山前住持沙門僧會智廣立

重修寧境華嚴寺塔院記

徐師曾

昔阿育建塔以奉舍利其修至八萬四千而在江南者居多若我吳江寧境華嚴寺塔則始祖於宋哲宗之朝蓋亦其夢延也中間新故屢更而迄今猶存則以其教不隆而崇奉者衆耳事雖不經然其金碧輝煌丹堊照映則於一方之形勝不無助焉自寺而東北若干武為學宮負艮抱坤而塔當其東南在青龍之位有丁火文明之象故堪輿家以為文筆峰非無謂也峯現則文盛晦則衰故卜科第者恒於塔焉覘之咸歷歷有驗邑人

以修塔為事佛不知其有裨于儒也世嘗稱儒佛之道不相為謀由今觀之豈盡然哉嘉靖戊午當大比之期會塔檄寺僧祖芳慨然嘆曰我雖為佛弟子然不可以無助於儒頃力不逮思集衆緣以葺之乃告於縣令安丘曹侯一麟侯報曰可而教諭沈君朝臣訓導徐君瑞尹君奎僉力贊之余亦為撰疏詞有洋水文星之句於是好義之士咸樂施捨得錢若干緡餙材庀工凡四閱月而告成事是秋薦士果得九人自設科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夫堪輿家之說余不能知然考之邑乘往往利於子而不利於午余竊怪之乃今值午而其盛顧如此將氣數之更欤抑人事之勝也不然豈可謂無其故哉芳之為僧也能詩能

醫又能勤力以助文事不可無記故為志其歲月以示後人使知儒佛亦或相資且以見余始終之意若夫福田術數一切不問而唯修其在我者則又當為吾輩告焉

致爽亭記

曾令得

吳江縣城之東有僧寺曰華嚴殿堂寶塔魁偉傑觀佛像莊嚴金碧輝煌堂後有山曰仰賢構亭其上名曰致爽軒窓敞豁不雕不斲無櫨櫨節桷之華環亭四面樹以竹梧槐樸木陰蓊勃亭前雜植花卉錯置峙石迴巧獻奇各盡狀態雖挾闤闠而市塵不染當夫祝融秉令赤日行天登斯亭也解衣盤礴清風徐來煩囂聳忘若置身清涼境上祇樹林中不知有九夏也其亭

西臨震澤東接滄溟南控甌閩墨客騷人多萃於茲覽物之情得無有動于中乎及夫志倦體疲隱几而卧潛心之聲與耳謀蒼翠之色與目謀怡然而得者與神謀悠然而得者與心謀幽閒遼夐不可殫述余嘗公餘遊息其中不覺境與意會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一日寺之主僧烟南中揖而言曰公樂斯亭之勝願留一言以紀其實可乎余遂矍然曰吁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斯亭也不有所是作貽墨客才人之譏矣乃書以為之記使後之觀者亦將有感云　賜進士出身文江曾令得記

宣德二年丁未歲季夏月五日當山住持文烟南中書併立

吳江接待寺新建禪堂記

陸光祖

寺以接待名者蓋為十方雲水設也故裕師寺詰云法為一切衆僧經遊往來受供所處其中飲食衆具凡聖共受與檀越作生福之田皆無遮礙嗟乎此即那蘭陀之遺意也豈徒為一寺私哉自大教陵夷古規盡泯雖伽藍精舍遍滿宇內往往相深人我視同學為胡秦遂使杖錫之士貧里棲遲須提貽譏外道闍提得藉口以非正法樂斯極矣余實疚之欲於吾郡擇一名刹修舉曠典恨綿力之有限慨任事之無人語間有明覺上人者先得我心因曰松陵介乎蘇嘉湖三大郡間實吳越孔道圓頂方袍匪但入春朝海肩摩趾接凡參方翔磨來者自南自北

無日不繹絡焉城南百弓外舊有接待寺自島去志起方丈久廢雖供倡不聞僧致寺名猶表饌羊覺欲圖之素矣今其有意乎余樂聞斯語良愜風心與吳郡太史馮君夢禎進士袁君黃共倡勝緣而覺上人以精持規律見稱旋性乃有太學吳縣吳君某捐貲幾百邑人周君某助其經理相度佛殿之右即方丈故址營建禪堂三楹左庫右厨各二間齋堂淨室東西相向各三間前堂七間以其中間供養韋馱東為旦過寮西為賓館又西北則浴堂廁舍種種畢具蓋不數月而落成是舉也圓太學君之檀波羅蜜而覺上人頭力亦已弘矣然鐘鳴饋舉羣緇日集於祇林而午飯晨粲五啜不齎予香積余乃稍出東禪義米

每歲五十石助之吳君復奉母夫人淨念捐施焉共得米二百五十石略倣長生句遺法附之永福寺邑人周君之琦義倉歲取息米五十石以供四事名曰長生米云由是三時無礙毋煩分衛於王城五正歲充自得專心於梵行或又以傳至無窮歲入有限為憂不知如來白毫相中供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況此都人士咸聞妙法茲焉嗣矣將必有增興雲應各植福田者矣嗚呼飯於斯堂者當作食時五觀則四分能均三塵易足可以受人天供養抑有進於是焉禪悅為味法喜為實養法身資慧命坐得解脫是名真正應供善知識誠有若人予余不難以身作供也覽上人磬石請記為書此界之

萬曆十五年秋八月望日
賜進士第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前吏部左侍郎平湖陸光祖撰

吳江接待寺十方常住記

釋德清

雜華云毘盧遮那遍法界身以智悲行而為莊嚴故我震旦五臺峨嵋普陀三山為三大士攝化地舉國男女之有知者靡不歸心為寶所其南海又近而易至者是以十方僧徒往來絡繹不絕如縷而中途疲乏非化城暫息無以濟其饑渴勞苦此接待之說尤為第一最勝行矣吳江為南北孔道而津口接待寺適當其衝其來舊矣寺建於宋紹興間僧寂照翁山額永天萬

壽元至正間僧正壽增修改名接待我　明景泰二年僧濟湖重建祝壽放生池具區一覽樓中書盧儒記萬曆初僧了空重建接待院會尚書五臺陸公中丞太素沈公善士吳氏等各捐貲建禪堂遂立永遠十方常住以賢者主之了空後得無邊海公繼之名行益著至庚戌海公遷化邑紳居士延念雲勤公居之勤乃遠觀禪師之法孫寂蔵開公之上首也以禪師久過化於此法緣最熟以勤公立行端確不忝其嗣故一方咸推重之得周沈大姓宰官長者為護法若善士盧某等相率而歸之於是叢林日益振會建法華樓以為大事因緣然念法門之老者無所歸乃設養老延壽二堂以為養生送死計建普同塔以

歸寧之此為家勝悲行也居士周居實陸敦奄諸護法者慮食指之難為久遠議設長生日歲計三百六十畝佘悉定庵沈公為疏勤公陸續勸募之事竟成於是寺有恒産以供来者可為世〻常住矣革慮徵徑之為累也邑宰官呂公某率諸士紳具請申大丞王沙王公議下署篆郡丞康公某復省其差頃著為令自後可無催科擾矣緣既具勤公走書乞予以記之曰自古叢林非建立之難而守業之為難也以佛教菩薩專以利他為任故百丈立清規凡在伽藍衆僧之物秋毫皆為十方常住設非若世俗子孫之業比其戒亦何森嚴也乃曰十方僧物幾如鴆毒綠沾着則通身潰爛極言其不可輕易染指也粒米莖菜

尚不敢私況其多乎以乞者初心元為衆僧而施者發心本為福田種子佛說食者苟非良田則不免後身酬償之苦況以養貪毒滋泥穢之葉乎此因果皎然不之爽者可不為之寒心乎惟此道場之建立也苟勤公之心不普必不能成此業後之守者非若勤公之心必不能繼其緒若果潔己盡力以奉佛戒則使往來雲水饑者食勞者息病者安老者佚死者歸豈不為永之福田而為苦海之津梁乎若明察秋毫不昧因果則為文殊之大智守之勿失行之無倦則為普賢之大行利濟無窮悲田益廣則為觀音之大悲三者具足為因圓滿毘盧法身之果是則成佛妙行無越乎是矣又何庸登山涉水廣參知識別求玄

妙佛法乎予昔東遊承遠師信宿其地且知勤公之操心立行而嘆此功德之最勝故詳為之記時天啓二年歲次壬戌孟夏佛成道日臣山逸叟前中興書溪憨山沙門釋德清撰

吳江接待寺殿堂修造記

周永年

指明亭記

陳　理

同里湖東屬同里西抵吳江城兩稔之圖志以吳江縣統名非湖敢專持從同里湖南北通巨浸泓澄囲漾頎溶流濬長溢焉舟行遇昏迷其塗輒投穽好事者立木懸燈指之獲免標掠初從亭結屋為燈傭居後漸廣為普明庵以奉大士久之菴敝傭弗寧屢燈日以煨天順戊寅理先大父陳翁讓與里之章翁弘李翁麗顧翁衆襲為稅長朝赴縣召夕而歸顧見是燈滓人弗可慢請于邑長賈公亮頎盡心於燈役賈故侍御史慷慨喜功許之居成而菴亦飭迺圖燈費三翁顧謂先大父曰君長茲土無恥獨為先大父遂買田三畝于菴佐取入作炬歸為燈田越六

十七載為嘉靖甲申開州王侯紀來知縣事下令棄佛老宇為官廨庵首犯令逮于營居理聞與三旬後合言於侯曰是營一方指南可擬養濟之功乞推還之辭頗迫切侯報曰誣民者聽爾令去之苟利於土令亡爾從營居入充公家抒還之不便其以未撤大士亭當其值爾人謂何衆應曰諾迺相與從亭於營田立木以從仍舊蓋斬中可几筵不特居儲而已請名於侯：以舊名弗切庵涉時禁故名梧明亭人曰侯始以誣民毀之剛也終以利民作之慈也惟剛惟慈侯不可忘謂理紀其事昭示方來侯不可既而侯以嘉績召去繼者為名進士洛陽胡侯論請而善之為伐石樹亭中祝曰後世有令如王者其作民葺之

有土人如今日者其佐令焉則亭可長存燈可無替矣嗚呼無亦作者之意哉乙酉春顧川陳理撰文

賜進士第徵仕郎刑科給事中沈漢篆額　里人李瓚書丹陳陽立石

應天禪院記略

僧雲義

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沈拯捨莊第營之迄乾符二年乙未歲剃郡者始以狀聞詔下賜今額周顯德二年歲在乙卯始建殿宇始立貌像香炬鐘梵蔚為道場年禩綿遠名存實亡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超師進道之外慨然繕葺市木召匠運斤奮土不歷數稔壯麗寶坊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巍

大壯屹若山立金碧丹艧煥赫顯敞云

永福院記

李杼

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況乎運心廣博勤用苦功以是因緣而佛作事利益一切衆生則佛之道豈難成哉平望之北六十里有墅焉曰八赤前俯洞庭太湖雲連震澤甫里魚稻之美商旅舟檝之所趨會居處聚落殆百家其民淳而樂業日以遷善農夫合耦以相助幾於上古之遺風舊有精廬中更燬燼僅存遺址比丘宗潤即其所處為接待院延訪四方雲水之客若見若聞皆爭捨施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集訖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庖湢皆易新之嚴飾

潔精具足衆妙為往来者駭心動目之觀序其實以告具石請記之為書其略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日右承議郎差權通判秀州軍州主管學事李秬記并書

重建觀音蘭若佛殿記

吳騫

在昔有元之時蘇郡有善知識萬峰和尚居玄墓山中唱道棲禪績佛慧命四方緇素景慕儀刑而不得恒相親者乃即過化之處搆蓮宇以侯重遊者若松陵之方尖肇建觀音蘭若亦其一也　聖明臨御治教維新謂佛氏之道能陰翊　皇度寖贊化機爰設僧司維持防範洪武中萬峯語其高弟正堂真公曰方尖之地沃饒民俗好善爾往闡揚宗風承吾禪派俾来者有

矜式焉正堂蒙師授記卓錫於斯究竟苦空專心內典美蔡飯霍草褥麻衣囊無私蓄之地寢無林褥之具臨終端坐而化遍體汗流茶毗復有舍利道德之光時譽歸重繼之者了然應公其同產弟也亦嘗師事萬峰禪學戒行視前人為有聲慈風遠揚檀越踵至而方伯文載藩公幼潛何公處士原衡梅公士誠吳公與為方外交尤加敬愛永樂初迺作觀音殿於前次作大雄殿於後釋迦三尊圓通大士像設威嚴法筵如在以及護法天神應真羅漢左右環衛極諸幻化之態兩殿相去之間為經堂兩掖僧附之室為僧舍又其西為塔院正堂之遺蛻在焉晨香夕燈鐘魚梵唄之音不輟境因人而益勝矣自是以來其徒

精進菴嚴自儀義用中榮秀峰皆相繼物故莫克有為歲月侵尋棟梁將壓自儀之徒淨無塵志慕前修村堪適用欲撤舊更新遂展其址若干步慮江鄉地卑多蛀木蠹易摧蘇是皆用杉栢之堅慣雖高弗恪殿宇堂深窗牖軒豁皆年經始之良規至是改作而全美楚相全容漫漶頹剝命工重飾則梅君彥英之力也其他所需皆出己橐好義者克贊其成冊碧黝堊光彩煥然無塵之善繼述厥功為何如哉工既訖嘱余書其事勒之貞珉噫將繼後來之績必求先世之詳故予為書創業之悠祖德之芳馨垂休委祉可考而知庶幾方袍之侶接武而來者尚能觀感而興起也夫茲菴賴之而永久也夫是為記清豐縣儒學

1569

教諭致仕松陵吳驥才良撰文承德郎刑部主事邑人梅鼎志
中篆額書丹天順二年龍集戊寅十一月一陽日比丘道淨立
石

殊勝院記

戴鄞虎臣
吳都文華

草創於崇寧間時丞相蔡京趨朝道由平望因觀寺僧書華
嚴經僧以寺額為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勝功德品蔡
咲曰當以殊勝為額已而蔡當軸遂得殊勝勅額寺有僧誦金
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有部人竊疑之僧有誦云我誦光明
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周圓何用高聲竟一日三百部曰輪猶
未晨見者總生疑我自心堅實

按此與縣志所載事同而年異

重建特賜殊勝寺記　　吳鎮

佛氏以慈愛為心以形像設教慈愛為心故人悅而樂從形像設教故人覩而自化此普天率土咸嚮慕而信之也去吳江縣治南五十里有墟曰平望宋治平年間僧初創精舍延納緇流政和年間太師蔡京奏賜今額厥後沿革之故可見者有里人進士孫銳之記具存茲不錄元氏以來舊有殿宇卑陋傾岌不足以動人敬信之心　國朝正統改元初山之老宿源翁決海有聿新之志寫其衣鉢授其法嗣吳山用中式公俾經營之用中遂退席而歸謀於衆曰凡大江南諸名刹莫不創於前代至

於今為盛上自王公大臣洎百執事下逮黎庶靡不嚮風禪
宮法宇秘宇靈宮廢者起缺者完巍我雄壯緇侶所集往
休而吾殊勝叢林當閩浙大藩南北要衝之地香燈光相續
不絕而規模低狹廊廡荒涼自非吾黨不惮寒暑戮力盡心其
何以能與衆諏謀哉於是告諸豪宗右族并割己之所有復募
衆緣越二年乃拔舊殿宇于東裝圖通勝境一壁遂擇材召匠
諏日庀工仍於舊基重加梵石首建大殿高以尺計者七十有
五廣袤稱之可謂逸置頃而近元奘者也正統丁巳落成中奉
靈山一會後塑大士三身侯肖阿羅漢諸天人環侍其旁若夫
范檐廣霤崇階邃宇金碧丹堊則絢爛溢目矣東西廊廡則吾

徒譙延堂任其事方丈亦吾徒芳古林佐佑之與凡庖湢庫庾皆井井可觀縣是日與諸上善人發弘願以修淨行上以增崇釐算下以扶樹教基為後世無窮之計爰識重建之由俾其叙其歲月用詔來者庶幾有攷云景泰五年歲次甲戌春正月吳江縣纂修書籍總裁儒士吳鎮揚撰後學里人陳旻用文書朝政大夫修正庶尹廣西按察司致仕僉事三山鄭觀篆額

吳江縣黃墓村觀音菴新建像閣記　徐師曾

南海大士肇于天竺顯于補陀而敎信崇奉徧于天下故琳宮梵宇率為大士而設者在在有之若吾蘇諸邑總二十有三而吾邑居其三在黃墓村者其一也私祈不與焉於戲何其盛也

大士之書不多見偶載蓮華經中余嘗讀之大抵似莊列之寓言而真實為人其意溢於言表如言火坑者喻利欲之熾然也言苦海者喻貪愛之沉溺也言刀械者喻災患之纏縛也言猛獸者喻橫逆之侵凌也若人一念清淨則烈焰成池矣一念警覺則船到彼岸矣隨處皆安不生畏怖則械自壞矣犯而不校勿懷怨嫉則獸自奔矣諸如此類不暇枚舉蓋皆修身之樞要入道之階梯誠非浪語誣民者獨惜夫世人之莫解也史稱人有繫欲而枷鎖自脫臨刑而刀折赦者彼以為大士之力若此其神也念誦之效若此其捷也而不知其流傳訛矣昔唐李文公謁藥山禪師舉此經黑風吹船飄墮鬼國為問師曰李翺

小子周此何為文公惕然發起師笑曰發此嗔恚心即是惡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噫若藥山者可謂善悟人矣千載而下吾安得斯人而與之讀是經哉夫以大士之書啓佑衆生明白簡暢如此顧悟者鮮耳則夫敬信崇奉有若鼓之舞之而不自知者固其宜也此方觀音菴為宋建炎間僧和覺所刱入　皇朝宣德中里人翁某史某皆嘗修之然堂宇湫隘久漸頹頽嘉靖中主僧如果欲建閣遷奉而有志未就遺言屬其徒靜學真緣諄諄懇至於是緣等承師旨經營數載將議興造乃得封君吳公子隆為之首倡自是檀越好施者接踵而至遂相與庀材鳩工更新舉廢晚又得布衣顧君駐錫金氏像遷坐安靈而事始備

爲閣高二十八尺有奇廣三十二尺深如廣而殺其二經始於
隆慶四年十月訖工於明年某月土木丹雘像設工匠之類凡
費白金若干兩有奇緣等鑿石具狀請記歲月余欲後人毋忘
其勤善繼其志而永大士之教於無窮也遂不辭而文之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吳江西洋妙智寺始建於唐開成五年至宋有僧智惟復興起
寶覺圓通法濟法師道公上書徽廟得罷去高宗時禮請爲開
山第一祖遂爲名刹弟子四徹岑絶嗣嵓高析爲四派又分爲
十淳祐間太古齊公能大其業徒毒菴親雪菴明皆善繼至元
初歷謙以弘天台教而寺益有聞信菴誠在山常各以田四百

記為常住業而殿堂樓閣咸構立崇麗至正丁酉罹兵火時德庵迪住山竭所以補葺洪武初雲溪繼之興立而南山亂中山正皆有道力能規復故復赫然為松陵盛

又一條

吳江絕無山妙智寺中山公樺元爽作面堂湖盡挹西山之勝命曰北山堂於是自遠來效者舉在目前為遊覽之勝

又一條

仲謨謀上人於具區之上洋溪之陰置院時游息焉軒曰野望四眺頗極曠遠

又一條

肯王藏主菴顏公歸休於松陵海雲寺構室題曰拈華

南翔寺

龔明之

崑山縣臨江鄉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徑丈餘常有一白鶴飛集其上人皆以為異有僧號齊法師者謂此地可立伽藍即鳩財募衆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鶴之飛或自東來必有東人思其財自西來則施者亦自西至其它皆隨方而應無一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號泣甚切忽於石上得一詩曰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真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鶴

重修南翔寺記

王世貞

去嘉定縣之南二十里而遥蓋有南翔寺云寺所以稱南翔者當梁天監間有異僧德齊止宿其地規為阿蘭若甫決築而雙鶴依之晨起放鶴往之方必有客至則為樓越布金其地委輸著神異不日而成上刹以雄麗冠東南德公化之亡幾鶴亦望南而翔不復返或云鶴之逝也留詩於刹云楫郡乘載焉以其俚或傳會實弗録垂五百年而為後唐之開成寺且圮矣復有異僧行齊者止錫如德公雙鶴復依之行公感其事為一衆説法而有莫少卿者畫捐其橐緡而拓飾之雄麗踰於舊觀行公戲謂鶴吾事畢矣恣汝所往鶴應聲盤舞遂亦望南而翔不復返行公尋亦化當是時震丹之士毋論緇白咸以二齊公

為一匀而後雙鶴之為前雙鶴其語留珠林中甚著至宋紹定
中天子知之遂賜寺額曰南翔至元而講有堂禪有廬會食有
所蓋以時次第新之及　明正統中而大圮司空周忱氏過而
慨之以色賦之羨粟倡而諸善知識和焉其觀遂復故至嘉靖
中小圮則小餙而至萬曆初則蓋大圮上雨傍風飄搖其外蠹
蝕糞餙其裏勢且及像：亦多損剥寺僧自重悲之憫之計無
所出彷徨四顧而歎曰秉軒者源：且不乏而不一及鶴耶我
則不德不能若二齋公何以使鶴令其地猶曰南翔而歙之公
秉里士行實不可指數能一慨然為莫少鄉哉於是稍有應者
若其：等然不能十之一而諸歙中獨有一善知識為任良祐

氏其貲金五千嘗汎大河而遇風以舟免歸德於河金龍之神而捐千金之槖新其廟矣既而嘆曰是神也尚不能不賴如來之力以脫大鳥喙而我敢忘所自挺身出任其費若木石若甎塗堅若膠澤之類計可中金二千曰去吾槖之半不至凍餒妻子也逾月而以其貲賄器用來又逾月而以匠石工師及諸役作來曰運指計身分功於其最下者蓋不及歲而大雄寺之宇煥然一新餘力以及門廡方丈而佛及菩薩阿羅漢天王諸像皆奕奕神采生動驚者肅然僧自重等不勝感稽首來謁余請為序次其事或謂寺創自梁天監二之生不有所謂武帝者哉其報浮羅經像不可勝計普通大同之名震耀於異域

而我初祖達磨直斥云為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彼二齊公者獨不之聞耶而今任氏復效之吾子固不自愛其筆札毋乃謾語以辱我初祖余竊不然夫童子聚沙之因至受鐵輪王位而及其既登祚也以摩訶力役鬼神一夜而成八萬四千塔徧於閻浮提而尚未證五地何者以難易之勢殊也武帝挾半天下之譬而作此小有為事固易乎耳且其難不在有為而在無為無為之地不過識本來面目武帝不之悟而沾沾焉挾以為功德宜初祖之一斥而欲醒之也若必以初祖而律二齊公則徧閻浮提何所著大雄跡且今我大雄無一蓋頭茅而何以標象教於後世作人天眼也今夫任氏者蔽賈人子耳蔽俗以營為命

而獨弁髦之悉竭其精力從事于茲利而不之恤即無論其為齊公化將無謂莫少卿者化哉且夫樂界之有鶴非罪報所生又烏知二鶴之一不為任氏而任氏之異日不為鶴勒那尊者也耶夫任氏者苟不任色而行布施則固初祖之所許而我大雄之深嘆以為貧窮之難者也或人屈而退余故筆之以授自重使勒石以詔來者

聖像院記

僧仲殊

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為君子君子所居鄉黨歸之是故博施濟衆君子之所識也率人為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及物因以為寺故釋迦

如来號利利氏謂利益所及一刹土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王推原開闢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也化隆修天下富樂北屋可封餘力閑暇人之得以講性命之宗究生死之本覺罪福之要互相勸飭思所以固教而遵以道夫三教之用雖趨尚各異要之為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莫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脉承父業起家稱為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遊陸河聖像院觀大殿摧圮首施家財募衆興功嘉祐八年夏績用成就熙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追誦先志紹興三年工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雲川空叟僧仲殊記

普濟教寺記略

曾　鞏

崑山距縣治之東一舍餘為大倉其城之南門外有普濟寺其先當宋季時有僧結庵於此然舊無田産唯募田以贍衆至元間有五臺僧曰普明大師者東遊卓錫於此日擊木魚化募婁江之上時有左中丞者獻其墳跕令奪木魚弃鄭水中已而洴流而上左丞驚異遂捐貲改創後請改今額未幾張士誠據有姑蘇寺患焚蕩獨存靈山聖像靈屋祥師思欲重創弗悼勞勤俄而神光屢現施者雲集即鳩工庀材構堂五間以居衆像

國朝洪武辛酉建大佛寶殿癸亥作方丈併為叢林永樂戊子昌範與楚衍各捐貲并募衆重建造圓通殿佛氏之教以慈愍

濟衆為心故世之人瞻奉嚮仰以求福田利益者日滋而月盛況於其徒崇信而歸向之以樹立而振作之歟永樂十九年

重修法華菴記

王世貞

出太倉城東北為岡身路古捍海塘址也自岡身而北三十餘里為塗松岡居民數百家聚焉為塗松鎮二之中有法華菴唐之龍朔二年開士所創建也毋論蓮華法界彌綸大千即多寶塔亦可上割半空四菴由旬而以一蘭若承之蓋亦芥子之納須彌丈室之容方廣云爾是以法力所構歷千餘年雖棟宇間新而寶額如故焉　明嘉靖之辛卯有詔毀天下淫祠株及庵

院之私淑者塗松異見婆羅門陸姓居隣其傍竊謀據之謂可以別置廛室罔利源而顧姓婆羅門亦與之同欲而生妬構訟於臺寺僧文英乃走京師疏白其狀下之臺下常熟以邑志證之茲菴得不毀而陸顧俱抵于罪六十年之間菴之兩舍為楹者尚七而二姓之廬瀦矣其蹤跡問之田叟牧豎而不能荅菴之僧天寧奮然有志興復與其徒紹元法隆福慶性禪輩盡縮三衣中食之資以庀木石甓塑而鄉進士曹君異學大拍輿以佐之為經堂五楹翼以兩廂而州判官楊某者以治水憩焉憫其弗廓給帙付天寧輩化募楊其去而天寧輩之募益專遂有佛殿五楹中塑大雄氏像晨鐘夕燈香火嚴飭茲庵遂燕

然稱叢林矣天寧乃走金陵謁侍御蘇君以居士郎弁之狀来請記余嘗謂古之士大夫若王東亭周顒明僧紹之属未嘗有福田利益之覩而慨然捨其所居以公之釋氏之宮彼蓋深見夫幻跡之易淪而佛力之宏遠也彼其年請而無已所得幾何展轉墮落其苦亦當無已且也縱文英不能抗而歸之二氏將併二氏之廬而盡廢之一旦有任其興復者法華之阯尚可尋而二氏之跡安在也若曹氏可謂聞王周之風而興者已故不憚為詳書之以告塗松之人

聽聞説偈　　張　益

比丘有中居婁東蘭若精力苦行修習一乘頓教常瞑目危坐

攝心不二入於無量華藏世界香水海中依寶蓮臺聆大雄師
敷演妙法從耳而聽從耳而聞從聽而解從聞而入比丘既解
入已即以其室名曰聽聞覺空居士欲宣其義為說伽陀我聞
妙覺大梵尊精進得成無上道無邊性相了圓融一切衆生誓
開悟乃於天上及人間數獅子座曰演說眉間白毫放大光刹土
微塵無不照上至有色與無色無相非相悉率天一一盡觀此
光明歡喜皆來聽正法初時廣度諸衆生即說一乘開頓教彼
名頓者為何因衆生與佛不二故信解行證雖異門性相圓融
本如一所有十方世界中天龍鬼神非人等日月星宿及山河
草木禽獸非胎類卵生胎化并濕生有足無足與多足一一皆

具此眞如。是眞如本來有妙體菩提本現前領識由於無礙故迦陵頻伽勝妙音聞者各開歎悟豈但七處九會然華藏界中咸共聽適至華藏重復重。。皆在香水海一香水海一華藏乃至河沙七俱胝普現百寶光明臺。中復現如來身一一盡宣微妙法譬如月在天中央遍照千潭皆有月謂月當有百千光百千之外亦復爾為當千潭共一月千潭復各具光明乃知性水同湛然明月即無所偏照我知比丘如是聽比丘所聞亦如是以此聽聞作思惟從耳而出從耳入耳根了。自通達解證當具速還心于玄妙義不思議是為無量莊嚴海頓得遊戲於其中須假神通自在力了知非聽亦非聞一切諸法皆平

寺

重建天台教壽安寺碑記　馮夢禎

粵自大教東來梵刹漸廣禪講戒律派別為三講宗惟天台最盛有徒有繁徧吳楚間稱講寺者不下數百千其十之九皆台宗也崇明婁東僻邑四面環海潮汐衝齧晨陵莫谷遷改不常人民魚鱉雜居其慄悍者沒波濤間為盜蓋不聞三寶名字從來遠矣宋淳祐間有僧曰模曰傳者偶進其地拾枯竹揮土祝曰竹榮當置道場已而果榮土人異之為捐貲結庵焉曰富安院在三沙東仁鄉蓋有三寶之始兩僧不知何許人而能宗台教法席既布遠近嚮臻元延祐戊午賜額永福壽安寺無何燬

于海泰定甲子僧全珍卜遷於東仁鄉之中土建大雄殿之三門兩廡選佛堂翰林直學士完澤台為記全法席最盛學徒至數十百人國朝洪武僧神芝建千佛閣永樂中僧普照建戒堂琳宮寶像如從海中湧出照輝人天稱名刹矣無何燬于大宣德五年寺址復圮于海明年辛亥僧韞等遷於其鄉永興洎慶豐園重建三門方丈又明年建佛殿功始於韞而成於智連等又建四大天王殿嚴飾殊麗視昔有加焉嘉靖初僧友昂等重建亦圮於海其興大略如此吾友妙峰覺上人蓋習台教而深者有年曰元公元之上世有定慧者則壽安支派也壽安既廢居慈濟寺云時台學久廢而覺上人獨契 宗於數百年之

後慧解既深妙辯橫發雖於　法席者不敢致詰爲余客歲始識上人於昭度僧舍語次及台教上人稍引其端如懸河瀉水余曰請以異日卒業爲今歲余結夏　園中偶閱四明尊者妙宗鈔所不解者數十處莫可咨決會上人與其弟元公見省曰壽安講寺故天台教也元也謀再建爲而王公世貞進士張公新水部王公豫　左右之乞地若干畝于縣大夫已得請矣又　甚等皆樂捐貲所規畫或不能壯麗如昔時然樂成亦易願以子之言預記之余笑曰正吾所疑於妙宗鈔者若干則仁爲我釋之如命不難上人曰趣舉之余隨舉上人隨破不數日而日中全牛遊刃餘地矣上人又爲余辨析台家宗旨如三

觀四教五玄六即之屬於是始悟台教之大且深而遇上人之晚也余雖不敏願生：世：流通台教圖報佛恩上人曰善哉十方諸佛與十九代祖師實聞子之言幸：幸勉之上人辭欲行遂叙近緣并壽安廢興始末屬元公勒石爲且謂元公曰仁其嗣兄之學而令壽安法席接武天台與模傳全諸師後先輝映則崇明其幸矣哉元曰唯：嗟乎上人其四依再作耶元公其模傳後身耶南京國子監祭酒檇李吳區馮夢禎撰

恒河大海幾數十萬由旬茫乎其何有涯於其中突兀聚沙別成一片境界此造物之所以示幻也衆生從而食息營攘爲幻中寄幻奚啻若蠻觸之居矣夫此洪波巨浸之中漂

味其平生必精進秀媚如大火聚迨以大音屬事太史南雍則頎然豐碩而氣和如春真乘悲願而來者也寺謀建于崇明之長沙余其邑人故元公之徒請余書太史碑陰以示道俗余不得而辭云時大明萬曆戊戌仲夏望日南京國子監監丞陳一道撰

重修興教寺碑記

余自束髮時即聞海上有興教寺云寺創于唐之興元入我明朝更數十百世矣舊址故濱于海東望潮門與天上下奔波怒濤澎湃砰訇其前龍宮梵宇時圮天吳幾與重云樵牧共自萬曆改元之一載寺僧大方卜吉遷建則今地也然聚恒河沙為

雁塔良非易事一切聖者變者黃金相者時事創有大凡而已無何復中波臣之愆則危礫在前比丘法庸實目擊而心愴之于是出鉢中蓮花合浮圖尖營之久之始就緒縵立逞貼其四周若城前為門者一額設其上太史嚴公訥題也中監饗殿七寶須彌莊嚴可怖稍進而兩舍禪房連絡左右除中穹碑杉栢森立布列剔苔蘚讀之多名人蹟寺之顛與教者由此遂嘗崇之芊一矣夫象教之來昌于震旦自昔隋唐之有天下則然故大江以南精藍蠹出遠磨之少林誌公之靈谷為震旦之重盛云而興教之蹟與之並久迄今而更鼎然靈光將西方之教大行於鮫室龍沙永隆永盛有如所謂興教者欲顧此寺之

沒消長固在瞥眼間足當諦觀者一番省　雖云無涯適為彼岸津梁矣此壽安寺所以數圮而元公復建之意也一時善衆能同喜信心發樂施願植福德本以成此無量慧業即後之永亡歷劫吾不能定其數而勝果不墜庶幾因幻即真圓滿方便皆為游戲如來大寂滅海矣崇之二令陸子羽氏余之契友也以是册為元公請題因書于馮司成之後如此

萬曆己亥歲重陽日史館編修董其昌書

書天台教壽安寺碑陰

是碑為馮開之太史以蒲團機語為文字禪嗚呼其有旨要乎冷齋云自道法淩遲妙門交士大夫未得預下士之禮喜

見眉目蓋俾末法之不振也余亦頗見近世士人從壑門談出世法眼蓋袖手雖全提正令或非木頭幡所能然即有作家宗師應機妙密亦畏其面目嚴冷門風孤峻往往薄吻而止不復敢以宗旨爭講風誼是宗門之隆之綱馴致于不可復續叢林浸衰可為太息太史此碑自敘前此嘗閱妙宗鈔有所不解者若干則元公為釋之始悟台教之精深廣大而得公晚鳴呼其有旨要乎良以時機淺昧我見之大無證謂證橫生呵訶故太史以過自貶損而尊法為佛事陰奪其憍慢幢仆之不見轍迹此其所以大過人也欤若謂太史真有所不解是惡乎以知太史哉初予于人間每得太史文讀之

修仍其舊而葺者十之六鼎新者十之四越歲不下六七而始克煥然比丘拮据之力當與檀越之靈俱不朽矣愧余不能若唐室世南伯藥遂良師古諸人分撰碑誌巖傳其事而獨有慨于象教之興也故援筆而為之記若山肖玄默攝提格之八月既望翰林院太原王鏊撰并書

吳都法來卷第十下之上終

吳都法乘卷第十一

吳江周永年撰

像設篇

海上浮來有佛維石城中奉造類崇金飾或從冶鑄或出雕刻或繇圖繪陶則素質或繡或畫用鉄用筆儿百莊嚴覩容知德述像設第十一

東晉吳郡金像傳真緣敬佛篇覩佛部之感應緣　釋道世

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支慧護於吳郡始靈寺建擇迎文丈六金像於寺南僑高鑿穴以啓鎔鑄既成將移夜中雲雨清明有華六出白色鮮發四面翻滙未及於地飲而上歸及曉如雲若煙

出於鑄金雲中白龍現長數十丈光彩煜燁徐引統公入殿至前瞻仰遲徊似歸敬者斯風霽景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既入殿龍乃昇天元嘉初徵仕譙國戴顒嫌制古朴治像手面威相若真自肩以上短舊六寸足跡之下削除一寸云

蕪州賢首教寺重塑釋迦文佛卧像碑銘　宋　濂

蕪州報恩萬歲教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為乳母陳氏所建名曰通玄唐玄宗開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肅王為之起廢揭以支硎山報恩寺舊額宋徽宗崇寧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松公來為住持尋講畢嚴經疏尊為賢首教寺。有淳祐鉦閣七楹閒下覆釋迦文佛臥像度之像相傳自唐則有之州民攀慕敬

福者殆無虛日无季為吳張士誠據有其地惑五行家之言強
謂佛即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及為妥亡德巖法師
倚徇群情起玉寺事不二年前易廡為堅殿堂樓閣門廡寶塔
之屬皆一一葺治煥焉如新已而歎曰諸役幸粗完像可不復
於古乎於是走告民間不分耄倪皆舉手加額競輸貨泉以後
為愧法師乃戒搏土之工斲嘉木為骨格承以高座壞即像其
上塗以五色覆以彩衮諸弟子洋淚悲泣環列前後摩即佛母
亦立其側帳然興衰唯文殊普賢二天士神情開曠超出生死
之外用意精微形模究然像長六十六尺六寸高一十二尺曼
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於洪武十二年春三月某日其年夏

五月其日記功課幾幾萬有奇用功幾百有奇阡来俾濡記之
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来何有生滅其視八相以覺
群迷不過降本畏述俾同人法而已本則真諦述則俗諦真俗
渾融皆不思議之事焉可以異觀哉以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
類而入洪纖畢達始以入滅論之寶典華嚴五教大旨小乘雖
除我執未達性空但知實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愚法聲聞
教乎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斬緣歸空非近
於大乘始教乎應身雖法亦屬幻有幻有既滅真空獨存真空
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礙非近於大乘終教乎滅而
非滅非滅而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有漢泯理事交奪如

不動無即無離非近於大衆頓教乎熙連河間居然唱滅靈山會上儼爾常存隨擧即色隨擧即空如示一身不起于座如化多身福滿塵刹無量為一一為無量力用相收縱橫自在非近於一衆圓教乎諸有情衆若勝若劣來瞻靈像隨其機宜證入教位至於混極不翅親聞靈會耶演說圓滿修多羅之為快法師此擧其於樹教基績慧命有功於法門甚大非止福澤被于一州而已抑瀛閬昔人設像俱有所表見非苟然也如來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飲光勝尊在左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受珠菩薩表大智而降慎也善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也他如劍爺二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

擊而道存故歷代襲之定為常法而此涅槃之像奈何獨無所表乎漾因略舉譙肇之說斷然謂五教之理成具不然佛法備滿一切處是果何言哉漾既為作是記殷勤遐仰復學至夜神以偈贊佛之語繫之後法師名淨行德嚴其字也博通佛心雲集賢首清涼定慧諸家書力振其宗於將墜之時一彈指間悉起諸廢其法化遐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善長正宗二沙門也偈曰

世雄大悲利群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身從體起用宣妙法人機既得饒益故唱入滅度示化儀化儀有始而有終所以懲創澗怠者七寶林中右肩卧慧日一朝竟西沒娑羅

撚林皆變白諸天哀號而天華四裹圍繞共悲哽妙香結樓莫
金棺發三昧火而自焚各分舍利建塔廟如來雖入般涅槃畢
竟終無涅槃者是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生滅倖哉賢首
古伽藍三吳法會斷第一乃造涅槃微妙相因相攝入有情衆
近遭紛更紊常制緇素茫然失怙依有大比丘起復古最完補
葺諸樓閣一一莊嚴成妙境次令延上首雲像五色交纓廣博
身州民瞻禮至灑泣如還故鄉逢故物此即大乘正法門種子
皆能濟群品觀者無以像觀像如觀穢華大經王字字化為法
說雲字中化佛皆現前一身示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令
我悉除邪見網直濟難思解脫海行住坐卧皆見佛字之智慧

如虛空無性無生無所依大光明藏時、現與我無同亦無別
從上所言真實法衆生慎勿懷疑念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
金華宋濂撰并書篆

題劍池石善財　　愚虛堂

歷遍南方尺片時百城烟水業風吹如今大地無知識散手懸
崖要見誰

吳釋傳內一條　　劉夙

虎丘有石觀音殿像傳為僧妙應作應童氏善於鐫刻嘗摹廬
山王謝須菩提像置寺中其價作五百應真神韵高逸今不復

存惟大士巍然立相儼然行道此所謂慧業觀音是也

石刻觀音畫像

先文正公守饒時禱于大士有感輒應遂刻唐閻五本所畫像于薦福寺以報徵祥迄今六百餘年矣有道人高真松自會稽至祠中出示以益晞瞻斯像顯然可仰緬惟先公刻琰之意不可泯也遂告于伯兄方伯惟一仲兄主奉惟立季兄禮部郎惟正姪太學生允升相與指贊重摹勒石於吳之瑞應寺托僧明英守之一以新先公之澤一以起吳民之敬使知大士救世之力無往而不在云嘉靖歲次丙寅長至日守祠十六世孫范以益薰沐拜識

石無量壽像　　錢希言

明萬曆年間吳城東華嚴寺故係吳大帝廟基寺僧輒見昏井中夜現神光使人探泥二尺湧出石無量壽像首高三尺許形相端嚴惟無有身檢其銘勒篆赤烏年號字徐識是孫吳時物最為古矣至癸丑歲里中楊應春捐貲命工劉木為身造成全像一軀蓮華趺通高七尺奉于寺中供養

寒山寺禮二大士偈 并引　　周祇

嘗聞根本智不了無以自利差別智不明不能利生所以文殊普賢智悲遽運互相終始二大士機被門清化徧宇宙有自來矣姑蘇寒山寺建自唐朝二大士生相如生緇徊瞻仰笑語音

聲恍若親承奇哉至人能矣聞聲不啻響之明之奈何世人被劍自疑當是飢逢王膳不能餐身在寶山空手回悲哉法嚴稽首說偈曰

稽首拾得寒山尊色相何來肇公心國清寺中因緣在智悲雙運利羣生咽頌風生多感慨隨逐兒童呼我人豐干饒舌語如雷五瘟一振歷唐明殘紅留在寒山寺拍手投機花育春花在春中春無語勞面相承孰陳親寥寥寂寂惟冷落隱隱若聞咄咄聲嚴生，來何幕偕有準予拜方親勞面相逢存正令來與衆生治心病善天西地譬如雷寧獨當年問國清逢緣觸境頓提携不啻二三同一真　育謂從予永育　準謂如予世準

奉安西方三聖像祝文　　姚廣孝

維永樂八年歲在庚寅五月朔粵十有一日丁丑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姚廣孝謹命良工雕刻　西方教主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三聖像裝飾圖成安置座席是日祖餚茶菓蔬食之供敢昭告于三聖曰洪惟我佛名無量光與二大士共作津航等濟迷流俱超淨邦衆生有緣得所依怙所夕恩念如子憶母今我投誠造像供養求拯衰愆滅除罪障若臨命終神躡寶地面禮慈容親蒙授記茲差穀旦奉安座席聊陳菲供曷勝虔懇恐惟與三聖興大哀憐俯賜昭格如我願焉

法海寺畫像　　錢希言

趙居士宦光常偕黃山人習遠同遊洞庭東山法海寺見其殿堂之左棟間懸一巨笆訊之老衲云軸于在內自入教以來三十年矣未有開轉不知何法居士不聽使數人百計發之既下衆共展閱乃是陀耶入泥洹畫像也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皆號咷擗踴悲慟莫可名狀其圖方廣各二丈餘一幅素為之笆上題平江府造四字而無歲月鑒為宋改和時物于是率同遊作禮于殿庭草閒歎未曾有

石天王像　戴始恬志

紹明律師崑山慧聚寺僧也後唐時居半山彌勒閣一夕夢有神人曰舊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師宜知之語旦掘其

地果護之今尚龕置壁間形製甚古

毗沙門天王像

見周世昌崑山縣志稿記

慧聚寺有毗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楊惠之所作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為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紀其事謂其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為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

普賢應夢記

孫覿

西方有聖人應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譯不能通而學道之士東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瞥起遂撫四海於俛仰之中矣余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洞殘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

獨有善賢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卿者營築此堂為公媳追福之地夢一大士戴華冠披珠珞乘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媳導其前神清安隱蕭散如平生不見留滯冥漠幽陰之態既寤嘆曰此善賢菩薩也於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事之益虔道俗咸共瞻仰焉余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纊之後影響昧然不知其所之也歸依佛祖淚洋請授授之文宅為清涼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六結為解脫門破十習為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起幽作匿捷逾響報無可疑者荅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二十年歲在庚午旦月望日記

禮報恩寺石佛偈讚

釋真可

雲浮空木飄水石卧地葉鳴風四者見之不以為奇今石佛浮海驚濤無際中危坐不傾自止有緣之地希奇甚矣曰希奇生信因希奇生惑惟了知自心者不信不惑佛所印可若然者石即佛亦可佛即石亦可歲在辛卯槩拈道人與二三法侶來扁舟道經庇村先一日飄風大作驟雨如瀉因中止張居士靜室同行者沈訒卿居士季甥也白道人曰庇村有報恩寺烟波四匝清曠幽寂尊者能不怯飛錫否寺去靜室甚近道人躍然從之片晌至寺歲久凋零不蔽風雨像倒而杵地者慨然願一新之云吳中有石佛三尊俱海中浮來者報恩其一也製度簡朗

神氣慈注恨禮足之晚矣乃稽首讚之曰

稽首如來相非金亦非木跌坐鷲濤中渡海達於此若謂石有心有心即是佛若謂石無心無心豈名物吾聞有佛法攝一切法盡若人於石佛諦信不生疑不生慈自斷惑斷凡聖情量水見火焰況夫石與佛何曾生二見二見既不生石佛迥與電

沈令名

鐵船過海誰為主鐵佛過海誰復使莊嚴妙相現慈光從佛出還不出請若試問道生來頑石如何解點首

周祖

但說是佛堪石負墮但說是石靈異風市悉光明月照草諸

周祝

石若有石性作佛不能得佛若有佛性作石不能得石惟無石性能石亦能佛。惟無佛性能佛亦能石即此觀石佛謂石亦得謂佛亦得

王士騄

分明一塊石世人總不識平地湧奇峰青天墜孤石瞻得人捕影求風託多少磕頭磕額若也不會三世諸佛俱請向雕壁若也會得這箇老和尚折了那脊一出畢竟如何可憐他骨瘦巖嶷休認故獅子丹窟

按達觀大師當時命隨行者同作偈贊寺僧序得九首今錄其四

又按此石佛有云亦浮海而來者大師亦隨所傳聞而筆之然考諸石像銘自維衛迦葉外不聞更有一尊也有云乃浮海瑞石所造者像亦釋迦文身坐亦高三尺五寸連光及座亦通高六尺五寸皆符昔記然考諸法苑珠林則瑞石像嘗在禪靈寺不聞何時奉遷于何寺中也且此寺創自唐時而瑞像造于晉世安敢遽以此像當之故不以石顯聖篇而弟師之像設篇正以大師所云載度簡朗神氣慈注誠有然者即非浮石所刻定非凡匠所成也一日偶得馮開之手蹟一卷今附錄於後

今歲辛卯四月廿一日禁栢老人至自吳江報恩彼有石佛師曰此東晉浮海物也出微妙伽陀贊之以示真實居士居士曰不然吳中浮海石像二軀今在閶元劫跌衣折大異安得有三師力置辨不已居士初則疑再則信遂從而跋之又明日經沖淳于中甫二士以師命禮吳江石佛還仲神曰非也其日師先

往開元又明日相見師曰非也不有開元之是何以印報恩之非但相視一咲而已悟後景象大都若是因請師以前贊回施開元并錄郡志石佛因緣一則梁簡文銘江文通詩附焉江詩數字譌脫居士舟中偶有江集遂正之共為一卷入師北云裝中亦一段佳事也廿五日真實居士馮夢禎跋于寒山寺之香林

石佛頌

釋真可

大地一尊佛石在恁麼處大地一塊石佛在恁麼處師子獨行時哮吼百獸死如是大慈悲分明竹篦子拂通一切法一法廣長舌一上湯樓臺眼前即不見不見我是誰思盧家舍弟

太倉興福寺觀銅鑄塑觀音像　沈　同

古寺金容古佛栖慈雲中波浪海島低花雨繽喜倘能笑為解尋聲苦亂啼化境慈悲千種相人間影響一雙泥老僧香火如此地時眼来觀稍欲迷

釋迦文佛像讚　并序　釋支遁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雲焉仰望曾以玉承藉焉哲之道芳吸中和之誕化稟白淨之顯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資以不加為貴誠遠祿以靡頒為足故常戚惕上位逶旅

繁庭紆軫儲宮擬副區外徙而高視周覽郡野四關皇
扉三壑疾苦風人厲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訊大
猷於有道慨在旅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間脫
皇階之重任希無待以輕舉視龍章之盛飾貿窮岩之
褐褐資送之濤自崖而反矣爾乃抗志垂石安仁以山
斑卉連居催心立盟望安般之氣緒運十算以資心併
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
臭瑞發三止之矇秀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
情歷於靜林涼五內之欲大鄭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
進德潛七住而挹玄搜冥魚於六絕茜既三而廢筌蹄

萬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梵五濁以檀曜嗣六佛而
徵傳偉唯丈六體佩圓光慈度黃中色鮮紫金運動陵
虛悠往倏忽八音流芳逸豫揚彩沙覽未兆則卓絕六
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弘乎太虛神蓋宏於兩
儀易簡待以成體太和擬而稱邵圖著者象其神寐方
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綱之
以德義或躡之以冲風亮形搖於日新期妙生於不盡
美既青而青藍逞百練以就粹道原物以歸宗校尭孔
之外寢屬八億以語極單墳宗以興典捉道行之三無
絡暉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城若朝暉升于暘谷民望

景而興行擩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於義
風神奇卓絶於皇軒蔚彩沖漠於周唐頌味有餘於鄒
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設也年逾縱心戒迹
泥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絶於忍土
冥歸於維衛俗徇常以駭奇周以存亡而統之至於靈
覺之性三界珍粹豁若川傾頹如乾墜黔首與永夜同
幽冥流與涸津並盡六度與崩岑俱祇三乘與絶軸解
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悼夫道高者應卑
因迹者親譽故不祈哭而哭豈非無忘天下易使天下
無忘難望風攡越環周六合曆數終于亦緜後死所以

興聞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洹既已漂若玉樹辛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適以不事仰遵天獻追朝陽而弗暨附柔揄而未升神馳在昔頗言有欽遂授筆興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周周遠廬三傳明、釋迦實惟帝先應期啟作化融竺乾交養怡和濯粹冲漠邁軌世王領宗中玄堂構洪謨揚秀負靈峻誕嵩嶽量衷太清大象罕窺乃圓其明玄音希和文以八聲煌、慧炬燭我冥徑人欽其哲歎識其冥望之霞舉即曰雲津威揚夏熱溫柔晞春化器以形卓機以神參即烟滅騰亦龍神鼓舞升壑雲氣惟新誰興茲作獨運陶鈞

三無表玄八億致遠二部既弘斐翰惟典充以瓌奇悟以易簡
藏諸蘊匱實之令善可善之因乃讚乃演致存言性豈伊弘闡
日月貞明顯晦周徧生如紛霧曖来已睹至人全化跡随世微
假云泥洹言吾言歸遺風六合庠方赤縣象圖不存誰與悟機
鏡心秉翰庶覿冥暉

阿彌陀佛像讚 并序 釋支遁

夫六合之內非典籍所模神道說世豈意旨可測故曰
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而斷
所未能了故令并畦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發伐
故其冥契余造大方心傳無垠因以靜暇復伸諸奇麗佛

經記西方有國、名安養迴逵迫邇路諭恒沙非無時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號阿彌陀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以佛為君三乘為教男女各化育於蓮華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榮飛沉天逸於淵藪逝寓群藪而率真閬闔無扃於瓊林玉響天諧於簫管冥霄隕華以圖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微化以醴被蕙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響慧澤雲垂而沛清學文翰芳而責言真人冥宗而褰亂五度憑虛以入無般若遷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啓

神化所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録其懿云此晉郢五末之
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
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道矣遍生末賤尒
厠殘跡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
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徴頌其詞曰

王敞外舘神道内經皇矣正覺寶蓮宗師泰定軫曜黄中秀姿
悟智交洽三達玄夷啓境金方緬路悠迴于彼神化悟感應機
五度砥操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開詠歌潛滋精義順神
玄肆洋洋三乘説法藏往摹故知来惟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
造化營域雲搆巍巍紫館辰峙華宇星羅王闔通方金墉啓阿

景傾朝日豔蔚晨霞神提迴五九源曾淺浪無筌忘鱗罕餌濡
澤不司虞駿翼懷林有客驅徒雨埋機心甘露敦治蘭蕙助馨
化隨雲濃俗興風清歲藥消散雲颺掃英瓊林諧響八音文成
琅瑤沈槃芙蓂晞陽流澄其潔槃播其香潛爽冥華載哲来翔
孕景中葩結雲幽芳賴諸風化妙無子長遵軌一變同規坐忘

釋迦出山相　　釋文琇

出山只似入山時牧女何煩獻乳糜辛苦幾多都来了依前臭
孔大頭垂

塵點劫前成正覺六年麻麥又何為白頭翁作三堂舞辛苦應
緣教小兒

棄却輪王入雪山何輕其重易其難生憎平地興波浪榜樣堪
留後世看

題出山佛像　釋清珙

頭髮鬅鬆下翠微凍雲殘雪緻伽梨不須更問山中事觀着容
顏便得知

時破衣穿骨裡皮下山回首步遲：父王休遣人來問顏貌不
如宮裏時

釋迦出山相　釋智及

明星暫見便抽身臭孔依然搭上唇殃及兒孫無了日直將北
斗作南辰

釋迦佛雪山像贊三首并序　　釋真可

有生最苦者惟生死耳生死之由一乎情愛一不斷萬劫千生酬償業債我不重汝苦行雪山觀星悟道但服汝一切情愛一刀截斷此非大英雄漢子安能把手心頭便判是故稽首贊之

本自尊貴作下賤相堆危嵓畔究死模樣人鳥絶踪雪覆千峰寥兮寂兮那来情想為甚麼活馬將佗死馬醫唉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世界本来清泰爾何創端揑怪雪山六年枯坐無乃漆桶不快明星一點是非媒惹得兒孫將汝賣

天下極貴者輪王汝弃之如常又至難斷者情愛汝斷之如雪
落湯如是勇猛為甚麼着忙我想汝生死事大肝腸不得不剖
以故春宮花殿不住直入千歲萬壑隈巖午夜忽覩明星便會
說短說長若撞個無已奠漢子經取汝命根那時直得七亂八
慌

無量壽佛　　釋智及

頂輪赫日統須彌柔手毋忘二六時住世壽元無有量度生悲
智不思議光明遍照恒沙國福慧真成大導師地獄天宮皆淨
土此心只許老胡知

贊極樂教主　　釋真可

大道非一亦非二佛國如何有多種究竟願力初不同所以感報乃如是此去西方十萬億化主彌曰阿彌陀往因發願四十八是故殊勝超一切生其國者皆不退我若發願祖無量我即彌陀真肯面彌陀之身壽無數萬斛芥子不可喻悲智不從心外生自強勇猛亦心力如是觀察了無疑我即彌陀最初師弟子既出苦海已師長豈墮於生死

常提觀境

稽首釋迦佛恩逾昊天德父母生育我無能使不生君師資教我無能令出苦惟有大雄氏慧光破我迷慈悲攝受我令知生不生令知苦出苦指大捷徑路使我坦然行觀想光所燭破斷

常里暗願力為金繩章至極樂國彌陀相尊特妙好難思議諦
觀在眼中晓然如皓月采佛慈力故衆觀悉成就觀光如大鏡
清明若秋水依正影現中交羅而不雜觀成正悲喜忽生一種
疑我身居穢土作是思阿彌陀衆妙即現前歷々了不昧設若念
不生聖凡在何處唯願無量壽放光破我暗一切同疑者亦願
淨疑垢

釋迦文珠普賢畫像贊　　姚廣孝

倚欹調御師釋迦無上尊圓明體性空海慧不可量示同於凡
夫現丈六金像白毫珂月光紺髮螺旋頂從緣下梵衛降雲於
王宮富貴弃敝屣學道居雪山麻麥充肌腸岩石為伴侶六年

迴成道化度諸人天淵才興雅思設說妙無比分身百億到常在菩提場無取亦無見曾不離色聲曼殊覺有情智出何勇建禪贊於聖者作大師子吼編吉大薩埵行願猶無盡出沒衆生界衆王自迴領洪惟三大聖一心一處坐或以三為一或以一為三不從亦不辭不近亦不遠如彼帝經珠交光互相映虛堂兩妙花天神常翼衛盡師張僧繇丹青善形狀嗟予三十后讀詠莫能及有如熱時餓亦如尋香城無去亦無來無生亦無滅若作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迎佛詩　蒼師

蜀賦　周治

驩聲十里舟車接寓目將迎數未經樂動高空散雲霧憧開初

見晃郊烟溪方過處成香水峰若来時列翠屏遥望吾師俛接
足交光相映出青冥

題釋迦布髮掩泥像　　姚廣孝

釋迦因中為婆羅門在雪山修菩薩行無佛出世亦無經法於是捨全身而求半偈後於然燈佛前獻六枝花求佛授記殷勤禮拜布髮掩泥奚足恠哉於斯時也則知有法之可重而不知有身之可貴學道之人當以此為龜鏡但患不能發如是心不患不得其道也吁其信矣夫永樂十年九月二十六日菩薩戒弟子姚廣孝為吳城楚行華嚴住持用中講師焚香拜題

雪山大士并文殊普賢贊　　釋真可

天晴日出兩下地濕饑來欲食渴來欲飲雖至愚之人不待言說而皆了然者即此了然文殊得之徹見自心普賢得之圓用自心惟釋迦老漢百無一事終日頽然懸坐於蒼岩之下文殊普賢雖侯常侍左右提鞋挈瓶受且模他鼻孔不著在鼻孔纍纍推模着晨朝洗面鼻生疑

觀佛贊　　釋真可

稽首無上圓滿覺神光隱顯憎愛中觀ㇾ妙相廢稱謁一念不生始真覩

繡佛頌　　釋大香

千絲萬縷費機緣四八端圓得自然文采未彰觀朕兆莫教認

着指頭禪

塑三世佛化人念佛圖

巍巍相好榮金山只在尋常一念間要使人：親敎禮又頃塑出大家看

布袋和尚

百億分身補處尊囊中別是一乾坤不知說法龍華會畢竟如何建化門

布袋　釋文琇

靠非布袋坐手掐輪珠袒胸露腹天下無如謂是彌勒有甚憑據謂非彌勒轉費分疎從來本是無形相誰把丹青畫太虛

長汀：上恣遊戲半似顛狂半似癡待得這場春夢覺龍頭花吐已幾時

放下布囊仍柱杖不知三地等何人分身何處百千億自是時流眼少筋

題布袋和尚像　釋真可

天容道貌妙難思三會龍華見已遲迴脫根塵渾獨露頓忘人我便相知面門含笑猶能好肩辇流春始是奇一禮一瞻增福慧常親豈不獲菩提

隅勒佛首

心上若有一毫事安能得入歡喜地終朝坦腹笑欣：一切見

者生福慧

又

從教煩惱等山高一觀慈顏意自消無限春風吹大地那來霜雪上頭毛

布袋和尚贊　釋法藏

我括其囊師放下袋豈曰同心若契其樂千古相逢笑未休憨却肚皮良其背

布袋和尚傳　張鳳翼

肚皮裏包容得怕口袋裏着落不得口袋裏着落得怕肩頭上揩當不得包容得着落得揩當得笑人不識那知我是佛

文殊菩薩出山像贊　釋法藏

智不到處智從何發惟此一句要問菩薩雙手擎拳示而青獅
默然不言盡情相答

草衣文殊　釋文瑛

拈玻瓈問無著老著草衣迎呂惠卿只有這些兒使倆何當七
佛祖師名

頭髮鬖鬆身衣蒲葉山巖得聽荒無惠卿眼底生花翳却被人
傳作畫圖

身似蒲僂手執經等閑出語使人驚天竺伎倆雖奇怪也只能
謾呂惠卿

文殊贊　　擇真可

千巖萬壑皆層冰一切衆生渾凍殺昨夜梅花放嶺頭約、蜂蝶承春色已覺雪消流水急無限魚龍生欣悅大智現前春光回觸着身心頓氷釋此老曾為七佛師復為迦文之長子無名可呼稱文殊善射最初先見汝一見百城堙水達境戀道順頌經煉歸來饗手一物無清涼老漢重摩頂

普賢贊

稽手倘吉大尊者在、佛土為頓王普率群生歸智海波濤浩渺不可測巍、白象塞虛空譬如鉢中盛滿飯、滿纖物不升容象塞虛空坐何處普賢老漢莫停思如鐘受擊聲答我萬行

門中說法洒頭王不動恒自在雪覆寒岩法界幽瑯一貝葉彈石轉清音不許塵雲閙半頭馬面偏知已

李長年自斗來見寄紫檀彌勒　王叔承

一寸西來佛如余小像真紫檀閒後却金泉幻前身浴洗香花淨齋供米汁新靈山似鷄足會笑會天人

枯木下瞻彌勒像　釋通豫

埋沒橋木棟胥漢放倒形骸著地春笑設拈槌夢覺率這回覷面更誰真

觀音大士　釋智及

惟我大士普現色身而此福聚示以童真一月在天影含衆水

清淨寶日明燄無二三界大宅均受熱惱手執露枝永矢弗舍
我願衆生得正三昧刹：圓通塵：自在
手眼通身福慧無量修因證果上合觀音古佛本妙圓通拔苦
與樂下與法界衆生同一悲仰無機不被有願必從如谷答響
如風行空海岸乾坤自孤絕善財何處覓靈蹤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以悲智願行平等慈度一切衆生實無衆
生得滅度者具一切功德是真功德不可思議不是文珠輕漏
泄圓通門戶許誰知
突髻如雲淡梳洗無底簪盛赤梢鯉東頭賣賤西頭貴不愁世
上無行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野塘水

閻浮閻盡空所空滅將錢買胡餅放下却是鐵縣崖峭壁現自在身月在水中撈得上不將一物繫於人

大士方便力妙微難思議而於一毫端示現文句身法界諸有情瞻禮仍讀誦言詞相寂滅現身獲圓通我頂未來世修行不修行不退轉具足智方便示如觀世音

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提接之悲豈唯世間法身無相不墮諸數隨衆生心現一切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月印千江春行萬國我觀大士離分別見離性亦無日面月面

四不思議二殊勝兎角龜毛一串穿誰識普門真境界海天無際月孤圓

清淨寶日明照無二三界火宅均受熱惱手執露枝永矢弗舍
我願衆生得正三昧刹那圓通塵塵自在
手眼遍身福慧無量修因證果上合觀音古佛本妙圓通拔苦
與樂下興法界衆生同一悲仰無機不被有願必從如谷答響
如風行空海岸乾坤自孤絕善財何處覓雲蹤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以悲智願行平等慈度一切衆生實無衆
生得滅度者具一切功德是真功德不可思議不是文殊輕漏
泄圓通門戶許誰知
窓髻如雲淡梳洗無底簪盛赤楠鯉東頭賣賤西頭貴不悲世
上無行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野塘水

聞而聞盡空而空臧將錢買胡餅放下却是鐵縣崖峭壁現自在身月在水中撈得上不將一物繫於人

大士方便力妙微難思議而於一毫端示現文句身法界諸有情瞻禮仍讀誦言詞相寂臧現身獲圓通我願未來世修行不修行不退轉具足智方便示如觀世音

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提接之悲豈唯世間法身無相不墮諸數隨衆生心現一切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月印千江春行萬國我觀大士離分別見離性亦無日面月面

四不思議二殊勝兎角龜毛一串穿誰識善門真境界海天無際月孤圓

跏趺草履吉祥風玉臉吹香庶笑容一念善觀無量劫纓奴白
牯證圓通
蓮葉舟輕苦海淺跏趺聽徹海潮音魚龍鼈蟹都成佛無限平
人被陸沉
婆婆教體在音聞一漚音銷道自尊未許文殊善甄別十方一
路涅槃門
池沿樹林皆演法山河國土共舒光眼聲耳色常三昧何會心
聞洞十方

九蓮童子觀音像贊　　姚廣孝

大士無定相應現隨其機千百億方便豈特童子身惟此九蓮

華其數配九有大士居九有如處九蓮中蓮生於淤泥清淨無染着大士於九有出沒了無礙蓮華與大士平等無有二若能如是解觀音常現前

觀世音菩薩　　釋文琇

涼月耀長空千光無不現陽春迴大地萬卉無不至良哉觀世音悲願亦如是微塵國土中尋聲常救苦雖此閻浮提音聲為佛事大士圓通門示以聞中入衆生以耳聽是故逐聲塵大士以眼聽特顯圓通理一根既圓通六根總無礙聞與所聞盡聞性亦無得非惟無受苦亦復本無救聞性既無得是故常能聞無苦亦無救是故常救苦普告世間人當作如是解即能悟玄

通與觀世音等

推結劫數提魚出貴只緣大熱慈悲現出幾多兇怪滯貨于今

買者稀逢人勿索邊天價

大士發心無始劫事如來觀世音從因感果若持券故今獲

證名不異十方世界諸衆生循環生死受諸苦一稱其名即往

拯是故乃有此嘉號能救之智即機境所救機境豈離智維智

維境常互融是故亦曰觀自在機境元空智亦無亦無是解及

是說一切衆生若永離刹那相入三摩地

施十四無畏泥牛吼月現三十二應石女翻空衆生有盡悲願

無窮善財歷百十城難尋蹤跡文殊具擇沙眼昌遲圓通垂衣

宴坐碧嵓中大千沙界楊慈風
寶瓶楊柳舞春風鸚鵡翩翩下碧空補怛洛迦觀自在為人隨
處示圓通

贊馬郎婦　釋真可

欲火燒靈根心苗終焦滅智者聞此言悲痛入骨髓奈何天下
人如花女為寶莫得枕臂眠即死亦甘耳善薩慈悲之幻此微
妙容令衆見生喜因喜生愛心因愛生覺悟覺悟即慙悅達一
切婦人如善薩無異乃於善薩身生此不淨想人為萬物靈猪
狗乃不若由是搖心生跳踉強制止勉然至自然終登無慾地
無慾即聖人常為如來子於世作日月破大夜昏暗一夫全此

德大千蒙利益觀音之化身二身無窮已

繡大士贊　　釋真可

初針至後針線二曾不斷有引乃成滿二堂有成耶滿既非功巧引亦何初始若能如是觀繡者不可得諸人善思念善薩即現前

天悲菩薩像贊　　釋真可

世人兩目兩手臂無擇貴賤智愚惡中華四夷無不同三歲小兒皆了二我今見此大悲尊一身九頭四十手二所執諸器具或慈或嚴或喜怒所執器具隨時用譬如箭鋒兩相值了知巧力不能預豈是無心不廢照見發而作無不妙又如秋月印

百川百川有影月不亂、、、警心不生川、有影照不廢善薩能運悲智輪此輪轉處魔外辟易如昆藍吹大地匪勞彈指成微塵威靈至德俱三昧印施之者福無量我痛大悲無人知一片熱心委冰雪朝暮禮敬知音春來處、桃花發

比丘觀音贊

釋真可

身陷塵囂愛根堅牢墜孽大地、豈易消楷首比丘徑山國一徐步城中次第乞食崔趙公問出家得否徑山應曰是大雄事將相難能趙公聞之歎賞其言又杜鴻漸及宋王旦身為宰相並頭出家終莫遂心出家根本非巧智求天資龐朴一念萬年既發心已等無底船一切愛貨永不復載冷水浸爛釘投恐壞

示不更用爰魔怖恐不割而前豈煩猛勇稽首比丘人中獅子等閻非吼一吼未終百數腦裂稽首比丘人中之龍千丈毫末變化無窮可投難辱節等霜松稽首比丘鳥中鸞鳳獸中麒麟一飛一走動心悅神是見聞者斃惡風塵稽首比丘幽宵佛日照彼靈盆了無昏黑稽首比丘淤泥蓮華出水香潔見聞嘆嗟比丘之德貴揚難盡自愧口門何其狹窄窮其忍致枯其唇舌贊嘆少許以簣作斗量大海水無有是處徒增其醜慙極心痛心痛眼血不明自發光吞日月地雖最堅觀成如雪慙陽春終難凍結稽首比丘田衣嚴然戒珠圓明師範人天我將脫白師立虛空既夢而覺直下毀容三十餘年飄零四方境緣逆順

如醉如狂若無菩薩冥頭迭加微軀斬送早化泥沙菩薩之恩
四恩莫比此段痛腹何時能洗小根魔子不自揣量謂拔愛根
如婦拔秧愛根能拔煮石為湯音以眼觀欲浪頓乾聲以耳聞
覺林凋殘速悟一塵忽妄忽真是誰之故吾誦吾親稽首比丘
圓顱方服一瞻眉宇洗盡凡俗稽首比丘從今而後願比丘手
常提拔我頭比丘眼常慈視我頭比丘耳常採聽我頭比丘鼻
常嗅摶我頭比丘舌常嘗嚼我頭比丘身常屏護我頭比丘心
常痛念我」之六根比丘所有我無一毛作取與想如是發心
繫以頭繩利以智見號呼比丘助我」饑免念飯懸沙忍死
如是明見如是猛勇愛根可拔田衣可服一斬永斬現行冥凋

如秋風生木葉自飄智願弗堅欲逃火宅以絕張風終難可得

竹石觀音贊 紹暨供像 釋真可

我觀一切諸菩薩皆以前塵作佛事惟底衆生被塵轉解脫門中徒取舍若能了塵即自心當下六根皆寂滅三塗八難道場寬舉足下足蓮華發相逢誰復是知音旋步雲山洞門濶婆婆大士笑相迎善來佛子何奇特湊浸流水戛古相說法堂須頃輔翊此回信入不再疑曾緯父子心頭肉鄆山崎嶇不憚遠肯杼心光照存者縱使生前造罪多楊枝灑處炎天雪後人若知亡者心肯把此心付理沒境緣逆順著精神善薩時摩汝頂醎酸苦辣化甘露苦若飲之開福智更喜慈風度竹枝妙音遍

使眼根攝紹燈来前聽受記挾路相逢休錯過燈光本即汝心
光子、孫、傳莫斷紹燈者預澄先之法名曽
璋乃其父孝廉元玉名也

題觀音大士　釋清洪

水即是波當即是石坐證圓通斯為第一
童子南詢尚未回白花當下望多時長天萬里無雲夜月在波
心說向誰

續大士贊　李璧

正理慈顏淨世塵銀針到處錦雲生拈成水月空花相援手欣
看若度人

觀音像贊　徐學謨

耳目之用各有其官儿觀非音儿音非觀六塵紛擾萬感齊攢
總持以心耳目何干何謂觀音究竟無端人言菩薩耳根成道
能觀其音諧福畢效有意求福便非佛教上感天下天三十大千
慧而炤之無一有焉吾之莫聞觀何所賴妙明之機在人天外

水月觀音像贊

水在地中月在天中兩物相映何名為空月印天流萬緣消歇
于時菩薩莊嚴整潔不知水月来照菩薩不知菩薩去炤水月
原無觸發安有起滅開大光明三界朗徹

畫觀世音贊

徐飛稷

佛無定相云何可画從心着筆從筆着相因楮見筆因筆見心

心亦何有無乃歸真無心無我即觀世音

書繡觀音後　祝允明

昔在竹林補陀今在丹紗綵縷不知已来未来時際大士在甚麼去處縷也鍼也紗也手也眼也心也少一件大士不来不知那一件正是大士唆應以縷鍼紗手眼心身而為說法捲去像幀大士不去

南屏淨慈崑山東寺兩奈觀音像作　王叔承

南屏大士鯨頭見淡妝玉立飄文練莊嚴窈窕態相融似因重女談空現秋江月吐青蓮花銀河露洗白雲片望工莫是楊家生乃從神画丹青變崑山東寺像更神美好飛揚逈出塵表眉

姣面生氣滿若伽忧見而來身相傳觀音化身塑妙相種種皆
逼真愈瞻愈覺笑容動眼光左右俱隨神誰披紅衫飾鉛粉漸
失古意翻嫌新妝陳絲是泥沙態真空別自通無礙三十二相
何相真以形求佛非佛界奈美纖手儼相携一華化為觀自在

鑒金大士像歌　楊士修

銅山精英五色芽貯之寶鴨鎔金波天龍吐火千萬煉法王湧
現驚群魔空中雨花無數若青蓮藏雄獅子駝威光百道向頂
出寶冠纓絡拖紫裳人工鬼工不思議黃金盤絲翡翠花束經
為道一萬里因緣會過成短歌

魚籃觀音　釋明誠

籃之無何時賣筆傳再受於今在着甚來縣許多担惟不担怪面目還它真不真盡工欠我丹青債

觀音大士贊　釋法藏

聖流一入坐斷古今生滅已空裏玄音仲尼擊磬伯牙撫琴迦葉起舞誰曰無心南無觀音迭聞自聞

又

音不可觀水不受月名觀世音我復何說念觀音力毒還本人毒本人者即毒觀音人音兩毒萬事已足大悲心中全德全福作此說者如月在水南無觀音我聞如是

又

觀不可音、則耳旋音不可觀、則照迴、、為聽耳旋為見聽見圓脫音聞如電世出世間大悲非緣水乾月若心境歷然

又

竹風琅、吹笙鼓簧于此直應劃地起方觀此觀滅如器中空

又繡像

菩薩何在、針鋒上喆通一線即見妙相頂葉蚩、足花樣、自從耳根豁開寶藏針、密、如喝如棒滅坐當陽誰敢近傍吐

小字金畫觀音

通身是經金經是佛不知誰是法身只見空音為骨音流空、

作音要見菩薩敲黃金

髮綉大士贊　姚希孟

有美雲鬟從橫展曲月面風鬟天鉢霧鬆貌之者誰歸為針神

余曰不然圓通現身

綉觀音像

針創不入是桃不起未是未肉團未非黃金骨觀世音菩薩將

錢買餬餅放下却是饅頭這裏着得隻眼乃知大悲身稱無量

義

准題菩薩像贊　釋真可

螃蟹爪脚多而賤菩薩手臂多而貴賤者充人之口腹貴者起

人之瞻仰貴賤固雖少有不同誰悟靈知原無兩樣善男子當以道觀形千態萬狀那有其相是故菩薩不過鏡中影像如是觀想禮菩薩ㄟㄟ神通信無量供若不在鏡光外晨昏敬拜功德廣功德廣劫無準題王頒賜威靈興供者名姓高題龍虎榜

準提菩薩一十八臂像頌　　姚希孟

上二手作說法相

如來說法四十九年何刹那頃雷音普宣水月百千總一月攝窮至月窟說無所說

又

持印在手說呪在口是義不然六根互走舌端印出指上聲傳

色在耳邊音在眼前

右第二手施無畏

慈母愛子同於掌珠勿怖勿驚我與汝俱佛愛衆生舒兜羅手

刀山劍林抱汝而走

第三手把劍

是為智銓六曰性鈍頑惱軍破無明殼枝地倚天光摧斗牛

群魔悚惶合掌重修

第四手把數珠

通現未來莊無可尋標指見月珠即為心常斷五融空假智三

輪輾循環奉行勿失

第五手把微若布羅迦果

果從華成華復何起意壞情田朝耘暮耔此果甘芳東土所稀

我似嘗來禪悅療飢

第六手把鉞斧

明王受鉞攻賓弗賓法王此鉞以靖根塵電掣雷轟誅彼群醜

殺賊者誰還是賊首

第七手把鉤

斧劈劍刺又安用鉤搜根剔骨肝膽若抽猶有狡魔竄入藕孔

鉤之使來是善良種

第八手把跋折羅

金剛碎落結為智杵鎮我浮情令我宴處篆烟成縷山花欲然人在定中入四禪天

第九手把寶幢

寶冠纓絡妙麗天人莊嚴太虛色相互陳如來頂上三十二寶若言摩珠吾亦不少

左第二手把如意寶幢

嵓哉法幢歸命如意如寒得續如渴斯謂寶經流蘊空中飄飄以召群逵比于弓招

第三手把蓮華

茴若始葩妙絕纖塵遍香水海作光明輪即此心花與邦淨域

棄淤泥中諸佛大息

第四手把澡罐

儒者有言澡身浴德佛性無垢安用拂拭姑射雪膚類拭何妨皓月澄波不動道場

第五手把索

考象狂猿非繩可縛無縛之不空習索仰乞慈尊放入空山雲終入岫鳥自思還

第六手把輪

一輪旋轉聖字在中游環無端始終廿五圓通十二圓覺識得圓機便成輪廓

第七手把螺

傾耳注聽是法螺聲、從何來到聞所成繇統悠揚伽院秘密
我亦和之音聞遐寂

第八手把賢瓶

借此軍持貯甘露水灑向人間天花散綺請舉大海以擬寶瓶
何少何多匪渭匪涇

第九手把般若波羅蜜經

即蜜攝顯全部兩行即顯證蜜隻字千章法、互融圓、同鏡
是准提經是般若印

地藏菩薩像讚　劉道真

熱鉄洋銅頃甘露漿牛頭阿旁施無畏手業鏡臺前照彼虛空
塗河橋下洗盡濁垢地獄若空豈有菩提坐斷鬼門作獅子吼

題聖僧像　　釋弘徹

這個阿師危坐終日禪道不談都盧一默若道無言轟雷電掣
或謂有語何曾漏泄隨逐二邊真非豪傑畢竟如何咄獨坐中
堂太拙生千秋萬古為軌則

維摩居士贊

毗耶離城老居士菴羅樹園建法幢示有妻子無眷屬不染五
欲道乃彰衆生病故我亦病塊然獨臥于床釋迦遣徒來問
疾各一畏難心自降惟有文殊無上士智建勇德方堪當方丈

空中無一物師座高廣皆容藏於是九百萬菩薩安坐如在喜提場請来香積一鉢飯大衆悉飽毛孔香搏取妙喜佛世界手擲遠過於他方大神通力難思議緩横慧辨非尋常三十二說不二門一默闔顯如日光聖功德海無畔岸凡小詎可持蠡量我今說偈伸贊歎追風捕影寧非狂

維摩像贊　此贊載在蘇文忠集内不知何以說為禁相學者作豈老人集中誤載遂因見以誤耶或尊者好指東坡語示人偶無可論釋真可侍者不察遂誤録耳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并辭鑒井自歎息造物將安以我為全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頑且好身雖来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

自知至今遺像元不語與昔未死無僧虧田翁俚婦耶胥頑時
有野鼠啣其鬚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詰無言師

丁南羽畫維摩說法圖贈以長句　俞安期

維摩昔家毗耶城說法恩為衆生利辨才居士稱無遮了義法
門明不二當年頗長康每傳其像留雁堂張僧繇陸探微致之差可
方復有孫尚子亦傳行變空門棗吳道子程逐維之頗相似兄相
甘露壁俱毀定水聖慈復崩圮靈光飛散成雲烟粉彩沈淪入
泥滓更無秘本久不傳丁生創出逸齊肩神手疑懸造化力慧
眼應破天人權越嶋空青武昌綠齊宮紈素吳江箋毫端現界
忽三千色裏看身還丈六諸天既雜沓萬國何繽紛天女天花

散若雨龍神龍部歸如雲問難文殊若實主仙音似共迦陵吐
隱凡真看示病容痛天病入莊嚴土人ㄧ諦聽統攝迂法力變
現成須臾空中坐七燈王座鉢裏食傳香積廚嘗聞為此画每
向中天落幾年上巧殫神明一時瞻禮生歡喜應如盡力施丹
青只欲邊人出死生俞居士丁畫師前身同住香海水隅然並
出青蓮池只今宛在阿閦國神通遊戲相追隨

維摩居士　　釋智及

神通妙用不思議天似空拳譬小兒試問針鋒持來葉何如芥
子納須彌觀身實相空多病杜口無言只自欺堪笑雲山三萬
里望風碌ㄧ揖降旗

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咄哉老古錐開口成話墮不得文殊錯證明至今卧病毗耶城

空生真贊 并序 釋惠洪

滇南僧慎修游吳中得此畫於敗垣破壁間拂除埃翳神觀靜洩如維摩天士得心解脫時出以示余為之贊曰

以空寂身無所倚依而起杖黎以雲如心不在散攝而玩貝葉不舍色聲而證真空與我日用能所心同於一切處寂入法海如風行空無所妨礙但離二執圓成普會當慎以修入此三昧

羅漢 釋智及

修行未斷風毒法應供毋忘信施息三界塵勞洩似海與誰携

手涅槃門

題子晉居士家藏仇十洲畫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卷

釋明河

藏神至虛愈出愈奇去人不遠誘人興俱拈弄萬象塵斥四海將謂無根蹈着便在各事其事同心其心非心非事挂角難尋萬里雲開千峰月始相見何言彈指一咲

渡海羅漢贊

菩薩度生架法舟不著兩岸與中流小衆之人破黨濤神通渡海爭一漚自誇生死得出頭安知脫網吞鉅鈎我語諸君一切休伎倆有盡珠難求圓而淨若探之不木乂尊者怒而留乂隔

海水波濤愁卷而置之一笑空裂眸

朝陽對月　　釋文琇

布衫多年七花八裂好趁斜陽補此一缺

案上是經松梢是月欲覓了時虛空釘橛

羅漢夾棋圖

見思已斷欲應雜妙用無方孰與齊却笑浮山禁石老還從十九路中逃

題達磨　　釋清珙

一言不契渡江淮熊耳峰前去活埋無限家私狼籍盡何事一隻破皮鞋

達磨　　釋智及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栖心暗度江討甚閒煩惱三五回中毒宿債難逃八九年面壁邪禪默照裂髓分皮急轉身不覺全身入荒草

胃中崖岸千尋險脚下波濤萬丈深十萬西來緣底事只應梁誌是知音

東西走得脚皮穿教外何曾有別傳任爾一花開五葉好兒終一不使爺錢

達磨　　釋文琇

西來要覓大乘器冷坐九年無轉智覓心不得已安心候殺神

光宅斬臂我昔若見則不然為渠驀胸槌一拳若也喏能知痛
癢急携度瓊回西天免得分皮又分髓接響永虛傳直指延蔓
從茲不可圖殃害兒孫竟無已

一花五葉謾流傳老子何曾解會禪不得神光一臂力應無良
計返西天

眼深鼻大兩眉橫佛法全無要度生對却梁王云不識日輪當
午打三更

渡海浮江作麼生要傳法佛救迷情爭知未到支那日箇箇眉
毛眼上橫

六宗破後入支那沒倆須知昔不多道箇一花開五葉分明平

地起風波

達磨贊　釋明聰

這個阿師別無奇特天子對談面無諛色廓然無聖威通劍戟帝再問之便曰不識一言不合渡江步空兀坐默然九年面壁三遭受毒咸因口直一語安心神光獨得斷臂西入傳圓寂問是何誰拈花一脈千古人間供養汨稽首都雲咸仰德一花五葉至今傳五家兒孫亭亭三

達磨贊　唐寅

這個和尚喚做達磨一語說不來九年面壁坐人道是觀世音化身我道他無事討事做

題達磨像　　張鳳翼

達去渡江一葦渡留面壁九年試問遊梁入魏幾時却返西天

達磨像　　釋通豫

想去少林坐九載析蘆江上泛秋波神光一拜傳燈後合得兄孫喚達磨

觀頑道行吟蔵面壁圖　　歐大任

神力不思議如是本何動稽首世尊前一悟九年夢

題面壁圖　　頑大典

面壁点幻相吾身本不有應作如是觀直須棒喝走

初祖達磨大師贊　　釋法蔵

何太直拶着便道不識攪得風香天月黑江之南江之北面壁九年非語默哦、、惟你胷個覓心了不可得悔我那時拄杖子不在倒咄

又

梁王殿上容不得五乳峯前不敢言有甚西来底消息幾番服毒討熱煎咄政好三十天捧依舊趣往西天一度春風過一年

又

道個不識臨井下石打折門牙冷地逢敵六翻用毒先有祖師何待西来九年面壁咄携歸隻履此方安者得生風攪八極

又

問口牙齒落渡江壁相向惹得後兒孫動輒歸方丈唉

又

冷坐無言戒門深雪父子相逢通身是血坏處承當不勞多說
及乎再問安心千古納文敗屈、屈一隻皮鞋又重出 一

又

乘興東來受梁皇屈御蓋便行戰敗走脫衣拾殘兵止剩一笻
扶錫飛、困頓深雪早等得人一臂已失今日兒孫氣始揚傳
来一刀逢人截咄

又入室像

九年等待捕賊捉賊斬臂覓心一朝度得五乳峰前千古法式

三鼓緩鳴入室之則代不乏人世起英特捧一瓣香頂起百億
閻外重閻室中再劾賊亡

初祖折蘆渡江

渡海三年来為何事話不投機截江而去若人此處看透省向
覓心了不可得

又

千毒萬毒見得旨趣熊耳峰頭始成一句江邊留下一莖蘆風
送寒花起飛絮

王元方見寄家繡達磨作　王世承

王家閨繡通仙靈飛針走線鬱丹青渡江達磨更奇絶五文細

渡水衣明蘆花一枝帶煙色拳翻風、懸瀑晴、光熒、衣欲舉左看右看皆如生草堂忽墮綠雲片秋空突降西天僧飄足江心破江水回首雙峽夾螺尾平生好佛失真佛咄哉梁王真饑鬼佛家變化不可測一絲半縷皆雲宅陡覺神遊蔥嶺天依然影落萬山壁披卷欲問西來意萬里長江絹三尺西來只欲空文字貝葉蓮花惹狐魅逶迷不獨五千函六經亦已雕蟲碎孔公遺像落何許廟冷燈殘衣鉢墜王家公子稱好文俠心却繡平原君知余迹禪特寄此如來金粟秋香分繡佛相逢似相訊便好長齋作穢晉從前綺語洗一空淋漓米汁洗心印更頒增繡西天姬林盤畫着天花觀

寒山拾得

釋文琇

手裏生芒猶放不下贏得埃塵徧滿華夏
那一句子不在思量擎蕉執筆應過瀟湘
拾得磨玄玉寒山杷手錐擬向萬仞崖寫此一首詩雖未形點
畫文采光陸離渴讀即止渴饑讀即止饑除却老豐干知音令
有誰
不是顛狂不是癡或看經卷或吟詩閭丘曾被豐干悞却向枯
椿覓兎蹊
拾得展卷寒山指月用無所用說無所說惹得豐干饒舌閭丘
屈即謂其起佛見法見返向二鐵圍山也是喚鹿作馬誼龜為

驚別、、大洋海底輥紅塵六月炎天飛白雪

題姑蘇寒山寺壁間寒山拾得像　釋真可

虛空其懷金石其質古之今之對面不識

又

奇峰難以狀其骨閒雲無以喻其心吾不知其誰氏之子奚超曠而精深

又

洞然一炬火燒虛空兩箇頭陀漫作風若問安閒身在何處可即贊上好藏踪

吳都法乘卷第十一終

吳都法乘卷第十二

吳江周永年撰

道影篇

起寫人形迺有繪事盡佛菩薩爰及其次師僧所居禪請律寺龍象趨隨巾瓶執侍人有存亡像惟一視水遷林下圖歌高致述道影第十二

康祖像贊

釋法藏

大丈夫漢人、解向無佛處稱尊獨老漢不拾江東一片地拈一星子告報諸人一時浮圖遍滿南國踴多少赤骨律漢子在放光動地處理會如今直下要會耶

唐居國會尊者像贊寄憨公并序　　釋真可

三國為英雄之聚兵刀兵之聚慈悲般若無有入處而康祖一錫浮江三葉如來兩目流血舍利投瓶光燦六合澤綿千古是時也吳之君臣莫不為之動心變色即事徵理知有佛而不疑六度既譯安般門開無擇黑白得法眼淨興夫禪思入微者不可計矣皆我祖為之嗚天也茲憨山清大師闡弘法戒瘴海善以慈心三昧普使枯骨生春聖華居士聞風感慕特寫祖影寄上曹溪以為天師影響嗚呼曹溪向佛形現自唐及宋飲雪溪而得道者代不乏人通來曹溪洞矣瑯林蕭然又碧憨

師以論戒為波瀾而曹源復活康祖分身闢驟眼開恒沙難喻豈可以有思惟心測其功德淺深者哉達觀道人不解逆風把柁但解順水推船為之贊曰

康祖来吳清公論粤闢髏大師金剛眼突瘴海之慘骨刺視驚大師得戒隔感　聖明曹谿蠹毒敛者皆喪大師欽之銷盡諸障指撮合刊康祖之貪、不為我此心何慚弘法得罪命如單絲千里瘴嶺芒鞋踏遍雷道岩壑颶風正高鉢瓶孤逝舌相昭昭南粤黥劓白日鼓掌我若無心善薩影響有心應之康祖愚庭童甫之國其誰不髮石頭之剔肝腦冰冷丁生吹火寫康祖影緣影得心、亡性冥大用無常鍾以眼聽根塵主客收放夢

醒掌學珪塔窣山之頂

覺印英禪師贊

有德司契物所不忘畏壘之壤社稷賚慕維師躡行蟻来諸方
泯山大澤優滿其堂以繪肖貌垢塵粃糠而始即此餅水爐香

政和壬辰僕見禪師於泛鑑之水西為作此贊後二年復相
遇吳門而禪師方住雲嵓一日其徒惟休過僕索重書因書
之四月十七日宣德郎汝南何安中題

題現老真　　范成大

三十年来共葛藤如今蓮社冷如冰茶瓜櫻笋遊山會從此
此齋厨少一僧

虎丘先祖　　釋普荘

瞎虎馳、世所誇惟雲觸着是究家祇應由醉宝山裡更不人
前露爪牙

應庵華禪師像贊　　釋明本

搘座頭春科先虎尾太白峰高甘露門啓

又　　釋惟則

用虎口奪食之機恣行五逆長蛇頭指癊之手觸撥諸方海涌
峰前干戈卸卻金輪峰頂妖怪潛藏視妙喜甘露門兩強不下
通楊岐正法眼五世其昌碧桃帶雨春風濕吹作優曇編界香

又　　釋愠　恕中

咄哉老古錐平生愛打哄根種蔡園漏布三春種要續楊坟
正宗大似閉眼作夢當時若不得一頓破衲衣我也知你饑寒凍餒
有分

明覺

釋文琇

結友參逢韓大伯拂衣林逋老林禪翠峰乳竇兩山色直到于
今青接天

高峰和尚

釋普莊

天目山中立久閭話頭從此落人間青松樹下磐陀石凜凜高
風孰可攀

高峰妙禪師像贊

宋濂

目光凝定槩破大千戒體圓明直探性原青山萬仞不出死關名高天下法留世間

憨石玉禪人請題高峰大師像　釋圓悟

頭髮鬅鬆面貌倒令人只見半邊臭不知那一半他自識不識憨石、、莫顢頇自申自手摸始得咄

高峰妙禪師讚　釋圓信

龍鬚脫皮換骨向漫暑峰頂呵佛罵祖六年敗闕倒轉旗銘直入滅ㄒ天目獅子嵓中冷水：一十八載滿貨方綰得價若斷崖之與中峰更無得意於先師且道還有人麼臨崖看淨眼特地一場愁

大師居西天目獅子嵓壁立千仞之風擊濟不得苦行一生道滿天下瀘毒六載龍蟠九年未嘗一日若倦以杭子墮地打破生死鬼窟壽美五十八歲涅槃北死關全身臣塔可謂鐵成金骨刀斧斫不入向孔舍利無數光現髮根千載之下更有何人像得我師我師真我師也非稱呼之師也影子在此且道高峰主人公在何處道：

高峰祖師、

釋廣印

瀘毒六年龍蟠九謾把一塵微細剖一朝杭子墮枕床頭驚起須彌顛倒走醜、

高峰自讚 讚凡六首今錄其四以明初為孝小師祖雅為嗣法比丘二禪人或是吳僧也

師子院明初院主請

更無兩竅眼露瓊睛十分無面目一味得人憎將正續三世之業等閒籍沒向白雲千峰之上特地掀騰塵斬死關幸自恩聲雖掩那更被伊描邊轉見可憐生阿呵！三十年後寧無人路見不平

天覺禪師祖雍長老請

中大仰毒畜師子威平生負重病舉世無良醫向蓮峰揷一莖草為少室發千鈞機舌頭無肯額下生眉喚作開山即錯不喚作開山猶非從教後代亂針錐

禪人請讚

逐個村僧只好閩名尾已纔露天下人憎

不識當頭密啓處剗言悟得仰山禪這場敗露難遮蓋留與兒孫萬古傳

高峰祖師贊　　釋法藏

潛十八傳從師崛起自唐及元不遺宗旨骨峰峻當身橫獅子慈明作畧逢華棟履回師發心徹師蘊底譽振師宗奈災不已

石屋自讀

珣上人求讀

板齒生毛面孔無由受雲山記公人尺福瘦棱：却如碧海波心湧起一座玉嶂硬剝：好似白雲堆裏突出千尋石屋道是

天湖庵主不是我同流謂是福源住持亦非無眷屬眼裏無筋
底未免向影子上胡猜亂猜文下有血底終未向丹青上東卜
西卜唉切須莫展與人看挂向閒房伴松竹

禪人求讚

髮白面皺皮黃骨瘦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情知衰世道難
行却來靜處問又手看天湖鵝湖二永同流對霞峯晉峰雨山
並秀何緣得此優游端的自能跳透不是禪翁自點胷古今盡
道薊州有

中峰和尚　　釋普莊

幻住庵居老作家頂門眼正辨龍蛇看他開口為人處嚼碎虛

空不吐担

題本中峰覩像　　倪瓚

東南唱道憑禪林諷咏蓮心契本心善矣不塵仍不染美哉如玉復如金三周妙法著闍崛十丈閻花玉井參今日仰師猶古佛風波回首一長吟

中峰和尚自贊

露腹坦胸指東話西屁卵空內相逢迎翁連忙認作中本峰何異溫紙包虛空阿呵！熨斗煎茶銚不同天目山太湖水高不見頂況莫知底盡謂渠隱之流行若置郵而傳命予細檢點將來苔石上亂草裏伸脚元在縮脚東　吳江急遞舖信入請

蒲菴禪師畫像贊

宋　濂

蒲菴禪師豫章豐城人名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生故在易卦語識之有志行清淨行欲絕塵獨立遂歸釋氏與同袍恭肅翁謝屏諸緣直明涅槃妙音久之竟見全體無礙然未以為至走謁徑詣法喜大師楚公自陳厥故當機鋒交觸如鷂落兎走不間一髮法喜深然之留司內記越三載復約標士瞻修西方淨上於吳天平山刻期破陣比禪觀尤力漸省左丞相達公九成慕師精退起住蘇之虎丘辭不赴會丘起避地會稽山中慈溪興會稽鄰壤申有定水院直東海之濱幽閒遠囂可以縛禪復迎師出主之師為起其廢禪門典禮依次舉行瓶錫翩翩，來萃

乞食養之共激揚第一義諦尋以干戈載塗不能見毋作室寺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為蒲菴示思親也自時欽後勤人士請師居天寧寺時寺為戎軍營于女墻雜其棨械尤甚師言於帥圖移其屯斥群奴汎掃建治其樂壞一還舊貫師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勸主杭之雲隱過有　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食內廷慰勞優渥泊建大會鍾山師奉　勅非座說法辭意剴切聞者感有警云師敏朗淵毅非惟克修內學形於詩文氣魄雄而辭調古有識之儒多自以為不及其推師者李諭德好文則曰任道德為任持假文辭為遊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內充外肆僧中指南至於楚國歐陽文公玄潞國

張公翁見諸紙輪間者獎余為尤至言多不載師之徒鍠嘗盡師像求余贊予知師頗詳故倣近代儒宗之例歷舉其行而繫之以辭若將以勵夫人心也辭曰

大法如是流於旃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炬正宗世濟其美一十九傳至於法喜據蓮華座大振玄風師承一喝三日耳聾證極而聰至聞蟻戰秖為圓虛物無不見既入悟關可發學功妄真戚方慧極則通乃即天平樓神淨域禪觀混融不二不一方嶽致聘耳若不聞優鉢曇花却見海濵有典必行無墜弗舉鍾魚互答笠蘘川委移錫州城歸若紗紆轉徵為淨載揚清芬有峰飛來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遐重啓淨華遠揚達于　帝

宸有起詔云說法如雲錫餼禁中恩遇優渥四衆傾仰秋室孤鶴形諸解章大陰四垂雷春颺揚鬼神畫軌人爭傳買如讓芳蓀師吠受之吾遊戲耳內外兩充如師幾人闇室非燈曷昭群昏學徒歌豔丹青肖像我作贊詞毋住于相

思菴及禪師自贊 讀凡五首今錄其為吳僧請者

延慶喆長老請

韜畧全無威權何有皮膚脫落盡留得一張口四會說法住山一味驅羊賣狗父子雖親妙不傳喝下須彌顛倒走

定慧寶長老請

滿肚貪嗔癡通身戒定慧日用任縱橫非如亦非異招來妙喜

竹笕歙出臨濟晉髓南山鷲鼻噴腥風龍王宮殿波濤起

開元和尚方崖禪師贊　釋智及

大方無外大圓無內大坐庵林橫揮玉麈發大機于陽羨鉢頭顙大用於閻閻城裏堆崩石裂電激雷奔手面縱橫綽有餘裕穿盡天下衲僧鼻孔不動根本自然之智澄江淨如練愛謝玄暉念話解識生緣綠陰生晝寢笑帝應物留題只作境會被翻寐照門庭凌厲如喜家世百巧僧繇愚未真九：元來八十一

題雲溪遠上人像于玉山草堂　何九思

道人曾宿靈隱寺能畫寺前山意枕古木立猿啼夜月下有清泉如玉流

陋容自贊二首　　姚廣孝

貌侔春霜心温冬日恩而弗明拙以委取勿妄自欺孚樂人與頽新永世無毀無譽

其二　并序

洪武初余為僧住持杭之天龍禪寺、衆極清苦余故憔悴如槀山玄沙也林靜于山吳興趙君仲撰之外孫文章學問名于一時況善于丹青得外家之傳極為精詣與余交甚善一日過余丈室戲寫陋容余贊于上携至北平失去二十五年矣今翰林庶吉士楊宗昂得之裝潢成卷示余、觀之真若前生事也故感慨不已載贊于上以歸宗昂焉其詞曰

昔之圓顱方趾倘一點岩壑之人今之裘冠錦袍也堂一乎廊廟之臣昔真而今妄卵昔妄而今真卵真也妄也如土苴之與埃塵若然則孰得而為大全乎是猶空谷之響大地之春丹青莫能為之狀文字莫能為之陳若乎苟乎更無可道者惟以一默而為親

通仰山寺觀姚少師僧服小像　　吳寬

城東僧廬揚仰山姚公於此昔投閒頗聽圖畫長廊外拂拭塵埃破壁間圍虎封侯頭可相（表迂玉相公為圍虎形）真龍識主手親拳朱衣玉帶官師貴最愛跏趺靜掩關

半塘住山紹南宗像贊　　于鑑

如默端坐凝神性海澄清而具三德心田皎潔而證一真覺性之中之妙不染人間之塵理明釋部道貫儒紳懷抱動風雲之潤咲談同天地之春三千舍利頂上現八百摩尼手內輪弄碧弄仰不昧不親其惟弘海會中之師即天台會中之師即

弘治戊申九月廿八日值福壽天事文上人五十為像并

贊

沈周

機鋒敏峻精神抖擻浙水吳山出處亦偶長松上參流水下走他本定裏觀空我為無中生有因以作箇供養亦非此老消受是為南宗老衲之孫福壽堂上之叟也

半塘問菴學上人六十像贊

望之遠，即之乎，具足者道中之相空寂者世外之韻寢無夢而覺無憂故君子西稱其遠口擇言而身擇行故狂夫或病其拘然而心持五戒性悟六如宛竟登之彼岸逍遙遊之故堪使榮矣見之必投其杜昌黎寫北嶽造其廬也歟

陞禪師贊　　釋法藏

然身得法然法得心，是何物搭影獨存二性善權聖有時君一瞻一禮見此契真

雪窓老僧像贊　　歸有光

吾居安享自從果墨終媿庚桑無變斯里惟是禪苦冗然俟生用善提道庶以超度

自題小像　　釋明聡

這個老漢何用丹青佛亦假借安有其形今日寫出四體現成是渠非渠勿逐尋他尋衆言似沽我道無生假斯幻影供養千春噫我之妙用不在此子孫錯認定盤星撒開繪像從人看處處山僧眼上橫

皮球道人自贊

汝這男子出身不是名門舊族情懷大都濶略寛劣世出世間之書見之如飲醇醪而不醒有時胸中竟一個字脚又不可得佛祖機緣葛藤落索偏解指天無常了無繫帶或嫌佛祖無靈置之腦後恣自家一片舌頭貶薄聖凡忽非廁中蛆虫非毘盧

頂上忽作達磨老漢指下風要人學好如已還過一言不合王侯漢喫我看你一條骨性命東拗西拖着恁麼急吐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佛寃家

憨頭陀自贊

汝即我兮全無覺知我即汝兮妄想紛飛合則非一離則愈疑縱有龍樹之明鶖子之智亦難辨伊正賦性豪縱腸肚龐洞絕墓不拘利害如夢頗具英雄之心而無功名之志所以雖留於塵埃只宜放浪於泉石更有一種傲性自謂佛祖是鈍根才料狸奴白牯堪與交遊有時引教證宗引宗印教有時剃棘充碟報一是賢有時珊瑚瑪瑙不值賣草一片舌頭褒貶無定是非

亂統有恩處不異冤仇無情處憎肖淹留最是喜怒不常如嬰兒模樣我看你對人不設機關觸着胡談漢談惹得別人憎愛自猶如痴如聾紅禪衣一頂披之喜歡若被一個青眼郎君覷破了我看你不值一錢呵呵呵誰薦此權衡在手任抑揚要人活兮死即死

善知識不曾參得一個教衆不開熟得一部每向無佛處稱尊忽然撞着臭孔撩天脚跟點地底漢手直教把住襟喉坐斷舌頭我看你又向甚麼處更施手脚唉相逢謾道無機械圖劃多端惑亂人

達觀道人自贊

稽首紫柏大尊者威光殊盛魔外懾手申拂子生殺柄一切龍蛇受賞罰兩道眉列遠山一雙秀目澄空水懷抱冲融情識軽相逢迎明渾莫測渾莫測兮渾莫測敏者亟福慢者罹陰陽紫柏寶杖禪一道神光照天千世上難逢開口咲雲遠常得枕流眠

珠坐空堂如水清靈機慮自超情百年三萬六千日安得須臾此地行

即莊嚴而觀之婦貌如花去莊嚴而觀之婦貌如鬼頭逢心險兩腿如叉九竅惡露誨慾審思毛骨生怖

以石為屋初無成敗風塵負情水月償債寂莫心珠虛空眼界

田衣供默累足捏惟咦是教是宗俱不會衆先富貴有誰爭
汝速漢百無所能爭解思美曲何贅長天目贅短云來自在若
電舒卷且道雷雨在恁麼處燒尾吳江初出浪交蘆卷畔夜燈
深法雷供像法雷交盧居士周林宗本音法名也
諸方老凍膿並有生緣處拶汝這漢子鼻風吹何樹嗜直得智
香衰捉手小牙廖落話埋東共像今存永言弟處

智栢老人自贊

諸方禪和子誰不有生緣惟汝初不語水中涵碧天無風浪自
寂有影色本然若謂是僧兮依希具髣髴若謂是俗兮眼空鼻
祖禪若謂不可名假號何駢憤用明暗趣破無底船且道

船底破時向什麼處安身立命若得智香重法界吳江烟水本
依然智香周之琦
仲大法師也

汝若是我世出世間種，好醜一點也瞞你不得我若是汝一
切逆順關頭死生路口如風過樹如雲觸石雖然如此也未必
是老漢本色事若舉本色一管取凡聖覩消毒鼓無聲在有人不
知汝脚根立處橫搜竪覓究竟是女生緣何處但向伊道自咲行
蹤如野鶴前岡飛倦有長松此像今存吳江接待寺之禪堂

禁栢大師真贊　釋德清

法界網裂其維不張逢生大師力振其綱路獅子窟衍梅檀
香迅未伸爪牙已露擊塗毒鼓醍醐甘露漿飲之者醉耳之者狂

寐滅性空轟霹靂震吾奔雷捲電觸着魂飛以大地心髓金剛骨
眼裏有筋胸中無物臨濟不死黃檗猶生誰知大師不受其名
大方闊步不存軌則翻身擲過頂彌峰一拳搥碎無生國

紫柏老人自題 壬寅夏日寫像於森
山會延慶寺之慈標

這個老師心直口快走遍天下國中自在

山陰錢伯子持達觀大師小影索予為贊時余正病劇抽
思未能信口作禪語貽之

呵呵！這就是達觀昔日鬚鬚猶存今日眉毛不換相對依然
慈容悲顏人傳此老示寂圖中却在這上頭舒來卷去一從方
便欲識師真於此窺他顏面雖然也祇得一半若欲全彰連這

楚却方得相見何以故　大明國內著不得這漢
子晤師在癸巳歲金陵賀氏園中為駕部郎時乃子請見園
有年矣憶先與比部瞿洞觀太常傅太恒二君共介其徒以
往来而復却凡戮度笨馬空歸二君遂不復言求見而余意
未已至是晤焉師鬚髯不剪頂著樵巾體幹豐偉坐立如山
晦翁所謂其人皆魁岸雄傑者是已相見慈容滿面懽然如
故室中有數輩儒衣冠者握筆沉思肅如試舉子坐定侍者
設席于前具筆伸紙于問故曰請與諸子同作楞嚴經中某
四句講義或偈亦可于唯然受之不為異隨與大師論他義
一二轉未竟師輒呼侍者曰周老先生面前紙筆徹過又論

一二轉師曰硬掙也硬掙項之侍者持客刺來報來鴻臚覺齋徐公一徒趨曰老師今日體倦徐公見可俟他時某請回之便欲趨出師曰不可到即請見徐公向日興余求見師知不可得每偵余所至則尾之故今刺得入以余有人在門刺得至師前以余有人在室其徒請命以予在座不然恐師皆無由知矣是日興徐公共午齋而散明日天始辨色衙鮮人行乃余衙有叩門者詢之為師二徒余出迓言大師且來謁少選手持柱杖濶步長趨數徒擁掖而至盤桓至暮始別時從行有周叔宗賀知忍餘名氏已忘從行者曰大師從未謁人以是施君異數也金寫嘆是時胸中尚未盡穩商量不得

徹底翻後欲載證無緣可恨入言師奇怪余具覩如此奇耶奇耶易耶已初見作難意皆諸徒所為余以目擊徐公一節可推雖然即師何病世界不寬時人眼孔不大竟莫容此老或以其入都門為病而悲願深遠殆不可測余為錢子題贊詞更為叙相見始末且更嘅唏及此云丙午臘八日劉城周汝登伏堰敬書

開脫室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盲拳瞎罵冷面熱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笆廿下鳥去遺音香飛落地真個達師僧鑒難画余久向禁栢師幸丑入都而師住西山忻然欲以斲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延而止後讀其遺言審其生平真證

密行況蕅高節一時叢林瑯師席者誠罕其比然猶惜師不早去終以及禍非明哲之道及見吳咸熙氏所寄示遺像上木其自贊語類識者豈師周風知若二祖師子尊者耶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趁打擲呵詈之衆景情言一國中有狂衆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狂者覆以王為狂也相與捽縛燒灼不勝苦趁飲其衆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捨之衆相視衆人為佛不得不度衆人視衆相為狂不得不灾於乎何足恨哉丁丑正月上澣

日會稽陶望齡敬題

高柱兩眸頰鬚虯濃頰河漢為口風雷為舌汲、波、濟度人大

扣小扣俱不竭忒慈悲忒豪杰賢愚終古無休歇那辨侯王與
宰官少不省時加棒喝慈敲無賜難打疊這打疊不可說休問
紙上人謁看徑山喝

長水弟子李培敬題

存日門庭峻厲沒時棒喝交加一念常觀自在天堂地獄無差
人說因緣果報我說本分作家祇有逆来順受從他幻影空花

長水姚士慎敬題

昔先莊簡法門金湯博求龍象為法律梁既遇吾師曰真法王
皈依系請篤老皇仁忠得重緣中瓶侍傍昏灣智燈苦海慈航
世間父執出門遇師近之則畏遠之又思創見則說即之轉慈

揭示道要能覺我迷我於彈指悟昔之非今海認漚乃今始知
因師知佛因佛知儒靈明廓徹乃有階梯師曰咄！階梯非是
脚下承當舉足便至每惟深慈感激淨洒法乳雖酬有死無試
豈期緣淺躬承師逝嗟予否人不可思議我慧之光遇緣益熾
遊於福堂作大法師歷諸苦惱意地寐然既展王法曰了風緣
合掌跌跏寶履翩：六日牢户露地風煙屹峙如山光溢於顏
西原夏壑活潏成川傾城漂舍激萬靡聖意北主封兩篤風穿
南遂啓龍載覩師顏相好莊嚴儼若生前聞古賢聖去來如意
定慧力故結成舍利入火入水色身不壞不圖愚蒙覩此奇異
允若師言驗瞑目地非肉身佛豈能若是　陸基忠敬賞

與賀居士求家藏紫柏先師像　釋仲光

三十年來常問諸方可惡得先師真否直至如今全沒一箇半箇消息聞賀居士收拾得請指出看不必起模作樣我却認得若是面目相似切勿將杜滿篋作綿州附子失却自己眼睛華負先師已矣狼籍！如何收拾

紫柏大師像贊　戚雲堂題　釋法藏

握臨濟心起覺範頟正要覿面親承獨悔不曾相見如今指出老婆舌頭將智證傳向人通却一線

鑑圖禪人乞題達觀大師像　釋通容

突出叢林老古錐聲名流布譬如雷一生獨坐朝官上不懼風

波撒手回

黃汝亨

紫柏大師真贊

飛揚髭眉頭顱禿盧眼控拳坦胸腹顛翻神妙智具足天龍人鬼俱降伏聲搖山嶽納空谷投劍虎丘埋天目八面威令畫一軸六十元來三十六

董其昌

紫柏尊者達觀可大師像贊

有大醫王治癡暗病入泥入水拍一成令喚醒夢宅接續慧命為法忘身高提祖印

陳繼儒

又

不妄視眼不壞不妄聽耳不壞不妄言舌不壞不妄動身不壞

不弄精魂不捏怪這回方驗真持戒妥與人天揮箇標何妨地獄還些債咄債已還有甚待端的坐待老懃来打破從前舊皮袋一道神光火電飛風流矮漢今殊快

請李麟居士禹田侍者像配事紫栢大師設供有作陸符

横客死主曰灰孤五百一心公孫徒匹夫慕義薄頭顱讀史至此每廢書昔有為法此方諸云與救鴿飼虎如甘露既滅紫栢數宋洪覺範禪師自號甘露滅嬰曰對出良不虛我恨生勿為其奴侍者有人田道呼常髮裹幘非苾芻巾執侍甘餘載醉眉禽習忝意初晝夜不放時一跌捧頭託命斷緩駑筋骨足與師步趙當時妖言撼帝居奸人傳撽條噬膚師以弘法就幽拘三員一咲暇

煉誣誰排閽闔呼咸巫閤中阿師獨見溟七月遠龕血淚枯叩頭上書請出都從師生入出死扶一肩搪天有却無雲屯饕經識語符奉師來歸心事剗乃知侍者真丈夫何必讀書禪與儒今人輕薄古道蕪一握聚唌舜汎氾蓂叢為腸盤萬紆君又對面情不輸時移勢換生棄予何暇崎嶇兎叛去為此狂頑累敝死生緩急誰無屢類之黨甚於鶩安得侍者吾相於黃金曷鑄丹青圖誰其貌出生可嗟眉毛鬍稜瞳眼瞿鴝骨嶽起黃白臞破袖窄袖結束珠棒鉢荷杖將若驅大師數座青嵯隅披褋袼腹飄長頌手撫楊枝露欲濡如悲熱惱思被除天生麟鳳真瑞興龍眠筆生筆力逾驥駕師像威无儲補作侍者麟公摹

為蠲環堵裝軸鋪侍者渴仰師容與在座在側儼未渝鞠躬其間師友俱師乎不作交亦殂此肝膽向誰畢塗田橫得士五百殂趙氏之客可寄拏自我一飲酡乳酥灌頂滴瀝皆醍醐其恩豈止意氣孚酬荅何有於薄軀侍者忭曰嬰或吾師其首肯許之乎

田侍者為文弔而重贊之極詳大都得於李次公所述予復述吾所知田乃琴川慧日寺比丘古林法蜀也名性田古林送為師侍者時僅弱冠眉瘦頰古師呼小道人或呼田道人之不去口不剃染侍師瓶錫忘其勞苦聲息相應心領神會雖夜半呼之必惺然而諾絕無情容田不識字師索卷籍筆

剏必應手而得師欲他往頃竺即行田荷負一肩追隨不後若豫裝者人皆歎異田非師固有宿緣亦造物特生其人以擁衛師也師入閩主田詹瞥隨之師逝田馳訃江南復北往奉龕以歸田始薙髮為沙門未幾亦辛侍師二十年如一日屐弊飡無二心豈特奇人洵稱義士程山初祖國一欽師有靈雞塚田乃入而雲者尚有碩其塚者否乎幸藉我文虎以不朽戊寅仲春當湖七十翁陸其志跋

甬東李次公名麟法名如閏弟次德名曠兄弟俱精於繪事次德養世次公侍大師久深心學佛今年八十餘不廢筆研津津與人講法寓書友人小楷輒滿尺牘今文虎所奉大

師像乃其兄弟合作不易得也志又書

達觀大師舍利讚　釋圓澄

緣生之法無有因無自又因白業生衆生緣熟舍利現無緣對面如目盲非色非心亦非我無形無相無方所堅剛一片虛空身擬涉思惟即話墮五色新鮮真靈異八斛四斗何窮計或得或壞或而煙隨所知量不思議老人行履無他方一味時中見舍利了得身心本性空應諸患難如平地往來勸人受持者塵脫三亡等覺戲亦當限數脫往牢自利他終不二舍利

曠劫修豈比尋常好容易若得見聞供養者即時布種無生位

紫柏大師全身舍利塔頌　有序

一切宗教不離七佛偈以為根本最初毘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只這半偈已將三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千七百則葛藤滿口道出更無覆藏悟之者歸祖師禪證之者即如來果業栢大師持此半偈普因衆生若干種心四十年脇不至席手不停揮為初學人談法相義為久習業開般若門為利智根指涅槃心顯法界藏有時雷奔電掣截斷衆流有時帶水拖泥四輪着地隨機赴感未曾一鐵鋒許出得半偈道場謂法友慈山師道吾持此偈已得句半現前更得半句了了常知自許一生參學事畢後十餘年師以物知見力慈善根力向刀山劍嶺任運遊戲自在神通戒定餘薰生身不壞可

謂空假泯合心境亦如用四大分解之塵根演半偈重玄之妙旨毘浮舌相徧覆三千持異持者同時宛成誰謂師非七佛所遣化人廣淪靚面緣慳閻名種熟清淨明誨私洪有年甲寅秋仲辛業遺教增上聞思錐漩渡驚濤日不得暇而王印在手斗柄當天行布圓融莫不消歸半偈獨恨未能將此半偈拈禪消歸自己長為窮子辜負節心聊作頌辭充罣堵波最下劣供七金山下羽毛有同色之奇兩足舌端毒藥化醍醐之味以此善根自熏成種或者他生後世不須半偈阿師眉毛墮地矣頌曰

四大是假亦是真心境不二亦不一無二為一一亦亡即假悟真，乃徧髮毛爪齒及淨嗤暖氣動轉諸浮根我說即是金剛

王幻化空身皆實相地水火風和合聚明閻色空相待搖識心吸攬鏡上痕若磨其一心無兩十方三際本虛玄無相無名無有邊一切時處入一塵半偈重二羅帝經紫柏得此三昧門從大涅槃示生死來以口先說半偈風林墻壁皆雷音說瀉雲興文字禪一一衆生毛孔吼舌以身光說半偈常與無常俱戲論了知假合即堅固皮囊敖火恒宴然於去來中逆順行夢入他心令覺夢悲智交參禪教律發揮半偈無有餘藐二漫徑窄堵波師坐其中熾然識佛偈即師二即偈偏在衆生心想中我從遺編獲磬珠不歷百城持供養傳師半偈即傳衣一切如來同軌孔

萬曆丙辰季秋七日皖舒秋淑小子廣淪優婆塞吳應賓和南
謹述

紫栢大師分葵塔頌

永年磬乞時亦護執侍大師瓶鉢憶師嘗指年以示旁
客曰此後日吳江老道人今距師遷化且當三紀年以
親在不敢言老然大馬齒亦已踰文望者特于道緊未
有聞耳脩者懃忽報稱無從季高以所草塔記命之總
作年稽首作頌以代鐫銘其辭曰

自幼習聞達觀老漢毘舍闍言熟得句半惟此一身四大假借
及其歸還僧制火化風化水化是則好奇與地俱化穴歲固宜

浴之以火埋之以地風水患二又所深忌于外四大避就攸異
踰金石堅獨有舍利師之遺蛻緜緜至越百雒已冷腸乃猶熱
宿債新償出欵身血茲所遺留迺其凝結絶後光前三昧火出
皮之不存汝得吾骨麥有髮僧當湖陸季築寧堵波閣埴深瘞
分塋內緣手自為記定力所持歷劫靡替顧謂小子屬在法孫
宜有銘辭表此方墳年謝不敏覩天坐井鵬搏峰下無能見頂
惟我松陵賢聖間興高峰久逝師更遠承萬曆以還宗教兩盛
論復始功師據其勝師盡遺誠獲樹獲徑彼封既固茲分匪競
一滴未海一花六春莫予此外更覓全身

江南皈信師者始於松陵當時周氏季華子介兩公於昂

弟中為最少今皆八十餘季華公耳目聰明童顏若優其長公安期名永年為吳中名士志以法脈請銘於安期而以頌應之陸其志書

紫栢大師髮塔記　陸　笇

髮塔古也佛滅度後其骨髮齒爪時與舍利為辭弟子分任供養率以寶塔嚴勝其事故髮塔之銘常見於法華諸經後數千餘年而金為紫栢大師鍾成之大師嘗有頂髮幾二寸許於剃除次授弟子李次公麟崇禎辛未余從次公請得大師手貲大像次公因為余言此像與吾所藏大師頂髮已許補陀住持僧之請迄不果而像乃歸子真奇緣也當補陀寺燬於大寺僧如

曜倡議興復資遣僧走都門圖復　勅建之舊襄田無可計聞
大師住潭柘蒲伏往見泣告以其故師曰出家兒須硬豎筋骨
挺一人兩人身命寺可復也已而不踰年終倚大師力得　旨
發帑金　勅中使後先督造賜藏勅碑寺復舊貫僧入都門者
三人果次其二其後如曜為住持追師功德歎於寺建一堂顏
之榮相而以像興髮供其中余時喜得此像且心卜師於我真
有奇緣髮終當歸我造一塔供之乃始稱今茲未可併請也甲
戌冬十二月十七大師忌日設供招同次公然香因告以明年
將講業海陽之丹山其地多漆工有名手大師頂髮幸施我當
為造一塔以成長者興像同合之志次公即以見授今年乙亥

三月二日奉之出門至武林聞丹山門人有来就講業意遂留住湖上特時念塔事無可就一日過昭慶與寺僧素相識者偶談及之僧指其櫃中烏斯尊勝幢曰此得無可乎以余所見聞烏斯幢亦時有工作精麗當無逾此金泥赫然時有剥脫蓋古物也尊勝幢非大師髮不得以享此奉然幢經開發不以大師髮奉之直不足與琉璃之器等耳目之玩幢之為幢至今日而真不負其尊勝也余每從大師發一願其成就動出意表有如此幢者遂傾囊購之雕旃檀小塔以受髮於十日納諸幢中以堅漆法藥封固其底而髮塔之願松卜於請像之日者至是而始得當矣昔大師自峨嵋歸曲阿復至清涼所留髮髭以次

剃除俱以授開侍者餘兩鬘命衆閻得禪人一盞運得其右一
徵湖得其左有葉航江者持請分少鬚髮供養師命從開侍者
分所授一束髮因唱言吾以十方世界為一縷髮試道全身向
何處安吾以十方世界為全身試道一髮向何處掛終之以偈
語曰雲山萬疊水潺湲窣堵稜層頂如削嗟乎開公所藏髮鬚
已與其人俱隱不可踪跡彼一盞一徵葉航者分得而去其傳
持授受得失我壞俱不得而知也獨此七十八年老人護持囊
髮如護日睛浮湛於海潤龍腥之間授受歷然究竟堅固以因
緣法輪之若老人未死之身全以為此髮後死之寄託而大師
所謂窣堵稜層頂如削者且不作機語會似於寐光中照了吾

沒後三十二年句甬間有嗣法弟子陸符者當為斷髮作一窣堵波功德非海上住持僧所能得也其為奇絶可思議也哉余本以謀塔得幢不可得幢易塔遂為縈栢髮塔記

志蓬師骨為歲已久尚未以窣堵波表之蹉跎迄今丁丑歲始辦甎甓謀於匠氏心經營胸臆間適宗人自甬東來言宗中有名符字文虎者得師遺髮肇歲吉銅小塔志渴慕其人願睹其塔因致書其鄉八旬老友李次公麟叙嚮往文虎意文虎於臘月十七日見志書越三日而志舉工成塔千里神交日月遥應若有宿約文虎寄我云靈骨有人知得拾莊嚴何地不同宗志與文虎上世族系同也志寶片骨文虎寶一

縷髮以念同也捏著工拙雖殊均以塔記為名同也志权曾
因由侍者文虎為田翁像作贊比念又同也憶師生平注望
慧性利根男子以為任道之器恨不易得今有文虎師雖不
得見而文虎見解之捷私淑之度先後及門莫能與並則
其與師以心相通直接道統志當隨老友李次公後合辭告
師進符為末後得法少弟所謂總統不總嗣若其在斯人歟
若志等碌碌徒掛空名衍派系延香火者不可望後塵也戊
寅春仲當湖七十翁陸其志跋

遊天目山還居虎丘講般若經為雲山居士題自像

釋洪恩

遊遍天目山来坐虎丘石人道是生公我說渾不識雪浪養中不死人走向江南說消息

題玄壁小像　釋洪恩

少也精神老更朴實六度脩萬緣都息治平寺裡高僧吳江城中知識天上人間任去来極樂婆婆秉願力普同南心今讚南華虎丘披白山陽閻笛跃坐蒲團尚儼然試問此君是玄壁

天隱和尚自讚

若庵問徒請題

遠山青近水綠孔雀蒲團如枯木箇裏原無半點塵石上苔斑鴨頭綠手中拂子却付誰走向煙霞清深谷風世寃家俱不開

務要描伊露人目

密雲禪師自贊

佛音禪人求贊

教我贊也不贊他人罵也不罵別人若謂是吾像一人耶有兩箇樣若謂是吾真一人耶有兩箇真縱然真又真像又像佛音佛音於汝分上了不相親一任持去示天下人

三峯藏禪師自贊

七百年來臨濟被人抹殺無地惟有逮老禿奴偏要替他出氣惹得天下野狐一齊見影嘷吠不如自家打殺便興劈脊一擊咦 幻生請

聖恩和尚像贊　釋弘成

這個老漢全沒思箕口似波瀾目朝雲漢拈出先祖葛藤要與諸方爭辨說甚照用同時又道主賓互換惹得諸方一場痛罵道任你三玄三要淺之又淺我只一棒一喝直捷快便一齊鳴鼓而攻克使宗門攪亂不肯冷眼看來也是堪生招箭非但別家相妬自己兒孫也怨只今翻轉面皮劈頭與汝一劍唤教却這個老禿奴大家喫箇太平宴

三峰大師像贊　劉道貞

臨濟綱宗壁立萬仞丟要主賓大法寶鏡杰出五家超越群聖英靈代興燈傳無盡如汾陽昭如石霜圓雲詞電機波瀾廓然

妙喜寐音揮映後先雲五百載遇風而災火薪失傳孰噬其灰
嶽三峰慧燄重来如據地獅如戴角虎奮迅嚬呻莫敢與伍
生鐵竹笆握主中主截斷納僧鍛畫佛祖彼戚宗旨狐狼野十
施無畏辨陣其狂瀾申昏哭秦留侯為幕稽首真師厥力維鉅
踞毘盧頂用魔王印提嬰三毒訶斥戒定絶知見林取食心命
欲識師真如驟觀井

小雲棲西歷禪師像贊　　姚希孟

是一道人圓其顱方其袍婆其心蓋嘗隱于市游戲于奇飆已
甘為聖代之逸民矣猛然為法而忘身自投于刃之山劍之林
血戰修羅力敵波旬迨其救寧也遂遁迹於天目之岑又不顧作

自了漢獨覺乘爰誅茅而舍之傍以續宏文師之一燈學無學者望龍樹之招提以搪板桑承焉而一座無逢塔又移埴于端請先生之墳跡其妙用鳳之矯鴻之冥而心不斷者大勢至之圖通興補怛洛迦天悲行解脫門其斯為西歷禪師之真

天王寺僧九蓮小像贊

古額蒼顏龐眉素髯瘦削同九皋之鶴矯捷如三湘之猨作金湯者七十有二峰之丘壑受供養者三萬六千頃之雲烟一藤一笠為掌官居士之導師一詩一偈結文人墨客之良緣山中細衲當以漏為襟袖西方公案尚欲與參三要提三玄勘南本來面目是九蓮非九蓮咄

即公畫像讚

張鳳翼

上人玄即者魚窓張公習孫員外王公穀祥甥也棄辭紈尚逆從緇流翩，塵尾盡是如來槩，詞事都歸般若隨六塵援三界柔四等踰八禪晚回圓輪照見本來面目迴假色相粧成夢裏光明何空非真實無不有爰作讚曰

法無二法空不異空玄言既暹朗照斯融緣鏡裡相寄塵外蹤托根則烏衣巷之王謝結果為白蓮社之遠公洗頭在琉璃水上貯身即臂金林中但當用銀樒金花供養不須較物情世心異同

題三際法師像

釋圓悟

二邊三除都不見突出從前本來面不將者箇度衆生是則名為稱諧漢

題先開山像 共見亮峰近録 開山是指湛川　釋通豫

曽拈茆草作全身六十年来向目真千古影堂空宋、更留殘石待何人

自題補釋典小像　顧琰

至正丙申春正月兵入玉山中予舍辛奉母避地于湖州之南墓母以二月疾殂丈于其地遵母命也即地為墟墓名其村為桑柘村在大慈寺東三里三月函骨歸塋緯山故隴東偏白雲塢是也時長子元臣以寧海州水軍正千戸従戎行間奉旨

屬江浙省參政納麟哈剌公捴制由蘭陵泛具區駐兵崇德從
毛越上而予在隱聞為當道交辟不已遂祝髮廬墓屋三間於
墓側扁曰北上蘭若披閱釋氏大藏經典手書補其缺漏者三
百若干卷皆裝潢歸景德寺藏中以全忠孝也畫生倪原道日
往来山中聽經因寫茲像以紀予生至元庚戌今年四十有七
春秋也予亦就占五言四韻云
繙經石塹上雲若青松前了知西来意已在　定先恒沙不可
數何以談大千佛子自多事立此文字禪是年八月十四日顧
阿瑛誌于北山蘭若時修補壞經善知識汝陽袁子美妻東来
伯威同寫焉

周母像贊

釋真可

夫禍福之烈莫烈於死生臨死生之際而能超然脫去不為物累苟非生前奉法勤篤而宿具靈根者曷克臻此周母世壽五十八化期將至無大恙示微疾兒女譁然卓乀不頗化後頂煖如春面容生氣可掬苟非安心於覺海絶塵於樊籠亦不易乀為之贊曰

情之累人世莫逃真達情非性直下金神乀全致用力能轉塵臨死生際氣韵如春簪珥之具化為津梁見者聞者涉險得航柔而能勁匪為欲降漢高之度項羽之強較彼周母如雪觸湯

萬曆丙申十月廿七日可道人贊并引

任隱君像贊

徐學謨

任隱、者歙人也而賈於吳其營故無當於上賈而平生輕財好施隨其所至功德無量而性尤嗜佛余往年嘗過槎溪之南翔寺其寺有梁時故殿製極宏敞以歷載滋久幾瀕於廢乃今爽然改觀擬於再造問之寺僧則咸歸隱君之頼力比引殿後則為隱君所建藏經閣其費總之為金者幾盈二千云先是隱君以好施之過頗傾其資斧其後經營數年復完其故而息更倍之焉其修因證果若無待於来世者由是而知佛道之来盡誣也寺僧其德隱君甚將藏其畫像以識不忘而乞余為之贊、曰

其念如、其貌頎、瑩其皆而觀其鬢降其準而豐其順凝然而端居何其襟之曠而神之怡若無所于忍若無所于為而天倪一動則有求必應有禱必施而處、在、安往而不獲其福利之所滋豈其善根固有夙植而中之厚者其外必肥故心、曰、一稟於西方聖人之慈悲

是時遠有吾邑攘鍾之事又為之貢曰

大雄之鍾懸鼓高室萬室臨之人氣翕鍾彼昏不知視如在公徒取諸彼以畀學宮百夫蟻集相率來攻將解其紐驅之而東頭陀束手惟命之共突如來如赫矣千重護而持之莫當其鋒傾架毀索人無不從其來無端其去無蹤胡天胡帝為雷為龍

何物憑之者爾冥蒙吾聞佛道能作神通神通廣大響應無窮斯為左驗亦罕其逢莊嚴顯相隱君之功

吳都法來卷第十二終

吳都法乘卷第十三

吳江周永年撰

弘通篇

凡厥釋典秘在藏函恃有梨棗恣所雕劖翻為方冊緒閎具堪磧砂善本風冠江南嗣茲續刻無遠不覃緇流亲誦白社塵談述弘通第十三

訣題

黃庭堅

予往時觀七佛偈於黃龍山中聞鐘聲見古人常願手書千經以勸道緣而世事多；此功未辦蘇臺劉光國欣然請施石刻之傳本何啻千紙也七佛所說偈益禪源也淺陋者爭騖於末

流　不記歸故予素為叢林中書此偈荊州田鈞子平聞是說請余書而鑱諸石將以考諸禪盛觴吳孫氏時有僧道裕誦出此七佛偈而集大藏者錄為疑彼蓋不知當時不具翻譯人此乃最上乘入理之極談非能言之流也

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此業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達磨真性頌曰真離性情緣理空忘寂照身至淨明圖始終常極玅右凡二十字迴環讀之成四十首計八百字每首用韻四至俱通以表真性無有窮盡也

跋七佛偈後

宋濂

右七佛世尊慈憫群迷弘開頓門各說妙偈一首黃庭堅稱為禪源者也偈蓋中天竺沙門支彊梁樓所譯前魏陳留王時始至洛陽遂傳中國其辭雖七不逮華嚴偈十萬之多三世諸佛傳心要指盡在是矣初周吳僧道裕誦出不具翻譯人名義學者往往指為謗議沈酣名相之深宜無怪者四明祖杲禪師嘗閱齊祐律師所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紀載甚明謂此乃禪門之宗勒石大天界寺流布四方嗚呼禪師其能體佛之慈行者哉

王敬芙云金剛經是禪門密義以無相為宗專為破除一切功德世尊說一經純以菩薩不住相布施如來於法無所得為主正使持誦信解自然離相見佛一切福德俱泯違磨西來直以無功德斷之且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此正金剛宗旨也曹溪六祖從茲入悟以後黃檗要語大慧諸書不過只守得無相無住宗旨而已所以諸旁門教皆不能及

金剛經靈異贊 有序 宋濂

杭州周縉頗知書聚二三童子講習市中日誦金剛經甚謹童子閔生觸觸佛前燈油染於經杭之民俗凡經像褻汙輒投濤江縉因束以紅緞倣其俗行之時元之大德庚子也越三年癸卯經忽還於舊所半為潮汕所裹而紅緞如故縉驚喜與吳門僧儉拂去沙塵其粘綴者逐番分析之徧請叢林開士題識左方後八十一年當 國朝洪武庚申經入沙門宥悌之手復重

加裝禘即南屏山中請濂說贊二曰　至誠動物靡問毛髮此感彼應如磁引鍼況乎契經世雄所說至心受持昭荅如響昔周氏子朝夕嚴事經有染污投諸江潮閱三春秋忽返元所經實紙成難同鐵石非金剛力焉能不壞經無羽足不能飛行非金剛力誰挾而至由此而觀佛語所至百神呵衛無能損者然而此經觔輸所假雖載佛言靈從何起世之法藏所摸經文充棟汗牛未聞皆驗應知萬法實本一心由心誠故而經應之心靈經靈理無疑者是知此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神通妙用一二具足不假外求有能精進入在生乘證妙覺位亦無留難今因贊經推而達之欲作佛者此心即是善思念之慎毋退轉

王敬美曰大易艮背四言分明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之理何嘗有工夫曰艮背者以背為能止即佛家止觀者也不特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合於無相之旨即夫子所云上下敵應不相與也非即寃親平等意乎大都吾人不仁只為有相二心用事則形骸之外止知妻子眷屬不知聖人之心澄然無我近言之則血肉妻子漠然與我無關遠言之則昆虫草木無一不

大而妻子而後相情也無間於昆虫者性也故聖人艮其止是性其情而佛氏謂之能仁儒之安仁孔子之毋意毋我是也

金剛經白文序

釋真可

此經東來熾於唐迄於歷代芒寒色正皎如日月逮我明揚尤

續焰雖不乏人而金剛正眼若墮雲霧蓋常患其故學問尚理謂之所知愚所知愚不破則自心不得現前自心不得現前則心隨境轉糾纏莫解以有所住見求無所住心離經分析蕭統狐涎沁於識海而經昌由明乎欲經之明莫若直求佛心欲求佛心莫若持誦本文寘寘於離微玄妙之外堅精於死生順逆

之関心二不断如酵之於酪如麴蘗之於酒亦非有心亦非無心緣二之中有忽然而成者故大鑑本新州賣柴漢耳非積文字義理之素偶然殆擔聞經心開因造黃梅取祖印而佩之號於萬世曰六祖夫非歷刼聞熏緣二成熟之明驗耶昔龐蘊一日仰臥讀此經丹霞訶之曰非慢法乎蘊於左足加右足而已余讀傳燈録至此未嘗不流涕捥腕而痛不已也今删分數刻經本文如来之旨雲廓天布凡有知識者死生受持操大鑑之券以展龐公之用則酪出乳中矣

陸西屏曰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不過能將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心體廓然無碍雖世態物欲日変乎前一切棲泊不上而吾自有清淨貞常者在達摩真性頌所云圓明始終常極妙真者是也一有人我相便生出是非得失愛

憎怨親苦樂優劣之見身心為有所縛隨有所轉流浪輪迴不能脫然自在矣參禪念佛只是要腔子裏光明潔淨光明潔淨得一分亦得一分力然至十分百分千分萬分滿腔子都潔淨光明便是極樂世界若情根不斷貪愛濃重便埋沒本性腔子裏黑漫漫地便是入獄之本去暗求明所以古德云割愛為第一也情愛割不斷者只是我相未除耳黃檗禪師示人曰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往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為三世所拘縶便是出世人也何等爽快直截世尊不云乎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佛既如是我亦如是究竟無我亦復無佛此達磨西來所傳心學也

刻注藥師琉璃光本願經叙

王世貞

此藥師琉璃光如來也其稱藥師者何以藥治衆生疾為大醫王也稱琉璃光者何以其表裏瑩徹無所不瞭照也今夫耆婆之水上池之水持之飲之則能洞肺腑燭膏肓以至分陰之鑑

奉以照疾若水月之沁肌骨亡不立愈亦可稱琉璃光乎是物也物與人相待則猶有局也唯藥師之琉璃光無待者也無待則無所不徧徹也雖然天竺古先生搥蓮花坐轉大法輪一音聲而響三大千一白毫鏡無英界諸聾者瞽者躄癈者寒者熱者病臟肺無不為之立起而何必藥師也自願成緣自緣生用自用證體故標而歸之藥師也諸佛皆藥師也皆有此十二願也諸佛界皆淨琉璃也薄伽梵偶然而舉之耳甚明其說淺而易曉而居士復為之注者引推而皈之實由顛而導之徹且以為莊義乎為廓義乎雖然吾聞之古四大非我有誰為受病者受病者心耳我無一切心安得一切病我無一切病安用一切

藥我即藥師也我界即淨琉璃界也此經亦荃蹄而已居士張姓其名應文於書鮮所不通曉尤精養生晚節始盡絀之而談無生理

觀世音大士六部經呪序

王世貞

過是西方十萬億佛土有佛名阿彌陀其佐阿彌陀西行化若國相又若儲君者曰觀世音大士觀世音梵名阿那婆婁吉低輸畧而曰婆婁吉佪稅又曰觀自在梵名阿縛盧枳多伊濕伐羅一曰觀世自在梵名阿婆盧吉低舍婆羅一曰光世音梵名盧樓亘夫所以三名者蓋緣德標稱以顯無方之用耳義固一也我大士之得道也實始於無央數恒河沙刼前一時世尊

亦號觀世音者度而教之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能所圓融有無兼暢所謂上合諸佛本妙覺心同一慈力下與十方衆生同一悲仰自是而成三十二應入國土身自是而令衆生獲十四種無畏功德自是而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蓋道成而世尊為之印證俾同師號曰觀世音若大悲經則云大士於千光王靜住佛時受大悲陀羅尼而持之倏然而生所謂千燦迦羅首毋陀羅臂清淨寶目者受記經則云與大勢至俱以童子從金剛師子如來所說偈而證菩提寶積經則云已於無央劫前成佛曰正法明為度衆生願力深重故與曼殊室利俱不取涅槃之樂而受生人中復安處彌陀釋迦二世尊

之下而助之闡法行化蓋此閻浮提世界以視大士所應現不過恒河之一沙而支那震旦又不過閻浮提之聚落耳第見慣於聖心獨深而托於機緣獨切以故拔幽極難表之著見不一而足今四天之下蓋毋不知有大士者其神明之若人臣之於大君怙恃之如赤子至於慈父母而獨有奸僧黠尼創為俚俗巷語謂大士為妙莊王第三女大約聾聵婦寺之耳目以庶幾衣鉢之餘資而其說一行牢不可破夫妙莊何代王內所稱高州等何古郡國苟識一丁皆能辨之而元之僧曰萬松者乃從而附會其說曰此却前事也夫萬松者非却前人也却前之事我釋迦婆伽婆能說之它不能說也以大士之願力苟比丘尼

優婆夷國夫人命婦童女應得度者即皆現身而為說法推此亦何足辨第相率而忘本來面目甚至中惱其廟貌而姑媳其稱謂大可笑也夫大士之為寶上童子而事金光師子如來也其國土曰無量德聚安樂示現彼佛國土尚無女名何況寔有大士之現在極樂國土也亦云尚無女名何況寔有且以願生西方者即女身剎那而化為男子豈以大士欲成道乃以男子而化為女身乎夫菩薩之面如滿月蓋亦三十二種相一低眉娟目為恩憶慈愍衆生故寶冠華曼為梵天之貴飾故而輒謂之曰女子何也通者度我曩陽師頃時示現女相則亦三十二應身之一也第恐學人不察目而轉相疑謗竊不自量於大藏

諸經中求我大士妙明之本體則得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圓通方廣之用則得法華經普門品合體用而廣大精微之且以證其始則得楞嚴經二十五行圓通章極榮之界相道得而因以證其終則得二菩薩受記經秘密雖不翻而種子心印可以奉持則得大悲陀羅尼姥陀羅尼二經蓋庶乎大士本紀焉雲間善知識徐元普見而悅可謀梓行之屬某為引夫亦日麗空燈火息輝應龍吟天蛙黽戢噪是經行則響之病狂而呶奔者霍然已矣功德寧淺尠也夫使四天之下知大士之為此而不為彼為此者固了了為彼者亦知大士之為真大士而以彼為現身為應跡則亦無可不可也故不辭其請而聊借引之如右

弘通篇

毛形翅之補金現不間一纓陵伐石面舍
西河以作後身陀相知一黃絡造中永殿
音奇前觀山川頂則天切石海以竹無壁
像鬱有重真尺巖間見二高祈好其童中
云儼然喬音遙逸博而市春坊主文龍
觀生相為原一有壽座於埴如後孟淨
音混西域洞沈暗再生竹廣林西鸚云
七星如世巖有間丹觀音青洞二中者豈
石

梓行法華經偈　　王世貞

善行丘比發心梓行大乘妙法蓮華經弟子無名居士王世貞偈
諸善知識以賢資之合掌和南而作偈曰

我聞佛世尊　在耆闍崛山　廣會諸天人　而說妙法華
億萬百千界　六種大震動　大梵帝釋天　阿修摩睺羅
有想及無想　人非人等衆　一切恣飯依　諸有學弟子
聲聞阿羅漢　各二佛受記　各二當來佛　寶塔千由旬
忽從地湧出　而升於虛空　口出大音聲　滅度佛
來聽說妙法　大方諸世界　無央無邊際　各化七寶樹
下踞獅子座　一二七身佛　來聽說妙法　佛以摩訶愍

宛轉示方便　三界諸盲子悉登白牛車
不受三途苦　譬彼逃亡兒　一旦遣慈父
實非家外寶　導師双樹林　明星時證道
已成等證覺　說法五十年　住世七十九
萬刼長不滅　榮磨真金身　厘文有六赤
千文徧法界　藥王暨藥上　昆季二薩埵
焚身作供養　妙音觀世音　東西二薩埵
在三表應圓　普賢法王子　葉王與勇施
領佛所囑累　故說陀羅尼　云胡十羅刹
頭破作七分　乃知妙法華　為大乘經王

脫離火燄宅　而享積珍賄
云何僧祇刼　以何因緣故
云胡壽無量　以何願力故
云胡盧舍那　毘沙門持國
呪惱法師者　權實互相顯

理事了無碍　人天所尊禮　遂過於須目　受持讀誦人
傳寫教人寫　功德比財施　一分之億分　而此支那國
大信行比丘　念各有滿福　往二皆唐捐　是故衣鉢資
悉捐付剎剎　我謂印施力　如佛丈六軀　化為百千億
又如須彌目　有目皆得都　以此呪功德　真不可思議
我佛說法時　上慢五千衆　群然各退散　而佛不制止
恐益疑謗辟　今於淪末教　闡提喪戾車　日結阿奠緣
而有此比丘　是故善智識　相與成勝因　譬五百商衆
各捐一株木　造巨採琛舶　珊瑚摩尼珠　瑪瑙硨磲等
富可及七世　以此呪功德　復不可思議　昔有法達師

一。

誦經持此呪　已滿三千部　及乎見曹溪　恍忽一句亡
雖只一句亡　其誦恒如故　雖只誦如故　不為經義縛
敢以告比丘　及發心菩薩　持此作法檀　共證無上果

裴休勸善發菩提心文曰大衆從無始來常認為我身者是地水火風假合之身旋聚旋滅屬無常法非我身也大衆從無始常認為我心者是緣慮客塵虛妄之心乍起乍滅屬無常法亦我心也我有真身圓滿空寂者是也我有真心廣大靈智者是也空寂靈智種用自在性含萬德體絕百非如淨月輪圓滿無缺惑雲所覆不自覺知妄惑既除真心本淨十方諸佛一切衆生與我此心三無差別此即菩提心体捨之不認而認臭身妄念隨死隨生與禽獸雜類比有受苦為丈夫者不亦羞哉

跋佛遺教經

釋宏秣

佛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又云治世語言皆即實相故三祖不難至道而嫌揀擇有以也今時人喜玄一大藏教凡入理深談

競傳誦至乎易切近處或弁髦之抑揀寘於中邊而實相頓不徧耶嗟乎最後叮嚀言猶在人耳也鏤骨銘肌共報佛恩於是乎刻遺教

跋法華經

夫如來一代時教至般若乃蕩空辟相然後會歸於一乘法華之實相故法華者聖道成終也董太史為其尊人手書是經七卷持示予觀斯功德力追厥先亡當必超登淨域矣況乎運入神之筆精顏甚深之佛智而根本於終天罔極之孝恩是三絕也今古秘宝今古秘寶

題金剛經塔

釋真可

余瞻禮是塔自如是我聞以迄信受奉行一畫至於一字一字至於一句一句至於一行一行至一經鱗次曳次宛轉橫斜靜觀之如遙水孤峰流覩之則長空雁序及其標塔標佛忽然妙合則七寶無所施其工帝梵何所門其巧直自一心不生處為基不生用處為用世尊未說此經此塔先已成就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註脚鑒大師且從其註脚悟入而今此塔當机電掣豈無毒眼漢見鞭影而馳乎螺燈父子刻施是經余竊有喝累昔有堅持此經者江風敗舟經遂漂墮意其竟入龍宮矣一日其妻院於溪畔見群螺結聚沉浮衍漾如水上燈毬惟而掇之群螺既盡此經獨出誠願刻者施者受持者等彼

蘇文定云請觀音經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流遷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為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染此白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告弟子曰假使坐而不動除淨妄起心此法同無又金剛經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蓋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游於六根而兩不相染此白樂天所謂六根之異尒

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塵三空有淺深之異尒非徒不住而亦無來王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入流非有法也惟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乃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雖能來而未能無往阿那含耶入流而實無來阿那含雖能來而未能無往阿那含耶

蓋往則大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而未能無往阿那含耶入流而實無來阿那含雖能來而未能無往阿那含耶

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雖能來而未能無往阿那含耶入流而實無來阿那含雖能來而未能無往阿那含耶

聖經而實無聖經指遍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彈指頃乃至於斯而實無聖經指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雖能來而未能無往阿那含耶

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彈指頃乃至於斯而實無聖經指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雖能來而未能無往阿那含耶

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入使二十五第子各說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二相了然不動靜二覺極圓空所空既空覺所覺既入流無所證而觀世音以聞熏聞修為圓通

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二俱不住覺所覺入流亡所證即觀世音以聞熏聞修為圓通

流水接則自其內身便可成佛一六用不行盡夜中二流入與如來法性同一解脫

相緣根無所隔返流全一六無隱藏若衆生為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

沿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藏若衆生為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

物淪遷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為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

情即能障道二須流通何以都住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牛頭求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此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白衆天八漸偈似求有見乎此

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羅經跋　瞿汝稷

稷之持此始於萬歷庚辰歲二月時同持則李伯樗喬新嚴道徹激伯樗未機得子道徹越三歲而得子稷久未獲驗每自咎曰我持不及二君子　庚也我風障獨深也逮癸未二月一夕夢入一庵有僧語曰若所持陀尼尚有一佛號未持二則得子矣覺不省佛號為何曰每於大士示蹟日則禮持示蹟名號越乙酉冬北游阻冰流河驛至十二月十二日入一庵見猊座有此經刑曹王肢山刻本也展讀之佛號有寶月智嚴光音自在

王佛昔所未聞中心恍然遂稽首座側歸而禮持甫三日得一
子果符曩夢丙戌入都友人徐文卿琰于中甫玉立皆受持求
嗣中甫內子且感異夢而孕矣於是共謀梓行以廣持流初稧
持此嘗偏考南北二大藏目皆不列此以為此必梵僧密授真毋
士人者及見印令上人語及之印余曰此在大藏能字函名隨
心陀羅尼藏有二本文句稍有異同則五竺音有繁簡此之譯
有詳畧實一咒也其示蹟日則昉于密授者耳稧閱疫魃過龍
華寺撿之果然咒首三歸依文與世本多異世本蓋同大悲陀
羅尼文雖殊而為三歸依一也三歸依後益打你也他一句此云
即說咒曰也其下真言與世本亦微有損益世之諸本其真言

亦互不同然皆誦持獲驗而梓行者也是可以見大士圓應之妙持者惟心之神矣藏本不獨以求子設隨諸衆生種種願樂各有印訣稷與文卿即欲梓行而經又云必具大悲心者乃可持授非其人必有惡果以中有降魔伏寃等事憲愚蒙錯領反滋嗔業也因不敢盡授梓獨梓其咒及世本求嗣法文卿肅恭齋法而書授剖劂焉夫陀羅尼者萬善之總持也惟其為萬善之總持是以持之而功德有不可量大士以是教人以萬善教人也故必汲汲於善則此陀羅尼文句名身心惟口誦刹那皆具恒沙功德不然則失此陀羅尼之本雖誦持其效薄矣稷等未能踐其萬一然同所願勉焉世之常見者謂凡聖懸絕聖化

非凡力所能及自狹而不能持斷見者陋善星之空滅梨因果自肆而不能持知凡聖同一心無有少間則離常見矣知一心有凡聖因果歷然則離斷見矣離是二見循一心而弘衆善則誦持之效如鼓蓬責風舉樞責火有感斯應矣

又　嚴澂

白衣大士咒不入南北兩藏世傳其靈異隨求畢得而以求子驗者尤衆是豈梵僧無畏不空之流授此土士女密自奉持未經上請入藏以靈異顯著遂持流至今耶或者大士隨方顯教出自後代衡陽老僧即其化形乎未可知也澂始無子夫婦虔持甫三年至壬午之歲連舉二子旋刻以印施從初願也夫所

謂持咒者非直口持之謂常信佛是持樂聽法是持供養衆是持直心是持深心是持精進是持廣行施是持堅持戒是持隨護道是持意是持勤集善根是持禪定不亂是持降伏衆魔是持斷諸煩惱是持忍辱柔和是持就成相好是持將護惡知識近善知識是持激自頓庸劣無倦於持咒之道萬不踐一其差足云者自受持以來堅持不殺戒乎夫尸波羅密以殺為首且方欲蕃嗣而頓忍戕物命徒藉口耳四寸間所持以奠響應不得則或生退心是謂以身謗佛世之善知識持此咒者謂自一戒始廣而至於無戒不奉自一善始進而至於無善不行是真持咒者將種種妙好隨願畢得獨求嗣之應也乎哉

陸西屏曰戒而定二而慧佛家所謂漸教也四十二章經止言戒而已遺教經亦止言戒定而已至達磨面壁始以定為學然亦未嘗不始終持戒也六祖以還純以棒喝言下即悟開出宗門謂之頓教而戒定不復言矣吾儒亦然明王文成以致良知為學即佛家之謂也李見羅以正修為學郎佛家之定也其言皆本大學而不知大學閑鍵實在誠意重誠意只在為善去惡而已格物者即格此善惡之理而已致知者只致此好惡之知而已是以傳釋誠意不釋格致也為善去惡與佛之戒不異試觀孔子告顏回止於四勿其語君子止於三戒近人自謂天性高明無已可克聲色貨利豈為吾梁夷考其行殊大不然是有不善未嘗有過而不思自改是佛所謂無慙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乃知念戒以為學者皆假學耳昔樂天問道於鳥窠禪師二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云三歲童兒能道此師曰八十老人行不得者斯言可得三教合一之旨矣

1780

刻護諸童子陀羅尼經跋

瞿汝稷

智論稱陀羅尼或云陀鄰尼此翻能持或為能遮謂種：善法持令不失諸不善心遮令不生故人之持陀羅尼者必循能持之義六度萬行稱心莊嚴循能遮之義煩惱惡障次第除滅乃為善持陀羅尼而陀羅尼之功德隨持隨驗無或爽者或曰然則子之持是久而未獲驗何耶曰汝稷博地凡夫身口麁業尚爾多犯意地微細流注時滅時起遮持之方譬之飲海未盡杯杓朝夕愧懺障重力淺未克副志敢謂能持乎夫彼十五鬼神者不自外來皆由吾心必吾遮持力微心合魔境而後彼得以乘我遮持既密心由善提路彼不能境也故吾能秉般若劍披

解脫甲驅彼羣伍悉為護法若大梵天王若旃檀乾闥婆神王無彼無此相與廣演此陀羅尼於無盡藏上善也崇梵行城剎道品兵妙嚴法苑堅植德林梵天歡喜旃檀炳威彼悉遠遁晏然廣證中善也我一有隙知彼且作亟治其隙無火怠荒憑梵王之雄衛授旃檀之神經內書既去彼亦隨伏下善也持是者始於下善力遮力持逮乎中善遮持自如進乎上善則無事遮持而常遮持矣必如是乃謂之能持陀羅尼其功德有不可思議非直護諸童子已也稷遊長安友人徐文卿瑛于中甫王立皆於三寶有志願而三人皆主有子相與刻是經徃嚴道徹澂亦嘗刻是經于吳中稷為之跋盛藏開公見而以為有合于教

乘意因令稷申其說而并刻之以為持是者前驅焉

附

嚴道徹澂持準提白衣呪以祈嗣遂連舉三子茲復刻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以冀慈佑刻成遣汝稷示讀而歎曰萬化嬗續感惟一心吾人之審所感者可無慎哉我十方諸佛彌于法界悉運無緣慈弘庇羣有無邊衆生無邊願樂靡不一一攝受化諸鬼神有嬈苦衆生者悉折以灌頂陀羅尼令諸衆生皆得安樂彼彌酬迦等十五鬼神則俾旃檀闥乾婆主之然世之人困于彼十五鬼神者往往而是豈佛之力乃遜彼鬼神哉蓋衆生之致所感者自叛于佛而屬合于彼

鬼神佛欲拯之而不可得譬猶蕩子慈父非不求之而彼蹀躞而比于狹邪自暌遠未能近之耳使蕩子知繹慕父慈則旋踵可接于頃復衆生能自歸於佛則瞬欠可通于菩提座矣佛與鬼神判合惟心所之初未嘗有所懸也世之受持是經者效著多矣借有受持而未著其效者蓋亦求所感于吾心乎亢吾此心廣無不覆細無不懷慈悲普育即佛之心也有疾于是而傷其慈若貝勇而慈觸如牛者非其心之殲酬迦耶憑其威雄搏噬如師非其心之殲迦王耶熾然瞋恚角勝好鬪如鳩摩羅非鶖陀耶外為媚而內賊如狐則阿波悉摩羅也攀緣煩動而躁躁毀物如獼猴則牟致迦也好頭

令色忮心不已如羅刹女是為魔致迦馳騁奔逐而蹄而齧若馬然是為閻摩迦陰柔附和喬吝婦嫉若婦女斯迦獺尼類苟且自營奸獨吠聲若犬斯黎波抵類不擇穢汙昏蒙剛躁與豕同乃富多那畢身而伏成其貪殘與狸同乃曼多難提虛聲恫喝使人畏之如烏斯符于含究尼挾其利喙啖啄蜎蠕德稱無當如雞者斯比翼于犍吒波尼陰起陽伏動必為害有若訓狐目佉曼荼之倫也潛于幽翳肆其毒螫蚖虺其心藍婆之所同趨也究而論之無一善非佛心無一惡非獰惡鬼神之心也吾受持佛言而不以佛心為心欲辟遠彼獰惡鬼神而與獰惡鬼神者合德是猶適燕而南轅矣不

愈求愈遠乎彼十五鬼神者亦具佛之心第以其積迷而流浪若趣或逆行聖流折攝難化而吾積迷之業若今因若昔因適有以召其來故得以乘吾如水之流濕耳吾何可不力為懺摩哉使吾一心佛心則彼之十五鬼神逆行而折攝者且詮知我而垂祐矣積迷而流浪者且望我而意消且以我而釋其妄結之業且以我而復其本具之真而肯仇我乎亂續乎是乎必蕃矣然自昔名賢何以多無後也世惟知其今因而未知其昔因彼惟信其自力而未求諸佛力也凡我佛語真實不虛有能奉持求無不獲第奉持者曰審所求其心知所求其心則既已得夫真嗣矣真嗣者天地而常存二嚴

由之而具足者也況夫亂續之細故乎故人一能克其艱蕃亂之心以歸于佛而功德有不可量也

如歸子曰無量壽經第二十九章佛告弥勒端心正意不作衆惡甚為至德今捨五惡持五善五惡之義特準他經配以十惡一殺生二盜竊三淫佚四謊欺五飲酒六両舌七惡口八妄言九嫉妒十嗔怨恚惜五惡一為殺業二為貪盜三為淫邪四為惡口五為嗔恚反是即為五善亦名十善佛教人為善去惡精心求度世出世間法二不同莫不以為善夫惡為基本見得聞佛聞法證無生忍既杜惡源斯獲善根然後迴入塵勞宏宣正教攝諸衆生往生極樂是為善與人同或問曰儒言至善釋氏恒言無善何以不同荅曰有善之名對惡而言惡既不立善亦不居惟一真心徧周法界六度萬行莊嚴周圓聖不可知所適者化無善之善斯為至善淨土即至善之地求生淨土乃止於至善之功不入淨土之門則惡不可得而盡善不可得而圓矣

又明歸趣篇曰欲明歸趣當知因緣不離法性無量壽經云法藏初心先開正覺往生三輩盡發菩提訓覺舉要言之

當明五義一了知諸佛不離自心一了知衆生一念決生淨土一了知自心既尒他心亦然我佛衆生三無差別故由此起信是無信由此起行是無行由此起念是無念心不起惜是則名為無信經云知一切法悉皆無性聞甚深法心不驚滿足諸妙願必成如是則名為無願經云譬如幻師現衆異像為男為女無所不變本明了在衆生一念心即佛自知非佛非心是則名為無念門是故菩薩以之嚴淨國土諸佛以之圓證菩提都攝六根全提一念一念已攬本來具足但能信入已攬

於賢地決定往生無疑矣

梵網經跋錢居士仰山請題

釋袾宏

梵網經全帙古稱百有一十二卷六十一品今所存心地一品而分上下乃詳陳戒相先之十重繼之四十八輕號菩薩戒蓋通緇素均王臣庶六道聖凡衆生所同稟也茲開元葺古戒壇煥乎維新將鋟是經置之壇前以永範來學仰山居士錢廣詔寺來徵予言予唯秘閣張君名鉉者曾疏諸經首辭工而意甚切至予何言哉宜重勒彼文而以予言識歲月于石末

錢氏廉貞刊圓覺疏板薦父母請題其後

釋文琇

大圓覺海元澄寂諸佛衆生不可得曼殊平地起波瀾漚伽未免成狼藉如來本起曾無因況知無我兼無人四病既離三

觀汎大千何處求緇塵圭峯老禪太饒古無分別中迷分別以
疏註經鈔註疏爻〻六月雖霜雪草庵居士龐蘊流圓覺妙義
曾研求臨終了〻心不亂出生入死何優游其女孝思尤莫測
經疏命工重板刻天長地久永流通用酬生育劬勞德佛華說
偈聊稱揚謗況無韜譽金黃森羅萬象齊起舞笑倒階前石敢
當

六祖法寶壇經序　　釋德異

妙道虛玄不可思議忘言得旨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拈花於靈山會上似大與大以心印心西傳四七至菩提達摩東來此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可大師者首於言下悟入末上三拜得髓受衣紹祖開闡正宗三傳而至黃梅會中高僧七百惟負舂居士一偈傳衣為六代祖南遯十餘年一旦以非風旛動之機觸開印宗正眼由是祝髮登壇應跋陀羅懸識開東山法門肇使君命海禪者錄其語目之曰法寶壇經大師始於五羊終至曹溪說法三十七年沾甘露味入聖超凡者莫記其數悟佛心宗行解相應為大知識者名載傳燈惟南嶽青

原魏侍最久盡得巴鼻故出馬祖石頭機智圓明玄風大振乃有臨濟溈仰曹洞雲門法眼諸公巍然而出道德超羣門庭峻峭啟迪英靈衲子奮起衝關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歷徧爐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夫壇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足無量妙義一一玅義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即彌勒樓閣中即普賢毛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財於一念間圓滿功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皆乎壇經為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徧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刋于吳中休休禪菴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惟願開卷舉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慧人

無窮斯予志願滿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中春日敘　古筠比丘德異撰

重刊法寶壇經序

楊起元 明

六祖大鑒禪師　東粵人也得法黃梅弘法曹溪是有法寶壇經之籍予隨衆讀誦乃有得於其見過知非之旨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蓋不過在於過凡吾人自以為善而帖然安之者即過也何者是皆識為之也識生於習孔子所謂習即佛之所謂業也業識所現喪其失常是以孔子於其門人僅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於其交游僅與伯玉欲寡

其過而未能至其自道亦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其難如此凡吾人不見性體即不能見過性體一見過狀歷然不能見過而自謂見性者欺也不至見性而自謂見過者亦欺也見性如人之活見過如人知痛癢謂活人不知痛癢無是理矣此孔子之旨非佛之髓也此其義六祖壇經屢發之於法達念法華三千部而責其負此事業全不知過又語神會曰吾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何不自知自見乃問見與不見至哉言乎菩提無樹明鏡非臺直入此門方可真實世之學人樹菩提而臺明鏡者即以為賢此有為之法有之因宜其麻木不知痛癢也此經南中無板故重刻而敘之蓋以吾人由是經

教以詣我孔聖見過自訟之域共證本來淨諸識業之障而已矣

王敬美云隨緣應機都無染着縱心自在亦無拘束憂喜不從境生智慧每從內起此六祖心詮也大都真性不著一物亦無住泊人人自有自在處只為善惡兩念障蔽不撥雲如何見日達摩云真離性緣理空忘是也○後魏釋老志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為佛○僧肇曰佛者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玄圓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同萬物之為不居不為之域處言數之內而止無言之御非有而不可為無非無而不可為有寂莫虛曠物莫能測不知所以名故強謂之覺○諸佛法身有二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真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得以形量限有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出非實生滅非實滅也○黃蘗示衆論云一念雜真皆為妄想一念計生死即落諸魔一念趣諸見即落外道凡人皆逐境生心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心則境滅若見眷相諸佛來迎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現前亦無畏心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

刻經以自護心法續佛慧說　　釋道盛

三世諸佛皆以法為師而得成道即說法度衆生雖曰師佛其實師佛之法也三寶所以佛為尊者蓋重其法由佛說僧依法行故也使佛與僧不能如法說行則佛不成其為佛僧不成其為僧矣其法又何足貴乎何能孤起而獨立哉故佛僧之大依法而成其覺道是法必因佛法而得常住不滅者正所謂一體三寶是也而以從上佛祖始終說法及相授受之際必至囑曰善自護持毋令斷絕至再囑諸大開士於十方刹土示現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四衆等身為內外護是故不忘付囑之人普現心身建法幢於處處破疑網於重重或捨全身以求半偈或斷

隻臂而乞片言或入海藏而憶餘詮或造異域而請重譯或弘法而罹禍難或忍法而雜寇讐如此苦心苦行無非使諸佛正法眼藏常住於世以開示悟入一切衆生佛之知見耳余嘗慨近世佛法荒涼師宗昧滅幸有達觀雲棲壽昌三大師興立宇內使法流傳余已作不二門發揚雲壽二大師矣但未得達大師行實故未之及也竊聞大師捐身爲法振起頹風刻方册藏板徑山表諸佛法身於末世至於城邑巖穴莫不深沾法恩誠可謂功齊諸聖行越三祇也予去年壬申謁雲棲之後特往徑山禮大師塔尋于杖履趣拂所過化處求其行實語錄並不能得因低徊三歎曰大師能使從上佛祖法身常住於世即大師

之法身也雖然奈何知尊重供養大師之名像者獨不知大師既沒而此語錄行實真大師不滅之全身乎安得天下知法感恩之人繼述大師之志事急為修葺雙徑藏板之所庋於化城寺建大藏樓閣及諸僧堂剞劂刷守護奉此經板如諸佛法身現在擁諸梵王帝釋天人等衆儼然未散而為尊法度生禮拜尊重可也余嘗笑天下叢林之徒每立建立靜室極其巧妙精工置彼玩好器具不知動費若干至於尊重經法與安措十方僧堂不但如積故紙與養犬馬也悲哉十方僧法乃佛祖之親依生靈之心眼也而親依之法心眼之人如是怠慢不敬豈非自暴自棄得罪於自心之佛法僧乎何乃甘畜此壞心喪志于玩

好以集殺害爭奪之業寃不肯轉禍爲福以作十方之莊嚴不
代制爲施以作慧命之堅密是何心哉余昔以親柩
野寄未塋不忍此身立蓆屋下況我法身父母生靈親依忍使
暴露不顧而自安精美哉且我等今日受此清貴之福不有十
方僧法之力又安得享此國王檀護之庇乎余聞宋元之間藏
板尚有二十餘副以遭兵火燬滅之矣方今止有南北二藏非
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降 詔禮部官員及天下高
僧重新較正翻刻徧印諸刹流通及列 聖明頒賜護持則此
正法眼藏不幾於湮滅歟余適於金陵偶楚中樊山圖居士詵
及刻經護法之事樊公大喜曰善此我意中事也即今禮部錢

公正考究　太祖　成祖爲國家生民之計深心弘揚佛教以助至治之風懿先振靈谷之禪林及較報恩之藏板甚愜吾師之旨也余行當以此意之余笑曰公第不可忘付囑可也及余之楚黃忽於耿玉齋居士案頭見達大師語錄乃蹙起焚香讀大嗟曰吾昔有詩懷寄景陵故人云文章不使神爲父千聖寥寥竟糠粃則今日不藉此錄又安見大師雄心猛力荷擔此大法哉即此可見剩皮析骨與漆書壁經等罩之心矣使三皇五帝之典墳及文武周孔之詰籍不有漆壁之人則一經秦火已無餘也安復見上古聖人之心膽骨色與大經大法之妙密邪不然即堯舜周孔亦土苴糠粃耳何足以聞見神交于後世

哉審如是則天下名山洞庭皆當刻木鐫石乃至金匱玉函而藏之使山靈鬼神呵護防其湮滅以垂不朽可也若世間誣世惑民之書誤心喪志之說但恨世無秦火盡為之燒使不遺殃於後耳況此法本道降聖賢感化他方首不藉此正法眼藏開示羣迷則日莫途窮而彼未歸之客爭免墮落於無救也哉即我壽昌大師初未參訪始因讀金剛經而得開解後因閱傳燈錄而悟心則此刻經之功豈不同活佛說法度生之力乎則此見聞之利寧不同親承佛祖授受之益乎故大師即首刻五燈會元嘉惠後學而不肖最初亦承此法力始知教外別傳之旨夫如是則先古之上後古之下必有與我同此見聞同此感激

者也予於是述茲見聞大法之緣為刻經之勸發附於達大師刻藏緣起之後使天下有心之人知佛祖之心知大師之心知不肖之心共知此心以續不絕之慧命云耳

華嚴教義章疏引

華嚴一宗肇自順祖創立三規以授雲華：、因之立十玄門父子相繼闢途徑示方隅提綱振領日不暇及未遑及教相也賢首嗣雲華上根宿具秉願敷弘始開十門五教銖分縷析權實判而偏圓顯一乘圓極之旨如山王出海高落羣峯其時法林芙蕾皋集輪下鞭揮一指鼈向知歸不為權漸蹊棧之說所動因教顯理依理起行三雖異足而教常為先自此章之設無論二相之精與藉是發明即後清涼撰疏康莊得以闊步大吼所向無前而司南不惑良由在是今海內習賢首說者少習賢首說而習是章者益少久藏龍藏幾至不聞其名近取豹窺不

揣妄加其讀以村道開法友鳴衆刻之流通予因茲有感焉他宗文字置混浩繁至有一人之私言一剎之雜錄皆得備數入列藏函何華嚴十身妙義根本法輪一代時教之所從出諸祖啟劒精要即片言隻詞宜如金玉恨不家喻而戶曉之頑友隨秋葉斷鴻零落莫知其處字徒不競如此良可嘆也法友是舉殊快人心予雖拙陋卷端數言義不可辭因為之書崇禎戊寅上巳日華山明河識

華嚴教義章說

竊論吾宗始自帝心之樹三觀其猶宓羲畫卦也雲華承之闡十門猶文王之有辭賢首因之判五教猶孔子立傳清涼以此疏之鈔之猶孔之有孟莫不憑章祖述旁談肆辯大闡玄微一貫之道然則卦無辭、無傳其於聖化功化幽明消息之理未繇以明之亦猶三觀無十門、、無五教後之述作者大小偏圓權實頓漸一代時教總括之旨皆漫然無所束矣故吾宗最契緊一書其在賢首教義乎向以久沉教海學人名字幾不得聞況因名以知教理行證究極圓融無礙三觀十身妙義者乎汰凡法主乃茲慨然一倡欲梓流通以廣法施道開法友從而

踊躍任之願補法門一大缺陷事此其機緣豈偶然者哉且今
堯風浩蕩佛日林明何患異日之無人將以全宗文字並得請
例入藏如川若海萬派齊消終歸不竭吾又將拭目以俟之矣
崇禎戊寅春三月既望日中峯讀徹書於一滴齋

題百錄後序

釋淨梵

智者道傳三觀存乎一家之書而德化兩朝章安紀諸百錄觀其始立制法以肅內衆中形書疏以勤王臣後論放生以安昆蟲之類昭乎廣大之化粲如日星所謂光宅天下者也章安序云貽示後昆知盛德之在茲固可信矣鏤板雖已印行而未經校勘因假古本對證其訛誤非一遂改正前後凡十餘處庶披覽之際無壅厥意見此題者可別訛正姑蘇北禪無量壽院傳天台祖教沙門淨梵題

佛遺教經論疏節要跋

遺教經十八章是釋迦年尼佛將入涅槃時為諸弟子畧說法要之末後之所教誨也首以持淨戒為第一蓋戒是正順解脫之本依此戒得生禪定及滅苦智慧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

不得生次言攝心不散心則在定心在定故能如世間生滅則
法相是為智慧水善修禪定令不涌失是名為堅牢宛有智
無惱貪者於我法中能得解脫是度不老病死是海船也智
樹之利斧也黑暗中大明燈是一度老病死海盖也慧世俄頃
無常會必有離勿慳吝危脆無牢強當以慧而之海自度皆見
人也如世寶物假名為身浸在老病死大海中得除滅此是
罪惡之物不歡喜佛說苦諦我今得滅修慧者苦集真實道
怨賊而無不滅者即是滅苦之道不可令滅如慧者更無餘
云汝等動來出道一切世間度無怨賊法皆是真實道所
汝等且止勿得復語我欲滅度無為最後之教不安隱
言戒定慧三者論語也

心賦序

王世貞

心賦者何永明禪師壽老所著也梵語為賢多耶又為波茶震旦語為心佛之所謂覺、此而已真心之外皆妄心也天竺古先生說法四十九年至竟無一法可說未覺則萬語不為多覺則一字不為少嗚呼何壽老之言之多也夫非為學人地也當四十九年之說法一法而諸經異名諸學人者尋名而狥之益遠矣壽老之為此賦欲使古先生之所說無法而非心學人能覺此心則無心而非法其采聞若博而為辭若詳然以反說約耳文而以韻者何古先生之為教也多以梵音作哀慈響俾人從聞根而入道中國之為學也始託文字而傳焉夫聞根之

易於見根也壽老蓋知之矣故一切而攝之韻俾聽者精於入而誦者有味乎言之也夫此賦傳而學人之指妄為真者吾知免矣其以識為覺者則不能無隱憂云天下求佛於佛而馬祖示之曰即心即佛然又不免求佛於心而祖復破之曰非心非佛夫非心非佛之教大行而即心即佛者為真得也嗚呼悟此而後可以讀壽老賦哉苟悟此而何所讀壽老賦哉昔宣律師註楞嚴使那吒入兜率印證之慈氏而後成書余無可印證者證之心而已

龍舒淨土文題辭

釋袾宏

海鹽天池居士嚴公厥家子樸自幼諄謹天植敦倫樂善戒殺放生修禋懿行以二十五歲卒之前一日居士謂曰爾於斯時毋雜言但一心念佛樸應曰諾又謂曰爾憶三人生兆率事乎若生安養願報我樸應曰諾又謂曰從今吾亦一心念佛樸喜曰審如是兒無復慮矣正容合掌而逝檢其遺笥得所刻龍舒淨土文板乃取而印施以助往生秣宏曰樸之亡世有二疑應壽不壽一也應報不報二也壽夭屬乎前緣仁者壽仁莫如回而回且夭矣又生矣而不報何害逐冥然必報是鬼神活計耳但說龍舒語復奚疑焉

跋王房仲林間錄　　釋真可

賀知忠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奪時不在王房仲以白拈賊手段盜取此錄是錄不可以古今詮次三百條白拈家法覺範老漢於石上林間積錄成書故名此中有都皆古德活句居多至於字放典型亦燦然在目昔大慧禪師每舉師翁教子作賊之喻喻叅禪者不以倚靠實緣自悟本心始許渠紹白拈種草紫柏道人却不然從教人家男女會作賊不會作賊總與他受個白拈法子或有旁不禁的出來饒舌道人綴：向他道按牛頭喫草也不是分外

傳燈錄　　龔明之

永安禪院僧道元纂佛祖訖近世名僧禪語為傳燈錄三十卷以獻祥符中詔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李維太常丞王曙刊定刻板宣布

題遺教經　　真德秀

此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漸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

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其可得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中遽及易中庸者也

刻指月錄發願偈 有序

嚴澂

釋典雖有宗教兩塗世尊云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則何教非宗乎顧宗門須憑實悟豪不容偽觀古之尊宿歷十年點首自許直至末為明眼人煅煉過方始開首則悟豈易言哉及其悟後奉戒愈精檢過愈密甚至向折脚鐺下入山磨煉真悟人氣象如此豈非識法者懼乎今之望見門頭戶口者便謂已證已得從而呵佛罵祖放蕩無檢聲色貨利居然常人而高設濶論明欺一世噫欺世乎自欺乎有日鬚眉墮落啞血無及在何得歸罪於宗偈曰

世皆識罪造福我亦作福滅罪惟有流傳法寶續佛慧命為最

願我生、世、不迷正路修行直取菩提上果徧度法界衆生
還願衆生覺悟修行不迷正路聊憑月標指頭正見雲開月露道
遂性海之中當體與佛全同逐一銷除宿習次第到岸登峯慎
勿攀無因果莽蕩招禍殺盜淫妄不除豈得泥犁免墮還
有向上一言頭上便是青天秋月梧桐滴露春風楊柳含煙

萬曆辛丑歲八月初三日吳郡嚴澂和南書

水陸齋儀文　出神僧傳

英稗師居西京法海寺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殁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修設尚釋猶豫不敢不知報英公尋詣義濟得儀文以歸即以所期日於山北寺修設次日曛暮向者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從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天夜寒乞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對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并列國諸侯衆

等皆乘善力將生人間處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
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重刻護法論題辭

宋　濂

蘇州開元住持煥翁禪師端文不遠千里而來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宋瀕文殿大學士丞相張商英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閩僧慧欽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為之序兵燹之餘其板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為序其首簡序曰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冲溶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耿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含攝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奈太樸既散誕聖真漓營、逐、唯塵緣業

識之趨正如逐人身陷大澤烟霧晦冥蛇虎橫縱競來迫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為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乎人心顛躋莫此為甚有識者憂之復體如來慈憫之心而護法論弗不容弗作也嗚呼三皇之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為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成周以降昏罔邪僻翕然並作繩縛不足以為固斧鑽不足以為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

迴之說使暴強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嫫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哉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捆也其上焉者烟然內觀非即非離可以脫畢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杪覺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為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淩緇衣之士盍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毗尼不守馳騖外緣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嗔恚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尚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為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禪

師像章人知寶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過川病涉梁之途齟齬者覺之枯骸暴露者掩之由衢之天享遷任今剃首新戒壇授人以戒俾毋犯國憲其應機設化導民為善致力於佛法者非言辭可盡也今又刻此論以傳誠無愧於有道沙門者矣

洪武七年秋九月九日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跋蔣山法會記後

宋　濂

右蔣山廣慮佛會記予嚮為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帝德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京刻藏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在方鳴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恒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王化與真乘同為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猗歟休哉

重刻護法論後序

釋宋復

西方聖人之設教也先之以五戒十善次之以六度萬行終之以三德四智其所以權輿斯道固有顓蒙頇漸之不同然極乎一真之妙則功超修證理絕名言振天地而獨存亘古今而不異者矣世之論者或指浮圖氏徒善為罪福報應之徵地獄輪迴之變以恣動愚俗遂以其誕而詆之嗚呼何自欺之甚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不為罪福報應之說乎傳曰為不善於幽冥之中鬼神得而誅之又曰死於此者則生於彼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斯不為地獄輪迴之說乎特經傳之言微發其端蓋

欲使人自解顧不若佛書之詳且備也謂其不言可乎謂其無此理可乎竊嘗放之吾佛聖人弘範三界其教藥於世教者功邪大矣因果明而使民格非遷善齋戒修而使民謹行潔身至於行施而不貪忍辱而不怨衣藥垢而不奢履禁名而不矜雖強暴鄙吝之夫聞是說者莫不信而遵之況明智之士乎夫民能格非遷善則奸偷之俗淳矣能謹行潔身則清淨之化成矣不貪不怨則鬬諍息不奢不矜則廉讓興此若空寂無為之理邪由是而臻其極焉粤自大法東被二千餘載攘斥之者從古無有唯韓氏歐陽氏最後出而力拒我然皆不能博極吾佛之言與道其所爭者止於教所攻者止於蹟耳故卒無以厭服天

下誠者之心獨隋之王通唐之裴休李翺梁肅柳宗元諸賢起而大暢玄旨於是議者少戢至宋周惇頤司馬光趙抃楊億黃庭堅呂祖謙以及三蘇二程諸子皆所以深究而服膺者也其見於成書則李紀甫之鳴道集說張天覺之護法論尤極精微卓然有功於聖學者明矣近代如趙孟頫袁桷虞集韓性黃溍諸公亦皆潛心此道而於操觚立論辭益勝理益明隱然吾法之長城也今我 皇明混一海內崇尚真乘度越前古悅佛則有作樂之章尊僧則有統教之號其曰善世利國其曰延慈昭信赫然為一代盛典是知 聖心之所以仁育黎庶而垂裕無疆者其為弘護之隆有非言辭所能述也博學多聞之士宜可

不鑑而擇焉雖然吾佛以慈悲力行方便智毀譽等觀同為梵行是讚亦護也謗亦護也庸何傷於大法乎今吳開元住山端文禪師有學行能以誠感人謂大覺此論篤於護法而有補治化世不可無也其來金陵善士蔣智暹契其一言之誨即施金重勒是論印行四方其存心亦可謂仁矣文師來徵余言因略陳吾佛之法與儒典並用而不悖者如此且俾後之君子忘言而契道則於是論亦必有所取焉故不辭而為之序其後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長至日杭州府靈隱禪寺住持沙門釋豫章來復撰

西方合論標註跋

幸如奇

往予檇郡中張明教泰訪袁中郎先生一日出西方合論相視予驚歎其禪土合源超絕樂邦諸典從中有未甚了解者隨請質諸先生命明教標註其首及持歸南中每欲梓以度世而未就也歲己未海寨瞿元初終後遺法財見施予即就其靈前許刻經十卷屬其往生適從吳門瑞光臥病為憶前願因檢付袁涯重為詮次讐校而屬吾徒性成董其役一以報袁先生法施之恩一以了瞿元初施財之願至於撰述之精詳議論之卓越是在明眼者自得之耳予復何贅

吳都法乘卷第十三終

吳都法乘卷第十四

吳江周永年撰

結集篇

自我華言易被梵字因而闡繹遂多詮次況在中吳文華攸萃燈啟宗傳眼開佛慧貝編淵藪竺典鼓吹支那撰述各以其類述結集第十四

景德禪燈錄序

楊億

昔釋迦文以受燃燈之宿記當賢劫之次補降神演化四十九年開權實頓漸之門垂半滿備圓之教隨機悟理爰有三乘之差接物利生乃度無邊之衆其慈濟廣大矣其軌式備具矣自

雙林入滅獨顧於飲光屈眴相傳首從於碧眼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不踐階梯頓躋覺地傳五葉而始盛分千燈而益繁達寶塔者蝉聯轉金輪者非一蓋大雄付囑之旨正眼流通所謂教外別傳不可思議者也聖宋啟運百靈幽贊太祖以神武戡亂而崇淨剎睹度門太宗以欽明御辯而述秘詮暢真諦皇上以睿文緝志而序聖教繹宋風煥雲章於義天振金聲於覺苑連藏之言密契竺乾之緒克昌殖衆善者滋普傳了義者間出圓頓之化流於區域有東吳僧道原者冥心禪悅索隱空宗極夾世之祖圖采諸方之語錄次序其源流錯綜其辭可由七佛以至六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曰

景德傳燈錄詣闕奉進冀於流布皇上為佛法之外護嘉釋子之勤業載懷重慎思致悠久乃詔翰林學士左司諫知制誥臣楊億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臣李維太常丞臣王曙等參校刊削俾之裁定臣等昧三學之肯無一鑒之明迄臨川翻譯之能憒叱耶語默之要恭承嚴命不敢牢讓竊用探索匪遑寧居考其論撰之意蓋以真空為本楷以述曩聖入道之因紀昔人契理之說機緣交激若柱於箭鋒智藏發光旁資於鞭影誘導後學數暢玄猷而拒撥以來微引所出糟粕多在油素可尋其有大士示徒以一音而開演合靈聲聽乃千聖之證明屬槩舉之是資取少分而斯可若乃別加潤色失其指歸既非華竺妹言頗近

錯雕之傷實如此之類悉仍其舊況又事資紀實必由於善敘言以行遠非可以無文其有標錄事緣縷詳軌迹或辭條之紛糾或言詮之猥倍並從刊削俾之綸貫主有儒臣居士之問答弊位姓氏之著名校歲歷以愆殊約史籍而差謬咸用刪去以資傳信曰非啟授針之玄趣馳激電之迅機開示玅明之真心祖述吉空之深理即何以契傳燈之喻施刮膜之功若乃但述感應之徵符專叙參遊之轍迹此已標於僧史亦要取於禪宗聊存世系之名庶幾師承之自然而舊錄所載或拟祖而遺精別集具存當尋文而補闕率加采摭罕從附益建於序論之作或非古德之文間則編聯徒增楦醸并用簡別ノ所屏去記於周

成方遂終庸臣等性識媿於冥煩學問慙於涉獵天機素淺文力無餘竊以道在人雖剖心而斯久言絕俗固墻以居多塵曆推擇之私靡著發揮之効已克終於紬繹將仰奉於清閒莫副宸襟空塵睿覽謹上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左司諫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事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楊億撰

書傳燈錄後

蘇子曲

余久習佛乘知是出世第一珍諦然未了所從入設頃讀楊嚴紀見如來諸弟子皆從本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讀傳燈錄究觀祖師悟入之理心有所契墨自遠摩以來付法必有偈、中每有下種生花之語至六祖得衣法南薰有明上座追至嶺上求法六祖語之曰汝諦觀衆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即時大悟祖教之善自護持而已及內侍

辭簡問祖心要亦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不是
體全釋卷漢曰祖師入處倘在惡是真思既見本來面目自心能
怎護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也耶六祖曾謂大衆汝等諸人自
持則所謂下種安住相於萬種法中不由教之以一相無
一行三昧者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
取捨不念利益成就一切事安閑恬靜虛融淡泊此名一相三
昧若人於一切處皆是一行三昧若人具此四種威儀乃至
名一行三昧若人於此一相三昧有解則與諸法性相不二
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一切衆生悉有佛性與此地
其實承吾旨者決證妙果一相一行三昧亦復如是
味則治地法也又復如是
時作麼生對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吾行者甚麼
教不起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吾行者甚麼
之何故者用也還易有之無思無為者體也感而遂通天下
之何也曰在閻浮其體未得其用故仰山以為未足耳長沙
岑和尚偈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

答鄭公問傳燈義　　釋惠洪

太尉鄭公問所謂傳燈錄是何義對曰昔達摩大師佛祖心印於梁普通之初至震旦時學者方以講觀相高達摩大師乃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來教外別行傳上根單人始疑之久而疑信者相半艱難險阻六傳而至曹溪大鑒禪師當唐神龍中天下之疑卒不勝信者之多於是源分派別而為南嶽青原兩宗支派繫衍而為雲門臨濟曹洞溈仰與大法眼之五家其道遂大振於聖朝景德中東吳僧道原披奕世之祖圖集諸家之語錄由七佛以至大法眼禪師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傳燈錄詣闕上進奉

冀流布章聖皇帝詔翰林學士右司諫知制誥臣楊億等同加刊削俾之裁定夫所謂佛心印者衆生靈智之府也其體本自妙而常明雖萬類紛然日用殊趣而文采粲然明了不差毫末其知之者謂之神通光明藏謂之光嚴住持其不知者謂之生死趣謂之無明始自故證發雖悟如釋迦文佛亦緣然燈記莂則師承機語之自不可廢也法華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彌勒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經者妙光法師得其證者普明如來維摩經為魔女說法曰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終不盡如是諸佛菩薩開導衆生令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是其道意亦不滅盡隨世說法而日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此其義也又問如何是傳燈旨要曰晝夜分明瞞他一點也不得

首楞嚴經義疏序

王子正

大佛頂義密因了義首楞嚴經者乃竺乾之洪範法苑之寶典也昔能仁以出震五天獨尊三界觀四生之受苦也惠濟庶物愍羣機之未悟也力垂善誘於是闢大慈之門廓真如之海以為一切諸法推休妄念而起一切衆生不出因緣而有乃知生死輪轉貪欲為本修證常樂禪慧為宗則斯經可以辯識諸魔破滅七趣謂止及觀修圓覺玅明之心發真歸元證上乘至極

之道般剌譯其義房相筆其文今瓚師學識兼高題經以作疏因疏以明理故可以披述雲而睹慧日開肓疑而決後滯輒述序引歸依三寶

蒼雨法師寄法華新疏　釋德清

靈山一會費商量四十餘年久覆藏今日通身全吐露分明只在一毫芒

閤門緊閉不通風多少疇溺嘆路窮不是輕勞彈指力安知裡許量如空

窮子歸來見父時此心相委信無疑縱將寶藏全分付若不撇翻總不知

無邊刹海總蓮花可嘆從前盡數沙君向毛頭親點破自今常御白牛車

疏楞伽楞嚴二經畢示二三子　釋通潤

小閣容彈指虛堂聽白椎不多影響衆曾立上中期佛火明三際經鐘響二時雖無鎖鑰葉約略有成規

其二

一文兼一字都是手親抄當念如鐘昌休將視羽毛定門從此大慧日就茲高不盡叮嚀意今將付爾曹

圓覺奴飲題辭

佛法如大海水飲之各盡其量而已矣盡其量者何一飲亦滿一滴亦滿否則一固未滿多亦未滿奚謂多：便勝於少：斯經故不云譬如海水乃至奴螘及阿修羅飲之無不皆得充滿者乎若夫自有是法已來千百世上下吾門判教科經飲充其量者碩獨無人乎蓋嘗有之矣且不觀華嚴之於賢首曰信解行證法華之於智者曰開示悟入楞嚴之於溫陵曰三科次第是經之於圭峰曰三根修證雖卷軸如山億萬餘言僅以三四字束縛殆無不盡猶駕馬解之舟自有關捩在握運轉隨心不假餘力非皆具大手眼續佛慧命而來者烏能若是雖然彼飲

自彼滿我飲自我滿非謂彼不滿強飲滿之我既滿復無滿者此正蠡以測海鼠腹且杼曷足以語于大哉吾高松河兄蚊飲之作將無意在是耶夫圓覺者一切生佛所共證也十二大士始終問荅曲暢旁通亦所不出也蓋緣惑業有所未盡意氣有所未周枚機有所未普故圭峯師以章首二總標解行尾一合配流通中九派列三根二四上中三以居下意指先悟覺性而後從性起修夫極圓覺無法不備無機不該要其指歸自屬頓教是誠可謂盡善矣乎茂無以加而茲蚊飲隨手便翻直拈二字包括無遺又不亦盡美也歟二字者何悟修而已特易首二爲頓悟頓修再變三根爲悟漸修漸然悟先修後但名解悟他

宗或所急務悟後修先始名證悟當經誠為方便初生磨鏡之
相喻非不精詳學射登塔之漸功自楷當至於逐一問荅提綱
挈紐處莫不切中肯綮析入幽微早以目失全牛皮毛妄論雖
圭峯再起當與把臂覺場坐泛教海亦復何憾焉噫惟後之覽
者一滴才飲知大海所在而全經自得庶不負吾凡苦心命名
之意如此榮禎巳卯春分後日中峯法弟讀徹書於一滴叁中

蘇子由跋圓覺經曰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
墮動念中即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其真妄使真不
滅則妄不起而大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
矣如是乃為真定既立則真慧自生定慧圓滿而衆善自
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
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游於六根而初不相染此菜所謂六
根之彈湛如止水是也大祖室吾大弟子云假使坐而不動
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即能悟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

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十頭曰妄念既不起真心住處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之說存念如此而楞嚴經後云余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處處又書楞嚴經後云余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處處患而真心不亂每淨安樂蒙尊者未自計還參杜門出生取楞嚴經翻譯無請乃知諸佛涅槃正論從六根入每默坐宴安覺外塵引起六根：若隨去即墮生死道中根若不隨逐流全一、中流入即是涅槃真際觀此既久如淨瑠璃含寶月指首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慈悲哀哉無生法忍無漏聖果聖願心：護持勿令退失

三月二十五日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如是敘　釋大香

夫金剛般若以無相為宗空生啟請空王垂示一經大義顯於言表矣最初問應住問降伏答以如是如是一唯即休曲為時機全身落草其中無非演說二如是耳總而重為請益乃云當生如是心及乎終竟亦云如是知如是解如是信受不過多著幾個如是而已至於偈誦亦曰應作如是觀徹首徹尾止於一如是者所謂無法可說是真般若也茲無說不獨金剛般若如世尊言我於某夜成最正覺以於某夜當入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亦不當說不說是佛說謂本性空皆悉常住故如十二分教五部八聚一切修多羅總是止啼黃葉乃至吾

提涅槃真如佛性非是强名所以知識出世爲人無非解粘釋縛空諸所有者有禪德箋釋是經每句之下重加細書極於終軸不增一字不減一字此甚得如是之旨也今之釋經者非作如是云崇禎四年六月既望書

蘇子由書金剛經後云余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塵物諭近不能自返如來憐憨衆生爲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內身便可成佛如來獨忌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入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獨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忘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聞所聞盡不住覺所覺空覺所空滅生滅既盡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徧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發經而嘆曰須

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者耶入流名
非有法也推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而無所入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雖能來名為不來而未能無往不
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一往來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二經之異尒余觀
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萬象之中惟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或問天地間無物不具待故
在世中何云空耶荅曰正因空故無物不待無待故為大空在一心耿如一芥大哉心乎誰与對待不為仁義
是以無外或又問來子說異端虛有萬德普賢有之教淳行安在其虛之哉荅曰余聞釋氏毗盧之藏乎荅曰余聞釋氏毗盧有萬德普賢有之教淳行安在其虛之哉

心經五說引　　卓爾昌

嘗謂衆生情緣處、執著菩薩教化處、破除譬猶嬰兒抱痾多緣乳傷良醫審證止乳投匕疾即遄已人患久困反因藥誤智士度之遣醫罷藥患亦隨瘳然乳自有補助之益藥自多療治之功止乳是權藥奪則餓死者必相藉矣遣醫是暫而例遣則沉痼者必無幸矣惟是三藏對治者療煩惱之靈芽衆善資臻者養法身之乳漿也滯之則碍正知見所違摩西來竟絕言思慶之則垂圓融門所以永明嗣法標身為範嗟嚱大師江左儒紳衆衣中戚誼習三學究志祖庭深憂佛日將夕比丘無聞矧心經雖僅二百七十六字實為大般若六百卷之心王不難

軌則大士心宗旁集衆思所到疊ㇾ弘宣獨擄心得發未曾有觀其剖析真乘指空色之無二法華般若闡殊逕而同歸迴俾夜作晝弗悼辛勞恣放新旨廣發玄思功堺前人遂開後學夫禪宗不立文字而師樂說無碍不啻娓ㇾ河懸禪宗呵叱坐禪而師跏趺十載無殊鷃巢衣械禪宗指決惟心無他淨土而師經行持念恍如角虎示人禪宗但貴眼止不貴行履而師萬善歸源自切勤行百八柳浮澄以示隄防導因心以趨極果真金躍冶盛作莊嚴大海吞流不辭消滴得非祖位大乘之器法王金輪之儔乎余百叩頂禮授之剞劂廣播威音

1852

禪林寶訓序

寶訓者首妙喜竹庵誅茅江西雲門時夫集予潭照間遊雲居得之於老僧祖安惜其年深蠹損首尾不完後來或見於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僅五十篇餘仍取黃龍下至佛照簡堂諸老遺語節錄類三百篇其所得有先後而不以古今為詮次大槩使學者削勢利人我趨道德仁義而已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誕荒邈說異之跡實可以耶入道之速猷也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者予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

東吳沙門淨善書

注肇論疏序

釋遵式

夫森羅萬象一法印之所謂心也心也者渺然幽邃廓爾冲融無滅無生三際莫之能易非大非小十方不測其形圓明獨曜而無方清淨真常而有在雖靈、絕待隨緣之色相千差湛、亡言普應之音聲萬籟故色心萬物各得其宜蓋得此也聖賢萬行各有所至蓋至此也衆生迷此而輪轉不息聖人證此而圓寂玅常是知非一心而萬法不存法非心也非萬法而一心不顯心非法也故如來出現惻物垂形身雲順感以無邊體雖增減圓音隨願而周普理絕名言無形而形若澄潭之落月無說而說譬幽谷之傳聲鹿苑雀林一大之因緣事畢五天震旦三時之像教流通聖賢迭興古今傳習東晉之世有大法師諱

僧肇生當秦國名振異方火習外經後悟釋教決疑於龜茲羅什久居於道遙譯場立義論之五章依如來之一化觀夫宏才落：妙解徵於教宗玄旨昭，深智窮於理域然因緣生滅事有千差實相本無理同一味但以根後各照二諦不融寧知波水無差金鐶不別所以列多名而標異立一義以會通建不共之深宗顯大乘之極致然則俗無異真之俗即真之俗諦不遷真無異俗之真即俗之真空露現真俗不二事理雙融非般若無以契真非涅和無以談俗入俗而真源常顯權心必具於實心契真而俗事罷移實智必資於權智權實之心雙運中觀圓融真俗之境同時一諦凝癡情心解泯諦觀渾融復本還源強

名證道論之深旨綸緒如斯然古今解釋注疏頗多取意求文各隨所見推宗定教曾無一家遂令學者迷文宗途失旨遵式幼從師授虛已求宗後因習學華嚴大經常覩清涼判釋盡開五教取法古師權實之旨有歸行解之門可向常恨此論人亡則難致使深宗固多亂轍今則精研章思三復竭愚但愧流通之心輒伸鄙作耳熙寧甲寅仲春十有三日南峯西菴序云姑蘇竟峯蘭若沙門遵式述

翻譯名義序　　周敦義

余閱大藏嘗有意效崇文總目撮取諸經要義以為內典總目見諸經中每用梵語必搜檢經教具所譯音義表而出之別為一編然未及竟而顯親深恙余平江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所編翻譯名義余一見而喜曰是余意也他日總目成別錄可置矣已而過平江雲遂來見願求序引余謂此書不惟有功於讀佛經者亦可護謗法人意根唐奘法師論五種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羅尼二含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三此無故如閻浮樹中夏實無此木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而七迷之作乃

謂釋迦牟尼此名能仁、、之義位畢周孔阿耨菩提名徧知知此土老子之教先有無上正真之道無以為異菩提薩埵名大道心衆生其名下劣皆掩而不翻夫三寶尊稱譯人存其本名而肆為謗毀之言使見此書將無所容其喙矣然佛法入中國經論日以加多自晉道安法師至唐智昇作為目錄圖經蓋十餘家今大藏諸經猶以昇法師開元釋教錄為準後人但增宋鑑錄法苑珠林於下藏之外如四卷金光明經摩訶衍論及此土證道歌尚多有不入藏者我國家崇命宰輔為譯經潤文使所以流通佛法至矣特未有一人總昇之後翻譯久遠流傳散亡真贋相乘無所攷據可重嘆也雲雖老矣尚勉之哉紹興

丁丑重午日序

華亭梅屋常禪師本傳通載序　釋覺岸

夫語言文字載道之器傳遞之用歷千古徵簡牘何以紀事攷實耶大成至聖春秋作而亂賊懼大覺世尊經律集而賢哲興其五經六藝諸子百家立言垂訓後之來學明今酌古遊心仁義非編冊之益乎佛祖歷代通載梅屋禪師之所作也其文博其理明叙事且實出入經典考正宗傳殊有補於名教至正辛巳翰林道園虞公序冠其首益尊顯之禪師世居華亭黃姓父文祐妣楊氏初祈嗣於觀世音忽一夕夢僧庞眉雪髮稱大長老託宿焉因而娠至元壬午三月十有二日誕於夜神光燭室異

香襲人愈日不散既長喜焚香祇坐風骨秀異氣宇英爽年十二懇父母求出家母鍾愛之誘以世務終莫奪其志遂舍之依平江圓明院體志習經書尚倜儻疎財慕義樓心律典元貞乙未江淮總統所授以大德薙髮受具弱冠遊江浙大叢林博究群經宿師碩德以禮為羅延之皆撝謙弗就至大戊申佛智海機和尚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禪師往參承值上堂佛智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因緣頌云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楊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有省於言下投文室呈所解佛智領之遂俾掌記室囑之曰真吾教偉器外護文苑之奇才也服勤七年延祐乙卯佛智遷徑山禪師職後版表率明年朝廷

差官理治教門承遞選瑞世嘉興祥符至治癸亥夏五乘驛赴京繕寫黃金佛經暇日得以觀光三都遊覽勝槩禮五臺曼殊室利披慈金遺墟之迹由以動司馬撰書之志出入翰相之門討論墳典陞茹名師堂奧講解經章如司徒雲麓洪公別拳印公皆尊愛之帝師命坐授食聞大喜樂盛衆之要自京而回姑蘇萬壽主席分半座以延說法衆服其有德自非宿有靈姿稟惠多生曷以臻其明敏著述祖禰彰顯正教致公卿大人篤敬也耶至大間愚執侍佛智獲奉教于禪師如梗槩而序之禪師諱念常梅屋其號焉至正四年三月松江余山昭慶住持比丘覺岸謹序

以十法界之因觀之一念起處於十惡境上生心即是餓鬼界因於慳嫉境上生心即是畜生界因於愚癡境上生心即是地獄界因於四諦境上生心即是緣覺界因於六度境上生心即是佛界因於聞法境上生心即是菩薩界因於十善境上生心即是人界因於五戒境上生心即是修羅界因於禪定境上生心即是天界因於淫境下品十善境上生心即是地獄界因於無上菩提境上生心即是佛界因於聞法境上生心即是菩薩界因於十善境上生心即是人界因於五戒境上生心即是修羅界因於禪定境上生心即是天界因於淫境下品十善境上生心即是地獄界因於慳嫉境上生心即是餓鬼界因於愚癡境上生心即是畜生界因於慳嫉境上生心即是餓鬼界因於愚癡境上生心即是畜生界因於五戒境上生心即是修羅界因於禪定境上生心即是天界因於淫境下品十善境上生心即是地獄界因於無上菩提境上生心即是佛界因於聞法境上生心即是菩薩界因於十善境上生心即是人

佛祖歷代通載序　　虞集

浮圖氏之論世動以大劫小劫為言中國文字未通蓋不可知也摩騰竺法蘭至漢而後釋迦佛之生滅可以逆推其歲年自是中國之人得以華言記之自天竺及旁近諸國東來者莫盛於西晉至于姚秦石趙等國其人則鳩摩羅什佛圖澄那連耶舍曇無讖諸師而東土卓絶奇偉之士生肇融叡事相為羽翼翻譯經義盡為華言而佛理之精無不洞究先覺之士至有逆知其至理之未至者佛學之行莫博於此時矣彌天道安至於遠公辟地東南佛陀耶舍遠相從游而辟世君子相依於離亂之世乃賓公雙林諸公起而說法而佛學大盛於東南矣若夫

智者弘法華於天台三藏開般若於唐初清凉廣華嚴於五臺
密公說圓覺於草堂宣公嚴律教於南山金剛啟秘密於大寶
大小三乘唯識等論專門名家毫分縷析汗牛充棟學者千百
有皓首而不能窮極者焉達摩之來則有五傳其衣五宗斯立
洞源異流自梁歷宋謂之傳法正宗我國朝秘密之興義學之
廣亦前代之所未有此其大略也記載之書昔有寶林等傳世
久失傳而傳燈之錄僧寶之史僅及禪宗若夫經論之師各傳
於其教宰臣外護因事而見錄豈無遺闕近世有為佛祖統紀
者僅諸史記書事無法識者病焉時則有若嘉興祥符禪寺住
持華亭念常得臨濟之旨於晦機之室禪悅之外博及羣書乃

取佛祖住世之本末說法之因緣譯經弘教之師衣法嫡傳之裔正流旁出散聖異僧時君世主之所尊尚王臣將相之所護持論敘異同叅攷訛正二十餘年始克成編謂之佛祖歷代統載凡二十二卷其首卷則言彰所知論詔世界情世界道果無為五論則我世祖皇帝時登思八帝時對御之所陳說是以冠諸篇首其下則天元甲子紀世主之年因時君之年紀教門之事去其繁雜謬妄存其證信不誣而佛道世道汙隆盛衰可並見於此矣嗟夫十世古今不離當念塵影起滅何足記哉嘗見滄山有問於仰山、、每有年代深遠之對則亦憫先覺之無聞者乎而法華一經前劫後劫十號無二又曰觀彼久遠猶如

集序

今日則此書宜在所取乎正元年六月十一日微笑庵道人虞

水月齋指月錄序

瞿汝稷

嘗叔夜好鍛阮遙集好鑽厥當其意之所適視世之他好雜陳於前無足移也此不必明哲弟無二子之辨者皆能喻鍛與厥無足尚交堂其夫所好已而以二子之才之美方其趺宕鑪鞴婆娑火鑽之間雖窮極要眇以開之使勿好有嗑然而笑耳終不為之移已及其既喻則天地此鑪鞴也萬有此大鑽也孰足控摶孰足容與程伯子浮雲堯舜之業以玩物喪志目輯錄五經語者意不若是乎人之好不齊乃或尊鍛而卑厥君厥而隸鍛不亦過乎予垂髫則好讀竺墳尤好宗門家言及戚乙亥夏侍筐師東溟先生於郡之竹堂寺幸以焦芽與霑甘露開蔽良

多既而師則朝徹蟬蛻五宗掩耳不欲復聞予則沉酣於是恒語同輩聖人六藝之精蘊諸所訓詁非讀竺墳不能得其真生於萬物之中而得爲人、而男、而知讀書於書知竺墳於竺墳知宗門是猶擎乳而得雪山之牛復能得酪於乳得生酥於酪而熟酥而醍醐哉雖有他好吾不移矣此正余跌宕鑪韝婆娑大鑊時語也丁是在架之書率多宗門家言每讀之如一衲一缽一衲從諸耆宿於長林深壑雖人間世波濤際天埃塵蔽日予枕席此如握靈犀得辟塵分流之珎彼渟涵堀堁莫能我侵矣意適處輒手錄之當無辜意適雖珪組見逼必一之兜稚牽挽必謝之寒暑之薄肌骨饑渴之迫臟腑有不暇顧一旦移意他

好之雜陳耶僻而至是矣必人唾予固自唾矣至乙未積錄有三十二卷適友人陳孟起見而誤賞焉孟起遂為錄二本會有黃州之役過故里嚴道徹至齋中亦誤賞焉遂以孟起本遺之道徹遽欲授梓予笑曰此予秘氏之鍛阮氏之廢凡所云意適者皆鴆毒也道之所以塞也予既已喻其僻矣子乃欲使有目者共唾其僻耶堅止之逮辛丑余自昭武乞骸歸道徹欲梓意益堅且曰子謂此為僻子則謂然、可以已衆僻古之人不云乎惟楔出楔至為發願倡率其弟姪若子梓行之予既不能止遂不敢藏其僻為次第緣起於其端題之曰水月齋指月錄水月幻也而云指月果有如盤山所云心月孤懸光吞萬象者乎

吾不可得而知也其質之鑪鞴大鑢萬曆壬寅夏五月戊寅那羅延窟學人瞿汝稷槃談書

1870

支道林集序

皇甫涍

庚子之秋予既淹迓魏墟旅邁江渚徜徉西山乃眷卜頗悅幽人之辭而玩焉往歲覆觀支篇時復興詠自得於懷併拾遺文附為一集刊示同好用寄遐想尤有以窺作者之用心即其才情何謝潘陸取喻江海同波而異瀾者乎乃論之曰逖觀風人之載究其指會可約而言蓋立體者以神氣宣其經緯而不以偏戾為奇也敷言者以意象程其工拙而不以飾綴為華也徵二美以銓流總一樞而歸極合則檀樑於大雅離則鮮曜於鴻覽故錐風渝九土而組構成貞聲糅萬殊而律度克協趨塗紛軌而變應無方發情異感而道存一貫文之成也非一物之

起而玄黃媲采可以論立體之歸趣矣音之比也非一心之生而宮羽並暢可以知數言之恒矩矣是故溝畎之音優之王公而同則也悲離之詠桑之式燕而同善也磬越之響辯於華鏞而降格之致均也圭璧之薦異於藻黼而觀享之殷咸也援斯以談而旁及作述精析利害斯千載之朗鑑也已或者冥賞於唔言興慨於神理將啟宇會之趣而括緣情之奧存寄通之勝而彰玄標之美故著論如此云吳郡長洲皇甫湜子安序

擬寒山詩序

邊知白

有大禪師自號慈受孀坐道場如慧林等十方衲子蟻慕雲集法緣將熟率便捨去挽不可留若與衆生了無心者退處包山宴坐一室太湖漫汗人跡屏絶乃擬寒山詩爲歌頌流出人間若與衆生非無心者師非無心處陰休影當自利故師非有心對病施藥當利他故如寒山子遁跡國清埋光鍾彩識時不見又如寒山吟偈悲哀利生接物强聒不捨迹秘言宣運菩薩慈我觀寒山言近指遠外通鄙俗中括奥微事理兩全悟修皆可指其麁言如彼俚曲折楊皇華止於衆心嗑然而笑終以此入指其細語如彼郢歌白雪陽春和者蓋寡其有智者自然神會

慈受老人道契心同擬而有作如印泥無一不合因先居士訪道求師妄為稱讚如鑿測海莫究涯涘然當如教結增上緣乃序於前繫以頌曰

寒山三百篇　至理寄無盡　後來擬者多　惜問誰最近
言親道轉疎　道契言方應　我觀慈受師　合如泥上印
心切辭轉苦　戒殺勸加慎　各觀所親人　鮮不死刀刃
水大已難逃　而復遭饑饉　殺果自罹殃　殺因誰造釁
森然在目前　此說不難信　其餘非一端　一一宜坐進
細語復麁言　法施固無恪　願同寒山詩　終古磨不磷

閻丘公作寒山詩序、後繫以讚因亦擬之云　大四年七月二

十六日回光居士邊知白述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解敘　釋真可

夫般若大部數百萬言如滄海雲濤汪洋莫測是以菩薩流慈東廣成器爰有心經文言要約旨趣全歸自唐迄今註疏駢出高人溯洄匠哉震靈響機緣靡定好樂無常取此節他互有損益俾後昆滋疑尚致非一矣練川侯瀛槃復吾知寶是經津求奧義而檇李許參知為之良導故得徵問于予因為畧解以慰其狥法之志

吳都法乘卷第十四終

吳都法乘卷第十五

吳江周永年撰

禮誦篇

佛事孔多各有所祖要厥指歸亦具堪數扳身苦趣繫心樂土業尚精專瀝祈遍普禪淨瑜伽吳風攸覩一會感通四衆依怙述禮誦第十五

誦經頌

僧法昇

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擧起使周圓何用高聲覓一日三百部日輪猶未出見者總生疑我自心堅實

看經回向文

釋宗杲

某甲業力障魔神志錯亂所歷根鈍自然想來脫略混淆顛倒重疊臨文徇意字誤句差乖清濁之正音泥解會之邪見或事奪其志心不在經問對起居斷絕隔越久誦懈怠因事憒嗔嚴潔或涉於垢壓肅敬或成於瀆慢身心服用之不淨衣冠禮貌之弗恭佚不如儀處非其地卷舒揉亂墜落污傷種、不專不誠大慙大懼恭願諸佛菩薩法界虛空界一切聖衆護法善神天龍等慈悲憐憫懺滌罪愆、悉令誦經功德周圓畢遂某甲回向心願尚慮譯潤或誤註解或非傳授差殊音釋舛錯校對仍改之失書寫刊刻之訛其師其人悉爲懺悔仗佛神力使罪消除常轉法輪超濟含識

讀華嚴　釋智及

華嚴法界浩無邊玉轉珠回滿目前究竟直須超性海精通猶是泥心田不離當處該三德曲說多方顯十玄慙愧舍那尊特父啉兒偏解喬空拳

讀法華

六萬餘言最上乘寒暄相對篆煙騰無邊譬喻刀頭蜜大事因緣大裡氷彈指不妨開寶塔焚身誰解悟真燈循行數墨三千部一句全提憶慧能

讀楞嚴

諦觀佛頂首楞嚴金口流珠顆顆圓大定不離修萬行悉因先

合斷三緣基端現刹難思議眼處觀聲絕正倫肅手果能探教
海浮魚須信貴忘筌

讀楞伽

大品楞伽與旨深止啼黃葉勝真金了知戒相原無戒直達心
宗豈有心兎角龜毛難比況情波識浪任浮沉百非四句俱拋
却螳蜋蚍蜉解賞音

讀圓覺

大圓覺海廣尤深誰信真源近可尋三觀澄明標匪月六塵清
淨鑛元金却憐謗御多饒舌未許曼殊獨賞音披卷只圖遮老
眼赴期修證本無心

讀金光明經漫題　馮時可

世尊有三身權實導衆軌所稱金光明應化有如是理事俱無礙因緣設三叱薩埵捐其身四大甘虎齒長者救萬魚轉作萬天子一捨一施閻蓮花開泥滓奈何學禪者游談演宗旨棒喝鑿門風變幻多轉徙三塗業已墮四諦竟何底請讀普賢品與此共為砥

讀觀心論感悟　釋真可

念有一切有念無一切無有無惟一念：化有無無

頌六觀上人寫經偈　徐應雷

北寺六觀上人篤實修持凡大藏經典流通人間者若六禪若

五大部諸大小品手寫殆遍或曰古德無暇禮佛念佛何暇寫經是不然運水搬柴無非神通耕用何況寫經上人不與世人交涉其心清淨旋寫旋有悟入曾感仙人運乩作跋是故白毫子重為歡喜讚歎而說偈曰

我觀佛大藏五千四十八卷帙最浩繁上人閉關坐焚香手自書纔得什之一可當一大藏云何當一藏精處得圓滿究竟一字無此心不著故大衆大解無亦復不解有彼岸有無間不能津筏誰能展卷誦不發菩提心悟轉諸品是名無文字實有文字在手寫功德多當貯旃檀函永鎮此名剎

禮吳中石佛起止儀式　　釋傳燈

一切恭敬

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三寶（一拜已互跪燒香散花）

願此香華雲　徧滿十方界　無邊佛土中

無量香莊嚴　具足菩薩道　成就如來香

（誦唱想云我此香華徧十方至同入無生證佛智想已唱云）

供養已一切恭敬（一拜互跪讚云）

佛面猶如淨滿月　衆如千日放光明　目淨修廣若青蓮

齒白齊密猶珂雪　佛德無邊如大海　無限珍寶積其中

智慧德水鎮常盈　百千勝定咸充滿　足下輪相皆嚴飾

輻輪千輻悉齊平　手足縵網徧莊嚴　猶如鵝王相具足
佛身晃耀等金山　清淨殊特無端匹　亦如鈇高功德滿
故我稽首佛山王　相好如空不可測　逾於千日放光明
皆如陂幻不思議　故我稽首心無著

讚已重燒香然後禮諸相好

一心頂禮過去雖衛佛迦葉佛

足下安平如奩底
足下千輻輪相
手足指長勝餘人
手足柔軟勝餘身分

手足指合縵網勝餘人
足跟具足滿好
足趺高好跟相稱
手足滿
手足如意
手文明直
手文長
手文不斷
手足赤白如蓮華色
踝不現

爪如赤銅色薄而細滑

指長纖圓

指文藏覆

脉深不現

手足軟淨滑澤

手足有德相

如伊尼延鹿王脇纖好

膝骨堅著圓好

立手摩膝

陰藏相如馬王

臍深圓好
臍不出
腹不現
其腹細
孔門相具
身縱廣等
身堅實如那羅延
骨際如鈎鎖
身上如師子王
身清淨

身柔軟
身不曲
身潤澤
身自持不逶迤
身滿足
身不傾動
身持重
其身大
其身長
身端直

肩圓好
一一毛孔青色柔軟
毛上向
毛右旋
毛紅色
毛軟淨
皮膚薄細滑不受塵水不停蚊蚋
兩足下兩手兩肩項中七處滿
兩腋下滿
毛孔出香氣

頰車如師子

唇色如頻婆果

四十齒具足

齒白齊密而根深

四牙最白而大

四牙白利

舌薄覆面至髮際

舌色赤

舌薄廣

隨衆生音聲不增不減

說法不著
隨衆生語言說法
發音報音聲
次第有因緣說法
咽中津液得味中上味
口出無上香
一切聲分具足
言音聲遠
梵音深遠如迦陵頻伽聲
隨衆生意和悅與語

而不長大
正容白不撓色
面具滿足
面廣姝好
面淨滿如月
鼻高孔不現
眼色如金精
眼睫如牛王
廣長眼
平等視衆生

不輕衆生
眉如初月紺琉璃色
眉間白毫如兜羅綿
耳輪輻相埵成
頭如摩陀那果
髮長好
髮不亂
髮旋好
髮色青珠
頂肉髻成

無見頂相

金色光其相微妙

身光面各一丈

四邊光各一丈

光照身而行

行時足去地四寸而印文現

威儀如師子

進止如象王

行法如鵝王

身一時迴如象王

容儀備足
容儀滿足
住處安無能動者
威振一切
一切樂觀
一切衆生不能盡觀相
觀無厭足
一切惡心衆生見者和悅
八萬四千相好光明

至心懺悔我弟子某甲與法界一切衆生現前一念清淨本然具無量相好光明一切神通自在良由真如妙性不變隨緣成六尺羣爾之身稟百千澄清大海聚緣內搖趣外奔逐縱身口意起貪嗔癡身三口四而無惡不為五逆七遮而無罪不造監察九世橫遍六根開八萬四千塵勞之門備八萬四千煩惱之法自頂至足何處有功德叢林由外及中無非是罪惡園藪業因不感果報無差緣薄善而磐往人天因重愆而終歸惡道不重佛性埋沒已霊妄來妄往而徒費精神浪死虛生而毫無利益然以罪無自性其體本空既不變以隨緣故隨緣而不變悟之成性固不涉於階差起以成修要必託乎尊勝普賢十行禮

故為先淨土五門懺悔為最殊聞維衛善逝血業如來一性圓成於曩劫三身普覆於十方示滅度非滅度石像由南海而浮來非神通現神通寶缽自西天而泛至故知像性即佛量等虛空三身宛四德無減皈依者福增無量懺悔者罪滅河沙故曰愚誠向二尊而頂禮五體投地接兩足以翹勤達能禮所禮其性虛通感之應之不可思議如帝網之千珠瑤天之萬目光光交映彼彼互融對八萬四千相好之尊設八萬四千至誠之禮罪滅八萬四千煩惱成就八萬四千度門唯願神通顯示威德冥加使我定慧清淨以無礙聞思修精進而不退念念無違法性塵塵皆見罪光即此凡夫之身堪作菩提之器衆生無邊誓

願度煩惱無數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願
命終時神不亂正念直往生安養面奉彌陀值衆聖修行十地
勝常樂懺悔發願已一心皈命頂禮

起月一拜重燒香
做事如法拜跪云

南無十方佛　南無十方法　南無十方僧
南無維衛佛　南無迦葉佛　南無諸尊菩薩摩訶薩 或三遍或七遍
自皈依佛 或作於下做此　當願衆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衆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衆生　統理大衆　一切無礙
和南聖衆

禮佛儀式

釋真可

初念淨法界真言三遍訖即曰衆

佛威神謹誦淨法界真言若干遍惟願承是真言威神波光力

故蕩滌盡虛空界法界十方三世依正二報悉皆清淨以此清

淨業讚歎

三寶觀想

三寶禮拜

三寶即讚即觀即禮畢即曰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陀耶（這僧摩訶迦）各一稱一拜

南無千葉臺上百寶光中華嚴教主本師釋迦牟尼盧舍那尊

佛以下俱一稱一拜

南無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南無當來下生彌勒尊佛

南無藥王藥上菩薩摩訶薩

南無觀音勢至菩薩摩訶薩

南無文殊師利普賢菩薩摩訶薩

南無月光菩薩摩訶薩

南無南嶽慧思菩薩摩訶薩

南無智琬菩薩摩訶薩

南無西天東土歷代傳宗判教併翻傳秘密章句諸祖菩薩摩訶薩等 三稱三拜

南無南嶽慧海尊者 以下一稱一拜

南無七祖讓尊者

南無青原思尊者

南無馬祖一尊者

南無石頭遷尊者

南無天台智者顗大師

南無賢首藏大師

南無慈恩基大師

南無十方現在入天眼目諸大知識諸大法師惟願仗
佛慈光世、道風遠布尊、福慧昌隆弟子某甲仰承
釋迦如來善根力謹代十方三世尊畢檀越水陸空行天龍八
部幽顯靈聰人王世主州牧縣長師僧父母法友眷屬願于
三寶光中仰仗

三寶威神之力未發菩提心者願發菩提心者已發菩提心者
堅固護法心堅固精進心早出輪迴苦次念十願一遍并
次念般若心經畢回
乘

釋迦如來慈善根力謹誦般若心經一遍回向

十方常住三寶願當今
皇帝萬歲萬萬歲發四弘誓願三稱三拜所誦禮佛一週也

禮佛稟塔小引　夏祖訓

嘗聞世尊頂放百寶光明光中出生千葉寶蓮或從面門放種種光晃耀如百千日意即三十二相之神通乎此相不從眼識生不從佛生亦不從空生無量光明徧十方界必認為如來三十二相煮沙成飯終不可得失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含生成具佛性各現神通蝱能倒棲此蝱之神通也烏能排空此烏之神通也焦螟之羣飛集于蚊睫蚊弗覺爾也此焦螟之神通也而何獨疑于佛乎人以習見者為平等以罕者為神通其義實非

有二也吳中維衛迦葉石佛二尊西晉時泛海而來其光明徹天逾二千餘年矣以今四月一日隨幟師諸善信後發心瞻禮石像稟瑞光燄越二日而迦葉石佛煖回如生人之體塔上光吐如虹繞亘八日而維衛佛目放光明如卿雲爛熳如月輪燦一時檀信閱然羣起驚嘆愛樂良久光乃收入以謂幟誠所感余曰否佛之無量光明妙德瑩然圓滿十虛寧有方所無論有像無像有情無情靡爲大地細爲微塵流光吞吐罔有隔礙如觀手中所持葉物始知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良有以也然則吳中顯瑞非控目所成亦非燈光圓影不應衆之見精無從自出雖曰此爲幟誠所感也 ※ 可昔崇禎歲次戊

寅孟夏望日佛弟子夏祖訓仲有甫焚香拜書

知歸子曰次言修諸功德願生彼國者行者既發菩提心當修善薩行於世出世間所有一毫之善乃至無量功德悉以深心至誠回向極樂不浮名為一向專念不出聲念佛故也如觀經云欲生彼國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侍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為淨業大部衆戒俱急生最穩若有衆無戒多為業力所牽現入天龍八部鬼神去故知淨土資糧全憑功德之基莫先持戒以戒淨則心淨心淨則土淨故維摩語長者言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名具足是故不發菩提一切願行無從發起有願無行如脣土之材不成菩薩有行無願如泛駕之馬多所通歸行願相資以念力我滿菩提徑登極樂中下二輩功德有殊而同發菩提心一念佛同願往生故臨終見佛往生事無差別問曰見佛為是自佛為是他佛若他佛者心外取佛即成魔業若自佛者想力所成虛妄不實云何往生答人我兩忘自他不二即自即他無虛無異諸佛法身湛然常寂以本願感應道交

賢惟一真如周偏法界衆生依於業緣幻有羣疆如居屋下不見天日念力誠堅幻緣斯淨如撤屋蓋天日發然仕遇佳從變流純想即飛必生天上若發心中薰福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故如衆生念力不可思議聞前發願言但得聞名便獲利益然未得往生終非究竟以此何獨約往生而論故諭喻開示雖獲利益未後回心一念繫佛無不往生以惟除五逆謗法故但障深罪重善友難逢信願難發耳慧照宗主勸人發願修持成就如是說行深意後世得聞明則是阿何不生何以不同答如實回心一念繫佛無不往生以佛本願力故去萬法從心生滿法從心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行深意後世得聞明則是阿

無信願不浮生淨土看經無慧眼不識佛深意後世得聞明則是阿

亂心難出離不如念佛好現世報名利行坐不定多羅則是阿

娑陀發願持戒力回向生衆國如是各持行十中不失一擇

速全口說彌陀親攝受佛無不實語誓是盡誠言但當自精

勤一心求淨土即此念佛心能滅貪嗔癡能為大醫王能為

大寶藏利澤一切人衆生一切衆生不取實回願起三界

代我廣流傳作於如來使普願如說行回生極樂國如此誠

言深切明白諸修行人並應信受也

應天寺禮佛記

陸樹聲

先君封編修性不喜浮屠獨好施舍謂觀音大士以慈悲救世間一切惟意崇奉先世所藏銅像一軀可高三尺中更他代先君弃歸瑩堂屬比丘尼燃長明燈一輪以佐薰修瑚旦則先君冠服瞻禮先君已沒像復化去不知所存余每嗟惋是歲夏午寇逼余舍余抱主奔避舟沿吳江過蠡澤入應天寺炷香禮佛次月十九佛成道日余與家弟德拈香詣寺延佛弟子大比丘五人宣唱讚佛以慰先靈冀佛慈悲永離怖畏者仍於佛所製絳紗（帷）一具永護莊嚴梭主僧戒棆（棣）奉昔甲寅六月佛成道日

如歸子曰若童壽性往生章右明往生因即前文十方衆生信樂發願回向專願所攝首言一念至心迴向即得往生行

者誠能一念信入何須更論理功勳一切衆生流浪生死
推此一念更無二念乃發真歸元成等正覺推此一念
二念大智度論云行般若波羅蜜者一念中能盡十方
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諸山微塵一一塵
思議如是一念佛即念是佛即佛是心非內非外無
山河大地十方虛空無一希有不是無量壽佛現身
乃至離即離非相入如來大光明藏故名菩提是知
經善現言如來常說菩提以何義故菩提義證法界
言說眾生之慧命總發此心已成佛道以卜佛智不
義語真如義證實相際上勝妙故名菩提義證法性
言說能真實說上勝義證實相際故名菩提義證法
源眾生之慧命總發此心已成佛道以卜佛智不
不可稱智大乘廣智無等無倫最上勝智應故次言
念無量壽佛念佛有二一觀相如觀經云諦佛如來
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
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應當一心諦觀彼佛
先當想像閉目開目見一寶像如閻浮檀金色坐彼花上佛者
了分明見極樂國七寶莊嚴寶地寶樹行列諸天寶幔
彼勝緣成我淨土然即相非相同歸深義妙契自在現量無
須更立他佛說相而求翻成邪道荅此為初機權示方便何
說覆其上眾寶羅網滿虛空中具如經說閻浮檀金色

餘所大集錄云若欲就諸佛現前三昧隨所念處即見如來如取清淨水水品明鏡用是四物觀已面像善惡好醜影現分明而彼現像不從四物出亦非餘處來非自然有非入造非當知彼像無所從來亦無去想生無處我身亦尒本無出處豈有轉還如是窮盡細微情念分別緣然無寄頓徹本來是爲觀佛中道了義一曰持名問名字性空云何持者即得往生若有所得便成繫縛衆生以有所得心輪性空故、得往生若有所得便成繫縛衆生以有所得心輪轉無盡今此佛名不從想生非和合有即是諸法實相故知持名功德不可思議然念佛不難一心爲難直須念念分明四、絕待如是四威儀中乃至上牀下牀大小便利俱不捨一切是非得失憂憎喜怒閑頭惟一佛名了然超越久久、成塵見思自落三昧現前是爲念佛究竟了義

死友社約

胡汝淳

夫話一丘百齡同盡盱眙四望萬族沾衣悲夫死者人之所諱也然而如日之必晏月之必晦終非人所能諱也又何畏死而

但化為乃無畏是矣非徒言而可也徒言無畏而可者是李青蓮為聞道之士而陶元亮真不必入遠公之社矣夫一死不畏而二死浩然曷以竟免于長怖乎青蓮之自歎者曰處世若大夢何為勞其生似曠矣何不曰所以終日念慢然悟真乘而乃曰所以終日醉頹然卧前楹也元亮之自挽者曰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似達矣何不曰死去致足樂猥質托神荷而乃曰死去何道托體同山阿也與彼飲酒食肉名曰癡騃終朝擾擾竟夜昏昏者其間不能寸孟施舍之視不勝猶勝也能無懼而已矣古先生原生之所始非於無明要生之所終歸於大覺于以先覺、彼後覺奉無量壽為我導師用持名不亂為我津筏

于是二三智士知所畏計所以無畏者起而締兜友之社焉夫同舟之御風同室之救焚不待仁者而能指封畛勇力者而能弭筋骨也古德有云道在用處用在死處居平互礪惟以死字貼于顙頂逮四大不調六氣違害智士相與勉之曰此西歸之期也于是前逝者誓為劇遺民之接引東林啟者光之首途後死者若阿難陀之領七覺意於雙林堅涅槃之正念正信圍繞佛號悠揚蟬蛻五濁高蹈九連拂衣即行掉臂不顧抗手而謝同社曰畏之一言小子免矣此亦千古之至樂矣

系約六則　止錄其三

夫當人之妙湛原無流轉一念偶動則二十五有相隨來也欲

從生後還無生須於有念中還無念要之獨行易阻必得同侶
夾持於是乎倣爲此社、友簡擇真知畏死者十二人始事十
八賢爲滿義社期定每月初八日先一日齋沐設　西方三聖
像于社前香燭手磬魚子拜具是早辰刻齊集先到者先禮佛
持名衆集發粥即禮阿彌陀懺法禮竟靜息少頃鳴磬集衆念
佛誦阿彌陀經一遍誦佛偈旋繞持名五百聲爲率念小發願
文禮三拜是爲初時次四時止念偈持名禮三拜不誦經及願
文第六時再誦持名竟念雲棲大發願文禮四十八願念是日
已竟法語願生西方偈三皈依三禮訖散去　一
非旋繞之時俱要口不雜佛名心不雜佛念或聲或默得隨自

意復須痛思自有生來紛紜馳逐皆是增長生死之事惟于今日得攝正念得賴提挈得拔苦界安可輒爾悠忽有負良辰善友聖賢獎勸香散如至當即照察妄念本空覺知即醒悲呼大慈發揚哀厲將見百魔退屈三昧立成也

社友患病互相告報輪流看視湯藥扶植正念或至危篤同社齊集輪流禮懺持名禁止本家眷屬實神宰殺垂革之際旋繞念佛預勑眷屬無哭俟持五百聲念大發願文竟始聽孝子舉哀若同社有不來將護屬纊者是負心違約人也次會不得更容闌入主社誤重罰千缺簡中不得更稱同社

病革時同社一日三歌善住須以醒之頌曰

苦婆婆速止貪，是婆婆饑鬼緣身非有況家園黃金世界寶
花欄軽衣美膳來自然諸善上人好容顏行樹重，繞流泉歸
去來速止貪
苦婆婆莫懷嗔，是婆婆蛇虎因無一法可當情生死由來為
愛憎蓮花世界喜菩薩念佛念法念聖僧惡言醜貌不見聞飛
行自在如秋雲歸去來莫懷嗔
苦婆婆勿更癡，是婆婆繫縛資集苦因當斷之緣生緣滅何
足疑常樂我淨有阿彌一聞妙法同金鉢阿鞞跋致破見思如
日當空暗盡除歸去來勿更癡

禮大悲經懺疏

劉道貞

1914

諸佛菩薩為度衆生出現於世一舉一動一法一事種種言說種種神變無非恒順衆生而作佛事菩薩無眼以衆生為眼菩薩無手以衆生為手菩薩無心以衆生為心菩薩來何事之有其奈衆生妄想執着流轉五道無暫停息自有其手礙諸作用自有其眼障諸光明自有其心覆諸智慧菩薩眼不耐見從大寂定中普現色身三昧千手執持千眼觀照宣演秘密陀羅尼令衆生各得其欲樂而度脫之今讀其所說廣大淨願自成佛勝果至榮官勝果降伏魔怨及種植果菰入淨入穢曾無分別或鉅或細疾獲靈感非特此也菩薩手所執持楊枝華果朱藤白拂弓矢劍盾諸多器物世間常見常聞入菩薩手悉成玅義

凶宮不祥入菩薩手俱為勝善全機大用覿體現前眼聞耳觀
若逢故物如是觀察如是思惟豈特千手千眼而已哉八萬四
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不在菩薩而在我矣此菩薩
示現手眼宣說秘密陀羅尼意也三拳大師身佩宗印當提向
上一着子烹佛煅祖三乘十二分教視之不啻拭瘡膿紙鬼神
藻何緣有此段絡索聞往年參悟之時于音聞中了如幻三昧
復夢乘巨舟泛大海(洋)搖撼不定締視見兩龍夾舟奮迅挈攫師
問其故龍作人語云我馬頭龍聞師有珠意將取之師爭執未
定忽於檣梳間見觀音大士寶冤瓔珞放大光明語師汝但持六
字咒心龍當疾去因為師秘說咒義冥符宗旨師從是辯智圓

滿獲大總持說法之暇日持咒願普爲法界衆生增廣福慧因緣蓋不小矣頃聞有慈師既稱大禪胡習小果者昔永明壽師日課一百八事念佛施食曾不休息明教嵩公東林總公俱祖位杰出或日誦子史或演授圖書湛堂能文寂音賦詩皆於別傳有禪況此秘密陀羅尼即西來心法也耶孟冬陽月大師誕辰監院某公發願募檀禮大悲懺法推廣師慈善結壽緣十方上善幸速成之至日嚴淨佛界如法修持觀二大士眉毛撕結共現神變必有不離道場而證圓通者矣謹疏

蓮池大師云漸：雖皮宜髮者：行步龍鍾眠餐王滿堂雖免生老病死任汝千秋快樂無常終是到來性有經論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此傳大士語也正所謂老能將不去惟有菩提隨身如何是寶報將不去人生所有官樂金寶屋宅田園

欲食衣服玩愛乃至妻妾愛子無常到來那一件是將得去
者如何是惟有業隨身人生所造諸貪瞋癡（於）業非禮奸淫惡意
宰殺為子供父為主殺君起眾戕家陰毒害物種種罪業無
常到來造都莫知隨着似者既述如是若不猛省回頭改惡
從善洗心念佛覺非徒得人身虛生浪死苦哉！哉！觀世
間人以三事列之一極閻人應當晝夜一心念佛二：半閒十念
忙人應當慧事異即便念佛三極忙人應當如裡偷閒半閒
念佛天上人間四生九有皆當念佛奉勸世人何不越此四
大來作骸時辛：念佛直待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輿
極無及也○又曰人間天上快樂道是皆因廣行善事最緊
最要故曰作福為先若欲高出人天速超生死直登不退則
有念佛往生一門最尊最勝故曰第一偈曰作福不念佛福
盡還沉淪念佛不作福入道多苦辛無福不念佛地獄鬼畜
群合佛來作福後證兩足尊又云眾生真慧性皆以雜念昏
修慧之要門但一心念佛念極心清淨心淨土亦淨蓮臺最
上品於中而受生見佛悟無生究竟成佛道云云勸有生必
有死長短安足論今得圓僧相手生願已滿當生大徹喜切
勿懷憂惱萬緣俱放下但一心念佛注想極樂國上品蓮花生
況佛悟無生還來度一切

釋袾宏

姑蘇曹魯川居士為予言有女（在）夫家夏生室中一蛇從墻上逐鴿墮庭心家人見而斃之數日後蛇附女作語魯川往視則云我昔為荊州守高歡反追戒至江許遂死江中戒父母妻子不知安否魯川驚曰歡六朝時人今歷隋唐宋元而至大明矣鬼方悟死久并知為蛇曰既作蛇死亦無恨但為我禮梁皇懺一部吾行矣乃延洄洲寺僧定空禮懺畢索齋為施斛食一壇明日女安隱如故懺之大矣哉

題懺後卷首

釋田湛

罪從因緣生亦從因緣滅十方諱伽梵異口同音說我今諦思

惟緣又何從出若生於內心質心不可得如云外境來外境是何物毛因皮得生皮無毛不立內外細推之畢竟實巨測空王作證明顧我及一切共入理懺門同登大寂滅

松江宋徵璧尚木自幼皈依準提初任縣令值流寇被罣先生默生持咒忽散走他去據云見城壕上有巨人多手而長後往後來可驗也後飲于家友人所夜分酒酣渴取池水不意扑入深池若有救之起者吳顧瑞述

海寧許生張文暨受持準提時遭疾疫鄰近無不傳染文暨獨無恙人回祿婁延數人見文暨屋上有似鵠似烏者旋繞其上遂風回大熄胡德華述

平湖縣醫生毛紫函伊父虔奉準提臨眉試之夕夢準提頂放光遂得中式夏大川述

吳縣李模號灌溪有試在寓杜門持咒七日夜反出人見其面多神彩無不駭問入場得題忽有金光一道亘空而過是日文思泉湧乙丑聯捷嗣後章程更寡每遇長夏閉關三月年七十餘次應弘旺油當世之者要也沈育回述

下塵經捜徹不致受挟自述
國初三帥圍閩省之建寧將破有老人至一富豪家謂曰
此城危在旦夕皆在劫數中汝家能依準提日久自知救汝依
家仍白祀將軍也吾羅拜告求必能救護蓋此婆垂示救依
準提故也至城破果一日祀者如其言遍之境獲保全
白林公吾述

天池山煆昏散道場說　釋真可

夫煆昏散之椎輪三世諸佛迷相授受者也第在用之何如
耳用之果善捐昏散於刹那扶止觀於大寐慣山河於未始有
地踊身心於無得之鄉斷欲結之利刀資靈軀之正命劾見當
人之勇心遊象帝之先本有神珠光明在掌初非他寶價值酬
誰即此身而證佛身依俗諦而造真諦功高空施德富難量識
行門人一息昏散清即一息佛一念昏散清即一念佛耳嗚呼

蒞、若海之中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抱靈而頭出頭沒不可勝計設有一人能於推輪之下清一息一念昏散成一息一念佛者若以佛眼觀之則其功德信不可思議況夫多時日者乎蓋人不貴自反果能反照自己分上昏散自生至死剎那有停息乎故曰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河沙七寶塔、、畢竟化為塵一念靜心成正覺如或用弗善亦不荒失人天福田是以黑白賢豪能言者宜游揚讚歎有力宜護持周給凡道場所在萬、等心動揚之

四月八日　王寵

釋迦產西海李耳降東周聖人闡宗教吹萬羣生休傳言佛誕

日供養薄十洲白雁古道場千載閱神丘右抱廣山陽右枕滄海流大士現毫端青、樹旌旃鱗翰總蹌舞人靈聿皈授日月經綱广雲霞粲朱樓建此靈山會浩蕩人天游我師拂淨水廣陌香塵浮普施一切衆士女填道周而我抱沉瘵龍堂願精修津梁儻有悟永作逍遙遊

謝伯玉中丞見遺經像　王世貞

白馬招提紀漢年即看經像震方傳翻時貝葉雲俱潤禮罷蓮華月並圓老去一龕居士業悟來雙樹宰官緣靈山儻是相逢地莫忘金篦導我前

元日戲悔三昧詩四首　潘一桂

靈辰肇四序卿雲煥三辰莊情革麗慮研發燭痕塵摛誠滿震旦譯此清慧門榮光挾元氣鬱然貢初春

一身共憂生垂ゝ周我年輕舟亂晴海波瀾動如烟禍福不自布出之者吾身苦端倪營魄永刼成崩淪

上善運靈覺朗然炳津梁空有交映跡驅我之福庭並識鉏同奈智者受天慶推心屏危殆靈駕來無失

朗旦天人清惠唱興自然宛轉玉毫際慈深如欲言繩ゝ理禪務不以异物遷末宇獲自扳金地昭微因

持準提呪說示吳閶之　釋法藏

一筒六字如竹篦子話頭覩作一團大火熒燒盡身心世界

若有若無若即有即無及非有非無四句都下口不得且又離脫此四句不得是則清淨無業禪家謂有體無用浸殺死水中直須死中得活方有出頭分所以燒盡之後純是清淨圓滿大月輪相中復起一吽阿字此字無中造始一切音聲輪都從中出正是纔開口便打前是法身之邊此是報身之用故于吽字中生下悉達腳踏蓮花四面之壇周行各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總不出吽字面目也從此擴而大之故于悉達加以寶冠著伽黎四面皆正趺坐壇中四面合一之頂中分十字縫中湧出一吽暗字放大寶光四面分照座下千百億葉蓮中各現出四面釋迦之相弟子圍繞分說

本身之法以上本光灌各、佛頂而諸佛放光亦同注本佛之頂此一句中具三玄三要而賓主交互則大法已具圓滿無遺至若每玄每要各出手眼細、顯其作用故于舍那之身轉變準提之相其相四面、、額中豎亞一目此正露三玄三要面目處也目既豎亞不同毗盧二目有光無光唯雙、起落密中更密密、之旨見乎說法之印交結于胸具八萬四千微妙作用其用不出慈威定慧故有十六臂以表之說法印中能以無畏施于衆生故有施無畏手能截斷一切生死故有持金剛王手其手不墮諸數而不妨一切數從此出算沙河洛莫不因之故有數珠手無上佛果從此圓滿故有執果手能破壞一切萬

有故有持戟手能挽牧一切流走故有執鉤手能以三觀摧折魔怨故有杵手能莊嚴法身及一切王官殊勝莊嚴求必成就故有寶鬘手其法尊勝無比表二超出故有寶幢手因中歡喜妙好必至成果無疑故有欽華手其法清淨澡雪故有澡罐手能縛一切流散故有索手其法圓轉不窮樞軸常中輒、無礙故有輪手一音說法不屬文字如云麻三斤乾矢橛等故有音螺手能以甘露灌諸衆生故有餅手能分事分理廣說五時之教故有貝葉手以上十六手中各秉慈威等法于一法中細為各各八萬四千法門如觀世音千手無二故豎目中亦具千眼

無二一首三首故亦與千首無二皆于一字種中一棒一喝一語一默流出無窮三昧也一面既爾四面皆然然後菩薩頂上湧出盧唵唎字廣開毘盧閣中華嚴法界于法界中各出吽字吽字湧出世間出世間種〻萬法萬法皆有㘕字為金剛堅固不可破壞此字種身手印中流出之旨也次則口中一句伽陀字〻可解句〻不可解處〻皆顯處〻皆密九聖字中不妨挾帶諸所祈求皆為秘密一句禪語流出五家宗旨無量法門百千義靡所不具此持咒即禪即觀即密即顯之旨也

（宋藏經曰準提菩薩即古空王佛之所示跡也三目十八臂者以顯三藏秘德十八界圓通門也十方如來因持此咒而

證善根故稱之曰佛母若世間善士至心虔奉誦足有緣者皆獲美報明天啟間盛行於吳中常熟倉御嚴敬文靖公次子也年三十無子澈晉持準提咒及白衣觀音各誦一千多重脫之徵後長洲劉錫元守不赴之或後三年各生一子文湛持楊子澄李子木徐九一諸賢皆信準提社擇姚希孟蘇城西桃花塢唐六如表花卷故此闢精舍建壇孔誦遠近翕然從之以修淨業後楊公二子維斗公幹劉公子名曙字公旦俗九一名洙宮少詹事明亡從先殉國死姚公子宗典李子木名模官御史隱居不出俗上善舍修西方淨業以終老焉

持準提陀羅尼說

姚希孟

如來出世憐愍衆生以寶葉止啼之術教之作佛意已慇懃然覺路難開迷情轉錮空王弗貴而貴簪組性珠弗寶而寶筐篋雖設蓮華座置七寶莊於其上掉臂不顧也如來見此既惡其淪棄而又憫其愚頑稽顙家中癡兒嬌女啼呼莫止而黃葉又無

所用於是饑授之餌渴授之漿耽樂娛戲授之紙鳶竹馬所以調養之劘摩之使其漸進於成人而轉入聰明強固之途其道不得不出此故大乘經典時以富貴壽考歌鼓羣迷使其胡跪捧誦稽首元哀似因其愚而愚之而佛法之所謂不可思議者正如萬花深處天香芬郁凡穿林度樾者雖漱衣垢體不覺自為沾被至於密部又以如來四十九年所說三乘十二部微妙章句蘊含於數字中故謂之佛頂又謂之佛心非謂之佛母十方如來固從此妙莊嚴路一門超出即有造業衆生起諸惡業自墜若趣而真佛種子歷劫不壞者騰空躍結習神識相為起伏若提起秘密伽陀隻字半句則自性全體當下具足即諸

佛全體亦當下具足言修則六度盡於此三觀盡於此言證則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至四衆皈依人天渴仰皆盡於此自修自證者譬之醫師有疾檢方自療入山採藥炮製烹鍊備諸苦辛持誦密教者若遇神醫受萬金良藥服之無間便可却疾永年此確喻也然此密部皆是諸佛妙心非為十方諸佛心所護念如首嚴楞孔雀明王等咒或以為多護法大力鬼神名號凡受持者宜敬毋狎宜潔毋穢三業求淨轉增擧譬而殷公所判獨有準提陀羅尼以為密部中之圓教持此咒者酒肉男子了無障礙又有五種法一曰增益凡功名世福皆可祈求無縛律熏修之者而有現在福田之報數十年來聞風響應膠序子矜之

徒以此為雲路梯航者十常五六而余每居恒竊嘆謂世之持
呪皆睹末遺本者也人求知佛法所云三業必曰貪嗔癡乎求
福即貪執着便癡一舉念頃三業具二有求不應怨尤總之即
嗔心復不免焉其於佛理能絲髮相應否也佛者覺也呪者即
覺之昭、靈、可一口噙住一手握定者也偕大覺秘密心印
而反為貪嗔癡下種其於呪力得絲毫相應否也夫福報者本
來具足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者也但衆生昏垢交織為業力之
所簿蝕如日月之在沉陰昏雲慘霧環繞其外而失其晃曜之
體暄靈既退則晶暉自復又人有兩目蒙翳者向醫師求光明
藥師曰我有止翳藥無光明藥此祈福不若滅罪之證也上

根滅罪者同於七佛見地了知罪性本空斯最善矣而秘密文句與古佛傳燈諸偈頌畧雖殊心光相印況古佛所謂空者須從無量阿僧祇劫劫、修持乃能悟入末後一著而總舉一唵字便覺混沌氷消闇浮粉碎大輪燒却殘軀蓮苞結為父母古德頌云縱造波崙十惡業報阿羅漢及尊親五逆根本七無遮應念隨聲並銷滅真言勝力功無量故我稱讚不思議此其懺除罪障在一禪指頃罪障既空則福報自生故凡持誦者當遠觀無始以來近觀有生以後所造諸不善業高若須彌宜於此世受下劣報奇窮海蹇報種、不如意報每作漸愧想與根想悲痛想勇猛精進想冀以滌往愆而啟今圖又恐業重慧輕獨

仗秘密神咒力一字喝破萬仞鐵圍一聲躍出千尋黑浪狂瀾散咬日昇夜色開宵明出於是戒水徐清定香幽發刹那而六度完滿呼吸而三觀圓成此神咒之功勲較之持誦經律不可同年而語矣罪根既淨福緣不爽何功名之不得利達之不臻哉況夫祈求福報者其欲熾其氣燥鬼神揶揄之上帝厭薄之即諸佛以悲為體未必一一如貪癡所願而懺悔滅罪者其情哀其志苦鬼神憐之上帝鑒之其為諸佛之所攝受無疑也迺余更有進於此者願密圓通所判準提陀羅尼不拘有妻子飲酒食肉此亦諸佛萬一不獲已苦心廣開方便誘導衆生使其漸向菩提之路惟怒律法精嚴罪之愈急去之愈遠耳既非薩

髮披緇自不能無家室絕葷茹決非難責之世法中人有此二事便損作門外漢則廣大無邊之謂何而國王以下宰官居士皆不得參遠于世尊之前矣然因家室而饗淫漁色緊曰無妨因酒肉而刀砧鼎俎侈然無忌日則饜其腥羶夜則荒於衽席而撥片時之緣了一日之課雖與惱亂無知沉淪不返者差覺有異然謂之種因則可欲數華植果無有是處且古德以此呪刺作圓教與經中華嚴等而華嚴經所列十地及信住回向諸大菩薩第乘其最勝願力於人王宰官中行無量饒益作無量功德不專以枯木寒巖作死心羅漢故曰圓固非若諸天擊情

五欲修羅肆行三毒也末世一派狂禪往往以無礙二字殺天

下人余嘗勸道學持誦者明知此身在無礙大法門中而常若自處於有礙每思饜飫腥羶之口即是宣揚妙義之口每念荒淫衽席之身即是端嚴趺坐之身菲薄殊為可憐暴棄亦復何忍假饒宿因難斷世諦難捐要使日淡日輕尤忌邪淫穢業若夫綺語造自文人不禁繡腸流出罵詈或非怨毒聊佐斧鉞刑書至於兩舌妄言鴉張簧鼓散落齒牙終難洗滌未知醍醐灌口堪救泥犁扳舌如楞嚴經所云人有食五辛菜者縱能宣說大乘經咒諸天鬼神嫌其臭穢不樂親附若以語言變亂自非顛倒造作者此其五辛出自喉吻頗同學持咒人毋使諸天噦唔也毋余又有進於此者人知修最勝因證無上果必從止觀

定慧中來是矣即區區世福非慧不生非定不發而持呪之精義入神處正非徒琅琅其音又非徒默默其想也其妙在二六時中常將數字循環不斷如一寶輪旋轉胸次即或一日紛劇偶失常課若能隨時接續不成間歇要使心入呪呪入心如水中鹽色未嘗多少和合當每日課誦時必須焚香禮佛鞋扉獨坐身心同淨耳目雙遣儼如坐禪止靜止矣乃入觀門觀梵字觀法界觀菩薩手中執持觀自己法身禮拜種種觀已乃結印持結印雖專而心懸數目未免有這個在至一百八遍後或掐數珠持或散持鼻息徐收膠輪自轉漫和誦聽得返聞自性之妙各之不持而持又持於無可持有時忽然一空不知呪何處

身心何處此時境界淺言之則曰塵勞暫歇若得時時現前其去初禪當不遠也只恐未能成熟如優曇花偶一現耳噴莫教明月雲端去卻來大地覓山河今日髮僧滿盤托出又為殺公添多少註脚增多少葛藤也

吳江來了尼訪雲谷禪師於栖霞与雲谷生對一室三晝夜不曉雲谷曰子晝夜中不起妄念入道不難也因為說發已過於佛前誓立功行三千以自贖雲谷授以功過格使逐日標記教以菩提先謂事天立命須於何思何慮時實信天人合一理於此起善行是真善行於此言感通是真感通孟子論立命曰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四夭壽則一切順逆該之矣曰修則一切過惡不容姑忘矣曰俟則一切覬覦一切妄求不雜有歇之中直造先天之境汝今未能但持準提先無令間斷持之純熟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日用應緣念頭不動則靈驗矣了尼如字學海是日史字了尼自後終日統一暗室獨處戰慄恐生遇人增愛憎逆怙然容受不校也

咒室爲錢居士賦

釋通潤

孤室駕天倪遙空入望低專門塗月露桂棟出烟霓窄徑迴蒼篠飛階挂緑蕨鮮魚時拂蕩靈氣日萋迷有客遵明誡潛心課準提夢常依杵戟身若傍狻猊密、花間誦陀羅、樹下棲青天禽鳥駐深夜鬼神啼佛母臨干界醍醐注百谿修羅俱斂衽釋梵各分蹊彈古經三合歸功在一齊珠雲團寶蓋壁綵浴香泥業海深能渡主宮立可躋更須秉妙力隨處握金鎞

文季美云佛在心不在口經在善不在文故念字從心中拳禪師云心中有佛將心念、到心生佛亦忘是也世人僧、禮拜喃、終日乃讀佛非念佛也善乎宋江民表念佛方便文曰世出世間之法欲得成辦省力莫若摯心一緣即如摸念阿彌陀佛有巧方便無用動口不出于聲徹以古根數學前菌心念隨應音聲歷然聲不越裏聞性內馳心印古橋、

抽念根從聞入流返聞自性是三融會念、圓通久、遂成推心試觀若是利根人念、不生心、無所六根悄然諸試消除法、念真門、絕待聲、辦家事種、作務不自不相妨礙都攝一心攝念如來即證初機後學六根淨念相繼不間斷融會真如同一法性不過旬日便成三昧所謂自心作佛自心是佛自心見佛必定成佛也約見盡時此性不滅一刹那頃佛土現前此是念佛了義廣濟無字長號或閒如何念佛四提醒正念相續不斷而已念佛者念覺也自覺、他覺滿曰佛念、不常覺而念、常迷可乎民止邪惡息止卻隅不止至善之地而止不善之地乎百、十方便只一知字學人修道卓求出離生死念、無量劫何不可入佛如是念、無量壽有何生死不可出離乎

念佛頌　釋大香

心口俱不佛三途受苦極口佛心不佛善惡依然積心佛口不佛凡情莫能測口佛心亦佛西方唾手得

庚辰暮期大欽解制

釋明河

勘破難言只數奇父雖憐憫奈兒癡請看華藏為何物但問身心是阿誰出海自高唯有拜入門相見更無疑清凉虎頂探消息緛解金鈴似不知

講無傳受問無從九會如亩剝一重山出何妨寬慧充大弘偶爾似圭峯法門上足方乘願天啟同心又在冬磐別重來山下路白雲青山不時鐘

前僧錄司左善世邃菴和尚茶毘　釋文琇

轉無上法輪於吳中如日當午躔無側影提毘盧正令於輦下猶風吹水自然成紋鎔凡鍛聖只在刹那入死超生如同遊戲大眾還知邃菴和尚平生妙用處麼縱橫手面與人別拈出蒿

湯便是茶

為達觀大師舉大　釋德清

性大真空性空真大狹路相逢定沒處躲恭唯紫柏尊者達觀大和尚偶來人世誤落塵寰赤力：脫盡娘生布衫光燦：露出本來面目荷擔正法純鋼鍊就肩頭徹底為人生鐵鑄成肝膽死生路上直往直來今事門頭半開半掩六十餘年松風水月襟懷千七百則兎角龜毛拄杖饒他末後風流未免藏頭露尾撒下矚私誰料落在憨山道人手中今日特為人天衆前當陽拈出大衆還見麼（以大把畫拄杖挑開雙徑雲通身涌出光相云）明藏珍重諸人着眼看這回始信無遮障

雪夜為達觀大師秉炬

釋圓澄

達大師，，，生前好惡相半滅後是非兩忘天人已失依怙四衆永沒舟航大地一時變白松濤徹夜顛狂吹散許多障礙豎起無上法幢大師來也在甚麼處在山僧筆尖頭上放光那知音底抱胸叫屈那不知音底徒自悲傷偈曰石火光中著腳電光影裡翻身當場燒却皮袋踏碎毘盧頂顖露出本來面目千聖莫有知名只鮮自問自諾休言無眞無聲

戲為達觀和尚下大偈拈其語為起句　鍾惺

世法如此久住何為咄自了漢爾來為誰靡寄不去靡去不辭三負連二舍宅何之僉云勇夫撤手當機懷寶走疾逞則或知

漸遠安步諒莫我追添薪鼎炉一鼎鈍師厥有慈公名慈則宜
幸無明眼覰此頑皮宇籠一世宙遁盡歸寬頭債主對面難欺賊
後安子我言似遲肯來明此證佐在茲不然牛馬多生無期灌
灌告爾是大慈悲

此偈似屬翻案語近喝謗然實悲其燈之不傳也達師聞此
當為慟哭矣吳康廬居士轉致滄居慈山二道人

代慈公與達師下大喝　陳繼儒

這四大非四大衆生未死病先來這漢十年無破敗不妄言吾
不壞不妄聽耳不壞不妄視眼不壞不妄動身不壞不弄精魂
不抱怪這回方見真持戒要與人天掃箇標何妨牢獄還些債

咄債已還有甚待端：坐待老夫來打破從前舊皮袋第一道祕
先大電飛風流鐵漢今疎快

為頴夷可上座舉大　釋法藏

記得婁江狹路逢一條窮命斷飛蓬而今始解還讐報伸出雙趺烈
燄中青芝可上座根託三槐枝分紫柏慧壽養中破老漢拍殺
狗子三峯室內通上座剖合三玄趁出虞山欽承喝石欄柱杖
劃斷錢塘三折拖草鞋踏破西湖六橋弄盡精魂拖逢摩皮履
拈來後句翻船子破舟即今被老漢勘破了也以大把打圓相
欄下云這回盡底掀翻去為禹為牛大一團

為梵伊致上座下大

泥牛入海未見端倪金佛下鑪聊通一線今朝狹路相逢拈出一團火鐵致上座見不見喝一喝良久厲聲云秋風吹盡一堆灰各自回頭各自面擲下火把

茂林律師掩龕　　釋廣印

茂林何處覓滿目是青山藏身門裡事身裡出門難恭惟龕中明故報國堂上茂林律師之靈惟靈獅陀菴中初離塵俗夫人暱畔始聽經王從是說法霈如雲雨兼之持律皎似冰霜今日因正果止捨生滿室異香雖是塵、華藏懸知定在西方咦沒蹤跡處莫藏身推出虛空掩上門

志光居士火　吳士

以大打圓相云姑蘇水天目山總是維摩不二關烈皎光中回首處依稀仿彿似人間

右載高峯語錄小佛事中

周妓下大文　　龔明之

崑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後係郡中籍張紫薇作守時周忽暴死道川適訪紫薇公因命作下大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衆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峰唇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怪劍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歿故其人向甚麼處去向這裡分明會得蕭山溪畔芳艸渡頭處。六么花十

八其或未然與君一把無煙火燒盡千愁萬恨心

恩菴及禪師語録中一條

吳江張伯琮薦毋請對靈山參師云通上徹下迥絶羅籠亘地普天乃無朕迹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三乘由之而建立五性自此而區分可以起死回生可以轉凡成聖可以拔苦與樂可以轉女成男可以回三毒爲三聚淨戒轉六識爲六波羅蜜回煩惱爲菩提轉無明爲大智如是則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盡十方世界是惟心淨土盡十方世界自本性彌陀盡十方世界是大解脱場盡十方世界是妙莊嚴域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教中道一念

普觀無量叔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
十力叔真安人與麼會得便知四十九年前由此一念而生、
所生人間天上任縱橫四十九年後由此一念而滅、亦非滅
千江有水千江月生滅二圓雖紅爐飛白雪正甚麼時諸人還
知叔真安人歸根得旨底消息麼竪拂子看、無量壽世尊即
今在拂子頭上現無量廣大神通放無量妙寶光明奏無量妙
寶音樂散無量妙寶香花樹無量妙寶軒蓋與成叔真安人並
駕鸞驅攜手同歸極樂世界去也可謂殊勝中殊勝奇特中奇
特顧左右云天碧太湖三萬頃分明八德蓮花池

對靈 載三峯漢月藏禪師語錄

周安期安仁安石居士請對靈隱座師喝一喝云春風不貼肉又喝一喝云曉起略添衣又喝云偶爾移鞋去寒吹半面皮若人會此三喝便會得此三句會得此三喝會得也成佛不會得也成佛只為不會得所以成佛正為會得所以成佛何故東土西天兩腳踏斷佛與衆生不勞思算十方黑暗一旦迸開赤日金波蓮花出現今日周母楊大夫人十週偶遇老僧一喝直下領荷徑生西方底時節諸人要會時節麼喝一喝云一聲漁父歌聲斷烟水茫茫十萬程

如聊子明歸趣篇云欲明佛法歸趣當知因緣不雜法性法性本空我佛衆生三無差別由此起信是無信心由此起願是無願心由此起行是無行心云何為無信心華嚴經曰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信成就信等堂信

一切法空信一切法無相信一切法無願信一切法不可量信一切法無作信一切法無生信一切法不可思議心不生滅不退轉心不雜亂隨順一切如來不動不壞不斷不常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不出不入不住不作不起不滅不盡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染不著不離不合不散不聚不集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染不著不離不合不散不聚不集

一切法無分別信一切法離起越信一切法不可量信一切法無作信一切法不可思議心不生滅不退轉心不雜亂隨順一切如來不動不壞不斷不常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不出不入不住不作不起不滅不盡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染不著不離不合不散不聚不集

一切法無相信一切法無所依信一切法無生若菩薩能如是隨法不動故善現言能於諸法自性無性思益經明言菩提性即是一切衆生性即是幻性即是一切法性於是法中我不見有利不見無利若有菩薩希望功德利無量願王從何建立荅從一切衆生心而建立一切衆生性本清淨亦如地獄餓鬼諸惡道苦

一切法無願信一切法不可量信一切法無作信一切法不可思議心不生滅不退轉心不雜亂隨順一切如來不動不壞不斷不常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不出不入不住不作不起不滅不盡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染不著不離不合不散不聚不集

一切法空信一切法無相信一切法無願信一切法不可量信一切法無作信一切法不可思議心不生滅不退轉心不雜亂隨順一切如來不動不壞不斷不常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不出不入不住不作不起不滅不盡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染不著不離不合不散不聚不集

清淨心中本不可得是知衆生常住極樂時於夢中幻有娑婆幻夢覺時娑婆安在本無可厭亦何所欣但以清淨心而

回向佛耳無量壽經言覺了一切法猶如幻夢響滿足諸妙願心成如是刹是則名為無願云何為無念華嚴經解脫長者告善財言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弥陀如來隨意即見彼如來不來至此我身求不往詣於彼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性如水知一切佛所有色相以及自心悉皆如幻知一切如夢悉皆如响知是念佛即念是念之體念即是無量無別佛即佛是念更無別念無量即是一如心淨滅佛土全彰圓覺經云衆生本來與佛是無量之用一如心淨滅佛土全彰圓覺經云衆生本來與佛是無量則不離當處受華嚴何待他生塵沖刹無量壽經言往深定門悉睹現在無量諸佛一念之頃無不周徧是則名為無念云何名無行華嚴經曰善薩於如是無量無邊微妙甚深最勝法中修行時亦不生念求現此修此行已修此行當修此行不著三界內世間外世間所超大願諸波羅蜜及一切法皆無有着何以故諸法無二無不二故金剛般若經云若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問既一切法不可得所以莊嚴佛土若有一法可得則佛与衆生各有自性

對靈瑞先徹禪師法語佛者通達錄

八月晦前一日吳江周安期居士請對靈開示師乃陞座豎起拂子云這個通上徹下普天匝地了無剩跡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若能箇裡一念回光便同本得所以道一念普觀無量刼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今晨佛弟子周永年為亡室沈氏命山僧對靈開示沈孺人生來德性溫良治家有則一身清淨又無女業孝順翁姑撫憐子息臨命終時念無挂礙自在逍遙猶如蟬蛻如是看來且道沈孺人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擊拂子云涅生涅滅還歸水雲去雲來室本閒欲識孺人歸向處看分盞茗大開顏下座

同吳機然成敵兩立佛不度衆生不成佛性一法不可得圓滿覺場緣起無朕本際不動佛事繫哭是如諸佛示現實

1953

本無現衆生求生實本無生無現而現佛即衆生無不
衆生即佛無量壽經云譬如幻師現衆異像為男為女
愛杰學明了在意所為是則名為無行心上如是之法實
離善之總門一乘之了義菩薩以之嚴淨國土諸佛以之圓
證菩提法性如然舉經大讚是固本來具足更須方便加功
都攝六根全提一念了得即心即佛自知非心非佛再稽經
文用資廣勸○如歸子曰無量壽經云諸有衆生聞佛名號
信心歡喜心田向又云明信佛智乃至勝智等是蓋無量壽
佛所有願力功德智慧神通同太虛廓周沙界非計可測
非精可量若人聞是經夫定信入不疑不怖不畏當知是人
已於無量佛所深種善根當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故知入此門中信為第一毘婆沙云若人種善根起則
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是也至一切行門從願而
起願如良苗非苗不實願如良導非導不行然心有廣狹故
願有大小惟於法界量而發心者方具諸菩薩無量行願華
嚴經普賢告善財言欲成就如來功德門者當修十種廣大
行願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
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
常隨佛學九者恒順衆生十者普皆迴向惟十願是曰願王
一切菩薩從此起行直至成佛於其間有一總持能受所

願速得成就不離無量壽佛承事供養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刹土既往生彼剎已現前成就此大願一切圓滿盡無餘利樂一切衆生界又無量壽經云一向專念無量壽佛乃至十念一念、於彼佛者是首楞嚴大勢至言無量壽佛攝受我念佛三昧如子憶母若衆生心中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般若經佛言法界一相繫緣法界是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應空閑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隨佛方所念、相續如是入一行三昧盡和恒沙諸佛法界無差別相以上正經具明念力之不可思議如此是知一念十念乃至一向專念無量壽佛隨衆生心念念出現衆生能一念、佛者即一心清淨一心清淨即一身清淨一身清淨即多身清淨多身清淨即一世界清淨一世界清淨即多世界清淨以及恒河沙數世界清淨臨命終時見佛往生自性自度是心作佛故

施食音緊

不參禪無以悟入不悟入無以深入法門入法不盡何以忘法

釋法藏

忘法不了何以作用非作用大無以相應不相應極何以利生利生多門凡一門中皆具已上七事予嘗于殿口施食一法見之其法名曰瑜伽梵語瑜伽此云相應以身口意三業与所悟之法相應故能大用現前興廣利道蓋名稱其實也大凡參禪在于徹悟、道須徹宗旨、、一透則無量差別法門皆同其旨趣故施食一法從體起用只在○此中具㗰(唵)字之心體、上現金色㘕(嚂)字之華嚴法界、、化成宮殿以合大千國土但○此體不易到得故先從㘕(嚂)字從頂臍兩頭坐斷手到心到心到以熙淨法界法界者具法之界也法界既淨其體已具而未得其用故以花米灑成為諸法之種然法有主賓慈威而已

故以鈴設以杵用威寶主並運建立道場一切音樂皆說法之正語蓋出於鈴也於鈴悟得便解呪語於杵悟得便解呪力不思議事於此成矣欲成最上法須從十二因緣入大乘無性之門入其初門便從無性緣生入菩薩雙照雙遮輾入佛地故五方五佛顯法界之主以建法界，，地成本是性中淨土廣以正語五聲之觀音震之以六字心呪，之於法界之無量界中拈示一界以見大意然界從〇此出此中一念作用之動便為風輪動則流注故為水輪流極必堅故為金輪堅極必濁故為土輪故建立輪圍鐵圍大須彌小須彌四大洲八輔洲衆散洲上覆衆寶傘下立尊勝幢而輪王八寶具焉日月星天具焉此

金剛地從真性中之勝金剛地基於吽（吽字湧出者也豈無明建立者哉於此性地上一；從花朱中拈出宮殿園林池沿傘蓋幢旛等物皆自性法中流出以為供衆所有香花燈塗衆樂以表六波羅蜜為作大用以鈴杵之正語遍告〇此中即正語中拈出三毒鼓為三尖大輪拈出寶鐙為如意種子於〇此中想黃色已（得浪）字放出黃光以表正中利益之色照拂有情一念回光本字變成寶生佛手結施印持寶鐙廣成施益凡欲施益施心即是淨緣必當以般佛般祖手段除之故先以三尖火燒一遍而入空然空亦淨也故雙金剛之毒拳正交放火再燒之然空盡亦淨也復以外又交力之大燒之空盡既了；亦了在

非障而何故以金剛內啟燒之大凡一法立便有四句法之魔須用四句法之力大燒之始見本體之大○相此相本從心出無心皆從心中一念㘕(嚩)字種成就法界故曰於空法中想㘕(嚩)嚩㘕(嚩)然嚩㘕(嚩)無始而無始之音從㘕(丙)㘕(丙)來㘕㘕尚無中生有故萬法從㘕(吽)而出故成十分世界以流出花香等也然此花香等從㘕(吽)字起㘕字須竭不可到之大固有妙有四臂雙起雙落上二捧花下二輪交妙在四臂較交雙開雙結了不可得而成此法豈凡夫心識能到者哉到不得處力用嚴重故有㘕(唵)字力用始全而㘕之法界備矣故上卷諸法不過細顯大輪明王中事耳其印外指交而內指向外

正顯此法界之密也然此法界既成則界中之心佛出現故以雙金剛之毒拳前後四指力交此心之密處也密處微動放光至色究竟處諸本身智觀音來易我色身此見心光照徹諸色乃一色上究至究竟謂之事究竟處此即我本身觀音也請來易我身者我非我矣竟承當自己起觀音慢自己為大法界主即盧舍那位通身坐自在般若中故默念心經而我坐下有大蓮花千百億葉：：有佛出現各：化佛統諸弟子護神面：向我：身四面：：向佛主伴同會然諸佛即我化身故觀音放光以請諸佛也佛至則伸六供以供養之此普賢行也仍運頂結之心以為供獻表敬田也纔興供心即心魔也故仍

以三大二印燒之以變空之無相奉之皆不出眞眞叫妄者也雖已變空未入禪定猶爲見慧之福須入慧思修定以圓大慧故於定中開目澄心觀想月中於肉團心大上想一紅色眞俱字變成八葉雜色蓮花以表八識花上現出自在菩薩爲無礙心王菩薩左手執花右手作花葉開敷言因果事理互爲遮顯以度生也此花即識自佛之上別出心花此人心固有者故菩薩思惟有情衆生各具此花個個本來成佛未嘗不悟以此觀之則法界本來清淨豈有惑染人心識心情想之中每一識具一如來況夫心識各有如來則動心亂想何曾不定故八如來皆向心王一齊入定光明朗照其華雖衆生心中之小者然皆與

佛不異故其華漸舒各ㄟ量周法界衆生之花同佛海會皆爲一心無自無他以自心不移而慰衆生故衆生之花蒙自之照而脫苦惱皆同我心矣其所舒之花漸收卷其法界而同已量卷之藏密故復結自在觀音之印既歸一月則四處加持先以吽字加口次以吽字加頂以吽字加臍以㘑字加心復以㘑字加喉卷至一心又於身分口頂心臍一一堅固此定之極則非心可到之境界也入此定時成不思議力堪破地獄之鐵圍堅固黑暗矣其印則鐵圍堅固之象而又即入定堅固之象非有二也將破地獄而觀音作大威勢渾身赤色舌火印指心口放三處赤光以二手金剛拳下与上竪作破獄勢加持

密咒光觸地獄，：頓破以衆生三業妄造此獄今以三業真正法力震而摧之霍然而殞矣非非有二也然而地獄即佛心也豈無主者耶故獄破而地藏出作五供養供地藏畢則轉前赤色威光而爲白色悲光從左手飛（哩）字中放光勾引六道至道塲中遶佛三匝禮退其壇分六處安處之既安處之乃以堅固印上大悲心字中出光入六道頂令其遍身罪霧蒸現既現其罪狀結成罪山乃以青緑動轉色之觀音於雙指金色已（恒囉）吒字摩動之一聲摧碎其山如微塵相似其不轉之定業非斷所知障之心不能盡空故以心月中飛（唵哩）印上出青色光照諸罪輩其干佛不通懺悔之罪因無作想泯彼淨性故心佛衆

生三無差別定業無從而着落矣復以白色心種放光入罪人身中如日燦露黑業從足而出流至金剛際謂之懺悔清淨既各清淨只復得本體未滿其嚴故復以訣色身之甘露沃之於無色飛哩吽字想一青蓮萃、乃妙心也華中白色飛阿字空性中也字中流出性水而鬼咽受之清涼無礙復登寶勝之地仍離怖畏得廣博身證訣色身富嚴多寶直至無量之光回而至於入世間之廣大威德自在光明事、無礙皈依自性具足三寶發起阿耨菩提之心而此心乃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融作月輪圓潔無上中有金色飛阿字如秋毫之末若存若亡四不可得無佛可成無生可度無行可修生死涅槃不知何物一踏倒

便得真戒矣上猶是戒體未能作用故印中有白色㘕變字放放光普照有情戒始圓滿即證普賢行身於月輪中紹諸佛職至此地位方堪受佛祖正命之食豈果食而已哉前之戒心了無一念今以食施又屬心有故仍遣魔變空空中掌出紅色戒德㘕㘕字變成空假中三觀得之蓮華於戒華中想成本潔白色㘕變字明點中流出無中生方妙叶之飲食以摩伽陀斛散施無窮甘露無量成酥酪之乳海一切鬼衆皆飽正命食矣又前者障施衆鬼每以智慧之火燒之令退故得成上殊勝之緣今勝緣既成豈障施鬼者為心外物而不攝耶乃總前一切字種以甘露遂一灌諸障鬼前自三寶而地藏至六道而障鬼

逐一分齊剎蓋同歸無上菩提至此普同供養凡聖一源復收入𑖀𑖽𑖿 (嚩唯) 字中作廣大回向極還𑖀 (阿) 字為大〇圓相矣嗚呼始從大相空、𑖀字之體而見毘本心、中發𑖀之大法界而興𑖪𑖪 (吽) 之萬法每一法上不離𑖪字之金剛力用究竟堅固本來如是何有諸佛衆生涅槃生死之異哉以吾人一念妄迷致落生死詎不知歸向故上師指出祖師心印令返本還源前後際斷復其〇相於中指毘字即見不得、、之唯心、中現𑖀𑖪 (嚩唯) 以函蓋乾坤呈𑖪𑖪 (吽) 以拈出無量作用隨波逐浪法法加𑖪 (唅) 以截斷衆流此之宗旨全是臨濟雲門手段方能廣利無利之道然此宗旨出於西域諸祖相傳東流至於志國師三

傳而為仰山宗旨具有九十七〇相故知施食一法畧見相應之用然禪之旨宗非一大事因緣者哉良以此法迷失宗旨已久茲因究五家宗而及之嗟！直截為宗者聞此相應之旨宗不動于中乎

施食之法本如來大悲作用奈世傳失旨竟類俳倡撓歌（稚）曲節俚不經而三觀妙體置之不問吁可悲也藏弱冠受此法於衆人中年二十九深心學戒願以百堂布施結菩薩緣偶於座下千燈大現瑞者驚散因思煩寃之大非觀力不可沃滅以故願中止及參禪十有餘稔之後幽靈羣起而請於夢者不一方憶舊願未酬乃考諸石橋圖本辭諸雲棲校正細

究觀理叅合五宗然後勸數禪者熟觀而力行之遂有施食
旨縣筆成數葉久矣時一士王文學昌謂為薦先翁季和先
生見而欣然求為如法修設因以所施懺分鏤板以廣告夫
真正發菩薩心學施食法者倘人人如法觀施則皆心心相
契於九蓮華上請遠質於季和先生時天啟六年正月日三
峯法藏記

譯言之昔日連母死墮餓鬼中作施食科赦超受之此始於
西域也施食一事當得五種福報一曰命施諸人之食七日
如此我能施之使之復活故曰命施所得福報世：長壽財
富無量二曰色施謂人之食色慧悴我能施之使復光悅故
曰色施所得福報世世端正見者歡喜三曰力施謂人之食
必至飽弱我能施之使復強健故名力施所得福報世：多
力永無乏四曰安施謂人之食不慮匱乏我能施之使復安
樂故名安施所得福報世：安穩不遭衰患五曰樂施謂人

乏食困不能與我能施之使復得語故名辯施所得福報世世通達言為人採

法道變餓鬼戴青堅志

紹興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抱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頸窄貌青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老令為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悔謝我為誦咒辭釋病僧久之自言曰向時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菜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剩米沽酒有是二罪法師曰汝既知悔吾救汝即扶其口灌咒水僧昏然而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矣

1969

紹興十五年陳祖安為吳縣宰楊女陸氏病困為鬼物所憑陳
欲命道士禁治鬼云無用治我、抱冤恨於幽冥閱歲二十年
不獲伸是以欲展懇問其故云我名吳旺南京人遭兵火南渡
家於府子城下以貨傭自給甞與鄉人蔡生飲治河夜歸蔡醉
誤溺水死邏卒適見之疑我擠之於河執送府下獄訊治不勝
痛自引伏有司處法杖死於雄黙寺前石塔下卸冤久矣今日
為公言之陳曰當時之事誰主此苔曰獄官亦無心其事盡出
獄吏蓋吏脾於推鞫始欲速成不容辯析而獄官不明便以為
是竟抵極法因歎道推吏獄卒及行刑人姓名陳曰書如是何

為獨想於我曰寺與縣為陸乃本府祈禱之所平時公入寺我必見之故熟識公今事已久不可復直第欲世人知之耳陳曰汝骨安在吾為汝瘞之使安於土予曰遺骸零落所存僅十二三棄之亦無益公幸哀我煩亡水陸一會以資受生陳曰此費甚侈吾貧不能辦曰然則但水陸會中人一名使人至石塔前密叫吳旺俾知之亦沾功德可以托生矣陳曰何處最佳曰皆有功德而楓橋者尤勝幸就彼為之陳許諾鬼謝陳問病者可痊否曰陸氏數盡無生理醫藥祈禱無益也後數日女果死明年王葆彥光在楓橋作齋陳捨俸資為旺設位

壬寅六月望日拈于閶法師法海大海為先夫人作法事先

以乾薪沸水兩僧結高坐持梵呪良久下階就烈燄中指撮釜底以竹枝灑之沸湯著人皆為涼雨生大悲喜以偈紀事

王衡

百業相蘊棠猛如大火聚種種嗔喜緣多以食化故一飡寫萬斛半匕或如杵小大爭咽喉饑飽各腹肚安得分法供濟我無量苦西來兩大士願大福力普淨行馴虎豹梵古調鸚鵡說法不可聞龍象相尔汝堂上搖帚拂階前燃焦釜法螺叩長風白月照鍾鼓鏗轟轉神極訣蕩開鬼逆巡磅五指沸昂空中舉以茲麻粟微丘陵化為腴田首泥連濤嘆人作甘雨颯秋樹間晚形吞吐紛諸有情蠢生毛羽稽首慈悲尊作我大父

毋滴盡衆生淚慈恩未可數

夜觀佛事邀無可同賦　潘一桂

清夜一機靜寂、羣象深莊心履玄域慧地凝虛襟香城、敷寶座華燈錯青林大智秉法鐸妙出柔軟音以薰檀香風悅可於衆心雷磵警玄鶴叢松下天琴星、領哀緒歷、驅芬搖八識來無央債昔而煥今

其二

萬惑乘一心明昧迷相寇法性如虛空禎蠱不能覆事儉而欲興慧存乃神戔寞衆集欷悲鼓舞不敢後烟、無礙智仰契若相授月往一星高山空數烟奏聞塵既已空靈暉聽馳驟

吳都法乘卷第十五終

1974

吳都法乘卷第十六

吳江周永年撰

唄讚篇

祇夜伽陀是稱梵曲華人學製吟諷相沿魚山異聲遺奏誰續吳音清越商調來繼歌詠三寶并資誦讀矢口成辭悠颺芬馥述唄讚第十六 越或作遠

四月八日讚佛詩四首 釋支遁

三春迭云謝首夏含朱明祥云今日泰朗云玄夕清菩薩彩靈和眇然因化生四王應期來矯掌承王形飛天鼓弱羅騰擢散芝英綠澗頹龍首縹藻翳流泠芙蕖育神龍倾柯獻朝榮芳津

1975

霧四境甘露凝玉瓶禎祥盈四八玄黃曜榮庭感降非情想恬
泊無所營玄根泯靈府神條秀形名圓光朗東旦金姿艷春精
含和總八音吐納流芳馨跡隨因溜浪心與太虛冥大度啟窮
俗八解濯世纓慧澤融無外空同忘化情

其二

大塊揮冥樞昭晰兩儀映萬品誕遊華澄清凝玄聖釋迦乘虛
會圓神秀機正交養衛恬和靈知溜性命動為務下尸寂為無
中鏡

其三 此首乃八關齋詩之第三首也

靖一潛蓬廬悟詠和九賡漠排林篠流颯灑隙牖從容遐想

逸采藥登崇阜峙嶇升千尋蕭條臨高眺望山樂榮松瞻澤哀素枻解帶長陵陂遲迤清川右洽風解煩懷寒泉濯溫手寥神氣暢欽若盤春數達度冥三才悅惚喪神偶遊觀同隱丘愧無蓮花时

太倉新志載支道林土山在雙鳳鎮舊志云相傳周道錄鍊丹處益謂支為周

其四 此讚佛詩之第四首也

緬哉玄古思想託因事生相與圖靈器像也像彼形黃裳羅帕贊元服拖緋青衿為恭者惠跡為動者行虛堂陳樂餌蔚然起奇標疑似垂戲微我諒作者情於焉遺所尚肅心擬太清

五月長齋詩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漢潛涼變凱風秉和翔令月肇清齋德澤潤無疆四部欽嘉期潔已升雲堂靜晏和春暉夕陽屬秋霜蕭條詠林澤恬愉咏城傍逸容研冲頤祿運宮商匠者捏神標乘風吹玄芳淵泓道行深婉化理長壑維摩虛德音暢遊方罩罕妙傾玄絶致由近減略微容簡八言振道綱掇煩練陳句臨危析婉章浩若驚飆散同若揮夜光寓言豈所記意得筌自喪靈濡妙習馴靡軽塵亡蕭索情牖類寥朗神軒張誰謂冥津遐一悟可以躰願為海遊師權拖入滄浪騰波濟漂客玄歸會道場

真人描神化流淳良有因龍潛兜術色澤景開浮濆仰篤三春謝飛縷未明旬八維被重譍九霄落長津玄祇獻萬舞服遐奏伶倫淳白凝神宇蘭泉浣色身投步三才泰揭聲五道泯不為故為貴忘奇故奇神 此讃佛詩之第三首

八關齋詩三首

閒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衆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摽藥之懷遂便猶住於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思靜拱虛房悟外身之真登山採藥集巖水之娛遂

1979

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情

建意營法齋里仁契朋儔相與期良晨沐浴造閑丘穆穆升堂賢皎皎清心修容寇八關客無棲自緬繆寂默五習真壹慺慺心柔法敦進三勸激切清訓流悽愴願弘濟闔堂皆同舟明明玄表聖應此童蒙求存誠夾室裡三界讚清妓嘉祥歸宰相謁若慶雲浮

其二

三悔啟前朝雙慨盤中夕鳴禽戒朗旦備禮寢玄役蕭索庭宿離飄飄隨風適跡蹈岐路陽揮手謝內析輕軒馳中田習習陵電擊息心授伴步零振金策引領望征人悵恨孤思積咄矣

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詠歸虛房守真慨幽願雖非一往遊且以閒自釋

其三 已在前不重錄

擬支道人遁讚佛

王世貞

羣象倡明哉四悉適清和淩晨將授禮首宿事奢摩閃若太陽來朗耀周九阿諸天從帝釋旌拂紛婀娜修羅戢怨刃波旬解障魔馥郁旃檀樹焜炳珊瑚珂靦腆釀甘露徐挾神颯過千葉青芙蓉一一淩堅波流鈴相間發寶座蔣差戴上有慈悲父金頂秀清螺端嚴八十相妙好一何多微吐柔細音雍如鳴鳳歌

1981

惠澤徹無間哀響徧泥婆密跡中踊躍大士亦隱俄獨解舍利
子回心乾闥婆雹花散優跋智果結卷羅法鼓撞震万慧鐘
恒河方廣距由旬成違僅刹那冥心歸真諦毋使歎蹉跎

會三教詩　梁武帝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鍊金
版真言隱上清密行資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
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手等至理歸無生

和武帝三教詩　釋智藏

心源本無二學理共歸真四執述叢藥六味增苦辛資緣良雜
品習性不同循王覺隨物化一道開異津大士流權訓訓義乃

呈陳周孔尚忠孝立行肇君親老氏貴哉欲存生由外身出言千里善芬為窮世珍理空非即有三明似未臻近識封岐路分鑣疑異塵安知悟之漸究極本同倫我皇體斯會妙鑒出機神眷言總歸響興照引生民顧惟慙宿植邂逅逢嘉辰頓陪入明解歲暮有攸因

詠山水衲衆裝應制　釋法恭

福田資衆德聖種理幽熏不持金作縷還用彩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相氛氳獨有離：葉恒向稻畦分

慈恩傳云太宗勅後宮營之數處方成此服觀其作製難辨鍼線出入所從妙絶古今後賜裝法師

佛誕日　釋通潤

寶齊分身處金蓮捧足時指天唯有我立地即為師一日名何
大千炁事總持神功不可說聊作贊生詩

夜聽梵唄　王世貞

齋飯依八關昏鐘警諸妄陳王演真唄深公吐玄唱清夜徐瀣
洞法雨漸調暢振如迅霆擊細若游絲颸哀籟流凡聽圓機轉
天吭哉閒青蓮座妙法宣無上魔王戢怨及龍女傾愛藏如何
旃檀刻不覩梵音相稽首悲宿因誓心驅來障

偶述　桑悅

水鏡懸空虛泠然見羣影滅光自如照徹色不屏在彼有去
來圓明我常靜故於妙應中宜哉殊井客塵了弗生兩我入

空靖永懷負喬人慧解風所秉片語悟無為千載快神警

雜興　俞安期

彼美西方人所居麗且佳黃金為樓閣七寶為池臺珠緻縣廣座瑠璃布層堦林樹絶塵響衆鳴鳴皆：傳侶無異心羣處具和諧吾將一我志歸歟樂康哉

秋溟居士殷邁

春陰蔽幽齋朝來始和霖春風悠然來花雨滿庭際百慮靜中起旋向靜中消早知生即滅始信起徒勞丈夫自堂：脚底元有路撒手便歸家何曾移寸步六塵雖幻相能全真性裂何名出世心但不隨分別

1985

應酬寄人窠凝神棲絶境識得鐵牛機爐鉄如氷冷
對雨千峯靜看山萬慮輕昨宵明月夜露地白牛生

蔡承植 楓皮

安養思歸客湘江一腐儒不愁明日事但覓往生符
斗室隨緣住稀羹信口餬胷中絶憎愛一任馬牛呼
休把閉言語頻℃告老夫年來性暴惡開口便糊塗
鞏重期心識人親以病疎張三與李四好醜不關吾

臨終偈 崔應聖

來去亦條。不掛一絲毫本來無一物縱橫任逍遥

李生江西人不知其名字庚戌中送安毛陰可過於漢上為書詩角頭陰可錄而傳之

雲有深山鶴有林不離當處了禪心夜來月照長廊下一句彌陀却外音

明暗全捐正眼開一枝秀出一如來凡夫到此皆成勝拍手相逢一咲回

漫去千峯與萬峯重重無盡又重重何如高卧家山裏前有幽蘭後有松

道有道無俱漫語是净是禪總强名昧卻本來咬枯骨溺沉苦海不知春

藏雲堂聽法詩　釋弘恩

至音久寂寥大道益衰颯三百餘年中有誰盡傷但小根時漸

出聖智轉湮沒如彼衆星內不見日與月雨花空狼藉香蔕存
虎錫直至隆萬間于焉有慰達二老知時昧乎用方便說譬持
千鈞弩不易動機等冥閟潛上風以待孤兒活懸知有今日孰
謂微言絶吾師秉願來自比續風穴口傳千佛心身濺獨夫血
當仁不肯讓父子亦楚越磨礪互有光傍觀成實法節士重然
諾況乃列祖秘何為門外人憎：較得失以茲欲戶說轗轗無
間歇兩日藏雲堂重指拈花訣但憂宗旨墜不愛世名潔矢此
為報恩灑涕向先哲寂音既重聞五彩如更列遂使狐狼輩恕
影生狂惑救死不擇音呼嗥事劇抹豈知霜霰中早具連根核
余生雖若晚已幸聞極則尚恐山巖志終負傳衣末忽量似有

定敢不自鞭發所願千聖來重證此心骨

春日聖壽寺藏雲堂聽三峯和尚提宗音導者智詮傳同潭

吉忍公作　　周永年

五宗法既衰六祖統幾絕譬彼富家翁劬躬紹先業前代遺寶器不敢一陳設內庫存籍記無由盡管攝所以石門叟不惜獨饒舌卻後五百年無人肯輕泄嬰杵存趙孤田光灑頸血當時許君周嘗作如是說寺自赤烏起脉從紫柏接搜尋經漫漶覓取付剞劂盡譜留示人目送歸鴻滅守先以待後此識今始切天山老尊宿默受古聖訣多識可畜德無情能說法非徒祖令明更乃婆心熟舌輪足持世龍象隨步列風鈴與風擂法未有

1989

分別東語曉前境西話爭後裁∴字與火字試舉問君頡慈堂
敬虛堂剌竿始重揭院經天衣退獅座獅絃歌忽聞師乳音狐
膽狼心裂為語門外人莫謗身中佛桃花正亂開敢保老兄徹

藏雲堂聽法并呈潭吉安期　楊士修

春光僅越旬江梅似殘雪感物心易驚尋此意乃豁思投老宿
追微言時警發嗟哉頑木人疇能領投託法筵茲旦啟人天共
奔悅圍繞若星衆吾師作人月僉言正法眼寂音今再出垂誨
四百年秘義此重揭譬如杼軸具縱橫素絲列師出巧妙手錯
綵起紋繢紫柏未弘願懸記有今日師乎應識興不惜觸矯箸
煌煌濟上幢寧為末流沒盡敎聲震空異見一時抹宰官及賤

流上善暨調達隨類灌其頂醍醐味恒一我瞻藏雲堂雲彩重重結精藍歷數朝康祖曾傳轄厥後有昇公祖鐙常不歇皇明嘉靖平三陽皆受齧佛力所冥被舊觀什八吾師大因緣道風此披拂赤烏古道塲于今再轟烈念茲同會人羣溺當登筏一字入識田如地受果核法雨日漸霑根芽靡不茁人龍與僧鳳誰得髓誰滑稽首作導師法種庶不失

萬嚴珪禪師云佛能空一切相皆成萬法而不能即滅定業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又云定業亦不能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恒無一人能生萬法萬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有主是曰無心無心則境空境空則理現如我悟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此釋氏精要語繙盡法藏不能踰也宗兴文云佛經曰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曰心爲法本心作

天境者息北賊吾常昆識淨識昆也遠昆婆帝婆念念立真
堂獨由心齊多寬時請婆本從摩舍極尸為無而
心情心作淨與用衣止物行地獄必絕而諸不世家閒求行情性神識其者無如號從滅空離假即無無為受有長不歌而於三途也是以清夫
之神心潔
本聖情圓終始照必而妙生無住今思於英譽以悟之麗之
識空

壞真如自性無相起二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
自在身從無始來罪福皆空即無住相為體無住也
念念為識宇所之要旨無所得工夫無間也幻本人
示心離心意識性本具足清淨佛故偈此本來面目
而是離相滅盡一切諸法自性清淨心中現出萬象
生發生一切佛國土大自在人自性清淨性中變化
即此身心清淨性是生大願從以一念清淨心入
勸衆生往生淨土皆由自心作佛度衆生佛即衆生
佛即衆生佛衆生無二相如虛空一切衆生本來
具足無欠無餘但為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如是知見
離相即佛離念即衆生但離妄念更無別法
唄讚篇

理折情性斯復矣性復情空尚何死生之有哉又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麵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亦未易語伏也則

毘尼善分別戒名為毘尼義汝霖覽鏡偈曰覽鏡影還在掩鏡影還去試問鏡中人卻歸什麼處薛元初聞茂香偈曰非動非靜非淡非濃聞之滿室攬之還空

因果偈

徐石麒

因：而果因不昔滅果不俱因：不來今不滅非斷不來非常斷常見謝野狐身七不落不昧兩俱無妨而脫而墮任運猶祥

三際盲講師偈

王衡

經幾千卷：幾千字心眼相仇十僅一二一耳所攝四維中央如雲中風自在唱揚觀性既旋并耳亦置卻黃長右滿覺大地

刮盡金篦眼障難翳不識字人是真導師

薛大春瞻終偈曰四大假合我非真我；未生時誰父誰子
即今之死何異未生如是諦觀慎勿悲悼
金正希作細斷五欲生說一如是色欲觀慎勿悲悼
欲名欲實是也作檢平欲說一切食欲
生繫戀不大障於今而發心每日頓悉此事有一日
通天徹地眾生於照法；無況悲禁大斷丈夫今年
心通天徹地眾生於照法；無況悲禁大斷丈夫今年
其中不得徹地眾生於照法；無況悲禁大斷丈夫今年
分光以不得脫離偏芸俗情界量岸然事有一日
有此光以不得脫離偏芸俗情界量岸然事有一日
血氣之心外盡至百分舉力千分葉分萬塵舍分日重光一明來稱只大斷丈夫今年
念自偏福身薄之形百分舉力千分葉分萬塵舍分日重光一明來稱只大斷丈夫今年
第自除此名取身薄之形百分舉力千分葉分萬塵舍分日重光一明來稱只大斷丈夫今年
貪積不休業更名取身薄之形百分舉力千分葉分萬塵舍分日重光一明來稱只大斷丈夫今年
妄好功得業更名取身薄之形百分舉力千分葉分萬塵舍分日重光一明來稱只大斷丈夫今年
我不自邪得更名取身薄之形百分舉力千分葉分萬塵舍分日重光一明來稱只大斷丈夫今年
能是恐得更名取身薄之形百分舉力千分葉分萬塵舍分日重光一明來稱只大斷丈夫今年

時最關分異者涅槃之生死障現死破無喜
自難則遲日無生死時現死關要之無憂
了開生障可時現死關要之無憂
無破死現死關要之無憂
喜要之無憂
憂
名
究
竟
樂
五
欲
既
淨
皎
如
明
月
惟
生
打
破
情
關
；
法
；
古今因緣別離因緣一緣念心三昧
人云死時可離因緣一緣念心三昧
云死時可離因緣一緣念心三昧
時可離因緣一緣念心三昧
可離因緣一緣念心三昧
離因緣一緣念心三昧
因緣一緣念心三昧
緣一緣念心三昧
一緣念心三昧
緣念心三昧
念心三昧
心三昧
三昧
昧
貪頭生死不生不滅
貪頭生死不生不滅
貪頭生死不生不滅

黃元公碩節偈曰覩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若問安身處刀山是道場又曰覩不動寰中主一塵堅城似鐵山刀鋸在前無性忠只緣勘破死生關旋向靜中消早知生即滅始信起滅時訓偈曰百慮靜中起一念萬緣息○嫘境生識境被識留識去性現識存性空斯皆言以會意無來去盡無會什麼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如若能映照萬象無

梁武帝十珍喻如幻偈曰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顛倒想徒勞七果報五衆苦迷幻從是幻幻者如幻非幻人幻事非真空生四嶽輪迴入仕作梁棟偈曰甘寢隨四生盖睡夢入大和樹有輕陰蔭蓋能

雕塑出八相好非真實聞見皆虛妄洞悉相戲夢為夢覺後大夢誰先覺

識神依五蘊著我人見不信熟視而不見耳有恍惚中有象恍惚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休已朝元始終不變易古今不變易

唄讚篇 一二四

1997

曰疑垂月傍瞻譬壁瑞仁壽舍萬類淮南辯四鄰終歸一無有望
精金宛成罣懸鏡在高堂後掛文龍綢前發四珠光思
何關玉道塢如炎傷曰亂念鵬長原例見望遠思如恫垂遠似江去近
漢汜濫若滄漠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渟遠思如恫垂遠似江去近
了無形熱緣熱炮通渴發渴心止豐空竭曰物情異所惑三界裏顛倒大異世
心同所同狀如薪遇大水法靈冲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過既
中五愛性洞遠十相法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游物無百代消
宋謝靈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游物無百代消
往事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宥勿起離合情會無號狀
人聚沫泡合贊曰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變化橫復生
散坦歸虛空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
陀羅尼集曰阿彌陀佛姓憍尸迦普耀經云釋迦牟尼佛姓
剎利又云毘曇氏長阿含經云迦葉佛拘那含牟尼佛姓
孫佛俱姓迦葉毗舍浮佛毗婆尸佛尸棄佛俱姓拘若利
初祖達摩姓刹利帝本名菩提多羅二祖慧可姓盧名神光
四祖慧

南無此云歸命信順般若此云心智遍靈菩提此云衆善菩薩此云普濟陀羅尼此云總持萬善也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四種相故謂成住壞空也成而即住壞而復空而又成連環無端都將成住壞空八十轆轤結算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為終始之極數所謂大劫也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為一世界如是千世界中有千閻羅王天忉利天千梵天四千大海是為小千世界中千世界總為三千大千世界須彌山頂佛經稱為帝釋天所居上為兜率陀天夜摩天無煩天非想非非想處天凡二十八天四天以下又有日月星宿天凡三十二種所謂三十三天

者即帝釋天宮也見阿含經閻浮提今中國四衆皆是也中國稱震旦衆生所居名一佛剎○釋迦於諸弟子授記後當成佛至云彌勒發意先我之前四十二劫我於其後乃發道意以大精進超越九劫得無上正真之道寶王如來文殊為七佛導師又云過去無鞅數佛皆其弟子成佛之時以恒沙諸佛世界為一佛剎則諸佛功德未有如文殊者也蓋佛無高下功德有大小緣與願力所成就耳

維摩經云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剎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觀乃得

楞嚴經云貪明為罪過精為形名魍魎鬼和銷敎盡生於世

閻多為應類酬足為人參合文類

2001

泉州府志卷第十六終

吳郡法乘卷第十七

吳江周永年撰

流音篇

首簾懸置蒲牢吼擊昏夕晨朝喚醒睡客石磬泠泠木魚寂寂萬杵遙傳八音首出者發人深省風雨疾至墓從今楓橋自昔速流音第十七

半夜鐘

龔明之

唐張繼宿楓橋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邨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昔人謂鐘聲無半夜者詩話嘗辨云姑蘇寺鐘多鳴於半夜予以其說為未盡姑蘇鐘唯承天

2003

寺至夜半則鳴其它皆五更鐘也（此張繼詩王氏學林新編誤以為溫庭筠）

寒山寺鑄鐘偈　唐　貫

姑蘇城外古禪房擬鑄銅鐘告四方試看脫胎成器後一聲敲下滿天霜

墨莊漫錄內一條　張邦基

予妹夫王從一太初著東郊語錄有云唐人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楓橋夜泊之作也說者謂美則美矣但三更非撞聲時按南史裴皇后傳載齊永明中上數幸諸苑囿載宮人從車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更三鼓宮人

聞鐘聲早起粧飾由是言之夜半之鐘有自來矣予以為不然非用景陽故事也此益吳郡之實耳今平江城中從舊承天寺鳴鐘乃半夜後也餘寺聞承天鐘罷乃相繼而鳴迄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楓橋去城數里距諸山皆不遠書其實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

老學庵筆記內一條　陸務觀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夜半鐘皆非也按于鄴宮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　水月夜半隔山

2005

鐘此豈非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能仁寺重鑄鐘銘

孫覿

太平興國之初平江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仁寺為樓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大火一夕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者募衆力更鑄鐘成為銅萬三千斤晉陵孫覿為之銘曰

法音無礙遍滿大千際軼海無量無邊衆生執迷馳走空聚聽蟻為牛夢蝡作鼓矯亂顛倒妄認前塵色聲交鶩不守其真粤

有大士修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事燃大華金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石之鐘蛇以目聞豬以足聽水鳥風林更相和應除聲破膩一擊而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聞俱證無上

曇初禪師法華鐘成　　釋法藏

三鑄黃金欲捨形鐘成新勒七函經雲生樓角補柴扉月落鯨音過洞庭山迴不知何處發夢勞真得幾人惺一聲六萬有餘字若個翻身子夜聽

曇初老人鑄法華鐘十年一鑄三鑄而就　　徐波

物成人半世願力一何長金火作之合天人靜其旁龍蹲聲自

2007

養鈕象龍種
好音聲　佛語加時詳　隱處青山下微微近好林

題法華鐘十六韻　　蔣秋

斯鐘銘大冶鏤刻皆精工繡色有斑碧蓄結多螭龍妙蓮華全
軸演出從此影畫：自殊勝無：多圓通波撒有旨意淵：見
心宗和則無大小聲亦無異同出之遠水上或播從高風去來
萬山裏萬山為一空抑揚從午夜涌沒隨西東起吼及温語人
天咸發蒙湖山草木類接之自明聰鐘為法華轉：法華者鐘
兩俱不可得一擊當其中一擊一轉已轉：無終窮佛身全露
布祖意何洵：聲後聲先事雲山到晚封

玄慕山法華鐘放光贊　　周祇

2008

大圜空中大導師虛玄無我渠本靈臥士橫敲聲寂滅聲旋轉法華經成放光明徧十虛川谷見聞成清淨此光本有非外來心佛衆生三平等過現未來嘗絶待無言無說本無生衆生習染醉情塵擧念塵勞便失真按指發光心量滿圓成實性了無痕鄧尉山中僧如曉募銅勤苦絶貪嗔鎔治三火始成就多劫熏修悲願輪正因佛性本無二了因須仗緣因與本光圓滿非涯際破碎虛空作證明見聞獲與斯光者蒙熏成植如來衆永矣堅此菩提願動修佛道悟衆生生仰藉法華光永謝二三皈一乘普願佛我羣生類同此願海行正令

鐘樓偈

陳啓儒

2009

聖祖御詩碑於玄墓景暉燭天神鬼呵護名山大川環擁旧互
柴桁老人笑而相頋：曇旭師親口囑付鑄法華鐘幽明普度
撞鐘一聲轉經一部一百八聲經亦如數有鐘無樓終歲偃卧
煌：法寶幾委行路誰續因緣麓屏來助戒律精嚴信於緇素
乃謁眉公請題募疏居士宰官施者金布樓建鐘懸觸髏敲破
聲聞九天門開萬戶有情無情聞者起悟耳根圓通不思議故
曇旭師有誓願云鐘樓成後方許移龕入塔檀長者幸喜捨
落成之不惟曇公之目瞑即衆生之天耳亦可頓開矣

又　楊文驄

一聲突出靈墓六萬餘言頓該幽冥衆苦停息人間大夢醒來

2010

踏破草鞋雙赤足荊棘林中休躑躅此中功行誰最多後有麓
屏先曇旭

為麓屏兄書

釋弘棄

綸音吼處毫光放無量義時入此鐘不斷頭經如是轉萬峯頂
上振宗風

為麓屏禪師前戒題

釋濟忍

十丈癡雲坐梵天屏師促尾旭師牽鐵鞋踏破功方半廳得時
人厭看賢達觀老ㄟㄟㄟ為君走徧千山道夜深歸去觸全機
舉推忽聽蒼龍嘯

銅鐘鑄文

戴太倉志

皇元延祐四年歲次丁巳十月甲午朔越十日癸卯崑山州海
寧寺洪鐘成朝列大夫崑山州兼勸農事王安貞屬翰林院國
史編修官章嘉為之銘曰
海寧建椎昔冶惟鐵聲愔臂吒布薩爰設鑿茲新城昕晦攸節
匪烈其聲蒙瞶胡醒范銅改鑄李卽初營賢牧王公克篤厥成
方量山峙號令風靡填咽瑤施雨天輗思崑氏告功顯 楫簜
劍輪在空浪舶揚風履道坦平不若不逢福章汝界聖祚延洪
二鐘 戴崇明志
元至正間有洪鐘二口連結乘潮而來相擊作聲止東汝岸弗
去聞於官一舁置慈濟寺一舁置壽安寺晨昏叩之聲俱拗塔

2012

莫辨彼此

鐘聲　張鳳翼

古寺報昏明應知無世情疾徐俱是梵大小不辭鳴風外羣迷覺雲邊萬刼清若令簫綜聽歷亂百愁生

卧鐘　周治

憶自懸盡解聲隨歷戚停摩挲金氣黯斑駁土花青霜月空相感山僧失舊聽何人悲晦跡扶磬出層冥

吳都法乘卷第十七終

吳郡法乘卷第十八

吳江周永年撰

亘照篇 篇末附諸法供

維是鐙光代明日月閻室千年明生閻成日非升墜月靡盈鉄琊畫四照燦破鮮鮫佛字同聞睡眼盡揭取喻心宗傳無間歌述亘照第十八

瑞光寺塔燈歌 塔中燃燈一夜太湖三日無魚是夜與徐元歎同遠塔賦此

鐘惺

大哉悲光照何許慈力難名振衆苦一宵塔下磬燃燈三日湖中堪斷罟未了衆生死緣救生放生竟何補光中大衆念佛聲衆生尋聲同往生無生可放何處救流水長者坐忘情顧同

2015

湖上捕魚者蓮花香裏去經行

瑞光寺舍利塔燈詩 癸亥三月十五夜同鍾伯敬先生作 徐波

層燈簇：依空住月垂虛白為之地一光不獨攝人天皆仰亦能兼異類君僧先事集禪關洗滌塵襟待夜闌僧徒營辦無聲息出門已見燈如山塔心寶匣相纏裹八萬四千分一顆舍利彌陀名唱佛聲中見無我尋常孤塔隱浮煙夜清燈影到湖船游魚自食波中影不失漁人更作緣網罟空時君始悟應與游魚均得度

（凡燃經之明日太湖網捕皆無所獲漁人見燈遙相詰屬湖與塔相去三十里）

（按事有實足起信而言之太過則反足生疑者兩君之詩註是也湖塔中塔燈正照虛其夜捕魚輒無所獲是則余所嘗聞若竟如兩君言則自竺瑤修塔來瑞光燈幾于無夜不燃果湖網盡空耶且湖與塔相去亦無三十里又兩君同等

作詩一註三日一註明日宿不免人辭厭故余後兩君而有作不敢苟同其說兼錄于左

瑞光寺燃塔燈歌　周永年

雲端已暝忽復曙燈燭直如妙高聚舍利光常貫太虛只今收攝遺心住上界高明受衆朝中宵虛白開天路佛聲浩浩若潮生人行如麝香如霧燈火涉入夜三明何身早向光中度傳言海族魚口佛燈漁火相先後魚目常開魚網沉飲光映影爭遊走喜滅漁家黑業多勞生所貴非長壽安得華嚴與上方千燈四照搖星斗卻令鱉舍及魚城惆悵朝三空發筍

雪夜望瑞光塔燈　王曇

雪衝燈彩揚精色羣星彷彿輕羅隔漢殿疏脂燃雨中何如斯

2017

托靈神力性火自能照十方舍利此時同飛光誰家卧雪掩茅屋微：熏夢酥桂香低雲若空不成暗寒風裂山寒為散雪片成燈片：明燈：相續一燈生燈光雪光落湖漱魚得一光皆化去連朝魚網無一遇慈光所拔寧茲處

觀雙塔放燈　張鳳翼

岩凫雁塔聚繫星晃漾渾疑不夜城雙闕中分河影亂兩峯高並月華清蓮花競證三生果大樹齊開四照明漫向空中窺色相還將上界燭題名

虎丘觀塔燈限韻　張本

吳：高栱驚飛電烟：更深燭上台百寶綵搖金鳳舞千花光

拂火龍開山河倒影留天眼星斗空紋映法臺普照九垓元佛性林梢疑自夜珠來

寶炬塔懸千嶂夕赤城門映萬家齊氣充金界流香沉勢入銀河挂綵霓滄海筏桑龍窟近喬林煙度鸛巢低剎那正理蓮花供夜半當空鳥亂啼

吳江聖壽寺施瑠璃燈記　　釋真可

夫日能照晝病于雲月能照夜病于虧日月相病燈能藥之是故藥師瑠璃光如來以明為藥救一切衆生癡暗之病闇藥病除何況服者燃燈有萬種取喻心光惟瑠璃極為明著故飲光而下以心傳心喻之以燈益取乎一盞之光傳之百千燈百千

燈傳之無盡滿山曰靈光獨耀迴脫根塵楞嚴則曰棄其生滅守其真常自然常光現前即此而觀瑠璃之象寓意廣矣大矣天機深者即象得意、得象亡則此光在心不在燭也故諸供養中燈供最勝益其藥暗彰明之功德高既下之德諸供莫若故也萬曆丙申歲十月十四日有張生者詣嚴即芭蕉菴問予病予挨拶之生悶然予痛呼且欲杖之生願罰不願杖遂罰油二十斤于本城聖壽寺供養釋迦文佛然有油缺燈予復囑張生謂其妻弟沈某買瑠璃一碗馬氏所製者沈生聞予之囑欣然取辭鳴呼衆生捨財等割身肉譬之施而欣然無難色者苟不達瑠璃寓言之妙豈能發廣大心願乎見此燈皆求明所自

謂明生于火耶火缺油而不能明謂明生于油耶油缺火亦不能明油火並具缺燈與薪亦不能明往復求明四合而後明生焉明生于四明果明乎果不明乎明窮于是而常光現前若然者則此燈光一切血氣之屬或見其明聞其明臭其明嘗其明觸其明知其明由明悟入迷雲頓開日月燈明佛豈可以量數求耶予以是知衆生之前塵皆油火之資救病之藥也其明曷有窮哉張生名世學本儒家子沈生名琉萬曆乙未賜進士記者禪家榮柏道人也

吳江華嚴寺浮圖燃燈偈示法麟　并序

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此楞嚴會

上如來之語也此語自古及今於中發明本光者豈少哉然而有不發明者何故病在能信佛語而不能信自心故也是以一切血氣之屬若不緣明橫謂不明殊不知不知者果見耶果不見耶見則見本無欠不見則誰知不見由是而觀則本具常光包空裏有未始欠缺在眼名見在耳名聞在鼻名臭在舌名嘗在身名覺在心名知竟舜不能加桀紂不能損然非迴脫根塵者亦未易聽取之今有人於此憂是光物本有奈何日用而不知於是寄有象之明階入無見之頂吳江華嚴寺有大浮圖空洞特立於江之上凡邑之善信有志於脊暗投明者皆割其所愛易油燃燈使光徹上下飛而宿者潛而止者同悟本光榮

柏道人聞而悅之綴以偈曰

本光誰不具具而不能知以故名衆生一朝知本具衆生即如來大凡勿謂短有佛時；現百尺勿謂長燈滅光不見法藏能知此燈傳定無盡

登吳江華嚴寺塔

漢武何須問劫灰只今滄海變塵埃塔燈誰點吳江上直得魚龍睡眼開

瑠璃鐙

誰把水輪擲下方老禪拈取掛虛堂升沉雖復憑他力內外從來本自光未點金容猶冷淡燒燃寶座愈輝煌莫將龍燭堪相

2023

比不照人王照法王

殘燈　釋通潤

寒燈斜挂壁入眼漸朦朧正擬收寒缺非關避曉風小明猶戀
白細蕊欲辭紅始覺無生義全歸未了中

宿堅公房詠高麗石瑠璃　虞堪

石燈如仰月雲截水光寒不為山靈秘應從海若刊中虛長寂
照表淨即空觀絶勝青藜杖冥心半夜闌

天燈　周倫

入雲華表綴春燈落々浮光破晦冥莊徑未須驚樺燭照書何
必聚螢螢碧紗牕迴臨秋月画閣簾開晃夜星漏斷六橋人跡

靜北牕猶自讀遺經

化長明鐙　釋文琇

一椀燈燃古佛堂長年粲㸃復煌㸃雖然本自無昏昧也要當人共發揚

謝靈運燈贊曰寶燈開夜光遍花臺煙抽細縷燼落輕灰珠慙色並日耻光來一明暗室若遣塵埃花贊曰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天女買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芽

江淹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榮空雜霧散迴飛煙還符戒品熏修福田　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晉無定影散乃供輕光分耐殿采市香城恒如自轉福與之生

娑羅葉子歌　葛一龍

盧卑好佛好古多藏三代鼎彝來元名蹟會必索觀以為眼食飽也今觀及娑羅葉子不尤奇乎如影如繪帙緗緗

2025

蚊無風欲飄吹氣可活又云優曇華來自竺西博物君子不能辨統非中土所有物無為貴購以一覺錢不多也

如水匣中秋片，縝膩而文如不見翦樣纔分七襄織成陰宵覆孤眠殿又聞拈自瞿曇手寶相鉢羅同植厚西來四萬八千里到日始為東土有東有西來幾超劫澤腴剝盡無生滅相向何須影問形飄颻風送空濛月

擬首尾吟　　釋秫宏

因緣動煖濕堅和合青黃赤白靈明一點無虧輪轉千迴不歇圓融首尾交來行布後先莫越且道蚊：波：誰是判家時節噫一迴大滅煙消管取安閒寂默是則是恐汝黑暗裏坐覷破向上機關任取光輝洞徹

擬首尾吟

蓮池非是愛栽蓮、是花中大覺仙華發蓮中因帶果蓮成花落實摧權展開千葉金橫見攝入孙房衆德圓醒盡長安紅紫夢蓮池非是愛栽蓮

蓮池非是愛栽蓮、是花中混俗仙內叶魚龍成淨侶外連萍藻結良緣西船簫鼓涼風夜青笠絲綸細雨天身在汙泥渾不染蓮池非是愛栽蓮

蓮池非是愛栽蓮、是花中忍辱仙幸自深根埋濁土從他名卉占高原顏開赫日烘偏艷實墜秋霜凜倍堅一點翠心含造化蓮池非是愛栽蓮

蓮池非是愛我蓮，是花中解脫仙潔體逈離紅粉鬢清香不
戀綺羅筵衷通千孔除諸障秀出孤標絶衆纏碧水青天長自
在蓮池非是愛我蓮

佛奴紀法器也

釋通潤

缽

洗以竹露挂之松風自無物著安得不空

杖

我行汝行我歇汝歇用汝力多不曾拗折

笠

曾當風雪未敢塵煙近來沒用雨爛簑過

淨瓶

楊枝一枝清水一勺普與瓶中作度生藥

花瓶

瓶中何有一花五葉偕爾安身不惹蜂蝶

香爐

煆香之器吾所固有大力若金香煙即走

香盒

是蠶香人有含香殿試問旃檀近日貴賤

鐘

似驚人鐸如啟蟄雷俾瞌睡漢一擊夢回

蘑

有心而擊無心而答遠此機者雜音喜薩

拂

倒拂竪拂總屬造作今日手疼且置壁角

木魚

左敲右擊黃昏白日失手一椎打破魚脊

鏡子

由汝在前日面月面一撲地時何處相見

數珠

今日也捻明日也捻：斷繩頭一場敗闕

禪板

擊懶惰漢破昏沉堆用汝巡邏勝介之推

呼童

寒來送炭香來送爐唯此木童是仙陀婆

蒲團

出身蓮澤止宿草菴一生恐孱到處團圞

如意

東指西指常不離手頭藉我心我藉爾口

鼓

此鼓一振驚天動地唯聾聵人笑而不喻

四腳不損當頭不折自下地來穩ㇾ帖：

瑠璃

有汝則明無汝則昏能破黯黑是法王孫

七佛幢

法幢突然而ㇾ平正書七佛名呼之皆應

生墓石

一方死石命曰生臺松風吹咒鳥雀下來

龜

汝心常熟汝口常冷我則不然心口相等

鑵

著水作羹入米成飩左挈右提日用事辦

茶鑵

有假水功是煉茶具與彼銚君約為兄弟

藥磨

心圓心活齒密骨剛甘苦備嘗作大醫王

紙

剡藤是親楮葉是好轉聚沫身成無價寶

墨

入玄三門默自處世無知者沒身不語

筆

託千古心建大法義賴汝鋒鋩毋落吾事

硯

一身綺鮮雙眼碧潤磨涅從人不易其性

鞍

用汝即勞去汝即逸勞逸兩忘動止俱適

機

天暑着葛天寒着綿為我奔馳為汝周旋

袴

匪犢鼻褌是娘生袴線路稍寬蟣虱好過

衫

貼肉汗衫久則鶻臭漿水殷勤不生膩垢

衲

用若干針費許多線剪之縫之湊成一片

帽

當時住山頂門常露近患頭風用汝避護

枕

寸短尺長木柱藤梁一著頭顱蝴蝶滿牀

席

編草為席倦來即休長坐不卧輸膏比丘

被

覆蓋萬物是丈夫事邊幅不長空沒其志

褥

非軟草褥即落花茵和身放倒萬事從人

扇銘

搖箑得風非手莫致因緣所生風亦如是風豈手生非關箑也

匪手匪箑有握之者搖弄在我清涼自私詰風之處風亦不知

琴詩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又偈曰聲無說無滅聲有亦非生滅二緣離是則常真實○睦訣偈曰日垂下：無著心向內內無法不思不議清淨樂遺月遺心大和樂染坊姓記誌云月居色界中不受色界染解結解寬結見姓自分明

研山為道開法友題　　釋明河

雲膚寸而含潤別峯巒同溟涬可以反可以正可以橫可以豆可以遠可以近可以推可以定割天地之玉精為几席之司命坐而鎮紙墨筆硯趨而奔吾誰與親呼爾問

詠樹根筆架

漱玉洗靈芝天生不待為老來無論戲幻出自然岐秀挾毛君卧高窓石子窺其間多洞壑煙水動深思

香爐峯石座出汗聊續數語　　釋弘徹

咄哉者塊石看他甚奇特生公說法便點頭天將欲雨先汗出擬問鵝作佛得麼王老師三得不得如今高卧楮鼎爐伶俐阿

師防滑脫香雲靄：凝座寒滲浸通身光潤澤哦一陣春風乾
爆：牙齒依然抵著舌

供花　　釋真可

誰把金刀費剪裁殷勤雙手獻如來雖然不藉春風力紅白枝
枝次第開

一字至七字咏花月　　釋秫弘

花千枝萬葩紅爍錦彩鋪霞陪羅綺席戀王孫家曉露新粧濕
春風舞袖斜青帝俄歸幻化玉容已付塵沙洛陽苑上無顏色
西土池中有物華

月時圓時缺玉鈎懸銀鏡徹燃香爐燈生虛室白斜穿鶴鶴巢

直透蛟龍穴無端雲霧盤旋頓把本來磨成掃開萬里黑朦朧
依舊一天光皎潔

牽牛花

朝著青衫午著緋夕陽無復午時衣榮光過眼真成夢巢父從
來不飲溪

芡實 俗呼雞豆

懶向人間報五更昂藏野水足平生不須罔象深探覓突出明
珠本現成

禪牀歌　　釋文琇

我此禪牀不屬作造非竹非木非土非草了知無短無長豈云

有大有小又非濶狹并高低或坐或眠俱恰好李白七寶奚須
誇魚容象牙安足道誰能旋繞行一遭孰敢當陽解掀倒明珠
產蚌免懷胎暹公臭口徒勞開道為何物又誰證卻言斯是證
道媒歸宗雖則較些子究竟依然貧唇齒縱饒放下便安穩未
放下時應不是玉局仙翁尤更癡要從人借四大為佛印剛認
大千是無相之相猶成疑堪嗟幾多老凍朦指出與我牀非同
非同卻也非非別如水合水空合空禪牀：奇復與不堪比
況曷思議千七百祖從此來三世諸佛從此去禪牀：異復
奇人乙盡有無少虧曠大劫來不肯坐自甘途路長驅馳我今
亦不向此坐向此坐時誠不可夜來展辦正酣眠霹靂一聲驚

夢破

題禪榻　張鳳翼

幼安隱北海仲舉下南州此日供趺坐翻經貝葉留

雪彌勒

巧塑天花屑逶迤出聖躬曾聞乾率院今見水晶宮玉液滋瓶腹銀花溢笑容已空凡世累何必太陽紅

萬曆錢

頒銅初出冶大寶已成文外示圜圓相中存方正心見達三九運更祝十千春獨有林間子無卿亦不貪

賦得淨瓶送行上人　楊基

虛瓶湛靈泉行住一缽友紅蘁天女花碧揮大王桥中圓泓真空外潔炤萬有自盛甘露槩不貯聲聞酒衍師時出定提挈每在手詞鋒當建旜禪寂宜守口

鐵杖支道林遺物在南峯寺　范成大

八環流韻寶杖鳴古鐵無花紫翠明莫遣閒人容易振泉飛石落鬼還驚

寒夜同徐介白宏上人宿湖公東菴分賦一物得藤杖　周治

未識持身意枯藤守一枝助遊多客倩孤挈萬峯隨似可扶高步何須待老期路難氷雪滿自此儘忘危

杖銘　　釋通潤

葛陂化龍不愛汝雲門變蛇不愛汝愛汝同行同止同生同死變一切處而不離乎此命之曰衲僧拄杖子不疾不徐亦步亦趨乃可以與之俱

曲杖銘　　釋真可

曲則全其誰曰不然爾獨有焉

紅禪衣歌

宛然一片大火聚觸著當下誰不死惟有命根久斷者被之處處為標幟又如初八天上月黑白相參難辨別朽骷髏內鮮龍吟烏雲重疊青光發莫謂穿舊不復美華林曾示裴相國再來

非仗觀世音老僧端取直壁立君不見鳥窠拈起等閒吹俘者當陽便知歸陽天和煖披此坐一切回互不回互曹溪火宅有來由不是如音不點頭或五位或三墮總是衆生寒之服殺豬屠戶念彌陀聖凡覿面證分訴：：：銀盆盛雪月藏鷺何誰於此雜端倪木兜石女堪分付不是綾不是布燦爛光明處：露披之安坐風雪中不異周圍設爐火：：：點雪投之可見歷若還不見總顢頇見之無事討事做

點頭行訓石禪菴居士製覩花衲見贈　王叔承

石禪贈我土絲衲鸛翅蘆花雲片雜靛浮月色澹瀟湘綠處波紋淺杳霄水光忽落霊鷲峯袖裏捲虎兼縛龍南浦佳人仙子

織西蕃和尚神鉞縫自言製此已三載日夕懷余夢江海相看把贈佛鉢前春風萬結離愁鮮披衣朗坐瑠璃屋百寶樓臺九華簇彌陀高供旗檀林巖洞珍瓏映香王綺疏繡作萬鳥障天日飛霞綴牖綠維摩恍踏青獅來世界三千掌中掬遇賢酒禪我所化笑拂天花問醺醁　風景與非最墮窮或遣懷達文過文士多緘貝葉經　官爭起青蓮座鏡天不辨佛與魔談鋒半灑狐狸唾葛巾攢眉可奈何梵宮舍利思摧破庭下聽經石一拳礎然欲枕禪衣臥點頭似石又似人諸佛即心還即塵外道得道自至理萬法尚空ㄟ尚真到底忘言是三昧逵磨西來無一字誰家衣缽有真傳英華根藉根株廢莫云文盛愁瞿曇乳

公李老俱垂涕與君談詩入禪意忽漫狂歌狂亦贅金襴伽黎
憎是非且捋一衲包天地

紙襖歌　　釋真可

君不見天上六銖衣人間宮錦袍纖柔交錯固無比爭若溪藤
道味高西風起誰不怕凜凜侵人如箭射寂莫千巖披坐時恣
爾寒雲覆房兔夜將半牕月白侍者莫能辨青赤誤認霜猿擾
予禪幕地當頭打一棄曲兮曲直兮直凡聖情忘難可測化世
機梭織不成那堪羅綺較顏色行著輕任著煖坐臥相應便舒
卷八風一任作波濤道人豈改菩薩面掛松枝曬屋角穿窮見
之亦不捉隆冬獨壯老僧懷一片虛明謾描邊又不見紙衣道

者亦奇特生死去來何自在卻被曹山痛斥之念異便與玄體昧中峯老亦紙襖橫拈豈無不好即衣說法聲如雷自是聾人耳昏耗七年來俗念薄狐兎成羣亂穿鑿梢架盧花翳眼猜解脫光中甘隸縛紫柏生見弗忍逆即逆分順則順夜叉菩薩面無常刼化癡郎悟心印也不管你青州衫重七斤也不管你溪蓀襖無四兩一條性命等微塵賞即罰分罰即賞

施鞮偈　　王稚登

一匹紅錦光明燦爛如海水霞出于機杼有善女人皈心梵門裝：青燈織：素手金刀翦裁牙尺較量焚白旃檀沒水淨手成一鞠鞮布施大士萬鍼萬線宛轉綢繆一線一心一鍼一念

心。所積念。所歸如聚河沙以成佳塔製鞾為因獻佛為果
不論短長不計寬窄隨心所施莫不如意上為雲氣下為蓮花
履水不濡履塵不染凡舉足處安樂自在願施鞾者福亦如是

雲履作僧鞾　張鳳翼

北郭寒蹤見西來幻蹟閒多君舒白足愧我步青雲踏雪從伊
便生花念彼分通時憂失腳跌坐且離羣

吳都法乘卷第十八終

吳都法乘卷第十九

吳江周永年撰

靈祐篇

西來聖教東漸瀰久南土百靈共相左右密海神珠飛光攝受亭人一誠垂臂引手淨人三業護身意口神力冥加因緣非偶述靈祐第十九

靈姑廟碑記

林戍

元符戊寅夏吳中大旱禱羣祠罔應者是歲高田不穫人多暍死負販之民皆舍業以售水資生涉冬至二年春夏之交舟車益不通百貨湧貴城中溝澮涸於蒸為疫朝請卽祝公安

2049

適判軍州事乃用故事分禱於所宜祀者一日會承天寺客言
此梁衛尉卿陸僧瓚舍宅為之昔號廣德重玄寺陸卿有女不
嫁經營其事既死祠於寺東廡開寶中吳越忠懿王朝京師道
出吳江大風幾覆舟見女子拯之自言重玄寺神也本國加封
號感應聖姑今里中事之甚謹公聞即謁且言明日致禱既歸
齋沐蔬食期得雨而後復膳黎明躬至祠下載拜言曰郡城連
年之旱流亡疾疹相乘濃事失時歲且大饑安雖有罪獲戾不
逃然將為國憂神其哀之能即致雨尚可救也屏息聽命寺僧
獻北曰神告即雨衆甚不然嘿然而退憩于齋室左右告曰天
油然作雲矣未及命駕注雨滂沱老幼歡呼於道至有不忍以

蓋竝自庇者即日闔境告足自爾有請必應邪人無復水旱之懼歲大有年迺具白於外臺使者以聞詔封慧感夫人秩祀公侯列于祀典按陸氏得姓於齊宣王之少子王漢有烈者仕為吳令遷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葬胥屏亭子孫遂家焉烈生襄賁令盱生本州從事鴻生渤海太守建生本州從事曄生御史中丞京兆尹璜璜弘農都尉文生親生穎川太守尚書令閎生祖生揚州別駕續生褒生吳城門校尉紆生九江都尉太學博士駿生選生尚書瑁瑁生穎生海鹽令瀍生漢公生列生本郡從事凡之生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英生晉侍中太尉興平康

伯玩生五兵尚書侍中始生秘書監侍中萬載生宋
東陽太守子真生齊南兗州刺史惠曉生梁太常卿
倫生衛尉君凡二十八世冠冕不絕皆有才德名在史冊自
興平康伯至秘書監父子兄弟五世內侍嘉祥積慶挺生夫人
惟夫人其生也精修正潔入清淨海其歿也通於神明有感斯
應故能致朝廷報稱之禮甚厚戊嘗聞朝請公元祐間以奉議
郎知臺城雨暴潦沱河水盛漂泛林木室廬蔽川而下水及城
雉堞漂然將決老弱皇恐奔潰謂急夫督水土雨且不止人無
所施其力公乃朝服涉溜立于隄上鞠躬申禱水溢隄壞相去
數尺吏民救止公堅立不動以笏叩頭願以身任責於是雨小

止水波稍回河流遂復其所潰隄之地明日復為平陸如故使者方欲言諸朝會公秩滿請罷遂已北方之人至今能道其詳惟公憂國愛民所至以誠心感格如此是可書也故附於左元符三年庚辰八月十日布衣林戉記

靈姑廟記

范成大

祝安上除知台州至錢唐將濟夢一婦人告以風濤之險明日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嘗有祝史竊廟中懸鐘縶其身環走殿內自言某實盜也夜半踰城還家神靈潛制於此建炎中金人入寇居民有事者夢神告以兵難不數日城陷乾道三年秋禱雨有應父老顧安時上其事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祭政

芘成大記

慧感夫人

龔明之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為大士化身靈異甚著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後以薦剡就除台守既至錢唐詰旦欲渡江夢一白衣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既覺頗異之卒不渡至午颶風倏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之祠中竊取其鐙乎旦廟史入視之見一人以鐙纏其身環走殿中因執以問荅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踰城至家矣今不知潛制於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間賊虜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謹於奉事夢中告之曰城將陷

矣速為之避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刼數之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它神驗不一後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今祭政范公作記

慧感夫人贊　釋真可

世間不淨物女人為第一云何云者嬰子辭此希有事割地建梵刹殿臺爭光麗正座三大雄高人列左右凡百見聞者生敬皆悟入靈塔柿虛空層級分次第初步至後步直至無頂處逆思不淨物乃是功德母以身為燈光遍破長夜暗：破了物初聖凡門路斷如是觀夫人慧感寧有限叱有法麟者始乃縫掖士悟世本非堅欲踵慧感武丈夫學婦人聞者莫不笑唯有大

習流　光暗默首

普光伽藍　　陸粲

史鑑公甫與予家同里居未達時與數友讀書城東普光寺嘗晝假寐恍惚若有呼之者曰速起讀書子御史也努力自愛遂惺然寤憶所見者類寺門伽藍即往默祝曰他日得如神言當令神像字一新自是每晨入暮歸過必一揖諸友相目笑之鑑不恤也遇朔望日偕諸友俱出獨攜一甕往祭極冗不輟弘治己未鑑登進士授令官歸往設齋以謝建小殿奉之

紀夢為心光書冊　　袁宏道

壬寅炁余夢入一菴有釜十五白槃如丘積問之曰王路菴也

一碑上載祝枝山為此菴伽藍夢中予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據者莫如夢而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因又非余臆中事是則奇矣枝山書法為當代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至其一詠一諧有晉人風騷壇之士傳為口實米顛而後一人而已余嘗論古人如東方叟倩阮步兵白香山蘇子瞻輩皆實知道而盡苑書法下至薄技能之入妙者若其資非近道技與神卒不相遇夫画如吳如顧書如王如旭筆豈可以技能之士目之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其技不相遠同者既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大異乎人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

趣去凡民遠甚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沒也又分身入流於諸神鬼之中於是人見之曰人神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為異名者未嘗變也譬如投毒于乳變而為酪變而為醍醐變而為餅而毒未始變也余于世之名儒大僧倘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估傭保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者敢之若先賢古佛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王路菴心光所創立者也夫枝山名士豈齷齪衲子所能招致者則心光亦異人也適鴉村僧還持卷索書因為之識其事以寄菴主他日菴中當為一段佳話也

九品觀堂　見周世昌崑山縣志

報國講寺在景德寺西舊在縣西一里許名九品觀堂相傳其地本屠沽所聚寺僧師諒一夕夢有神人被髮執戈而告之曰此當作道場師何不究心興一觀堂名以九品鑿池為沼當有石塔現寤而言之協力建造果得石塔數層上刻元幹僧師諒九品觀堂元泰定間嘉興路僧判荃公改建於此後荃公興工鼎建殿宇奏請今額洪武二十三年僧九齡重建　見崑山志

陰陽柏

高麗國進陰陽柏兩株高纔二三尺高宗以賜王綯、種於承懷寺殿庭之左右寺即綯之祖審琦香火院也今柏高與殿齊

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破山詩　　龔明之

常建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題常熟破山也藩傳有四高僧講經山中一老翁日來聽法久之問翁所從來答曰吾非人也龍也因問本相可得見乎曰可已而果以全體見僧恐甚亟誦揭諦咒語揭諦神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續圖經所載不同謂白龍與一龍鬬未知孰是

四幡之助　　龔明之

大父甲子既周之後遇生朝則捨簪於寶積寺刹柱歲率以為

常時曾王妣之越上留其婚顧忻大夫家大父往省之夜宿於蕭山渡檝舟於一古柳之下終夕為之安寢拂曉舟師大驚四顧皆巨浸舟齊於木之杪須臾水退獨免漂溺是夕王妣夢艤舟之地有四黃旛覆其上方有疑於心王父既歸言其事因屈指計之已歷四生朝矣

吳仁傑云龔浩字子正往蕭山訪顧忻舟值水發比到家其妻云向夢有黃幡六首導一舟龔問其日正水發之夕也益當以生朝施二幡於承天寺不染塵觀音殿凡三歲矣適如夢中之數云

按吳氏感應錄所記微有不同當以此說為是然不染塵觀

普殿乃是在城報恩萬壽寺今之北寺也

化茶　釋文琇

入得吾門便喫茶風流越格也堪誇雖然用處無多子領略還須是作家

又題靈隱寺前老松云北海君龍猶有戀詞來塵世不知年萬重雲裏遺蹤在千仞溪邊舞爪懸豪氣自能蟠宇宙靈胎豈得老林泉他年吸取清流去散作甘霖遍九天

贈東曙上人云乾坤大夜正茫茫雲擁金輪起震方萬里乍驚天眼豁千山初現佛頭蒼槃星隱月難呈采毒霧堅冰敢恃強佇看升騰當午運普周萬有沐恩光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

吳江周永年撰

崇護篇

聖祖都南我即馬涑田近　皇猷倍多玄澤國王大臣夙受佛勑靈山一會宛然記憶輔教有編降魔有力興顯紹隆永世無斁述崇護第二十

太祖高皇帝御製落花僧詩

盤陀疊膝倚喬松累世曾修積善功車馬有時雲會集旛幢無刻霧來從經談般若三千界法演仁王九五宮煅煉始知玄妙處為尊皈春久凌空

高僧之梅經之成佛
歷三大阿僧祇數　幻泡自銷華藏海　香音猶勤釋迦宮人
天若問因和果折攝兼資法性空　佛言菩薩度衆生以威折以慈攝

其四

宗風凜凜戒寒松　隆乃宗師澤公之孫修證還資普度功一偈回天諸祖印片香迎雨六龍從性中真大周沙界果後餘因現釋宮大菩薩帶因果行御筆總含玄妙理悟時悉殞十方空　佛言一人發真歸元十方惡皆銷殞

明進士奉政大夫兩奉　勅僉廣東湖廣等處兵巡憲事兩京兵刑二部尚書郎小臣管志道撰

諭僧無念

佛生西乾為淨飯王國長子既長悲憫衆生罪重毅山愆深嶺

海田是有警以累世因緣遂入雪山棲巖屋樹六載道成歸演妙法天人咸聽其所說也為成非；成生死；生其釋迦之道靈通上下妙貫三界陳被寤中此其所以尊稱大覺金仙為此也邇來通靈侯奏知有僧無念者方今羣僧中是僧神僧者也陛下可召會之於是即遣內臣帆舟星馳數日抵武昌東土橋召起又數日達京師即日面見朕目是僧雖壽有年其項相巍然色身俱備者嗚呼自童子忘慾至于壽高自受業而成人辭本師之座雲水叢中尋方問道謁高明而不已方乃內觀遣身外無身戒外無戒在處有佛又何指方尋佛本性即佛；外更有何佛；外更尋他佛又何佛之有哉今無念定若巍山戒心

2065

日月於斯之時獨出世僧他日脫去其名長壽如月在天世猶
諸水所在有水無水不月豈不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
里天嗚呼久同天地名垂不朽僧無念者也

題僧無念九歲出家

從師童子問清玄世事茫然學坐禪初出漸知心是佛老來悟
得性通天朱門不謁藏金錫茅屋無干飲碧泉召至　九重談
妙法問伊落魄幾經年

觀畢舟歸武昌

舟行帆飽舵機玄船室堪棲老秖便兩岸樹催風力健一江波
湧屋威鮮邨鄰誰問黃粱夢火室渠忝不二禪千夜雪山星忽

現前三：是若空年

武昌歸隱

躡雲深入嵩重山回首煙村遠世間初夜不聞三弄引五更惟覺四時寒天香馥郁盈禪悟月色精英照影閒此似市廛車馬集此心無事與相關

懷僧無念持賜松實詩 并序

朕於庶務隙中浮世人心意較之是非析之兩端思之再三謀之不已其人之情意變態多端倏此忽彼是非混淆紛然艱析朕閒人既多歷事且久尚不能治不善而安善良於仁壽之鄉此果不師古而有此耶抑人心不古而亦此耶嗚呼

靜觀熟慮人之情意始古至今倏然忽然反覆不常難於治
化古人有云犯刑罪如飲食嫉良善如讐隙信有之不誣也
嘗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教而化不治而不亂此大覺金仙之
道也朕於繁慮中觀踵佛之道者能如是快矣哉出三界而
不輪迴神通妙用無礙於上下逍遙乎兩間常云出世斯出
世也前者僧無念戒精明於皎月定慧穩若巍山磬來一會
去此常懷之不已遣人就見特以松實供之兼以詩勞之
志空五蘊隱藤蘿深由來積歲多山鬼鑑知常擁護水神到處
每揮訶戒如皎月天將悅定若巍山世欲歌幾度有時思善者
命貴松實詣盤陀

賜僧無念詩用前松實韻

談空幽隱入煙蘿路合蒼苔歲月多問道無門明五教進齋何處受三訶殘經對月從容誦補衲朝陽自在歌侶影山間真寂寞倚燈松下任披陀

大明洪武三十年歲次丁丑九月十八日臣僧勝學刻石

天壽聖恩禪寺建幢演教元季頹綱鮮紐而值神僧萬峯蔚禪師出世於此開山說法梁以十方檀樾趨向僧衲歸依咎禮于座下者莫可勝紀時無念禪師生而神異九歲出家超然有脫幻之想遂入蔚禪師之室為嗣法弟子道之所存梵輒之所存也四方慢攘慮道之不行為憂際遇

太祖高皇帝龍飛開天舉義兵削除暴亂乾清坤寧雨暘時若
沐浴寵遇之恩至優至渥也蔚師入大寂定所遺無念禪師
之偈有佳聲蘊得震中華之句蓋知其為靈山授記再來僧
也雲遊行化於湖海涉八閩至三湘廷臣通靈侯稔知奏聞
皇上遣中貴官戈：捧帛召至　京師熏沐更衣朝見於
奉天殿賜坐作詩一章四韻以進其辭曰萬機之暇究真玄百
草邊頭佛祖禪毛孔遍含塵刹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回坐
看雲橫谷行樂閒觀石湧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
聖壽億千年
御覽大悅及應對皆合

上意既還九峯
御製誥文錫賚之厚古今高僧所莫及易世所未有也無念禪
師受
命刻石以增泉壤之光于百世無念禪師喟然曰出世住山本
無彼此當知法身佛性由受業道場之所自出故以所刻詩
文命其法嗣智璪重勒於碑以詔後世璪師賫志證無聲三
昧今主席清禪師乃無念禪師之三代法孫善繼善述不忘
先志感
聖恩之所重仰佛功之所符謹石斸鐫為山門之永鎮
景泰五年七月吉日蘇州府知府臣汪諒識　住山三代孫臣

道清立石

太祖高皇帝御製僧道竺隱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為名爾以道竺隱稱自以為奇說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縱一橫誠如十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今爾檀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土智僧此立為佛刹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教乎說者如來成道時放眉間白毫相光照大千界指迷破暗利濟羣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任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德名彰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

嘗聞聖人云德不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若此後必了然哉

和永隆和尚偈二首　　管志道

其一

劫火難燒法性身空華起滅總非真三千佛子今何在落魄詩傳二百春

其二

誰識三祇身外身茶毘非幻亦非真問師化後歸何處彈指空王億萬春

又讚姚少師左善世道衍碑銘二首依　御製落魄僧詩韻

2073

其一

隆師幻火久銷空善世遺銘在楚宮日下未須憐象馬
日下可憐數乘馬日下指帝都象馬指上乘中乘菩薩
遠磨受即識曰

其二

到今雲霧擁天龍

謾說姚師靖難功風雲叱咤總成空爭如片石碑文古猶帶龍光射斗宮

按尹山隆菩薩之名舊矣儒者槩以別教目之而僧家亦漫傳為故事衍公碑文吾懼其久而磨滅也仰唯　聖祖開天未嘗輕棄片語而落魄一詩正與周顛仙傳並烈真是混一三教駕竟辭而逼義皇隆公居山以戒德稱而焚身一事可

麗神僧傳則所謂內秘外現者也俱非可與曲士浪語若行公以縞流襄武略又當別論云迺其文則與御詩同不朽矣余素不習詩汗漫續貂於此庶廣儒者憲章之思而因以策禪情云會有勒詩於石者綴此數語蒿厝乙未春正月既望管志道識

陳後主

至德二年詔虎丘智聚法師赴太極殿講金光明經

（載佛法金湯編）

迎國一大覺禪師勅　唐代宗

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彌深有感必通國祚大慶願　和尚遠降中天盡朕皈向而不

違願力應物現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

勅令本府縣供送凡到府州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師心力弟子不算多少聽其隨侍

王禹偁

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太宗聞其賢召拜右拾遺真宗除知制誥咸平四年史館修撰左街僧錄贊寧亡禹偁序其文略曰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歷京師十四朝吳越四世終能受洪範享用之福處浮圖具瞻之地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師所述內典錄百五十卷外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本集

初禹偁嘗有僧辱之故不喜僧及守蘇州時虎丘住持雲堂淨禪師自以詩僧通名謁之禹偁曰詩僧焉敢謁王侯淨即應之曰大海終須納細流昨夜虎丘山上望一輪明月照蘇州禹偁大悅遂相與交好贊寧本傳虎丘板刻

范仲淹

載佛法金湯編

仲淹字希文汝南人慶曆中參大政謚文正慶曆初宣撫河東寓宿寶德禪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藏經所未錄也仲淹為之序此頌文一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也余讀之一頌一悟方知塵世有無邊聖法大藏遺落其文因以傳江陵沙門慧詰俾行於世鄭氏家集

公守吳日瑯琊覺禪師謁

之留數日公於言下知歸與師偈曰連朝共話釋疑團豈為浮生半日閒直欲與師閒到老盡收識性入玄關 資鑑

米友仁

友仁字元暉芾之子自號懶拙翁文辭書畫深得家法紹興間為工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嘗游虎丘手書曰釋云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吾觀苦海一切衆生往往多造無量大業過日數有能知善惡之報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而不知怖者只因衣食不足愛緣迷迫見利忘義遂致於此豈更顧墮地獄中輪迴受苦也哉我勸諸有情莫作諸業奉行衆善前人詩曰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堪僧可謂名

載佛法金湯編

言出家兒舍去愛緣總未能超悟上乘視塵世中造業深者益已雲泥也

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裏人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

佛法不可滅論

姚廣孝

或問曰佛胡人也其法為中國之害久矣其可不滅乎余對曰佛法不可滅也或曰胡為而不可滅也曰非惟不可滅也莫之能滅也或曰佛法為中國之患害甚於洪水旱暵其不可滅而令其張王乎譬若洪水治之有道亦能疏決旱暵禱之有靈亦能消弭佛是人也有勢力者必能滅之矣余笑而謂之曰有勢力者汝不聞三武與宋徽宗乎隨滅而隨興也非惟隨滅而隨

與況與之愈盛也縱其有勢力而能滅但能滅其所主之地爾能滅其普天率土者哉或曰人之有勢力者不能滅天能滅之乎曰天能滅而不敢滅也或曰子之言何其誕歟天胡為而不敢滅也曰孔老二教法天故不敢違天佛之教諸天奉行況敢言滅耶何哉佛在世時帝釋梵王諸天龍神曾於佛前發大誓願但有敎法處我當擁護況敢言滅耶若論諸天神力可能滅也使其一時運行雷火疾疫盡世界內外所有敎法僧徒廬舍悉皆煨燼消殞有何難哉然諸天奉行佛之敎法惟恐不逮況敢言滅也或曰以子之言佛法斷不可滅也子更為我詳言之余曰然吾語汝：其詳穆馬佛乃西方出世間聖人也生于維

衛國淨飯王宮年十九舍王位求出家居雪山日餐一麻一麥苦行六年而成正覺山河大地悉皆震動恒以慈悲為心等觀世間衆生猶如一子教令改惡從善拔苦得樂成一切種智況佛之化導於人而無所求也既捨王位出家非為求富貴也日餐麻麥苦行修證非為求利養也既無所求於人其法惟以化人為善寧為中國之患害乎汝之無知之言何其甚歟使世間聖人如孔子者若見佛則必尚而師之矣豈不聞孔子師老聃郯子萇弘之徒老聃郯子萇弘能如佛乎何況佛之道水不能溺火不能燒杻械不能拘刀劒不能刃毒藥不能中生而不生不生而生滅而不滅不滅而滅在凡而不減在聖而不增猶太

虛空其可能滅手唐之韓愈求之歐陽修輩以空言欲滅之正
如精衛之欲填東海螻蟻之欲穴泰山可笑其不自量也或乃
聞余言赧然拜謝而退作佛法不可滅論

與聶察二郡公黃朱二令止奪寺觀書　黃省曾

伏聞各縣承奉臺劄毀拆淫祠夫淫祠者按之祀典則不經考
之圖志則無據私為建創巧自誣額者耳非曰曾經　聖祖所
留二氏之寺觀也哉　高皇龍興之初以其傳自昔朝流祚千
載神運天衷每每彰御撰以曉天下容存釋老之教資世之訓則
曰天道使然三教之論則曰王綱有補益欲默銷強獷陰稗治
化物成得所心各無他誠為慮遠思長事有切於寰中術何嫌

於方外在混一之時難輕掃滅則太平之日豈易驅除況甲里久次征役無逃赦難屬於異端民實同於赤子五臺者方拜官以謁蕃火林者每出師而拒寇兩京象字之俱新萬國叢林之如故豈宜吳郡獨有更張若此方必力於撤廢則天下當槩於捐消即今存否之間便非公普之略究其本始則三國六朝之經營考之乘牒則宰臣良牧之綸列或王氣所在而鎮以禪林或福地所歸而施為祇苑且夫伐木者止於鵲巢灌池者避於蟻穴彼巳棲託於百世茲乃抽奪於一朝使之寓居沙門則不可返之家族則不能捋毀者巳劇憤心始停者皆包異志川太虞而波生人過矧而狂作於城郭猶憑約束在海濱或致跳梁

萬一蜂毒之興誰任激變之咎且命言一下求者紛如鈔沒非
擅行之舉宮殿非可據之塩歷年瘞埋之骨塔發掘何堪萬歲
祝釐之聖牌毀壞安忍以縉紳之盛麗雖百地之贈不以為恩
在披剃之荒涼得寸土之依亦堪活命割無辜覆冒之區資富
貢嬉遊之所佃價輕微無益於府藏流民播蕩有損於邦基況
古剎俱七藍祠皆在伏望慎之又慎思而更思審除私瞅實荅
公移若釋老必欲盡之歸宗則棟宇亦當聽其自鬻則人心有
虫隱禍無階僕非有愛於宗風但實深憂於國事譬皆起於紛
紜道莫責乎安緩須乞採納多言俯察杞抱上瀆台嚴無任悚
仄省曾謹白

降魔偈　此偈授於如禪人嘱曰勿示人；則不驗　釋真可

若人精進時動靜境界中一切善惡相皆自心變現故得自心者衆魔不能惑如未得心人被現作自觀除自心之外萬有不可得不可得中若有魔何異層冰覓猛焰如是諦觀自心空心空境寂魔不有魔既不有佛不生佛不生處光光滿此光有緣得覩者逆順關頭恒自在持是自在度含識佛燈終古照無盡

一切魔屬當護持此偈若不護持魔種不能活

蓮池大師曰世間萬事皆是虛幻本來是無諸有非有妄想自消諸妄既消不真何待○衆了此改過篇云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起種；過端不必逐類求但當一心為善時時止念現前那念即起污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自遁紅爐矣炭雪點自消如斬毒樹直斷其根若枝；而求葉；而摘祇益自勞終成迷復大抵最上治心當下清淨纔動即覺

覺之即無苟未能然則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證事以禁之發願痛改一心誠悔晝夜不懈經一月二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怙懵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兒嬉而魘念皆順或逼鬼侵而回嗔作喜皆過消罪滅之象也

斷凡禪人恢復天池贈之以偈 并序 釋真可

天池子曰凡可斷乎曰斷凡之情非斷凡之法也若可斷何殊離波求水外山覓雲者乎若然者凡情既斷雖鑊湯爐炭蛭坊酒肆皆蓮花淨土耳況斷凡禪人高卧層峯與鹿豕游果有凡可斷何哉無凡可斷乎哉雖然情根久植非力斷之終難得佛也斷凡禪人恢復天池其寸心之苦一生九死而乃克功紫柏道人哀其初心聊此贈之

雲石可以卧松泉可以弄鳥語恣所聞客去何必送天池龍睡

穩庭竹堪棲鳳隔嶺華山鐘當陽蒼玉洞斷凡心不生六月煙霞凍此意向誰道拗鼻難忍痛

郡城方戒嚴曉上人以疑被杖下獄作之慰之　王世貞

豈有沙門蓄四兵空將四大施黃荊還他業後無餘事自在四禪天下行

憫松　王鏊

翠峯洞庭古剎也自寺門至官道皆雙松夾峙大可數圍如葆蓋如虬龍每風動聲聞數里蓋宋元故物也予甚愛焉每至輒坐其下移日今年夏至則無復子遺予甚愕焉

召其僧尤之僧曰縣官征徑急身之不存松於何有益鬻之以充徑費也吾聞釋氏為出世法謂世網不能加也徑且不免焉非獨人之加而翦伐及於茲松千年故物且不能逃嗚呼苛政之害如是哉是歲正德十五年也

庭古孝名翠峯山門夾道皆長松蒼皮鱗皴根詰屈風動十里聞笙鏞圜圜下陰翠羽葆天矯上聳蒼髯龍不知當年誰手植云是宋家三百年前之舊物亟當赤日坐其下時有清風吹鬢毛因思古人不可見重是甘棠無翦伐茲來忽見怪且驚倒道逢縱復橫可憐堂：十八公盡與王家充踐更神呦鬼趯遊護崖摧壑陷難支撐我傷嘉樹因久立封殖有懷何所及

顛僵力與風雷爭昏暗如聞龍象泣龍象泣何所為縣官催租如大急伊昔秦皇法最苛猶有封爵來山阿如何今日值劫數大斧長鋸交揮呵深山更深無處避豈若社櫟長婆娑年來征稅總類此誰采野老民風歌

護松篇 有序　陳懿儒

支硎山有晉松三十餘章傳為支遁所栽高可巢鶴大可蔽牛土人樵斧入山輒趙氏夫護之射書關使君馬仲良捐俸買貯戴樹築石為古公壇葛震甫諸君皆有歌

羣松合抱支硎側十里濃陰半山黑村翁記松不記年依稀傳是支公植支公昔向松之下講鶴調鷹復調馬皮皺甲蛻化髯

龍誰知復有屠龍者使君買松欲製亭煙姿霜幹仍青ㄑ一朝
頓脫儂父阮要知樹老多精靈夜靜空林覺人語大松小松共
商汝願以長生報使君結得茯苓如斗許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終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一上

吳江周永年撰

侶淨篇

支許之遊此地所習清言玄旨靡間緇白朱門蓬户聿同山澤居游蹈處互相主客或翻千偈或示一默取友方外有光交籍述侶淨二十一

送文暢師北遊

韓愈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輗軏攣拘屈吾真戒轗思逮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閙從求送行詩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谷鉞先生

閱窮老未得窺剞劂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剞則出其彙中文滿
聽實清越謂僧當火安草席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
下開迷惑胸澤豁斷株櫱僧時不聽瑩若飲水抹喝風塵一出
門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棧徵租聚異物詭製怛
中戰幽窮共誰語思想甚含喊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揭況逢
舊親識無不比鵝鯷長安多門戶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
惠安可揭當今聖政初恩澤究戡狱胡為不自暇觀庆逐鷗鷺
傑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
妹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馬寧復茹
藜藿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垈庇身指蓮茅逞志縱猿猱僧還

相訪來山藥煮可掘

公先有送浮屠文暢師序云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之在喪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詩累九十篇非至萬好其能致多如是耶捕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子之之說宜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文暢為之感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求解其義得所得敘詩九章其周旋天下凡有行必請于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

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蓄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遺告之也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其宜當告焉以拘其法而求見吾君子之道入其躬體安而氣平竟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予

之今浮屠者龍為而龍傳之耶夫鳥俯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我與文暢安居暇食憂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亦可不知其所自耶大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惡也悅予故不能即手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投此即詩中所謂草序頗排訐者是也蓋公於時雖未喜佛學而不多從浮屠氏游故於文暢南游則送以序北游則又送以詩也

送文暢上人東遊　權德輿

桑門許辯才外學接宗雷護法麻衣淨翻經貝葉開塵喧知不染安想自堪哀載結西方社師游早晚廻

送文暢上人東遊　呂温

隨緣聊振錫高步出東城水止無恒地雲行不計程到時為彼

岸過處即前生今日臨岐別吾徒自有情

送文暢上人東遊　白居易

得道即無著隨緣西復東貌依年臘老心到夜禪空山宿馴溪虎江行濾水蟲悠悠塵客思春滿碧雲中

寄恒璨　韋應物

心絕去來緣跡斷人間世獨尋秋草徑夜宿寒山寺今日郡齋閒思問楞伽字

寄皎然上人

采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長晏如想茲棲禪夜見月東舉初鳴鐘驚岩壑焚香滿空虛叩慕端成舊未識豈

為疎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茂苑文華地流水古僧居何當
一遊詠倚閣吟濤瀹

題暗吳門笆上人　皇甫曾

春山唯一作鳥自啼一室獨坐草萋萋身寂心成道花開一作開
細泉松徑裏返景竹林西晚與門人別休休出虎溪

冬日逢僧歸吳中　薛能

去掃東林下閒持未編經為山低鑿牖容月廣開庭藩業雲千
里生涯水一併還應覓新句看雪倚禪扃

夏景無事因懷章來二上人　皮日休

滄景微陰正送梅逃人逃暑麼楠林水花移得和魚子山巖收

時帶竹胎喘館大都偏見月醉鄉終竟不聞雷更無一事唯留
客却被高僧怕不來
佳樹蟠珊枕草堂此中隨分亦閑忙平鋪竹簟尋琴譜靜掃烟
窗著藥方幽鳥見貧留好語白蓮知卧送清香從今有計消閑
日更為支公置一床

奉和次韻　陸龜蒙

蕃外青陽有二梅折來堪下凍醪杯（離騷注云盛夏以鬱酒置氷上）高杉自欲生龍腦小井誰能寄鳳胎灩事肯教饒沈謝詩成微何必減宋雷
遂聞擬結東林社爭奈淵明醉不來
忽憶高僧坐夏堂厭泉聲鬧笑雲忙山重海漫懷中印月冷風

微明上方病後書求萬壽藥空迴衣染貝多香何時更問逍遙義道林有道逍遙別義五粒松陰半石牀

題支山南峯僧　皮日休

雲侵環袖重偎肩不下南峯不記年池裏羣魚曾受飯林間孤鶴欲隨禪雞頭竹上開危徑鴨腳花中遶廢泉無限吳都堪賞事何如來此看師眠

奉和次韻　陸龜蒙

眉毫霜細欲垂肩自說初樓海嶽年萬壑煙霞秋後到一杯風雨夜深禪時翻貝葉添新藏閒捧松枝護小泉好是清冬無外事臣牀齋罷向陽眠

寄貫休上人　　釋修睦

常語亦閑詩常流安得知楚郊來未久吳地住多時立月無人
近歸林有鶴隨所居潭不遠相識偶然違

送蜀僧　　釋清塞

萬里獨行無弟子惟齎筇竹與檀龕看經更向吳中老應是山
川似劍南

送維諒上人歸洞庭　　釋皎然

從來湖上勝人間遠愛浮雲獨自還孤月空天見心地寥寥一
水鏡中山

送僧歸洞庭　　顧非熊

江山開萬里歸去指何峯未入連雲寺先聞越浪鐘風香回棧
橘秋色出菴松若救吳人病須降震澤龍

別洞庭維諒上人　釋皎然

白雲閑我不閑他此物留君情最多　看春風半橘樹歸心不
相洞庭波

送元晝上人歸蘇州兼寄張厚二首　許渾

二年無事客吳鄉南陌春園碧草長共醉八門迴畫舸猶還三
徑掩書堂前山雨過池塘滿水院秋歸枕簟涼經歲別離心自
苦何堪黃葉落清漳

自卜閒居荊水幽一作頭感時傷別思悠悠一尊酒盡青山莫千

萬（一作里）書回碧樹秋深巷久貧知長（一作小）詩多病尚（一作也）風流畫公此去應相問為說沾中（一作衣）憶舊遊（此首要錄在前）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范仲淹

某與姑蘇郡一日有吳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龍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此侍郎安定公本道計使太原公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行詩請為序引以示方來爾某既不得謝乃叩其端師自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靈巖多歷名所晚歲游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平公清河公憐其舊素賜紫方袍號定惠乃告歸故山又以詩寵之既而薦紳先生咸有贈章將勒堅珉期於不墜某感其說志其事且知上

人之隱盛於吾儒之隱遠矣士有氣吞芝蘭才　風雲精貫
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教化之倫道通巖
廊跡墜林壑遺浸於靡靡之羣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
今朝雅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
聞人奈何道未信於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
而始其難得斯天下義士為之長太息矣豈如金僊之流而人
懷慕謝絶堂構長揖軒冕來則詭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霞
嶺嘯風林天子有賜三公有賜斯以見上人之隱盛於吾人之
隱遠矣必也時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朝無負於隱君子
也刘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而譎諫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

有二事時景祐二年五月八日尚書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
其序

送真元二上人歸吳中　范仲淹

歸心不可奪千里故園春及見市朝事却思江海人煙波方得
伴松月定為鄰願結虎溪社休言老此身

寄瑞光圓炤禪師　富弼

因見顯師悟入深廣緣傳得老師心東南漫說江山遠目對靈
光與誰音

贈可真東歸田謁范蘇州仲淹　梅堯臣

姑蘇臺畔去雲輕付清機野策過寒水山童護衲衣松門止投

宿竹笠帶餘暉誰愛杯山向使君應姓韋

戍芝上人歸姑蘇

身衣竺乾服手援犧氏琴繫聲不類秦古意一何深曼景託孤舸悠悠飛還舊林閶閭城下寺幾里認鐘音

贈月上人彈琴

人閒溪上橫割木素琴寒倚一枝玉吳王城畔鍊深夜月下空彈孤雁曲

送志來上人往姑蘇謁元會

折取東橋柳青：向故人欲知問館處要識舊溪春旋洒銅斛水休霑野塵吳門堂隱者必是漢名臣

送僧惠思

大車高馬塵塞轍弄石洗泉人不喜慨然擺落還吳都歸心功於弦上矢弦今發復開矢往不可迴常應笑鷲子時能海過來

送良玉上人還崑山

來衣茶色袍歸袈裟色服孤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水煙晦琴徵山月上巖屋野童遙相迎風葦鳴橡柵

寄守堅覺初二僧　蘇子美

曾攜舊書卷來宿古禪林方外求知性詩中得賞音爐開山夜靜門掩雪天陰机上一寒硯燈前三苦吟頭孫顏汗落句切鬢絲侵玉就還重琢河窟更遠尋穴爭探乳虎沙獨棟良金字稿

天星轉萬終海月沉唱酬同紀錄得失暗規箴木鐸不徇路薰
風難和羹幸生誰引手中道比分襟分野三吳潤年華二紀深
師方傳祖印我欲謝簪朝巔外煙嵐地湖邊雲水心情悰張翰膽
夢想陸機禽松下苔石何年重訪臨

贈草庵禪師　　王禹偁

陽山一下草庵深陽山一名餘杭寐香燈對遠岑莫怪相看總無語
坐禪為政一般心

酬處才上人

我聞三代淳且質華人熙熙誰信佛老疏剃髮在西戎胡法不
敢干華風周家子孫何不育奢淫悖亂簒王道秦皇漢帝又雖

霸弓以威刑取天下蒼生衆苦不自知從此中國思蠻夷無端更作金人夢萬里迎來萬民重為君為相猶歸依嗤嘻聾俗誰敢非若教却似周公時生民豈肯須披緇可憐嗷避征役半入金田不耕織君子之道動即窮那有賢達藏其中上人來自九華山叩門遺我瓊瑤編錚錚五軸餘百篇定交仍以書為先書中不說經文中不言佛有心直欲興文物感師自遠來相親為師畫卦成同人出門无咎非羣分築築墨綬何足云自注云時為長洲令

謝虎丘祖印相訪　朱長文

支頹高風遠抒山佳句稀雲叢有開士詩理到精微不知蓬舟證未勘金鏡飛忘形任詼笑教祖評自非近師宣城老遠某宣

城聿我尔有吟癖古人思與歸頗聞碧雲菴所得如珠璣漁樵
未晚出乘興叩禪扉

次韻虎丘祖印大師秋日懷寄

不愛紛華愛寂寥松風竹月共蕭蕭因隨野鶴過三徑每對江
鷗洗一瓢無復塵埃沾短褐尚思煙水泛歸橈眞人肯與義之
友飛錫重來莫待招

重九與子通遊虎丘謁祖印大師三首

絶境良居少兩全楮帟莫倦到山巔清談已可忘樽俎真樂何
勞聽管絃才子就題黃綃語高僧多諷碧雲菴孤舟欲去更回
首天半樓臺生晚煙

秋山寥曠景無涯執手憑欄到日斜地迸一丘容澗谷天低四面納雲霞凌風劇飲從吹帽多病忘情懶插花深羨二難兄弟好共將品壑占為家

浮世誰如金石堅吟鬚俄頃見晴然登山未免懷千古泥菊相期保百年方外逸民猶有傳人間高爵豈如仙良辰盛燕多遺蹟何似江南五柳賢

唐和善談性理子文繼成偈句見要屬和謹次韻

朱長文

萬法都明一瞬中可憐情膜久相蒙浮雲映月元非暗病眼生花本是空斷想求真猶未悟將心覓佛轉相攻誰能吸盡曹溪

水莫負當年祖道東

送虎丘然上人之雲居　晏殊

佛意傳庭柏詩情掩暮雲遠從香積社來訪簡栖文推衲行無著浮杯去不羣蕉房歸掃霧蘭炷有餘薰

同前　晏翹

振錫來京　浩然歸思饒鷹房為客久水衲厭塵飄去路聞賓雁征帆逐信潮長江浮影香刹望霞標臘樹何年種池床去及幾銷無因陪淨侶相送楚於搖

同前　晏詹

飛錫隨緣入帝畿鷹房岑寂幾詵微六和淨侶多時別四衆叢

林此日歸汴水乍欣浮桂棹洛塵深恐化田禾松齋却到苔侵
户宴坐真乘更息機

虎丘雲巖寺初祖順禪師素高道業久提宗唱見示語錄以
偈贊云　王隨

虎丘實名山雲巖古禪寺奇哉順禪師出為傳法地遐集清淨
衆妙闡真如理玉振海潮音燈續祖佛旨廣宣不二教明揚第
一義齋心聞至言醍醐味如是

送慈公還虎丘　林逋

子歸檇李兩輕佛林禪石抱雲根單囊想罷還微笑却是青
山不出門虎丘林壑多在寺垣之内

送昱師赴請姑蘇

同載閶門人衣囊赴甕中新烟赤岸暝融雪太湖春鐘遠移齋後香遲上座身當知舉如意寶地雨花須

送僧之姑蘇

被請閶門寺扁舟積水遥幾程衝臘雪一飯泊村橋岑色晴空映檀烟遠炊飄公台悉餘鎮講罷即相招

智老歸平江　釋淨端

你住在城隍中我住在深山裡山深少人到不知你儂起你又不戀我儂又不戀你他年白首忽相逢始知今日淺如水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　蘇軾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烏可之寒吾甚嘉之為和八首

右角看破楚南柯聞長藤釣簾歸乳燕穴紙出凝蝸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舞空五色羽吠雲千歲根松花釀仙酒木客餽山殽我醉君且去閩云吾亦云

羅浮高萬仞不看扶桑早點(生)朱明洞玉池自生肥從來性坦率醉語滿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

幽人白骨觀大士甘露滅根塵各清淨心境兩奇絕真源未純

熟習氣餘洒劣譬如巳放鷹中夜時掣紲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化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我作一篇
書千古發爭端儒墨豈相殺予初本無言
閉居蓄百毒救彼殘與肖休山作陶穴掩此暴骨橫區：劾一
溉豈能濟合生力惡不已出時哉汝非爭
少壯欲及物老閒餘此心徵生山海間坐受瘴霧侵可憐鄒道
士攝衣問呻吟覆舟邪杖渡斷橋費千金
淨名毗耶中妙喜恒河外初無往來相二土同一在云何定慧
師尚欠行腳債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
僧卓持虎丘遠老書來又出紙索予書屬對畧無以荅其意

書小詩示之

飛孟錫杖布衍纏風御泠、意欲仙一片閒雲無倚著悠然吹墮野人邊

送虎丘卓侍者

多病身如寄長貧氣自華只將窮事業便當老生涯泥飲醉生纈桃盤喜見花殷勤香火社問訊到毘耶

禪客青鞋軟詩翁白帽斜鷺田蝶相、喜聽鵲查、推戶風敲竹登牀雨散花如、一笑許雙履上青霞

贊道者年八十五歲坐虎丘已三十臘矣與語久之遽歸用雪中韵

孫覿

剡溪憶故人船回心不快茲遊仍訪舊往躅吾已邁山中老比丘坐斷大千界殷勤問病惱跋頭袖蓋不用立齊腰自脫宇宙協即之一笑粲悠然六合外指點雪花飛問我作麼解珍重出去頓悟寒悲憶

秋日陪幕中諸公泛舟遊虎丘而慈雲已退院漫成一篇

相期到虎丘出郭始乘舟曠野望山路平原水　　虞　賓

國秋客心還未喜木葉已先愁那得真僧在重交石點頭

贈無擇老禪因覩稼　　鄭　霖

兩并風雨為民愁那得偷閒物外遊誰謂秋鴻留不住吳儂一稔展眉頭

每謁祠堂憩虎丘山僧焚茗雪花浮陸衆便作曹溪會引得清風話不休

呈佛慧老師　裴良傑

顧我江湖舊壯懷家林終是事塵埃登臨直到秋方好行樂只因山速來劍石池邊須笑適花亭月下約徘徊自慚俗駕非名勝切恐山靈爲勒回

虎丘留題五絶上松源和尚　沈　運使

闔閭城畔玉池寒聞說當年淬劍看殺氣鐵花渾是妄却迷來者作真觀

圓通大士水一滴普潤大地無有邊可奈井蛙人不解只將名

向此泓泉
生公說法知何語底事能令石點頭物之萬殊同一性時人休
執有情求
東坡言語妙天下佳處揭名潭在詩弹壓山川有能事小吳軒
上看龜碑
松門石磴古伽藍臨濟兒孫話　久鸞到來還不見虎丘今
却是龍潭

赴翠峯請別靈隱禪師　釋重顯

臨行情緒懶開言提唱宗乘亦是閒珍重尊師并海衆不勝依
戀向雲山

送德禪者西平江　　釋克文

平流一派東流穿過千門萬戶佛法大意今明自是時人不顧
直到大海方休浩浩無今無古滔滔自有靈源亦似參禪大悟
若也心地洞然正法眼藏發露何妨運出家珍所在瀕機救度
明年是日歸來不爾却依位住

送慧恭先馳之平江　　釋克勤

一句單提越祖佛痛割針錐窮徹骨出門便作師子兒敢勝驚
羣資返擲平江古來豪俠窟去、先通個消息此行不作等閑
人八面清風起衣袖

清大師還姑蘇塔其師骨石中之兼簡其弟　　釋惠洪

閒說高懷照雪霜道容一見自清涼今隨生死晦心月空使湖
山藹德香故紙不堪看竹籠凝塵那忍拂繩牀安門弟子真持
遠獨為斯人未始亡

覺印英禪老近朝旨許罷泗州搭下香大任退居巖壑從所
乞也越艇兼程泛淮渡江曉夜南來者若有百騎逐後而追
之其避塵緣而樂閒曠也茲過錫山訪予齋館靡遑道舊為
情惘然馳此寄之

武夷居士陳軒

十五年曾叩竹閒鳳凰臺下楚江干別來歲月銷磨盡老去雲
林會聚難擺脫羨師如兎逸哀慵顧我似蛇盤竹筒量水百餘

里無望南州賢

同致道謁覺印老禪分韻得虎字　葉夢得

我從山中來更覓林下侶常憂雲水腳臨老涴塵土高堂老禪伯眉頰耀蓮宇號風一嘯吼萬竅爲吞吐乘高寄遠覽城郭通可數長波去渺渺積潦斷梅雨從容半日會解石平生語亂石拱榛枒重淵下深阻誰能望斗牛寶氣燀千古勿作李將軍彎弓徒飲羽

得丘字　程俱

四顧渺平野孤撑見林丘常疑湧地出倘復海所浮上有千人臺靈蹤想前修無情肯深義頑石亦點頭下有百尺淵神光千

手牛淦巖不見日草木皆先秋兩晉多達士東亭抑其流結廬
遠車馬寄此山之幽一朝施白足棄去如毛輶矧伊衆下宿肯
作買胡留

病中聞應菴歸作偈奉賀

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自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說道楊
岐正脉通

送滋菴侍者歸省覲　釋應菴

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甘跋
戟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與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
埽根君未後一著待歸汝要遵

虎丘一律呈玄機上人　葛逸

樓瀕倚雲端烟收陸海寬蒼厓留劍跡古木見龍蟠石逕青苔滑霜林木葉乾凭闌千里豁爽氣通人寒

遊虎丘二詩録似仲徵上人　富嚴

繚繞禪關鎖翠微遊人到此便忘歸古今不盡春風恨一劍清泉浸落暉

一別閶門去宦游劍池三十度經秋山童也作山僧老笑未休官已白頭

遊虎丘見暗堂扁額有感　趙月泉

入山認得本來縱識破機關境界同水自東流山自秀田緣只

在笑詼中

次韻　　僧惟敬

月泉居士宿具正因秀挺王府詡博古今施於文章政事之間人皆望澤世莫測料一日過雲岩遊忽覩寺扁暗堂二字即書詆倡發揮本來面目一段奇事信乎瑞應不凡則知東坡五祖戒衛王覺雲無疑矣補陀大士三十二處處尋神通未不出此虎丘惟敬未免饒舌以饋諸石磴其後云淳祐壬寅良月望日

智人隱顯豈無蹤形相殊道眼同柱石皇家與禪席行藏總不離其中

辭史丞相　　釋大鏡

相君提我上天梯上得千層總是虛爭似虎丘安穩坐清風明月與心齊

萬壽堂安三百衆諸方指為名利場野人不敢搖頭入報德惟願一炷香

重出 赴翠峯請靈隱禪師　釋重顯

彭山贈貫之　胡宿

影山隔重湖落日見孤塔揚舲入空曠烟樹散鳧鴨山中老癯仙萬頃纖芥納乘風落珠唾暝色遠相荅平生爾汝分磁鐵契已狎簡緣一笑空箇處無剩法方舟過谷隱風雨寒霎霽黎明帶星即尚及齋鼓緇皈期戒後會梅熟新秧插期我散縑楮莫

忘鷗盟歌

送顯忠上人歸吳郡

秋風隨處起振錫不留行却背嵩雲去迎看淮水生禪通火林默詩得杼山清幾夕巖窓下忘眠聽瀑聲

寄玅觀創觀音院　　郊　　曇

竊聞構新殿東畔建廊屋聖像已完布舍利應祈祝其餘雖未備想亦漸周足凡事在臻平慎勿尚遄速堂基不厭高磉礎須剩築閒架莫求大却須擇良木椽角貴稠直樸拱要敦篤但得規模成不憂無人續五年縱未就十年亦未蹙今生不能了後世亦修復中庭要寬廣從舍須圍簇堂前種杉檜方丈植慈竹

冬青遠岡遺夏初香馥郁

贈僧　　鄭思肖

瀟然無所著暫走世間塵羅漢來東土將軍現後身語香清淨法心苦亂離春曾得拈花意縱橫變化新

寄虎丘無擇和尚　　釋欽雪巖

虎丘山上塔巍巍影子因何却倒垂我更望師將此意說教千里外人知

寄虎丘僧

一方明月可中庭塔影稜稜夜氣清總是虎丘常住物莫將容易作人情

劍池一首寄雪巖月堂師　　徐琰

海湧孤拳矗大荒魚腸盤郢殉吳王蛟龍入地終飛出霹靂分
歷下取將金氣有靈騰上界碧波無底湛東洋人間利器於斯
盡辛苦朱雲請上方

再用前韻荅月堂

千載闔閭丘墓荒寶劒留得奉空王石頭自點無人使塔影誰
翻有物將優鉢曇花紛爛熳華嚴性海極汪洋一輪明月山堂
寐散作寒光徧十方

寄虎丘東州禪師　　袁　桷

虎丘三　年精神霄漢鶻張拳　當范處　語到

難續絃路　兩岐還有江溪流一滴竟無傳雙崖古木蒼藤
胥時有子規啼徹天

早春將祇召北上過謁東州師有墨蘭之供睡起得詩見意

柳　貫

此寺山門古游雲倒壑青早驚才一轉春騎不多停草作勾萌
漸松留偃蓋形凭高覽時物午夢正亭亭
撫物收玄覽開軒納翠微聽泉閒石語擎重覺山飛雲變方昏
景林藏未夕霏道人有行役曷曰即征衣
發墨楞伽室幽蘭為我開欲依雲水住直過劍池來井味偏宜
若再光早祖梅生公招客隱催挽犢車迴

和柳道傳三首　　流兼善

松濤翻雪冷山色照雲青巨石千人坐荒池一鑑停花垂天象
佚木卧水龍形楚客登臨倦幽懷月滿亭
雨露均清化星辰近紫微層巒如翠織紺宇見羣飛天籟笙音
細僧談玉屑霏勝莊窮暇日撲簌舊塵衣
丘壑僧多占畫圖天為開池寒龍欲去雲瞑鶴初來劍水炊香
槃墓花雨玉梅憑高宜一覽徒步日千迴

次柳道傳三首　　馬玉麟

高城落日下樹湧半山青野鳥啼還歇溪雲散復停微官猶是
客對此暫忘形為愛生公石移尊上小亭

樓臺籠海色高樹動霏微栢子當軒落天花近錫飛過帆歸日暝啼鳥隔烟霏重憶香山老臨風一振衣

古寺烟蘿外春深花正開高僧騎虎出童子獻珠來澗響風生樹池空月在杪幽尋殊未已五馬夜深回

送東州藏主歸虎丘　南堂清欲

經頭一字無翻譯文采全彰遍刹塵除却生公點頭石世間誰是賞音人

次唐基母潛韻贈閒白雲　趙孟頫

聞說龍興寺多年未歇扉風林發松籟雨砌長苔衣殿古鐙光定房深磬韻微秋風動歸興一錫向空飛

凌空一錫歸幾日到禪扉野橋陰垂戶天花影上衣井牀春露
淨檐鐸午風微三藏都看遍相思夢欲飛
歷二唐朝寺松關幾易扉花交珠樹網苔長石人衣秋水依空
淨浮雲映日微白雲無所住此際心歸飛

寄閒白雲

龍興寺裏白雲房不到于今二十霜橘柚向來垂屋重松筠此
日過人長千函秘宥心源淨百歲長齋齒頰香若念尚書舊行
履三生石上莫忘鄉

平江開元雪牕光禪師訪予臨川山中其歸也予與賓客用

一雨大潮涼中宵大江滿分韻送之不足予為繼之而予分得一字

積雪何處高蜀山最茜萃海東極孤絶日送斷鴻一徘徊秋櫂樹壑坐但空室園梁墮宿雨當晝從空出八月露水繁石蘚滿華寨相會豈無因分牀便深蓋

送無可上人之虎丘

生公昔講時聽者不起座虛空遽銷殞何由見人或名字誰與安說義話已墮尚自無求無更問可不可不見天雨花誰能拾餘屑

奉陪志學 魯仲原三君同登虎丘漫賦長句就 居中

長老　　郝經

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裡斷人行胡僧自識灰干劫菊曉時
艱淚一聲漸少松杉園寧堵無多桃李過清明向來游事誇全
盛曾對春風詠太平

次韻　　呂敏

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春風斜莫鬻花夢落日悲
涼鼓角聲古塚金精來變幻天池劍影墮空明老僧趺坐忘塵
慮石滿何煩恨不平

次韻　　曾朴

閶門塚上見新城無復游人載酒行山雉應經依墻影樹鴉爭

食亂鐘聲劍池龍去泉空洌茶竈僧閒火獨明我欲投簪營小隱佛香終日祝昇平

次韻　劉本原

一春不到闔閭城花事關卻此行萬佛閣深留塔影小吳軒靜度鶯聲松林月暗山精泣石磴人稀燐火明野衲那知興廢事只將經卷了生平

次韻　僧寧居中

公餘聯騎入山城老衲追陪得散行短簿祠前看竹色小吳軒上聽松聲來游故苑春將莫歸去南樓月已明題徧新詩佳勝處定應阿堵過天平

至正二十年秋九月登虎丘寄椽郎姚君兼簡居中幕宿

沈　欽

天下盡戎馬勝緊空陳跡興來躡層巔長嘯百慮釋陳公樓生公石頭猶記聽法時樓低劍影逈秋碧古木暗霽白日昏魚龍蹴踏江島渾幽人八十號沙門悄然右袒坐樹根下視六合俯青雲龍兮魚兮何當兮

秋日遊虎丘賦五言律一首寄方文居中上人

成廷珪

黃葉樹登臨嬉遊記昔曾到山寺却逢僧短簿流祠酒生公舊塔燈留詩駭浮俗仙鬼也多能

至元二十一年春三月二日同孫大雅張孟膚糜仲明登虎丘訪居中禪師不遇留題平遠堂

三月二日春增華泛舟也　王珣家山中碧泉似醴釀岩下綠艸如絮漿荒墳無人見白虎新城有樹啼青鴉居中老禪不得會空索劍池同煮茶

虎丘古詩一首呈居中方丈　張紳

闔閭埋骨處積壤為高丘銅池藏玉匣銀槨葬吳鉤精光化為虎落日來上遊至今劍池水月黑山鬼愁秦王按劍起六合朝諸侯怒斫山下石遺跡千年留我來感慨餘亦復探奇幽青春鬼題詩白日石點頭英雄今已矣霸氣橫九州登高一悵望日

莫大江流

寄虎丘居中上人　陳秀民

禪師有道素伏虎深池無庇宜潛龍嗟我輩那得此稽首稽首居中翁

遊虎丘一律呈居翁和尚　僧曇祺

嶽山高下列仙宮彷彿蓬萊異境同危閣出雲衹樹綠飛梁跨澗石闌紅生公說法石猶在吳子遺墜跡已空每憶吳門來弔古殘山剩水興無窮

遊虎丘訪居中禪師　釋至謙

憶過虎丘今十載重來此地叩禪扉春光淺鳴幽鳥雲氣濛

滃濕翠微山木自同巖石老劍池猶玩劫塵飛平生無限意謾倚小軒詠落暉

寄虎丘居中長老　　黃如海

一曲曾逢海湧峯中吳俯目隱豪雄楞伽室上一輪月千里清光耀甬東

游虎丘訪居中禪師不遇坐平遠堂作詩寄之　　杜禎

此堂獨占高明境萬里平原指顧間不與市朝爭寵辱好將身世寄雲山

寄虎丘居中禪師　　焦愷

憶別吳門外俄驚已六年知君厭塵俗託意在林泉基罷焚香

坐詩成對竹眠雨餘山溜響夜靜鶴飛旋問法寧違理論虛不
離禪何時訪幽跡鼓笑白雲邊

寄虎丘居中上人　釋梵琦

七十二峯橫碧波崢嶸不似虎丘多草提塞外將軍令誰敢當
頭犯太阿

至正丁酉冬督役城虎丘留連月餘賦詩八首錄呈居中禪
師

田雨妨工過小吳軒偶成

白髮趨公役驅馳上虎丘空惟追舊賞無復紀清游紅葉自秋
色青山慘莫愁凭軒凝佇久誰與話綢繆

純白

捧檄趙功城虎丘因高據險互相繆湛盧一躍寒潭底夜半光芒射斗牛

四壁新城遶澗隈劍池一上碧崖巍於菟夜吼山靈狼仙鬼哀吟風雨來

平林慘淡日沉西百萬城春落杵聲努力相歌一未徹回頭却羨高歸棲

公餘腰腳漸疼疲杖簟祠前步屧遲手掬寒泉薦清酌坐令千古重懷思

老我驅馳名利場獨憐毛髮半蒼一愁顏不解令人喜空愧吟

身六尺長

過慧上人房

終日經營不少休偶因退食趁禪幽東林許我盟蓮社底用攢眉為酒愁

懷蓬上人

蓬公只在劍池邊幾度相期煮澗泉愧我連宵清夢遠定知何日謝塵緣

游虎丘呈龍門上人　劉天易

中天突兀見浮圖地占東南勝槩殊春暖花溪眠樸擢月明林靜喃於菟題詩仙鬼山為宅說法生公石作徒珍重龍門老尊

宿禪門此際要匡扶

寄虎丘逢上人　釋至謙

短簿祠前客才華老更成題詩臨劍閣把酒對江城雪乳香初泛永絲韻轉清空山半相憶寒月到牕明

送本空維那歸虎丘　永嘉文信

人間列刹成劫厌東吳叢席蒙塵埃山頭劍氣夜還起洞裡桃花春自開水遠蒹葭風力壯天寒鴻雁角聲哀曾看石壁題詩句為問鬼僊安在哉

送寧上人歸吳中　黃潛

我如雲間鶴久厭雕籠養子如海上鷗初不嬰世網胡為逐吾

葷飲啄勞俯仰得無坐書瘝遂爾生枝癭欲於一毫端而現諸
萬象里雲連夏秋雨點大如掌三州成巨浸百水猶怒長倉忙
撰戒去風浦映飛槳有形天地間浮萍依浩蕩向也本非來今
焉亦非往臨岐將何贈詩境方漸莽幸子頗聰明莫作離別想

陽山昱上人訪予吳門寓舍求為湘竹詩予辭以未見竹上
人不遠六十里自山中斲其竹而來好事有如此者欣然為
賦長句

黃 溍

道人來自陽山麓手携舊種千竿竹小栽方斛不盈尺中有湘
江一曲未信天工能小奇不知地脉從誰縮晴窓翛翛散煙霧
眼底森然立羣玉豈必我乃累此君蒙犯風埃走塵俗故山方

遠塵慈絕斬句未成懃追促黃岡之塵大中椽政用材美剸其腹願言保此終天年歲莫山中伴幽獨

洞庭誼送嘉則空住水月　釋智及

東洞庭西洞庭下瞰太湖三萬六千頃白波之浩渺上蠡奇峯七十二朵秀色之空青金刹星羅焯雲漢林屋路宵通滄溟盧公石屏潭生面尚想此地生風寔更憐慈受樂幽隱樹林水鳥共演妙法談真兼耀古輝今誇二老俯仰有誰同此道水月光中得異才善舞不妨場地小清淨之身廣長舌坐斷湖山熾然說水天無際月孤圓一切水月一月攝楊岐乍住空四壁辛苦武田博飯與風月單丁儼千衆百世高風動寒泉次復先德之真

規拂末流之塵跡揀一莖草現瑞樓玉殿未耕金提布縵天網
打衝浪錦鱗不勞餘力流芳天瑞挺孫枝臨濟未是白拈賊

送震藏主歸吳兼東萬壽行中法兄次金室韻　釋智及

七穿八穴毗盧藏不住十玄并六相五千餘卷錯流傳說性說
心皆影響拈花微笑本無言冷暖自知魚飲水二三四七證相
承上大人兮丘乙巳我昔叨居慧日峯當場蹴踏多龍象子方
年少檀英俊力探此道嘗游從老我衰殘非舊日喜子龍河扣
金室金室當今大法王為人只箇龜毛拂頂門有眼分邪正塞
却耳根休聽瑩凌滅威風忤逆兜佛祖天魔隨覩令北山與我
同心曲白紙不勞馳片幅為言早晚定南還相看冀大煨黃獨

悟藏主職滿還吳

今古何曾有悟迷南屏懶把布毛吹山青雲白光明藏鵲噪鴉鳴小豔詩十里平湖秋滴：三吳歸路忝離亭，莫嫌送別無分付又是重安眼上眉

寶藏主還吳江

法王大寶秘形山覿面當機要見難紙襖鈔來渾是錯柴扉臥下太無端神駒墮地萬里走豺鳳衝霄五色翰火室宗綱方解紐未容高卧曲江干

冥藏主職滿還承天次剛中禪師韻

一氣轉一大藏教回頭故國是夫差鷺羣喜見英靈漢圃相休

呈老作家手面生機擒虎兒頂門正眼覰龍蛇叢林秋晚看昂
枿偏界開敷五葉花

慧侍者歸吳門

侍者恭得禪了也戴角於菟搏翅飛笑倒生公點頭石合傳隆
祖租肩衣論功何啻超乾慧唱道還看顯大機莫把閒情憐老
叟長江好泛鐵船歸

寄大慈學古庵講主 時撫臺壽院四十行人回辟華嚴古庵主席

釋智及

稽首華嚴大法王萬行因華嚴果德破一微塵出大經大慈法
力難思議諦觀法界諸有情如來智慧悉圓滿妄想執着成倒
述如大經卷藏一塵種譬喻廣演說方便善巧力開示誓令

小大威悟入同入毗盧華藏海毘盧藏海無有邊功德勝妙亦無量體用全彰大方顯寶無名相而可得八萬四千諸法門由茲建立所分別一法若有增凡夫萬法若無大真境法王稱性熾然說終始未嘗設一字法身大士四十位聞所聞盡曾不聞方當聞說寂滅時徹證華嚴真法界乃知出息與入息常轉如是大經卷與口一音俱讀誦一即是多、即一經山說偈徒贊歎大慈法力讚莫及善哉無量壽道場金碧莊嚴勝無比阿蘭若法菩提場晝夜摩靡差別七處九會即如今一念三世悉平等前佛後佛等一佛前身後身同一身稽首法王世希有如佛出世普饒益願言世主千萬壽金輪法輪永同轉徧行向地

諸上人世出世間同法會

次韻寄行中法元　釋智及

幢蓋東游駐北山青鞋同踏蘚痕斑十年不見風塵隔幾度空懷信息還猛虎口中撐玉著狻猊頷下解金環刹竿倒却誰扶起爭奈拈花獨破顏

寄洞庭羅漢琛禎石書記時居祖憂

秋風木葉洞庭波愁殺山中諾詎那思愛盡時煩惱盡好攜餅錫出煙蘿

答訓書記兼東師林立卓舉

撒土猶能史撒沙難元難弟喜通家咬人師子全牙爪逐虎韓

盧曳尾巴月下守株空待兎棒頭打草要驚蛇頹綱力振看能事種豆何妨得稻麻

答普濟元悤法兄

機鋒抹過睦州縱幢蓋行看上五峯花偈寄來春尚早離窗披斷雪初融樓臺突兀吳江上尾礫從衡徑場中裁謝莫嫌成嬾慢弟兄千里本同風

次韻答寄昭明才無學藏主

錦峯山下千年寺橫翠堂中一老身晝夜心源常湛湛氷霜戒檢獨清新彌陀現在忘形友慈氏當來入幕賓願與趙州同甲子裹茶聊寄雨前春

答前開元方崖法元二首

宗教人才繫重輕弟兄垂老益閑情徒勞剎說仍塵說盡把風
聲作雨聲勇退曾聞法雲本高閒誰似覺天清尚期末路叅玄
士悉使歸家罷問程

秋晚叢林委地空養居小巧不雷同單提獨唱三江上萬別千
差一照中船子清風來夾嶠馬師異類得龐公遥知綸白交參
處入夜高燒熾炬紅

次韻荅寄佑放宋二首

麗藻天垂五色雲龍河倦客思紛紛永嘉一宿曹溪室智者兼
修止觀門今古聞生人物異教禪同仰法王尊放開佛手伸驢

聊任使諸方謾屢論

風標濟濟出羣才目斷雲霄臥草萊未許知心排闥起肯因傳語下山來陰涼大樹元無種般若靈苗信有芟爭頌楚材須晉用只應僧佑衆中甦

退歸海雲受業謝祥止巷過訪次韻　釋智及

散席歸休愧老蒼匡徙行道任諸方百年幻寄依雲蘆午夜傳衣恨碓廿年廢時挑殊有味松杉手植已成行春風短策勞相過活計多虛為擊揚

答謝前虎丘行中法兄過訪

忽報雲巖老漢歸秋風漬水片帆飛衝霄鐵鳳離金網戴角於

菟出翠微勇退急流今古少相看白髮弟兄栴願同寶掌千年

壽五髻峯頭一振衣

次韻示萬壽因藏主

本來平等沒疎親學道應須建正因只為衆生迷寶藏直教大覺棄金輪北山密付刀頭蜜西麓全提眼裡塵石火電光猶是鈍當機無我亦無人

松衍懺首掌記

二月東吳浩蕩春青天時雨講花新縵：教網周沙界透脫須還是錦緣

罪性元空懺亦非一心三觀淚離微太虛為紙須彌筆倒用橫

拈最上機　釋智及

悼開元方崖法兄

丁巳十月十六日開元老漢入泥洹信腳踏翻浮佛閣全身抹過聽秋軒眾人索偈聊書偈至道離言豈有言七十一年無罣礙話行東土與西乾

老禪遷化荊溪寺物，全彰淨法身蛻削泥牛耕碧落懷胎玉兎滾紅塵雙趺示相機雖妙一曲無生調轉新大衆定門來又去曇花重現火林春

次韻寄開元方崖禪師　釋克新

我家黃髮大中郎文采多應雨露滋弟子鳳皇吟總好故人湖

蝶夢何長清秋葉覆臺前石白晝花深竹裡林著處都緣龍象
繞綠陰猿鶴識天香

思洞庭寄秋天覺菴老師　釋行端

煙蓑濤笠洞庭邊天一方上有七十二朵之青芙蓉下
有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漿中有美人兮佩服金鴛鴦游龍車明
月璀璨與造化齊翱翔憶天風吹我登其堂飲我以金英八月
之沆瀣食我以崑丘五色之琳琅換爾精髓滌爾肝腸灑然心
地常清涼非獨可以取四極輕八荒抑且可以老萬古凋三光
久不見兮空慨慷久不見兮空慨慷

悼定慧大方　了菴

佛日西傾不奈何奮身揮起魯陽戈向來入室操戈者大後爭
收設利羅
彩鳳翻空出威時金烏燥破五須彌全身跳入大中浴後世無
勞問髓皮
吾衰不復夢周公識吾衰豈夢中勝熱高風冠今古硯池無
底大燒空
善惡由來只兩岐開眸作夜亦吳為鄭公筆力堪扛鼎來寫禪
師活化碑（按舊明德所撰鈔其墓云云述師大化事別鈔入藏燈篇）

訪翠微上人　　郟僑

行客偕奔馳尋師到翠微相看無俗語一笑任天機曲沼浩寒

王横山鍰落暉情根枯未得愛此我忘歸

寄羅漢寺僧　　朱良實

黎里人家石上緣幸師來往古林泉夢回竹榻聽猿嘯定起松軒看鶴眠暇日每留香積飯長年不離苦空禪老夫亦是此中者久欲相尋上釣船

宿虎丘嶰上人房次韻　　周砥

劍池千尺底天影正中分樹密留飛雨岩虛落斷雲緣苦本無妄法妙豈須文一宿青蓮衆安知五霸勳閑吟風磴坐自掃石苔眠水面落天鏡松聲鳴夜絃秋堂留客共寒燭照林連寂靜因何得虛懷太古前

追次唐慕母潛宿龍興寺詩韻寄方厓　倪瓚

無家何處歸南渚有禪扉湘簟閒秋水池蓮墜羽衣硯池滋黯黮竹露淨微霏秋燕情如客攜君去槳飛

寄開元長老兼呈鄭明德

已公令我詩與生堂下綠苔無俗情天女下試寶花墜麴生相逢青眼楨布金已住長老宅乞食應憐王舍城何當棹歌一來過同載唯許鄭康成

送霞外師還積沙寺因寄鄭博士毅長老

湖水東邊積砂寺繙經室裡看爭棋食馴沙鳥巢當戶坐愛汀雲影入帷惠遠何修爲律緛康成終老只書癡寄語山靈莫疑

怪松陰好護中興碑

寄東白上人

楓林散霞綺湖水淩秋烟忽憶北磵深初春掉酒船羽客借鱠具高僧醉棣禪何時來甫里痛飲　前

悼頂山清上人

幽曠山中樂飄飄物外踪焚餘閉想石定起獨峨松花落春水靜雲垂澗戶重依三種蓮處林塢只聞鐘

盂渡前溪見水源偶來佩芷服蘭蓀香塔猶帶山窗影經卷長依松樹根雲起晴峯還有觸雪消春野不留痕脩然我已忘言說翠竹黃花自滿園

南峯宴坐僧　宋　無

空寂橘木形八定掩松扃鶴伏啣來果猿看誦罷經雲霞埋衲重苔蘚上襲青心有樵人誠曾因採茯苓

寄斷江上人

長江瀉百灘句截斷狂瀾片石青松下孤風白日寒空花隨塵落曉月對棋殘誰共清吟癖無扉敞夜闌

送宇上人遊金陵

千峯亂水上一榻到應分古像焚香禮寒鐘出定聞斫離劍池月錫入秣陵雲好去北山住草堂休勒文

尋僧不遇（次韻熙寧中上人如蘇紀游十首之末也）　陶宗儀

肩輿伊軋度嶽岑義重宇衆故遠尋澗雨收時花作陣岩扉掩
虎筍成林浦龕香歇聞清晝石鼎煙銷鏁綠陰那得相逢話疇
昔嗟哉時序百年心

存此山寄清游蒙　馬臻

秋風錫杖別多年細讀新詩盡極玄却憶姑蘇雲外寺月明誰
伴夜深禪

傷存此山　魏性帝子

天台山上何年別一住姑蘇僅十春貓袖典錢收古帖好詩遇
客寄閒人悟來靈徹心多懶老去維摩病漸頻真性常存元不
昧龍頭石塔蘚痕新

送息斷江住平江天平寺

雲門和尚舊家風聞道宗通說也通佛法悟來曾徹底江流截斷合朝東指頭龍象叢林喜句裡乾坤大藏空想得禪餘詩興好鐘聲半夜月明中

寄平江開元文席息斷江

閶閭城裏開元寺信手拈來敞法筵有道不勞方外疏住山聊結世間緣化歸檀施僧能說詩出叢林客任傳截斷衆流江自在思波湛碧連天

送姑蘇權中上人回江陰禪香寺二首

渡者楫橋半夜鐘禪香得業早心空無端踏徧錢塘月又覓新

詩送遠公

杖錫秋風去住輕諸方解結慣曾經依然舊業歸來好庭樹森森柏子青

送擇僧正詩序　釋圓至

靜菴法師掌吳縣闔教之治秩滿以最謝海昏吳之故者禪者聞其行爭饋文辭為餞蘆靜菴喜遂藏而貢之所適必與俱余時自潯陽往海昏入境而靜菴之政舉盈於耳既見挹其言色日其政治信前聞之不吾欺也君出所藏示余凡數百篇余憂其藏者多而貢者勞欲簡存其尤則靜菴之形容不詳見於覽者之目故序紀其多軸存其簡使一日而二得焉潯陽於海

昏隣而弗厲利害之勢不相及也則余為是豈以筆舌之媚售其求者哉

書近文與南峯表上人因題其後

余少嗜古文每讀戰國秦漢作者之辭愛其高簡雄渾銳意欲似之由之不得其塗陷於聲律鄙淺之學蓋嘗慨然恥其失日夜刻濯求以自新然猶恨舊習既固自克之力未充每一引筆則時語滾入不可禁嗚呼古之道其果不可至矣乎余客游積砂所遇無舊而表上人顧余獨厚嗜好亦與人同余無以為上人歡乃書近文數首為笑樂已丑臘日江西圓至書

贈聖天紀　釋圓至

拈華成詩首二新喜來憑吟欲攀雲鵬翼眾是狂吟病我恰纔痊

又到君

齊南峯表上人

自別陳湖寺清明絶勝游林中無幸屐江上見孤舟夜夢思山泣寒稂過雪修知君詩思苦天際下明鷗

賦舍利塔送僧　楊基

八萬四千塔歸然天地中靈光忽上下浩刼未終窮法象諸天護真身五蘊空堅明元不壞生滅豈無同誓住猶飛錫三匝禮秋風

空齋天王寺九丘號也託友求詩為說偈曰

主人坐空齋差戒兜率宮兜率乃佛土亦在虛空中兜率既無有空齋何所從豈獨空齋無四大亦本空萬有萬法幻如泡影電風隨起即隨滅無岸色與同以無起滅故即之了不逢真空本非空去住空色同試舉空齋偈為叩西來翁

洪武壬子夏予居虎丘記司山中諸名勝感以偈見貺遂成一首奉答

海湧峯前一笑間當機覿面不相謾仰山夢裡神通到積翠胸中藻思寬拈起布毛明體用撚翻藏海絕波瀾笑多鐵眼銅睛漢一曲陽春和總難

示虎丘園首座

等閒坐斷兜生關窾：如：得自開三十年來圓頂者清名從
此落人間

未虎丘現藏主

海湧峯頭笑轉身五千餘卷若為論遠牀三匝敷揚處堪作龍
峯派下孫

寄仰山無念學首座 按此即聖祖所嘗賜詩刻石受業道場者也

五派傳來臨濟宗入門一喝露機鋒老婆心切能容易試看疑
蛇變化龍

竹篦倒握雜龍蛇祖佛塲中有作家兩手展開親付囑佳聲
得震中華

嗣天界華首座（按此即金室史作萬峯語錄序中所云華首座私錄其語者也）

寶劍全提劈面揮祖師心印鐵牛機當山今日重拈出分付渠

儂繼祖衣

贈清首座（疑此即并天壽寺為聖恩之碧潭清禪師但清公乃學公孫不知及事蔚公否）

傳衣表法獄因枷無底籃盛死活托撞著知音開痛口同生同死會龍華

寄寶藏首座（按此即萬峯第二世寶藏持禪師也）

大愚脇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止偏臨濟窟中師子　燈燈續焰古今傳

寄果林首座（按此即東里禪師住蘇主墓山見果林和尚卦亦相投者也）

傳衣表法為人師不是閒人說是非實地參來心自悟何妨語默淡離微

送虎丘應藏主　　釋梵琦

真參第一著玅悟第一藥若是過量人其心自貼廓虎丘掃蕩邪見師電光石火舒先機佺俐衲僧俱直截不須更問今何時大藏小藏從此去豈有意根椿立處十字街頭沒底鞋千年石上無根樹

送虎丘定藏主

睡虎元來是大蟲翻身跳出草窠中是凡是聖俱吞却方見楊岐正脉通

送虎丘順侍者

白雲飛落劍池傍紙襖新粘三一方ず　　ふ然顛倒卓菴渠懸筆倩提綱

送東侍者之天平

天平卓錐峯最奇入門便看浮山碑其中九帶不到十讀者未免心狐疑上人來自扶桑國慣見瑠璃浸天碧夜半魚雞啼一聲鼻孔眼睛俱打失走徧東西與南北依然無處尋行跡

送宜禪人之姑蘇

洞庭一望水漫ゝ去路遙隨眼界寬紅蓼白蘋秋正好不知誰把釣魚竿

過海雲院贈及長老　高啟

衲擁寒雲老一丘遊方無夢轉悠悠茶香吹過前林晚菜葉流來別澗秋舊拂講餘懸壁上殘經定後落林頭紫藤塢裡歸逢雪煨芋曾煩慰客愁

送圭復菴還天平寺　釋來復

白雲泉上遠公菴我昔樓禪借一龕夜壑松濤寒作雨春盆花霧濕浮嵐龍門客賦詩成軸虎阜僧來頌有函楚些難回南檻定蒲團誰與話同參

江左多年不得書范公祠下往來疎義田無恙徵科後梵刹重新劫燒餘火擁爐鹽寒榻靜水添蓮滿夜堂虛架裘曾習西方

觀巢聽晨齋報本魚

僧道行　春日懷十友詩之第九首　　高啟

楞伽曾往問緣悶冒嵐泥殘雪寒山莫幽扉閉竹林欲寄禪棲疎尚遠捐俗心剔後空遙念迩、雙樹陰

答衍師見贈

衍師本儒生眉骨甚疎峭軒然出人羣快若擊霜鶻早著垂長紳挾冊誦周召欲陳興壞端往應乞言詔乾綱會中預四海起攘剔仰頭望天高氛浸匿義曜藩邦日尋兵纏王罷朝順木顛豈繩維長往遂諭擢披緇別家人欲挽首屢掉趙哉休歲徒高躅願追船初來北城刹駐錫問宗要相逢夕宵城簷燈樹間照

蒲成出叩跡鋒疾驚楚儡我或勸之冠不苔但長笑留連忽中
離名山赴佳召頗知此行樂風志酬歷眺吳峯戴樸登楚水投
文弔江秋雨鳴瀨海曙霞發嶠雲奇務寬蒐不悼躡遐徼東歸
姑安禪幽谷斬蓬塵坐數雲中衾薜屋一澗繚前年逐戎旗野
出事田獠是時陰颱作山黑捲狂燒不畏猛虎過車宿傍楓廟
聞師隔烟嶺無寐聽猿叫晨興雪滿壑衣濕寒木燎空林斷樵
蹤況見來轎相邀至岩扉山竹穿窗碎深房黃山藥乾葉酸
風銚頻釋行旅顏氈綠欣飲醪促還不能淹喧寐數殊調邇來
竟何成三十匪年少恨無孿孤力結束從嫖姚閒坊借書披危
坐似持釣行憂銜見奪謁恐冤遺溺逢人戒詰時減縮刀在鞘

軍擊五月急市　無賤鬻壯氣漸欲磨妻孥困纏縷堂廷實履
疎暑夕行熠燿師來賙長句有譽無鄙誚紐章眩芬數金奏聆
要眇據梧起豪誦心疚渾可澡回顧平生吟真咽蚯蚓竅上天
宰玄化亂治方臣料性命如窮鱗倘獲罾罻卜居計已決不待
龜灼樵過湖就稻蟹靜處容不肖安能效羣女倚恃鬬妍詔泳
風或鳴橈耕月還荷篠師當重見尋梁一釣啸

逢雲岩僧元賢將赴湖上因送一首

早懷塵外想每訪林間蹤空齋峨夜雪共聽雲岩鐘西澗已久
別東城忽相逢還當布袈裟去坐湖上峯喧寐既殊調無因復
追從倚閣一邊送秋山紅樹重

賦得真娘墓送蟾上人之虎丘

色相終壞滅佳人能久妍銜碑山寺裡小塚竹林邊蘭葉春風帶苔花莫雨鈿情留吳苑客夢逐夢臺仙高僧方宴坐身在散花天

賦得履送行上人

穩稱遊方腳新編楚岸蒲清欹拳頂石危柱世間途輕曳愁妨蟻高飛笑化鳧上堂聲每眾度嶺影還孤著處朝行道拋時夜結跌空山欲相訪落葉去蹤無

送瀚公住靈巖

離宮遊路絕名寺道場開我昔題詩去師今說法來茱萸垂澗

戶菡萏發池臺興壞供空幻登臨不用哀

吳僧日章講師赴　召修蔣山普度佛事既罷東歸送別二首

萬人擁座聽潮音寶剎曾迂一玉駕臨佛法曉敷三藏秘帝恩春及九原深鍾山坐處花頻雨練浦歸時樹欲陰擬問楞伽嗟已別楚江飛錫莫沉

故鄉未解識清容却在金陵闕下逢中禁曾分齋缽飯上方時叩講莖鐘一帆細雨迎江浦半榻斜陽露遠峯相送師歸忽多感飛雲亦戀舊依松

送隣僧浹雲歸笠澤

往來海上獨離羣雅稱身名是浩雲經院葉深秋講散香臺鳥

卞千齋分坐聞山偈曾同說別後隣鐘不共聞笠澤到時尋舊
業菱池漠漠雨紛紛

送恩禪師弟子勤歸開元寺（寺有二石佛自海上浮至）

山衲經寒補雜繒白雲高寺遍尋登法身已見浮來佛宗音曾
傳化去僧歸過江城誰施飯定依舊院自懸燈明朝應恨千峯
阻欲問楞伽已不能

訪因師而師適詣余兩不相值

我去尋幽院師來訪小園休言不相見相見本無言

西澗訪衍上人

日暮冒餘雪望烟西澗陰不因師住處何事到山深

賦得小吳軒贈虎丘塔書記

卅霞結飛甍迎出驚嶺上平拍西山雲淺挹東海浪五湖水如杯歸棹安可放當年笑夫差乃欲百里王吾觀大千界等彼一塵相試語虛中僧非真亦非妄

答定水寺芭公

日晏初出院閒齋一蕭然忽枉名僧書始知在清泉憶昔雲岩居共締林下緣夏陰繞澗吟秋露開閣眠睽合苦難常別來歲頻遷趣同責道在跡異慙名韋明月出東海想照空山禪無因荷衣樸徙禮高峯前

喜了上人見過

戴時西間別愁喜過家園潛泊林間供塵空世外言豆花零晚
架瓜蔓絡秋垣莫厭頻相過衡門久息喧

寄衍斯道上人　徐賁

已知出世萬緣空誰謂詩窮道亦窮雙履徧行黃葉雨三衣獨
坐碧蘿風茶山泉石皆兵後古室香烟自定中愧我遠歸千里
客校閒未得與師同

賦得淨瓶送衍上人　楊基

塵研湛靈泉行住一跡友紅蘁天女花碧柿大士柳中圓淫真
空外潔照萬有自盛甘露漿不貯靡閒酒衍師時出定提挈每
在于詞鋒當建旛禪舟宜守口

吳江別蓮上人　王稚

颯零有若此離別復如何情劇酒杯少愁添詩句多荒村黃葉樹極浦白鷗波回首相攜處秋風瑪瑙坡

同高記室訪虎丘蟾芑二上人　徐賁

林下曾相見重來記往年笑談俱是法來去本無緣山溜泉通脉簾陰竹護煙磬忘人世事得共此棲禪

賦得石井瞻虎丘蟾書記

來款生公室因尋陸羽泉虛澄雲液靜陰蔭蒨土花圓竹引歸香積瓶分供法筵虎跑晴見跡龍伏暖浮涎錫影孤亭日茶香小鼎烟師心如定水應悟趙州禪

寄衍書記

聞道歸來口空山獨寄禪施經村口市斡衲石根泉竹色林扉掩雲深草閣連秋風若相憶空託下方緣

賦得送僧道衍

舊日天王獻初因佛祖傳藏龍元有法乞米但隨緣不受蕭即擊寧求魏伯嶙托歸村口寺洗傍石根泉此去留香積當參飯稗

訪衍上人不值次壁間韻

僧院深無地清幽慰客心衆山同晚色孤墅肅秋陰託興詩頻賦論情酒罷酣開簾知樹杪過竹是溪潯雲靜明遥望猿哀續

短吟秋風空返棹偶此記登臨

贈別休休菴了堂上人　張雨

老僧十年不出戶架裟搭架風披衲衣留在阿蘭若佛法傳過高句麗客牀雪鍊一瓢茗經藏苔昏三尺碑不向廬房看偃蓋卷中原有古松枝

訪道衍上人時寓海雲　張羽

尋僧自補殿古寺夏雲中聽鳥明閒性看花悟色空風傳烟磬處竹引野泉通便欲捐塵累香燈事遠公

題海雲寺真禪師道行碑後（西菴慧昙之師）

空色俱明了何心涉世緣高名爭共仰禎石底須鐫茂筍無遺

物衣盂有的傳西菴今跨竈光照海雲邊

涉世寄道衍

涉世情懷冷似冰狂歌醉飲任騰騰隨緣即是無心佛達理何拘有髮僧但得遺風追賈島不須虛譽繼盧能歸山未有謀身計寔憶閒雲鎖碧層

送璘藏主還虎丘　釋來復

真參要自識心源信是無門即法門頑石點頭如會得三乘五教總陳言

又

掀翻寶藏得摩尼白日風雷起劍池不涉太湖來去路分明早

是到家時

虎丘塔藏主去歲掛錫河上今見於濠梁書偈贈之　釋宗泐

一氣轉一大藏教快如俊鶻掠秋空虎丘賴有家風在未手能扶濟北宗

寄虎丘塔書記　姚廣孝

聞道蟾公似贊公一瓶一缽寄山中雲封蘿屋長疑雨泉響松岩半是風履破只緣行腳久囊空非為作詩窮逸思短簿祠前夜夫聽寒鐘出澗東

祭天童用愚顏禪師文　姚廣孝

惟師與吾生同其邑閭而相似偕從於釋師性聰慧吾誠能及
才日以廣學日以益志趙儕輩卓然自立數罹兵亂鄉閭背馳
親友俱棄形迹棲遑遺黨空惟影之隨飯以糲食衣以麻緇
鳩止于棘蛟伏于泥艱難備嘗心不少衰教苑禪叢徧于坤維
道之所在地可為依尋適武林即登逕塢愚菴寺之頫垂青頎
俾瞻綱維衆無不豫復謁嬾菴千戚嚴主延師典藏四聞厥譽
載叅凌霄玄機迭應特立不羣鸛鳴九皐湖海士咸以景其高
始拓蚣谷住千頃山木石為隣岩扉無閟煨芋附火何如懶殘
白雲與我盡日閒飛泉可濯懸蘿可扳松根石上自足怡顏
不涉世趣忧閱十年俄遷萬壽浙江之右克徇時緣入壓垂于

延接方來將無作有風火汾陽師宜為後道行湖山德伏耆舊
僧省公遶榮陛天童鵬翼斯展九萬里風大闡古猷啟迪聲聲
後生晚進麗權景從　詔起來京編摩聖經厄首皓髮老成典
型訪吾官靡大叙生平風景雲夕對榻舒情師以疾辭退還杭
城樓居江干養痾以寧豈期弗瘳溘先川逝維夏之半訃音倏
至法舟既傾苦海孰濟中腸痛熱兩目交淚師視死生去來游
戲世禮難忘聊營一祭

送茶上人參湧泉蓮中禪師　釋文琇

德山見龍潭商事何曾會一吹紙燭滅虛空百雜碎寬廓見非
外寂寥亦非內穀活并縱擒一一無拘礙師子百獸王遊戲得

自在三世佛與祖藐之若兒輩道人根性聰俊詎況不忘但當
拍其肩自然無向背迅捉豈玄機秘密誠三昧欲見、還難擬
思、莫逮北山今代雄妙用誰堪對直教脫蓋纏初不勞動喙
豁開摩醯眼涉入華藏海一切但尋常自有通人愛

借金室和尚顓悼華嚴瑩中和尚

見得分明浸黑虧也應只有第兄知山塘路上同行處水竹軒
中一笑時不特泥牛還汗下直教石女亦心悲莫言此話無分
付萬象森羅解受持

解無倫偉行無虧堪受賢王持見知道猛初為綱領日拙菴三
宿觀堂時玉風方振天龍悅佛日俄傾草木悲大定本無生滅

相賴綱此去甄扶持

送萬壽師侍者　　釋文琇

雨歇雲林清風靜萬籟寂盤膝坐終夜機智俱已息五更鐘動
東方明究然叩我心房窟平生氣誼有相合欲別者難為情
卷衣直上金陵去落日樓悵絕塵慮鳳皇臺上肆遐觀護龍河
頭扣古音　九重丹闕天下奇樓臺金碧相交輝鍾山秀色聳
霄漢長江東下如龍飛我非平生愛登賞興來幾度攜藤杖病
體衰羸不遂行日送游踪謾悵望不見魯通侍者辭烏巢布
毛吹起誠若何炷香薰日矣幾百載清光照世何其多

送萬壽茂知客

禪必須參道須學不是現成非造作直下衝開萬仞崖頭、抄
入毘盧閫乳竇曾司大陽密開口也知應不錯一任旁觀笑不
休胸中是有超羣略禪流見得胡爲難回天轉地須臾間儻隨
語脉未忘解對面自隔千里閫汝今無求我無語七佛傳來此
規矩瞥向人前恣拍盲南山起雲北山雨

賀萬壽中道中藏主

道人纔入熙怡室華藏重、盡揭翻百草頭邊明祖意一毫端
上識根源龍潭吹滅德山燭良遂推開麻谷門肝膽等閒俱裂
破蟭螟吞却鐵崑崙

次韻賀萬壽象初禪師

早從梁郎印心來兒角燈心鋪中、用少用雷砰澀南射玄設玉
轉又珠回吸乾眼底西江水細抹階前下馬塗如此言亟重舉
起石人笑慈丰邊腮

贈萬壽達首座

彈壓叢林氣象新金毛師子解翻身等閒拈出眉間劍驚闖浮
倒
主地神

送萬壽宇侍者

禪月模先達此宇凡情聖解廓然空南陽三度喚侍者濕紙將
來裹大玉

賀遞菴和尚住北禪

宿承願力檀多開早悟天台觀行門千聖頂中施斧鑿一毛頭
上立乾坤碾山簇大煨黃獨金殿茶甌對至尊此日北禪開法
席定應四海象龍奔

次韻答前北禪炤菴法兄和尚

吳家真種草觸處解鷹揚高揭胸中鏡斜彈腦後光風雲藏杖
履江海飽星霜大坐登高處施為別有方

次韻答虎丘滅宗和尚　釋文珦

火宅真燈滅浮息此日有誰能續得瞻風撥草競驅馳捨安取
真自戕賊神魚已化蒼龍飛鷁：只向空池覓渴鹿癡狂認陽
燄逢客首燕趙越國雪巖機用超玄徹懸崖峭壁非險危碎珠

驢頭豈遺睡分食鷹爪寧緣鸚如斯宗匠今古稀度生止合隨方居不辭老大賈餘勇輒越監抑還招提默炤邪禪望風靡渾如秋臺凌霄時劍池吞却華藏海燈籠踔跳空中飛維南有策北有斗趙州甲子蘇州有何時來叩峯頂閘洗耳松風聽雷吼生公千載今復作頑石點頭應不錯莫言學者火當機寸腹蛇醫還吐雹

贈虎丘嘉藏主

扶桑國打禾山鼓海湧峯飛照濟禪摩破三玄與三要風搖江柳綠如烟

畏盧閣下鬼仙詩四海禪流切要知看盡元來惟一句若言一

句早成讖

送虎丘南侍者之靈谷

小玉聲中得指南不虛親見老雲巖明朝拂袖飡去千里東風一布帆

寄永天東堂野舟和尚求題先人道巖居士傳　釋文琇

目飛巖電貌含霜大法元龜佛紀綱俯仰周旋皆祖意吳諄怒罵盡文章趙州老去機先峻天瑞傳來道益昌大施門開無壅塞先人猶待發幽光

送永天數維那

戴阜曉來雲霽霽長洲雨後水漣漪翠巖堂上笑迎處早竟何

曾異此時

送瑛白石住雩窿

松源一脉傳來久木翁端能總其後道人早得格外機散林久
侠揚真吼高提鉢爺居雩窿叱咤萬象驅雷風大悲千眼覷莫
及十聖三賢曷敢從擬轉南唐安北向六合雲陰萬山黑覷面
施呈有變通拋出金圈并栗棘平地忽現釋梵宮中下之流馬
可測渡河看象解截流懸崖師子能迴擲我今說偈聊讃揚本
無言語無商量二祖當年錯斷臂達摩何曾來大梁

寄獨菴法兄兼呈西蕃和尚

坐斷深中更有誰海雲深處是樓犀鋼頭鐵額言前死鶻眼龍睛

喝下迷線路放開分內外牢關把定絶毫釐那邊別有真消息
只許渾家父子知

次韻答天封密印宗和尚

鍾阜山頭海湧峯幾回連榻話先宗宏機密用難窺測英世真
傳克紹隆路轉千盤單騎入珠穿九曲一絲通巖頭雪嶠鰲山
居合監降旗在下風

送玘藏主歸蒙明

等閒抹過布毛機半夜金烏海底飛書字藏空渾是妄側身對
客亦成非聖氏迷悟空中翳霧露雲霞體上衣沙浦潮生家已
到菊花香噴滿林扉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一中

吳江周永年撰

客中有懷寄留止菴法弟

止菴遠自　京師歸殷勤訪我雙江滇東軒淨掃置特榻通宵相對情怡：提起葛藤截不斷鐵蒺藜值金剛鑽五須彌山高何高四大海水滿非滿拈卻洞山三頓棒覷瞎摩醯頂門眼千聖頭邊掉臂還明月清風有何限此心正欲同細論為衆行乞婁江村眼眼俄驚已旬日未嘗頃刻忘賢昆茲因便風聊致故百里雖遙猶對鏡定光金地招手時智者江陵點頭聽異復異分奇復奇寥：宇宙誰能知回來擬與重提持歸心莫向祁川飛

示徒弟海長老

古靈歸大中佛果歸太平伸出措背手錯聽蘭雞鳴一能啟師悟一得師發明偉哉二大老千古流芳聲汝從鍾阜還江柳絲絲青老我無佛法何慰離別情紹隆吾祖業十載親經營出入霄霜雪卧起操準繩睡煩田思慮疏悴勞其形竹頭與木屑莫不知苦辛久從千漫遊未識新庐庭固當細語汝還須著眼聽山門向佛殿僧堂朝厨廳一柱對一柱一驀連一驀院事既已領汝宜忍守成家業復委付吾懷坦然平須臾爾亦起舞半夜金烏昇斷却廿蔗埋笑倒西來僧

次虎丘無說和尚頌贈通禪主

拽草瞻風事行腳走猶大涯尋不著忽然突出杜杖頭方信從

來謾驢屎無丈無餘問太虛祖師未必能識渠木人唱起無聲曲泥牛拽動黃金犁稱流直下便休去推不向前留不住仰天大笑下雲巖秋風拂生庭樹

送思藏主

道人初入鍾山室布毛未舉先超軼直人今登禪月堂鼻孔眼俱打失如來四十九年中縱橫說有并說空青天無雲撒白雨石上臥月蓮花紅碧眼黃頭盡拈卻大坐當陽展韜略一舉三山連六鰲風前笑倒黃幡綽

送慧藏主

對一說倒一說六月炎天飛白雪十方世界空寥寥三千刹海

波濤竭竹篦話布毛機一筆勾下何須提露柱朝來忽發笑蟭
螟昨夜吞須彌北山雲太湖水信口道來無不是背明投暗如
稻麻盡使回光歸自己咄：力園希林過趙州東院西呈橈
舞棹笑戴老何如留取雙丫眉

示鎧維那

維那且喜大事畢白日青天轟霹靂廓清五蘊空十方諸佛衆
生無可得應用著，能隨機輕提重按無差違大中撥出一輪
月樹頭釣得雙丫魚北山老矣沒碑記開眼分明成瞌睡子來
索我贈行藏抖擻屎腸無覓處信手援毫信意書撒出數斛摩
尼珠照天照天發光怪驚倒西來碧眼胡

示謁侍者

北山初入院謁禪來執侍志氣甚不凡直欲明此事此事殊易明初不勞指示聞訊及燒香頭、無覆蔽圓悟聞雞鳴依然不離位未知向上機馬會末後句要作他家兒莫墮他圈績盡底俱揭翻斬新成活計鍼眼裡跨跳剎竿頭遊戲三世婆伽婆盡是眼中翳笑殺老達摩西來傳祖意

送賁維那

興化打克賓赤土塗牛奶罰錢設饌飯瓚蛙恒腹蟹當機一笑俄撒翻敲空作響胡為鞋柙翅於菟嘯林樾凌風彩鳳翔雲間江南二月春正好頭、直截無之遠禪月堂前送別時一箇黃

鷓啼水杪

送雨知客

雨夜讀傳燈窮神俱破墮嗢哉老龍門還於炭裡坐禪流切記
莫學渠二畢竟非丈夫從來自捏鼻蛇寶時後況亦懸神符
北山無端與麈道早是全身入荒草撒手威音那畔行自有清
風來浩浩

送閑藏主

如來四十九年說大似龜鳥換作鼈慶喜從頭結集來又向虛
空剛釘橛柴辮鼈下還未然寶八布衫都破穿一氣轉得較哈
子餬饘餘子子尤堪憐道人志氣殊猛烈東請南詢要分決藪

林作者既親從北山詎可重饒舌楊岐正脉猶懸絲此去未必容閒居千尺長竿快須把釣取東海吞舟魚

示春藏主

道人早歲來姑蘇曾侍佛華北山裡樵先曾不待王呼諸佛頂空無自已柴斧墮下鍾阜顛神梭出沒何趑然俊鶻翩翔疾碧漢騷騷騰踏衝飛烟凌霄峯頂重相見那論日面與月面明窗一榻草為茵飯有黃粱蔬有莧要識淡中滋味長好思神鼎并法昌草屋覩酒尚誇詫豈有千倉及萬箱嫂我未能行古道賴子符合雅為好相與扶持濟北宗千古清風彌浩浩有時拈起黑竹篦具摩醯眼那能窺電光影裡嵩掣去峯頂他年恣設施

示播維那

桶箍墮地便知歸未是懸崖撒手時語透重玄猶涉解心空萬法尚存疑若耶溪上蘋花白斜玉峯前木葉飛何用北山多指註當機無順承無違

送熏維那

北山多衆已綱維自己靈源合自知非似殿中陳佛處端如堂裏白槌時桶箍墮地元非妙露柱生花未是奇掃蕩二三并四七洞庭波漾碧琉璃

示乳侍者

侍者參得禪了也須知更有上頭津有呼有應投籠鳥全境全

心滯網鱗金出鑛中猶待鍊乳非城內施爲真佛華老矣慵切
但雲歛蘇臺月色新

送初維那

一槌打著最初機直得無毛鐵鷄飛萬壽堂前風颯颯七金山外
日暉暉豈惟全照仍全用況是有儀還有威歸去故園聊暫息
泰方心志莫相違

示有維那

爲地金槌輕觸下北山頂上浪翻空就論有學并無學誰問宗
通與說通黃檗棒頭謾濟北翠巖笑裡賺雲峯須知別有超然
處北斗西移南斗東

示俊侍者

扇破索庫牛鹽官誑善謀當機能脫畧隨處得風流覓火清波底捐鯨碧樹頭北山雖殊項亦為爾掀眸

寄盈藏主

海雲道人到江上夜話知元在海雲却是八年前會處真如松下日初曛

送有維那

諸方作者贈維那饋飯桃花舉更多離尊不能循衆例點茶相送下前坡

示高侍者

學道先須志氣高雨蓬霜鬢不徒勞幸然頂眼明如日何待北山吹布毛

示實維那

北山為說真實話道在尋常日用中化得糧歸仍化戾翠巖老漢得雲峯

送堅維那

罰錢契棒能尋常鐵石心堅始克當且喜北山無許事不須傳說到諸方

天平圭禪師書至賦答

明初 釋德祥

姑蘇城下別兵前水北雲南事可憐一紙書來開不得傷心猶

送有中師序

陳鑑

昔歐陽永叔嘗以文與重秘演惟儼其二人皆卓然自豪者既不為世用隱伏浮屠所以遺外世俗養其氣節則又與其徒不類故永叔重之而致其摩於千載也予方外交有二中者常慕秘演惟儼之為而濟以和易遜讓或為之曰師與惟儼不同而何為其慕之有中曰以剛而行柔吾以柔而行剛用若不同而所歸者無不同吾佛之道弘慈含忍而不較是非矜功能於所不知似若以柔為用至其修飭苦節萬仞特立若層崖峭壁截然而不可犯者則又非剛毅無以成之也或者曰師之言其有道

哉因言善學書者不以迹而以其意得其意而迹不足論也師之與演儼殆若是歟故予與有中游者是亦有可重也宣德三年夏有中上北京從游賢公卿間而與天下之善學佛者交既有得飄然南還與之合而誼好者請言送之予聞有中主婁江勝感接待寺為宏麗之室而命以名者多所詩歌之什其足快悅心志者又多有作有中歸也擇一勝而懸榻其中俟予亦南還過而下之相與盤礴不知永叙其於我游者何如耶有中聞而躍然曰吾志有定所者久矣子無違其歸

北禪倡和詩序

陳繼

事有偶然而遂為不朽者必因其人而然若王右軍會於蘭亭

柳柳州游於黃溪其始未之為不朽也其言一出後世以為故事天下豈無同其事者哉求其言而相若者則或未之有也所以事雖有而不有也苟有之而同見愛重於人其事烏得而不傳哉況乎以春容之音諧金石而迭奏於宮商者可使其寐耶余昨游吳城北禪寺而與諸搢紳俱寺之主者孚尹師適其出不遇因以唐張籍僧房逢著款冬花之句為韻相屬而為詩詩成和之者凡若干人而詩倍其數以張繼孟之老健謝孔昭之豪放錢孟書之雄渾印明遠之沉實周公禮之和暢王庭珪之清麗啟東白温純餘則如秋泉湛月桃李敷春者相與聯鑣共轡而爭下長坂也是可以傳耶而不可以傳耶果可傳也則

天下之能詩者余望其見之果不可傳也則是詩之作者余偕其勉之偕其勉之而益進焉望其見之而取正焉二者之為亦相勸之義在友道為不薄其詩傳不傳則又不足計也但識一時之事耳然以右軍之清曠柳州之文雅在吾徒何及孚尹師嘉定人為副綱好義潔行能為詩故士君子多與其交云

古林上人字說

上人曰芳為名古林為字者蘇之綿川人居積善寺從宿德講曹溪大鑒禪師之說復嗣道於碩老食飲絕腥葷酗醴持衆戒久不渝度誠可謂愿慤者也上人入京謁余求為其字之說余非學佛者將何以為其說哉雖然上人求余言余當有為其說

者楩楠豫樟皆材之美者也然囿於氣化梏於寒暑榮謝而不與凡卉異求貫四時凌轢霜雪挺然出羣表含秀歛榮歷久歲而不變者惟松柏為然以松柏之恒茂得不謂之日芳哉以松柏之高大得不謂之古林哉上人名字取義於斯其勵德於已者亦必有道矣松柏堅貞可悟恒性歲寒獨立可勵持守大而出倫可從學至悟性者和其本之真靜妙用無方擴而充之彌滿六合卷而藏之湛然方寸也得其道而持守之固者窮達不移安危不易死生不變毅然執之而已矣學之至者幾乎聖人斯無可得而議也以是而覺之覺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覺其是覺其非覺其進覺其退隨其所覺而覺其覺則其所謂心無

所住而能應變者俾住而應之皆實理之酬酢而不泥於空寂以神其幻也善學者觸類而長之因物以悟之豈拘拘哉吾於上人故不敢以其道而瀆告之欲其顧名思字勇而進之而不與常流類也上人其懋哉

送真上人住姑蘇寶覺寺　劉鉉

聞說湯休最少年早將心印一燈傳滇南卿士渾無夢吳地江山自有緣暮雨疎鐘烟樹外夕陽孤塔水雲邊遥知聽法龍來處香散花飛畫滿天

贈送吳江僧會

杖錫遨遊上九天袈裟曾拜玉堦前人間無繫空身相方外浮

名逐世緣殘雨疎鐘江寺遠夕陽孤塔水雲連贈言好為論吾
道聞說聰明似大顛

游半塘寺訪紹南宗　趙宗文

渡溪何處訪招提山郭橋邊萬竹齊寶地去城三里外香臺臨
水半塘西松泉似續神僧講苔石猶　郡守題誰識上人行道
處去來不受一塵迷

送先上人還靈巖　徐有貞

靈巖奇絶勝天台先老機鋒似辨才到處水雲留一缽立談花
雨集層臺錫飛千里門前落門對雙林樹不開此去想應長面
壁何時出定却重來

成化改元五月初四送吳大參諸公遊虎丘歸過半塘訪月堂上人復留酌

虎阜游歸過半塘洗觴重酌贊公房醉來爛熳題詩句爲破琅玕碧數行

成化辛卯六月十七日訪月堂鏡上人和天全翁韻

李誠

千里乘舟入半塘陰陰夏木贊公房笑詼不覺清如水醉寫琳瑯滿墨數行

應訊揮豪詩序

程敏政

惟我憲廟以天縱之資萬意經史凡稽古禮文之事必遴選

儒臣討論刊定而於　慈聞之餘游心釋典雖考閱繕寫之責亦不輕畀迺一時供奉之臣仰副淵衷多克以材藝自見者若今僧錄左善世暄東白亦其一人焉東白世居蘇之嘉定以儒名家其從父當宣德間仕為刑部郎中，之弟實生東白東白之生也不樂葷娶因從釋留光寺景泰中入京禮右講經古儀繕公為師而繕則左善世王碉清公高足內典之學具有家法然東白猶以為未足復從遊駕部東海張君汝弼授儒書攻古律詩學楷行書法業日以進同行者率自以為不及成化初被選入　大內漢經館書文光祿給饌凡　朝廷有禳禱祈之舉東白必與焉丁酉歲冥　上閱法華經而悅之　命近臣

下經館擇能書者近臣進以其名上　御筆獨標定暄第一人命率衆書法華經又奉　詔書金光明最勝王經期年事竣授階左覺義兼主香山永安寺仍在經館被　賞賚甚厚癸卯進左善世弘治初罷寫經尋復召入供奉如故而其高足在覺義銓振威代主香山則來請曰吾師被遇　先朝在內經館幾二十年中朝縉紳不鄙與吾師遲徃自東海而後若今庶子尭春吳君原博諸公每有詩相贈遺集以成卷將題曰應　詔揮毫而盡其首願得一言序之惟古釋之以詞翰名者若陳智永唐懷素筆蓋非獨出其僧行雖號儒生者或歉於斯殆其志專而業精故也夫歉不歉未暇論乃若其徒在後世有所遇以克

成名于一時者未固難其人焉則東白之所遇斯不謂之隆哉諸公之詩雖以為東白之作然本經幃之餘力以及梵典而用人集事至于無一材一藝之遺則　先帝之霈恩餘澤在人者其何可忘哉東白號梅樂又號游幻道人奉清公居都城北隆福寺予每過之必觴詠竟日恒愛其豪放有藏真之風而又好儒書達世務議論侃侃不落人下凡釋政多取決益方外之偉人騷壇之佳友視世之崒嵂者殆不足道也

送徽書記南遊

程敏政

爐薰經卷束裝行秋入寒水氣清禪室未忘星北拱鄉心遙逐雁南征三吳錦樹長洲苑六代青山建業城來往詩筒應不絕

聽人傳取憩休名

贈璇上人南歸　韓　雍

脫却塵氛寺牀寥遠公門下特高標錫飛已占吳山勝杯渡何妨楚水遙南壟蕨蘩春自薦北堂甘旨晝親調憐君獨遂還鄉願夢繞江天恨未消

贈釋子芳草堂　吳　寬

出吳閶門走山塘山塘北去七里長平郊崛起虎丘寺雲樹一簇攢青蒼我昔家居絕塵事兩足只有登山忙扁舟搖搖掠岸去尋奇探勝時徜徉舍舟登岸縱所適四尺古墩當道傍父老說遺跡劉公佐邑殊循良邑人此地曾拜送相與聚土示不

忘我欲題詩紀其事碑亭洗鋒殘陽脩然欲去更回首忽見
側畔依僧坊青松夾道蔭寺額大書金字何煌竹陰蕭然槿
花舍中有丈室并廻廊一從京師住三載東南引領徒相望旦
朝忽有僧來謁自言來自脊臺鄉吾師出家修苦行吳下知名
芳草堂今年新領祠部檄劉公墩邊開道場敢持綃素乞一語
南還留作山門光嗟哉後世重異教三吳尤云熾而昌穹樓傑
殿塗金碧直以壯麗充緇黃其間號稱彼善者屈指一二無留
藏白雲寺建為莞老表忠觀改因岳王只今此寺雖儉朴寺名
却為劉公彰此墩可夷碑可仆有僧世守庸何傷援筆還鄉會
有日便擬入寺尋支郎舊時詩句如可補坐我草堂焚妙香

題治平寺琬上人所藏巨然山寺圖追次虞道園先生韻

吳寬

疎林逗晚照深水扣柴關中有方丈室翠納千里山一路多白雲淵然隔塵寰倚笻望嵂崒展席聽潺湲願邀巨然老置我水石間忘歸飽清暉從此終日閉層巒結暝色不逐樵夫還

留題治平寺次前韻

野岸艤舟楫登登扣禪門木杪望飛閣半依茶磨山翻嫌棟宇高隔林見人稟石湖分一曲殿腳隔潺湲老僧閱梵語趺坐寒雲閒不知城中人曾到非長閒棹歌答空谷滔流月中還

與賀美之過陳湖訪陳氏昆仲再宿東明院時王汝居京師

而主僧頎公沒矣因遺其徒良琛

東明院裏重投宿偶見前題一悵然敲枕亂聲如昨夜入門高樹却多年季方不與元方在小朗還同大朗賢何處玉笙吹未歇山扉新月照人眠

送僧永岡歸吳住白馬寺

石縫梅泉一縷清早年依此學無生紫藤垂鴿人迂步白馬馱經寺得名法席坐揮棲拂短官河去上木杯輕山中試茗何時好擬借禪房折脚鐺

追和元尤太樸學士游石湖寶積寺

禪堂擁翠總雲岑誤認天平萬石林學士放歌來水曲道人倫

租坐松陰飲泉刹澗多溪鹿啄木空山或野禽亦欲他年閒倚
棹繞湖風雨聽龍吟

贈僧瘦岡住吳城寶幢寺

古院清如許高岡瘦若何不須居十刹初喜附雙峨窓滿霜餘
柿庭深雨後談法提拂塵處先為敵魔

鄉僧來京師者多乞一詩而歸蓋皆舊識于山水間者

吳寬

智憩還洞庭興福寺

杖錫過京華西山即是家有時論日月隨處卧烟霞懷土情終
惡還鄉路亦賒春深俞塢裡應為問梅花

文懷住吳江法雲寺

見說湖心寺人須一葦杭水浮林屋近地限雪灘長挂衲投禪杖繙經坐講堂邑人多好施應爰道風香

古梅住半塘永福寺

靈鷲山中一樹梅千年古意自西來暗香浮動今何處應向劉公壖下開

定佩住城東定慧寺

久從古墓山中隱又向湖州市裏行浮世此身皆可託應同圓澤話三生

某住石湖寶積寺

碧山影落石湖心詩句從來最易尋為語山僧須管領他年吾欲載登臨

其還石湖治平寺

湖上何年開寶坊峭峯為壁樹為堂地高已與諸天近何處人間是上方

宗泉還七賢泉

細飲山根七賢泉北來還上五湖船大方游倘潭無滯佛法附中已了然

永明還法華寺

吳西山水尤佳處舊有建宮號法華歸去緣知添嫩竹到來猶

記裹新茶

真慎還玄墓寺

諸徒視髮總嘻、正是山門復盛時預約舊游須早到好磨蒼壁待題詩

文殊住文殊寺

文殊蘭若今何在說在陽山箭闕傍入定不知風雨過白龍應向鉢中藏

戒香歸洞庭福源寺

扁舟何處發遠自北都還若住人間世無如湖上山孤雲仍兩角此地兴三斑橘柚能供稅秋深便掩關

送僧歸住靈巖禪寺　　趙　寬

名山鬱：郡城西遥望叢林積翠迷寶殿琳宮塵不到廊香徑鳥空啼幽深自稱禪家住佳麗還憑墨客題早晚懸冠歸舊隱會將蔡杖躡雲梯

送僧住寶華寺

寶華禪院五湖東隱約層臺俯碧空一曲煙村孤嶼外數聲仙梵夕陽中天花已悟根塵絶水月真看色相同莫怪道人歸興早朝來燕樹起秋風

送僧住支硎山寺

回峯如戟倚江天支遁風流尚宛然馬跡千年留石上鶴飛何

日返真前林泉有意尋幽賞軒冕無因了俗緣寺主相逢聊偕
閒叙時方文許參禪

送僧歸住華嚴寺 時寺毀于大兵久與師往修之

土焦鬩若已多年尚有浮屠出棠烟靈勝常留因地在住持今
得上人賢遠攜錫杖來經始行見琳宮起鬱然佛事肇興穜施
集大開方丈與安禪

送照上人歸吳

千頃平湖入渺茫蘆林深在水雲鄉寶幢影落澄波動仙梵聲
驚白鳥翔境勝禪心應自在地偏塵慮易消忘架裟莫遣歸來
晚好趁新秋一味涼

贈善畫僧古蘭

禪林高卧太湖東幻出乾坤意不窮誰謂丹青非本色要知空有是家風王郎詩在無聲處顧老神傳阿堵中悟得豪端三昧法不須重問石田翁古蘭曾謂人曰我師石田

贈殊勝菴問梅上人

十里石湖披畫圖中有蘭若林巒殊上人耐寒斲氷雪手種梅花千萬株開時春風滿山閣老僧與花雙寂莫閉將禪意問花神何事年年開復落

題扇贈昱上人

吳山西麓洞庭前萬頃湖光一鑑懸居士草堂無長物楞嚴一

卷送流年

吳山盛長老殖竹宋為作偈曰

渭川之濱修竹靡ㇾ上有老宿下有椎齒森寒淨綠種ㇾ相似傳相孕育祖宗孫子煙雲滿山斐然盛矣我觀修竹悟彼禪理欝ㇾ萬葉惟一本耳縱橫千畝自一竿始於嗟我師皎ㇾ素履居深山中遠絶城市攻苦食淡不識滋髓麻衣卉裳不識紈綺如竹虛直不作骫骳如竹捐ㇾ不受泥滓師誠賢哉為世大士我聞内教聿有歸旨萬法輻輳不出一軌衆生同心莫有汝爾伊昔達摩道蓋如此至今衣缽承襲未已釋龍森ㇾ滿目皆是師其勉旃載培剪薙滋其碧蘚去其荆杞以固其根俾之無毀

以暢其枝俾之無萎輝光發榮數千禩振爾宇風覽我蒙鄙

正德壬申九日與友人杜咸心游竟峯寺宿於通師之院距今已十二年矣師忽過予作之睹之嘉靖甲申夏五望日

趙宧

昔曾一宿竟峯寺屈指俄經十二年臺殿燼餘聞改作山林形勝想依然平生登覽非無意此日相逢却有緣一錫水雲師別去未知何處更參禪

游華嚴寺次白川先生韻贈詮公

憶過華嚴寺春風戲載陰煙霞通覺路水月淨禪心花刹梵音徹蒲團燈影深幽尋殊未歇猶和郢中吟

清明後十日寄華嚴寺二僧 庚子

百花落盡清明過小院猶存一瓣看欲覓高僧大小朗不妨詩思倚欄杆

望夫峰寺懷通上人

憶昔夫峯下曾聞玉塵揮自慚嬰世網十載與師違野靄連青嶂巖花落翠微梵餘清晝永誰與掩山扉

都下贈僧詩序

今年大給祠牒卿僧多集京師余少時嘗讀書山寺中好與方外人交故多識之時余適在告閉門高卧諸大德或時訪焉皆得罄話以盡彼此之懷及度畢皆還山去余或時作數語送之

遂成篇帙暇時通錄一處曰備方外交游文字云
成化丙子八月二日前進士南濠楊循吉書

都下贈僧詩

榮公還金山

十年不出山一遊即千里問師何處來固亦偶然耳人言人間
好自愛巖谷裡紅塵日撲面洗眼無清水孤身本何將一缽乃
生理來既無所牽去亦誰能止昨聞檀樾船風帆欲南指別我從
此逝飄飄白雲履我觀世間人就不為身使惟師乃不然來往
由自已歸及枇杷熟憶我青林底

瑕上人還萬壽寺

京國幾時留旅、兩月周禪從逆境打祂到暑天收作禮辭僧
伴桃色上客舟將何償此願速棟好山游

旦公住寶積寺

古寺石湖邊爲僧今幾年開堂小游戲出世大因緣生死一夢
耳江山常熾然遙知末句子不肯向人傳

果前堂南歸

雲水飄然一老僧頭顱種、貌棱、人間止果修將滿天下名
山遇即登向來見來終不實從前學得是無能此歸莫向舟中
結且卧隨身七尺藤

送楚嚴住支硎山

昔有支公者曾為此山客至今石磴上猶存馬行迹寒泉出傍澗散漫流不息何人作大字筆勢甚奇特巖、圓通殿飛構爛金碧春來香火盛傾城出游適施錢日滿缽來往恒絡繹世人競刀錐於此乃不惜我當少年時一歲嘗一即提攜隨父兄娛覽常至夕別來已數時何啻十年隅此山是名山先從晉時闢非有高行僧何堪主其席今師遂當往遠續前人蹟我今何以贈山偈聊塞責切煩大士前為我啟胸臆慧眼無不觀是物皆潤澤如何不見我困此塵俗役願垂楊枝露灑我一點滴不頓官祿高不求財貨積但願塵勞中早脫奔走厄無災復無難居家作稗伯保此清淨业永離種、色與師結交晚來著登山屐

鄂首座遥山

病中承數過清話一鑪香對食甘同衆忘形不下牀壁間懸笠破門外倚藤方牕帳明朝別何人話閑卿

嚴長老歸寶積寺

黃蘆寶積寺創自鏡禪師佛殿已百歲僧房今六支（寺有六房房名有名）洞穴山牖笠澤水通池他日吾將到來題壁上詩

吳中普門長老乞語

普門在何處莫向海門尋只此吳城中便有棠竹林古以水與月而贊白衣士舉頭即見月掘地即得水朴哉明長老今住住普門濟度說已盡我復將何言雖然無可言願且舉水月、在

水中明此理分明說

百花菴主見訪

一春高卧只垂簾說着浮名病又添聞道百花菴可住他時借

我讀華嚴

順自然說　楊循吉

原夫法性周流本常存而靡間真心顯現匪假為而後成然而背覺合塵多迷無記厭凡求聖非墮有為是以執境不融觸途成滯跼促於廣大之苑煩噪於清凉之林求出世間為障益甚思遊物外係跡彌深推其所由有自來矣豈知以手作拳不若忘拳而手自得趨日惡影不若避日而影自消蓋以種色無邊

非徒雕刻虛空不盡寧出開通不可於牛角作有觀不可於龜毛作無想若復違背物情鮮有能圓通道體者也余幼躭丘壑長習典文慕鄧尉之清奇懷玄墓之曠達遂以秋日觀夫祇園有上人法名真順朝暮相從歷稠經冏既已藉其指引穿雲過磴亦復仗厥扶持顧色採懷似乎有請詢其本意欲得字焉於是考彼玄筌參之梵策按名采旨宜曰自然夫土無倒生之木江無逆流之水揆斯物理悟厥禪心向者所談已畧備矣上人神情曠朗機思圓明必能浮航智海隨慧風而挂帆策駿覺途遵坦逢而頓轡者也

書北丘如霖齋僧卷後

陸光祖

比丘如霖本婁上儒家子苦行癯容發願齋十萬八千僧王鳳洲尚書蘇懷愚侍御管東溟按察叙之甚詳來遊白下王忠銘趙定宇二宗伯皆有題贈余謂檇李本覺寺乃雲衲東西來往必出之途穌子瞻嘗三過其處比丘必欲圓滿大願宜駐錫於本覺始事之日吾家少齋糧助之用佐五先生盛意云

報恩卧佛寺月林性公住持序

穌郡有報恩卧佛寺建始於吳燬於唐錢氏有國即故址而新之寺有塔起於梁高十二層前有釋迦殿後有卧佛閣建炎之難并燬為燼九豐重建所存者九層即蘇文忠公捨銅以藏舍利者是也寺在蘇城之北故俗呼北寺云寺有五院為浙右名

藍其塔後望烏目前瞰太湖堪與家以謂後接生氣前接堂氣東南巨鎮也正德壬申夏閏六月後燬於大相傳大光從東南飛入塔中須臾塔炮殿閣亦燼所存止大士一院刼數也嘉靖甲子鄉之諸大夫士民始圖復興既乃延請為衆所信禪僧性月如金檀樾俞宸潘恩誓于佛前銳意修舉前後共得施金太府蔡侯助以棟剩官磚衆益競勸工費易集至隆慶己巳九層規制煥然復新前後殿閣漸有修復之機時蔡侯方育才興化延余至蘇與諸士友談學助成紅歌之歟衆謂塔功落成登之周望極覽可以盡東南之勝乃相期蔡侯別駕招君司理張君同往觀之余先至乘興先登抵第八層極目覽望形神恍：在

霄漢外復下坐院中以待諸公之至已而先後報至齋中復從諸公登八層余曰最上一層留以相待諸君云極目以盡大觀不須更上也余謂昔賢譏對塔說相輪今諸公身已至塔中所未盡者最上一層耳去相輪不遠則何如因相與一笑蔡侯謂余曰先生年逾七十半餉間兩度登塔而神不勞體不倦亦有道乎余曰昔嘗從陽明先師登香鑪峯至降仙臺絕頂發浩歌聲震林麓衆方氣喘不能從請問登山之法師曰登山即是學人之一身魂與魄而已神魂也體魄也學道之人能以魂馭魄雖登千仞之山向前止見一步不作高山欲速之想徐步輕舉耳不聞履州之聲是謂以魂馭魄不知學人欲速躁進疾趨重

踏履聲鏗然如石委地是謂以魄載魂載魄則體塑而神滯予登山之法(杉)登塔故屐幾似之若是夫既即此是學一切應感之迹亦若是而已下復相與坐院中衆僧合掌請曰本寺舊有住持擇行僧通教典主之及修行接衆總理諸務一寺之綱紀也寺廢住持亦隨以廢今寺將復興不可無人以主其事余因贊之蔡侯以為然盡呼寺僧數十人列階下而目之衆中得一僧氣貌殊衆詢其名曰德性果為衆所推服立以住持委之觀者咸服以為神衆僧欲假重於余且欲聞所以住持之義復乞余一言以為左券余曰住持之名亦豈易稱循名稽實義不虛生終日圓覺而不知圓覺者凡夫也終

曰圓覺而住持圓覺者羅漢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佛也教典言之危也楚修衆務節之末也余所謂魂載魄之說始可以為住持也已更為之解曰夫所謂圓覺者神之魂也教典衆務魄之應迹也謂之塵勞而主者神也能以神用則魂嘗勝魄終日順應而恒廓然是謂背塵合覺一為應迹所縢塵勞所勝則魂滯於魄終日擾擾而恒寞然是謂背覺合塵背覺合塵者比夫也背塵合覺者羅漢也無背無合超然平等無知而無不知者佛也更有最上一乘是謂妙覺非言思之所及也月林既住住持不可不通佛法是為序

按大乘經云人三魂一曰胎光屬天清淨以無事怡愉為樂二曰爽靈屬地五行喜機智以擒制幹濟為樂三曰幽光屬地喜欲合

2243

以眩溺況滯為樂李日華云人初在母腹中受父精母血成胚胎一氣所謂元氣也合空洞三魂七魄而生靈臺方寸之間藏神以宅神即人之體一氣即人之命命者神之根神者命之苗神命相依如形與影神去則命絕命盡則神離神離則魂魄隨之而去魂魄者神之輔佐也神魂性也主乎動魄情也主乎靜動靜相須神魂相守則形體安而壽命固矣人之始生也先成其魄而後魂從之魂者陽之神也魄者陰之靈也魂動而魄隨之魂靜而魄守之魂魄不離則神氣合一而長生矣人之初生也耳目口鼻百骸俱備而五臟六腑未全惟腎先生腎者精之府也藏精而施瀉男女之道以繼續人倫故腎之為臟也兩腎相連如連珠狀其中一點真陽乃先天之炁也為一身之主宰五臟六腑之陰精非此不能滋非此不能發五臟六腑之陽炁非此不能生非此不能長故曰腎為先天之本又曰腎為性命之根蒂此之謂也

人之初生也耳目口鼻百骸俱備而五臟六腑未全惟腎先生腎者精之府也藏精而施瀉男女之道以繼續人倫故腎之為臟也兩腎相連如連珠狀其中一點真陽乃先天之炁也為一身之主宰五臟六腑之陰精非此不能滋非此不能發五臟六腑之陽炁非此不能生非此不能長故曰腎為先天之本又曰腎為性命之根蒂此之謂也

係乎識而識根無理自不能述也○李君寶曰先子道五子之性釋氏漢三乘教只說無為見性之理生而有死惟全其性之則神成則脫去械溷而往生矣註教雖殊求清虛潔妙之地止觀之神氣之主者養氣混然一氣不知有氣之即氣之靈者若離於氣則為鬼氣即心之充者若離於氣也心則為遺骸枯坑然仙人佛所遺住不斷也仙釋之坑特其渣滓鬼趣之幽終非即非心所黨既久生械不遷聖人不即心不離心不即氣不離氣非即非離亦即不但分二併不存一所謂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不復可指言思擬議矣○嵩岳珠禪師曰佛能空一切相皆成萬法而不能即成定業能知聲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盡衆生界又曰定業亦不可導無緣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化宰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恒無一人能生萬法萬法有主是謂無法、有主是曰無心如我悟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有為法耳此釋氏精要語緒盡法

贈自石上人選授蘇郡都綱序　盧襄

釋教之盛衰關吾道之升降此儒者反經之論有不容以易也而予於其衰也不能無所感焉吾蘇畿輔大郡財賦所入甲於天下姑蘇之臺館娃之宮自昔稱其偉麗而當時崇尚釋教廣殿邃廡金碧輝映無處無之蓋權輿於吳之末烏浸盛蕭梁陳隋之間唐李盜起焚掠殆盡錢氏建節尋命修復其舊以不廢國家祝釐之地而學者之所藏修過者之所休憩隱者之所盤旋求於是乎有託比無他上之人崇嘏之下之人樂施之主之者又各得其人焉比者大江之南歲薦饑賦不加益而民告取

盈吾蘇之周敝特甚夫歲饑爲至則上無嘗鬻之舉民苦取盈則下無樂施之心而或主者又非其人故連雲之宇視爲傲舍干霄之材視爲墮樏其富貴之家又往往閒而爲之居墳而爲之宅里脊術史之誅求且復不止箠篠繩綫加於衣絀面壁之徒此固釋教之衰而實財賦之屈也財賦屈則民窮而禮義必有所不暇顧矣不亦重可感哉萬壽寺住持大雲字自石青年素質師事寺之老宿雨天霖傳其經兼習其醫不違其戒律遂爲浮屠氏白業大夫士之居鄉者咸樂與交其流輩咸推信之僧綱司都綱司有司求其人得自石之賢於衆譽聞乃上之禮部：嘉其果賢也嗣而之吏部奏而官之士大夫之仕於朝者

喜盟之得人咸贈之詩推予為之序予未嘗讀浮屠氏書無能為告因自石之行以識吾慮庶幾歸而率其徒修復焉以弗墜其教予亦將有望於吾民之從禮義之輕也自石毋徒恃榮其官是為序嘉靖八年九月

贈南洲治上人住持天王寺序　前人

國家設官置吏各有攸司所以輔理承化以佐萬幾也其於佛氏雖未嘗崇尚而亦不之廢故設僧錄司于京師以統天下之僧籍其在郡則有僧綱其在州則有僧正其在縣則有僧會則又屬於僧錄而僧錄則大宗伯之屬也天下之寺皆有名額寺一人主之號曰住持選浮屠之賢者充其任在京師者則請於

宗伯在外則僧錄給劄使往主之所以領衆焚修以報四恩也吾蘇招提不下千數在郡城者三十餘天王講寺據郡治東北隅石俯曲水左帶平原此實若出塵市之外居僧累世讀儒書好修謹與大夫士交故吳中名碩若今閣老洞庭王公都御史履齋林公布政使靜菴沈公及其弟春坊諭德東溪公吏部主事篁菴尤公皆讀書其中以顯發華要天王遂為名寺而其主之賢可知也余少亦嘗寓學於此及識長老傑王岑及其徒瑾東丘玉岑善寫梅能詩有幹器東丘繼之梅與詩亦稱名家今治上人號南洲則東丘之孫也年未三十善書亦能詩往來士大夫門下莫不器其能居常慨正殿寢廢欲興建之力小不果

戚有憂色其智本教之精勤可知也今年本寺住持缺僧綱以其名薦僧錄叢其果賢也給劄與之余嘗見今之住持者乞名山若天目若鐵磨去不越月而歸：而自稱曰住持某山其以名不以實若洽者住山而不出山吾知其能怯拓而修復其故刹矣不亦賢於席不暇煖而徒得其名者哉洽尚益厲素守益修正因俾塵葦不侵蓋纏不汨斯足尚已洽既捧劄將以八月二十五日入院先期走書乞余文余不能辭為書此寓歸以贈云

悼太虛亮公　　釋真可

夫龍之為物神異莫測大可以易形千丈細可以隱質秋毫及其嗔睡媟欲之際則本形自露若然者龍雖神異能於自心而

不能於無心也太虛亮公著沙門服能世諦事忽落繩墨故同曹無識之及臨死時雖病骨頹然見常所識者猶談笑自若不以一死累其懷乃挺然脫去嗚公蹤跡豈可以有思惟心測之哉紫柏道人感而悼之曰公未死分人多疑公既死分人多思死生不可昧亏心自知公其有靈亏允我辭

送輸比丘從逢觀禪師行腳還日梅關吳門虎丘空谷禪房

馮夢禎

序

輸比丘者逢觀禪師之最初尊師也師云十九歲時自北方至吳門偶投輸輒相引納師一日閱通鑑輸舉逢摩手持春秋曰血腥語師不覺慘然抑遏往無前之氣而受諒忍之衛勒一言

賓啟之矣伍胥復大讐而投瀨水之金淮陰侯既貴而酬漂母
之德烈士肝腸故如此況出俗拔苦之恩乎師嘗揭古雷贊師
見百丈後歸度受業本師因緣見示曰子知之乎吾終當了此
乙酉春師將北去誘輪至楞嚴與之剃染而屬藏公無何輪以
緣薄自引去又六年至今歲辛卯師將納所書經於晉陽之廬
芽鐵塔春月自金沙啟行聞已渡河矣時余遊吳中忽報師至
以是月之廿一日初更相見於陸墓始知師憶前事倉卒南返
竟以慈心方便從當湖朝海菴中得之輪時已年五十二既相
見勢屈辭窮痛哭悔恨如見慈母師攜之至吳江之報恩寺於
石佛前授以五戒輪作發願文辭甚哀切余戲謂師今日之事

可謂七擒七縱南人不復反矣輪且從師北行約南還之日掩關虎丘空谷禪房三年書法華楞嚴各一部以報父母書梵網經若干部以懺破戒之罪師云我在南嶽夢輪持大華來吾手奪之及北上屢夢輪則方袍矣輪當終不負我嗚呼師之精誠即頑石可裂豚魚可感況輪亦聰明男子餘幾何而不自奮激哉古靈之本師惜逸其名族輪勉之余且握管而續僧寶焉輪族姓金氏崑山人名明覺師以慧輪字之夏四月之廿一日序

跋慧輪上人卷　陸光祖

慧輪覺上人卒反緇服真烈焰中生蓮華也老夫在當湖里中上人秘迹湖上心知其不凡今覩於清涼山一見語合知上人

從此登不退地矣一名之書

讚曹林禪死住御尉絕事　馮夢禎

御尉山為吳中最佳處曹林居之如龍藏海虎藏林風雲叱咤百怪震疐足為吾道生色余往歲得北板藏經韜以朱櫝四十函寄楞嚴者以藉師山中翻閱余懶且拙終當拂衣從師菟裘可無營矣師手無錢修舉廢墜旦暮改觀則給孤祇夜之事余有讚歎耳

送似塵洞聞二上人遊方序

昔人有言事寡則務全之情薄處厚則資生之慮深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至哉言乎出家兒被

如來衣荷如來法而沉溺塵境增長閻閻習氣欲斷生死趣菩提此如適粵北轅無有是處似塵洞開二上人一脫逢掖一迷外法俱奇男子然體質文弱不耐勞苦一旦以達觀師敦策遂斫棄牽纏給侍瓶錫方出門時已無萬里十方諸佛所共讚歎媿余聞道有年而依違世緣尚戀簪笏青山不返白社久寒侵尋五十思之汗下因感二上人之有志書此送其行且以自警

云丁酉冬十月夜漏二十刻真實居士書

寄達觀禪師　　湯顯祖

情有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真是一刀兩斷語使我奉教以來神氣頓王諦視久之并理亦無世界身苦且奈之何以達觀

而有擬人之疑癘鬼之泪況在區區大細都無別趣時念達師
不止夢中一見師突兀笠杖而來忽忘某子至知在雲陽東西
南北何必師在雲陽也邇來情事達師應憐我白太傅蘇長公
終是為情使耳

題寒灰老衲冊　袁宏道

寂音云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謂佛法不可以三昧靜勝得
也六祖云惠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謂佛法不可以塞情去念
得也隨緣任運謂之任病有斷首者請覽磴先禪於此分疏不
下權設話柄訛傳既久棄白從生即此話頭墮前四病如人飲
藥忌同服久而不效遂罪古方之不靈豈不悲哉盍問於盜

曰盜可學乎曰不可學也子試為之盜踰垣而入穴闔戶牀主人子方寤失物怨大啼笑主人將下盜者大窘欲出不得私為貢物納主人履主人納履得物遂不果下盜者潛出謂其人曰子不教我幾為所獲盜問何由得出曰告之故盜驚喜曰道在是矣若自有之吾豈能慨若哉夫先禪機緣固亦若此若有實法盜亦竊笑矣寒灰叅尋有年試以求之

贈小僧習之說

沙彌性成寒灰弟子也余與諸衲住德山成偕來暇日乞字于余字之曰習之談語云習見習聞佛氏亦以惑之不可伏斷者曰習氣豈真學究家所謂學之不已如鳥數飛者耶夫沙彌

所習者曰成曰行此以習之者也非以性習者也性不可見不可聞習亦不可見不可聞以可見可聞者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壞如以盲習明以刖習馳萬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壞也以不可見不可聞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成如以空合空以水歸水如鼓扇風中雖有大智不能測也故曰成也有人問尊宿如何是不動智適沙彌掃地次尊宿處呼沙彌、應諾尊宿曰此非不動智乎又問如何是住地無明尊宿因謂沙彌如何是你佛性沙彌詫然尊宿曰此非住地無明乎而今要會得性習義只在詫然處會取

示天倪上座

釋圓修

達摩火林面壁曹溪獵隊潛藏待其時行則行而後播揚單傳之道非泛然也今之好為人師者多翕元匿跡者火以致法門靡薄古風凋喪歎息空山良可哀矣茲天倪上座出自雲門久參黃檗足跡海內知識無不請益十數年來隱居姑蘇不露爪牙不弄唇舌不求名聞不涉外緣耽耽一頭陀行可謂真正衲子每造余室所叩機緣皆從上尊宿末後句老僧擊關要已傾心吐服舒紙以乞法語余固辭曰吾言之不足取信於天下不若無言也況上座如斯力行亦何待吾言取信耶天倪再拜曰某福薄敢爾妄求但有住山之志耳余故此示以見老成他日接納方來紹佛慧種實未可量也

丙寅季冬六日復首座書

釋圓悟

漢月藏公於甲子季秋來金粟山廣慧禪寺謁老僧相見室中即請堂中領衆為第一座中間徵詰並不存知解棄白已見於劄中至臘八日晚解制已書從上承嗣來源并拂一枝委付返海濵三舉寄戒仲冬值老僧六旬之誕復領徒衆來無一言相問惟禮拜經去今春奉始蘇檀信請主城中北禪刹特命行圖上人持書及新刻至老僧目其普說行由一一精明歷歷有序誠堪紹續至於書尾述昔年得力於古錄語下之尊宿及以老僧著作一爐燒却以免遺害將來老僧道祇恐不是玉是玉真大奇更復何云

光緒大中府君已亥歲寄製四十詠壽寶林聚老師八十今八年矣此老師尚無恙其法孫定慧持此卷至都下敬作二偈以為師供

楊循吉

法鼓

維此鼓聲何所起擊之則有本寂然此聲既以擊乃生當其不擊聲何在用手執槌以擊鼓三者和合始有聲如是究竟聲所緣非手非槌非鼓義皆人在、勤修習於一擊頃證菩提觀彼鼓聲成立相本自不生那有滅我願仁者亦如是不以聲觀一切身晝安夜安隨在安長享耳根清淨樂

禪鐙

法體光明無障礙譬如鐙光破羣昏一燈能作百千燈百千燈
自一鐙化自百千鐙照一室其光無壞亦無雜如是乃至一鐙
照一室所見光亦然百千鐙多一鐙火而其光體實不異是故
我今持此鐙願獻寶林尊者前長令獲此大光明與彼迷生作
前導

贈法嬾閒　沈周

看雲只道青山動誰道雲忙山自閒卻笑山人忙不了侵晨洗
硯寫雲山

荅明公送椿芽

山僧慈蘿腸采拾窮野味靈芽滌園種新摘帶兩氣鹽蒸嫩綠

愁日曝微紺舜裳紙聊檃許珍重不多遺仍傳所食法且囑要精試兼烹吹雙井水亦惠山二及云性益壽甫與菖陽比香甘流齒頰食過發吁戲山僧苦諫相折此八千計本昧吾儒言方長仁者忌

挽璋公

璋老性靈澈參扣不倦服學苦行亦堅心舒語還簡昂：如喬松秀色照人眼八旬尚健步有杖倩人撲俄傳疾不出不意竟絕饌往顧問云何未別作微潛荅曰生我寓死為生所限：極哉何醫何惜復何戀舉手道謝，言下仍發笑所究亦超然世迹空一劄旋踵即盡然急若九走阪此老今也無千章莫一棟重

來但虛堂寒影照鐙殘門前杪櫂樹風葉何反

香谷爲蘭公賦

惟蘭生谷中谷香自蘭生如卿處君子遂稱君子卿經云香界者由香界求香願言固根抵雨露發天芳勿隨節所化歲久持其常

卅僧

探目流光口帶髭梵書真訣鎮相隨第山道士燒丹伴天竺先生授記師毛製氈袍寒日着顙裝金椀食時持遊蹤又逐閒雲去滄海重來未有期

趙頭陀

山住忘人年衆慮攝一定氣味淅木石久；同心性面膚疑飢
成肌澤睡洗淨覆髮短及耳鬚槎黑紛勁邇來訪人衆迹居無
塵境半跏就長儭目瞪神亦凝過旅詰何修不語罔有應中露
說莫復尚見雪霜更動偶不知動靜至不覺靜譬觀鏡中影出
入何害鏡施食信酒肉大啟葷羹剩授貨器不顧千金等破甌
謂仙人莫宪云佛誰敢證堪然天地間造化莫命令

和僕公韻

詩僧隨分住市擠且三間比屋地俱俗隔廉人自閒道因潭性
徹法化石頭頑吟思充行腳時：出世衆

答僧求畫

參方歸去草鞋穿老屋清齋省債緣千里絶雲行腳債一單安
月在家禪蕉留庭戶田供守筍熟園林不賣錢何苦要儂麛水
墨此心猶落妄塵邊

贈源上人

苾芻閩香十年已嘗有寄絨烏有裹紙從人家誦卷軸千里何
殊相晤語雲諄蹤跡不可呼眼外之人疑老矣今年秋暑戕牀
榻脾病困損未能理黃昏短刺墮枕前不倩人扶攬衣起吹燈
相照見瘦玉人與清詩正堪擬僧中此老古或有起然已覺今
惟此翻經石上月紛紛半是微哦細吟耳我耕此癖七十年滿
地江湖伺知已傳杯夜屋飼蚊蚋且容無生談賦比杭州官府

尚多賢當面參寥惜無與腳緣以下自有地不作牀蜂去鑽紙斯文有契屬老境頻往頻來自伊始白頭接膝無百年人生歲月如流水

和鎖古田韻

昨晚溪頭月色纖老僧相見且和南算春已及一百五問老今懸七十三桑戶日長蠶足食竹堂風煖燕交談茶麈酒濁無清供奇石銅槃也自堪

寄源本清

雲壁鷗蹤未易尋自家方寸具山林生來忙事惟吟事人說無心是道心打供齋厨青菜足抄經牕戶綠蕉深老夫頗與僧同

謂莫謂鍾即不解琴

寶林聚師八十

定稟何曾記歲華萬緣空是壽生涯千峯徒步無節竹一缽加餐有飯麻心似青蓮藏般若眼將秋月照楞伽問師歷臘今多少不欲通人道喫茶

為越公重題舊作山水圖

畫山寄松院墨澀筆草疎別來三十年衲子尚能保開卷漫發笑可感仍交抱正如故友朋卒見含愧悼人生非金石年華豈常好白髮不奉事先此青山老當更三十年與物論壽考題詩報青山彼此託玄造

挽如公

如老身無着將來與醉鄉號他酒布袋是箇臭皮囊積禍必自發為生安可量長眠當不醒殊莫悟存亡

挽東禪信公

匝頂霜根七十強笑呵呵地佛心腸掀翻趙老茶公案踏破林仙酒道場屋掩雲蘿秋榻淨經殘松月夜牕涼我來借宿今無主還提呼之在醉鄉

雪夜玄談為湯君謙謝慶壽僧

並通心自返京城信為寓蔡中宿香火清淨與佛住手翻西域經即作我眼具楊子藉組人薄榮致勤慕文翰謝酬酢蹋雪驅

駐浦座結無生玄旨向下悟推牕夜懷澄瑤花滿庭樹我謂支
許流千載復奇遇致高圖莫傳謬寄邯鄲步

西山老僧

老抱清癯太瘦生雪眉霜鬢使人驚游僧久住同衣食畜鶴長
隨識性情土坐通牀身煖活紙牕烘日眼晶明此心應與山俱
靜不是深山養不成

妙明性公雨中見過報作者之役

珠林記我遊春霧竹嶼勞師報雨舟來往兩番何足計追尋三
過未應休楊花雪濕初沾地燕子寒多倦出樓老去心思清淨
業茶杯香炷與僧投

挽虎丘簡書記

詩折病中身苦吟終損神青山見在世白髮過頭人花落三泉雨雲荒萬頃春惟餘石上竹消瘦似清真

題芭蕉贈僧

山僧心與跡俱閑未限居山及出山長對芭蕉閒不過時當一個葉中間

贈味閒禪師　　顧鼎臣

萬玉青林表依然見遠師貝靈翻葉蓮漏滴遲毒域添黃耆名山見白眉身心兩無礙自在到期頤

詩寄半悟住山方建　　林庭棉

半塘獨據東吳勝竹影梅香入座閒瑞氣常浮干仞閣華光迢
照萬重山鳥啼春日禪心寂塵掃空門貝葉閒曲肯寅堂廿年
事馬蹄曾踏蒼苔斑

聞方提學侍御二昆仲先生寓壽聖寺賦此奉寄兼為雲泉
建上人書之

柳橋春晚見油幢繡幔爭看玉一雙因厭世紛眠古寺定搓吟
筆對晴江松間鶴到御書卷花裏鶯啼度竹牕獨有野人相望
久願聞津塵即心降

為懋上人題畫二絕

渺渺洞庭秋水潤輕舟搖動碧瑠璃松林不隔東南望楓葉寒

塘露酒棋

布衣藤杖稱芒鞋貪看青山偶獨來心與白雲閒不礙長天一鶴忽飛回

寫画寄別傳上人

欲借閒處遠登山為愛山房又寫山好被山靈來笑我此生何事不能閒

贈趙頭陀　　桑悅

打得虛空破頑空又落塵一靈真是性四大假為人蠢響清鐙夜花明破衲春我非經濟客莫現宰官身

贈承公　　祝允明

擣外西林是寶坊林間高卧有支郎定回斜日雲穿衲吟斷寒
更月滿牀砂梵遠通潮隱隱清陰分與柏蒼蒼何時會取無生
話共了趺蒲一夜長

贈隣院深上人

竹院名量于茅齋坐已公亦如王舍内卻愧魯家東共味井泉
接分陰樹影中閒眠時唱和律呂隔擣通

贈楞伽院老僧

庭前柏樹手摩挲世壽寧如釋臘多何物與師相伴住楞伽山
色石湖波

送高壽思住持磧砂

東郭君區號磧砂主持欲得大方家芯募不礙旁韋蔓蘩蔔能
開到處花玄鑒杖頭酬衆馬歸宗拳下辯龍蛇真經古集充三
藏廟假繡尋助五車

送治住天王寺季弟請贈

權姿抄脫氣翩翩應世機神自穎然修習久棲三寶地主維新
廣四王天高臺曠苑宜舒嘯蒲坐香林好息禪我為青蓮李居
士揮毫題得壁頭篇

挽僧　周用

地隙一茅蓋垂老六十年劃然見精舍幢繡熏香煙陂陀訪舊
石清淨迴芳泉園疏槲衆芳翠柔似賓筵皓眉光照壁衣袒風

翩：捲雲趣輕鴛鴦紛後先三花近白樹一水行清漣園：
擘尼珠濁河光色鮮樂國亦伊邇應直崑崙天塵俗我何意遊
淚臨廣淵

送僧住寺

寺主新傳印還山問隱蹤孤鐘荒嶠月寒雪古堂松覽佛開清
供詩奴憶舊逢大顛書尚在戀嫂遂相從

泰上人屢欲東游訪君謙子支硎之上久不拂袖聊用詰之

徐禎卿

我在長安坐朗公浮杯乞食入城中散花廣說金銳法宴坐聊揮
玉麈風笑指陶潛能愛酒遠思玄度解談空豈羨太華明星裏

飛錫何時度刻東

贈僧

厭對俗人癡說夢每逢大士未談詩孤心水月新傳法一衲雲山近訪師

贈鏡菴上人　南禪寺　徐緒

滄浪池頭秋水清滄浪亭上秋月明上人樓隱已七十披衣擁傾相迎竹扉松逕自成趣猶記當年濯纓處從茲借榻學無生笑指天花落庭樹

和白川周公贈華嚴寺詮上人　沈察

錫杖虹橋曲架漿祇樹陰蓮雲舒慧眼花雨淨塵心見爾真飛

動談玄信杳深相逢膚敏士不惜短長吟

酬詮上人見過

柴荊長日靜杖錫忽雲來對面憐多病論心共冷灰楸枰閒落照山果擬深杯明發猶能念遺余雪裏梅

荅詮禪師示和玉華子步月之作且以解嘲

一卧寒江五月深數勞飛錫出松陰虎溪自是淵元亮長史何曾避道林隱凡忽傳秋雁警安搭逸憶鏡湖心幾回夢到青蓮宇坐愛姜郎白雪吟

簡樓菴索古村叔遺稿

念爾與余叔交歡二十年談詩深夕飲聽傷幾朝眠別棹無孤

雁遺裘有尺箋不忘前日好終惠後人傳

病中懷吳中諸寺　文徵明

治平寺寄聽松

七尺藤牀一畝宮青山何處不相容大官底用三升酒長樂愁聞五夜鐘笠澤風煙荒橘柚橫塘秋色老芙蓉幾時歸去楞伽寺常伴林僧看古松

竹堂寺寄無盡

東城古寺萬枝梅一歲看花得幾迴竹徑三年無我迹松門此日為誰開還應壞壁餘詩草只恐荒碑蝕雨苔憑仗山僧懸木榻長安倦客且歸來

東禪寺寄天機

從別林僧酒道協幾回飛夢到溪堂夕陽松逕無塵軟春水籬根有釣航坐憶同盟多隔世如聞老衲去遊方不知聽雨南軒下誰與幽人續斷香

馬禪寺寄明祥

閒情每結道人緣不到東禪即馬禪花發來尋几幾樹夢回啼鳥已三年湖風左擁籠貂帽城雪長安綰玉鞍不及祥師蕭寺裏茶煙一榻擁書眠

天王寺寄南洲

天王寺裏竹千頭曲榭迴廊舊日遊別後梅花應自發壁間詩

草屬誰收憶看遂岫開飛閣曾弔荒宮上小立白足思歸形夢想封書惆悵問南洲

寶幢寺寄石窩

久客懷歸問舊遊雙峨精舍屋東頭絶憐近市無塵到曾是尋源竟日留滿地綠陰誰結夏擁籬黃葉更宜秋玉泉清冽應無恙憑仗山厨設茗甌

昭慶寺寄守山

搔首長安望闕閒風煙漠漠九秋餘止思黃葉南朝寺忽把飛雲慧遠書桌壁磨碑知有待北牕懸榻竟何如自憐白首無裨補虛棄閒緣卧直廬

昔人曾此詠滄浪流水依然帶野堂不見濯纓歌孺子空餘幽興屬支郎性澄一碧秋雲朗心印千江夜月涼我欲相尋話空寂新波堪着野人航

贈澄上人　蔡羽

五載眠雲宅如浮海上舟斷梁僧渡熟疎竹鳥啼幽靜得觀魚樂閒堪學道謀棹歌何處起城裏有滄洲

贈松巖

老衲身貧道不貧談經施藥濟貧人巖松可是千年物影落金仙丈六身

贈瑞雪溪　楊循吉

已公善鳴琴得侍皇蓋傍焚香鳳高曲猗蘭與文王古樂久已廢遥哇日並黃吏君今賢牧水石來徜徉桑間屏不御七絃韻琅、君子之德風一旦形四疆軌物欣有遇聞之心慨慷題詩贈琴釋聊代訓俗章

春夜醉卧偶公房口號　王寵

酒後參禪最上乘空山獨夜思騰、分明記得前生事曾是楞伽寺裏僧

寄僧　周倫

野曠江邊寺詩僧不離禪白雲深寶地珠樹擁金天妙慮安磐

石塵心洗瀑泉談玄清不寐失笑虎溪前

寄山僧　　王寵

病起轉不樂南山思舊業彌增阮籍放休解子雲嘲枕上百泉響牕中千嶺交題詩道門侶絕壁為誅茅

河陽良上人饋松菜

蜂房攀峯髓猿壁掃松花遠饋餐霞子猶餘春露華泉香石鐸乳鼎熟雨前茶不羨朱門肉還來就釋迦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一中終

送泉上人住持西山天王寺

王寵

建幢開福地飛錫下青天呪嶺紅泉出懸鐙白石然太湖航寶筏林屋叩金仙為訪毛公壇相携入紫烟

寓大雲菴贈茂公

趺坐長眉老稜稜揮五峯池開通寶筏巢古挂雲松柱杖胡藤劖袈裟金縷縫經行不那出戶惰蘚白蒙茸

楞伽之麓有堂三楹堂前竹數百挺竹間有泉余與諸友所游憩而藉以遺世者也掌之者僧方正遂謂田古泉上人余倡為短歌二章諸友和歌之云爾

我輩慚非玄度羨君不減支林古木脩篁道院清泉白石禪心

清夜泠泠琴弄春風片片桃花洗耳直起千古臨流同演三車

嘉靖癸巳三月晦日將往白雀寺與碧峯禪師廣山泛舟二首

層巒疊壁映朱簾風軟塵香四月天十里山塘看不足翠屏合沓干雲鮮

遠公相對靜移舟山似芙蓉水似油白雀白蓮堪結社還余還過虎溪頭

寄懋上座　　吳子孝

富貴須臾石閒大聲華一霎樹頭風與師共笑紅塵客開眼不知空是空

寄懋上座

獨住花山大石牀雲霧重遥知楓林下殘雪虎行蹤錫映寒潭水牕臨別爾拳相思來幾日辱莫暮聞鐘

天池訪懋上人不遇

尋梅行到白雲間卻羨山扉世外閑何事浮杯還出寺藤蘿深護水源溪

寄大林僧

天池卓錫年來久春日浮杯自武林枝偃小牕松自老雲穿石榻草初深遥知水觀心非痛未許身空病可侵書語維摩應好在還聞說法有雷音

寄懋上人

深究楞伽義幽棲久住山省師歸舊寺落葉閉柴關余亦厭塵俗馳心脩竹間方携一鶴去遥訪白雲閒

寄大林僧

試問竹林寺僧居復何如臘雪覆殘草齋厨烏雀餘閉門無車轍流水入寒渠誰謂蹉跎者來翻貝葉書

寄懋上座

病中愁緒日紛紜長憶精廬滿白雲乞我繩牀看藥火人間萬事不須聞

贈文上人

秦　韜

飛錫歸來尋重隱袖衣猶帶水雲涼新開林下旃檀屋不染人間聲利場一榻暖煙朝漁茗半簾晴雨畫焚香老來多病惟思睡願借山齋六尺牀 天全翁題扇旃檀林

貽傳菴文上人

架漆舍笑出山行回首煙霞半日程誅水喜看龍卧穩函經獨愛馬馱輕大千界裏喜提老百寶光中肉髻明珍重蘿龕舊時夢達人還與話三生

送文傳菴上人還半塘　釋永貢

近聞揭鼓出禪關落：高風孰可攀他日擬應雙徑住今朝且向半塘還孤城落日移歸棹極浦晴雲見晚山借問姑蘇舊時

月清光曾照幾人閒

送文上人歸吳　夏時正

雲棲不離憶念處泪、源頭水半塘監繫草菴聊出世適身竿木可逢場共誇名下無虛士始信僧中有此郎我欲攢眉入社去未輸三隱在潯陽

送博菴文長老歸壽聖禪寺

湖寺往來久忽忽思故山蠻箋留偈別番帀累經還實行無虛譽長齋有瘦顏松枝已東向弟子候禪關

弔大林閘士二首　大林嘗駐錫南都天界棲霞二寺余張本時識其頂相及歸吳四年未來也

高僧本空融精氣風超絶音適心之珍吾道亦窺微詞吐猗蘭

芥禪心抱秋月琳洗海門潮衣翻半首雪飛得長天雲飄然向
吳越金冊鍊光彩云何遂寂滅詎非天仙人俄飄逝蓬關嗟余
塵世徒終然悵寞別妙理月夙悟心似青蓮色游從天竺來相
逢在京國天界聞偉鐙樓霞觀飛錫王公率趨軌傾都崇翰墨
拂衣謝冕紛皈依儁禪蹟深闕閉重雲寂莫面空壁幻化浮雲
翔應不毀金骨田園但荒蕪令人自悽惻

暮春虎丘贈僧

遠城春色動樓臺花映金觴石壁開柳絮未知參白足卷雲飛
雪過江來

送尚儒學上人如藏滿賦還吳

周謨

西來一義渾難問故紙盲人莫浪求把佛底須還禮佛覓牛應
笑自騎牛竹邊兎磔須揮手石上孱頑解點頭能自得師真妙
訣千江寒月一輪秋

月夜示虛堂偈　釋明聰

星斗一天可數水輪偏照僧房今夜趣惟君有個中意獨我當
虛堂突出明月二人光裏商量

遠別姑蘇張居士偈

奇水奇山已偏登無心得雖信心明合如柳絮沾衣濕散似春
風解凍氷千嶺一僧堪畢世萬林殘質可志能只因誤識虛堂
老惹得諸人到處稱

過普濟廢寺遇歆空上人作　王世貞

寺古僧廬盡泥涿蕭徑非偶然逢宿衲莞爾露禪機宿火撥猶冷殘鐙挑尚微炊煙處、起日晏澹忘饑

法空上人虎丘翻經

大有摩尼在呼從智者掇天花凡幾點貝葉到何函千日懸龍藏孤燈隱佛龕欲知翻後境曉色空寒潭

法上人還石湖

一缽本無住孤雲自在依蒼然石湖色似受遠公歸忽忡吐帶看蓮辭故衣唯應乞食後秋雨對柴扉

虛白上人出關後走筆問之

朝來欲蘭若嘀嘶烏聲嬌見爾定中出知無覺路遥白雲初捲
秋寒月尚依鄰莫作深山住禪心處處調

送盧白士人歸竹塘書

去住元無繫師兮定若何塵推師子乳塔許雁王過白社誰翻
早青山錫占多已知香積供難火病維摩

予分部吳興日圖上人住升山予不相聞既遷晉泉歸里請
告未遂上人忽杖錫肩笠以一詩見投且致郡人之思談禪
竟日悵爾告往遂成二章送之

抱病日悠哉衡門雨漸苔乍傳飛錫下仍以施珠來護法吾何
敢逃禪酒自咍相聞峴山社翻為遠公開 峴山在吳興諸名勝結社
處士人入會

道汝舟山住舟山無汝蹤念予托一鉢揮手謝諸峯小果聊遣
愛空華是儻逢乾坤大檀樾到處好從容

中菴上人結菴當虎丘之半賦此贈之

法護金田故不慳何須更買沃州山精藍半割雲霞表飛錫長
留天地間花裏閉關中酒傍柳邊攜榼施本還亦知身世元無
染為擬醫王跡未閒

宿長圻寺贈僧解空

偶從湖　檠歸船曳杖尋鐘古刹懸幢石草侵天監字講臺松
漏莫聲煙僧云淨社雞呼飲汝不長齋反近禪臨罰楊枝猶解
贈宰官重到定何年

病後承伴松虛白二公人以法語見示輒成三絶奉報

病起空庭秋色新翛然一榻淨無塵欲知不二門中語應有朝來問疾人

病來渾似墮无連病去俄成自在天爲語敷身俱是幻不知真境在誰邊

勞師指示安心法欲覓心安總未能夜半披衣時自起一庭殘月浸階稜

僧慧永參五臺畢復禮洛伽過訪有贈

上人宗門秀雙瞳剪秋碧夕踢滿山餅晨操趙州錫揮漢清涼臺截冥補陀石一見不再見欲得無可得吾意且聲歸法堂草

三天

有瘦瘠比丘極大八鐵鍊蹴之行街市間不從人問衣鉢而

日候余冀得一言之賜閒而應之得一百二十字

有一苦行僧鵠形尼乾面丈八鐵鎖錨項鏁復腰纏胡跪合掌言沙門有深願不愛摩衲衣不乞伊蒲饌公是白尚書置山舊法眷為我施片語欲作西歸傳我已墮疑城地獄急如箭斗大青蓮花對眼未能見汝縛汝自解無縛汝從便有言添汝縛無言當汝膺何煩賢聖倘況乃凡夫諸勿學文暢師生買昌黎賤舊有詩贈月溪上人將十年今春至吾州講經畢過我小祇園言別更成一章贈之

十年高座許重登不向無機說小乘破盡六宗猶墮義聽來半
偈是傳鐙談時舍利祥光顯到處軍持法雨興若問中丞何事似
業居然退院一閒僧

北僧行腳而攜諸名士卷乞詩因贈之

參方一缽信心行祇為詩編錫不輕時至世尊須乞食古來菩
薩也求名新構江左多貧里舊咤燕中有化城千品蓮花隨事
說勸師須是斷無明

曉上人自江右來謁敘美瞻之詩云南海楊枝白社蓮老僧
無住總隨緣不和逢着文章伯可有衣裳與大顛又行腳
山僧不住山正逢居士掩玄關卻嫌留偈多重障大海長

空自往還蓋謂余方杜門不易見倚韻並贈二絶

有社何須種白蓮澆花揮柄但隨緣從他佛骨原無表那許殘花乞大顛

參盡叢林踏盡山未容輕叩淨名關露寒路滑應知否收取三條坐具還

曉上人自云能草書轉法華十遍謁補陀洛迦者再矣告余且復往走筆反前韻止之

鯨波千疊海門還勸爾清秋且閉關但使六塵緣境淨眼前長是補陀山

草書時作素師顛一卧何如但信緣十徧法華從自轉還能否

本此青蓮

別竹堂寺僧　皇甫涍

戒別休公去悠哉江上心離蹤春水征路渺雲岑月散寒猿影山空芳杜陰仍憐晤言意賸處一何深

冬日過賸竹堂僧

扁舟狎浪去人羣七十峯巒渺：分舉手溪頭過不見隔湖空自望寒雲

林酒仙歌　皇甫汸

君不見昔日林師東習禪常時乞食闔城邊林甫不學維摩坐龔下翛同斐部眠從此市人皆識姓醉呼酒仙師無應通好何

須沐器貽相逢但遣看醪應飲者家遭雷電來延師秘呪不爲災驅石遂從洞門至返風曾渡太湖經梅侯爲郡有賢聲雲漢勞思濟衆生疇內龍鳴晨作雨錫邊虹見晚移晴君不見自古異人多變幻葛陂神鹿偏能慣左慈卻被世主嗔長房亦受諸魔惠弟子傳燈生道悟歷二猶能語平素已知前是牌支身安用親承剌史顧我歌酒仙爾試聽處世由來忌獨醒爲問六牙求證果田看萬物若浮萍嘯別虎谿攜策去莫向羅天苦誦經

送僧遊玉林住持延慶寺　在橫金里　　靈雅

古剎樓臺深復深春風龍錫過西岑定中松月橫金地講罷天花散玉林碧水澄鮮空色相青山虛靜共禪心扁舟他日須乘

與香霧雲蘿覓梵音

兗峯僧文通歸自峨眉以詩贈之　　盧　襄

春初別我忽深秋萬里峨眉杖錫游飛棧攀緣三峽險不知曾見法王不

贈能上人（上人雖以沙汰養髮終無室家有戒行）　　徐師曾

浮蹤辭寶剎高意入真如斷酒持師律安禪解佛書江湖一身外衣缽數年餘擬結林中社知予宦況疎

淨音為瑞光寺僧賦

寂莫盤關寺春風獨鳥鳴禪心應不怕梵語只無生（生一作擊）磬空堂暝翻經業障清尋師問幽義共聽海潮聲

壽椁菴上人　　顧節

青草湖邊一問禪珠林趺坐法光圓應知浩劫元無盡僧臘何曾有歲年

送僧歸吳江海雲寺　　吳子孝

平火騰高論法遥開辟蘿吳江楓葉落野寺月明多楚唄聽龍象溪田種芰荷扁舟煙外去春水夕陽波

贈明月寺皎如

古寺負靈巖湖山最深處微塵固雖近心處本非隔流水解清談白雲好來去經殘坐松下調息澄俗慮明月懸高天空牀任箕踞莫憎青白眼身世等飛絮

簡魁禪客師事曇陽　　釋真可

一從別後感同袍火高論真爾獨高不為年來愛沖舉卻將解脫博逍遥

送遠碧峯歸太湖碧巖寺　　釋法聚

遠公卓錫妙高峯煙水湖山第幾重木榻梅花深院宿坐看春月照芙蓉

秀峯寺夏日與普上人　　馮時可

蘿摩蘭當階便娟竹成徑求火焙頓除白藏氣先庭持杖鳥情無橫槊魚欲聽楚住踰四天慧居登七淨上人聆玉麈寄說表真性義與銅腹殊教實金口並清風吟宮殿大雲乘照映頓令塵

逢人語然如戰勝嗟此震旦中名利共貪競愛馬未易祛心猿信難靜刷膜賴金篦開逮須寶鏡何幸遂逢師尊予最上乘深談若有得肅聽還無證齋罷下孤舟煙月互相勝撫枕未成寐山椒落疎磬

花山贈惠上人

寥寥紿孤園羣峯儼相附松蘿結暝翠臺殿蓁秋霧金鈴韻風摇寶鏡如月吐枕簟苔痕侵塌圃泉流注片塵飛不來孤錫響能赴十相口忘言三明中自悟心冥境欲遺慮潛物無忤蝸影半入軒鸛聲殘在樹脩然法味樂永言謝塵務

秀峯寺經閣與普上人

去城一舍半依岫建祇園壁記胡僧影階留漢馬痕晴沙圍聚
塔花雨積成衆寶慶類相對臨風不寂言

瑞光寺僧湛公永公有作

賢劫疎林際尋幽日未晡人閑聞隱杵僧定對鳴烏鼻觀空端
象足音方外徒掩關延二叟振錫語三途淨業通前後明心照
有無雨花芳馥滋霜草白塗泥貝葉繩頭字梅檀鷁尾壚澄盧
脚自映岑寐木同枯永謝金門客長來卧給孤

遊佛國山遇碧天上人有作

山深自饒景幽山覺深一登上方望秀色射人襟遥嶺霞若
釜近峯削如簪雲風互吹嘯樹石競凌臨神境超丘濁佛影出

雙林天香和澗芳仙梵傳溪音偶得逢開士因以洽遐尋住法
知非法生心寧有心妙宰除羣相真如脫衆陰十地無輪轉三
界不升況自捧家外珠迺彼經中墠軟語接来休高空倏横參
風動響琅璫花雨夜泠泠相對一燈影坐絶天魔侵化城非杳
渺淨域即嶇嶔

三月三日於天池偶值止上人　孫七政

芳草遠人度碧岑石梁回首白雲深誰知曲水桃花讌映取青
蓮不染心

虎丘訪泉石上人

青山初過雨著屐到東林蘿薜春歸後禪關鸞語深遠公方入

定乳燕識來心看取松龕影裏閒片月臨

贈止上人

欲向滄洲尋曉猿故人留我聽玄言一龕春雪埋禪影半嶺梅花映梵門

贈雲溪和尚檢藏廣山

縹緲峯頭猿鶴羣遠探龍穴五千文殘經未了青天月半侵先空碧海雲

雪滿空山月滿林繩牀不語意何深由來貝葉元無諦獨有蓮花可證心

春日郊遊與止上人

白社何年入客心愁似醒春深方結佩花外忽聞鶯野寺雲山好處卅煙水清不將塵刼幻若處了無心

憶吳中舊游

每思南郭勝何羨桃花源野寺看山色松聲到梵門綠樽分社會香貝乞僧翻白央虎溪伴凄涼傷舊魂

贈老僧

片月孤峯似此身看來色界本無塵世人若問山僧臘古樹堦前不計春

秋日過石湖朗公有作和韻　張鳳翼

秋氣肅諸天言尋物外緣停橈橋畔路選勝寺門前野老來爭

席高僧許問禪花逕幽徑兩竹鏁法堂煙赤紱非吾事青山莫
爾先蹉跌攀雙墦展遠蕩五湖船杯泛菜萸釀詩歌蟋蟀篇不成
靈運佛肯着祖生鞭

卧病寄巢公　　釋通潤

貝葉津橋渡梅花(用孤)里村兩天分月色一水斷柴門病骨凌霜
樹顛毛長雪根寒暄何足問衰謝不堪論
予既禁足浸公菴闊幽地一心不言而合因賦一詩聊以見
志

泉石如雞足風烟擬鷲頭六年心未苦一日長堪羞重以五鎰
贖婁其雙樹秋歌將枯不律輒作度人籌

除夕浸公庵關蓮花峯元旦因寄

流光真似大輪旋纔入新關便隔年四面有天皆白雪一峯何處認青蓮風煙影亂塵無程木石寒生慘澹邊試問朝來參叩者幾人彈指關門前

梅花樓贈刺溪上人　王叔承

留客梅花雪滿樓何如剡水夜乘舟談玄忽破三生夢記得前身是子猷

江都送明因上人還太倉海寧寺上人能詩時以布施不偶歸

且就孤園樹黃金總世氛緇經授海月飛錫度江雲法施寧求

2311

果空觀好謝文但留山色在吾亦去人羣

寄明因上人

自踏江聲夫懷君夢便清寺常通酒客僧亦愛詩名秋水禪中性青山世外情榮桑近蓮社應念菊花盟

行路難狼山送因公還東江

大江之尾滄海頭片白乾坤萬里浮風波盜賊日夜作憑誰擊楫當中流狼山卻遇因上人東海西來愁問津欲成講堂施無主黃金古地吹緇塵富兒割財如斷顆空叢相對枝空癢神通安得維摩室三萬青師座開掌笑把五峯壓君搪江北江南皆彼岸亦知法施終怙濟君歸正抵靈陽觀因風寄訊兩王君明

霞一點秋江半雌黃口不足聞且有流言入霄漢大道在心不在塵機歷盡玄機得漫怪人間行路難物外猶然波浪反折盧送爾還自驚芒六合何時出若言他物多勝因共向雞山待彌勒

酬贈吳江北寺養淳上人

幾夜扁舟宿清緣是五湖乞詩題貝葉留客供伊蒲水觀江樓敲寒心石榻孤愛君長吟口此道本來無

月夜宿殊勝寺幻業閣即席戲贈默公、嗜酒善醉

誰入湖邊寺逢君無醒時亦知天態癡故作酒淋漓醉得冥心幻狂同散聖奇遠公能似爾彭澤更爭眉

思遠觀　湯顯祖

何來不上九江船船頭正繞香鑪烟第一人從歡喜地取次月居自在天語落君臣興照後心消父母未生前看花泛月尋常事怕到春歸不值錢

江中見舟懷孟公

無情無盡抬情多情到無多得盡歷解到多情：盡處月中無樹影無波

離垢老苦

水月光中出化滅風雲空裏念聰明不應悲薄長如許此事從知覺有情

章門客有問湯老遠遠公悲涕者
遠公去處何時去若老歸時何處歸等是江西：上路總無情
淚濕天水
紫柏不受紫水巾號
秣陵水色如天竺赤布僧隨大笠庵嬾作儀同稱輔國相逢何
用堅絮絮
題遠公書蹟
承歙寺裏井堂罷蕉葉林間立塚初認到遠公奇險處劍頭釵
腳幾跳溺
念可公

王孫無心足自知大臣斷事可能遲無邊佛血消詳出大好人
天打綽時

弔蒙柏師　陳維儒

當年曾住碧山頭未必公卿盡海鷗莫怨網羅殫世外鳳鱗只
合赤霄遊

空山無伴木無枝鳥鵲啾啾虎豹飢獨荷長鑱衣短後五更風
雪苦堪離

聞河汾師之變有感　釋通潤

禪枝如木葉片片落寒岑未熟調師手空馳害馬心弦雲垂暝
色佛海漬秋陰世界看如此愁來不自禁

鹿苑疏微泯靈山關大謨泥沙成寶玉滴滴注醍醐花浸曹溪碓霜枯少室廬唯餘指端月夜々照蘆蕪

世味久酣寞何人得易醒憩述標月指爭惜貯空餅肉髻埋春癭珠衣冷夜星直須操左券身踐祖師庭

一塵飄入眼雙月暈晴空愛水纔翻白心花已落紅竦身天地外應跡馬牛中必欲成瑚璉他山石可攻

送乳林齋經入東海建大慈國寄遠師峨眉　湯顯祖

大夢仙人慙復慙乳林即經南無南小叔愁春七年七大海行人三月三此日青城流梵唱遠觀大師汝和上華手纔抽寶葉雲香心正宿蓮花藏汝去東行入海邦汝師西映玉輪江音光

寒雨花暮獨宿風吹明月幢

雲旭上人十五年前曾遊鑒江交予最娓頃過廣陵白髮語
稔成一老比丘矣上人以募鑄法華鐘而來余設伊蒲飯
之興教寺理公房賦此以贈　陸　翁

十年抛幻習一衲老空林貝葉開諸品交蘆識此心掌中香積
飯身外給孤金捐了蓮華義盡堂遍法音
念雲禪人尊乃祖命接待吳江今逢六十初度偈以壽之
塵中覺路啟雲堂遍布身心滿十方一片祖翁常住地願教永
劫作津梁

寄巢法師　釋德清

枚雲帶月飽風瀰清夜迢迢鸛夢長讀罷楞伽香篆細知君無物可商量

寄雨法師

久從驚顧現當機誰問雲興花雨飛莫道法筵今寂莫窟中君久作皈依

示素樸禪人 有引

禪人向參予於曹溪尋歸吳門頃業雨二法師以予與若師雪浪為法門兄弟命禪人持書遠走南嶽迎予終老予感二公高誼念禪人遠勞用成二偈以志懷

曹禮曹谿走瘴鄉皈依三匝遠禪牀分明一句無生話莫道當

2319

時有覆藏
遥持一紙故人書特向空山問卜居一片身心全付托餘生不
必問何如
答巢雨二法師
法門義氣信非常自是青山骨肉香擬向通玄峯頂上忘言相
對一繩牀
采門山水最幽清二朗高風久著聲儻得煙霞期共老安眠飽
食遂餘生
挽巢松法師
元從兜率白椎來此去還應坐講臺若待慈尊下生日知君重

理舊胚胎

贈秀上人　　鄒迪光

葉風煽震旦幻化絕汾穆羣翳何紛菌流浪遊五濁愛網纏其軀不知電露足譚囿豈不正衆趨自反覆乃有諸苾芻託戒在天竺亦復淪迷津無明亂馳逐彼美緇衣子慧德表尊宿棲心八解洞廣想七情灌意樹窒其萌狂象繫以服語辯超王茂捜廣竟寶櫝有情而無情為腹不為目翰墨等游戲文藻爛綺穀慧遠伯仲間二朗乃僕役伊余解龜卧考槃詠在陸念彼六龍逝悼茲二鼠速齎志肅金仙維那儼深谷酬往多未髭品流鮮白足願為蓮社期支許諒匪獨

孤松門人曰智悤者初疑若愚大非空門中語不佞以月印
易之孤松請以言贈又為之詩
諸天迭遞夜鐘傳繡佛前頭寶月圓印得禪心長來：依然身
在法雲邊

贈同石和尚　　龔勉

浮生寄寰區根性本無物祇緣一念塵狂走竟何得惟爾善持
戒悟入大乘室慧眼破有無幻夢斷生滅形槁心亦灰堪然同
一石試雜何所同吾亦介于石：既與爾同：異奚能析

一詩代偈壽虎丘慧輪上人八十

條衣百結守巖阿八十韶光彈指過悟得機鋒由一喝消除日

月是多羅看心肯薄瑜伽教定力能降酒醆魔望爾長眉爭合掌人、知重老頭陀

宿治平寺與慧公話舊　張鳳翼

追憶佛鐙前重緣靜者緣知君忘僧臘田我感流年庭樹猶如此話華那復然祇應心不染或可證青蓮

雨中與王主靜話舊因寄山中諸上人

委徑新鋤野菜鮮濁醪相對各忘然十年舊事挑鐙說一夜空堂聽雨眠老我漫憐潘岳賦羨君能力卻平田遠公不死青山在只合招邀禮白蓮

哭治平寺慧朗二上人

去年秋入山中寺二秫婆娑振錫迎今日入山尋寺主可憐次
第涅槃行看臺露冷青蓮覺座霜寒白社盟偕閒西津雙寶
筏幾時石上證三生

喜份公永公兩公徽子聞行明善二弟子

舊日安禪處新詩久不聞石湖皆定水山閣半慈雲巖壑標形
勝松風掃世氛相期度苦海毋與衆僧羣

小構湖上懷治平讀書處東定慧悟真諸上人

夏木深藏寺鑿陰四月齋八關雙樹下一地五湖西犢易皆龍
藏虹橋即虎溪買山君莫笑還可共雲棲

由上方登吳山訪澄上人

香刹侵雲半諸天覺路長鷗鷺聽經鳥啗是散花協山現空中
色湖飛定裏光重來兩不厭社酒意能忘

憶張督學陳明上人

戒律似君稀禪關沈翠微渡江杯欲棄辭岳錫還飛銘座謝心
偈翻經杜德機出家仍及祖講席是傳衣

謁吉州菴廣瑞上人

不為維摩病閒齋事藥王小乘元在海大覺本無梁座落東林
磬逕飛剔院鸛風流今惠遠謫浪古支郎宇愛蓮花艷池貪寶
月先相看俱象外何減次公狂

亮公禪房飯慧公得僧字

周祝

白日禪林靜長明無盡鐙一身元幻化萬法亦名稱已歷塵沙
刼終起最上乘且修諸供養合掌比丘僧

雨中同仲醇過淮雲寺聽雪浪禪師講經　王衡

出谷每相逢拈花得所同飲僧松影裏說法雨聲中自洗經行跡
還參過去鐘殷勤留半偈欲解已成空

送順公還吳寄王百穀　梅鼎祚

自得清涼界因乘海暑征禪心無住著游腳有歸程宛水浮林
小吳雲托缽生松枝東向處知是舊經行

為話王居士南游一衲僧詩留參半偈酒不廢長齋墨沿傳畫
帖巖棲倣鹿柴經壇松漸古吾擬試青鞋

妙蘇送祇園上人歸天台

歸去天台第幾峯預期東向石橋松潮音夜半生滄海猶帶寒山郭外鐘

送古氷遊天池諸山用坡仙句　陳繼儒

斯人不可使常聞擊遍玉鞍踏徧山月落雞鳴未歸去歌聲猶在水西灣

徧袒松根嚥下山斯人不可使常聞夜來搜得新詩句月映碧潮黃雀灣

家：種橘住溪灣雞下黃花屋下山如此秋光如此月斯人不可使常聞

簡贈寒厓師　　釋智旵

大開爐鞴示能冶頑鐵生金亟可鎔舒去卷來何向背握奉展掌盡機鋒着鷹活捉山前兎獵客空尋雪上蹤始信滔滔湖海上黃梅衣缽在南宗

體玄老漢故尘隱君也別十餘年訪余苕次題三絶贈之　　陳繼儒

幾年江上別方干巔頂無霜秋夢寒逢我但言山住好石花沉沉秀樹聲乾

山鏡冢刻書千笈雨甲烟茅菜一筐羨汝半生真可了滿鬢紅葉看斜陽

我開冷眼看人熱人扶七官閉我閉何日相攜老藤杖陽橋歌立望雲山

送界公還海虞二首　釋洪恩

一葦縱橫舟寒潮下石頭投歡剛半月欲別已深秋曉日暾高樹炊烟入亂流不妨江路險把手問車游

寒雲江上渡去住總超倫落盡風鳴葉窺殘月傍人下籤諸品徹析難一言申映帶河山色孤帆處處新

贈甦公印藏還吳兼訊百穀王丈

不粉香城肯何煩雪嶺施心空標月後類破未花時餓乞三乘說恒將半偈持支硎酬送難獨異許詢詞

九日送如凡還天

九日余初度午山嗣溥遊盤雲天畔巔喚雨樹頭鴉染菊黃猶淡酣楓峰漸稠不須論往事最好是無求

西隱寺經閣初成倩丘子成先生詣留都請藏詩以送之

涂兆曦

搆閣初成果緘經計尚迂衰年勞汝出苦行與僧俱時二僧隨行聽徹諸天語攜歸大地圖懸知無久別西竺在南都

過寒山寺懷旭公二首

潘之恒

楓橋霜月舊遊中迂鴈重來問遠公東閣似知迎客意梅花先為報春風

尚憶當年紫竹林故人相對歲寒深惟餘天外流空響日暮蕭

越梵音

冬日過虎丘訪恩公　釋欽義

老去朋儔少天涯況歲時松門容剝啄蘿徑轉參差潭面千人
石山腰短簿祠經過一把臂覿泊倍相思

示禪人 六首之一　釋性冲

直提車溪路遥處更不違若將心向背又見迷東西須信力非
力無嫌齊不齊腳頭如未穩動步便沾泥

殊勝寺酬贈復公　崔應頤

雲閣天連湖水飛湖光遥映掩禪扉漱巢鵲錫杖遊何處時伴閒

吟幾度歸

老僧　潘一桂

仄徑隱晴日高花明小山春風吹不盡花落老僧閒

送證公抱病還震澤　釋通潤

梅花繞雪柳如絲不道鄉關入夢思藥石恐煩朋輩問憂懸更遣父兄知帆當震澤雲生處春滿吳江月白時吾此淩風叩蒼竹晴波淼、陽天涯

崑山桂峯禪人送母葬樂說偈以示　釋圓修

善哉七十二猶奮出塵志白髮要頓除清修早知味百劫了然超一念到實地藉子大因緣達道無二致　曉登山涉水不離芳

所以老僧即便許

示道源社長　　釋法藏

鷲脰湖上鐘聲與鷗鳥齊飛珠勝寺前水色共殿堂並注須揭頂門眼見莫將冀裏耳聞腳跟下踏斷浪頭衣袂邊帶翻塵角平波好句風上滾來荒渚新詩月中浮出付推敲於雲外倩吟詠於濤中換湖心爲我心轉海眼爲巳眼架裟挂雨中蕉葉如意生木上菌芝出語不借古根緒經已見木葉有人問着便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魯麼、前路後路向君說

秋日一雨潤兄還洞庭賦笠澤歌送之　　釋法杲

秋風生白波欲別奈情何乃兄詎是瓶中鴈全言倒瀉如懸河

鬱鬱相期弄糟粕搖簪員笈廿載多願君別路無蹉跎爲君試
吟笠澤歌笠澤周遭三萬六千頃中涵七十二朶芙蓉影澤心
兩朶鍔最高摩青挿紫殊岩甕上有蒼苔不盡之雲霄下有接
天激灩之波濤崩濤如雷搗山麓無風白日爲之號澤國荒
怯看日暮荏天根萬點星墨詰朝日出烟浪平無數龍鼉曝衣立
極目四涯無盡時蝦蛛蝌蚪那復知望天堅地成一色吞雲吐
霧含奇姿三洲廻盤鏡其瀨三洲人家寒不耐千門萬户玉嶙
峋一叶洪濤是襟帶寒潮散作朝暮雷喧轟激山谿欲覩雪片
橫空大如笠浪花翻棹從天來馬牛無分涯涘失演漾蹄涔意
何物此中不盡鯨鯢淵亦復不盡蛟龍窟宇宙四之喪中外萬

舶千艘耿如芥欸然俛首視坳堂杯水區區孰為大鴻濛流注靡不容映空倒寫飛禽蹤縱使秋毫莫逃影淳淳下鑑雙峯青雙峯東西互爭色東之不及西之碧東峯之色向晚青西峯之碧千雲出此峯何來一枝沙十鳩廿鳩何嵚峿陰洞常懸六時雨陽坡十月皆桃花灣裏家只通水人聲沸在烟雲裡路人白晝鬼揶揄紺木陰森棟天起查梨橘柚土所宜家家丹實懸青枝二月平空滿山雪令人却憶梨花時臺榭參差對相峙男三女四猶成市犬吠雞鳴隔水光武陵之源只如是澤何溶溶峯何窅人物詎宜清且小澤何混混峯何幽人物詎宜輕且浮澤峯空洞分則龍蛇以之類人物褊窄分則形影為之愁吳天木

落風颼颼值君振策還角頭之灣碧嶂上湖山況復兼清
秋溪流宛曲鴻鵠藏神人角里曾翁光君復思歸整香刺此時
橘綠橙初黃大塊委之一嶔嵎勿厭逢塵寰如斗人傑地靈古
所稱到日香風滿牕口如爾肺腸應皆時蕭疎自是水霜姿戶
外寒松翠欲滴時來以手摩挲之舉世而今尚狙詐獨紆之琴
衆皆訝結綠懸藜不值錢鼠撲囊藏待高價裏足尚期吾道存
蘭摧玉碎無須論不顧青山有人影直看麋鹿上柴門蚌折珠
輝寒雹射琅玕瀾翻白朝夕有情轉語無情聽山中儘有山中
石虛空在目湖在天有時得魚還放筌挂起山牕碧巖上浮雲
看足枕書眠鶴坐頭顱虎盈砌嫺殘老人意迢遞天邊三下紫

泥書鼻底（琳）桂寒涕佛祖臨門勿相擾飄笠爛將琪樹杪總
際纔通白日光階頭直使生青草太湖澄影秋色閒以之滌腸
兼滌慮牙籤墮地不復拾五千梵笑如等閒秋毫凡心悉堪嗤
顛廈將支木烏有當念西來五葉禪宗風掃地君知否勿笑杞
人空戴憂午夜寸心牢制猴昔人不見英藪相晨朝對鏡三摩
頭狙公賦芧狙空喜莫投羶氣來羣蟻古今萬事天際雲世態
浮沉亂漚耳魚枯鶴鎩毋怵惕人貴泥塗與壁立咳嗽不成龍
頷珠金星混沙終可惜此日看君歸故廬令人躑躅還踟躕眩
目余沉永嘉市枕鄉君發左溪書笠澤何澄淳雲峯況縹緲壁
巖巖之阿清霜滿懷抱而余亦欲尋孤島未必榮名以為寶杼

然魏郡何所庸畢竟青山白雲老

訪楞伽璧公　　釋明誠

白雲不在山山中何所有松竹動微風豈是野干走

贈德上人五十上人來自衡陽寄錫于吳之慧慶寺

鄉迪光

南嶽高僧下翠微吳門說法衆皈依松花採得為齋飯木葉將來補衲衣出世已能忘浩劫觀心寧復論知非逢君為問安禪處指點生公石畔歸

恒宗徹居北寺　　釋通潤

霜白城草枯天清塔雲冷佛子住世間災入幻境木葉觸杖

飛空花亂人影莫赴徑山招且啜雲門餅

冬日喜汰如自閩浙再至

一笻行腳兩年分不喜仍來叩水濱屐齒嚙評閩地雲衲頭觸盡浙江雲玄言玉流精奕叢臺重累斷文且向山中混漁獵函關雞犬正紛紜

十五夜憶汰如

看處本無侶想中如有人不知邊冷月何處照孤身

留見曉結夏

世路止如此窮山或可尋且將欲往意仍作更留心叢桂陰雖薄新篁影漸深最宜無事者碩碌縱虛襟

秋夜吟汰如

出夏無多日忽然生大凉即知花上露易作草中霜短鬢臨衰白頹顏瘦衺從來學道者不變是肝腸

懷洞庭湖兄　釋慧浸

平居何所事寂寞在煙蘿閉戸春風滿開簾夜月多空堦塵不到長日鳥頻過我欲乘流至其如逆浪何

送杲元還吳門

遥指江天外扁舟返故園不須愁路杳足練是吳門臘日雲孤映晴洲鳥獨翻倚閭人有待今得問寒暄

送湛公入山采茶

何地風生穀雨先犒君行色動江邊不愁此去春將盡自有天池一壑烟

酬浸公見寄

每見花飛便憶君那堪回首隔秋雲平湖不比長江險縱有風濤亦耐聞

卧病寄業公重出

汰如法友自鐵山來以詩惠我依韻答之　釋慧浸

曹逢已四載晤對海廬深暑逼三天伏時徵七處心人多建社隔兩獨過花林乍聽寒溫語猶然拂水音

會溷公於山中話

釋明誠

秋寺逢君話凄然不可聽江山長契潤寒暑漫居停忡露千珠
白松煙一縷青極憐支遁馬瘦骨繫空庭

貝葉齋尋湛公不出郭見尋而不相值悵惘賦此

釋通潤

尋君貝葉齋叩門鳥聲澀我來君亦來水陸不相及榆影蕩微風竹籬搪生日回首覆舊途蒼苔向空立

崇禎庚辰閏正協同護法諸公立道開法友監院實喜法脉得人不獨山門有寄賦詩志感

釋明河

法門此秋晚付授難其人百鍊出弘器位序若有神吾友集靈秀謙慎遇等倫承事無間然水乳如一身學者少懃愧所至隨

風塵孽詠嫌臂酸尚可同艱辛潤步忽蹉跌至德尊盬薪乃知
監院大今日非無因標榜挽頹壞磨礪成精金知心會與廣千
古常為鄰

旅泊齋贈杲公　　釋通潤

杲公的礫霞上人僦居乃就河之濱蘿門蕭丶白日靜竹牖晨
丶烟雲新三餐不足粗糲飯相對喜有期頤親有生若此信自
足何必羨彼山中春

送杲公

流水深帶地斷雲高薄天孤帆出遠浦幾處泊歸船野霧黯無
色一舉晴可憐歲華看易晚此去莫徙然

冬日答秀公見寄時公挂錫婁江王太史恬波觀剌血書雅

華經　　釋法杲

碧海蒼山各僻居弟兄蹤跡近何如三秋逐日探鴻雁幾日臨江釣鯉魚極目鹽酸衰世味滿心寒熱故人書翻天直是波瀾急不信浮雲點太虛

寄潤兄二首

探奇選勝杖初歸歷歷青山滄晚暉平野月高鷹隼落渡江人盡鯉魚飛風推未地喧柴戶露響青天濕艸衣翹首碧空雙送目雲川不極樹微微

雲門落澗深深墳地青蘘冷一雙四塞草光迷下界百年舉

影挂西牕山中鞭石天羊醒心際凝伏野馬降曾詔紫泥呼不起至今人物斷滄江

春日寄潤兄

南北飛騰野鶴蹤濯外身外一孑笻無家剩我三千界有地輸君七十峯花鳥昔人徵木偶天羊此日驗樗庸凡夫日見湖雲黑不道春山有伏龍

同湛公浸公夜集水田養田憶杲公　　釋通潤

野竹蕭森拂翠嵐東郊月浸水田養天星聚井方成五主客交簪合是三嬴骨久拚桑下杓明鐙逸續夜深談一聲何處山陽笛回首煙雲總不堪

挽寒山坤禪師　　釋法泉

幻海蒼茫路杳冥萬竿風竹冷荒亭河神力擁千花塔門弟親傳一衣鉢亂木曉聲春霧白遠峯寒被夕陽青回頭恨煞楓橋水嗚咽留人未忍聽

懿山師自嶺南寄楞伽新疏并書賦答時大師以弘法罹難屢席遣戍

即於熟海放慈航丹徼朱厓信渺茫天意遂扶金策杖君恩翻賜鐵衣裳山經象郡風烟黑身倚蠻方日月黃今夕短戈聊當錫遠夜猶在古端香

挽雪山杲凡　　釋慧浸

流光真似大輪旋纔入新關便隔年四面有天皆白雲一峯何地認青蓮風烟影亂虛無裏木石寒生慘澹邊試問朝來參叩者幾人彈指閒門前

南還金閶與玄海師夜坐　　釋廣化

我從江上還師理丘中住白雲本無心那能詰何處淡泊雲水姿悠悠客中味惜別半載餘月明在庭砌梅香岸上花懸我枝頭錫不減東歸音壯我南行色念茲良夜永徘徊不能寢因之發長歎薄世良爲警坐剔孤鐙寒春風灑吉席願言盟此心雙眸青歷歷

懷同門友吳江　　釋正勉

歲華代謝寓竊恕號參商入望心焉切瞻彼陽烏顧儔而磬
矧伊人矣不合同袍 其一
與子暌隔太湖之傍太湖雖廣一葦可杭跂望靡及烟水茫茫
中心莫逆珍重風霜 其二
自昔同門師彼道林式今兩地撫景沉吟雖有焦尾誰爲知音
瞻彼白雲實勞我心 其三
客遊難樂猶謂路難梯袍之義古人所歎他山之柏可保歲寒
薄言結屋與子盤桓 其四
彤雲冪野霜雰凄其感彼歲暮中心遲遲我日既遒而月斯馳
立身修業有婉良時 其五

二十餘霜共此扃于時獨立自空庭不能助爾驅飛雀秖為邀
余振錫鈴直至今朝看幢像始知前是刻鏤形從來死友稱元
伯何事靈棺不少停

聚首青山非有年豈徒高枕漱春泉欲醒蝴蝶牕前夢直入蜀
昔却外禪竟日快(缺)松並秀終宵不寐月孤懸如今再向峯頭過
秖見寒雲覆碧天

才情獨步孝情偏世上娛親總未然甘旨忍如親口內夫涼翻
屬已身邊飧時惟恐砂授齒沐處猶防風在顛儻有微痾荷寢枕
簞孤鐙燭夜不成眠

共土共山兼共牖時：共坐白雲端於今觸處常虛左唇齒從

茲日較寒艸色有情荒後院江聲無語泣前墩不須更入空花觀但把吾兄出沒看

聞慈師得返初服兼讀師憶吳山隱居詩因寄　釋通潤

論到叢林事東南益可傷五花敲冷月四果沒秋霜水涸金河斷雲埋覺路荒誰持永嘉錫三匝繞禪牀

即欲排榛棘千峯路總迷身微難化座髮短不封泥慧日平沉海慈雲遠隔谿舉頭天際望風物冷淒

蓮峯雅稱淺雙足諒能安四壁竹風響滿門松月寒寸花堪倚杖片石可成壇若是吾師至重添一刹竿

除夕浸公掩關蓮華峯元旦因寄

雙魚不達蜀惠德音風飄敝袖念子實深江梅落：朔雪陰：願言把袂披我素琴其六

寒山訪雪谷師　釋智旺

寒山太湖東六月雪埋塢時有天耳師業居麴業父春秋未半百氣骨自高古清泉凍連底蹲石恕師虎此中除梅花無物入巖户

贈秋空法友

過眼了無色素心誰可通有形齊入化一碧總含空最喜月孤往更宜秋與同莫教清淨理埋沒亂雲中

偶題三僧南遊卷　雷思霈

我本西鄙人居止不出屋南郊抵北郊伊廼禁馳逐陽江十里
許望見西山矗上至黃半巔下至虎牙麓有泉名蝦蟆視舟如
息鷲壯麗兼與奇遇之等駒犢譬彼苦饑士盤餐充口腹海錯
知何味筍邊但食肉即有宦遊日山川亦枋佛譬彼初學人難
字邊傍讀一二買人子東吳與西蜀經行半險巇遊冶亦材樣
譬彼鞭馬卒長安往最熟向人誇京師瑠璃作相尋种子習科
儀員文積塵束光明清涼境邈若丘天竺近有三禪和拚命落
迦澳黃河水一清優曇花一簇虎丘半首間椰果搖相屬譬彼
秦帝時求仙命徐福蓬萊風引去島嶼聊止宿我欲九州覽兼
窮四海目李固真豪舉宋測何越超安能淩倒景雙駕雲中鹿

結社徑山寄懷無期禪兄於姑蘇　釋德秀

不須論法席相對總忘形簾幙鈎天影蕃居抱地靈苔吞雙徑綠樹合五峯青殿倚龍湫險雲生鳥道冥身殘悽落木心曠任浮萍過客陰廊偶先賢斷石銘短笻花裏出飛瀑樹頭聽宿霧時藏豹空潭夜聚星柴門關冷淡庖鉢弄清泠采菊多成句看松半掩經逢人忘曲折行路畏徐行獨有吳門望時時上翠屏

送潛崖禪友歸吳　釋通容

握手相扶不等閒機緣酬酢百千般當陽一句無私覆楚水吳山獨往還

崇禎乙亥八月重游鄧尉見麓屏師苫棲鐘樓之傍憮然有

2353

作

張世偉

我本城郭人偶居山中久親見鑄鐘始兼規置樓阜鐘鑄三乃成樓址培仍杜虫茲三十年傑構忽而陡小叩或小鳴大叩真大吼周迴鏤蓮經諷經不須口感歎妙功德從古未曾有撞畢羣施錢酒胡椰不朽書生抱空質徒倚徒垂手天風颯：來念此苦樓叟

賀世壽

呈臺公偶

一部靈文轉不停心光騰射萬山青達師願力臺師行看取煌煌日月星

徐應雷

為恒一沈居士賜幻雲上人

莫從世外學無生閩閩城中有化城此中上人宴坐處老樹參
天風露清可愛晝長綠陰靜但聞枝上黃鳥鳴上人瀟灑迴出
塵時拈翰墨法天真法書獨得永師秘佳句大有支郎神坐久
中庭月一輪積水空明藻荇新此時蘇公不能來乘興乃訪張
懷民（蘇公在黃州明月夜于承天寺訪張懷民今以喻恒一高承天寺）況欲參承彼上人云上
人名下士我從名外得上人寺東顧市（顧市巷有顧雲翹居士教授于此其門如市因
以名巷）西皐橋古來城市多隱淪吾與上人作比鄰何況禪房最
深邃世人入門還問津

懷般搪師在南海

落伽山上坐日夜海潮音如是機緣早爾時般若深白雲室裏

色明月靜中心其更浮林遠蒼茫不易尋

雨中與陸冑先潛訪般擔師二首

青山最深處已與世相遺風雨到來好野人都不知逃禪寧夢酒對爾廢詩萬壑泉聲急時因聽法遲

禪房對修竹空翠落清潭水月已成觀天雲候放參有時摘仙果獻閒一和南重叩無生理相看竟不談

榮山禪師山樓最勝苦參承者踵至欲去之不佞以詩止之且有約

高僧不說法宴坐青山巔為諸檀越無勞送供錢人皆菩薩行吾愛辟支禪且為舉頭月同看幾度圓

避世殊不易入山已太深高名元是累空谷有相尋敢以如幻境留君不住心其如萬松裏日夜有清音

青際山和尚七首

衰年徒禪淚心存已息機更無家可戀業與爾相依九月餽紅樹孤雲澹翠微此時齋戒久願聽法音徽

已從襄大事無復事關情聊復有詩句從來仗筆耕一罢猶是累五嶽幾時行早晚斷家事飄然學向平

橋首吳山遠禪房深復深推牕一潭綠隔水萬松陰空谷有天籟經旬無足音談禪何限子那許浪相尋

南風梅子熟烟雨暗孤城遥想空山裏新添潭水清焚香散雲

氣擊磬應泉聲未得同行住徒令旅夢驚
平生無他好最喜聽泉聲若憶深山好況茲積雨晴淙〻碧澗
冷滾〻綠溪盈羨爾臨流坐如聞天樂鳴
頻年思家客此日竟無家無計酬恩極精心轉法華婦人去依
母兒子且隨爺猶恨俗緣在何時卧紫霞
去年到今日兩鬢頓成絲病骨猶堪起厭心不自支慵開曾視
軼嬾課未成兒白社能容我終應斷酒巵

懷陰山

空谷有淨侶對象翻獨居長貧懸孺子不死愧舉魚文思渾難
覺硯田亦久虛無論明日計水到自成渠

元夕同朱叔經宿際山房

元宵相對一鐙前絶勝千門大樹燃積雪未消春正冷碧空如洗月初圓一林松籟鐘聲裏幾點梅花旛影邊末法無生無可說杜門不語是真禪

自初夏閉關至暮始出訪際山作

坐看初夏長新篁又見九日菊正黃閉戶焉知有塵世出門聊復叩禪房一天秋色心還遠千古羲皇夢已忘白晝相看到深夜室中長有佛鐙光

曉渡石湖登吳山過巔訪澄公 號際山

滿帆星月颺微風曉翠浮沉明鏡中過雨湖光千頃綠初霜楓

樹一灣紅登山恰賞黃花發坐石環臨碧沼空尺尺中峯舊行
跡僧家新築待證公

贈止上人

青天無盡月難斜照爾禪房禮釋迦風送梵聲應不散聲疑
作白蓮花 李在白蓮溢

玄基訪於密和尚 尹伸

不省主山路欲聞竟日鐘登堂候定出下榻笑談濃檐際波濤
色竹梢縹緲峯頂高疑信半未敢遽相從

登銅井訪三乘上人 李流芳

盤磚銅井道舊遊記平楸裹衣出木杪坐覺耳目豁半嶺界湖

光衆山爭出浸湖天西北寬山勢東南匝莫釐與縹緲相望何
藏業指顧煙雲間可以一葦截山頭石纍纍歷亂如積雪俯視
千林花上下同一潔山僧出迎我問姓始相識誰言三度遊已
作七年別當時同遊者眼中存異殘山川閱來往笑我老日月
悠悠旦宅人何乃為化相終當離有漏就此得真歌

盤螭山訪覺如上人不遇

三年十月墻螭路石脚紆迴矮松樹誰開絶凹看茅宇四壁圍
冊門深素重來春濃山正午湖光欲曙春將暮兩度尋僧不
遇小憩幽聰覺禪趣庭中殘桃自送迎湖面浮峯無去住君不
見六浮山閣外非主六浮居士居無處欲乞一單終餘年　對

青山參活句

病中喜定觀上人見訪　沈野

蕭然一室映松蘿喜得文殊杖錫過但使再來設不二何妨長作病維摩

寄湛公

獨坐堯峯頂白雲生四圍山深猶聽法客久犬銜衣水月當牀桂天花拂袖飛維摩今正病何日好皈依

贈胡僧吒惹隣陀

老僧發在何處往人傳舍衛城口道方言誰可辨手持梵字孰能明浮杯異國忘寒暑寄食禪關絕送迎默坐不勞重問訊

由來佛法是無聲

閒居寄澄上人

幽居隔墟里長日少塵埃煙起卻頭樹雨滋松下苔閒吟看月出靜坐見蓮開忽念法堂上久辜閒令杯

經假掊大師墓作 即周武遺

黃山突兀塚邊斜塚上惟餘衰草遮忽見松間飛白雪却疑雲外散天花

東忞公二絕句 董斯張

昨宵揮扇猶嫌熱今日單衣忽畏寒誰者是今誰是昨酒醒眠覺一般看

村童喚汝伏猿師比似降龍力倍之認得猿時何用伏隨他哭

栗與偷梨師一字復元村中人誤呼為禍伏猿

偕忘公夜坐懷仲弢

林空月未上鎗靜雲始歸共君玄夜賞及此霜華飛譚古間揮

泐參宇倦息機將尋病居士夢裏叩雙扉

送忘公至五臺

宴息清凉國吾嗟願未俱誰能空世諦似爾即修途迫暮停齋乞桑桑坐不枯雪山應有見是否二文殊

寄贈戚公時說法洞庭

漸息執鞭好餘生求藥籠溪牕孤坐月山寺小參鐘欲妬衙花

鳥空聞呪詠龍幾時覺城隂合人問南宗

寄吳凝甫兼簡訒公　范汭

天遠湖南漁火稀隔林鐘磬度微：不知此夕幽人興月出僧房歸未歸

送僧

采香涇上黃鳥啼藤梢掠雲筍迸泥來時即是去時路師向此中應不迷

冬夜同凝甫懷訒上人

酒撲瓶花影漸酣高僧負我半宵譚碧螺峯下微鐘歇湖月湖雲共一龕

同范東生懷訥公　吳鼎芳

隱：禪扉近石巖曾期清夜話松杉今宵月白太湖白師不浮杯予挂帆

寄沙門六觀

西水推晴雪方舟記往年山青撝錫處花發寄書前壞壁春穿筍虛櫨夜落泉頭顱衰相現何日共安禪

雨中懷訥公

尋人無定所行腳遍他山歲除空一缽獨自雪中還我欲遠相訊春來曾未閒不如風雨意日：到禪關

臘八日訥公訪不值

前年今日會坐客何紛；把握正集霰飄散亦如雲今年復今日空山掩蓬蓽師還訪予來予若為師出天寒風色緊四顧愁人心邂逅不相值白花開滿林

寄雨公

以爾願初單一瓢行腳寬那知出世法不及避人難雲月千峯寺香花五戒壇微吟雖自好或得寄余看

送恬公東渡

出山何草草曾對幾黃昏落日照行腳白雲空寺門挂瓢半死樹乞食三家邨只在太湖上水田吹浪痕

逢雨公

廢事亂如髮雖却無一粘物累苦如茶菩來同一甘已除世間
籍猶在世間住放腳白雲生回頭山鳥去對面不相識居然行
路者昔別非夢乎今逢亦夢也

柬等慈有引

等慈師嘗約看梅蕃中予不得往師復出山來會郭居士家
予過居士師已早去時風雨冥寂抱憾竟日臨別賦此聊寄
所懷

侵晨出郭門抵夕對風雨不見素心人綠尊空自舉曾聞明月
中欲向梅花語客將襆被來幽期無負汝梅花落已盡明月復
如許春事何蕭：山行獨踽：

懷觀公輸公五憶之一

所居山水半中有半區竹雞覺東西分同餐雨煙綠我適襪
游田憶舟與陸因之一作想五內轉水轂

懷大觀

火壯任馳騖每結山中鄰垂老信空寂且為行路人蓼虫不知
甘水虫不知著驚颸颯秋魂把誦別時語

四月八日經堯峯觀菴湛川師

不見說法時獨及涅槃日自此閟山龕誰為進佛骨

寧楚師訪予山中不值

飄散已如雨忽來成獨游蕭蕭水邊夜落葉山中秋以我不相

值無人知惠休還將一笠去啼煞空林鴆

會等慈師明日又別有傳師已物故
見孟驚喜故云

傳言豈是怪成得會持奇師到我亦到所知猶未知僊蘆新稻
飯湖上山中詩數十一歲暮宵孤雲期

六觀師樑棲高舉寺聞予遠行出山來會
裴竹樹凜小齋半牕露出則雲同出卧與佛俱卧六時擊木
磬三載散花課知予將遠別竟日相對坐道氣消妄心靈光照
沉痾

寄拂水等慈　釋通潤

春雨花間別逢花即憶君恐君多意緒謂我少殷勤立處先期

雁吟時亦望雲素交惟有汝安忍久離羣

幾時離鐵甕何日去錢塘欲問真消息傳言竟渺茫足音疑在谷月色想空梁望斷無來信徒教夜夢長

虎拳蘭若夜別吳居士　葛一龍

酒病衆春入詩篇窮日刪雖云離家好終莫及閒間聚會不能數繾綣于其閒寺門燈照遠獨下雨中山

吳六

幾晨披海霧幾宿傍江霞投止難客寺歸來不住家血枯書貝葉戒破飲梅花相訪何曾見入雲歌采苓

吳門夜宿送吳六朝海

自去如行腳空雲無定因一潮八百里梵誦五千人草綠島根
雲蓮開洋裏春吳門今夜宿離夢已無塵

寄懷甫

衣緇與衣素同是出山伴燕山五月雪歸鴻一聲斷聞君壽阿母
為毋留僧飯感念勞心神相睽獨慚汗

清明日雨與吳居士言別

花落未閒篇春無旦暮晴來朝又離別今日是清明破屋悝松
瀑平居老萊羹主人雖不飲別有醉予情

月夜登吟壇懷吳居士

杖屨自為朋荒墟閒夜登遠烟生處水寒月照來氷梅意若為

勤酒情非有直室林擊木響如爾課香鐙

聞凝甫薙髮雲樓感賦

持心作慧刃撤手斷恩眷遂投虎穴中虎亦為君善一髮視一粟薙去光明現想此薙髮時對佛乃洪願所根逢十載不及大師見

寄吳凝甫　董斯張

遠夢無端入杳冥晴山一點太湖青山中遙憶龐居士淡食繒衣課寫經

贈一夢法師偈（一夢吳江人　舅西說法還）　阮大鋮

春林香雨細冥冥，暇若還箋無字經肯向夢中重夢夢，梅花缺

處數峯青

半頭長老演半車天女重飛文室花參到浮屠無縫處卻嫌空影落袈裟

湘山寺裏打包回黃葉江頭杖錫來傳與生公虎丘法鬼門灘上鐵花開

霜冷江楓分別紅坪、秋樹領宗風橋心多少中秋月吹向蘆花一枕中

先宮贊舊贈禧浮沸寺今餘三十載不肖復携笈焉老僧慧開能道往事且授以詩愴然酬之 顧同應

小閣煙霞古先人幾度登可堪今日淚還向舊時僧山月窺寒

竹溪雲出老藤遺書未零落仍欲乞禪鑪

贈一雨講師　　潘一桂

潤公天人師妙縱載清美七覺弘智津六通測烟海鷲嶺標遠勝龍游暢玄解雲族低梵筵文驪競遥彩予也久嬰拂偶茲承迹軌端襟聆微言頓使蓬心改輕風動袈裟月落散遇魅誓言絶可欲返宗發蒙憤

寄華山巢松師　　卜舜年

石壓支公院公開自宿因花光迷路口佛性顯山身松靜猿聽法潭清魚看人吾將巢若木戶牖與公鄰

西山梅花已盛舊公寄書相招

周治

晨興池上晴始望西山色一絨自山來支公寄相憶梅花七八
峯山路照已白許給鋼井符期授鐵山笠水望湖與通明歸月
不隔山齋可歸休坐卧任狼藉

秋夜懷僧獨有感兼呈白上人 僧獨居鄰雍熙寺白即寺僧余嘗寓焉

雪深殘寺兩年依我去憐君到亦稀井冽不須愁客問爨存猶
欲勸僧歸宿花多爲他授食踏月孤笻錯款扉竹下半牕橫榻
處秋盤不獨與君違

雨夜寄君慧兼示映渤

寺鐘聽此夜只自罷開書雨巷春如隔花畦屐去踈室香容獨
愛夢好或羣居新緑晴如改曉牕映水虛

寄儒鄰寺印上人

卧鐘前代寺枯樹野人廬憶我十年隱與君一旦疎巷中新月滿池上落花初茗飲閒過處如今清夜虛

童子覺亂將雜髮賦贈

語默自了：看君夙慧來髮膚非敢愛戒律已先該最小初稱日嬌憐未易猜南詢煙水始緣盡見樓開

通濟菴訪月印禪兄　楊士修

吾師道門秀宿昔標異行刺血寫梵書如佛捨身命募結香飯緣勝事行且覓機會小不契飄飛絕諍競瓢笠任所之去住不宿訂此有大因緣儻然承衆請晨昏鐘板齊十方得所依緇素

接迹過不免費將迎師乎濯落人請勿以為病

震澤慈雲塔下贈慈林上人

古刹久廢頹師發大勇猛結構三十年不惜捐踵項買田築厚基殿閣次第整勝果寧易圓規畫已并：出家勤作家是則佛子等持缽及被衣吾師獨軽省

圓明寺訪吕山人　高啟

憐君不出戸結夏與僧同陰竹行廊遠香花掩殿空飯分齋缽裏書寄藏壷中茶宴歸來晚西林一磬風

寄顧仲瑛寓法喜寺詩　謝應芳

客來喜得平安信蕭寺樓居日掩扉湖近亂搖隨影白地偏苔

浣殷痕青羣賢方結蓮花社小楷猶鈔貝葉經歲晚歸舟經甫
黑好尋漁父過寒汀

寄吳醫隱殊勝寺　二首　皇甫汸

聞兩禪房結隱居齋心終日對真如常明萬葉青蓮火爲照牕
前五色書

宛轉金河接上池祇園亦有杏花枝門前自施迷方藥何用長
安市裏知

方山人別我拈蕎今會於殊勝寺

官舍春懸榻僧齋落夜帷罄來休汝日一爲訪君時望裏分卿
樹愁中惜鬢絲不知何戒律可以斷歸思

殊勝寺與別舍弟

野寺隨林建幽扉面水開上方今夜月千里故鄉臺酒為聞難
散帆應逐雁同佳期遠後會含意問如來

寄王元美　釋真可

法身有口能噇飯大地無塵翳眼睛此事進如已相悉願一語
印愚情

清源鐙下自警便寄松陵周沈諸居士

吳江明月篇時同萬里道：向蜀中寄語長橋流水道莫催塵
世白頭翁

悟道泉山居訪陳眉公　釋智旺

屋老僧貧事、輕到來方識此中情泉因悟道常清淨山為棲賢始著名雖有千松能拒暑不妨孤月夜分明只嫌禽鳥來相聒翻使希夷睡不成

閒況朗倩掩關城中寄示　釋德清

鄹居一室豁如空凡聖交參落此中獨有主人常寂、十方坐斷不通風

贈周戒遠　陸嘉觀

書劍從來意氣新歸不染世間塵常齋無婦誰妨禁止酒令人自飲醇壯歲功名齊塞北寄途生事寄東隣深心只欲逃禪去解脫都遺夢幻身

輯楞嚴註訖寄徐元歎

閱人數十載不容不索居各譽去已足此外何所須豈知獲微效習靜心逕俱縱非懲惡友亦當返我初禁足廢參訪良朋亦遂疎辛勤補孤陋精進資顢愚法味自供養不復覩他書諸根本鈍闇無力及其餘七載求寂因心見欲豁如淺深示真月究竟是非除因果向本性頓漸殊常途當其衝攝除交光非有無槩拈取其要餐採聊自娛人生非麋鹿何怪限荊吳萍逢猶偶值豈終隔一隅但恐再相見再〻猶故吾

題畫送沈朗瀾入廬山兼寄憨公二首

猶未除鬚髮先能斷肉妻晨星驚老宿秋色引遐棲瀑過層〻

雨橋藏曲：溪杳然雲樹裏奔悦漫成迷

泉石真游跡幽明默護身出家超將相度世答君親水觀神三界山行影一人遠公迎汝處寒月石門新

種松老人　釋通潤

飯後罷鋤春寒山信短節偶隨孤犢去適與老人逢見面不知姓自言能種松横岡千萬樹大半已成龍

次兄止靜天平奉寄　沈珣

憶兄雲卧處苔蘚暗蓬扉世事看朝露禪心對落暉秋深千嶺靜夜永一鐘微為道虹橋下卅棍已漸稀

寄氏夫趙居士　釋通潤

松磴千重浪花林五色雲每從思裏見違向夢中聞白日頻黎
清宵幾籟文寒山岑寂處肯否剖斜曛

贈米白民

龐媪襄州賣筑篤世人無價可酬伊爭如活種無根竹風雨陰晴總合宜

蓮子峯別白民

一瓢已挂兩三年秋水平：好放船白社青山有盟主不妨重結再來緣

寄邵茂齊

箇皮笠子草心鞋溪月雲山處：偕近拾撓狼彈丸子擔風躡

水過秦淮

雪夜旅泊齋逢錢叔達

柳塘新水漫苔磯有客停橈叩夜扉叢草尚留游俠傳天花已綴薜蘿衣寒風傍竹聲逾響積雪連雲凍不飛相對篝燈無片語總知心在北山薇

送沈訒卿之燕訪逵師　沈珣

君向燕山道東風正滿城言尋一乘法豈為五侯鯖落日黃河迥驅車紫霧橫無須歎離別去住總浮生

聞王四娘削髮廣山為尼建繡經閣戲訊　王叔承

金釵買得青蓮藏自翦雲鬟佛髻傍梵唄漸消歌曲艷繡旛猶

帶舞香空來花雨能空色笑倩人天示縞妝緒到法華龍女變

長干夢斷慧鐙涼

題沈君善祝髮小像　董斯張

取影秋鐙態亦狂樵青偶見賈商量世門何處閒禪客眉眼分明一沈郎

題沈君善祝髮圖　沈一桂

茲爾之分身分秉超寂分捐爾珮分灑爾髮分不淫翔分去夭伐分四儀三行亦嬰縶分乘流則行坎則歇分入禪觀分賓於佛分逍遥分游師子三昧分

夜聞吳女誦經

雲牖月帳散花多聞讀金經夜若何嬌舌乍彈鶯學語芳心已定并銷波尼師曾教青蓮侶女伴徒為白苧歌聽處若迷空色相應須愁殺病維摩

陶氏十六娘 淨土善人咏之第一百二十二 釋道衍

貞守閨門德可嘉白衣人送白蓮花誦經念佛方三稔靈瑞昭然道豈賒

陶氏十六娘常熟徐村人年二十六寡居無子願生淨土常念觀音普門品忽夢一白衣人棬中盛水養白蓮花一朵與食之覺後頗異一日又夢僧令裝小閣朝西誦彌陀經念彌陀佛如僧言甫及三年見佛光明經函上有火圍如彈子大

初恐燒其經以手撲之乃得舍利一顆其現生感應若此臨
終化佛來迎別衆而去

支硎歌賦贈巢松　釋洪恩

曾聞老子枕中記池面長開千葉蓮古來鐘梵兩不絶住者能
成佛與仙此地從來多秀傑馬澗龍池相對設林外寒梅不斷
香澄潭倒映秋空月開戶常瞻南北峯支公曾此寄行蹤譜時
散得千花種翠森金鉞雲尚封爾筆常於斯說法萬指聞之皆
洞達至今遺事滿江南源遠流長茅自發伊師信實立家門圓
覺三祇悟上根身似空華心似水隨時豐儉道常存丹桂飛香
度西嶺石上長松散清影澗口流泉吼瀑花乘風細灑衣裳冷

一叅楞嚴兩度聞吾常於此致殷勤暗與支硎并與記晉代清標獨有君

潤公易號一雨偈

行道休雙樹端居學四禪一趨空色地遂脫見聞緣法相飛花雨心澄出水蓮昔同居士過曾坐竹房前

自羨

釋通潤

羨汝多年守破氈衰雲貯雪冷蕭然向來飽喫金牛飯遺例看花過板橋

吳都法乘第二十二上之上

吳江周永年撰

憩寂篇

自昔勝流動存幽致徙倚長歌珠林寶地皮陸寓游韋白蒞治短李拂石畫公觀記緇素史隱咸有題識緜唐迄今名篇堪系述憩寂二十二

遊開元精舍 凡唐時所稱開元寺乃今北寺

韋應物

夏衣始輕體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為累形跡一來踈

開元寺詩 并序

此寺多太湖石有峯巒奇狀者頃年多寫遊於此及太和七年往來皆不復到寺中石大半亦無也

十層花宇真毫相數仞峯巒閟月扉攢立寶山中色界散周香海小輪圍坐隅尺尺窺巖壑牕外高低辨翠微難保爾形終不轉真令偷拂六銖衣

題開元寺　薛能

一閣見一郡亂流仍亂山未能終日住尤愛暫時閒鳴棹吳門去啼林杜宇還高僧不可羨西景掩禪關

開元寺客省早景即事　皮日休

客省蕭條柿葉紅樓臺如畫倚霜空銅池數滴柱上雨金鐸一

聲松杪風鶴靜時來珠像側鴿馴多在寶幢中如何塵外盧為契不得支公此會同

奉和次韻　陸龜蒙

曰上衆恩疊影紅一聲清梵萬緣空襍樾滿地貝多雪料峭入樓子閣風水掬初抽寥次思竹窓猶掛夢魂中雲香散盡禪家接誰共殽源小品同新正論亦有九流一曰禪家者流殽浩讚小品經下二百餘疑義以問支道林

聞開元寺開笋園寄華上人　皮日休

園鍵閉聲駭鹿群滿林鮮籜水犀文森二鏡法林梢雨嚼二爭穿石上雲並出亦如鵝管合各生遲似犬牙分折烟來露如相遺何亂明朝不茹葷

奉和　　陸龜蒙

春龍爭地養檀欒況是雙林雨後看迸出似毫當拄槎孤生如恒倚欄干凌霊勢欲齊金刹折贈光宜照玉盤更待錦苞零落粉環高下摘煙寒

初冬章上人院　　皮日休

寒到無妨睡僧吟不廢禪尚閑經病鶴猶濡欲枯泉靜掬見多紙閒爐波律煙清譚兩三句相向自翛然

留題開元寺上方　　白居易

東寺臺閣好上方風景清數來猶未厭長別豈無情戀水多臨坐辭花剩繞行最憐新岸柳手種未全成

宿開元寺樓　　許　渾

誰家歌裏一孤枕在西樓竹色寒清簟松香染翠幬月移珠殿曉風遠玉笙秋日出應移棹三湘萬里愁

宿開元寺樓　　周　賀

西峰殘日落誰見寂寥心孤枕夜眠久兩廊僧話深寒扉閉雨氣風葉隱鐘陰此愛東樓望仍期別夜尋

奉和次韻　　陸龜蒙

每作來方丈還如到四禪菊承荒砌露茶待遠山泉畫古全無跡林寒却有煙相看吟未竟金磬已冷然

開元寺樓看雨聯句

海上風雨来掀轟雜飛電登樓一凭檻滿眼蛟龍戰龜蒙須臾造
化慘倏忽堪與變萬户譽弋鋌千家披組練休日群飛抛輪石雜
下攻城箭點急似推冐行斜如中面龜蒙細灑魂空冷横飄目能
眩垂簷珂珮喧擫尾珠璣濺休日無言九陔遠瞬息馳應徧寤虞
正垂紆徵時又懸綫龜蒙寫作王界破吹為羽林旋翻傷列缺勞
却怕豐隂倦休日遥瞻山露色漸覺雲成片遠樹欲鳴蟬深簷尚
藏燕龜蒙殘雷隠耕畫反照依微見天光絜似磨湖彩熟於練休日林
疎帆逗前渚晚碧夕凉殿接恩殊揮毫窺詞藻焚硯龜蒙佶栗烏
皮几輕明白羽扇畢景好疎吟餘凉可清宴休日君攜下高登憎
引還深院敲蘚淨鋪筵低松湿垂鬚龜蒙齋明乍霊露林響遍慈

積早晚重登臨欲去多雖戀日休
獨在閑元寺避暑頗懷魯望因飛筆聯句
煩暑雅難避僧家自有期泉甘於馬乳苔滑似龍鬚日休任誕襟
全散臨幽揭旋移松行將雅拜筐陣欲交麾龜蒙望塔青髻識登
樓白鴈知石徑森欲動珠像儼將怡筒簟臨杉檻紗巾透兩絲
靜譚蟬噪少凉步鶴隨遲日休煙重迴蕉扇風輕拂桂帷對碑吳
地說開卷梵天詞積水魚梁廢殘花病枕歌懷君蘭沼處孤夢
繞梁恩龜蒙

冬曉章上人院　皮日休
山堂冬夜寂無聞一句清言憶領軍琥珀珠粘行處雪綉櫚篇

掃臥來雲松扉欲和鳴鶴石鳴初煎若聚蚊不是戀師歸去晚
陸機葬內足毛群

奉和　　陸龜蒙

山寒偏是曉來多況值禪窗雪氣和病客工夫紆未演故人書
信約新磨閒臨靜案修茶品獨傍深溪記藥科從此逍遥知有
地更乘清月伴君過

奉同顏使君開元寺經藏院會觀樹文殊碑　　釋皎然

萬國布殊私千年降祖師雁門傳法至龍藏立言時故實刊周
典新聲播魯詩六銖那更拂幻石盡無期

春日和盧使君幼平開元寺聽妙奘上人講時上人將遊五
臺

仁聖垂文在虛空日月懸陵迦遲哲匠宗旨發幽詮法受諸侯請心教四子傳春生雪山草香下林林天頒我從今日聞經悟

宿緑凉山萬里去應為教摘偏

宿開元寺樓　釋清塞

西峯殘日落誰見寂寥心孤枕客眠久兩廊僧話深寒扉閉雨氣風葉隱鐘音愛此東樓望仍期別夜尋

訪北寺無言講主留題　陳基

秋風日蕭爽散策入空林有竹心已清無言意弥深雜花不容把踈碧有餘音逍遥毘盧境落景駐遲岑

北寺竹林　楊基

僧居古城陰迤逦通萬竹林光落虛牖坐愛衣裳綠齋餘孤磬
遠茶罷微烟續道人悟重玄淡然無衆欲譬彼石根泉亭亭湛
寒渌

和張保定留題北寺詩韻　沈周

鐘磬泠泠隔水聞當門高塔倚斜曛綠蘿深徑栖殘雨黃葉空
臺積暮雲已拂塵前竹睡更同香炷事桐君碧山學士清遊
後應悔銀魚不早焚

北寺水閣

喧市紛聒耳幽尋達城陰誰料此城中其境自山林僧寮敞小
構雅擬西永淨清流可俯掬鬢眉亦堪臨返照在東壁水影浮

虛金人物相映營舜靜宜道心散水列左右上下鳴春禽竦竹不蔽廣衆之見遥岑遊賞莫禁客酒茗喜相尋借問常來轍記壁誰曾吟筆研我所事漫以開頌襟

留客開元寺自宋時起所稱開元寺乃今寺

方子通

畫錦新坊路稍西興來携客就僧扉樽前倒玉清無比筆下鏗金妙欲飛藍攀直須乘月去榜歌時聽採菱歸流傳白雪吴城滿頖覺笑歌一夕微

程公門

仙老論文小往還多才今尹猶能攀携觴永入千花界借揖清陰臨一水間笑語不驚沙鳥去襟懷猶遇野僧閑城中此地無爰

坐對西南見好山

宿開元精舍　謝緟

落日樹陰ㇾ禪幽靜客心香烟秋殿寂燈火夜厨深茗熟僧先睡詩成對佛吟自憐耽僻志只合臥雲林

游開元寺慧緑陰堂（元至治間僧光雪窓取韋詩緑陰生晝寂句建此）　楊維楨

韋郎句中尋畫　刼灰不盡緑陰ㇾ鴻文重記青城宮內典新傳瀑有僧石佛浮江輕似葉神珠照鉢隱如鐙扶羅樹子風前落吹滿恩公舊稿毯

開元寺弊攸之變獨公斷江文室歸然林木半焦悴娑羅大

樹枝葉扶踈鬱二生意偶覽遺跡有懷恩公云

陳植

恩公堂下七葉樹清夜說詩山月圓劫火獨留浮佛像斷碑刻認赤烏年荒垣清雨霾青草枯木無枝生白烟時詠韋郎五字句孤花寂歷向人妍

孫贇

姑蘇開元寺

梵宮春盡落花時倦鳥猶啼竹樹枝想見風流唐太守綠陰滿院坐題詩

姚廣孝

開元寺雨中觀梅

遥思西崦開千樹漫往東林見一枝烟雨冥濛香影盡為緣惆

帳立多時

遊平江瑞光寺　　成廷珪

水殿雲廊取次開不論廬阜與天台窓間燕雀馴相近池上龜魚喚亦来春雨久荒紅藥圃香炉遍繞碧蓮臺上方似可容吾隱也伴高僧坐石苔

瑞光寺　　沈周

塵中五日襲腳紅頗有俗氣填吾胷今朝風日美晴美城南載酒尋花宮古濠流水蒂榆柳溪居逢埋茶炉中老僧與我非風契却許小閣開松風山杯列手送西日醉倒信呼田舍翁未知明日又何處出門大笑歌薤蓬

題瑞光寺　文徵明

名藍閒自赤烏年鐘梵連雲尚宛然寶刹浮屠紆刼在法堂心印有燈傳未論四瑞從前境且結三生物外緣欲問司徒杲仁事斷碑零落草芊芊　寺右有福順王陳杲仁祠

瑞光寺圓通房　黃姬水

靈區標四瑞淨域啟千年新殿疑無地浮屠半揔天一燈寒照日雙樹靜生烟山水盤迴處茲丘勝獨偏

赴報國院海會喜侯二　瑤　葛大懌同集　祝允明

隔水應霜鐘尋聲入寶宮刹那依懺慧六萬繞神通歡喜來候白清真遇葛洪獨慚文字累未得此緣空

報國寺留題　黃矩水

城南一古刹宛在杏壇西地僻山雲冷禪枯徑草萎說經曾悟石送客不過溪翻咽儒童佛皇ㄙ問渡迷

與參政祝公游正覺寺 寺為元陸志寧別業舊多梧樹相傳志寧每洗足更有竹數種因名竹堂後廢有僧洪創為寺　吳寬

陸公已逝逐浮塵洪老重來刈野榛百畝園林成故事一天風雨醒游人碧梧淨洗今何在脩竹叢生舊有因白髮耆英留醉墨晚涼傳玩席間珍

己未春與天台李秋官吾蘇揚黃門同游竹堂古石上人梅東序時梅爛開小宴花下賦

沈　周

竹堂梅花一千樹香雪塞門無入處秋官黃門兩詩客騎馬兩來為花駐野翁携酒亦偶同花不前人自住滿身毛骨沁永影嚼蘂含香各搜句吉祥牡丹清李欠定惠海棠幽亦来只憑坡口說繁華似恐同花不同趣酒酣塗紅作横斜筆下珠光濕春露只愁此帝卷春去明日重尋花滿地

秋日過竹堂寺　文徵明

愛此蕭條遠市聲山門端不厭頻登破除塵夢来看竹救點閒情坐有僧雨後秋光分短菊樽前風味擘新橙興懷先哲經游地欲繼高蹤愧未能

新正六日同子重晚步至竹堂　文徵明

佛生香燈竹裏茶新年行樂得僧家蕭然人境無車馬次第空門有歲華幾日南風消積雪一番春色到梅花坐吟殘照歸來緩古樹荒烟散晚鴉

雪宴竹堂寺　王寵

遠公偏愛客高會兔園才盡室嗜貂滿天花實樹開林端迷整谷衆外徹樓臺對此復能醉長歌甘草菜

竹堂　皇甫涍

香積藏深竹雲寒鐘磬微踏花迷兩徑入鳥到林扉真想行猶在浮踪悵屢遷來茲脫塵染清夜坐忘歸

集竹堂僧舍暮歸　皇甫湜

偶來竹林寺愛爾棲心幽盡日松雲度閒扉溪水流永躭石室臥誰羨玉京游恋此復歸去看烟多暝愁

正覺寺　皇甫湜

東林禪寂處樵徑引蒼苔竹牖春烟動花壇暝霽開經行聞雉寢趺坐見雲來只對香山臥年華何用催

歲除前一日過正覺寺　皇甫湜

路入雲閒溪水湄林深坐聽出鐘遲流波自送芙蓉葉莫向山中問歲寒

過竹堂寺

興客来香積歡逢枚楔辰偷然雙樹下虛爽更宜人石以談經悟龍因聽法馴高僧今見汝應為度迷津

金琮

問我歸期尚漫然老僧預餞竹堂前此身清淨元無垢今日還留似有緣柳色到門青送酒梅花開樹白蓮錢醉来忘却下山路明日滿城生夜烟

文徵明

城東古寺萬枝梅一歲看花得幾廻竹逕三年無我跡松門此日為誰開還應壞壁餘詩草只恐荒碑蝕雨苔憑仗山僧懸木榻長安倦客擬歸来

冬日訪衡山不值聞與諸子宴集竹堂蘭若却寄一首　吳子孝

苔巷無人迹園林散雪初寒雲圍石沼修竹翳僧廬送下高人榻應探淨苑書不知来問字空叩子雲居

同子重晚步過竹堂　文徵明

濠股東来得斷垣一龕清梵托旃檀蒼苔繞徑無塵到落日敲門借竹看風急簾先送暝春陰梅韵獨禁寒鑪香深寂浦圖淨欲就山僧結淡歡

竹堂

乘閒上日到僧家慚愧空門有歲華滿地碧烟新草色一痕春

憲早梅苑

經行竹堂　皇甫涛

清溪不容輦迳遍遠人群暝色雙林合鐘聲滿白雲

竹堂寺

清絶城隅寺頻游興轉新松房雲帶雨梅牖早含春每愧論當世空思托此身飄二對支遁得意出風塵

題正覺寺和紹卿

精舍坐忘機花叢畫掩扉泗沿過石徑窈窕戀清暉野色藤軒滿庭陰水竹倣東林一尊罷薜月夜深帰

浴竹堂作

覺路東津岸烟罨一徑深尊中得宴坐象外引窺臨暗竹雲經覆高松歲不侵偶来同秡禊清淨本因心

竹堂寺觀梅憶想上人　張獻翼

落日春風送酒杯歲時心賞一尋梅南墻冉冉芳春動東閣英英逸思催歷亂殘花飄講席參差疎影挂香臺虎溪共禮新松塔相送長懷結苑才

與馮憲副朱撣使昆仲遊東禪　韓雍

幽懷不能遣興客遊東禪冫冫景何如繚繞水竹龍雲烟東堂長老歸玉田精彩躍神氣全忽聞門外車馬聲倒屣迎我忻冫然自言門巷好杉樹親手栽植今參天登堂坐我蒲團上妙

香ニ茗時ニ傳喚来高徒聰上人頗指氣使勤周旋須臾開筵列尊俎欵酌甚覺心誠虔英豪憲副天下士老成揮使人中賢更諗玉雪美公子好詩好禮今無前攜得仙家施小童長歌大雅聲清圓玉田歡感呼行者青天歌舞齊聯翩一汎仙音衆側耳重斟美酒薦肥鮮案頭石硯靡錦箋墨漿如膏筆如椽諸僧羅拜不肯起闔門索我酌詩篇君不見遠公結社住白蓮一招靖節賢名傳又不見昌黎有書遺大顛美譽烜赫垂千年愧我無能継古作愛此光景徒留連草ニ酌題拂衣去何須更問三生緣

訪沈南齋東禪無聞上人方丈有作

昨曾訪東禪二二方丈居西偏群僧環二不足數但覺玉田和尚賢今晨復訪東方丈無聞長老尤高尚三寸龐眉映雪顛純誠實有真僧相人言無聞世少雙一生戒行如氷霜沾泥柳絮飛不動春風上下空顛狂南齋詩伯常來住好詩好畫留無數促我題詩驚衆僧二二酣臥知何處

秋日同杜允勝湯子重游東禪次子重韻

文徵明

人事無停機曦暉正流耀及茲東城游駕言謝紛喪秋氣景澄寒原入高眺靜躁本無謀憂欣自人召離二霜鬲明歷二幽禽調獨行心已怡況也偕二妙授社慚淵明能詩得清焰燕談

析玄音悲吟發孤竅一語何足稽後期真未料微風西北來泠
然雜清嘯

晚過東禪　皇甫涍

鑪氣花陰禪徑重高僧出世住中峰尋幽自入清溪路遥聽雲
門起暮鐘

宿東禪寺靜公房戊戌正月十日　吳寬

來為東莊游還作東林宿林下扣禪扉幽徑行自熟齋厨夜猶
然僮睡雜僧僕方牀習趺坐飲我一茶足坐久湯室温洗浴解
塵服枕翁故延款展畫更燒燭遥迴水上城突兀月中屋夜靜

風轉號曠野有高木疎雨忽復來春夢不可續端如紫極宮百感入詩腹便當游汗漫安復事拘束歲晚返蕭廬為鄰豈須卜

題東禪獑公房　　邢參

東城少僧寺賴此堪寄迹獨往路不迂嘗來意還適煖風逗鶯花宿雨濕燕麥不有高閒徒憑誰話今昔

東禪教寺　　李應禎

松杉滿院風瓜蓋一籬綠不聞車馬過時得高人宿覺來還獨啼惆悵城東西

東禪寺　　文徵明

古寺謝車馬清陰綠玉湾雙禽啼竹逕獸犬護松關落葉秋滿地

夕陽僧自閒偶来還自去田首碧雲間

初六日與客門汎舟至東禪小集　自對　徵明

淺痕霏緑澹烟光遠樹依依春水長落日五人浮野艇東城三里到溪堂寺有清溪堂　餘寒人日梅枝瘦半醉僧寮菜飯香轉信投閒不得題詩還愽靜中忙

八月二十二日與諸友過東禪二首　蔡羽

已候東林整仍追緑蔭凉波光迴佛地樹色舜溪堂坐訝尊中翠行憐屐齒香日沉初夢醒黄鳥弄幽房廬山月未起座上白蓮開已識遠公操何仿謝客来秋風動溪藾蘭氣發山林片石難將去煩君護緑苔

登東禪寺閣　周倫

三伏東禪勝　携尊避鬱蒸　入雲高有閣　就座定無僧　白浪風江外　蒼岩雨壁層　未須求絶醉　蕭爽促憑陵

東禪寺　文徵明

古寺幽深帶碧川　坐来清晝永於年　壺堂市遠人声斷　小砌風微樹影圓　筆硯更償閒裡債　茗熏聊結静中緣　落花啼鳥春如許　却誦新詩憶遇賢

九日期九逵不至獨與子重游東禪待詩寄懷兼簡社中諸友　東郭名監帶曲隈　三年行樂兩回来　依然舊境墻遮樹　久斷塵蹤砌有苔　落日懷人流水遠　秋風撫掌菊花開　良辰在眼休教

負相對山僧把一盃

東禪寺與蔡元遠同賦

何處晚凉多溪堂夜來雨喬然兩青杉繁陰遶如許山僧倚巖扉喜聽松間履為破明月團自汲寒泉煮

居簡

林酒仙祠

百丈古規純蹉跎尺到尋可曾知稼穡多是少叢林有蹟從人議無心與俗沉太湖吞弗盡吸口到如今

林遇賢

通題閒趣軒

楊子江頭路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遇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門前緑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簡事十分春色屬誰家

九日遊雙塔院次淵明已酉九日韻　文徵明

時叙不容淹忽忽寒暑交矧余蒲柳姿望秋已先凋山林樂間曠勢逸利崇高人性各有適奚但壤與霄爰以一日歡酬此卒歲勞古来相哲士取材不遺焦啐觴輒忘世何似栗里陶得酒且復樂安能待来朝

寓讀雙塔寺僧舍遺悵　張鳳翼

桑葉柳絲青短垣芳蓼藥巢寄空門東風老去鶯花約北郭朝来峰火繁慚愧無人知阮籍掃除拭自愧陳蕃看雲浪作書空

字時事驚心不敢言

人日陸子行五道鳴吳恭先集雙塔寺

野寺風烟絶四隣佳辰雲物倍宜人青松白屋一尊酒莫葉梅花齊放春勝裡不須銀闕巧盤中惟有菜傳新紅卿已慰群賢集無用題詩寄兩親

定慧顯師竹下嘯軒詩　蘇軾

啼鳩催天明喧喧相試誚暗蛩泣夜永唧唧自相弔飲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倉士蚓無腸亦自終夕吐鳶貪声最鄙鵲喜意可料皆緣不平鳴慟哭等嬉笑平生已麤狂子孫亦未妙道人開此軒清坐默自照衝風振河海不能歸無嚮寐喧吾何言風

来竹自啸　王　渙

昭慶寺看芍藥　王　寵

一半春光過牡丹又開芍藥遍禪閑久辜住約違蓮社今續清歡到寶欄垂露幾園花面濕東風一陣燕泥寒酒邊何味呈奇供綠筍朱櫻正滿盤

和文待詔悼昭慶寺之作　釋惟則

明光起草五雲邊猶憶同參雪窖禪花石林聽說法竹林茶晁愛談玄拂衣未許還廬社飛夢時能墮輞川借問玉皇香案吏何如堪率鍊形仙

師子林即景十四首

鳥啼花落屋西東拍子烟青竽火紅人道我居城市裡我疑身在万山中

万竿緑玉繞禅房頭角森森笋稱長坐起自携藤七尺巡林絡繹似巡堂

素壁光摇眼培明隔林風樹美新晴樹根尾鼓鳴殘雨恍惚南山水樂聲

指拍軒中六七僧坐忘忽惹異香生推窓日色暎如火蒼蔔花開雪一棚

相君来扣少林宗官従盈門隘不通散入鳳亭深竹處石林分坐繞飛虹

半檐落日晒寒衣一鉢香羹野蕨肥春雨春煙二三子水西原上種松歸

鴉鵲爭巢似憤兵蜀鳴死鬪乱縱横可憐踏壞杪擢樹滿地落花無路行

道人肩水灌畦蔬托鉢船歸粟有餘飽飯禪和無一事遠池分食餧遊魚

臥雲室冷睡魔醒殘漏聲二促五更一夢又如過一世東方日出是来生

西隣母鶴唳無休崔意吾知為主憂養得崔成騎鶴去楊州未必勝蘇州

寃兒深夜誦蓮花月度墻西桂影斜經罷轆轤聲忽動汲泉自試兩前茶

林下禪關晝日開敎人來看臥龍梅山童莫厭門庭鬧不是愛閑人不來

斜梅勢壓石闌干花似垂頭照影看白晝雲陰天欲雪半池星斗逼人寒

雪深三尺閉柴荊歲晚無心打葛藤立雪堂前人不見秀雲峰似白頭僧

詩一章奉題師子林就簡天如和尚　張翥

老禪叢林伯休居得名園幽藏岩壑勝邊絕城市喧除徑去宿

莽引池發真源鳳亭遡澗橋梅閣鄰栢軒咄嗟龍象地丹碧戴雲騫惟石洞庭来荒苔洗秋痕散落万竹裡劣若虎豹蹲中有青狻猊主當衆峰尊憑陵鬼神會呀呷風雷奔道人一飯已趺坐蒲團温来者自名相何有眼耳根伊昔幻住翁千偈波瀾翻作大師子吼洪音殷乾坤師傳一燈出與世燦群昏摳衣雨花外詎厭叅學繁要知天目下廣闢甘露門平生楞嚴讀衲侶風呵啟身雖塵塵衆是心了然存瞻彼中林社遲暮或往論期師法槿度此道非空言

則天如師子林　鄭元祐

萬竹陰中師子林蒼霏如雪不厭深影當初陽鳥鳳舞響作平

地蛟龍吟契機元非擊後悟乘凉已在哉時尋行鞭土酥雖詰
屈沛潤法雨尤陰森筍時不傳飡玉法定起每聽貫珠音那知
閻浮有六月只緣眦耶無二心眼光固已燦天地王度政尔式
玉金老矣蒲鞋尚堪織貧豈慕美長乏斟養戚窟中善自愛解
鈴領下知誰任擾二塵勞竟何以便應於此授華簪

過師子林蘭石　　倪瓚

密竹鳥啼遼清池雲影閒茗雪爐烟裊松雨石苔斑心靜境恒
寐何必月在山窮遂有行旅日暮不知還

師子林池上觀魚　　高啟

穿蒲尾獨掉唼藻口群鄉波平浸見痕池靜跳聞響漁眾已免

捕僧孟每分養落日意無驚識我臨流賞

與王徵士訪李鍊師遂同過師林尋司公

玄館啟真境紺園闕清香茲神而地遊乍出囂煩鄉鳥鳴桂花落澗户秋風凉開士演金偈羽人薦瑶觴亦有詞苑英清芬吐華章愧我自徵起束帶叅周行山林久在念那期復来翔暌合固知妾去来亦何常誰言道各異妙契宜相忘

過師子林

雨餘鳥語凉斜陽竹深見頻来非看花借讀高僧傳

遊師子林次倪雲林韵

吟策頻入院道人知我閒尋幽到深處鳥語竹班三林下不逢

客城中我見山床數有餘地鐘動莫催還

和高孝廸師子林池上觀魚　徐賁

微(聚)林景凉悄(悄)池魚出欲去戲仍亦乍深驚還逸行循曲島
幽傍新荷密不有濠梁興誰能坐終日

獅子林竹下偶詠

客来竹林下時聞澗中琴經房在幽竹庭戸皆春陰孤吟遂忘
返煙景生逾深

師子林三十韵　釋道衍

上士棲禪地精藍故有名勝迹林屋洞奇冠闔閭城岌(岌)諸峰
秀青(青)萬竹榮室同圖蔭丽地等布金平刹頂靈光集幢陰瑞

靄棠梁飛晴蝀入礦踞恕猊獰近悅采恩擁遙憐睥睨橫柱陷
經閣瞋蕉傍佛龕清井鷺氷虛淨地開玉鑑明鉢拘龍伏臥亭
接鳳来鳴雲蓼還殊菊頻伽詎類鶯庭梅新著殫軒栢老垂纓
櫛葉欺螺翠榴英妬罰頓露晨知蕙吐日午覺葵傾礎覆叢生
芳渠陰樹列摛藥開蜂恣繞蘚砌蟻難征風簷吟襲徑天花雨
兩楹炊香馴鴿恋屢響睡庖驚日下旛交影雲深磬一聲蘭燈
長際曉蓮漏不違更煖觸松煬竈清喧茗沸鐺篆炤重翳幌鏡
月獨懸覺僧出齋房靜童歸化呂盈蟬號隨梵奏鶴舞逐絰行
慕境人勤過忘形客倦迎參時機較密定處步宜輕踈潤緣方
絕孤高道始成遠閒恩結社潛醉頓投盟要適林中趣應存物

外情會須來掃石宴生學無生

重過師子林　　姚廣孝

開扉近水邊竹石抱堪憐遠想渾如夢重游邦信緣蝶翻紅藥雨鳥度碧蘿烟即境自亡憲何須更習禪

晚過師子林

無地堪逃俗乘昏復到林半山雲遏碧深竹雨留禽覷水過禪意聞香去染心叩門驚有客想亦為幽尋

春暮與行書記過師子林

偶同看竹過林廬素抱忻從此日舒淺碧雲虛泉落後孤紅霞澹澗芳餘放禪時至鐘鳴室施食人間鳥下除勝地每嫌山水

隔不因乘興到應疎

七月十五日與高季廸過師林　張適

方罷文字燕復來釋子居輕颸却暑後斜日下林初非無明旦游偶此清思餘適當解夏日群公正安舒或出囊中文或發函中書久論理昭析出談趣冲雲仰聽歸林翼俯察沉淵魚物性咸自適游心亦晏如

師子林十二詠

師子峰　王行

獰面獸中尊奇峰比最真祇堪負蓮座穩載法王身

舍暉嶺

西瞰夕尚明東旭朝先赤為比衆峰高光景常多得

吐月峰

昨吐光不闕今吐遇非圓之缺有多小孤峰只宛然

立雪堂

獨立暮亭中齊腰雪幾重不因逢酷冷那識解嚴冬

禪窩

只尺棲身地寬如選佛場須知九千界元不離禪床

問梅閣

閣中人獨坐閣外已梅開春信何須問清香自報來

指柏軒

古栢畫陰ニ當軒歲月深山僧常笑指應解識禪心

臥雲室

八窓總一樓滿室便氳然任使頻舒卷山僧自穩眠

玉鑑池

方池開玉鑑烟ニ湛虛明瘦影休煩照心凉已共清

氷壺井

一泓碧澄鑒寒沁玉壺清累若曾來試虛閨石井名

小飛虹

古澗瀉寒清飛梁壓水平夕陽疎雨過留得彩蜺橫

竹谷

溪谷翳修篁蒼飛灑碧霜憶曽參玉版風味似筠簷

獅子峰

風生百獸低欲吼空山夜疑是天目岩飛来此山下

舍輝峯

演漾霊清暉江山秋欲霏我吟康樂句日暮澹忘歸

立雪堂

堂前衆未退立到雪深時一夜山中冷無人祇自知

臥雲室

夕臥白雲合朝起白雲開惟有心長在不隨雲去来

問梅閣

問春何處來春來在何許月墮花不言幽禽自相語

指拈軒

清陰護燕几中有忘言客人來問不應笑指庭前拈

玉鑑池

一鏡寒光定微風吹不波更除荷芰影放取月明多

氷壺井

圓甃夏生氷光涵數星冷窓有定中僧休牽轆轤綆

修竹谷

翠雨落經床林鳩午鳴後笋出恐人來編籬遮谷口

小飛虹

初看臥波影應恐兩崇朝過澗尋師去端如度石橋

大石屋

渾沌溷輪圍全無斧鑿紋門臨五湖水坐納四山雲

吐月峰 此係第三首誤遺補錄要寫出

四更棲鳥驚山白初上月起開東閣看正在雲峰缺

師子峰

姚廣孝

踞地似揚威昂霄渾欲吼猛虎見還猜妖狐寧敢走

含暉峰

林端斂夕霏泉石閟清景澹然娛人心相看忘日永

吐月峰

空山無宿雲月起當殘夜漸出一峯間分光到林下

禪窩

扁鏑抱忘機塵外自難入塵圍日夜明一塵元不立

棲鳳亭

萬竹雲朝合孤亭月夜明鳳來緣贊德非為玉簫聲

小飛虹

不雨自橫空低垂疑飲澗樵子過還驚神僧度應慣

問梅軒

雪中踈藥開不知暗香發幽人試問時政值黃昏月

指柏軒

蒼ニ庭前栢明ニ西来意禅翁指示人又在第二義

玉鑑池

非假琢磨功泓澄似鑑同朝来蓮葉盡波動覺秋風

永壺井

疏鑿傍雲根虛寒深百尺時汲煮春芽為侍泰玄客

立雪堂

凡立夜迫ニ松堂篆露銷安心了無法徒受雪齊腰

臥雲室

庭靜起山深隨風舒片影漠ニ覆柴床獨臥衣裳冷

臥雲室

王　冕

秋潭看月還片兩千山暝獨有鉢中龍蜿蜒伴僧定

問梅閣　張適

陽回知幾許問信臘花前月白無言蒼玉忝不二禪

含暉峰　張適

特起雲成朶高明玉有輝奇岑映初旭霽色舞羅衣

小飛虹　申屠衡

渴虹飲不足連蜷漸彌縮我來躡其背下瞰無底谷

禪窩　張簡

艸窩雙樹下借與定僧居會待虛空境坐臥松從梁

立雪堂　陶琛

升堂獨立時一言悟未徹皓ㄒ雪齋腰凄ㄒ夜寒切

永壺井　　謝　徽

水花覆銀床雲液沁瑶甃一勺甘露漿入口不敢漱

獅子林尋詢公　　沈　周

靜看經卷守西窻九十年程百不遥擺撼未來并已過捱排昨日與明朝神存眸子星猶閃老入毛根雪不消我嘆多時違問訊庭前柏樹幾枝凋

遊姑蘇師子林　　釋真可

吾師僧中傑述作枯心血讀者生感慨幾回腕欲折春深閉烟霞荆刺彌金沙古木倚清池所喧梟與蛙蛟龍潛未行鳶鳳飛

且鳴求我應童蒙覺天雷兩砰有枝可以栖何必雲中稽有水可以飲何須千丈豁吾師靈不昧敢勿努攀躋

春日遊師子林有感

天如未獅吼寂默師子林一旦著書就普聞無畏音師雖逝未歸遺址生悽愴細雨濕荆棘春風勞屐杖夜來姑蘇月依舊在松梢不見坐禪人空懸鳥鵲巢誰為短簿君我豈倦誅茅頑石尚聞經吳人豈難教惟懸誠未至誠至眷可茁

寒夜同襲美訪北禪院寂上人　陸龜蒙

月樓風殿靜沈沈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枝棲影動人依古墀坐禪深明時尚阻青雲步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

侶不劳金偈更降心

春和次韻　皮日休

院寒青靄正沈沈霜棧乾鳴入古林數葉貝書松火暗一聲金磬檜炉深陶潛見社無妨醉殷浩譚経不廢吟何事欲攀塵外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同襲美遊北禪院院即故司勲陸郎中舊宅

連延花蔓暎風廊岸幘披襟到竹房居士秖今開梵宇先生曽是草玄堂清樽林下看印遠袖窓中挂鉢囊今日有情消未得欲将名理問思光

奉和　皮日休

戚歷杉陰入草堂老僧雖見似相忘吟多幾轉蓮花漏坐久重焚栢子香魚慣齋時分淨食鴿能閒處傍禪牀雲林滿眼空羈滯欲對彌天却自傷

訪寂上人不遇　皮日休

何處尋雲暫廢禪客來還寄草堂眠桂寒自落翻經案石冷空消洗鉢泉爐裏尚飄殘玉篆龕中仍鏁小金仙須將二百箴迴得三支公恐隔年

奉和　陸龜蒙

芭蕉霜後石欄荒林下無人閉竹房經抄未成抛素几錫環應撼過寒塘蒲團為拂浮埃散茶　空悵碧鼓香早晚却還宗炳

社夜深風雪對禪牀

北禪院避暑聯句 院昔為戴顒宅後司勳陸郎中居之

歊蒸何處避来入戴顒宅逍遥脱單絞放曠抛軽策爬搔林下風偃仰澗中石日休殘蟬炯外響野鶴沙中跡到此失煩襟蕭然揖禪伯藤牕疊霜蛇挂倚支雲錫龜蒙清陰豎毛髮爽氣舒筋脉逐幽随竹書選勝舖茵席魚跳上紫芝蝶化緑青壁日休心是玉蓮徒耳為金磬敵吾宗音高尚志在義皇易豈獨斷章編幾將利鐵敵趙龜蒙天書既屢降野抱難自適一入承明廬盱衡論今昔流光不容寸斯道甘枉尺日休既起謝儒玄亦翻商羽翼封章帷幄倫夢寐江湖日擺落画谷塵高歌華陽帻龜蒙詔去雲無信歸来

鶴相識半病奪牛公全慵捕魚客少微光一點落此芒碟索日休
釋子問池塘門人廢幽蹟堪悲東序實忽變西方籍不見步兵
詩空懷康樂屐龜蒙高名不可效勝境徒堪惜墨治轉疎蕪玄齋
踰聞寂遲二不能去涼颸滿杉桁日休日下洲島清炯生涘蓊碧
俱懷出塵想共有吟詩癖終與淨名遊還來雪山覓龜蒙

寂上人院聯句

瀼淋空默坐清景不知斜暗數菩提子閒看薜荔花日休有情唯
墨客無語是禪家背日聊依桂當泉欲試茶龜蒙石形蹲玉虎池
影閃金蛇經筍安巖匜餅囊挂樹桠日休　傳滄海外龕寄白雲
涯竹色寒凌箔燈光靜隔紗龜蒙趣幽翻小品逐勝講南華泓彩

融黃路蓮衣染素霞休日水堪傷聚沫風合落天葩若許傳心印
何辭古牒賒龜衆

北禪寺次韻醉樵雲門二公壁間倡和詩　張宣

重來余豈後同賦客何先揆捷前三語心清不二禪竹涼青帶
露溪晚白生烟寂莫鷗波濶荒泣杜鵑

酌金井菴　馮時可

寄酒何須醉尋僧不必高三杯磊塊一榻解塵勞五濁皆蓮
土諸天揔兎毛溪花與林鳥相對共陶々

登重玄寺閣　韋應物

時暇陟雲構晨宵澄景光始見吳都大十里鬱蒼ㄑ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陸駢闐會四方俗繁節又喧兩順物亦康禽魚各翔泳草木遍芬芳於茲省旿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忝但恨歸路長

同皇甫冉登重玄閣　李嘉祐

高閣朱闌不厭遊薰葭白水繞長洲孤雲獨鳥川光莫萬井千山海氣秋清梵林中人轉靜夕陽城上角偏愁誰堪遠作秦吳別離恨嵇心双淚流

重玄寺元逵年逾八十好種名藥凡所植者多至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糅各可指名余奇而訪之因題二章

皮日休

兩滌煙鋤傴僂賓紺牙紅甲兩三畦藥名却笑桐君小年紀翻嫌竹祖低白石靜敲蒸木火清泉閒洗種花泥怪來昨日休持鉢一尺彫胡似掌齊

香蔓蒙籠覆昔邨檜炬杉露濕裹裝石盆換水撈松葉竹徑遷牀避客芽藜杖移時挑細葉銅餅盡日灌幽花支公謾道憐神駿不及今朝種一麻

奉和題達上人藥圃二首

陸龜蒙

藥味多從遠客賫旋添花譜旋成畦三極舊種根應異九節初移葉尚低山茨便和幽澗石水芝須帶本池泥從今直到清秋

日又有香苗幾畦齊

淨名無語示清羸藥草搜来喻更微一雨一風皆遂性花開花落盡忘機教跋兎縷金絃亂兎絲別名自擁龍茵紫永肥莫怪獨親幽圃坐病容銷盡欲依歸

重玄寺雙矮檜　皮日休

撲地枝徊是翠鈿碧絲籠細不成煙應如天竺難陀寺一對狻猊相枕眠

奉和　陸龜蒙

可憐烟刺是青螺如到雙林誤禮多更憶早秋登北固海門蒼翠出晴波

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閣　范仲淹

僧閣倚寒竹幽檻聊一開清風曾未足明月可重來晚意煙霏
草秋姿露滴苔佳賓何以佇雲瑟與霞杯

承天閣　楊維禎

荆棘荒凉吴故宫梵王宋几畫圖中地連滄海何曾斷月墮青
天不離空蟠蜿挂簷秋易雨蒲牢吼屋夜還風越南羈客登臨
倦尚賦囚山日月籠

暮投承天習静房與老僧夜酌復和一首　沈周

臨昏細雨如撒沙城中官府已散衙空林古寺葉滿地墻角僅
見山茶花繫舟未穩復沽酒布帘尚曳河西家老僧開門振高

木宿鳥續二番鴉鵲松寮竹榻古且靜人影凌乱燈含葩殷勤小行頗展敬醽醁酒莫及先烹茶更添香炷侑清啜坐久不覺蒲牢撾三盃破凍聊爾耳俗慮脫臆如人杷浮生歲月聚散過撫事感老徒興嗟淨方頻来亦夙契敢惜片語償炯霞

承天僧寓見徐亞卿留刺

老僧無住着久別野僧家上客空留刺何人道　喫茶庭虛拍樹子簷落葵冬花題句聊申謝相逢未有涯

春日遊承天寺　鄭思肖

野梅香軟雨新晴来此閒聽笑語聲不管少年人老去春風歲二闌閒城

竹閣　承天寺文正公手章氏來登有詩氏字伯鎮平江推官有文名　王賡

寥寥層構有清陰非在人家花卉深公不乘春宴他處邨邀文士到閑吟

元達藥圃　承天寺建　唐僧年八十餘好種名藥暗想前生是藥王此生尤為藥多忙輕炯細雨賞鋤宜今在詩人卷裡藏

承天寺在甘蔗坊梁陸僧瓚見其家祥雲重覆地因建寺曰後誤書重玄寺唐史惟則嘗書重玄寺額後又號廣德重玄寺錢氏置奇石庭下世称婆娑石因称婆娑寺宋祥符改額

承天宣和改能仁僧瓚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中有水何點言是醴泉融家為晏坐寺承天有別寺五曰藥師龍華圓通淨土永安永安即福昌藥師即寶幢承天有田一萬八千畝更無奇石臥庭邊有水空聞是醴泉舊說祥雲平地見今看樓閣鎮寒烟

元日承天寺訪孫山人　文徵明

六街斜日馬蹄忙自覓幽人扣竹房殘雪未消塵迹少一函內景對焚香

當年結習住僧家對客分泉自品茶欲識道人高潔處紅窗殘雪炤梅花

承天寺中隱堂

古徑無車馬閒門帶萬籟秋風吹宿雨日暮眄庭柯世味逢僧盡新凉入寺多居山未有計此地數來過

訪張山人承天寺　馮時可

拍提切城市痒莫一來尋旅鬢相疑鏡離懷各問琴天河宿殿角月魄漏桐陰自有無生話能淹不住心

荅德操過訪於承天寺　周治

人炯衷晚寺草樹幸能幽欽性依僧食攤書與病謀春風吹杖影晴日半扉留識我恒居意茲心何所求

寺居荅九章同實聞二公見過

竹陰留晚暾時序屬懷人徵尚還相勞奇文已自親霜林如與
肅心目詎非真秖愧高僧意塵勞屈此身

寺夜答逸民

揆葊荒余步絺衣添夕涼月高秋殿影人過隔籬香物力斯時
感旅情終歲傷故交慚問及烟水夢孤航

寺雨答草臣

林曉淹殘雨經聲未啟扉冷螢終匿焰宿羽不輕飛是日情如
聚於身事已微閒園想同臥過展此時稀

將雛寺入山呈靈受

無家身不繫散跡在親漚漁艇呼同載僧寮難獨留乱山迴去

路落木管深秋酒禁當先解醉歌能遣愁

吳門七月七日 承天寺作 葛一龍

吳門七月七異我山中秋稱塔崇泓碟神燈賽女牛風凉寺裏樹月淡城西樓一段明河水何年截愛流

登萬壽寺佛閣 王鏊

吳城第一好山川半醉来登意豁然天際雲開双塔影城頭日出万家炬宋朝故老空遺宅吳下叢林不記年今日鬼同眺望分明身現宰官前

萬壽寺 花橋東吳越郡從事丁守節曰唐長壽寺廢基創焉其孫宋丞相謂請額賜歸天寧萬壽景祐號承天萬壽紹

興號萬壽報恩光孝有田二萬一千畝本蕭梁安國寺　王寘

是霊山門臺殿幽禪房花竹更宜秋不知丁氏經營後舊有祠堂今在否

秋日過雍熙寺呈彩蕭二上人二首　劉鉉

支許從來說共游壇場多學冠緇流龍蛇輪墨驚懷素珠玉詞歷惠休祇樹繞園靈籟發雨甍飄席異香浮多情為我分茶供肯惜徘徊半日留

僧院幽深野趣饒浮生來此暫逍遥心當初地機方定身戀塵緣業未消滿座白雲秋寂寂半簾踈雨竹蕭蕭寶幢金磬明燈畔坐看慈航駕海潮

雍熙寺訪友不遇

暇日遠相問古寺幽且深青苔餘花落双樹一鶯吟（一作釋良舜 一作釋祖栢）爐存散徹篆茗熟獨成斟明當持山酒懶子客居心（居一作帰）

避暑禪興寺 五月三日

吴子孝

一入梁朝寺香雲白日長倉庚如喜客睍睆傍池塘暑氣風纔減塵緣法界忘況聞烽火息心地得清凉

登雍熙寺北丘懷澄上人南海

沈野

高丘日暮起松風此夜懷人望不窮不是折蓋滄海上也應飛錫白雲中

莊山人寓居雍熙寺余病不能過訪投贈以詩

司馬相如已倦游故來祇樹瞥淹留慈雲窺戶催詩思寶月穿花散旅愁詞象定應同慧遠知魚當不異莊周憐余此日方多病蓮社空隨蝶夢投

宿龍興寺　　蔡毋潛

香刹夜忘歸松清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白日傳心靜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雙鳥啄飛

龍興寺　　揚備

高刹長幡敞淨居方袍圓笠照通渠龍興舊額加新牓不見金輪皇帝書

大都過平江龍興寺僧閔上座話唐蔡毋潛宿龍興寺詩因

次其韻　趙孟頫

聞說龍興寺多年未歎扉風林發松籟雨砌長苔衣殿古燈光定房深磬韻微秋風動帰興一錫向空飛

追次唐慕幷潛宿龍興寺詩韻寄方厓　倪瓚

無家何處帰南渚有禪扉湘簟閒秋水池蓮墜羽衣硯池滋黛；竹露淨微；秋燕情如客攬君去槳飛

和韻贈閒白雲　雲集

歷覽唐朝寺松関幾易扉花交珠樹網苔長石人衣秋水依空淨浮雲映日微白雲無所住此際亦帰飛

寓居永定精舍　韋應物

政拙暫罷守閑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
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閑道
心精即與人群遠豈謂是非嬰

與盧陟同遊永定寺北池僧齋

密竹行已遠子規啼更深綠池芳艸氣閑齋春樹陰晴蝶飄蘭
逕遊蜂繞花心不遇君携手誰復此幽尋

永定寺喜辟彊夜至

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峭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
火空齋共掩扉還將一樽對無言百事違

過永定廢寺

高啟

乱後僧何去門閉落葉時盡昏秋蟲老齋斷午禽飢罷說傳心法猶看賜額碑不知興壞理來此豈無悲

經廢永定寺寄謝元功　徐賁

路轉廢垣邊依ニ市井連院荒晴見蝶僧出午無烟古佛存唐像殘碑記宋年自悲人境異此地更蕭然

永定寺在予家西唐刺史韋渠牟有咏閒齋北池等詩至元高李廸輩又有經永定廢寺詩後構造復完而堂揭海印舊牓乃元泰不花所書雄偉可觀今年秋寺忽燬于火予少嘗讀書於此因為詩惜之　吳寬

廢寺經行處前人句裡來一朝不戒火百歲幾掄材齋閑空春

樹池塘滿刼灰舊游真不忘誰掃讀書臺

陪錢先生過永定精舍訪南岳上人　劉　鉉

誰識名林有遠公閑齋只住郡城中詩禪脫悟追靈澈畫墨清
雲肖惠崇座上梵隨金磬響佛前燈應寶幢紅相過莫問三乘
道萬法由來本是空　楊循吉

永定精舍

古剎吳城裏相傳始自唐殿高鷹磨頂門啟檜成行布地將十
載分燈有數房涵空雲沼淨當閭野梅長塵動無餘法經完室
蘊香暫游非久住靈境獨徜徉

寶林寺　釋明誠

徐行山徑外北郭有僧家叩戶驚禪寐談玄沸鼎茶午風飄貝葉秋色上袈裟亦在紅塵裏千峰興未賒

過寶林寺不遇沈生　皇甫湜

招提在人境行處隱情滋雲水清溪上春寒芳草時鐘聲空水月天影寐堦墀鳴鳥滄波隔從之勞所思

寄熊溪梁寓寶林寺　吳子寿

城北招提古蕭然鳥雀鄰風幡飄睥睨霜磬出荊榛歲晏池塘淺天寒橘柚新閑居誰避席唯有董常親

夏日與高廉遊無量佛院還憩王隱君池上

久臥困炎燠煩抱思一浣霽雨尚輕涼　高啟

言出欣予伴悠〻去景得稍〻来迹断已尋名僧廬復謁高士
館蒲荷共南風池上新葉滿步陰覺衣輕汲冷嫌綆短幸無塵
中浸樂此林下歎鳴蜩蜡斜陽歸駕猶可緩

經無量壽院　姚廣孝

齊女門邊古佛祠小橋流水樹參差偶来看竹逢佳士指點園
林說舊時

遊靈鷲寺在吳城　徐賁

香林竹樹踈雲鷲古僧居淨几陳齋器名函貯梵書激觀諸相
外幽詠六時餘每到成清坐塵根亦自除

草巷紀游詩　沈周

弘治十年八月十七日余有役於城来寓草菴為始游也菴名本大雲前有吉草菴普居之遂謁為結草菴之近南城竹樹叢遶梔類村落間隔岸望之地浸一水中其水從葑溪而西過長洲縣治由支港稍南折而東復南衍至菴左流入環後如帶滙前為池其勢縈互深曲如行螺殼中池廣十畝名放生中有兩石塔一藏四大部經目一藏寶雲和尚舍利東西二小洲隨而方浮泊塔下猶筆研相倚東洲南次通一橋惟獨木板耳過洲復接一木橋人行側足慄股撤橋若與世絶自此達主僧茂公房之踞東偏有佛殿後亘土岡延四十丈高逾三丈上有古柘喬然十尋其枝骸骸深翠數百年物西亦有房与東房等寔茂

之姪禎公分棲處也山空水流人境俱寂宜為修禪讀書之地勝國時有斷厓和尚肇業於此繼之寶曇曇傳為斷厓轉生窅了悟之人地理家謂其四獃俱全風氣藏蓄以是觀之吳城諸蘭若莫之及矣是夕宿西小齋紙窗月色耿耿魚寐因得五字律一首

塵海嵌佛地迴塘獨木梁不容人跬步宛在水中央僧閒孔雀座鳥鳴空竹房喬然雙石塔和月浸滄浪

重過大雲菴次名九達履約兄弟同遊

文徵明

滄浪池水碧於苔依舊松閒映水開城郭近藏行樂地煙霞常

護讀書臺行追春事花無跡閒覓題名筆有埃古栝蒼然三百尺祇應曾見竇雲來

宿半野堂　王寵

滄浪池水漲桃花倒映南園雉堞斜古寺日長齋磬罷浦園相對掩三車

大雲菴　周倫

大雲菴下水藕子舊滄浪淨眼看塵界洗心開道場芳蓮汚不染慧鏡湛無方潭兩涵空碧雲天自景光

結草菴僧相邀阻雨不行　文徵明

城南有約訪招提風雨滄浪只尺迷惆悵一春能幾醉蹉跎四

事苦難齊花間細溜沾衣袖道上豐泥沒馬蹄孤負山僧清淨
供一窓雖思共誰題

結草菴同朱道夫半雲上人坐夜　戚元佐

木榻孤雲野望遥秋声不動夜蕭〻一潭白月浮雙塔幾樹踈
鐘隔斷橋幸有玄言傾客坐何來清磬逐蘭苕頻年道路風塵
色却向空門已盡銷

結草菴與黃二宣飲　程敏政

厭見敲蹇兩来尋結草菴土峰新鷲嶺石間小龍潭路繞蔬畦
外城當竹院南窓懐消不盡一飯聽吾談

吉草菴瑞上人房小憩　張獻翼

僧宅清無敵城南地又偏池光凝紺宇竹色帶青蓮酒德堪消夏詩狂豈碍禪迷襟元不染高枕夢凉蝉

滄浪亭故址為僧所居　　沈　周

一池風月十亭多費價其如四萬何今日滄浪休問主百年興廢本同波煎茶又勺吴僧鉢濯足空傳孺子歌只在城南自清徹車塵馬足有誰過

立夏日憩南禪寺滄浪亭　　張獻翼

言就高襟客幽期興未央寺門當睥睨池水接滄浪野逕三春晚青郊九夏長庭花變新節山鳥愛餘光竹氣開軒靜麥風吹簟凉窗林留夜梵鹿苑繼朝香扶跡同蕭散論心自激昂含

情来締賞誰不惜年芳

慶雲菴　　沈周

慶雲古名寮城陰倚金碧迴塘抱高木波影蕩霊壁閣扉自禅誦白石身心寂不游倏逾年若忘故所歷茲晨兩跡斷始喜一駐扉孤花緑陰底好鳥落杯側老僧道契濶挽鬚厭多白

月夜慶雲觀杏花

杏花初開紅滿城我眠僧房聞雨聲侵晨急起看晴艷對房兩株令眼明還宜夜坐了餘興静免蜂蝶来紛争嫣然鉛粉本富貴更借月露添妍清青嶺流水未足擬金蓮影度雙娉婷庭空月悄花不語但覺風過微香生老僧慣見不為意却愛小紙胭

脂榮高齋素壁可常有不由零落愁人情

慶雲牡丹

三月十日天半晴慶雲菴裡看春行陶娘李娘俱窈窕鼠姑照眼真傾城老僧却在色界住靜咲山花惱客情靚粧倚露粉汗濕醉肉隔紗紅暈明吉祥將落舊有恨急借紙面圖其生明朝携酒正恐謝亦怕敲門僧厭迎

慶雲菴　吳子孝

入門都絶市朝心積雨堦前蘚色深坐對老僧無一語唯聞黃鳥短墻陰

百花菴　文徵明

北郭名藍舊有名歲長無復百花深柴門日落空流水古木春來長緑陰滿眼風流文字業一龕荒寂道人心野橋詰曲通幽徑短策何時許重尋

題吉祥寺壁　劉協中

城裏幽棲古寺閒相依半月便思還汗衣未了奔馳債便是逢僧怕問山

過吉祥寺追和故友劉協中遺詩

殿堂深寂竹林間坐戀棲陰忘却還水竹悠然有遐想會心何必在空山　文徵明

塵跡俗面殊追閒慚愧空門數往還不見故人空約在黄梅雨

暗郭西山

景德寺　　文徵明

古屋無人犬護籬偶拋塵土得幽棲不知何福能消受滿地松陰一鳥啼

宿休二菴　　沈周

市中偪仄有祇林怪是沿街容易尋枕聒鼓声嫌緊近門衝薝子覺堂深焙茶火煖香浮屋桁竹簷晴暁曬衾爰此老僧偏靜得塵埃堆裏絶塵心

小憩休二菴　　申時行

一偕東林榻堪令病骨蘸天香浮老桂雲影落高梧觸境風旛

動安禪月鏡孤惟應拋業累長此習跏趺

申太師招飲園中因徃休二菴　馮時可

緑野傍叢林鐘聲近可尋逃禪来上相延客聽高吟實地分花覆朱樓隔水陰笙歌不碍道喧靜捴無心

和廣化寺午日府晏致仕諸公詩　方子通

使君瀟灑上賓閒金地無塵晝啟関風靜簫聲来世外日長仙景在人間詩成郢客争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

朱明寺　楊　備

不悌爭分不義財舊居金碧照樓臺何緣半夜狂風雨暗裏郎

飛錢帛來

兩中過馬禪　　蔡羽

不到東林久穿雲覓皎然花開古瓶鐵樹合暮鐘炯展齒愛蒼蘚吟筇困白蓮鶴歸僧定起細飲竹爐泉

春晝馬禪寺

斜日上河股殘春投佛家維摩元有榻優鉢已無花桑下曾聞道松間聽煮茶坐來心自適此地寂無譁

馬禪寺賞月　　陸川

彩雲呈瑞見瓏瓏皓魄初懸殿角東好景盡憑今夕賞故人聊有一尊同地靈藐發金銀氣天巧難描造化工香霧滿庭遲散

席無窮玉色醉醒中

再至天王寺有感　王鏊

深鎖禪扉暫一開竹間那復舊池臺歲寒只有庭前柏五十年前見我來

舊日沙彌今老禪白頭我亦異當年見恒河性依然在莫為浮生一惘然

天王寺竹林　王寵

雅志愛雲竹相看如故人瓏瓏動風色瀟洒見天真枕簟開新夏鶯花逗晚春欲將踈懶性一問遠公鄰

天王寺席上走筆　胡纘宗

叢竹陰ニ覆子城暖雲靄、度仄泾僧帰何處溪頭兩野寺寂寥
春鳥鳴

崇義院雜題　　文徵明

小院風清橘吐花墻陰微轉日斜ニ午眠新覺書無味閒倚闌
干嗽苦茶

縹緲遊絲墮不收悠然庭砌緑陰稠院凉僧少音聲絶時聽敲
門ニ自幽

六月門前暑似炊殿堂深處未曾知晩凉浴罷思帰去更為松
風佇少時

殿閣微凉吹葛衣檻前梅子雨霏ニ清談時有閒僧對手擘棋

棡當塵揮

白日悠悠抵歲遥困来書卷暫相抛馬蹄不到松陰下手弄殘棋獨自敲

茗椀鑪熏意有餘日長人散閉精廬儼然屋角凉風順吹起新蟬乱讀書

繞寺松杉近百栽孤花明透緑叢開晚凉却扇池邊立嫋嫋餘芬度水来

鬆几新楮滑欲流時ニ美筆小窓幽自憐多好還成累揮汗為人寫扇頭

修廊如洗斷塵囂白粉墻圍碧尾窠擁鼻徐成行獨詠晚風吹

乱石芭蕉

善惠菴八詠

潜心堂

松堂坐来久脉々夜方永明月上寒城不照塔輪影

覧勝橋

修梁倚虎溪野色分南北遊人来復去群峰聳寒碧

緑雲軒

幕々晝陰合晝々涼影浮清風吹不散洒然孤磬秋

翠濤林

潮音出東海風洒松梢夕聡耳久無聞喧来詎忘寐

劉溥

白蓮沼

水花涵玉香善心幅幽素入社方有戒不着窺魚鷺

紫蘭室

一室大如斗中有萬古春墨胥終為衆畢竟許誰紉

梅窓月

南枝本無影皓魄閑自照横斜上踈楞相對成一笑

桂苑風

西林釀天香奥端來陣ニ僧厨飯初熟適此吹花信

秋日偕諸公游正覺菴　沈野

携尊尋野寺實閣帯斜暉人客鳴鐘坐沙彌荷簣帰曇花寒不

落伽鳥夜還飛醉倚闌干曲看雲悟息機

秋日同周我遵徐聲遠王孟肅陳述之游西方菴　沈野

深秋載酒興偏多遠叩禪關禮達摩世路幾人容俠士空門無法任狂歌黃花不逐天花落貝葉翻疑水葉過為喜遠公能愛客不妨斜日不城阿

過桃花菴留題　釋洪恩

金昌城內桃花塢秦淮河曲桃葉渡玄都觀裏千樹多武陵谷口漁郎路靈雲紛二落地時當初只下頓忘思十方世界亦消歇如人飲水自家知旭公少年了斯性逐與靈雲同悟證因而泉石縱烟光筆底丹青煥然聖我念心如上畫師能畫世間不

可欺若知筆硯資真性直至而今更不疑

過蘇州曉上人院　朱慶餘

夏滿律當清無中景自生移松不避遠取石亦親行經案離時少絕林著處平若將林下比應只欠泉聲

宿姑蘇淨惠大師院　林逋

常愛人間此會稀話長終夕重開扉孤山猿鳥西湖上懶對寒燈詠式微

僧房夜坐　鄭思肖

說到死生處令人羨出家法身終不壞濁世自無涯梵夾金銷字經薰絲散花擁爐待月上溶雪煮春芽

避暑入古寺

避暑入古寺暫尔遣驕屑心靜凉於秋條然適晴悅彼武誰氏
子對爽氣爭傑惜其二低手彼此殘奇着旁觀發冷笑連呼錯
錯ニ救之不可及流視入寥廓

歲旦登萬佛閣觀雪　鄭思肖

赤脚踏上萬佛頂全身坐斷清淨境見大光明徧法界不見三
千大千影一時八面俱玲瓏諸塵諸相本無跡色不是色空不
空瑩然塞破虛空中惟見此眷寒徹骨無中妻得光芒出慕地
肯得大年朝即是正月初一日

夏日偕袁大文集澄上人房懷邢星甫臥病　沈野

夏雲何處好啣尼蘭若陰ㇾ楊柳垂何事遠公開社日正逢摩詰臥病時竹爐茶熟談禪久實閣凉生出定遲惟有殿頭明月上空庭徙倚重相思

俞琬綸

禪房

佛教除六根臭根幸未絶旃檀一片香解去衆生劫

張獻翼

過真上人房舊予讀書處

自從抱策逃禪儒道相看衆外貝葉共是遺經忍草別成書帶

白居易

武丘

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嬌ㇾ玉立竹森ㇾ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劒沉海當亭兩面山在中心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

吟寄言軒晃客此地好抽簪

夜游西武丘　前人

不厭西丘寺閑来即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烟蘿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秉燭猿觀怪鳴珂搖曳雙紈娉婷十翠娥香花助羅綺鐘梵避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武丘寺路　前人

自開山寺路水陸往来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種仍新去年重開寺路桃李遊梅約種數千株好住湖堤上長留一道春

張祐

雲路擁崔嵬溪行異俗埃寺門山外入不壁地中開俯砌池光動登樓海氣來傷心萬年意金玉奠寒灰囂塵楚城外一寺枕通波松色入門遠岡形連院多花時長到處別路半經過惆悵舊時客空房溪辭蘿

游虎丘精舍　張正見

縱棹憐遲景尋山靜見聞每從芳杜性須與俗人分貝塔流光動花臺偏領芬蒙籠出簷桂散漫繞窓雲情幽豈狗物志遠慕群鷖何由狎魚鳥不願屈元纁

泛永陽王游虎邱山

淥波杜蘅島浴色鎮常芟未若茲山覽招晚檀水鄉地靈佳少宝塗雖像太行豈岩標虎踞九曲峻羊腸涌深澗無底風雨谷自涼押沉餘玉氣劒隱佩星光白雲多異影丹桂有薰香遠看銀葉塔洞塔耀山莊瑞草生金地天花照石果

題虎丘寺　李紳

秋山古寺東西遠竹院松門悵望同幽鳥靜時侵徑月野烟消

處滿林風塔分朱雁餘霞外剎對金鰕落照中官備散寮身却累往來慙謝二蓮宮

題虎丘寺　劉禹錫一作劉長卿

青林虎丘寺林際翠微路仰見山僧來遥從鳥飛處茲峰淪寶玉千載惟丘墓埋劍人空傳鑿山龍已去捫蘿披翳舊路轉久陰遽虎嘯厓谷寒猿鳴松杉暮徘徊北樓上海江窮一頓日映千里帆鷗峭萬家樹雙凩悽可適果得捐外慮庭暗棲遲雲簷香滴甘露久迷空舜理多為聲華故永欲投此山餘生豈能慢

題蘇州虎丘僧院　許　渾

暫引寒泉濯遠塵此生多是異鄉人荆溪夜雨花飛疾吳苑秋

風月落頻萬里高低雲外樹百年榮辱夢中身世間誰似西林
客一臥煙霞四十春

虎丘寺　　張籍

望月登樓海氣秋劫池無底浸雲根老僧只怕山移去日暮先
教鎖寺門

陪陸長源裴樞遊武丘　　僧皎然

雲水夾雙剎遥疑涌平陂入門見藏山元化何由窺曳組探詭
怪停驄訪幽奇情高氣爲爽德煖春亦隨瑶草自的鑠黄樓爭
敝虧金精發壞陵劍彩沉靈池一覽亟天界中峯步未移應來
遠公石列坐援松枝

不到東西寺若日秦皇厭勝神壇卿生一劍池穿十丈夢拘玳瑁中崩分五色氣騰為虎琴臺化鶴空文斗

刻清遠道士詩同而徙作顏真卿

遊虎丘

王禹偁

蘚墻圍着碧孱顏曾是當年海涌山盡把好峰藏寺裏不教幽境落人間劒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古斑珠重晉朝五祖

宅一週來此便忘還

遊虎丘　　林拱中

白虎巖前秋已闌黑雲疎雨洗林巒鍊花烟落石泉冷羽井苔深霜月寒隱浦疾帆風去飽蹊寮森木曉催舟清齋不許盤飧入辜負湖山冷淡看

我來一榻羨危亭倦步支頤竹杖輕僧趣鐘聲歸寺急鴉爭林宿雁枝鳴禪機擊拂如鋒起塵袂驅除似水清風定夜虛聲轉斛杯茶精舍一燈明

遊虎丘　　章百度

雲巖勝剎昔曾游此度忻逢老比丘問法但云無事說談禪剛

道世皆浮經堂宇浸嗟鳶鳳劒閣池深蟠巨虬說罷夜齋人散後試將公案問堂頭

遊虎丘寺　葉燮

騑五馬扣禪扉十里臨流陟翠微貝葉藏深秋日靜衡書樓迥暝雲飛縱逸野叟渾無語願見真僧更息機試問此山移得否浸人酬答獨依依

題虎丘　范仲淹

青見虎眈眈今為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劍淨未離潭幽步蘿壑逕高禪室閉菴吳都十萬戶煙屋亘東南

和范希文題虎丘　鄭覺民

丘壑癖所躭從遊虎踞岩山形藏古寺泉脉涌幽潭遠望悲陳迹清禪任閉菴由来賢達士捷徑鄙終南

題虎丘　僧曇淮海

滄海何年湧秦傳虎踞丘池空劍光冷墳缺鬼吟愁石碍樓臺仄烟深草木稠吴人貪勝槩春盡亦来遊

題虎丘　苑宜

山奇水秀碧交加倚遍闌干眼力賒閲跨劍池飛突兀路盤石壁轉欹斜日移高塔橋邊影風送疎鍾嶺外家傑出人間清勝地老僧終日臥烟霞

題虎丘　米元暉

虎丘何勝絶歷劫向千年試劇聊欵衆泓流似可傳楓林自奇古巖石盡方圓物外逢僧話欣同清淨緣

題虎丘　趙知章

神光在牛斗空賦白雲蕭地圻龍泓冷天分錦石圓悠悠蕉鹿夢的的露牛禪再見窓中雪應知宿有緣

古詩四十韻留題虎丘寺蕉簡舜禪師　蔣堂

虎丘何為山鯨波湧而顥堆青鎮一隅峙秀狀無限遥峰乃衆陰四望拱孤巇上有梵王家高壓長洲苑游人接踵來千里必重趼奔走趨層巔凌兢陟雲棧下瞰洞庭畔傍睨霊巖淺巍乎屹實閴儵之目睛眩中有明光書麗若日星烜三朝所秘藏百

靈共幽贊茲焉真福庭瞻者皆色灑音銑更覺塵世非恍如化城
現塔頂拂彤霞山脚環青甽北崖宿雪寒東皐晨曦暖陰森垂
腹空詰屈廊腰轉秋磬落雲端宵燈耿天半處者病惱觸來者
鈍根遣予膺邦寄時所歷遊殿遍不領旌旗行恐驚禽鹿散扣
蘿窮遂深攬檻望平遠尋幽既歡欣訪古恐興嘆蓁金墳已蔂
淬劍池猶漫冰霰凋古杉朱丹浮斷簡（今秋崖下果湧得竹簡數片皆朱書有古年号）
琮重講石存畿評鬼詩誕唐賢留風什遺墨羅粉板險語巷冥
搜清景不可遣國朝有筆札巖壁刻稜婉刀削君謨書龍蛇不
疑篆（蔡書劍池壁）篆生公墓二賁賁禪扃千古駭人根於時出世師淨性
日營繕發緣善侶臻畢力梓工僚紺宇生光輝勝槩如采絢海

衆感安栖宗風愈恢閘迦陵覺音清石室驚籌滿自惟挂纓歸心與紛拏斷每來尋香刹常得戴野升久苗遵漏務相接犀談欵露井汲雲漿冰簟試芳蓆最憐草樹春幾愛煙嵐晚願借一菴石於茲修止觀

又題　前人

林端生色美新晴樓閣依山若畫屏石坐最宜人選勝劍池潛想地遺靈僧窓松竹冬尤茂寺露烟霞畫亦冥自媿踰年假麾守一廻方得扣禪扃

題虎丘　蘇軾

入門無平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湛廬誰復

見秋水光耿之鐵花秀巖壁殺氣噤蛙黽幽之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為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苗清詩讀者為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之覽生物春意破淒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怡歸田行可請

和虎丘壁東坡韻　張伯雨

日出東海頭光氣踞茲巔渴心我生塵解后轆轤井寧若將軍拜奔泉酬老耿菴丘尊鬼物陰壑襍蛇黿歐冶千金鑄百煉豈重礦似聞神物化後日屬吳猛惟蜂既血刃大道就爭騁我行誠勃窣鳩杖先祝哽小吳不滿眼坐納三萬頃風高塔銓語石

迸難衣冷淞水輸帰吴愚溪柳迁永吾非若人徒短句惜流景
茶煙寄禅榻奚我髪絲影散人初無號奚必煩上請

虎丘　　蒲宗孟

長松遠安水灣環㨰吴王塚墓閒瘦石千層開碧玉踈圍十
里農青山壁從地上嶄巖起雲出門前自在閑零落生公講臺
下無人説法但空還

和前韻　　章　惇

闔閭城外小層巒瘦竹寒松數里閒並岸逢僧知近寺入門鑿
石漸登山純鉤劍化空池在幽獨詩成白日閑遊客幸無官事
束何須齋舫劍昏還

題虎丘　楊大倫

漠漠秦皇不記年尚餘英恨此山顛青蛇久已成龍去白虎猶含化石眠塔影併隨天影轉池光直與海光連倚闌一霎逢僧話又策秋藤下暮烟

登虎丘寺　趙浚善

我有家山與茂林閉門冗複事幽尋偶來千古雲巖寺洗盡三生宦海心竹綠不停泉溜響苔花難掩劍痕深秋晴借得重陽意頗客登高共醉吟

虎丘　程俱

四顧漰平野孤撐見林丘常疑湧地出儻復海所浮上有千人

廬靈縱想前修無情肯深義頑石亦點頭下有百尺淵神光千斗牛陰崖不見日草木亦先秋兩晉多遺士東亭挹其流結廬遠車馬寄此山之幽一朝施白足棄去如毛輈矧伊桑下宿肯作賈胡留

前題　何麒

平地湧巖壑稜層驚大雄何曾遠人世真欲傍天宮白虎威靈在赤烏緑影空生公能說法與塔鈴同

前題　方惟深

晉人事高曠所得多奇僻雲佛子廬曾為二王宅當時藥樂地俯仰成今昔林泉亦余好仙相遺迹那知非昔人復作登

訪客

前題　方仲荀

海涌趙平田禪扉古木閒出城先見塔入寺始登山堂靜衆徒
散巢喧乳鶴還祖龍求寶劍曾此鑿房頑

遊虎丘二絕之一　陳塤

老龍拖雨過平川曉影初開樹色鮮有片白雲收不盡日高猶
在講臺邊

游虎丘　婁鈗

望之古招提茲遊恨已遲池深驚地裂野曠覺天垂聽法人千
輩談空松一枝何人明此道惟有石頭知

宿虎丘作　　鄭所南

到晚歸不去因而此宿休雲深千古寺月冷一天秋
崖裂池如東天塵塔欲浮最宜初日上高處見炤收

重遊虎丘寺　　成廷珪

海湧峯頭行徑微芒履欲趁孤雲飛風高木客作人語月出山
王騎虎歸傑閣重樓遍隱見寒泉古木相司依荒丘王氣豈消
歇千將莫邪千載稀

遊虎丘寺集作已卯正月十八日與申屠彥德遊虎丘得客字　　倪　瓚

余適偶入城本是山中客舟經二王家荒古覽陳迹松陰始停
午嵐氣忽斂夕欲去仍徘徊題詩滿苔石

張羽

遶迤度前峯到寺行屢歇齋庖竹外燭岐路松間雪覩水悟真乘聞香解禪悅欲共老僧言相對還無說

自淮栖代歸領累偕親友游虎丘偶成數語以紀歲月時湍祐庚戌七月廿五日　　照山丘岳

一目四蒼莽突然見林丘飛來靈鷲峰幻出蓬萊洲浮圖高萃犖石逕通深幽生公講經臺曾聞石點頭劍池杳無底脩綆汲寒流千古說異傳茲事還是不我來秋向深良苗亟平疇憂國願年豐一愁銷百憂

虎丘十詠之六

僧愚庵堂

鱗皴瘦石籠寒綠千古遺跡意轉新縱使天花来墮席何如緘
口過殘春　　右生公堂
昔人曾此談空有花雨紛々遠座寒堪笑空生無伎倆不曾開
口被人瞞　　右花雨亭
蒼厓險處坦然平萬指曾来聽此經若謂生公消息遠一聲啼
鳥共誰聽　　右千人座
大包才剖碍人問日炙風吹轉放頑見說聽經曾肯首更須来
透鋭門関　　右點頭石
憨泉一掬清無底暗與曹源正脉通陸羽若教知此味定應天
下水無功　　右憨々泉

靈沼天成非禹鑿玉華時向此中開遊人只愛池中底不覺香風天外來　右白蓮池

虎丘六題之四　范成大

當年揮麈講何經贏得堅頑側耳聽我自吟詩無法說石頭莫作定盤星　右點頭石

聽經人散辭花深千百誰能更賞音只好岸巾披鶴氅風清月白坐彈琴　右千人坐

碧泓白石傴樛枝愛水尤風老更低潭底中間龍影臥一山好處沒人題　右白蓮池

敲板鐘魚徹曉喧誰言方外更翛然窓間日薄寒炉重未到齋

時我正眠　　右方丈南窓

虎丘千人座　　賈島

上陟千人座俯窺百尺松碧池藏寶劍寒澗宿潛龍

千人石　　方惟深

生公天人師講法花雨隨當時聽法衆片石千人坐山祇常護持山鳥不敢涴野人心茫然傲蕩多酒過醉来不肯帰石上看雲臥

登虎丘望海樓　　劉禹錫

獨宿望海樓夜深珍木冷僧房已閉戸山月方出嶺碧池涵劍

彩霞刹搖星影却憶郡齋中虛眠此時景

生公講堂　劉禹錫

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座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前題　楊備

海上名山即虎丘生公遺迹至今留當年說法千人座曾見巖邊石點頭

劍池橋梁久就傾圮方丈霑公大禪師挺出新意刊石伐木以遍汲且併陳樓卷改舊觀試下轉語請師舉似石侍者肯一點頭不　秦郵龔濮

消二劍池泉削屏出石乳流傳歲千百評列品三五與梁見何
時樓與姓俱古坐含丘壑觀凜作巖墻隱沾公大勇猛咄嗟見
未覩欵傾變略約岸嵚移朽腐連筒稱深汲惠澤褊下土幽尋
穩登眺清意逼肺腑何須錢作限只爾天可補傳聞橋下雲已作

前山雨

異林內女士之第三條　　徐禎卿

朱氏海昌人過吳虎丘山題詩壁上云梵閣憑臨入紫霞憑欄
極目渺無涯天連淮海三千里煙鎖吳城十萬家南北舟航搖
落日高低丘隴接平沙老僧不管興亡事安坐蒲團課法華

獨遊雲岩寄周祕　　高啟

城西諸山非不奇我遊獨步茲山宜紅櫻春開山後寺白水夏滿山前陂幽屐況乃山不遠鐘鼓每列空齋帷雨餘烟中落日杖曳杖徙讀頭陀碑兩崖蒼苔石色古枇杷樹高陰滿池殿燈欲昏上羣鼠塔鈴已靜蹲孤鴞興来即遊興盡迈迩送豈要山僧知困窮喪乱豈無感正賴此境忘吾悲嗟君何為乃自苦破鞿短策塵中馳挂帆能来亦能晚浦口三日南風吹

期徐七遊雲巖

憶與青山別幾時雲僧應恨鶴歸遲少知學道貧非病閑愛談禪偶是詩文浣曉江烟森二人行暮苑麥雉乀明朝風雨還同往恐負高僧石上期

遊雲巖值雨

深殿幽廊映竹開鳥声忽斷雨声催薜生偏上題詩壁花落還
臨說法臺林下聞鐘諸客散磵邊汲水一僧来晚晴更好看山
色西閣憑闌獨未廻

雲巖訪蟾公值雨留宿次周記室壁間韻

日暮松間雨屐過懶殘不出近如何鐘聞下界歸人少燈照空
林落葉多別後有思還是妄定中無想不成魔山霾盡意相留
客暗雨斜風滿薜蘿

宿蟾公房

一禽不鳴深樹烟明月下照高僧禪獨開西閣永清夜秋河欲

墮山蒼然

期張校理王著作徐記室遊虎阜

前身似是雲水僧餘習愛覓名山登最憐虎阜在平地一丘勢敵千峻嶒鈇匡深〻翳密葉敢石兀〻纏危藤昔年無事恣遊賞挂杖叩門來屢曾風廊聽竹移廣簟雪屋煨芋明高燈禪堂素壁醉題滿老衲喜客無嗔憎別來三載困塵土散落略盡同遊朋谷猿清叫煙霧隔肖夢欲往天嗇〻幽懷欝抱不得寫一月兩聲眠枕肱相親尚有北郭友材盡齊楚憨曹滕張君名駒稟神駿王子快鶻生鋒稜竝淹客館校遺籍雲路萬里違騫騰徐卿亦是瑚璉器遠役又欲行擔簦明朝山鵲定鳴齎跬步可

遊何不能一林一澗幽景在遥想与鶺無虧增朱櫻緑筍雖已過正愛夏木陰層々欲營此行況甚易婦有藏酒魚新晷出城不必借車馬已辦布襪青行縢吾儕雖窮自有樂相聚豈比蠶壽々乱雛撥弃且勿道願賦妙語留傳謄

虎丘聯句

興濬陽張羽太原王行鄧郡徐賁遊虎阜用壁間顏魯公韵作

山遊期屢阻風雨過今春羽偶逐林泉賞仍同里閈親行樹重迷卓午花盡謝芳辰啟事徃非前代僧逢是故人賁金精銷虎氣寶藏衛龍神羽妖魄憐埋玉仙詩看勒珉行年登厨有供村

遠寺無隣欵池古塞泉定林喧夏果新貢井名猫記羽樓姓尚
題陳羽步策方循澗迎桡已待津行緣雖喧舜異妾本去來均
欵摩壁追高韻應慙繼後塵

東丘蘭若見枇杷

落葉雲林忽有香踈花吹雪過東墻居僧記取南風後留筒今
九待我嘗

夜訪芭蕉二釋子因宿西澗聽琴

深夜獨幽尋岩扉落葉深許携陶令酒来聽顏師琴人醉月沉
閣烏啼風滿林應留西澗水千載寫餘音

陪侍御金源公游虎丘二十五韵　柳貫

閩閩藏空處白虎臥其丘殉葬劍已化金精猶上浮秦強事穿伐鬼功叶人謀剗腸裂青壁瀝髓煑寒流樹色不知古鮫龍警相傳既影入深窈鉄花繡吴鉤供庖便汲餘千人宜涜歎生公昔講經聚石二點頭至今盤石上法雲垂蔭休宝坊何年建凌虛出飛檐北牖俯平疇西軒延廣疇登臨小吴會萬象一目收本白題詩法物華厭雕鎪胡哉幽獨君宵然遺清韻茲山起原隰山形如覆甌我疑龍游空隨地得長留不然駕海来六鰲為載翰現成舟基不以閩思修宿過閩門西看山幾回睇是節風日美招携有扁舟旋擢午景亭鱉籬野陰稠行酒進熟啜飲關歸意適詞宿恩如雲尚書氣横秋吾衰落人後拉癯紀斯時謬語尚可笑蕪穢焉能瘦

同高記室訪虎丘蟾苞二上人　徐賁

林下曽相見重来記往年笑談俱是法去住本無縁山溜泉通脉簾陰竹護烟輙感人世事得此共樓禅

次韻高季廸期遊雲岩兩阻之作

身勢兩無妨閑情獨未忘相期移酒艇同宿過僧房節物寧長好園花已罷芳亂山煙兩外欲望失蒼々

答高季廸期遊雲岩

山中風景緑陰時但得閒行莫恨遲啼鳥猶能知勸酒餘花應是待題詩且將盡日酬登覽況值頻年在亂離晴雨朝明那可定故人何用預相期

同高季廸過東丘蘭若訪呂志學

路入斜塘始泊舟喜同故友訪東丘知君暫寓當幽寺念我纔歸嶠自遠州水外高帆泖浦月烟中餘稻墓田秋臨尊何用多悲感今日相看尚里頭

東丘蘭若枇杷花

梅未含英菊罷花眼中無物屬詩家忽来僧舍聞香住却見花開是枇杷

遊虎丘集句　胡　僎

二月韶光半（郭元振）十日清明前（杜之牧）茂苑城如畫（李商隱）美景慚宣妍（劉禹錫）流水閶門外（左上）城隅集小船（杜子美）今朝得游泛（靈子諒）曠蕩亦所便（蘇子瞻）靜苑林麓好（陸龜蒙）瀟洒共安禪（杜子美）藏山在平陸（李德裕）樓閣倚山巔（杜子美）盤石坐千人（顏真卿）的々乃可傳（轉上）且復恣羈束（戴叔倫）遇勝輒留連（蘇子瞻）薄暮方来帰（左上）開凈筵（杜子美）蒼林欝芊々（韋應物）東軒有佳致（蘇子瞻）酌若退劍池（之）石壁仄（左上）

龍寒水共成鮮謝靈運娛樂未終極阮嗣宗銷魂獨黯然宋之問

登虎丘山　　貢奎

古寺雅巾屨具舟約芳游朝晴出西郭午凉登虎丘松逕度遥巘歷此層級修當時吳王劍砌光裂岩幽平旬俯萬頃閒瞻烟樹稠頗聞山僧賢飛錫下林陬獨遺方丈室於焉集清流一簞可平生豈惜半日留煮茗試泉咧焚香延宿篆踈雨催晚歸溪波散浮漚

次重仲章虎韻　　龔　璛

遠客喜舊交相逢乘興游輕帆不用楫出郭望林丘旭日時來暑春服何清修涉世儒生腐尋芳僧寺幽紅塵避人遠緑陰入

山桐奚ㄙ文翰英千ㄙ江海陬凭高劇弔古濯纓便臨流蒸鬱
變雷風倚徙客遲留取涼盡酒尊霑濕壞詩篇空濛鴛鷺舸起
滅波中溫

陪貢仲章學士游虎丘次韻　陳天倪

詞臣號仙職使華成清游挂帆出近郭覽古登崇丘高閣白雲
度穿堵凌漢修雨餘劍池淨晝長岩樹幽野花背春發林筍當
夏稠山名曠百世題墨馳遐陬宴酣匪絲竹吐納良風流陽暉
迫西邁吾儕已久留還家坐齋閣香火明夜籌固念貴適意浮
生同一溫

游虎丘　郭祥卿

海峰何從來平地湧高巔去城不七里幻此幽絶境芳游坐遲
莫撫物惜餘景樹暗雲岩深花落春寺靜野草時有香風絮淡
無影山行紛客人金翠競馳騁朝來有爽氣此意誰獨領我來
極登覽妙靈應肯遥看青數尖俯視緑萬頃逃禪問點石試若
汲慈井意行忘步滑野坐怯衣冷聊為無事飲頗覺清晝永籍
草方醉眠松風忽吹醒

游虎丘同龔子敬賦

清游及新霽緩步得佳賓古木寒泉寺鳴鳩乳燕春山行六七
里舟受兩三人總是曾經處何須更問津

游虎丘次郭祥卿韻

龔　璸

弱植有緩步同游無雜賓清陰山寺古紅葉石楠春丘壑埋吳國園林閱晉人不應繫舟處猶是去年津

題虎丘　湯西樓

虎是何年踞名存迹已亡塔從林外出山向寺中藏池暗生寒氣臺荒受夕陽更無人弔古來秖為春忙

同前　偉岸爾

秋日此登臨西風滿客襟水聲翻海底塔影湧樓心松籟疑僧講莎蛩學鬼吟月凉坐苔石誰信夜沉沉

題虎丘　碩梅山

此山雖小與山尊半近吳城半近村一徑風烟龍窟宅滿堂巾

鉢佛兒孫生公說法臺空在陸羽煎茶井不成喚起幽人無限意塔鈴獨語到黃昏

題虎丘　僧恩斷江

東西兩寺今為一有客登臨見斷碑剩水殘山王霸業酸風苦雨鬼仙詩樓臺半落長洲苑簫鼓時來短簿祠盤鄙魚腸不知處轆轤千尺響空池

題虎丘寺（集作三月望日遊虎丘寺題小吳軒）　張翥

海湧峰頭雲樹盤佛宮飛閣出巉巖吼虎來古塚金精白龍臥秋池劍影寒禪老說空留壞石鬼仙題雨下虛壇徘徊不盡登臨興更（惜）西山晚翠看（徘徊集作憑高）

和韻　陳謙

虎丘虎踞仍龍蟠出郭先見翠嶺屹金玉黃爐劫灰遠旃檀古林風雨寒僧來引經動春澗人醉拂花眠石壇為語金坡王學士巨然曾畫此山看

和范文正公韻　馬玉麟

綠蕪迷四野空翠擁千岩風過鶴鳴樹雲歸龍在潭雨花翻寶座積石護僧菴此地如容我移家住水南

穀雨後二日遊虎丘五絕句之三　周伯琦

生公說法鬼神聽頑石點頭皆含靈空壇草木青不改只有寶塔鳴風鈴

白衣仙人石為身高居石室幾千春楊枝滴露消毒惱宵為濁世蠲兵塵

一春連陰苦風雨今朝澄霽櫂蘭陂山中白足遠相迎話舊清酣過亭午

又賦

穀雨春將暮行山晝喜晴鷲峰張錦繡雁塔鎮崢嶸峭壁池無底雲壇石自平曾聞通海眼久驗韞坤精佛閣層ニ峻禪房處ニ清壁間森竹樹林抄敞軒楹周覽窮奇槩冥搜愜賞情麥田雲覆浪柳岸水縈城即是諸天界何須三島瀛玄黃初混沌開闢孰經營宅記王珣施傳詩蘇軾名金仙遺法偈吳子盡荒塋

上士沙門宿怡顏松迳迎款襟香積迳供問候歲時驚虎影今何
在龍光尚爾横道林常習靜安石獨艱貞新壘恩防患危旌備
警更每懷同杖屨安得息戈兵紫燕栖梁近霜鷗戲浪輕風篁
存故事來往重尋盟

游虎丘　陶唐邑

野色初分宿霧開中天湧出翠樓臺幾行白厓天邊去一點青
山海上來絶景且酬為客意中興不乏濟時才遠公舊與淵明
識坐對黃花把酒杯

與客游虎丘　張體

古木寒泉也自奇清秋風景不勝悲四邊山色圍禪坐一道天

光落劍池石上存留英偉迹壁間摹刻鬼仙詩茲遊得奉諸才彥日浸靈巖興未殺英偉迹一作顏魯跡

遊虎丘　僧曇無及

城裏看山看不足花時雪後每來遊洗空塵土惟池水磨盡英雄是石頭此日憑闌懷楚厓何人掘塚得吳鉤東風又綠蒼崖樹擅扳蛾笙醉未休

留題雲巖寺

闔閭陵谷是茲山往來遊人不厭看草長荒丘曾虎踞藤牽古木作龍蟠七層寧堵穿雲破百尺轆轤翻水寒今古入吟無限意海天秋色滿闌干

同前　奉無隱

闔閭城外梵王宮古木寒泉起磬風劍去有靈山鬼泣池深無底海神通轆轤夜搉聲連曉寧堵光搖勢揷空千古生公臺畔石不知消盡幾英雄

辛丑三月九日偕郭仲賢陳子方二理問遊虎丘　流芳善

王珣舊宅今為寺碧殿朱闌塔影重劍峽金精融白虎經臺石礦悟黃龍月宮桂子秋前落雲碓松花雨後春應恠老僧時出定半山青處作崇墉

題虎丘　康南翁

宿草離ㄑ山上丘當年見說虎來遊塔何曾動誰苗影石不能言自點頭隨地高低都是屋近城來往亦通舟無邊落日蒼茫外管領關干一段愁

題虎丘寺　張寰

海一芙蓉一朶青天開南國梵王城池空寥泬星辰近樹接烟霞境界清百尺浮圖龍寶氣千年石獸攄金精夫差句踐俱塵土猶有英雄習用兵

虎丘　宋無

吳晉豪華冷劫灰竺乾金刹雁崔嵬玄黃半夜虎精泄紫翠一峯鰲背來池水暗通滄海入岩扉寒枕白雲開輪蹄未散鬼吟

寒萬壑松風僧定回

虎丘寺再題　　張　鷟

四野天垂幔孤峰地湧金朝来講臺潤日午創池深曲徑穿紅樹長廊蔽緑陰小昊亭子好誰繼老坡吟

遊虎丘有作　　僧瑾荆山

寺古多佳致乘閑遠訪尋樹根搘殿脚塔影落池心坐久雲礙石吟多風滿林相看已迫暮嶂鳥入烟深

次韻　　荆　石

故人湖上至虎阜共幽尋池葵前王骨臺荒古佛心汲泉修斷緼供爨掃空林對景情尤愜青燈話夜深

次韻　　蕭林

吳門古蘭若佳友約重尋樹長千年石墳埋萬古心飢鳶慕落日喜
鵲集空林不覺徘徊久鍾聲出谷深

次韻　　瑛石室

獲枉雲巖作清風欲萬尋了無蔬筍味真得古人心玉几迸荊
石龍門獲嘯林吟成四美具愧我未精深

虎丘　　李原道

吳山名勝處獨說此林丘人去劍留跡僧來石點頭蘇臺千古
月蕭寺幾番秋岩壁寒泉響轆轤聲未休

登虎丘　　高昌

方丈枕石泉清興入詩篇風緊鐘聲遠日中塔影圓鳥驚曾宿樹僧悟來參禪覽虎丘景吾生自有緣

重過虎丘　謝應芳

不謁閶丘謁虎丘幅巾藜杖興悠悠颯蕭白髮三千丈來往青山八十秋寶地近曾為戰壘劍池今復屬禪流老僧知我題詩意也學生公石點頭

次韻虎丘　釋妙聲

有客題詩海湧峰高懷渺渺托冥鴻句吳伯業荒坰外梵塔觚稜杳靄中石坐千人庭可月劍埋三尺水還風目前無限登臨意古木蒼藤叫郭公

虎丘有作　　周砥

著屐登山寧憚勞樓臺重疊一周遭劍池下見蛟螭碧寶塔平臨鶴背高宵渺吳封難極目凄凉伯業謾揮毫把杯別有跳丸意不為西風歎二毛

題虎丘　　陳炤

萬斛盤中一寶珠落溟浅去　見蓮壺風怡禽語餘鐘梵水引蛟腥上轆轤古木垂根縈斷石歸雲除晚識浮圖於菟何在魚腸化只有生公夜結趺

同前　　楊鎮

澀足巖前憩樹陰誰留勝槩到于今金精虎嘯山椒裂劍氣龍

空海眼深苔石濕雲香古篆松風入水吼潮音老僧欲寫清凉
話難學刻舟人苦吟

秋日歸虎丘　　釋良奇　明初

虎丘共作五年由幾度相携上小舟楊柳春橋半塘寺芙蓉夜
月百花洲長林放雀閒支遁一室編蒲老睦州此日獨歸懷往
事空山草色不勝秋

虎丘篇　　楊維楨

路出女墳湖驚蹕霸王驅靈池飛辟歷枯塚走於菟老禪猶點
石仙鬼只疑狐祖龍来發閟銀海又飛鳧

虎丘寺　　成庭珪

海湧峯頭行徑微芒履欲趁孤雲飛風高木客作人語月出山王騎虎嶠傑閣重樓遍隱現寒泉古木相因依荒丘王氣豈消歇干將莫邪千載沸與斯道衍公登虎丘　釋夢觀

甜宮高涌碧崖鬼曾是秦皇駐蹕來虎石半銷金氣盡翠崖中斷劍池開岩僧掃月千峰淨山鬼吟風萬壑哀老我登臨春已晚落花吹滿講經臺　虎丘寺　釋魯山　明

欲覓闔閭墓風霜殿閣秋越平吳亦盡劍去水江流字缺碑銘古雲深竹院幽無心唯野鳥不解徃時愁

虎丘寺　　釋僧悅

一丘探勝有延坐竹間遲石肯生公法山銜短簿祠海雲千片
冷湖月半規奇寒色深秋外西風落木悲

乙卯正月十八日與申屠彥德遊虎丘得客字　倪瓚

余適偶入城本是山中客舟紆二王宅弔古覽陳迹松陰始亭
午嵐氣忽斂夕欲去仍裴徊題詩滿苔石

游虎丘寺　　馬臻

野岸維行舟步此金沙地孤墝出雲杪衆木攢古意蹲虎今何
之裂石浮劍氣俯仰成古今人生樂為貴所以高歌飲聊復慰
身世

虎丘十詠之二　　顧阿瑛

海湧如來室清凉即五臺春風山頂雪飛度鴈門來

右五臺山

生公聚白石塵拂天花壘可憐塵中人不解點頭意

右生公臺

虎丘　　陶安

海湧危峰翠拂天痊來池劍化蜿蜒樓臺隱映王珣宅樹石荒凉陸羽泉古塚月明無踞虎芳林春靜盡有啼鵑名山勝境閑情久秋為尋燈一繫舡

舟中望虎丘

閣慈臺殿倚斜瞻樹色嵐光杳莫分今夜名山當借宿不教閒却半床雲

癸卯上巳日同廣陵成廷珪居竹眺陵周砥履道吳都高啟季迪遊虎丘聯句題壁間　張宣

坐穩娑羅室行衝薜荔囘　砥　轆轤修綆斷瞥睨古城連　廷珪　禊飲遲今日芳游憶去年　啟　更須捫膝住茶話趙州禪　宣

九日偕張恩薦楊孟載徐孟岳三君子登虎丘

招提憑崇岡石壁根深虛蹻披陟層巔歷境壞刼餘清商振穹昊爽氣樓平蕪雲消初旭吐　木落遥峯孤　幽潭積水黑修綆斷轆轤劍光欲飛騰神物相有無金精幻龍虎寒灰沉歷鬼空令

弔古人解嘆英雄愚況於良辰及感我芳情紆戲馬未足榮采菊良以娛不酡忝軍幘寧收方士黃長楫當塗者永興山林俱

三宿虎丘松巢　沈　周

夕陽繫纜有餘輝入寺登ㇾ曲逕微孤塔白雲平鳥背踈林黃葉映僧衣臨池吊劇寒泉在捫石尋題古刻稀便欲函詩補三過三次有國于此眼花燈影不成揮

過簡書記故廬

一廬峯絕處一衲一吟身忽爾有生內寥然無此人風翻破經卷雲護舊床茵只有青山在如ㇾ似佛真

李員外應禎吳太史原博約遊虎丘　程敏政

日散林霏見虎丘故人清約此間遊望深綠樹知藏寺吟遍青山始繫舟塔院風來花似雪劍池春到水如油酒闌不盡吴中勝老衲相招更倚樓

虎丘之遊沈啟南在坐作畫一幅再賦一首

蒼崖題字半留痕笑倚東風酹一尊寺主繞山開竹牖園丁隨路作花村聽經石古苔生繡蓊劍池深水不渾入眼有詩吟未得天機都屬隱侯孫

與王宣谿世賞同至虎丘醉中限韵一首

三度來尋陸羽茶園丁曾此薦永仄遊蹤語客真成夢醉眼看山久作花舊榜詩隨塵外劫遠歸身似海中槎殘陽塔院翻多

興欲與宮衣向酒家

遊虎丘　羅欽順

名山不用多莊點景物由來自有真客到山巔僧未覺野烟籠樹鳥啼頻

虎丘　周用

登覽春之暮來歸意轉遲講臺標舊石劍影沁寒池故事那能記深遊不可期迴舟憐湯興紅燭傍烏絲

虎丘懷古

看山來寺裡古意獨難忘高閣雲千頃中庭月一方澗泉沉鶴羽石壁閉魚腸無索銷亡恨萋々百草長

和徐子仁游虎丘四首　　顧璘

勝地遥相引清川澹自臨散懷盤石大洗耳劍池深僧氣饒雲月叢居傍竹林坐来神易愜松籟莫哀吟溪門藏曲鴈入寺始知奇石悟生公法山傳白傳詩浮雲催短世短褐傲清時蓮社容吾酒終當共爾期漫踏書臺路那逢講席人泉爭惠山品地避子城塵幽林雲隱見峭壁玉嶙峋本性宜巖穴勞生負此身詩書貧自得雲水老何厭世味僧邊見山容雪後添狂摩試劍石醉眺大吴巖莫笑崎期緩名藍客易淹

虎丘寺

遠游訪名山虎丘得初陟溪門乍深隱石徑轉崖壁陰壑注鳴

泉風林振踈葉巖僧解將引探古窓幽躡波沉真娘魂灰冷生
公棄傷我劍池名祇見寒流漾酹酒呼干將千秋激豪俠

偶游虎丘二首　皇甫涍

近炤開重閣游人在翠微石關延暝色烟樹帶春暉卜築容長往安禪喜獨歸白雲吾托暮茲地掩山扉来游每披豁春亂百城烟雪霽催帆席花深到谷泉雲霞通一徑鐘磬發諸天坐接山僧醉浮生祇自憐

登虎丘作

每到丘中寺偏令思惘然登臨千古後容與一尊前鐘梵空烟度樓臺衆鞋連惟予獨往意笛賞白雲天

與柳之游虎丘寺　王世貞

風至開山閣雲歸臥佛床薄巖施屐易踈竹進牀凉醉益狂奴態游偏傲吏長興酣公莫舞秋色起干將

月夜登虎丘作得無字

松扶春濤萬籟呼忽看飛鏡挂浮屠穿池倒映芙蓉紫立石寒侵薜荔孤不盡澄光行處得欲觀空色坐來無生公倘有門徒在醉後藜牀許借扶

虎丘老僧有竹林精舍文伯仁為圖之王履吉書跋於後余游竹林僧出示此卷履吉下世已三十載矣為之撫然因成此詩　王世貞

山僧業靜者翛然無世氛朝疏淇澳雨暮浣瀟湘雲老可湖州筆為竹寫清芬況有王子猷英標冠人群自言讀詩處何可無此君我來憩其下流飈散餘醺其人不可作太息讀遺文新粉含幽月舊翠髹紛三載作淒涼笛淒涼安可聞

雨霽月夜登虎丘生公講臺石　吳子孝

貂東進艇穿籬蔓石上披襟候月明塔影高凌池水碧簫聲徐鳥渚雲輕瑤臺聊復攀瓊樹金地那知化玉京巖戶欲歸渾忘却絕勝銀燭照閒行

題虎丘二絕

上方啼鳥夕陽中夏木陰森殿閣風日三遊盤殊不倦閒身豈

得老禪宮

暮露沉ニ翁古丘山僧相對澗花幽沉香井杳藤蘿窓自踈寒巖激碧流

與允清子羽避暑虎丘寺次韻

栖山江上寺照影水邊身松徑流踈磬香臺到野人風輕蟬急暮雲杳鶴辭塵高閣藤蘿外群峰倚碧旻

上巳登虎丘次韻

光風初変長林緑宿雨真添列岫妍上界香飄頻眺望講臺石淨獨延縁坐聽谷鳥晴相喚行着春衫嫌自便修禊幾多遊治

客盡依花塔禮金仙

九日登雲巖得飛寺

江南秋恩晚木葉未全飛令節登高去空崖過鳥稀殿風吹佩冷林日菊花輝自喜投簪早名山遂所依

初夏虎丘悟石軒宴集得山字 四月十七日衡山同遊

野人雅志好名山家傍名山咫尺間丘壑不妨高士共琴樽聊借佛廬閒談經石在雲英淨癢劍池荒草色班新樹碧陰禽語樂層崖突兀任躋攀

四月廿四日登虎丘題隱泉精舍

溪頭曉雨遽生涼日射高林草樹光千里河山遥抱翠半空崖

殿恐聞香石間雲起龍猶蟄竹裡風生鳥欲翔纔展長遊心不倦幾回思臥贊公房

夜邀陶齋諸君賞月虎丘而二峯宗伯適自掌山帰預茲會次韻

人生良會古來難仙客帰從翠嶺端禮斗洞邊逢赤鯉步霊雲外翳青鳥歌傳美酒香生座鐘落空山月滿壇一榻千燈光萬里半空涼露倚危闌

虎丘八月五日

木落霜寒山已秋林間坐聽晩鐘流生公臺下千年石飛盡閒雲悵獨留

生公臺望月四首

生公臺冷月明中醉臥臺邊萬壑空飛盡閒雲天似水佛鐘遥度劍池　東

一片寒巖十畝平竹房盡掩月華清金銀宮闕分明在恰似蓬萊頂上行

雲山霧靄淨無塵葉落林疎月映人夜半竹笻扶立久隔溪爱聽越歌新

亂ニ清香滿碧霄絳河無影斗沉杓上方月迥千山迥白霧初升似海潮

題虎丘僧無言翠微樓四首　二月十四日

閒入春山美白雲李花如雪草初熏新鶯樓外啼偏切似勸遊
人日醉曛
幾日春陰廢宴遊日斜乘興到僧樓一前溪水應相惜蕩漾殘
花不肯流
山中試聽鳥声新借問韶光已半春詩句醉題岩石上訖他城
市未遊人
花紅爛熳似紅霞春到來遊醉碧山清遠澗邊千歲鶴道人元
只在山間

過月田院

少日棲禪縹緲峯白頭來住虎丘東層波夜汎湖心月一鉢晨

趙海上宮階草盡衰松自老門罷長裏路還通淹留城市相過
少聽說楞伽萬念空

虎丘妙莊嚴閣觀雪歌

昨夜吳中飛皓雪變幻江山悉澄徹庭前玉島偏可憐風吹滿簾明且鮮誰謂江南非塞北重裘不敵冬寒力我思美人欲見之惆悵山陰雪夜時扁舟曉榜江頭路皚然一色永差々々若可聽沙瀨鳴清磬茅屋柴門玉琢成飛鷗宿鷺珠相映帝臨江頭沽酒家行人道絕唯啼鴉黃蓋白蔣依長渚紅橋斷港栖枯槎虎丘名山欣不遠與客携笻上層巘十層傑閣雲霄中百里玉田光煜々廬山牖澹川遭迴對此獨覺心顏開長空無窮

一縱目怳如滄溟浩蕩波濤崔巍洄旋起伏騰躍崩摧洶湧出沒不一狀彷彿瑤圃金銀臺歘然長風扇平瀜遠樹近樹銀範開銀範飄落滿天地又如瑤池之萬鶴紛紜泊泊從空來須臾殘英入窓牖却疑龍湫瀑布散巖壑飛絲濺沫隨地成瓊瑰斜陽煜煜林中度西望群峰但烟霧把杯長嘯懷昔賢何亂王珉在何處回首千雉夫差城帆檣如馬遥縱橫洞庭石湖失迤邐靡廟香往埋崢嶸坐久歎多還起舞酒釀杯深不知數人生樂事安有涯呼鷹逐獸非予伍何必辛苦弱水蓬萊山吾家虎丘亦可盤明朝雲凍雪仍集請君更來宿與玉鏡氷壺間

虎丘

畫長山徑木麓ニ溪水平堤草滿岡牖悵獨尋僧院門一枝蒼蔔對禪床

萬木陰濃乳燕飛楊梅山上紫仍肥煮茶試汲三泉水飽看斜陽竹裏歸

吳門遇撝李諸生夜登虎丘　龔勉

客裡逢知已名山夜共燈撥雲穿古逕乘月訪高僧翠蓋林間樹瑤華石上燈今霄此良晤千古幾人曾

虎丘千頃雲　徐師曾

新堂在舊峯僧引駐行縱白石雲千頃平疇錦數重畫遲天界淨春暮野花濃佛國應非遠談禪覓正宗

同沈子虎丘寺遇淨上人　　馮時可

叢林佛日長霽景共徜徉水漲磯全掩煙深閣半藏神幢驚鬼魅法鼓亂松篁偶爾逢玄度毓詩愛我狂

虎丘看雪輒紀返興二十韻　　張　本

輕撓閱永渚長嘯入山洞萬壑驟迴合千村殊悄然色彫僧臘樹光徹覺花天敞冷呼青酒沽鮮喚釣船清時矧福地嘉宴且多賢若試倦人掌腴烹陸羽泉高擅忝白足激境耻皤顏不及青蓮士何能白雪篇梅梁冤瓊藥雲實授珠淵更惜金沙閟仍觀石鏡圓愁為巴蜀水兆卜聖王年道遠豈云邁風流誠所緣玄通空相裏普照濛華前龍笛吹寒去檥尊薄暮旋琴高術艱

得許邁意彌堅前賞蹟猶在後游心已懸神魂清自漱雅調竟誰宣秋浸氛初滅樵蘇泣未捐遇高結長想弔古恣留連切玉昆吾劍況埋空太憐

虎丘中秋夜

而我隱淪客尋真白玉宮林通江店月樓得海颿風尊膩溪羹綠楓酣市酒紅喜逢曇域士攜手翠霞中

虎丘春晓

青山一片石三十六禪宮浣心金井水吹面玉蘭風松露作春酒藤花哦紫茸欲為黃鳥聽跌坐緑雲中

虎丘夜眺

緑蘿樹裏山之幽美酒高臺豈暇愁塔火連天照雲海溪燈合
月映山樓池開法鏡青天烟林吐曇花白露浮逸興欲隨閑法
鳥朝〻飛上紫峯游

虎丘招隠堂同陽元治伯仲避暑（六月初九日）

清涼最喜空王地偃息唯投閘士家柳暗雨晴虹出海蓮塘風
静鳥啣花石壇試續三生語法井還浮五色瓜雲臥翠微真境
界緑蘿新月聽啼猿（實積住云佛有風輪名清涼能使一雲普覆大千世界）

虎丘值雨

碧山吹雨濕樓船松葉藤花滴暗泉雲水閒前僧不見鐘聲寒
啊一溪烟

二月朔日同社中諸君虎丘觀雪三首錄前二首

汗漫嘗期閱九垓生公墓殿雪山來分明姑射僊人境笑殺梅花冷未開

淥水廻洲生荻芽輕舟飛雪訪僧伽山光白繞空王殿疑是當庭雨覺花

虎丘山　陸嘉觀

名山遊賞競芳春簫鼓舡來夜接晨試劍石邊看舞豔談經堂上聽歌新空門竟作繁華地禪客難修淨覺身莫謂此中可長住白蓮池上即迷津

登虎丘三愛塗　釋真可

我愛虎丘雲去來初無心遊人嘆霸業削壁多微逕我愛虎丘
月清光鎮激徹悲欣幾萬種普照無分別我愛虎丘石談經解
點頭生公去不返長抱白雲幽

虎丘和許周翰太守四首

青山亦似隱吳門洞竇煙霞欲互吞虎氣尚呵盟長墓龍宮舊
敞給孤園消亡石瀨妨僧定醜亡松濤洗市喧敢向登臨陪賦
手禪心或許證風幡

因尋白社款禪宮野興難隨暝色窮古徑松篁幽碍月上方樓
閣迥舍風吳歈每發烏栖後梵唄俄驚鷲嶺東莫向劍池嗟劍
去佩刀光氣耿摩空

孤帆落處即登臺匹練光中首重廻舊苑雲峯標海湧東林精舍倚雲開劍痕轉恨雄圖盡塵尾誰傳祖印來所以酣歌宜建曙坐深五馬莫相催

生公臺上雨花新時菊霜楓映畫輪終古金銀沉夜寂何年風雨嘯延津姓如玄度耽名理宦似王弘愛酒人若道虎谿同虎阜應知頑石點頭頻

登虎丘　林景暘

黃葉丹楓覆碧苔祇林煙暝寺門開龍潛劍慰雲光冷雀上經臺月影來半醉吳姬歌子夜多情野老餉春醅同游大有驚人句不數當年謝眺才

又

青眼看山似旧歡入門便解鹿皮冠歌聲繞壁松風細劍氣騰波竹日寒落盡杜鵑花事晚浮来鸚鵡酒杯寬綺羅香散簪苔靜更愛彈絃玉漏殘

虎丘

木末已蒼然微陽挂宿舡雅歸人影外鳥宿塔燈前宴坐經行地點參歌舞禪厭三清夜咏月到可中圓

同方平子霊伯宏虎丘夜集分得看字　沈懋學

片石平開鏡清尊共倚欄鐘声廻岫遠松色灑衣寒冥悟空塵幻沉吟坐夜闌劍池孤月墮直作寶珠看

虎丘對雨同俞公臨莊靜父程子虛限韻

勝會堪相慰名山偶共登慈雲籠萬象法雨沐三乘紫潤池邊樹青廻石上藤總教愁黯淡不減氣憑陵扁舟吾自適彼岸已先登雨色迷初地雲心悟上乘花霑紅墮葉枝濕紫垂藤說法空禪刹催詩憶杜陵

重過虎丘見池上金蓮花開　　梅鼎祚

五湖為客久一徑繫人思草感真娘墓松留短簿祠風筆轉自惜霞賞風相期獨往猶茲日金蓮花滿池

可中亭坐月

山意此時見天心孤月輝樓臺歸佛炤竹柏儼神威潤浥波文

細清舍石氣微生公何法說併與點頭非

虎丘樓居

樓居宵露間長夏恣高閒日淺傾崖樹雲移度檻山去人從禁足近佛自修顏尚媿生公石聞禪即解頑

白蓮池　王秋承

落盡池蓮白山根鎖碧霞可能明月夜天女散秋花

翻經臺　梵僧翻法華

經翻天竺寺法轉雨花宮却憶維摩老無言萬法空

點石頭

世網何慙愧生魂滯枯槐嗒然肯無生乃是山頭石

可月亭

幽亭可月圓法鏡湛空玉滿山桂氣清如来現金粟

梅花樓 余主之者為梅上人

山有梅上人梅開一樓雪翛恠羹茶聲夢斷羅浮月

生公臺

佛氏談空來那知石堪語田首生公臺殘經暗秋雨

可月亭夜坐

空亭立孤巖古磴攀雲上巨靈劇奇石千尺瑤臺敞寶塔炤潭湫紺宮出林莽流螢生暗輝落葉遍踈響山月忽在涎溪風送蕭爽烟霞臧嵐翠歷亂寫人掌秋色良可飡琦漿落清賞鳴挽

下天末惘然客悵朗

虎丘梅花樓尋陳七不遇劉上人出其所画諸天留酌因贈

泊舩真娘墳晚覓陳頭陁ㇰ逃酒不可見山樓恍有諸天過諸天微茫白雲裏生縑忽ㇾ圓光赴毋青涼草翻逼真ㇾ宰憂愁化工死龍頭火髮恠有神八臂三睛玄入毡筆端倒却須彌山狼籍天花飛墨水劉公飲我梅花樓諸天擁坐皆舊游乾坤都幻佛更幻只覺醉與禪机投提壺欲喚鬼子母把酒哭酔閻羅頭王皇之天作帝釋救同婦女如舍羞釋迦老子太游戲大道叵測心悠ㇾ酒闌卷畫天亦滅樓前萬界吹輕溫此画不易致劉公真好事緑酒青ㇾ茶引得陳郎技陳郎神品故不多ㇾ者

盡冒宦家字山僧但乞山人名一點吳山留古意君不見施錢百萬開眼光筆落江東尾棺寺

披紅禪衣上虎丘千人石看雪作

千尺崩崖塔影橫翩ㄑ紅毳上瑤京却疑身墮嵩山壁一片朝霞雪上明

虎丘紀事時御史葉游　趙重道

海晏山亦空人間禁方切那知繁華地翻使歌舞閑幡影從繽紛鳥聲為幽咽松蘿鎖暮烟臺殿飛寒雪我來叩禪関ㄑ僧亦生滅願令清淨身不作豎千舌放雀欲歸来試劍已摧折苔封壁上文虎踞地中穴憶昔刺史游歲月曾不徹如何分巡者雲

宵邀孤凜山靈應獃嘲石兎示長訣對酒幾斷腸徵吟寄愁絶

虎丘竹亭詩

轉徑尋幽趣虎亭藹翠烟勝依高節當名借此君綠密綴岡叢
亂踈標軒影憩林峦迴澗合蘭若鎖筠偏說法龍疑聽談空鳳
欲旋攀躔寮秀色停盖泡筆鮮杯酒玄情洽歌吟逸興傳雲簷
留鳥篆鎮日對梗蛸

釋洪恩

宿虎丘山寺

海湧孤峯作講臺誰期世外亦塵埃人初逐境未歸去石早聞
經解本來林鳥似諳詞管沸山花不問綺羅開秖餘後夜空如
洗殘月踈燈點碧苔

答王百穀虎丘送別

林棲同倦鳥山寺晚鐘殘霜澗秋潭冷風疎夜磬寒揭方懸半
偈錫更指長干欲就浮丘聽難禁別崖彈

遊天目山歸虎丘禪堂冬至說般若

長至陽生候葭灰六官飛登山上天目踏月借魚磯有口猶為累
無家未是歸窓中看崖洞片石尚皈依

虎丘松籟軒

誰知丘壑美別在彈丸封貌與心同古言將法共宗開門迎一
水鑿牖納疎松喜得翻經暇時過問所從

虎丘說法華經

說法今終席千人夜半臨直承言外旨先斷去來心桂子飄香
雨寒發亦梵音行ㇾ明月下頓識自家珍

雪後虎丘晚眺

參差輦謝石嵓岈千頃雲邊石已斜幾陣歸鴉翻聚葉半林殘
雪練梅花平臯東極滄溟濶山勢西連震澤賒古木蒼烟難應
接又升新月在微霞

過量壺茶所噢茶作留壁間　釋洪恩

小逕蓬門直到堂松風蟹眼煮茶香堦前秋色翻紅葉盆內萬
蒲覆六藏

十四夜虎丘坐月　潘之恒

生平何處乘秋爽選石終宵坐翠微總向虎丘償月債不從人
世挹清輝

祇樹容人差過半袈裟布地曠無多可中自信流光滿搭影將斜奈
月何

同姜神超訪悟宗開士偶拈二絕為贈

片石虎丘舖月坐千人坐上叩生公當心悟處頭重點可月時
ㄑ是可中

佛鐵園中鐵樹花老僧便挂鐵袈裟寒光丒字胸前現金粟原
來是故家

與客夜上虎丘尋僧時有微月

鄧廸光

滕龍上寶剎想像得金繩緩踏生公石微窺大士燈熟眠厖自
棄度窠鴿多憎蓮座殊堪禮無人剝啄膺

秋日登虎丘　張鳳翼

海湧一峯晴躋攀石鏡平轆轤盤劍氣簫鼓雜經聲斷嶺浮雲
薄連城迓照明香臺今罷講何處証三生

虎丘

移舟七里郭忽見一林丘埋劍金成虎談經石點頭梵城珠樹
合天鏡法雲浮即有筐歌沸無妨洞壑幽

八月十四日集虎丘週兩待月

近山勝選及佳辰列坐平臺倍爽神一壑風烟秋在樹諸天凉

雨夜消塵扶笻不畏登山屐假盖偏宜折角巾莫惜桂香雲外落宵分還見湧氷輪

雨後登虎丘

名山近郭日紛紜過雨来登景物分蠟屐偏宜邛竹杖船華都洗石摺裙千年劍氣池頭月一磬鐘聲座上雲此夕遠公蓮社裏可容無酒醉陶君

海湧峯

六鼇排浪作樓臺飛渡江城梵宇開一自吴王埋劍後重遊何處講經来林峦不與繁華隔煙雨猶聞簫鼓催安得天風引舡去忽令人世有蓬萊

郭史部邀登虎丘　　張献翼

五月遊山澤凉風滿劍池仙舟元並郭禪境欲投師座冷生公石庭荒短簿祠巨源猶未起寧負竹林期

避暑虎丘寺　　周　治

平堤新水待停舟山逕蒼深托暑遊石上歌聲須入夜池邊草色已如秋凉依鐘磬一窓久晚愛烟嵐片席妝劍氣已沉莫復問月明杯杓再淹留

虎丘　　潘一桂

一皐立清溪高華凝四時石存今日悟地積古人悲霸氣沈金虎幽花徙劍池徘徊蒼磴晚翠影落紛披

虎丘過陳古白

清人住丘壑山水有靈暉墨色照青嶂薄凉滋翠微墻低孤塔見院靜一禽飛鎮日垂簾坐山僧無是非

等慈閣同無可雲子尊臣石鳴寒望同用觀字

潘一桂

丹梯倚雲葉珠樓立巑岏俯躬睇川陸翱翔遡空瀾平墅引凉翠淪天測高寒篇禾實晚暉禾秋林丹浮雲眷遥旅暮色歸修戀虛氣信呵駁靈響來無端納禾萬象泯冥禾一機閒境會愜群娛目盡無涯觀

中秋夜虎丘即事口號四首之二

何允泓

酒氣人烟暮益渾千人石上月昏々當年幸悟生公法淨穢都
忘二門
萬樹棲禽夜不寧啾々如恋復如驚乍聞有寔浮圖頂仰視長
天唳一聲

過普福禪院延慜和尚索書却贈　鄒紹光

野寺蒼烟外踈鐘隔竹聽香深諸佛座花護一床經樹引長洲
緑雲来殘苑青絲添非羽客亦解挹黄庭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二上之上終

宿半塘寺　　鄭思肖

一襟青氣足此夜豈人寰醉影松杉下吟身風露間秋懸當殿月雲宿近城山明發騎鯨去飄然不可攀

寓姑蘇半塘寺　　陶安

息程來借贊公房輟泊扁舟向石塘苔逕烟籬浮竹翠風簷花雨發天香僧依法座持仙梵人扣禪機入道場明訪虎丘應不遠雲邊樓閣擁青蒼

遊半塘寺

童子經聲何處聞半塘山寺塔猶存一從白骨埋龍首幾見青蓮

起舌根古佛殿低松拍偃老僧庭靜乱鴉翻人間火宅方炎熾
何日焚香與細論

病目寓半塘　　李　松

酷暑侵眸欲輟休登臨古刹頓忘憂半塘流水千年碧一榻清風六月秋雲外好山連復斷樹頭啼鳥去還泊塵心從此俱消盡縱有沉痾亦瘳

題半塘　　僧善權

廣福橋邊碧玉流上人清隱在林丘旃檀樹底香風動記我曾來泊釣舟

題半塘寺　　周　謨

古刹半塘幽欣然一繫舟北樓京國眼南粤障山愁飛霰侵書
軸甘泉懷茗甌老禪湘峽舊靜展得忘憂

遊半塘　陳昌福

南地隨緣久東林幾歲逢暮山門獨掩春草路難通作梵連松
韻焚香入桂叢難將鉢舊瓢分寄白雲中

寓半塘　陳昌福

寶刹琳宮自古今綵雲深處見禪林遠丘素露連天淨近塔浮
光接地陰縹緲曇花僧入定蕭踈翠竹客初臨閒來試掬塘心
水一洗悠悠世外心

二月十八日與周光世太守沈啟南金元玉古靜姚存道陸

韞輝同遊半塘寺各賦小詩紀興時成化壬寅

一春独半忙中過七客相將靜處行落盡梅花連夜雨不知芳草滿堦生　李應禎

城中步ㇾ無閒地忽聽鐘魚便可人不用沃洲深買住老僧心遠自離塵　沈周

散步尋幽水石間半依城郭半依山老僧一見如相識啜茗留題不放閒　金琛

林下衣冠儼列仙叩門來訪靜中禪那知半餉玄談處脫却塵寰別是天　張習

乙巳九月初八日登半塘寺千佛閣寺僧圓智留酌

陸簡

凭欄千里見秋毫天外剛風欲裂袍聲雜人禽迷下界氣凌霄
漢眇危巢獅山霽色開三面虎阜昏鐘出半坳老衲自知留客
意預持斟酒勸登高

是月廿五日自吳門歸常愛菊花翁夏貞菴浦進士諸公同
至虎丘遍觀花圃入佛惠二院賦遺半塘

僧房不盡虎丘餘又占東溪兩院居佛惠久隨秋水定塵心聊
對暮山虛籬罌處處看花集村塢家家種樹書莫道離城仍咫
尺歸舟不發意何如

是日以興未盡復迂棹泊半塘主僧智上人仍邀余四人飲

方丈入更因棻齋誦唐人齊山登高詩復用韻

滿塘秋影白雲飛流水禪房一徑微勝地因緣何可負離筵實主總忘歸生愁北海樽無酒要東山月有輝（時客皆憲爰菊酒盡約以月上分手故云）兩度能來真偶爾莫言留帶勝留衣

是夕智上人請具湯沐衆皆醉臥獨梓齋與予浴罷戲書

修竹蕭疎繞浴堂列來塵劫一時亡白蓮漫結招賢社赤脚須登選佛場無垢久離恩愛想同流誰笑裸程狂傳君一勺曾漫水為濯尼珠萬丈光

廣宮諭陸先先韻　　邢　纓

路出閶門五里餘半塘橋外有禪居水通匯蕩市廛遠山近虎

丘宮殿虛風度寒汕平鳥篆雨踈黃葉濕蟲書尋詩賢遍招提勝惠遠東林恐不如

奉和澡浴　楊循吉

百佛蓮花現澡堂多生心垢了難亡自家冷暖善提水舉世塵埃倪偏揚被髮倮蟲風太古酬薪山偈語踈狂出來更不煩冠服松下逍遥坐月光

弘治壬子相月十日予陪二邑令佐餞河南大參舒君本直於武丘旋入半塘寺時已二鼓矣文甫邢侯口誦所賡陸宮諭毫字韻詩索和遂占一首復以諸韻輒續貂云　陳琦

天空塵蹟絶纖毫不管飛雲亂濕袍剪刻煙霞明府句拮据松

栖老僧巢風傳蓮漏譙三鼓月轉村塘水一坳托宿王維因久假未容人易挹清高

又

一自投閒五載餘今朝始過老僧居松杉影裏纖雲淨雲水光中萬象虛簷鐸引風如對語庭蕉擊露不中書夜深好景無由會落得萍踪碌碌如

又

柔櫓咿啞鳥亂飛依依燈火隔林微廊延月色僧初定船載鐘聲我未歸不假禪單眠魯望但將詩句會玄暉雖償平日清游債玉帶何曾換衲衣

題半塘寺和韻　楊循泉

高幢貢巖窒荒寐長光榮薙草容珠履分泉滌酒觥兩傷諸岸壞風撼萬松鳴莫笑貪孤臥前身竺道生

顧紫薇戴童甫同遊半塘寺聯句

野寺秋高爽氣森顧停舟入寺一行喰戴佛青擁晴頭螺小顧雀舌香浮玉盌深戴古殿幡幢裹圖影顧墮碑蒲蘚亂松陰戴我來欲學攢眉苦顧曹帶須留舊束金戴

和顧七峰韻　胡錦輅

寺前流水浣晴沙寺內清風不用賒靜坐　妨到日落勝遊不覺是天涯蓮香入席供　草竹影浮杯浸酒花却笑此身渾似

寄淨　明日又誰家

宿半塘寺　趙與訔

夜宿半塘寺惟聞塔上鈴老僧行道影童子誦經聲竹密風猶逐窓虛月愈明座炉香斷處一榻洒然清

登半塘寺閣　徐禎卿

夙有山水慕苦為形役拘淹茲夏日永聊得押浮圖攀雲凌廣閣露氵見冥都諸川散林上平野蓊芬數法花重練鄉晴來動虛無烟火下方襟啓明時態殊境超自生樂疲心忽重蕪因傷人世子擾氵即長逝

宿半塘寺　蔡羽

次度青槐雨虫吟碧岸涼停驂游上剎響屧借虛鹵待月坐松隙携尊裏桂芳江湖来雁早五夜度微茫

壽聖寺　吳子孝

角巾纔下虎丘烟重問雙林野淑邊花雨滿川聞誦啜松枝横戸認歸年山橋月始行人度風閣鐘驚老鶴眠秖愛閒遊消世慮空門堪結白門緣

半塘壽聖寺慈雲閣賞月次邦正韵

城下寒江抱古臺二前珠閣枕江開羽衣倚檻中天立華月穿雲渡海来殘雪未消西嶺凍野梅欲綻艷陽催與君未老先投紱同住青山歲幾回

題半塘濟僧壁四首

凍雲殊欲雪老樹若多風野寺無人到香烟但滿空歸鳥集林端湖風生暮寒市烟霾落日苑竹掃空壇佛廬寒寂寞無事一相過閉戶長松下經聲出薜蘿水色浮空靜雲華入院輕江南寒尚淺階草向冬榮

與客遊壽聖寺

莫謂干戈見面稀日斜携手到僧扉片帆依樹山前落一鳥背人江外飛雲淡青蓮經語寐石堆紅葉釣竿歸歲寒共識丘樊樂始信西山愛採薇

將遊廣陵過半塘寺別遺民

王人鑑

憐君猶寄寺余作渡江人去住同無著進迎總未真休嫌僧意
嬾莫過酒家貧草二橋還別誰知最損神

入半塘寺尋僧不遇　　鄒迪光

香閣諸峰抱花宮一水深雲如来接引僧似畏拍尋寶樹風金
搖銖衣玉露侵道林何處是那識宰官心

題楓橋寺萬首唐人絕句載此詩人名杜牧詩題憶吳中馮秀才　　張祐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憶重遊歲月遙唯有別時因不忘暮烟踈
雨過楓橋

雁蕩除夜　　釋明本

茅屋三間冷似氷灰頭土面十餘僧掃除自己閒枝葉不打諸

方爛葛藤就手揭開新曆(或)和光吹滅舊年鐙頂門別具摩醯眼
越死超生似不曾

游幻住(此係卞山之作)

趙孟頫

雨後溪水溢黃流行地中輕舟何迭邁沿波兼順風碧蘆幹始長柔桑葉已空瞬息抵山曲窈窕徑通青林夾道周流泉響幽叢多慚衆衲子前路相迎逢禪居新結搆斧斤未輟工雙閣出塵囂六牖自瓏瓏久矣厭城市飄如脫樊籠妙香清鼻觀新聲驚耳聾汲水挿山花閒牖納松風經聲出廊廡寂然聞鼓鐘蔬食忻一飽未與膏粱同緬懷老尊宿燕坐毘盧峯塵緣若未斷無由往相從一宿返歸棹迴望但青葱

釋善住

夾徑列杉竹茅堂絕四鄰野僧秋不到明月夜相親林靜鳥窺室泉清魚避人何時離城市來此寄吟身

沈德慶

野寺居僧少林扉傍竹幽綠苔沿砌綱紅葉冒霜稠爐靄閒風夕茶煙細雨秋厰尋松下月衣袂鶴邊流不是逢心賞那能愜勝遊憲忘因悟幻過此且逞留

高啟

宿幻住棲雲堂

憁白鳥聲曉殘鐘度溪水此時幽夢迴獨在空山裏松巖留佛鐙葉地響僧履余心方止寂無使羣動起

遊幻住精舍

寒扉斜向竹間推此日重來是幾回行遍空林僧不見慰人憐
有一株梅

宿幻住艸菴二首

草菴寂寂住城西寒夜重來樂舊棲譙鼓無聲更漏永滿林殘
月聽烏啼

一鐙長夜佛前明庭樹枝多宿鳥爭野外霜寒人未起林僧肅
肅又經行

詠幻住菴辛夷花寄袁尚之　顧璘

野寺春風二月餘辛夷著花紅錦舒詩人夢把一彩筆佛海幻

出秋芙蕖芳菲宛入右丞塢馨香擬戴靈均車明年欲棹酒船去袁宏雅興終何如

與內弟周思敬晚過雁蕩僧舍　高啟

同過谿橋日欲晡遠林殘葉似棲烏照公院裏堪留宿已有梅花有酒無

幻住精舍尋梅

郭西雪後尋僧院短竹穿沙水如練梅花有待我來催十日春寒未開遍忽思前日渡江水夜解征帆宿山縣偶逢一樹在官廨為寫新詩永滿硯關山夢別今五年縞袂誰家月中見自慚衰亂尚飄泊淚眼如君故人面黃昏酒醒逐寒影繞樹千回意

無倦南枝北枝亂如雪未許東風吹一片名園桃李盡荊榛空谷獨開君莫怨重來省視兩如何惆悵歸時有餘戀

游幻住菴　文徵明

行行西郭兩半鳴路轉橋橫得化城深巷鳥啼山木暗清溪日煖白煙生興懷往哲悲陳迹每到空門損世情坐戀浦園留不得碧雲回首暮鐘聲

幻住菴作　王寵

春水抱林流緣源曲徑幽石牀喧鳥覆露字法雲浮寶思虛空發玄機悟象求憑將百年計長此托靈丘

楓橋寺　張師中

吳門多精藍此寺名尤古距城七里餘冠蓋日旁午斜逕通採香遠岫對樓虎巖扉橫野橋塔影落前浦霜樓鳴曉鐘夕舸軋雙櫓方丈中有人學佛洞禪語跡忙心已閒道樂行彌苦不為喧所遷意以靜為主何必深山林峯巒遶軒户

程明孟

門對雲山畫不如師今一念六年居邇來寺好尤瀟灑張繼留題内翰書（今為倅王内翰丁太夫人憂任其親寫是詩故不題名）

又遊楓橋偶成

晚泊橋邊寺迎風坐一軒好山平隔岸流水漫過門朱舫朝天路青林近郭村主人頭似雪怪我到多番

與溫老　　孫覿

閶闔層城外寒山古道西若人具隻眼與佛拍肩齊白浪噴鷁首黃塵送馬蹄憧憧南北路一榻有高棲

又三絕

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猶聞半夜鐘

翠木蒼藤一兩家門依古柳抱溪斜古城流水參差是不見元都舊日花

三年瘴海卧炎宵夢隔青楓一水遥萬里歸來悲故物銅駝埋沒草齊腰

朝離海湧千人石暮宿楓橋半夜鐘明日館娃宮裏去洞庭呼起一帆風　　卞　琏

四年忽忽兩經過古岸依然翠堵波借我繩牀銷午暑亂蟬鳴處竹陰多　　張孝祥

附　郭

卽子山雲漠漠越來溪水悠悠鐘到客船未曉月和漁火俱愁咫尺橫塘古塔連綿芳草長洲一老脩然自在時時來繫扁舟

竹枝曲　　薛　氏

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煙寒山寺裏鐘聲早漁火江
村惱客眠

賦得寒山寺送別　高啟

楓橋西望碧山微寺對寒江獨掩扉船裏鐘催行客起塔中燈
照遠僧歸漁村寂寂孤煙近官路蕭蕭衆葉稀須記姑蘇城外
酒烏啼時節送君違

寒山寺　沈懋學

偶泊寒山寺祇園尚可尋過橋分野色擊竹見禪心月抱空江
冷雲籠別徑深鐘聲來夜半漁火出前林

過寒山寺　商輅

楓落吳江已莫愁石橋東畔好停舟漁人自得江村樂不管鐘聲動客愁

寒山寺　　孫七政

蕭：古寺少行蹤今古閒雲浩遠峯一自客舟題句後人間無處不聞鐘

寒山寺　　胡纘宗

牢落寒山寺鐘聲自往年海風臨客枕江火傍魚船不聽禪寂偏聞旅思懸誰家絃管急歡笑玉樓邊

晚過楓橋遊寒山寺用可泉胡太守韻　　白悅

眺覽思賢哲淹留感歲年鐘聲空古寺月色暗歸船雪漢無書

寄江湖有夢牽琴尊朋舊在長嘯虎谿邊

宿寒山寺下　徐師曾

古寺殘僧火鐘聲寂不聞偏宜愁客睡霜月白紛紛

冬夜宿寒山寺　趙重道

寒山近市何偪側落日入寺不知喧僧語空堂絶形相鐘聲高閣報黃昏緒經細認學士蹟開軸儼對達摩尊寺藏趙松雪華嚴經墨蹟并畫摩訶像下榻愁眠夢未穩島啼催曉又開門

重遊寒山寺有引　馬之駿

辛丑冬先人謫丞檇李予兄弟同侍而南至姑蘇馮開之先生同其倩沈生趙羣招遊寒山予方總角亦與焉癸丑

予以司農使來則十三年而往矣先人既用早背開之先生倏繼乘箕赴羣英少求復短折周覽風物不勝今昔存沒之悲用賦短章聊寄深惋云爾

十三年過眼再到豈堪言尚記鬧鐘岸依然向水門未湮名勝蹟不返典型魂試問鷰堂磐都如一旦昏

此日尊前客當時膝上星十圍楊已白千箇竹猶青觸意途紆折關心淚醉醒晚晴堪徙倚軒楣畏重經

亦久貪來此淒其復自傷總看同逝水不可到斜陽野霧臨橋暗寒山赴浦羣倚檐下棲鴟似促暮歸航

高堂醒酒處危壁記名無少鬼俱先輩殘僧或舊雛雲思閒影

道楓憶冷根株回首俄塵土何論往事徂

夜過寒山寺覓蘇梅　梅鼎祚

夜半鐘初罷寒山路漸通人投漁市火舟倚野橋楓僧語蒙霜出茶煙帶月籠蘇梅何嫋嫋香氣曉隨風

寒山寺同劉子威侍御張九卿刺史曹汝為明府毛躬孫汪子建錢功甫陳子始程兆周社集　袁宏道

遠心託人境舊社有僧期帆影依橋落鐘聲出寺遲晚煙散漁火涼月蔭禪枝青竹題詩處重來記此時

重遊寒山寺贈僧旭　袁宏道

義冠為邑宰野服即幽人竹篠籠煙濕花枝帶雨新樓奇清俗

眼話舊越聞月幾度投僧侶居塵也出塵

寒山寺避暑對客二首 寺有佳竹可以消暑 鄧雲霄

隔岸垂楊暗老楓客來清午不聞鐘貧僧只解栽修竹五月涼生潤大龍

綠篠深々白鶴栖烹茶燒筍一招提此中已入清涼界暮局淹留日易西 稱

冬日過寒山寺 董嗣成

落日寒山寺吉兒祇樹林鳥龕松徑雨雲冷竹堂陰法座空花積疎鐘片月沉無緣謝塵細來往證禪心

壬寅春舟泊楓橋待客不至寒山寺訪曉山上人書畫茶香

為供

王衡

鏗含帆影亂鐘雜市聲昏杳杳竹深處蕭蕭僧倚門獨將殘雪色遥對遠山言又聽烏啼急江城送客喧

寒山寺

王思任

六月寒山寺平分作早秋鐘從詩裡聽語竟石邊求緑氣紛相接空香只有幽遠公仍命酒肯載客船愁

寒山寺曉山僧院和王辰玉太史韻

馮時可

院深偏得趣僧老更餘清牕引諸山色鐘一千古情花枝簾外映畫榻坐中横游戲窺三昧安禪在達生傳

晚風傳藉遠春水着煙昏釋子方解縛陳人偶避喧清機通衆

趣玄覽發奇言何用尋遊屐青山青入門

留題永福西房　沈周

東房茶後復西房滿院春旗更柏香如此消閒須一日趙州不厭客來忙

題畫　陳獻章

寒山鍾近不成眠人在姑蘇半夜船何處明朝正堪望吳王宮苑草芊芊

客有妄解予笑恐回頭錯應人之句者用韻　莊昶

一髮云何是一身不知吾父是誰親寒山莫把鍾敲破或有姑蘇不睡人

秋暑避慧慶寺同諸門人小橋步月　　釋洪恩

殘暑蒸人避鷲峯那期法侶亦相從憑高直上橋三板步月旋
開石幾重一片清光孤玉笛千家煙樹亂疎鐘平疇西望寒山
道漁火江聲思夜容

利濟寺宴後出見白牡丹　　楊循吉

一日清歡坐後察誰知此有玉顏嬌春風觸目生蕃戀纔倚朱
闌酒便消

重建雲隱菴　　皇甫汸

寶剎將傾日琳宮再構年佛餘迦葉地僧立道林錢繞塔徵前
果泥灰悟宿緣願言功德就來問廢興禪

過雲隱菴贈雲棲禪士　釋德勝

閶閭城畔寺彷彿隔烟巒天曛踈鐘曉霜晴落木寒青山高座裏碧眼暮雲端自謂逢相識論交信所難

過雲隱菴舊嘗寫讀於此　張鳳翼

豹隱豈無地龍宮別有天尋僧追往昔攀樹感流年檀越三生事香臺一縷煙祇應呼酒伴同醉夕陽前

訪雲隱僧於別室　張獻翼

樓處猶嫌寺尋時別啟關境超千世界門對九龍山短徑行非遠長林隱未還無言成獨往訪道有躋攀

秋夜與內弟周思敬飲白蓮寺池上次韻　高啟

月出露已白荷花香滿池高僧愛清夜留客坐題詩竹動鳥驚夢草涼蟲語悲閑齋一瓢酒應不負此期

獨遊白蓮寺池上看雨

輕衣忽愛冷池雨來清夏圓紋細生寒響條下荷披魚躍起樹靜禽鳴罷賞潛自忘喧非因與僧話

白蓮寺次韻杜進士喜余見過話舊之作

不辭鳴棹遠相尋欲向江齋伴旅吟百事未成年已長幾時纔到夏將深萱留傑蝶連池綠樹帶殘鶯滿寺陰愁被老僧嫌滯礙舊游休說更傷心

與杜進士寅登白蓮閣對雨

遠愁高樹共離心風逆潮聲上浦遲海客市中烟起處江僧閣
外雨來時船歸杳靄唯聞艣店隱蒼茫不見旗回首南朝今幾
寺可堪重詠牧之詩

白蓮寺　　祝允明

臺殿切層霄毋霞遠建標名傳白蓮妙年紀赤烏遥迤邐城連
郭迴環水貫橋重來擬分榻塵慮未全消

雨中登白蓮寺閣望故園　　高啟

亭亭高閣上渺渺清川曲日暮靄羣愁離衛雨中緑聞鐘僧已
返荷笠人猶牧歸棹獨難尋江南望雲木

登白蓮閣貽幼文

思君曾此望西州誰信歸來得共遊只是當時舊山水如何重
看不勝愁

夜投白蓮寺 在甫里 徐賁 一作張羽

飲別東家叟行投西寺僧無風收閣慢有月罷廊燈竹夜聲偏
集池寒色似凝無端值詩景清興覺逾增

秋日宿溪雲堂 陳道復

秋到白蓮寺蕭森渾可憐雲堂搖燭跋石壁弛琴絃潘語三更
雨清心一篆烟遠公知客倦掃榻待高眠

登白蓮寺閱和彥正季迪見懷 徐賁

遠煩二子念離深江閣斜陽每對吟豈料詩中千里客也能來

此共登臨

病柏聯句　高啟

與青城杜寅郊郡徐賁遊白蓮寺見病柏而作

抱質雖輪囷托根何坎坷寅死色見已深生意猶存頗啟老枿焦半身餘葉充半髻賁思謝漢殿春災非陸澤大寅柯傾痺待扶節漏瘡思裹啟下竅封蚍蜉上穴緦螺蠃賁風欺聲吉哀雨冒汗憎顆寅孽空虺喜容攀脆猿愁儳啟將斲豈中梁欲剗詎宜舸賁蓋瘁缺青蔥稍枯辭猗攕寅之子佚鑪焚無陰庇牀坐啟蠹盡啄鳥飢巢傾蹈雛跋賁臞形慘若厄突腹腫如果寅藤纏偶假粧蘚剝無鬆裸啟主惜覬匠顧樵窺避僧邏賁土瘠力

易衰巖危執難妥寅 殺懼若霜仍醫期甘露可啟成罷未為福
不村反逃禍貢依林尚支撐亞石猶磊砢寅闕歲天貞姿承陽
媿纖朶啟掠轟孔語稱名負杜吟播貢敢要秦樹封孰效禹梅
鏌寅蟄深漫欲踞架重寧堪荷啟氣同生固均數異測誠叵貢
膏乾燃不明屑墜掃還夥寅客憐弔賦悲僮棄培功惰啟終護
竟煩誰今看幸遭我貢

初夏遊楞伽精舍 皮日休

趨軼輕似萍漾出煙郭人聲漸疎曠天氣忽寥廓伊予愜斯志有似剔癰瘼遇勝即夷猶逢幽且淹泊俄然棹深處塵無倚
巖崿霜毫一道人引我登龍閣當中見壽象欲禮光紛落珠幡

時相鏗恐是諸天樂樹杪見觚稜林端逢赭堊千尋并牆在萬
祀靈不涸下通蛟人道水色黯而惡欲照大藏驚將窺百竅愕
蝸去山南嶺其險如邛笮悠然放吾與欲把青天摸紫藤垂罥
珥紅荔懸纓絡蘚厚滑似漆舉火利如鍔斯須到絕頂似愈漸
離燼一片太湖光只驚天漢落梅風脫綸巾乳水透芒鬖嵐姿
與波彩不動渾相著既不暇佚應將何以酬酢卻來穿竹徑似
入青油幕吹恐水君開龕如鬼工鑿窮幽入茲院前楣臨巨壑
遺畫龍蛇獰殘香蟲篆薄硫磺覰玉鏡澄慮聞金鐸雪態共榮
醫鳥言相許諾古木蔽如陛近之恐相攝起衆聲似激聞之意
爭博時禽俠已嘿衆籟蕭然作遂令不羈性憮此如纏縛念彼

上人者呼生付寂寞曾無膚撓事肯把心源度胡爲儒家流沒
齒勤且恪沐猴本不冠未是誰生錯言行旣異調棲違亦同託
願力儻不遺請作華林鶴

奉和初夏遊楞伽精舍次韻　陸龜蒙

吳都逈汀洲碧液浸郡郭微雨蕩春醉上下一清廓奇蹤欲探
討靈物先瘼瘼飄然蘭葉舟旋倚煙霞泊吟譚亂蒿藿奔窮襟
巇嵂纖情不可逃洪筆難聲閣豈如楞伽會乃在山水箔金仙
著書曰世界名極樂蓍蔔冠諸香瑤琉代華堅禽言經不輟象
口川寧涸萬善峻爲城曉鼙、杵聲惡清晨欲登遊安得無自愕
險大駭坤牢高蘿挂天笮池容潛相向蛟怪如可摸苔蔽石髓

根蒲差水心鍔嵐侵荅摩髻日照狻猊絡仰首乍眩旋迴眸更
煇燿蘑端凝去聲飛羽磴外浮碧落到迴解風襟臨幽濯雲橋塵
機性非便靜境心所著自取海鷗知何煩尸祝畝峯園震澤岸
翠浪舞綃幕激灩豈竟遭峻嵲非禹鑿潛聽鐘梵處別有松桂
壑靄重燈不亢泉寒網猶薄種能躡孤刹鳥慣親樵鐸服道身
可遺乞閒心已諾人間亦何事萬態相毒蠆戰壘競高深儒衣
謾褒博宣尼名位達未必春秋作管氏包伯圖須人解其縛伊
予采樵者蓬蓽方索寞迺得風雅情聊將聖賢度多君富道采
識度兩清恪詎龍生臧詞肯教夷夏錯未為竟辭用且向煙霞
託我亦擺塵埃他年附鴻鶴

檯臺山半腹又此一經行樹隔夫差苑溪連勾踐城上坡松徑
澀深坐石池清況是西峯頂淒涼故國情

張祜

自思益寺次楞伽寺作

白居易

朝從思益峯遊後晚到楞伽寺歌時照水姿容雖易老上山筋
力未全衰行逢禪客多相問坐倚漁舟一自思猶去縣車十五
載休官非早亦非遲

題楞伽寺

許渾

碧烟秋寺泛湖來水浸城根古堞摧盡日傷心人不見石榴
花滿發舊歌臺

游石湖蘭若二首　釋來復

荷花蕩漾湖水深上有蘭若當高岑客吟時見猨鳥下僧定不聞鐘磬音兩香秋林橘子熟雲落雪澗棠梨陰閉來掃石坐竹裏靜與山人論素心（蕩漾一作蕩西）

五龍之峯雲作屏雙屋前出芙蓉青何人澗底拾瑤草有客松間采茯苓林風不驚虎臥石山雨忽來龍聽經吳王臺榭今寂寞秋香薜荔花冥冥

疊嶂來山尾平湖對寺門登危愈近眺望迥更連村客醉迷花岬樵歌出樹根不煩留賞客兩過半都渾　釋宗衍

次韻奉和見心師遊石湖蘭若　釋秋聲

楞伽峯如九疊屏何年截取匡廬青方回楚客賦招隱不學山人吟采苓僧蹊盡種茨蒭草楚楚倘寫多羅經諸天只在雨花外音樂六時來杳冥

近聞移居湖水頭蘭若下瞰蒼波流獼猴夜偷錫杖去鷗鳥日傍闌干浮楊州月照五湖白洞庭木落三山秋相望只隔半江水安得贈之雙佩鈎

遊石湖次韻

黃山高人之所居金沙花明白石渠無錢愛養方外客有口懶讀人間書采來青菌總堪食種得黃精還可儲郭西十里不一

到題詩為問今何如

次韻遊石湖蘭若　釋守道

郡城西來山水深石湖倒浸青瑶岑溪雲十里護僧舍天樂六時鳴梵音下界塵埃日滾滾上方殿閣秋陰陰吳王舊跡眼中見萬古事往傷人心

遊楞伽寺　宋無

蘿逕入蒼霧鐘聲來翠微拈提在何許雲外一僧歸

楞伽寺　周南老

曳杖行春橋擬向拈提宿路過橫山阿門挹湖光綠尋幽得清境探奇極逸騰山頭屹浮屠銘碑立蒼玉大業魏瑰書秀整殊

不俗老眼為渠醒摩挲再三讀

題楞伽山寺壁　　高啟

惆悵空山裏寒棋應自開雪中何處覓須待雪晴來
夕陽下西嶂返照東湖水來尋古寺遊楓葉秋幾里叩門山猿
驚維馬林鳥起鐘聲出煙去半落漁舟裏楞伽義未曉塵累方
自恥欲打塔銘碑從僧乞山紙

將石湖治平寺　　張簡

湖上春雲挾兩來楞伽山木盡低摧吳王廢塚花如雪猶自吹
香上舞臺

石湖上方寺　　周倫

湖上石山堂翠中上方鐘梵有琳宮林浮錦樹山光發水落澄
江海氣通雙涧鉢龍收夜雨九霄堂鶴任秋風同來蘇弁都拋
却已覺禪心萬劫空

楞伽寺一首　　吳子孝

青山性所慕愛此臨湖水湖水碧於玉涼風暮嵐紫翠徘淺層
丘清泠洗塵耳蘿衣結茅屋去衆東泉未

冬日過楞伽寺過王履吉書堂有感

歲年不見楞伽寺雲暗沙寒入釣磯日暮佛香浮澗壑湖陰晴
雪滿震山頭白鷳應千載門外蒼松已十圍手啟僧堂今昧莫
相看殊感昔人非

楞伽寺一首

一入白雲裏蒼苔遠石壇獨眠秋滿寺風雨灑水寒

楞伽寺限韻

湖上名山屬暮春山川如鏡淨無塵花開絶巘藏雲護僧住空巖白石磷磷井深餘常識味佛香消盡坐忘真回頭却笑塵中客冷節尋芳有幾人（寺有越公井今重浚之）

春日遊治平寺　沈周

水色山光喚客遊地須雙足副雙眸迴巒地就藏風寺倚閣僧窺進港舟稍：杏姿陽處露慳：梅事夜來休范湖今作千人賜未羨杭州與潁州

題治平寺　　吳寬

野岸曦舟楫登臨叩禪關木杪望飛閣半依茶磨山翻嫌棟宇高隔林見人衆石湖分一曲殿腳臨溪老僧開梵語跌坐寒雲間不知城中人暫到非長閒棹歌答空谷沿流月中還

題治平寺　　徐源

青山湖上翠微深誰住僧家第一林暝樹舊煙古來色刼灰飛盡尚如今

月夜楞伽寺竹林與諸社友燕集得滿字　　張本

露宇凉氣饒靈區素暉滿飛雲故棨流泉且朗神景不可窮眇象恣所翫芳隴既遥迴重林復蕭散蕙草被威雖高鶴鶱

流滌為樂羨獺豪從游愧已緩天規麗華組仙芳絢嘉欵音酒
命金罍清商激瑤音

石湖觀音巖

絶壑垂蘿東復西連蔣千尺海門低白雲深鎖黃金骨不盡春風杜宇啼

中秋登治平寺澄碧樓　　文徵明

水殿晴空秋色遠樹況平野日光寒坐銷薰幅天開畫澄碧樓中暮倚闌

小閣登臨眼界奇水雲沙樹渺差池猶憐興淺忽去不見湖中月上時

治平寺　皇甫涍

風中到香界獨往意泠然步引花木亂坐看洲島連一林寄空水滿院生雲煙正此化心寂鐘聲松外傳

散步楞伽口占　王寵

高下禪房依碧山花枝羅歷鳥閒關風光處處能牽惹野鶴孤雲不計還

雪夜宿楞伽寺　文徵明

朝泛石湖雪暮宿楞伽雲山空夜寒重對酒不能醺三更山月高起視皓無垠水天相映射氣色凌亂氳增輝岩壑姿臧灵鷗鳥羣亦知光景殊招約難為分有如開玉府珪璧羅繽紛時於

萬木來潛見飄瑯雲山僧事若設掃積供餘動勤來支石最自
東松枝焚龍燈落殘燼寶鑑辦餘熏墨塗江梅色玉瘦氷肌敵
天寒萬木僧月出四山靜積雪縞清夜幽崖自輝映上方衣裘
單俯視寒芒正長風掃纖雲平湖竟天淨倒影落僧牕橫飛濕
銀鏡微瀾玉塔搖秀色千巖競峨然萬象況坐覺羣翳屏一鳥
不復飛光華久逾盛吟懷共朗徹禪心寄枯勁祇覺塵界卑忘
身在高曼幸空擊瑤簪洽然發孤詠萬里吾目中悠〻一魚艇

夏日同次明履仁治平寺納涼

竹根雨過石苔斑鐘梵蕭然晝掩關坐愛微涼生碧殿忽看飛
雨失青山雲分暝色來天外風捲湖聲落樹間最是晚晴堪眺

詠夕陽橫抹蓼花灣

山中六月可逃禪相與清齋佛座前風細石壇松落子雨深沙
竇竹垂鞭別來光景渾依舊壁上題名不記年底用忘歸歸自
好晚霞新月載溪船

寺雲堂車馬稀陰濃木暑光微竹根雨過蛙爭吠松下日斜僧未歸西見青山羞世網欲臨流水置榮扉紫薇勝槩吾能領只恐時情與願違

楞伽寺湖山樓

石湖春盡水交流來上支公百尺樓尊酒吟分茶磨雨疎簾橫捲越城秋一牕粉墨開圖畫萬里風煙入卧遊正是倚闌愁絕

處不堪長留起滄洲

十日遊治平寺再疊前韻

季秋氣未肅鳴禽尚交飛澄空霜華薄木葉不盡彫撫興陟前岡不覺身已高回視平湖東迎峯聳晴霄但欣雙目明寧辭一身勞物理會有窮何以心煩焦世情共擾擾吾樂方陶陶達人悟還化千載猶一朝

上方寺 此首不載在洞庭山誌故

王寵

山水雲門會林篁石道微毫光空翠落花雨瀑泉飛麈鹿忘金鏡無吉積寶衣浮漚竟何益轉覺此生非

楞伽精舍話予重

精舍橫開千竹林翠微隱瞰石湖陰隔牖雲霧窺青壁入戶山泉寫玉琴向秀真為摯鳳倡孔明聊作臥龍吟草衣木食吾徒事江海寓心遲暮心

楞伽山樓

山樓朝日盪雲胸坐見桃花映遠峯黃鳥弄音晴靄靄碧天生蜡水溶溶齊梁殿角毋青古吳越山河錦繡重謾說平生飛動意十年空聽上方鐘

雨後泛湖過楞伽寺

湖上羣峯環翠屏雨餘泉壑杳龍瓏鳧鷗故傍山人艇江漢誰占處士星野寺松杉叢古殿竹林風日淨虛廳空山自結荷衣

侶石榻來緒貝葉經

庚寅歲九月廿六日寓治平寺高齋紀事

高齋盡日看雲生枕上平湖一片明二十年來長嘯客山中松柏解知名

楞伽寺

雲竹畫所愛山林道難忘荊蠻屺水府五湖瀉湯、連峯枕其腹翠壁森開張流峙兩傍錯南斗迴文章絕境閟蘭若金天建旌旛嵯峨古楞伽烟嵐皆開雲堂星河挂北戶日月經其陽法雨不斷灑檀樾紛成行時、吐虹霓下飲平波光風帆日如織寶筏度遠方道林更愛客文燕依松篁脫屐石苔滑科頭飛雪涼

朱炎久蒸溽卧暑兩月猛掃除洞塵白盥浴披天香遐思陽朝市執熟耿相望

追和虞道園石湖治平寺詩韻　程敏政

假宿脊門驛竹扉常反牖時登屋角樓望見吳中山居然石湖里隱映如一窠繁華久銷歇流水空潺湲聞說古郊臺猶存蘭若間無由策杖入偕此半日閒孤懷坐成晚浮雲自東還

石湖治平寺故有道園學士之作蕭海釣給事過而和之以貽趙仲輝承事間持以屬予久無以應也晚春雨霽登姑蘇樓遠眺勉賦一首　王寵

古泉新齋對丹楓作

紙應棲几竹間房一樹丹楓倚夕陽啜盡茶甌猶不去野人偏自愛秋光

晚過竹院

竹院迷青靄祇園橫翠微松門晚霞抱雪壁秋花飛湖迴習池似臺荒吳苑非舊：暝蘿合還趁漁樵歸

寺壁

綠樹陰：合清池湛：平繙經談孔雀拋卷聽流鶯日映金輪轉雲依芝蓋生洽述慧門賞主覽自虛明

寺游

秋色滿諸天秋湖蕩梵筵看從霞外落思入定中玄芝饌延狂客松龍九酒禪欲和清淨賞萬竹映飛泉

重過治平寺謁三賢祠徑多落葉因誦唐人黃葉前朝寺之句遂用為韻五首

徐師曾

古寺依山麓新祠帶草堂小池涵漢碧叢菊散金黃禮佛霑花雨懷賢惜棟梁文章僅餘事聊以藉傳芳

初冬陟珠林滿地鋪殘葉感遲有四時空門歷千劫我來聽梵音何處尋王業懷古識興亡因風唱三疊長憶楞伽院重過隔兩平遲僧還問字供茗卻談禪沙鳥落天際風帆拂浦几前那舟有餘思回首望雲煙

松下逢僧話行：一徑通入門風日好就坐俗塵消數里山巡
合三冬境次寥晚來溪上望郤恨越王潮

閒步湖上橋謁尋湖上寺門無遊子車壁有前人記寶匣襲多
羅金光緣舍利參禪雖未能已把榮名奉

陪都南瀼顧東橋陸白溪游上方　皇甫涍

平橋連古寺風日此重游雨霽山明席秋暄花映洲巖崖虛閣
綴杉檜野鐘浮五馬趨　浩久幽林暝自投

登治平寺　徐禎卿

孟夏山川蔚憑高眺物華脩然詣玄思松竹徧禪家澄光留色
相野性契烟霞祇自述人代空今歲月賒

暮雨登上方山　顧璘

暮踏孤峯雨著莊下界分平湖鋪大野高閣挂行雲霸氣明楓葉天寒叫雁羣擬投僧舍宿清梵夜堪聞

游石湖登上方寺　王世貞

客語上方勝藤蘿手自攀歸雲初半塔過雨忽分山掩冉開青鏡參差列翠鬟古衣沾步屧柏子落禪關自喜長年慢猶慚老宿閒鳥巢應已暮未肯下人間

雨中公瑕邀遊石湖登治平寺作得來字

繫榜湖橋屧徑開偶逢精舍鑠崔嵬蓮花倒揷空中鏡蘿薜長懸定後臺夕雨漸從茶磨歌故人能載酒船來無煩聽講三生

石倚石看雲更幾廻

登楞伽寺　　林景暘

度嶺霜寒木葉稠上方臺殿肅高秋波浮雁鶩征帆渺橋駕鼇
鼈亂水流茶磨雄風吹短鬢漁竿遠思動滄洲覇圖文苑今安
在野馬平蕪向客愁

登楞伽寺閣　　馮時可

風心寄山水苦為六情鑿乘暇恣冥搜攜侶凌修閣遠水迴羣
鷗寥天度一鶴雲梵落秋林霜鐘流夜壑岑寐靈異棲決滯隱
淪托煙月空人襟藏腑自疏渝天遊豈在返境超即寥廓

上方寺

風音馳遐矚況乃值春陽繁林結遠霧幽渚生柔芳及茲晴日美篤言適上方峯勢如蟠龍紺煙聳松篁浮層聳雲表嶼嶂延湖光登臨天宇大四睇心飛揚金庭若可即睎髮沐扶桑山精駭懸鏡道侶肅披香北望姑蘇城恍見佳麗鄉神超象不染礫玉混兼忘居然摩尼鏡五濁永清涼

石湖寺得棲字

山林塵事稀策杖值芳菲獨往躭禪悅隨緣得道機霞歸江綺薄煙搴樹陰微卧對西牕月深豉動曙暉

楞伽寺

綠樹藏僧舍青山落寺門香林看繞鴿給苑對叅猿水月知真

幻霜鐘悟靜喧隨方皆淨土何處有塵煩

楞伽寺訪顧元宰

謝心就何處郭外藥王家寶界塵如洗珠林徑似賒池寒金氣肅山秀玉柯斜淨色涵新魄空陰況早霞坐來思客馬杯至不驚蛇佛法原無着吾生信有涯何當謝軒冕長此問三車

重將治平寺僧房　顧大典

風清尚齒討歸來愜素盟澄湖一以眺落日亂峯明吳越興亡恨溪山今古情竹深秋殿冷臺覆曲池平月實危崖闕星橋夾溆橫閘房何閒寂肅氣轉淒清習靜休緇侶觀空入化城題留三歲字高挹五君名樹冒丹藤密雲流翠壁輕高詠無俗韻鳴

藉有衆聲已息塵中鞅聊爲物外營結蕃依幻住寓坐學無生

和左虞張都尉佛日同湄陽令君遊治下上方二首

陸嘉觀

行游逢八日坐聽演三車法相真無住浮生自有涯山憐新長樹林想舊栽花不是王喬爲誰乘博望槎

槳響流初地鐘聲起上方前生元大士今重禮空王白眼人天小青尊佛日長蘭舟競湖水時見捕魚郎

薄暮與慧公澄公登上方

張獻翼

自入青蓮擎(寺)蹬興不孤杖林懸覺路清梵出香厨夕照還依樹月光潛遍湖同游誇二朗宛與白雲俱

過治平寺朗公房二首

寥落西風晚磬喑花看竹東林清梵空扉靜者惟容主度相尋
羸病還成苦行青苔舊徑蒲團湖上狎鷗浴鷺梁間馴鴿相看

題石湖翠微精舍　張鳳翼

草堂當絕巘曲徑隱幽扉石磴開蒼蘚精廬結翠微牕中得奇
觀靜裏息塵機千載翱翔意臨風還振衣

春日由城南至石湖步治平寺飯寄翔閣少憩

花事盛南城巾車花底行琳宮開曙色野鳥襍春聲望遠巒近
近村隴陌平柳舒眉競翠湖白鏡明訪友題門出尋僧振錫迎
故情追往昔斯賞慰浮生書閣蘭為供莊童筍為羹眼前

百慮滅物外一身輕假寐鷗俱息忘機鷗自盟會心緣獨立應不歎孤征

泛石湖入治平寺

春日湖頭樂未央晚來追逐少年場波光不減杯中色花氣渾如座上香蕩槳榜人敲欸段踏歌孺子得滄浪只愁多病難消受還向空門禮藥王

入治平寺野曠　程嘉燧

僧房高下居開門秋色閉陽樹挺幽徑陰崖仰層閣周垣若澗底疎竹當牕牖閒牕中如有人聞聲杳難攀還知縱目處樹杪見前灣白日山後沒好月湖中還念此來何時使我舒心顏

宿石湖治平寺　　釋洪恩

野泊湖汀岸草萋楞伽寺裡問禪棲西巖懸壁人初定北岫開
林鳥亂啼微雨凌波紋轉細長風吹竅物諧齊三分箭涇橫塘
水還過吳宮與越溪

自治平過楞伽寺　　梅鼎祚

上方鐘未歇餘響落楞伽湖氣吹山帶濤松生午茶三冬稀見
雪一雨偏成花爲禮隋朝塔前因悟聚沙

寒食過楞伽山朗公禪房　　王叔承

何處見湯休巖扉鏁徑幽詩名僧也癖禪事客偏求缽水花間
淨茶煙竹際浮坐消寒食感隨喜施吳鈎

題石湖濟上人山閣

尋幽沿竹上石徑挂雲屏湖入牕中白林開閣底青落梅禪意
寒啼鳥世緣輕竟下支郎榻春鐘破杳冥

再宿濟上人閣雨出所造酒設詩

勝地移時過依然舊梵天竹聲寒着語樹色淺浮煙酒自山頭
造詩從世外傳醍醐豈大字還問折蘆禪

過越溪禪房　張鳳翼

經春不到越來溪草長空門路欲迷燦燦野花仍艷若娟　石
竹自喜提閑房白足驚新雨繡壁舊苔黏舊題我醉還從禪榻
卧不妨頹外日沉西

雲岫上人房偷茗設禪賦贈　范惟一

蘭若懸雲緲如房戲空逸清緣茗椀寄塵況晤言消梵韻霜青
嶂燈輝燦碧霄一承甘露飲時憶遠公招

上方寺遲同游不至　釋大聖

湖光斜繞寺松影曲藏關帆過烟中樹僧歸雨外山井梧秋更
老橋斜晚逾班目極天涯盡扁舟不易還

雨後上方寺　鄧雲霄

客駕長虹至龍歸古洞春山門新霽雨石路淨纖塵得句先呈
佛長歌不屬人所嗟山下徑來往入迷津

吳山寺　趙寬

欲投方外遺塵緣擬挂朝冠及盛年老衲棲遲真得地俗車來往非妨禪青松夾道林扉豁白石崩崖草閣懸好在北牕明月夜野猿山鳥伴高眠

元日宿吳山寺　趙重道

暝宿依山寺僧孤野殿空廢興雙鬢外去住萬緣中臘破梅痕白春生燒燼紅蒲團寒不寐待曉拄臨風

早春夜入吳山宿慧公房遇雪十六韻

延暝上山麓衡寒宿翠微燈明僧卧住榻借客田依雲窓迷榛路風凄掩薜扉灑牕何淅瀝集霰又霏霏竟夕愁無寐凌晨思欲飛改觀天外色積素望中輝低壓三珠樹高縣萬顆璣喧

藥餌徑熙：蘆磯逕獻銀為障空門玉作圍不知春已到翻訝臘重歸岸柳枝還凍巖梅夢未菲噓吹新供飯香冷舊傳衣上界輪音遠諸天過鳥稀支郎風度奚藻句月豪揮白雪終難闕玄言定不違臨岐分袂去塵世日堪非

吳山寺同盛子　馮時可

風塵愁市處寶地爾同登雲似閑來客山疑定後僧晴巖花作雨陰竇雪成凌佳佛此生事浮沉我不能

與蕭大茹呂孟諧登吳山寺　尹伸

入目煙蘿一徑懸旋過竹塢問諸天倚門浩：貪湖色坐石鱗鱗（一作市）塵絃管厭來猶佐佛山川到處欲成緣攢眉我亦陶元亮

獨喜松濤落酒邊

入湧泉道中十三詩　程師孟

小航時過越溪頭當日吳宮事可求西子治容來作餉伍員忠憤反爲讎雖無別館虹蜺帶（吳都賦云寒暑異閨於是乎虹蜺迴帶也雲館但有荒臺麋鹿遊高望太湖千萬頃夕陽依舊水東流

窮冬未見大花艷春意微微動柳梢千丈龍形蟠暮嶺一條虹影動溪橋閶門飛蹕何清泚茂苑繁雄未寂寥切幸早歸頻出郭西山隱客不須招

田首光塋到故都不妨閑步問樵夫水雲莽蒼遙連洞田野低窪稍近湖秋熟幾家收橘柚日生衆口藉菰蒲今朝偶得西華

稻僧飯年：出玉映

道出横塘跨石梁塘南塘北稻花香風吹船艇輕如駛日照浮圖峻若翔遠岸漁樵三兩：近村鷄鳴一行：回頭却指城南路雲屋朱樓氣鬱蒼

寒林已見早梅芳盡日臨流野興長門外半羊人自得籬邊鷄犬盜誰防三江夜色滄浪白千里秋香秔稏黃借問船中何所有椹醪鱸鱠酒先嘗

舟行如葉泛長川解水奚兒力可全瞥急轉先千浪破岸欹能把一竿牽湖沉日影山頭盡雲漏天光兩足懸試向中流東北望城南寶塔在門前

吉老清朝分自安從今榮悴不相關有愁方見田家樂無事纔知釣叟閒世故要看終始後人生未免是非間婦墳更在公塋側一舸曳猶遂往還

誰何不欲早忘機今已高年古亦稀柳翠陰中黃鳥過青山影裡白鷗飛新春已到無高下故里重看有是非人意不如毛羽意聲：猶道不如歸

新井歌 并序　蔣堂

竟舉顯暹禪師有道行居常遊吾門一日且曰山中鑿石造井踰歲僅成既洌而甘大為叢林之利願得紀述以久其傳因作歌云

白雲奔、青山頭一穴四面飛泉流其初山間舊井涸枯腸燥吻海衆羞於時大士寶雲者頤指土脉智慮周山靈所感道心爽檀施聿來工力鳩雲鍾齊下遠雷動石大内擊飛星稠百尺虛空廓地表（鑿井未出水土一尺即有尺虛空見内書）一泓清冽呀深幽人疑從天澄月窟或問何處移龍湫次則其徒駭殊勝競持慮器嘗甘柔飢狖連臂喜跳躑渴烏引喙鳴鈎輸碧甕光中轆轤曉銀牀側畔梧桐秋寶方金地互相映谷鮒坎蛙難此留傍睨江形小衣帶下窺湖面早浮漚何茲鑿飲有功利一掬入口醍醐優熱者濯之昏鈍決病者沃之沉痼瘳而我時邀墨客去松澗遠挈都籃游淨刹汲引試香茶雖具羅列無膛踬（茶經膛緑膛比之玉

乳不差別（曲阿有玉乳泉）詣彼鍊丹多謬悠（俗傳天台有鍊丹井而茶經水記皆不載）今茲象眼在魯塲（所喜雲液鄰菟裘（魯塲乃葛峯地予所居去之一舍）李翁既往乏鑒者水記未載予將修此山此井永不廢此歌其底傳南州

題半峯亭詩

何名半峯亭兗峯路之半游客趣層崖半上多股戰實雲構茲軒接引心不倦所冀包蓋來少休松石畔雄視金仙居巍乎倚銀漢自此更攀緣須臾跡彼岸

李彌大

雲峯何岧嶢去天餘幾丈其下蔚華林幽禪屹相向我游先朝暾海日射巾杖飛蓋不須持步：蕃松障山僧如我來羅立鳧

雁行提攜兩行人爲我設實相一種勿弦琴三嘆無聲唱開軒面東南千里入俯仰西登眇高臺更欲茲曠望土斷澤遠山煙濤渺雲浪悠是六鼇連蓬壺墮莽蒼又疑鯨入海偃青起青嶂時方老大熾金石流欲煬須臾變雲雨爲作雄風壯飄予爲涼秋掀舞千林響誰云免水宮自是神龍藏三高如可作吾欲五湖訪洗足巨浸心振衣孤峯上寄語夸父流得飽但相忘長哦可當歌踏月下空曠

半峯亭　顧大典

珠林有華構暇日獨相尋徑轉蘿軒靜峯迴竹院深到來清宴處坐入香[illegible]木落空山裏泠然鐘磬音

山居十詠　僧懷深

湛：平湖浸月明漁歌吹斷曉風清壞衣蒙頂跏趺坐不稱詩情稱道情　右清輝軒

深靜舍秋一鑑寬清甘聊酌齒牙寒靈巖自笑窮山骨明月泉堅只欲乾　右碧玉泊

卿向舊藤挂大環蒲莎嘉致伴幽閒雙眸淨洗看不厭砍結遮頭草一間　右多境岩

寶雲珠草廣禪林鑿石窮源意未深長嘆甘泉不當戶汪：空有濟人心　右寶雲井

古洞深沉莫敢窺森陰草木野雲飛白龍何處淹頭角天下蒼

坐待汝歸 右白龍洞

其日野花青嶂下歇春幽鳥白雲間寶陀大士全身露懊惱游人空看山 右觀音岩

寒松門底如張蓋接引嘉賓眼倍青方丈老人迎送少未應因汝下幽庭 右俚蓋松

下視羣山盡子孫孤高直與月輪分善財不用別參覓只此休時見德雲 右抄高峯

禪板蒲團消永日明牕淨几映疎簾一爐香盡六時過轉覺山家氣味真 右東齋

匿影長嫌山未深閉門莫放俗塵侵如今滿眼事奔走欲向何

人話此心右西隱

竟峯十二詠

王寵

半峯亭

孤亭倚翠微青三四山抱期與鹿皮翁石上餐瑤草

清暉軒

廉樂戀清暉徘徊碧霞裏而我愛名山學道終已矣

碧玉沼

山中百道澗噴薄落金池倒見芙蓉碧洋洋堪樂飢

觀音巖

攀崖采石髓躡磴訪金仙壑杳花滿枕疑覺率天

白龍洞

白龍卧巖洞霧雨長冥；或化白衣老宝山來聽經

多景巖

羣峯翔龍鳳效奇多景巖道人勞應接長日倚風杉

寶雲井

月照前山寒夜半吸深井鏘然古銅瓶挹盡千尋綆

偃蓋松

蒼松偃巖苦屈曲如蟠龍有時風雨來天上聞笙鏞

鐵塔

鐵塔翔雲表飛從海上來瓏瓏七寶碎面面毫光開

詠高峯

獨上峯之巔羣山伏在下遨遊青天中雲蝸為我駕

東齋

旭日散高齋離離檀樾影焚香對寶冊古院舊苔靜

西隱

結菴西岩中落日丹霞爛羣鴉將夕　榮翠交凌亂

冬日登竟峯留宿寺中　盧襄

垂髫數過竟峯院及長歲時仍一遊遺晴千年聞勝槩高僧累葉見清修茅龕壑向寒佩薄竹榻凝香夢未遊知是地靈應有相此來原為覩寫謀

兗峯寺　　周治

縣路險纔盡霜楓落晚紅僧樵離寺去人汲到山中湖冷煙如霽月明林盡通數峯鐘磬樓風雨恒相同

宿兗峯寺　　范汭

空池澄暝色支策來僧房竹樹有何暑石泉如許涼煙流嶺回複月出湖蕙芯羣動一時寐微颸扶夢長

登兗峯寺　　馮時可

晨策恣陵緬處：含清迎大野豁隆陰煙際騰海日湖色澹不流峯靜鏡相出近矚盈欲盡遠討趣非一霜寒浮榮隕雲高輕羽疾奕藾流梵空妙香暖僧室偶龍無生話頓使情想失

寶華寺　　陳基

上塚桃花原尋僧寶華麓舟泛石湖清清若湄泉緑
山空木已落天高氣獨肅松月有餘輝共向西巖宿

早春同唐子過寶華禪舍　　馮時可

初春杖屨費招尋一到名山寄賞心雙澗乳泉涵月静滿林疎
磬落雲深梅花香入芬僧榻翠篠風來侑客斟自愛迷禪能避
世不從唐舉聞升沉

薦福寺　　周用

野寺城東路乘時集勝遊諸生能强我十日不登舟古壁長松
立高齋晚照留會心應不遠只尺幸相求

由棣灣入鷹福山寺飲梅花閣　王叔承

梅花亂江國行色烟紛紛一路穿香雪孤樓坐白雲羅浮春夢足淨土法華分醉欲題新句霜毫灑練裙

題報恩寺　白居易

好是清凉地多無繫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閑人靜石堪趺坐寒泉且灌巾自慙容鬢上猶帶郡庭塵

題報恩寺上方　方干

來上方看眼界無窮世界寬叢溜噴空晴似雨林蘿礙日夏多寒衆山迎處皆相疊一路高低不記盤清峭闕山惜歸去他時夢到亦難攀

宿報恩寺水閣　皮日休

寺鑰雙峯鎖不開幽人中夜獨徘徊細泄帶月鋪金簟蓮朵含

風動玉林徃：竹梢摧翡翠時：杉子擲苔可憐此際誰曾見唯有支公盡看來

奉和　陸龜蒙

舉杓池光曲岸平月臨虛檻夜何清僧穿小檜纔分影魚擲高荷漸有聲因憶故山吟易苦各橫秋藁夢難成周顒不用裁書勸自得涼天證道情

報恩寺南池聯句

古岸涵碧落（龜蒙）虛軒明素波坐來魚陣變日吟久菊多秋草分杉露高起危橋下竹坡素舉青鬢並（龜蒙）聲和聲論寒仍講日休支刪僻亦過齋心曾養鶴莒起揮翰好題鵞（南舉院即故相國裴公書額）

倚石收奇藥龜蒙臨溪藉淺莎槎花晴似拭日休荷鏡曉如磨翠出
半頭猶蒼起苔深馬跡陂石上有支公馬跡拿欹從野醉龜蒙巾側任田歌
跑阿松形矮日休假酬檜樾挫香飛僧印大嵩起泉急使鑣河淺鈿
真堪帖龜蒙尊無亦好拖幾時無一事日休相伴著煙蘿嵩起

陪元侍御遊支硎寺

劉長卿

支公去已久寂莫龍華會古木閉空山蒼然暮相對林巒非一狀水石有餘態窓竹藏晦明碎峯爭向背峯：帶落日步：入青靄看氣空翠中猿聲暮雲外留連南臺客想像西方內因逐溪水還觀心兩無礙

宿支硎上方

僧皎然

上方精舍遠夫宿白雲端舜莫千峯夜蕭條萬木寒山光露下
見松色月中看却與西林別歸心即欲闌

皇甫涍

尋支山作

不盡春山路隨人溪水幽石門在煙外蘿徑登雲丘谷口遠清
磬我心聞白鷗支公憩坐處日暮寒泉流

徐禎卿

登支硎山樓遲游侶

谷寺情幽密茲樓表麗觀烟雲連磬動竹樹入門寒獨往迷前
徑憑高遲所歡時聞有清磬遙出暮林端

范惟一

支硎寺

古刹支硎東晉年道林卓錫此安禪四峯深處堪探歷松色泉

聲總佛緣

○瞻禮觀音大士

水月空明自在輪清涼法界擁慈真齋心瞻禮蓮花座縹緲香河詎有津

遊觀音山懷鄉僧貴月溪　鄭思肖

天地一間人孤雲自在身去來心不礙語默意俱深山疊千層樹花連四望春旧年同笑語今日獨登臨

宿觀音寺（次韻平叔十上人如蘇紀遊十首之第九首）　陶宗儀

錫杖尋幽四月交山中地位總清高一庭蘿月縣金鑑萬壑松風響翠濤雲臥已知隨處好浪游無愧此生豪

洗況是鶴鳴從九皐

宿觀音山遲陶文學不至　宋牧仲

江岸葦蕭蕭千山豈憚勞天空容峭直峯峻太孤高雨雪行雙足風雷走半腰淵明愁酒禁不赴遠公招

寒食雨坐支硎寺　陸嘉觀

寒食青山裏春遊積雨妨人天俱息大佛字但焚香樹色連雲暗泉聲落澗長叔厌應更冷吾欲問空王

觀音寺

狂遊興未已日暮叩柴扉四壁盡飛雪一僧還誦經空濛看樹白恍惚見山青更取餘杯飲歸途遂不醒

支硎寺與家叔同遊

山寺脩然閉紫霞却因春盡見繁華僧多慧覺同支遁客有清狂是阮家供橘林中知報果觀棋泉上悟空花人間歲月由來促對酒何妨白石斜

秋日同公瑕魯望及舍弟游支硎山得林字　王世貞

秋色脩然祇樹林人言避跡此山岑中峯院廢空吳晉石室泉流重古今路盡丹楓時自引壁危蒼蘚漸成侵興來休問支公馬萬壑寒雲一杖尋

乙酉春余與仲醇讀書支硎山日旰三出遺目所得即誦於口效天如和尚體詩在歌偈之間不必盡解無論工也

王衡

曉山烟重暮山閒石馬三朝半綠苔掃得墓門清似水梅花昨夜又飛來

十畝山田任客租松毛滿澗半荒蕪偶然昨夜風和雨綠到僧家香積厨

清明將近陌頭黃稚種參差打麥場無賴煖風催揷種趁閑日上松岡

白：黃　卷耳根采來其奈北山昏經過市上無烟大人在溪頭洗藥盆

原上春風散思燐馬蹄月上暮山貧樵哥猶自不歸去放鶴亭

中間主人
天平酒客欲歸時路口人家正晚炊墻上新生青竹子亂敲花
板落秧池
夜來月暈半無光今日風頭不可當我勸游人且歸去百花如
雨下山塘

遊南峯寺詩 有序 葉夢得

游南峯寺獨登待月嶺而還長老才上人云欲作亭嶺上以
付予予至因以詩贈云

澤國鯉下流有山獨西南嶔奇借明眼風雨多窮探腹背眩金
碧鍾魚半精藍支卽放鶴地鈔解無餘談高木氣未夫綠陰正

清酣我懶倦登涉茲行咤猶堪幽尋雖云初佳處默已諳久欲謝塵滓往同猱勤龕平生術九：晚識前三：才也實可人窮年玩烟嵐胷中有定水萬境前包含巖霜掃頹葉老幹餘梗枏嗽蔗要自佳食茶亦云甘坐斷方丈室天花雨毵：笑我寒世網何姝老眠蘚我今已解縛真理容自耽但恐愛山意多求尚咸貪願借待月嶺重開石頭庵偃松欠傲兀碧琳故澄涵言尋豐城路更欲從徧參

挹南峯寺有支遁放鶴亭

高啟

每向人間望碧峯石門今得問幽蹤路緣風磴冷：策寺隔煙蘿杳：鐘牕下鳥來多墜果亭前鶴去只高松一龕願借依香

大莫道詩人非武顯

再遊南峯

放鶴亭前落葉堂吟身獨上夕陽峯遠村近浦分諸樹後嶺前山應一鐘高閣倚殘歸鳥過空林行盡老僧逢支公駿馬嗟何處石上苔芳沒舊蹤

南峯歸雲菴　宋無

雲伴老僧居翠微老僧應共白雲飛杖藜西去人東去日暮僧歸雲亦歸

遊南峯寺（次韻章應中上人如蘋紀海十首之第七首）　陶宗儀

昔游曾記與諸賓藉草高談雪滿顛白鶴青驄閒士迹丹崖碧

岫野花然虎丘東去無多地龍脉西通第二泉長欲攜書此中
住自遣春雨種山田

遊南峯寺平雲閣　范成大

背倚天峯湧化宮橫空閣道拖雙虹大雲六月應奇絶青瑣瓏瓏八面風

遊南峯寺　史鑑

擾擾浮生鬢已星南峯此日始來經真僧化後今無馬野鶴飛歸尚有亭清梵銷聲蓮漏永夕陽鳴磬石門扃登車欲去猶停步滿樹啼鶯正好聽

冒雪登中峯　陸嘉觀

雲中探淨域倚檻望始蘇煙靄頻開合峯巒忽有無新年始此
會高興只吾徒誰識塵牢裏悠然酒一壺

皇甫涛

中峯南峯展眺

松色引天路禪門幽靄重簪笠領一室窈窕迴雙峯巖溜亂游
語溪花滛道客每欵支許輩而悵雲泉蹤晤賞復蘿月坐聞南
林鐘

中峯

香岫披雲磴丹霞引洞天攢柯封伏竇拂牖落飛泉世隔桃源
裏夫銷石室前何時除害馬來就沃州禪

中峯寺

范惟一

飛蓋寒泉上披林露靄邊山當中嶂立寺架兩峯懸梵塵飄花雨經臺鎖竹煙坐來靈氣繞了悟即人天

中峯放鶴亭　　周治

想見高人立翠微閒看一鶴破秋飛海天無盡憑雙翮千載亭空猶未歸

放鶴亭在支硎之南峯支遁曾放鶴其上　　范惟一

放鶴亭亡但草萊尚餘鳥跡點蒼苔天邊忽有輕雲度竟是支公跨壑來

中峯月夜（同蒼公道開千蘭）　　周治

隔峯知月上虛白進高林樓曠幾人自山空一夕心池明幢影

見牕近竹寒侵昔歲聽泉處須留明日尋

七月十三夜徹兩宿中峯蕙公禪院同奉倩元歎子羽三丈道開子蘭諸上首分韻予值病先卧補詩志媿

際此嫌微病遠羣身不輕同游憐夜永孤夢畏秋清偃戶分鐙影隔牕通兩聲曉舉開霽旭猶豫出山行

次夜月出皎甚列坐汰公花山殿前同三丈及含光諸上首分韻

山空一月正光已及高深夜好難分宿人聞到苦吟輕水底墜露軟語淡羣心病骨雖如昨誰能獨擁衾

十四夜月出皎甚集花山殿前分賦

釋明河

秋涼初未約月色偶相延潘生語妨靜交如茶耐煮月心同近
佛木石各藏天明日過橋別山邊望水邊

北峯寺二首　文徵明

解帶禪房春日斜曲闌供佛有名花高情更在樽罍外坐對清香薦一茶

松葉滿山行徑微幽居更在竹叢西綠陰深寂詩成處愛惜新苔不忍題

北峯寺　皇甫涍

及徑緣雲轉春山隱梵宮閒攀蕙圃日清度竹林風盥嶂冊溟外諸天翠靄中泠然發孤嘯頓使六塵空

北峯寺作　有序　范惟一

弘正間寺有雲谷上人與沈啟南唐子畏文徵仲暨余祢祖八梧舉人往來咸有題贈留冊迄今八十餘年諸公皆下世久矣春日予偶過寺其徒孫出冊乞余詩俛仰今昔爲之憮然因賦

北峯存古寺支逕蒼開林緬憶山僧逝空餘雲谷深頹垣棲竹影疎籟答禽音讀罷諸公詠迟迟隔世心

過始藕北峯支公隱處　釋真可

松根抱石不知勞誰向空山守寂寥我老徧參行腳倦笑來此地種靈苗

雙松演法歌爲北峯寺印如題卷　姚希孟

我聞蓮邦佛化生寶樹行列風和嗈妙若乾闥出美音法螺鏡鈸箜篌箏譜詠其實不二門或時噎歷聲淒清演說四諦如揚鈴田緣十二根無明生滅已來滅成以此導師圓耳根想與無想皆聲聞如來座下多林神華嚴有頌出如雲何必東土非西津青青籜交縱橫昆耶有人淘然鳴以不聽聞乃聲音有道人支道林開山卓錫名支硎千年陳跡如飛塵獨有石上蟠松根雙柯矗直摩青旻苔繡斤皆龍鱗萬木倒生資厚坤雄此碧落石穿重冥悅如破脇出化人神物度世厥有因時當夜肅河漢澄鍾鳴萬籟皆消沉長風謖謖江濤興宛然置我清

涼城千尺熱惱歸層氷不還天際空為隣悠然此意妙難論稽首如是釋迦文樹王等是空王身一聲一轉真法輪便當於此撑孤亭以茲供養三寶尊居士有口作迦陵山僧不用多葛藤

題竹塢石室　釋真可

何處無青山片心厌冷難片心厌冷易智拔萬重關　師拈末句問曇文、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命文三拜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你說不免現成

慧文菴詩　楊士修

慧文庵者吳慧慶寺斷言照公住靜處也一灣碧水四面青山秀木繞垣幽花市地無多屋宇是處隨宜有數鄰家其風

標略晨昏鐘唄松鳴澗響增幽前後果蔬毛蚌椰漿堪飽佛子住則佛受用過客冥關經行坐卧在其中三春且度漫留短什還訂後期

山深居易幽與靜境殊習青葱峭脊中積廬悄然立潭空澗流傳牖蹋山影入迳徑石橋通短籬枌葉葺縣鐘鐵花古湧幢苔文澀戎來春正初往其夏將及綠樹欲成陰青梅已流汁去住各有宜逝將理歸楫暇勤問主人後期寧可襲

雨中與陳文授覺海菴　劉溥

臺殿參差映碧池戎來留宿本無期題詩欲寄經行處斜日千山雨到時

覺海菴早興　沈周

莽拳僧到今又宿一夜頓忘行力勞隔橋虎跡林雨過聒枕鳥聲山日高自知狂客興不淺豈是老禪我愛迷悠然竹閣盥漱際檢有微風吹鬢毛

覺海菴次趙大參韻

石徑登、深復深重村已過見青岑當門細草生山足夾磵飛花落水心萬壑烟霞真樂國百年鐘梵古叢林老僧為掃苔壁勸我題詩記重尋

宿覺海菴

幽居嫌未邃窈窕藉雲重地濕千蕈苗門陰十個松古厨寒食

飯虛谷夜分鐘起半月當干推牕見碧峯

徐有貞

游興殊未盡孤君還共行登山身特健看竹眼偏明醉覺人寮小閒知世事輕芳時莫孤負誰得是昇平

覺海寺

張本

徑入青霞宿門開碧樹低蘭堦依絶巘桂棟挂晴霓梵語驚廻嘯禪心抱月棲廣宣詩興好無日不堪題

下蓮峯尋山登覺海

皇甫涍

蓮峯攀陟罷獨下虎溪湄鐘動聞雲外春濃落照時去携泉竹淨行歷石苔滋更踈無人境煙霞與興隨

賀九嶺晚歸　釋通潤

半月足未出空林葉漸稀偶隨秋草去便趁晚雲歸路逼沙穿履松明影照衣行：出山峽已見竹間扉

遊天池（次韻宰輔中上人如蘇紀游十首之第四首）　陶宗儀

雨餘拜檥釣磯頭一錫翩：縱速眸翠壁石蹲形似虎龍湖雲墮氣如牛人間幻出三千界天上移來十二樓更陟層巔窮睇眇只疑咫尺是瀛州

天池　皇甫涍

何處東林寺尋鐘石徑幽雲藏春竹暗路入晚山稠合澗戀煙下澄淞空翠浮塵纓嫛鷗鳥一為洗心留

天池宿錬魔道場贈自然法主　極鼎祚

自然能合道、重使魔降池蕩開蓮界師來建寶幢巖花數上
座水月印虛牕清極不成寐寒鐘又幾撞

過天池有感二首　釋慧浸

排蔡拾級上芙蓉一座天池夢裡逢度嶺始知還有寺隔山何
事不聞鐘濺、露濕春雲塢隱、聲飛秋雨松寺矣空王猶奇
行鵲巢仍搆紫金容

明幢不復樹雲間誰更還知丘壑閒總是比丘虛白業翻令華
轂到青山偏心巧設求羊徑頑石元無彼此顏嶽色若從名姓
改溪聲肯為我潺湲

夜宿天池雨歸作　王世貞

石榻夢能淺偶然甘雨零亂烟蒙處合幽蹤坐來停辟挂遠相媚松眠乍欲醒遥涼關飛白斷壁吐空青澗發琴中水池添鏡裏星破淨龜浴甲綴草雀梳翎步：堪迴厦時：忽建鼈肯分香積飯十日代翻經

月夜天池上方作

天池此夜月迴彩映諸天忽自牟尼捧如從閻象懸千林青瑣碎一澗碧潺湲峯奪五湖色誠噓万井烟靜聞僧偈悦泯現佛鐙圓玉借蓮花頂金添貝葉編獨樓成水觀小坐息塵緣何處生公石殘更又菅絃

游天池山得遥字

蕭瑟泓亭勝斡饒華池一鏡還岩覓青蓮色偕青山近玉乳寒分玉洞遥樹底流雲停客棹竹間涼思滿僧寮但容閑令無妨酒入社藍輿可待招

陪臨川公遊天池　高啟

騎馬尋幽度嶺遲老僧不識使君誰門開紅葉林間寺泉浸青山石上池殘果已收猿食少枯松欲折鶴巢危壁間不用題名字無限蒼苔沒舊碑

題天池竹　吳子孝

竹疎漏雲色泉細落嵐霏日暮不歸去山風吹客衣

游天池寺

十年不到天池寺湛碧深寒山上頭行繞長松樵徑險坐聞新鳥佛堂幽排空蘿壁可千丈洗露蓮峯如幾秋雙屐欲依清淨境閑攀崖石看雲流

天池寺二首

山醇清泉不斷流石如虎豹滿林丘鈔香杳杳來僧院翠竹蒼松暮靄浮

夕陽箕踞蔭長松下深池紺色濃奇石嵩林山鳥囀僧齋纔罷恰聞鐘

夜宿天池山寺

瑩磴浮雲轉冊峯皓月躋徑分蕙草曲落墮橘枝低山悄騰蒼鼠天寒噭碧雞誰知鴻遠舉不及燕巢棲

雨阻天池寺

花雨萬重色寧無稽逸情泉聞百寶出雲看數峯生佛子宣蓮偈山童指藥名黃精一飽卧天半壑風清

天池山毛中丞書院作（此谷中唯一鵲一鵲而已史無別鳥翔集亦禪教之一異也）

鉅然佛國空山裏紆蔭層林無鳥聲屋上峯欹欲墮石門前池湧倒山雲房櫳晝是烟霞氣巾舄元多草木紋豈謂太虛常寂寞舉頭時有玉簫聞

臘日同崔君侯修楊君汝和自支硎石門越龍池諸山至天

池佛國聊紓野況佚修精誠學道有出世志末句因及之

裂地氷霜將歲闌茅齋此日卧衰安勝遊自結龍驤侶峻陟能忘爲道難淹警亂山黃葉晚濡毫古寺白雲寒翱翔天外脩然意安得同君生羽翰

宿天池燕巢　陸嘉觀

落日孤尊坐空山一磬傳巢棲人似燕拳吐石成蓮月曉寒生地池光淨入天從來稱慶世住此定長年

雨後游天池　王衡

嶂影周遭合池光宛自通壁飛千道雨谷受四山風引水香厨裏分泉靜跡中蓮花青可摘望之色成空

天池寺得清字　馮時可

秋郊堪寓目到寺趁新晴地僻聞雲宿山高爽氣迎蟬聲嘶柳急鶴夢入松清最喜逢嘉客相攜說化城

遊天池山山有毛中丞墓

琳宮寂寂倚雲根檻外諸峯伏不奔碧玉一泓涵佛日蓮花雙瓣落天門禪鐙樹隱光難落香象陰霾色易昏聞說中丞遺骨在啼鶯澤畔似啟招魂　楊士修

遊天池廢寺有感

入山雙石龕相對立山麓中各有佛身離披倖枯髑窟搜歷荒徑知有舊禪屋松杉裏棲茅殿剎類空谷古佛霜風侵苔苔作

紈穀侍衛儼然列太抵似擊戲經歷三四門陰風何慘肅啣如有人深藏嗽酒肉始悔薄暮游將無整玩塹天龍寂無靈世事多翻澆君不見驪山工作未曾完野火延燒鬼夜哭又不見老瞞延塚七十二銅雀臺傾走麋鹿

點峰磨天池　陳繼儒

鐘鼓沉沉寺門落葉歸僧獨晚鴉初宿影亂墻頭竹長嘯峯前清籟飛空谷松如沐炊煙斷續杯底秋山綠

筆山作　釋通潤

肯蒼自豐長夏多躋攀小坐石復石遠尋山更山晴空樹光合曲徑蘇花間山禽知我意遺處鳴關

華山阻雨

山雨久不歇體疲筋骨酸支藤立檻外直視雲無端花草色轉傲風泉聲倍寒幾時露微月徙倚石邊看

過華山

晴日初出鳥弄音盤溪折磴遠相尋孤峯突出蓮華瓣萬木圍成師子林說法不輸支遁口開田亦費仲尼心慙余白首無能事相對梅花醉益深

蓮子峯

石女尚生兒石蓮可無子試問花前人其誰往來此

講堂

雲為玄度月作支公面各一不相知堂中日相見

蓮葉池

冬霜葉不枯春水葉不長每到月明時鋼龍波雲響

小石梁

纍纍石梁石石皆可語所喜不點頭點即棒殺汝

洗心泉

山靜無雜喧水喧愈覺靜留客聲時聽耳門不奔競

天池　林景暘

一泓浮玉翠微開鳥語青蘿報客來絶壁千尋多古色小松三尺盡新栽鍊魔僧去留塵榻洗蘚泉枯長石苔二月春風茶事

好相期直欲上崖嵬

入天池山寺　　馬之駿

既踐山中峯乃造峯陰池空陂翳落葉微溜潛以滋稠蘚互向背怪石爭屏巖幽意見千古蒼波無四時其陽富琅玕厥產宜檜旗扇翩況代年往：苦薽欺樵柯響羞紅鬼火添琉璃巔峯名蓮花佛理或在茲

三月三日同大宗姪自何山入天池修禊因衆無極上人蓮社　　孫七政

研椶尋芳去遂令仙路深幾重春嶂盡隨磬入東林潭影浸空刹松風和梵音踐流無用被蓮沼即來心

三月三日自何山修禊天池禪院

鷺聲送盡幾重山知入桃源不顧還春壑度人芳樹杪石梁題句白雲間

松門石壁但流霞禊日偏宜慧遠家澗底浮觴皆逆水林中結佩盡空花

僧復花山故刹　王衡

不改青山色還安白石禪空林原古刹僧臘始今年雞犬桃花外香鐙竹樹邊重來荒徑合幡影導君前

蓮花峯　釋智舷

長林盡處水溶溶萬仞青標一片峯回首但看雲外影天風吹

出玉笑落

雨後游華山　周治

捨舟易輕輿自識春山路木杪行一身踰險如鳥赴隔峯雨歇初晴色改衣塵衆聲稀遠尋花氣恰幽素嵌巖安半屋牖户亦微具猶樓有老人相見絀禮數因尋蓮華峯奇詭果天趣下寺磬已遲尚與樵歌遇心目俱不襍隨意成妙悟

雪浮上人結精閣華山顛曰山牕余來登眺山雲波湧竹柏搖漾便如坐春水船中因題其壁兼贈上人　楊士修

拾級上精閣遙遥入閒房積石似可語几案多琳瑯雲根疊微浪簾影搖山光雖無棨與楫身如坐輕航袖手道門秀胸中有

文章古老愛神駿後賢駕風檣前蹤如可繼妙契非所量

香陰

山中多藥苗往往發香氣不知採藥人曾襲此香未

法雲窩

鞭茲鐵石心住此劫那際直作毘盧師莫戀法雲地

鳥道

飛鳥日行空無人見其跡始蕃鳥道名指點尋山客

初夏

黃茅屋子蓮華峯屋邊梧竹青蒙茸早眠晏起不經意夜半月

明催打鐘

蓮子峯別白民

一瓢已掛兩三年秋水平：好放船白日青山有盟主不妨重結再來緣

蓮花峯　　釋慧浸

何來高木棲鳴鴉峯下天開釋子家月桂芙蓉垂薜荔風生石磴倚蓮花支公白馬名留礀老子青牛跡是窪我亦三生如有願十年於此展袈裟

聞諸名公恢復花山有感賦此二首

名巒重復見霞標結構層：儘有條練土高栽天目樹鑿池遥接太湖潮塢中未豎猊師座竹底先開雲水寮巖穴固多龍象

跡翻然到此不須招

均是林中松吼流為憐古刹執牙籌鑄鐘堅鑄千斤鐵龍藏高懸百尺樓豈易得如歸趙璧已知焚却濟河舟而今僧行尤當密先佛僧教摩爾頂

華山寺

人向春山入雲從鳥道生即看塵外境長揖世間情亂木依危石孤拳隱化城翻思支遁錫可得再來鳴

華山閱藏主

何處開龍藏支公舊雁堂舊山橫樹杪疎磬發雲傍氣爽高松色花明古鑑光世途難屈曲一坐可相忘

十四夜月出皎甚集華山殿前分賦　釋明河

秋涼初未約月色偶相延猶至語妨靜交如茶耐煎身心同近佛木石各藏天明日過橋別山邊望水邊

戊寅春開社花山為眾說華嚴別行鈔解制偶出四韻

石起層松上春消一峽中無言堪自了惜說與人同共對高空月長吟下載風偶然聞崔唳昨夜夢支公

訪舊光陰二十年殘僧相對兩依然木蘭已老無花發石竹依前有麝眠萬户直須龜手藥一龕何用買山錢從今半座須分我共說昏：一覺禪　范成大

題天平壽老方丈

壽老於半山石壁之中得泉眼如筯清泉如一線涓涓而出大旱不增減故為余作小菴以煉丹云

二十三年再入山此山與我有前緣時人不用憐衰病天與丹房一線泉

送壽老往雲間行化

天平船子過華亭舍衛城中次第行留取缽盂歸院洗東巖新出一泉清

遊天平 次韻宰熙中上人如穉紀游十首之第六首 陶宗儀

樹木沉沉翠作堆漫笻緩步首頻回天平山水真佳矣文正祠

堂亦壯哉碧落高寒超下界白雲清暖隔浮埃長懷往事成悽斷為讀碑剔蘚苔

自一雲至天平登白雲泉亭晚興　皇甫涛

鐘聲緬迴策秀色餘西岑微徑不知處白雲長自深松風散花雨溪牖搖峯陰獨夜泉亭月寥寥期此心

憩中峯登天平寺

西林翠微盡行向石梁過洞榭扶香靄春泉洗綠蘿觀心遠公義過客楚人歌莫覓桃源去雲峯此地多

一天平山飲廢寺還謁范祠作得名字　王世貞

千級穿蘿望漸平萬峯擁笏坐相迎秋空月並塔餘吐有萬笏林鎮蛉

古夜壑風疑虎豹驚流忡不傳蘭若跡古松猶識范祠名自憐
長誦先憂語拄頰看山盡此生

秋日再遊天平　　釋通潤

向來搜討白雲巔已過清秋二十年老壁歷看猶健在衆山相
見益蒼然竹枝梟二蕭梁寺禾黍離二古墓田最是夕陽無限
意化人樓閣映殘烟

送圭復菴還天平寺　　釋來復

白雲泉上遠公菴我昔棲禪借一龕夜壑松濤寒作雨春林花
霧濕浮嵐龍叫客喊詩成軸虎阜僧來頌有函楚些難回南麓
定蒲團詩與話同參

江左多年不得書范公祠下往來疎義田無恙徵科後梵刹重新卅燒餘大椎手爐寒榻靜水添蓮漏夜堂虛架漆曾習西方觀幾聽晨齋執木魚

天平謁范公祠　陳基

古木蒼藤閉寺門清泉白石駐華軒卅青不改天平廟閥閱猶知慶曆尊四面峯巒旗鼓列一村桑柘子孫蕃皇恩春服餘生氣再拜令人媿後昆

春日過天平口占　姚廣孝

樂游那厭去程賒穩泛籃輿勝小車烟柳青邊趁野店露桃紅處是山家潤分魚尾泉來細嶺轉羊腸路入斜趣既有餘吟亦

就此行應不負詔華

次韻荅天平復菴師二首

清晨荷笠出江城乘興來衆再待晴雲起東山藏剎影水流西澗帶鐘聲茶燒活大嘗新味詩寄長箋寫舊情便欲泉頭分半榻相依設笑盡餘生

獨客燕山近薊州隨身瓶錫數年留昨朝圖魯非無樂今日還吳却有愁屋老郊園娃產竈牕寒風雨鼠侵裘故交猶得師存愛握手歡呼慰白頭

寄龍門琦元璞兼東白雲士瞻方丈　釋來復

我昔巢松茂苑東白雲清賞此心同蕉芭綠徧題春雨蘆蔔香

傳弄晚風亂後溪山誰作主愁來江海總成翁相思欲借峯頭
崔駙向龍門湖遠公

白雲寺　錢藻

小港通行三十里亂花深淺到山西誰知絶境無閒地還有幽
人向此棲蕃上泉聲龍虎動階前林影日星低高僧不放白雲
出欲構層巒與閣齊

袁棟

青蔾高挂天平壁遥指雲門三兩峯禪榻已容黃葉覆詩瓢從
教緑苔封曉夢殘月千村牖細雨疎烟隔水舂我向京師宜老
盡吴山清淺越山濃

倪　瓚

龍門秋月影茶室白雲泉不與世人賞瑤草自年年復有天池
水松風舞瀹茗何當躡飛鳧一採池中蓮

天平寺　范惟一

雄殿雖無廢香臺尚巍巍諸天空色相何處問津梁但展三田
素寧須九色光寘心無上義悅忽覩虛王

登天平山訪圭禪師　姚廣孝

遠歸吳下寺重上白雲泉勝地游非偶名山到是緣僧行晴雪
裏鹿鳴夕陽邊閒士情何厚茶餘話昔年

寄天平復菴

不到天平二十秋老禪宜是雲盈頭白雲泉上青松下惆悵年來幾夢游

夏日游天平山白雲寺二十韻

地靈山勝絕觸興試幽探斗近龍門險巖深虎穴嵌懸歷藤絡石波靜竹臨潭谷響風前澗戀光雨後嵐松鳷華蓋麗泉出白雲甘夏實知青李冬枯識老柟蟒窺嵁匿麅鷓棲草栖鶡掺徑探行疾遞塗燧鬧酣岫伸眉細：苔布髮鬖：沿旭趁盤沐湖天討鏡涵歸樵乃佩斧游子每停驂一澗分高下雙峯自北南煌：忠烈廟寐：遠公菴桂聚香為室蘿蓁翠作龕函文殊貝葉庭夢異優曇刹影晴標遠鍾聲夕度舖東西廊兩：前後衆

三、法自齋餘說禪從浴罷參歷寺寧有倦玩勝已成躭便欲攜瓶錫相依詎不堪

附 游支硎天平記　吳中彥

丁卯季春與程文若程公鼐登支硎吳地記云支公嘗隱此山故名支硎：平石也此山去城十餘里清麗可嘉翠色侵人衣袂大約都濃松肥竹從曲逕至大士殿燒香士女紛錯如雲更進里許為香雲榭是趙氏夫隱居山中趙氏祖塋在焉前有蟠松一株雖未甚喬聳而虬曲如龍寒泉一派流珠噴雪極為可觀中有立石氏夫篆題曰墨浪石門亦不甚大但兩石突起如門下臨絕壑支公馬蹟僅見石上有黃色一

帶並因神駿一語而好事者因附會其說耶踰嶺里許至天平范公園在天平山麓入門有池池有宛轉橋三四曲折以石為之池盡折而左為露香亭直上即天平山足有廊軒樓榭高低掩映無地無梅惜已綠葉成陰不復霏霏香雪時耳

山半有亭曰：則白雲泉泠泠湛碧為吳中第一水山上多奇石倚者欹者攲而前者却而後者銳起者橫撲者高至五丈者為龍門兩崖峭壁僅通一線游人側身而上為中白雲再陟其巔為上白雲有卓筆峯照湖鏡云

一雲山徐墓次壁間韻　林景暘

我從天池來迤邐度雙嶺高林棲湖雲涉入清涼境飄風颯

來落葉覆甘井鳥語墓門幽佛香蓮漏永老僧話昔游十載一俄頃客子去來身譬彼浮雲影稚慕脫樊籠斯志若不猛芝艸帶煙秀石花含露冷誰云黃壤人而知白日景河山自古今俯仰真堪省

一雲寺　王寵

古寺倚修篁瓏瓏谷韻長空青搖水殿虛白閟雲房嵐氣山樞潤苔花石筍蒼坐覺清淨樂身世益茫茫

龍宮已灰劫檀樾自垂榮合沓山形抱瓏瓏石筍生流鶯穿葉語老雀護巢鳴把酒松門坐林泉無限情

宿前關　釋法恩

臺榭參差出萬松海門初日上高春石穿乍可緣飛騎前關齊
諧事租龍丰嶺雲生空翠合滿林花散曙煙封因貪隔岸湖光
秀行盡春山七十峯

宿仙泉寺　王禹偁

祭廟迴來暑問禪蘚墻涉徑碧山前風疏遠磬秋開講水響盤
車夜救田藍綬有香花蓬茵竹牕無寐月嬋娟自慙政拙貽枯
旱忍卧松陰漱石泉

寄題陽山澄照寺　吳寬

今威票仙骨化鶴去遼東傳聞有遺井乃在青山中山深竹木
盛苔徑誰能窮爰有釋氏子於此構蓮宮殿閣頗雄傑林杪見

青紅高屋石色古山洞雲氣通神龍室其地上下雨兼風歲時
郡長吏祈禱屢年豐我昔過東麓落日明丹楓所恨足力弱徒
然望巃嵸從何時躡其巔歷覽無忽：回頭發長嘆深媿南飛鴻

陽山南崖文殊寺　王叔承

捫崖探佛寺震蕩野猿猱怪石攢空駐飛軒緻壁開濤聲松溪
聚雨色桂龍臺金粟吹花日青師坐月來

欲別子循登大石雲泉菴　皇甫涍

惜別问何處山龍到竹林以予獨往意憐爾倦游心石壁飛殘
葉蘿軒下々陰清溪一回首惆悵白雲深

秋日同周叔宗毋舅游大石山雲泉菴復登陽山嵩關二首

顧大典

杖策事幽討煙霞引興長寺疑山作障巖拄石爲梁竹露連雲
密松濤挾雨狂周顒方佐佛跌坐對支郎

地迥僧寮肅山深鳥道長層巒朝引眺孤閣夜焚香石壁流雲
翠秋花帶雨黃千年懷霸蹟秦代是餘杭一名秦餘杭始皇曾射於此

過保聖寺

高啟

隔江寒霧隱樓臺處處鐘聲放艇來亂後不知僧已去幾堆黃
葉寺門開

題明月寺

釋真可

虛無萬象本玄遠精神門杜門而扳本進德何所據哀哉無事

界噴落難出去死水不藏龍藏龍須活水譬如一枝花春光寧有際此言固雖滔味之頗有理

昭明寺　陳基

山居有餘樂縱游良不孤生多濟勝具豈辭足力劬處心青蓮座人是僧寶珠雨花無宿蒂玉樹盡新株勞生局形跡矯首漫踟躕

宿大石寺山樓　王叔承

斷暉時照暝曲徑俯雲投石作空青寺林藏掩靄樓傳花杯影細聽竹夢魂幽可道僧龕結羣峯駐此丘

宿天宮寺　陸容

閉將三日滯天宮窮步西垒雨又風睡起牀頭書帙亂興來墻角酒罇空寂寞野色迎寒碧狼藉春痕弔落紅別後只應如杜老聚棊局念吴公

再至和前韻

此度停橈入梵宮橘花香氣坐薰風閒心頗為江山奪實理元非夢幻空雲隱小牕禪榻靜日斜深殿佛鐙紅留題欲和鴻泥句誰復才情似長公

題祥符寺　　畢大年

具區千頃淨澄澄路入招提最上層湖上近聞新創寺山中應是再來僧四蕃花雨紛如雪萬壑松風冷似氷莫惜仆茶留信

宿鐵藥相伴讀書經

彷彿南屏十里松經過還識舊行蹤湖光浴日金千頃山色凝煙翠靄重猿下飲泉還獻果僧來乞食自鳴鐘山花也認曾游客背倚寒巖笑病容

支遁庵　　沈　周

千載支郎此說經寒泉幽澗尚縱橫鷺花浪暖春聲色水月猶通佛性情嵌石半龕吉貝跡空亭一個翟曇名許詢同化無同調只有溪山照眼清

送僧還文殊菴　　劉　昌

架裟何地更相逢一錫東來隔萬峯松徑舊牕僧臘久花薰晴

殿佛香濃空山晚叫巢雲窟古洞春藏化雨龍定起有詩還自寫下方驚起夜深鐘

題金山菴　蔡羽

西寺躡雲去東林觸雨來拳前青樹合橋口碧流迴看飯松花早巖房竹葉開硎霞隨屐起飛去護山杯

金山寺　王寵

山雨疎疎點藤花淌寺門天香破畫室靈影湛清尊燈接毋臺古碑殘綠字存可憐春草意早晚遲王孫

過順心菴　宋應辰

聽法依蘭若行吟伴鶴羣松聲渾似雨山氣以成雲梵響隨鐘

度天香滿屋開老僧門不出果熟與猿分

題雲泉菴　文震孟

禪關芻窕鏁烟霞時有松風漱齒牙翠蓋亭亭懸帝網清陰籍籍偏恒沙濤聲挾籟俱隨枕香粉沾衣是兩花茂苑于今成麋苑何妨竟日演三車

翠微菴　釋明誠

蓮花開白社松子結青陰日落山光淨人同柳色沉空濛物外眼寂歷定中心鐘磬天台路迢迢深未深

歸菴

白雲催我返蓬廬空跡為棄步作車漱石枕流塵不到貝多經

是絶交書

養居

斷煙微雨晚陰、積翠重、石路深鐘磬和音交谷口松杉倒影入池心明時有地容揮麈濁世何人肯布金應是懶駈蹤蹟在獻花麋鹿得相尋

遊訪明菴　沈周

早霧未消迷過湖妙明春日步堪迂門懸斷岸溪橋接水限比隣野寺孤侍者鳴琴動春鳥長年引席候風烏偶然此集真鴻跡乘興還留水墨圖

晚歸橫山　釋明誠

歸路橫塘上空江日已斜往來帆動影高下浪衝花廢寺僧何在(采雲裏有荒臺竹盡處自投蓮社後誰謂我無家

蓬軒為吳僧元誼賦　張翥

縛竹作禪宇小於江上舟樹聲疑疊浪月影似中流興寄江湖遠身同世界浮懷師燕坐處吾道在滄洲

靜寄軒為吳僧一元賦

羣動寂寥外一軒蕭灑中山林真長物身世本虛空清磬花龕日孤燈竹榻風不曾離窩所惟有主人公

清勝軒為姑蘇潤上人作　丁鶴年

繞屋松杉手自栽重陰長日護蒼苔一溪窈窕花間入三徑參

差竹下開夜半霜鐘寧假筵秋深月鏡本無臺主人寐起焚香
坐何處扁舟棹雪來

吟予景為平江蠡上人作

尺樹盆池曲檻前老禪清興擬林泉氣吞渤海波盈掬勢壓崆峒石一拳彷彿烟霞生隙地分明日月在壺天旁人莫訝胷襟隘毫髮從來立大千

半村為姑蘇倍立菴禪師作

菴居背郭稱跡慵道韻清孤野趣濃花徑縈迴通小市竹牕窈窕納遠峯五更風送嚴城角半夜雪清古寺鐘昨日隣翁告東作四郊春雨起降龍

題方廷師聽秋軒　高啟

西澗獨趺處涼颸度虛閣秋從夜深來流音淸林壑初鳴忽澎湃稍定還蕭索月下暗禽翻牕間危葉落上人習靜定談籟笑南郭喧豗兩無聞星河在寥廓

題姑蘇南道者菴　陳造

城南路長動往迎送何由貸吾嬾向來紅葉撲吟袍重到綠秧圍望眼有人閒世風前逢幷：客裁此菴中問津莫問菴中翁見葉結伴渠陽聾

行上人蕭然亭　徐賁

高林灑繫露閒亭自脩然俄聞一葉墜應我琴中絃野水寒欲

淺遲岑秋更妍清晨理梵罷牕扉靄餘烟

贈某死旅泊齋　　釋慧浸

此齋堪旅泊咫尺絕紛華野色餘千頃人烟自幾家身將齊橘木水不緻繫花白日還高枕青山入夢斜

煙兩堆爲東吳慧上人賦　　釋來復

微茫竟日混晨晡寒入衆漿島嶼孤暝色半空遠雁驚秋聲一片落旅蒲浮沉已悟漚生滅潭池寧知世有無定起忽看東海白天雞啼曉浴金烏

春日同彭孔加諸君泛太湖入花山寺因訪蔡山人

張鳳翼

晴日乘舟春賞新太湖春色倍憐人波疑瀛海俱浮嶠花作秦源好問津谷響和歌元自答林香送酒不辭頻羣公更有烟霞思餘興還期訪隱淪

聲遠吳山閒闊　陸嘉觀

君別不能攀蕭然遠閒闊眼前長定水身外只空山亦有雲來去殊無客往還焚香趺坐處日對老僧閒

寓山寺有感兼懷蔣公鳴

久林習禪定閉戶隔塵囂相以觀空滅心因忍辱調池空明月夜山幻白雲朝

寤坐依雙樹還探不二門上乘寧有漏真諦竟無言水想漫看

鹿風鳴始聽猿遥知三徑裏也作五通尊

游西菴　沈周

尋僧雖愛茗盈清也要提攜有酒罍野色迎人過橋去春風吹面傷花行服游欲及半羊晚喜悦還隨鳥雀晴白髮老翁身健在不憂無地度餘生

放生池上晚坐

風來水面細、月下城角徐、怪是放生池上有人臨晚罾魚

沈一菴山居　次韻宋熙中上人如秘紀游十首之第八首　陽宗儀

嫺性生憎世累榮功名從此不相能堂成自可同蘭若客至何妨話葛藤儀字如、瑶圃月心懷烟、玉壺氷扁舟早晚相尋

去湖上羣峯取次登

過原明巷訪徐孝甫感昔　張鳳翼

一編偕榻學迷禪屈指於今二十年此日憐君隱文豹春風許我問青蓮本來面目空中觀自在菩提石上緣可牽夕陽催返棹不堪餘興鐵巖前

月夜游石湖庵　王叔承

石角樹輝、鐙龕宿鳥稀女僧朝月淨仙梵出花微自繡觀音像誰傳罽衲衣悟來空是色天想任非、

寓廣長庵答王百穀　徐應雷

秋來桂花發又見美蓉新獨往觀秋水相過二主人溪聲皆說

法山色不沾塵摩詰幽棲處慚余非隱淪

丁長孺過訪余避客養痾扶水寺中聞而以詩代柬邀之

倦居窮巷負城阿門外徒勞車轍多無地栽松待明月幾時揮酒共高歌逃禪頓覺窮愁失不病其如塵世何倚榻空齋無一物祇容師利問維摩

和傅明府祇園春雪　陸嘉觀

祇園乘暇一皈依論政談禪兩不違大樹然時春尚冷天花落處雪兼飛虛明境已離空色清淨心能遣是非正現宰官來度世豈應常憶故山薇

柬劉明府讀書包山寺　范汭

綠綬不難擲赤文應易求安知水空濶祇覺山深幽松影月半壁橘香秋滿樓誰言眈佛日猶作醉鄉遊

久稱禪棲與澄上人對坐上人坐處絶不令客至不得已爲

余延韓長公診視　　徐應雷

長日逃禪日更長雨過祇樹綠陰涼生來最嬾辟支佛聊爲維摩禮樂王

題澄上人蘭若

寺裏蒼然一小山黃鶯聲滿白雲間高僧欲避人間世不爲參禪畫掩關

宿靈巖寺　　戴叔倫

馬疲盤道峻投宿入招提雨急山溪漲雲迷嶺樹低涼風來殿角未日下天西偃腹虛簷外林空鳥恣啼

題靈巖寺　白居易

娃宮屧廊尋已傾硯池香徑又欹平二三月時但艸綠幾百年來空月明使君雖老頗多思攜觴領妓處行今愁古愁入絲竹一曲涼州無限情直自當時到今日中間歌吹更無聲

秀峯上方　李復圭

吳王昔日館娃宮殿閣鱗差軼碧空寒香魂招不得惟餘松柏韻天風

劉無

曉乘輕舸出江城晚上籃輿却倦行盡日松風響巖谷小牕聽作亂泉聲

胡瑾

攝身下逢萊放浪雲外跡非無簡畫畏心賞寄泉石亭：雲間塔勝地聞自昔梯空上青冥如鳥着兩翼化城出大半寶髻坦如席環山劃中斷裂地開震澤我：東西峯觀闕倚空碧千尋採香徑劍臥連將直當年館娃宮六月避暑夕琴臺延薰風萬女曳阿錫半耳爭齊盟烏喙已厲食百家甫東村記足歸無宅馬如陵谷變大厦譬千尺斲茲風塵際樓臺湧山脊安隱大火中顯允像教力興予浩劫歎萬法本空寂

詠靈巖寺　　范仲淹

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烟波空去住吳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吠往事多遺石不言唯有姓陵迷遯去清名高節老乾坤

游靈巖三首　　周伯琦

吳宮花草久為塵千仞空山嫵黛顰雲閣面湖春渺渺天池浸石碧粼粼諸侯互勝猶爭奕三世如來却現身白社楣間留秀氣清游訪古及芳辰

毋梯百折到松林連抱庭杉歲月深永巷廊虛曾響屧荒岡臺古不聞棠城眉倾國悲生樂塵尾談空後視今山下良田川似

剪一區那得老雲岑

重遊已隔十三春纖綠嬌黃幾度新白髮無情添世態青山有約待詩人菜花間麥畦摛錦薜荔縈藤樹簇鱗香徑斜陽啼杜宇迴舟圓月挂城闉

遊靈巖寺　　韋應物

始入松路永獨忻山寺幽不知臨絕檻乃見西江流吳岫分烟景楚甸散林丘方悟閒塞趣重軫故園愁聞鐘戒歸騎憩澗惜良游地疎泉谷狹春深草木稠茲焉賞未極清景期杪秋

靈巖寺上方　　宋　無

霸業銷沉煙樹濃吳王臺殿梵王宮屧廊人去土花碧香徑僧

歸秋葉紅颸毋射岳風動地校精徙穴霧迷空明朝江郭重回首寺在翠微蒼靄中

題靈巖寺壁　　倪瓚

我到靈巖古寺中雲烟樓閣鬱重重今朝醉倒山前石留取綸巾挂偃松

遊靈巖（次韻再賦中上人如蘊紀游十首之第五首）　　陶宗儀

靈巖扳起拱諸峯林壑深幽與昔同誰念夫差罷敵後莫逃范蠡計謀中彈琴石老苔花紫響屧廊空夕照紅里叟不諳亡國恨至今猶說館娃宮

宿靈巖寺上院　　白居易

高：白月上青林客去僧歸獨夜深筆血屏除惟對酒歌鐘方
散三叠琴更無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最愛曉亭東望
好太湖烟水緑沉沉

館娃宮畔千年寺水闊雲多客到稀聞說春來更惆悵百花深
處一僧歸

趙嘏

明月溪頭寺蟲聲滿橘洲倚欄香徑晚移石太湖秋樹老雲歸
盡臺荒水更流無人見惆悵獨上最高樓

胡宿

宿枕依鄉館天機淺覺清一聞山鳥語驚起野廉情峭木摇霜

氣疎泉戛玉聲簡書催俗駕牕曦日兩竿明
夕鐘初斷海鯨音投宿香園半翠岑水蓼浸林消客夢水簾澄
月伴僧吟雄風拂衽清涼極珍樹交柯翠翳深一夜漢陰機事
息忡堂虛論破煩襟

靈巖五至堂詩 吳都文粹作聞訥老菜堂榜曰五至賦此 孫覿

老人昔記觀河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湛然不與生滅期始信真
心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不可桑下了無三宿戀
壁間一坐九年過振履忽逐秋鴻往浮杯又趁春湖上一片孤
雲自在飛不落人中去來想

後七年過靈巖再賦二首

貌座諸天繞龍龕百鬼營捫蘿穿窈窕杜策上崢嶸而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眸肛一覺吼撇烈兩皃驚獨詣超神界真游夢化城徵吟更有未琢雪關僧清

老衲僧中龍得度佛三界誅茆製不借剖竹作如意徵心訊空王禮足依梵諦住世無三因宿緣有五重百年杞國憂四大偃師戲應作如是觀浮雲本無常

靈巖寺　　周南老

招提名秀峯昔吳館娃宮擘華頓消滅梵宇俄穹崇禪堂擁深翠虛閣通遠空曾來西土僧繪像遺廬東赫靈亦神異往來感信從烟火太智鐙明光破羣蒙

登靈巖和韻周左丞伯温饒大參介之　楊基

單纏集羣英席罥坐無盡烟橫半掩寺木落全見塔斜流出渠分曲徑轉溪合村牧妍醜並野話悲笑雜童操吳音聞僧作梵偈荅霜苔滑難躋露棘朽易拄磴餘蹬緣樹扉啟蝸啟闔娛賓列五豆禮佛過三匝晴崖嗅憂雨秋洞寒疑臍攀盜果猿蕩入避鷓鴣棚池萍沾袖塹石蘚汚衲琴忘荒臺弄屐響田廊踏陟洽屢思節得奇即傾榼感深怨鬢碟慙極衰贅颯華年倏川馳雅量浩海納嘯歌激欷歔雄辯肆交沓禪寐虛無量道祖清淨蓋叶贊蝸觸蠻變幻崔化蛤狂游類酎薄宦避嚼蠟終當謝塵鞅掃屋分坐榻

靈巖寺　高啟

閒上香臺望下方漁村樵塢盡蒼蒼傾城人遠苔生徑歸寺僧稀月滿廊雲散池邊笛塔影雨來閣外失湖光廢興皆幻何須問獨自吟詩送夕陽

靈巖寺　徐有貞

靈巖佳境古禪宮孤塔嵯峨倚碧空倚檻湖山蒼霧裡隔林雞犬彩霞中鹿行絕頂琴臺月鸛啄西施洞口風昔日香魂何處覓惟存片石見遺蹤

靈巖寺（為館娃宮故址有西施像）　馬之駿

感慨千秋近蹔攀信宿多亂杉遵市曲寒日翳巖阿寶地曾香

粉金鋪竟辟蘿覆天峯四障憑閣水微波花隱殘鐘坼蓮生斷礎訛神僧自梁代野老尚吳歌塔敗狐頻聚臺荒鹿易過豪華興空幻將奈有情何

丶游靈巖山　董其昌

選勝從初地傷秋問故宮周遭懸徑仄明滅遠湖空人閱臺游鹿碑看墨戲鴻共擁高士傳展讀亂雲中

靈巖　林景暘

金輪消歇玉池荒白日青林輦路荒我愛淨因參古佛僧傳勝蹟指吳王琴臺花雨浮空翠經閣香雲露寶光七十二峯湖影動碧天無際鳥飛忙

靈巖寺　馮時可

靈刹鬱龍蔥來探興不窮幽峯森拱客棲鳥靜依叢衆水皆功德林花自色空穹碑無事讀晏坐悟圓通落日青山寺支笻訪大顛樹深蔭白日殿古宿蒼烟法悅非耽境禪修不問天此心靜潭水何用謝攀緣

夏日陪段侍御游靈巖寺作　王世貞

羣峯抱蘭若孤塔界晴空未沐菩提雨時聞薝蔔風使星聊一駐佛日幸相同儻借支公馬長陪鮑氏驄

雨中同駱侍御蕭大參登靈巖　尹伸

宦中論山水雨裏約登臨不是風流罪難銷世外心苔根眻粉

蹟松杜海潮音萬井憑欄盡豪華閱古今
纍纍數拳石磷磷一湖烟買得夷光笑留來釋子眠木犀馨酒
德竹韻冷歌紈七十峯何在帆影颺暮天

登涵空閣　高啟

滾滾波濤漠漠天曲欄高棟此山巔置身直在浮雲上縱目長
過去鳥前數杵秋聲荒苑樹一帆暝色太湖船老僧不識興亡
恨只向遊人說往年

涵空閣　鄭元祐

吳王宮闕草萋萋飛閣重登意轉迷洗硯池邊雲欲雨拜郊臺
上日平田湖涵遠浪千帆沒樹響悲風一鶚棲江海鴟夷去不

返棹煙野水鷓鴣啼

登靈巖寺閣　馮時可

樓閣侵霄象外幽水清山碧樹修：屋無晴采諸天曉縹緲涼雲四季秋粉竹烟含新翠合紫蘭花吐暗香浮自慙碌碌：迷塵障白業何時問般舟

飲海雲院百丈泉　吳寬

白雲酬濤衝行人渺無蹤蘭若因以名秀倚青芙蓉茲山非百丈泉名與山重閉泉所發源寺僧偶相逢涓：出亂石瀕：循長松山中不鑿井飲足忘深冬始知白雲多護此婉娗龍品評藉道園遺墨無遺容所恨生也晚搴杖何由從步來當長夏坐

把清心肖紀事強追和豈圖碧紗籠謫仙詠瀑布莫訪香爐峯

觀海雲院連理山茶

奉慈山茶好標格花開如杯呈玉色海雲山茶更絶奇一處不論紅與白兩株並植東軒前密葉如屏遮几席枝柯一一相交加為是同根忍分拆初疑一人獨乂手忽作兩人仍促膝火焉棹臂纔跬步又複捉奉當肘腋碧玉磨沙成玦環青絲絢索分徽纆我來庭際稍摩挲引子春地憂遽整試量旁幹得三圍每梢落花凡一石風霜飽歷三百年未識何人手中植尋常繞樹多詩客皆下海苔留古蹟可人曾厚昌黎文西蜀休誇孔明相世間大樹儘有之似此山茶何處得

海雲菴　　姚廣孝

歷歷春山裏層崖倚曲房竹雲時駐影桂露夕團香未臘先垂暝方秋已薦涼莫言今索莫自可勝他鄉

尋幽穿石磴扣古寺夏雲中聽鳥聞性看花悟色空風傳煙磬遠竹引野泉通便欲捐塵累香燈事遠公

海雲菴連理山茶　　文徵明

奇花表瑞附枝生纈纈連環綴赤瑛織錦共憐羅帶結合歡還訝鶴頭并天工最巧無容力卉物何知亦有情却恨不逢藺太史開元常品漫知名

海雲白牡丹盛開因寄鏡上人　孫爽

移根猶記舊同栽今見華如斗大開花漸大時人漸老看花莫怪每年來

秋日重遊海雲精舍八首　姚廣孝

昔年曾駐錫此地喜重游樹影兼雲合蟬聲帶雨收磵循松下砌峯繞竹邊樓到後嗟難偶吟蹤去復留巖樓還倚檻複嶺自層：叩户頻來白尋溪每到僧苔深終隱蔓樹老尚懸藤但可行吟處題詩寄我曾

林屋深藏客鱗石徑斜過樵驚睡犬迎牧亂鳴鴉垣碧蘿攢蓉艷紅槿綴花到時須放浪莫問是他家

迤邐青村外崎嶇紫邏間過林才見日到渡不逢山一室依巖險雙扉傍竹開曾看雲際鶴向暮獨飛還

勝處初迴日長疑別有天樓開扉納月庵接筧通泉鐘散羣峯外禽囀雙樹退也知宜眺望不獨可安禪

地遠塵難到人家半隔溪放船還候磬起曉却憑雖雲度墮山窮泉行趁澗低被叢尋蘚壁更為刻新題

一徑通林遠時聞長者來水光搖定室松影落香臺桴為防虎設軒因放鶴閒若浮吟適興滿眼是詩材

山人無所事沿渚只載松黃葉深巖青烟遠舉杏跡也鳥跡石燈宿雲蹤留客同迂步乘昏欲聽鐘

按郡志止載四首而其第一首却又此八首中所無此乃縣志所載而考姚少師本集中又都不見俟再索之

東理山茶

海雲寺裏山茶樹秀氣間生材質美兩株並立不同根一枝柯盡連理老柯屈曲鐵不如嫩枝交錯玉無此似環似璧難盡狀刻畫之巧竟誰使四時葉在不曾凋半年花開仍未已千紅萬緑花間葉好看最宜深雪裏不知何代何人種二百年前已如此栽培自昔力已多保養到今功更累斧斤不伐神物護靈椿冊桂何堪擬老僧傍樹開層軒清氣氤氳滿牕几朝霞映彩誦經罷夜月籠虎坐禪起眼看心悟色空喻不異與即有深旨

我來採藥到山中扣戶來看應使倚乃知此樹得本名宛然茶葉并茶子古人詩裏未嘗聞特為品題從我始

詠皇駕巷　釋濟曇

駕幸空山後仁風轉壑春不待成鳳尾是木化龍鱗御氣凝清古芳濤和佛新懸知遺德在雲物尚存淳

詠雙松　顧在鎔

試問山門境何年植二松風霜凌色古琥珀抱根濃正直應難繫崢嶸不待封想因雷雨甚一本已成龍

題光福上方　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霜染疎

林壑碎紅溪渚遠樓彭澤雁檻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傷葦叢驚釣翁

自穹窿至光福寺作　皇甫涍

藻荇烟蘿細磎空石磴微雲隨湖風馭霞拂習花衣泉鮪疑聽法沙鷗解息機從知投紱客心慕顗陽禪

同王子良別駕遊光福寺　顧大典

回游無俗侶曲塢有香林聳冷兢烟合碑湮蔓艸深嵐光浮晻靄雲氣盪湖陰何處堪邀月飛梁控遠岑

遊玄墓次趙行恕大參韻（景泰元年予出補外臺時所賦久遺其稾成化五年重游始收錄之）　韓雍

萬松徑裏寺門開故舊來遊喚我陪伴侶烟霞空有約品題風月愧無才寒光極目天連水秋氣橫空月滿臺海內湖山此奇絶何須更擬訪天台

重遊玄墓憶清長老（戊化五年十二月）

湖山如此世希有況復秋高烟霧空老我重遊尋舊境入門何處覓清公天開圖畫滄浪裏人望樓臺錦繡中若憶歸來心未遂羞看短棹駕長風

入玄墓寺　　吳寬

高登鄒屐山遥入玄墓寺老僧具衣履出門迓予至落：長松閒一徑獨深遂鞚轡鐘磬聲鳥雀少驚異仰面睇山腰殿宇危

若墜長廊掃清風修竹自為鬱結夏四五人趺坐更無事樹密山果懸草深泉井秘盤旋登小樓洞庭正相值洋洋太湖波九朵林屋翠始知衆山中此寺真盡筍聞昔萬峯老卓錫踞茲地道行既孤絶遺言有高致化去動吳人金帛爭布施當久骨當杉遺容未全澈禪堂畫寂寥雲水乏供饋惟餘佳山水不改太古意摩厓紀勝迹吾當一題字

游玄墓　　金問

昔年湖上極躋攀萬壑千峯紫翠間風便有時聞梵唄雲深無處覓禪關鹿鳴過午花陰合鸛夢經秋草色班何日相尋重著屐放舟依舊到前灣

和公秉游玄墓山韻　　徐有貞

籬逕縈廻手倦攀上方只在白雲間鹿眠花下僧傳法鴉噪林前客叩關石磵流泉和韻響松梢落雪點衣斑欲知何處宜蟬蛻秋月清宵水一灣

玄墓山紀遊　　張靈

寄蹟吳山欲詹身心於地境兩無塵石衝細水飛輕雪沙繡層臺布軟茵迂性不妨村僕惰野懷曾受　老僧珍明朝更擬捐城府雲嶺烟巒自足清

玄墓名山久注思相攜閒伴是春時隔牕湖水坐不起塞路梅花行轉遲清福可教何日領閒情曾有幾人知漫收形勝歸村

館夢裏烟霞亦自追

春盡與浦棠禮宿玄墓　蔡羽

春杪百藥消松柏獨含滋朝輿指遠山：遠行者疲旋崖御雲
卽雲壑驂風騏諸天盡起勝次第邊館池既藉棣欒緑復蔭三
花枝出入兜率宮靜嘯雲石湄長烟引包山高攀歌紫芝山空
紫芝老世遠丘壑早冰炎本殊境此地應付誰上士悟塵鞅浮
豫及佳期佳期容易失支公勿復疑載歷中條梯曳杖遲所知

宿玄墓寺碧照軒

親躡山中雲遥眠樹端閣開牕太湖來當凡孤帆落步：玉青
愈曲：徑盤錯愛倚千尺松頻傾修廊腳兩懸包山煙空黛真

寂莫飛昇出天外猶是十洲清翠石寒堪摩蒼藤老難斫羅衣濕山霧瓊水飲中酪幽緣吉不久一宿深自作同來虎溪游留題在丘壑

登玄墓　王寵

天鑒東南山秀出芙蓉片萬峯入雲端鳥道懸一綫竹色照人衣桃花映人面烟嵐暗松杉采翠飛宮殿金磬忽泠然鳥皆明於電忘卻靈巖頴怪底江山變憑虛神欲飛久坐心猶戰老僧具袈裟指點諸山遍法華掌上螺太湖天外綠鸞鳳勢迴翔驪龍珠隱現（舊欽解係注應經若無纔現復春花開平地落香霰）何當投此山寧問纏衣賤

次韻王履吉登玄墓　湯珍

霞色麗春光雲霞落成片嵯峨萬峯山澗道絶飛鳥異卉未知名
珍禽初識面行遵狐兎跡却入青蓮殿返照漾平湖紅光走金
雀屹然雙洞庭對壘陣不變諸峯七十二列戟欲相戰天開西
南奇顧覽已遍春花笑碧桃春服明白練飄飄赤羽輕冉冉紫
霞見追逸凌太虛灑落尖塵纓孤磬響松閒天花散如霰俯視
萬家墟陡覺下土賤

次韻王履吉登玄墓　文徵明

枻策登春山沿流逐花片蒼蒼雲木合仰視天一綫十年西南
夢始識靈峯面碧巘被珠華彤雲藏紺殿五湖蕩青天鳥飛鏡
電逢山吐嵐烟紫緑千萬變日落波動搖令人心目戰還憐應

接疲豈暇搜羅遍偉觀赤城霞妙語澄江練江山故無恙昔人不相見人生本寄形況乃塵俗纏撫景意殫劇懷賢淚如霰且復醉樽前松花酒方賤

月夜與客登玄墓山寺近治顧未齋太史別業　鈕仲玉

十里黃金界千尋不夜城煙含卅壁煖晴引碧湖明鶴駕隨雲轉鸞笙向月鳴卜居誰作主太史已題名

宿玄墓寺　文徵明

洞庭湖潤三江會玄墓山高萬木森天到重陽偏應候世無風雨似多陰虛堂鐘韻吳僧梵寒榻雞聲楚客心浪湧兼天昏黑到故留一宿了登臨

寺中早起過上院諸僧前來

起來日映斗牛斜到院時聞誦法華千佛樓臺多改壁諸天世界未浮槎青霄迴度歸鴻影白露偏滋野菊花風景不須前輩伏手爐行處擁絮粱

宿遵上人房次履吉韻

暝色起湖心徘徊日沉島人散鳥亦歸山空靜逾好玉梅不藏妍殘雪夜爭縞荒游已窮日秉燭何潦倒更愛水明樓琅空樹如草秀色真可餐何須飽粱稻怪底神魂清靈房枕湖腦乃知從前日枉作塵中老江山無限情相見吾不早

宿遵上人房 五首

王寵

山僧不厭客留我宿雲島藤蘿半衝日轉覺江山好古屋暗於墨平湖夜如縞遠望景中塵萬象皆垂倒道人下山去爲我摘芝艸渴飲石榴漿飢飧鸚鵡稻石林含雪滋清寒逼人腦自非煙霞骨安能此投老明發又人間虎溪相送早

宿遵上人房次履吉韻　湯　珍

既登烟霞嶺回宿烟霞島日入羣動息巖居更幽好泉鳴樹間琴月戛湖中縞雲軒夜生白萬想盡傾倒逍遥惡琪花亟地皆瑤艸坐之綠竹牀飯以金蓮稻金偈靜降心寶薰清入腦始知名勝地倘與僧棲老一宿媿聲留晨光動林早

遊玄墓山天壽聖恩禪寺爲智璀禪師作　沈　巒

絶頂岩荒喜共攀上方名剎異人寰白雲蒼靄秋無蹟古殿長廊晝不關護法神龍藏跡内聽經仙鹿到林間山僧話久忘歸去船泊清溪第幾灣

遊玄墓山分韻得寒字寫贈碧潭清禪師　曹　楨

天風吹我度層巒更上危樓取次看茂苑西來山歷歷太湖南下水漫漫梵王宮迥香雲合劫史墳荒宿艸寒過客不知興壞理登臨猶是淚闌干

登玄墓山游天壽聖恩禪寺寺新賜額從碧潭清禪師請　王　越

鴈峯形勝出塵埃中有名僧惠遠才佛法早從三藏得聖恩新自九天來蓮華刻漏金壺滴貝葉經翻寶藏開到此究同塵獄

景諸天空設膺香臺

方太古

玄墓書事

最愛青山藏白足雪花松影照清癯銅盤供日當香案竹筧通泉到淨廚却中野人春睡穩可堪工部夜吟孤十年載作梅花夢欲泛扁舟到五湖

陸倣

玄墓

千峯盤錯太湖空曲曲禪房有路通到此儘多投足處謀生何必買山銅寒梅壓雪僧俱老寶劍臨風客自雄十載一遊如作夢夕陽猶認問漁翁

夏日登玄墓

百里尋幽去路長千峯蒼翠接林光太湖浪捲犀蛟舞六月烟生萬竹涼龍藏護雲金界淨天花飛雨客裘香斜陽更訪高僧跡松影泉聲繞石牀

登玄墓

春日開玄境桃花然翠微山雲衣外捲湖鳥鏡中飛對雨禪房靜談經客慮稀諸天已昏黑吾意滔忘歸

玄墓寺　王鼎

馴鴉驚客散種竹與人齊春色閉門靜泉聲就枕低兩山何以裂一劍不空提亦愛全身地誰能學馬蹄

錦上人西堂有作　陸無寔

滿山微雨竹烟昏路轉桃罹又一村石逕避寒春落子籜龍驚蟄夜添孫危峯壓殿天初迥缺沼當巖水半渾願向西堂分半榻禪翁莫厭客敲門

與駱巖州驥沈石田周馬清凝愈同遊玄墓夜宿萬峯精舍

四成十二韻　徐有貞

山水爲吾癖平生不厭游每迂康樂屐時泛米家舟石磴穿雲遠林扉入洞幽問途從野老結社集緇流自喜逢清世誰能免白頭夢空千代事吟破五湖秋嘯酒憐彭澤參禪悟趙州徑開於二仲亭構擬三休畫與天機合詩將險韻酬矗應羞霸越良也幸封留數月聊停盞臨風獨倚樓求仙閒即是何必問羅浮

憩萬峯寺　徐繙

憶別茲峯二十年夢魂常繞白雲巔湖光山色如相待竹逕松堂未可憐嬌鳥偏啼吟几外寒梅故放酒尊前洞庭西望烟波渺娓我時乘范蠡船

登萬峯佛閣　陸倫

高閣虛無裏千峯紫翠紛雲帆天際落烟島望中分祇樹鳴禪夏鵑蘑宿鳥曛山空禪誦杳清梵隔林聞

過主墓謁萬峯影堂　梁辰魚

寒殿秋山裏林巖落木時雨侵師座蘚風墮鶴巢枝寺古有衣跡堂空無住持松房讀書處猶見舊題詩

春夕宿萬峯高閣晨起留贈漱堂長老　陳霽

披雲上翠微春山縱苦靡和明變林姿菲菲陽卉妍鶯風繞松衆鳴雨飛磬踊磴石多欹攀巖葛猶弱空翠拂人衣覽之不可握荒基漫苦痕幽龍翳蘿幙巨浸窟潛蛟層崖樹巢鶴字古壁模糊禪枯鐙舜莫波游揚素帆雲卧樓香閣瞻茲山澤癯外物徒淒落紛蘭槩瓊英劇筍裁氷擘思遠境偏奇玄悟情無著願遺王子晉吹笙向寥廓

始登玄墓　皇甫汸

鄧尉開山久輪王結宇深湖光同練水梅樹即珠林客與乘春霽僧齋過午陰望中枝勿翦無礙是禪心

鄧尉山房　周倫

行看一水來天目坐見千峯湧太湖啼鳥不知遊客至開關惟有定僧孤鏡中水月俱清寂象外烟雲乍有無勝地久懷來較晚買山真欲鞾青鞋

秋夜萬峯講堂　沈察

老師飛錫處雲壑庵堂偏祇樹千年蓋金蓮萬相圓搪窺蒼島月牕倩紺湖煙司馬多清渴高眠可問年

玄墓　吳仕

寶樹森波面瑤笙下竹間雲光禁斷石帆影落遥山僧話三生事天留半日閒塵緣何日了相與宿禪關

又

參差臺殿俯晴川仙梵微聞入玄風挾波聲流樹底鳥將春
影落花前三山縹緲通舟極萬竹瑽瓏散紫烟五月楊梅應帶
雨南薰還上太湖船

張本

棠梨橋徒步至玄墓寺

捨舟復振策矣暑爍朱英谷草隨香入山禽傍語行頭雲攜殿
迴籬蔓引絲輕寺出澂湖上因之看月生

玄墓寺僧圮可悅弔故友查允敎讀書處

高僧歸淨域名士弔樓遲詎識瑠璃殿俄生荊棘枝雲藏劉向
閣鳥宿謝休祠一片湖月凭欄照所思

玄墓山寺同黃伯傳孫子真作　　葛一龍

閣面浮湖出松根見日斜向曾思結夏初到已如家石立披宸藻鐘銘盡法華緣知鄰尉勝不獨是梅花

玄墓夜宿同圓上人作　　馮時可

木葉猶未落洞庭水濺濺空林上新月野寺如秋天清梵流山聲幽琴和澗泉僧歸迷翠靄人語出蒼煙蘭焰招蠹逗松颸驚鶴眠焚檀相伐佛拂塵互談禪薄味為靈藥無生是大年廓然那有堅深悔滯蹄筌

秋日登玄墓　　釋真可

覽勝攜高侶捫蘿謁梵宮千山飛片雨數載寄孤蹤空翠鳴疎

磬波光照遠峯煙霞誰愛客相送有支公

鄧尉春游　董嗣成

隨意藍輿載村酒踏落花樓明千尺浪牕鑠萬峯霞石筍穿雲立茶烟裊竹斜法堂鐘磬靜更聽潮三車

玄墓山觀講經所　王叔承

嶺外明湖落決開千村樹色擁樓臺曾聞地有黃金布今見經從白馬來雲護寶花時現滅香浮龍象自崔嵬人生塵海須臾事安得慈航問渡杯

玄墓寺法堂晚坐即事

古樹參天鶴影迴虛堂瞰野暮光來水中亂嶂街村出山深重

湖擁孝開梅楊千林人映玉嵐侵四壁酒生苔游從病後諧宝
觀月色花香總辯才

鄧尉山　林景暘

獨倚胡牀嘯暮烟別來叢桂幾經年風回松籟和僧梵秋老藤
陰覆屐泉猿鸛依依千嶂月魚龍寂寂五湖天菊人莫笑題詩
句留與青山結淨緣

曉發玄墓

攜笻隨所適旭日在林端露氣沾衣翠雲光絡石寒徑香浮橘
塢谷響瀉松湍卻笑吟詩苦時人墮鶡冠

七寶泉　王寵

七寶在空翠谷口桃花流諸天香雨散百道白虹浮華頂通海脉空中鳴天球雪噴石鍾乳練挂銀河秋甘於白獺髓清如赤龍湫陰山落寒氣二月思貂裘漸令神思爽坐使沉疴瘳攜來雙玉瓶酌以黃金甌雲英入兩腋漸覺風飈飈長歌賦歸來去向瑤池頭

七寶泉　湯珍

月谷斲山骨列壑清山流既如月鏡懸又似太白浮金精蝕寶甕銀色堆珠球泓澄自寒暑盈溢無春秋舉手凌白日攀崖弄靈湫陰寒落空翠濕我綺裘泉石我膏肓此疾真難瘳山僧頗解事汲取供茶甌芳鮮生灑沃松風響颼颼塵襟一以滌返

七寶泉

文徵明

寒泉落天漢空翠雜雲流映日明珠顆英：乳花浮迴風撼紋穀觸石鳴蒼球七寶散天花急雨空山秋委流未泠然下注百丈湫懷孟不能去欲老菩薇裘于馬滌煩囂宿痾未已瘳手破明月團快瀉白玉甌清風自何來白髮晚颼颼（言歸理孤榜月出虎山頭

飲七寶泉

吳寬

誰將七寶地貯此一泓秋片月從空墮清氷出壑流冷涵山骨稷細咽竹根幽幸勻能消暑名宜水記收

煮七寶泉　蔡羽

玉音丁丁竹外聞霏烟青空出樹根脂光粟寒碧塵氷壺越宿長無痕碧山無雞大車馬不到邨支公三昧火自閉桑下門東風細落巖畔花煎聲忽轉羊腸車建州紫磁金匜羅錢唐新棟龍井茶瓊液津津流齒牙相如有文渴陸羽無宦情相逢開士家七椀同日傾茶爐若過銅坑去石上長鑿仔細盛

七寶泉上食大葉楊梅　陸嘉觀

大葉稱嘉果僧攜出翠微從來山隔火寧獨市塵稀為洗清泉冷因過好雨肥餐之消綠酒轉覺實心飛

題純白窩一首　即聖恩寺下院　釋法藏

純白窗前豐草花引來清澗穀此〻有時睡熟撐頭角果樹雞鳴日未斜

忠國師菴　顧在鎔

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霜染疎林墜碎紅溪渚或棲彭澤雁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倆傍葦叢驚釣翁

吳都文粹云忠國師菴在穹窿山絕頂疊石宛然唐顧在鎔留題在光福山寺墨蹟尚存

憩奉慈菴（菴中有白山本）　吳寬

野寺堪迷暑登〻去叩關林深長礙樹路轉又逢山石砟分中

飯雲房偕半閒玉茶花落盡坐撫不知還

奉慈菴　沈周

細路輕兜兩，乘招提深入亂雲層青山影裏蒼鬚叟黃葉林中白髮僧戲寫玉茶思舊約醉嘗金橘記重登詩成漫寫高崖石不覺獼猴上古藤

九日與欽恩公陳古白登銅井　陸嘉顒

與汝登高處天空望亦奇無山非佛土有樹是禪枝自覺生風急誰言到月遲蒼蒼石間水可以繫相思

同恩公登銅井　馮時可

空林幽窈水迴蜒蘭若中開地不倫湖氣蒸雲常異色天花飛

而已多平龍吟幽澗疑傳唄虎伏連峯似學禪何用楊枝勤指點降心卽是法王詮

銅井訪僧　　錢月齡

曲：桑麻路層：紫翠臺遠尋銅井去先訪竹門開雲侶採茶入甕罌沽酒回三生不盡話松日照蒼苔

陸良貴顧仲瑛過緯墩壽寧寺有作次韻奉寄（寺乃梁僧繇畫龍點睛飛去之所）　　釋時蔚

禪榻經餘思二鈔舟楫遠勞相問尋虎頭善畫稱絕筆放翁吟詩多雅音枇杷當戶花如雪橘子帶霜香淵林招提處晏肯頻過莫將清興阻山陰

與薛十二稼過壽寧精舍得歌字　姚廣孝

同是山中客尋幽入薜蘿草香疑蕙蓼鳥韻識鶯歌暖日花陰
火晴濤樹杪多不緣絕戒約那得此相過

山居二首　釋法杲

一瓢懸此樹老死復何言所食唯山果飢來喚綠猿
佛後窩枯花野狐爭繞座譬如三家村爛柔亦奇貨

寄七寶泉璞上人　李應禎

鄧尉山中七寶泉勝遊回首忽經年近聞新結泉頭屋他日重
來借榻眠

湖上昔年經月留尋詩載酒作清遊青林曲逕最深處白馬精

藍居上頭酒伴當時思顧況詩僧今復誰湯休憑師問訊梅花樹待我投閒卧石樓

將歸鐵山蘭若示同志作　釋通潤

卜居三十載始得就山根小闢梅花徑斜開桑柘門鳥啼流水處犬吠白雲村吾自知吾意無勞白世尊

屈指人間世毫無一事真可親唯白業難得是青春叢松雲中老寒松堰上新果能心澹泊同作住山人

秋日返鐵山絶糧

麥飯無從乞湖砂不可蒸錫聲埋亂竹缽影罥枯藤夜夢雲千朶朝心水一層首陽如可着添箇採薇僧

疏楞伽楞嚴二經畢庵其名曰二楞作詩紀之

峭骨瘦崚嶒氷霜老葛藤撫心慚負佛摩頂謬稱僧自擬窺天管誰云照世鋡田看閣筆處山月白高陵

秋澗響泠泠茅齋倚翠屏眼枯三寸管心碎兩函經老竹雲香出頹花墨色停每逢風雨夜似覺有神靈

寒夜同惺愚汰如見曉鹿正集五樹堂

板屋多暄氣寒宵集此中四山齊得月五樹各鳴風自笑經成癖何曾道在東不如庭畔石點首肯生公

同顧默孫徐元歎看梅

相約看花叢鞋頭乍指東不離雲水際如入雪山中冷豔圍成

掌幽香漫入空晚烟輕抹處心賞竟難窮

山居小景

指閣

彈指一響六牖驚開唯無手人拈案山來

肘軒

以七尺身占二肘地較短較長無有是處

聚石壇

聚爾爲徒喜無知識爾若點頭我即棒出

浴香渡

即此渡頭通香水海有鷺香人渡口相待

釋通潤

趣徑

烟徑幾曲風花滿林人不尋處蝴蝶來尋

鷗瀆

風浦水荇蒙茸滿瀆海翁不來鷗鳥自浴

竹堰

愛此君者骨清肉寒擊此君者破膽裂肝

梅宮

雪老冰枯烏蹲獸伏梅宮主人鼾睡止足

上方寺　范成大

賦棹古銷夏楷節新上方珠灣鑲員折水鏡沉空光楓顛最晴

月橘黃明早霜閉門松竹逕隨處有清涼

上方寺

橘林千黃金林盡路逾僻忽臨銷夏灣雲海浩如積綺季不可追空餘麒驥跡

下方寺　蔡羽

清溪寒抱碧霞幽下馬尋僧客逕留半嶺綠苔莞殿合一湖香水白蓮浮微茫漸覺雲生壁蕭瑟空聞葉響秋千載斷碑無字讀沙鷗來處日悠悠

上方寺　王寵

山水雲門會林篁石道微毫光空翠落花雨瀑泉飛麋鹿參金

鏡海苔積寶衣浮沉覓何益轉覺此生非

上方廢寺　王世貞

蒼翠望猶合丹青看漸微化城隨劍壞貧里見僧歸古木徑路改空山樵採稀蕭條住心退迤邐下斜暉

贈惠雨乞宋都憲記募建上方寺　梁辰魚

吳王避暑宮僻在銷夏灣兩山抱懸流清冷閩迴環抬提臨翠微軒牖俯潺湲開創自李唐崢嶸香難攀誰云千載後棟宇常摧殘幽房冷竹院閒雲滔松關畫廊蘇斕斑寥：緇錫徒日夕慈空山洞庭浮具區旦暮互明滅盡山擁深秀禪宮近銷歇宋公廬嶽英前身是迦葉行：出花縣探奇來洞穴遂起菩提心

特憫塵世刱題詩寄山僧移文勑林樾還招嶺際雲再印潭上月誓修虎溪社悠悠繼前哲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二中終

雨中遊包山精舍　　皮日休

松門亘五里彩碧高下絪幽人共躋攀勝事頗清便翌林上雨隱湖中電辭帶輕束腰荷笠低遮面濕屐黏煙霞穿衣落霜霰笑次度巖壑田中遇臺殿老僧三四人梵宇十數卷施稀無屋屋境僻乏朝膳散髮祇泉流支頤數雲片坐石忽忘起捫蘿不知倦異蝶時似錦幽禽或如囀蓑笠還戛及耕櫌自搖扇俗態既料擻野情空眷戀道人摘芝菌為予備午饌渴興石榴羹飢愜胡麻飯如何事于役甚遊忽於傳却將塵土衣一任瀑絲濺

和　　陸龜蒙

包山信神仙　主者上真職　及棲鍾梵侶　又是清淨域　乃知煙霞地　絶俗無不得　巖閑一徑分　柏擁深殿黑　僧閒若畫圖　像古非雕刻　海客施明珠　湘妃料平聲　淨食　有魚皆玉尾　有鳥盡金臆　平攜鄣鐸佚唐言楊枝　若在中印國　千峯殘雨過　萬籟清且極　此時空寂心　可以遺智識　知君戰未勝　尚倚功名力　卻下聽經徒生公有龜經石　孤帆有行色

包山寺慈受深老所居深老入山時手植二竹今遂成林山上松多非常種風吹落子自成謂之龍松

仙塢邃半座　精廬遷古幢　檐衲首開山　至今坐道場　熾然說慈悲　禪海薰戒香　稚竹暗寒碧　飛松盤老蒼　船鼓入宴坐　紅塵隔

滄浪藤杖嬾歸去共倚蒲團林

寓包山精舍　　俞貞木

精舍包山側緣厓曲路微到池雲弄影入戶月流輝煙靄青蘿厓山園白板扉松杉寒愈秀猿鳥靜相依境勝忻神適情忘與世違莫為簪紱累期與爾同歸

包山寺次石川舊韻　　姜龍

壑隱千年寺風鳴十里松惟應猿與鳥慣聽講時鐘

包山寺　　董嗣成

古逕垂蘿入禪宮列嶂懸庭多拂雲樹門響逐風泉水呪神龍伏經來白馬傳人家孤嶼隔地勢五湖偏貝葉開靈界蓮花擁

法筵晴空吹綠雨亭晝夫青天既與仙壇近惟於靜者便鐘鳴齋飯罷雲繞佛堂前客到吟秋水僧歸及暝烟浮生知不著從此問真詮

宿包山寺空翠閣　王思任

山作深秋氣溪埋老樹多紅鮮短筆點香烏半笠歌古佛飽橙橘寒鐘衣薜蘿晚來空翠閣吸盡太湖波

毛公壇往包山寺茂林曲塢山水迴互　王寵

吾慕飡霞子高臥翠微五雲翻石壁三秀蠹金扉禹穴藏符近包山擁錫依風嬴亘十里牽葉挂蘿衣

包山寺

百嶺自迴合天開寶樹林雲藏靈影戛風竹磵泉吟白石參龍象青山習道心網羅空繾戀吾意在高深

包山寺

山名從鮑靚寺榜尚蕭梁地擁諸峯合天容一剎藏松楸深白老橘柚早能香隨意喜僧供支節禮上方

包山寺　華淑

入逕生紆折清陰靜不喧山肥雲匿水剎老果成園霜葉紅歸寺秋聲綠到門泉流引客去樵路已微吞

源首座新齋落成留贈　釋通潤

布地開林自昔傳聚沙墨石竟何年剎如帝釋初拈草池學匡

靈蕾種連嶺月慣生吹笛後松風爭響落鐘邊肯將半座平分
我他日同參面壁禪

初霽思湖上故居

喬樹碧籠從瓊筵起梵宮雲驅將斷雨風勒欲垂虹殘照熏晴
壑高枝媚遠空遥瞻故山寺心注太湖東

孤園寺 梁敬騎常侍吳猛宅 皮日休

艇子小且丸緣湖蕩白芷榮紆泊一碕宛到孤園寺羅島礙清
陰松門湛虛翠寒泉飛碧螭古木鬧蒼兕鐘梵在水睨樓臺入
雲肆巖邊足鳴鑾樹杪多飛鸝香談滿院落風汎金罍靡靜鸝
啄柏臺間猱弄楹椅小殿熏陸香古經貝多紙老僧方暝坐見

客還強起指玄正險絕何以來到此先言洞壑數次話真如理
磬韻醒聞心茶香凝皓齒巾之叔貝布饌以稱檀餌數刻得清
淨終身欲依止可憐陶侍讀身列丹臺位雅號曰勝力亦聞師
佛氏（陶隱居曾夢見神像謂已曰爾當七地大王號曰勝力也）今日到孤園何妨稱弟子

和　陸龜蒙

浮屠從西來事者極梁武巖幽與水曲結構無遺土窮山林鑿
盡竭海珠璣聚況即侍從臣敢愛煙波鳩幡像玉龍扣殿角金
虬舞釋子厭樓臺生人露風雨今來四百載像設藏雲浦馴鴿
亂輕鷗鳴鐘和朝櫓庭蕉裂旗旆野蔓差縈組石上解空人牕
前聽經虎林虛葉如織水淨沙堪數禪問得中天歸修釋迦譜

孤園寺　高啟

欲問南朝常侍宅已為西域化人宮山僧歸帶漁舟雨湖鳥來聞講鼓風橘柚垂簷秋殿暗波濤驚座夜堂空給孤長者誰曾見應在煙雲杳靄中

同蔣子伯宣宿孤園寺　蔡羽

空門靜雲水古木亦蕭森鐘鼎丹砂厚碑文綠字深溪光動林籟野曠眺秋陰放棹過湖去青天疊翠岑

游資慶寺　徐禎卿

啼禽聲斷野花疎一徑桑陰到淨居松偃重門分兩院竹開別徑有精廬茶炊竈火薪街鶴飯洗雲波缽魄魚憨采山僧歷土

面靈珠何日拔泥涂

與陸無寔宿資慶寺　蔡羽

空壁聞啼鳥雲深冷竹房春隨落花去人自採茶忙葉暗翻經室泉虛點易牀陸即漢壘主假榻久何妨

資慶寺　王世貞

徑轉峯迴寺宛然古橋深艸鎖戈、客將流水同無住僧似長松不記年法食喜分龍女供禪房幽借鹿麑眠行歌頗愛歸途好厭齒斜陽下一穿

下縹緲峯由西湖歷東湖抵資慶諸寺

倏睨窮四周輕風信余靨既謝上巔危頗忻下山提澄湖夾雙

曈喬松振千巖稍深逕無地忽轉長天接古剎藏白雲疎林出
紅葉估客喧歸步漁舟滿收夾飯候尋寺鐘菌香吐僧榻斟酌
聲聞酒顛倒居士衿冥醉時一醒空青忽交睫

游資慶寺　陳繼儒

我來入寺非生客曾與名山夢裏游一笑相逢僧盡橘滿筐分
破洞庭秋

山中苦大學陸隱君携具資慶寺相餉　張獻翼

不盡留人意香林載酒過緒言童子侶機事太湖波歲晚收寒
牕虛挂綠蘿陪歡多地主朝暮醉巖阿

寄題水月禪院　釋贊寧

參差峯岫晝雲昏入望交蘿濁浪奔震澤湧山來北岸華陽連洞到東門日生樹挂紅霞腳風起波搖白石根聞有上方僧住處橘花林下採蘭蓀

積翠湖心迴邐長洞臺蕭寺兩交光鳥行黑點波濤白楓葉紅連橘柚黃人我絶時偎樹石是非來處捲帆檣如何遂得追游性擺卻營營不急忙

無礙泉詩　并序　李彌大

水月寺東入小青塢至縹緲峯下有泉淵澄瑩徹冬夏不涸酌之甘冷異於他泉而未名紹興二年七月九日無礙居士李似規靜養居士胡茂老飲而樂之靜養以無礙名泉主僧

顧予煮泉烹水月茅菴賦詩云
甌研水月先春焙鼎煮雲林無礙泉將謂藤州能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長短句　湯思退

畫船橫絕湖波練更上離鞍窮翠巘霜橘半垂黃征衣盡日香鐘聲雲外聽金界先松映何處是華山峯巒杳靄間

詠小西湖寺　白居易

湖上山頭別有湖芰荷香氣占仙都夜含星斗分天象曉映雲霞作畫圖風動綠蘋天上浪鳥棲寒沼日中烏若非神物多靈蹟爭得長年冬不枯

下標緇峯小憩西湖寺　徐禎卿

歷盡嶔崎馬倦行長松迎路寺門平生疏鷹雨僧齋薄寒榻眠雲客思清龍藏護深高閣淨佛鐙光偏小池明殿前有方池西來爲訪靈仙蹟併與禪家結晚盟

和秦景美題洞庭西山西湖寺韻　沈周

山頭不合稱湖寺指取湖山要問禪放箇扁舟過湖去借他高閣看山眠崖喧鳥雀秋爭果波起魚龍夜應泉山頂有池湖中波浪起池輒湧泉還道兩池空沒用何如分種遠公蓮

華山寺德雲堂詩　并序　胡松年

余罷自平江謀居雪川過洞庭西山聲寓觀音院德雲堂坐

挹湖山勝槩亦足以少洗簿書役矣數年兵火之禍何所不至獨此地清涼安穩豈非林屋洞天金庭玉柱為神僊窟宅有物常護持耶余願桂冠終老此間也

小舟乘風飛鳥過萬頃雲濤縱櫂箴此行要是快平生無數青山笑迎我山根隱約見人家槿籬茅屋煙霞宛似秦人種桃處川原遠近紛香葩杖藜徃踏華山去試問蓮開今何許路迷絶壑蔭松筠身到半山聽魚鼓道人為我開雲堂是中境界潭清涼幽房時和野鳥語飛泉暗瀉巖花香文書照眼本吾事塵鷺著行敗人意造物似憐厭世覺挈置湖水煩一洗何人夜呼隱去來向得喪真山崖一金庭玉柱永不改人間刼大空飛灰

華山寺德雲堂　孫　覿

千丈銀山屹蒼華浪湧雲七天一葉榜舟夜泊龜鼉窟杖藜曉入雞豚社處丶人家橘柚垂竹籬茅屋青黃亞半羊出沒怪石走蛟龍起伏蒼藤挂樓殿青紅隱半山兩腋清風策高駕飢鼠窺鐙佛帳寒華鯨吼粥僧呌下世味久諳真僧蠟老境得閒如吹蔗山靈知我欲歸耕一夜築垣應繞舍

華山寺　葛勝仲一名勝常

弱水無風到海山慈容親禮紫旃檀亭丶寶剎凌雲近湛丶清池漱玉寒橘瘦晴飄紅萬顆竹迷雪蒔綠千竿藕花不是南朝夢真有殘香透畫欄

葦山寺

寺在西山盡處多泉泓僧房中數處有之有湯岐公胡茂老楊密孫仲益尚書諸公題詩

范成大

西湖西岸孤絶處旃檀大士來同住性空真水徧清涼隨緣出現無方所蒙泉新潔鑑泉明淪茗羹藜甘似乳何須苦問蓮開未桂子落花了今古三翁綵筆照青霞從此他山都不數我今閒行作閒客磬借雲牕解包具魂清骨冷不成眠徹曉跏趺聽漱鼓腳力有餘西塢盡明日灣頭更鳴艣卻上東山喚德雲別峯應在銀濤許

葦山寺三泉

張雨

寺以葦山名一曰靈泉瀉會昌舊文字毀壁存牖下往刻蓮池

閒昌以信來者

宿華山寺　湯　珍

泝涸石蛇側汎覽龍頭西停橈逗川浦杖策尋山谿花林夾幽澗竹塢藏靈棲松門石渠度風磴煙蘿躋直披雲榻卧不作桃源迷華鯨月下吼蒼兕谷中　窺泬寥大千界象緯何端倪玉繩亘河漢混養湖天低

余凡游洞庭者三游必有作此則第三游之作也前所經詠者今不重出其未歷覽者不敢臆擬非故有遺焉爾然茲遊當二月中旬瑤梅半落朱杏方舒而櫻花特為爛熳林行水汎恍在香雪玉雪之中真湖山奇絶之觀也噫春華易謝勝

地難逢不有賦述昌紀將來稿成書此于後時癸卯二月望日中山湯珍

華山阻雨 次韻寧熙中上人如蘇紀海十首之第一二首 陶宗儀

東南風急布帆輕長卿西來第一程此日忽逢春暮雨何人不望客中晴煙巒朵朵髮凝碧石潘溅溅玉奏聲且向華山豁口泊推篷滌研寫幽情

喜晴

滄霧冥濛日晏升攬衣遥見闔閭城十分天氣依然好一色波光遠近明紫燕將雛花上語錦鳩呼婦樹頭鳴道傍農父交相慶菜麥青青喜快晴

天王寺　高啟

深寺隱桃花幽：在山阻諸天藤蘿外昏黑蹊防虎聞說春時遊辛夷花可數

宿法華寺　王鏊

法華我曾來懸厓縱飛步長松高攬天脩竹亂無數北岡瞰空澗風帆在其下橫嵐紺千山歷：皆可睹蓬萊非咫尺神仙在何處安得乘長風飄然從此渡

送師勤弟避暑法華寺　蔡羽

只指遙山已是奇況聞樓閣在空虛松門不斷綠潭影磵道潛通白鹿車種木不須謀穀計乘霞亦著養生書凉風日：吹瓊

草擬待秋高一曳裾

訪翠峯寺和樂天韻　李彌大

山浮犖玉碧空沉萬頃光涵幾許深梵刹樓臺虛海蜃洞天日月浴毋經秋林結緑蔭連賡春鳩藏紅次第吟擬泛一舟追范蠡從來世味不關心

昔白樂天爲姑蘇太守遊洞庭山題詩翠峯寺有筆歌畫舟之句紹興壬子彌大守平江閲月而張片帆來遊洞庭首訪翠峯追懷古昔擬樂天體聊繼其韻時異時別各遂所適之樂云爾林屋館即洞庭前代蓋有宮館非今龍宇處

題翠峯寺　范成大

來從第九天橘社整歸船借問翠巖路難參雪竇禪應真庭下
木說法井中泉公案新翻出諸方一任傳

寄翠峯寺敏仲謙　釋子賢

敏公逕住洞庭西尺里波路欲迷落日斷霞山疊疊揚舲鼓
枻風淒淒魚龍出沒隨潮上橘柚參差壓樹低東峰人家更清
絶也思來此作幽棲

和文徵仲遊翠峯寺　徐禎卿

香燈閒照古堂虛日午桐陰上井遲客橘客求藏甕法煮茶僧
乞煖泉詩聽經猶剩當年鹿好事誰摹宿草碑陳蹟半銷何處
問令人空憶翠峯師

翠峯寺　　文徵明

空翠夾輿松十里斷碑橫路寺千年遺蹤見說降龍井裏若來曾悟道泉伏曬滿時收橘柚蒲團倚戶泊雲煙書生分願無過此悔不曾參雪竇禪

游太湖翠峯寺　　吳寬

步轉危峯路窈然梅花叢裡見青天青泥不汙登山屐又過長松吸冷泉

賦翠峯寺二首　　張本

方丈朝三紫霧生兩僧曾此佛成名蘿峯飛瀑花流影松壑懸巢鸞送聲古殿月高龍井洌迴巒雲湧道泉清梅開不減羅浮

境振策還期雪後行（李中昔有雪竇天衣二僧主席於此
岡存降龍井并悟道泉焉）
停雲峯下翠千重寶殿猶懸海上鐘喬樹豈無聞法鳥古潮曾
有聽經龍林飄黃葉留寒硯江送澄波照晚容卻笑殘螺元不
變一池秋水綠溶溶（李有一鐘世傳海流漂至者寺前池中螺
皆無尾異於他產云是雪竇禪師度生故
事也）

翠峯山居二首

金池橋帶亂峯橫桂樹叢高煙霧生空翠萬重山色裏佛燈常
照太湖明
一林甘露萬花明悟道泉深徹底清花外客來尋曲徑隔林逸
自候吹笙

翠峯寺　王思任

筍輿幽討遍大壑氣沉沉山寺逢秋醉溪鐘入午瘖是泉從竹過無石不雲深沁骨涼風到僧寮絮碧陰

東峯避暑翠峯　葛一龍

松陰一寺掃風蘚潤濕飛來點點氷嬾挂寸絲三夏卧尚嫌諸有不如僧

翠峯山居結夏　陳繼儒

激湍飛作兩橋樹優為染難犬有傲色炊煙多異香清陰終日綠秋葉幾時黃擬住重陽後還分橘柚霜

謝吳東湖惠悟道泉　吳寬

試茶曾憶廿年前抱甕傾來味宛然踏雪數穿東澗屐迎風遥
附太湖船題詩寥落懷諸友悟道分明見老禪自愧無能為水
記徧將名品與人傳

和　沈周

彭亨一器置堂前思此泠泠久闕然借取白雲朝幎甕載兼明
月夜同船小分東澗聊如味大吸西江亦愈禪紗帽龍頭烟繞
鬢煎茶有法是盧倫

悟道泉　張本

法井潔浮青玉獻山風香拂紫霞紋客來試汲蓮花水僧自開
關掃白雲

酬悟道泉　王寵

名泉真乳穴滴滴滲雲膚白石支丹鼎青山調水符靈仙餐玉法人世獨醒徒長嘯千林竹清風來五湖

和徵仲宿靜觀樓　徐禎卿

峯掩晴牕水映簫便留三日不盡淹閒雲愛客常陪榻微月窺人直下簷香藉靜來聞漏遲鐙花時自落鐵鼎知君詩學多新益親到眉山詞子瞻徵仲時詞王學士

葉顒

散花丈室靜焚香小鼎龕穩稱林須信定中還有定莫言方外更無方青蓮滿眼非真色白月流金只慧光今日相逢陪軟

語塵緣俗慮一時忘

靈湫寺雨宿可南上人房　　葛一龍

此中有山寺今為作來客入林風雨生未夕已昏黑佛光能照人僧面半予識一夜坐相看松泉響空壁

和徵仲宿靈源寺　　徐禎卿

家臨戚晚欲回舟山寺攜尊作夜遊愛月不妨寒花影岸覺露濡頭蒲團對語僧圍燭菊蕊分題客詠秋怪是思清還廢寢鐘聲滿破小堂幽

宿華嚴寺　　王鏊

歸來每向招提宿心若閒雲著處安已到家山無去住偶聞塵

世有悲歡煙霞自可通禪觀艸木還應識宰官火小來游今白髮幾回欲去更盤桓

游能仁彌勒二寺　文徵明

鬱然臺殿鏁芙蓉見客山僧自打鐘小檻浮空秋水閣虛庭落影夕陽松泗洲名在池無塔（李有泗洲池能照僧伽塔今廢）飯石師歸寺有峯（飯石僧師嘗住此寺有飯石峯）欲掃南墻留半偈白雲回首媿塵蹤

和徵仲游能仁彌勒二寺　徐禎卿

古殿秋荒落晚曛叩門先怕鹿驚羣靈池石亂金龍隱梵磬聲清玉洞聞游客到梯塵裏蘇高僧化後鶴衣雲幽懷媿尖頓君問何日禪牀許見分（第六句下自注飯石禪師嘗居於此）

興福寺小憩　　吳寬

九塢寒泉一碉流遥從木末望山頭春風未掃禪林雪更為梅花半日留

興福寺　　葛一龍

山中有九寺九塢藏其一艸色雨吹來松聲水流出嘗新橅泥筍代餉剝枯果春來酒船渡常住惟古佛

俞塢寺二首　　張本

複嶺迴巒梅竹扉鳴泉千尺半天飛流驚香濕藤花露遥送鐘聲出翠微

風生松壑粉初飛雨過筠林筍乍肥滿地夕陽花影裏白雲僧

摘葱芽歸

飯法海寺　吳寬

行盡松杉嶺漸平日高深谷喜新晴山樓飯罷渾無事獨倚危闌聽水聲

東山法海寺次陳翰林韻　白悅

忘倦真躋巔松高翠接天孤泉飛素練兩壑鎖青煙鳥宿雲林裏僧棲石竇邊五湖晴瀲灩新漲欲平田

夏日同王少溪過法海寺　周詩

言覓山中寺煙蘿入塢陰凉生一徑僻夾隔兩崖深壑渺香雲度臺傾慧日臨願田蓮沼水一洗最塵心

雨宿永福山房喜陳懋功至　　葛一龍

戚杪百蝠集偶來山寺中不分朝與暮相對雨和風吾友郡城到齋條情況同清談竟一夕鐙熠石牀空

聖僕宿永福寺同賦得空字

蕭然何所有翛笠與青童住可為山長來先問石公梅逢若待客松娥已知風一宿東林社花龕對雨空

吳季明來游洞庭止於永福寺中見訪有贈

春山不易貌其變倏如煙到此為初客因之得畫禪時從雲裡出或聽水聲眠小閣無多遠花開值兩天

月夜虎峯石上答凝甫明生諸衲見邀

明月出魚水光動梅花閒懸崖奠廣石可數荅錢斑緇素四五
2814
人盤遊意閒：相期忽相失余到惟空山絶頂無風聲松陰瀉
潺湲寓目百里外嘯坐以怡顏始為居後歎終喜得連還

題暑虎峯蘭若

米樞通浩渺碧殿倚嶙峋曜雨過龍陣陰霆護法輪禪參放午
衣佛骨砭寒新卻笑同來者長齋是酒人

飯石峯

山僧咒食峯頭坐山下衆生皆不餓灑飯諸空雨為石至今粒
粒猶堪數峯頭高並雪山看試問山僧已涅槃飯顆先生老無
恙相逢此地說加餐

登飯石峯　　周訥

攝心除塵獨奇觀濕翠黏嵐屐未安石蛻糝衣看欲飽鐵磨松骨倚來寒激湍陷日光無定夾壑分天影不完破我十年腿下夢山風尋響落巉巖

洞庭山惟諒上人院階前孤生橘樹歌　　釋皎然

洞庭仙山但生橘不生凡木與梨栗真子無松自不栽感得一株堦下出細葉繫枝委露新四時常綠不關春若言此物無道性何意孤生來就人二月三月山初暖最愛低簷數枝短白花不用烏銜來自有風吹手中滿九月十月爭破顏金實離離顏色殷一夜霜晴香滿山天生珍木與於俗人士來逢不敢觸清

2815

陰獨步禪起時徙倚枝前看不足

自涵村渡橫山宿僧舍　釋大聖

天涯朋聚興翩翩：村黑波昏亦放船攢島百家寒隱寺面湖千樹晚藏烟露浮竹葉僧先醉霜落蘋花客未眠誰想詰朝吳市裏夢應隨月繞峯巔

大覺寺　龔　堪

談笑賢樓開湖光劈面來浮雲空翳檻明鏡若爲臺野鳥銜花去潭龍作雨回坐參真法境無意想逢來

過大姚陳玉汝宅飲散宿大覺寺追和趙與哲韻

吳　寬

月出平湖積水空上方僊梵隱花宮似聞蘆荻林間雨總是芙蓉浦外風有客題詩先我到向僧分榻幾人同敲門自怪來何暮投轄傳杯惱孟公

宿東明禪院

東明院裏曾投宿偶見前題一慨然欹枕亂蛩如昨夜入門高樹御多年季方不與元方在小朗還同大朗賢何處玉笙吹未歇山扉新月照人眠

春日與王卿放舟出陳湖登大覺寺　張適

曉日滄江踏釣舟為求林下訪湯休松間老鶴同僧立柳外閒峯趁客游半屋雲花分夜榻一池月色蕩春流高深堂上多清

供琴罷香

和吳原博　李應禎

放舟出郭秋雨晴好風半日到姚城故人天上新霑祿衲子山中舊識名春樹暮雲無限思　薰爐茗椀有餘清一夜寒生眠未穩夢回時聽海潮聲

過磧砂寺寺西蛟龍浦中有藏經坊僧云鳥雀不入坊中元詩僧至天隱自江右來居此罷筠溪有詩集

日斜湖上過野寺倦登臨老樹風聲合頹垣雨蹟深蛟龍潛近浦鳥雀避叢林不見筠溪叟詩禪久絕音

遊磧沙寺　沈周

雙幢落日倚漁汀北下孤舟此暫停野客偶驚門外犬老僧隨

掩石邊經沙洲古樹藤蘿紫火殿遺基薺麥青今夜試留湖上
枕疎鐘高浪不堪聽

磧沙寺　歸有光

望見石柱立知是招提址蓮宇已燬湯土墻何迤邐淡淡遠犬
色梅花帶寒雨溪畑竹樹交風吹鳥雀起日暮湖波深蒼茫白
雲裏

十六夜金福寺待月　趙重道

昔日逢兵戍荊榛不耐看今宵逢華月臺殿欲生寒秋色已半
過月輪亦幾殘時光空代謝人事共悲歡莫負金尊滿還嗟玉
露餐酣歌渾未睡長醉倚琅玕

曉泊蜆江過金福寺

十日閒秋雨孤舟泊曉瀾連江飛鳥入夾岸落楓寒寺近晴雲轉門紆露竹殘遠公潭好客迎笑拂花看

題尹山寺　　郯韶

王師昔渡江南日曾駐旌旗江上林刼火不隨人幻化箭鋒應與塔銷沉戚池幾見天雞出蔥帳空聞夜鶴吟白髮老僧談往事青山依舊白雲深

尹山寺東菴　　王汝玉

地湧瑠璃界天開翡翠林那知近湫隘誰意得幽尋日麗花臺迴雲橫巨閥深舘園浮霽彩琪樹帶春陰玉澗珠泉滴冊牕綠

嶂臨梵王紅錦服仙女碧瑤簪金作山龍甲朱為海鳥襟鳴鐘聲雜舞講法引猿吟境靜塵難染機深慮不侵願因清淨力從此識真心

尹山寺夜詠　楊循吉

離城至此二十里翻作逕、半日行古寺夜投僧盡出空廊獨步月方明學披梵英言生澀惜浴芳泉體潔清童僕不諳禪默相翻憐無侶話鸚情

尹山精舍作　王寵

古殿深巖曲朱門碧水開鈴聲衝鳥落幢影拂雲廻院入斜冊檻窗迎滑錦吉東來車馬道聊爾滌塵埃

過尹山寺訪宗上人 李侍手讀書處 張獻翼

捨宅成初地雲林謂頗同酒杯僧供熏章句梵音中塵跡憩張
枯禪心契遠公天花留偈別無着解論空

辛卯夏日登尹山緇素從游者二十人 釋真可

我昔登峨眉崑崙亞非嘗登勞盛泰山下今者登茲山茲
山高自儕湖光鍊四圍松浪微風瀉拳枕卧其巔清涼不知夏
偕來俱法侶抱癖意非龍鏡裏幻空花流光速於射空林一屋
徊把臂欲觀化

樓待寺八詠 姚廣孝

玄音堂

道本靜中心秋潭皎月沉無言得真趣何用覓玄音

含暉樓

樓高通層雲遥瞰東湖境香斷客不來斜陽半簾影

挹清閣

虛閣映連漪祥飈陽熹幄夜寒深雪裏正是挹清時

止息齋

悟得西來意高齋閒止息欲語衆人知流雲去無跡

雲深處

靄：復冥：晨昏不斷生欲尋支遁宅須待有鐘聲

一枏軒

蕉葉度牕陰池春綠漸深誰將一掬水大地作甘霖

松花室

翠雲麈喬松庶影遥花埒晝靜鳥聲幽風牕昼晴雪

聽聞室

誰讀貝多文疎簾捲夕曛臨來無得失江上冷秋雲

九日婁門勝感寺　文徵明

晚禾垂穗野田平九日登臨宿雨晴出郭由來少塵事逢僧聊得話浮生秋霜落木黃花節破帽西風白髮情卻喜東林能破戒提瓶沽酒醉湖明

黃埭興國寺　韓奕

粳稻田初熟煙霞日欲西孤舟僧共載古寺鶴同棲樹抱谿流合牕陰月影低紀游聞有詠常向壁間題

過妙智院臨西澗望海巘諸山得塵字　徐　賁

來問東林社行吟西澗濱水痕秋更淺山色雨如新落木無棲鳥孤舟有去人欲因尋石室深媿客衣塵

妙智菴壯丹　沈　周

我來借看富貴叢僧房認是賃宅中去年看過今到花若違我含春風笑、白髮雖不耨未許花前無我儂慧恩在前妙智後今古樂事將無同古花已見古人醉今花還對今人紅一觴一詠雅而樂何用碧敲敲逢：冠裳顛倒插花舞強以筋骨追兒

重莫教錯認白少傅自是閒然田舍翁

吳江縣寺留題　王禹偁

松江寺對晴巒檻外生池接野灘幽鷺靜翹春艸碧病僧閒說夜濤寒晨齋施筍惟溪叟國忌行香祇縣官盡日門前照流水塵纓渾擬濯洗瀾即老木句作濯纓無使涙闌干

羅處約

漁翁沈鳥傍迴塘掩扉閉吟繞寺廊遠岫不離青艸渡片帆時過綠苔墻風狂林木生清籟日暖漣漪動盡梁張翰思歸應有意幾多屏障水為鄉

登山亭詩　崔澈

山亭最高處登眺一徘徊明月邀未至好風先自來林深幽鳥
啼地淨瑤花開薄暮鐘聲起遠公猶未回

和儀

詠無礙院牡丹

霜氣棲草木窮花王忽綻曲欄中鮮妍首作三春瑞裁翦何
須二月風芳艷已依銀世界清香不斷白蓮宮出羣品格無雙
譽珍重人天造化功

蔣堂

題月禪師方丈

我到雲房是有緣坐移蓮刻聽禪詮江邊異日人應記吏部曾
來見大顛

姚士麟

同沈司馬游松陵佛寺作

無因不出世有願在津梁那得辭銓宰翻來禮藥王牕中落日
觀樹下逆風香更入維摩室分鐙照夜長

泊舟垂虹橋訪南北兩山寺候蔡都事老文　陳基

泰伯城中不少留垂虹亭畔卻維舟塔鐙下照蛟龍宅蓮社平分鷺鷥洲王事有程塵漠漠僧心無垢月悠悠秋多情為待同袍者倚遍欄干不下樓

與龐福一遊龐山留題西隱菴　寓玉

龐山西隱阿蘭若中有高人趣不同千傾瀾翻無滯迹一塵不到有清風門前湖水三萬頃而後雲山八九峯對現堂無別法一聲漁唱月明中

潮音堂詩　　張景修

安得并刀翦半江詩翁吟就筆頭橋過橋漁艇初收釣傍水僧軒不下牕南北虹垂具區澗東西雲起洞庭雙道人施食心無礙龍鬼應須向此降

西軒詩　　王　孳

步躡霜汀入梵宮一軒佳趣屬支公剩開青鏁延明月疎植修篁待好風笠澤波聲春雨裏洞庭山色夕陽中江頭景物牢籠盡欲寄琴尊此養蒙

西軒洗竹詩　　楊維禎

華嚴寺裏斷雲師許我來題洗竹詩未論筆頭能健步且教節

外莫生枝定回午夜秋聲咸經罷西軒暝色還從此一塵無染
著歲寒惟有此君知

宿華嚴寺斷雲院詩　　成廷珪

斷雲老師如斷雲無心舒卷自氤氳空山與之結為侶遠道也堪持贈君黑夜雨隨龍聽法青山風引鶴同羣江湖我亦忘機者半榻今宵喜見分

四月四日過華嚴寺時佛殿悉毀於大惟浮屠獨存偶成　　趙寬

叢林為別動經年偶一登臨更惘然臺殿草荒朝雨後江湖春盡夕陽前能詩天隱還持律看竹王猷不問禪獨有浮屠如魯

殿寶幢依舊切雲煙

華嚴塔院　趙宏

三江臨古寺真界迥囂塵看竹嘗過院山僧莫厭頻微風傳夕磬疎竹落寒津師肯開方便吾將寄此身

重過華嚴寺題樓巷院詩

幾年江上寺貧病往來稀夜雨花猶落春風燕復歸山僧方出定野客久忘機一啜林中茗殘陽半竹扉

宿華嚴寺次韻　周用

盡鵑南津滯晚行到門應識舊諸生看分百刻禪心靜月印三江佛骨清吳郡詩流推武庫越山仙史紀陽明不堪中夜懷人

2831

切拯首悠然賦鷓鴣

過華嚴樓巷禪房　沈察

長講空林外襟期曠水陰五湖孤鳥影萬里片雲心斗北春城迥塘南野蔓溪浮生又半日梁父爲誰吟

過華嚴寺圖詮上人院用周太宰韻　徐師曾

水寺依東郭松堂印塔陰鸛巢千劫樹雲住一乘心竺國風流遠支公慧力深定餘詩更好時望寄長吟

重過圓詮師院和姜大夢賓韻

塔影沉紅夕照遲山中寧獨卧禪師十年識面憐方外一日論心勝舊時下榻煮茗仍好客焚香展卷細評詩共推憲伯陽春

調零落交遊勞夢思

華嚴塔寺和王陽明羅念菴二先輩韻　趙重道

西飛舍利不知年卓錫開山事杳然白馬經翻花雨後赤烏碑墮露臺前幾輪浩刼空諸相歷指湖波總是禪夜。老僧歸定處秖餘清磬落孤煙

春日華嚴寺　沈自然

柳色半煙籠飛梁挂彩虹春城江激灩曉寺樹玲瓏風暖叢鈴寂香高細炷通水雲卅腹重今日似相東

接待寺　劉濤

江湖狀帆試倚欄目圍平野望尤寬氣吞四澤鵬摶近路入三

山鸛夢寒壓曉幾思看浴日凌秋誰許傍觀瀾應憐低首邊塵
客何日風枝得暫安 澧縣志作壽

和 張 澂

小檻超然著曲欄登臨聊使壯懷寬浮天野水東南折照座雲
山紫翠寒風定彩虹銜落照夜清紺塔卧微瀾自公休暇宜來
數寄傲南牕瞑易安

積慶寺 周 用

好游唯所以悠然復來茲風日靜巖戶頗憶曾來時此僧道者
相頭髮青差ㄟ焚香不肯去稍能歌我詩經過勿厭久特與靜
相宜

楞圓明寺

吳復

不到禪宮二十年庭前古柏已參天衰容自哂多華髮故舊相逢亦白顛勸客新醅春未煖留人苦茗夜重煎一牕風雨催歸興好向溪頭問釣船

宿圓明寺早起

高啟

客起鐙前夢尚迷滿樓殘月曉峯西應知野寺非山店只聽鐘聲不聽雞

晨到圓明寺

仆辭年

寺扉侵早啟照日壁通紅鸛鶴沐松露房廊穿竹風僧跡雙足榻客到萬緣空況復無羈勒支公神駿同

崇吳寺登樓望太湖　　錢惟善

西望洞庭青插天蛾眉兩點秀娟娟勢翻震蕩蛟龍窟氣浸高寒半女躔支遁每招遊野寺龜蒙曾約種湖田倚闌不盡登臨興更駕長風萬里船

永樂寺　　高啟

賢隱鶴羽總秋雲幾日江行思渺冥夜卧客舟聞詠史朝過僧牖共談經沙洲雨足尊初紫林塢霜遲橘尚青後欲尋公曾到處留詩應在竹間亭

寶嚴寺　　張適

留衣山館夕飛策海城秋晴逐初來雁情親欲下鷗晚雲黃葉

渡斜日碧江流正是懷思處聽鐘獨倚樓

泗洲寺 二首 易恒

幽尋林壑間春暝護禪關到寺過眉杖開門對面山盤傳清晝永僧與白雲閒欲覓泗洲老高風詎可攀

閑士僧中意結經畫掩關禪心秋水觀詩景夕陽山寺下松雲破鹿眠苔徑閒老僧棲息地着意欲追攀

寄題留珠巷詩 吳簡

太湖之陰汝作墟招提遠接菰蒲川水上驪珠照明月門前翠竹摇窗烟山僧讀書不出戶野老聽經還傍船我來八月秋尚暑記得醉眠楊柳邊

曾池菴

閑逐東風幟釣槎紺園開傍白鷗沙 我來 偶也悟無生法緩步長廊學散花

題目瀾洲

不到目瀾洲何堪題賦詠開洲水中央四面澄如鏡忽然微風起瀾生水不靜僧作如是觀心目自爭競不爭與不競乃是靜者性若作如是觀靜業中大病不若改木蘭字異音不覓令人無多議我詩與印止

又

目瀾識是木蘭洲我夢時一遠游今日問僧方證定滿家水

竹似卅丘

登燁上人禪月樓　周用

塵國曾勞問息緣雲階已覺近諸天香隨清梵潮音起影入西江佛面圓何處載經瞻白馬此生杯酒學青蓮雪峯相對渾忘語憩姬新詩為我傳

奉和白川上相韻　張傑

小樓聊結一宵緣珍重僧家別有天萬念已空身自在六塵不染性常圓凭欄疑我生金界名社憑人擬白蓮莫怪留衣訂重會欲從叔外頁真傳

題白雲深處　史鑑

就樹緯茅屋牽藤編竹扉松陰寒浸榻嵐氣濕蒸衣深翠發雙眼亂山環四圍蔚藍天尺尺塵世轉依微

九日泊舟羅漢寺　周叔宗

小艇載重陽微暉帶雨涼香林迴水寺暗月上雲塘野渡爭漁艇古居僧先鳥藏菜莢不可見澤國早秋霜

張家墩　在漢陽　莊汝培

遠林宿殘雲登覽四無岸鷺花浪作巢魚藻煙微斷帆回片玉浮日落流金亂雖然倚寺扉還似蓬萊看

宿普濟寺　錢惟善

初到湖邊寺相逢有穎師深悲十年事朗誦四懷詩高柳窺春

半寒鐙照夜蛩鳴無一杯酒慰我覺如絲

普濟寺　陸嘉穎

希世慚蠢技空門掩崔巍喧逢客少耽靜識僧多具食惟慈藿為衣只薜蘿欲修長淨業年鬢恐蹉跎

吳江普濟寺古柏　俞允文

古柏筋骨奇磔裂半生死年多葉逾細疊腐如馬齒陰坳滋綠苔燥節流素髓胡為長偃蹇獨抱丘壑美寧隨共銷落與物齊一軌

震澤老柏　王世懋

水部祠前柏何年尚鬱然地緣喬木重樹為昔賢傳白雀雲雙

玉蒼龍夜獨眠未須材用世自有勢參天

古柏詠 有引 周應愿

吳江南塘四十里至平望折而西過鷲脰湖又四十里至震澤蕭然村鎮桑麻數十家極西一寺寺有古柏正覆垣門其狀偃屈蒼虯若虬龍枝幹蔥蒨如墻之有翠蓋然作古柏詠

古柏巍嵯峨盤桓古寺門對市流水蕭疎原上邨垣墉隱欄楯荊棘陳籬藩枝然虬龍姿偃屈翠蓋存上有百尺榦下有千年根青枝覃卅壁密葉蔽華牆甘露浥修滋金精液柯蕃蒙龍鬚煙霧榮茂曜朝暾披離態紺宇秀寶洵可賓英蔚芳風藹遷迴雲氣屯徘徊玄陰下蕭灑駐清尊

震澤普濟寺觀古檜歌吳明卿方仲美同賦　王叔承

沙門老樹驚奇崛四百年來青未歇氣交古佛通精靈命落殘碑題歲月皮為黛石根為鐵琥珀為脂玉為節曲柯倒紐上下錯共梢反樹東西擘扶踈入畫丶不成皆痕膩鎖雷神結雨餘細蕾浮烟出新枝喬枝宛相斷飛天仙女生綠毛墮地龍蛇蒼骨西方雙樹何時分婆婆獨立南江濱寒色虛搖五湖月清陰滿灑諸天雲忽漫星槎過笠澤酣歌樹底流光碧秦亡爭笑大夫松蜀破空憐正相柏信是僧家佛日長貝葉曇花幻今昔昔者大燒闕里檜仰尼寂莫斯文墜今來風擊廣山枝言游惨溏文章廢儒林喬木奈如許野寺孤根聊酹汝

題殊勝寺照公幻巢閒

好事得旻公禪棲野色中湖浮鶯脰碧樓幻鶴巢空竹葉林能
共遠花社可通歸航期晚泊煙雨佛鐙紅

晚泊鶯脰湖却過王子良子順錢子和留宿堅公禪房即事

涼雨爽聲疎晚風林影扶船授煙寺小寺入水雲孤得侶杜遊
滯逢僧暑病蘇禪林留片月清夢落鶯湖

過殊勝寺　徐師曾

鶯脰湖邊古寺荒數峰樊到空堂獨餘秋水淼無際相共長
天一色蒼

殊勝寺作　皇甫涍

靈波結勝化為城紋館星沈夜色清坐愛尊中五湖滿煙蘿深處滌塵纓

過照公帆影閒　陳繼儒

有簡詩僧在林扉落得閉戶陽烏昔外秋色樹聲間竹密趁無路鐘清如在山不因帆過影誰道水西灣

遊蠡澤應天寺　有序　鈕仲玉

余每避雞羣喜瞻龍象適城君至自洞庭同游蠡澤訪惠遠於東林問湯休于西界禮佛三參談空決日開玉海之瑤觴結白蓮之社杜可謂會心境物之外振衣埃壒之表者矣迺攄數語用志雅遊

遠興眺叢林招來游蠡澤紆于紫霞觀與彼白雲適殿閣俯青
紅樓臺晃金碧龍宮依紺園鹿苑秘繡陌曲水胄朱華迴流縈
錦石盛公遺風雅惠遠明空寂神交締三嘯訪契合雙璧好道
無端倪談玄竟日夕殷勤具瑤觴雜沓羅珍核考古追流光投
壺延落日留欵未言旋痛飲不知劇盤礴陟立墟逍遙釋巾襦

同棹樂宵征要歛歌月白

蠡澤寺訪旃上人留贈寺有球花樹株開時千朵　王叔承

老僧垂八十能話廢興前古樹真同臘閒雲總入禪凝齋蔬映
水午茗竹浮煙恰得湖山近曾來范蠡船

震澤塔院憶沈千秋　董斯張

淨圖立斜日遠林盡成草昔者同懷人送我長安道

風雨聯句　高啟

與魯稽張憲在報恩佛寺遇風雨而作

盲風撤天興憲凍雨翻海瀉魚蝦落半空啟蛟龍鬬中野鼉吞九河黃憲功潤千里赭怒疑決汴囊啟振訝摧屋瓦橫行天兵駛憲大笑電女哆乾坤發生多啟道路竭兎寡潦漲濤涌川憲旱驅煙滅冶谷號竟誰憑啟木撼不自把神靈真恍惚憲造化非苟且初占月離畢啟又駭泗淺社必變其聖乎憲弗遂唯聲也陰岑氣如炊啟高葉聲若打湯烏鵲不見憲乾鼉嗥皆啞重翳晦復明啟餘熙歇還灑雖悅灌園人憲應愁渡江者侍王笑

楚賦 欵
及我懷周雅遐思泰山巔 憑 戰憶昆陽下雄夫ヒ易失
欵 吞士蓋難假既雲想大田 憑 膚庇思巨厦桔槔向晚停 欵 統
扇未秋捨亂魏官私蛙 憑 莫辯去來爲卧驚浪喧耳 欵 歸 悉泥
沒課勿憂卷茅屋 憑 且喜甜蘭若民期戚有登 欵 國荷天錫暇
沛澤宜載歌 憑 新篇試始寫 欵

報恩寺暮歸 寺在固溪

趙 宏

野人無住着卻覓老僧閒淪茗燒新筍相留話霜山枳花春在
箕溪水日潺湲歸路江湖晚蒹葭月一灣

冬夜泛舟白馬寺訪無幻上人不遇

周應愿

暝寺蒼苔路寒煙裊柳隄蹔慧鐙傳遠照清梵起孤鐘半渡中天

鶴唳吟大澤龍惠休飛錫去惆悵白雲封

游白馬寺過禪僧作　沈　位

習靜厭塵喧茲遊始自得深竹出鳩聲和風試桃色清磬亦延趣道言落吾臆方念禪理幽愛賞殊未極

白馬寺　陸嘉巘

獨掩雙扉卧不知三伏深來過白馬寺始聽玄蟬吟作客迷方跡逃禪(悟)斯心郭生臺下地兹亦布黃金

吳江寶相寺賞牡丹　徐　衍

爲愛牡丹開好花天香繚繞佛袈裟當年野鹿曾游處今日山僧對坐茶東洛池臺塵滿地河陽桃李草盈衙欲尋魏紫姚黃

貴多是竹籬茅舍家

夜宿奉先寺　史鑑

孤舟薄暮宿古寺奉先名地迥諸天近樓高片月明鑪香清作供涌水凍銷聲愛此無生說留連過二更

壽寧李　李繼本

鳴雨過青嶂飛煙繞碧蘿庭空留鶴蹟江靜聽漁歌長夏迎人火高年禮佛多飄颻飛錫處千里又相過

諸兄弟同游白洲　周應愿

翠篠穿幽徑清流度斷矼蘆漿撈滿棹蘭釀醉盈缸芳樹流年換平皐舞鶴雙坐看禪寂意風動佛前幢

目瀾洲　　釋廣原

何以悅我目變化惟有瀾目瀾知有擧可以明性湍源委固不
虛沉浮兩無端彼動吾獨靜動靜何相干

避暑東菴偶吟　　周治

攜斧鼈碧林一水隔塵心偃卧依僧靜攤書匿竹深清渠通夕
漑橫石受檐陰蒲團含霜冷悠然夢遠岑

林盡一湖白幾峯浮黛螺互依高樹覆宛得夜凉多豎子裸驅
犢衰翁閒補蓑遠空帆影散緩棹盡菱歌

豆花初發架新竹映開扉麥扇含風細秧針刺水肥輕颸傳茗
粥斜柳漸絺衣亂咽翻車歌勤劬未息機

隔墻人曉汲雞犬出籬聲初旭動林薄游鯈弄早晴漸聽僧課
歇不使客眠驚卻望中田暑農人已汗顏
山雲遙可望寄語每因僧高簡人難見訣諧世不憎故園歸可
必涼夜醉還能照我有新月挂君石上藤 得元數書
淨侶方休夏來探孤容蹤忘懷破拘束得趣見從容芡粒微親
若箬絲特佐饕斜陽看別影長者獨攜笻 竹杖人素慧持帥星鴻果君見過
重宿東菴同徐介白沈君服宏覺二公
流渚聽鴻下寒扉開一徑游蹤懽隔歲舊夢屢依僧羣木迎風
潔清池入夜氷茗爐同此室人影較前增
寓東菴介白無殊君晦君服攜飲過集將子留侯冒雨夜至

既飲復去餘留同宿

穫後却畫閒僧廬況遐僻徐來二三子懽言念孤客寒花餘短蘿閑軒足冬日杯酌遂與頹諧笑宛疇昔違彼輕舟尋小雨如催夕既晤了欲歸莫問衣重濕佛香兼夜清寒梢夢無得雨聲猶未停落葉聽已積

小除夕作與湖公兼寄元歎

無家已五年爲客媿此夕黽勉事行游終歲限一息始自蒸香山積雪凍逾積山樓與晏眠掩戶罷游歷雨棲荒寺中故國多怨戚良朋勤遠來次第慰疇昔去年在苕水樹下梅花白杯酌置花前日以醉爲率今逢湖上寒就爾分眠食爐大夜無温昏鐙

照土壁因思五載來人事屢更易實公墓州青荒李轉窮琴苔
水既阻修書問亦遠隔獨喜容歸吳新居我誠北無能成遲往
始更愁孤跡

同淵公東菴守歲

客心閒此夕聲影自相依僧榻寒仍戀鄰杯意不違氷霜晴水
色燈火掩柴扉繫艇梅花下君能待曉歸

九日無菊益普慧菴佛閣對桂花小飲　王叔承

楚天高樹鬱崔嵬雨退重陽桂始開影落九秋江上閣香分萬
里月中臺笑擘青葉投蓮社醉泛黃英擬菊杯滿地曇(雲)堪供佛
前身金粟是如來

雪後范司成伯楨李參岳彥和見過因板普慈菴作

雙艇衝氷出孤尊破雪來門臨煙竹叩榻傍凍雲開官罷偏招隱時清不論才杜心閉莫寄野亭訪寒梅

秋泛汾湖憩圓通菴用南菴書記韻有引　釋通豫

秋倦山居曉景水澤遠上人促以蓮舟南書記先之菱韻

白頭潦倒偶次七言覿面踊躍用示諸子

秋波促我寄閒僧夾岸芙蓉烟色蒸掩鼻不貪聞野桂開唇卻喜咬香菱藏山既倦還藏壑養鶴有時不養鮫諸子拈來添老興相將棹趁落花乘

題天寥居士寶生菴

精舍俯湖邊經營地主賢一堤依水國鼇尾起雲天梵語呼魚出鐘聲警鳥眠嘗聞大小沉破浪每爭先

蕉牕　史鑑

愛此禪房好芭蕉綠滿庭雪中移入畫定起自翻經曉色和雲動秋聲雜雨聽心源有甘露一滴可通靈

竹房

愛此竹房好偏宜方外情前村江動月清梵畫銷聲講後雨花亂風來天籟鳴與師分半榻高卧盡餘生

樂清

未老成歸計房開祇樹林青山塵外相明月定中心近水行秋

影焚香坐夜深世人尋不見惟聽海潮音

宿僧舍　周用

高霞淨松枝古石流源泉開地自何日未冷香鑪煙纖一佛眉青白日深鐙懸客枝厭塵土欲借棲吾禪

寺中題壁

石龕俯東崖劇步風凌競雲巢四壁樹月宿孤牕鐙圍客送朱橘山僧攜白藤憶此當夏日何人苦炎蒸

上方詩　龔明之

唐孟郊因其父爲崑山尉常至山中題詩於上方云昨日到上方作雲挂石林錫杖苔青絮漱松柏香晴磬無短韻古

鐘含永光有時乞鴉歸巢放逍遙塲其後張祐嘗游亦有詩云寶殿依山險淒虛勢欲吞晝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牕中岫孤煙竹裏村兒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望祐中王荊公以舒倅被旨來相水事到邑已深夜攜舟寺之前秉火炬登山閱寺中之詩一夕和竟二公之詩詰旦即回棹其詩云僧蹊蟠青蔓苔上秋牀霜翰飢更清風藹遠亦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遊不忍還迫逝冠蓋塲峯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僻來客少幽景秖桑門此四詩為山中之絶唱

和前韻

高啟

鳴鐘警迷方枯僧几趺林石姿生寒稜松子落古香殿鏁山雨
氣樓迎海曙光遥望蒼茫城愁是車馬塲
煙斂城初出潮來野欲吞危樵緣磴角倦衲憩松根剎表藏林
寺鐘聞隔海虹盡龍飛去久空掩殿堂門

和孟東野題崑山寺　楊　載

蘭若附崑岡鑿崖安佛牀梯雲石磴滑入厨泉水香旦寒鳥相
聚月黑龍放光舟行苦局促幸憩殊勝塲

慧聚寺詩　并序　朱明之

離常熟至崑山泊惠聚寺而詩情猶壯復為二章附於五題

蓋山雖自愛其尾亦欲以多為貴也

古寺有遠名欲遊先夢生飛猿磵底喘靈鳥雲間鳴影密樓臺
衆香繫草樹榮何年照佛火燦長光明
石林高月生蘇閣疎磬鳴宿鳥夢難就定僧魂更清香風動花
影巖瀑飛玉聲遥夜坐來短但餘天外情

登馬鞍山次孟東野張承吉韻　　俞允文

古寺畫陰寂綠蘿(蘿)純林天影下清露松音落空香遠樹多暮色
幽泉有深光持此積喧意來訪道遥場
日出照元氣決溝湖海吞濛濛松蘿頂杳杳煙霧根獨鳥鳴絶
壁霽鐘延遠邨遥迎青蓮宮白雲初出門

慧聚寺次孟郊韻　　周倫

若厭逐迷方幽棲雲卧林森；桂樹陰再；蓮花香曙霞動海色晴鳥鳴山光安得支許華問難臨道場

次張祜韻

露寒松寵起天霽洞雲吞聽法空成夢觀心滌意根清齋罷鐘磬遠曛盡城邨地僻稀來客日高僧閉門

馬鞍山寺集句　葛次仲

全吳臨巨濞皮日休青山天一隅李頻靜境林麓好陸龜蒙勝槩凌方壺李白汲汲野泉潔韋應物曖曖煙谷虛韋應物攀雲造禪扃韋應物躋陰築幽居謝靈運道人刺猛虎李白復來薙榛蕪杜甫咄嗟檣施開杜甫以有此屋廬韓愈側疊萬古石李白

功就豈斯須賈島磨斫成廣殿陸龜蒙鬼工不可圖皮日休有
窮者孟郊韓愈過此亦躊躇孟郊賦詩留巖屏李白詞律警瓊
瑤錢起我訪岑寂境陸龜蒙幸與高士俱韋應物時升翠微上
李白涼閣對紅渠韋應物岸情偃東齋韋應物果藥雜芬敷韋
應物上方風景清白居易華池綽有餘白居易高牕瞰遠郊韋
應物獨坐明晴初齊己愛賞未能去韋應物靜靄照桑榆宋孝
武老僧道機熟孫定元閒持貝葉書楊定元秉心識本源杜甫高
談出有無李白茗酌待幽客李白頓令煩抱舒韋應物儒道雖
異門孟浩然意合不為殊李白抖擻拖襪衣白居易惟有摩尼
珠杜甫鋒生願依止賈島投策謝歸全錢起

登崑山示同游諸子　釋德清

崑山城中一拳石大似須彌納芥子我來策杖一登之頓入蟭螟眼孔裏時人一望忽不見紛：四衆皆驚起忙來試問空中人依然指出舊時底

東寺　周倫

東皇聊策杖隔水即花宮徑蘚松杉露簷鈴燕雀風院陰雙樹合潭影萬緑空高閣閒臨眺秋城起雁鴻

報國寺　沈周

東崑不到兩年强六月來尋是趁忙城裏誰家無暑地水邊人說有僧房入門認竹天光晚借榻眠松夜氣涼造次題詩纔一

過不知三過幾時償

宿廣慈菴

山近不能登夫蓉湧夜鐙宵惟藏磊塊詩欲寫崚層寄賞還容酒為斟卻羨僧明朝如不去步：與雲并

題聖像寺作　　俞允文

野寺始獨到新晴欣泰涼芳篠青叢：竹陰覆房廊寒樓翦高翠過雨桐花香川梁通煥景林殿疎夕陽耳目聲清暇，都將塵垢怡忘何時來棲永放迹無何鄉

宿聖像寺二首　　周倫

野寺吾今到空林對許支蒲團閒聽偈草閣靜談詩雲洞龍歸

夜松林鶴返時妙香清不染塵外有遐思

到寺江村暮溪橋出定禪香臺雙樹直油幕一鐙圖竹雨幽鳴

玉松風響奏絃楞嚴未須誦真覺解玄乙

聖像寺東樓

野寺孤樓閣林空夕眺清宿雲依戶暝倒景浸江明鐘磬聊宣

偈魚龍起聽聲何當日登慧長此學無生

毘盧閣

一上毘盧閣琴尊竟日留碧蘿門徑窄翠竹殿廊幽磴石凌空

起驚雲接漢流閑河望不極徙倚思悠乙

不貪蘭若勝避暑一來游興逸老還健僧貧閉自幽荻江孤雁

落風岫漙雲流留看東林月清光滿院秋

禪閣次秋汀韻

老上層樓杖不扶百年筋力健堪圖呼尊博簺情俱劇就座題詩興不孤遠岫雲開呈翠壁殘碑苔蝕剝青膚池明階下涼風發滿地金錢爛若鋪

毘盧閣避暑

東林禪閣勝逃暑似逃禪揮麈消長晝談棋憶往年洗天經宿雨匝地瀉新泉到此忘三伏重開月夜筵

寺閣煙霄外松筠紫翠層清風來颯爽非日淨炎蒸地湧青蓮宇燦諫玉井永倚闌思直暍塵暗火雲升

翠微山居八首　　僧冲邈

閒來石上卧長松百衲絮漿破又縫今日不愁明日飯生涯只在缽盂中

臨溪草、結茅堂靜坐安然一炷香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商量

老、山澗不下堦雙眉恰似雪分開世人若問枯松樹我作沙彌親見栽

劫入空門絶是非老來學道轉精微缽中貧富千家飯身上寒喧一衲衣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卻被世人知住處更移茅

屋作溪居

茅簷靜坐千山月竹戶閒棲一片雲莫送往來名利客惜前踏破綠苔紋

爐中無火已多時早起惟拜一衲被莫怪山僧常冷澹夜深無處拾松枝

豈是栽松待茯苓且圖山色鎮長青他年行腳不得去留與人間作畫屏

慧聚寺東亭　張方平

夜色秋光共渺茫水邨籬落晚烟交柱笻回就下山路行看斜陽映樹梢

新遷華藏寺　易恒

茲山冥海墺高處宅金僊歷刼浮圖聳經時古寺遷煙霞深一徑樓閣近諸天翠積祇園樹蒼擎華藏蓮巨鰲當勝地孤鶩趁平川玉氣陰晴見鐙光晝夜傳空花皆是幻水月不離禪暮景飛蓬逝餘花落照懸獨尋方外友已斷世間緣坐久談玄理松花落麈前

東禪廊夜　二絕之一　范成大

一聲黃鵠夜深歸樓雀驚鳴觸殿扉北斗半垂樓閣外風旛互欲上天飛

松齋禪玉峯秀上人賦　陶宗儀

上人遠自海東來為愛青松到處栽花落石牀閒不掃聲如天籟定初回折將帝上為談柄大明法師事留向山中具法材

茶林下煮高齋賦詠幽哉

慧日寺　　周霞寅

盡說南朝寺誰參舊老衆莊嚴存象教汨沒悵塵緣七寶祇園樹雙金佛地蓮海鄉煙霧裏月落曙鐘傳

烏目山五題　并序　　李　湛

余被物役望汙故羈於人務網於吏伍誠此身為官府有也今四十加六始覺老非欲而已至病不期而自來生何常而本空死如歸而共寂由是昏水木之虛室遇烟霞之美夜聞

鐘梵之清韻覽香花之實會則心悅以情動目爽以言發綺靡以文著永釋以意達前月中遊漕輓牒治金穀事至常熟縣過烏目山其山左右前後僧居佛宇者有五因成五題皆率爾所作非高妙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五日序

興福寺

雲門十里長殿塔明朝陽半夜風雨至滿山松檜香清猿嘯遠聲好鳥鳴虛廊塵土斯可濯胡為語滄浪

延福院

蘭桂繞禪關半春香滿山風移金磬遠雲伴玉龍閒樹暗猿吟外花開僧定聞塵心自然洗流水日潺湲

淨居院

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霞影迷牕綺花光照地金徽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終夜魂自徙滿堂鐘磬音

永慶寺

巖扉開早涼谷鳥紛遠翔花氣濕幽徑磬聲清上方雲生松澗底泉落蘚池旁我有遺榮意移時坐石牀

龍院

林下金仙坊苔門掩夕陽花飛殿塔頂池照雲霞光松老鶴仍在洞枯龍已翔中宵動清衆一磬發虛堂

留題延福寺

陳天倪

來尋釋子虞山上坐愛女蘿緣石牀飛鞏五彩走雲氣老樹一色吹天香清風爲我過松竹繫響入耳無笙簧說與歸人莫漫急市廛塵土正茫茫

游興禪院　孫七政

南朝廢寺石梁前寂寂松聲夜月圓萬壑雲深人不到一龕鐙影照寒潭

破山八景　劉極

放虎閣

三昧遊深恩結字依蒼崖猛虎伏危閣擾箭非忘骸窮獸雖覆車危猶授懷況我見已忘而彼猶其儕

興福寺

裁：烏目山曾臨貴侯宅重房昔珠翠峻宇換金碧泉澈晨霞
明松逢暮雲白宜滴山中人日輪自朝夕

宇教院

妙義傳天台迷雲淨如掃初終雖五時修短自三草結隱非此
峯獲嶽亦真寶秋來月正圓獨照僧已老

龍閘澗

白龍閘危峯長澗落千尺靈泉應奇蹤高連暮雲碧寒影淩蒼
崖清流動危石八月苗正枯猶能變甘澤

常啶坮

圖昔探雙林危言發南華萬里歸一空誰云正非邪門影摧青
林曾迴責侯車猶遺數層塔岌嶪凌飛霞

懷述塔

妙理悟三伊蘊抗危節千尺巖下松蕭然獨凌雪珠影雜青
黃月輪豈圖缺危石揚寒泉至今伴清絕

空心潭

碧潭發幽石瀟灑無緇塵寒光湛秋月有物難比倫離鈎況無
魚千尺徒垂綸到此心已空何用濯吾纓

御賜鐘

大聲叩洪鐘萬里來彫旌鳥聞樓影重星淡雲氣清餘響絕巖

磬林葉如泊驚有客發深省　耳非謾傾

遊慶山興福寺　周　士

興福相傳古道場杖藜乘興訪支郎案翻貝葉煙消篆院寂暮聲日轉廊玉版參師多古意石梅問訊幾時香禪家識得詩風味清供林茶熟煮湯

破山後院　周霆賓

一路入青山禪房樹木間竹泉和雨釀梅磬倚雲攀塔冷高僧骨嵐清俗士顏夕陽鐘磬遠相趁采樵還

題破山後禪院　常　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

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餘鐘磬音

遊破山　皎然

雙峯百戰後真界滿塵埃蔓艸綠空壁悲風起古臺野花寒更發山月暝還來何事池中水東流獨不回

晚秋破山寺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還

破山　冥倩

久聞勝地有蓮宮乘興來遊杖屢穿花徑老櫟枝翠纓珞池生並蒂玉芙蓉飛仙何意來題柱開澗當年想鬬龍歸騎回看樓閣

處雲深處：度疎鐘

破山寺　　李　光

招提清絶冠諸方溪繞山圍勝氣藏好在池塘存舊址依然花木隱禪房風生殿閣先無暑雨後松篁自有香日暮不教清興盡更登絶頂瞰微茫

陳興義

不到龍門十載强斷崖依舊挂斜陽金銀佛地浮佳氣花木禪房接上方羸馬暫來愚意去流鶯多處最難忘老僧不作留人意看水看山白髮長

破山寺雙頭白蓮

陳　挨

湘南夜永風露清明月耿耿波益平嬋娟有人步羅襪瓊瑤玉珮雙婷婷可憐玉骨埋藏久腸斷人間無復有豈知化作蘭若蓮宿契未忘猶並首想應快意洗塵緣不向謝池爭取憐破鏡盤中淨玉頰一心稽首西方仙請君以國獻天子當與嘉禾並周史毋令寂寞墮空山泣月悲雲清夜殘

破山瓔珞檜　居簡

雪枝新縱橫霜子簇玲瓏溥露烟添綴瑩風綏翦零貫珠須壞度編貝倩誰經瑤艸隨山盡來尋千歲苓

破山寺　釋如鏡

虞阜前朝寺蕭然一徑深煙霞多古蹟花果滿晴林遶石泉應

測空事畫自陰高僧遺塔在何日復重尋

分題空心事得杖字　張　著

山寺無僧澗道趨華事零落已多時空潭雲動蛟龍影老樹風
推虎豹姿護稽陰成列坐那回歷下補題詩明年此地重相憶
石上梅花雪滿枝

擬常建題破山寺　馬　臻

古寺破山色入門松竹陰雨花傳祖意坐石契禪心潭靜白雲
上月高清梵況發時辭一尉尋杜入東林

暮春過破山禪院　孫七政

愛茲谷中勝況復遠公家蘿徑尋幽去空林帶曉霞松間隱蓮

宇池畔映金沙春色不愁盡禪關晝雨花

春日同錢受之李長蘅徐元晦邵茂齊陸孟鳧沈雨若陸仲

威遊破山寺作　釋通潤

風流七子世稱賢踏綠蹲紅叩法筵山氣晝明籃筍外野花風亂角巾邊過橋雲結重簷樹入座香飄寺鼎煙欲和無生最深調更從竹裏聽鳴泉

破山寺偶題　胡應麟

高禪何處寺杖履入疏林古寺無人到虛堂落葉深溪光經雨減瀑響過雲沉凡塵絕林客誰明定慧心

破山山居八詠　釋常達

身閑依祖寺志僻性多慵火宅遺真旨層樓起暮鐘啜茶思好
2882
水對月數諸峯有閑山中趣庭前是古松
曉望立虛庭心見祖情煙開分嶽色雨霽減泉聲遠樹猿長
嘯層巖日乍明更堪論的旨林下筍初生
一室塵埃外翛然祇麽常睡來開寢帳鐘動下禪牀溪浸山光
冷秋凋木葉黃時題諸祖意欹石看斜陽
西來真祖意秖在見聞中寒雁一聲過疎林幾葉空心閒憐水
石身老怯霜風爲報參玄者山、月色同
真性寂無機塵、佛祖師日明庭砌暖霜杏藥苗衰汲水和烟
鋤栽松帶雪移好聽玄旨處猿嘯嶺南枝

古寺凭欄處時聞舉妙機庭空月色淨夜迥磬聲移漏轉寒更
急鐙殘冷焰微太虛同萬象相會話玄微

胡僧論的旨物外鳴圓成疎柳春來翠幽牕日漸明禪心親石
室蝶翅覆花英好聽談玄處喬松鸛數聲

祖心惟心旨春融日漸長霜輕淡艸綠風細藥苗香月滿真如
淨花開覺樹芳谷前鶯囀處時聽話圓常

孫二川攜酒遊破山寺　　周詩

重攀谷口路竹樹入蒼茫貝葉開山久峯陰落澗長塵消玄梵
境心悟白雲房潭影千年後因題遂不忘

與孫世節姚尚絅鄒文度趙敬夫其弟鳴甫維摩寺小飲

聲依禪榻息塵機墻外東風畫掩扉欲上高峯尋舊蹟輕衫短帽不禁吹

維摩寺　錢仁夫

蔓艸芊芊沒寺門墻根殘刻已無文敗簷猶滴夜來雨高樹尚屯牕外雲佳境故容僧管領禪牀時許客來分傳呼且莫穿空谷下有松間飲鹿羣

游虞山頂維摩院　周才

西風近重陽青女作奇釀高人事幽討木落秋可望山陰步屐曲策以九節杖林空眼界寬雲深開法藏歡迎雜鐘鼓舞躍駭

龍象載酒得良友靈山拉尋訪同來八九輩俱能尚疏曠具餌
擊紅鮮折花泛新醴修竹當翠袖泉聲代清唱徘徊欲盡歡更
上層巔上要知本色人方具六通相

維摩寺次姚少師韻　　周　葉

禪林高步早知名客裡相逢眼獨青法海雲間瞻慧日碧天秋
净見華星緣崖霜果呼童摘拂水風泉引客聽飛錫又從天上
去應同白馬更馱經

維摩寺坐雨　　皇甫冲

回嶺無反徑悵岡有夷壤展眺入空濛洗心益昭朗長風吹輕
衣飄搖翠微上古寺迷夕煙明鐙滄緇幌寞雨從東來驚雷自

西往林巒忽不見但聞山澗響景寂非遐喧心融乃成賞為禮沉府踪因之知幻象

維摩寺同華陽中泉寓目　周詩

白雲藏古寺鐘磬出東林殿覆千年樹臺封百尺陰一鐙懸慧照片月見禪心願受維摩戒空山理梵音

維摩寺　沈明臣

山頂維摩寺幽深歲月長樹經梁雨露僧豈晉支康寒梵依高葉疎鐘帶夕陽倦來供茗汁閉坐說西方

偕閩中林子探維摩寺　孫七政

遠公蓮社散靈境客初攀澗色晴看靄林芳氣若蘭一鐙明佛

座雙樹覺禪關落日聞鐘處空山意獨閒

自桃源澗越嶺尋破龍源遂抵維摩寺投宿

幾回度幽澗始聽招提鐘古木寒深殿蕭然住一峯僧歸海月白客起山雲重旦暮此中趣但看麋鹿蹤

坐破龍澗　釋慧浸

一停孤策欲談經疑有龍神伏此聽頭角昔年曾破澗至今寒碧帶餘腥

吳都法茶卷第二十二下之上終

中峯　林逋

中峯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全村見秋濤隔嶺聞長松含古翠寒藥尚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羣

中峯　王伯廣

躡徑登高亭天遠不敢高疎簾捲危簷百里在擧目江橫縞帶明山澹螺髻綠啼鳥破長煙飛泉漱寒玉雲回猛虎嘯清風繞巖谷聽：入青松古淡琴一曲倚欄更凝望斜陽上脩竹欲去還逢巖勝槩那可足

月夜中峯禪室　孫七政

欲問梅花下翠微舟停聞叩白雲扉老僧自卧春山月惟有琳

松影客衣

中峯石潭

潭影落空山孤雲碎寒碧誰知桃源可比青蓮色

訪了上人於中峯蘭若

何處落清磬白雲深翠微客來春盡後撲面野花飛法藏玄初

超空山塵獨揮羨君蘭若僻禽鳥共忘機

中峯寺　僧仲殊

聚遠最高亭登臨喜倍增貪陪青眼客不見白頭僧閉户三十

載壓雲千萬層龍珠禪落處一點白蓮鐙

留題拂水厓真公房　　沈周

我家去烏目北驚僅一舸嘗游但東麓拂水渺在望衆口詫奇勝翹首作西想茲來不忌雨晴意晚始放力脩輿亦趁履淳老追壯一登還一相往、手却杖轉陟歷亂石嵌突踏雲浪豁厓中通泉欲墮風倒抗颯、成萬沫仰噀下而上著面毛骨寒遠立未敢傍直訝功德水泌沸金剛藏老僧瞰泉住相地風水當天設冠茲山邑人不戒詎抱衾雖一宿言拙莫能狀乃知南山詩包括自有量重來何歲月此事還可訪

晦日陪皇甫司勳遊拂水禪院　　孫七政

放達得真賞風流多逸才春邀仙子佩夜向法王臺雲磬孟前

落曇花曲畔開但教玄度在明月不須來

陪邑尹沈侯栖拂水禪菴紀興　皇甫沖

百丈崖翻白雪堆下穿雲磴綫縈迴元陽六月恒飛雨靜夜三冬忽隱雷花墜真起龍女散地靈真訝虎跑開八風不動摩尼淨藥我塵心入茗盃

頂山上方　三首　范仲淹

平湖數百里隱然一山起中有白龍泉可洗人間耳

吾師仁智心愛此山水音結茅三十年不道歲月深

笑我名未已來問無為理卻指嶺邊雲斯焉贈君子

送安公歸頂山瑞石菴　王琪

談空一紀餘重此訪閒居身是汾陽嗣叢惟郭璞書公侯倒屣後泉石結茅初山頂披榛栗經秋信莫疎

經頂山廢寺　　孫七政

山寺寂無聲空門白雲冷惟有寒梅枝悠然照潭影

中夏獨遊頂山上方　　孫應時

澗水有奇觀山蟬發清歌穹林翠光合深谷涼風多孤遊肆淹歷佇立久婆娑吾生政須此欲去意如何

頂山上方　　周霞寰

路轉青楓徑衆通古石橋規模靈隱小景象上方遥書壁藤牽袂尋源艸沒腰每懷登覽日東海暮生潮

宿白雀寺 二首 王龍

木魚聲起楚音長子夜焚香禮道場南客齋心潭不寐萬緣都
梯事空王

繙徧華嚴幾卷經殿堂突兀帶春星此身已習禪宴侶破衲枯
藤野鶴形

雨夜曰宣止上人集寺居

微雨潤霙蓬空堂出海雲散花窺戶入清梵雜濤聞嵐重香凝
濕林昏鳥喚羣安來修淨業讀盡馬鳴文

碧峯禪師葺雅宜行窩作

秖苑潮音接旃林海氣虛花餘春鳥弄山變夏雲舒大地鷓鴣

隱清時水竹居樓霞處：好隨興是吾廬

養痾白崔寺

香雨灑金沙輕陰蔽日華山蒸飛殿靄海潤蕨樓霞地僻偏喧鳥林深尚落花戲廻清淨理韋志梵王家

與沈石田遊西巖禪寺　桑瑾

西巖一曲入山遲風送花香落酒觴行盡清溪方見寺忽逢飛瀑又依橋低：茅屋霏茶竈遠：鷲聲在柳條自笑此生真落魄薄游又赴遠公招

福山大慧寺訪僧不遇　黃清老

欲叩禪關未有詩滿山空翠濕人衣竹間倚杖到西日試問白

雲歸未歸

鷲嶺雲深杖屨幽竹風松影共悠々何人分得僧家榻坐看南山一片秋

大慈寺　楊子器

朝來驛馬入禪關萬頃滄江指顧間芳艸青々春雨歌長松落落暮雲閉仙家誰道無蓬島塵海人言有福山分付老僧休出院居然北往又南還

徐　濬

上方突兀擁層樓竹影扶疎曲逕幽花柳年々幾春事乾坤日日此江流半牕月色中宵夢千里鄉心兩地秋撫景只應開口

笑半山何必淚盈眸

同子明遊福山大慈寺　沈明臣

大慈雄刹瞰崇阿石上諸天在薜蘿綠樹幽深藏殿古青山高下入門多江風北引鐘聲去海色東浮鳥翼過池畔逢僧聞說法蓮花無水不生波

遊鷲山寺用壁間韻　徐　恪

香刹深藏紫翠坳巖亭長見薜蘿交翻經葉上蟲書字挂衲枝頭鳥寄巢誰似金山留賜帶先參玉版向齋庖日斜杵白林間響疑是松門過客敲

鷲山寺訪僧　完　敬修

拙提遠在碧山坳杖策殷勤訪故交雨徑苔深留鹿蹟霜林葉
落露禽巢汲泉謾引池邊綆煮茗還開竹裏庖此日相尋不相
見松門擬待重來敲

遊智林寺　　李光

扁舟來訪小叢林花木通幽院落深旋拂胡牀成午夢閒持貝
葉動秋吟竹聲琴一生虛籟山意哉入素琴更喜老綱能會
事手攜醽醁釣自相尋

勝法寺

舍南舍北竹千竿鏡淨無塵碧玉寒中有老人清似水晚來相
對倚欄干

遊勝法寺兼簡深公　陸綰

道旁有古寺巋然聳梅林邇來衣褐徒色禍歲月深埋伏狡鬼穴嘯聚惡木陰安得智慧劍力斬姦邪心吾師曹溪流所在人依欽郡邑兩交疏來發雲雷音初如碎尾磔乃見真球琳聲者破其聲瘖者披其胷有若鸞鳳巢無復鴟鴞禽嗟予困吏役海岸宜投簪扁舟叩禪戶清風滿衣襟高論松桂間爲師揮玉琴

勝法寺　孫應時

古剎精廬隱茂林斷雲踈雨止秋陰黃花又是一年事枯木依然千歲心病酒未能忺獨酌懷人無與共清吟僧牕夢覺鐘魚靜聽徹寒蛩語夜深

寶嚴寺　王伯廣

平湖鏡淨中背貼青峯盡去郭二十里金碧輝波瀾是日寶華境萬象鬱以盤壯哉窣堵波一瞰天地寬誰懷塵塵鞅幾欲招飛鷺我生卧何能山水情所安扁舟幾來斯不為開愁端意到自行樂樽酒那追歡何如結青蓮以適心外觀塵迹身兩忘浩然天地間

姚　愈

浮圖插雲表列障環古刹平湖漱澄波萬態天光發我來陟層巔秀氣助毫末扁舟返明月萬頃玻瓈滑

陸　曦

出屋蕭蕭數百竿入門襟袖便生寒相期更待梅英發醉棹短蓬來細看

寶巖灣昔從先君春谷翁同趙紅川採黃棟於此四十餘年矣茲同小川再過而其寺已為邑民所據覽今懷昔不覺有人琴之感遂紀諸短篇　周詩

挂席泛清谿巖中訪遁棲雲龕新眺改蘿徑舊遊迷廢寺無僧定荒林有鳥啼傷心懷往事落日重含悽

遊高道禪居　沈周

山複岡迴靜結廬蹊林生處我來初杖欹新綠苔痕裏屐踐殘紅雨迹餘酒榼臨春聊遣發禪單消日自清虛壁塵怪是游題

滿教種芭蕉別情書

明因茅堂　　克新仲銘

古寺荒涼兵火餘剪開荊棘結茅廬晴簷霜日暉暖抱甕溪頭自灌蔬

家山春靄攜逸侶深入雲際諸刹尋討筇笻　　孫七政

江皐宿雨霽凌曉歷芳芬衣冷分溪露花深度隴雲招提遍春磬鐘梵寂人羣始信青山曲清暉堪贈君

嘉定縣崑福講寺　　僧懷瑾

戴：跨蒼穹登臨豈辭陡冷風天外來陽烏檻前走縱目春正妍踩桃紅間栽徙倚漫裁詩不覺日在西對景感舊懷臨風一

撥首恍馬凌太虛煩襟復何有

昆福寺　祝允明

壞閣尚堂蔓寒房繞寂寥木撐危殿角忡出斷碑腰門鑰凝塵滅香鑪火氣消竟空惟佛觀亦自有榮彫

西隱寺空翠亭　張天吳

人間風日不到處林石照衣顏色鮮半天六月雨暮雪隔水一僧吟白蓮座中得趣成三笑竹上題詩合七賢他年此會或可再須借北牕供醉眠

壽樂亭　鄭元祐

西隱西邊壽樂亭六時天樂語簷鈴傍人剔鶴行穿竹掠水飛

魚出聽經月到中庭開碧落星從南極上滄溟千年一息那伽
定長結慈雲擁帝青

直節軒　楊維禎

西枝林中訪遺直況有文采錦斑如誰參汝禪到玉版自愛此
君如史魚彭澤風高印綬解窮廬雪冷節毛疎道人詩似春秋
筆大字琅玕節下書

嘉定西澗李雙松　周治

自識荒城勘游歷古李雙松表奇特青青已攜遠人心拜手不
辨異代色如君閱世偏多年亦有一人初種植舊萃敷榮答薛
深枝柯堅凝只如石蘇來霜雪未曾警詢彼風露難為德廣庭

侍彼古佛顏儻移情性非所憶

登圓通寺閣　王綸

倦客悲秋望霜林夕照紅遠山藏宿雨虛閣貯清風佛界諸塵外人煙萬井中滄溟無盡量潮落水還東

護國寺　王應麟

蕭寺西風黃葉多閒情　奈老僧何雙松倚石門前立獨鶴橫秋殿上摩龕裏金容開佛界水中清磬隔雲蘿問渠誰是支公遁築室東林待我過

南翔寺次韻　釋溥洽

寺在吳郡天監中里人掘地得石徑丈時有二座集上僧得舍即其地建剎後座去不返俄詩見石上云白座南翔

去不歸故名至唐有僧行齊來新篇業復有二座翔集焉

白鶴南翔何日返香雲不斷春風轉屋為鄰次枕江安江作蛇行到門遠的：明鐙金殿寒沉、複道長廊晚老翁覆鏁皎鬚眉愛客將迎笑盈面自言天監拓基來食指數千猶共飯斷碑壁下試摩挲龜趺剝落生苔蘚莖、往事比寒潮蒼煙落日愁難遣就中何處愜深遊玉甃清池開別院二齊已去老堪徂故墨空來儒巢燕吾宗有弟知此懷炊黍功名豈棄願便呼阿買焉新詩硯池澀擁清氷片

南翔寺　　葛天民

南翔建自梁天監白鶴不歸江自轉深禪空憶老師齊昔有老

堪今有遠我趁江鷗訪遠公遠公不見湖天晚七歲驅烏有幾

房三百茎蒭無半面殿閣參差高入雲一堂可着千僧飯古柏

槎杆不記年柯如屈鐵色蒼蘚古意倫關倦客懷歸舟有句無

人遣明日中流遇阿英連宵細說古翔院火待崇蓮寶塔成春

風共看巢梁燕我欲婆娑借數椽子當力學如吾願一任江花

惱殺人閒邊自數飛花片

南翔寺　楊維禎

三生石上有因依雙鶴偏從石上飛自笑老禪能事畢不隨雙

去復雙歸

南翔寺　顧阿瑛

在普梁朝選佛場驚樓湧殿蔭迴廊書棚舊蔔千年樹寶殿摩尼五色光雙鶴南來天影白幾潮東去海聲長此生自是迷禪者着我雲深第一房

題南翔寺僧瓊宗撲西房　　王　逢

重過梁朝寺詩僧失瘦權閉門雙樹月煮藥半墻煙流落驚人語逍遙出世緣自今可無憾咨賴老夫傳

南翔寺　　釋道行

齊師不返鶴南翔楚刹如雲始自梁護法天臨朝擁殿放禪僧出夜循廊碑殘亭下思皇宋檜老堦前識李唐事業已經千載久空王誰道有興亡

樓浦南翔寺　居簡

荒破齊梁地宏開釋梵家令威新化鶴博望舊停槎風蝕經幢石芳騰品觀花同聲六萬字羊鹿換牛車

法界寺　王應鵬

野寺蕭蕭風葉飛塵心偏向此中微龍還遠水雲猶濕月滿長廊僧不歸靜夜竹林閉聽法深杖茅屋未成衣坐來亦欲逃禪去海內兵戈待息機

題報本寺　鄭東

迢遞珠林滄海邊參差綠水石渠連鐙明方丈開猊座屏擁梁塵還護法遣天女侍來花亂下龍君欲至風冷然金相夜涼遠共

禮月華長照寶階前

淮雲寺　趙孟頫

淮雲三十里見者以為奇而況于淮雲遠被浙水湄其上聳樓觀丹碧何絢麗子孫有如雲咸能嗣厥事老我作是詩刊之於樂石庶爾保令名照映滄江色

淮雲精舍言懷　張泰

幽獨卧禪林紛年輟醉吟久知書可讀不耐病相尋鳴鳥夜還曙落花春又深餘生憑藥餌更敢問朝簪

淮雲雪霽　沈承

澄暉豔林嶺踴旻選禪棲破墨餘煙突微青苦菜畦鳥枝穿竹

度人笠傍廬檐寔逢誰吐中橋聽午雞

淮雲毘盧閣　陸　景

危樓高入白雲層拂袖閑來試一凭紅葉城樓聞鼓角夕陽溪路見歸僧地偏不着塵埃氣心遠應超大小乘安得吟邊添兩腋九重霄漢快飛騰

初夏過淮雲寺　王在晉

北郊蘭若近重城天外孤雲梅上橫麥浪偏翻寒尚峭莽煙平淡午初晴山花帶雨迷香積野衲牽犁習耦耕一入空門窺色相浮名爭盡覺身輕

淮雲雪霽　王　衡

古寺垂：閣凍雲月痕如水雪痕分朝來松色青於洗留得梅
花尚似君

七月望雨中同仲醇諸君于淮雲寺薦先次仲醇韻

王衡

四野桔槔收北山雲尚流薄煙生近郭細雨作新秋落：剛逢
汝芸：盡解愁招提何處是幡影直城頭
宛然晴雪路曾與梅花期香發酒深處客來齋午時春原看築
社秋水又分岐眼底成興廢寒林尚古碑
瓜果婦盤好茵陳飲坐清秋花僧共老疎葉雨成聲山鬼如投
李村鵜亦避成豈無留客處多恐費逢迎

日氣樹中碧微鐘煙際來虞山行暮矣吾黨賦歸哉法施湛然
蒲慧晉聽漸哀竹枝深夜雨曾否到泉臺

夏日侍家君看周市蓮花還宿古塘其明日齋於淮雲寺
朝氣北山昏清陰滿寺門一簾禪壁冷獨樹講堂尊禮佛能分
供拈經擬共繙跋蓮開面如解比丘言

游西沙興教寺　釋良琦

海邨嵐氣欝蒼茫金刹開基始巨唐紫閣乘陰龍出窟石臺分
食鳥歸廊六時或下諸天樂古色常浮古佛光我躡星槎一來
過滿花吹度白雲裏

壽禪宮　陳蓂

寺門流水隔塵喧方外高居俗事消竹裡雲寒蒼雪擁蒲林風細篆煙飄六時仙梵霏花雨半夜溪聲應海潮新結白蓮池上約幾翻乘興不須邀

奉聖寺　劉秩

白馬馱經日本西偶來此地訪招提長廊松樹何年種別館梅花後夜題結社東林思靖節留衣南渡媿昌黎江風山月今如此拂得今宵醉似泥

海國瀛洲別有天上人駐錫住經年三花樹繞眠雲榻七寶池通洗鉢泉清磬響時晨聽講名香熏罷夜參禪何時來叩無生話喚醒人間醉夢緣

秋日閘兄自洞庭見訪分得橋字　　釋法杲

笠澤信迢遥霜天忽倚橈其蹤皆泛梗斯世幸同條獵火風千壑蒼煙雨一瓢白雪如有意先我候谿橋

山居

千載無相知平生一寒影世態不禁看蕭蕭雙眼冷雲去又雲來天地還常在後客復前客草庵終不改前人愛花開後人惜花落待看明年花前後人非昨高蟬噪遠條螳臂尋風垂風忽微餘聲蓋此螳蜋蜘蛛碧天寒已深晚露樹沾濕鳴蟬訴夕陽不道秋風急日朗時照天高物容碧潭清見底那得養魚龍

又山居五首

於事或出或處在世若居不居夢去形骸外物醒來天地吾廬嚴子灘頭釣斷陶令門前栢疎世路但悲失馬瀑梁誰復觀魚命伴陽澨呼鹿適興臨流飲茶風緩不飛松葉牀空落滿藤花形是宛生逆旅心為天地郵亭人智露盤漢武吾賢荷鍤劉伶衣服不規不矩松花于臺于囊卓爾道非楊墨樸然人是羲皇

又山居

霜濃易使繁華老垂名何似藏名好年來蹤跡萬峯深四壁寒雲一庭草

青溪緑樹橫紫煙春將盡時花倍妍舉世都稱眼能視幾人看到

飛花遍

何處輕舟破遠煙晚來橫泊寺門前可能趁此南風便送我江頭摘水仙

春風處〻聞啼鴂須防早晚春風歇欲落不落驚自知一樹桃花過三月

人生百歲詎無涯老去何當事若麻春日不銷頭上雪東風又贈眼中花

纔見黃鸝又暮春竹門我閉求經句多情最是溪頭水流出桃花引世人

交蘆養偶

萬象皆交盧了虛何好醜渴鹿逐陽燄愈近轉非有暫起凡聖
情夢中生取捨輸與滿山牛水足眠深綠

題王元美放美小祇園藏經閣　沈明臣

祇園高閣俯流霞貝葉光浮萬樹花白馬春雲常五色金河秋
水映三車王丞自置維摩室許椽終依大士家此日登臨披弱
海頓令飛思繞河沙

題小祇園藏經閣　張鳳翼

林園寂歷足風煙飛閣凌空敞佛筵四水近連清淨海八牕遥
見大羅天蓮花盡證無明欲棟夢重禪未了緣閑道雲梯攻不
易可容張椽學參禪

擬寒山詩　　釋懷深

寒山拾得迦文殊普賢也有詩三百餘首流布世間莫不丁寧若口警悟世人種種過失至於幼女丈婦之姿態惡少偷兒之性情手秤欺瞞是非品藥靡不言之其稠疊言之者誠救生也詩云寄語食肉者食時無逗遙今生過去種未來今日修祇取今日美不慮來生憂老鼠入飯甕雖飽難出頭又云人噉死猪肉猪噉死人腸猪不道人臭人返道猪香猪死拋水裏人死掘地藏彼此莫相食蓮花生沸湯嗚呼聖人出現混迹塵中身爲貧士歌笑清狂小偈長詩書石題壁欲其易曉而深誠也經云若不去殺斷一切慈悲種慈悲者仁也余因老病結茆洞庭終

日無事或水邊林下坐石攀條歌寒山詩或拾得偈適與意會
遂擬其體成一百五十首雖語言拙惡乏於文彩庶廣先聖
慈悲之意云建炎四年二月望日慈受叟懷深自序

高峯大師語録序 凡四首

曰麗於天無物可比語其圓曰似盤語其明曰似鏡語其温曰
似火而皆非也禪之悟者無以名狀或曰似酒醒或曰似病愈
或曰似夢覺或曰似暗地遇明似貧人得寶亦皆非也非語言
可及非算數譬喻可到然則語言能所皆無用乎曰不然叢林
眼目即是鬼神茶飯鬼神茶飯即是叢林眼目此高峯老子為
人之意也居士不曉禪學姑以己意更說一偈云春後青山雨

後卽牧童橫笛過柴門一聲驚寤東風裏不是愁人不斷魂性存居士家之巽題

高峯和尚踞師子巖呵佛罵祖垂三十年此語已行天下矣所謂末後一句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今其徒周遵遺訓力為流通更要累吾同造口業乃語之曰依本刊行愼勿增損否則謗師毀法之罪汝其自當非干我事時元貞二年丙申三月下澣前住育王屬末比丘淨日拜手

斷石橋過劉腳六花巖下翻船了知萬法根源更不論問王老便乃扶摩醜回解師子鈴獨弄單提極有餘態正修禪者出示緒餘老眼昏花不能詳覽但見其一句如師子踞地一句如師

子頓呻一句如師子返擲所以道師子教兒迷子訣擬前跳躑
早翻身若不如斯為師為徒墮在毒海豎正繩之門者當作如
是觀也至元丁亥前住雪峯絕岸老泊可湘跋

天目高峯老祖語錄未審何似本亦罕見板亦無存今雲水僧
繼倫遍求諸方獲其真本募化衆緣重鋟諸梓幸得完成持本
謁余求一言以贊於後記歲月耳遂焚香展讀如見老祖秉金
剛王劍將露布葛藤一劍斬斷如鼓師子筋琴則衆音截響況
全提正令坐斷要津不可得而名狀也誠所以道本無言因言
顯道使天下衲子有所望也余昔年禮塔亦有一偈今錄於後
云汝為我祖我為孫相見相逢鐵面門九拜起來伸一語不妨

同敦破汝盆時正統五年歲次庚申春三月吉日杭州慧雲前住山遠孫比丘物外守恒焚香拜書

王敦矣望崖縣云或問何以不落頑空曰靈臺中本無一物忘念自寂然而真念未嘗息也以其不置一念安得不謂之空以其真念相續安得空空耶從修入者得修而止精進為難從解入者其解無窮不至於真如之理不已也吾輩元有慧根只為多染是生多念自志學道者須一味斬卻牽纏精於念慮但患不得到此境界却不須料理頑空二字此二字自為鈍根多染人說亭○今欲事不無念而念終不可已當從何入曰但須理會箇念不留後念不追又問現在的境緣打發去自然漸入無○問今雖是事竟作何修曰但患不能覺（得自然無○問且道無念為修安能到此曰但患不能修：得自然有○存亦中有物安得但云無曰但患不能無：得自然有○存心於有善無惡者學之始也真心於無善無惡者學之成也用心於用而不用者道之機也道心於無用之用者道之神也自無生有乃生人之本來空有還無實無生正旨然竟妙理宜無原不相分了悟大乘宜無異不可着○遵錄應機

都無染着縱心自在未無束縛憂喜不逐境生智慧自從內照此大疏心註也○太虛本是空理卻認為假四大原是幻成卻認為真最苦百年誰人獨悟悠悠一夢何時得醒○修短有數早定於胎生之日龜仙至人非凡福可企吾必曰長生即吾也要使生時胃中空潤油落不為俗情俗事所染去日分曉不亂朝暮夕死本無限量其無執着是在她之而已衆坡聽終徑山是惟琳來而開覷先離琳叩耳大聲云端明宜勿念公云西方不無但箇裡着力不得世雄云回光生平時踐履主此更須着力公云着力即差語絕而斬○老死與家死有以異乎夫人孰非老也而獨以老死為不幸愚也毒死與天死有以異乎長短枯如一夢即壽而死貞不百歲耳能悟老死家死之皆空當求真宅是心也一死生者能之能知壽死天死之皆如一夢當求真不死者是心也非離生死者不能也

元高峯大師語錄序　釋祩宏

始予乍閱內典得經論并古今祖著共數帙中有大師語驚喜信受如閒逢炬至於今猶然蓋自來參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

師者真似純鋼鑄就一回展讀一回激發人意氣俾踴躍淬礪忘倦雖悟處深玄不敢以凡臆窺測而但覺其直截根源脫落窠臼近有慈明妙喜之風遠之不下德山臨濟諸老偉哉堂乎可謂照末法之光明幢也獨恨大藏未收坊刻尚缺於胷中者三十年迺今以其舊本重壽諸梓而建社行人有相顧耳語者謂予旋歸萬流指歸淨土奈何復殷勤稱歎是絺意者念阿彌陀佛不及看萬法歸一耶遂洵、搥動嗟乎但了念佛是誰不必問一歸何處益有人焉知生我是父又自疑身從何來聞者寧不絶倒古尊宿云如人涉遠以到為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諸仁者方便門多歸元路一願勿以狐疑現惑歲時便

應真性疾趣為到家計既到家已千丈叢七寶池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佛歡喜日雲棲袾宏謹識

福源石屋珙禪師語錄序　　釋來復

昔達摩大師辟觀火林惟以一言傳心默示真體使人自證初無多說是以二祖風慧天稟頓悟趣然故於密授之際直證其妙乃曰了了常知言不可及達摩始印之曰即此是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其後四世相傳皆默證其體而不顯言至荷澤神會禪師則記達摩有懸絲之譏慮恐宗旨滅絕遂明說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至是而真心之體顯白於世潛符密契者不為不多

矣然而此心之知虛靈寂照性自神解非世所謂仗境托緣之知而為其體也自唐以來諸祖相傳列派分宗行棒行喝至於擊火舞笏挽弓輥毬各立玄門建化不一究其大機大用無非直顯心體之妙至不得已而有上堂入室示衆等語觀其激揚開導要皆肆口而說直截無隱殆及南宋以後諸師漸乃組章繪句流為造作甚至有短拙新巧之論使學語無稽之徒轉相沿襲大為有識所恥殊不知直指之道以心傳心必惟自證纔涉言詮即第二義而況務為造作者耶余每與通宗達士語至於此未嘗不為之太息焉福源住山石屋珙公早得及菴之傳居山三十餘載入定觀心妙達真體故其語言不事造作實自

胷襟渾然流出者也讀其山居詩偈綽有寒山子之遺風以及上堂示衆諸語一皆切直諦當有足警發於人豈學語者可以意識而模倣之哉嗚呼吾道瀾倒之秋邪說方熾寥寥宇宙作者無聞安得起斯人於忘光淨居而共論茲事焉洪武十五年歲在壬戌春三月前晉德靈隱禪寺住山沙門釋豫章來復序

師子林記跋　釋真可

紫柏道人得於吳門沈伯宏齋中嗚呼師子林榛莽久矣狐兎成羣白日青天作諸妖孽師子貪睡不管今此記一出師子鼻孔竟為之羣痛矣痛則醒醒則吼請問現前大衆且道師子正吼時邊一隊狐兎向何處著落能薦此師子林一旦恢復許渠來

林中蹴踏自在去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宋　濂

根有利鈍故所教有異同悟有深淺故所印有小大施其善巧之力曜彼結習之固非假言辭難窮實際所以達摩歷雜於六宗臨濟有發于三要照耀今古函蓋乾坤茲其為巨浸之輿梁作昏衢之鐙燭也歟有若悅堂顏公禪師以東嶼正脈弘西來大宗初住崑山之東禪轉吳門之寓壽卄虎林之南屏遂陟雙徑樹大法幢凡四坐道場名聞京國遠使者再下璽書護其教且有金襴法衣之賜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黑白駿奔如衆歸市禪師隨機接引靡被為多其善誘弗倦則春氣津津太和

2929

襲人也其發蒙振聵則翳捲太清水釋決河也其警省振勵則震雷霆喪厥匕箸也其含弘攝受則山不讓塵海不擇流也由是而觀所教有同異非根有利鈍者歟所印有小大非悟有淺深者歟前謂施善巧釋結習假言辭窮實際者其道豈不在于斯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現宰官身數宣般若與禪師為方外交而禪師受度婺之寶林又在予父母之邦稽茲緣契實繫中情禪師上首南峯理公得法最早乃出四魯語俾題首簡予竊聞之入奧室者能探於幽邃升危岑者始矚於冥茫松月大師印公禪師之師子法海之長鯨也其稱禪師之道高於圓照佛照二公其言豈虛發哉惟賢知賢蓋可徵矣仰前哲之風徽作

後武之矩度究其遺轍足證新功是錄之行其必有超然獨得于語言之外者乎

雲棲曰四會語錄今無存松月亦未知何許而曰道高於圓照佛照夫二公豈易及哉而曰過之更俟後賢考疑正

徑山愚菴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於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者又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並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下以至於恒河沙數皆有窮也皆有止也此無他囿乎物者也若如來大

法則不然既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能成孰能為之壞吾不能後孰能為之先吾不能下孰能為之上芒乎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真如獨露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大而至於不可象斯為大矣明而至於不可名斯為明矣是故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覺或迷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言之則大水土石與彼艸木或洪或纖佛法無乎不在也三乘十二分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污也嗚呼釋徂徠之松以為煤斷淇園之竹以為管其能盡贊頌之美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者萬刼雖遠不離當念一念不立即證菩提亦在夫自

勉之而已濂雖不敏每遇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問其意頗有見于斯也徑山住持以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曰愚菴俗姓顧世居姑蘇得法于元叟端公歷住隆教普慈二刹帝師錫以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之號已而陞淨慈遂主今山四據高座敷揚佛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緇素相從如雲歸岫其弟子某會粹成書介吾友用堂楩公請文以題其首濂鉛而疾讀之其解人縢纏如鷹脫絛鏇摩雲而奮飛也其方便為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其宰機妙用如大將臨陣旗鼓動而天石集也誠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者歟雖不二門中一法不存何況於言覽者當求禪師言外之意使

意見兩忘而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佛法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人患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而書于此錄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則惑濂蓋無以逃其責矣

萬峯和尚語錄序 凡三首

萬峯和尚早歲於虎跑室中得其肉壯歲於伏龍室中得其髓自是通身慶快徹骨清涼無一絲毫為障為礙爾後張鋪席於蔚嶠開飯店於嵩山不假文字不資語默單以一色本分艸料接人而四方來者如歸不舍晝夜室中得旨明心者莫知其數嗣法立宗者列布山川化緣既終其徒盭山壽上人捧此帙

過苕溪之上見示於蠹室、即爪加頴焚香三復既而掩卷而謂齡山曰老師已和盤托出盡在此書矣正是活人之毋殺人之藥故其胷中流出一、高妙使天目正宗伏龍的派二十年後話當大行或問余何以知之曰我知言

洪武癸亥秋季月吉日前淨慧蠹室翁弘智題

語是謗默是誑語嘿向上事、在今觀萬峯蔚禪師舉古驗今語錄所謂言、見諦向、朝宗一、皆是胷襟流出後天目正派之深得伏龍心髓之奥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燃龍猛膏變連山石斯之謂歟然語嘿向上事非頂頴具眼者莫能辯之其嗣法弟子茲欲刊行於世遠來請題於上余見其誠故書之

阿育王山弘辯崇裕時年八十
從上宗師應機接物直是斬釘截鐵初不以言句示人至如雲
門大師說法如雲如雨稽不許記錄其語懼屬流布也今萬峯
蔚公禪師出天目之門入伏龍之室一出世住山即卷居中吳
垂三十年履真踐實吳人多服其化而登其門者可謂駢肩纍
迹但隨機開導未嘗以言句形於紙筆其徒華首座私錄其語
間以示予請識其後予聞此老末後一段光明尤為卓異宜乎
吳人家繪其像而敬事之所錄之語特其土苴緒餘耳道本無
言因言顯道讀是錄者忽然藥着磕着洞見此老心肝五藏未
必無其人也故為書之

洪武癸亥春前住天界全室叟宗泐書

師文清云天地之所以大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運鬼神之所以靈是皆道之自然聖人體道無二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是率性之道豈有一毫強合哉惟其如是以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率而循之與天無二與日月無二與四時無二與鬼神無二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先天而天弗違故曰聖人之言平正通達坦易明白故得其理橫見側出翻新換要故為玄勝博大玅玅環偉陽之說使人為善去惡折情復性啟聲不啻爾雅於訓詁明洞徹三界在靜一邊陰分居多故曾世間之論方聖人見性如日之暖發育萬物在動一邊陽分居多故皆出世之談孔子曰一以貫之佛氏曰萬法歸一一歸於不動感而遂通致讀子不睹不聞踢跟于無聲臭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兩聖人皆能合天道自然之體如日月之並明而不可缺一者也至道家之曰慈曰儉歸於清淨無為其言非無可採如彙星慶雲不同而曜之大明終始矣

徑山南石和尚語錄序

姚廣孝

余三十時值元季緯騅逃跡巖壑間迺得參徑山愚庵及公談
叩禪要公以余性頗慧不倦開發命掌記侍公左右三載得嘗
鼎臠而知其味矣是時浙河東西禪林尊宿如了庵欲菴石琦
行中仁怒中愠了堂一木菴聰葦提唱宗乘若震雷掣電人莫
能測於是諸大老道重天下四方龍象奔走雲臻而霧集不異
宏覺如喜真歇行道於宋紹興間也余私喜之曰像季之世何
幸得見佛日之朗耀法雨之廣澤如此即不數十年諸大老相
繼入滅禪林中寥寥然一無所聞縱有一人半人號稱善知識
者惟務杜撰僻說胡喝亂棒誑魂里夫卷婦真野狐種類也故

識者之所哂而不道祖翁命脉一髮而已其可哀乎問有俊傑之士深伏艸野而不肯出慮世之涇渭不分珠璧瓦礫之相混故也如我南石和尚儒釋兼備宗說俱通負超卓之才懷琦偉之器行中仁公住雲巖得和尚猶惹明之浮黃龍也後和尚出世辨香嗣公蓋不忘其所自爾和尚初住蘇之普門次靈巖三遷主萬壽未幾退隱吳淞之上日與山翁野老說無義語為樂而大忘人世也逮我聖天子即位以來詔天下儒釋道流之深通文義者纂修永樂大典和尚應詔而起留京三年書完值國家建報恩大齋會而和尚與焉居無何杭之徑山住持缺席僧錄司公舉非南石和尚不可補處於是和尚忻然遂行登凌霄峯

頂握黑漆竹篦以驗方來師子嗥吼衆獸辟伏況野狐者哉余茲喜祖道復興如雲開睹狐月四衆歡喜而贊歎莫及和尚老且病倦於人事即引退卜地於妙喜塔左結廬以居然而叅學者亦肩摩踵接而至也上首弟子寶華文琳長老錄和尚四會法語裒為一帙持來京師乞余序其首余以和尚得法於行中公余叅學於愚庵二公同嗣元叟端禪師余與和尚為法門昆季序不可得而辭也和尚諱文琇字南石氏四坐道場皆有成績可觀此乃和尚之餘事故畧之矣於戲和尚所說法語圓轉混合猶春之應物而不見其迹此錄宜鋟梓以垂將來為後學楷模也雖然同宗之士非具金剛眼睛者亦不能覩焉是為序

淨土善人咏序

釋大佑

獨菴禪師淨業之有取佛世至今天竺震旦修行念佛三昧十往生而有徵驗者悉紀其盛蹟而讚詠之凡一百二十一首欲以古聖賢之風廣被於無窮也華嚴末會普賢大士說十大願王統攝一切行願一切菩薩靡不由之而趣佛果然依之而修學者法爾皆生極樂世界見彌陀世尊得受記莂徧十方界廣度衆生然則淨土者圓頓行人之都會者歟百大建立叢林爲天下後世法凡禪僧送終無問其道之明昧皆修大念以助往生然則淨土者又天下禪僧之淵藪也吾徒學佛法了生死明心復本者有舍此而得道者乎宜乎諸佛共讚而諸教共談則

此詩之作會諸上善人於一處古今聖聖之道如指諸掌俾一切人見賢思齊悉登不退轉地比世之吟風詠月勞神苦思取媚於一時者草木榮華之觀空烏獸好音之過耳奚足尚哉

洪武辛酉歲七月朔日法空道人大佑敬書

蓮池師曰淨土之教因地於法藏肇端於章提開凍於靈鷲教主之金言流行於三震大士之蓮社事一心而向往歷三界以橫超誠然來法之要津矣然位屆中流從違無定由是十疑通於智者或開啟則之宜曰名言不容已也若夫悟心外之無土則一真湛而萬法泯誰是而方了土外之無心則七寶陳而九蓮開何妨本來蓋淨土一門有事有理合一則心外無土土外無心也岐而二之互執而不融皆非也其亦無量佛會者捨穢取淨事也是即理之事也其亦文殊般若會者無淨無穢理也是即事之理也即理況土一心也眾寶莊嚴而不滯於相也即事攝心一土也一真凝寂而不淪於虛也以無淨穢之心而取舍雖熾然取舍而寂然無所取舍也生淨土者生自心之淨土悟自心者悟淨土之自心也

知此者謂之止解依此而修者謂之正行前會主行後會主解此其大較也融而通之則前以了法無我而生樂邦後以復順實相而往佛國其歸同也前以繫念依佛為往生止行後以事持名字為一行三昧其行事也從解起行乃起解絕即解即行亦二而不二也觀諸仁者誦其文思依昂其間體用而得旨於言外然後淨土推心實積一會者大寶積經多會之一也海居士合二會意也○寶積一會者大寶積經意也結社品第為辦此異聞而快之者何也以顯淨土之幽旨也

重刊淨土善人咏序

釋袾宏

予向為往生集蓋淨土善人傳也紀事也此書則淨土善人咏也奇其事而嘆之賞之歌頌之：謂也夫所稱善人者非對惡名善之善也非十善生天之善也心淨而土淨在娑婆則蓮花比德生極樂則蓮臺托身超三界悟無生以至成等正覺善中之善故經云諸上善人也然必形之乎咏者何也此土以音聲為佛

2943

事而是咏也約而該質而不俚褒而裒溫厚和平優柔有風人之遺焉誦之能使人興起也昔李濟效胡曾周璽而為咏史所叙才二十一人其人則太畧也又有咏而無述覽之者無所稽其實也曩予得此於友人砚簡蠹帙黜之欲盡時篋中二十餘而重壽諸梓者恐其遂淪亡也噫神棲安養之有賦也擬歸去來之有辭也中峯西齋諸老懷淨土之有詩也及濟之有史咏也合而觀之兼美焉獨蓍之有善人咏也時萬曆丁未臘月八日淨土晚學善人袾宏謹識

蓮池大師作生棄序曰世尊始成正覺為諸有情普演佛乘由是於一衆中示三乘法而復於三乘中出淨土一門令去佛日遠情塵日滋倀倀乎淪墜之險非攸此門其何從疾跋生死大矣哉可謂起末世沉痾必效之靈藥也顧古之效多

今之致歎其苦安在則亦口淨土而心婆娑墮明悟不及前輩云爾聞昔有淨住往生者班二互載於百不之書隨所見相錄其略約若干則計百六十有六條而間為之贊以發其義題曰往生集庶幾攷百驗今為淨業者左券客有過我者問未數傳物然曰淨土惟心外無土佳生淨土寫言也子以詢其生事不申於無生之旨哉余徐而謂曰談何容易如以無止而已矣不切齒減不應尚有惟心果悟無生則生亦奚礙生既本無故終日生而未嘗生也且子已盡滿心否乎對曰不能噫滿心未盡則生緣未休生緣未休則托質有所之大若鵬中不生淨土而生何土六道之間匈九品之莛遲利與客天翮矣若飾盧論爭高吾所以弗為者夫求懼生於識法耳弗識不以余言為非即淨土之佛來求零間暗綠毫而矣乘之有容悶然自失整衣莊諦之終卷亟拜請擇焉因道其始末如此○黃平倩名輝自蒼座右曰心淨則佛土淨不淨身意口三業精中機悉何由往生然非常覺照痛與一刀兩段三業可得淨即雲栖聞而善之曰誠如是淨之又淨光明遍達自性獨化不求而獲矣○王敬美云人本從欲生故人生以愛欲為根遺地即忍食不得即哭欲墨哀起之情已見矣吾儕之學只是閒悟復性緣其流而約之以中和使之合於天理便是功夫到無繫累處便為聖諦蓋合事宜當合

不離軀殼中也若道家之學本只是要斷欲忘情而佛氏所見尤高一層直欲父世未生前一點真心求之故必棄絕到憂無捉著處求即中庸未章歸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所以老子論道動曰窈兮冥兮佛氏言之已落第二第三等矣○初者僧過山園覩潛頭動色蹶蹙半里聞無一人意頗愛其出獨己忽自嗽曰意在無人使成我根若謂無人我即是人人不能無我不可有人我相忘乃真獨覺○吾日擊真人而始信三教之趣合也佛教滅而深道教精而顯儒者以離世故作用皆如要近人耳然百行能全不如無染即儒教亦可參禪心性不明寤寐用事雖二氏不免墮落以茲和會註曰不然○功名富貴念到一死字便可味如嚼蠟興若寒灰獨意氣耿耿之死不易磨滅然試思之本來妙明中何嘗有此須以無生之理默然破無明之心念慮一無所起則意氣自無所憑意氣既無則血肉益非我有攘此幻身甘他幻世界打破見盡虛空自在而身外之身始隱隱有可見之日矣

此人在世所以不齒于人道死無論於異趣者只是有人我相耳只見得自家的苦不見得別人的苦見得別人的不是不見得自家的不是而已若能於此二言着力挽回得轉孔子必曰吾徒矍矍不日外道

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後

宋濂

右日本沙門汝霖所為文一卷予讀之至再見其出入經旁及諸子百家固已嘉其博贍至遣辭又能舒徐而弗迫豐腴而近雅益歎其賢頗詢其所以致是者蓋來游中夏者久比遇文章鉅公恣趣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規矩準繩而能使文字從職無難也汝霖今汎鯨波東還以文鳴其國中蓋無疑矣嗚呼汝霖禪家之流也蕩空諸相視五蘊四大猶為土苴況身外之文乎苟執此而不遷或將與道相違矣雖然汝霖徧參名山精於禪觀其於此義未嘗不知之特以如幻三昧游戲於翰墨聞爾游戲翰墨非難而空其心為難所謂心空則一切皆空視諸世

諦文字雖有粗迹而本無粗迹雖有假名而實無假名惟一惟二惟一初何礙於道哉觀汝霖之文者又當於此求之汝霖名良佐遂州高堂人姓滕氏嘗掌書記於蘇之承天寺繼同五山諸大老入鐘山熙校毘盧大藏經其同袍皆畏而愛之云

洪武九年春三月翰林學士宋濂跋

書淨土魯語後 蘇郎以答曹魯川二書白刺名淨土魯語 釋林宏

魯川崇尚華嚴是其盛心本不欲辯但以其尊華嚴而抑淨土抑之又抑痛抑之不火置則不得不辯夫舍那釋迦彌陀同而異異而同者也魯川已知同異不可偏執而復定執為異又節之薄之以華嚴自負不應如是其可疑一也普賢為華嚴長子

行願品有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而曰華嚴未嘗言及西方可乎以華嚴自負不應如是其可疑二也入華嚴法界不思議解脫則婆須無厭老皆參請而乃不親萬德之彌陀衆鳖童音靡不演唱而乃蓋稱四字之嘉號以華嚴自負不應如是其可疑三也疑者何疑魯川通華嚴而似乎未大通也故不得不辯況佛以大慈憫念末世說此淨土法門魯川盡力排之誠恐華嚴不得入淨土不得生兩皆失之悞人不小亦不得不辯

紫柏老人集序　釋德清

太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秋音衆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麤謂靈根之有間哉惟吾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

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刹
說熾然說即水流風動皆演圖音況字本定而照羣情觸境而
發無思而應若谷響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然智者即
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西來大意又豈可以識情語言
而擬議其形容哉故達摩西來不立文字而曹溪則有壇經及
二流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曲為今時或上堂入室示衆舉揚
如雷震氷垂一語必擇為錄大槩聊爾門頭若大慧中峯至我
明楚石皆其類也蓋借註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今去
楚石二百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已墜之時蹶起而力振
之得無師智秉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李陵之血戰縱張

空拳猶揮駐日雖未犁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嚙雪吞氈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論也真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客未效一額手雖未踞華座監鎚拂然足蹟所至率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空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絃而倒無非指示西來的意稱性衝口曾無刻意為文也一噬便休弟子葦筆而藏之者什一師初往來於金沙曲阿之間與于王賀氏諸君子大有風緣所聞最多如養居士于公執侍甚謹得片言如寶隻字不遺比遁師杖屨者必搜而得之師每至匡廬必主於江州孝慮邢君來慈長松館多有所說師化後俾屬弟子仲榮潤甫結

成帙予久沉瘴海適為師了末後因緣之雙徑先過金沙之東禪二公以予與師為法門深契故其稿藉首請校而梓之予三讀其言喟然而嘆曰嗟乎末法降心力挫生死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予獨見師其人也觀其發強剛毅勇猛之氣往往獨露於毫端如巨靈揮斤真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魔決戰竟能超越生死如脫敝屣可謂戰勝有功者也故其所吐豈可以文字語言音聲色相求之者即佛說欲為生死根師凡所舉必三致意痛處劉錡直欲勦絕命根即此可當金鏡矣又何庸夫門庭施設哉昔覺範禪師妙悟超絕語工典則其所著述自目之曰文字禪故予題之曰紫柏老人集蓋非墮於俗數也觀者

當具金剛正眼視之於言外則思過半矣時天啟元年歲在辛酉春王上元日書於匡山五乳峯下木石菴中

紫柏大師集序

李日華

莊生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無其道吾有聖人之道無其才夫聖人矣又何才與道之別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才者人也予嘗按歷代祖圖於火宅其人無不魁傑有奇表心竊異之既而遇紫柏大師見其旋尺之面合圖之膝坐若熊蹲行如象步士大夫得晉接者不言而意已消學徒瞻依者未施棒喝而魂慮已愕與洵所見圖中諸宿若或睹之蓋真其人哉神廟戊子己丑間大師駐錫吾地與先正陸莊簡公光師馮具區先生深談

不二因葉精舍於楞嚴廢址時灌莽極目而大師說法如雲如雨東南淨信聞風翹向施物填委無何杞梓丹青戮輝永嘗還覩舊觀而已大師偕高足開公創列規條期為百世之守江以南海以北諸剎不啻累百而稱清規楚遵路不踰尺寸者必首楞嚴也大師淡江濤禮育王躋雪栈瞻峨嵋躡氷壑朝五頂足蹟徧天下而後之京華以弘法故示滅圜扉所被顯晦大小鈍敏諸機益廣而語言亦益散落其所說法觸著信口所錄以示人拈著信手絕組跋踄紱之迹而波瀾橫溢起滅自在吞天沃日之勢日澎湃於方幅之楮也近代未見其儔求之於古妙喜幻住庶或近之金沙于潤浦大夫赤心白行混俗而

扶大教宛古淨名龐蘊之流其於大師參領最深契誼最篤遇所擐搞輒錄藏之迄乎歸寂聞有手筆落人家者不遠千里必力致之二十餘載裒然成大帙矣近則謹書精刻以寵同學既而又慨然曰大師生平所棲記注念無如楞嚴所發弘願無如方冊法藏為第一事剞劂之役近在儼徑去楞嚴不五六舍是錄宜歸楞嚴俾模印以行稍取其值以資刻藏於大師常寂光土中必所欣也且弘法惟人楞嚴主者白法師為大師克家之子興廢舉墜靡不殫力是錄宜并入荷法擔中乃以　今上崇禎辛未嘉平月朔校於堂白法師受之馳告於予：曰大夫之意良矣嘗試與子藥一片檀詣大師影堂相對緒閱告語之意

必有浮於紙墨之上者言誠可味人誠可追也是以吾貴其合且也大師之言行則於法得其綱骨大師之願滿令佛菩薩之言盡行則於法徹其源底不可謂非佛日晻曖時努力魯陽之戈也師與吾輩其必勉之無負大夫無負大夫

圜中語錄序

曹學程

圜中語錄：紫柏道人居圜語也錄語者浙江吳生彥先也彥先儒者何慕於此耶吾儒宗孔孟輾云闢佛老非惡其道之盡非也惡溺於非者相率而至於滅倫畔道也苟可以稗性靈廓聞識補吾聖教所不及者即伶人婺婦之辭昆蟲艸木之變無往而非道稗官博士往往不棄至采之聲歌以備覽觀矧吾儒

與二氏分馳鼎立於當代哉昔韓昌黎撰一世大儒力排異說原道一篇譏之乎與日月爭烈及居潮時貶大顛書累幅至留題當衣又何病載也彼其所以非之者非其流於邪者也所以是之者是其近於正者也故曰通于儒者始可與談佛老矣紫柏道人字達觀早失怙恃廿歲出家不識文字立禪三年苦行精成一旦頓悟藏典羣書了然領會雲遊徧天下脇不至席者三十年像若擁劒心若寒潭聲若洪鐘口若懸河靜慧玄謝名傾海內寓紳貴倨每折節下之道人內大慈悲外嚴戒律世擬為臨濟普庵復出云於人無貴賤大小持平等心待之故賤者小者喜其容貴者大者目為傲得其門而入者靡不皈依不得

其門而入者問為排詆道人故以此得名耳以此貫禍道人自
謂有義命存焉吾不知有名實也吾不知有禍福也此可以樂
其生乎矣歲庚子王芝子與南康子同繫福堂閒談名理南康
子喜誦佛經余猶不喜誦佛經每嘲云即心是佛耶即口是佛
耶南康子未與道人面而心嚴事道人筆札相往來嘗出其觀
音贊示余兩人相屢和道人有當於心也因了戒子寄余茶貽
余半偈予酬和之又為余作石佛渡海記語皆明心見性又
贈茶扇香花四偈各有唱和根不一見以僧風心無何訛言搆
大獄與蔓延善類中外震悚道人亦以罣誤下於理兩人幸相
見之晚也道人拷訊時神色自如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備嘗

若楚抵死不屈有烈士風時嚴寒道人且凍餒予施一盂飯一綿團一衲衣道人晝夜跏趺不寐環匝纍繫者叩之隨人啟迪無非接引向善不勦空談幻語感人宜當賢豪樂與之游甚廣也癸卯十二月初五日入獄十七日無疾坐化壽止六十一先是道人授予先偈若預知其將化者又與予論朝聞道章甚有解脫處化之日說偈若干首至五鼓語人以圓寂人莫解天明戶啟呼童湯淨口作念佛聲出門就地坐衆驚扶坐榻上閉目不語衆走報道人逝矣予往視之大呼道人去得好記着麼道人復張目視予自啟手扶兩足跏坐而逝舁出閒地經六晝夜旋風曝日陰翳嚴霜飛砂落塔摧折倍至儼然端坐神采煥發

現光明狀予與國中人靡不目擊歎異焚香頂禮佛聲浩、及埋塵土穴中七越月啟殿南遷幻身如生不毀世未曾有此乎湖陸西源親歷其事者吁異哉豈其巨靈呵護抑道人自護有神歟江南士人某等嘉其神異治龕藏覈歸葬初修山寺中道人連繫產先始終周旋曲至復手錄國中問答語偈以授舊遊者自謂於道人有夙緣乞余一言序之予惟佛氏不立文字此錄不足為道人有無生死一大事乃前知其故至滅不亂性留不壞身蹤跡昭然盡異如此此非修持于一世者可得而驟至也又豈末世緇流所能彷彿其萬一也哉玉芝子湘源曹學程撰

又　吳中彥

不佞大事鞅繫從諸賢遊即聞紫柏尊者德風藉藉以為肉身大士竟遇火駛方內無從快覩叔外青蓮也壬寅歲彥罹白簡逮繫北部獄明年癸卯冬　聖天子以奸書震怒大索國中而尊者以弘法來忌亦掛彈章北閘難一衆股栗而師從容語笑如平時乃以佛法開譬僧衆衷然出山赴詔獄無何入西曹彥幸獲皈依焉初聞師嚴冷不易親及見則深慈等悲沁人心髓彥因炷香求心要師為拈毘舍浮佛半偈云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令久持誦且為決了其旨曰是身無從合由四大是心無從起因前境試推四大及境更何所從乎凡夫

不知性愛為情之旨隨情起執生死浩然聖人以理折情性斯復矣性復情空何生死之有哉彥惟時如後夜聞雷顧念古人求法至於立雪斷臂而彥罪累凡愚沉迷牢户乃忽聞萬劫出苦之因法乳深恩即捐頂踵不足名報也師既居圜久之彥時時從間同曹直指沈公尹郭中諸文學闡扶儒釋性命之淵與如河決川妄隨宜說偈衙口而成及被訊以衰殘歷諸刑苦凡侍者皆心(欲)落而師雲閉水止了無一事甫入圜輒又渠以佛法勸發大衆蓋其定慧精嚴壁立萬仞如此臘月望合爪說偈徐語彥曰道人將去彥愕然曰師不念法道不念衆生耶殷勤啟請而顧笑曰去得快來得快旋即為吾浙何君說轉生歌而

矣以倉卒未之錄也越二日既曙圖扉啟師處戶仰視日辰刻矣因呼姜湯淨口遂地坐連稱毘盧遮那佛數聲衆驚扶坐榻上遂瞑目指君聞之舊註及榻前大呼去得好記着麼師乃更目睜目指君啟手斂足輾然而逝即十七日辰刻也隨舁坐露地霜風塵沙種種摧蝕經六晝夜而神采溢發如未度世既出獄以師遺言毋斂僅周以簀裡而土掩於西郊會甲辰京師大水城闕皆崩四郊如海諸弟子念師在巨浸中命田侍者鳴諸當事得歸龕陸北部西源於孟秋十三日躬往視事七尺之土未乾延師且水化及破封而端坐如生不動不變一衆號呼歎未曾有嗟乎此豈非光明頓大超格越量不可思議之肉身大

士予產遇師晚即於宗乘教理未有證入終日戴天履地而其高厚非所能知然其怙禍患如游戲筆硯生于往來其感度也則俯幻身而不懷其一息之存也則困頓荊楚了不入意而勤勤懇懇逢人勸誘必欲出之苦海有如拯溺救焚目不及瞬而手不及援者如是而曰非大修行人非真聖賢則凡古之聖賢皆不足信也師入園中隨地隨時隨人橫口法施藏海若決藏溢溪香象鼷鼠無不滿腹隨人手錄各攜去而予所見聞者則盡此帙中先以致江南法屬授諸梓而後徐致其餘所恨獨火蟫尘歉耳嗚呼微言未絕靈光耿音豈遠厥尺哉

萬歷甲辰中秋朔竺靈居士吳中予產先甫和南記

無幻禪師語錄序

釋祩宏

予固非知禪者其於古尊宿升堂入室示衆小參乃至拈提贊頌種〻著述類而成編者未嘗不莊誦而樂玩之也若其與旨微機通玄入要主賓互換人境交奪明暗相參殺活自在脫義路超情量非予劣智所能測識者不敢妄為之說也茲無幻吉湛禪師既謝世門人錄其語為帙將鋟梓以傳徵序于予予未識禪師之面而幸獲覩禪師之遺言猶面也合掌焚香書此以弁其首

王敬美云自昔求真法於今惟病病人間無才佳之檢去時業已病火聞復疊前倡三不擬法為圖安知病是卿本來無才墨何用檢歸裝○生石筏云藥是藥情勞神勞形有一於此必伐其生病則煞心煞則慮營疊茲凡民終墮無明

四生銘曰勿以嫉敢超向勿以尊生廣色相勿以貪生廣祈
諦勿以憂生作頃恨皆病中自課實學也

車溪大師語錄序

釋圓澄

一元東亘五葉花開寒運璧機千差競入所以諸方各宗其宗門風自是不同共學所學知見何曾有二車溪大師者乃臨濟直下兒孫實無趣克家之子默籌七事妙協三玄揣黃檗吐舌之風顯高安壁拳之用掌殺活機權衡學者秉吹毛劍勘驗諸方遐邇成推獨步古今屈指一人若非承宿願之再來寧不為多生之根熟耶某生不遇時學無所附福輕罪重不能面稟嘉猷道聽途傳歲月徒增渴想茲因南明禪者持錄相示焚香頂禮自覺潛神再玩淵微初心頗愜何期不出竭居而聞所未聞

生逢斯世而遇此難遇如展智囊始知己見之矇矓似入大海方信江河之狹淺自慚無德莫可讚揚略敘數言聊伸翹致

焦竑字弱侯萬曆進士除修撰再冀為南京司業初師事耿天臺羅近溪已而歸心佛乘天臺嘗引程子斥佛語以相詰弱侯曰伯淳斥佛大抵謂出離生死為自利心夫生死者所謂起滅心也起信論有真如生滅二門未達真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矣以出離生死為利心是易之止其所求利心也苟知止其所非利心則即生滅而證真如乃吾曹所當亟求者從而斥之可乎時有唐子張者先從近溪學已而來見言初見言知弱侯曰知為常見是衆生法再見言無知弱侯曰無為斷見是二乘法子張憮然弱侯因語之曰人心之妙叢括太虛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取舍得以無求之者攝心獨坐一事不理靜中光景了了可即事物現前莊無湊泊大慧所呵為默照邪禪是也以有取之者認取識神以為家寶有可捨排着手轉生歡境不知認賊為子百劫千生輪蝀淪墜楞嚴所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元沙所呵為昭昭靈靈的神是也夫此本地風光無俚可尋無門可入緣有所重便成窠臼若未曾實證此理靠些知解為本命

元辰不知此意識頭出頭沒時城時主轉輾流浪於無生法忍還相契否子既有意此道便當真參實悟求止人指路此止人吾有一訣可以勘驗出離生死為正流浪生處死為邪說無為法為正說有為法為邪無門路無階級為正可以知知可識：為邪中心行道而外不貪法為正篤信無礙任情恣肆為邪子當如此辨別既得其人兔心踢地務求安身立命一著方是出離生死覓竟之法也居南京以所學偶後進從者衆然晚修念佛三昧泰昌元年辛酉八十五誌之端

熊開元

三峯北禪語錄序

於開口不得處說法方是正宗于下手不得處用工乃稱絕學今人浮修行打坐依經傍律一切憧憧知見蘊在胷中一遇上善知識言無躡蹤不得個方便進身的法子道與我機鋒不對便自撒開正論別理閒言增長無限我慢貢高習氣是猶五都市貴奴貯竹頭瓦屑以至金銀七寶百貨具備以待過客直入

而貨售則適然志滿自以為無求不應如有要人語以是誰實法等於龜毛則怪詫之以為妄語雖捋其臂而告之未必不顧如是說法誤盡兒孫止做得個骨董漢子如是用工忙枯腦血完不得個婆矧生涯便恁麼會道能行總是識情搬弄于祖師頭邊的事全無交涉安得有出頭日子痛哭三峯和尚闡揚宗旨不啻千語萬言而其教人入處卻獨拈箇竹篦子話頭硬柱着令學人苦其無有門徑可通遂往往葫蘆提放過甚有疑其誑語者殊不知話頭之妙正不在通門徑門徑不通一切憧憧知見都無用處平日蒲團上收攝書本內鑽磨眼孔邊定動靜皮裏打算底事只得盡情拋卻到作商量久久忽然坐斷內

無出路外無入路撞ㄨ知見一時頓絕不識此四大置在何處
使是法身現在止為鼻孔不在手內尚爾死活不得自由一日
頂門霹靂於無諍無縫處撞開鬧板一輪杲日當天頓見娘生
鐵面始信憧ㄨ知見我空裏元無他分就使塗膠黑漆也粘惹
不上只落得個希條ㄨ地無上無下無左無右無古無今無大
無小無裏無外一齊函蓋圓覺經云百千世界一滴之雨皆能
知其點數楞嚴經云各以衣裓盛衆妙花供養十方如來即以
食時還到本國此際看來都成實義更有何身心世界虛空國
土得為語礙如是迴入火宅中閒徑行直走不用垂簾閉戶塵
勞猛焰眼前化作清涼先德謂大裏生蓮豈謬語哉然要知是

大悲蓮花非有甚神通法術入大不燒原是入水不濡入泥不
污底本分但要直心長養可如斗大即可如車輪大即可與八
萬四千由旬等大十方三世諸佛菩薩納於是花一葉之中都
無逼促又何大宅之足云不然者或拔置瓶盆或用奇方接蒔
或屈曲枝莖倒栽泥壤不逾時日與敗艸同朽腐耳可不察歟
說法用工至與歷地終日搖唇鼓舌搽掌磨拳父母未生前面
孔未動一纖塵許還有竹篦子無恙老和尚無恙便好鼻天鼽
地大睡一覺慧師非誣人非自誣也余自吾鄉覺來大師所出
山二年於茲未見有拈及此者一日過玄墓山萬峯古道場得
見和尚初語間未能得其底蘊尚未襲服是夜別去方丈取和

尚普說法語諸集批鐙朗誦一過遂竟夜不能成寐明日再相
舉證始知和尚吾師一流人千里玄風立教不同而宗旨自一
宰官居士正好喫他三頓痛棒非敢手也因索其未盡傳之語
錄得四卷凡一百五十四篇急付梓人以廣其傳參學者須刻
盡知見降伏其心一聽和尚鉗鎚方于此四卷中一句四句有
個入處不愁不悟不愁不了若曰和尚誑人則釋迦老子誑人
臨濟德山誑人慧師誑人萬峯無念誑人我　太祖高皇帝見
無念則喜去無念則思是喜是思為因為想若稍有纖塵知見
在世界便是狹小有天子明堂無和尚結菴處矣

居士傳燈開元寺魚山湖廣嘉魚人也其家敬奉佛持不殺戒天啟進士出為崇明知縣移吳江禮三峯漢月禪師書問

性優激發精烈已徵授史科給事中以言事為輔臣周延儒所疾貶秩乞歸與同邑金正希友善切劘大義忠憤出於至誠以雖鄉正賢不肖為至嚴已而起為光祿寺監事遷行人司業禮部十三年起儒復相魚山疾其舉措失當遂言輔臣不職帝方倚重延儒恐其言切遂下錦衣衛獄拷掠慘酷舍給事中姜埰加農亦以直言下獄帝恨兩人連至于刑杖一百仍繫獄頃之延儒得罪賜死言官多救魚山不聽十六年遭戍杭州三月抵戍所而流賊遂以是月陷京師矣如農亦戍宣州後薙髮於黃山禹居蘇州卒如農嘗以書問法於魚山曰衆生叩於心空境空處略知趣向然只完得吾儒知止工夫於靜定安慮得種不著痛癢乃諸祖師極口誡靜勝為非古德云恰似木人看花鳥到得木人地位非靜勝而何魚山僊之曰承示於空處略知趣向空是何物可容人趣向既有可趨向又得謂之空耶譬如木人未嘗知有靜勝故不緣而無花鳥不驚纔知有靜勝畢已不靜勝矣此如證得一法止水惟恐人撥動則逢澤復生耳蓋靜與動對成與主對初向道時覺住者臺勞可厭自然謂靜與成是勝境若明眼人看來全屑屑總無休類須知更有向上事在所貴學道貴了生死故當不顧身命向無可已鼻處進步若只圖順易可以攀緣認定有證空一境在非心非目之間亦祇是死水登

之則是撓之則不是去道遠矣魚山後為僧名正志得法於
靈石繼越禪師遷華峯翠岩寺終老於虞山

聖恩問道錄自敘　劉道貞

火不自揣與一二友人結社講學已而先君見背歷遭憂患忽忽無處世意又以孤身料理門戶弗得自由每念先師朝聞夕死之訓大易原始反終之說悲懼慚憤不能已；問讀諸德語錄每以釋氏了生死為自私自利吾儒學問端不在此嗟乎生死之於人大矣生死不了則疑情不盡疑情不盡安能覺已而覺人吾夫子之道故如是乎從上古德瞭生死之際如洞視門戶來去無礙由其平日知見透脫理地精純高；峯頂亭深；海底行近世禪風鮮克有此蓋不特儒失其傳而禪失其禪亦

已久矣去歲於玄墓山中得遇三峯大師反覆窮究火窺宗門一斑雖不敢自謂了了而徹法源底中興臨濟舍三峯吾誰與歸錄成師命予刻之而囑熊魚山先生為序以熊公護持吾師義重萬也會予不果歸不得見熊公錄置敝篋中吳越同參多向予索覽不得已删其三之一刻於武林遵師命也寂音禪師有言諸佛甚微細旨非凡夫麤浮心識所能了達而一時交游如徐師川韓子蒼之流片語間談亦收錄之無遺三峯之意其亦寂音之意乎刻存之明師友之誼且識予南游所得云

書周季侯先生八識規矩頌首　　釋法藏

紫柏大師深得相宗主旨超於三量之外故能臨行如脫破

2975

草鞋此道傳之果清；公授之季侯先生觀其方擬走杖問候者感切驚惶公獨操筆注八識規矩頌後死詔獄七年後重檢舉禮如生當知二公皆從識盡處突出一竅自由自在如此苟非水乾月落一鶴獨鳴何能爾耶因書小頌於卷首以贊之

現量捉不着比量心不到非量如夢中三量皆無心以情無所留寸：如斷霞譬如刀截蚓兩頭皆能動豈是心識在為之礙生死二公擔楚極透此向上事聞龕開柩見久，身不壞人能讀其頌無生亦無死

古德云身是死物心是活物身活心則死身死心方活從上諸佛祖在活物上作活計不在死物上作活計也若意識未盡則憧；知見憑無用處須盡情堵絕不識此四大置在何處向無可已鼻準開閉拽一輪果日當天方見娘生真面○

西屏曰欲明性宗必先蕩相若相未蕩盡則意識猶存安能生死無礙致知欲出離生死先須打破情關情關既破則性體洞然光明通達徹上徹下有何理之可淨何事之可礙哉所以能出生入死解脫自在遊入皇羣之路身是死物心是活物身活心則死身死心方活佛從活物上作活計不在死物上作活計也

聖恩語錄序

周永年

三峯和尚以篤老人之嗣孫來居鄧尉祖位重登宗風大振當提唱之始年亦預在參請之末語出錄成請以入刻同事者謂年宜有片言以引其端年於宗門曾無一知半解安敢輕語機緣妄談般若特因輯造吳都法乘一書亦嘗粗識前言往行則請以記事代鼇言可乎當六祖之已傳衣而未下髮也聞其風幡非動之語即從衆會中推出為天人師者實維吳僧印宗

是舉曹溪法水靁漑天下緇流者我吳人當居首功當五燈之末出也彙集佛祖機緣道景德傳燈錄實維承天道原禪師是舉列傳心印勘定後世禪派者我吳地又當稱武庫臨濟一宗其嘗開法于我吳者如翠峯月南峯廣定慧信瑞光月般若端薦福真寄瀅圓東齋川寶華鑑泗洲元永安正慧日道育王裕南峯辯靈隱遠明因玩雪庭淨寶華顯覺報清等諸耆宿固代不乏人而虎丘隆之後乃得應菴華以至高峯妙中峯本諸大祖師則楊岐正脉獨此一支經行于我吳者為最盛幻住之子雖有天如則師居于郡城之師子林乃若遇山懸合其師記遺徒入應夫　帝召則幻住之孫萬峯老人在元末國初興顯於

我吳者為最著厥後無念學既別住九峯虛白昱亦別住東明月江淨又別住古道所謂寶藏持之的裔傳至龍池金粟而還歸古墓直繼蔚師者則惟我三峯和尚而已和尚得心於高峯得法於覺範皆以無師之智印不傳之秘舉近世兼打坐者苦其沉滯兼講究者痛其廉纖而悉去其病乃往嗣金粟單提三頓痛棒為黃蘗再興而和尚重豎三玄要四賓主如臨濟復出會萬峯禪院久已化為酣歌恒舞之場者得徐氏喜捨而復返為蘭若和尚先從諸地主檀那之請而入院安禪復狥邦君暨諸長者之請而開堂演法此語錄之所由布也光是山中所鑄法華鐘屢放異光直貫塔院初謂聲光交攝舉皆經中不思議

力今乃覺為大善知識瑞世之徵矣年慶此遭逢轉慙稠儒猶
蒙悲憫時加開示爰表中吳之殊勝並繫祖鐙之繼承使于末
展卷時先生一段希有之心底于未開口前一個會盡從前向
上之旨是為序

付法法語　　釋法藏

余于三峯萬峯之付法首從天啟丁卯付梵伊致住持三峯有
上堂語數則證之至崇禎己巳復于梁溪錦樹菴付一默成問
石杲在可證項目徹四子亦有上堂語數則證明今崇禎乙亥
復于天壽聖恩寺付滄子垣剛石璽于磐鴻繼起儲慧刃銛潭
吉忍具德禮七人時因老僧養痾閩中未及上堂即書此以證

其未了不來等人老僧憶得者番筆以侍之餘不贅儻老僧不死如高峯在關或有斷崖中峯葦梯而入侍截纓者載付為法門大火聚未可知也更有數人青黃未熟急宜參大法玄要完事猶是老僧印下物不及則歸之清涼葦矣

法因集序

釋慧秀

夫福若同原讚毀異召曲士肆其詆訶詰人領其標旨性無分于孔釋言豈判於華竺哉良由智照不徹人我橫生枝覽不宏偏執自恣即法之因既迷其本即因之法亦昧其用矣吾吳王百穀先生天下才也文成五彩擲管生花辯溢四筵開言瀉水理高玄覽資充善應無翼而飛名稱蓋世不謀而會筐篚盈庭

大授既奇人爵斯賤遂使浦虛返来紱冠来絕漠幽巖家藏片
2982
管學山詞藁並借餘芬由是鷹俊法師出逸林說禮鵬者開士
旃巨海以飯瞻繡虎雕龍轉為護法金霏玉屑施作檀波南朝
古寺春華與貝葉齊芳北魏名藍麗藻與優曇比色一言歎美
音滿閻浮一字褒嘉功超累劫波旬聞而斂迹天魔見以投誠
嗟夫覺路凄涼四照收光之日祇園冷落三檀振槁之秋是非
遽起曲直烟消不悟根因徒增紛擾雖曰嬉笑怒罵俱為佛事
詎識泥犁化樂同本妙明第不懷私即稱無漏若復滯相已墮
輪迴先生秉懿直之衷讚竺乾之法本無人我奚執破之云乎

頌古語錄序

蔡懋德

今天下聰明強力之士率喜為義路之學彼其心識之所依通既日有可見之勳而靜景之所棲泊又嘗得幽閒之樂且學問愈深我見愈重與人隨順贊歎尚肯盤旋與之當劈棒入骨逼拶則且怪且笑直欲作無禪論矣而一二善知識參教明宗徵開一綫此為接引學人地非不婆心甚熟而教外別傳之旨當前問電之機遂使覿而差池交口唾罵所係殆不小也嗟乎時當末法人勘深心葉公一生好龍見真龍而怖走豈特此一事為然哉法華云惟有一事實餘二即非真三之病蟹竹難數而獨舉前義路之學者蓋學人酣醉于他路其眯巨其所爭在枝節膚貌人得摘刺之故一日惝然猶易學人酣醉于義路其眯

2983

細其所爭在根荄命髓人偏尊貴之故一日惝然反難古德謂
以思惟心測如來智如採螢火燒須彌山使以文字道理求祖
師禪不幾仰箭射空箭盡而莫得虛空所際哉噫嘻未易言矣
今烏黑鶴白鸛長鳧短有目者能辯若躡泰山巔望吳門匹練
即顏氏子且在惱悅縹緲間況餘人乎此非眼開心直真參實
鍊者其孰從鄰居抄忽之介而洞然別白之三拳漢月和尚得
法全棄而智過于師精微自闢固非廓門外人所敢料量但覺
其提警學人處如萬仞壁立不許攀緣亦要勿畏險危勿恤身
命一擊一撞斬關直入：得纔好商量正如人遍身麻木須一
針一錐得其穴道使知癢痛方好下藥而學人于壁立沒攀緣

一步使已瞪目搥吾椑臂不前又安從量其人後所詣之淺深而譖之訾之也哉然和尚婆心較熟不妨以文字說法語錄若干種皆所謂舌頭談而不談似有義路而盡絶義路攀緣之愈見壁立而一往猛擊自有道開時節者也近見諸方競抹殺宗旨致窮主照用末後句爭極妙的骨髓盡喪僅以一棒一喝一聯詩為得旨其間線去絲來淺深起住魔外佛祖之分無從勘驗乃不惜口業一一將古人差別公案頌出俾大心凡夫即有入處正好力參以振續七百年臨濟之燈此其心良苦矣廓根鈍習濃幸從和尚法門小具信因誓此生決不作文字禪自了而大事極則實未死心煅煉透過何敢容易置語第丁佛命懸絲祖

道孤危之際率敢昧吾本胷微光屈殉時賢堂尚而逸巡囁嚅不一發明其說即故不揣謬被管見以請正于天下後世之大聞心眼直斬荆闢者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廓于和尚亦云天下後世果有能從之者必知廓言之非誑也夫

如歸子曰讀宋義言明季士大夫學道者多入宗門如金正希蔡實柏讀陶菴錢啟忠是也然皆以忠義名一世宗門以無善無惡為宗如諸公者血心未化在宗門不謂之知性也固哉宋儒與佛有二性乎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誠利之則忠義若禹之行水又何血心之能與禹大慧亦云菩提心即忠義心是舍蔡兩先生書其於君臣師友間至性激發若水寒而大熱然其真大夫之雄法門之傑乎○王大紳云聖賢之學當止則生當死則死一循乎天理即此是忠義即此是道但於忠義上一哼好名之念攙和不得纔涉哼字便非真實於道即有未盡也佛喜識

之學如何是忠義曰本來空是如何是本來空曰忠義是當體合轍如此即是一真實而已矣○語禪宗者每曰活潑圓機非靜室蒲團兀坐滅一香求急切不被你活潑至圓機使聖人措手非有壁立萬仞根基何處下圖活手段嗚呼火宅蓮花長成不易討佛罵祖地位甚難不能為鴆摩羅什奈針而欲學其高空未有不敗者也

三峯藏禪師松陵聖壽寺藏雲堂語錄後序　周永年

三峯和尚以今年正月應吾邑聖壽寺蓮上人之請拈提智證傳文則閒語年華云吾顧提此傳滿十期今則將以此一期當數期畢吾志矣年以其語乃策勵聽眾使併力研味勿吏等待他時後日云耳乃二月中歸山五月初即閉死關七月末旋以辭世則回思此聖壽一會準之於佛似若將般涅槃而說法華準之於祖則亦所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之一候矣提傳語句

2987

聽者私各紀錄未敢刻布此錄所存則皆舉揚祖道開示學人之心要也和尚平生說法筆舌皆如泉流雲湧而出世為人心腸乃竟收拾在此一帙讀者當無忘其最後之付囑也已丑孟冬晦日

居士傳劉道貞字長倩四川邛州人少通經術舉於鄉登明四年下第南游得三峯森公語錄讀之歎曰何意末世遇此強寶亟趨吳門參三峯於鄧尉山中結制度夏轉益迷悶三峯亦豈不開不說言句是為大病此後不惟參古人意旨即自己下語意旨亦須盡徹方得受用長倩乃更加策發久之偶舉古德語忽悟向中意旨已而看有無句公案於樹倒藤枯呵呵大笑更無下手處三峯廉詰之曰非不更有進處意也於此契證一番耳三峯曰子已悟得一句便如根本智矣若其中差別難明迹使與證無有是處自久溫研證入無心玉缘自然入佛入魔生死自由也後歸邛州張獻忠陷蜀羣讒毛降長倩曰如何提事罵得個降字被執危坐罵不絕口壁觀去有聞道錄行世○舉奇字棠蕐欽縣人常居僧舍持

佛戒居蘇州天馴山德雲菴最久其妻至輒引避子死不弔也嘗示禪客曰參話頭有法何謂浅一念真疑無間斷是也如高峯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世間一切萬法總歸一法畢竟歸在何處決定要討個分曉此之謂一念真疑也一者心也一歸何處乃是處而無處無處而處若真有處則不是不是謂之第二念盡落知解愈精去道愈遠近世參禪者都從第二念而入皆是意識依通認賊為子可不哀耶何謂無間斷不論年月但時時刻刻一念真疑而參必要實證實悟大法現前而後已若果如是無間斷自然有日不期而然話頭參破而明心見性矣又云古聖道理盤心易曉差剔智難明大凡真參話頭若不到大徹大悟斷不敢開口妄談佛法一大徹大悟縱百千機緣萬億公案當下一串穿越榊在眉邊若也未能只搞摩得依稀彷彿向人前拳三說七指黃道白者盡是汝意識中狠藉糞穢也於是集菴改之曰涅槃心一曉差剔智便明康熙四十七年終於德雲菴有剔傳錄八卷行世

大明高僧傳序

范景文

往時雪浪大師掀翻義學窠臼位下龍象未易指屈一雨潤師

其白眉也汰如河公乃潤師高弟倡明教乘為時所宗昨歲飛
錫白門講經報恩禪院聽法者萬衆余時野服簪輿造山舍塵
談恨把臂晚未幾歸吳門余贈以詩有弟教成花作雨維摩歸
去古無鉾之句不意遂成詩讖僅數日邊示疾辭世聞者莫不
泣涘思慕今年秋其徒道凱持師所著高僧傳屬余為序且述
河公之言曰此老僧三十年來苦心編纂為傳衣正法眼藏須付
剞劂必求吳橋司馬弁其簡端余惟燈錄自大慧而後寥寥散
見莫可稽考豈非禪乘一大闕陷事河公枯節所指遊徧名山
古刹搜剔碑版攀藤蘿摹剝蝕次第彙集曹學憲能始復出鄴
架所藏倘筵佐之閱三十春秋成此一書自趙宋至昭代四百

餘載不分宗派凡真正佛子略已該括取剛寂音之傳僧寶系以論贊詢法苑之勝事求龍宮之秘錄也余於禪觀之暇持涉教乘每歎逐堀者爭趍一千七百熟閙處鄙姍教家饒舌為不及竹篦子一句嗟乎外一大事因緣豈復有玄要河公炳此慧燈續修果位從前舌斷雨露手捫日星一片熟腸三生了悟總此一編嗣續已盡禪教大旨毫端放光令人展卷如親見龍象蹴踏一切俗漢鈍器又何能贊一詞耶道凱扁公親受記莂箕裘勿墜較閱是書不啻三轉語報師恩而余以連社氣誼匪一朝夕爰告同人因為梓而行之肯棠荷爭已秋杪愚仁居士范景文書於白門之餐冰齋

吳釋傳序

劉鳳

吳固輿區不惟所產材擅天下即有道者多擇居焉夫固謂山川風氣秀靈醇和乃鍾之人故自昔來萃止吳者遂無去意若沐門邇焉世外乃亦恒來吳及吳之人學浮屠者多頓超無學解脫自漢迄今不能盡搜引聊據所傳聞略載之時代或不能詳而況所詣悠藐不可測知何以論其人哉始吳主孫皓時尚不知有佛得其像慢之而今寺乃多云自未烏年且往者寺被帶山澤及城邑都市往往而遍高臺累榭尤極瓌異而田宅皆膏飫侈麗其徒亦盛今陵夷燼謝幾至墮地勢家所占據及僧自隳壞不可勝述此非獨吳他所亦爾夫其在國初無事未遑

方被草萊建宮室而撫使者周公乃能斥其餘盡作之即招提蘭若宮觀藥櫨棁栭無不更新極壯固崇博必財力甚裕順人情為之故其工役率非今所堪而在當時無閒言名流於後不衰殆不可知何以致斯也今廢撤者無論即小壞欲修治且不能而況為若所為乎古佛刹名存者多不可復考湮喪日甚無亦僧非其人乎若像教猶在當復其始無難余故載吳之大德者藩以勵其新學初發心者

續吳中故實記二補遺序　黃魯曾

嘗聞古先聖王立賢無方此保天下之要道也亦厲天下之至術也何也天生賢哲不能恒有全德而幽側之下一言一動過

人超絶駭凡覩聽者即當重之所以綸流方外亦有可取若動
以異(瑞)他岐昌言為害雖善莫彰則吾儒所體行者反有駁惡可
憎之事將何以處耶故片善寸益良士恐以為核一行高操君
子深以為寶且孤磬流音禪林寂寞獨擯絕力僧跡空寞而修
持不改講論不輟又有廉清洗俗之風恥貪夫而方著丈華耀
衆之技羞禎子而自顯比之道塲給事齋供虔心者何如哉且
竟舜之世未有佛老二氏佛老去衰狀絶甚而其行其術得無
可方葑菲乎所以法華雪梅慈舟楚英四僧者實吳中開士之
特也已況生民綏猷者寡而徵典者乏無讓金解袍割股炙艾
之節澆然頹然匪忠匪厚甚至或設穽以為掩良之謀或懸餌

以為誘愚之計靡所不至無乎有遺則佛老吐舌搖手驚辟遠避矣言而逮是彼佛老得無有以進而儕諸哲人哉

金井菴志序　　渚之恒

今禪林法胤華葉相承莫盛於雪浪大師之派其智慧通敏特達者惟三吳尤矯：蓽出自杲公標詞翰之林潤公浸公建法幢之座而多聞辯才含英蘊真之侶一指破迷一言中的于林座有光吾得之齊門金井庵不減當年華山夜會也於時杲公潤公四三人年皆稚弱每理道遙逴相難各有遠致而吳下宗風實因以振賴是公晚棲吳境其興起未艾以所見如般舟寶所修已處凝諸上足皆定慧有餘塵坌無染持詩文相證為之

傾心值等慈師夜半出黙頭石歌誦之若有深契遂屬為卷記
卷倚齊門之墀濱於隍繚左塗而止于閾以衆金繩宇屋有制
卷熒燦然梵韻亘空井輝宵燭闕如隔世門絶塵軌其所恢復
大莊嚴藉毘沙葦馱神運而大士垂慈檀信皈向者俱載之記
剳余茲所記惟其人則金井之間固東林蓮社再華時也儻同
衣振法並為數陳知余非有佞審矣

慧曇經傳總序

有情无情出現（俗現）世間（俗間）明道昧道謂為造化天神師出始知
世眩生生化化具在衆生方寸田中心想業成應報斯顯智愚
對峙不得不良（假非）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正法示宗稼（家像）亞非教流

行雖云祿惟寫目法乃通心終嘵然非祿以心莊內因外緣也且也聞聲晤入捷于影響一受成形六根互用其或執少遂爾失多此古昔聖賢執中過舉心目所在請以反觀瞿曇宣尼竝能說教佛得其廣儒得其略佛得其密儒得其疏二家之說故未可即亦未可離也必也為佛之徒借儒通俗為儒之子參佛究心毋論巨細遽為君臣乎余非頭陀曼纓世網身服孔氏口誦摩援聖訓凡吾則不設（敢誣）階凡入聖故自勝心大晤未開先從小者音聲之道聊以追跡絕不自為一嗜述作殊塗唐梵恩以兼通此則吾決所繇作也境路一通不從外得到此始知金泉珠寶象馬牛羊人人具有如或不爾猶富家兒不堪主器與

窮子等其所不通有二種（非種）人難化剛強自謂亏（于）（於）（倩）（文）（訫）无所不得（得）（易）（皆）染流俗猶嗽應世寧肯深（深）（訫）迷（迷）（未）（非）痛此二生虛生浪死一日有識毒路皆非借此聲聞譬之廣渡勿以小道宅寰（寰）（非）高蹤无上菩提棠亏覩史語言字字三道寶街除是飛行天路念（念）（俗）香寸心得失毋自相欺

丙午仲如望毋日孔氏之徒趙宧宪自述

刻楚書釋談言小引

釋談真言世諺華文未究厥始學地知識誤以世法揣摸謂普菴此方祖師何事作彼土梵呪哉解意義不能無疑哉華行人癈勿宣誦寒山凡夫因緣說文長箋博采音聲字毋類成惡書

經傳即藏教未收者亦或取去以至外道文字凡係音韻之學無不收攬將廣心目遂得大梵品目釋談真言即世俗所稱普菴呪者是也菴係唐人習謂唐語唐梵不無訛豕特從西目邀請燕山沙門仁公校閱補訂隋命增兒摹大梵字刻併總持與華嚴字母相為流通二經皆出總持作法小異總持為萬國文字之先文字為十二經文之母能誦總持如誦全藏功德海量可想見矣故二真言者竝詷和音韻以音聲為教曼殊說字母普菴宣釋談無有二法德不及菴而以遠國耳目聞見輒欲裁捐伽陵僊音：聲之教幾乎復晦就任其咎是以表而出之匪直老和尚忠臣孝衆況淪津梁寶檥願與同社同衣共焉

明萬歷辛亥秋日吳郡寒山迦羅越趙宦光元夫氏述

字母總持引

居士傳趙氏夫宦光太倉人家富於財以豪華自喜中歲忻
節讀書遨居吳郡支硎山南名寒山廬親墓旁疏泉鑿石結
構幽邃居常奉佛斷食肉者書号護生品盡勸世人斷肉其
言痛切客至事設蔬果雖豪貴人必強食之曰不可不令渠
知此味也已而有疾或言當食肉不尒疾且劇答曰若疾小
加豈須破戒設為轉劇便此歸逢一頓破戒帶業長往悔可
追乎客有被虵螫者殺之曰吾以貧報怨也元夫曰非也不
殺則直耳虵之無知實無可怨念而殺之得為直乎嘗與客
行遇二人驅六豕赴屠元夫為誦阿彌陀佛一客嘲善元夫
曰我誦佛号度六豕義少度二人義多何設豕今就屠受一
刀告償一償畢償償已畢矣：樂國放屠豕人驅豕一步剖
豕一刀心一步一造地獄業趣入苦境而彼怙然不知警懼
可無哀乎又嘗勸一老人斷肉老人曰余年衰不能不貪肉
舍尒夫老猶愛命未老之肉尤受刀劫於心安乎未死防死
慘死之肉恣意吞嚼於心安乎大厥中卒於寒山妻陸氏名
御子與元大何遽能誦文

燕山沙門仁淳傑集　寒山迦羅越趙宦光校

字母為文字之門以總持諸梵書故一切文字由之而生因名曰母據大藏顯密經論無慮數本但句有前後字有多少增損不同惟華嚴字母流行於世然不得其根原雖唱和者衆而不知其所以為字母何以立名何以為用何以取法因昔人譯成唐言遂失其傳余嘗質諸西僧始知字母出生之法諸經論中惟金剛頂字母句數完全取為成式又采貝葉真楷梵字轉讀之法錄為法喜餘樂且總持教中斯為關鍵學者不可不知將開列字母諸條于左先為之引云

字母答客問

或問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子今以字母舉聲之道而示人寧免著聲色之詮乎余詹之曰色相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獨非佛語乎凡愚妄執聲色則墮常見若執離色聲則又沉斷滅而如來果以相好嚴身梵音演法故見正法者不應說法斷滅相如陳那比丘聞佛音聲而獲四果觀音大士入流亡所而證圓通善執唱阿字而入般若香嚴聽竹響以明本心以至樓子歌聲棺頭哀語月夜鼉鳴櫚上雞叫漏山呵：雲門鑒唉大地出琴聲應乾王之奏樂驚起從前物蓋趙老之聞雷此等聲色是乎非乎嗚呼聖賢即此而明心見道凡庸即此而惑倒沉淪故佛言如

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光起譬之于火智者熟食而除暝觸者返燒其手矣又譬之水智者飲漱而灌濯投者返溺其身矣夫水火何嘗有意於損益哉故知境無好惡縛解從心耳經云諸佛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治世語言皆與實相不相違倍而梵音寧非實相哉如是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而圓音落落充徧十方虛空矣何者是聲何者非聲哉

學惡曇記

宣光髫季得四聲等子於先大夫齋閣始而不知其誰何徐玩其字關聲具井：不紊若有所遇乃知前賢聲韻之學補不足以示人之妙于是心知其奇書而莫能成讀也因捧以請之先

處士先子曰此吾州刺史劉君所刻翻西竺之秘文續東土之
絶學寄元文於有位屬有聲于元形千秋奇韻萬國同文盡從
刺史發之不可不通其蔽也汝求其學尚有佗書為之引導不
得彼此發明終然聾瞎耳于是再探故篋得門法玉龠于亂籍
中亦劉本也間有釋氏語由是求之名宿中人遭蜀僧慧鐙得
其教本一二視劉刻小有出入不大相遠講論數日稍知下手
終不能見其根原知前所謂玉龠者齒與之鈎鉗非門闌之鍵
匙也遂弃去更覓最上名流往往相過者一皆鐙僧及癸巳冬
將為先君子施焰口法供時難其人吳居士示我近數北方文
公持誦真言廣長楚呗非他僧比不肖側聆下風歎未曾有遂

記淨侶之並試叩前書公卽未能嚴習而亦大自究心聞所未聞十常八九且云此道非華法五天之學知者蓋勘真定有淳公者其學十過於我彼時禁足他山未可猝遇候公解制子其卒業于時思見淳公旦暮遇之矣次牽訪居士于譚堂因求公蹤蹟居士云制期近矣日且相過余之思之與子偕積語未畢有一行腳洒足堂下問其名卽公也三人相視契若宿諾繼有鶯師者烏思藏比丘也善彈小西天字母時遭多故而居士謝世公亦解禮神化大肖負土山中无有寧輒別二季所一日公擔笈且至謂余云從是南行不逮數千由舍黑來此土无可久要將與子俱有泉石能以一架漱相偕足矣不肖擊類欣忭訂

期結茅紫泥潤上曰法藏蒼公遊以大梵題額連摩爵法日月
相浮巖確華梵自成成迄壬寅幾傾武庫學非一藏時同五載
時以公次每有剌麻頭陀奉憲臺相示以故聲明梵冊大藏所
不載者亦歸吾山中一日公將振錫他山留不可得辭曰前有
成言三年為期今期四改矣同心遭遇不覺逾時也亦猶虎溪
之過數豈堪留戀以連多謗樹下一宿有愧昔賢遂入西目春
秋遒邁日月悠悠恐此道之終昧形骸若寄願斯文之常懸意
公每云門法安設後人之過舉至若就形一類尤屬謬庶可无
一言靳其末法乎由是以等韻諸文剌其所長裁其所短作發
凡第一以內典諸文外典各毋兼收並錄作悉曇第二以篇等

排攝仍其規制正其舛俗作刊定第三窮其音韻會其唐梵作五聲表第四削其元形就吾方俗作四聲表第五韻學散亂古今離合今悉采之作通韻第六敘而題之曰悉曇經傳若夫字義諸書詳之佗牒不在是也校書未竟公還行者持敎金剛頂字母及梵音十二轉表來自西目視昔耳加釐正其互有出入者乃兩存之若顯誤者則竄易之皆金剛力也十二轉者即十六聲母攀梵攷詳或全或闕昔公亦不能无疑及讀瑯琊氏藏苑弇州為典屬國時官家具有其法略為鈔摘其言以為後四母音聲微密彼此難辯東土古強泯歸佗母以故西來貝多每為刪削是則十二十六元他音義惟不為用者表不具耳于是

一如公本謄入前書隨取攝拖華言聲 玆獻華言明 梵本請公翻譯
公旨極言翻譯稍譌无量罪過故不強其所難不肖以為舉爾
所知置其疑義未為不可不然後之君子能通譯者未必能通
音能通華者未必能通梵一日暹翻一日法閒流通法藏豈宜
佗委此本首題永樂二年姚廣孝監譯則知內有華本竟不知
何義不賜入藏求之多方內外二廠悉不可得願公小下毋銛
大宣聲教為恵曇大輅道路一通人人得見佗邪真指時時得
聆廣長妙音其功其過必有能定其重輕者即有疑義不妨詮
易訂正于他時于是纂述之意无遺恨矣
寒山老人曰固聖經者外典冊守律藏者謝華文即釋氏之本

教而亦審音者難于義求義者薄于音卽復兼晓者亦且南風鴃舌北調木強東音口不能彈西話舌傷于卷獨吾淳公北産而久居南國西參而東人多與得之剌麻參之韻主博于大藏正于做心東方偏音而婁東為新聲所尚見謂比越調則直而和推校吳音又滿而不乖可以調四國補八風不肖幸生海曲習業吳趨與公周旋復非一日參華楚難南北補聲文佐儒釋各出所長始得大備偶然遭遇若鬼神使之成就後世假手兩人耳不然闕一不可常曰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于是為之記

時萬歷丙午秋日吳郡趙宧光書于寒山之小宛堂

尼襄塞非高蹤无上菩提崇亏覩史語言文字三道寶街除是飛

行天路念(愈)俗奢寸心得失毋自相欺

丙午仲如望毒日孔氏之徒趙宧充自述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二下之下終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三

吳江周永年撰

儲供篇

聞法欲食心雜可慙法食兩輪轉處相參畧條束腹饑亦何堪蒲團持缽事復難兼吳田雖薄香飯無貪但毋脫粟近助精藍庶儲供二十三

常平田記

龔頤正

兩浙西路常平茶鹽使者治平江自行殿駐臨安視昔畿內若節誕彌奉觴稱壽兩宮之庭時為盛典先期環月率其屬即府城東隅雙塔壽寧萬歲禪院建祝聖道場備極嚴奉是院肇唐

咸通逮本朝雍熙創造雙塔至道初賜以御書遂更今額乾道中始準律爲規模比舊新增四衆歸仰雲水坌集爲一大叢林建院之民王氏捨貝部之田五百八十餘畝撞鐘擊鼓食者日倍帥常經營而懼弗贍紹興二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新安高弟就界使者節兩朝所知德意孚達期年于此利興害除魯崑山屬邑宰王有田七千餘畝沒入于官一時貴近相先規取牒訴勞午公晓以令甲皆不應得命有司召佃如式而長老德溥因以千畝爲請公委有司給之抑權放豫平訟息爭不惟法理適宜人無加喙而院之衆藉是庶幾資以無乏祷祠之地報上義深夫一用至公而二美具非公其孰能之德溥屬願正記本末

於是乎書公永嘉人徐誼字子宜學有師承德業宏遠固將推之朝廷見之天下與來世此蓋未足云三年上元日具位龔頤正記

元文宗

詔以平江官田一百五十頃賜龍翔寺及崇禧寺詔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賜予者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役元史

報恩萬歲賢首教寺長生田記　黃溍

平江報恩萬歲寺其先吳大帝赤烏年嘗為乳母陳氏買田造寺名通玄至唐改賜開元觀五代錢氏時更擇地徙置之田亦

隨徙已乃取支硎山報恩額建寺補其處今有寺之始也寺旁
有文殊普賢法華泗洲水陸五院宋季悉合而一之遂爲大叢
林凡學乎賢首氏而游其地者咸聚而歸焉歲阻入田租不足
充其食其徒蓋病之久矣大德中颶風起海上穿城郭壞廬舍
寺適當風之衝屋盡毀領教事者率爲之倚席不講而竭其晝
夜之勤以支傾而植撲未暇謀田事也延祐　年夏五月佛性
圓融無礙大師祓墨書嗣住是山首捐衣盂資以倡衆鳩材僝
工搆鍾樓高至百三十丈飾鉅閣覆佛涅槃像尋又葺樓僧演
法之堂方丈之室於是皆之所有皆復完其未始有者亦無或
不備而寧蘧廣靈厚棟大梁敞顯嚴邃視舊有加主木既記乃

大發松筠市田三頃有奇募施者又得田十五頃有奇以為長生田而別籍之歲推有齒德者二人受其入以給學徒之食且俾筦庫毋啟與而聽主教席者稽其出內謹事得以不廢懼後無所攷而志之弗繼徵文以紀之夫報恩為寺垂千百年而所以食其徒者待師而後具蓋師之單力殫慮於此為不易矣惟游於斯者毋苟利乎安飽而務究其學焉庶有以壽國福民而延其施於無窮也師名傳教字別傳舊僧任興造者普修普炤輟田以相之者允貞普頒也田失卹而落之詳自有籍至順三年六月既望應奉翰林文學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黃溍撰

上方寺置田疇記　　僧淮海

其區為東南之勝湖以頃者三萬六千山以名者七十有二天光上下煙雲有無風帆出沒渺乎蓬嶠之可到若夫差留連于銷夏毛公棲遲於林屋蓋洞庭絶佳處也草木蔥蒨居民淳古業以漁釣藝植五峯尤為萃秀文岡蔓麓佛僊多依而廬孤園寺在其下梁將軍吳猛所施盛時衆至無所容僧有厭憤開者陟上方別業數椽高明澄遠宜禪誦唐會昌六年也厥後歲增月建成院乾淳間有無證修善師出自閩偏參訪方遷基考室疏砌垂三十奉所當有者畢具嘉泰開禧無證再主萬壽衲子歸心信風傾向曼秀上人復佩師道力於彈指間聳大樓閣於門

度血書華嚴經乃師儔所業也上方之名始著師曰美哉吾蒐裘也微恒產曷能久安抖擻尚得千緡屬其徒可任者曰元素斜壇立周置晦僅二百入租能倍之香積既充雲行水至平等無礙永香火於深雲傳鐘鼓於下界巍然宰堵無證不亡頂雲垂素亦老矣念厥艱難庸詔來者請記余曰道非人不弘人非食不支行乞吾法也當時已有過午餐況像末兼并嫉吾病民者夥矣於予并賦既開病民非一端也今上方營二頃田存千指衆安居而暇食五觀之餘罔或逸豫盡思所以濟民者而去其所以病民者則素之心可塞也若田卿都比界備載於券予書其所序如此西山之遊栩栩飛動尋香山之留詠訪角里

之遺蹟窮幽透深窮高極遠他日尚能賦之

福源寺田記

黃公振

田疇利天下尚矣神農作耒耜后稷教稼穡一或去食人類絶矣釋氏雖以虛無為教至飢食渴飲未嘗與人殊鐘鳴鼓奏展鉢待餔非有田疇則何以哉福源肇於梁之大同廢於隋之大業復於唐之貞觀大於國朝之紹興殿宇鞏然古蹟僅存東西廊廡映帶皆比年草創之規模也寺初未有阡陌慶元改元比丘志寧詹發宿心營浮屠宮向里人勞杲為常住二時饘粥之計慨施錢三十萬緡今典寺慧通置田二十一畝有奇慧明又募衆積勤纍年合為八十餘畝歲有常産以充淨供免謀食之

憂彼給孤施園知末而不知本妙意設食可謝而不可常視此就勝恒沙有竭此食無竭勞氏之德溥矣予游西山十二年知寺僧亦不安食人之施故書之嘉慶十二年二月望三山黃公振撰

三峯寺莊田記　曹熙

三峯古剎也四面皆平湖遥岑屏列空濛是山屹乎其中孤絶而巧世人呼為小蓬萊以其與人境別也鐘鼓三百年風月三萬六千頃勝槩甲吳中高士往往萃焉緇是二時之供常苦不繼朝營暮求出者勞力居者勞心不知清淨之為樂移念慮於米鹽細故者多矣僧慧因者為衛道計鑿誅囊資鬻長生田為

善士倡此邦之人爭割產以助成之得田百畝視歲乏之數僅充焉使同堂大德開單展缽不必乞食城中而饔飧具足豈不美歟夫田百畝有限福利無邊歲月有期齋供無盡食輪既轉道心益堅推原所自烏能無紀耶噫事寘難於有始而患因倡之事尤難於有終而善信繼之是田也無時而已福也亦無時而已西方聖人之教行於中國果且如是而已乎果且不如是而已乎

興福菴齋僧田記　陳仁錫

甲寅之秋坐堯峯而志之一艇過石湖館我于清暉白雲之間嘗品峯題石或嘗暮眺星月相亂宿鳥撲刺予乃篝燈極思曉

起窗日太湖忙煮山泉朗吟于勸春之檐家夢之岡又時搞短
瓢與釋悟亮坐白龍洞言其師湛公蓋百年來吳中緇徒行義
高潔類師若弟者罕矣戲謂山盡石也石田可耕乎風雨欲來
藍硯池為寫膳僧田疏去今十有七季亡何貿田三百畝柴山
三百畝以崇禎戊辰歲中秋得請于邑侯陳公文瑞上諸督撫
曹公文衡自津役之外捐其緣夫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夫
不廣禪僧不盡食舉甚光今天下半浮蠹與其食浮于人也無
寧人浮于食方內外皆然而方以內似尤甚何也誦者居上爨
者居下是食有別也孤雲野鶴一飽逕去是食有節也飲食豈
細故哉竟舜在上豈峯躡頂能無動乎當事之風厲遠矣寺故

有寶雲敝衣糲食其道益尊后有雲谷王文恪作記云今天下之事廢而不舉者多矣彼獨何修有若易然者乎嗟乎廢閣在縣寓而修舉在佛刹士大夫斬聲力孤豢食而僧徒叩魚磬祝太平尚其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哉

吳江接待寺禪堂飯僧田碑記

呂純如

吾邑接待寺在東郭外之南津口為雲水之遊所必經駐笠之侶所時集寺創于紹興而名定于至元志雖不詳具飯僧事然想其所繇稱接待者非專供往來參訪之衆當亦無此名若近者禪堂之興在萬曆初祀則主事者為僧了空捐資者為邑中周吳沈諸大姓護法者為陸莊簡馮司成輩諸名公粥魚齋罄

鳴吼於虹橋雁塔之南而叢林始開又聞其地初為尼礫之場有婦吳門歸氏神遊其所未嘗目擊足跡而輒能言其景象如曾親歷者遂悉其紡績之資以偶締搆之役此其所感甚奇宜有異應嗣是則無邊海公以道行高嚴願王深廣求主其事益為遠近緇白所皈信施資雲委邑之宰官若沈中丞沈僉憲副葦亦益弘財法二施而叢林愈振海公遷化則復得密藏禪師高弟念雲勤公繼主其事勤公心奉慶剎氣作金湯善信捐助日增月益遂置常稔之田得三百餘畝計供衆之費贏縮不齊約每日須得脫粟數斗田之所入與衆之所出亦略足相當矣而米鹽凌雜每日猶須白鏹兩許則常取足於法事之餘

及喜捨之類於是持空鉢而聽齋鐘者無不虛往實歸而此叢林遂為江南之冠顧有田則有差者有司之常法而今十方主者撤焚修以趨徑役於事非便萬曆己未大中丞王沙王公弭節吾邑慨俞余輩若趙中丞李司馬沈孫兩方伯周侍御沈職方暨諸紳之請下其議於署篆郡丞康公遂盡蠲其役且著為令自後計畝徵租復計畝輸稅而國賦已完齋糧亦足飽香積之廚者安心行腳披水田衣者絕跡公門法意最善繕政為曹侯晏侯李侯每值編審皆驗前所給帖不復使與於踐更實出我王中丞公之賜而康公暨三侯奉行之德亦不可泯宜有以紀厥事蓋田不受役其議有三受賚者自屬雲遊之人肩役

者乃在叢林之主一不宜也置田本以植福起役反以累僧二不宜也且無論佛法即以世法言而使耒髭白足圓頂方袍者職錢穀之徵解於治體亦覺徵傷此役所繇豁於常住為甚利而於有司之法亦初無礙也況省供役之需又可以為飯僧地乎從今歷年千百載皇明紀歷永ㇾ無極尚視茲勒石之言為守土之則可也諸前後樂施姓名咸具碑陰吏覽得有所攷焉

崇禎元年歲在戊辰五月立

重江海寧寺檀越所施田記

鄒迪光

古者有寺則有田大寺千計次百計又次則數十計取其歲之所收者為食故其僧得不奔走於饘粥而霜雪之與憂盜賊之

與虞魍魎魍之與伍趨趄囁嚅忸怩顏面之不可與忍一意
晨鐘夕唄韻海潮轉法輪參繞猊座而求所謂十八不共四無
所畏三十七助道品之事乃今則有寺而無田矣球宮貝闕徧
滿世界而曾不得汚邪餕窶之遺爲四衆匕箸彼四衆者勢不
得不衹園而市肆白社而朱門槌椎而笇牘衹揚而韝斷禮足
而望塵舍僧事而俗事於是乎以貿易食以傭工食以造請食
以馳驟食以游手食而不知法喜禪悅之爲食其何以爲道婁
江海寧寺創自梁天監中、間興廢、興若滄桑遷改而獨盛
於我明萬歷戊寅間蓋有若王司寇若王文肅者以宰官而護
法於上若觀一若空山者以寺僧而闡化於下故因有寺而遂

有田司勉文肅去而邑薦紳繼之觀一空山去而如朗海祥繼之故前有田二十餘畝而後遂有田四十五畝合之得田七十餘畝不至稽天大浸鑠金石而為災則可晏然香積之下啜粥啖飯不必趑趄囁嚅忸怩顏面冒風雪犯盜賊觸魑魅而腹可飽矣飽可以學道矣乃寺僧悟深又謂時異事異懼後人之莫守有力者負之而趨也特乞居一言以當世券夫空言何以重寺哉當其成也而魔羅波旬阿修羅之所不能壞也及其壞也而天龍八部金剛神力韋馱氏之所不能挽也余何言以重寺哉雖然願效一言寺有田以貽其後之人猶家有田以貽其後之子孫也誰見不肖之子若孫而得有其田者又誰見克

肖之子若孫而不有其田者僧而不肖安所問田故嗜肥鮮藥而田不得守衣綺被繡而田不得守逐摩登伽而田不得守懷貢高上人之心而田不得守假募化以博泉刀而田不得守藉口參方放浪山水而田不得守多羅閣黎之不習誦訛訛故瞽其說而田不得守即頗持不律托支即風韻而田亦不得守惟奉三飯持五戒而田可守為法門肖子如來種而田可守守固不在權力智術也必權力智術而守必貴育披緇儀秦杖錫而後可耳不然而何以守哉或者曰佛剎有隆替時運有往復此亦不然山河大地惟心所造何況寺田吾願汝不必借守於檀越問守於宿德乞守於大慈悲氏第求之子孫而已悟深

然余言曰此非空言乃實論非一時之論乃萬世之券也歸而勤之自珉為海寧李世世守

以除惑者論空以肆吝逐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耳夫欲道之真致即羣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如而照同譬　對明鏡而旁觀臨碧池而俯映衆象聚而在目可見而無實性緣生而有成形有離緣而表質水遇寒而氷壯氷涉溫而堅夫凡從緣而為有雖云有其何實故天與我皆虛我與萬物為一吾提不得謂為有何況羣生與衆術故察於物而非物取諸身而非身善惡殊途而不二

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
以辨非無事有而無妙實義空而非太虛道智了空而絕縛
俗情滯有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何乃
取空言而背旨援卉火而比法獨謂斷行空而不戒善法空
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
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大
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為假視西施
如行厠比南金於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
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
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如一馬故能證無上智為薩婆若

得其理也解脫如此夫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為非而不懼崇邪以為是耶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能濟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由病須非藥不能除也罪福之性平等無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一如而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違戾而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無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若博致而深思必冝釋而迷愈若大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旨美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得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

諸佛言

取相而為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永消而寂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蠡道遠人天豈得窺之以寸管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著也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閻浮提千品萬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隔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由於作受斧斤代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比無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三世因果佛不我欺十方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躭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胷臆而為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

無法不悉古祖廣遠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為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仍斷常之兜生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佛祖歷代通載內一條

詔蔣山大禪了明禪師繼席徑山師秀州陸氏嗣大慧化楊和王姑胥莊田供衆歲收二萬斛常住由是豐足

松法師示微疾須陳米作粥侑以小詩　王世貞

自是菴羅樹下身現將微疾欲明真莫訝香積盂中來居士元來有勝因

唐李師政空有論辭曰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貴賤自然而殊若樂

偶真所迷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無是無非不起分別之心自謂大乘此止法所深戒也論曰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圓總萬法而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一體之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嶽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遥然理不自了真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消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遠故真諦雖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謂墮苦之業三毒不可謂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何得同因果於兎角亡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

得如之真致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獻塵勞而求慧解當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忍由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

武德中太史令傅奕上書請除佛法僕射蕭瑀力爭之事雖不行然猶下沙汰僧道之令議者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師政官門下典儀敢之曰亡奉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治佛者而天元之祚不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實非通論且佛惟崇善不長惡於庶民戒本防非何損害於家國若人不守善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何由而作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來有違之而幽虐者也龍舒處士食肉說楞嚴經曰有無量因緣不當食肉又大士云不斷殺因不離苦果蓋衆生肉本非所宜食之物以耳聞目見慣熟不知其非如能斷三圍為上善如不能斷且食三淨肉而滅省所謂不見殺不聞殺不疑為己殺是也如食羹味且去其一如兩飡宿肉且一飡以素人生祿料有數若此

自可延壽次日可為此眾生念誦資薦可釋冤滅罪祝文曰
弟子某為身世綢宿業深重之故腑藏身體恆弱不免有時
食三淨肉謹為昨日所食之肉之眾生念誦南謨西方極樂
世界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四名同號阿彌陀佛
上：偏仰惟如來大慈大悲特展威神一如此眾生自捨身
命以與念誦者乞為念誦資薦其身定板齊生於極樂世界
某誓願所食之肉所資氣力所為善業願與此等眾生共之
願此等眾生先生極樂世界同共佛道禮拜
修持法門兩五全持齋戒又禮佛念佛讀大乘經典解第一
義以此回向願生西方必上品上生所謂齋者不食肉不飲
酒不漫欲不食五辛也所謂戒者何故生偷盜邪淫是為身
三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是為口四業貪欲嗔恨邪見是為
意三業總為十戒能持而不犯是為十善若犯而不持是為
十惡全持十戒乃生天上持前四戒加以不飲酒是為五戒
能持此五戒常不失人身若修淨土者止持五戒亦不失中
品上生上品下生也若又不能持五戒豈可以不戒殺生乎
殺生為五戒之首亦為十戒之首亦為此五二百五十戒之
首是不殺乃為大善殺則為大惡故曰凡欲殺生者但將自
己看自身不可殺物命無兩般所以不殺得長壽報殺則短
命報蓋謂已欲其命長物亦欲其命長乃殺物命而欲已之

命長烏有是理故我生不可殺也且殺生以資口腹之欲何厭放簪之後滋味已空而殺業具在若我生以待賓其罪自已當之若殺生以祭先孔子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有何不可哉若能持不殺之一戒以修淨土已不在下品生況能全持十戒者哉

吳都法來卷第二十三終

吳都法乘卷二十四

吳江周永年撰

普慈篇

定業難逃雞豬受飼猶或免焉不就砧肆庆犬躍淵飛潛自恣釣弋所及之死而致鳥獸魚鼈咸若何世三江五湖尤多悠逝述普慈二十四

御書放生池碑

宋仁宗

朕惟誕節放生祝壽乃臣子忠愛錫宴食品自有羹弋如聞軍州縣鎮緣此廣務烹宰殊失好生之意今宜戒勅不得多殺物命一如景佑三年詔書務令遵守仍於所在放生池刻石

崐山縣加縣頃公澤跋云臣恭惟仁宗皇帝澤潤四海順及羣生迺以景佑三年十一月己亥詔訊天下乾元節宴設量事烹炮無得過傷物命皇乎休哉好生大德不遺微小所以壽我宋於萬年之脉者在是也于時中外之臣靖共豈弟推廣上意若民若物活濡潤澤於有生之内肆惟皇上遵守家法親灑宸翰俾誕節錫宴一遵景佑三年詔書大哉王言上以續仁祖生生之澤下以遂萬有生生之性臣嘗管窺蠡測竊謂聖德之妙溥博無私仁民而愛物者此一念充之皇上襲以訓廉謹刑二銘董正吏治茲仁民之本原也今戒烹宰仍於所在放生池刻石其愛物之著見乎臣承恩試邑寅奉

德音敬摹勒於清真觀放生之所昭回之光焜燿百里雲飛川泳同躋壽域臣敢不對揚休命奉行寬大詎容徒使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有負於聖天子一視同仁之盛心乎庸敢推明聖心并載於下方淳祐十年正月望日

龍樹菴放生池記　周順昌

放生為佛法一門實衆德根本古德開導不啻已詳近則獨盛于雲棲龍樹菴傳公固雲棲之所傳衣也戒律精嚴一秉雲棲之教菴在白蓮涇寬廣不盈數畝而有法堂以供佛有禪堂以安僧有普同塔以瘞閣毘之衆骨其環菴如帶則皆放生池也余暇日與文文起來德并過之歛其嚴淨見池之右有田畝許

頗為池礙詢之為公家義田不可以售惟同區者得相轉移而里殷中汝良田適在跬步間因勸汝良施之聞於邑宰易之傳公募檀施吳經等捐資鑿之而池觀遂完生亦日繫傳公向余稽首曰茲舂創于萬歷丁未即以放生為願迄于今而未圓滿也以三寶之加被宰官之賜遂能竟此無上功德宰官固善因夙植冥修默證生生以有今茲抑貧衲藉有所進于宰官也身為比丘息心淨行度不能有所普度于世而自私自了諸佛所訶故動念必求利生之細而實者無如放生蓋力不能及人而姑及于物則惟比丘之行若夫宰官寸念之發生生無限其所生者豈惟蜎蠕蠢動即其所謂生者亦豈

必相濡相沫為沾〻之小仁小惠已哉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儻宰官之生生而猶夫比丘之生生恐非圓通第一矣且今者比丘之生生非宰官不成則知宰官能攝比丘行而宰官生生之念非比丘不觸比丘又能攝宰官行矣然比丘有願十餘年不能成就而成就於宰官之一念願力孰宏成就孰捷尼為宰官者尚其寅修默證無負此圓通矣乎余恍然顧文起德升而歎曰儒者多排釋氏以謂自私自了試證于傳公語云何非傳公不聞此語因書以為記天啟元年正月吉旦

廣傳號濟川太倉沈氏子少從父賈京邸年四十始歸遍游

名山至白嶽禮虎耳崖不二和尚豁然有省曰誦金剛經不輟次參雪浪洪恩最後皈依雲棲宏公一意淨土身猶未離白衣而冥契已冠緇流矣矢志復華山謀事走南都請大藏以還值有阻之者傳志益堅願捨身完事赴雲棲削髮時文閣學震孟尚卿舉未第殫力為扞禦已事定入天目結廬西崖久之返吳就墓築屋遵雲棲清規課誦周忠介公題曰小雲棲後傳雖時入山習靜然終不踐華山故跡其剛決如此

崇禎辛未九月禮大悲懺畢示寂年七十有七

戒殺放生文序　嚴訥

蓮池上人少通六藝文成而紙貴洛城長鍊三車悉證而宗超

葱嶺勇披毘梨之鎧瑩握摩尼之珠當經禪暇愍切迷流于尸羅中特申救戒蓋以血氣之屬莫不有知蜎蠕之倫無非同與充吾惡死之心豈宜戕物體帝好生之德用尊昏衢夫惻隱之心人所同具封墝之慘世所易明緇縲種族古今之致常然蹢躅喪羣禽鳥之情何異乃蚊蚋嗜膚而生煩砧刀加物而靡恤剝彼膏膚充茲口腹反之于心予仁安在推之于報寃對奚辭既隨強弱而遞相吞食遂緣饋負而長歷輪迴于是如來燃慧炬于重幽拯羣苦于八難令斷殺因不纏惡果當玆末法久昧微言而禪師滌五欲之泥釋三有之網于音聲海鼓智願船濟彼脊溺臻于一真猗歟盲哉法無分于頡漸入皆不二道靡間

于聖凡信為第一苟能循師不殺之戒而諦觀吾起殺之因為生于靈知之心為發于膚革之體心本慈悲何因殘害體無覺識寧具貪嗔心忘則聲臭有所不知是嗜味者不由于體殺則愛憎無以自起是好殺者不由于心二既無有中何從來故知身心本淨習惑妄纏得本淨之妙則此戒不由于外鑠解妄纏之蔽則大悲莫遏於中心入三摩提成等正覺由于是矣余火聞子輿遠庖之訓已深愛物之慈茲覽禪師戒殺之篇益重護生之念遂命兒摹刻廣世持流云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國史典誌總裁官海虞嚴訥撰

曾大奇護生篇云輪迴之說報應之談據事似誕尋理必然夫人之力莫大於心心力所牽形力能抗故心悲則貌皺心喜則貌舒暫情猶且役貌全力固宜君形夫善境難攀惡途易涉即今殺心淫心貪心嗔心毒心憎忌心愛戀心驕慢心貢高心妄想心觸事現行流注不斷誰非蛇蝮之相並是馬虎之因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幾希既去同體禽獸情同則形符理均則事等然則四支九竅暫時人體受于艷妻剝那眷屬一息不還人物誰辨如此而猶悕心於千生入筋百品充庖吾悲傷心之慘行將自及周顒所云不亦悲乎夫寶慈止殺柳嗜全仁觀同形於異形之中想去體於殊體之外

觀念既久慈力自成正不作子肉之想亦何有人物之分啁
嘈嘶、踢、蹂：毋視子死子視母亡或鞭皮而即下或灑
乳而方終或臨危而護孕或冒死以遺兒見之慘目言則傷
心固知七情非獨人鍾蠢：之物亦爾五常等惟我有林：之
生皆然念至於此則萬取習心一念可厌則三途並宏物：
免者亦多矣夫此習心為造業之本將欲去殺先須照習照
心一起積習自蠲孟子言仁民而愛物謂其愛有緩急耳豈
有殺之而猶為愛耶今之謂殺為中正不殺為過當者未幸
有殺之而猶為愛耶今之謂殺為中正不殺為過當者未幸
然為人耳使其藏角而居衣毛而處懸命於鄙厨之下游魂
於非穀之中湯鑊在前刀砧交施於斯時也大覺垂憫悚然

而現則夫、也必將悲喜交懷旁皇歸命若抱怖之鴿蔭影而息機頻死之羊御刀而祈客又何暇持前人之餘論較孔佛之勝劣哉

重梓戒殺放生文跋　　龔方中

雲棲戒殺放生文流布已久凡夙植德本皈依勝因者固已信受持行矣其間聰明彊項之士服儒太過或謂之說曰肥牡肥豝母彘母雞先典燦然彼非聖王正教不足存也噫母非思戒殺放生之心何心乎即所謂惻隱者也本於不忍以及於政而王道具是矣非何緯繣之有吾邑土瘠民貧百倍他邑而實逞之侈乃十倍過之士大夫之家一集賓客則畫饌東走西馳窮

極水陸以為豪舉而常宴亦復不減豈其僻在海隅聞見或有未擴抑如北人好麗南人尚巧性實使然有不可易歟何其不能自異於末習也往者一二丈人相與立為讌約酌豐儉之中而用之頗足尊守然風尚已靡未能遽革憫時之士往往臨食竊嘆焉吾以為雲棲二條實對治之善藥矣悲願所乘出以苦口詞約事核開闡無遺即今訶佛謗經之夫展卷讀之其惻隱之心必有勃然發動不能自已者其又何能增弋息罥綱釣紡鯉剖割牛羊使之宛轉刀砧之間以為娛快也哉其有佐於儒者慈儉之旨非淺也因與友人李長衡重為校錄印施以廣其傳乙巳重九後一日悉道人龔方中題

戒殺放生文後序

顧雲鴻

戒殺非佛氏意也儒先聖人意也上古之世民未知衣食之原與禽獸混處盡力以相角幸而勝食其肉衣其皮不幸不勝糜其牙者亦不可數矣聖人既教耕稼以為之食織紝以為之衣弧矢重門宮室以為之衛民得免於禽獸之害而亦不復藉乎禽獸之利聖人常不忘與之並育而不傷故龍蛇至變悍也虎豹犀象至猛暴也尚與周公不過驅而放之逐之而已不盡其類而殲之也聖人之意蓋常主於不殺而民之習於禽獸之利害者以為殺則利不則害則未可以不殺令也於是為制禮以重之曰國君無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必有

故而殺之者蓋寡矣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伐一艸木非其時曰不孝用不以禮曰暴天物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齊宣王不忍一牛孟子盛稱美以為可以保民致王以是知聖人之意蓋常主於不殺也唯令以不殺之不得故為禮以防其淫而世之淫於殺者因曰殺固儒先聖人之教魯人獵較孔子未獵較因俗行化尊民不爭而曰獵較固出自孔子豈不悖哉蓋吾觀五代之亂寇賊聚人為糧頭會以當升斗老羸者并骨舂之如破糠粃掃皮椑乳謗為美羹嬰兒無知貫擲為戲至今談者睨悸魂搖肝腸痛楚而當時之人恬不知怪何罪何讐酷毒如此佛氏寃業報應之說當自不誣即不然求其人習於嗜殺

如世人之習於宰屠耳今夫鳥獸失衆羣匹越日踰時反巡故鄉翔回鳴號躑躅踟躕而有人心者乃聽其宛轉砧几之上跳躑湯鑊之中曾不動色鳥獸之視今人何異今人之視亂寇乎嗚呼一飽何甘衆生何苦報應果信行遂及身即使不然所習如斯惻隱安在亦可懼矣且夫居今之世與古之習於鳥獸之刹害者遠不相侔今之所日事宰割者雞鴈魚蝦生之既無害刹害者遠不相侔今之所日事宰割者雞鴈魚蝦生之既無害於人而其所戲相踐撲者螻蟻蚊蚋殺之又無利於人夫人唯刹害切身不可化誘耳非刹非害習成殺機既戕物生又傷戕性嗚呼未可止矣此聖人可以不殺令民之時佛時應機開教故曰戒殺非佛氏意也儒先聖人意也嗚呼聖人以禮立戒佛

氏以戒維禮令人恣餮以踰禮又倩禮以毀戒亦殘賊縱肆甚矣夫破習莫如戒救殺莫如生假如亂離被掠之民有大力者破其械繫出之日暴還見親戚啼笑相持讚歎歡喜何可勝道應死之物放縱天淵復反林藪何異於此又有導師說法寃中開其慈心永不嗜殺投戈釋劍復見太平抑何善矣世人戒殺普濟有情蠢蝡蠕飛物、得所豈非天地大生之德聖人一體之意乎嗚呼有人心者念拘執之苦思曠蕩之樂究報應之因通禮教之旨戒殺如赴殺放生如脫生庶不負雲棲老婆舌耳嗚呼戒放至易生死至悲可不念哉可不念哉是編刻者夥矣克靖厥猶之尤精佛氏因果已具雲棲所陳余論其合於吾儒

者如此乙巳臘月海虞弟子顧雲鴻和南撰

書放生卷後　釋袾宏

曩余三十有五為文謂生日不宜設生既而五十為偈謂生日不宜慶生今茲一周甲子矣或曰不設得矣如不慶何噫如是慶生萬物之生也余惟恐人之不慶生也或曰鳥未舒其翼弋者候於林魚未揚其鬣漁者盈於濱雖日戮之惡在其能放也噫翔空入淵遂厥生者不知其幾也重罹乎鈎天百永之能一耳方其獻俘於獵師俟烹於庖人卜兆於饒夫之腹中死門甘伏倏焉解之雖未保所終而脫刀鋸鼎鑊警之臨刑遇赦其樂為何如也且西湖歌舞歲無休時假令諸君子春花秋月朝宴

暮集一舉箸則萬錢一染指則千命乃今而易腥以素轉殺為生較其得失奚啻霄壤不謂之勝槩吾不信也於是送咏為放生卷係之辭曰

上帝好生下民傷生捨財救生圖財捕生由二念生故有衆生生無所生亦無能生無生不生是名放生

放生亭記

王衡

強弱之相兼也勢也上古之民穴居巢處與鳥獸錯當其時倮蟲弱而角距強故先王網罟之教興而猶懼於野也時蒐獮以限之品三田以止之又禁鯤鮞長麑麋翼彀卵舍蚳蝝以仁之蓋選徒習而大庖不盈逮乎後世澤虞不能其官川藪之

魚鳥盡矣而取者猶不厭使先王見之必且矍然怵然鑊饔食餘之鼎巖羹酒之誅如恐不及況忍沃釜而助之膏乎其人之愈貴物之愈賤也必起于平世、生齒繁衍勞侈其用物倍弘法宜受之以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故救奢莫若儉、莫若本其所自生生、之相續也生殺之互相禪也所以救茹毛飲血之窮也言固有似大而非實者昔梁武問生於李諮、曰本國不取亦不放矣以論於狹、猶、之世可耳業已無所不取而使別無取而不取者蟣緩觳觫之生以微寄其髮膚爪甲之餘愛即天地之心息也矣余雖不談口禪而世悲救自蓮公唱揚不殺戒於吳越間往、有能奉持者而吾婁獨若罔聞楊汝

戢民傷焉乃於城之西河鱗介鱟聚葦蕭相接之處建放生亭而屬余記之予欣然為之援筆蓋末暇以西方淨業相勸勉而第使吾東海蒲蛤之民稍修觴酒豆肉故事以無失鄉社之遺又建之而超然味道以漸得焉于蔬水枵庶幾殺氣不相感而夭札瘥癘邮而消乎吾亦為吾民樂之矣

題殺生圖戒　前人

雞之育其雛也鷹隼下於空則奮翼呼號以護其子今人愛子亦然乃日俟其雛之肥以膳也而殺食之可乎雞特力不能敵人而恨可知矣況食雞不足而食鵝鴨食鵝鴨不足而食及於飛空之雀鴿人生食止一飽何無厭一至於是悲夫　石論禽

虎食羣獸人共惡而捕戮之然虎有經旬月而不得一獸之食者人烹宰無虛日牛羊犬豕麋鹿獐兔之類不知其幾也人之當捕而戮也甚於虎矣悲夫 右論獸

人自謂應食肉不知彼此相食者皆弱陵弱也虎強於人則食人然虎有時為人所食猶迭相勝負也誰有能食龍者弱之肉強為之食寧不信然是故龍不可陵矣魚可陵也而食之鰍鱔鰻以及螺蛤鼈龜鼈也可陵也而食之燕與螂螳食蟬雀食螳螂等耳人也而甘心乎螳螂悲夫 右論鱗介

蜂蟻之勿殺易矣蠆則為用甚大自古及今莫能廢也噫羅綺嚴身祇取其華飾耳不羅綺固無害而乃納百千萬億生靈於

籠湯之中抽其腸肚以為吾嚴身之具忍乎哉或又曰蜂蟻之
勿殺宜矣蚊蚤咂我如之何噫蚊可恨而避也虱可放也奈何
蚊虱之必不可貸也悲夫 右論虫

高啟

吳中報恩寺浮屠之顛有二鸛巢焉以游以宿出返必俱一日
其雄罣頸輪索中詹翼自擲空懸勿脫雌下首大鳴若籲於人
衆雖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鵂倚其旁不去羣鳥欲噣之輒
引喙怒逐不使近殆毛骨化盡乃已時高啟居寺東嘗見其彷
彿飛 憔悴風雨之夕哀唳嗷嗷若號慕然乃為之讀

戴表堅志

虎丘鵲

平江城内葱橋巷民郁大好養鷹鶻屬以捕鳥雀一黃鸝尤驚每出所遇無得免者嘗拉其友葉生等擎鶻出郊由虎丘道中見羣鵲啄食陌上潛解絛將縱取之鵲作人言曰饒我饒我衆愕然佇立之次鵲飛起自空中墮三卵於地蓋驚怖之故隕其胎也郁痛自悔恨亟還家盡放所畜終身不復業

詞林海錯云乾道時虎丘之鵲人言前南之虎人言夢澤之麂人言晉安鼠能咏詩宣城劉成舟中蟹呼佛

聞見録云灩南有泰吉了能人言有夷人欲以錢三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吉了曰我漢舍不願入夷中遂不食而死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於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

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

宋遂州姜學士弱冠暴亡冥王責曰汝前生修善今世該八十二歲丁丑科進士官至九卿不應殺食牛肉以致算減祿絕豈不聞海州七日夜雷雨天降石鼓之訖手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言畢旁有吏謂曰汝宜急求還魂改過姜曰願求指示吏曰陰府最敬寫經受持金剛妙法蓮經汝若發心可得脫免姜依求之願改過書經寫未令還姜得生敬重三寶孝養二親書經斷死後登第位至學士

明世宗朝京師有一牛啣刀赴通政司跪伏甬道若有稟訴之狀官會其意訪得屠牛者即為具疏勅下法司屠戶服杖仍申明禁例頒布民間

正德間餘姚東門顧屠將宰一特牛偶以事他出其犢見無人啣刀藏屋後乘堆中顧屠回家索之不得尋之屋後見犢在乘堆旁得刀知為犢所銜怒欲併殺之封君石泉翁知之貸穀數石乃免次年公子聯捷仕至大中丞

祝允明志怪編蘇州閭門外上塘楊家以鬻油為業畜一牛行磨已十八年矣以其老而衰議賣之召一人與商評將成交半夜見夢於其人曰我施巷謝桃盤也因負楊家債作牛補

還之今既滿足主人將賣我與官人切勿買也既數日又夢前牛曰主人明日定召君賣我矣官人買必以後日殺我；固以告官人且與官人無仇債之負千萬勿買也又曰我在楊家第四闌中身有白毛頸皮皺破官人當認之言訖垂淚其人許之天明方共歎詫楊氏果來召去縱觀其牛至第四闌宛然夢中所睹者見其人來即屈雙足於地淚下被面楊大怪之其人因語之故更勸楊勿賣之而謝氏贖去養之終身時成化十八年春也

吳民放鱉

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鬻鱉為業日鬻三百錢甲嘗得鱉未賣

戴表堅志

夢人哀鳴曰念我有子在腹言至再四驚覺無所覩然火尋之聲在桶中一鱔仰首唼喁聽之口中如云念我有子者甲悟曰貨爾求利本非善圖即發心改業明日又以嘗所贏錢與乙而併買其所負者放諸江潭鱔迎首引水隨之久而不去甲祝曰我因貪不計罪福今既放爾乃相逐不捨尚有怨乎應聲而沒既空手歸其妻以失利詬之曰爾必以錢供飲博費矣窮詰不已具告之弗信是夜夢數十人言汝別圖經紀可往某路二十里聞當遂意寤憶所指非常人行處試往焉約二十里草蔓深密中似有物視之得開元通寶錢二萬如宿藏者欣然拜受歸以為本家遂小康

龍舒居士修持篇云佛問阿難云汝欲見地獄人否阿難云欲見佛云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此地獄人也蓋謂人生善惡不過身口意三業今三業俱惡是為純黑業所以入地獄若三業俱善則為純白業乃生天堂若三業中有一業善則為雜業亦不入地獄故身意雖惡而口念佛名亦一業善遠勝於三業俱惡況口念佛時又能心想佛像則意業善端正其身而手提數珠則身業善常能善此三業以修淨土必上品生余嘗於鎮江聞賣蝦者叫蝦一聲而知其三業俱惡何則身荷蝦擔則身業惡意欲賣蝦則意業惡口叫賣蝦則口業惡是知叫蝦一聲而三業俱惡此佛所謂地獄人也以此

觀之則目前所謂地獄人者多矣可不畏哉

佛言若見一切世人上樹捕鳥下水取魚當默念寶勝如來佛數十聲即得解脫去此亦救生之法也饒州陳鄰暴死以誤追放還閻王曰汝還陽間勉力為善見人殺生但稱南無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彼既受生汝亦得福或曰但念佛名何以自利；他曰衆生迷昧本性覺悟無期一聞佛名如寐斯醒刹彼以殘忍殺生而我以慈悲念佛則舍惡從善之路即在此矣故見殺念佛功德無量

帝京景物略黃南充輝於慈悲寺中誦金剛經一蜘蛛緣案上正中高立向佛而伏驅之盤鄉復來就前位伏南充曰此

聽經來者為誦經終卷又為說情想四緣竟蜘蛛寂然矣舉之而輕視之遺蛻耳以汝門法龕之塔之碑之名曰蜘蛛塔

鄞江東包氏望族也有老母畜一鵝躬親餵養已而母死鵝遶棺哀鳴三帀亦死包氏子顏其堂曰報鵝文徵明太史為之記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兩禽晨夕相依時絮：若昆季後以一贈友人陳右嗣一贈韓人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好未既陳子齋中有貓摶鸚鵡死陳子賦詩弔之又語人穀　拌告其家羽輒騰躍架上曰哥：死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果蛻去三吳詞人皆有作因彙成

集名羽聲合刻

清波雜志內一條　　周　暉

舍弟昭達淳熙壬寅丞長洲沿檄往海鹽回程次吳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鉛刀剜其肉最為殘酷小人牟利忍於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纔值一二錢惻然動心以錢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於竹籃度去漁舟差遠以數枚置於板舟行旋取旋於蓋恐僕隸輩用力拋擲或墮沮洳中反傷其生半日方竟事到家其婦唐迎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宥各贈若而去殊不可曉初不知曾縱龜也吉以故相與嘆息自爾凡遇鱗介鮮活者常取以善價俾相忘於江湖迄今毋怠

村叟夢鼈

崑山縣東近海村中一老叟夢門前河內泊大舟：中罪人充滿皆繩索纏縛見叟來各哀呼求救繼而舟師攜錢詣門糴米寤而怪焉迫旦啟戶岸下果有一舟：子市米與夢所合並趨視滿艙皆鼈也堦疊縲縛莫知其數叟悚悟問所值曰三萬錢叟如數買之盡解縛放諸水是夢數百人被甲於門外驚出視之相率列拜謝再生之恩且云令君家丘世大富一生無疾自是叟日康寧生計日益

池州許齋公家世烏戶偶張網得雁籠而置之庭羣雁過其上聲相聞也忽有一雁自擲而下遠籠哀鳴如不勝情去而

復來者數四齋公有女甚慧見之愀然曰此豈其亡耶請毋放之毋亦感動開籠而放二鳥宛頸交翼若悲若喜俄而俱墜於地死矣剖之一獨無膽女乃嘆曰有生之累豈不以愛哉吾已矣不復嫁矣竟居家謂經以老

相城沈恒吉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良恒吉每宴客犬必卧几下主客皆以肉啖之習以為常凡三載恒吉病瘵犬即不食後恒吉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侍柩者期年日夜卧其側將葬遂觸而斃

劉子嶼　見典吉錄

顏茂猷獻

子嶼吳江人有魚塘一所至冬築堰以放塘水竭澤取魚水放

將半見二大鯉越出堰外復躍入如此再三子嶼異之觀所至
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且啣
且洗而救其子寧身陷死地不恤也子嶼慨然嘆息乃去堰放
魚越二年鋤地得金遂致大富

天地間只是此有情種到處堪憐堪痛被二鯉畫出仁人孝
子之脉橫溢四海矣

長洲徐存石本貴豪子而性蕭散喜禽畜尤癖愛一貍貓特
為馴俊白質皎然曳尾如純漆名之曰雪燕飲食珍美必與
之俱有童子名龍珠專掌雪燕每與客博丙夜浮白則龍珠
黠等行觴雪燕偎依於旁息則同寢及存石病篤絕粒雪燕

亦不食累日竟於長逝雪蕊蠶瘠垂斃矣鄰人汪生憐異之抱持而歸食以鮮肴終不肯食倏焉馳還故處舐其中餘啣至昔時寢所已見蓋棺張幕乃躑躅悲鳴一夜不絕聲自投於井龍珠綆而置之慄悲不自勝裹以穠盛筒中埋於花砌之下友人為作義貓記

華翥 見府志

華翥字伯翔吳江人好古力學有聲士林性至孝母疾禱北辰而愈及母沒奠猶持律甚嚴履舄不悖北每齋日精潔整肅百拜稽顙至夜分乃罷至正辛丑夏四月丁未朔與客抵僧宇舍宇為黍飯之將殽雞翥以齋禁辭弗聽乃忽墮地折為三乃止

弗救衆駭其事咸賦詩紀之 吳復序

長洲沈恒吉石田先生之從父也曾蓄一犬其後恒吉有疾犬即不食及其沒犬竟夕盤旋而號晝夜不息至其葬也犬即觸柩墓旁義哉犬乎

蘇州過街橋腐店趙德甫有二豬索價二兩五錢未售夜忽聞人言吾兩人犯淫至於當就戮矣趙夫婦初疑街上人語細聽乃聲出猪圈中怪之決意速售晚來復人言今中元地官赦罪圖妙觀建黃籙大醮吾人兩命儻得免死同到西園修行去一豕曰吾願往玄墓去趙夫婦益駭事遂宣傳鄰人江俊思出銀一兩六錢買而放之事在康熙八年六月十六

日

康熙癸丑春常熟縣橫塘屠劉七買一豬償銀一兩無暇操刀倩人代之夢豬謂劉七曰汝若出一兩二錢我債已完可得人今火二錢又要投豬還他好苦也又托夢賣豬人曰汝賣我一兩尚欠二錢我今又要變豬還汝賣者曰吾不要汝二錢矣豬曰汝雖不要還陰司那許我不還汝做不得主但賣豬殺豬俱有罪業今後不做此營生便好兩人互述其夢以豬放生誓各改業

萬歷辛卯夏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寓大善寺見鱉魚數萬陶謂張曰予欲買放生奈力弱兄為倡募衆成之何如張曰

諾爰先出銀一兩衆湊成八兩遠城放之至秋間夢人云汝
未誠中緣放生功大得早一科後於榜果有名且曰爾時我
雖發心實賴芝亭之力奈何獨歸功於我數日後南京錄至
張亦中式

菽園雜記內一條　　陸容

太倉張用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冒於蛛
網蛛來縛之甚急一蜂來螫蛛，避去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
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韓侍郎世能長洲人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乏錢每
早起持箒掃兩岸螺螄放水中有時忍飢掃數里如此數十

年不倦隆慶丁卯科侍郎赴鄉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放生功大從此累世貴顯當令汝入翰林官一品後仕至火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曾孫治萬歷丙午鄉甦沐棠禎壬午舉人六世孫奕康熙癸丑會狀終禮部尚書

吳江縣平望鎮有徽客見一店家縛犬欲宰烹之客以銀四錢放任其所之不意此犬隨舟而行至僻靜處有盜穀人沉舟子於河并欲殺客求全免乃以义袋倒置客在內結口沉之水盜去犬見有後舟來如泣如訴啼號不止犬又入水中啣义袋稍起舟人羣挈之解開求甦客言其故函控於官先擒店主人物色盜即賣犬諸人也犬來隨至公堂若質證者

然此係康熙元年事

王于一義虎記云嘉靖時孫某爲山西孝義知縣時縣郭外多山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卧穴內穴如覆釜樵者遶壁泣待死日落虎嘯踰壁入口啣生麋見樵蹲伏張爪欲搏俄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卧昧爽虎躍而出復啣一鹿飼其子仍投其餘與樵如此彌月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俛首就樵騎虎騰壁而上至中衢反立視樵樵者跪告曰小人西關窮民家大王活我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月過饗虎點頭而去樵歸家人驚訊具以告共喜至期

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大駭呼獵者閉闌柵約生擒以獻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毋傷衆竟擒詰縣樵擊鼓大呼官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誑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為大王請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橋尾大顧樵而去後名其亭為義虎亭

放龜　縣志

掌明縣後沙萬歷八年時有捕魚者持大龜重三十觔顧盼有

乞憐狀曹良濟出穀五十斛易而放之海後數年良濟渡此舟
覆衆皆溺獨良濟脚下若有憑者移而之岸見水中一龜昂首
屢顧始知爲放龜力也事與毛寶類

志怪編二則　　祝允明

相城沈繼南名召啟南弟也其家一犬頗異余嘗作異犬傳
曰異犬者沈維明家畜也維明先人繼南秀粹而早亡葬在
家西數百步既乃東遷烝字圩去故壠四里許治塚時犬偶
隨一往返塚成犬數宵失旦復後家人怪之昏時相伺察見
犬浮門外水而東既尾覘之犬踰三四川徑奔塚前貼然如
慕焉者如是累年霜雨無變焉比過維明呼犬至示予犬止

黑色領足間白而長僅四尺維明又說此犬嘗隨繼南往太倉舟停時犬登岸比歸維諸僕都忘覓犬已至家方恕惜之次頃犬亦來乃陸行而歸也相川至太倉且百十里犬又初行則犬之性信亦盡矣

嘉定有一佛刹失記名其旁有大樹鸛巢於顛一誕三卵主僧謂其徒曰吾聞鸛生三子當有一鸛宜為護之中一鬆素頑狠竟取一卵烹之將食主僧適遇看之已失其一僧自搜覓至釜見卵已柔軟半熟矣大恚詈復置於巢曰雖不可生聊以慰鸛悲也已而鸛歸後三雛皆育焉僧異且喜一夕四鸛齊去至明而返俄聞異香徹遠近察之出自巢審視有一

物在非石非木細理如緯五色相錯香不可喻僧置之佛前示人莫有識者後數年海島諸夷入貢僧取此物視之悉不解至倭國人驚曰此欲售乎僧曰然倭問價漫以千金對倭酬之五百金僧曰茲物不識試為我明言之乃售汝倭不答又強問之倭曰伺吾舟瀕行當書以示爾倭取至舟中及瀕開舟倭以一木板書其上曰此還魂木也出千歲龍腦中非木石之質凡人初死以此煎湯灌之則復活不問老幼壯弱更生五十年乃死四海惟一國有之亦甚難得徒以白僧：念此鸚鵡報我：不可私因以金重建殿宇而載倭書以記其事

袁中道字小修中郎之弟也兄弟俱奉佛法中郎沒後示夢小修曰我淨願雖深情染未除初生在西方邊地名懈慢國與淨友相聚以無淫聲美色勝解易成不久進為淨土中人使吾生時嚴持戒律品不止此大都衆戒俱急生品最高次戒急生最穩若有衆無戒多為業力所牽流入八部鬼神衆去予親見多矣弟般若氣分頗深戒定力少夫悟理不由戒定狂慧也實悟實修兼持淨願動行方便憐憫一切不久當相晤一入他途可怖可畏如不能持戒有龍樹六麝法宜遵行之殺戒尤急寄語同學未有日啟鸚刀口貪滋味而能生此土者也雖說法如雲如雨何益於事時萬歷四十二年十

月望日小修自為記如此

居宜之遠廣仁品序云學者聞民胞物與之說未有刻意推心引為同體而無奈與自身痛癢畢竟不同凡夫與衆生雖求親而反隔聖人與衆生不求緣而自不隔則覺與不覺之分也伊尹天民之先覺者也未有天下之任而念及一夫如己構推溝亦其覺性明徹衆生痛癢呼吸相關安能禁其焦腸輪轉乎其任天下如此：之謂先覺。後覺也而衆生不覺非止於不覺而已不覺之害不可勝言不知君父是我頭目起愛戴之心則自然欺慢不知百姓是我血肉起調理之想則自然貪虐不知鳥獸魚鼈是我手足指爪起保護想則

自屠戮而諸受害之倫又不能覺知自性起容受想起平等想慈憫想於是欺者還欺虐者還虐屠戮者還屠戮合千百刼怨仇報施之慘禍聖人大悲覺體了了盡知盡見譬如祖父見子孫自相殘害無已安能禁其焦腸輪轉乎是聖人或以王法明吉凶之影響或以天網昭禍福之不漏或以三世因緣決因果之不爽傑然明備矣然憂世之君子惟恐衆生聲情易安隨其見之所到時有著述吾友小有先有仁品行既辦其大成曰廣仁品本以好仁戒殺為宗自後見有忠孝慈廉之事則曰此其殺機之橫流也而廣仁品又因以出焉向使小有非

於至靜討求恍然得法界之路何以為衆生之心如此其焦
腸輪轉也耶

居士傳子瞻自出獄後持不殺戒過岐亭訪故人陳季常與之詩曰我哀籃中蛤開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剝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仁蒸瓠似蒸鴨坐客皆恶笑髣然發其囊不見王武子每食刀几未嘗殽盛蒸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鬢得滿犢武子雖豪舉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訣一年成一夢百歲成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法友張子灝持不殺戒蓋生喜曰姑現老齋公身而為說法

可乎為和蘇子瞻岐亭詩示之其一曰罟師貪得魚不惜魚化汁屠伯恬殺牛不見牛眼濕嗟彼殺業多所以遭汝得彼債既已償汝憂差獨急徹性憐朱朱愚仁殺鴨鴨三品成庖厨百遍謝中羃獸炭與松明入鑪平等赤象髓與韭菹入喉平等白深坐不橫參大歡喜涕幘敢邊天公憐賤免佛子泣靜念古賢人飢驅食常缺今我餘草蔬猶堪享嘉客推此告同心暴殄非雅集其二曰昔有愚小兒垂死思肉汁世人與彼同談食口常濕大罰方後隨無有汝猶得朋然一臠甘易此八難急列柵囚雞豚排籤戮鵝鴨驅之黑業中何由發其羃我喜周生厨盤雖蔡蓼亦我念唐帝庖剖蛤毫光白為生

雖有累如僧但加憤為帝苟推心何異下車泣所嗟願力做
不救世界缺鶯刀啟蒸嘗折菹供賓客大哉食時觀彼諸
苦集

東坡作戒殺詩貽陳季常自後不復殺岐亭之人多化之
有不食肉者正欲拈出未俗適有感于吾鄉宴會之侈因
和前韻得三詩未悶仲肯揭此戒于里中不也

人饑慕梁肉厭思苦汁徑寸神明倉蜣蛆爭暖濕珍奇縱可
窮饑飽要自得于我實厲餘于彼捐所急曲方塘邊擾攘牧
雞鴨時哉謹棲止柳花作茵羅憐汝巢卵傾忍使羽毛赤每來
侍曲宴倒甕浮大白漸為腰綬帶或遺頭穿幘簪熟薪且勞餅

飽湯已沃火擾郎公厨鼎遽未為缺淡然天人糧請以羞主客
一枕茶寮清時來共集
鮮牛豈無刀函牛恨多汁可憐登庖肉日旦耳猶濕桑下有饑
人一飽不可得我已摩腹行麛子進逾急昨柳穿跳魚過尤射
生鴨素鱗凍銀盤紅虬梗青幕大烹為誰來呀然面發赤安得
口中膾盡化艸頭白本慙肉食鄙未老先投情但對花鳥笑何
負酒槽泣口實不願餘留此小陌缺吾黨饘粥斯勿若旅郵客
好樂無已康良士憂所集
飲酒不盡樽啖肉不盡汁固生天地間念此相咽濕每見肉食
人豆藿亦甘得鶩牛挂脯林無乃非其急牕前能談雞棡旁白

名鴨性命嗟有剤餓爾膏鼎羅五蠹毛領殊同茲一腔赤蜣螂
縱高飛曷思蜈中白強力相噬吞何異虎而憤撫已胡功能忍
彼釜底泣吾欲食稱事稍補百行缺乞汝耕餘餘施我不速客
願同雀鴿馴欣然掌中集

和東坡飛殺詩　黄淳耀

嘗酌醍醐漿不貪鮓甕汁嘗抱朝夕池不羨涔蹄濕五戒空外
空十善得無得放者尚云非殺者獨何急惜蠢反縛難絞狸因
飯鴨顛倒生愛憎何異蟹行冪令人過勞瞪目眩成紫赤及其
視根還惟餘鼻端白悟此空萬緣如風墮輕幘無生自無殺無
殺自無泣大明懸三光下照諸陰趺殺心如一塵衆塵合為容

爆然永釋時酒肆許汝集

陶望齡放生詩

人生爭腸腹及與口舌三二但取飽歡一乃司吾饞萬錢設盤筵殆此徑寸甘下咽了無知理與木札兼晚食美葵蓼甚飢望蘧蒢徑寸況易欺何當信其婪半臠償一身債主真不廉人羊須臾理請君覩其凡毒莖烹肉肥利及藏魚官魚肉豈不美智者走不食吾有萬世慮鱉以取一適匕箸成戈矛樑之還自賊君看几筵上怨敵常繞百食肉作莖觀斯言心可刺介廬曉半鳴治長語崔嵬吾願天耳通達此音聲類羣魚泣妻妾雞驚呼弟妹不獨死可哀生離亦多慨楚語既侏離齊音了難會寧聞

楚人肉忍作齊人膾可憐登陸魚唸喁向人訴人曰魚口喑魚
言人耳背何當破網羅施之以無畏挾弩隱衣袂入林羣鳥號
狗屠一鳴鞭衆犬從之罥根機翳肖中燦然若懸杓吾聞螳捕
蟬能變琴者操至人棄慈悲虎象亦足調因果苟無徵視斯亦
已昭興其戕羣生寧我吞千刀豎首橫目人豎目橫獸從獸者
智攖甘人者勇鬬悲哉肉世界美物獲長壽一虎當邑居萬人
怖而走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莫言他肉肥可療吾身瘦彼
此電露命似當相憫宥共修三堅法人獸兩無負食肉反有墨
食糠反肥盛薇蕨惟若飢甘脂亦生病我痛思彼痛彼命如我
命勿憎質語直質語應易聽

示放生者　　釋法藏

曩時放生為長壽廣福之功德今日放生乃銷兵戹死之津梁昔日放生尚可姑緩此時放生最為急切昔時放生當以勸發此日放生合自勇猛請思邊黠兵慘皆救生不放之鏡耳

又

解網門籠真棒喝翔雲撥水正談禪莫將空語弄空道救死臨頭不捨錢

山居襍興二十三首中之第十七首　　釋明河

半為我耕田馬為我致遠司晨為我雞警夜為我犬豕也獨何為虎庖為我饌豕死願一言：告主人翁賤畜固不材前四非

無功今日殺牛食明日馬就烹雞犬何足道隳鑊無時空天地
生萬物生理將無同虎豹攫人食豈曰人何庸豕宰哀而直殺
者誠何心豐國口腹甜不顧宽讐深血肉看異同覺知聆聲音
蚊蚤自不忍礎俎誰能任慈種功德芽生發無傷侵不然人與
羊萬劫常升沉

周安士戒殺文云刀兵之難在於人道或數十年或百餘年
僅一二見至於畜生無日得脫普天之下一遇雞鳴無量無邊
狠心屠戶手執利刃奮向羣豕爾時羣豕自知難到大聲哀
號救援不至各被彼人梨腹剌心抽腸扳肺哀號未斷又沒
沸湯受大苦惱片刻之間閻浮世界千萬生靈頭足異處如

是惡因如是惡果詰其根由皆為我等口腹所致世人動稱我不作惡何必持齋豈知爾等偃息在牀妻孥聚首即有人先為汝等備造惡業無量無邊諸佛菩薩神通天眼見一切衆生輪迴六趣如旋火輪或為大身更相殺食或為細身更相殺食或為父母六親眷屬更相殺食發大悲心說真實語導彼迷流開爾覺路我勸世人未能持齋先須斷殺孟子曰仁者人也人不信佛何不信人若信是人何不斷殺仁則不殺則非仁諦聽吾言免入異類不墮三途果安士每遇一切神祠必祝願云惟願尊神發出世心勿受血食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中間若殺一小魚蝦惟願尊神是糾是殛

家中眷屬或有傷害物命不能極力救阻亦同此誓若見人殺生不能至心稱佛名號發救度心而反萌殺機者亦同此誓

金正希禁斷食欲篇云止觀經智者念言縱令五穀饑流蔬果饉乏非食少肉不得自活寧自攝身端坐自死割彼身肉活我軀命萬無此理何況今日食肉之外百味俱全佛言飲食如病服藥無得以意趣自增減視我此身如一竿竹如一根樹欲其存立用加灌溉令汁流潤無致速枯何心揀擇蔬穀之類而大真淡然原有五味業重之人舌浸醲肥無復古本真味當前反不覺知是則佛所云可憐憫者也

唐韋皐蓄一鸚鵡每聽念佛則仰奮傾陳及使念佛則大聲南無阿彌陀佛一日不寢不撲端坐逝焚之得舍利十顆又清華寺僧養一鴝鵒恒隨僧念佛一日低頭斂翼而死主僧憐而瘞之不數日其葬處忽生青蓮華一朵開視葬處其蓮華正從鴝鵒右根生出合郡往觀郡守作偈曰天產靈禽八八兜解隨僧口念阿彌飛舍尚證無生忍吾輩為人反不如由此可見大小物類原與吾人等無差別故末子云人物之性亦吾之性特以所賦形氣有不同耳我佛慈悲每每示現通靈俾人垂護化導善根歸于極樂故鶖頭作嶺雞足名山孔雀名經鸚鵡語偈一切禽鳥鱗介獸畜皆具佛性奈何視

為几上肉而習焉不察也

周顒貽何胤子季書令斷肉其略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捨而終身資之以永歲月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歉彼弱劣顧我宜慇懃觀其飲啄飛沉使人悽悼況其甘心撲撅加復恣意吞噬至乃野牧成羣閭豢重圈量毛揣肉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為愴息若云三世理誣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傷心之慘行將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弗身踐至於升鼎沉鯉不能不取脩庖門財貝一經盜手猶為廉

士所稟生性之一啟鷹刀宰復慈心所忍驅虞雖飢非自死之艸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庀言發起耳子季得書感動末年亦斷肉焉

曾大奇護生篇曰夫聖言如實經旨不虛輪迴之說報應之談據事似誕尋理必然夫人之力莫大於心一力所牽形勿能抗故云此篇重出

固知七情非獨人鍾蠢蠕之物亦爾五常率惟吾有林林之心皆然

兜都法来老第二十四終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五

吳江周永年撰

清信篇

佛家四衆緇素為伍天下三支恭明譯部迎像朱膺捨墅王簿三何諸陸白業堪數代出高流遍灑甘露禪淨相兼泥蓮角虎述清信二十五

支郎

釋念常

優婆塞支謙者字恭明月氏國人初遊洛邑受業于支亮、字紀明受業于支謙、世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謙博覽經籍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身雖細是智

囊及辟地歸吳主見而大悅拜為博士譯經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 見佛祖歷代通載

宋贊　　載佛法金湯編

贊吳人素奉正法於吳淞江滬瀆口見二石像浮江而至背有銘曰古維衛迦葉二佛遂迎至通玄寺後八年漁者得二青石跡於江上歸以盛穀物俄見佛像在跡際識者謂前二像跡也遂送通玄寺今蘇州開玄寺 法苑

居士傳支謙字恭明大月支人也大父法度以漢靈帝時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恭明七歲騎竹馬戲于鄰家為狗所嚙傷脛鄰人欲投狗取肝傳瘡恭明曰天生此狗為

人守吠我若不來終不見齒夫在於我非關於狗殺之得罪尚不可為況無益而枉大罪由是鄉人感其言悉不殺生十歲學書十三歲學梵書通六國語博覽經籍嘗受業於支亮亮又受業于支讖當桓靈世新出佛經多讖所譯當時稱之曰天下博知無出三支獻帝時避亂歸吳隨行惟有一被有客過之大寒無被恭明呼與共卧夜半客奪被去明旦同侶問之語以故或曰何不相告答曰我若相告卿等必以却罪之豈宜以一被而殺一人乎問者歎服吳主孫權聞其博學有才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嘗譯摩詰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七經辭旨文雅盛行於世其後太子即位遂隱於

窮隆山從道人竺法蘭更受五戒凡所從游皆沙門而已年六十卒於山

王珣王珉　載佛法金湯編

珣字元琳導之孫洽之子為桓溫主簿太元中為散騎常侍弟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名出珣右時有外國沙門提婆妙解玄理為珣兄弟講阿毘曇論珉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與沙門法緜等自講緜嘆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珣與珉捨別業為虎丘寺晉史并寺記

竺長舒天竺國人也晉初內徙於吳奉法精至尤虔誦觀音經比鄰失火救家人不得動惟一心念觀世音頃之火忽自

熄於是鄉里間咸知奉法

傳大士名翕號善慧義烏人也晉建武四年生於雙林鄉傅宣慈家年十六納劉氏女曰妙光生二子曰普建普成會有天竺高頭陀訪之曰吾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缽現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曰度生為樂何思彼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也大士躬耕而居之梁武帝遣弟子奉書詣閾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師白國救世菩薩條上中下善希能持受上善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無相為因涅槃為果中善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下善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善念百姓

嗜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申論議未遂禮懷故遣弟子告白詔遣迎至武帝問從來師事何人答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武帝請講金剛經大士纔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大士曰陛下會吾曰不會大士曰講經竟一日講經次帝至衆皆起大士端坐不動衆曰聖駕臨此何不起大士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尋還雙林太建元年四月示衆曰此身衆所集甚可厭惡須臾三業精修六度若墮地獄卒難得出言訖趺坐而終年七十有三

竺長舒

晉有竺長舒者本天竺人專心誦觀世音經為業後居吳中於

邑內遭大屋宇連棟甍檐相繼皆焚長舒家正住下風分意燒毀一心念觀世音火至舒家風迴而滅合縣驚異之時有惡少年訝其靈應到後夜風急少年以大投屋四投皆滅少年嗟感至明乃叩頭首過舒云我無神力常以誦觀音為業每有事恒得脫免出辯正論

傳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空玄玄訣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法將心戒傳經面門出入身內居停自在無礙應物隨情了本識心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

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為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即遇非去來今

知歸子曰讀大士心王銘知心力不可思議矣與之言佛而不信者其事不自信其心者哉心光為業力所障遂有地獄等事業力為心光所破則一時解釋立地成佛矣

居士傳謝敷字慶緒山陰人性澄靜寡欲長奉佛法自注安般守意經序曰夫意也者衆苦之萌基皆正之元本流迷放

蕩浪逸無涯彈指之間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想念一身所種滋蔓彌劫凡在三界倒見之徒莫能自返正覺慈愍開正慧路塞念欲之徼兆啟妄緣之要徑泯生滅以寂宗伸道品以養恬建十慧以入微繫九神之逸足防七識之洪流故曰守意也若乃嬰罹欲網迭興毒根是以輪迴五趣億劫難拔由於無慧樂定不惟道門使其然也至於乘慧入禪亦有三輩或畏苦戚色樂宿泥洹志存自濟不務兼利者為無著乘或仰妙相仍有遺無不建大悲練盡緣縛者則號緣覺菩薩者深達本有暢因緣無達本者有、自空暢無者因緣常寂自空故不出有以入無常寂故不盡緣以歸空苟措

心領要觸有悟理者則不假外以靜內不因禪而成慧故曰阿惟越致不隨四禪也若欲塵翳心慧不常立乃假以安般息其馳想猶農夫之淨地、淨而種滋明鏡之瑩磨鏡淨而照明矣

潘道秀

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嘗隨軍北征既而軍小失利秀竄逸被掠經數行處作奴俘虜異域欲歸無因火信佛法恒至心念觀世音每夢寐輒見像後既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禮恬然不覺安行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出冥祥記又法苑珠林敬佛篇觀音部之感應緣所載亦同

太平廣記報應九

晉吳郡潘道秀　敬佛篇觀音部之感應緣　釋道世

晉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為軍糾主北為征固既而軍小失利秀竄免被掠經數作奴俘虜異域欲歸本國無因火信佛法恒志心念觀世音每夢寐輒見後既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禮訖竟豁然不覺失之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年垂六十而亡

宋顧邁念觀音　至誠篇之感應緣　釋道世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為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發石頭城便逆湖朔風至橫江風勢未弭而舟人務進既至中江波浪方壯邁單船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

十許徧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燻聞奇香芬馥不歇邁心獨嘉故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右出實祥記

何彭德名尚之廬江灊人也折節廻道起家臨津令累遷左衛將軍宋元嘉十二年京兆尹蕭諶之請制建寺鑄像文帝以問彭德尚之對曰橫目之俗多不信法以臣庸蔽更荷褒拂非所敢當然前代羣英王導周顗庾亮謝安戴逵許詢孫綽張元靡不傾心歸依至教惠遠法師云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是救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十則仁人百萬夫

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離刑息於國此明訓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故圖澄適趙三石感暴盧塔放光符堅損虐神道助化昭然可觀漠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蠢道俗本在無行僧尼而情偽難分去取未易至土木之工雖若靡費且植福報恩不可頓絕帝悅謂彦德曰佛門之有卿猶孔氏之有季路也自是帝留神釋典益重元化二十三年為尚書左僕射律身簡約妻亡不再娶旁無姬侍大明中以開府儀同三司領中書令卒於官贈司空謚曰簡穆孫求點亂別有傳

何求何點何胤

載吳郡志

何求字子有其先廬江人何氏過江自司空充並葬吳西山為吳人求除中書郎不拜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户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夕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齊拜太中大夫又不就

何點字子皙求之弟居喪幾至滅性真素通美博通羣書善談論無所與屈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凡求卒於武丘點菜食不飲酒三年腰帶減半宋齊之間累詔不就嘗患渴果蓏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九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瘥時人以為淳德所感

何胤字子季仕齊為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二兄求點並棲隱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號何氏三高胤家世少壽惟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以上世皆葬吳西山乃移還吳居武丘山西寺講論經學僧復遣之東境宇宰經途者莫不畢至戒殺有麏人逐鹿入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年八十六

何求 南史列傳 李延壽

求字子有元嘉末為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楊郡丞清退無嗜欲後為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墓舊墓除中書郎

不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夕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聳永明四年拜太子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故無害求母江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

何點 南史列傳 李延壽

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宦尚之強為娶琅琊王氏禮畢將親迎點屢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

物遨遊人間不營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其踞公卿敖下或乘柴車蹋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默為孝隱士弟亂為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凡求亦隱吳郡武丘山求卒默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泰始末齊初累徵並不就與陳郡謝淪吳郡張融會稽孔德璋為莫逆友默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德璋為築室焉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默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九一梠夢中服之自此而瘳時人以為淳德所感性通恍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老又娶

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

何胤南史傳節　　李延壽

胤字子季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居若耶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跡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

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滉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滉常禁殺有虞人逐鹿：徑來趨滉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鸜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滉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滉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滉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楊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滉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滉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

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袷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由不復瘳初胤偹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鮑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屺曰鮭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關慙渾沌之奇獷設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凡礫其何算故應長充庖厨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屺譏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其書云云見前故胤末年遂絕血味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

何胤

天監三年詔隱士何點以巾褐入見帝賜之酒特除侍中點前席將帝髭曰乃欲臣老子耶固辭不受復詔何胤謂使者曰吾年五十七矣月食四斗未不盡耶復有宦情耶帝知不可致有旨給白衣尚書祿胤苦辭晚年入虎丘之西寺講維摩經及將終夢天女六十餘人列於前及寤猶見之如故即具浴儼衣冠少頃而卒何氏自晉司徒充宋司徒尚之並建大義申深佛法累葉遵承至胤姪侍中敬容而止

陸修靜字元德本吳郡人早通墳典長慕神仙棲廬山白雲寺持律精勤時與慧遠禪師劉遺民陶潛等同游宋文帝聞

其高風作停霞寶輦使徐湛宣旨留之不可太始三年建崇
虛館通仙堂强招之使講道焉元徵五年偃月而化年七十
二後三日廬山諸徒侶見霓旌紛然還山須臾而失謚簡寂
先生詔以所居為簡寂觀（浦應祥人物志）
居士傳云梁武帝即位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使者以手敕
喻意瀏辭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斗未不盡何容復有宦情
使者還奏敕給白衣尚書祿固辭又敕山陰月給庫錢五萬
亦不受乃敕何子期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已而至吳居
虎丘西寺講釋典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晚年斷肉有
麋人逐鹿、趨瀏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鸛而赤毛集講堂馴

神不去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居士傳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入廬山事遠法師雅好山水凡所游歷悉圖之於壁又善鼓琴謂人曰撫絃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嘗著神不滅論曰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粗妙之識夫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有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有生育之前素有粗妙既本立於未生之前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資形以立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必永滯於三塗之域夫神

聖圓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絶惟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以悟空息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現在不住瞬息之頃無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偽有之蔽神也偽有累神成精粗之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窮本神泥洹之謂也何為甘臭腐於涌刻以枉長存之神而自疎於遐遠之風哉

周顒字彦倫汝南安成人明帝頗好名理以彦倫曉佛經引入殿內宿值帝所為慘毒事倫輒經中罪福因緣帝為之少止嘗著三宗論闡空假不空假義時長史張融作門論謂道

之與佛致本則同違跡成異彥倫難之曰言道家者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無人識其無老氏之言有無不出斯域是吾三宗論所謂取捨驅馳者也佛教之所以義奪情靈言跪聲律者蓋謂即色非有故檀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紛：橫沸皆由着有既惠由有滯而有性未明橋有之家因崇無術盡有盡無非極莫備非有非無三宗所蘊惟足下其盼之歷官至中書郎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斷肉食雖有妻子常樂獨處王儉謂之曰卿山中何所食荅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曰菜

食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子季亦好佛法未能斷肉太子問彦倫精進何如胤答曰名有其累太子曰何累答曰周妻何肉初彦倫嘗貽子季書令斷肉其辭云云後子季得書感動末年亦斷肉焉

居士傳劉遺民者名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孝善莊老言初為府參軍晉司徒王謐丞相彭元侃中謝混太尉劉裕先後引辟皆力辭時慧遠法師止於廬山東林寺修念佛三昧遺民往依之同時宗少文周道祖雷仲倫張萊民張秀實皆士龍咸來廬山遠師曰諸君之來能無意於淨土乎乃造西方三聖殿奉像建齋立社眾至百二十有三人遺民鑽石為誓其辭曰夫緣化之理既明則去來之炎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固志諧賢所以夕惕朝勤仰思攸濯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忽尽苟求之無主則漠茫無津益實夫啟其衷寞運衆萃妙觀天儀啟心負照鑒稽法堂等施一心誓並同人俱游純

城藉芙蓉於中流菱芰柯以咏言覽雲衣於八極泛香風以翱翔年臨三塗而編謝傲天言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大覺以為期究慈道也豈不宏哉遺民度西林澗北別立禪院兼持菜戒著念佛三昧詩居半載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更十五年於此念佛時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遺民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衆以被之他日夢入七寶池見蓮花青白色其水湛然有人指此水曰八功德水女可飲之遺民飲水甘美及寤異香發於毛孔乃語人曰吾淨土之緣至矣請僧轉法華經遺民對像焚香載拜而說曰我以釋迦遺知有阿彌陀佛此香當先供養釋迦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復次供養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與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衆別卧向西合掌泊然化去時義熙六年年五十有九後六年丙寅趣師室生龍中從定起阿彌陀佛身滿虛空觀音勢至左右侍遺民及社中人先化者皆在側焉師曰師早發心何來之晚乃爾斯七日而逝

敬佛篇　彌勒部之感應緣

梁剡石城山有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尅意苦節戒

釋道世

行嚴淨後居剡石城山隱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
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蔭護每經行至壁所
輒見光明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擊鑪發誓願博山鏤造
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
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雕剪琢鑿移年僅成面璞頃之護遘疾
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赴
果後有沙門僧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大監
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
皆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若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
建安殿下感遠未廖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

獲乎緣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者宿自言去歲刺溪所囑建安王事猶憶此否咸當時矍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刺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啟建安王即以上聞勑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嘉踊克遍抽捨金貝營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夕寺僧慧達夢見黑大神翼從甚壯立於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初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莊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卍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卍字處猶不施金箔而赤色

存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消瘳王後改封今之南平是也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雲仙散録内一條

馬贊

高隱外書曰何徵君隱吳郡多遊臨華寺九經堂飲鹿塘靈寶院延星澗

朱子奢

朱子奢蘇州人貞觀間累遷弘文館學士太宗破王世充於洛州立出覺命子奢撰碑

戴佛法金湯編

陸西冊曰唐詩人通禪學圖多惟摩詰兄弟尤能深入性海右丞詩云了觀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計苟不生是身孰休答聲色何謂容陰界復誰守徒言蓮花目豈惡楊枝肘又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緣今妄相有性空無所親空虛花聚散煩惱樹菩提滅相成無記生心恐有求眼眾今無染心空空可述此即六祖所謂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金剛經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也又詩云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觀陰界何方覓我人碌碌有回為主趣空虛花聚寧捨寶洗心罷懸解悟道正速津又云有無斷常見生滅幻夢受即病即空相趨空定狂走色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身遂因緣法心過次第禪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怙居士素通達宜善料檄此即五祖所謂妄念既不起真心任偏知若虛隨宜善料檄此即五祖所謂妄念既不起真心任偏知若趣空住寂仍落客塵中道須流通住即被縛圓覺經曰動念息念皆歸速問是也又謂寶上人詩序云上人外人內天不定不亂捨法刪澍泊無心而雲動曇壁上人詩序云吾兄大開陰中明徹物外以定力勝敵以慧用解嚴又詩云一悟寂為樂此生閒有餘一知與物平自顧為人淺蓋以平淡消諸欲以真實破諸妄不住六塵求不住靜白樂天所云棋之源清淨如止水者有非深入性海能道得出此等語耶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也二

敬佛篇

六一

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能到也三為函蓋乾坤句謂其然契合無間可伺其淺深也藴右丞詩當與渠同參

陸懷素

唐吳郡陸懷素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燒並從煙滅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函及標軸亦盡惟經字竟如故聞者莫不驚嘆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妻之兄也仁則當時目覩常與人言之出冥報記

見太平廣記報應一

陸杲

戴吳郡志

陸杲字明霞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之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梁天監中位御史中丞婞直無

所顧望號不畏強禦為義與太守寬惠為下所稱卒官特進諡
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

陸景山　夏樹芳

陸亘字景山吳郡人官御史大夫嘗參南泉普願禪師曰和尚
大不可思議境界皆成就否師曰總是大夫分上事又問師萬
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
如夢相似一日離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亘答
曰以智慧治民師云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

陸長源　戴佛法　金湯編

陸長源吳中人為汝州刺史嘗撰華嚴經清凉疏序略曰大方

廣佛華嚴經者西方謂之圓滿修多羅也大者如宇之覆方者
如地之載廣者籠萬物而為義佛首總十號而楞首華者行業
之繫繪嚴者莊飾之成飾其功大其德圓法教之宗系經論之
泉藪江河之東海星象拱北辰微妙甚深不可得而稱也又嘗
請清涼撰三聖圓融觀一卷 清涼國師碑刻

夏樹芳云陸長源字泳之吳中人為汝州刺史以清白自持
去汝州惟車一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
媿不及前人矣

徐岱 夏樹芳 法喜志

徐岱蘇州人於學無所不通辯論明銳帝每遇誕日詔佛老二

民興羣臣大論麟德殿從始論三家若矛盾而卒同歸於善帝大悅官至校書郎

宋景迴字明遠至道末官翰林學士真宗稱為長者性樂易淳固奉釋教以止觀為宗所著有道院別集多發明空理其一云人生世間其夢無數無數之夢一一攝我夢既是空身復何夢何以遣著念念爭空又作七喜一日一切妄念能息否二曰一切外緣簡省否三曰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曰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曰一切黑白臧分別否六曰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曰方寸之中得恬愉否書之座右終身自考以驗道力

王元之　夏樹芳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太宗朝拜右拾遺嘗獻端拱箴及

禦戎十策累遷翰林學士禹偁初不喜僧及守蘇州時虎丘住山雪堂淨禪師自以詩僧通謁禹偁曰詩僧焉敢謁王侯淨即

應之曰大海終須納細流昨夜虎丘山上望一輪明月照蕪州
遂相與投文左街僧錄贊寧喜著書每以尊崇儒術為佛事所
著有駁董仲舒繁露二篇難王充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
斥顏師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雜斥諸史五篇折海潮論
兼明錄二篇抑春秋無賢臣論一篇極為禹偁所激賞禹偁與
贊書曰前承惠顧寧借通論觀其駁繁露之瑕劘論衡之玷眼
瞭獨斷之贅鉞砭正俗之疹折子玄史邢說泯來穎之巧言遂
光庭若摧枯排孫卿似圖蔓俾儒家者流不至迷復得非天祚
聿王而假手於吾邶者歟贊寧有內典錄百五十卷外集四十
九卷

蘇子瞻通判杭州時錢唐國慈律師方門淨土法門子瞻命工畫彌陀佛像為父母薦福而作頌曰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還從一念滅生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授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為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來無來黃魯直過泗洲僧伽陀作誓云善薩師子王白淨法為身勝義空谷中舍迅及哮吼念力明利箭被以悲哀甲忍力不動摧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為美食解脫味為漿莊嚴於三乘住一切種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語意等量觀衆如寶憾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湯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設復如是住大坑中經無量劫一切衆生應受苦報我皆代受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辱誓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地順如來設經歌邏羅月忘失本願推尋加護開我速登菩提如空等一切痛惡補之宴坐文云乎居宴坐閉目收慮恒作是語汝身今者非汝非我非祖無古無今無來無去清淨本然妄生國

土被塵染識根乃結聚久不可洗如衣受漬妄有形骸妄有名字譬如蠃相被石粘住認石為我千劫受苦是業不然吾有一喻譬我如蠃被釘釘住是蠃非物釘無著處便得脫然離我：所正念廣時揩眼看取一念相應是涅槃路

蒙齋筆談內一條

鄭景望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為燒鍊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鎮福唐嘗得其手書還元大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守其母服時書以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槩熙寧初再罷相守亳州公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方以其道震東南謁州僧正顯世號顯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亳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顯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扃鐍甚嚴問之

左右曰公嘗手自啟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大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顒即告之曰吾先為公去一大病矣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無乃大虐戲乎即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顒曰此非我能為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偈通圖熙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年於道亦不盡廢蔑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偶然哉妙湛師為余言親得於其師小本小本得其師大本者云爾

宗法寮名澤婺州人元祐進士為人磊落有節槩忠勇出於至誠深信一乘樂宣正法宣和中作義烏滿心李鐘銘云如來以大悲心欲令衆生於十二時中四耳所聞生利益見斷除惡念滋種善根於是建鑄鐘以時撞擊隨所聲聞因緣入道日將旦擊初成作希有趣聲遂於是警之令起戒定心暨至食時經聲無厭於是警之令起齋潔心味谷欲香氣盈

戚於是警之令起聳畏心亟庶未失夢想顛倒於是警之令起修省心如是等心悉由十起念念勿絕證無上道又作休沐斬須日空餘短笠與輕蓑道着休時事更多更向中間問消息夜深無奈月明何同縣人陳允昌塗霖銘之曰公坐一室心法靡居小室宴坐湛然離諸染着治霖父執也亦好佛自內觀了知六塵皆是虛妄故於財色盡欲遠離方寸泊然清淨圓滿公無所住予復何言

富鄉字彥國慶曆中與文彥博並相天下稱為富文封鄭國公守亳州日參修顯禪師頌見即呼曰相公已入來富猶在外彥國汗出決背有肖星顯書曰鄉遭遇和尚自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證得此後定須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思知雖盡力道斷不出也年八十餘卒謚文忠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官至太師封潞國公晚向道舍佛晨夕行坐未嘗少懈發願云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了悟心果皆廣度諸含識居京師與淨嚴法師集為淨土會年九十二卒謚忠烈

范文正

夏樹芳

汜仲淹字希文讀書長白山中一日於寺中得窖金覆之不取

及貴語僧出金修寺仁宗朝累官樞密參知政事謚文正追封魏國公嘗宣撫河東宿保德傳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頌藏經所未錄也公為之敘曰此頌文一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予讀之一頌一悟方知人世有無邊聖法大藏遺落其文因以付汾門慧詰俾行於世公守吳日瑯琊覺禪師謁之留數日公於言下知歸贈師偈曰連朝共話釋迦園豈謂浮生半日閒直欲與師閒到老盡收識性入玄關

李鼞　張景人物志

李鼞濮州人咸平中自睦州罷官北歸過吳江父卒即葬於吳之天平山鼞時幼奉母鄭家於吳天聖中母卒合葬父兆鼞倚

杖寢苫廬墓早夜悲痛甘露降於松楸毋嘗誦金剛經鬱刺血
書刻於墓下郎中楊備表之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昉笑曰麄羹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慧安師晚居延恩卅堂三間敗牀不蓑每謂人曰萬事牽緣是安樂法蓋人世無一刻不是緣無一處不是緣無一人不是緣為世間人只好隨緣度日何必強生分別打破緣因

李彌遜號普現居士蘇州吳縣人大觀三年登第官起居郎參圓悟禪師忽有省於是機鋒迅疾以封事觝切賊廬山縣建炎初復官起居郎至戶部侍郎時秦檜主和議彌遜抗疏力爭之出知端州明年罷職屏絕人事築菴以居臨沒作偈曰漫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見露處空拶倒須彌說甚向上

一路擲筆趺坐而逝又參圓悟師於廬山師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死一回方得彌遠嘗自疏云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度賊來亦打又師曰巖頭云卻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能於物上轉得疾一切立在下風乃有省呈偈曰教外單傳佛祖機本來無悟亦無迷浮雲散盡青天在日出東方夜落西師囑令守護

陳郢　張景人物志

陳郢之奇凡丁謂甥也不聞其字范文正公以先生稱之錢氏歸朝郢有兄皆仕郢獨隱居里中以琴書自樂晚好佛老不茹葷血謂欲薦之以官郢終拒之有詩頌美續圖經并其弟之奇

謂之兩高士

范朝宗

范朝宗字伯海能詩有巖棲集晚從釋氏卜居洞庭 張景人物志

遵史謝詩雖不諳人事居林古山屏遠塵若潛心佛理人問所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大鑒不相懷絲無知者儒書稱記云人以大覺為歸世之迷人塵勞妄想而不悟雖生而喪其所以生矣此達者之所哀佛氏之所以有大悲之號也

范周

范周字無外仲海姪孫贊善大夫純古之子負才不羈工詩詞無意榮達安貧自樂未嘗屈折於人所居號范家園賦詩甚多時出傑句如詠懷云一瓢有道泰山重五鼎不義鴻毛輕氣甚 龔明之中吳紀聞

激烈時值方臘之亂州民圍結巡護雖士流亦不免周率舍諸坐冠帶夜行以大燈籠題詩其上云自古輕儒莫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書生作夜巡府僚聞之巫為罷去政和中嘗為知府盛章賦雙蓮元宵等詞皆見稱於時

王荊公安石擬寒山子詩云我曾為牛馬見草豆歡喜又曾為女人嚴喜見男子我若真是戒祇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為己又云愚癡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惱只作耳邊風長短人人有安樂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鄭虎甫

戴吳郡志

鄭虎甫郡人少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栈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推虎甫命不過三十五歲感歎回堪人有勸

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問化去
袁甫聞之喟然歎息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
授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
釋然放懷無復介蒂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
與交游親戚訣及次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
園面溪一亭袁甫至其問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
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已僵立亭下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
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牆明日乃斂高郵秦伯
易為墓誌略叙其事 墨客揮犀筆談

方惟深

方惟深字子通其先自甫陽徙吳為吳下卿先生文學行義與樂圃朱長文同為一世所宗事具程俱所撰墓銘其略曰子通幼有稱鄉貢為第一試禮部不第即弃去吳下有田一廛與其弟躬出入耕穫閒則讀書至於黃帝老莊之書養生為壽者之說及西方別傳皆得其大旨平居視之猶木雞也及其論議古今道理窮委至到確然莫能移常以稚道自娛一篇出人爭傳誦王安石以謂精詣警絶元白皮陸有不到處以韋布之士閉關陋巷而孝友清介之風隱然稱東南有司舉貢籍以年格應補單州助教者就賜勑牒祠於其家得興化軍助教釋愛唯謹初年四十無子其弟有子以謂吾先人有後足矣即屏居於

外預知死期、至不亂喪葬皆有治命云

米襄陽　　夏樹芳

米芾字元章吳人號海嶽外史由臨光尉累官禮部員外郎芾為文奇險不剿前人一語特妙於翰墨況着飛翥得獻之筆意蘇子瞻自海外歸嘗與元章書云頃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雅絕俗之文起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癘即及得寶月菴賦琅然一誦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之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之業為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及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前一月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

好書畫奇物造香楠棺即其中坐臥飲食書判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偏邀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去攝拂合掌而逝平生好石見有瓌奇秀潤者取祀笏拜之呼為石丈云

劉經臣明道喻儒篇云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惟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儒曰光覺佛曰大覺蓋覺此性耳昔人云平常心是道又今古塵無墜分明在目前又大道祇在日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半抱佛眠朝來共起倒鎮相隨語默同止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此皆語佛道之最親切者耳則元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取之左右逢其源此儒者語道之最速者良哉孔子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日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皆是親為人有合掌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歿不得其傳而所傳於世者特文字耳余之學亦求自得而後已凡日之所見耳之所聞口之所說

予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蓋在前每以與人不能受然後知妙道不可以文字傳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絶矣

米友仁　夏樹芳

米友仁字元暉芾之子自號懶拙翁文辭書畫深得家法紹興間爲工部侍郎嘗與秉政住金山作水陸道場一日游虎丘手書曰釋云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吾觀苦海一切衆生往往多造無量大業只在衣食不足愛緣迷迫見利忘義遂至於此出家兒捨去愛緣總未能超悟上乘視塵世中造業深者蓋已雲泥也

黃諴　夏樹芳

黃誥字君謨平江人熙寧進士直秘閣時章惇開梅山請增稅役誥力諫罷之常與喻彌陀往來贈詩曰淨公他日號良醫一悟真空便決疑孝行未應忘父母信心無復念妻兒麾門差比龐居士蓮社欣逢遠法師更作西方清淨觀白毫常現丘須彌

邊知白　　載吳郡志

邊知白字公式曾祖珣自陳留官姑蘇樂其風土遂世為吳人知白宣和六年進士孝友醇誠蹈繩墨規矩清虛寡欲號為吉人而學佛尤盡誠紹興中歷戶部侍郎官將作監戶部吏部侍郎直學士院歸鄉築室郡南金獅巷為終焉計卒年六十五贈徽猷閣待制以游廬山夢人告曰君本江南僧終當尋盟去

金剛經證果內一條

宋朝蘇州府朱進士服儒衣冠習舉子業平昔罔知佛法之妙一日閑遊偶至虎丘寺正值佛印禪師講演金剛般若經至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師遂解說佛法大意朱聞之甚喜自念平昔未嘗聞此佛法深有理焉惜乎圓滿歡喜回家此日午刻忽睡去夢見一鬼吏押五箇罪人來亦隨後約行二里許見一大街入巷門掛青布簾人家鬼吏揭簾罪人皆入至廚房見竈上桶內有湯罪人皆去喫朱亦覺渴方欲去飲被吏喝住曰聽佛法之人不得飲此乃驚覺心疑此夢信步行至大街入巷果有人家與夢中無異叩門入其家主

翁見道士至急忙相接來問適來宅上厨房有何動靜主翁遂
問家人言厨養六箇小犬內一枚死者朱即驚忙流汗自謂若
不聞佛法之力遂入狗胎化為畜類矣因棄其舊習專持念金
剛般若尊經寒暑不輟壽至八十九歲功行圓滿於八月十五
日屬請諸山師德道友親朋相送就昇於後園樹枝梢上說四
句偈與衆相別端然立化偈曰八十九年來公兩手劈破虛空
兩腳踏着白雲立化菩提樹東

善女人傳 王百娘明州人少孤既嫁而寡舍人陳安行從之
官舍紹興二年忽病瘖聾安行教令歸誠觀音大士百娘遂
晨夕禮拜一日假寐忽睹大士現身示以修行捷徑令日向
西方方礼阿弥陀佛因授以偈曰淨土周沙界五何獨礼西
但能起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勸人持誦末喻月二病
頓念安行謂其念力純至高鵠其事以廣傳云

陶氏常熟人喪偶獨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大士以蓮花授之又夢梵僧授經一卷啟之乃阿彌陀佛經也既覺取經讀之宛然風習一夕室中有光朗然若晝阿彌陀佛現身立經上由是持誦益虔經卷上述出台利積至合許，

蔣氏女上海人生當元季年十三夢白衣大士摩其頂曰汝有身毒國風緣當離塵入道為授五戒名曰道本女後絕粒以誦經越八年沐浴坐化

見商輅昌邑山志游寓傳

王紹

王紹字唐公秦正懿王審錡五世孫也建炎已酉為御史中丞金虜入寇具陳攻守之策宰相不能用車駕南渡紹扈從至鎮江從容奏曰陳東以忠諫被誅此其鄉里上即命賜其家官其子尋以讀政殿學士權太子太傅三年拜參知政事明年罷知越州及上幸越韓世忠游擊虜歸騎於楊子江紹議遣兵追襲

與世忠夾擊之同政者議不合遂求去御書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十字以賜之綯爲人剛正有守立朝無所阿附及居政府每以祿不及親自奉甚薄不置第宅晚寓崑山之鷹嚴寺蕭然一室服食器用無異寒士天性仁孝贈卹姻族無所不至卒謚文恭平生無他好惟以讀書爲樂其文温潤典雅長於理致有内外制四十卷奏議三十卷進讀事五卷論語解二十卷孝經解五卷羣書編八十卷内典略錄一百卷子陔

許叔矜名式蘇州人舉進士名著雍咸間官尚書祠部郎中出知洪州叅洞山曉聰禪師得正法眼藏卒贈禮部尚書蘇州志五燈會元

居士陳江公望嚴州人建中靖國中拜左諫忤蔡京編管安南平居蔬食清齋修念佛三昧著念佛方便文曰世出世間之法欲得成辦省力莫若擊心一緣即如稱念阿彌陀佛有巧方便無用動口不出音聲微以古根敲擊前齒心念遍應音聲歷然韋不越窾聞性內融心印古機、抽念根從聞入流返聞自性是三融會念、圓通久、遂成惟心識觀若是利根之人念、不生心、無所六根有寂諧識消除法、全真門、絕待瞥尒遂成真如實觀初機後學一心攝念如來乃至營辦家事種種作務亦不相妨礙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月便成三昧所謂自心作佛自心是佛自心見佛者也又張倫云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彼佛號即此一念清淨念、相續純熟圓滿具足融會真如同一法性幻身盡時此性不滅一剎那頃佛土現前如持左契以取萬物一言以蔽之曰在凡夫獲不退而已矣何則此土修行圓教初信心來初果人邪見三毒永不復起該為斷惑發悟創入聖流越生不昧其所證斯越四趣不失人天至於凡夫地中雖代迷惑發悟菩薩一經主主非常之變則忘其所

證所修仍復若迷有之縱至鈍根一生熏修無不立證聖果寧復有過失事乎且圓機體道是最上淨業即愚樸之夫但能稱佛發願無不往生嗚呼觀淨土一門則知聖人無棄物可見佛門之廣大也彼宇宙空之徒無論無修趣自實心者

鍾離松　夏樹芳

鍾離松紹興十八年進士乾道庚寅奉祠吳門立寶積精舍畫九品蓮臺圖同會百人有廬阜之風馬松為記曰光陰電掣因果影隨勿肆情而造愆勿倚壯而廢日瞻茲簡易法門能即迴光返照則不離當處超脫若輪

吳克巳字復之歸館蒼居士婺州人信奉佛法讀楞嚴至空生心內猶雲點太清窮如發蒙遇寶積寶公舍其看止觀舍即境觀二字倚為几杖服色食已而果有悟入嘆曰至哉規矩之說所謂至方以方天下之不方皇圖以圓天下之不圓者乎著法華樞鍵回向極樂曰不讀法華無以明我心本具妙法不主安養無以證我心本具妙法如來謂：云誦智者觀：云經佛祖垂慈初無異轍也乾道中寓蘇州與寶公為蓮社侶命工繪十界九品圖於兩廡一玉萬法惟心直指西

方經路社及鍾離松為之記
鍾離駛會稽人也官朝大夫常誦無量壽經修念佛三昧嘗
曰不識彌陀你他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於自己家
一夕請僧誦普賢行願品炷香聽畢兩手作印而化曾孫松
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中寓居蘇州與寶積寶公結社修淨
業與者百人年八十六無疾化去居士傳
任氏宋知開封府會稽鍾離瑾之母也篤志淨業刻檀為
彌陀佛像年九十八起居如常時一日忽戒瑾曰人有菌
彌陀奈何拋去處無非極樂不解歸來予將行矣子其念
之翼日晨起持佛名合掌而化瑾自是感奮專修淨土臨終
言夫人報戒往生期至跏趺坐逝

高常

盧熊 蘇州志

高常字履常一字可久性嗜吟咏所居有宜靜齋編唐詩成帙
其自有詩五卷名濩落集晉陵尤炯汶陽周南老廬山馮去非為
之序常為人清癯洒落晚以竹鶴自號卒年六十四捐宅為妙

智院

鄭所南　　夏樹芳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以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辭科元兵南下嘗叩闕上書元人爭目之宋亡遂變今名隱居吳下坐必南向歲時伏臘輒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誓不與朝客交游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所南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與中峯禪師善一日會於孝子梅應發家兩人相對無語中峯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棄所居弗居寓城南萬壽覺報二寺有田盡捨諸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為書一牌位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蓋恨不能死國事也

自贊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虛適意綸黃自稱山外野人嘗著大無上十空經一卷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圖詩一卷

鄭所南性孤峭寡與人合嘗著施食心法說正覺摩訶首羅天王療一切病咒曰唵我有大願無量無邊虛空爛壞我願無盡我默我咒先斷病魔我觀我生我實無生意歸其源六根俱寧歸無所歸心華自開我於是時現無邊身為大醫王普救病苦即臻安康乃正綱常終於究竟我違我誓當殛我滅為微塵聞聞聞聞娑婆訶晚自集所著文名曰心史誓

教天下萬世皆為忠臣鋼以鐵函泥古井中崇禎中承天寺僧浚井得之新安汪駿聲刻以行世著一是居士傳曰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艸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也譬如孝子於其父寧以生為在死為不在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之所在也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毀之亦不變安能以偽富偽貴易泰之哉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子少時祈夢懷刺謁廟庶下人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寧吳中德明追憶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質之文公文公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幸止於筆硯止於硯故其成就久遠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知覺虛靈惠物咸備有朝為跖而暮為舜者吉凶禍福未遑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善事前夢不足介滯也子晦拜而受教後官至侍郎

鄭所南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 此篇已錄

夏樹芳

居士傳云所南性孤峭寡與人合時獨行獨吟游山水間嗜餐梅花嘗夢乘雲登一高峯得古梅樹大百圍花徑丰尺方盛開摘而食之空中有聲告曰此玉真峯頂也邇來四百萬劫無人至矣因為文紀之曰此一花樹其壽無量天根月窟

和氣之液洪濛之雪搆為花骨世不得聞仙不得識頓立樹下頻嚏頻笑方瞳不瞬潘碧相爭欲與俱化泯而為一俠躍而動手盡其跑齒鍊為丹火凉水浮鼻吞毛空並散香霧六合同一燦發天光萬返於源其心忽空一旦獲無身之身還求於無極於戲偉哉書此紀已仰面長嘯聲震空碧瞿然而寤舌本猶香

善女傳　唐平鄧夫人名法信少師珣之女承宣使陳思恭之妻也少多病遠慈受深禪師求卻病方師教以持齋誦西方佛號夫人信受修西方淨觀日翻經行道及起居動靜一以西方為歸病良已理家事如初未嘗廢淨業十年無惰容一日書閣曰遺緑任業許名年杜作耕牛大可憐打疊身心早脫去免浮鼻孔被人牽其年九月示疾一夕語侍者曰吾已神游淨土面禮慈尊觀音左顧勢至右盼百千寓億清淨佛子稽首慶哉得生其國至如宮殿林池光明神麗與十六觀

經所說無二無別到者方知非可以語汝曹也至明晨右脇而逝三日而殮家人輒聞妙香及茶毘啟視面如生時年三十六紹興三年侍制王以寧為廣平夫人往生記

梅汝能縣令載往生集　釋袾宏

宋梅汝能常熟人仕至縣令有志淨業忽夢僧授紙百幅鑿破為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由是誦經念佛自名為往生以見志

因邑中生公造大六彌陀像乃施財百萬為之莊飾殿前池中遂湧一雙頭白蓮其花百葉當年冬無疾而逝

黃晉卿　夏樹芳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自幼篤學博極羣書發為文章如澄湖不

波一碧萬頃與柳貫虞集揭奚斯游人號儒林四傑延祐初進士累官侍講學士謚文獻公於佛典橫襍考究其撰虎丘寺記茲上人息菴銘蔣山誌公塔院記俱膾炙人口

顧仲英　　夏樹芳

顧阿瑛字仲瑛崑山人輕財結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藥別業於茜涇之西曰玉山佳處日宴客賦詩其中若河東張翥魯楷楊維楨天台柯九思方外張伯雨輩皆樂與之遊張士誠累辟不就母喪廬於墓檢釋氏書有悟遂祝髮號金粟道人

居士傳　趙貞吉　求放心齋銘　云莫為吾健坤為吾順風行水流日照澤潤動虎為雷止處為山無聲無臭充滿兩間此名

為別名為仁無內無外無損無增自孝自弟自聰自明喜怒哀樂未有一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情無情合為一體夫菩提設只有此耳聖人於此洗而退藏至精至一為天地心原此真心不分愚智魚躍鳶飛各適其職蒙主賓自我自迷自狂自剝自防嗚呼易悟者心難淨者習心作主須臾不離譬彼家室見棄於賊退處奴隸僕役反正之苦需平水土法養之力稷藝稼穡於是一念不起境不觸也一見不侍微不忽也不離繩縛自解脫也不絕思慮自澄寂也夫不能無過者習難淨自能改過者性自定也然後求為真求放為不放真悟真修前後徽猷先立其大白首著書泰山巖：手我廣居學問無他了此而已實際其地庶為知恥

顧輝

顧輝字仲瑛一字阿瑛少輕財結客豪宅自奴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購古書名畫彝鼎秘翫築別業於茀溪西曰玉山佳處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

見陶世昌吳山志隱逸傳

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之士若張伯雨于彦成琦元璞與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餽館聲伎並鼎甲一時而才情詠麗與諸公亦略相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才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乃去隱於嘉興之合溪及母喪廬墓閉釋氏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鞾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遣其子元臣遷臨濠卒所著詩曰玉山璞藁萃亭館篇詠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諸公詩自楊維禎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

居士傳劉錫元字玉受長洲縣人皈心大法持佛母準提咒建壇持誦萬歷進士官廬陵教授過下鳥驛宿馬夢一偉丈夫黑而長啄揖而就坐曰余宋將軍曹翰也昔以王師破江州憤其固守不下屠之遂受報為豬輾轉至今痛毒無盡往荷公憐幸獲再生昨又償一近縣人債不意今日遇公言已泣下玉受家居時有奴徵租獲豬歸夜夢人乞命言之至死即其事也已復言曰予在唐太宗朝為小吏聽一法師說四十二章經親為設供遂得世：為官至翰身而報盡乃陷此大惡尚何言哉自今乞公凡遇我等或執縛或屠割為持準提咒與西方佛號俾得暫息其苦儻承善力脫此苦報再生

人中誓不更造惡業以負公也王受曰此余夙心也其人拜謝而去

王子一古弓頭陀書經紀事頭陀姓胡名明熏字興立歙人也天啟中官中書舍人魏忠賢矯詔刑比左忠毅公得明熏敦以避火後充璫怒并杖明熏左公死又收其遺骸及洪光先生京口兩膝忽患瘍初起如石痛入髓醫者刺以尿肉遂潰如蜂房遂成人面目口鼻畢具飲以肉汁痛稍定臥病六年乎就木者三辛卯十二月痛幾殞肉騰震瘡忽作人言曰我梁時靈昭容也子喜我於洛陽宮今報子醫何為者詔佛誡悔可也復應即發願書經書水懺至九卷漸瘥杖而起終三十六卷閱閱書法華經八卉四卷華嚴經八十一卷遂能行又書涅槃經四十一卷金光明經十卷心地觀經八卷報恩經七卷金剛經十二卷凡一千二百日書五百萬字無訛者當書經時異香滿室時於昏夜放光遠近聚觀以為異丙申春竣所謂盧昭容者乃去秋徙焦山訪剖玉大師一夕大師從定中見聲女雙燃泣訴曰古月以書經得解余宿未脫師度我時古月方患頭瘡翼日大師集眾持大悲咒二萬遍痛

稍定丁酉春返真州復書大悲蠟十二部頭瘡遂愈戊戌冬有降乩者書盧陽容邕古月與會自畫生時像首飾鳳髻衣宮衣問洛陽宮相見今似否見者皆錯愕余感其異而并記其後

楊維楨

戴佛法金湯編

維楨字廉夫越之諸暨人泰定間以宏辭與學登高科出令天天累遷至江西提舉學校通五經晚年寓吳淞築蓬室玄閣於鶴城東門外肆意文酒傲兀於九峯三泖間嘗著大悲菩薩像志曰車溪廣福寺主僧竺隱道師得靈木三尺有六寸於古張騫祠下質堅如石色紺紫文成金像焚之馨如柏師命刻工為大悲菩薩千手眼像介其友訓求志於余昔成都法師敏行以大旃檀作千手眼像求文於東坡道人道人曰其所以然以一髮

毛為言曰舉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髮即毛爾道人取喻過重又以世人一手一足一目一耳不能兼運而菩薩應之弗亂則智人亦有五事俱用伎人至有分面笑哭使菩薩分手為執於執伎中又分罣動靜有必不可者是伎人高佛法則佛法豈為神也乎今夫髮一拔則頭為人痛焚一髮則髮未嘗痛甲一搖則指為之痛剪一甲則甲未嘗痛何也吾以質諸菩薩：亦不能喻於我則道人能應之說窮矣師慧於文如古契嵩必慧於道吾敢申以問之頌曰禹不西流稷不冬耕有能不能物有定所蜾蠃抱而螟蛉物轉如此佛胡不然犀以望月角含月華象以聞雷牙生雷花物感如此我胡不爾感

物轉物佛大弟子

金壇王宇泰字肯堂陳通教秉尤精相宗以慈恩成惟識既七乃創惟識詮義十卷刻行世初高原昱公以宇泰請演惟踏俗詮既成吳體中為之序曰衆生合識我在識轉法古佛語之曰無夢覺也此惟識耳塵境之談何關表識而逐影同聲乃至望識幢而生執夫意識者真如之病與夢也病吾求之終佛智歷然識向何成言思路絕擬議道窮坐是八夢識非無顧何得言識有是吾求之始大覺湛澄識於何生識恍然覺矣覺即名轉義不等於斡旋轉即是智境非立於對待未轉通智全體是識病外無身既轉通識全體是智覺原上人亦不得已而有俗詮乎體中名用元相城人從柴柏老人存復從山化城寺貯藏經板為流通計叔父應宿官翰林編修受雲棲戒為優婆塞敬信尤篤衰老了積善篇云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然真真假端曲半滿大小當深辯也何謂真假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則為真利己者私；則為假根心者真襲跡者假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何謂端曲如純為濟世之心則為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即為曲純為愛人之心則為端有一毫憤世之心

即為曲又為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於善終身勤屬止於半善譬如以財施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皆此心未忘雖施萬鎰福不滿也又善在天下國家雖大而大若在一身雖多亦小也閻浮齡曰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今人見性空以長欲饒你分別不分別俱是習氣直得舍知非時破妄始有少分相應是名解性修行道心自在先代聖賢所有言說總不出此以無善為善故見過愈微以罪性本空故改過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者是也

蘇談內一條

楊循吉

元時富人陸德原貸甲吳下為甫里書院山長一時名流咸與之遊處暮年對其治財者二人（其一為沈萬三）以資曆付之曰吾產皆與汝惜為汝禍耳德原遂為黃冠師居陳湖之上開瑞雲觀居之改名宗靜又納貨為道判時稱陸道判其故宅今為竹堂寺

陸志寧元之巨室也知元之禍將作乃自嘆曰自古未有聚而不散者吾當自散之悉以家資付其門下掌財物者二人其一為沈萬三迹托跡于老氏教中為道判其故宅即今竹堂寺妻亦學佛法為比丘尼 寓園禊記

高表字民望寧波衛人世襲指揮僉事正德中登武科進士官南京都督僉書嘉靖中興唐應德王汝中羅卓夫為友研窮性命之學已而閱佛書有契海上倭起民望敢家財募死士禦賊於蘇州詹擊之中流矢不火槎追破賊於海上焚其舟而還參閱西釋自然入伏牛山曉行見日丹忽大悟嘗語學者曰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聖賢工夫莫先格物格者格吾心之物也掃蕩一切獨觀吾心念念精到得頃悟本來徹底明淨不為一切情境所轉如鏡照形鏡無留形則融釋歸真反情復性矣

吳子章、淨土善人冰之第一百十一

釋道行

醫中精德豈能論雲屋親傳念佛門珍重難兄復難弟青蓮雙
綻本同根

吳子章者蘇人也世業醫以利生之心為務與兄子才同參
雲屋和尚授念佛法門精進繫念寒暑不廢至於舉家持戒
依法修行子章臨終無疾怡然念佛而化時至正間也

顧信　　龔太倉志

元顧信字善夫敦尚儒雅工書任浙江軍器提舉因祖墳在北
門外始創養壽蘭若菴復念先世在淮效狄梁公望雲思親意
請于朝賜額淮雲寺

邵克忠嘗為南臺掾今隱居吳江寺　　王逢

楊容長依李何人共戴天餘生歌激烈闔室夢團圓淮水深墉
楚南風直過燕蓮花處公漏自屬一山川

管志道字登之太倉人學者稱東溟先生為諸生篤學力行
隆慶進士除兵部職方司萬歷初張居正當國登之條上九
事忤旨尋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道明年以老疾
致仕居正敗起湖廣僉事以母老乞歸晚究心楞嚴經應諸
方擊扣益詣元與嘉靖三十五年冬有疾速孟子七篇謂子
珍曰當以殘冬卒業於此明年將逝予無言矣明年七月病
革命侍者舁至中堂端坐而暝年七十有三初登之選貢入京
止西山碧雲寺闡華嚴經世主妙嚴品忽悟周易乾元用九

之義反觀身心渾同太虛照見古今聖賢出世經世咸乘願力與時變化以妙用以為理則互融教必不濫或順而相攝或逆而相成或秘實而彰權或廢權以明實種種張弛各有條理難可思測此無他龍德不可為首也孔子無可無不可子思親承家脉故曰並育並行川流敦化孟子而後全體太極貫通三教者周文公一人我聖祖攬二氏以通儒各理其條貫三教相參不與其相濫蓋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規矩圓即以仲尼之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不礙儒極而至於事無礙以通並育並行之轍矩欲方亦以仲尼之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不濫儒推而極於

法：不濫以持不害不悖之衡其生平論學大旨如此嘗著從先維俗議其護法篇云釋門於儒家護教者名曰佛法金湯狀其以外護內若金城湯池之不可破也佛法有內外二護外護則屬之國王大臣其重有加於內護此以折攝二門寄之也正法以教理行證全備為義通五時之教明一乘之理修無漏之行入涅槃之路而末法中則法又嚴於攝法邪法不折則正法不可得而攝也吾觀唐宋名賢作禪講二家之金湯者護教護宗則有之罕有達於護行護證之旨者也愚嘗謂儒者不慮孔子一貫之心宗不見乾元用九之天則則斷不可與護持如來之正法何者言不能慮其所終行不

能稱其所敬也近有越僧欲續國初佛法金湯編余為言之曰夫所貴於金湯者謂其護持正法也未有身不行正法而能護持者當知三重一曰德行二曰願力三曰知見德行欲密大而忠孝全德細而辭受纖行無敗缺也願力欲堅知見欲正三重缺一則金易之量不完金湯云乎哉

瞎牛歌贈韓公望（公望儒醫中年自號瞎牛）

釋智及

隔垣見肝膽自號為瞎牛我歌瞎牛歌萬象笑點頭瞎牛兜人莫識曠大劫來無等匹異類中行得自由眼處聞聲耳觀色瞎牛兜世希有金毛師子喚作狗祖父田園任力耕異苗靈藥時翻茂瞎牛兜無煩惱誰管青黃赤白皂一犁新雨隴頭春數聲

長笛江村曉瞎牛兒真快活腳頭腳尾乾坤濶鼻孔撩天不著
穿生死無明俱透脫瞎牛、聽我歌六根互用無偏頗衆生祖
師只分寸大千剎海蒼摩羅

錢尚書那在火時讀書僧寺每夜有被髮赤面鬼窺於牕外諸僧怖懼不敢出聲公夜讀自若老僧、怪之曰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壞者也公笑曰一壞字作人戒相當云見怪不怪怪自為怪耳是夜寺僧聞二鬼相謂曰聞尚書言豈不自媿吾輩便當遠避無犯貴人自是不復有鬼昔歐文忠誦觀音經至念彼觀音力還着於彼身公戲改云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一時讒語具見平等心錢尚書語正與之相合

蔡良瑞

蔡　昇　志略

蔡良瑞字君玉西洞庭人元至正間歸附太祖洪武初授爵太倉衛鎮撫封武毅將軍良瑞晚年以子貴二替職還山將歿留

偈云七十三年豪傑今朝到此終拙一拳打破虛空自有清風明月

蘇談內一條　楊循吉

文襄在吳中好尚祥梵剎旌節所至鍾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誚之文襄笑曰即如以年齒論之彼長我蓋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行之自若

吳璋吳江人母陸氏當永樂中以孀婦選給內廷陸氏與馬宣德中隨淮王就封韶州璋往求之舟中供觀音大士像日夕哀禱願必見母中途下榻遇一僧療之獲瘳既至韶淮王已徙饒州復徒步往饒足指膚裂臥野寺中復遇一道人塗

以藥立起一夕孤村有婦奔之不納方雪急走出門入一古
廟前道人迎笑曰子其賢哉出餅啗之天明至韶訪母果在
乃啟王乞奉母歸不許復以死誓而後許之
陳用拙名至善常熟人孩時聞大母誦佛號啼輒止既入塾
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入問母曰人死安歸母不能答
以告其父；曰汝意云何用拙曰欲知生死其必聞道乎父
曰是兒他日定入無生法及聞雲棲教慕之篤志淨業有寂
公者嗣法雲棲用拙首募金構禪院創放生社用拙常以私
錢佐之所放生物不貲一日寂然夢用拙縞衣黃絛含笑言
別亟走視之見用拙方誦佛號右脇而逝 常熟縣志

談祺

陸延枝

景泰中長洲小民談祺以運糧如京至臨清病痢且死同舟者將撈之水祺以衣囊與衆懇其毋溺我幸置我水濱從之祺時已沉頓恍惚見一道裝婦人吳語而呼之曰汝病甚矣吾能治汝病起後當事我遂吹以一丸藥祺病頓平行步而歸家人已得同舟者報發喪矣祺詣諸人家索所遺皆還之至吳江訪覓此婦家將謁而謝焉偶過一佛宇觀大士像與婦貌惟肖乃知為大士救拔即謝棄妻子投身宇中奉香火為人解籤談休咎輒中遠近奔赴有嫉之者欲以惑衆聞官祺乃歸即所居側搆草舍以奉大士像夜則卧几下積若干年施與日益坌湧一日

語人曰某日吾且化去當買龕積薪以待至期大衆咸集祺曰某檀越未至火俟之已而斯人來祺乃入龕須臾火自口出焚其身舍利騰煙而上或以綿撲取之如珠而具五色諸檀越拾其骨塑為像奉之既乃有人竊其一手指骨去後像指不完塑之即落劉宋襲家僮僮奴祺之族子也故劉知其詳為余祖行徐翁言之

陸光祖號五臺居士華亭縣人嘉靖進士官考功文選司萬歷中遷吏部尚書力持清議推轂豪俊不遺疏賤物望翕然歸之因是為忌者所中退閒家居究心佛乘發宏護之願從紫柏老人遊嘗為文募刻五燈會元研究益力已而修念佛三昧及卧疾洋洋如平時左手握心印經旬不解紫柏來視

歎其心力堅猛為說偈曰手印堅持衆所見者手印之初不可心測豈能目覩即壞不壞智者了然衆人驚怪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子名基忠能紹其學官刑部郎中會柴柏以妖書被誣下獄說偈化去基忠為贊其像

王忠堅字弱生崑山人萬歷進士官終湖廣提學博通內外典與弟平仲並禮雲棲宏公稱弟子弱生手寫華嚴經至再晚修兜率觀嘗言修淨土者以觀門為要須穿衣喫飯常在觀中或神遊蓮海華中禮佛或坐瞻寶相圓光照身淨念既成往生何待未卒前兩月嘉定徐成民治閻羅事言弱生已注名上生兜率矣平仲名志長老於公車亦手書華嚴經一

沈翁姪藻（吳中故實補遺持勝第十一之一人）　黃魯曾

沈石田翁之姪名藻者長洲縣人平日夷雅無流俗態如人索物則與之不吝日持金剛經手錄一卷以淨布紉之為袋置於胷懷先人有水田逋糧凡沈氏子姓猾而巧者避之不為隸人勾攝藻竟入獄時重囚名疾羅卧其尸而藻默然跏趺不懾獄卒環視其亹光滿座甚驚異之竟得以離圄土中年喪偶再娶至五十二歲預知屬纊日乃自書小刺云臨岐生沈藻拜長至日眾鄰以痎（為）偕看其有何言藻以糕茗為供舉手再三而逝

鄒軒　釋明順

明處士郁軏居崑山世有善名軏弟軫不為善事一日見兄請僧誦金剛經偶聞至第十五分忽合掌稱善吾儒未嘗有此語後三寶中稍信焉忽患時疾不知人事半月惟胷前未冷于牀上霍然而起告家人云我于閻門外為李作坊家牛身盡為白色見金甲神云此人曾聞金剛經數分何入此類即以寶杵擊半首而醒自覺頂門微痛後訪其家初生白犢果亡矣軏過吳門謁余因白前事故述

袁宏道字中郎湖北公安人兄宗道弟中道三人少以文名長而皆好禪宗萬歷中先後舉進士宗道官右庶子中郎為吳縣知縣疏決公庭鮮事喜游山水後為禮部主事謝

病歸無疾而卒中郎作西方合論圓融性相入不二門宗道為之序曰參禪念佛總之為了生死同是出苦海之橋梁也事同一家何勝何劣昔龍樹菩薩宗門之鼻祖具大智慧辯才住持佛法故世尊數百年前於楞伽會上逕為授記曰證初歡喜地往生安極國而已而經中上品上生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之修正是念佛往生別耳其或智不入微道難勝習一念不盡即是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胞胎生既隨境即動死安得不隨業受生眼前一念填相即是柱烯之形一念貪相即是餓鬼之形一念微識田持之歷劫不釋況置身大火之中浸心煩惱之海業力甚

深即極粗真如淫殺之業猶不能折身不行何況其細生死安能脫然故知念佛一門於居士尤為要緊業力雖重仰借佛力免於沉淪且借念佛之微言可以提醒參禪之心借參禪之洞徹可以堅固淨土之信適兩相資最為穩實況念佛一門原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也

顧居士頌　頌或作偉字之訛　祝允明

顧居士始操刀作饕夫絕精美一日曰我負衆生我負衆生我以一毛塞一生將不給奈何乃峻建法幢念先絕殺不戕一雛雞次絕葷血次循修鍊家訣為誦坐法乃遠遊尋師博訪參經曰非西無以歸矣乃一尋是其所為外不能知惟知其一擲脫

世上事無公私小大猶本無者勇絶勇絶昨日忽命請素知識集謂曰明日我行請為別衆固未信去明日復集候居士坐見曰未也時午幸報已而報午供手曰往矣遂瞑夫文輔及三五武烈莫天地孝滅軀貞殉死撑柱宇宙皆一勇爾西道以勇基最世間如上事力萬一至不可說不可說居士此力入其地矣我不敢知始列頌言居士與予善亦有所說與其他雜言行惡非其至者其故不在此不足言

初睹易牙作菩薩八萬四千清涼法血刀一截彼岸達

袁了凡名黃吳江人為諸生好學問萬歷進士授寶坻知縣後擢兵部職方司被議削籍歸居常持經咒日有課程火時

參棲霞雲谷禪師授以功過格及準提咒謂曰事天立命須於何思何慮時實信天人合一之理一切覩覩皆當薙絶纖毫不動求即無求不離有欲之中直造先天之境了凡誓立功行三千以自贖妻賢助之施自記功行以鵞翎蘸硃逐日標記積功少即聾盛卒年七十四贈尚寶司少卿著戒子文行於世其改過篇曰夫造福遠災未論行善先宜改過然改過有機其機在心第一要發恥心第二要發畏心第三要發勇心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就事而就強制於外病根終在必先明其理此理日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

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過端不必逐類尋
求但當一心為善時，正念現前邪念即起汙染不上如太
陽當空魍魎自遁紅爐矣炭雪點自消如斬毒樹直斷其根
若枝：而求葉：而摘祇益自勞終成迷復大抵最上治心
當下清淨纔動即覺：之即無苟未能然則明理以遣之又
未能然隨事以禁之發願痛改一心懺悔晝夜不懈昔盧伯
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吾輩身為凡流過惡叢集
而迴思往事常若不見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宜日：知非
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無過可改即一日
無步可進冒昧因循空過一生不可不深思而自勉也予儼

後亦成進士終高安知縣

陳體方

黃魯曾 往哲記

陳體方詩思敏捷性嗜酒嘗從人乞飲，時遘有所求詩累篇輒成或口占授人疾書不給將死頭戴野花有輿徧游田間並歌並進狂醉三日仍瞑人謂其達生子韶字大和亦有酒癖詩才清美下筆不休語妙一時日與所嘗游飲醉則相和歌旁若無人者一生常游僧舍號無住髮僧所賦咏多禪語平生蹤跡非西峯則東嶺放浪山水一日醉死友人家

吳鳴翰

王鏊 震澤編

吳鳴翰東洞庭人少補縣學諸生負氣伉爽風流俊逸工書屢

文尤長於詩：成必親書小楷輒為人持去稿故無存累困塲屋潦倒江淮間劈：不得志其詩似唐過故人有云自是五陵多感激不因流落易沾巾臨歿夢中詩云忽憶廬山舊巢穴竹林雲影正飄飄語其子云吾故本山中僧也

劉傚

劉傚字以則居宰山父檄以資長鄉賦周侍郎忱理江南財稅思用幹畧者令郭南白見檄等數人周每寓鶴山書院檄等入見不通謁周卧榻上與語如家人時檄老傚任父事名有襟度邑水旱災輒陳宜多見從人以困累吉無不振財給金山寺災主僧求於周侍郎周命為齋魯曰得劉檄至事集矣檄聞之使

張采採常熟志入太倉志

倣佳以數百石題疏衆皆視以勸

曜汝櫻字元立常熟縣人以父蔭文選為官主貴州府遷長蘆鹽運使元立受業於青東溟學通內外尤盡心於佛法時程山刻大藏元立為文導諸衆信破除異論其言曰世之談佛者皆比於范縝之形滅神滅之說也夫神滅非聖所立教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即心也即道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聖人所以參贊化育者也豈形之所及哉惟聖人為能窮神而庸愚固未嘗亡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則一狗於形終日役役不過耳目口腹聖人憫焉故喻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神究之所以為究竟此神也榮之所以為榮味此神也是神者遡之無始推之無終豈形生而始生形滅而隨滅識形有盡而神無窮故曰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而縝之言曰形即神也神即形也形生而神生形滅而神滅此言使人重形而遺神淪胥以溺者也如縝之說則究竟畢均盡類跖均生聖人何以示之以餘慶戒之以百殃揚之以性善喻之以仁義使之回心向道耶如來智入三世通衆機其語報則徵諸三世其語性則盡之妙覺如三世之報則竟築不均盡知性覺之妙則性善無所是上

爲者得其說則妙契性善之真居仁由義若耳聽目視何有
擬吾心哉下焉者得其說必惕於三世之報懲不俟勸而行矣是以聖賢之教得如來而大暢焉能窮此
善不俟勸而行矣是以聖賢之教得如來而大暢焉能窮此
神之廣大微妙語其大則天地如大海之一漚耳元會運世
則無盡時劫之一瞬耳語其妙則無聲無臭此之云空諦也
精一執中此之云尸波羅密也一言演而爲無量義竟古今
而推之莫能竟也四聖六凡無根不被河沙妙德因越窮神
故其要必歸於一乘世出世法莫不增盡無餘矣嗟乎四大
假合也百年旦暮也昔之所歷於今奚存今之所存又何可
恃至嗌終離大業終棄神之未窮茫然安托故濟戒於一時
者不及濟戒於一世者也俾戒得一世得所安者不如使戒
浩劫得所安者也求濟戒於浩劫者非如來之教而何今密
藏幻全二上人以南北二藏思刻方冊廣其流通予特悉世
之誕佛者或沮之故闢范縝之邪說以輔章駁氏之跋折羅
斠云

王宣

釋圓清

明王宣吳江縣人每耕種之暇焚香端坐誦金剛般若嘗至大

穀祠中偶遇一老人謂曰汝信心持經大有感德如見二生命可當善救宣疑之一日過堂叔父王朝用家見客至欲殺雞以款雞聞避於草內以口啣雞翼而出悲鳴不已舉家無不嗟歎宣高聲曰昨老人言二生命者驗矣遂懇求二命攜之而歸見聞者悉齋戒放生宣公之力也予游天台過縣聞錄

嚴訥字敏卿常熟縣人嘉靖進士官翰林院侍讀遷吏部尚書承嚴嵩亂政後敏卿力為振飭抑奔競慎選擇銓政一新人稱之曰嚴青天拜武英殿大學致仕歸居常信奉佛法歸心淨土著樂邦文類序云欲得淨土當淨其是善逝說是心是佛之旨是法藏發願其心寂靜志無所著之因行也不事

樂邦將何修而盡惟心之妙原我之初與佛無二無別我則
逐而流浪為佛心中之衆生佛則覺而修證為衆生心中之佛
耳我心即佛我不可得而我也佛心即我心佛不可得而他
也諸佛刹無所證全證衆生本性耳我性與佛一同但要識得
本性則依正皆真便可出離生死毫相常觀而非觀寶臺無
生而往生若然者謂之惟心乎謂之樂邦乎吾不得而知也
居鄉好施與歲饑致書當事請蠲租者三民甚德之輯曰嚴
老佛年七十四卒贈少保謚文靖

兼水張丈七十壽葉有壽言君曰無以壽為且與我醫名不
受也自吾先世為憲副為僉憲者並祝髮為僧并我而三

子其振我卻贈二首　徐應雷

廉水先生太癡絕遥指西天九蓮花盛名籍甚何關我閒事轉多為有家佛子幾時成眷屬繡衣兩世換袈裟舊傳一缽依然在日、授聞禮釋迦

不隨錄、老平華七十紅顏淺紫霞夾道神人在姑射還疑居士是毘耶黃金到手都投海白社容身不顧家莫向講堂求法侶時流誰不演三車

雪中柬陳少府子立時余與君俱茹素久矣

盤谿山水碧蓁回隨處逃禪古剎開從他梅福神仙尉不及陶潛歸去來門外雪深宜載酒城南春早共尋梅與君雖結蓮花

冒起宋金剛經曰世人暫時發心學道未幾又復退轉究其由有三種累無問僧俗男女各為身口所累其次為眷屬又其次為家產所累天下人豈此三種累忙了一世閑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此三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小一切惡業只是不悟殊不知此身是箇假合結成的臭皮囊不由你安排炎天暑月一箇使漢夜間得一急症死了到得天明便香不得至於春扈亦然彼此拖箇臭皮囊無常到來替代不得眼光纔合各不相識遑他受用財產一毫也拿不去何不撥轉念頭一心為善莫待報思來催方纔悔悟亦已遲矣

嚴澂字道徵文靖公次子也號天池山樵以蔭為中書官至邵武知府晚奉雲棲之教子樸年二十五得疾將卒澂謂曰但一心念佛樸曰諾澂取樸所刻龍舒淨土文印之以貽親故書曰澂一病幾殆不意復生雖則苟延焉知來日回首營

生儻計有同噍蠟一具皮囊終須敗壞六塵緣影何處堅牢不如換卻凡心求生淨土誦彌陀一句消罪業無量聊奉勸文用表誠意卒年七十八弟澤字開宗官中書舍人慷慨能急人之難臨終書偈曰大千世界浩茫俱是爭名奪利場今日老夫撒手去萬緣都淨見空王投筆而逝

袁中郎云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為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閑事擾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荊棘中步步牽掛也又云卻病有十法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成敗皆妄非真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現前一時不能排遣便應尋一暢快事令

其釋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苦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順受五也家庭和順朋友契合無交謫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常有蕭閒之趣而畔援歆羨寂然一念不生七也覓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八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欲淡泊思慮減少行住坐卧惟期自適九也毋以病為苦毋以死為患常令胷次寬平襟期灑脫也

憨山大師云自外物言無論富貴聲名即四肢百骸亦軀殼耳何物是我自性分言無論父子眷屬即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何物非我於此信得則心體廓然獲大樂穩何樂如之晦翁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

裡神秒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刹欲之中都不知覺是可歎也

宋逸民　張世偉

宋鷺字白民長余十四歲光為諸生有聞名家棟雅負表然不屑之韻飄髯饒姿致性多可否有難館穀聲實平易無他腸也屢試場屋後覺其淡然無味遂究心出世之學每事欲染指去之年五十餘喪偶已無餘意偶謂余此心猶未得了者館沈千秋工部沈雅人好為人成佳事為除館有所娶不數月輒歸之纖毫無繫戀也刻私記畫竹游名山獨身往華嶽及新都黃山既無伴侶幾為一黃冠所襲作裸而佐剌船法乃免言次不寒而慄終已不悔余謂如宋先生真成游名山耳餘稱好名勝乃

佐掠剩口角寧不為山靈笑耶工畫竹畫成所知以善價易去其子亦能為之戒之曰若無然天生墨君一泓供老人吾自得法與可先生力省而獲多無涸我為也今售者亦能別之結茆華山之腰自置石窽供具或童子下山經日并日親操年八十餘終

米鷺

錢謙益傳略

米鷺字白民吳江人初名家棟火肆府學有俊才事秀水馮祭酒夢禎為高足弟子家貧教授生徒以養父母承顏順志以老茅子為法牀頭恒貯數十錢曰買笑錢父死久之乃謝青衿芒鞵竹杖獨游名山所至畫竹以自給不妄受人一錢嘗游華嶽

登天井黃緇道服長髯等身見者皆以為仙人也初好玄學解道德參同之旨晚棄而歸禪參雲棲憨山二老結茆華山寺之左蓮華峯下者十餘年八十沐浴更衣作偈而逝其為諸生時每談革除事輒淚下網羅遺佚作建文書法擬進之朝不果崇禎初策蹇入長安欲望見新天子屬正薄都城或勸之西歸慨然曰其非王臣其敢逃予端坐龍華寺注般若經寇退乃反人謂其隱不忘君原鶯初心非有意於斯世託而逃焉者乎

雲棲法彙云朱白民吳江諸生嘗參雲棲宏公探求法要宏公化去白民因禮塔作偈曰我昔初謁師問參禪念佛可用融通得師答隨口出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着快哉此一語

令人心膽悅時：舉向人諸，方偏傳說念佛人無盡是旨耒無盡廬山會未散蓮池舌長詁短偈作佚養合掌無縫塔與王孟夙同游徑山關一軒居之閔般若經會憨山清公至二人共禮為師因名其軒曰般若銘之曰出哉此軒光明透脫內外洞然了無縛着六根門頭圓通虛豁世出世間一齊拋卻此軒之味怡澹寂寞軒中主人身心快樂一切情塵大眾太末問此法門名不可說晚居華山蓮花峯下修念佛三昧自號西空居士年八十沐浴更衣而逝時嘉定諸生婁子柔名堅亦參雲棲法長齋工書文尤好書四十二章經遺教經曰此佛門論語也

趙凡夫名宧光太倉人中歲折節讀書居蘇州寒山廬親墓旁疏泉鑿石結構幽邃居常奉佛斷肉食客至亦設蔬果雖豪貴人必強食之曰不可不令渠知此味也客有被蚊螫者殺之曰吾以直報怨也凡夫曰非也不殺則直耳蚊之無知實無可怨忿而殺之得為直乎嘗與客行遇二人驅六豕赴屠凡夫為誦阿彌陀佛一客稱善凡夫曰我誦佛號度六豕義少度二人義多何故豕今受屠償債已畢彼屠豕人心亡步步造地獄業趣入苦境而彼恬然不知警懼可無哀乎又嘗勸一老人斷肉老人曰余年衰不能不資肉食凡夫曰老猶愛命未老之肉先受刀砧於心安乎未死防死慘死之肉恣

意吞嚼於心安乎著書名護生品廣勸世人斷肉其言甚痛切天啟中卒於寒山妻陸氏名卿子與凡夫偕隱能詩文行於世此則重出

趙處士　張世偉

趙宦光字凡夫長余十餘歲其蔚成聞人在中歲闢寒山後余已先交之為世講通門故非顓以其人也性怪奇務所不適用之學著九國史最先亦緜配陸夫人督趨之於學陸著有考槃集稱大家凡夫既闢山居遂長齋愈博羣書工鑿山畜水位置亭臺楚：出新意支硎名勝其廬（墓）處聳動四方矣長艸篆淺非古所傳然其玉筋甚精取捷用艸篆驚世落紙如飛實不專一

故也雅性好客偶可人至相陪馳走山中或肩輿或攜杖連日夜不倦好事羣趨之為佛門有所諍訟堅互不撓華山事其最著者當四服用出餘緒皆足快雅人清玩云

趙均

趙宦光子均字靈均有志節從父傳六書之學又從燕山僧貝林受大梵天字并諸字母變體形聲譜韻之奥分署部居移日分夜父子自相講習遂得其精

董元宰華亭人為諸生時參紫柏老人與密藏師激揚大事博觀大乘書法盛行於世手寫經典甚衆讀華嚴合論作偈曰

帝網重珠徧刹塵都來當念兩言真華嚴論主分明舉五

十三參鉞置人又云儒衣僧帽道人鞾百叔莊嚴不受哂笑
徜靈山晤求會生平使倆一枝花

王貳守　　張世偉

王在公字孟夙長余六歲舉應天甲午鄉試時已各在交遊間
已酉忽就選人余悵怏惜之得青之高苑最瘠薄前後無善去
者君獨以清慎得濟南二守（此處節去一段）君磊落有大節罷官即棄
家禁足峨眉之清柯坪年餘還蘇偕白民禁足浙之徑山已又
禁足天台國清已又結茅杭之石孟卒之前一年間歸蘇正值
逆瑞之變感憤涕洟忠憤無所發之輒止秀之鄉中一寺終用
比丘法坐龕中不作家書止欲作別交遊書授筆謂弟子曰吾

止作異度凡書衆該之矣草率行不成字擲筆而逝大率業已棄家葬蛻無煩家意也蓋君出世交與蘇釋慧慶斷公善君為人心甚熟釋方有縣縣既出家無能得之縣公余獨代往任之仍約文姚共其事、得脫因相信任事無過余者後營葬塔院皆余拉成不費其家一文云

劉錫元字玉受長洲諸生與姚孟長為友皈心大法同持佛母準提咒成萬遍進士官廬陵教授天啟中官至貴州提學僉事會安邦彥反玉受與巡撫李糎守城援兵至乃解敘功進寧夏參政致仕歸以頭陀終自玉受以持準提咒走壇七日懺戒唱於吳下其後楊子澄及其二子維斗公幹李模字

子木徐浙字九一劉公旦姚文初名宗典孟長子也夫結準提社擇桃花塢桃花菴故址闢精舍準提菴修白業李模號灌溪官御史國變隱居後厥與文初倡上善會修西方淨業終老焉

周景文名順昌吳縣人選福州推官天啟初官文選司員外絕請托抑僥倖餽向一無所受素信奉佛法日誦千聲頃之告歸家居城西洞涇浜里有龍樹菴僧傳公修雲棲教景文為倡募廣其放生池會魏璫擅權黨禍作天啟六年三月被逮景文意色甚閒徐為僧書小雲棲三字額至今猶存將發與文湛持書曰弟一生向志爺一路着力是弟不濟處出門

使與官官為伍畢竟以此革結局然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此時工夫正欲使怨親平等貪瞋俱忘急消卻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也至京下詔獄坐贓被拷斃於獄中莊烈即位贈太常卿謚忠介

姚孟長名希孟吳縣人萬歷進士改庶吉士時景文方官吏部以志節相勵並持清議天啟五年以母喪歸黨禍削籍崇禎初起左贊善遷右庶子日講官平居皈信三寶有宏護之志初母氏在時奉佛謹孟長居喪蔬食誦經為母回向西方禮懺甫畢雲五色見空中有佛法金湯微文錄十卷尋移疾歸家居二年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毅

洞庭生者乞食洞庭山中狀類狂者夜則卧寺廡下寺僧驅之已而復來嘗題詩壁上長洲汪琬錄傳之詩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腳踏萬方雲又曰有形總是假無象孰為眞悟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鄰又除夕詩云鐙火輝煌慶此宵夜深兒女不相招破蒲團上三更夢那管明朝是歲朝

湧泉源

劉鳳

湧泉源杭之天竺僧老居蘇城西之蘭若甫里趙宧文家又寓宿菴中吳之詩人數公聯榻夜話西源出玉杯傳飲杜用嘉碎之殊不自安西源歎曰我法萬物有無常此乃常也何怪乎

黃翼聖字子羽太倉人素服雲棲之教與妻王氏精修淨業崇禎中以薦起為四川新都知縣張獻忠寇四川子羽率民城守新都千僧感子羽布施之惠相率登城擊鼓稱佛號賊尋引去以城守功遷知吉州明亡棄官歸印溪所居樓曰蓮藥樓自號蓮藥居士營齋奉佛日持萬聲已而臥疾四壁張彌陀像請晦山顯公授菩薩戒語顯公曰吾神明愈健誓願愈堅自信生西方矣年六十四

錢炳菜太倉人為人淳善以貢授教官遷知富陽縣以慈稱後去官歸篤志修行日誦金剛經臨終作自祭文及偈命左右取清涼水飲之問清涼何在曰放生池水也水至飲訖合

掌曰我以佛力往往清涼界中矣熙然坐逝　現果隨錄

龔氏　宋　戴埴采太倉志

龔氏李處道妻宗元女也讀書通大義賦詩作字皆有古法晚精佛乘處道年高宦不達龔終歲諷咏自名曰守安卒年六十

四

龔氏　明崇禎年間人

龔氏沙溪人父志道數歲許同里項子十四歲項子殀既長問婚龔母徵色相拒祖母沙素奇愛姑聽之龔嚴齋戒晨夕禮佛日織作申刻完一匹布垂二十年以為常癸酉沙疾亟指女屬志道曰兒閒時咄：云止龔止項彼意在項易為立後志道唯

：壬午請于錢守許置嗣且上其事臺司咸俞奬頊老者常愚
狷讒多違言女聞憤惋曰我奈何累我父伏枕三日呼天而逝
年三十有一

蔡懋德字維立崑山人父允忠為人慈善持佛戒維立大好
陽明王子之書發明良知之學萬歷進士遷禮部主事堂頑
初出為浙江右參政分守嘉湖嘗與金正希黃元公錢啟忠
蕭士偉諸公訂為密友究竟大事每言修行人多怕去後黑
漫：地不知現前黑漫：地更苦盡說生死事大不知現前
剎那生：死：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聞者竦然服
除起井陘兵備道十四年擢山西巡撫居官清苦能知人曲

盡其用屢平劇盜帝問何以治盜對曰盜起皆由民窮臣任撫綏當使窮民有喫飯耳然愛民莫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願正己率屬俾民不為盜不願殺害百姓以成一己之功在官時與姪方暹書曰吾姪經歷大變備嘗諸苦於此中要得箇翻身吐氣法便步：是真實道場諸苦中自有安身立命處若坐定安樂窩中轉動不得亦是苦趣我於三十歲後粗知信心只未經大爐錘鍛煉生死場中未能直入橫出然借諸苦境為吾道場亦步：不敢放過耳此中分猷無人獨力支撐功名久置度外死生亦復了然惟恐有悞疆事仰負聖明如何：然一死自警則吾未後一着也十六年流寇陷

陝西維立帥兵三千拒賊河上三敗之賊陷平陽維立誓衆死守所殺甚衆城陷北向再拜至三立祠自縊死後謚忠襄

黃蘊生名淳耀嘉定人少為諸生研索經史以名節自勵著自鑒錄書所行事夜必書之崇禎十六年進士歸家居默究向上事宣說佛法友人張子灝持不殺戒蘊生和蘇子瞻岐亭詩二首末之言甚痛切國破與浙江右參政侯峒曾婁城閩守大雨城陷蘊生入僧舍與弟淵耀相對縊峒曾闔門殉節

時有同縣諸生唐昌全有道行能以乩降神昌真人感而遷焉其所言出入仙佛蘊生聞而信樂之與弟淵耀夏雲蛟侯

元演等俱往問法慧雲地菩薩者生仁宗時奎家入金粟山學道卒證道果時與呂真人同降或問禪宗差別菩薩示曰大道一門不留權識本無宗教安有分別吾佛出世哀憫衆生執心不破自伐其根故用止啼權流言句有本非真無亦非實兩義破除一中為的佛氏真源超乎道德癡人索夢尋蹤肖蹟故下劑除權機各出總斷習心歸于不習：者良習者是賊同出見聞聖狂不一本性天良物必有則倣古摹今精神自失不急求心自度何日宗門昌教無非革習正令日新自明則一執此泥彼何異生食物肖化工萬不得一化工肖物不謀而集其故云何至誠惟一：則天全隱微真測求

此良方莫如除識。空性現識在性空譬之夜人空自謗日亦猶求星性而捫石不見其真惟辯其蹟性海靈光反成六賊一心不建天地皆惑吾不開宗亦無教立釋迦達摩驢蹤馬跡吾有一心萬古不識非不可識無形可執澗底泉聲碧天朗日可見可聞孰睹孰執有色有聲無象無質靈光周徧一理不成子等求心斷莫泥跡佛氏真詮不在行墨一。歸心魔說亦得苟二於心佛說亦失破此佛魔心。無惑後諸弟子彙先後訓辭為一書名正教錄陳俶刻板行世

金正希名聲字子駿湖南嘉魚人以從父游於休寧家焉初好陽明近溪之學為文洞達原本脫棄訓詁年二十六習靜古刹中食茹而甘遂長齋學佛法崇禎初成進士選庶吉士謝病歸益銳志學道建廬山宗寶禪師。禮之開關相對作

斷五欲說一日色欲世人欲色本爲身樂曾不念言油盡鐙滅髓竭人亡大可怖畏佛在世時勑優婆塞姑戒那漚亦爲衆生欲愛染積未能盡淨特樹大防令無縱溢故斷淫者是了義教而斷邪淫者不了義教聞之於師此於般若如水與大如水與炭相尅相滅不容並行自傷福薄不早斷決遲延至今可慙可恨

雲窪子焦仙姑秦三原人五歲能誦清淨經夜分娓娓有與語者母詰之姑曰大士也母竊聽之不甚辯然大意主真修姑自是持念益堅屏絶塵緣年二十四忽謂母曰兒旦夕化矣母曰吾與若方求長生胡遽去姑笑曰本無去來胡言修短危坐息寂移日母哭且號姑瞪目曰兒方游極樂何葛藤我也仍危坐六日而化偈曰兒本童真百日功靈母氏解脫因蒂根深又偈曰百慮永息一真常惺可以對景可以守域

見周世昌崑山志列女傳

黃寧

黃氏名寧舉人鐸之女年十九適周瑄方二年瑄卒寧矢志不二姑病瘵十餘年不可舉動寧百方求療終弗愈有老嫗謂寧曰

我聞觀音大士願力甚大事之當得感應於是肖大士像晨夕百拜凡五年忽夢大士曰汝每七日扶姑起坐以九度為止拜則愈矣時姑病篤聲觸即死甚難之然不得已如其法扶起漸覺不難至第九度掖之大士像前爐香忽躍起踰梁而下正中姑腦有聲如雷由是步履如常邑人咸稱孝感縣令羅永年聞之遺米二十斛以助其養太僕少卿李應禎表其墓曰節孝

周節婦孝感　沈周

黃氏十九時歸周文璧氏二年文璧喪弱惟一女恃有姑患瘵瘠其狀莫比僂有肢如無骨有骨如無髓在牀如空中有身如蛇委曰夜但冥冥僅有息存爾聞聽與觸動稍及即厥死薦地

方擬步通問必附耳艱難食漿次不敢托諸婢百藥無一效百累聚一已黃氏心煩惱悟：不知處東家優婆夷憐憫為黃語汝姑弱若海汝知故何以懺業如丘山宿世所積累須歸大勢力南海有大士解難說真言功德莫思議但要深心持日、要如是一言一拜叩億又八千數在佛雖有程敬愛無庸紀潔室果報近何患：不起黃氏聞是言煩惱生歡喜潔室便置像恭敬為作禮沐浴體投地心觀口娓：如不知其終亦不知其始亦不知其寒亦不知有暑閱日千八百歷年數得五俄夢一老姥前黃行迎邏心謂是現化稱名略不顧極力欲追即步：縣尺只徑入一區廬闔戶若相拒款叩發號泣其戶劃然啟菩薩

未妙相金光爍瞻覩頭上諸瓔珞晃㬎復蓋㬎蓮目垂慈光宣言啟玉齒黃氏前諦聽合掌作長跪云汝依吾道悉知悉見已慈悲為我願豈無囑付汝循功加精進九日一扶倚七九扶以行前及我處所覺來汗淋㬎其言尚在耳悟佛為衆生方便指門户信心愈堅牢額破吻俱腐臨日試小按筋骨覺可舉屢試屢無難還能移步跬行于詣像前奠香致情旨其炷從空躍踰梁而直下乃青於本人正中頂顖裏其聲若驚霆其勢若擊杵身心發震竦百若悉皆去如風捲天雲不復剩渣滓如春活枯草如氷化為水親黨盡來觀讚歎世無此始謝新婦力脫我出死薄新婦答何功菩薩威力故此事聞其甥王倫能觀縷韋虛

氣治痿若或有仙枝黃氏孝治痿專以誠為主格物與布氣非誠莫相與孝有致久旱孝有致氷鯉事本出非常未可論常理我特書其孝勑跡用為砥至今崑山人大書播邑史

莊平叔名嚴華亭人晚而深達佛法逢人輒相勸勉衣履所餘常以施人閒作詩詞皆清遠有致嘗誦滿庭芳云六十餘年片時春夢覺來剛熟黃梁浮花幻影有甚好風光冷眼輕輕覷破急翻身頓斷然韁兜係戲從他搬演何必看終場青山茅一把殘生活討別作商量但隨緣消遣洗缽焚香先送心歸極樂恣逍遙寶樹清涼堪悲也回頭望處業海正茫茫

顧源字清甫號寶幢居士南京應天人工詩善書畫年四十斷酒肉構小樓獨坐其上精修禪觀每夜五更起擊大木魚

高聲唱阿彌陀佛其舍旁有屠兒每聞木魚聲起屠豕一日墮刀而奔其妻詰之曰罔不聞道人日打木魚念佛耶自不知非乃責我何也屠兒愕然即折刀不復屠後未幾滿宅聞蓮花香清甫曰我坐蓮花中半月餘見弥陀法身徧虛空世界皆作金色決定往生西方矣諸子涕泣曰父即往奈兒輩何清甫曰汝將謂生耶死耶而不觀日出於東方而沒於西方是果沒乎遂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高世泰無錫人崇禎進士官禮部郎中出為湖廣提學秩滿歸毋李氏精修淨土無疾而逝蒙旃日跪柩前誦妙法蓮華經越三旬庭中柏蘭忽榮一莖三花內外純白有聚沐居士奇其事推論之曰高子之感斯瑞也有二因焉一者世間孝子但知榮名利養生事死哀世緣牽率況沒生死洄淵不克自出高子當沉痛昏迷時乃能歸命法王棒持訃典以念毋

因緣轉而念佛念法其自利最勝二者末法士夫少知歸心佛門輒採影宗門抹殺經典違背正果高子持誦契經獲斯靈感使末法中人信知金口所宣二字染神萬劫不壞以念母因緣再轉而破魔網樹法幢其利最勝遂說偈曰稽首妙蓮華諸佛所宣說若能為人說乃至竊一句即是如來遣告報於異生共宿摩其頂法利無量數而說有孝子跪誦以報母經聲哀痛聲上達夜摩天乃遣主林神未現庭中花一叢而三莖晶瑩如玉雪故知此蘭花即是妙蓮華佛說孝順果等補處菩薩哀：孝子心供養生身佛即名供養佛：心隨順故孝子即身花果花無有二心花開敷時蓮花與俱故我

願十方界一切諸衆生咸思報佛恩誓願爲孝子孝心同佛心諸佛所加被十方諸孝子即是微塵佛一日食欲智者念言割彼身肉活我軀命萬無此理何況今者食肉之外百味俱全蔬果之類天真淡然原有至味業重之人舌浸醲肥無復舌本真味嘗前反不覺知是則佛言可憐憫者一日睡欲嚮晦入息人道常理惟佛亦許夜半倒身消日閒食乃至尸寢早罷宴起昏人神思流水不腐戶樞不朽一刻不運心如死水睡多如醉血氣盛旺徒長無明一失止念一日財欲如上三欲次第破除此身無用速樂享用戕毀慧命此身以外何須求備貪積不休取諸不義父母兄弟亦生計較致令家

戕傷爭鬪其為迷謬不可勝言或為治生畜積恒產儲窘乏時未為不是要當隨緣量入為出至於走心背義取財則寧閉户端坐餓死世尊律義乞食樹棲孔子疏水顏氏簞瓢光燄萬丈威德千古此非強為法如是故一曰名欲自反平生好文章名徒悅耳目無益於人固大虛妄此不足破其次有時好功業名動念仕進躁妄計較是惡邪見障菩提道所宜痛絶以上五欲紅、衆生陷溺濃重血肉顛倒其中不得脫離孤負此心通天徹地徧照法界大光明幢濃重一分減一分光濃重十分減十分光百分千分萬分億分日漸況淪黑業可怖從今發心願悉禁斷五欲既淨皎如明月惟生死

閻最難開破要之死生本係妄見能徹自心一切不受身外
塵障現今生時因緣會合虛妄名生我心無生緣起非有異
日死時因緣剝離虛妄名死我心無死緣滅非無智者無生
可貪無死可怖此心光明總不顛錯此真如之法古人云毫
釐係念三塗業因噴爾情生萬劫枷鎖戒之戒之福王立權
左僉都御史不赴正希圍練鄉兵扼險拒守我師間道襲破
之被執遂致命於南京贈禮部尚書謚文毅

題故女居士張氏悼偈卷後　　釋文琇

心之靈妙不可思議貫三際而包十虛含百界而攝萬有頭
頭：真不全彰剎剎：塵塵：何曾有間世出世間之法離心之外

豈別有一絲毫可得哉吳門王本道居士以其室張氏本窮終後諸方知識悼偈卷請著語于後余遂徧觀若張氏平昔所行終後光明發揚亦盡矣惟其拭經綿現佛像鐙燄現瑞相謂是誠信所感則不然若是則心外有法矣余故證以小偈頭：不用處、非差心外無法綿佛鐙花本道閱大藏究心學其於佛理應已洞明當視此以為如何

李灌溪名模素奉準提咒官王侍御史火年省試在寓杜門持咒七日後入場忽有金光一道亘空而過乙丑聯捷自後課經益密每遇長夏閉關三月年七十餘步履猶旺洵當世之耆英也

周士楊崑山人素奉準提咒清初破誠微有屠戮夫婦潛伏来倉下屢經檢察不獲竟安然無恙

陸古璘吳縣人文行並優適遭時多故隱居禪誦日持準提咒普願世人成臻正道以現在獲應者列編行世柯炎作序

善女人傳王安人張氏翰京武選郎中山陰王畿之妻也畿從王文成傳致良知之教號為龍溪先生安人亦通詩易明大義既歸龍溪多所匡助慶事觀音大士曰誦金剛經普門品當問龍溪致良知之教與佛說為同為異龍溪曰良知者心之覺佛是覺義即心是佛致良知即是開佛知見同異非所論也又問大士度一切苦厄有諸曰此事全憑念力一念覺時即名見佛苦厄頓消所謂自性自度也又問因果及輪迴之理曰如念善因終成善果一念惡因終成惡果止惡修善不昧因果是謂修行一念萬年終無生滅即無輪迴安從悅然有悟平七十有疾嘱甘家事怡然而逝龍溪傷之私謚曰純懿

氷中塔

錢希言

常熟陳莊靖公瓚為給事時以直言忤世宗廷杖闕下削籍放歸：後杜門謝事一意修西方淨業晝夜六時持殊陀不輟今天子登極詔復公故爵縣是不數載間超遷至秋官尚書矣萬歲戊子秋七月公病革彌留之際誦佛益莊故事京官大臣自三品以上暑月賜氷既置氷于公榻前衆忽見氷中湧出七級浮屠欄楯鈎綴牕楹珍瓏櫺角頂輪無不周備移時而氷勢漸銷塔影漸瘦其頂火亦漸微細頃之報公氣絶一時幻蹟寂無所覩矣瞿醯使汝稷嚴太守澂適在長安相與共奇其事瞿汝稷常熟人與曾乾享傅光宅唐文獻曾鳳儀徐琰于玉

立吳惟明王字恭哀了凡九人同時發願刻大藏經文於徑山寺中汝稷又作指月錄盛行於世同時朱國祚萬歷進士天啟中拜武英殿大學士喜持誦金剛經謂其子曰我生平榮枯不較順逆如一只得金剛經中無我相無人相六字之力金壇王肯堂父方麓聞兒誦經至無我相無人相句微笑曰煩惱本空我相何在遂合掌而逝

周安士題法華經所說因緣生相滅與不生滅作偈曰衆生畏苦果菩薩斷惡因既已斷苦果無遺根譬如猛師子利鉄中其身急顧發的處獵戶羣波奔犬若遭人擊但向棒頭呻一智視一愚不啻霄壤分又如止沸湯變者去其薪十二

因緣內無明為之君一斷一切斷淨掃鄰虛塵
安七名夢顛崑山諸生博通經傳深信因果嘗云衆生蚩蚩
造無量罪過淫殺二業實居大半深惟經義扶徵洞幽勒成
二書戒淫與殺其戒殺書言多深痛大要云刀兵之難在於
人道或數十年或百餘年僅一二見至於畜生無日得脫善
天之下一遇雞鳴無限畜生被狠心屠戶裂腹剌心抽腸扳
肺哀號未斷又沒沸湯片刻之間頭足異處如是惡因如是
惡果詰其所由皆為我等口腹所致我勸世人未能持齋先
須斷殺孟子曰仁者人也人不信佛何不信人若信是人何
不斷殺仁則不殺：則不仁諦聽吾言免入異類其戒淫書

藥以偈曰世間苦惱事皆從愛欲生愛心不能斷對色形神傾水從骨內出火自心中騰到此霎時間開眼投深坑幸有如來教暗室懸明鐙示以不淨觀慾火消為水我有降魔劍百鍊剛所成斬盡妖容鬼到鼻知羶腥此觀得成就離衆都空明齋心出若海濁世皎然清又曰人想死亡日慾火頓清涼愚人若聞此愁眉歎不祥究竟百年內同入灰燼場菩薩九想觀苦海大津梁次當觀想佛座寶蓮花及種：莊嚴瑞相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謂究竟解脫方便偈曰修行無別法出世為究竟出世有多途淨土為捷徑述此觀想法言：宗大乘托質上品蓮永處脫淫穽

樂邦文類云陳廷裸名瓚江南常熟人嘉靖間進士官刑科給事中劾嚴嵩餘黨又請建言廢斥者忤旨廷杖除名家居一意修西方淨業有客過之訶曰爾不聞大鑒論惟心者乎何厭垢而欣淨為答曰惟心淨土非是大鑒始發也自心作佛自心是佛。固先言之矣蓋懼人以不淨之心求淨土也非曰土無垢淨也且樂邦之可樂不獨華池珠閣鳥音風樹而已吾幸而與羣聖人游被無量光證無生忍成無上道濟無邊衆誠為至樂客以客之禪樂垢土我以我禪樂淨土禪無客無我樂無垢無淨也客無庸訶我矣隆慶初復起吏科累官刑部侍郎卒贈太子少保諡清介

塔影亦消贈右都御史謚莊靖

善女人傳盧氏名福智徽州陳季清妻也晚遷湖州季清奉佛甚虔力修福業盧氏亦資為助長齋課佛業踰五年得危疾請古德法師授五戒皆淨土法要季清為誦華嚴經至入法界品五十三門為一一講說復策之曰百劫千生在此一舉暫力直往毋猶豫也至十一日八日忽覩蓮華現前化佛垂手右脇而逝年三十九噫益大師為之傳系以贊曰哀哉三界愛欲為根一株不拔奚望西生蓮華國土永離塵情此緣能斷被質斯成勇矣智福女中之英一日一夜淨念功殷華臺接引眼識分明子母恩愛枯木寒灰永吉祥善道長辭苦輪我今隨喜願共羣倫頓除愛網證入玄門

錢希言

蘆中蓮

莊靖公女陳氏嫁于孫今太學淵伽之母也家常熟城西山塘涇上先是有楚尼來里中以西方之教倡化朱門夫人娘子歸信甚衆陳氏平居見莊靖公奉佛亦奉佛既嫁之後持誦益虔

在家常設觀音齋萬歷五年六月十九齋會畢焚紙錢于爐灰
尚冷矣移置佛案之下爐中忽挺出青蓮花一枝形如蓮蕾乍
吐尚含翠色欲滴其下莖微有刺手時中外姻黨無不讚歎三
後為一姓月婦人觸之而羔西川敘州僉臬陳禹謨其同產兄
也嘗為予言

裙上觀音像

錢希言

黃氏僕妇者常熟唐里村姬也平居持齋念佛了無它異有子
為黃觀察時雨家僕萬歷甲寅秋媪年六十五歲矣疾篤將逝
索一新裙不得便命取所嘗著藍裙曝之于庭其裘衣裳十
二幅須臾現出十二面觀音像各幅變相不同咸具竹林鸚鵡

之致誠一晝夜化去乃減徧村人皆見之

施氏長洲尤錫綬之妻也善事舅姑兼持齋戒萬歷三十五年忽病腸諸醫罔措一日起倚閭戒有道姑過其門數目施氏從之乞茶施氏延之入授以茶道姑問娘子能受戒乎施氏曰我固持齋又問能念佛乎曰時念阿彌陀佛道姑因說偈曰聲ㇾ口裏念彌陀不識彌陀怎奈何者句彌陀參不透輪迴那得出娑婆因授以三戒一斷絶夫妻恩二破除無明煩惱三割棄資生業緣仍令顧天立誓祝畢道姑掠乀髮際抽得青絲一簇綰作小髻付之曰汝夫歸以此髮遺之爾緣已了努力修行可也施氏拜謝舉頭忽不見自是奉法益虔

吳門父老皆傳道其事

吳氏女太倉人生時趺坐而下稍長皈心佛乘事親孝不願有家已而誦佛經通曉大意俄夢神授以梵書準提咒有病癒者以梵字治之立愈崇禎四年，二十有三閉關專修淨土冬末作偈辭世右脇而逝紅光溢面

陳媼常熟人居城南以紡爲業篤信佛法隨紡車聲唱阿彌陀佛終日不絕口如是三十年一日忽向其子曰而不見空中寶蓋幢旛乎因拍手大笑取湯沐浴竟合掌化去事在順治十年翰尚書叔方微時親往視之著淨土約說書其事以證焉

善女人傳　王素娥山陰人適吏曹胡節夫亡篤志佛法嘗作偈曰禮佛焚香易修行定性難古來成道者把鐵鑄心肝

周母薛氏往生淨土傳　馮夢禎

語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又云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無禪修淨土萬修萬人去吾甚服膺此言今世實心參禪者絶少而又不能一念皈依淨土臘月三十夜到來未免手忙腳亂隨業受生長淪苦海痛哉余感吳江周母往生事爲之立傳令丈夫學道者勸焉周母姓薛氏吾郡之嘉善人宦家子其母夢長庚墮懷而生實嘉靖庚寅五月五日也年十七嫁吳江周氣南尚書恭肅公子以孝謹聞二十八寡居遂有意淨業初掃室供觀音大士異香經日不散香烟上蒸爲脂幻成蓮

花枝葉分明數日而滅癸酉歲夢感觀音大士警策遂斷葷血委家事諸婦專修淨業自此始諸子俱向善不扶而直方外淨侶凡過吳江者無不受齋周氏遠近佛字象設凡有興建無不受施周氏他如築橋甃衢義田義倉一切善事無不勸為之以故周氏昆弟大為叢林所尸祝而母薛之名愈彰薛生平好誦法華華嚴金剛般若等經及行慈悲懺法晚歲益精進加課圓覺日五百言掩關而居子若婦問訊圓光門外頃刻而退略不及世俗語丁亥五月病胃膈脹諸子請弛關延醫：謂血枯當服牛羊乳及藥酒薛不可曰吾十五年咬菜根奈何戀此色身破戒乎遂毅然拒之自此專持佛號略進藥餌至八月疾益甚

戒諸子勿進藥善護吾念吾西方緣熟矣至十九日戒毋進粥諸子強之粥訖曰而輩以此為孝乎此世間情耳欲離生死直須打破情關而輩素談此理到此了無干涉吾十五年向佛懺悔求生西方今日期至而欲留之乎而輩但稱佛號助我往生足矣幸無涸我九月初六日啟懺摩道場曰但為我懺罪業不得祈我住世是日有兩小蠶撲面不去曰兩蠶在寢惟中三月矣是吾宿業任其啖食吾惟以慈悲心待之于是益高聲念佛蠶啖右頰良久復啖唇時佛聲至陀字蠶觸口氣遂滅初九日語諸子曰懺悔圓滿吾事畢矣吾讀圖覺知四大假合了無身執一切痛苦棲泊不上但報緣已滿不復住世而輩沐浴更衣

齊聲念佛助我化後無令不淨人近我仍令佛聲不絕吉服送我入龕迎至川堂供一佛二菩薩龕安西向閉龕之後服衰麻設幕中堂以盡世禮龕前香花為供上食用平時菜果宗族親黨傳吾意不煩虛費奠享初十日索香水淨身念甘露真言三遍蓮華香忽然滿室著淨布衣冀誌公悄安詳徐步跪彌陀前念香偈爇香已念讚佛偈唱三皈依禮佛三拜跪拈數珠念佛一百八遍起面彌陀坐禪椅捏金剛拳念佛千聲日午跏趺以數盤左臂結彌陀印而化如入禪定鼻液垂尺許徧身俱寒頂獨溫踰時反熱至暮漸寒鼻汗如珠色澤光明歡喜自在儼然具丈夫相左右之人俱聞蓮華香自絕粒至化三七日神氣清

爽其念佛聲時而悲婉時而猛厲時而和雅無所不有但無女人聲耳畔時聞魚子聲經聲佛聲絡繹不斷問之左右不知也三七日中口不離佛睡眠絕少間有昏沉即猛著精彩如一人與多人敵毫無滲漏其持念如此十二日；午入龕遠近縞素然香頂禮至數千百人世壽五十八諸子遵遺命塔全身吳興石城山清凉禪院之右嗚呼善哉諸子祖祝名最著善余尤善達觀師密藏師凡師子窟中故無凡鬼也贊曰惟善女人厥姓薛作賈于周婦道端風種善根事諸佛掃室焚香蓮華結大士夢感授記剪從此長齋斷葷血節身口具利一切掩關淨居洞生滅法華嚴左右列晚課圓覺日五百四大非有悟顯訣十

方虛空悉遍梨頂知時至坐而脫彌陀觀音互迎接身登蓮閣閱空刼春秋五十盖以八塔於城山不為穴道俗贊歎無休歇我作伽陀妙言說見者聞者心怡悅世：佛種不斷絕

黃瑞伯是昌郡城人舉薦進士歷杭州寧波二府推官廉辨有聲南京福王立以薦起授儀部主事我兵南下諭降不從北面受戮顏色不變先是在獄中作詩曰魏：不動裏中主一座堅城似鐵山刀鋸在前無怯志只緣勘破死生關又作偈曰觀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若問安身處刀山是道場門下士護柩葬於忠孝橋側

聞子與法名大晦錢唐人火善病欲出生死乃往雲棲受念佛法門宗公示寂憨山清公來弔子與願薙髮為弟子清公曰佛性四大不策拘豈毛髮能為礙子沉子有親在未可也俄而疾作子與曰吾當直往西方耳疾無傷也及疾其甚神志安定淨土現前乃薙髮披衆裟別衆而逝憨山聞而歎曰勇哉聞生可謂烈丈夫矣志替亂不能自持大懼亟請僧至唱佛號復瞿然曰生死根株非他人所能拔也立起盥沐著衣對佛焚香識悔及還坐

宋世隆字文森長洲縣諸生父學程夢文殊抱子授之而生故初名文殊四歲聽父讀金剛經即能誦四句偈年五十餘遭家多故偶觸華嚴經無著無縛解脫句有會遂長齋斷肉日誦金剛經中秋夕見堂前角燈光不透脫不覺默坐參究忽汗下通身骨中廓然作偈曰主、賓、無主賓分明指點愈迷津偶然風觸鐙中火卻遇當家舊主人又云今日方知吾喪吾凡情聖解一齊枯親朋問我如何是者也之乎焉字無聞天笠珍禪師宗風甚盛適師過蘇之大雲菴文森往謁師云來此作麼文森云不求佛不求法要討個了當師厲聲曰萬劫千生不得了文森言下有省文森曰龐公道但自無

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語未畢師擊几云可惜一個龐公尚打作兩橛因舉六祖神秀菩提樹話問和尚如何道師云掀倒菩提樹打翻明鏡臺觸髏都粉碎屡屡絶塵埃拍文森肩曰如今可把六祖神秀并老僧與居士縛做一束拋向錢塘江裏去文森頓悟遂口占云生前面目絶追求螺髻峯高解點頭一句頓超三頓棒凡情聖解付東流師以拂子授之云可承當此事慶熙四十一年文森得脾疾其妻疾亟以告文森不往第傳語曰子去我且行矣後妻數刻而逝

一說文森參天笠珍禪師言下有省作偈曰今日方知吾喪吾凡情聖解一齊枯親朋問我如何是者也之乎隻字無後三年即重過蘇泊舟盤門呼文森往謂曰老僧九坐道場欲求一休歇了徹人真如居士老僧有末後句囑可承當此事

遂以佛子授之師行至謝村沐浴更衣坐逝康熙四十一年文森得肝疾示禪客曰末後何必有句末後何必無句刀山劍樹上翻身鑊湯爐炭中驀避無端七十餘年總是逢場作戲今日尚要賣弄一番咄看這粉碎枯髏那有一點西來之意其妻亦疾亟以告文森不往第傳語曰子去我且行矣遂後妻數刻而逝

吳江優婆夷周母薛孺人贊

釋真可

漢高大度項羽強悍臨死生別離之際而不脫兜女情狀又青山白雲二三十年精修禪觀者臨終坐脫亦不多得況女流乎孺人生平奉佛勤至尤信往生法門故其臨終之時家業手囑兜孫滿前毫無情見超然坐脫即此觀之則孺人過漢高項羽多矣或者以女流男子閨閫高僧贊之非虛語也噫無雲萬古吳江月淨土蓮開火宅香

善女傳葉永鶯字瓊章吳江人工部郎中葉紹袁之季女也母沈氏名宜修伯姊名紈；俱工詞翰紈；嫁趙田日誦佛經年二十三得疾危坐唱佛名而逝小鶯四歲能誦楚詞十二歲能詩好臨子敬洛神賦焚香宴坐灑如也年十七字張氏行有日矣俄而有疾佛聲朗然須臾化去七日就木禮體輕軟事在崇禎五年有神降于乩自言天台泐子闡止觀法門時紹袁念小鶯甚遂迎泐師至家以小鶯問師曰此月府侍書女也其名寒黃問今在何處曰緱山仙府問可招之至乎師初不可再三請而後許之小鶯至紹袁問以去來事小鶯曰菩薩有愛易生死衆生有分段生死兒猶在分段中去

時但見金童玉女建紫金幢赤珊瑚節大紅流蘇結為臺閣爾時殊樂不知苦也問答未竟師曰無明緣行、緣識、緣名色、緣六入、緣觸　緣受、緣愛、緣取、緣有、緣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君諦聽之我當細講俾乃良久師曰善哉割愛第一小鬟作詩呈師曰弱水安能制毒龍竿頭一轉拜師功從今別卻芙容主永侍猊牀沐下風且曰願從大師受記不復往仙府矣師因為審戒云云師曰善哉子所犯犯者獨綺語罪耳遂授之戒名曰智斷將別復告父曰父要眼明手快情種慈苗乃入獄之本一刀割絕立地清涼遂去

見千夢堂集

釋袾宏

大明薛氏武塘世族女也生時母夢長庚入懷後歸周生子五人而寡秉節自誓供觀音大士香煙結蓮花人異之專心淨業好施不倦念佛十五年如一日萬歷丁亥五月得疾醫進乳粥確乎不許遂絕粒屏藥石至九月六日延僧禮懺且曰四日足吾事畢矣乃西向對彌陀像晝夜擊念囑諸子翊贊禁諸婦女毋入時正重九取淨衣熏淨香水灑禪椅次早索水盥手誦甘露真言着所淨衣戴誌公帽長跪佛前念然香讚佛偈唱三皈依禮三拜輪珠念佛一百八聲逮午趺坐結印而化神氣熙然較生存倍更開朗同時在側者俱聞蓮華香滿室中諸子奉命

入龕觀者數千人歡喜頂禮莫詳載諸本傳志云
贊曰母遺命具龕無棺槨無迎煞神無燒紙錢無殺牲以祭諸
子悉遵順不二吾聞昔有臨終坐脫者子恐乖名教攙其足伸
之父忽蹴臂捶子曰助父坐脫耳視今日周氏諸子為何
如先是母以殘息待予至授戒予適稽緩母曰時至不可待矣
即化去人以為恨寧知予未下船舷觸磨已竟噫諸上善人同
會一處周氏之母子不其然歟

陸寡婦常熟人年二十夫亡持齋念佛至六十七而終焚其
衫裙忽見金光迸出灰中儼有佛像在焉其數十閭巷聚觀
皆焚香膜拜事在康熙三年　果報聞見録

張寡婦常熟人居小東門外安貧守節專持佛號二十年未嘗少間以下痢終遺一破裘臭不可近棄之中流忽見蓮華交發五色爛然散布水面見者驚異乃取裘送一庵作佛案

圖事在順治間

趙一子者揚州殷氏女早寡掩關學道三年坐蛻遺詩偈曰靜中無個事反覆弄虛空地老天荒後魂飛魄散中有師開道統無法度愚蒙忽底虛空碎夕陽依舊紅又有看花詩云土來澆灌水來栽顛倒工夫任我來滿院春風花自語不將顏色向人開

朱氏　釋袾宏

大明陳母朱氏吳郡嘉定人瀋川居士室也孝慈天植素向三寶年八十一其子參雲棲歸導以念佛往生遂篤志淨業越二

黃禾疾卒之前三日堂前大呼母名者三母之有二青衣在此時病久孱困忽躍起豎脊端坐諸子勸其寢息乃吉祥而逝迎尸中堂仰卧之尸自轉向西一時駭異以為精誠所感致云

贊曰郝父陳母俱布青衣童子之祥當生人天既而一則佛現蓮臺一則不忘向西又當生淨土二相俱時生方未可定也即不生生且不遠矣

徐氏　釋袾宏

大明陸母徐氏嘉定人孀居刻志淨業夫昔有千金出貸焚券不取奩飾鬻以施人恒于佛所禮誦不輟如是者十載一夕忽呼侍人曰看東方光發否我往生時至矣汝輩可助我遂高聲

念佛合掌而逝

善女人傳王氏吳江費元亮之母也中年喪夫信奉佛法喜布施有來乞者雖乏少必有以濟之鄉鄰老婦輒近前訴所苦王氏時脫簪珥為助年九十二歲除得疾語人曰明朝是元日不可令兒孫輩有哭泣聲過是日可矣及元日既夕沐浴更衣王氏命啟牕云空中旛蓋降臨吾其行矣念珠繫頸稱阿彌陀佛數聲而逝事在乾隆十二年

凌氏法名善益吳人張廷表之妻母葉氏長齋四十年禮古潭和尚為師日拜華嚴經周而復始者三年八十夢羅漢現金色身遂逝凌氏年四十餘亦長齋拜華嚴經行大悲懺法

常以五更起入佛堂晚而專誦大悲咒阿彌陀佛號求生西方一日觀音大士現像遂謂女曰佛光滿室吾行矣遂逝年六十九事在乾隆三十四年

謝貞女者長洲諸生謝有煇之女也字顧長源貞女年十八而長源夭江涕請於父母願歸顧氏父母從其請入門拜繼姑行廟見禮既殮成服自是長齋奉佛日有程課布衣撲作以度朝夕竭力葬舅姑與其夫而撫叔之子為己子乾隆十一年詒莊其門年七十尋得疾忽語其子曰治後事後三日逝矣令侍者焚香佛前合掌稱西方佛號而終事在乾隆二十九年

顧天瑞妻陸氏蘇州城西大村人也天瑞中年長齋日課甚
虔年六十三預知將終沐浴易衣就寢其　俞氏別室居夜
半忽聞陸氏遣語曰吾先去姆早晚好來也俞氏亟遣子視
之逝矣俞氏故長齋修淨業居半載亦無疾而終年七十二
天瑞後數年別諸親故沐浴唱佛號而終事在乾隆三十五
年其鄰金南溟親見之為予道其事

余媼徐州宋氏女昭月和尚之母也昭月主揚州高旻寺迎
媼至寺闢一室居之媼初入室思家頗切和尚為說苦空無
我無常之法勸母一心念佛弗省和尚遂匿弗見媼召之亦
弗往媼遂勉強持佛號居三年稍熟遂發深信心受菩薩戒

和尚往見媪問頗思家否曰念佛好不思家也一日坐庭前面塔唱佛名忽心開見金色世界媪大喜湧身即之倏無所覩自此六根悄然動靜起居不生二念後晨起以告和尚曰吾生緣盡矣其為我集僧唱佛名送我西行從之遂西向而逝事在乾隆二十七年昭月和尚為作記傳

知歸子曰予讀華嚴寶積法華維摩諸經其間現女人身者莫不具足智慧成就莊嚴超過一切諸聲聞衆蓋衆生根器不可議如此至如大教東流閨閣英賢後先輩出不獨五燈所錄照耀宗門其一心淨業勇脫苦輪者皆韋提希之匹也予故備錄之有志斯道者慎毋以女人自畫哉

以上諸傳皆聞見所及可徵信者足驗淨土一門古今不爽如此嗚呼百年如電六道如環生此界中不歸淨土將安所終乎汪大紳曰心、念佛心、種蓮心開見性花開見佛是為極樂

民國二十年十月騰衝李根源讀過題記 並抄存副本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五終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六

吳江周永年撰

倡緣篇

財法無畏布施該六非資善導曷植勝福役大佗成當稽初牘數艱未就亦存別幅吳門列刹乞言相屬維此願輪賴其推載述倡緣二十六

發願文

釋智顗

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願更聚合修復鄧縣阿育王塔寺頹毀願更修治判縣十丈爾勒石像金色剝壞願更莊嚴右三處功德乞修泗門某敬白

稽首和南三世諸伏惟法身無象隨機顯現淨土不毀人衆見
燒滬瀆浮來靈塔地涌剡山天衆通夢陸咸三處尊儀表代三
世慈善根力利益斯土但年深歲曩聖蹟凌遲諸佛影像若淪
衆生善根無寄其宿世有幸忝預法門德行虧微功業無取謬
為道俗所知顧影羞躬無以自處上啓三寶無興顯之能下媿
羣生火提拔之力刻骨刻肌將何所補幸值明時棟梁佛日願
賴皇風又承衆力將勸有緣修治三處先為興顯三世佛法次
為擁護大隋國土下為法界一切衆生若塔像莊嚴則紹隆不
絕用報佛恩若處心光新國界自然殊特訖好則報至尊水土
之澤若見聞者發菩提心則利益一切種出世業但久域此心

緣障未果此際赴期未出氣疾增動毒罟坏裹固非係惜先以身命奉給三寶謹聽威神若形命停留能生物善不汙佛法者伏聽使乞早除差行願速圓若身命未盡方多魔障損物善根汙亂佛法者豈須停世願早厌滅：後以諸誓願付囑後人使經紀修立乞三寶加建速得圓滿前於佛隴金光明道塲已發此願今重於石尊再述愚誠伏願聖凡重垂攝受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題募緣卷後　王世貞

聞欲創招提藉衆檀樾力而我貧里人翻乞常住食所餘惟一物無價亦無色念欲施山僧覓之不可得

修瑞光塔疏

姚希孟

罕堵波之在震旦者始自孫吳而熾盛於隋掌以金瓶琉璃瓶盛舍利作七寶箱貯之黃陸為泥以塗其蓋分布天下揔為浮圖若無舍利亦必有齒爪骨髮奉大覺遺靈作人天供養故清宵旭旦零零既撤穀雞交澄之際彷彿有靄籠護其上惜肉眼迷離不辯而至于近日之瑞光則三辰掩映四衆瞻仰矣當丙寅秋三峯藏公與雪崖頂目聰石諸師修大悲懺于寺之七佛閣為三七期壇宇嚴飭儀衛整戒水永徹心珠孤瑩遂感寶塔放光之相或如雲氣流漸或如月華蕩漾空中見舍利盤踊而上旋繞相輪騰空三四尺復再下而下此是年九月之十八

日也嗣後或數日一見或累月一現其光或廣或狹或久或暫附近蘭若與闌闇共矚之非目青空華與好事者哆張其蹟也乃此塔光有異者其地在吳城南維盤蓠而外森莊相接直通太湖漁師罟網其間者每夜所獲水族生靈數如恒沙不可計量若遇瑞光塔燃鐙之夜塔光倒入湖中如倚天銀燭嵯峨矗峙數十里內外捕魚者多無所獲于是遠近善信相率而為燃燈之社寶網流焉慧燄相接鈴語替庚岡忧若以慈悲聲喚衆生而出之鼎鑊湯火中昔之造塔者已是無量功德塔本無情亦如承佛之功德而能以光明幢作濟苦舟此其間真不可思議矣無奈歲月滋久狂颶之所震撼驟雨之所擊鳥鼠宮焉

以為我猶可避蚊蟲窟焉以為孳孕可繫如來慈憫不許藥叉龍神為之驅捍而轉以世界有漏之莊嚴發菩薩無窮之行願雖成住之後有時壞空而壞之後還須成住當年遺囑所付與國王大臣者固不獨區區人天小果然六種波羅蜜檀度為先百寶諸供養造塔為最寧官居士願將妙明中無貪無慳無施無受無不作實無一作者合成一座無縫塔使多寶釋迦兩尊師各分半座然後借蒼崖碧澗為吾道場更遣翠竹黃花代吾說法此一番佛事不當從吾輩毫端涓出乎居士乃不辭而為之引其重研百舍作吾輩不請之友者李僧竺璠定雲無雲也

崇禎戊辰秋杪長洲姚希孟撰

瑞光寺募緣偈 并序

文震孟

吳城之南有瑞光寺孫未烏戚揪於性康在宋元豐僧名圓照戒德精嚴理味淵遠天雨曇華塔現五色龜浮聽法竹瘁復榮講堂法鼓不扣自鳴以是因緣名稱四瑞或興或廢係玆盛衰迨我洪武禪室更始後十五年厥麓大備　中葉既墜復起則皆僧衆忘軀為法以及檀那無有悋惜勝緣和合遂成偉觀迄於今玆佛宇寥落古殿苔封寒煙荒楚寒厌大師自楚來吳瞥憩於此語諸僧衆此名剎也講堂靜室各有攸宜堂、吳國宰官居士善信非勘古蹟沉湮莫為振起是吾徒咎非關施者何以故爾願力不堅因緣不集戒律不密感召不靈剎土莊嚴

惟心自建草木何知介虫斯蠢猶然表瑞佛光天花共相照耀
況我有情誰無勝心共轉福輪以成妙果竺璠聞士聞是語已
合掌弘誓願肩斯任有一學人歡喜讚歎承師慈指為說偈言
尊諸長者
佛光表瑞吳南城宰波縹緲飛慈靈白龜聞法瘁忻榮法鼓不
擊十方聞揪自赤烏迄茲今佛叔衰隆共廢興寒厌大師宏願
臻慨然肩荷竺璠僧善哉希有殊勝因募諸長者培善根米麥
布帛金錢銀功德隨施等無恨幢幡香華鐘磬聲莊嚴妙果炳
日星福業頓現寶月輪衆有依光清且寧我為說偈檀度成

瑞光大德有竺璠者喜集淨妙功德因緣所追願構七佛閣夫七佛有寶樓閣不易入也以菩提心為地以畢竟空為宇以四十二位而為階梯以無緣大慈而為蓋覆今欲建前傑閣遂將昇如是寶　閣余問上人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上人曰我聞如來有言法從因緣生從因緣生者仗自力亦仗他力以白淨心感格人天此自力為因也捨不堅財成無漏果此他力為緣也縱余福勘儻割慳施資者有徵妙善根則此閣賴緣而成今此某甲為因而募若是之緣庶幾其有濟乎余合掌歎上人之言進於募緣矣夫從緣生法則法無自性非自非他成畢竟空即空即有斯中道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故直欄橫檻彩畫

莊嚴寶瓶香爐羅列燦爛與實相不相違疾彌勒所止善財所
登亦在于是何況過去佛耶行見七佛堂閣巍然入空令無量
衆生知緣生如幻之道也為之頌曰
法從衆緣生：具有諸法上人惟自賴功德云何成大羅雖有
皆無因無所施因緣既和合則有三輪現我今不惜離誠言告
大衆既從和合有故即非自他此是大乘中諸法如幻義非謂
寂無朕方合如虛空以故清信士宜捨牀頭金執慳不肯施況
淪隱重淵若能割愛者離地升諸天更以淨功德見佛依正報
園林諸堂閣種：寶莊嚴惟願上善人有財能自主一時行頓
施如釋梵桓因隨喜或讚歎福報亦無盡多生七覺支修持自

茲始

瑞光造七佛閣疏　　管士瓏

瑞光為城南古剎佛宇幽閒方墳聳出爰自孫吳之代七淨初敷迄乎趙宋之時千光朗耀圓照顯獲四瑞可稱天與人歸朱動重煥九層足徵乘急戒緩祇令法侶雍肅尸羅清淨亦未有出其右者所謂身貧道富非耶有除饉士厥號竺璠身遠五邦志超八正懷爾金湯玉之德非我衣我缽為心欲於大殿後構七佛閣誠念文殊徧吉各主名嚴慈氏彌陀咸居勝域雖三世有能仁之尊而七佛訣翹心之地故於合歡竹畔重植覺華恍然元吉樹前得瞻聖主七佛為何據所傳則過去毘婆尸以及

釋迦尊也然法華云於七佛說法人中而得第一今於吾所說法人中亦復第一則釋尊以前更有七佛是知佛名代異七數恒同首指毗婆者標本師初植相好之日前推七佛者舉牟尼現在說法之言然金容珂齒極果攸同奩足綿亳修因不異行者風心苟飯依之有在如來妙應隨心識而無方但滿月妙儀非難煥目連雲巨構不易鳩工上人頭目髓腦甘將貿易金貲居士珂貝璧玉盡亦轉營輪奐所望福祈後有財捨先居三恒沙之身命尚可盡捐滿閻浮之金銀豈靳分施赤梅檀殿堂不虛于典筵紺琉璃磚廁方自發其莊嚴由是曉鐘宵磬一新瞻若之音庶幾清衆法筵復綴天花之色

吳郡正覺禪寺重修大雄寶殿疏　王世貞

昔我世尊釋迦文佛慈悲發于五濁精進超乎三劫坐雙林樹等正覺之後成梵兩足尊建大雄之寶號權實互顯愚聖同師遂使日月燈光常明震旦戒定慧教偏供知識在昔王舍闡化竹林之金地聲聞以至忉利說法栴檀之寶相由起逮白馬之東遷欣毋鷲之鼎興寧堵連雲旁連欲界阿蘭砌玉上等色天惟我姑蘇實稱勝地有大林巷者一名竹塘神界名區代居尊宿至勝國居士陸士寧性同修靜托蓮社以棲禪悲慕玄琳感虎丘而捨宅中載法像妙好端嚴別構精藍靚深窈窕梅萼冬榮頗現優曇之相秦實夏茂不減菴羅之果慈筐秀發於四垂

恐草叢生於三地解夏駐錫俱屬耆英演法傳鐙無非銓要彼美常侍藉寵先朝龍吐異恩復表寒陵之額鳞扶贔屭假江令之文弘大師下雞足山吐獅子　入受人王之供歸為道俗之宗奏拓叢林遠隸靈谷法棟久傾寧免波旬之業障所纏不戒尼連之災像法日以陵夷僧徒時困縲紲蓮花灼爍厄火宅而難救雁王踊躍覩猟罝而屢卻平湖陸太常生由慶裔智表前身慨慧日之向淪扶彌天於再造不惜報體冀種福田時兵備廣平蔡使君佛地位人為舊府主三乘解其最上五馬策而重來割愛網以利刀了無罣礙納須彌於芥子曾不留難給孤獨者其風心繼絕滅者其仁政謂彼化城之頃刻多出寓言

至稱有漏之因緣徒明實教必逢歲月有賴檀施四衆所推圓曉其首净業不染薰修有聞聘主此山俾圖修復天放居士手創短疏躬損微貲尚賴諸方共成義舉法施財施俱成善業之根去慳去貪勿滯癡迷之網務使八十二相重覩如來之法身億千萬衆再禮瑠璃之寶界洗魚鄉爲淨土改鹿苑於長洲凡長者布地之金至阿育半殘之衆但能喜捨福報同歸祇園姓名等吾文之不朽靈山面目歷永劫以長圓

正覺禪寺創世尊殿募緣疏　　黃姬水

夫漢庭感夢秘函分譯於千花梁壁無言心印密傳於五葉由是天竺白馬普建于中區須彌青篤偏營于南部迄我昭代高

皇唐聖曲云佛教實而不虛演小果則化幽稹而良善悟大乘
則立本性而識宗旨浮圖之教賴以不廢鹿苑弘開於上邑鷲
峯彌布于遐陬矣吾郡正覺禪寺者奠壤清華環林叢鬱當子
城之奧域為吳苑之精藍高士陸志寧捨宅於勝國之末名僧
弘此宗請額于宣廟之朝祖鎮而下五傳福懋法舟早傾慧燈
幾燼香花之地將為茂草之藪矣平湖丘臺陸太常儒宗稱傑
銓署標聲學貫九流禪超三昧於志寧有雲仍之裔於福懋則
煙霞之交慨彼黍離身寄振後恭遇郡守春臺蔡公以精一之
學敷循良之治節儉躬率於一人教化風行於四國儒是通方
政唯公溥視彼緇衣均為赤子譬諸大造豈擇纖埃爰采輿言

勞求梵行曰泳門圓曉者命以重修任茲閱雜累年侵地一旦咸歸風流頌于國中德澤被於區外矣圓曉素嚴戒律之持益勵精進之志欲圖拓業仰答隆知謀諸同袍性仁曰寺之有殿乃莊嚴佛像祝延聖壽之所也前規尚闕後緒宜求邇遭震業職此之由於是發心誓願畢力經營創三百年金地之未敷祈億萬載寶幢之永建敢告十方共成浩役捐有餘之塵錙結無盡之勝因稽彼捨經造寺受長夜之福聞之梵論檀檝獲彼岸之登財施即同法施福田在力身田去貪惜根證菩提果謹疏

月溪上人報恩寺講法華經助修浮圖疏　黃姬水

蓋聞道無二語實有非真佛在一心妙明各具故千花具藏悉

意蓋之餘芬萬寶檀篇皆性珠之剩耀然非無盡義辭寧入不
二法門則講師者信祛惑之元監而拯溺之慈梁也月溪上人
中都孕秀上罷稟資髫齡祝髮博習經文夙智脩衆精修梵行
詞鋒了揵不異耆舍之比丘理篇宏深再見方袍之平叔千里
渡杯已印心于上葦三年掩室仍杜口於寞機通者達官遣禮
以致聘勝衲建幢而奉迎道流悅慕俗衆皈依爰啟淨筵延登
高座闡金河之十妙談玉塵之重玄掉彼廣長吹散靈山之雪
演茲秘密數周大地之雲寶塔騰舍利之光香臺覆法雨之潤
音聲螺碾除外道慈慧炬燭照羣迷假一乘之法施種二梵之
福田俾夜經越之完成咸阿閦愁之願力普願拈花共躋證果

北禪雨花臺修造疏　　祝允明

南朝四百八十寺偉哉梅林西尊百千萬億身偏於華藏將圓小果敬叩大檀惟中吳之傑區有北禪之雄剏戴處士初馬啟築高扇玄風陸司勳繼而卜居猶存勝號迨作五天之宅式為四衆之依通閣觀堂莊嚴法像蛙池龍部竦動人天堂：選佛之揚妙：台宗之教允茲秘土宜彼靈樓故梵法主捷異於先朝而治南洲標奇於昌代因雨華之偉蹟敷布座之廣堂雖壞空不免有常期然起廢不愁無喜捨願諸天之助力看不日以成之此花非空花由迦葉笑中飛下此雨乃天雨如法雲地位飛來廣結十方誰云一見曼陀羅曼殊沙乃至摩訶普共於續

紛善男子善女人如是功德不容於思議

南禪寺重修觀音閣募緣疏　沈野

伏以真性圓融非虛空之有限招提興廢示世界之無常希因假而即真望緣觸而得悟今南禪寺觀音閣者門連津水地通盤闕昔有薛生名為子美罷官杜逕曾為園以藏書佞佛發心竟施地於乞士挂慧鐙分此水月騰梵唄分發潮音時值仲春境倫南野桃花開復落若雨優曇之華黃鳥去還來似奏頻伽之鳥玉童拜禮現千億善才翠袖歸依化那由他龍女陳祝頌聲比蜩螗藝沉檀氣方雲霧奈遭兵燹遂作塵埃鐘鼓不聞彭音杜礎徒留陳蹟有僧其止法是詣苦行非恒惜寶閣之邪厥

傷金地之春草志圖經始力怯維終工故先於金身信冀起於檀檝暗室方陳大願火宅忽降至尊化欲及夫衆生神瞽分夫千臂非塑匠變成塑匠巧妙超寰中以觀音造作觀音莊嚴出意外四衆合掌以稽首一方動魄以驚心甫欲酬以青蚨忽已返于玄宅滄浪亭處生暮靄背墻紫竹空存岸等峯頭護曉雲繞戶青蓮徒在菩薩既出一雙金手大衆須奏萬兩朱提庶層閣飛甍不輸往日冀山節藻枌重覩今晨

題泗州寺跡文後　　袁宏道

余北兩過泗州寺皆以拜客往一門如寶內僅正殿一而空其旁諸天佛子纍纍塵土間所謂寶池金地者僅斷垣敗礫寒

棒衾草相枕藉而已矣夫吳艷冶甲天下層樓複閣充塞井閭家有衣繡之石苑香翦綵之花而一架漿地乃荒涼若此豈吳人果不貪佛耶抑僧行薄劣致法堂前草生一大也寺僧明極雖無佛解亦守禪律數為余言此中有檀槭徧擇城中精藍欲為神足長老建佛廬一區今寺幸有餘地顧恡僧力薄如居士言耳安得令君一語激而致之哉余笑曰此化主事也夫布金鏤塔亦人也爾善化之

寶林禪寺重建大士殿方丈募緣疏　黃姬水

蓋聞補理故寺種二梵之福田化度一僧起三塗之道岸若寶林禪寺者白雲講師願力之所構文襄周公護法之所成佛宮

宏麗僧舍幽嘉大闡天台之宗上續中峯之教法幢建二百年慧炬傳十六世誠莊嚴之淨域而熏習之妙區也邇者虐播祝融數同灰劫卅青成煨燼之土香鐙為晃磔之場觀音遺像棲榛莽間乞士餘瓢宿風露下雪航和尚弟子海印英年稱道門之秀朗質勤梵行之修志圖興復力限單微茲過定山觀察袁公儒林翹楚而精于釋部之談宦篋清貧而倡此檀那之施命抒短疏用告十方去貪吝心發喜捨願一椽一柱皆登解脫慈梁片瓦靴即詣清涼法地碧題再覩庶回向之有依香室重開俾經行之有所悟我相之空花證菩提之善果謹疏

宋慧寺建藏經室修佛亭疏　黃姬水

夫如來真諦乃檀林之寶篇天竺精藍實鴿城之金界經文什襲
當藉賢室之良佛像莊嚴必資輪奐之麗定慧禪寺有經板四
部散漫莫收而佛亭一函傾頹未葺白馬之悲徒切青鳶之業
猶蕪其師秋田囑付于涅槃之日厥徒玄照焦勞于傳誦之年
馬居士竭分減之誠其長者為檀樾之主用告十方助成一願
庶俾新者創造常令剞劂之堅完舊者增修不數丹青之彫落
貝葉攸藏永護無愆之文句香花再啟聿來有衆之瞻依尊信
品經起五濁之欲圃補理故寺種二梵之福田往因不謬來果
足徵謹疏

寶光寺重修世尊殿暨林太守陸公祠募緣疏　黃姬水

寶光寺者有漢鸞林太守陸公績捨宅所建者也三利招提十方講刹請額於赤烏之年銀牓輝煌於來禩締造於至正之歲寶坊偉麗於中吳厥後吉士雖遷法幢如故旃林再闢慧構丰新湛玄高納弘闡賢首之密宇楚蘭傑師領修永樂之大典曾學士記不異休文法王之碑程舍人書即是藏用龍興之碣若鸞林太守陸公者學究天人志存匡濟橘懷短袖孝行聞於童齡石載空舟廉名著於宦日預知亡辰空悅昌時誠一代之哲人三生之佛子也塵景屢移香臺易圮梵宮彫落何以為焚修之場祠宇傾頹不堪為妥侑之地金容將毀皈仰興嗟木主無依徘徊生慨茲寺僧某有振復之志無龍眹之資敢祈檀檄長

者共成補寺勝因願學須達多祇園之施應受波斯匿長夜之福謹疏

修廣孝寺募緣偈　王世貞

廣孝寺僧欲復修古刹及莊嚴聖像已託前憲副徐君汝厚為疏語復謂居士能無一言予居士病且廢於世無一切緣安能以讕語作大饒益不得已口占偈曰

稽首十方衆　繹種婆羅門　宰官大居士　若以莊嚴願
世現端正相　頗黎黃金色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若以營繕願　轉輪王四洲　及將相大臣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若以供養願　富有象馬珠　天食諸天樂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譬彼一掬沙　而以搏海水
用發希有心　破一切慳執　飯依大法王　頭目非我有
而況於財物　米麥金銀錢　乃至微妙服　珍寶瓔珞衣
種種作檀施　無願亦無想　不離於真諦　託翁仗茲力
復於閻浮提　而建窣堵波　像法長不壞　更以所餘福
迴施諸有情　同獲等正覺　是名無漏因　是名最上乘

重修大雲菴半野堂乞緣疏　俞允文

伏以優鉢花開誕慈悲於王象娑羅葉變分舍利於金壜寶化于是西瀹瓶水由之東注三千大千之界百萬億萬之門靡不離俗歸依隨方供養模神貝闕光懸日月之燈寫妙珠宮影徹

珊瑚之地真乘再啟釋網重維顧鹿苑以何殊仰鷲峰而斯在若吳郡大雲巷之半野堂者蓋此郡之妙域也因廣陵之故園帶長洲之茂苑平臨龍腦斜抱雉城後枕棠岡前通廣陌銀渠飛渡八水環功德之池瓊浪虛涵雙塔峙雲仙之掌霞含吉樹雲聚空臺自然清涼妙板喧濁以斯妙域永藉閒安爾其劫代延長風煙悄撼松寮眥睚皆成白堮之封獅座塵深盡掩青蓮之相粵有上座滄浪動事律儀專精衆教以為絕緣者業廢依幻者法彰苟莊嚴之既瀝諒禪慧其焉託載瞻堂宇篤志纂修誓發一言弘熏衆願蔡將軍之棠基表刺敢檀當年孔內史之蕪草開林請看今日願結去來之勝果用培廣大之福田薦貧

如陵無煩入海捉珍獰濞有類為山仵見五力均施舊慧刀於錦石千斤齊運游智刀於旃檀轉移傾圮之危增煥丹青之飾牛泥讓潔雁塔慙輝庶十方法衆之和終玆了義冀一郎高賢之投早勒嘉名謹疏

虎丘禪堂募緣歌　王世貞

我家法護捨此山給孤長者無顏色驟看祇樹繞精藍中有青蓮生火宅誰為構堂剎之右諸方禪那來駐錫龍王吐水供淨施鹿女啣花依法席隻字能迴野干道中時但受諸天食雖然刼火燒不壞其奈機緣有消息怖鴿垂樓復驚去饑鼯罷供聊窟匿分無阿育役鬼神可容檀樾慳財力偶然呼作有漏因自

是人天勝功德若疑此事無功德君其試問生公石

虎丘僧募修塔疏　李維楨

虎丘稱山特培塿耳而古人名蹟以十數又距郡城及孔道不遠四方士民舟楫杖履游覽殊便吳人歲時節令里醵飲士女襍沓殆無虛日然登高望遠則無若浮圖最勝而頃且圮敝矣某上人繕新之介錢于兩君屬予題疏兩君言陸玄暢以塔為前緣多是神靈所造謝仁祖刻小塔杖頭見異氣從天下以杖指之應手迴散與釋門可供養滅惡生善之說皆杳冥不可知上人以此堅義持論或未必信從惟使海湧輪相露槃復還詹觀拾級而上無妨吟眺則好事者自當樂助也夫法護僧彌舍

宅造寺生公說法石為點頭此山彼法自有故實何必遠引哉

重建虎丘禪寺募緣疏　　董其昌

虎丘禪寺者大吳勝壤西晉名藍為王珣捨宅而破荒亦支遁買山之小隱龍宮鷲嶺與雲日而蔽虧鳥革翬飛極人天之鉅麗蓋形家以衆大取小故南朝四百八十寺為最尊而釋子以弘法付僧故竺典五千餘函其恒轉者也盛衰相禪成壞本空始屠皇帝己巳之年淮鬱攸氏丙丁之燼曆元初屆陽九再逢突如其焚猶圖不戢長者反風鮮應徵君噀酒無靈聽經石饒貯千頃火雲可中亭無慧一方明月毋霞金提止令若一佛二佛之可燒趙州橫肆宗風謂木佛金佛之難度堂：像設莫救頭

然訖。闡提懼懷腹誹疑護法之神通汗漫使太乙之定數堅牢生退轉心齒皈依種矣余聞而訶之曰是何言與是烏知佛恩之廣大佛成之寂嚴與何以言之今者八紘之內一紀以來遠薊則楔猶未翦黔巫則干羽猶賒帝以澤量燐多夜爛而惟是吳水吳山晏然樂郊樂國豈非沼蕭梁有漏之果熏衆生慈善之根佛寶法寶隨運宇以紹隆刀塗血塗除棘林而跳出寧得歲以及此何冀天而忘之耶若乃茂苑長洲舊是管絃之地樓船簫鼓慣為游冶之場晨鐘夕梵雜叙釧聲鮑肆屠門涸轍供諸輕垢罪註梵綱條歲月滋深天龍積慍出異災而儆衆委焦土以為師契經云共業所感者非耶夫共業所感者仍須

以共業消之譬夫因地倒而因地興反手雲而覆手雨奚必待身為牀座徧三千有若個地布金錢先四衆鋤其穢而淨若現捨其舊而新是圖天火有同人之文澤火有革故之象祝融峯清涼寺境在人杪毗耶室香積邦土緣心造則三十二相重瞻善逝之真容五十三參復開彌勒之樓閣矣慎勿銖兩斬泉府之一毛故當剎塵奉檀門於六度援毫前導拭目觀成謹疏

題虎丘僧復第三泉募緣卷　徐應雷

泉源只在白雲邊此日疏通費萬錢不向杖頭多乞取山僧願結萬人緣

虎丘茶以惠泉烹何似在山泉水清穀雨前後時春焙始從今常汲一泓盈

題虎丘禪堂募飯僧田緣册　姚希孟

每見貧家瓶無宿舂而能以一盂飯一盆蠶施與之士其念既真其功德自不少但今日飽明日復飢施者有窮來者無盡未免落斷有大長者割其庾廩開其困儲飯幾百僧幾千僧幾萬僧或飯一年二年或數年以至綿綿不絕功尤博矣然有施者又有所施者月有餉歲有額輸將相繼出納經懷不能銷向無事甲裹未免落常總非中諦也姑借飯僧公案就極粗淺門頭說中諦者惟置田一事可離卻常斷亦可互融常斷舂犁而夏

蓑秋場而冬廩三農既已有年萬寶可以卒歲是為斷而非斷平疇儔錯繡已成不涸之倉香積炊煙實無累年之蓄是謂常而非常刈之穫之一望皆荒墟矣而遺稂滯穗復占來歲之青是謂即斷即常秘香粲熟大地胥含哺矣而方來既退又見歲功之寂是謂即常即斷以此募緣可借募緣為說法而不落人天小果之緣以此布施可借布施為參禪而不作功德位中之施乃髮僧復有一葛藤話於此叮嚀月印上人更就諸檀樾每一人各布施末那阿賴耶等字號田八畝莊嚴一座華嚴世界供養百千萬億有眼有耳有鼻舌身意之諸佛菩薩眼實能見而非雕刻之眼耳實能聞而非抟塑之耳鼻舌身意實能嗅

能嘗能運能思非土木形骸之鼻舌身意若能捨得者便請上蓮華獅子座即當以供養諸佛菩薩者而供養之

陳仁錫

三年不登虎丘一日采蘋薦三姑閒坐千人石上山之存焉者無幾矣月印持是卷索書夫割虎丘之有亦必有割其有以償之者無往不復天道也若不割山之有而代割山者償之田無德不報亦天道也雖然三百六十畝何必也或荊溪若茶稅故其詩曰翻使山僧怨白蛇田亦不可多也不然何量吳人之淺也若使茶能言茶政猛於虎若使田能言問倉箱於水濱田祖有神宜畏炎火田主何恬焉甚矣宋儒之迂也飯無數之緇褐

不如散廩以活饑民緇褐非民乎有其舉之莫或廢也乙丑初夏書於鹿城舟中

沈珣

以空林而置常産似為有着以常産而供旦過仍屬不當以虎丘為韓湘之場而與語禪那則聽應不入以虎丘為銷金之塢而勸分杪忽則慕御見行事固有相反而相成者是一是二請以問之生公之石

陳繼儒

徐孺子不食非力梁鴻不田人熟此僅可望之古高士豈能倒賣之被緇挈眡者乎此虎丘月印上人飯僧田之所繇慕也千

人座上幾作歌舞之場賴禪堂梵儀梵響一洵汰之月印此舉
眉道人點頭石亦點頭衆檀樾亦當點頭

畢堅

人生百年朝晡所需纔米一升歲不過三石許而足也設有一富能捨百石為施足以贍三十人矣若有父子再世至於百年凡所贍給蓋三千餘人之多天下大矣富家厚積不為火矣輕財厚施以此一人推之何可縷數所活困乏下至禽獸乞丐之流不可訾省則其為福德豈有量哉況以供赤髭白足使梵唄之聲日滿人耳喜捨之法日熏人心凡佛氏所稱淨土及妙莊嚴世界曾有一言句之非真諦實相歟然而世之居高享厚謗

佛毀祖而滅無因果者為不少矣則以溺於有相忘其宿植業日深而根日削故也盍試於鐘梵聲中思積於無用遺所不知等歸於空因於光明藏內捐我所羸濟人所乏不足樂乎則法報化三身同於一實去來今三際總是真空即以證檀波羅密可也歲在丙寅夏四月八日題

釋真圓

吾佛遺教弟子一衣一缽之外不蓄長物蓋欲其體不掛一毫然口不著一粒米洞見本來面目直趨無上菩提是則是矣大似虛空釘橛今叢林徧天下矣參玄之客不為少矣虎丘當三吳之衝不可闕矣吾儕數輩解同金雞啣粟以代一衣一缽之

需月印又募八百主之田充一朝僧之食擬向長連林覓一個半個無氣息漢酬報檀那厚德所謂祖禰未了殃及兒孫豈曰虛空釘橛而已耶不然綠筆生花羣公贊美當向一毫頭上薦取幻道人真圖書于寶積社中

題壽聖寺募緣冊　李維楨

錢太史受之載酒泛舟至半塘壽聖寺登藏經閣，高數仞創自前朝有朱案云籍沈氏物其最古者雄兒塔是晉生公時事又元僧善繼刺血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宋文憲學士為讚寺所據溪山殊勝喬木凌雲吳中名剎如此指不多僂而圮剝太甚比丘梵所堅持戒律銳意興復陳眉公范長白二先生已為募

疏復以屬余言何足取重第以汗漫游蹤適與相值儻亦有宿緣耶因識其歲月姓名于後

永福菴重修殿募緣疏　王穉登

菴名永福派出重玄在平江路之城西當魯般塘之巷北前朝黃葉寺開林自勝國至元之庚辰小院白眉僧修殿於皇明萬歷之癸卯歲年增灌莽風雨費枝梧地不滿乎數方歷亂映階惟碧草龕僅乎四壁蕭條蓋毛半寒藤居人出入但咨嗟行旅往來難憩息青蓮宇盡交蛛網黃金像徒汙蒸泥比丘寒冷無烟安得餘香稻米長者財多如土不難車載錯刀錢海客胡商聞說滿船皆阿堵諸山橘墅石豈無一個是檀那恒

河沙及早聚來毘盧閣登時現出不待鬼神輸運只須子母循環土木功成梵唄農歌相應答毋青事竣佛燈漁火共意微隔水遥看海湧峯月照中庭青漢高懸千尺塔過橋近接寒山寺霜飛半夜白雲時度一聲鐘謹疏廣長菴主王稡登撰

菴在楓橋北餘杭街内云係承天寺寶幢房分出及考姑蘇志載永福菴在長洲縣九都元至正間僧本原建則屬虎丘寺而不屬承天寺菴有鈇佛銅香爐乃至正十九年三月鑄造今現在

雲隱菴重修疏

王稡登

雲隱菴翻經之室涌西源掛衲之廬慧樹智芽于今不絶天花法雨終日相尋奈往蹟之銷亡待後人而創建鑑和尚門對寒流詩思雖清人骨身同野鶴禪心豈辨腰纏赤手不成三里霧

滿頭空立六街霜必賴大檀方與小果許玄度高談名理也須
栽與一叢錢陶淵明早謝塵纓何不分將五斗米誅茅種竹便
開支遁之林鑿沼栽蓮欲結遠公之社漫道偷閒半日莫過逢
僧且憑募化十方先教建剎墻上夕陽浮紫翠西來山色現世
尊清淨之身牀頭寒月映溪南去水聲挂菩薩廣長之舌

題雲隱菴募緣卷　王世貞

却雨頻來剎慈雲演法輪但餘飛錫地未少布金人一念誠能
化多生里不貪毋將小果對阿育是何因

正覺菴飯僧堂募緣偈　并序　沈野

楓橋正覺菴往供養十萬八千衆此皆比丘心光一片老婆心

已與諸檀樾結大緣因緣矣今春中復將供養無量僧衆而未
明在邇白鳥將來復欲與諸檀樾增其功德於禪牀施大布帳
令僧衆安然入定無火煩惱此又諸檀樾所當亟圖者布自尋
丈以至尺寸粟自秉庾以至升升隨力布施皆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比丘心光託友人程兆周乞言于余以當青蓮缽
為說偈曰
大比丘心光及居士程子皆修千萬劫故發菩提心往日既供
養十萬八千衆今更發大願欲供養無邊隨作大禪牀滿圍及
虎子一切諸卧具無不設施之比丘及居士雖各殫心力至未
仄未提實賴檀波羅今既設大牀還更須大帳不然諸不淨塵

埃蚊蚋類皆能得其便染彼諸衆漿并噉僧血肉不藉帳覆之更無餘妙法凡宰官居士善男子女人隨其布施力使彼獲安樂雖供萬億佛功德誠非二是時有一僧恭敬合掌白某甲竊有疑願大衆諦聽菩薩救衆生身體恒不惜今既獲大牀又復須大帳奈彼諸蚊虫實須人血活若以帳覆之實非蚊蟲意若不噉我肉必往噉他膚人我及衆生一時大分別如此施僧衆恐實非方便大衆得聞之皆大生疑懼心光起合掌禮沈居士曰居士大衆中名善說妙法願演獅子音使大衆開悟居士謂大衆此說良不然譬如曠野中有人為賊劫我等若遇之當作何方便即不殺彼賊終當全此人又如大海中忽有一船過颶

風揚洪濤水族侯人食此船垂欲覆人命在剎那我等若遇之能不施方便令蚊蟲噉膚其苦楚無量即不至殺人實作諸煩惱使禪定僧衆宴坐不得安因此于菩提漸不能大悟此蚊蟲罪過于殺人何異安知非魔王來壞諸佛子有大慈悲力正當作方便使彼成正果勝于曠野中及彼大海內救彼人功德我今說斯法大衆勿生疑心若蚊蚤能壞諸禪那我今如是說即施汝大悲疑心若不生便得上乘果

慈泰寺募建西方大士殿疏　袁中道

慈泰寺者即舊王路菴也記萬歷壬寅癸卯年予與先兄中郎共坐柳浪見堤畔柳下一僧手持一帙至訊之則吳中王路僧

也時持吳中諸名士書與中郎為募木計者中郎初難其事後以書及辰常諸公不半年而如雲之材滾江而下至今寶殿巍然者中郎之功也已而龍藏至矣御額頒矣當時一架漿地遂稱名刹豈不盛哉顧寶殿雖具而兩廡西方大士之殿未成猶然闕典禪人行學立此弘願欲以當日中郎先生之事望之於予不知予非其人也中郎先生具非常之福慧往者重修玉泉亦賴其弘護有祈輒遂固其宜也雖然天下事亦有時節因緣時緣若至其事立成即施者亦若有以密啟之而不自知夫大吳蘭臺王瑞之語康僧建塔之事張昱關澤等應荅諸先哲係天人入其身中今人施者必有天人入其身中化慳貪為檀度

者予固敢竊取中郎之意而為之疏

治平禪寺化造竹亭疏　　唐寅

竊聞謝御丈夫身無剎而不現歲寒君子以體寂而長虛孰云草木之無知皆是龍神之擁護茲者治平禪寺構基南渡勝槩東吳聖凡同所皈依湖上鍾其秀麗莊嚴佛土孰云寸艸不生回向塵勞便是六根清淨是以香巖和尚擊竹而悟空清平禪師指竿而說法意欲前輩僉發中情謀建竹亭翼輔蘭若清波池水足詠檀欒土地伽藍冥空鑒證撰茲尺牘用告大方開三徑以招賢看筍根之稚子種十箇以醫俗庇林下之清風幸捨傑肯於成勝事謹疏

上方修塔疏

張世偉

今天下招提蓁堵波所據名土勝地徧震旦不可枚數若石湖上方夙以福德神著不以大士變現著也雖然神非藉佛力烏能久著無數哉大宅之蓮華藏土之如來所從來久遠故凡威靈顯赫之地多以僧守之以相輪舍利鎮之如上方其較然者矣入山門前為大士殿後為寶塔而神祠居其中犧牲楮帛之供走神祠不絕置塔院廢圮不問非厥初誓建意也僧西印居大士殿傍依律衣水田飯伊蒲習梵唄威儀日覩塔之將圮慨然募修之余世家越溪與茲山為隣身遷胥闕之陽時登姑蘇臺從雉堞間見畫船簫鼓婆娑樂神望橫塘而發也則無不往

上方賽禱者儻知馮依所從來以犧牲楮帛之資捐十一為修
塔費安知不以楞伽為普陀華鬘石湖為海若軍持乎且威靈
顯赫之謂神其聰明正有超軼尋常者頗聞有皈依正法之漸
則是役也神之幽贊更將不可思議焉因書法為衆信勸

姑蘇華山寺募緣疏　　釋真可

土木之功不可輕舉雖王公大人有所興復若不先斟酌而
遂圖事必費廣而難成況深山窮谷之士乎雖然心為萬法本
本立則事遂由是觀之事無大小先以立心為本耳故孟宗王
祥立心在孝則寒林為之抽筍堅凍為之躍魚也華山去縣治
一舍許山石峭拔巖壑深秀池生千葉蓮老子枕中記云服之

可以羽化居之可以度難復名天池者昔虎丘晉王珣王珉舍別墅為道場一山兩寺亦此類也萬歷辛卯夏王日藥柏道人登天池道木瀆忽颶風驟雨並作乃停舟明月寺前次日問明月主僧得姑蘇志讀之是知吳藍真宇十廢八九矣即華山寺去城差遠與俗非涉或者欲易為遊樂之館焉曇文上人慨然願新之道人摩頂慰之曰汝不聞王公大人苟有土木之役必鄭重圖之計汝衣惟一衲食惟一缽地無卓錐之隙敢圖勝事乎上人愀然對曰既為佛子當報佛恩肯申包胥一哭可以存楚韓雖三戶可以亡秦文雖不肖但恐發心不真則難圖心果真滄海可以扉竭泰山可以崩裂今華山僧房已備第正殿未

新文生是心且檀樾復尚賢輕利者和尚毋多憂文計之矣道
人再謂之曰儻檀樾舍地而不舍價子又奚若文曰計其價不
過三四百金當次第乞之況蘇為天下名州豈無賢豪長者為
之樂助哉且卓菴斷凡皆文同志道人合掌稱常住三寶願文
子強力忍恰始終其事當為渠說末後句酬其勞未晚也

北峯寺募緣疏

文震孟

不佞之為北峯募緣疏也亦既屢矣始為之募修殿也則曰佛
像之莊嚴吳西山未有如北峯者也中釋迦文彈指說法響然
如有聲次迦葉次阿難又次文殊普賢其聽法者澄然諦聽傾
耳若聞次諸天次阿羅漢法雲延結光跋熾然具種種妙巧而

今且日就頹圮蛛絲塵網所在塗集以此告諸善人長者共結勝緣而莫為倡莫為和也繼為之募建閣也則曰雲松之離奇夭矯吳西山未有如北峯者也殿庭之右峙雙松焉其根如虬其幹十尋亭亭干霄蟠結石壁不啻寸土而今荒草滿庭偃憩無所石壁之上小閣三楹晨夕禮誦松濤梵音上供諸佛可稱韻事以此告諸善人長者共結勝緣而莫為倡莫為和也復為之募建山門也則曰名蹟之最著最古而最湮滅者吳西山未有如北峯者也蓋寺之左有支公塔云當時支公卓錫華山有南峯中峯北峯皆其經行之所稱定山涅槃嶺似皆以道林得名而北峯實居定山下疑即支公化去處也其事遠不可徵

而塔高三丈有奇鏤刻精巧幾奪天工中鵠永和年號古色璀璨斯足珍矣今且斷煙橫鑠樵採無禁名流勝士停車罔知開士祐子瞻禮何自樹之表宁容可復緩以此告諸善人長者共結勝緣而莫為倡莫為和也則寺僧之計窮矣寺僧故椎魯樸實人也以謂諸善人長者之莫為倡莫為和也非疏文之不足以感通也日夕遑遑惟疏文之是急若遂以為佛之勑國王之詔令也東馳西走遍乞諸詞人而不可卒得還以丐之不佞而不佞之辭亦窮矣夫言無文行不遠也則諸善人長者之莫為倡莫為和是余之過也顧易不云乎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余為此峯募緣而再而三且四也又非余過耶安得有出廣長舌

者上讚佛中讚塔下讚樹王穹門傑閣一朝頓起以倡余過哉
蓋始終以望諸善人長者

大明一統志 風俗 尚文尚佛 續圖經因士類顯名於歷代而人尚文因僧徒倡法於羣山而人尚佛

法城禪人化緣修磧砂經坊 釋智及

城禪切忌墮疑城施受論功只礙膺大法本來無一字釋尊方便說三乘禪天鑑地光明藏塞空填溝爛葛藤隨順世緣平等化道人行處火燒氷

吳郡天平山重建雲泉寺疏 皇甫汸

人世恒理有廢有興佛家真性不生不滅覩棠基於肯構辯浩劫於沉灰奚謂山靈徒俾城化若夫天平山者在郡西南之陽

距城二十餘里巒稱卓立峯號飛來龜龍之石勢殊形而雲壑之泉聲互響梵宮壯麗環日月於重扉法像莊嚴煥烟霞於秘殿經營殫智本僧遠之道誠奏請蒙恩為相公之祠宇松楸攸寓香火斯存自宋迄元屢塵遺戚我明逮武崑燎為灾祇樹與歷塔俱平洹沙將猴池共盡雙林鞠為茂草初地失其布金大界輪迴非雲泉於白馬鬼神呵護存忠烈於盡光范之子孫誰慮千數誰其恢復有緬二鄉太僕惟一光禄惟五物色乎異人先容以展謁迺有某者標秀慧宗研精戒律寓燕京而等什遊吳苑以同支瞻眺興嗟徘徊寄慨痛銀繩於已絕惆璇刹之將傾遂發菩提心爰資弘願力告諸宰官居士念茲鄉國先賢望墓田於西

陵崔臺貴令啟津梁於東土鷲嶺遐蹤羞澀空囊蕭條餘時將使周官授矩以揆日郢客運斤而成風梓匠勇趨檀樾喜捨串錢斗衆罔非夙世之因片尺椽並是佗生之果花重開於四照法再演於三乘美哉輪奐之新宛矣山川之舊普霑玄貺廣被洪庥釋氏以功德濟衆生欲報之德相公以憂樂關天下樂觀厥成

靈巖寺重修大殿疏

徐　汧

靈巖之勝甲於吳以諸蜿蜒奔屬之勢屹然自此止而郡城以西突兀柚森之槩從此起也夫差以後代著名區梁天監中始構秀峯寺時應期開山者為智積菩薩寺踞山頂砠高徑夷遊

履之所樂也夫館娃花草蕩為虛厲如響屧采香浣花走馬諸蹟按譜而求皆成幻影即後此智積之所開拂以及有宋圓照禪師之所焚修亦化作冷風微塵矣然而具區萬頃當其前穹窿羣岫列其右膏壤平砥溝塍綺紛抱其左每一登臨覺七十二峯時落天外時來牕几雖更數千年今猶古耳山有神靈不關人益其所自有歷劫不磨然而金沙蕩桁白馬悲鳴識者嘅之寺故有佛牙塔一座天魔降燬頹如頽虎其大雄殿又為風饕雨剝岌岌顛墜是懼縣是形家之說謂茲山不興縣于水操射人操鑿夫水之射孰激之人之鑿孰縱之更其向避其鋒禁其鐫庶乎可久也今楊解元維斗已有贖山禁採一疏寺僧復

以鼎新大殿請言于予惟下士之沉迷莫甚慳貪而大道所汲引無如歡喜夫智積以好城王子捐寶位棄珍玩瞻禮文殊猶不能忘情于是精靈留其山阿圖貌光于屋壁則今之登山者酌清泉聞松風觀苔蘚篠蕩之靜窅雲霞日月之高明山色湖光之奇麗有不神膚俱清耳目頓易慳貪破而懽喜生乎行見鼎新斯殿因以鼎新寶塔諸天樓閣彈指具現檀那之踴躍投誠固不待余詞之畢也僧之住山者為濟常其剃度於山而挂錫龍樹菴者為戒雷吾友周子佩文學所敬信也繇其徒可以知其師之不苟矣崇禎己卯夏日書

玄墓造殿疏　董其昌

姑蘇有玄墓者蓋震澤之游梵天之靈境也雪峡梅花似得孤山之路泉歸蓮社如游慧遠之林昔萬松曾一口吸盡具區今僧濯披三條悟明大事荊榛既翦輪奐將興雖蘭亭故有茂林船子上無片尾念佛地有金尚資檀度而僧人作定反與道謀信能傾瓶缽之餘瀝便可落招提而游宿多材為林不取期於一歲善因成果是所望於十方嗟乎昔也僧島窮巖尚有啣花之鳥今也米門大宅閒如緣木之魚何則名聞既普剎那而化寶坊感應未交畢世而難苐蓋欲攝慳貪之種須堅精進之幢不日成之吾筆非椽斯言左券哉

鄒尉山聖恩寺募鑄法華鐘偈

馮夢禎

佛法寄音聲文字所宣說二句秘密藏能拔諸有苦佛說修多羅妙法華第一純談實相義權說所不及一切大音聲鐘聲微地獄聞者悉歇苦諸天咸捧手良哉比丘文發心鑄大鐘徧鑄法華經音聲錯文字一聲一法華十聲十法華乃至千萬聲猶如塗毒鼓不論聞不聞聲到悉滅罪直至於成佛不出一剎那仁者大方便作如是善因諸佛共歡喜利益無量生弟子曰如曉與師同發心如說出十方身如秋空雲普勸諸有情捨慳成勝事赤銅計萬斤

玄墓寺募鑄法華全部鉅鐘疏　瞿汝稷

嗚鐘極苦出增一阿含經及付法藏經其事著於罽賓吒及南

唐主而大寶樓閣經稱以秘密陀羅尼書出聲物凡聲所被利益衆生尤勝吾吳玄墓寺往固有鐘肅廟末為有力者負之去比丘曇旭欲復鑄以利衆且謂舊嶺微言惟法華為圓極最上乘請循大寶樓閣之旨範鐘以法華全部其功德當無量謀于予、稽首隨喜曰一切含識心量廣博與諸如來無二一切刹海羅列其中如衆漚之麗于海苟惟知六尺是利則此心聽不踰耳視不越目雖聰如師曠明如離朱所過人者無幾苟能外此六尺而以利衆為心則我此心即諸如來之心上人初弘是願三界二十五有俱已霑益法潤矣若聖若凡悉洼攝無遺矣況能念、堅固究竟成事乎凡我淨信有聞是說隨量行檀時

是心功德廣博一一皆與上人等非與諸如來等當知互攝互入如釋提桓因摩尼珠網光一一交羅初無少異也是上人以是唱導見者聞者已獲益無量矣況鐘成而吐一乘圓頓之音于無窮乎于是佐以伽陀鼓諸七衆曰

一心具百界　百界具千如　諸師盡度量　不能竟妙義
緣以所可說　說不可說故　洪鐘臂叱時　一音轉法華
乃說不可說　非能言所及　是為法華心　法華所從出
一切有聞者　獲益無有涯　有學超無學　有漏登無漏
提婆聞此音　捨樂入聖地　捺落迦聞此　停苦悟法忍
一音所宣流　衆機無不被　毛具耳根者　獲聞悉蒙益

稽首十方衆　願聽如實說　喜捨有量資　鈔植無上果

李日華

融聚衆生銅佛鑪熾然熱鼓鑄爍金瓶中含古環玦鈔蓮七軸文一音普衍說非復著字義亦不涉口舌霜空明月槌歷歷無起滅

陳　宁

宣教泼婆尚耳通聲無聲有總虛空虛空不是着無有玄墓今朝已扣鐘

題募萬人緣鑄法華鐘冊

陳繼儒

鄧尉山去吳閶四十餘里有寺曰天壽聖恩禪寺國初萬峯蔚

禪師開山高皇帝所賜額也三萬六千頃太湖當前七十二峯環抱左右春時梅花如雪一望無際遠近名公勝士輻輳來游往往停車駐屐於此酒氣花香氤氳不散者累月而寺僧曇旭則精練甚勤有起仆振衰之力焉往寺傳巨鐘一口聲聞百里外居民皆以耕鑿種植為樂飽暖熙游嘉靖間為有力者攫鐘以去自此四民失業而寺宇亦肅然矣嗟柏老人亟鄧尉亮由名罟失守深可痛念乃募鑄千石寶鐘鐫全部法華尊經於上因作偈曰沿門乞得萬斤銅次第鑒文鑄此重一撞一聲經一部天寒莫怯五更風緣起於戊戌成於聚銅於戊申曾曇旭走募川蜀及新安諸檀之所致也厥維艱矣詎意屠氏為政頂薄

口厚懸鐘山寺聲不及前於是曇旭憨憩重募鑄之鉦萬人緣以三分為則或一人一緣或一人總捨十緣百緣千緣聽檀那僧不取必夫鑄鐘有種、功德載在梵文一集衆二祝釐三降魔四覺悟被覆迷情五扳除幽冥長夜六發菩提心不退轉七洗五百億生死重罪八聞者不受惡劫流劫疫劫音者法王鐘輪王鐘皆用黃金作七寶白玉填其上以金剛杵撞之以八功德水灌之光照十方聲震六種其功德不勝紀而況鑄法華全經於四維上下乎是不可以無勒故眉道人歡喜讚歎而應曇公之請如此

玄墓山聖恩禪寺募建法華鐘樓頌 有序

吳應賓

蓋聖恩禪寺有大鐘焉從鏤韝中出廣長丈盡未來際說妙法華時節因緣而涌東沒於彼吼擊於此默然更數十年而紫柏大師使其上首募貲銅萬斤復現大圓空中師相匪鑄而鍥精好倍前勸請伽陀有一撞一聲經一部之句而岑樓未建寶杵猶虛高廣之座若有待于淨名而惜其後往經之玄要秘在希聲偈之廣長誰當側耳邇者三峯大師開宗是剎一棒一喝大叩大鳴如是鐘聲固已熾然無閒而麈屏高足復賈畏卽借座之勇行乞諸方廣演幸歷耳根噗未曾有而於二十八品布金之檀娓無能為役也於其行也說孤起之文闡重宣之義讚長者之德解貧女之嘲舉似諸過量人不妨卽偈法華作樓法華

用即樓法華作鐘法華用即鐘法華作當來靈山座上法華用
也頌曰

我聞無情能說法　塵剎明々百草頭　何況文字妙法華
依鐘有聲而演說　鐘聲了無文字相　以無相故而徧周
一一聲中一切聲　無量義光常震動　經為能依鐘所依
二俱無功互緣起　鐘欲懸兮樓乃建　能所交參亦復然
樓非鐘兮聲不生　鐘得樓兮聲遠聞　諦觀如是妙法華
非樓獨無鐘獨有　鐘之一聲一部經　樓之一椽亦應爾
施鐘若石若鎚鉢　施樓若金若木石　供養禮拜讚歎者
乃至擊生隨喜心　攝妙法華無有餘　三世十方悉平等

我今說此鐘樓頌　鐘說樓說虛空說　願諸比丘諸檀那
天龍及以摩睺伽　聞聲滅罪諸衆生　疾證法華妙三昧
異熟加持不思議　起聞思修入三摩

重修東山東湖寺募緣疏　皇甫汸

蓋聞人間之世猶患陸沉釋家者流每諭厌劫光宅將資佛力
而禁囿驗山靈梵刹阨於平陂禪宮歎其銷歇吳郡洞庭東山
名東湖寺者創建於蕭梁天監載葺於趙宋淳熙雙樹垂陰半
是翻經之葉兩池環碧無非繞杖之泉東西表以二山儼鷲峯
之排闥前後煥乎三殿因鹿苑以開基像飾莊嚴形標嘉麗緬
歷年之既久遂一旦以成墟俄爾臺傾居然誠化雕梁泯其銑

塗畫壁毀於丹青有僧涵虛者挺秀緇輪馳釋慧鏡迺謂左勤肯構豈專美於前支遁買山聊取法乎上志存恢復力欲圖新然梵石無鞭石之神布金乏回金之術匪藉檀樾曷考弘規浮杯渡湖乞缽入市願緣錢寸粟共締善緣片尺椽並為功德寶龕既莫珠履響臻縹緲諸天七十二峯自在毘耶淨界百千萬刼如斯

書澄公修天王寺冊　袁中道

昔予兄中郎令吳時以勘災故得徧游洞庭兩山向予極言銷夏灣之勝予夢想之久矣兩度至吳屢欲游而屢不果今澄公所欲修之天王寺正去銷夏灣不遠想青豆赤華之舍其峙於

蒼壁澄波之中者不知其秀媚當何如也昔外道欲障如來云瞿曇所愛者清泉流水當為塞之則山水之趣不獨韻人致士有之即佛亦饒之矣何者凡佛者多慧業文士有韻有致者也豈板俗庸夫所可與哉扶輿之氣結為佳山佳水而盡以為梵宇精廬非人也天也今欲崇奉如來乃置之朝市囂襍之地即竭象馬七珍何福之有佛事門中煙雲供養當為第一而西洞庭之大王寺近銷夏灣尤煙雲中之最秀冶者也其修也雖人間之福田尤世外之韻事故急書數紙付澄公以勸緣

重修吳門興國寺募緣文　鄒迪光

度吳城之為佛剎者以千計而創自前代者甚少其為薄伽氏

所顯靈而表瑞者更少其地枕連漪而帶蔥菁吐納煙霞為一方殊觀者抑又少矣門與國寺從唐大中五年居民葉知遇者夢僧乞地許之其僧應聲如雷覺而感悟捨宅為寺聞之於朝賜名興國而再復于我明洪武靈蹟所從來久遠矣且此寺左茂苑而右蠡口官橋水市連檣聚桅津樹迷離汀雲淡泊不徙靈域更稱勝區奈之何昔旃檀而今柴棘昔龍象而今鹿豕也有僧潔然當雪山而墮半山之淚覩法門而動雍門之哀思襲舊址爰闢新宇乞增上居士一言為施者勸居士迪光乃稽首而告于衆曰知自奉而不知奉佛人情類然而爾吳尤甚吳俗之靡他且無論即如支硎鄧尉虎丘靈巖石湖橫塘之間樓船

寶馬紛紜合沓諸奏蕃汗叫之奏魚龍角觝之戲妖娃倨童之御山膚海甲之設計一日所費不啻千緡一歲將數萬緡此數萬緡便可建數十剎人施一二緡而吳之城無敗寺廢院矣然與語狹邪游戲則喜而語檀檝布施則驚與語狹邪游戲之費則與衣賢珥忍餓一朝而謀歡片刻與語檀檝布施之費則躊躇嘘唏若惜頭目而若吝妻子以為填歡塲有益而委空門無用也不知奉身者樂為若聚不免賊身奉佛者德為福田還而自奉奉身者如種惡乂聚結必惡果奉佛者如植多寶樹生俱寶物此之恪惜而彼之濫漫顛倒莫甚於此昔須達為佛建精舍手方捉繩而六欲中宮殿具足誰謂布施非勝義建剎是小

果哉經不云乎不施資財不以法施常懷慳嫉以是因緣生餓鬼中為語吳之人其以芥子納須彌共成此最殊勝事勿向慈悲門執慳恪識造千萬刼餓鬼種子

重修香雪菴疏

李流芳

香雪居在禪山之麓西蜀中懷法師隱處余往歲過山中從顧山人問香雪披松覓境經丘歷壑已而茶煙起於樹間經聲達於籬外頹垣矮屋僅可容膝蒲團鐘磬約略麓具而軒牕几席居然絶塵是日恨不遇師然已想見高致矣又明年余家居去山二百里師之高足忽過余而告曰香雪居且圮矣將新之若何余曰是宜新矣余數年前讀書禪山不聞有香雪之名是不數

年耳而圮易圮哉雖然其圮之易也新之是不難矣環彈山三十里皆梅花時漫山照野腰輿而行憑高矚如在兜羅綿世界中香雪所由名也如是何可無居況高人道流之居哉如是居何可無新諸檀樾莫作功德想但為湖山點綴他日以看花到山中者遊屐既倦小憩柴扉松戶之間與師清言啜茗亦一韻事也余往時買山西磧下將構閣以居名之曰六浮未成輒弃去故余有登蜡鶚訪覺如上人詩曰六浮山閣今非主六浮居士居無處欲乞一單經餘年坐對青山參活句今又將從香雪居中借一單矣山中眞洲居士聞修道人皆余友也試以此語之

聖壽禪寺

本寺今欲新建　靈感觀音寶殿軒屋三間以為邑人禮拜
看誦之地願　見聞者　歡喜布施

右伏以　大士具神通力不忘救難之心　聖壽振海潮音欲
廣誦經之地全仗衆緣布施共成百寶莊嚴若善男子善女人
能　具飲食衣服之供則　大慈悲大聖　願為消龍魚水火
之災可不　歸依常生恭敬想落伽圓融之質備華香圍繞之
儀受持六十二億　菩薩之名甚多功德當使八萬四千衆生
之衆悉證菩提謹疏　八月　日疏　頭首　知事　師表文皓
幹緣住持僧德順　勸緣知縣事趙希芬

觀音菩薩妙智力普現十方聖壽伽藍古道場僅存一殿自丁亥雷風之震蕩嗟　印土木之傾摧非修行夙悟三摩跋提則莊嚴誰能七寶布施　仁哉賢令尹發此大悲心　散綺語於銀鉤移珠宮於玉　　飛而金碧晃耀香華圍繞而　羅上祈　國祚之延洪下副邑人之瞻禮德順濫叨灑掃獲覩因緣顧未能志喜於特書又　敢緝藏於至寶敬摹　珍翰庸勒翠珉願同千萬億刼衆生共證三十二應妙果時皇宋紹定三祩孟秋中元日住山德順頓首謹書

右此碣本今藏寺僧處中有數字殘闕已無從考補矣錄出以備故實其高一字者乃大書低一字者乃細書也

吳江聖壽禪院恢復遺址募緣疏　趙用賢

余守官白下公事之暇頗留意佛書時達觀禪師駐錫近郊聞從知已叩質義如披霧見日甚以為喜禪師為人英爽濶大喜游名山見叢林衰削輒咨嗟涕洟以興復為已任如救頭然其生平如此而檇李之楞嚴松陵之北寺尤師所最屬意者嘗為余言北寺始於吳之赤烏其蹟最古世為祝聖道場至嘉靖間皇甫氏規佃其半寺址頓促而皇甫氏尋災答不安今歸周氏矣吳江令趙君公門生也受僧牒理其事寺址歸僧至周氏之室不必拆毀募金償之其處置可謂曲允物情矣惟公不吝一言倡諸善信以五百緣就其事公幸許之余唯按北寺賜額聖壽禪院自宋以來世有名德居之法席最盛今非其時矣而

達觀師慨然紹隆之意十方諸佛所共讚歎況此五百人者有不欣然應之哉嘗考宋淳化間重修者縣令趙公廣予令與余俱趙氏而趙令又出余門趙氏於此事信有緣也

吳江聖壽寺募造大藏偈 并引

釋真可

夫玅道在心不假外也而心非悟不入悟之門非藉大覺之語以熏焙之則不開悞乎十二部經無非筌心之要而入悟之門也柳子曰舍六經無王道離十二部經無佛心然則欲契佛心而不探佛語譬猶捨筌蹏而求魚兎也故佛性有三曰正因曰緣因曰了因佛性則筌蹏設而得魚兎之方便在是矣故筌蹏非魚兎也而可以得魚兎語言文字非心也而可以證心得

心而忘文字得魚兎而忘筌罣可也未得而舍之不亦太早計乎古之人有言曰離經一字即是魔說依經解義三世佛冤此為舍筌罣而求魚兎執筌罣而為魚兎者言也若夫因經以契道因道以證心實智生于多聞靈根熟于冥熏此則佛典之力而所當在處尊崇者矣吳江聖壽寺舊有藏經裝潢之麗勝出諸方值倭奴之變寺為民居民不知法視為故紙而散逸之且其紙皆宋箋又為好事者揭剥而為他用於是大藏遂失夫吳江魚鱉園林魚龍窟宅苟無神物以鎮撫之患且莫測有客比丘寬洪慨然以募造為已任自誓寧捐身命必期復藏而後已此其志甚勇邑之人士尚思藏之興廢其利害關一邑非細事

其亦相與贊成之莫使客僧知憂而居士者反恬然也嗟乎流光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俯仰世間誰為堅者莫戀眼前易易謝之景共植將來不朽之因夫三世因果形影相生今生之有來生猶今日之有明日理數必然斷非誣誕所以洪範有福極之條繫辭著幽明之說此亦足以見報復之機往來之理昭然不爽者矣況乎道德為重身財是輕朝聞夕死定非虛語所以雪山菩薩至于為半偈而捨全身者良可思也仰願國王大臣善男信女知覺苑宜登迷途可棄破慳囊而培佛種拔癡根而沐禪源妄執永消真心獨朗即文字而通消默因花以襲春光不誰幻質頓獲法身直就妄心洞冥本覺始則麁妙分路終

必遠近還家偈曰

真心固有地中寒泉鑿土見濕因濕得源既悟源頭弗被物轉
一切色聲覺路方便方便之要　若佛經定慧所出易開欵心
六籍二篇皆聖所說治人治天良為上訣研真斷妄廣大曲盡
達者共推佛語慧命剝皮為紙刺血為墨字無半滿書必利益
前塵非粗未了乘真緣因熏發何花非春破錢之施嫌微成隙
鐘經七大隙不為沒施無大小但出欵誠有心無心功德難思
萬歷二十五年正月上元日遠觀可道人撰于似完齋

吳江接待寺募建具瞻樓引　釋真可

夫樓之為物所以聳觀聽也如觀聽不聳則聲色霾人而聞見

不高明矣故曰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吳江東郭外舊有接待寺、有具區樓、廢久矣今寺衆基上人齒高願大誓重構茲樓顧力寡若不能募諸黑白賢豪則是樓之成寧不難哉且上人屢乞文於紫柏道人道人曰吾禪人能禪不能文當乞能言者對曰古德有文字禪蓋以不傳之妙拋擲乎語言文字之間彼天機深者即文字而得禪心不亦廣乎道人輾然大笑曰不意住家長老善充善提塲之說客予惡能辭道人曰聲之與色能寵卻天下人亦能開悟天下人是以聖人不以土木之費為勞廣建招提昭廓聲聲使見聞者即聲色而悟自心也由是而觀則上人構樓之願有聞其風而悅之乎雖然楓落吳

江冷鵑留太湖月聲色耶非聲色耶若於此處得則太湖之鷺
濤吳山之空翠代黃面老人作廣長舌說無盡法利益人天陰
扶治道誠開物成務之一助也上人亟成之毋始勤而終怠焉
萬歷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紫柏可道人書于雲陽舟中

又　袁　黃

吳江接待寺舊有具區一覽樓峙於大殿之東南隅煙波萬頃
晴雨皆宜現載古誌最稱奇勝歲久頹圮其地半為居民所侵
餘戒基上人欲圖恢復其意不獨為遊觀也以地當吳浙之衝
十方衲侶時就憩息欲購三藏全文貯之樓中以便檢閱耳夫
禪家不立文字而藏經七千餘卷猶未盡其百一經是佛語禪

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違經之趣觀樓之景則山峙水流無非般若雲行花落盡屬菩提矣其速成之無懈了凡居士袁黃書

跋吳明卿吳江永福寺募緣文　釋真可

紫柏道人于雲陽道中讀居士永福寺募緣之文喟然歎曰楚人有吳人之心吳人豈無楚人之心哉且周仲大為之嵩矢瓦礫化為金碧將指日可待矣紫柏道人載問修寺之意仲大曰修寺在乎存教存教在乎闡理闡理在乎明人心人心既明則三藏六經皆我註腳也況其他乎道人高仲大見遠而理明遂述此

常熟慧日寺西方殿造像疏

釋真可

聖人無常心以衆生心為心大覺無常以衆生善為善衆生既有此心即具此善如心本不有善本不具雖聖人設教大覺垂形何異乎誇錦繡鼓琴瑟於聾盲人之前哉是以聖人設教不可不周大覺垂形不可不廣也然教有淺深形有大小千變萬化染淨無常要而言之不過開衆生本有之心熏發本具之善而已常熟縣郭中慧日寺西方殿丶雖鼎新像設未備果林禪人發心造阿彌陀像輔以勢至觀音二大士像意在為緣廣普像雖三座願結萬人之緣乞銀三分共成勝事有願獨造不敢人分緣者禪人正色告之曰真松最初一念意在為緣廣普雖辱

大檀盛心不敢奉命紫柏道人聞而嘉之遂為禪人述萬人緣以告有緣者流光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逢緣勇猛見作隨喜慨然樂助結淨土緣培成佛種豈惟不負禪人最初一念亦人之本分事也此片勇猛隨喜之心本非天降亦非地生先天地而非無後天地而非有故曰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寥能為萬象始不逐四時周阿彌陀佛此云無量壽佛佛有事佛之有理佛理佛聖凡平等愚智本具不因成聖而增不因為凡而減惟有事佛必假緣薰而顯事佛既顯理佛即圓事理無虧是謂究竟故曰佛種從緣起所以聖人設教貴乎必周必廣者以衆生染淨無常薰發成種故也果林禪人方將以彌陀之像觀音之

力勢至之悲普薰一切有緣如一鐙光傳百千鐙以至無盡所
謂萬人緣者乃為無盡鐙之嚆矢耳

化楊和王捨田疏　　釋了明

天下真勝境煙雲古寶剎徑山三千口每人三寸舌都來九十
丈誰能與渠接水飲滄溟乾粥飯斛斗竭油鹽許多般疏菜更
羅列百事總艱難一身當不迭特來謁郡王故意丁寧說冷處
着把火大家相暖熱兩堂坐禪僧真箇修行徹心源湛如水眷
梁硬如鐵等心供養渠因果豈虛設福慧自莊嚴共出輪迴劫
大根大行大財主捨田一萬三千畝歸依徑山供衆僧飽暖安
然度寒暑兩堂衲子飲：然高談慷慨賢王賢願君福壽等山

川留與聲名萬古傳偈曰做事還須鐵漢拈起筆來便判若要功果完成切莫前思後算

圓通菴重建佛堂疏　王衡

圓通菴主真月者欲闢其故菴居託其姓伯新乞予為募緣疏予素不解此竊疑佛者頭目髓腦之不憂今無論琳宮梵宇滿天下生民之膏血殫焉即三家之市薙草開林者百十而未止也是亦不可以已乎心疑之久不為應一日閱佛藏有張拙秀才者問於智藏禪師三世諸佛是有是無師曰有張曰曾參百丈皆曰無師曰先輩有甚血肉曰一山妻與兩癡頑又問百丈有甚血肉云百丈古佛和尚莫謗渠好師云待先輩似百

丈時一切皆無即得張為之悚然汗出今吾輩從頂放踵自朝至暮何事不有而獨此像教有也與哉且世之以輦見為低昂久之均之土木也見名都古刹之雄麗寶香瓔珞之莊嚴則傾趨膜拜若崩角焉其次則楫而聽之又其次則袒裸而對之矣夫有則俱有矣雄麗莊嚴于彼而痺陋于此妄自菲薄表蜂臺于蟻垤于心安乎此真月所以有請也三尖嘴枕河之岐去州治可三十步其去學尤近使粗有棟宇可容龍象磬清月下梵發潮前與鈴柝絃歌之聲相和答亦一佳境諸檀樾儻有意乎

發願造栴檀輪未開侍者　釋真可

俟刻方册大藏經成予願先造栴檀輪貯之輪之上下列以四

聖六凡輪之最下謂之心海者蓋四聖六凡雖升沉有異而離心別無建立故曰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圓覺亦自心之別名也然大藏之經五千餘卷雖淺深弗等圓別迥殊至于權實千變萬化要而言之不過發明我之本有心源耳若然者心海之大此輪之小轉而弗停流而無止若夜光之寶宛轉於金盤之中未嘗息焉但衆生見有身故即生死浩然執有心故即愛憎橫起是以心海之大迷而成小此輪之妙轉而為粗若復大藏流光衆字使凡有心識者藉佛寵靈於一言半句之下心海開通即粗會妙則刻經之功造輪之勝又豈凡夫淺見薄識所能思議者乎老漢雖不敏願心既發輪影已成由影而

形將徧塵刹由一佛境至于百千佛境由百千佛境至於無量
佛境此心此願亦隨諸佛境積漸昭廓我既昭廓願一切衆生
如我無異雖然誰不能始終之為難即於刻經之際若觸可意
不可意事此皆十方諸佛護念汝之深慈也無得錯會好

發願疏文 重出

釋智顗

吳都法寶卷第二十六終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七

吳江周永年撰

提策篇

悟修之道以證為極頓漸之途以勤為則未有一法從憍慢得痛口毒手令人悚仄都講許詢相公富弼禪講有分並須惕息述提策二十七

座右銘

釋道林

勤之勤之至道惟玅奚為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渺渺長衢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潔累禪池

謹守明禁雅說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為遠朗三教融治六疵空洞五陰虛豁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座右銘 并序

釋貫休

愚嘗覽白太保所作續崔子玉座右銘一首其詞旨乃典乃文再愆再切實可警策未悟貽厥將來次又見姚崇卞蘭張說李邕皆有斯文尤為奧妙其于束脩婉娩乃千古之鑒誡資睹矣愚竊愛其文唯恨世人不能行之十得一二一日因抽毫遂作續白氏之續命曰續姚梁公座右銘一首雖文經理緯非逮于羣公而亦可書於屋壁

善為爾滋身行為爾性命禍福必可轉莫憩言前定見人之得
如己之得則美無不克見得之失如己之失是亨貞吉反此之
徒天鬼必誅福先禍始好殺戒紀守謙寡欲善善惡惡不得不
作無見貴熱諂走蹩躠無輕賤微上下相依古聖著書矻矻孜
孜忠孝信行越食逾衣生天地間未或非假身危彩虹景速奔
馬胡不自強將升玉堂胡為自墜言虛行偽艷殃爾壽須戒酒
腐爾腸須畏勵志須堅撲滿必破非莫非于餘非過莫過于文
過及物陰功子孫必封無恃文學是司奇薄患隨不忍害逐無
足一此一彼諧宮合徵親仁下問立節求己惡木之陰非陰盜
泉之水非水世事草草生能幾何直須如冰如玉種桃種李嫉

人之惡酬恩報義忽己之慢成人之美無擔虛譽無背至理恬和違順冲融終始天人景行盡此而已丁寧丁寧戴髮含齒

文季美云修業之人第一當除瞋恚昔有秀才下第貧困諸一法師求未因緣法師慧眼知其後來應得富貴好言慰勉秀才歡喜而歸三年復下第再請法師問故師入定良久曰秀才應解頭連捷去年諸天神降福於汝家聞汝妻罵詈咒詛之聲各相驚退其後三至而三返遂復蹉跌也故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慎之哉○又云友人韓才藻為同社推許以年得未疾久不療或言是業因勸其懺悔韓曰某自省平生無甚過惡或前世造業某又不知所犯何事何法懺改余規之曰凡言誤矣只此便是過惡此身在世閒飲食起居言語動作觸處孽端況自揣童年有知覺以來至於今日勿論顯見隱微能事、悃心可對神明否大根器人或有註誤冥中折算人不覺知譬之丘陵去一塿未損其高小根器人本來有幾雖日培日積未敢與岵嵫比隆稍有侵克頓成坎坷友人悚然聽服同坐者因述備聞以證前說徐少宰編徵時讀書僧李、有遺骨百餘瓶蓋民間大葬者收燼骨於瓶納火金于內多不過三四分少宰覆其骨以金市酒後有同舍

生效其事入室聞鬼聲甚厲夜有聲鬼見夢各持杖擊之曰彼貴人吾輩不敢犯爾幷為是即其人驚寤病幾殆

大隱龜鑑　釋貫休

在塵出塵如何處身見善努力聞惡莫親縱居暗室如對大賓檠情養性逢危守貧如愚不愚修仁得仁謙讓為本孤高作隣少出為貴少語最珍學無廢日時習知新榮辱慎動是非勿詢常切責己切勿尤人抱璞刖足興文厄陳古賢尚爾吾徒奚伸安聞世俗自任天真奇哉快哉坦蕩怡神

勉通外學　釋贊寧

夫學不厭博有所不知蓋闕如也吾宗致遠以三乘法而運載焉然或魔障相陵必須檠侮檠侮之術莫若知彼敵情敵情者

西竺則韋陀東夏則經藉矣故祇桓寺中有四韋陀院外道以為宗極又有書院六千界內所有不同文書並集其中佛俱許讀之為伏外道而不許依其見也此土古德高僧能懾伏異宗者率由博學之故譬如夷狄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孰能達其志通其欲其或徵解胡語立使馴和矣是以習鑿齒道安以訣諧而伏之宗雷之輩慧遠以詩禮而誘之權無二復禮以辯惑而柔之陸鴻漸皎然以詩式而友之此皆不施他術唯通外學耳況乎儒道二教義理玄邈釋子既精本業何妨鑽極以廣見聞勿滯于一方也

王敏仲淨土寶珠集序云衆生心淨則佛土淨法性無生而無不生有佛世尊今現說法在極樂國號阿彌陀緣壽故長

悲深願大無邊際光明攝受不思議淨妙莊嚴珠網麗空瑤林蠡地池含八德華發四光韻天樂於六時散祇花于億刹諸佛共贊十方來歸彌陀心內衆生新新攝化衆生心心中淨土念念往生暫託寶蓮不離當處神遊多刹總出自心如鏡含萬象而無有去來似月印千江而本非升降被圓頓機則皆一生補處明方便門則有九品階差念本性之無量光本來無念生性心之安養國真實無生解脫若輸十念亦超于寶地舍歸寶所二衆終證于吾提如大舟載石而遂免況淪遠迷之則即迎而若順風揚帆而終無留滯悟之則非遠非近修其緒釋戒珠採十而為一遙自魏晉大經初出則有處顯諸賢繼述增廣新聞共得一百九二家傳記得七十五人今蒐補闕遺收緝素並列乃隨經次第釋其因緣詮其旨要

人隱顯畢

法寶標目十卷表為險道之津梁永作後來之龜鑑

參軍王仲回從揚次公受念佛法門問如何得不間斷

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斷斷也仲回躍然明年次公宇舟而

陽忽夢見仲回云蒙以淨土為導今得往生特來致謝已而

行其子訃書言仲回預知化期編別親友逝矣

如歸子曰自曹漢闇無相之宗乖心外求生淨土者後學不

悟其旨妄生疑謗哀哉佛本無相念即無念以無念念無念

相佛是為直指單傳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若楊王二公其庶幾乎
汪大紳云曹溪有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此婆尸佛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所謂無相為體也入曰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即所謂無念為宗無住為本也曹溪發明先聖之旨曰無相者念于相而離相無念者于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念者念真如之本性真如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如如了此乃能于相而離相復人之本性也此毘婆尸佛之偈義也

務學十門 并序

景德 李法師 釋雲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余十有五而志于學荏苒光景倏忽老至歲月既深粗知其趣翻嗟疇昔殊失斯旨限迫桑榆學不可逮因述十門垂裕後昆俾務學以成功助弘教而復顯云爾

不修學無以成

涅槃經云凡有心者皆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蓋為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此性虛通靈明常寂若謂之有無狀無名若謂之無聖以之靈羣生無始不覺自迷煩惱覆蔽遺此本明能生諸緣枉入六趣由是大覺憫物迷盲設戒定慧三學之徒其道恢弘未從真以起妄軌範羣品令息妄以歸真若能信受佛語隨順師學乃駕若海之舟航而登聖道之梯階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焉

不折我無以學

說文云我指身自謂也華嚴云凡夫無智執著于我法華云我

慢自矜高諂曲心不實由孰戒見憍慢貢高不媿無智妄自尊大見善不從罔受教誨于賢不親去道甚遠欲求法者當折戒心恭默思道屈節卑禮以敬事長尊師重道見賢思齊鳩摩羅什初學小教頂禮盤頭達多此下敬上謂之貴尊盤頭達多晚求大法復禮鳩摩羅什此上敬下謂之尊賢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書云汝惟不矜（自賢曰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子夏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不擇師無以法

鳥之將息必擇其林人之求學當選于師；乃人之模範模不

模範不範古今多矣為模範者世唯二焉上則智慧博達行業聖貞猶密室燈光徹牖隙次乃解雖洞曉行亦藏瑕如犯罪人持鐙照道斯二高座皆蘊師法其如寡德適時名而不高望風依附畢世莞唐東晉安師十二出家貌黑形陋師輕視之驅役田舍執勞三年方求師教授辯意經執卷入田因息就覽暮歸還師經已闇誦師方驚歎乃為剃髮至受具戒恣其游學授佛圖澄見而奇之曰異哉小童真世良驥不遇青眼困駕鹽車自非伯樂寔彰千里之駿故出家者慎宜詳擇察有匠成之能方具資稟之禮故南山云真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欲之深着能如是者名真出家則可

紹隆三寶度脫四生利益甚深功德無量比真教之凌遲慧風掩扇俗懷倦慢道出非法並由師無率誘之心資訣奉行之志二彼相捨妄流鄙境欲令道光焉可得乎

不誦習無以記

記諸善言諷而誦之迹業何難具足住持八萬法藏西域東夏高德出家幼年始習皆學誦持竺國佛圖澄能誦佛經數百萬言佛陀跋陀此云覺賢同數人習誦為業餘人一月工誦覺賢一日能記其師歎曰一日之學敵三十夫然人至愚豈不日記一言以日繫月以月繫年積工必廣累課亦深其道自微而生何患無所立矣

不工書無以傳

書者如也叙事如人之意防現生之忘失須繕寫而編録欲後代以流傳宜躬書以成集則使教風不墜道久彌芳故釋氏經律結集具多孔子詩書刪定竹簡若不工書事難成就翻智者無疑之辯但益時機自非章安秉筆之力豈留今日故嗣寶高德蜃頭達多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口誦千偈但當遵佛能寫名字慎勿傚世精草隸焉

不學詩無以言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詩陳褒貶語順聲律國風敦厚雅頌温柔才華氣清詞富彬蔚久習則語論

自秀纔誦乃含吐不俗彼稱四海習鑿齒此對彌天釋道安陳留阮瞻時忽嘲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紗孝龍對曰抱一以道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弃彼榮故無心于貴而愈貴無心于足而愈足此乃氣韞蘭芳言吐風采雖不近乎聾俗而可接于清才佛法既委王臣弘道須習文翰支遁投書北闕道林放逸東山自非高才豈感君主宜省狂簡之言不徒虛語耳

非博覽無以據

高僧傳云非博則語無所據當知今古之興亡須識華梵之名義游三藏之教海玩六經之詞林言不妄談語有典據故習鑿

齒讚安師曰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徧覩陰陽算數悉亦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真宰皇帝詔李侍讀飲仲容起圖辭曰告官家徹巨器上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對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喜曰真所謂君臣千載一遇此由學問藏身多識前言無所累矣

不歷事無以識

子曰吾非聖人經事久矣洎入太廟每事問者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羅漢雖聖未盥不知方朔雖賢刼灰罔辯多見而識之未見而昧矣李後主得畫中一軸畫則出于欄外夜乃歸于欄中

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涘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此乃博聞強識之驗焉

不求友無以成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故君子以朋友講習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品藻人物商榷同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劉孝標云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

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乃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東晉道安未受戒時會汝門僧光于逆旅共牀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游後光學通經論隱飛龍山安後復從之相會所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于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遥何暇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時僧道護亦隱飛龍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心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

不觀心無以通

維摩云諸佛解脫當依衆生心行中求何以故華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〻五陰一切世間中無不從心造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既為生佛之母亦為依正之源故楞嚴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欲言心有如空篌聲求不可見欲言其無如空篌聲彈之亦響不有不無妙在其中故般舟云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無垢五道鮮潔不受色有解此者大道成道此十門上行下效不倦終之則吾佛之教可延于後世苟謂不然祖道必喪傾望後商覽而警焉

張平叔無心頌云堪笑我心如頑如鄙兀；騰：任物安委不謀不悔無念無意此生榮辱逆旅而已來亦不禁去亦不

止不說人非不誇已是不厭醜惡不羨善美親愛寬佗得喪險易心無兩睹坦然一揆感而後應迫而後起眼不就色聲不來耳无有所相皆屬虛偽體相無心不染不礙自在逍遙物莫能累妙覺光圓迴然起彼

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擇清珙

汝師年老中山寺朝暮無人可瞻侍不歸灑掃執巾瓶師資禮法合也未汝母兼又年紀高除汝一人更無二望斷秋風未見歸倚門日日常垂淚離師棄母入山來所圖畢竟成何事安貧樂道固所難住箇茆菴豈容易也要種竹栽松也要鉏山掘地也要運水搬柴也要澆蔬灌芋也要行道諷經也要攝心除睡藜羹黍飯塞饑瘡淡薤薄粥通腸胃人生皆為口體忙我亦未免形骸累自家心地如未明業識法，無本據水邊林下尊經

過吾汝皆非久居計月江和尚有書來勉汝歸寧有深意開緘讀罷仗柚身不負來音全孝義有言孝為百行先在俗在僧誰不然侍師奉母名教田何須入衆并參禪忽然思靜又嫌喧短策不妨閒往還

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釋義懷

若言捨穢取淨厭此欣彼則是取捨之情衆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修淨土者當如何修衆無語復自答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又云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絶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楊次公淨土決疑序云大願聖人從淨土來；實無來深心凡夫往淨土去；實無去而聖凡會遇兩得交際者何也嘗

陀光明如大圖月徧照十方水清而淨則月現全體月非趨水而來水濁而動則月無定光月非捨水而去在水則有清濁猶如影像自心如水彼諸如來不來至此我不往彼若欲見安樂世界彌陀佛隨意即見是知衆生注念定見彌陀弥陀來迎極樂不遠乃稱性寶言非權教也夫行海無盡普賢願見彌陀佛國雖空維摩常修淨土十方如來有廣舌之讚十方菩薩有同性之心般舟三昧經曰跋陀和菩薩問釋迦佛未來衆生云何得見十方一切諸佛大寶積經曰若他方衆生聞無量壽如來名號乃至能發一念淨信歡喜愛樂所有善根迴向願生無量壽國者隨願皆得不退轉此皆佛言也不信佛言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況四十八願悉為度生一十六觀同歸繫念一念既信已植種子寶池衆善相資定化生于金地所時蓮開得解脫道惟心淨土自性彌陀大光明中決無虛事

示衆箴規

釋懷深

陞堂念誦諷經小參但是衆集宜須先赴遊方上士規矩隨身

豈可乘慵遣人檢點一回可恕三犯何顏不思百丈真風便見
投子道底靜牌纔掛宜各默然縱不掛時豈可談笑古佛垂訓
守口如瓶二六時中常宜緘默三業不惑萬福矣生善語魯祖
風便口掛壁上自己案前常令潔淨只安香匣禪策經文書圖
齊整不得安世俗文字藥裹香爐種種所須宜收案出聲持誦
噪吵稠人背靠板頭輕欺大衆虛占案分掛物明牕不合律儀
叢林安許端身正意默爾披尋諦味聖言契合心地不虛開卷
始會看經平時隣案道人切忌交頭接耳賓客相看禮不可免
茶湯纔罷叙話已周相引出寮不可久坐若是舊時道伴遠地
親情相邀林下水邊方可傾心談論至于交關買賣引惹雜人

盡非衲子所為便可一筆勾下粥後歸寮同伸問訊上中下座恭敬為先輕人慢已放參開籠須白知寮出入掀簾要垂後手登牀宴坐不可垂衣舉動經行更宜緩步使人動念魔障易生衆口爍金自家何樂洗衣把針宜于齋後不急之務道業荒唐不可將湯瓶泡衣洗面桌上裁紙糊單偷煮點心包藏藥石竹筆要知觸淨熨斗須看閒忙執在一隅恐妨衆用古聖補被遮寒縫了便休豈可朝夕事持針線煎點茶湯叢林盛禮大衆雲集方可趺趺盞橐收歸衆人齊退私藏茶末取笑傍觀隻手揖人是何法度有故不赴須白知寮小坐茶湯輒不可免新到入寮宜懷謙下未諳法度請問耆年隨方毗尼在人建立安籠占

案不必著忙款細之間自然穩便入寮煎點本為衆人意在志誠茶須通喫使了家事舊處安排瀉卻湯瓶即時添注山行水次或護開談張口如豕發言如箭雌黃之事品藻他人說食說錢呵風罵雨墻壁有耳法令無親忽然虎口遭傷始見鋒頭太露凡過茶毗陰晴齊赴各懷悽愴同運悲心恐彼前人虛生浪死口持經咒肩負柴薪豈可猖狂恣聲談笑衣缽佔唱本為破慳後人不知反成貪愛偷量長短暗窺舊新賤唱貴分過如常賣不知友責猶說便宜識者傍觀面慚汗下若是法門上士禪苑高賢但為死者結緣莫被活人嗤笑柔和善順上下可觀戒慢貢高諸聖不佑八萬細行三千威儀二六時中頭頭可見穿

堂直過豈不厚顏尊殿經行恐招薄福衲衣登殿草履遊山真踐法堂回互耆宿五更洗面本為修行吐唾拖盆喧聒大衆暗中動念自昧不知日往月來面黃身瘦浴湯火使箒子休拈作福雖多不如避罪廊舍土唾案上抹頭遠背聖賢自從已便時時檢點步步提防直須小卻身心便好大着腸肚十日知客遞相供養晚眠早起務在精誠苦切勞心先人後已大衆衣鉢切要關防一事不周衆人動念煎茶掃地換水爇香莫教冷卻湯瓶免見禪和煩惱堂中首座務要柔和規矩先行繩墨自定依時上案簡徑開談有一不周衆人共議遊山翫水出入有時惡性道人善言誘勸儻不聽從密白方丈護善遮惡取信檀那淨

髮園爐禮宜謙讓右件規矩委曲預聞日用時中各宜照顧一
撥便轉善不可加三喚不回相聚何益況乃心塵難掃性水易
湍中罣中根可上可下克實法戰不勝曾罰饋飯一堂文遠勝
劣爭禪輸卻胡餅兩個叢林榜樣後學依從焦山不說兩般禪
只要罰油十六兩領曰
烏龜忽爾艾燒頭千古令人笑不休奉勸後人高着眼莫教罰
了一斤油

答詮長老法劄書　釋曇華

老僧自幼出家正因也方袍圓頂正因也念生死未明撥草瞻
風親近真善知識正因也至於出世領衆今三十餘年未嘗毫

髮厚己也方丈之務未嘗少怠也晝夜精勤未嘗敢懈也念衆之心未嘗斯須忘也護惜常住之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及古人隨自力量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心佛祖慧命懸危甚於割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念方來衲子心地未明不啻倒懸也雖未能盡古人之萬一然此心不欺也長老隨侍吾三四載凜然卓犖可喜去年夏末命悅衆是吾知長老也吾謝鍾山寓宣城昭亭未幾赴姑蘇光孝方兩月長老受鳳山之請道由姑蘇首來相見道義不忘如此也別後杳不聞耗正思念間懷淨上人來承書并信物方知入院之初開堂為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廓也今既為人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

也果能如吾自幼出家為僧行腳親近真善知識以至出世住持正因行藏如此行之則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囑無以表信拂子一枝法衣一頂幸收之紹興壬午七月初七日住平江府光孝應菴老僧曇華書復

禪林寶訓內摘抄

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為二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一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為利風所觸則喜怒之氣交于心鬱勃之色浮于面是致取辱法門見誚賢達惟智者善能轉為攝化之方美導後來如瑯琊和尚住蘇州看范希文田受信施及千餘緡遂遣陰計在城諸寺僧數十

密送錢同日為衆檀設齋其即預辭范公是日侵早發船逮天明衆知已去有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法利而回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為攝化之方與夫竊法位苟利養為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　與德和尚書

文正公謂瑯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為佳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別無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踏不越閫衣惟布素聲名利養了無所滯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登座說法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非頑吏所能曉逮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素行一如吏言予退

思舊輯蘇秀好風俗今觀老吏尚能分君子小人優劣況有識者耶瑯琊曰若吏所言誠為高議請記之以曉未聞瑯琊別錄

圓悟謂隆藏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之情則叢林不可理務得人之情而不勤于接下則人情不可得務勤接下而不辭賢不肖則下不可接務辯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其己則賢不肖不可辯惟賢達之士不惡言過不悅順己惟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理矣廣錄

侍郎張公孝祥致書於楓橋演長老曰從上諸祖無住持事開門受徒迫不得已像法衰替乃至有實封投狀買院之說如嚮來楓橋紛紛皆是物也公之出處人具知之啐啄同時元不著

力有緣即住緣盡便行若稗販之輩欲要此地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為佳耳寒山寺石刻

周櫟園云人生必有死聖賢莫能度涅槃尸解雖非儒者事然冥衍有考終之文西銘有沒寧之訓則免于林第不可謂非儒者之領也吾邑象山陸夫子字荊門日年纔五十餘先期命僕歸取先人所服帶：至微疾猶接見僚屬談政理如平時退居靜室晏坐沐浴繫帶端坐而逝近時江羅明德先生疾革捋化門人請留一日先生許之談論酬對不倦明日乎乃化去人必造化在手乃能去來如此自由非生平功力常清淨不生不滅臨終便坐脫立亡是其理也佛論七趣中陰凡十七種中陰亦曰中有以人前身已死後身未生當前後生死之中若人中死還生人中者四大解散見光明相即見父母受欲和合而起顛倒中陰復滅生陰復滅始解散時現在故曰中陰：中陰減中陰：因父母想生汝身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中陰之謂也然有男女墮地後中陰始附者復有前身能持之不死後身不能即生者聞有後身已生前身未死中陰尚屬現在者理

回不可拘故有十七種也七趣有升降於死時冷熱可驗佛典與論云善業從下冷惡業從上冷二皆至於心一處同時捨雜寶藏經云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雜地獄腳板出總謂人當死時捨雜生趣生時惡業熟則冷自上而下至膝腹死為餓鬼至膝死為畜生至足死為地獄善業熟則冷自下而上至心死為人至眼死為天至頂出則為佛也有夏生者于人死時每持此說更參驗其平生往來符合渠言人死後獨煖處即靈氣之所歸如上下皆冷而心獨煖是升至于心者也上下皆冷而腹獨煖是降至于臍者也二種多有餘準此推之吳太大應寘言人死處冷再有發熱處乃的亦一說也

答思首座　釋圓至

紫垣足下辱書無不達然失於荅者所居僻地使然非於故舊有所忘也寄示詩文皆清麗雅正能使識者歎服僕何幸見足下之進僕願愜矣然足下之成本其質之妙非僕謏能有以

發足下而足下推其所自必歸德於僕無其功而冒其奉使僕受之其色赧然雖然君子之厚其人也過則忠之以言欲其身之安且樂也況足下休戚之同榮辱足以相及者僕敢避其說之煩乎夫才之於人足以發名亦以媒患君子察其然是故甚懼而慎之以德所以消患而養名也辭學議辯才之發也溫恭慎讓德之行也二者不偏勝而成身之道修焉故藝掩羣而衆不忌名先於人而人安樂之以足下之才之文使老於學者猶莫不愛敬而不幸所至輒困於庸者之口僕得無寃且憂耶君子成學於文以榮身也使學成而辱至固不如不學之安矣天下能者不一二不能者恒十百不能者固害能者以一人而當

十百之忌于是乎不戒又夸其辭色以媒之則禍之來猶矢於的也豈足怪哉足下其反求之使才德交茂而身聞兩榮僕之望也僕孤寄於此旦二歲思浙中朋故樂憮然恨不即往而蘇杭之富尤所戀樂不忘者足下筆不厭之僕老於二邦足矣今師起居必佳不敢致書蓋萬壽亦不暇書也足下以僕意謹語之足矣餘惟自愛

題紫垣文後

釋圓至

甦天紀聰明好古讀書能快覽提領記憶兼人其作文出語新妍皆自得不盜襲蓋遵大道而駕馬者也性踈簡不能為機械意之所是以身殉之不顧譏憎以此恒忤於人而終不為備與

余遊久予愛其高明苦其忙而憂其簡也常告之曰君子之為學非苟以自娛而已固將推其能以聞達於人而不以智周乎外猶能為車而不能御車雖良其行哉天紀善乎言終莫能用也因觀其文輒復書此告之天紀將遠遊方以其學馳騁於世其於聲名若蟄雷之欲奮幸留意瞽言以卒自致于達哉

紫虛元君曰道生於安靜德生於謙退福生於清儉患生於多欲禍生於多貪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戒眼莫視他非戒口莫談彼短戒心莫起貪嗔戒身莫造惡俾性命猶如風燭恒思身後之身形軀磐旁塵寰莫造業中之業故善惡皆存靈府昭昭不昧毫釐人能巧于機謀天能巧于報應由此觀之若一日之間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過

應世真人曰取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成億大抵善責乎積

知之不可不為之不可不力譬之種物初雖至微灌溉培
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當知人于日用間誠不可以是小無
傷而為之善小無益而不為也
上清真人曰八節之日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
至冬至是也其日乃元始天尊分遣天帝神仙御吏教化人
間開度羣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亦復下降條錄罪福一切
世人皆當謹諸善事不可恣意造作此皆天神大炁覆罪非小
又是日凡合炁之流各有變化禽獸草木隨緣感應改過易
新輕重更易善惡回換炁象之運乃自然而然下學之士每
於此日當存想祈謝因變行化進善黜惡習吉除凶昇明棄
暗入正治邪鍊偽成真勵思登聖開度羣品生成萬稟以副
太上衆真昭鑒之意
七真曰每月初三及二十七日必一下降受人熙榮榮人善
惡悔者月悔也乃司命竈君奏言世人功累之日臘者五臘
也乃五炁天君攢會生人善惡之日其日天君朝會于都統
御人間地府五嶽三萬六千陰界之神校定生人善惡罪福
榮祿壽爵吉凶生死等事一一籍錄正月一日名天臘五月
五日名地臘七月七日名道德臘十月一日名歲臘十二月八
日名侯王臘凡遇此日儻有過書黑簿其罪不可贖也況諸
都北帝太陰天君亦於此日至幽都引出鬼魂取問往在陰

司年代遠近及問積罪結業端由如積劫未有追贖定當延累現生子孫眷屬況此日生人祖宗父母皆得釋放各歸本家受領享祀為子孫者自當恭敬享祀否則得罪于天地祖宗矣

玉藩正智

釋文琇

若論此事猶如太虛本無形相豈可以青黃赤白長短濶狹而能比況本無方所豈可以奔走馳逐窮討尋覓而能造詣本無事理豈可以雄談博辯眩耀知見而能髣髴本無玄妙豈可以利根上器舉一明三而能咈唉設使于形相氏方所空事理亡玄妙絶處挾拶得出亦是弄識神漢直饒總不恁麼別有轉身一路亦是依草附木精靈雖然若是得底人轉轆轤地自然處處歸源頭合轍物我一紗境智一如盡大地無纖毫許為障

為碇縱得恁麼亦未與此事相應在豈不見三角禪師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時麻谷出衆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三角云蹉過了也谷便掀倒禪牀三角便打有如此體裁方能擔荷此事如擊石火如閃電光豈容擬議練川潘正智居士雅號一如切：偲、有擔荷此事之志必期回地一番而後已若回地一番則前之所說速付丙火無疑矣所以道若人學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且道喚甚麼作智劍有智人前莫舉無智人前莫說

大慧果禪師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即受羣邪

示沈正行

釋文琇

正法眼藏自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展轉相傳至于菩提達磨始以此道傳于此土乃為初祖復傳至曹溪遂分派列彌滿天下是皆以心傳心以器授器曾無毫髮差忒總是大力量人目機鉢兩手毫毛未動之先便能領略又豈同文字之師義學之士章分句析巧辯曲喻以為傳授者哉所以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後代法逐時遷根漸昧劣遂教令提箇話頭亦不得已而然耳練川沈正行居士深信此道參究趙州和尚無字話請語為警因謂之曰者箇無字是一柄吹毛劍要將心識所有起滅不停底如一綟絲相似一斬斷更不復續常令歷歷然迥然則本有佛性不離一念自然廓爾現前矣沈正行宜著

宋張子韶與徑山大慧杲禪師論不愁念起惟怕覺遲作偶曰念是賊子覺是賊甚麼賊子何歸堂：太路惟吾獨之越南燕北遼東龍西撒手便到何慮何疑神劍在山鍔冷光寒魍魎罔兩莫之敢干此名真覺奉時轂轆大慧曰說覺說念翻背作面無念無覺何處摸索起自誰起覺自之說覺諸開戶牖太虛寥廓撒手前行不顧人奉時轂轆何時自作○大慧舉圓覺經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悉如來心于中現如鏡中像子韶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又嘗供十六大士天杯中茶惡化乳作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半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

佛國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無異一塵纔起即現我欲供佛：隔礙或塵消覺現與狐疑如湯沃聖日消氷汝今徵有狐疑與惑鷄子便到新羅國佛天子莫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即疑：終亦淨是故佛天不相似我今為汝掃

釋文琇

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這個公案是破生死網之利劍斷煩惱樹之巨斧但于折旋俯仰之際行住坐卧之間密密參究頃刻不忘日久歲深自然純一不提自提不舉自舉由頂至踵通身只是一箇話頭到恁麼時從前塵勞妄想覓絲毫起處了不可得驀然漆桶底脫前後際斷方知大聖原在泗州雖然猶有未後一著在塗松善女人桂氏止真宿熏善種深信已躬一事出紙求開示因書前語以貽之

僧性空見竹牖隨筆

漢明帝時釋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至東都即四十二章經中國之有佛經此其始也而僧亦始于此國史云佛法初來止許西域人奉之至吳孫權赤烏年間方有漢人為僧此僧之始也東晉時有婦人阿潘學西域之教始有尼姑之稱

釋祩宏

吳泗洲李僧性空棄應院閉關竟峯山嘗寄予所發誓願及稟告十方等語予嘉歎希有俄而魔者遂癲狂以死予甚悼焉按其由蓋由乍起信心有信無慧故也古人心地未通不遠千里參師訪道出一叢林入一保社乃至窮遊徧歷曾不休息得意之後方于水邊林下長養聖胎耳何得纔離火宅便入死關有過不知有疑莫辯求升而反墮又奚怪其然哉頗有初心學人結茅深山孤子獨居自謂高致雖未必魔癲而亦頓失利益不大明者試一思之

唐節度使李端慮參寂觀禪師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中尋無手撈水目堪笑眼前見地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

呂祖師游邯鄲一書生問天堂地獄之說祖師曰天地人三才位也明與幽三才判也明有司宰幽有鬼神一定理也善則心體明白光大正直與陽合德惡則心體邪暗偏曲昏晦與陰合德陽從陰類入乎上天陰從陽類入乎下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一定勢也然則天堂地獄隨人自詣只在一念善惡之間若夫地之有獄考究過愆勉善懲惡與人間官府之設相同夫豈幽杳難測哉

禪餘空諦辯偽 見竹牖隨筆

釋袾宏

吳郡刻一書號禪餘空諦下著不肖名曰雲棲袾宏著刻此者本為殖利原無惡心似不必辯然恐新學僧信為不肖所作因而流蕩則為害非細不得不辯書中列春夏新冬四時幽賞凡三十三條姑摘一二以例餘者一條云孤山月下看梅花中言黃昏白月攜樽吟賞夫出家兒不于清夜坐禪而載酒賞花是

騷人俠客耳不肖斤斤守分僧安得有此大解脫風味一笑一
條云東城看桑麥不肖住西南深山中去東城極遠不看本山
松竹而往彼看桑麥耶一笑一條云三塔基看春草平生不識
三塔基在何所一笑一條云山滿樓看栁中言樓是不肖所構
自來無寸地片尼在西湖何緣有此別業一笑一條云蘇堤看
桃花中以桃花比美人此等淫艷語豈剃髮染衣人所宜道即
不肖未出家時亦不為也一笑一條云蘇堤觀栁中引如詩不
成罰依金谷酒數不肖從出家不曾與人聯詩何況鬬酒一笑
雪夜煨芋談禪中所談皆鄙淺語何人被伊喚醒一笑諸好心
出家者當知不肖定無此語既作緇流必須持守清規飭躬勵

行毋錯認風流放曠為高僧也袾宏謹白

燒煉 見竹牕三筆

釋袾宏

或問燒煉之誑誦莫不知之而恒中之者何也先賢有言智者不惑中卅客者智不足也雖然世人不足責出家僧亦有惑之者為可歎也夫世人以財為命而卅砂可化為黃金雖帝者亦惑于方士之說矣故在俗家宜受其惑而出家者不憶佛言乎白毫相中八萬四千光明以一分光明周給末法弟子尚不能盡而奚事燒煉蘇城一老僧為興殿故日誦法華七卷佛號萬聲祈卅事早成者屢被誑誦而不退悔曰退悔則真仙不可致坐是宿志不回初誠愈確而卒無一成夫為興佛殿故雖屬好

心然此殿非一二萬金不可望毋成以擧事來左矣噫以求毋之心求道以養毋容之費供事天下善知識以鼎新佛殿之精誠返照曠大刼來之天真佛以七卷法華萬聲佛號之勤苦回向西方則不立一椽建剎一竜而乃用心於必不可成之役盡敗于必不可信之人惜哉

自保銘　　釋無作

夫求名者不以德而求之謂之惡名求利者不以道而求之謂之惡利惡名為智人之所嫌惡利有來業之所畏上德不德老氏誠言四邪五邪釋門切忌寧以實而失不以得而僞小人趨惡名之名君子存大利之利福劣財強財必為殃德薄任大任

速成害古人者只要心達不要身達他賢莫掩我賢莫伐若如是則知其命合其道終一身而自保

宗汝霖小室銘曰公坐一室心自內觀了知六塵皆是幻妄故于財色盡欲遠離方寸泊然清淨圓滿公無所住予復何言○慈山報若軒銘曰咄哉此軒光明透脫內外洞然了無繫着六根門頭圓通盧舍世出世間一齊拋卻此軒之味恬淡寂寞軒中主人身心快樂一切情塵大聚太末聞此法門名不可說

示若愚行人

釋法聚

若愚子蘇人也諱某質敏好學慕道方外若彼郡之楚璞慈舟越之古潭諸禪德皆牖以參決大旨既聞玉芝山人移錫龍南輒復具儀請益出卷需示法語山人曰汝真若愚吾猶弗汝若也何用贅焉子復稽首乃謂之曰夫道不屬知不屬不知：

則智不知則愚智非愚則流為世智愚非智則流為凡愚故楞嚴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涅槃達磨云心如墻壁乃可入道然則智愚不相為用不足以為道若惟旁求博采漁獵見聞以資玄論是固未可與言道也或復向八識門頭參得影響子禪便為妙悟或呈解或驗人豎指揚眉馳騁問答動落意識窠臼增益勝負是為弄精魂漢亦名認賊為子所謂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此則似智而愚者也或復稍知意識過答卻學一味無事禪纔聞舉著便道飢來喫飯困來打眠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被明眼人拈轉話頭挨拶將來便自無歸身之地或復墮他坑穽總不知得是名平地上死人所

謂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此則似愚而愚者也如上皆以有所得心為自障礙總然挨到淨躶躶赤灑灑地猶是知識邊事故曰青天也須契棒要得相應直須撥轉天關掀翻地軸向知見不及空空洞洞地任運騰騰如癡如兀見有一法可當情如水到渠成則若愚面目當有以自見也雖然綠無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智愚兩忘須知更有向上事在子其勉之

雲棲大師贈楚僧真愚云世人重如愚真愚世所棄秖恐愚不真愚真道成易

文昧言我初入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更無他想常與定俱此繫心一緣乃成佛作祖之階梯也所謂繫心一緣如日觀月觀眉間毫相與鼻準白之類事雖淺近理實幽微習定生慧蓋心力之不可思議如此

明覺禪師語錄內摘抄

師在萬壽開堂日白椎畢師云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其有達士不避死生敗上眉毛出衆相見問人天普集伫聽雷音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云十萬八千不是遠進云恁麼則大衆霑恩也師云後五日看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分明記取進云恁麼則昔日智門今朝和尚師云有甚麼交涉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云量材補職學云謝師方便師云自領出去師乃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直饒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為衲僧異口同音聲各置百千問難也不消老僧彈指一下並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曠佛祖之妙靈廓天人

之坐迷如是則何假覺城東際五衆咸居古佛廟前此時參畢師到蘇州日僧俗迎在萬壽衆請上堂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從何而得師云將謂是衲僧學云恁麼則衆霑恩學人禮謝也師云龍頭蛇尾問選佛場開還許學人選也無師云切忌點頷學云恁麼則心空及第歸也師云堦下漢師乃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有如是自在具如是威德誰不承恩誰不景慕過去諸聖于無量劫勤苦受盡所得秘要法門今將普示大衆不用纖毫心力各請一時驗取于此廣得便能永出四流高步三界其或不知咄是諸人諱卻

師初到院陞座僧問杖錫已居于此日請師一句定乾坤師云

百雜碎進云怎麼則法晏河清去也師云非汝境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山高海濶進云學人不會師云緊悄草鞋師乃云未來翠峯多人疑著及乎親到一境蕭然非同善財入樓閣之門暫時斂念莫比維摩掌中世界別有清規冀諸人飽足觀光以資欣慰師在翠峯受疏日洞庭檀樾與明州專使相爭紛紜不已師乃陞座普告大衆不須作閙事在因緣況僧家也毋固毋必住則孤鶴冷翹松頂去則片雲忽過人間應非彼此殊源動靜垂趣今與諸人評議念三二年洞庭晦蹟承四遠信心思顧樓衆方諸舊轍藏教復乃新歸豈可知感頓忘遽致前邁誠為不可而

又四明太守星馳介使輜重俄臨既已跋涉數州迨逋千里投誠若逼一至於斯進退審詳不能自決敢問大衆住翠峯好往雪竇好于時衆僧高聲云往雪竇好師乃顧謂洞庭諸檀樾云不用商訂宜各知時且佛法委自王臣兼住持亦以緣斷在彼在此本無間然希披疏文以塞來命便下座

師至晚小參僧問四明侯伯遠降公文未涉程途請師速道師云劉進云鄞江一枝今日獨秀師云不許夜行師乃云諸仁者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古之今之各有攸往且如茲院僻在一隅若非念報佛恩無以四來居此恐山僧進發之後法席空虛今命秉公開士接續住持幸冀衆慈同心勸請

師辭翠峯上堂僧問承學士有言輟翠峯之祖席登雪竇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進云與麼則動若行雲止猶谷神師云你須監悄草鞋師乃云山僧斯者抑狥彼請難可稽留束裝告行但多攀感況住持久煩勤舊備認歲寒希各務道專攻以副誠祝其有參隨諸高士動逾千里俯近百僧恐齋粥疎遺船車隘窄冀相同互禪悅自怡則佛國偏游亦不為遠何以諸禪德去來不以象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形故無感而不應然則心生于有心象出于有象ㇾ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燋形非我生故日用而不勞紅ㇾ自彼于我何為諸人請高掛征帆不勝珍重

師到萬壽衆請上堂僧問七事隨身便請相見師云打退鼓進云方始交鋒已見大敗師云虛僧擬議師便喝者般漢有什麽死急問翠峯一箭已射雪竇雪竇一箭當射何人師云不為鼈鼠發機進云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云添得一塲愁僧禮拜師云若是便休乃云萬壽門下一隊作家蓋是強俘之矣也雖然如此保福有言擊石火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教據令而行盡蘇臺一境人箇箇三頭六臂到翠峯手裏也須瓦裂氷消如今放過一著分付萬壽和尚

吳山瑞禪師語錄內摘鈔

師一日詣章公府相公留齋下羊肉饅頭與師喫了相公言

賺師云我向道好喫那個畜生撞著我遂留一偈云

旱年祈得雨高山好種田喫菜若成佛驢馬也生天

又師因章相公請供賺下餛飩作一偈云腥餛飩素餛飩滿碗盛來渾喫吞垃圾打從壩上過龍宮海藏自分明

章丞相詰曰師以白犬一隻上壽

山中無羊犬當羊頭無雙角尾巴長非但補勞并益髓夜間別有好思量

師到平江府接章相公

眼昏耳聵老身孤林下無人淚似珠相公許我雲中雨救取甘泉澗底枯

送平上人隨章相公之潭州

子來別我去潭州要見瀉山水牯牛水牯原來頭角在當途一見便回休

章相公被召以母老辭免

點鐵成金易忠孝兩全難仔細思量著爭如長與靈山孝感禪院青松林下無用老僧閒

祭銀青章相公

維某年月日謹以宇宙為器明月為奠祭于章公之靈曰了本真性上升安養五福生臻子孫將相千足萬足伏惟尚饗

悼章相公

生分大海一漚發死分大海一漚諭章公了此離清世一夢今

韋相公赴召別師：請入方丈茶湯罷師云且為愛護佛法相公云不與不廢愛護佛法也師令侍者取糖與相公送行與糖次師云相公甜麼公曰甜師云甜便住公一笑遂起

愚庵禪師語錄內摘鈔

衍書記赴普慶上堂僧問釋尊出世為一大事因緣今日書記出世和尚陞座舉揚畢竟為箇甚麼師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進云與麼則古釋迦不先今彌勒不後師云一任卜度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則不為人與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則便為人且道是同是別師云一對無孔鐵鎚進云真淨和尚道者

兩箇古錐窮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立界氣衝宇宙又且如何師云關西子泛頭腦進云龍門無俗客龜鶴自成仙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豈不見馬祖問藥山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云子之所得可謂協于心體布于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焉簸其固是嘏為子屈然則時節既至其理自彰正與麼時且如何說箇自彰底道理驀拈拄杖召大衆云來日普慶山中看取斯道長老為一切人分明舉似卓拄

杖喝一喝

行重建行春橋師召衆云大橋雄跨石湖濱捨舊圖新喜落成萬國車書通遠道三吳城郭展修程溪山出色增佳勝簫鼓行春樂太平不動腳頭登彼岸十方一路要分明好諸仁者還他力量人辨此奇特事功夫妙密機用縱橫易深險成坦途架虛空為平地高處觀之不足低　處仰之有餘可以津濟四生可以梯航九有直得禪騰佛日慶行皇圖牧謳樵唱共履康莊馬載驢馳咸臻實際正與麼時且平步毋霄高超物表一句作麼生道遂驟步云塵刹無留礙直踏毗盧頂上行

答提刑陳貴謙問禪書　真希元

承下問禪門所謂話頭合看與否以愚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皆覺合塵剎那之間念念起滅祖師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句無滋味話頭淘汰業識都無實義今時學者卻于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來教謂未誦佛之先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履固不失為一世賢者然禪門又須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方為究竟此事雖人人本有但為客塵妄想所蔽若不痛加煅煉終不明淨來教又謂道若不在語言文字上諸佛祖何為留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泯

溺教網不知自己有一段光明大事故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要明了此心不着教相今若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家珍寶自無半錢分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粗過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為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顛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莫目前猶有境在則夢寐未免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如前輩所言靜處鬧處喧着一隻眼看是甚麼道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雜亂紛飛起滅不停卻舉一則公案

與之撕棊則起滅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即是到家消息也

古林和尚語錄內摘鈔

開元入寺小參舉雪峯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為人後僧問雪峯云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峯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五祖拈云如今說與透未過者有兩人從東京來問伊近離何處卻云蘇州便問蘇州事如何伊云一切尋常雖然瞞山僧不過何故只為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卻伯蕩師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流來還同瓦礫老東山依模脫墜殊不知二大老正是食飽傷心雖然既是

東京來因甚御話蘇州話

誡出神載尚理編　　釋景隆

洪武間姑蘇萬峰和尚入僧堂巡視衆僧坐禪指文藏主云此僧出神去矣以頃萬峯召文誡曰圓頂方袍參禪學道何以出神作此鬼神活計苟非改政我即擯出老僧門下不著閑神野鬼文乃慙悔改過自新永樂間萬峯弟子義首座向我說也已而復會統藏主於虎丘亦言此事統嘗與文同處坐夏文謂統曰我之出神不分遠近皆能往來亦能談論亦能取物惟不能到天邊運行只在低處行去我亦自知不足取也苟不得萬峯老和尚痛心赶責然亦沉溺於其中矣統詰文之心法所蘊文

實佚說元來渾無見識惟能靜坐而已嗟乎佛祖訶斥出神鬼家活計非謬矣

紫柏老人書

心雖無常初非有待以無常故能妙萬物以非待故萬物莫能累此乃聖人分上已受用如衆人縱知得猶有不得且知之一字斷不易領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亦衆禍之門汝年紀尚小物累尚輕趁物累輕時即於飲食起居境緣粗細闊口一一要知得忽然似昧不得忽時似昧得是兩箇心耶是一箇心耶如何有昧時如何有不昧時者等意思如淺水長流不斷終有日忽決然有通利時便是讀經有用的人不爾即會飽堤的牛

馬耳妙登受持

紫柏尊者語錄內摘鈔

大抵衆生之機不越四料簡有高而不能下者有不能高下者有能高能下者善教者隨機接引

一僧作長歌送師北行字畫不楷內有差舛掌之曰今之學者且莫說向上巴鼻即進退辭讓之節事師交友之道茫然不知學箇麼佛法

中峯禪師刻石殿偈云生生菩薩家世世常出家心不忘般若身不離袈裟師令繙白念誦曰修行人多墮富貴皆由願力輕微心有染著永嘉大師所以者般發願

又云會州王居士臨終願生貧賤童真出家皈依大善知識卻難得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髻子善知識提攜如援髮髻子相似須自家盡命掙着不然是自要沉沒千佛出世也難救取

師問陸生云昔支公有言知廢則覺全意旨如何陸云知廢可以全覺又問汝曾知廢否云不曾又問汝是知否云是師云是知、不知

松陵丁慧音言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師拶之曰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丁生惘然師曰汝問我、為汝說丁

生唯然師忽擊几一下問丁生聞否答曰聞師曰此非而生其心又問丁生汝聞時是有心聞無心聞答曰無心聞師曰此非應無所住既而復說一偈曰木魚打得頻怕痛忽生嗔汝若知痛處禹門度金鱗丁生名法鱗

湯若士寄達觀書云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此真是一刀兩斷語使我奉教以來神氣頓王諦觀久之并理亦無世界身器且奈之何藥山所謂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至情理兩忘性光烟滅始信真空本不空也

過芭蕉庵自警并示聖堅　釋真可

事不礙心心礙事耳若能空心萬境皆真心依物我誰喜誰嗔作田讀書惟真是存吾味放逸不排自沉以不真故動念錯偽志氣昏清昏清撓神撓勤事終難成日月既往未易復

人非木偶思之必哭聖聖者顧洪先之法名曾剃染柏尊者語錄一冊

觀身

吾嘗諦觀此身兩乳九孔儻裸露體通衢之衝吾知無分賢愚少長之人必以為醜而怪之矣再去我皮膚而觀之吾又知觀者俱怖畏而逃矣吾又去吾筋肉骨立於稠人中豈惟怖畏而逃之哉必人人膽驚魂喪而不忍觀也噫彼觀者怖畏吾而不返怖已謂之有智可乎

能所

能所兩義出苦要門入苦險路皆此也以能所角物我恣情識則為阿鼻前茅以能所宛轉觀身心為所觀心為能觀所觀者

若無能覺爲之壽孽惟血肉匡郭烏有所爲知覺哉既無知覺
於我何有出以智治國之賊

讀陶靖節桃源記題語

予於虞山之陽長宕湖中讀陶靖節桃源記忽覺心曠神怡乃
怕武陵漁人即洞中人耳若非洞中人豈能一見山口有光便
捨舟入口中坦然直進了不生心視身若無有哉故能窮桃源
之趣而得洞中之實者脫無漁人之胷次介然生心思與洞中
人共語殊可笑也

示智香居士

滄海不深崑崙不險極深極險莫若自心自身如來有言曰心

為惡源身為罪藪何者有心即有好惡有身即有生死今夫天下黑白怖煩惱畏輪轉依佛門求出離及扣其煩惱輪轉何物乃怖畏之耶十人倒有十一人不知着落卻謂地獄苦劇閻王無情以故怖畏之耳此等之人所謂慈遠而不察近矣如修行縱經塵劫徒增苦因暫受樂報樂盡苦承雖至愚之人莫不曉然況聰明者乎由是推之修行切要從自心自身上痛着精采境緣順逆猛不放過恒以四大觀身受陰觀心一朝受徹身空再見大善知識究竟向上未晚也

李君實曰真面目握明鏡一照便見若入況吟則呵氣滿鏡矣何由得露纖毫耶故凡違真狗妄事求不懼暫然一念興予須臾然一念此蓋聖愚仙凡人鬼只在暫然一念間一念卓豎便是根基一事撇得下便是解脫一境抵拒得過便是

降魔一念相應處便是證入如此相續去千了百當更求奇妙大腳重崖也

人初入道浮游之念易驅執念難化稍得力後執念易化而浮游之念難驅以初心猛念攝持而後少知解脫耳鮮脫滯於弛放有不覺浮游之擾者故也無心於事乃能順應吾嘗嘆人終身學道自望有得終日應事而茫然不知此心何處安着此大惑也○佛家超脫之後仍復身外有身盡心靈返攝精液凝注故煨爐之餘猶成舍利舍利雖法寶中尊於佛真堅亦其糟粕乎○與我最親者曰精神形骸次之然與我精神相貫呼吸出入通一無二者天地生生之氣而已主生氣必于子後氣生時覺之消受一會大哉真元之氣天地之所以清寧日月之所以著明萬物之所以生亡不獨吾一身得私之人亡有是物奈何竟墮昏擾中一不加省耶

寄周仲大書

密藏書來言及令兄及五令弟俱淺官事但不知何由致之勝臺比來動靜想必常又聞尊堂開闢精進可喜然不知念頭平

帖何如若所見支離皆汝等咎太虛近來何如昆玉當夾持之勿使無收成懷虛此時人事戚少否道心頗益否大官老向比衰何如大都昆玉資受皆良惟懶慢病深雖具美材不加灌溉長成亦難吾世外人尚勞心苦志不忍與草木同朽乃勉強不息昆玉幼失父而撫育于孤母以至長大若不大發勇猛即世出世兩端之閒當了一件以報祖宗父母若不然者吾甚為汝輩憂之大都比來世態澆甚唯哄人則悅說真實語即乖情識可笑性空月空俱伴我山中甚樂特不得諸昆玉同樂為恨然對峯巳南歸矣一路皆好無懷師倘暗於西臺之側因問昆玉起居乃附此以為山中信耳眉山還覩面不悉陸行素方壺隱

道念殊進否孟修何即吾甚喜之不委近日增進何如仲淳大愛吾甚哀之不知昆玉俱相扶植否文卿中甫道況大都可敖密藏侍我甚勤吾檢之甚嚴呵斥鞭撻靡所不及看其砥柱何如此等茶飯將及昆玉矣當磨礪以受鉗椎勿怖勿怖吾俟秋即西行矣宜各加飧慰我遠遂顧心弦為致之當勤養襟度力而攻文米存來一束一番不待我窄山還即南歸可憐人情世道乃爾可歎倘相見亦為致念

與智香居士書

周沈兩家乃吳江信法之始故汝兩家精進愈熾願力愈弘則陵之風移俗革可翹足而待者不委兩門居止依怙果四稜塌

地否果能之則老漢敢不為旗鼓哉雖然汝所慈輔我大矣惟
城山未遑一登或近過之不知汝昆季俱在否德輿昆季其所
親即世不知臨命終時不大苦否如不大苦則老漢歡喜難喻
如不自在則丈夫不如婦矣老漢也要打草驚蛇提死怖生不
知汝輩眼中果有筋皮裏果有骨否不然則老漢罪過不少

示沈德輿居士

遠觀自匡廬下江南二三年往來吳越間初心竊謂宗門寥落
法道陵墜假我門庭熾然以廣習為傳以訛繼訛真偽不辨天
下遂以為宗門光景不過如此而不求真悟至於少林奉朝廷
欽依以傳宗為名而崇尚曹洞臨濟溈仰法眼雲門五家綱宗

亦不辯端倪亦不知設此胡為則宗風掃地可知矣巖頭鼇云

但識取綱宗本無實法若然者則綱宗乃宗門之命脉而有志於斯道者豈可忽諸達觀以此未嘗不痛心疾首撫膺流涕然知我此懷者有幾人哉所以下匡廬持僧寶傳林間録佛智證傳三書雖然亡者糟粕實五宗典刑綱宗係焉以故急為之鋟梓願在廣傳今之天下豈無豪傑挺生遇此書頓斷命根洞豁綱宗荷擔法道不顧危亡特然必以宗門中興為志者出焉則我寂音尊者千古之下旦暮遇之也達觀於居士中間嘗有所舉揚相逢薦此者甚希惟汝雖不能始終徹然、未知好惡承順觸犯奈汝勝習微弱善根雖有實未能如好聖未出地頃刻

千尺垂陰如蓋作衆生疲熱避涼處此皆是往因願力輕鮮感報不弘故也自今而後切不可以世情為重埋沒此生直以逆順關頭利害之際設或遇此如風過樹如雲行空即常光現前如投夜明珠于金盤之中宛轉橫斜莫測方向特不出盤耳從上祖師以綱宗為盤以見地受用為珠有珠無盤則非人天眼目有盤無珠則自沉情海盧張綱宗擬欲度人則龍天不佑佛祖所厭福日消而罪日長慧雲散而情風熾一旦業報盡來諸隨無常殺鬼受指揮去那時始悔心地未徹妄拈綱宗之所致也悔之何及此等忌諱汝必亦知今書此遺汝雖達觀隔遠展之似有志於宗乘者則達觀未嘗不在也叱日舟過吳江汝

曾索開示當謹受持不可錯舉若要相應我語直須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于此不能透徹吾此葛藤何異說夢

龍舒居士淨土普勸修持篇云古人云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捋不去惟有業隨身妙哉此言人初未嘗死而死之名乃自此身體上得之何則以神之來而托于此其形由是而壞故謂之死是神者我也形者我所舍也我有去來故舍有成壞然則生者非生也以神之來而形成耳死者非死也以神之去而形壞耳世人不識其神徒見其形乃悅生而惡死可不為悲乎且神之來也隨業緣而來神之去隨業緣而去何為業緣蓋其作者人間之業神則隨之而生于人間所作者天上之業神則隨之而生于三惡道之業神則隨之而生于三惡道是輪迴六趣無有出期然則神者自無始以來投胎易殼不得久留一所盡業盡則形壞則神無所舍又隨吾今世所造之業而造矣造如是業必受如是報此一定之理然則吾今世所為豈可以不慎哉人生如水泡生滅不常人只見眼前老者不思不待老而去者多矣況世間無非是苦因不稱意時固為苦矣如或稱意亦無多時暫受樂報樂

盡苦承至平日罪惡豈得全無且以目前言之起一不止念說一不止語視一不正色聽一不止聲為一不正事無非過惡況所食者衆生之肉所衣者求殺衆生而得自少至壯老積累既多纏綿堅固無由解脫閉眼之後不免隨業緣而去杳冥知在何處受諸恐怖雖有善業得生人間受盡福報依舊輪迴無有已期惟有西方淨土最為超脫輪迴之捷徑豈可不即時下手年高者固當勉力年少者亦不可因循命終徑生極樂世界回視死入險府漂流汨沒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墮生歌　示沈德輿居士

君不見滇山水牯牛蹄角異常流苗稼從他茂不犯莫相尤白雲吒郭公立石火電光喻莫及縱使兒童解着鞭聖凡路上難扠拾曹谿水雲巖草城市山林恣幽抱相逢若問有何能耕破虛空種黎棗者家風輸與我右即右兮左即左平田淺草總生

涯譬水方圓無不可或時上或時下逆順縱橫寧亂把龐公未
是就中人當場且握雪團打休妄想皆影響覿面相呈謾鹵莽
夢中蹴踏龍象棋一着參差三十杖此綱領豈易逞笑裁捉風
并捕影獨許章郎善養深搥頭擺尾那堪那堪那堪春
來處：泥沒脛一聲短笛月明高不脫蓑衣卧誰肯收芒繩繫
枯樁人兮牛兮無煩守斗柄從教夜半移憨眠如醉君知否

毘舍浮佛頌說示如裴

毗舍浮佛此言一切自在覺既自在覺矣有何物而為障礙哉
然未覺者不免觸途成滯見色則被色障礙見空則被空障礙
忽然而有身則被身障礙介然而有心則被心障礙身障礙生

老病死心障礙喜怒哀樂是以周旋一光之中而妄成角立既角立矣一切不自在至矣生有老迫老有病迫病有死迫喜有怒迫怒有哀迫哀有樂迫：者相催之謂也嗚呼生若定常老不可迫喜若定常哀不可迫以其無常流之莫能已也雖有道者達身無常四大成故達心無常前境生故達四無常一身待故達境無常因心有故借一蕩四四無所立借四蕩一一無所存借境蕩心心初不有借心蕩境、不自留一四互蕩心境兼忘一身而為無量之身、相不壞一心慮周萬物而守抱本間由一切不自在入一切自在達之者剎那可以超曠劫如其未達解脫幢即成行屍肉塊智慧津翻作若海業浪自古及今豪

傑英雄打破這關捩子不得雖功高千古名光萬世於本分事上了無交涉故生時受生迷老時受老迷病時受病迷死時受死迷喜怒哀樂時受喜怒哀樂迷以迷續迷無斷日人為萬物之靈而靈不悟以靈續迷為一切黑業本山高海積未有撼蚋之時少自反者安不懼乎又靈如融通之水迷如窒礙之水融通則在方而方在圓而圓窒礙則方則定方圓則定圓方圓無滯之謂活方圓有定之謂死是故聖人居方圓而方圓莫能滯以無滯故所以能通天下之情衆人則不然見方而被方惑見圓而起圓執所以在聖人即死而活在衆人即活而死故聖人謂之生人衆人謂之死人由是觀之自上古以來所謂生人

者能得幾何哉為聖不難、在通靈苟能通靈非惟身心俱靈大則虛空天地萬物之夥微則一芥一塵一毛一髮靡不靈矣至於三藏六經諸子之流百工之技亦無不通故達身靈通無事可礙達心靈通無理可障化生老病死為無上涅槃迴喜怒哀樂證大菩提涅槃菩提從身心得若無身心二果何階故曰此身為塵勞山此心為雜毒海一旦達身無已塵勞山即功德聚也達心如幻雜毒海即般若漿也人為萬物之靈不自重甘為死人不為生人可悲也夫

了明長老為衆普說指此身而言曰此為死物其內活潑、地者為活物莫于死物上作活計宜于活物上作活計龍舒居士曰余深愛此語凡人貪種、外物以奉其身者皆是死物上作活計也世人難未能免此當于營生奉身之中挪頃

刻之暇迴光自照乃活物上作活計也

拳手偈示周季華居士

衆生無明熾執手招生死聖人愍其愚教以觀一四見四了不
昧一身不可得此滌凡夫垢非是二乘執又以一遣四、亦不
可得一四俱不有直下無生智不可以數求不可以情會情數
兩坐斷肉塊金剛體譬如手作拳惑者作拳想或以拳作手惑
者作手想手若有手性作拳不能得拳若有拳性作手亦不得
拳手兩無性執者寧非惑雖無拳手性拳手宛然爾吾此拳手
偈相逢誰薦此自信合佛心龍神謹護持凡願見聞者俱悟無
生理

先君萬歷乙酉春日記云一夕某初寤師忽叫某、隨應師曰者應是無明是佛智某曰與十方諸佛無異師曰當下如何某曰識想分別熾然矣師曰然則生佛是同是別某以手作拳復舒拳為手師遂作拳手偈

佛談般若即是人心中靈智其體無外而其用廣狹隨時如登高崗俯察百里形勢則此智彌漫百里及穿針時則來注針孔中寫字時即于筆尖上透露作無量神變又如來十身相海品云如來國度身有大人相名筆雲用羊毫毛為體常放黑摩尼光明令諸衆生書寫善事余深諦之世間種、建立威仗佛威光出現誰云翰墨為小技其神通變化無非從黑摩尼光中證果而得者耶

人、一片潔白自受命地斷非他人所能分享人、有一撮不下檐子斷不能催倩與人其他任性起倒可攬可推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也人能潔一室獨坐凝想自然有清靈之之氣來集我身清靈之氣集則世界惡濁之氣亦從此漸漸消去

右六研齋筆記

寄繆仲淳書

彭城離羣天地皆秋既而不及結制洪福暑中攜藏公過平山訪澄印師既見兩即開心氏法門事體透論一番伊無不承荷較之廬茅自是非常故藏事頗有頭緒惟此是汝喜聞者故言之但不知汝在憂中事體何以處之且兼汝家貧恐喪事葬資未必如意文卿中甫此番見我大都精神俱散亂我或有萬里之行汝輩各宜自揣男子兒出世一番畢竟何事要緊便是拜懺一節若任情識支吾不如不拜既拜捽窮性命剜心剖膽哀號像前惡習偏處直下挽回既回片刻不可間斷即同水銀詐

死復活要在逆順火中橫煅豎煅死到真處方可全體。。。我在千里之外寄此言來無忽。。則汝苦重矣

禪者觀心湛然一念不知更有氣道家養氣渾然一氣不知更有心不知有心者心一於氣也不知有氣者氣一于心也心即氣之靈者若離于氣則為神為鬼氣即心之充者若離于心則為遺骸枯蛻然則仙人佛子所遺住。。爪髮生長以其心靈所薰既久生機不斷故也乃知心與氣原非二者仙釋之蛻特其渣滓鬼趣之幽終必變滅惟大覺聖人不即心亦不離心不即氣亦不離氣非即非離亦離亦即不但分二并不存一所謂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不復可措言思矣

玄門宇泥先來子無英白元之事是收拾神氣向內久之則神凝而冲舉矣佛家彌陀十六觀乃抜神置清虛深妙之地觀成則脫去穢濁而往生矣設教雖殊其求清上躡則一也

右六研齋筆記二則

江文谷云人生未嘗無死形體有盡人死未嘗無生精氣常存乃是勘破死生之言可補陶貞白真誥之不及○包羲明云此身不足戀萬劫煩惱根此身不足厭一聚虛空塵不戀

開發毛吳二生收放心說

能急於收放心而不能知心之所在心果能收乎於此不能審究下落則心終不能知矣不先知其心而欲收之吾不知其所收者果有心可收耶無心可收耶如有心可收知且不能況能收哉如無心可收則收放心之學寧非蛇足耶吾是以知不先知心所在而能收之者盡世未有其方如雞犬既放之將欲收之不先知雞犬所在雖千呼萬呼終難收歸也不抵役名昧義之習不破而精義入神之路塞矣且心不可以有無求又豈可以內外推乎如我現前六尺之軀刺頭則頭知痛刺足則足知

痛刺脊背則脊背知痛至於一身八萬四千毛孔設有八萬四千針一時刺之而一時皆可若離毛孔一紙之厚則千刺萬刺不知矣此知果是我心此心知周六尺而已六尺之外都無所知若然者離身無知之義明矣儻此身一朝腐爛則此知果隨而腐耶果不隨而腐耶如隨而腐則身有相而可腐心本無相所以有無不(能)盡之豈果隨身而腐耶死既不隨身而腐豈未死但能周知六尺餘無所知者以理析之終難大通昔人有言曰不惟真心不倚形而立即妄心亦難必其倚形而立何以故求之內外無所故豈有內外無所之物倚形而立哉吾以此又知收放心之要、在先悟妄心無體則所謂我者自不能為待也

意物我無歸誰為放者誰為收者收乎放乎放乎收乎於此豁然譬如牧牛而得其鼻繩矣牽之東鼻亦可牽之南亦可牽久而純則不放不收亦可收乎放乎亦可二生既有志於學問不能此而能他得非惑乎又此既明儒亦可釋亦可老亦可如此不明儒非儒老非真老佛非真佛二生勉之

與王學士達善書　姚廣孝

僕不覩清度者呼月餘正馳想間忽价至出示教帖乃知足下欲假華嚴楞嚴圓覺鐔津集諸書披閱其喜慰何可言耶僕即發櫃取書一一卷帙交付與來价然僕之所以喜慰者何也近世士大夫自家之書尚不讀況外書也哉自非足下讀得自家

書看得道理明白胸中無滯礙就肯借外書留意而披覽焉於是使僕不得不喜慰也僕少壯時在吳中讀書於穹窿山海雲精舍有二老冤章甫衣縫掖于ㄟ然而來初見揮坐聽其言以為道學君子也心甚敬之交既久加其中空ㄟ然觀其行真小人不若也二老每見人事佛讀佛書即面佞而笑之背毀而罵之見人作為文章便云文藝末也學之何為顏子何嘗有一辭也一日過余值雨留宿夜坐談論以儒釋之不同處問余曰何在余曰在迹ㄟ不同而本同也先儒之所以論其迹而非之而本不可無也二老未服余言而哂之余乃激而問二老曰若然佛之學決不可從也佛之書決不可讀也且如考亭朱先生亦披

閱佛書大全集中有久雨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磬息塵累牽起然興道俱門掩竹林幽鳥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寂如々此則誦佛誣不為無益也慈湖楊先生每日誦金剛般若經至將諸本較正一本手書板刻于慈湖書院至今存焉二先生皆道學之師而中心未嘗不有佛也蓋輔其名教而不欲沉湎於佛耳況張橫渠晚迷佛老呂東萊曾究禪學者乎如言文藝末也不必學顏子未嘗有一辭何其大謬歟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有本有末有德有言四科中文學孔子許游夏況文者載道之具道非文不能傳於後也但不可偏勝豈有不必學之理乎汝徒知顏子無辭傳世而不知顏子之一愚

正是無文之文被于天下後世使學者皆得以師之何待綴緝
篇章以名世也二老聞僕言惶媿無地已後載不過戒遂與之
絶交焉僕以二老自家不能文而妬人為文故說大言以欺衆
而厭人之能是誠何心哉茲因足下讀書多燭理明肯借佛書
披閱僕之喜慰殊甚故舉二老之謬以告足下以僕言為然乎
不然乎後日朝回求見必有以教我也三月十三日姚廣孝和
南

答東溟居士書　釋洪恩

世道交喪之朝近見往往法門稱龍象者不罹毀辱則遭刑傷
僕雖不敢自僭於名德之例而拳〻以畢自牧故幸未遭於斯

事皆從佛祖加庇前以宿過而今而後但宜潛山林不可與化
市塵也惟逆順自由入軍不被甲兵者方可安禪晏坐於此時
耳前僕以口體之累暫上吳門非敢詣淨名之室與盡即返矣
貧道以六月十二日始抵雪浪因今冬衆僧結制此山人多地
窄百事未備方在興修纔得一寶況衆人不遠千里投巢貧道
一離則人心無措前慧慶主人持大人書至焦山來召僕恐彼
檀樾不安心于彼故暫以權詞以圖成就今既百一俱備僧衆
已臨內有會首主之外得大人護法不煩帝釋拈草是建梵剎
已竟方知有力大人於洪濤欲海之中能作智檝津梁也但以
溽暑程遥有煩主人空返於世相之中似有不安當知菩提路

上已成聖固後矣

答王百穀先生書　　釋洪恩

貧道枯坐山中一月之內兩得先生手書則知念我其慇不棄赴淵矣仍聞痘發左右肩背之間則居士必達身非我有是蛇之委蛻縱枰生肘後能入如幻法門耳但以貧道倦游卻掃正當沉痾不能命駕問疾室中飽餐香飯踞坐鐙王耳雖寂默之中不覺俄然念常在左右耶札中云不肖門徒于貴境為釁豈僕使然亦勢耳莊生云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善惡人不得聖人之道不行今之善人少而惡人多人雖重聖人實利盜跖耳僕意雖欲利人豈知借盜糧而資寇讎所謂豈不為大盜積者

予豈不為大盜守者乎此僕不得不緘口而默也雖然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為一也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孰為魔孰為佛何況忘是非均得喪一怨親泯彼我又何分善惡得失于其間哉一切等以無心治之則諸魔自滅諸障自消返送生死流倒驅魔王令轉三毒為六神通得念失念無非解脫縱有魔事如風吹光似刀斷水了不相觸所謂山鬼伎倆有盡老僧不采無窮則頁焚頁焰頁戈如空花熱惱自性解脫了不可得又何假金湯外護即兕無投角虎無措爪兵無容刃者此也若不達此則人之內之一身外之眷屬明暗色空物象森羅無非賊媒無非障礙又何逃哉足下久

參此事欲以驗我不覺家醜掀翻一上望法眼請益何如所惠

拂子掃我心垢宮燭示我光明領謝

禮記曰獻鳥者佛之法也佛者戾也戾轉其音使左右向不令當人也鬪佛者遂以此為夷狄之昔戾不可施於倫常事體而不知竇玄契佛心也何則佛以人之念：執着於有；我有人有衆生有三界有勝劣有是非有愛憎譬毀有苦樂有起有滅有生有死以至無不有而身心為有所縛遺有所轉入輪迴中不能脫故作戾轉之法以教之如居東土而指西方現有生而說無生具耳目口鼻而尋父母未生前面目皆是戾轉之無非欲擬念頭別作區向乃有出離分耳自學佛之徒以覺訓佛而佛字之真旨昧矣當嶽珪禪師曰佛能空一切相能滅萬法而不能即滅定業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又云定業亦不能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衆本無增減恒無一人能生萬法惠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有主是曰無心如我悟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此釋氏精要語緝盡法藏不能踰也○以上二則出天研齋筆記

師過姑蘇鄧尉山天壽聖恩禪寺掃萬峯寶藏兩祖塔居士周居實趙盡菴等請陞座漢月藏公問：也打不問也打飽領多年方請別垂方便師便喝進云打也問不打也問呈似多矣此時另轉家風師亦喝藏轉身云大衆一句了然起百億劫骨碎身未足酬各禮一拜答謝師恩衆禮拜起藏進身數步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最後之機乞師賜棒師云面皮厚三寸藏復禮歸衆項目弘徹問從上來事分付阿誰師云腦後見腮進云恁麼則臨濟一宗全承渠力師云腳跟下更須喫棒進云謝師指示便禮拜師乃云今日不肯兒孫高陞遠祖之堂不必更說偈

言覿面為衆舉揚急著眼莫思量揮得便行真漢子人問天上更無雙師卓拄杖藏幸衆禮拜便喝師便打下座

師過姑蘇北禪寺養病值師誕辰衆請勉强陞座僧問人人盡道今日是生日且道即今是生不是生師云放下兩頭進云與麼則禮三拜為和尚祝壽去也師便打又僧問古人問壽年多少答云晝夜一百八即今問和尚年多少師云忘卻了也進云當面南山壽年多少師乃打云眼花作麼進云三千里外絶請訊師復打乃云山僧六十有五數來不涉迷悟無端痢疾三年纔得通身骨露若人如是證明管取超佛越祖日用二六時中直教更無差悞若能如是行持定證金剛堅固試看碓坊踏碓

人終日未曾移一步蘇州城有六座門〻門有路通人路可惜
無人檢點知其數便下座
師過姑蘇鄧尉山僧問山前山後即不問湖水江洋事若何師
云腳跟下看取又僧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
喚作甚麼師云背後底聾又僧指師前香圓云喚則香圓則觸
不喚作香圓則背師隨應聲云畢竟喚作甚麼僧無語師便打
師過松陵熊明府設齋問弟子隨逐世緣不得參究此事若何
師云甚處去也云向日用應酬中去了師將甚麼應熊佇思良
久云畢竟如何得力師打一掌云不得向者裡放過

與僧

足下掩關鄧尉誓不入城中此即彼岸僕在塵勞中殊苦何日得泛小船與足下一握手示我頗珠解其纏縛昨聞足下夜夢接友人薄蹏明日果然乃心獨喜又聞禮梁王懺見燭吐花視為祥瑞此若傳之者誤無損足下如果有之為害不淺圓覺經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何足下以夢寐為真實又僧問報恩清護禪師和尚出世有何祥瑞答曰昨日新雷飛今朝細雨飛何足下取瑞于燭花此皆魔境嬈奢摩他急持金剛慧劍斬之庶幾無咎

與周我道　沈野

足下修如是行修一刹那可當修百千萬億那由他劫禮一拜

可當禮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物不捨可當布施恒河沙世界
衆生一字不道可當轉微塵諸佛無量法輪齊聲遠謂足下活
佛出世良非過言弟自日以來不離三間空堂不但謝客凡僮
僕進茶飯外亦希見面不但棄去俗務即一卷楞嚴亦束之高
閣靜定中覺稍有所解偶然以韻語寫出之要亦說夢中事貌
空中華但可意會開口便錯然不可不一似足下其略曰道得
著螃蟹原來呼鄂索道不著喚作橫行還是錯鳳鞋繡得獻觀
音大腳伸來著不著又曰空不是空色不是色者是甚麼無人
曉得三十六宮都是春更無一點天公力又曰塞翁謂失是得
老眼知白守黑得失黑白畢竟誰是一箇鯉魚八萬斤算來算

去江中物又曰觀音千眼一字不識彌勒作佛還須酒喫墓下西施色是空天上東皇空是色煩足下各下一轉語

興讓社文

劉道貞

壬申初秋萬峯解制堂頭和尚感念法門勑勵同學一日鳴椎告衆而言曰昔玅喜大即菴于洋嶼結夏者五十人得道者十三輩今茲一夏寥寥無聞何古今之不相及也與嘻我知之矣業怠於垂成功隳於末路吾今令諸子分曹結社互效規摩初修興久習同勤俗士偕衲衣並進于是區分鐍別各錫嘉名鐘鼓聿新雲山改色其已經省悟者十有五人馬龍象傑出記莂非遙擘列温研社名興讓將紹覺王之位先弘無諍之風弟子

濟斌禪首座前側名社末濡墨為文爰記其事嗟乎此風不作
垂四百餘載矣粵自靈山囑累妙法西來少室曹溪葉燦一華
之秀馬蹄麟角光分二曜之靈塗毒甘露齊施獅兒象王并詹
三昧九到不憚勤劬斷臂折足敢言軀命當仁不讓絶學離名
弘闡一心而機用各殊差別多門而歸元無二略標大槩用識
其餘雲門得旨于尊宿而受印雲峯濟祖省發于高安而還師
斷際鷲山功收上友黃蘗智過明師小釋迦績風穴之鐙顛普
化動潭泐之教半首住山而得度華亭把釣而獲鱗末後句旨
洩師徒不識破思逾父母還單錢而指人點化趙出院而聽自
眼開千里之外水乳相投隻字之訛溪山互證明心盡法服勤

必至窮年入衆藏身謙退永居學地波深瀾闊源遠流長是以兒童婦孺咸薦機鋒卿相帝王均霑法乳宋元而降差謬多門或功田于綿密或機窮于斷索或離師太早或印證非人或覩姑而昧終或罣一而漏萬或瞎罵盲拳而宗眼逾失或執修泥教而正令不行縱深聞慧徒落蘭頇即識根源竟歸疹漏玄黃互角門户競高刻鵠詎可從禽羊質焉能蒙虎慧命垂絶末法誰扶幸仗真師重開慧日抽釘拔楔大人之略斷全拯溺救焚調御之心獨苦矯偏邪而應機接物念濟上而忘已求師入門掃盡廉纖透法務徹聞與可謂禪兼衆妙道集大成在會羣賢值緣非偶從茲警策勿負婆心雖見性不涉程途而入細無忘

玄造真參實悟斷前後際以為期極深研幾盡大小法而無漏
先透濟宗之秘用轉吹毛後窮洞上之徹諧蹕尊貴由信位而
證無位出三要以了三玄薄佛祖而不為忘歲時而弗計破家散
宅龍鬚之霜雪晏如遞蹟藏蹤鐵笛之煙波長往斯乃克臻穩
實泯絶功勳印空印水着ㇾ相應入佛入魔塵ㇾ解脫應時揚
化垂萬古之徽猷出世為人秉單刀而直入照用賓主機從格
外撒翻函蓋乾坤語必穹中流出脫生死于問答機鋒之下收
英雄于殺活擒縱之間極差殊之智理事互融銷諍論之端塤
篪叶奏上下咸遵寶訓始終嚴淨毘尼戒香滋正法而普熏名
德載道風而五著在於今日尤貴通方傾心外護秉同舟共濟

之思垂手入塵收世典儒書之益若天覺偏參乎知識如曇晦弘攝乎簪紳盡廓偏私同偕大道將見英靈輩出祖席聯輝鐙焰彌光獅紘永續亘十方窮三際咸悟一乘超毘盧越釋迦不為分外凡有志于大事幸毋忽于斯文

書王道來居士冊　劉道貞

大慧禪師有偈示廖季繹云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子斯識得本來人七顛八倒那伽定此偈奇絶甚得無生妙旨七佛偈不出此矣但恐學人向癡騃髑髏上作解辜負此老予謬續一偈砒霜烏頭川附子截斷衲僧窮性命試問藥椀與湯瓶時：解說飛定慧聞道來居士興清淨願力普度病僧幸聖

持此意無不成就再肯于前二偈用心殺活在手許親證藥師三昧

管雩叔居士 雩叔為東濱先生季子長齊學佛精天台教觀吳中高士也 劉道貞

居士冥心禪那識精了義何周宗劉齊朝高躅末世慈筏非公而誰貞雖崇習宗風亦染指教味休夏山中與漢大師稱居士行業之高名理之遠師殊欽歎為語台宗之玅原本龍樹與別傳互相發明智師三祖同時交契後人自生乖異耳垂如永嘉覺範洪皆先精教觀後印宗門說法如雲如雨波瀾始濶末世禪風病在偏小非居士靜常廣慧孰能融之昔人稱莊孟相見必有可觀顧公與漢師時相參訂俾佛法大行東南不似魔

外禪和從門戶起見也

玄亭閒話內一條　　周錫

某榮酒者以道學名世酷信地師之說一日相地至玄墓山中見一老僧問曰長老閱世已久湖山之勝應有至人經覽當得與聞善地所在答曰老僧居山中無所見但見宦家富貴後入山尋地未聞得地後富貴常來也君子謂老僧一言可以破千載之惑矣

訓童行　　釋懷深

世諦紛：沒了期空門得入是便宜直須日夜常精進莫只勞勞空過時

燒香禮拜莫匆匆目覩心存對聖容懺悔多生塵垢罪願承法
水洗心胷
心猿易縱休教縱意馬難調亦要調到老情塵掃不盡出家四
事恐難消
也要學書學念經出家心田要分明他年圓頂方袍日事臨
時總現成
一等出家為弟子事師如事在堂親添香換水須勤謹自有龍
天鑑照人
衣衫鞋襪須齊整掛搭中單不可無身四威儀常具足莫造愚
筆學粗疎

廊下逢僧須問訊門前遇客要相呼出家體態宜謙讓莫學愚人禮數無

出家不斷葷和酒枉在伽藍地上行到老心田如未淨菩提種子亦難生

莫說他人短與長說來說去自招殃若能閉口深藏舌便是安身第一方

莫學愚人說脫空脫空說得有何窮暗中莫道無人見只恐難瞞馬相公

色身康健莫貪眠作務辛勤要向前不見雖坊盧行者祖師衣跡是渠傳

3465

二時普請宜先到衆手能為事不差諷誦如來經一卷勝如聞
話口吧
倉積厨中好用心五湖龍象在叢林瞻星望月雖辛苦須信因
深果亦深
常住分毫不可偷日生萬倍恐難酬豬頭驢腳分明現佛地今
生掃未休
家事精粗宜愛惜使時須把眼睛看莫將恣意胡抛擲用者須
知成者難
諸寮侍過要精勤掃地煎茶莫厭煩事衆若能常謹切身心方
是出家人

有時緣幹出街頭照顧瀉山水牯牛門外草深常管帶等閒失卻恐難收

拳手相交不可為粗豪非是出家兒遭人唾面須揩卻到底饒人不是癡

三通浴鼓入堂時觸淨須分上下衣語笑高聲皆不可莫將粗行破威儀

出家言行要相應戰：常如履薄氷雖是未除鬚與髮直教去就便如僧

勉僧看病 靈巖石刻

四海無家病比丘孤鉢獨照破牀頭囊寥心在冲吟裡粥藥須

3467

人仗道流
病人易得生煩惱健者長懷惻隱心彼此夢身安可保老僧書
偈示叢林
氣濕風勞猶可療不知禪病若為醫衲僧更擬論方藥便把拳
頭驀口搥

睡魔歌

睡魔睡魔名困鬼無舍無窩無住止生自威音曠劫前眷屬徒
黨知幾千隱顯營游五陰中惱亂行人都是你氣蓋世兮力拔
山也落渠儂圈繢裡懵懂昧真常杳冥忘自己瞎卻眼聾卻耳一任毒蛇嗾心髓從生至死沒奈何甘受輪迴遷此

彼若哉若哉復若哉所以瑞巖頻喚主大丈夫休擬議欲究其終須驗始一念惺惺莫等閒還似獰猫捕耗鼠看昏沉何處起畢竟何人何面嘴從今識破不為冤且喜徑尤從此已靈臺一點勿庵攔照天照地光煒煒奇中奇美中美不可讚兮不可毀利他自利用無窮坐卧經行只者是

勉習三經 并引

釋文琇

洪武十一年皇帝以萬機之暇愍吾徒為佛弟子鮮能精通教典深究禪學特頒睿旨俾習般若心經金剛楞伽晝則講演夜則坐禪務期曉達豈非古佛應化而弘宗教者耶臣僧文琇誠應吾徒不能仰承聖意精勤習學因說七偈以勉焉

聖皇親受靈山記手執金輪御萬方詔諭僧徒令講習叢林頓
覺有輝光
印心莫讓楞伽妙蕩相無如般若親會得三經真的旨千紅萬
紫一般春
了知緣句非緣句要識真空本不空轉得身來堪喫棒卻將消
息與君通
佛法淵源豈易窮直須日夜痛施功一朝覷破經頭意鐵壁銀
山有路通
得旨須令見莫偏禪非異教猶禪羣盲摸象言諸色究竟何
曾得象全

註釋諸師各本宗同中有異、中同但當體取如來意莫墮尋
常死語中
窮通教典與參禪是大因緣非小緣幸遇聖君能注意吾徒何
事不加鞭

草菴贈錢居士參無字話

威音劫外一莖草緛成為菴居更好中間不容汞不覺規模非
大元非小石頭謾言含法界已忘其小猶存大縱云法界即此
菴也是強將情傳舍逢人問道作何色當門特地栽荊棘堪笑
南陽一國師開眸走入華胥國荒田不棟知何憂萬里無處非
惺惺縱橫妙用解拈掇依然尚守寒巖青琴川有士志猛烈見

處超然與人別丈六金身不用論瓊樓玉殿何須說明朗了分
空寥了六牖洞廓無絲毫千年鐵樹產曇蘗石人驀地臨雲霄
趙州狗子無佛性出語已知俱是剩道有道無都掃除滿盤更
把青泥飾于今此話休重提饑來喫飯寒來衣啼花百鳥絕消
息杜鵑啼在簷松枝

蘇文定公抱一頌曰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
一子若念一一亦念子了不念一了則去子了若得一萬事
皆畢餘而念一了與子糧渴而念一了與子漿寒而念一了
與子裳病而念一了與子方鬪而念一了與子兵念一之至
至于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為一與一為一入火不然入水不
溺是謂念一

曼秀上人游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
所至居室為作頌曰法身充滿處了皆一幻身既虛所至非
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
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

寐無非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寄陸覺海　釋文琇

早結長期限已圓住行坐卧總為禪春風二月婁江上楊柳絲絲盡帶煙

示禪人二首　釋祩宏

終日騎牛不識牛何須辛苦外邊求只消驀鼻牽來看便是尋常者一頭

參得趙州無字透玄關金鑰盡開通三更月下泥牛吼八面瓏瓏海日紅

示道者

行盡東西南北州如今能得此心休俱胝只在山中住受用天龍一指頭

康熙湖州長興人參明眾應菴得旨頌趙州狗子無佛性戒道狗子佛性有舊然言下自知歸從益不信趙州口著精神自抖擻遺誰人背後撫好手騎牛覓牛笑授人如今始覺從前謬○王邦叔與張平叔游作頌曰鏡明澄靜寓緣空百萬絲條處處通斗轉星移人更覺東紅日正當中平叔遂出金丹國授之後三十年坐逝鴻山問懶安曰汝十一時中當作何務安云牧牛鴻云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楊次公云學道之人十二時中常須照顧不見南泉道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把人苗稼摘鼻拽回如今變成露地白牛裸地放他不肯去諸人長說着精采不可說禪時便有道理洗菜作務時便無如也如雞抱卵若是一刻拋離暖氣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根煩動略失照顧便致喪身失命不是小事也

芭蕉菴自警

釋真可

尺壁從來不甚奇寸陰是競可深思生前好惡如輕放死到浮沉難自持四大雖然非我有七情無始被他欺朝三暮四頭先白鏡裡相看多亂絲

招隱 三首中之第一首 釋通潤

歌利屠儈日瑠璃害釋時不歸巖穴下末路竟何之貝葉聲調雨菱花影亂池好披荊棘路長揖天人師

山居雜興 本二十三首 今錄十八首 釋明河

有事有何事無事何事無分明住本鄉客作真無辜前念起煩惱後念續歡娛直窮諸念底用得何工夫長年踏州縣死屍背圖浦放下禪疊坐香散來相呼泥中洗土塊壁上走蒭盧交馳

情與識虛妄何時除求質莫如近取影莫如孤山靈白雲活地
肥黃豆麤麤
千回山谷老萬度皮毛鮮得道味生死有如夢卻前昔為說法
僧今作爰居鳥井泥不易言誓願何時了看塲欺矮子說夢尋
癡人百年偃儡線續斷真無根出門開醒眼入水見長身不然
安事佛萬古常昏ㄟ
出家吾誰師寧不知為佛好俗與求名纖毫無所得幻術今白
衣能使繙忘黑ㄟ白尚不分玄妙安能識佛非有人我ㄟ豈無
肝膈肯捐象六牙用博難一肋傳翁談般若麤老有妻室異同
吾弗知凡聖或叵測阿師慣多口自戡擱三十

清寒怕住山熟相無如廟：神喜得人小鬼呵：笑小鬼勸我
師願師開酒肉從此成相知無人一間屋廟神責小鬼彼師長
壽佛：子豈近輩雖住還如客廟神頗知禮小鬼甚無狀亭常
爭人我今日能相讓

酒醋自一米甜酸各異味：苟失其宜所務應盡廢戴頭豈可
亂蝙蝠誰為類偷心奈爾何白日癡如醉閑行不覺倦靜坐還
思睡高松若故人願爾相長對

泰山無字碑中有藏身地看誰入此中若個元來你百千啞羊
僧團繞天龍指傍觀不見人只管點頭是祖師云不識不識非
徒字苟以字為警一言已多事問橋齒牙滑臥牀知見死良由

是二邊所以成涯涘藉口今人心遮眼古人語豈有透牛皮尚留文字裡

執着稱律師顛狂曰禪客積迷成病根和煖施無策粗應未得皮甚至傷其骨佛亦無如何鋪面將收拾寶劍授文殊金襴付彌勒挂杖與何人自抱歸圓寂唯有須菩提空、無一物所以心不安常失之初念初念初未形隱動微難見轉念看何人紛然天地旋究竟歸何處蹤迹無一線地倒還地起覺早與覺違此中真消息是豈人能知

坐地說人短深刻每次骨福向口門消殃禍隨之入譬如子母錢放出應起息與人足十分還我添二尺毒酒何誰飲反箭忽

自射呼天號父母大似聞雷泣纖塵點太虛到處成壅塞堅氷
自不解非是春無力故開兩眼光清可洛天日
有事坐不穩無事不肯坐行步踏流星百年鬼推磨眼凝兩點
漆舌柱三寸唾主人棄不管放使門前過佛手牽不入驢腳甘
自墮無處用神通不是神通大龕櫝藏至寶可居識奇貨安知
糞掃堆中有神珠卧
入胎為我身出胎為人子人子不易為孝念看何似行年十七
八父母為之娶纔與妻結髮便怨爺多嘴定省幾次來飯食還
曾趴甚至姑媳爭黨婦添言語阿翁得一孫、父竟誰是兜愛
若可推父在時無幾嫩笋長成行堅氷化為水天道自循環兜

大阿爺死我生何必言生我樣如此

春桃暫時紅秋菊暫時黃少壯與衰老畢竟歸無常快刀用割土割久摧鋒銼五欲無厭心一痛至絶腸青〻陵上竹鬱〻水中光紙錢燒作灰酒饌棄者嘗一事最真切乘此筋力強搜剔藕絲孔透漏蓮華香此香何人聞此事何人忙汚泥洞水雪火宅開清涼知者自受用不知謂荒唐所以得道人非愚即為狂東家生兒子賀者致牛酒西家哭死人弔客哀相守一翁住中間二隣皆吾友衣帽不時換倉皇西邊走日暮醉飽歸向妻誇大口東家親眷窮西家棺未醜惜問癡老翁何不自回首摸頂是骷髏未必皮包久

修行如殺賊持重無輕敵百勝未為功一敗全軍設又如養鬪
雞健鬪頽墨及不飛亦不鳴羣雞望之逸一呼頭面縛三拜慈
悲江卷婆勢已焦何暇戀宮宅相與了生死不是作閑客境界
浩然風鐵腳方能立
終身手筆管長夜夢江郎千言立馬就身遠五色光過人倒屣
迎奉已披襟當未審聖賢心還在錦繡腸村翁不識字嘿嘿居
其鄉聲名不知好孝友無時忘戎食豬肉飽人覓龍肝香所以
世道薄日見秋風涼
山前谿水流谷口白雲守誰菴杳靄深略彷無人渡望望不可
親行行思欲赴千山畫作圖記取來時路遠林扇清風高石揭

涼露人滿海光西幾個知來處

桑鳩叫姑ㇾ竹雞啼滑ㇾ風雨閉蓬門寂寞無人答深山靜如此喧開想大剎彼居樓閣崇笑我茅簷塌高凡學野狐急足走

炙臘苟不負如來天龐皆護法

諸子集講堂牽我升法座終日打葛藤何曾及者個者個是甚麼道著則有禍無物莫妄想等閑嘗蹉過杵子與須彌厮鬧學小大虛空笑開口萬象點頭和且止君勿言田倦吾欲卧

駐雲飛 夫子采以蓮大師七筆勺詞 李璧
金步韻自警兼為諸賢壹勵

家事纏頭纍疊資財也是愁終日憐銅臭護利多生受休黃白滿牀頭持將去否剜彼填身天地安能佑因此把積玉堆金一

筆勻

羅列珍羞總是幽冥熟鐵毬割得他身肉嚼得肥甘吞休相對訴寃讐爭命歐無處償還我佛慈何救因此把滋味戒生一

筆勻

走若騰蚪欲達芳聲冠九州千古稱才藪鳳詣重膺休如電閃羊流空餘蒼首我願無由也得天公就因此把傲氣榮名一

筆勻

嫵媚嬌羞雲髻山眉肢柳柔蘭麝煙薰透粉搽臙脂就休轉過幾春秋客如旅否大難無常剩朽皮囊臭田此把國色天姿一

筆勻

筆走龍蚪絲管仙謌詞應口盡作奇工繡巧奪天孫手休怜悯
暗劍籌愚為福佑病苦臨時百技何由奏因此把多藝多才一
筆勾
柳幄荷舟翠繞珠圍倚畫樓寶縷擊花袖錦被鴛鴦覆休享用
有時休不思回首失御人身萬劫誠難遘因此把豪貴驕奢一
筆勾
鸞鳳綢繆愛女佳兒遠瞻頭靜好琴瑟奏拜舞斑衣酒休緣盡
剎那丟誰來隨後自不勤修惡業親嘗受因此把兒女夫妻一
筆勾

次高瑞南韻

釋祩宏

肉身本傳舍逆人自難曉障緣苦縈牽煩惱何事了知君起大慧心似木已槁跳出醉夢關西方孰云杳杳問何能然燈花發枯草

示孫無高

人若凡夫名起之欲入聖操此上人心窮高不知病我觀聖與凡無欠亦無剩廓然平等門高下何足競抑之又抑之乃見真如性

示大琫

有生必有死長短安足論今得圓僧相平生願已滿當生大歡喜切勿懷憂惱萬緣俱放下但一心念佛注想極樂國上

3485

品蓮花生見佛悟無生還來度一切

因性靈示衆

聾啞癡僧名曰性靈世間好惡何足評論是非長短何必强分以此不說即杜禍門了此不疑成就信門人能學我萬禍無侵

義不可背

兩情始相歡結義重金石一朝變故生背棄已如擲嗟哉禽獸心鬼神瞰其側不見漢曾孫故劍殷勤覓毋以新情牽頓令舊情失新舊總歸空大夢何時極願言盡此身同生極樂國

恩不可忘

壯士有烈心不忘報一飯況復如道者恩作瞞心漢顛危賴扶持過眼不相看試于靜夜思寧不媿流汗平生是男兒方寸常自勘畢竟了此恩同登極樂岸

情不可繫

古稱君子交往淡如水非彼情獨疎見道者如此明皇得太真漆膠誰能比傷心馬嵬驛一別千年矣恩愛竟何存空華眼前美痛哉無始來四海離別淚大苦永棄捐同歸極樂會

怨不可藏

袁盎較晁錯遂成千古冤昧令無盎計錯豈終長年大命非人為冥之使之然四大自生死于我何與焉聖哉黃面叟談笑錐刀前寃親本平等同游極樂天

神廟末年鷺峯寺僧濟舟奉佛虔肅但于酒尚未戒有道婆其氏一生無善行死後在陰府不得超生託夢於媳求僧誦法華經一部其媳請於濟舟日誦法華經跪于佛前誦到第五卷天暑渴甚夏茶不得遂吸冷酒一口咽之仍跪佛前誦完次日其媳又來云姑特我相謝昨日經誦得甚好滿陰司皆是金光忽然一陣酒氣冲來五卷至七卷無非酒氣故不能得力望慈悲再度誦一部舟聞之毛骨悚然以此嚴持酒戒終身不敢犯焉

總兵戚繼光素持金剛經當鎮守三江時有亡卒託夢乞為誦經一卷以資冥福公諾之晨起誦經夜夢卒云荷公大恩然僅得半卷以其中雜不用二字耳公思其故乃是夫人遣婢送茶餅公揮手卻之口雖不言心中有不用二字耳次早開戶度誦一卷夜復夢前卒叩謝曰已獲超度矣

泗州趙璧及第還里離家一程恍惚見亡妻哀告曰念奴生

前授善物命每于蟹出時買作醉蟹恣食死後冥王勅驅蟹山被擊蟹鉗目徧體流血晝夜受苦今聞檠師乞為奴請有德行禪師偈金剛經七遍廣伏般若之功可援地獄之苦壁先諾至家自書經方兩卷一日到墳上忽夢老翁言吾乃本地土地汝妻承寫經功德已受生矣

秣江張王有女名佛兒年十五好誦經典忽暴死半日復甦言視二鬼捉去以黑被裹之且曰送與他二千五月錢今當往還一綠衣人曰此人念般若經始怒之因失足墮地中乃活

將庭山一富翁使童子掃墻下有老烏然視之銀鋌角毛振得二鋌正二十金主人素慳善得非意之物遍其家有慶賀事遂以此銀為置酒讌之賓數日後庭中酒爵忽起舞空中墮地聲碎然而不損方聚觀驗異怪風自堂內出于是主人肅永寂而拜于庭聞空中語曰壁下藏銀自有主乃徒手取用即主人叩頭請償鬼曰政不須償得見享幸矣乃強逞爭優已三日夜費如其數席撤而室內有異響如牛啼主人復拜請曰已如約矣神亦奚信耶堂中設掌笑曰主人業貲富不知有子錢主人請更治酒鬼曰日已厭飲今設水陸讌酬乎也乃延僧道七晝夜未畢鬼復罵庭人餌饌不潔當更作又三晝夜空中謝而去主人又拜請神號初大笑不言再叩

之乃曰即城北寺內風流三官人義氣也三十金原是主人櫃中物數日來溷瀆約百金聊為子破慳耳舉鬼笑聲如數十許乘風隱隱而滅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七終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八

吳江周永年撰

逆行篇

一前後身具有本末凡出生類槩有折攝示現華報無響不答照察根由無微不徹自古云然釋迦調達吳俗有言弄巧成拙述逆行二十八

王御史毀寺報

錢希言

城東北齊門內大弘寺宋延祐中賜額即古慶壽寺也與王御史憲臣第宅隣近御史躭情丘壑與李長沙文待詔諸公交善而平生不信內典因拆毀此寺以廣園圃命悪少挽仆佛菩薩

天王諸像于地用刀刮其面金左右疆誅不從須臾之間梵軸縱橫僧徒奔竄蘇卿剝落蓮社荒凉其後不數月御史身發風癩癢不可忍手持刀自刮其皮、盡至肉、盡至骨舉體潰裂膿血淋漓旬日而死所拓之圖名拙政喬木千章皆李中故物也為吳下之甲焉死後其子不能守竟鬻于衣冠家矣以此觀之則釋氏因果報應之理豈虛也哉

吳僧昇日南善畫水仙兼善音律永樂中至南京供佛曲犬馬魚鼈之內無不食俳優妓女之家無弗游長髮為浪子者數年後復剃而歸惟以水仙贈諸大家資其日用一日忽至金家乃臘月八日舉家茹素日南痛索酒肉不已因與飲食

之而去時年已八十餘矣去後忽染風疾久之不死穢污不可見其徒舁于一室以飯為團自口中抛與必用手和羹而食披髮數寸儼然一獸終餓而死信果報也（王元禹寓園雜記）

長洲徐生某應試還過真州入留侯祠率口稱侯姓名爾時便覺體中不快三日抵家夢兩隸追之縛置城隍廟生素倨強叫呼稱寃內有吏熟識因問何罪見執吏云不曉足下所犯但真州行檄甚急語未竟堂上聞鼓聲驅生到堦下望見堂上官美髯而一目微眇生乃自通姓名神忽愀然曰吾姓高名某生前宦某地為爾祖同寅有恩于我今子胥觸天曹甚費挽回當奈何又沉思久之曰吾為子暫稽一月然恐終

不能解也死已一日甦而具言其狀其家詹言果有同官高
貌狀無異後一月果卒

舒御史毀寺報　　錢希言

蘇州城東積古有萬壽寺先朝所建每歲長至履端聖誕之辰
守令衙尉而下先一日例用習儀必于斯寺嘉靖間一日有二
三廣文偕惡少子弟入寺中僧徒迎候稍遲啣之適有閩人舒
汀為御史按臨蘇城此公專崇理學不事梵王遂聽澤宮之議
立時拆毀改為長洲縣新學先期令下責令養濟院要繩索萬
條不曉何用既具夜半召集役夫軍士數千人一聲到寺即毀
摧梁焚經仆像僧徒三百衆並逐于外繞車號泣惟三世佛韋

拽之不動乃是當時其地有合抱銀杏三章匠工即就地削其枝葉裝塑成佛樹根猶在土中盤亘千餘年矣御史計無奈何命左右齊手刮其金、盡乃止後御史得亞父之疾楚極號叫骨肉爛盡而死廣文惡少家口並相續淪亡陳覺玄親覩其事

楊昆山毀寺報　錢希言

嘉靖中崑山縣令姓楊失其名字鄉土崇信理學不尊像教拆毀報國寺為魏恭簡公祠堂像亦剝壞無何罷官還中途舟覆家口盡沒于江此公無病發狂自去其皮未及門而卒

金陵下關史老奉佛甚謹其子嘗非笑之一日父子共飯舉一臠肉啣愉父曰此味何如麵筋豆腐老人徒自苦何日成佛也父、合掌稱罪過其飽飡而高枕有兩青衣喚之掖行出門度峭壁深溪十餘里望見城門金字題曰地府青衣推入

門以鐵鑽鑽頭面流血仰天號泣見雲隱幡幢鼓樂導引數人父母與哭之
生勉救業根深鋤陰司無可奈何甘之泥洹今送汝歸兼語衆人
為善而已忽遇司命可輕報應可奘世人皆述既分毫不發善念又忽情
戒為物命果報適來黑犬皆平汝以二百錢買救者也誰
吏追來顯昭百怨陰司甚重之特以謗佛嫚父為疣求不小遣
事足以釋百議而汝不肯耶子應曰然官為拔庸而起曰此後
有偈退婿之議而汝不肯耶子應曰然官又問曰卑後閻
一歎喜問曰汝婦某氏犯罪惡年月時刻大小記載甚詳官歷詢
薄上皆知識已來所自地及屋梁幾滿子匍伏以聽淚紅袍蒙面裹
青色堂兩旁架文書自地出之又是一官府官着淺紅袍蒙面裹
人捧牒趨上傳旨云付查勘弓子發落夜殿級下一錄帶綠袍官
殿侍衛森嚴官判字云史某驗尊人即具牒送閻羅天子：青衣引
入一廨宇官嚴寂不聞聲欸弓子跪伏殿上一官以皮袋盛
如麵筋豆腐旦不見衣謂其子曰跪地高聲念佛前兩青衣居大
半勢既不敵惶急無計于是甚忽有黑犬躍出噑吠而去
遂大叫求救眷不相聞更甚戚救甚力犬出導引百十頭
繼而羣來救眷雲幡鼓樂導引百十頭

婦父安在婦言方看經即跪話所夢願向佛前懺悔向來罪過從此閻門奉佛而一方之內茹素戒殺者十且八九矣天啟癸亥白門友人具言其事

書集福菴存廢事　馮時可

集福菴去余舍一里菴在僻巷當吳公寬為尚書時有司欲以為公後圃公曰菴僧我世隣也不能益之而顧奪之即其後有施州守者與郡守善郡守又以菴歸施、謝曰尚書不敢有而州太守敢有之即事竟寢嘉靖間詔毀各菴院時伍太宇嘑中與毛中丞貞甫爭佃是菴屢佃不決鄉人謹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相訐到官府兩家聞之乃罷爭而菴至不廢

人化犬

姑蘇瞿秀才家乳婢王氏平生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歲時贅生于夙日夜痛楚為膏藥敷愈益大至尺餘則成豬尾笑自是不能行屈兩手于地匍匐移足乃可動伺犬鼠就槽輒噉之食夜與共寢踰半歲乃死又節級徐忠因病亦生一尾謂妻子曰我坐拋飲食之過夢入城隍廟令詣曹供狀自今真得食人食惟舐糠乃可且和糠來既至蹲踞而食與犬無少異其家為作浮圖事懺謝旬日而死

聲封公未貴時深夜自城中還陸墓見有四人衣色各別遥望公來踉蹌踰垣入人家公疑為盜佇足不前既久寂然遂

叩門訊之其家適產四犬毛色各異
吳縣捕兵某捕盜吳江　更見道上十六人同行皆衣青其
一是女子因尾之至一賣漿者家方啟門而炊諸人擁入乃
糾伍持械搜捕之一無所見惟壁下豕圈新生十六子其一
北耳兵遂持齋為髮僧至今在盤門住嘗為人說此萬曆末
年事
蔣四老官住封門內薄田業年六十餘病死託夢于子及妻
言被冥司罰作豬前夜投胎于梁催子家若不得乳餧甚可
速取我歸其子垂催子家一豬已候于門繞足若啼者子抱
持歸循門歷户作悲慘聲其妻向之而號汝垂耳帖尾如不

勝情乃為之延僧誦經送至瑞光寺寄養戊辰三月余到寺索看僧云了無他異但較常豬稍潔因考其生前罪業僧云曾犯瑤戒亦四明符秀才類也

江陰縣長涇民家婦夫死而虐其姑有所順指恐忤然鼻息不敢犯婦當遠出計期十日餘留飛米于廚叱姑曰與若食毋費婦方出門有僧持缽乞施其鄰與之米不受堅求其姑廚下米姑曰是絕老婦命也僧出弊縕衣為質姑以情告吾老筋骨枯不堪吾媳篋楚僧強納衣攫米而去日暮婦以他故歸索米不得叱罵逐姑姑漫言曰僧云着衣愈百疾特為娘子留也婦攬衣且罵曰何物禿驢能愈疾試披着身遂牢

不可脫須臾生毛角成老悖矣姑牽其手一手仍為人彤村
巷聚觀如堵有自百里外至者與之飯不肯食唯嚼生草非
其姑親飼亦不食也天啟丙寅年事 文季美桐下攷然

觀燒刼圖 鄭文康

元僧有提點昌都事燒刼事在至正間縣人葉秀實上燒
刼圖副見藏五世孫給事中盛家詳具王尚書直傳見崑
山縣志

福嚴寺裡虎驚兒不豎旛幢豎賊旗白晝殺人憑佛力嚴沙溝
變大坑池

燒刼誰能作畫圖南陽壯士手親摩官兵一出髡即死滿縣歌

聲聽鷓鴣

金箔朱焚經報　　錢希言

蘇州皐橋朱及以鍊金為業人呼為金箔朱曾有一西蜀僧來持金字華嚴經一部寄其家別去累年杳無音響朱聽信左右取火焚經煎其金鍊為金箔年餘家道日漸旁落未幾得疾而殂此目前近事也

閶門內中街路有擺攤鬻書者姓閔徽州人年六十餘為人勤若節儉亦不與人爭競積有二十金藏之牀頭忽一日被賊偷去日夜積想遂成癡疾暑月忽走入糞窖見糞取啖自云喫好東西也究其果報人皆不知亦不肯信後細推究蓋

其平日擺攤時坐一小櫃擺剩佛經三官經觀音經金剛經等類則投于櫃身日坐而上未免不潔不敬以致此惡果今之作踐字紙汙觸儒書佛經者可不猛省此康熙初年事

閶門有一瞿生開館訓蒙頗有法然其人貌腊濁喜謔浪酣酒無厭既死年餘素所卧牀家人置之門屋下其對門吳氏偶得一犬忽入瞿家徑登牀而卧終日不下吳氏叱撻逐歸暫歸乘隙復去已而曰如之人戲曰豈瞿學究後身乎其家醜之驚其牀于南濠尉氏牀既去吳家犬亦不見明日有人來語吳曰君家狗昨日不在尉家門外乎蓋潛隨而往也尉氏初得狗亦不為意既聞此語大惡之急復賣牀於遠人甫

成驚而狗亦逝矣

杭州筧橋民婦好殺生尤惡蟻每見蟻循行廚竈汙損飯食輒用滾湯澆之死者無算後生子方孩抱一日偶出外歸見牀間一黑團驚視之則其子也羣蟻攢簇遍身腫爛而死

大悲寺僧修準新開一竹軒欄檻上多蟻緣遶修準怒伐竹取蟻盡棄火中未幾患癬瘡滿頭面醫曰此名蟻漏瘡不可療遂死

金華寺有柏數株忽生黃毛虫食枝葉盡寺僧秀榮惡命埋之或棄于柴堆其徒取以焚之供爨數斗秀榮死時寺內有僧死而復甦語人曰某到陰司見秀榮荷鐵枷坐烈日中有

千萬毛虫繞咂其徒大懼亦生發背死

張居士鞭佛報　　錢希言

可一居士張枚少讀書不信佛法有人送古銅彌勒像一軀居士受焉按之于地鞭至八十乃止後甲辰秋八月居士夜為盜所殺身被數十刀楚毒號呼徹于遠近盜割其陰乃絕馮廉察語余曰此誠經中所稱見報今生作之即今生受之不可不記以昭鑒誡焉近傳葑門錢氏子怒其亡父奉佛製小枷以加于金像之頸雖有名賢勸化終不信未知後來報應何如也

蘇州東城尤宏遠娶鄰人莊氏女奴為妾其妻妬悍日為咒詛欲令速死未幾妾果卒歲餘而妻病厭〻牀褥夜忽見一

女丹二而至視之乃其妾也罵曰我命未合死因爾咒詛令我夫亡我今控于獄司追爾抵命妻以告遠次日晚妻死遠念妾寃必為已累乃日持玉皇經又建水陸道場追薦以謝前過後遠得病勾至獄府殿上王者叱問曰爾妻訴爾同為咒詛致妾非命爾知罪乎遠叩謝不知王者呼遠妻妾來證質對良久妻詞屈妾亦言罪不在夫王者叱其妻曰爾為人正室性既妒虐強遣鬼神死復誣誑妾于官府爾罪難逭令押送酆都妾判受生王呼遠曰爾雖不知情然此婦咒詛文案甚多如何破除遠未及答一判官白王曰高真已有文書來與準折過矣俄有二神以足蹴遠曰去遂得出復行冥晦

中入一司有僧六人坐其中呼遠問之遠告以故僧曰然汝知奉道矣尚未知佛既得生還宜延有德行僧誦法華經可消滅宿愆也命放出遂活即請僧誦經如數迄今朔望日持念不輟

牛肉僧入道場報

錢希言

楚中有僧號荊山和尚善星命昔年來寓半塘壽聖寺東房旦出市肆中飲酒數升啖飯數升牛肉數臠至暮醉飽而歸率以為常時值中元寺中設盂蘭盆齋施放瑜伽甘露法食此和尚從外裸袒入道場軍酒之氣觸忤諸佛菩薩即為護法伽藍神所擊立踣而死次早人共往看之雙手猶擎向天而踣如故莫

3507

不驚嗟回心向善

萬曆初年吳人有宦于京邸者倡為戕會前後殺狗無數其後殺一狗吠嗥甚悲絶繩而逸作人跪乞命狀巨槌中其腦既絶聲不止至于釜汁糜爛猶汪汪徹重屋見盛椀中復然一時座客皆避去獨主人飽啜自若一月後暴病見數百犬爭噬之呼痛大叫伏枕作羣吠聲而殁

錢唐懷景先好烹鱉先以刀斷其頭瀝出血云味全而美後頭患瘵瘡膚肉腐爛首斷而死又北郭呂五賣炙鰍惟鰍至難死每置鰍滿釜中投以鹽醋聽其咀咬至困始加刀炙云

令鹽醋入骨肉酥味美不數年但覺胷腹燥渴口中復思鹽

醢之味以罌盛于牀前時：飲之且言曰燋了：：可翻過來看日夜數次至肉爛腸潰而死

杭州弼教坊馬姓者賣燒鵞人呼為馬爛頭名最着後于脇下患一毒直爛入骨口內常作逐鵞聲兩手欲入沸湯始快皮膚剝落儼如鵞掌焉

南禪僧食鱔報　錢希言

蘇州南禪寺虎跑師雲峰上人者酒肉沙門不習經典廣求滋味無慚愧心平生嗜鱔魚每食鱔或生剝或沸羹或斷其頭曰辣烹殺萬歷戊午大焚滄浪亭後僧廬虎跑師衣缽亦在焚中因入內搬徙囊篋煙迷不能出人見其昂首墻上蜿蜒偃轉與釜中

鱣無異咸以為殺生之顯報焉

鹿城李君以明經任沂水令罷歸數年為萬歷庚子有客暮至令家人市得一魚日霍、不止或言不可食而庖人治具方亟竟付之俎將奏刀跳躍及屋梁者三四次壓以巨石斫而膾之既啟容餘矣留爨下者隱、聞呼痛聲初不為意其後聲漸盛家人聚而逼索得之尾盎中方欲聞于主而堂上酒闌酒散矣主人獨坐擁爐忽驚言失火亦不知火所自起其子文譽跳而救父已煙焰障空須臾父子為燼後文譽以孝子旌典立祠李君素號長者然聞其晚年得一言貓肉益人以活貓置甕中沃以沸湯令毛脫落雜他藥蒸食之豈以

是獲譴報耶　文季美桐下欣然

奉化海上漁人虞一以取研螺爲生每得時用生絲綿作圈套其上候吐肉出則縈縛扳出數年後右手脊生惡瘡五指及皮俱脫落痛苦之極追悔前業誓不更爲久之乃愈遂棄業爲李家奴

李紀善彈射殺生其父知巴州紀設網罾伺見羣雀觸網喜不及履跣足趨赴爲　刺傷足心死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冥官責我曰衆生于汝何負而汝殺之汝本有祿壽以殺生多今皆削盡當歷諸苦矣

東李殿角鸜巢其上房僧以天石擊之旦廢其巢鸜哀鳴而

去予憫其事為鳥言喻之以洩其忿　釋通潤

海禽欣傍釋迦文鈴語鐘聲日夜聞不道仍開射離手一時驚
散隔重雲
叢林原為衆人開豈是兒曹獨有哉殿角不容靈鸛宿禪牀那
得有僧來
避君矢石畏君憐雌應雄呼入遠林若比鳩巢曾借鵲人心或
恐不如禽
松江華亭縣陳生者為縣吏不問事之曲直輕重惟狐假虎
威貪財肆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託夢家人曰
我在湖州歌山寺為犬家人驚慘詣寺問之犬聞家人至急

避僧榻下意若羞赧然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語犬曰陳師偉你家人去矣即搖尾而出腹下垂一物狀若便袋上下有皮袋周匝繫腹隱然可辯

陸儀秀州書辦也有囚當杖死囚受仇家賂遂擬問斬決死後儀事發責革死囚魂恒隨之每陰雨見囚立前數月嘔血死

泉州莊奇顙癸丑科榜眼年少嗜酒忽一日至寺見法師講華嚴經不起座相迎遂大怒呵斥又攘其經于地家人推倒韋馱像後一月手生疔瘡漸腫至身痛楚異常又夢見韋馱詰責而死

常熟維摩寺報應　馮夢禎

陳琴溪榮酒信堪輿說欲占虞山維摩寺為墳懸厚價誘僧：堅不可忽一日令家僮數百移其寺于平岡數十丈老僧率徒方顯等至京師揭奏同邑楊午川時為部屬與陳厚聞其事語所親巡城御史某杖繫老僧至死而逼顯立賣券歸陳顯等訟宝中復死一人：以為陳氏所毒顯竟與老僧甥陳某再至京師奏聞其事：下巡按御史屬府按治府捉顯陳俱四十擬遣解院呼二人俱重傷不能前御史廉知其冤狀亦捉陳僕四十二人罪得末減寺鬻還僧陳作一聯貼寺門曰善人作事天知道和尚欺心佛有靈不逾年陳竟遍體發腫塊潰爛流血叫號

不止日見老僧登其牀陳呼曰師太外邊請坐旦夕如是又見老僧持杖擊之求哀不得遂死其夫人不久亦死其病狀略相似顯之徒無諍寄住虎丘賣茶為活頗能言其事

裏門外有少年緝伏陰者夜為陰司隸役奉差勾攝行杖之事其表弟願往替役少年許諾約以夜卧無動是夜果如夢境而較為明白初同少年行到官府門外設柵。上掛牛頭馬面夜叉形狀惡是紙糊彩畫者少年戒曰但佇立任看替則不可遂藏一牛頭向內去聞內隱隱有吆喝聲鬼囚縲繫出入者相踵有美婦十一人悲啼出門顏色皆絶世遂欣然躡之而行至香門外渡河入一人家華屋美酒先有婦人獨

卧捧腹觇甚肥羣婦連臂坐茵上其人與之同坐正樂忽見
少年持杖來擊中其腰痛極而醒身卧牀上日已傍午矣腰
下赤痕如帶急呼少年問之言昨夜了公事尋覓不得知誤
投豬胎若稍遲撲殺便成真豬矣其人猶怒曰寧有作豬綺
麗乃爾定是誑語即隨至其地門庭户闥不異夢中獨所見
華屋則豬欄耳美茵則破薦十一小豬卧毋豬傍穢氣觸鼻
前一死豬尚未欛出少年戲語曰爾輩同伴相訪羣豬一一
回首其人驚怖即日祝髮出家此事在天啟壬戌年聞見尤
確

長洲張奉素習刀筆熟知境内田賦户口籍以取盈人被其

毒尤工剝民之術凡長吏至輒召問之始而執手相歡既而
頃指唯命日敎長吏窮取民財吏取其三而七歸于奉驕侈
橫暴靡所不爲巡按唐公廉其狀械至中途厚賂縛者弗許
用計脫去追之不及時四野無雲靁然雷震斃奉胸腹若剖
五藏若劊人棄弗收狗彘食焉此天啟癸亥年事

寒空 載樹堅錄 朱廷旦

僧寒空者吳興茅氏紀綱之僕也後棄爲僧慷慨奕有幹材多與
士紳交乃于王江涇募建一大橋一齋堂都極華整蓋費積幾
千緡矣然興建時不能無贏益之費既死其徒夢寒空語之曰
我因生前妄費墮身豕胎明日有人鬻豕七而中一白蹄者我

3517

也詰朝果見如所夢其前足如人掌形徒惻然為買此豕闢一室設草薦而善飼焉此豕卧則于室遺糞溺則于外每佛堂晨起必繞佛數匝而後去若僧之經行念佛者然蓋雖墮異類靈心未泯故也夫寒空所瓜建赫有成績秖以用度稍溢猶受報乃爾彼借佛事以為潤橐滛逞之地者其惡報復何如哉若寒空者報盡或當善生耳此萬歷四十年後事也

玄亭閒話中三條　　周錫

顧氏墓往時林木翁鬱有蕭鍾者守墓善卽禽飞入林無脫者嘗于法林寺當天王門以禽鎗戲剋耳中垢癢忽狂風起門撲鎗貫耳而死

普濟者長于粘竿噎鷹隼於高標業四十年其身貧困流離臨終作百鳥鳴而絶

一顯宦廢關德潤祠占其地竟以崇祝其身

萬歷己丑新安商人自楚販米至吳值歲大旱斗米二百錢計其利已倍而商意猶未愜請道士降乩問米價南極上帝乩判云豐年積穀為凶年一升米糶二升錢天心若與人心合頭上着尾不是天又判着火部道士未出門庾中火發商人之米無遺粒連棟百餘倉分毫不燬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九

吳江周永年撰

雜舉篇

文圃馳騁羅陳萬有非資兼收或貽疎漏篇什繫贖胥堪世壽往哲鉅製日新匪舊吳地名刹洞矚欽脩雜連連篇

古人尚友述祖舉二十九

卓契順

戴長洲志

契順涉江渡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重足為其師持書至惠且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投書徑還公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若有求者當走都下矣去問不已乃曰

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間遠載米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今契順雖非明遠然區區萬里勤懇儻可援魯公例得數字乎公遂為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

陸誑齋書華嚴經跋　釋智及

無上法王初成正覺稱法界性說華嚴經譬如虛空具含衆象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唯上乘大士信解弗疑中下之機如聾若啞吳郡誑齋陸公吏隱而事佛尤篤佐政之暇手書是經八十一卷褒演圓秘安奉五瑞山大雄寶殿以永傳持非上乘根器曷克是也觀其發大信心啟大行願不趨陰翊王度報資恩有

欲壽古法無有盡減期與極微塵刹海無盡衆生同證一真法界功德其可量哉至正壬寅仝客留山中得遂披閱時公已沒于王事追授承事郎昌化縣尹未落天空秋高氣肅淨几明牕焚香展卷恍若與公游泳毘盧性海死生何間焉

四十二章經云財之于人譬如刀刃有蜜小兒餂之有割舌之患○若有人得道者猶如食蜜中邊嗜甜楞嚴云惟以空寂修于威盡身心乃能度百千刼猶如彈指○即以利益諸衆生而為自行清淨業畢則偏足我身疼痛覺清淨心無疼痛覺世尊福足慧足故稱兩足尊梁武問達摩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云廓然無聖

王世貞

跋四十二章經

右四十二章經摩騰法蘭自中天竺携來以梵書紀梵音至吳興趙承旨孟頫乃以漢語作漢字要之能受如來心印作東震

旦功德先後一也承旨精八法咄！逼晉人而此書尤遒媚蕭散有王會稽父子風若能乞精手如章藻拓作石木工本摺之則尤我如來千百億化身之一證也得之者慎無私為笆笥間物哉

題趙松雪中峯老人行道歌後

中峯老人行腳歌真得游戲三昧第謂不學趙州上門尋譴似小過也趙州竿木隨身要勘破天下禪和子本相出聖入凡不可蹤跡老人昂藏九尺軀圓頂蹇踏尺二革履所至人天供奉當輸一籌耳松雪居士為老人入室上足每得法語輒不憚傳寫所謂人間合有數百本此其一也

跋清涼國師所書棲霞碑（代黃侍講今載侍講集中）

宋　濂

唐楞山棲霞寺律大師碑筆嚴疏主清涼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舊裴相國所撰妙覺塔銘而知國師得二王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畫之妙而知相國之言為可徵每歎其書罕傳于世今年春出游吳中始從報恩萬壽寺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余志于下方謹按國師以大歷三年受詔入內譯經為闍文大德　年三月二日律師示寂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覩其遺刻法度森嚴神采奪發而國師之德容猶可藉是想見也國師世壽百有二書此時甫三十有

一或者妄計其晚歲安住毘盧華藏必不復作如是游戲事余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萬象卷舒無礙寂用常如塵心交入無非法果覽者毋徒弊弊焉索之於形迹之間庶幾目擊而道存也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宋　李有元章　書壁高宗嘗欲取去有狀免不曾移徙

中峯和尚蓮華吟卷跋　　釋智及

普應國師中峯和尚說法如雲如雨蓮華吟一篇豈非懷淨國之遊而作耶趙魏公因而畫之為圖馮待制又從而大書特書合成一卷可謂三絕矣京口天天民獲之于烽塵頽洞之際不

趙夜光明月謂是卞山幻住舊所藏者即歸諸吳門幻住照用養為傳家之券張亦有德者歟噫中峯為東南大善知識踞師子巖作師子吼垂三十年氣吞佛祖道重王臣如趙魏公馮待制皆儒林巨擘往來參叩咸稱弟子蓋欲咨決大事因緣碎塵勞窟宅拔生死根株豈吟詠云乎哉然達人大觀游戲翰墨無非佛事用養為中峯直下的孫得此寶諸宜矣儻能挨轉面皮伸出毛手付諸丙丁則老和尚大寂定中必為破顏一笑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釋惠洪

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私議坡公誤用雞蘇為紫蘇可發吳儂一笑予將發鷺溪上人

以此軸為示筆勢飛動皆學坡而未臻坡險處者要之如馬卷中逢王謝家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覽範題

蓮池大師云蓮之為華也得水而生得火而萎今華從火生誰復萎之者夫蓮以水為命而曰火生何哉豈不以火紅聚爐即清涼沼蓋法爾如是非神通使然也雖然悟火之有蓮而幻抽幻添調護之功不廢此大號作陽和恃蓮之出火而任燔任煨之心一生則此火名為蓋焰是知大稱發育而亦解枯焦與水本滋成而兼能泛浸二弊等耳可弗慎歟

薙室西菴梅洲蒲室四尊宿墨蹟　釋文琇

經書咒禁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羣生故宝師家得處親切見處明白發為文章詩詞偈頌至於戲笑怒罵咄嗟棒喝無非揭示向上一着誘接來學豈有他哉四尊宿遺墨今中吳萬壽住持象初璿公寶而藏之在此也凡展卷者亦當作

如是而觀若秖重其語句合作字畫得體正如皆者摸象但逐其頭尾耳牙鼻足而已安能識象之全體也哉

文待詔修竹堂寺募緣疏後　王世貞

萬歷壬申今陸司空與繩為曉上人謀復修竹堂寺而問疏於余、得學人語數十應之今又七年矣而曉公從文司諭休承所見其先待詔徵仲修寺疏墨蹟蓋前正德壬申歲也曉公異其事以誠請休承亟許之而示余屬題其後竊惟瞿曇老師有授記懸讖之說而澄誌諸太智承之以顯示化跡今待詔非能預識者余非能洞因者其為疏語何以距一甲子不能爽也豈所謂釋證者故有合耶曉公自安居後能於一切大覺前為吾

與司空結龍華異日緣見待詔吾四人當破顏一笑也卷首錢叔寶補畫王舜華古隸署題及休承不妨於九品外散花矣

葉權軒又緻陰符經云解曰陰符經以褚河南永徽年奉敕寫一百廿本細楷書為定本李筌得之嵩山虎口巖云魏真君二年上清道士寇謙之所造後筌撰注人疑為筌偽作按其語古與決非漢以後人作與參同契相合陰暗也符合也即參同之意五行能盜人氣水寒大熱金剛木柔土潤當其偏勝皆能侵人盜奪真氣若能見之不惟速害兼可擒制以補我不足故曰見之者昌五行之氣全在人心覺察惟我所施行耳天無為其主宰在人心有通靈能用天人心靈活不定必立天道之無為以合之則定矣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也立者即觀而執之意天道殺機云：天地人事自有機機謂之殺者以其猛烈直遂不可擎也凡生物未殺機也故謂之亭毒夫子寅：大無中而欻然使之有豈萎薾之物能予火生于木觸發必鼓蓋所受思養之氣即是篡脚潰亂之資其要只在一機字得機則藉勉糧資盜矣何所不居其勝此聖人修煉所以借形中之火真烹極煉為變身脫殼之具也九竅之郭在乎三要人身九竅皆能受五行之賊而其要

在耳目口三者鈐制有法抑自遠也三要中又別出要之要者曰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蓋目與心幾無二是以養生家名曰內視久視返觀默照靜慮專一自然無為而變化順軌契天之妙正聖人所觀而歸之：機也安往而不符合哉經云至樂性餘至靜性廉無不足故樂無所覬故靜人惟取于造化者寡故終日夢擾多所不足故常戚：廉則自救矯機念自息餘則自卻展結慮自消故餘即廉之餘而廉又餘之所養非二事也不然生死恩害相為循環不得制之：機但有汨沒消澌而已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生于恩相推相蕩終無了期耳人生圓顱方趾肖象天地百竅九竅閉微密入能合天道之無為得運行施化之機而返還用之故云是則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有奇器是生萬物觀天之道信無餘蘊矣此經不言陽符而曰陰符亦欲陰之符于陽而無虧也

書聽法華經歌跋

釋真可

夫法華七軸不過六萬餘言而其所詮者雖三周九喻直談曲說亦不過一實相耳惟此實相昭然本不離於日用之中奈何

棲子六十餘年辛勤行脚求之而不得長慶浦園七破求之而不得由是觀之行求亦不得坐求亦不得則此實相又不在四威儀中可得而求矣然則昭然本在日用之語寧非夢言哉而永嘉老又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覩即知君不可見以永嘉之語較彼二老所求之見何天下老和尚舌頭雌黃不定若是耶及讀唐修雅法師法華經歌則若庖丁之解牛公輸子之為匠而縱橫順逆精粗巨細皆大白牛之全體也是牛也頭角崢嶸出入於吾人六根門頭咆哮踧踏喜怒無常平田淺草綠楊溪畔黑白互奪使吾即文字求之而不得離文字求之而不得離即離非求之而不得畢竟至於無可奈何此蕓蕓生通禪人每以奈

何此畜不得為恨一見此歌便有跨牛之志然不得能書者書而寶之作一覓牛話頭無擇山林城市境緣順逆持此參此若不得牛彈生弗已紫柏道人舍然大笑曰汝非跳過魚盤覓豆腐之瞎貓乎當今號稱能書者舍吾叔宗周氏而他求豈不誤耶雖然若有人問大白牛兒畢竟在甚麼處章草米書揮筆處細聽蹄響墨邊池

蓮池師牧牛圖序云遺教經云譬如牧牛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則牧牛之說所自起也嗣是馬祖問石鞏汝在此何務答曰牧牛又問牛作麼生答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則善牧之人也又大潙安公之在潙山也曰吾依潙山

住不學潙山禪但牧一頭水牯牛又白雲端公之於郭功輔也詰之曰牛淳乎而若自牧若教他牧曩見于古今者彰矣後乃有繪之圖始於未牧終於雙泯品列若十其牛則如次初黑繼白以至於無粲如也而普明復係之以頌言近而旨遠其為圖也象顯而意深學人因之審德稽業俯察其已臻仰希其所未到免使得少為足以墮于增上慢地則稗益良多矣外更有尋牛以至入鄽市為圖者十并及教中分別進修次第可比例而知者俱附末簡以便參攷若夫一起直入之士無常鞭挽而天然露地白牛不落階級而剎那之間能所雙絕則圖成滯貨頌成剩語覽之當發一笑吾無強焉

蓮池大師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潭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師從參究念佛得力至是乃併歸淨土一門普攝三根人稱雲棲古佛傑出諸方念佛專勤遠追蓮社而不知其砥柱狂禪搶持末法深心密慮人固未易測也剃眾未寂云老實念佛勿揑怪壞我規矩向西念佛而逝佛囑末世護持正法者依四安樂行師實以之師所著述多發揮戒淨法門不事詞藻

題對峯老宿血書戒文　釋法藏

余初行腳時聞紫柏老人有德山臨濟風正欲參之已示寂矣乃訪其遺托柏之弟子多相見之獨對峯老宿見之最晚歲癸

亥會于治平知此老心孤骨勁脫然世表心尤敬之未幾示寂
嘗往弔於寺之南牕孤桐矮墻一龕傍壁四顧無人真見此老
骨髓因有題曰屋外楸梧冷龕前薜荔荒湖看青眼活雲想白
眉長詩草留山色禪機語石牀瞻依成往昔落〻倚空廊今
法藏　其孫泓公携老衲血書戒文一軸見示悅見白眉青眼
峭骨寒風一滴鮮華古心猶在以此傳付俾受而興起知參禪
須從戒地發光且今時一輩似悟衆慾借杯託興竊入惡道
者生慚抱怖肯離魔病真古風不墜矣稽首贊言以告夫後之
英傑

瑞光上人寫經疏意

潘之恒

一乘師有高足瑞光者吳之慧人也誦經日覆數千言不誤一字如華嚴法華金剛圓覺維摩諸經俱可掩卷默課作字摹王右軍李北海虞永興楷法筆畫嚴整日可書三千言善數計自微塵至不可說不可說無奐雖巧歷有所不及然經義之外問其書不知也字格之外作世法文冊不知也法界度數之外舉一指一目問之不知也知其精而略其粗知其大而略其細知其內而略其外知佛世界而出俗世界人以為愚吾必謂之慧人也之人也世之大癡佛之大慧惟其癡所以養其慧惟出世間故入法界然則上人將何持為之箋曰入山無出字菴無行誦佛書無誦他書寫梵經正字無寫法帖行草字工數息兩黑

微塵志知無計米鹽錢帛總之癡慧功德元無差別請端居正
念供當自至聞一乘師以三年期盟上人書華嚴楞嚴法華圓
覺雖摩五大部經書竟日再與較計尚有三期三觀可修皆上
人無障礙事努力精進尚有餘力也書此代疏不假多言

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
歸于地唾涕膿血精液涎沫皆歸于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
地水大風合而成身所以謂之四大也
楞嚴經云汝之心本以明淨妙自迷悶喪本受輪豈惟年變
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
身終從變如浮雲然○欲界為一地四禪四空為八地合為九地即三界是也亦名三有
起信論世間根本味禪出世根本淨禪出世○無漏禪出世
間上上禪此四禪也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也
傳大士金剛頌天眼通非閱肉眼閱非通法眼惟觀俗慧眼
真緣空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此五眼也

玉澗雜書內一條

葉夢得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適自山中還是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二更後雲始解三更遂洞徹澄爽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意甚蕭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聞飲酒歌呼稚以蕭鼓計人亦皆以得極所欲為至樂然不過有狂藥淫聲不失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世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談者好奇之過太白對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氣本自超出宇宙對影三人雖醉豈復狂惑至此因舉寒山頌吾心如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四海今夕共為中秋不知有一人能作此公見處吾雪竇禪師初住洞

庭翠峯寺道未甚行從學者無礙寺在太湖中所謂東山者嘗有詩云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固自已有津梁斯道之意然月一也寒山以為無物可比而不可說雪竇以為無人可說而不可說可說乎不可說乎請以質之望舒

楞嚴經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是名三無漏學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諸三有○如人以手指月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惟亡失月輪亦亡其指○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為無文殊如無文殊誰為是月又誰非月文殊偈曰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法華經堅著於五欲癡愛故生惱因造立宅舍五欲以自娛雖摩經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華嚴經云寶輪如莊嚴世界有佛名功德海光明輪於時為五通仙現大神通六萬諸仙前後圍繞○圓覺經云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于中顯現如鏡中像心悟實相具無生忍七女經偈云雲駛月行舟行岸移四大假合而成幻軀

雀來入龍中羅穀掩龍口穀穿雀龍去識神遷業走
楞嚴經云不斷淫修禪定如蒸砂石欲其成功經百千劫
名熱砂又若有見者夫既華空旋合見眼若無見者出既翳
空塵又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又云龍為大
地細為微塵若此鄰虛析成虛空當虛空出生色相又起為
世界靜成虛空為回世界為異又佛告波斯匿王我今示
汝不生滅性汝年幾何時見恒河水王言我三歲經過此流
汝三歲見此河時王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念念遷
國時即如是恒河水佛言如汝所說日月歲時亦無有異衆生
無異乃至于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舍十方界如大圓鏡清淨
轉物即同如來緣覺同類緣根塵虛妄皆轉于物若能
根圓通明照無二世間一切根塵陰界皆如來藏清淨
本然汝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為不壞然終不聞爛壞虛空
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
住如大成灰漸漸消殞
因色有香因香有觸
反聞自性成無上道

寶林寺柱龍

華嚴經譬如一鐙燃百千鐙其本一燈無滅無盡○維摩經
有法名無盡燈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終無盡

錢希言

閭門內有寶林寺唐年刹也正殿梁柱雕繪盤龍門外有水一池石梁跨之夏月居民曉起入寺追涼驚見羣龍下飲于池鱗甲張起如欲振躍奔走告人黯然風雷之聲不知其所矣市人皆見稽廡閒烟霧細縕其礎上猶有泥滓萍藻若經水淋洗者然是日蘇州城中震雷暴雨

圓覺經云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金剛經云若心有住則爲非住菩薩常覺不住照與不照者同時寂滅譬如有人自斷其首已斷故無能斷者如湯消氷無別有氷和氷銷者存我覺我亦復如是○傳鐙云如寒月水結爲氷煖時氷釋爲水華言覺也鉢合掌天教八教頓漸秘密不定藏通別圓○止觀三諦曰空曰中曰假是謂三德止能捨樂觀能離苦止如定而后能靜觀則慧而后能得也傳燈錄古靈神贊禪師見蜂子投紙牕求出師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牖也大癡百年鑽故紙未見出頭時○又參禪有二病一是騎牛覓牛一是騎牛不

肯下不解即心即佛真是騎牛覓牛也○智藏宿靈曜手云一心寂照滿室光明人問其故答曰此中奇珍未可得言夫晏寂之門固有妙喜吉祥○楞嚴經月光童子修習水觀室惟見清水竟稚無知取一瓦礫投中安禪有弟子闚牖觀室惟見清水竟稚無知取一瓦礫投于水內激水作聲出定心痛後入定時童子奉教除去瓦礫身覺如初○優波尼沙陀觀不淨相生大厭離悟諸色性以從不淨白骨微塵歸於虛空○又相待生勞久發塵自相渾濁○寶王經云法身如月之體報身如月之光應身如月之影一覺性是法身二覺相是報身三覺用是化身應身即化身也○楞嚴經云得大自在力無畏施衆生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悉安寧出世獲常住○維摩詰言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華散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華著身結習盡者華不著身天女之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耳

法度禪師誦法華經及三千部六祖謂之曰心迷法華轉悟轉法華

研北雜志內一條

車駕詣上人為子東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聲道故琴聲

道信手撫絃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皆自失莫不起然得意于絲桐之表隆茂宋乃畫為據琴圖

紫桃軒又綴一條

唐僧元覽齋壁有張璪畫松荷載贊之衛象詩之覽悉加塗馬曰無事疥我壁也覽嘗有句云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惟其有天海襟度故一塵不立一法不捨所謂大地森羅是沙門一隻眼也

題僧日南畫水仙　姚廣孝

昔浮屠師之工於伎藝者多有其人馬如巨然之山水華光之墨梅妙善之寫神日觀之蒲萄貫休之羅漢一行之於術類師

之於琴智永懷素高閑之於書湯休皎然齊己之於詩皆名顯當時而蹟存千載者也蒙聞浮屠氏之道可以脫死生超凡聖真出世間無上之妙道也學浮屠氏者當以其道為本有餘力則工于伎藝作游戲三昧乃可爾若不以其道為本而沉著於伎藝者可謂作無益而害有益寧不戒哉使其伎藝縱如巨然等之工雖名於時不能脫死生超凡聖亦徒其爾吳僧日南畫水仙頗得其妙一日介其友真師持所畫者過余請題余故書此以告之欲日南之工乎其本能脫死生超凡聖豈不韙乎

跋師子林圖

陸深

此卷師子林圖徐幼文作凡十二段、有題名以古篆隸篆之

獨損其一按圖當是雪堂云各係以五言詩凡十二首不書名氏後有火師姚榮公跋尾想見一時之文雅可補後來之郡乘榮公稱余友幼文洪武間為師林如海作十二景余嘗題其上頃有稱譽卷中之詩當出榮公無疑而詞翰盡皆簡健按幼文名貴仕至河南左布政工詩能畫吳門四傑之一也師子林在吳城東北隅本元僧維則之道場最號奇勝則好聚奇石類狻猊故取佛語名菴首圖一石題師子峯者是已或云則得法於中峯本云時住天目之師子巖蓋以識授受之原也姑蘇新志維則字天如姓譚氏至正初入而跋稱如海師豈即其人歟但榮公跋於永樂丁酉似為其徒攜至京師而作故有四十餘年

之歎而興感於幼文如海之謝世矣嘗聞榮公以少師還吳訪其師於師子林為所拒至夜漏深以微服往叩後門求見有僧瞑目端坐止以手捫其頂曰和尚當得此在蓋榮公功成貴顯猶本僧服故不曾薙髮徐云和尚撒下自己事卻去管別人家事佗麼榮公憮然而去可謂本教中之棒喝手乃大善知識豈即維則歟又聞榮公法名道衍嘗學於相城之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盡得其兵法機事執弟子禮豈還吳所見乃應真耶觀風旨嚴峻批糠事功異學中自有之不必深求其人亦可也暇日偶閱此卷因重疢之聊記于此若師子林之題詠尚多而幼文亦自有作天如詩尤可誦併錄于後以資閒中之一覽

贈像師華宗禮序

姚廣孝

雕刻之工與畫工異矣雕刻以斧鋸刀鑿而成畫以筆成故雕刻難而畫易也於是自古迄今而畫者良工多雕刻者良工鮮苟非性靈而兼得師授烏能造其妙乎能造其妙者方為良工也東倉華宗禮善雕刻人物甚肖蓋其性靈兼得師授而然亦可謂工之良者永樂己丑冬余擇嘉木求宗禮刻造西方阿彌陀觀世音大勢至三聖像宗禮不計工而成三聖之德容態度無毫髮之隙儼然如覩蓮華座上生佛相好使人瞻仰禮敬歡喜踴躍讚歎無已雖畫之善者惟影耳詎能及之者哉矧宗禮之專志於雕刻佛像舉家不食葷血不逆取直其誠恭如此經

中以像師稱之者惟宋禮為宜工畢求言為贈余謂工非性靈而兼得師授不能造其妙也況吾黨之學聖人之道者哉因以為序

師子林記跋

釋真可

紫柏道人得於吳門沈伯宏齋中嗚呼師子林棒莽久矣狐兎成羣白日青天作諸妖孽師子貪睡不覺今此記一出師子鼻孔竟為之牽痛矣痛則醒：則吼請門現前大衆且道師子正吼時遮一隊狐兎向何處着落能薦此師子林一旦恢復許渠來林中踔踏而去去

書文徵仲補天如師子林卷

王世貞

勝國時則天如和尚為高峰嫡孫中峯主老行化諸刹作師子吼已乃挂錫吾郡選地得師子林郡中諸善智識用幻住菴故事運瓦擇木成此蘭若遂以幽奇冠一郡叢林天如嘗有十六絶句頗紀其勝法嗣善遇華遂釐十二景而洪武初王先生裒高太史啟謝太史徽張水部適王處士行皆游而有絶句紀之前是朱提舉澤民圖之徐布政賁復圖之侻山人瓚今趙善章復圖之真蹟不知散落何手百五十年而文待詔徵仲重貌其勝而書裒啟之作系而歸之主僧超然者超然歿歸之竹堂僧福懋不能守歸之歙人黃汴幾若落異域矣汴歿幸而歸之崑山周鳳周歿其家又不能守而吾弟啟美始得之余乃拈天如絶

向授敬美伊倣徵仲例以小楷系于末聞十餘年前師子林尚在而所謂十二景者亦半可指數今已受據民家陸氏縱織作畜牧其中而佛像峯石老梅奇樹之類無一存者嗟夫如來遷化後尚不能長有王舍給孤竹園而一天如力烏能使師子林垂二百年而歸然無恙也敬美意似欲盡購三四君子之圖大較謂書畫力更可得數百載將以救茲林之泯然總之幻耳天如一幻人師子林幻地今皆已幻化而乃欲狗此幻迹了幻念耶故不若中峯老人之以幻住名菴也因復贅我幻語

為雉峯上人題竹卷

沈野

雉峯上人居楞伽山中時往雉峯宴坐因號焉西池上人與之

善乞勅山老人圖碓峯以贈或謂碓峯殊堪宴坐而此圖恍惚不能著足則上人何用為余謂芥子中能納須彌安知此圖非真碓峯非妄上人試飛錫一駐足焉還我真妄來

跋子城賦後

盧　襄

吳在春秋為富強窮極荒侈以亡其國其遺宮別館載之史傳者不可殫數然循名責實往往失真若子城則斷濠殘堞猶存無可疑者百六十年來濠日以堙堞日以頹毀予有不可辭之勢此文恪公之賦不得已而作也城西偏有天王寺公昔讀書其中僧廣理嘗從學詩故以此賦歸焉理命其孫道洽刻之石存往蹟垂後鑒公之文其可少哉其可少哉嘉靖己丑八月

說聽內一條　　陸延枝

元墓山寺門有巨松甚聲茂堪與家言當門不利勸僧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翁笑曰木在門中成閑字僧家正要閑也僧遂止

新增蘇州府志

楞伽寺今名寶積寺與治平寺隣寺前山岡上有越公井徑一丈八尺石欄如屏繞上有刻字多不可辯井記云寺創于乾元年又有唐廣明元年僧茂乾述大唐楞伽寺殿後重修吳朝大井記略云惟茲巨井坐當橫山艮位越來谿西百步晴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創斯井焉時屯師孔多日飲萬人遞來

三百餘年邑則可改其道不革按此即是楊素井蓋素既平陳後嘗遷治平寺前知古只一寺也

竹杖林　　錢希言

吳縣西洞庭包山寺旁有竹園傳是宋朝呆菴禪師臨化時手插一枯竹杖于庭後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成林

重榮樹

常熟福山寺中有一大銀杏樹相傳千年物也寺既大此樹枝葉萎悴後殿宇鼎新復吐青葱之色居民謂之重榮樹云

平江記事內一條　　高德基

吳城東禪院古佛像容貌端嚴頂珠圓徑數寸宋乾符甲午歲

忽有毫光紅黃青紫頂中出現士庶觀瞻檀施山積後三日有老翁疑其怪固請梯升即佛光斂而窺之乃見佛像之首開一穴以手捫之有二白鼠長可尺餘自穴躍出緑光斂入藻井內遂得碎幡數片以紅幡映頂珠即紅光出青黃紫亦然人皆嘆息而去或曰佛金仙也而白鼠之禍作光於其頂得非金氣盛乎是後金孽遂興兀朮之來大被其虐

北寺浮圖災　伍餘福

浮圖九級坐莫吳城卧龍街上作為雄鎮正德壬申五月六日有火自空而來流為烏其聲殷然與雷相薄而風雨遶之火愈熾延及如來禾寂像亦入茶毘自內城而外烟燄燭天見者

駭目次日往觀之則向來金碧之飾土木之費蕩然盡矣因嘆息久之以為佛有靈乎有靈則護之胡乃自戚如此遂循廊而行得一碑為宋濂撰相傳創於孫吳載新于蕭梁又載新于趙宋所謂東坡施金鼎以藏舍利者即其所也未幾流聞日急俗以謂兆而竟不驗然則浮圖之興替常也奚怪焉

犬怪 六道篇畜生部之感應緣

釋道世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螾瑤以杖刺之入數寸覺如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舍家富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

穿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瑯家積年無他禍福也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殺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郭掘地而得人名曰聚ㇾ無傷也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怪之然則與地狼名異其實一物也淮南萬畢曰千歲羊肝化為地宰蟾蜍得其時為鶉此皆因氣作以相感而成也

郭家朱砂圓　　龔明之

郭氏本郡中一小民所謂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以醉之酒仙遷化前數日語郭氏曰疇昔荷相接之勤以藥一杯為報

郭氏以味惡頗難之力強之飲至三呷而止酒仙自舉而盡遂授以米砂圖方曰惜乎富及三世爾郭氏竟售此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富三世之後絶無有欲買之者

李僧秱痘藥

王肯堂

姑蘇一李僧賣秱痘藥服之神驗王荊石相公許以重利欲傳其方峻拒之後以十金得之於其徒乃玄參兎絲子二味等分蜜調服也公欲廣其澤見人即說後未罕驗蓋秘方廣傳則不效人莫喻其理紫柏大師嘗問余：對曰衆生業力大製方者之心力幾何不能轉之故也師擊節歎賞

鷹俊

梁沈約袖中記

支遁常養一鷹人問支何以答曰賞其神駿

吳江志內一條　徐師曾異聞志

嘉靖初平望鎮殊勝寺有一道人來游題其壁曰我自蓬萊跨鸛歸山僧不遇意非徊時人莫解菩提寺三十年餘化作灰題畢而去後至三十三年六月倭夷至鎮寺悉被燬距題詩之日凡三十一年矣

簡義上人　祝允明

不奉慈誨已久恨瘡癬被體未能奉侍丈室早晚期抽身一往也昨夜夢被人誣以殺人窘撓間忽得師來尊引同入佛場求有仙道參列師以有一寃賊作祟果一物踞朱案若人若猴師

持薝蔔二朵擲起華騰飛空中怪物應手形影厌滅餘花散落
瓣、如雪余意乃安與師更周旋久始覺思平生無傷人害物
念豈四大家裡六賊將肆毒害賴師導指脫此寃纏予遺服以
還先此馳訊遥丐洞察參面領受

祭達觀大師文　　釋德清

維萬歷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庚子朔越十有九日丙戌
前海印沙門辱教德清謹陳香積之供致祭于紫柏尊者達觀
大師之靈曰嗚呼惟師之生也不生乘願力而來師之死也不
死順解脫而去、來不落常情生死豈同世諦以師之住世也
秉金剛心踞堅固地三十餘年家常茶飯舂骨純鋼千七百則

陳爛葛藤鼻孔殘涕推倒彌勒釋迦不讓德山臨濟為人極盡慈悲臨機絶無忌諱誓護法若惜眼睛求大事如喪考妣不與世情和合便是真實行履晏坐水月光中獨步空華影裡初訪余於東海也頓脫形骸既再晤於西山也搜窮骨髓當予禍之未形也備告之以隱微及予難之既發也將為我以雪洗旦酬夙約于曹溪將扣閽于帝里冒炎蒸於道路兮望影響而進止乃設法以多方冀出予於九死嗚呼師之為法門也實抱程嬰杵臼之心師之為知己也殆非管鮑陳雷之比予荷皇仁之薄罰分在師心之猶未已予被放於嶺表兮師佇候於江泚一見歡若更生兮如九原之復起予與師作永訣兮甘為炎方之厲

鬼師囑予以寧志兮冀幽扃之再啟予撣涕以臨長路兮師執
手含悲而不語維時關山一別兮日月若天心知師之不我忘
兮每叮嚀其無以師以願力所持兮誓不負其本始乃斂太阿
之光焰兮不顧放身於塵滓冀和璧之必信兮不惜隋珠之輕
抵將扣君門兮九重倏遇颱風兮四起陸海波騰龍蛇披靡王
石俱焚法幢傾圮師登八道之康衢兮忽遇長蛇與封豕皇天
實鑒其衷腹兮唯見逞於庸鄙幸此心之一白兮聊以發其蘊
底師實曠然何憂何喜逆順隨宜死生游戲何夙負之相尋兮
信前緣之固爾師悲玉濁之不堪直一行之可恃乃盥漱以趺
坐兮遂寂然而長往矣嗚呼痛哉師既不以禍患攖寧又何以

去來為事故撒手便行全無議擬惟師以金剛為心故留不壞之體有予弟子奉師以南旋兮就雙徑以歸止予聞訃以摧心兮望長空而殞涕欲親禮於龍室兮奈業繫之羈縻擬生還以慰師靈兮忽星霜之踰紀匪此心之暫安兮第因緣之不我與頃幸遂其本懷兮始得陳辭而致誄嗚呼痛哉師何死兮我何生我不來兮師不寧形骸異兮共此心幽冥隔兮終合并誓同歸兮踐深盟寂光朗兮師安住我頂禮兮展哀慕陳香積兮灑甘露師臨機兮願來赴光明兮照耀翹勤兮延佇哀哉尚饗

夢游記

王世貞

五月九日夜四鼓夢有僧過訪語次曰去麗而西則華嚴菴也

能間一游乎問所以名菴曰普賢經行道場也後有嶺石若青羊嶺故又曰青羊觀玉局老公像在焉俄而御一小藍輿挾兩美童西若沿長堤者其南皆麥田黃雲被壠隱隱見城堞行可二里折而北得一橋其高下瞰人屋而以磚砌之傍皆大榆桥橋下流水潺潺余意已樂之又數十武則若街市頗坦陀而行人甚稀山門翼然前所過僧出迓曰公來矣入門左方有若嚴道場者梵唄磬鐸聲振耳拾級而上至前殿已又拾級而上至後殿不甚高大亦稍敝而皆扃鐍不可開庭際古槐壽藤乱龍屈蟠蒼翠映暮右廡得一竇而入僧曰此禪房也室宇高下鱗接然不甚整次乃復循階偃僂而上最後呀然門忽開目境

若闢而新者蓋殿據山趾其後壁數丈外臨絕壑壁之後中一洞庭石二斧劈二錦川翼之庳者亦可三丈許色皆蒼紫文理密緻皮骨皴瘦可怪壑之南為嶺中斷左右巍然青石望之羊也逼而視之則不類以顧他石詭瑰千狀有若踞師者若鬬虎者若半下飲者若猿猱者其上皆聳松文柏其高造天嶺之北則平湖萬頃一碧陰雲解駁日腳下漏為金銀瑠璃者不可勝計鳧鷗鸛鶴鴛鴦鸂鶒之類散布砂磧爛若舒錦余顧僧曰此為何蘭若何地耶吾所知於里者海寧隆福淮雲三剎若衙院耳夫吾生五十有七年矣而不知有此何也僧笑曰公自有之公自不知耳雖然姑為我作一記送余至山門而別迺醒余生平

所游大和之南巖五龍諸宮洞庭之資慶包山長圻錢唐之昭慶鴻峯洲諸寺其勝坮者當時歷歷真境第不轉首而失之追數若一夢然則夜之所夢其果真耶其非真耶今夢而真昔真而夢異耶不異耶既以稱菴又稱觀老子之于普賢有諍耶無諍耶吾皆不能為之辯而又何記為雖然吾既已許是僧矣姑以夢語了夢事

錢唐溟　　錢希言

蘇州皐橋張叟素崇像教喜施僧食萬歷辛亥年春將詣南海補陀瞻禮觀世音挈其孫八歲小兒以行既達杭城搭囊渡江不取道于西陵求寄載下海船意在速濟時海船已鱗次江頭

待潮平而發矣張叟欲乘一船其小兒忽見此滿船人悉被縛
縛手足急從後輦衣止之向阿翁叙此異事叟大駭遽依其言
登岸及再換第二船其小兒復叙所見如初已又登岸更求第
三船附之問此小兒目中已無所見曰只前兩船怪異餘並安
然叟意未決有二人立于船首大呼之曰勿乘彼而來此船
甚穩無虞也遂巡又若有人自後推之遂挈小兒登船附焉祖
孫兩人坐方定訪呼者推者並已不見日暮潮至雪浪如山而
前兩船所載並尼姬僧徒之屬舟人不善迎潮應時淪覆細俗
男女溺死無一存者張叟所附之船獨全與數十人俱濟越三
日仁和縣令出江口點巡沒死人屍每一方僧腰纏中各有兩

大錫鍵小刺刀子一枚驗是釣涯之具信知闡提無賴為菩薩所不救也張氏感悟折節空門杭州人目覩僧事而未委八歲小兒所見之奇矣

說聽內一條　陸延枝

相傳太監鄭和下洋時吾鄉葑門有衛卒王老者其舟被風飄至一島散步島上忽見城門大書鄭都二字亟回適值一人出乃其故友也懷置簿籍若曹吏者謂曰何為來此卒告以遭風吏曰來此亦是因緣可隨吾觀獄引入一處王者據坐堂上兩傍侍從獰怪庭中一官人被鈎懸其背一婦跪戴火爐並有慘苦之貌其傍一無首者腔中辯析不已卒大怖問此何罪曰此

汝蘇州衛指揮何某婦人即其妻無首者盜也盜被獲以銀盥盆求援於其妻妻受之不告其夫而盜竟被刑故累其夫受此耳卒曰可免乎曰若修法事薦拔亦可俄又引至廊下皆荷校者吏指一人曰女識之乎卒熟視之乃里中水夫也謂卒曰煩語家人多設戒悔觀畢吏顧二皂送出曰子舟久俟可便歸也恍惚間身在舟內更入島尋之無見矣月餘抵家訪問何指揮者正患背疽其妻首發大痈咸困頓欲死卒告以所見何妻懼曰有之即出銀盥盆付僧誦經追薦而夫婦皆愈又問水夫正是相見日死其家聞之亦薦以經典云

揣骨僧

陸粲

正統間虎丘半塘寺有僧兩目皆盲善揣骨言人貴賤禍福多奇中槩之外大父胡公年數歲時家人攜往求揣骨僧云兒他日應得繫金帶好自愛也後公舉進士累官至山西參議致仕果終四品里人石乞貧為人傭織以二子見僧揣之喜索厚謝曰此兩財主骨也謂石云勿輕視爾兒聞者初不信二子長果以賢雄於鄉龔大者家頗温裕為人豐肥腹臍間黑痣有毫長數寸嘗言其一生福皆在此龔平日與人語好大笑一日在僧所方笑未已僧顧曰勿笑明年爾腹間毛落死矣龔惡其語不答後偶就浴摩挲間毫忽落又數日病死

蓬軒吳記內一條

黃暐

賈孟秦為庠生時同舍岳本和當撰表太守呼之急不及闔户而往暮未還賈散學為入闔几上白金二錠蓋撰表貲也賈欲持之歸恐涉嫌棄之去又不可為留一宿未曙岳來索自分必亡矣見賈在拜謝持去後賈為湖南委吏省參徐輔德亦賈同舍剛方嚴毅職汚必汰郡守召賈曰知爾與徐善一郡必當無恙賈退思曰不為營方守命必為營沮徐法吾知兩全矣乃不與徐接竟至省以老乞歸貧無居妻子繼沒寄食洪範僧舍痛寢處曰三絶蓋累世宦族與嗣與居至孟秦皆絶故云吳士大夫里居者咸高其誼憐其貧月醵金會飲洪範歸所於賈以給日定賈卒乃罷卒時年八十八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姑蘇雍熙寺每月夜向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小詞且哭且嘆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游汀花汀草弄春柔長亭幾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好事者錄藏之士子慕容巖卿見之驚曰此余亡妻所為外人無知者君何故得之容告之故巖卿悲嘆曰此寺蓋其旅櫬所在也此事亦載竹坡詩話但望京作望東

祝允明志怪編云成化辛丑長洲瓜涇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甦問之初病篤有冥吏追之去到一所見主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吏胥運算校計敬竊問旁人算何事皆不答因注聽主

者所言乃是算商學士俸祿吏算訖聲覆云大學士尚有數月小學士只四十日既而引敘問之主者曰誤矣非此王敘急放還敘又竊問旁人殿上何王者或告閻羅王也曰何官何姓耶曰即蘇州范參政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無恙既而學士良臣死久之閻老輅亦卒審其時無火奘焉

中吳紀聞云曹王父捐館至五七日曹王妃前一夕夢還家急令開篋笥取新公裳而去因問曰何忽促如此答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問范公何為尚在冥間曰公本天人也見司生之權既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豈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為此官耶

趙定宇作閻王

釋袾宏

少冢宰定宇趙公與雲南巡撫陳玉台同年公以萬歷丙申三月望日捐館時玉台在任因內人病扶乩請神，判以死因懇乞救援神云五殿閻君方新任其人剛正不可干以私無以為也問新任何人曰常熟趙某耳俄而訃至則任期與訃期肭合陳大驚異或曰閻王帶福帶業者為之定宇盛德士亦有業乎噫地藏菩薩言我觀閻浮提衆生舉足動步無非是罪焉得無過昔聞一僧有天符召作閻王者僧懼大起精進一心念道符使遂絕嗟乎古稱韓擒虎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又近代傳聞鄭滄泉司寇死作閻王杭太宇周公死作城隍此常事也古

德有言僧雖有行不了道者多作水陸諸神豈徒言哉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甫里白蓮華寺乃陸魯望故宅後有祠堂蓋唐時物咸淳間有咸氏子醉游寺中因仆其像於水中則滿腹皆其詩文親藁也寺僧訟於郡時郡守倪普深怒之逐笞其人而更塑其像雖少雪天隨之怒辱而無復當時之腹藁矣

祝允明志怪編樂亭令蔣君廷貴字元用長洲人戊戌進士第三甲既作邑未及二考而卒後代者來入廨之夕恍惚見蔣公危服正寢驚問之答曰廷貴姓蔣即舊尹也死幸無過當血食茲土冀明公為圖之新尹敬諾即為立祠縣治稱為

縣土地頗崇香火四五年尹去任乃為後代者撤去蔣平生聰明長厚行履忠信有不欺神明之志或應有此理也

客座新聞內一條　　沈周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守奉香火一日僧自外歸見厨鍋沸湯中二卵將熟則行董攫之鸛巢者僧命還巢中且云固無生理但免鸛悲鳴爾後數日忽出二雛僧怪之令僕探巢見一木尺許紋成錯錦香氣甚郁僧取供佛前後倭國貢船因風打收港登岸入寺拈香見佛前木問僧買僧給云香是三寶太監捨供天妃者能蓋造後殿觀音閣則與之倭曰我是貢使那可留願酬以價因與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去後

數年倭人復入貢訪前老僧已故因留金作享其徒詢所取香是何物曰此仙種名返魂香焚之死人魂復返聚寐洲所產

楊璜字希周宣城諸生世居官圩之栗樹墳希周為人公正不肯詭遵會崇禎末年兵亂璜曰吾祖宗丘壠在此何忍棄去因置妻妾與子於林中以身守壠兵見墳上有衣冠者奔執之璜遂赴水死子甫十齡自林間見父溺號泣亦投入水中順治丙戌三月十六日也三日後父子兩屍攜手浮出人皆以官圩水比諸曹娥江云妻陸氏感悼欲死因妾有遺腹逐破涕而言曰吾夫庶有後乎吾死誰為之撫日夕哭泣哭則啼念佛夜夢佛賜一子醒而識之及歲暮妾乃生女陸氏泣曰嗚呼已矣無可復望矣丁亥春並以其產聚族而分之已但欲粗給衣食以撫此女至小祥且會親族禮佛而後議分散齋之夕為三月十六日女吟哭不已妾張氏抱女就枕張夢魔不醒陸疾呼張若無聞陸怪而視之則此女已非女矣驚呼家人見其面目身體如故惟私處生男根其勞尚有血痕未泯也親族共相瞻視驚詫始悟是如來靈感嘆前夢之不虛競至佛前瞻拜更名佛賜次日遠近聚觀聞於本縣張公取兒庭閱之問其宗族僉曰一詞曰脫兒之變

非同十可吾儕小人不願分其田產張因哭嘗許之計佛賜
變身之日即前年希周父子死難之日也雖曰佛之靈要哉
然非瑣之公正自天子之至孝殉父之婦子之號泣動天能
千百年罕見之事乎嗚呼烏知變聚會之日其又誰信之此
孝子即佛賜變形之日若非親族聚會而孝良雪以男變女一
誠感佛之應故初聞此事而疑之及五月五日暗
誠者皆以為逆瑞之兆按正德時陝西李良雪以傳示於後也
宣城湯君謨言此事出於目覩不可不錄以
永嘉王泰幼失怙恃鞫於伯父丁未兵大至執伯父求財不
泰時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給兵曰兒知座物所在
得將殺之釋遁去兵監掠數穴皆無乃弟泣告曰兒實無所知
伯父以身代伯父死耳兵怒斬之仆地而去伯父哀而視之
但願以得釋之泰幼時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給兵曰兒知座物所在
則頸骨已斷而其喉未傷遂捧其首台於頸適有修船油匠
取以塗其瘡滴水口中稍能蘇至暮舁至家越七日始甦言
方斬時風冷然過頸良久熟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兒
甚孝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數其頸冷然若氷雪痛遂止
凡八易月其創始合而頭竟偏云

劉鳳

行春橋宋淳祐間徑山淮海禪師嘗行橋上有文刻於石今不知何在洪武戊午長洲僧善成勸募重修今又不知幾更易矣

春渚紀聞內一條　何　遠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藏嚴經一部惜不忍分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華及舟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舟而歲大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中船還家公中夜忽語其婦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何慮也媪問之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豢養

之力又承公遺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殺矣

周世昌

朱玉 見崑山志藝能傳

朱玉均壁善繪事聞佳山水每翛然獨往數千里不以為難永嘉王振鵬在仁宗朝以界畫稱旨玉從之游盡得其技嘗奉命金圖藏經佛像方不盈 曲盡其狀而意度橫生不束於繩墨人言振鵬蓋不之過所居有虹月樓

張采

尤求 見太倉志

尤求號鳳丘長洲人移居太倉工寫山水兼人物嘗畫小西門關廟壁作行軍勢又畫俞山藏經閣壁作諸佛像皆絶技也

童和尚　陸輔之

僧妙應者俗姓童鄉人呼為童和尚妙於刻石居龍興寺嘗摹廬山王瀚須菩提像刻寺中其碑陰作天台五百尊者筆法奇古又於虎丘作石觀音像亦佳淳熙中人

楊惠之　出紀畧　徐林

楊惠之初與吳道子同師學畫見道子藝成惠之恥焉更為塑工遂為天下第一手故中原多其手製山水之壁崑山慧聚寺有毘沙天王像惠之所塑形模如生其傍二侍女尤佳真得塑工三昧惠之申戒後人不可妄加修飾後果為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貞觀元年除秘書郎遷中書令太宗破劉黑闥於洛州立昭福寺命文本撰碑文本少時常念法華普門品曾乘舟吳江舟覆人盡死文本沒水中若有人曰但念佛必不死既隨波湧出至岸獲免後於家設齋一僧後去謂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終達太平致富貴言訖不見及文本就齋復於椀得舍利二 見舊唐史并統紀

徑山志

虎丘養老

癡絕道冲禪師淳祐甲辰靈隱辭衆歸隱金陵京兆尹遣屬官追挽不可朝命以虎丘養老不就 徑山列祖第三十五代

姑蘇顛僧

秉堅志

沈端叔姑蘇人也年過三十未有子其家頗豐腴求嗣之意殷切數招道士設醮禱于天帝有僧以顛得名癡在無賴飲酒食肉每見必笑曰此家要子嗣何不求我是豈泛泛道流能辦耶他日別命梵侶齋供其語亦然或勸之試邀致求之族黨皆云怪妄不足信而其婦意尤急銳意召之方縱步外庭無值其過門延以入叩請殷勤僧曰一子不難得當使孺人月內便成孕然須夫婦下階禮拜乃可婦如其言又令遍拉姻戚畢集幕寧正堂當中設榻不掛帳請夫且避舍而約諸親共觀相為證明旨我施法但不可笑笑必誤事使婦卸冠釵脫上服仰臥僧相去

大許咄：持念忽踊身而起眷屬皆一躍若優人所謂打筋斗者徑跳登婦榻跨腹而過之四座不覺失笑僧歎曰幸好一個男可惜笑害了不得全具然尚可整理遂去婦果有娠生男而上唇缺始悟僧前說復延致敬禮如仙佛僧曰君家只合招一兒侯缺者夭折然後可再求不數月兒亡僧至曰如前法式可也時觀者滿座皆屏息注視事畢出賀主人曰極喜極喜及期婦生子了無破相

鄭氏子　獸部狸類　太平廣記

近世有鄭氏子者寄居吳之重玄寺暇日登閣忽于閣上見婦人容色甚美因與結歡婦人初不辭憚自後恒至房鄭氏由是

惡其本妻不與居止常自安處者數月婦人恒在其所後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誦婦人遂不復來鄭大怒曰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還寺婦人又至尼來復去如是數四後恒罵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誦婦人忽謂鄭曰冤來欲與君畢歡恨以尼故使某屬厭今辭君去矣我只是閻頭狸二娘耳言訖不見遂絕出廣異記

如公　陸粲

嘉定僧如公者嘗晝假寐夢至蘇城楓橋北里許度板橋入一家瓦屋三間飲饌滿案已據中坐有婦人前立年可四十許屢拜垂泣少者數人侍立於後有頃進餛飩婦人取案上紙錢焚

之地及醒乃覺飽且喉中有餛飩氣怪之後以事至梗橋順途訪之到一處宛如夢中所見入門几案陳設皆夢中物也有少年出迎之叩其家事云父死矣其死忌之日正僧得夢日也乃知是時其家設祭耳

吳縣志藝事內四條

繼華吳僧工畫山水與巨然同時 張景人物志

法能亦吳僧作五百羅漢圖秦觀為之記曰戴逵嘗畫佛像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改之積年而就意法能研思亦非率意而為之者 劉椿畫紀

德正徐競之兄登科為平江教職棄去為僧能畫山水人物種

種清絕專師龍眠張景人物志

普明嗣法徑山晦機熙來往承天寺以畫蘭與柏子庭齊名同上

鬼聽法載暌車志

歐陽炯

生公說法時有鬼來聽生公識之喝曰何不為人去鬼以詩對曰做鬼今經五百秋也無煩惱也無愁生公勸我為人去只恐為人不到頭

蘇州游僧

載太平廣記絕藝中

蘇州重玄寺閣一角忽墜計其扶薦之工當用錢數千貫有游僧曰不足勞人請得一夫斫木為楔可以正之寺主從焉游僧每食訖輒取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椓其間未旬日閣柱悉正出國

贊林酒仙書聖僧詩後　唐寅

不癡不顛是佛是仙開眼狂走闔眼喫酒北丰須彌着境小兒日午夜半打乖老漢

謝文徵仲寫金剛經　薛蕙

齋沐開經卷名香手自焚天人遥作禮鸞鳳瞥成文心印傳先佛書林檀右軍殷勤謝良友何日話停雲（停雲徵仲書室名年來屢有命寫之約因循未果）

趙承旨為忽闍黎寫經畢以詩乞茶真蹟在余所戲為代答

王世貞

玉堂濶筆元無價珍重吳興紙換茶但使毫端吐舍利一蒙山頂屬君家

題三教圖　釋真可

我得仲尼之心而窺六經得伯陽之心而達二篇得佛心而始了自心雖然佛不得我心而不能說法伯陽不得我心而二篇奚作仲尼不得我心則不能集大成也且道末後一句如何擯弄自古羣龍無首吉門墻雖異本相同

又　釋袾宏

鬚鬚秀才一卷書白頭老子冊一片碧眼胡僧袒一肩相看相

聚還相戀不知說甚的萬古常不厭想是同根生血脉元無間
後代兒孫情漸離各分門戶生仇怨但請高明翫此圖尋取當
年祖宗面

題鬼子母揭缽圖

鬼母失兒情太戚天上人間求未得缽盂指示空覩形盡其神
力不能出回光省過大歸依刹那母子重相識重相識逢八刻
自家懷裏抱嬰兒何必向如來膝下殷勤覓

擬古 四首

晨寒思欲夏苦熱復思冬妄想能消滅安身處：同
忖得還成失擬東仍復西未來杳無定何必預勞思

蠶出桑抽葉蜂飢樹給花有人斯有祿貧者不須嗟
草食勝空腹茅堂過露居人生解知足煩惱一時除

題繡佛齋圖　顧大典

頂禮莊嚴相廣說微妙音願依般若法永證菩提心

題蓮華圖

幻彼池中蓮見此種種相紅衣與黃蕊素質互相向聊持不染心一破空華障

題烏王吠龍圖　王世貞

黑風吹海水立瑠璃宮中老龍泣此時敲翼天關摧左足下蹴龍宮開海人明珠若明月願贖龍軀了無答罷參龜史祈以

身天厨朝餔不爾珍老拳頽顙隆準坼雙角拉枯血中擘敗鱗
飛空、欲赤餘噫尚足呼風霆攫大波底流金鈴宛轉骨盡神
不靈我聞閻浮提三千六百海一龍一餐八萬載須彌山傾却
竭烏王與龍竟誰在君不見龍兒一夢何其聰可憐宮中羣
小龍金翅乃是宣城公

寫墨竹　趙孟頫

開軒叢竹杪坐久聞清韻重陰結春雲小雨生衣潤親友有嘉
集笑語發真趣游衍暮始還流光疾如瞬

跋　黄　溍

至大間趙魏公從姑蘇歸恩小憩于丈室乘興寫墨竹一小

枝于壁題古詩五言四韻于牕間今垂四十年竹故在而牕紙久不存住山宣公法師聞吳江賢上人栽得此紙物色得之并竹摹刻於石將使久而勿壞庶後來有以想見其清操雅韻也夫棣華鏡上實報並嚴毘盧樓閣非成壞相高人上士游戲作如是幻事豈以石之壽為真足恃哉姑以備好奇者之一覽云爾

趙仲穆用龍眠法寫藥王像坐藤竹牀手執葫蘆在芭蕉林中喻是身之非堅脚下靡靡細草俯覩之喻大地皆藥草也

贊曰

倪瓚

耆婆大醫王能療諸疾苦視虛實表裏施補刹汗吐設或有心

病非針砭能愈世尊安心法一彈指疾去

題梵隆十散聖像為達摩誌公言法華長汀老子普化禪師寒山拾得善道和尚泉大道金華聖者婗子和尚盡取佛法中神通游戲諸散聖者以配元關十子也王英孫作偈頌金華聖者云杖藜到處自悠然手托豬頭不是顛成佛若還因喫菜世間半馬盡并大

為因師題松梢飛瀑圖　高啟

松風散飛瀑夜作濤聲急樓鶻起空山如驚鬼神入定僧寂無聽任灑袈裟濕

題倪雲林畫贈因師

含暉峯下路樹石盡垂藤欲認姦苔蹟相尋行道僧

方厓師畫

畫圖忽見白雲峯茶屋香臺樹幾重若在師行道處晚來唯
聞不聞鍾

為方屋畫山就題　倪　瓚

摩詰畫山時見山不見畫松雪自纏絡飛鳥亦閒暇我初學揮
染見物皆畫似郊行及城游物〻歸畫笥為問方屋師孰假孰
為真墨池挹涓滴寫我無邊春

題方屋墨蘭

蕭散重岩寺春風蕙草生幽林羣籟靜地綠葉滿紫瑞莖早悟聞
思入終由幻化成虛空描不盡明月照敷榮

題畫送僧

不到荊溪三十秋南津溪水東流用公住近金鵝嶺魏族猶

隣白虎丘楓葉爛斑霜落後竹枝蕭瑟渚邊頭歸逢古德方厓
叟為話談玄舊日遊

跋云

用大機吳人也住宜興保安寺壬子九月十九日將還山戲
為寫秋樹鈎石并詩以贈之且以呈方厓禪伯云

張　森

南翔寺僧梅月卷

馬　臻

定起昏鐘後虛牕寒影搖啟關何所見明月在梅梢寶性空中
住香塵靜裡消拈筆向西笑圓境正寥寥

為石室瑛上人題松陵圖

左右江湖送客船分明往事十年前三高祠下秋風起貌得詩

愁畫裏傳

題啟南畫月下杏花　史　鑑

我昔慶雲看杏花春雲壓樹埋晴霞無端風雨中夜作狠藉滿地同泥沙十年蹭蹬不復見無乃天意於吾賒老南忽往花正好兩株繁華對晴昊白日苦短看不足更向良宵事幽討月明照花丶滿地恍若清波漾文藻夜深露下花更佳汗濕蛾眉淡於掃巫山神女朝夢雲洛水靈妃夜當道知君好事不可當繞樹行吟被花惱詩成得意難具陳片紙再與花傳神品高意遠蹟逾妙反覺樹上花非真須臾喧傳動城郭借看累月紛蹄輪君不見虎頭曾圖庾官壁觀雞者逕輸其珍老僧老僧收拾去且

莫出示無錢人

題洞庭與福寺圖　趙寬

太湖波濤浩渺映空但見蛾眉掃不有玉堂詩畫傳怎識洞庭泉石好老禪蘭若山之中山勢直與湖爭雄秋高月浸廣寒殿海曙日出蓬萊宮千林橘柚包蓮入百落雞犬閭閻通若耶雲門不足數鷲峯鹿苑將無同愧我平生寡游矚此境不到寧非俗魯當破浪乘長風一上層巔快雙目

題勝感寺小幅　胡纘宗

鄰：石下水圍：屋上松凭欄獨無語天外看羣峯

永樂癸卯菊月望日游半塘寺畫松檜壁間并題

浦彦弘

天平之山重復重上有雲泉怪石生蟠松憶昔當年到彼觀覽最奇異至今偃蹇卓爾於心胷虬枝秀葉煙霧籠翠濤洶湧騰蒼龍偶然到此發清興信筆披圖一意同

題檜

老檜龍形信筆揮虬枝交錯寫巖微叮嚀童子休樵採留與山僧挂衲衣

畫兩童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咏

徐渭

人間何日不塵生掃到何年掃得清輸與天台雙行者睡寧名帚午雞鳴

林侍者 紀花木也

松　風露洗濯氷霜鍊磨何以似之雪山頭陀

柏　非趙州生非錦官出鐵山老人親手栽植

竹　近水已好入林益清節風簸月灑灑一生

梧　足雨飽露含宮吐商丹鳥不來棲飞道旁

桐

釋通潤

煙來混煙霧來混霧些子不粘孰知其故

天竹

纍纍火珠和盤把出光明燭天無旦無夕

芭蕉

以空幻身現大人相澹月微風頹然自放

老少年

我少年老汝老年少畢竟不知誰正誰倒

栗

赤身在外黃玉在中鏟影埋光良賈所宗

浦萄

羅衣滿架纓珞滿身彼哉何物藤國之君

銀杏

此物珍貴重、包裹剝盡皮膚始見真果

櫻桃

其光燦、其圓陀、欲得下咽親手自摩

楊梅

蓬青現青當紫即紫是摩尼珠映色如此

橙

黃金累身秋香滿禹遇逐臭夫一錢不值

橘

香陸郎袖藏老人奚最宜江南不利江北

柿

紅如肉髻甘若萍實剖而食之飢火頓息

棗

稟純陽性心赤皮禿胡棄其心而噬其肉

梅花

以必死心犯寒而出在羣花中倔強第一

水仙

彼黃冠者不雜塵烟從清谿來字曰水仙

菊

燦：寒華似彼隱者不逞風日甘此藺下、

桃花

顏色雖好東風易銷請鋤其色毋以色驕

杏花

汝既賈艷蜂來蝶來靜言思之悔此一開

李花

耕之初生此花正開目斷花底耕耜不來

牡丹

顏如渥丹君之儀表華竟下梢入泥落草

芍藥

藥醫王心現菩薩面倚藥欄前未心斤

蓮華

可宮可臺可座可舟于以乘之穩于圓丘

桂花

彼衆香國在此花側綠刺不鈎何由得入

紫薇

此無省郎雖開亦孤其可對者西山餓夫

海棠

葩小而艷足以媚世汝獨何心傍老梅住

秋海棠

夏日可畏秋陽更烈顧影自憐向隅而泣

玉蘭

渾身是花絕不帶葉唯純白人可與同列

木筆

此物數莖花神所弄獨有文通一生借用

蘭

香可易骨清能脫心是遯世物最宜深林

萱草

汝已忘憂願并忘喜憂喜兩忘是宜男矣

梔子

贈以玉盞報以金卮出乎反而爾豈不知

紫荊

有栗如金可以療飢不煙不火穩卧柴扉

玉簪花

此文室中天女所墮者謂何以散花故

雞冠花

不能司晨胡絳其幘是宇雌者有木雞德

楝花

以火德王是劉家物天與張騫持還漢國

葵花

智可衛足心堪對日葵哉葵哉花之司直

木芙蓉

對影秋江自問自答遭青女來一時妬殺

金雀花

雀臺已空金雀飛去爾獨法然垂頭思帝

鳳仙花

但紅指甲寧染鳳毛是單：者聲價何高

木香花

此雜華林爾為藩臬衛彼羣花得無夭折

薔薇

數年前北寺塔重修近復見虎丘佛閣二亭俱絕奇惜無好事者勒石紀之因述其槩并寓所感　張鳳翼

通儀中城卧龍似北寺浮圖龍尾起一朝不戒怪焚惑萬里雲霄失龍尾當崢嶸那復然行道遽藻歎成毀異僧躡屩何處來身掃刼灰忽經始猿猱攀援未足奇鸛鶴成巢差可擬衆材奚營若湧潮羣工不鳩如聚螳巨功落成還舊觀諸天光生舍利子屈指于今纔數年虎丘復見玆奇事崔嵬山閣日沾危大木難支欲傾圮計需檀樾千黃金所得沽一杯水欵門忽馬過梓人持引執杖符桥氏經營已入顧盼間衆人難之獨輕視從者環向僅八人視色聽言惟指使夜闌棟宇皆作聲朝來端莊直

如天胡然而歌胡然直使鬼為之固如此神奇說秘不可知僧誇佛力欤。喜與僧示寂不可得梓人欲行或可止願言借爾回天力為我鑾宮正頹靡

北寺醫僧為叔貽療瘍詩以謝之

日出汀洲搭影移經禪之暇習軒岐無邊紅杏迷珠樹不謝青蓮吐上池自我晨昏驚夢草藉君信宿慰連枝折肱何必通醫術信是瘍師即藥師

記夢中作伽陀　　祝允明

爾時過佛子云所有都失各。大驚怖奔走四尋覓散亂如狂癡走回各相值開掌各示說在此何曾亡急。同把去納還所

足尊納已還共君元有還在此ㄟ必是佛說而非波旬說

楞嚴八還明還日輪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塵還墻宇綠還分別頑虛還空聲垜還塵清明還露也經云汝看此變化相吾今還本所因處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還誰○四病作病住病止病滅病也○四相一生相謂本無今有也二住相謂生位暫停也三異相謂住別前後也四滅相謂暫有還無也

篳篥引

釋維則

西瑛懶雲窩距余禪室半里許時相過從吹篳篥以為供復于予言有所需乃賦長歌以贈

西瑛為我吹篳篥發我十年夢相憶錢唐月夜鳳凰山曾聽酸齋吹鐵笛初吹一曲江風生餘響入樹秋鳴咽再吹一曲江潮驚愁雲忽低霜月黑坐中聽者六七人半是江湖未歸客歡者

狂歌繞樹行悲者垂頭淚沾睫我時奪卻酸齋笛欲樂共坐松根石脫略悲歡萬念消悟聲無性聞無跡西瑛筆業且莫吹筆業從古稱悲業悲歡苦亡塞天地人情所感無今昔山僧尚賴雙耳須請為西瑛吐胷臆聲聞相觸妄情生聞盡聲亡情自釋盡聞莫謂聞無聲機動籟鳴無間隔亡聲莫謂聲無聞去來歷歷明喧寂吹者之妙余不知聞者之悟公莫測公歸宴坐懶雲窩心空自有真消息 楞嚴五反聞亡自性成無上道

示友

逝水不復返黃葉無重榮萬物有終極浮生欲何成愛緣一染指智慮常縱橫寧知昨日事轉眼多變更聖人示敬器稍滿還

復倾及時不自惜時去空傷情

示染匠　　釋清珙

裏面盡情厌得了外頭方始好揩磨雖然本有靈光在也要工夫發用他

示針工

手攜刀尺走諸方線去針來日二忙量盡別人長與短自家長短幾曾量

贈净髮待詔　二首

結緣待詔到山中廊下諸僧盡整容方丈老人何不剃要留白髮過隆冬

剃了又長：又剃一年幾度遠煩過大夫只管來求福我福如何有許多

釋文琇

未逢人馬生

大千沙界一端布覿面相呈見也麼好把金刀輕翦破為吾製取鬱多羅

贈髮生

五蘊山頭荒草盛歷塵沙劫未消磨寶刀一舉都除卻也與從前不較多

兩目昏花已少明耳根閉塞髮鬚髯曾吳生刀鑷精來久識取者般癡鈍僧

髮生腳未跨山門金鍮聲ㄟ到耳根好箇為人消息子不知誰是解知恩

釋智及

山樓秋夜三首

月色白如晝松陰多似雲牕虛山欲墮燈炮夜初分河影中天見泉聲隔樹聞小樓成獨坐此景與誰論

衰草緣幽徑踈林出短墻風回驚宿鳥露下泣寒螿歷ㄟ無差訛頭ㄟ自顯揚跏趺坐來久重爇瓦鑪香

秋半山樓好匡牀夜不眠感時思佛果撫景憶南泉月下機何峻更深語最元寒ㄟ千古意危坐獨超然

釋袾宏

山居

平生命坐太孤星峭似高峯冷似氷自主自賓還自僕空菴空
榻復空鐺藤蘿入戶無人剪燈火消煙借月明獨有纖雲孤未盡
白雲時亘伴幽清

禾騎驢者

雙耳披風老敢驢長途力倦步行徐低聲說與揚鞭者一念差
來爾即渠

謝嚴子魯左丞惠貢餘新茶　釋智及

槍旗不展策全勛占斷江南第一春除卻金輪聖天子舌頭具
眼是何人

贈鏞生

千僧偏剃娘生髮一念全超罔極恩老我畏寒偏護頂謾勞彈鐲到雲根

洞山良价禪師觀水影偈曰我今獨自往處、得逢渠、今正是我、今不是渠中峯本禪師詠雪云凍四合雪漫、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中華未瞥啟牕猶看玉琅玕有為祇癘瘦語云上些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是正是正是楊道南夜坐祇癘口號云手本無心癘便祇、時輕重幾曾差若還不癘須停手此際何勞分付他焦弱侯和之曰學道如同癘處祇斯言猶是隔塵沙須知癘處無非道只要祇時悟法華雲谷老衲曰二先生不是門外漢予謂二公之言尚落擬議不若瘦辭之當下了徹也牕訣云目垂下、無著心向內、無法不思不想清淨樂遺泉遺心大和樂染坊姓記云身居色界中不受色界染解結解寃結見性自分明

所思二首　并引

釋法杲

三百篇則以夫婦之昵託於禽獸草木間而古十九首又以君臣睽違之私寄託於夫婦今之企慕聖諦者獨無所寄寓哉讀者幸勿以相思別離作情會也

窅庚方始鳴倏焉西征秋杪蚕歲事行役躑躅悲衰老脩途遠游奔生死良苦惱員茲結髮親於邑殊難道空牀有餘塵征路無常飽嗟乎人之生不及鴛鴦鳥王事敢云疲捉歡苦不蚤恩情日以衰奚啻如秋草乎枯萌有時佳人覿無期涼風一何厲旦夕空嗟咨嗟咨復嗟咨涕淚紛如絲

賤妾委空房曷不霜與霰良人天一方顧面寡相見豈無機杼勞終歲不成絹豈無室家私徒抱衾裯戀睇彼女牛星一夕猶

歡謔咄嗟夫與妻永隔平生面一葦信可杭勿曰阻河漢秋風幸旋歸易辭繫露法思彼故人心腸似車輪轉悲思夜未央日斷雙飛雁漢廣莫可涉故情中道裂惜哉不見知已矣勞中熱吁嗟復吁嗟蕙帳空涼月

米珠謠三首

西星而東南星而北孤焚肖鬼丁壯司賊欄街者青扶門者黃妻孥在路父母誰湯身乎身乎何時殞乎

日煎、風獵：斷苗根殺苗葉朝炊骸暮易子米顏皴白頭死白頭何足惜人兒詎爲食

穿貂一負鳶十坐不卧朝難夕野草尚連根人不期生色厭倉

入萬委積成千賂夫高枕餓莩思烟吁嗟乎今日之日乃優丁此嚼珠之年噫嘻嗚呼天乎人乎

真歌了禪師題涅槃堂云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卧涅槃堂門無過客牕無紙爐有寒灰廊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徒時多半爲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雲棲大師和云幻質寧如有敗傷舉頭驚涅槃堂一生盡也殘更夢覺慮厌來皎日霜過去業多心主亂前趙路險腳跟忙而今欲問安閑法臨渴開池事已妨○徙入空門最可傷涅槃今是試僧堂炎燒玉內魚游釜痛切諸根草被霜猶抱凝禪成底事旁修外道枉干忙人；道有安閑法爭奈臨行一句妨○脫體無依絶毀傷沉疴終日自堂；鐙破暗明如月慧劍降魔鏌鋣似霜藥病兩非何足辨死生雙幻不須忙從誰更覓安閑法纔說人參是深根自堅固幾回經古又逢今立江心八面洪濤愁設人參是深根自堅固幾回經古又逢今立落魄平生倦倚攀赤條條地任孤寒休因蘿蔓依他活千尺喬松一例看木食岩居老此身掊提忽就本無心如何水月空華境惱得時人眼不禁六十餘年照世來炷殘膏盡夢初回誰言入城光沉沒灼地禪天正不埋東方初日漸當陽使

得人間萬事忙轉軸西來山欲暮寶光依舊映紗牕又題寶刀囉云從來利刃號吹毛萬樹松絲繫獨牢莫謂鈍根虧斷得此中原是活人刀

問影　釋法杲

夜堂孤燭座何物共徘徊奄忽吹鐙去斯須趁月來似奴家未舊疑客户誰開折項低看汝將無汝在哉

入菴

春林重拭目片片落空花未死俱為客能安即是家十年藏市虎一日了弓蛇莫怪寒山笑于今笑轉賒

僦居

獨樹帶斜日翛然四壁存野花空發豔霜草自營根幻擬雲為

3621

路寒如雪在門被羶安足慕名已挫乾坤

齒落　釋通潤

氷蘗憐同受藋鹽幸共餐如何忽摧落令我益悲酸不分重闇煖新添一甯寒明朝過函谷直欲借秦丸

禁足

庭面生苔日鞲頭上蘚時孤情唯月領幽事只雲知風靜落松葉露寒驚竹枝偶然看落日隱見吾師

洗澗

古澗陰砯礫泠泠水乍新雲添綠葉影月送一重輪菱芡秋應富鷗鳧息近可馴短橋雖設板不許安通人

聽泉

靈泉從石迸汩汩石中鳴來處不留迹去時無戀情惜雪傳乳色附籟作秋聲轉聽窮崖口能令骨益清

九日友人約登高阻雨　釋希復

聯翩鴻雁下寒塘不道西風處已涼客有窮愁閑晚節菊無嘉色豔秋陽侵燈細雨牕交暗亟樹濃雲水共長此日登高空戚望蓋輿那得出桑桑

九日登高

胷中一點雲俱盡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直去不知何意又登高

南臺偈

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商量

冬望　釋慧秀

倚杖高原白日斜陰風獵獵起江沙草枯平野來輕隼葉盡孤村集亂鴉映郭暮雲全似雪隔峯寒燒半成霞誰家笛屋臨溪住門掩庭梅一樹花

行藥梅花下

病裏逢春劇可憐梅花開徧石闌前淡因月上微矜色瘦恐風吹不敢妍靜愛寒香浮藥椀遠驚長笛度江烟淒涼此際巡檐

索默然相看病入禪

山居十二首　釋通潤

山雨暮方歇澹雲天際收蒼茫遠峯樹浩渺春江流風影弄竹色隔花啼錦鳩還須待明月聽水溪南頭

夜靜天宇白起看煙際峯風吹北堂草月出南溪松俛首問孤影索然天地空歸來入茅屋隱幾雜燈紅

數椽藏窅窕人跡杳無聞石瀨鳴風谷青山響白雲天香花際出煙影樹中分不盡遲回意倫宜在夕曛

亂草滿堦除蕭然自索居峯陰籠夏室花氣逼春廬澹色真堪畫幽心不可書翻思人代裡風物竟何如

烟莽白蕭蕭巖阿正沉寥雨清花下簟風洗樹間瓢時藥臨霞
嶼期雲立板橋自開蓮社後誰赴遠公招
結廬當翠棧峯影半天垂石磵奔泉落雲巒峭壁危冷霞凝遠香
閣寺木蔭霜稂漸入桃花洞香風滿路吹
山靜水悠悠青天杖獨留樹深雲忽聚峯冷日常秋花影迎橋
合溪光抱竹流偶逢林叟至相與聽鳴鳩
曠盡復迎春多年電露身有山堪作主無法可傳人片月流壇
白孤花倚磴新空將暮顏色日日面嶙峋
每看飛鳥跡轉笑落花身一世無長技三餐總累人夢遊生處
斷心向死邊真所喜寒巖鹿從茲是法親

青山興不淺日日寄淸蹤入棧看新竹披榛問老松月明江閣樹雲白海門鍾尚曳蒼龍杖泠然過別峯一谿斜隔寺終歲斷人行白日孤猿嘯青天散雨聲水光虛照影山色冷浮名有分橋南地年來學火耕

杜門兼杜口落日一孤身形影同朝夕雲山互主賓倚階調鬪蟻坐草析爭鶉閑向籬根立寒花刺眼新

步月吟二首

天空白雲小月出青林皎背月踏花行香風吹百草蟋蟀鳴秋階流螢綴桐井深松明月來照人還照影

山行

閒花歷亂鳥關關盤過斜溪更入山身到孤峯心亦住卻嫌流水出人間

月夜二首

昨夜對君時白雲滿青嶂人在明月中月在青松上
明月墮地白皎潔如秋霜低頭拾明月驚碎青琳瑯

春日山行

荷鑱立蒼苔春雲靄色開亂峯鋤未去深洞問花回蟲胃遊絲落蜂粘舞絮來煙光無限好不奈夕陽催

秋懷

已驚霜入鬢況復病催何藥椀頻經手花村久不過晚風疎落

木秋雨折殘荷遠颺雲中侶經年在辟蘿

曉起

晴日曨曈映草堂風簷斜掛柳絲長曉鴉啼破閑珊夢整頓衣裳始下牀

招隱二首

石門堪倚杖霜樹可懸瓢肯就祇林下諸天路不遙風煙翻磴道雲日盪疏寮況是清谿畔千峯隔板橋

陰風生鬼洞陽雨肅神壇老樹苔文古空山石色寒霞林迷渥綠花壁儼塗丹轉憶人間世空歌行路難

初霽思湖上故居

喬樹碧籠從瓊筵起梵宮雲驅將斷雨風勒欲垂虹殘照薰晴
壑高花媚遠空遥瞻故山寺心注太湖東

園墅

園墅小倚山顛四面無隣直見天栽得門前數竿竹不招風
雨便招煙

若雨

久雨不晴天地濕隔樹啼鶯聲半澀綠魚水急不吞鈎綠上漁
翁荷蓑立

種竹

已罷栽松事仍添種竹心擬將一片地轉作萬重陰帶雨生新

綠因風送好音衰年無可意猶望速成林

山中書懷

谷幽略似百花潭山水新奇頗盡探見客未能酬禮數逢人強半笑癡態欲將多寶融成塔聊偕羣花暫結菴曉起急磨鋤芋钁春來先製採茶籃婆娑月底看叢桂潦倒風前種石楠反舌正當逢夏五衆狙不復怒朝三香塗刀割身能忍蹙若餳甘舌盡諳泛水鳧鷖皆得意採香蜂蝶未忘貪孤寒卒歲能消遣佛法何人肯荷擔坐倚瑯玕春寂寞漫言吾道在江南

寒夜有感

長夜不肯旦起行霜滿天低頭思往事無計妥衰年學道憎多

口為農無薄田彼蒼不可問冷笑白雲邊

歲暮

經年株守北山隈荒徑蕭條沒草萊換我眼青惟老檜催人頭白是新梅雪深板閣香難入氷擁籬門凍未回鑿取石泉烹兎釜且教稚子薦春杯

惜春

乍見新花照碧池一朝落盡只留枝空多滿架薔薇刺不得鈎春住片時

夏日山中

晝長無所事心境兩虛閒但覺室水不知身在山樹疎雲助

影石老雨添斑最喜顛崖屋清宵月半間

曉起見雪口占

北風吹凍雲夜半結深冷林光散朝旭雪色亂天影山鳥寂不言熟眠人未醒惟有石女兒拍手笑相領

偶作

秋日澹松姿秋山影亦遲坐眠雲不意空寂鳥能知病骨添新氣枯禪剪舊思何須重刻豹煩惱已無脂

山中問答偈二首

山中何所有雪片大如手凍殺石蓮根來年不生藕

山中何所有松子滿崖口臘月大燒山一錢換一斗

梅月詠

月鏡流清睨梅花倚澹粧偶然同照水豈意忽過墻跡在無留
處香來不定方空山有禪老私喜合行藏

雪月詠

雪晴方見月即與雪和光混竹俱生態分花不亞狂性從消處
得情許照時長欲掃重：跡何山可閉藏

秋日歸菴有感　釋慧浸

昔日經行處歸來草正荒鸛因無主瘦松已礙簷長秋老流雲
殿蟬禎吼石堂始知蠻觸理從此不分疆

寄宿

秋山探已遍向晚入雲居月滿飛霜後風鳴落葉初不知寒涌盡但覺故人踈四壁蛩聲語蕭然一室虛

村行

聲別青山出行遲適奉菊風寒歸獵犬日落走村羊野竈頻炊烟窠不裹糧杵鳴黃葉下一一擣衣裳

對影

行藏唯爾共動轉不吾先識自孤鑑下交從明月前陰晴猶有待寵辱竟能捐齊物偏憐汝莊生豈偶然

秋夜

秋深臨迥閣蕭瑟倍含情月隱螢偏照艸寒蟲不鳴風威驚落

木霜氣壓孤城此際幽牕下泠然病骨清

秋晚山居雜詠二首

山杳渾如古猶宜靜裡看白雲歸樹老明月到溪寒鼓壑風加怒臨江葉已冊道人心跡穩隨處自能安

秋深豺虎嗥落木下滔滔一月當空白羣峯露頂高短垣飄遠濕孤枕送寒濤直似清江上疎風坐小舠

山居

烟雲停泊處許可託閒身古色庭前樹蒼顏鏡裡人松鳴誰是主月出互為賓寄語同門道如斯水枯淳

山居即事

十年不照鏡頭鬢雪如映但覺白皚皚原來自家鬢
松間一鶴鳴腳下松雲起問予何所為嘆言惡可已
雖無遠往氣卜此凌雲卉非雪緣誰白梅花影到門
暮集樹頭鴉其如畫裡家松濤千尺浪鏡面一池花

春日詠

木困未曾醒三月猶然冷非關春不知祇為山窮頂
黏東一片雲似與僧為伴因之意過溪過黏雲已斷
一朵蓮花舉分影紙牕上紙牕影不全走卻峰兒樣

山居歲暮

疎竹茅菴歲暮時日中物類總相知予悲叔世耽丘壑鳥戀殘

陽立故枝林葉一朝都掃盡桑根三宿又誰期春風指日吹庭
草何事梅花信轉遲
圓頂方袍四十餘或居立處或閒閭雪中曾欲捐雙臂雲裡猶
然理舊書可嘆安心人未得倏今忽指歲將除他時更鑄金剛
骨擬向匡山掩敝廬

山樓雜詠四首

年逾四十無相識百畝青山常獨居風送濤聲寒壁落月來花
影暗牕虛日中朱紫無容口夢裏袈裟漸得覆予猶恐獼猴仍睡
去一聲喚醒夕陽餘
鳥啼花笑猶朝暮霞落松飛孰主賓世已一生渾適戎年將半

百来逢人因慚短翮無求處為惜空山不捨貧雙足入雲霄漢
坐青峯影裡作天民
一入高丘野鹿羣平教足底泛流雲靈花敢是龍王雨法語應
知山鬼聞訣兎娑婆能若幻全牛世路劃然分不須更作躊躇
態回首孤扃日已曛
云是支公古影堂花陰松雨暗蒼〻業唯陽燄空無住名倚青
山實未忘昨嘗靈峯塗海色嶙峋日樹綻鮫光凌霄鶴翮終難
鍛得返孤雲舊日鄉

水田庵

桃花流水古人狂若效顰眉失故粧儻以碧山來問我也能不

答意偏長

山居雜詠四首

牕開竹裡對蒼苔露白風清籬菊黃飽客不須盤內果滿空秋色一庭霜

庭樹有聲知日短朝來松下攤書卷書卷纔抛夢未成夕陽又被松風捲

誰為居山乃無我風我月我青山我聞說莊生我是魚臨溪又把鈴魚數

行到深山一翠微人多畏虎閉山扉我今最愛放山住虎跡多時人跡稀

夜坐口占

刁：落木響空廬獨夜孤鐙展舊書安得春風一回轉疎花分影上牕虛

立秋口號

茶竈夜留桑柘火菊庵秋濶荻蘆灣閉門刪草不辭倦對月讀經殊未閒

晚步

晚來猶愛山中景忽覩巖花落春井泠然樹杪細生風吹出芭蘿杖竿影

山行

為愛千峯杳來從秋色過人宜未路少雲到斷橋多疎雨分梧竹香風出辭蘿欲尋横錫處指點碧巖阿

率諸子坐二師影堂守歲己卯　　釋明河

侍立無言結想同如生二老坐軒中眼前法乳人三代頂上香烟寺半空殘臘氣寒猶帶雪早梅春暖不因風探尋又是明朝事直到前峯有路通

雜詩

紺泉新出樹新栽一鏡天光石面開未掃郊逕黃葉動不知今日是誰來

愛行流水愛看松拄杖多情出每同記得夜來留坐處今朝不

見白雲封

急雨狂颸作怪聲如妖如鬼不分明青山即使連根拔只當乘舟附遠行

客來不見看門犬日出方聞報曉雞漫向人情爭恰好從來只管自家齊

盜滿江湖煌滿天蕭墟里帶炊煙虎丘山上中秋月只照生公不必圓

石頭大小依山住流水東西看地行世上不平唯有我亂如春草踏還生

五更鍾板最分明歷歷何曾錯一聲信是長安官馬路直前不

走要横行
軟翻觔斗軟藏身總是區：非別人最快一時都放下洛陽橋
上看迎春

山中秋暮　釋慧浸

凉颸吹不歇巖壑倏深秋道者心能定孤雲跡自幽水煙横谷口霜葉滿溪頭只合蓮峯外相期鹿豕遊

歲暮　釋通潤

貧到無錐始是貧皮膚剝落露真身敢辭長者牛羊乘聊作經王蟣虱臣冀掃惟頭鋤小草滿絲乳裹縛長人天西備有蓮華
纂一別空銷五十春

不設町畦不立階自操杵臼自搗紫隼將東肚三條莧換得還
葱一隻鞍髮鬢儘教蒼白亂神情未許雪霜埋石頭已朽盡根
死留取空名挂斷崖

流水潺潺隔院墻春風曾未到筠房鳥行雪路留寒跡花壓氷
簾落凍香早起半盂蓮肉飯倦來一盞橘皮湯林間且喜無相
識日午垂頭坐板牀

有感

眼倦睛皆鈍唇勞齒漸空偶看霜草白轉惜露花紅萬事留身
後殘生寄夢中不知朽衰骨可得葬谿東

有所思

日出有定時人出無定處除卻賣茶籬不必下山去

新秋　　釋方擇

草暗舊前螢火稀樹間孤鳥宿還飛空庭坐久宵將半不畏寒生露濕衣

汾湖述懷　　釋通豫

夾山老人閒不徹見聞蹤跡各泯絕水鄉高挂一帆平順逆灘頭盡履涉時流空向色聲尋只見寒潮堆白雪那知大地一毫頭放去收來明歷歷自纏自縛弄精魂迷處尋迷何極請看徧野髑髏枯換了皮囊自不識

為印師設夜供偶然作　　王世貞

適聞印師歸咄嗟供草具燕筍斸春雲狗杞吠朝露辛香溢楚芹柔甘調著蒨徐進宜城粥玉脂纍湘著何必五鼎烹所得良已飫回思鵠形子半菽猶未囫一甘縱足快萬古誰為度與汝誦五觀毋為口腹誤

有薦新蠶豆櫻桃麥蠶者邀印師共嘗之戲成一章

麥秋麥作蠶二月蠶名豆豆作綠珠圓蠶似碧玉皺家老憫我饑傾筐前為壽櫻桃況初熟可以佐春酎念無水晶盤瀉自翦翠袖野人欣及新儉歲享慚厚印師獨不然入口如傾瀉天廚與食里等付一飽後咄嗟須菩提妄心分去就

月來不能盡郤酒而數有致黃魚饌者擬齋月斷之成此二

律

首夏清和節江鄉櫻筍餘時、呼白墮頓、食黃魚謬忝道人
服虛廻刺史車未論他日事捫腹定何如
捨家成底事對案獨何心未斷柴桑酒翻愁絲竹音門人議糖
蟹少婦卻鮮禽從此清齋約饑腸任自吟

倉園雜咏四十三首之六

清涼界

步屧脩竹林銀橋佛廬淨灑然忽清涼是境還非境

契此巖

契此不彌勒此像非契此許大須彌山收置一囊裏

梵音閣

夜半海潮音松風竅天籟我亦從中證非惟觀自在

百衲峯

大似百衲僧卻顧僧雖語其語了不聞低頭似相許

碧蓮池

世尊蓮正青遠公蓮白爾向青白問別作天水碧

墨池

書不如古軍何煩使池墨唯將用洗心能使淨業白

弇園雜題八絕之二

西歸津

佛日瞻依咫尺其奈波羅之船藉令折蘆北渡何似隻履西還

廣心池

莫欺方池一畹對爾胸中廓然平吞雲夢八九別有世界三千

用晦以三寸篋貯金字佛經咒二十餘卷精工之甚感而賦

謝

函端舍利發知爾不成空老眼粗能辨僧繒未易終真文玄奘

熟梵字阮咸工大類　龍藏收來一鉢中

戲章仲玉寫楞嚴經且用自解

要君曰：寫楞嚴墨磉村頭損素縑夜望神光生口角朝疑舍

利吐毫光行歌劍客候將蒯調笑書生舌欲黔真箇法門無一

字五千函卷是誰添

徐大宗伯以佛語見訊倚韻和之

老來離欲正中偏差勝耆婆始上天漏盡尚餘迦葉舞慈深寧愛辟支禪開槭罔象攸珠得倚杖長庚配月懸悔不乞公祠部牒也堪將換沃州田

夜聽印師禮誦走筆偶成

街鼓初停香篆寒唄聲那為雨聲關彌陀界遠疑城近慈氏宮深外院寬正念可爭無念好非心還較即心難道人別有安身處準擬清晨叩懶殘

卧病同舍弟於小祇園樓止承淳父以法語見示率爾裁答

自緣衰相現敢學淨名身室總無天女經惟對世親空花來處
失池草幻餘新解作門中語君非第二人

自警

飲光跡樂章形天舞干戚業從定中現死作生時劇習氣苟尚
存窮劫猶未息所以西竺言蕩然淨八識而我獨胡為苦搜紙
上跡淺或解焚誦粗能節衣食忽起人我相紛填胸臆雖或
祛之早猶恐中伏匿焱風突如來吹入羅刹國惡固不可為善
亦竟何益善惡了不思如湛常寂

歲暮即事雜言六章之二

七尺虎軀捋自言能學道舌底吐蓮花心頭發殘燒東家怨除

目西家盼邱報欲出中既熟欲處唇亦燥何似兩不關處一睡一覺

衝寒裹頭出剝啄何太緊徵施勝徵稅責文如責進財枯思復竭拒之則不思何不焚筆研深山採薇菌惺心久已無名根或難盡

後雜言六首之二

朝禮觀世音夕禮阿彌陀不願乘金臺不願產蓮花聊以銷宿愆攝心使不它貴人背相笑禪者面識訶我亦不敢言自問各如何

由來大乘地不踏小乘逕滿口說大乘何曾有一證或請丞相

田或惜中涓柄開筵珊瑚擁發篋黃金遣未必小乘人肯作大
乘行

用韻自警

寂爾當春晝怳然覩余過僅曉身外師不識師中我逞筆亡所
裁幾復釀語禍廻塗、轉迷蹈海、仍若所執但空花而乃希
真果俯慚抖擻念仰愧慈悲父名欲一線牽百譬成子毋搜之
若微細任之終失墮真一苟有虧畢生莫能補舟、崦嵫照沉
沉北邙土不解去日愁為昧來時路試一喚王生王生必回顧
惺、與昏、兩反當兩助於此尚、因循聖賢莫能度

有感

轉輪聖王招不起閻羅老子呼即去人言此去無奈何我道死處為生處苦縣僅開榮辱根竺乾始究去來趣記取湛然一點圓莫遣枯藤束枯樹

甫爾逍遥偶得陸司空與緇數行坐客因舉吳門詩語一笑賦此

數弓鼃脫一蝸廬老去生涯自有餘但飽何須香積飯得閒能厭惠施書師教忍辱波羅蜜代有同生蔑戾車卻是山僧多伎倆此身聲聲不妨渠

感事

白簡彷徨尋所之入山不深復何辭世人煮鶴寧一事而我雕

玉亦火時多聞比丘結未斷求名菩薩緣當墜怨生轉作善知
識咀口憾卻波羅夷

入秋無事案頭偶有紙筆隨意輒書如風掃葉不倫不理故
曰雜題 三十首之十三

事在名教中理在名教外事理兩無涉於中得自在
上智與狂愚俱能奪造化唯有中根人隨緣作榮謝
東林咫尺地陶然四方樂卻笑柴桑翁斷酒有何惡
阿難縱强記何如周利槃伽陀無一句調息入泥丸
快如久繫人忽遘獨角赦不作謝臨川矯首白蓮社
一把茅蓋頭兩孟陳脫粟笑殺頂生王到了不知足

西有華胥國北有拘盧洲那堪此中住耐可少時游
十三十八月清光濯毛髮真境苟不虧從人指圓缺
秋聲不解愁偶叶愁人意任使將愁來無愁與相會
大毀彌天來今生風生事差勝買虛名尸居長抱愧
調逵丈五身劫火燒不息一生無所為與佛作功德
趙州柏樹子強半賺人死脫得葛藤纏走入籠甕裡
雖云卻五辛段食猶自寬要和禪悅味不在歡喜丸

即事

出語膽一世不受兒輩悅總為般若河雅無文字筏
聖如薄伽梵狂如阿闍世順逆雖有殊從兒得初地

雜言十章之二

維摩默不語迦葉笑仍微此意誰能會悠然見道機百千萬倡
後四十九年非若有雲門棒能令狗子肥
七情聊試勘唯愛覺難論已自傍倫物兼之有我根摶沙一以
結歸路遂長昏是故雙林叟功成始報恩

口號十首之七

儒童本來菩薩大覺亦是金仙其奈兒孫合鬧與說無始根緣
維摩夜來病熱千言萬言不休偶然剎那閉口坐斷天下古頭
玄奘欲從西返道遇達摩東歸我已盡黜義相百萬千像何為
香積跡底分飯趙州驢頭噇茶喫了依然不會問着只索瞞他

趙州行脚亦得寒山散聖也奇五葉莫嫌零落五位已自支離講座清涼疏鈔禪宗眼濟評唱不論伎倆有無見了先喫十棒易擲千金入海難抛萬卷填胸未敢望他乾慧且求磬落頑空

有感 四首之三

人云舉頭八座我曉失足三途開籠故憐鸚鵡鵝倚杖或聽鸕鷀漸疎青州從事頗倦子墨客卿心事栽松道者門風泄栎先生出逢野人爭席歸覩山鳥銜花無妨淨行居士是否禪那作家

長夏無事避暑山園景事所會即成微吟得二十絶句 錄四首

北牕高枕便羲皇佳景無多畏景長爭似儂家祇樹苑六時何處不清涼

寶閣蓮花法像新垂楊拂水四無塵那知咫尺清泠外便有泥
3660
連火宅人

有人相過說無生須斷人間利與名畢竟尚殘名利字不如支
枕聽鶯聲

一閣中安兩藏書當時有諍未同居若教勘破西來意紫氣東
行也不虛

四大偶然合六塵遂緣生幻心從茲起空華竟何形執幻既為
滅離幻亦無成積漸由奢摩既得不可名萬動順其軌杳然空
中澄定靜與寂感吾聞之孔經

西方有聖人自然坐蓮花跏趺黃金相下照千恒沙莊嚴先帝釋紛詭諸藥叉種：明心地安在開毗耶奈何浮屠教土木被諸華求因還生障積幻遂成魔智士達其根愚者將奈何

送張幼子扶侍還越舅家因檀施諸寺

寧親為令子似舅即賢甥我有王維句重貽張仲行王看家宅相花作板與程峯色兩高紫松陰九里清忘憂行際草惜別夢中荊鉏寶施貧域篤金引化城莫深慈母慮斟酌錦囊輕

園居雜興六首之一　顧大典

香鐙清淨儼禪居一箇蒲團數卷書屏內斷葷方佐佛起來和雨摘園蔬

病日晝寢忽得惡夢賦此解之

身心本如幻誤執塵緣相譬彼空中華翳者自迷妄幻華本空虛無相亦無色猶如夢醒時了然不可得

淨土

寶繩界地絶縱橫剎：何須躡屩行況是頻伽音韻好衝開碧落紺雲晴

閻浮客邸幾多時早辦黍糧勿火暹世界右旋香水海鷓鴣何事戀枯枝

清梵聲流白社門一花遥供十虛尊月臨寒水涵秋碧翠葉田田浸藕根

香鑪瀑布望匡廬山頂白雲千頃餘最是遠公開社後六時鐘
磬下村墟

懷淨土

西望迢迢是故家超入寧肯落天涯清流已泛慈航去險岸何
時信檀加共命音中聞般若芬陀葉上見僧伽夕陽懸鼓歸心
處別有金光爛彩霞

擬寒山　釋明誠

夜臥晨復起經暄又過寒不思干劫若只取暫時歡碌碌求名
利明珠博彈丸厲風花欲盡仔細請君看

勵志

入門謬着水田衣多藉人間乞食称乍可掉頭聊脫俗敢言徹骨盡忘機六塵聚沫同漚急三毒浮雲似鷁飛潦倒至今曾未瞥玉函金字更相違

和傳茂苑祇園春雪次韻　孫七政

一片閒雲自可依從來吏隱不相違河陽未覩千花發給苑先看六出飛夜月照來空即是春風消去色還非惟憐白雪歌成後雙樹蕭疎即紫薇

靜會禪心有感

可憐世網與情塵欺盡悠悠今古人身計總成三黜誤心詮始信一空真閒看遠岫雲無礙靜愛牕虛月自親謝監不須投白

社在家還復了迷津

繡佛齋口占代偈

從教雙鬢日相侵乞得如來義漸深白玉光中看世界青蓮色內淨閒心

分明幻海託浮因妄處纔離即是真朗月獨懸空寂境紅塵不涉渡迷津

看師子林禪書聽姜生鼓琴　王叔承

眼在禪經耳在琴可能聽字復觀音箇中覓得真消息笑殺西來一片心

題焦山寺壁上人虎丘採茶圖卷

片帆飛破虎丘烟載得中泠第一泉穀雨欲來花未盡江南無
數采茶船

實公牕前竹數莖娟秀可愛坐對移日風水家謂為忌將盡
翦去予聞而惜之作詩貽公焉

吾非愛戎姿娟秀向在清光人影舊終食雖難飽客餐經年已
分同君瘦不爭淚結粉痕枯忍見明月辭翠袖感君信厚火拘
忌莫怨斯人為固陋

吳都法乘卷第二十九終

吳都法乘卷第三十

吳江周永年撰

總略篇

事有綱維瞭然可識匪括其全曷攄其實通都名勝瀏覽纂述大者遠者罔可或闕城郭山川英華發越博考名藍擧之毋失述總畧第三十

吳地記

陸廣微

重玄寺梁衛尉卿陸僧瓚天監二年旦暮見住宅有瑞雲重覆之遂奏請舍宅為重雲寺臺有誤寫為重玄時賜大梁廣德

重玄寺

乾玄寺晉高士戴顒舍宅置乾元初蘇州節度採訪使鄭桂清
書額奉敕依年號為乾元寺
通玄寺吳大帝孫權吳夫人舍宅置晉建興二年郡東南二百
六十里有滬瀆漁人夜見海上光明照水徹天明日覩二石神
像浮水上衆言曰水神也以三牲日祝迎之像背身泛流而去
時郡有信士朱應及東陵寺尼率衆香花鐘磬入海迎之載入
郡城像至通玄寺前諸寺競爭數百人牽拽不動衆議去像應
居此寺言畢數人舁試像乃輕舉使登寶殿神驗屢彰光明七
日七夜不絕梁簡文帝制石佛碑曰有迎葉佛維衛佛梵字刻
於像背唐東宮長史陸柬之書碑戴延載元年戴初元年則天皇后遣使送

珊瑚鏡一面缽一副宣賜供養兼改通玄寺為重雲寺開元五年兼賜金魚字額舊通玄寺移鹽官縣東四十里鮑郎市其後像失一軀後人造一軀以並之

龍光寺梁天監二年金紫光祿大夫　舍宅置陸東之書額

永定寺梁天監三年蘇州刺史吳郡顧彪舍宅置陸鴻漸書額

宴聖寺梁天監三年司徒沈長史吳郡張融舍宅置右衛翊陸遠書額

禪房寺宋建武元年蕪州刺史張岱舍宅置吳郡陸曾書額

流水寺吳郡陸襄舍宅置三殿三樓高僧清閑建吳郡縣令田

葉伯葉書額

唐慈尊宋建武元年高士將軍舍宅置

朱明寺晉隆安二年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
弟妻言樹壞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給與弟
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雨悉吹財帛還歸明宅弟與妻羞見
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為寺號朱明寺

般若臺晉穆侯何曾置內有水池石橋銅像一軀高一丈六尺
高士戴顒建唐景龍二年有神光現數日不歇奉敕改神景寺

東北有般若橋因寺而名

崇福寺梁天監三年武帝置周顯慶之寶應元年重置

龍興寺則天皇后置御書額八方開元五年再興此寺刺史張
史珪模勒御書于碑
慈悲寺齊永明二年吳人薛曇舍宅置宋周曇卒遺言遷其靈
柩於殿下
陸卿寺梁莊舍宅置

天王寺緣起　　錢希言

蘇州府治東有東西兩天王寺相傳唐大歷三年閭托塔李天
王白晝顯形其地居民見而神之爭共募造寺遂獲興中有熾
盛光王佛毘盧觀音諸像其二十八宿猶是唐朝夾紵舊物石
韋馱尊天蹟最古至今尚存

府郭寺

能仁禪寺在長洲西北二首即梁重玄寺入國朝為承天寺庭列怪石俗傳錢王立前有二土山中有銅無量壽佛像高丈餘宣和中禁寺觀橋梁名字以天聖皇王等八字改今額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前梁所置

崇明　寺在吳縣西北東晉時邑人朱明捨宅為寺舊傳朱明富而孝友其弟婦聽言壞宅欲避兄離居明以金穀盡與弟唯留空室一夕大風雨悉飄財寶還明宅弟與其婦愧而自縊明乃捨宅為寺

廣化寺在長洲縣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為之名
崇吳禪院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中吏兵大夫為煨燼
都僧正倩立以醫藥利施一方所得貲不以厚其藏而以建大
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堂十方佛殿淳熙二年其徒復以餘豪
刱經樓襲順正為之記其略如此
龍興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於官倉瓦礫中得唐所
作寺碑韋夏卿再立者
瑞光禪院在吳縣西南舊普濟院宣政間米黻建浮屠十三級
靖康焚毀淳熙十三年寺僧重葺稍復舊觀
報恩寺在長洲縣西北即吳先主母吳夫人捨宅所建通玄寺

基也支硎山亦有報恩寺或云錢氏建移額於此寺有小院五
曰文殊曰法華曰四洲曰水陸曰普賢有塔十一級兵燹後有
行者金大圓募衆復建僅能九級所費計數十萬緡寺有卧佛
北人多呼為卧佛寺舊又有不染塵觀音像高數丈今復塑者
徒存其名云

妙湛尼寺在提舉常平司之東寺舊有塔兵燹後王岐公之孫
女慈明大師者募衆重建

開元寺在吳縣西南昌後唐同光錢氏所建寺也寺有晉時浮
海來二石像及佛跡兵燹後二像猶存跡亦為一僧藏去得脫
今寺中世寶之相傳漁人以貯筆茹跡遂破墜視其墜處色采

絢爛非玉非石不可名狀

大慈寺在長洲縣北皮陸集云晉戴顒宅也至唐司勳陸郎中居之後以為寺號北禪院

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即舊天寧萬壽禪院也徽宗時以為祝壽道場後即以為薦嚴之地改今額

覺報寺在府東南舊名老壽菴王岐公家香火院也靖康狀難此寺賊酋所寓故得不焚吳下古名屋惟此寺耳

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舊羅漢院也寺有二塔對峙俗名雙塔寺

定慧寺在萬歲院之西本子院也祥符中改賜今額寶積教院

3675

在黃土塔橋之東舊靈巖山廨院

永福尼院在長洲縣南

妙嚴尼院在長洲縣西北

傳法尼寺在長洲縣西舊禪興寺也

寧國禪尼院在天慶觀西南

靈鷲寺在長洲縣北舊永光院

大中祥符尼寺在長洲縣西北舊福田寺

仁王尼院在長洲縣東南舊安吳院

資壽尼院在長洲縣東南

天宮禪院在長洲縣東北舊武平院

寶光院在長洲縣東北婁門

雍熙寺在吳縣北舊法水寺有方塔毀於兵燼至今未能復

景德寺在黃牛坊橋東寺有廢塔未復

西竺尼院在跨街樓後舊保壽院

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據顧況記云晉戴逵宅皮陸集又以北禪寺為戴宅則此即今北禪寺矣

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

郭外寺

雲巖寺即虎丘山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珉之別業也咸和二年捨以為寺即劍池而分東西今合為一寺之勝聞天下

四方遊客過吳者未有不訪焉餘見虎丘山門

顯親崇報禪院在靈巖山頂舊名秀峯寺吳館娃宮也梁天監中始置寺有智積菩薩舊蹟士人奉事甚謹今為韓蘄王功德寺改今名餘見靈巖山門

天峯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南峯山亦名支硎山即東晉高僧支遁別庵也皇朝祥符五年刺史秦羲奏賜今名

觀音禪院在報恩山亦曰支硎山寺即古報恩寺基也

竟峯院在吳縣橫山即唐免水院也院有十景謂清輝軒碧玉沼多景巖寶雲井白龍洞觀音巖偃蓋松妙高峯東齋西隱

普明禪院即楓橋寺也在吳縣西十里舊楓橋妙利普明塔院

也

福臻禪院在吳縣西南四十五里穹窿山舊經云梁天監二年置今記中云唐會昌六年建寺有米芾大書詩兩壁字畫奇逸至今存焉

寶積寺在橫山下亦名楞伽寺山頂有塔隋人所書塔銘碑石全好字畫秀整絶類虞褚大抵隋人書法兼傳晉宋間造意甚可珍

智顗禪院在吳縣西南三十里寶華山

實相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古廢寺也梁大同十年再興皇朝大中元年改今名

光福寺在吳縣西南七十里舊有銅像觀音歲有水旱郡輒具禮迎奉入城祈禱必應淳熙　年為人盜去至十四年再得之

澄照寺在長洲縣西北陽山下

明因禪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即鷹福山感慈禪院也

湧泉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之下舊為程師孟光祿香火院故程公賦詩甚多比年其家不振伐木毀屋以其地賣為劉孝韙侍郎之墓

天宮寺在吳縣西南四十里梁武帝天監中所營唐德宗重加興飾天聖間重新前進士張汴為之記

水月禪院在洞庭山縹緲峯下梁大同四年建隋大業六年廢

唐光化中僧志勤因舊址結廬天祐四年刺史曹　以明月名之皇朝祥符間詔易今名山有無礙泉紹興間始名

壽聖院在吳縣西南二十里晉天福五年吳越國中吳軍節度使威顯公文奉創建以奉其父廣陵王元璙墓祀初名吳山院至本朝治平中改賜今額崇寧元年威顯之孫奉議郎賜緋魚袋錢公著立石俾承議郎行少府監丞雲騎尉強淡明為之記

孤園寺在洞庭山梁散騎常侍吳猛宅也捨而為寺

包山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院有舊鐘云梁大同二年置為福願寺天監中再葺唐上元九年改為包山寺高宗賜名顯慶寺本朝靖康間慈受大師懷深居之詔復賜舊名院亦復

興

翠峯禪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洞庭東山唐將軍席温其所捨宅也

彌勒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里洞庭東山乾符年間吳越王建

觀音院在洞庭山宋元嘉安禪師所建華山院也隋大業間廢唐開成間再建咸通間賜今名

洞庭西山小湖觀音教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五十里即舊小湖院也相傳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泛太湖而來小湖僧迎得之有草繞像足授之小湖生千葉蓮華至今有之

護國天王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洞庭西山即舊天王

3682

院也宣和間改賜今名紹興初更為十方

法海寺在吳縣西七十里洞庭東山隋將軍莫釐捨宅所建寺也後梁乾化間改秖園皇朝祥符五年改今名

半塘法華院在長洲縣西北七里彩雲橋西寺有雉兒塔晉道生法師有誦法華經童子死葬此義熙十一年商人謝本夜泊此岸聞誦經聲旦尋求見墳上生青蓮華郡以聞詔建是塔號法華院紹興七年重修鳩工之始夜聞塔中誦經聲數夕不絕

大覺院在長洲縣南四十里

齊昇院在盤門外高麗亭東一里紹興元年提舉常平張體仁創建撥沒官田供院為常住貧民死而家不能津送者則與之

棺後焚瘞焉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傳殿基乃梁天監中兎工所造半疊石半爲虛閣縹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爲僧舍雲牖霧閣間見疊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謂崑山爲真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略見張祜孟郊時及蓋嶼所作圖序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州倅被旨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閱張孟詩一夕和之遂爲山中四絶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方爲冠月華閣妙峯菴次之山之上下又有留雲翠屏翠茂夕秀諸軒及凌風翠微垂雲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先焚上方次之既而寺災榱燼無遺自唐以

來名賢題詠石刻殿柱雷大篆書及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後主所書扁榜等一掃無跡今惟山圖僅存於收藏之家石亦燬矣山後掘地多得奇石瓏瓏纖巧好事者甚貴之號崑山石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即東晉所置寶馬寺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東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也

新安尼寺在崑山縣東二百步

常熟縣明因寺在縣東五十里

常熟縣勝法寺在縣東三十五里

法輪寺在常熟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永慶寺在常熟縣西北四十五里

寶嚴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名延福天禧中改賜今名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五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即常建題詩處

壽聖院在常熟縣西十八里梁大同十二年置為頂山禪院治平二年改賜今額

廣安寺在常熟縣東一　里直塘舊名寶林寺　淳化二年曉師英募建　始自陳朝禎明元年皇朝治平四年十月勅額為壽聖晏安禪院紹聖二年僧普通始建鐘樓次以浴室廊廡增加鼎新

永安寺在常熟縣東北七十里　興於乾元間咸通二年易其幢塔顯德中得州符而鼎新之

靈寶寺在常熟縣東南塗松一百二十里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尊勝禪院也始於梁大同二年唐會昌廢大中初詔復天下精舍院復興廣順中錢氏有土僕射陳閎其隙陋首出已財集羣庶同作佛殿其後始獲禪子竟鋤荒以廣其地端徑以闢其門聖宋咸平六年偏募豪族以重新之

淨惠禪院舊仁王禪院舊經無今據碑修入云在西北隅七十里

聖像院在常熟縣陸河

吳江縣雙林禪院在縣西一百二十里昔倪林里有寺因湖漲圮壞儒林里始興建招提倪林之人訟於有司時郡將曹公瓊以其事上於朝遂謂之雙林

報恩禪院在吳江縣東北二十五里唐大中年顧文通捨甲第而創為精舍釋迦大殿崴

遠屋敞慶曆間沙門圓實等重建

法喜寺在吳江縣東九里後唐長興元年統軍趙君之舍也始曰崇福本朝更賜今名

應天禪院在吳江縣西南一百里

無礙院在吳江縣松江之上

永福院在吳江縣地名八赤

殊勝院在吳江縣地名平望草創於崇寧間時丞相蔡京趙朝道由平望因觀寺僧書華嚴經僧以寺額為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勝功德品蔡笑曰當以殊勝為額已而蔡當軸遂得殊勝勅額寺有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部人竊疑之僧有頌云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周圓何用高聲覓一日三百部日輪猶未昃見者總生疑我自心堅實○按華嚴經八十一卷始從世主妙嚴品終至普賢行願品四十品中從無以殊勝功德四字為品不前說何自而興

大明一統志

開元寺　在府治西南隅寺有晉時浮海來二石像及佛詠虎丘寺　在虎丘山晉司徒王珣與弟珉捨宅為之寺有生公講臺昔生公講經於此無人信者乃聚石為徒與講至理石皆點頭北禪寺　在府治東北晉太康中重建唐名北禪宋大慈本朝永樂中重建改今名能仁寺　在府治西北隅宋名承天又改今名本朝正統間重建詩靈巖寺　在靈巖山梁建本朝永樂中重修寒山寺　在府城西一十里宋孫覿詩舊時客鳥啼月落橋邊寺半夜鐘聞枕邊過歇此舊有文正公祠葬本朝宣德間重修楞伽寺　在橫山下石湖上山頂有塔隋人書碑甚古窮窿寺　在窮窿山梁建天平寺　在天平山宋范仲淹先世讀書處南峯寺　在府城西二十五里支硎山有石門唐張祜詩寶殿依山勢欲吞畫簷木末香飄壓雲根資福寺　在崑山縣治東梁為崑福院宋改今名元重建慧聚寺　在崑山縣北馬鞍山下唐天祐間建險處凌虛畫簷木末香飄壓雲根崇教寺　在常熟縣治西北梁建宋賜今額本朝永樂中重修興福寺　在虞山北嶺下齊梁州刺史倪德光捨宅為寺唐常建詩曲徑

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
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華嚴寺 在吳江縣東門外梁
江縣西北 留光寺 在嘉定縣澄江門內 昆福寺 在嘉定縣西巷 南翔寺 在嘉
定縣南二十四里宋秦觀詩練江 慈濟寺 在崇明縣治東元大
江上梁朝寺風物潭如砥樹林 德閘建本朝永樂中
隨縣治舊無量壽院在府城北一十五都姚廣孝詩舊女門前
於新城古佛祠小橋流水樹參差偶因看竹逢佳
士指點園林竟攀院在橫山舊有十景曰清禪軒碧玉沿多景
語舊時巖響雲井白龍洞觀音巖偃蓋松妙高峯
在常熟縣北一十八里院有白龍泉宋
東齋上方院范仲淹詩偶向金馬客來訪白龍泉

蘇州府志

盧熊

東南寺觀之勝莫盛於吳郡棟宇森嚴繪畫藻麗足以壯觀城
邑歲月厲更重罹燬毀古蹟多廢鞠為茂草者有焉今姑錄其
名額處所以備參攷若夫其詳則見諸碑碣題詠矣茲不復紀

寺院

能仁禪寺在今縣治東北梁時衛尉卿陸公僧瓚捨宅以建也初名重玄寺至宋初改為承天宣和中又改為能仁寺俗傳有二異石於庭前因稱之為雙峨前有二土山中有銅無量壽佛高丈餘後至順間毀於大至正間復一新之詳見太史黃溍記

寺內有福昌寶幢圓通三小寺

開元寺在今縣治南三國時孫權乳母陳氏捨第為寺也初名通玄至唐改今額寺有石佛二石趺二晉時浮海而來韋應物作郡時嘗遊此寺有綠陰生晝寂之句後人慕之作綠陰堂元

翰林學士虞集撰記

瑞光寺在今縣西南舊名普濟院宋宣政間未動建浮圖十三級五色光見經夕不散故號瑞光靖康焚毀淳熙十三年寺僧重葺稍復舊觀

圓覺寺在縣治西北臨黃牛坊橋之西南

報恩賢首教寺在今縣治東北半居長洲縣界即吳先主母吳夫人捨宅所建通玄寺基也或云支硎山有報恩寺後錢氏重建此寺移額名之舊有小院五曰文殊曰法華曰泗洲曰水陸曰普賢今皆不存舊建浮圖十一級兵燹後有行者金大圓募衆復建僅能九級寺有不染塵觀音像高數丈今復塑者徒存其名大殿後高閣五間下有卧佛人因稱為卧佛寺

永定寺在今縣治東建于前梁唐刺史韋應物常題詠於此

雍熙寺在今縣治東北舊名法水寺舊有方塔今廢

龍興寺在今縣治之西建於梁唐房琯撰寺碑韋夏卿再立者

景德寺在今縣治北黃牛坊橋之東

華嚴寺在今縣治北

永明尼寺在今縣治東南晉時邑人朱明捨宅為寺詳見舊志

西竺尼院在縣治東南舊馬禪寺也唐大中八年建

靈巖寺舊名秀峯寺宋為韓蘄王功德寺改名顯親崇報禪院

蓋吳館娃宮也梁天監中始建為寺有智積菩薩像舊蹟鄉

人奉事惟謹寺因居靈巖山頂遂稱為靈巖寺也

寒山禪寺去城西十里舊名普明禪院在楓橋人或稱為楓橋寺

寶華寺去縣西南三十里舊名智顒禪院有鹵泉蓋因鹵

尊者卓錫於此泉隨湧出

穹窿寺去縣西南四十五里舊名福臻禪院梁天監二年置又唐昌六年建寺舊有米芾大書詩兩壁今毀不存矣

法華寺去縣西南五十里濱太湖

天平寺去縣西二十五里舊名天平山白雲禪寺宋皇祐初為范文正公功德寺請法遠禪師開山有白雲泉卓筆峯龍門石寺有文正公忠烈廟

薦福禪寺去縣西南二十五里

感慈寺在縣西橫山又名薦福山舊名明因禪院

堯峯寺在橫山即唐免水院也

高峯寺去縣西南二十六里

秀峯寺去縣西南三十里

延慶寺去縣西南四十五里地名橫金即管鮑分金之地也

白馬寺去城西南四十五里

南峯寺去縣西二十五里舊名天峯院山名支硎山即晉支遁道林禪師別業也宋祥符間奏改今額

中峯寺去縣二十六里晉支遁開山

觀音寺去縣二十五里舊名楞伽寺晉支遁開山
明因寺去縣西南橫山下即薦福山感慈禪院也
覺巖寺去縣西二十七里
報本寺舊名報本蘭若宋賜侍即孟猷功德寺去縣西南二十
二里居上方山之西侍即墓在其側
翠峯寺去縣西南一百里洞庭東山唐將軍席溫捨宅也宋初
重顯禪師住茲山說法時有龍出井羅漢亦隱樹而聽至今有
羅漢樹存焉
天王寺去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洞庭西山舊名護國天王院宣
和改賜今額紹興初更爲十方禪院

包山寺去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寺有舊鐘云梁大同二年置為福願寺天監中再葺唐上元九年改為包山寺高宗賜名顯慶寺詳見舊志

水月寺去縣西一百二十里居洞庭西山縹緲峯下梁大同四年建隋大業六年廢唐光化中僧志勤因舊址結廬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之宋祥符間詔改今額山有無礙泉慶曆七年蘇舜欽撰記

光福賢首教寺去縣西南七十里有銅觀音像元雨暘郡牧迎請入城祈禱輒應宋元祐中建安黃公詢撰銅觀音像記詳見舊志

大慈寺去縣西北四十五里居陽山之西
上方寺去縣西南二十里石湖之上有浮圖七級
小西湖天台教寺去縣西南一百五十里舊名觀音教寺相傳
唐乾符中有　百觀音像泛太湖而來小湖寺僧迎得之有草
繞像足授之小湖遂生千葉蓮華詳見舊志
思益寺去縣西一十五里在岑箐山下
治平寺去縣西南一十二里臨石湖之北
寶積寺去縣西南一十二里在楞伽山下本名楞伽寺
壽聖院去縣西南二十里吳越國中吳軍節度使威顯公文奉
建以奉其父廣陵王元璙墓記初名吳山院宋治平中改賜今

額

寶相寺去縣西南七十里梁大同十年敕建宋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

寶壽寺去縣西南三十里地名黃蘆

天宮寺去縣西南四十里梁天監中敕建後更毀廢宋天聖間重建進士張汴撰記

昭明寺去縣西四十里地名錦峯

寧邦寺去縣西四十里居陽山之陰

大覺寺去縣西三十五里居陽山之南

華山寺去縣西三十五里居蓮華峯下故名

法海寺去縣西南一百里洞庭東山隋將軍莫瓘所建也後梁
乾化間改祇園宋祥符五年改今額
彌勒院去縣西一百里居洞庭東山乾符間吳越王建
上方寺去縣西一百二十里居洞庭西山
祇園寺去縣西一百二十里居洞庭西山舊　寺梁散騎常
侍吳猛宅捨以為寺
觀音院去縣西一百二十里居洞庭西山宋元嘉安禪師所建
華山院也隋大業間廢唐開成間再建咸通間賜今額

右並在吳縣

萬壽禪寺在今縣治東北即舊報恩光孝禪寺又名天寧萬壽

禪院梁時置為安國院唐長壽二年改為長壽院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晉公謂奏改為萬壽禪院紹興七年詔改為萬壽報恩光孝禪寺為徽宗薦嚴之地即今額也寺門外有尊勝石幢二周廣順三年癸丑所立吳軍節度上柱國邵思竇周承禮等題名於上

壽寧寺在今縣治東北即壽寧萬歲院也舊名為羅漢院寺有二磚塔對峙人因稱之為雙塔寺

定慧寺在壽寧寺西宋祥符中賜今額

覺報寺在今縣治東南王岐公香火院也詳見舊志

普門寺在今縣治北居卧佛寺之東南

積慶寺在今縣治之東北

北禪天台教寺在今縣治北齊門內舊名大慈寺晉戴顒宅也至唐司勳陸郎中居於此後以為寺號北禪院唐陸龜蒙皮日休有避暑聯句詳見舊志

大智寺在今縣治之北

寶積寺在今縣治西北黃土塔橋之東偏

寶光寺在今縣治東北

普光寺在今縣治北舊名彌陀院

東禪寺在今縣治東北蓋三國時赤烏間丞相陳公之宅因池中生蓮瑞雙朶者無數遂捨宅為招提名鎮國院至唐大中間勅

改東禪名覺寺、有僧名遇賢嗜酒賦詩俗姓林多顯異人遂稱為林酒仙云

廣化寺在今縣治西北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創建名崇吳禪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詳見舊志

南禪寺詳見舊志又大乘禪院在縣北宋初時建

天宮寺在今縣治北舊名武平院又善現院在縣東北

靈鷲寺在今縣治北舊名永光院

東林院在大乘院南

大弘天台教寺在今縣治東北元延祐間祝奏請今額

昭慶寺在今縣治東北元至正間建奏請今額

妙湛尼寺在今縣治東南路

永福尼院在今縣治東北唐咸通元年置

妙嚴尼院在今縣治西北宋太平興國元年置

傳法尼寺在今縣治北唐大中五年置

寧國尼院在玄妙觀西南宋建隆二年置

大中祥符尼寺在今縣治西北梁天監二年置

仁王尼院在今縣治東北唐天祐四年置

資壽尼院在今縣治東北唐天復三年置

隱靜尼院在今縣治東北東隱靜院宋紹定四年燬西隱靜院元初建

虎丘寺去縣西北九里大中祥符間名雲巖寺蓋晉司徒王珣

及弟司空王珉之別業也咸和二年捨以爲寺詳見舊志

尊相寺去縣西北四十里居陽山之陰

蓮華寺去縣西北五十里濱太湖

聖因寺去縣北一十八里三國時吳赤烏年間刱建後奏請今額

月輪寺去縣北止十八里

歸元寺去縣北一十八里

延聖寺一名蹟沙寺去城東五十里陳湖上寺有大藏經板坊

崇福寺去縣東南七十里

文殊寺去縣東三十六里

白蓮寺去縣東四十五里甫里村陸龜蒙別業也寺有祠

泉福寺去縣東南四十五里

半塘寺去今縣治西北七里舊名法華院

澄照寺去縣西北三十五里居陽山下詳見舊志

甑山寺去縣西北三十七里

龍華寺去縣西北三十六里

靈壽寺去縣北一十八里

興國寺去縣西北二十五里

尹山寺去縣南一十八里

法華寺去縣東二十六里

大覺寺去縣東三十六里
永壽寺去縣東四十里
保聖寺去縣東四十五里

右並在長洲縣

慧日寺在縣治北九十步梁吳興僧慧鬻建
崇教興福寺在縣治東宋建炎四年建寺有塔俗呼塔寺
報慈寺在縣北五里宋崇寧二年建
中峯寺在頂山之南峯梁大同二年建
延福禪院在縣西一十三里虞山南嶺下梁大同三年敕建
顯親資福禪院在虞山之北巔上舊名石屋維摩菴中有石井

瑯泉宋淳熙三年曾丞相懷請為功德院勅賜今額
頂山寺即舊壽聖院在縣西北一十八里虞山北巔與白龍祠
相對
上方院在頂山寺右
寶嚴寺在縣西一十八里虞山之西麓梁天監初建
淨慧禪院在縣西南三十六里練塘市宋大中祥符元年賜今
額
勝法寺在縣東三十六里梅里鎮
能仁寺在縣東南一百四十里宋崇寧五年建
廣安寺在縣東南一百里直塘市唐乾元初建為寶林寺宋祥

符元年賜今額

聖安寺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宋崇寧五年建

明因寺在縣東南七十二里芝塘市梁天監四年建

智林寺即永安寺在縣東北六十里李墓

妙清寺在縣西南二十里陳貞明六年建

法輪寺一在雙鳳一在志山

大慈寺在縣北四十里福山鎮梁大清元年建

永慶寺在縣北四十五里梁大同二年建

聖像寺在縣陸河

天寧尼寺在縣西北梁天監二年建

右並在常熟縣

護國寺在縣西梁天監年間建

留光顯慶寺在縣南門內宋乾道四年建

南翔寺在縣南二十四里唐開成四年行齊禪師來遊時見雙鶴翔舞若有所依乃駐錫闡法師一日笑謂鶴曰吾事畢矣鶴如之何鶴翔南去遂改今額

保安禪寺在縣東南四十五里

崇福寺在縣東七十二里宋開寶八年建

菩提寺在縣西二十五里梁天監二年建

右並在嘉定縣

寧境華嚴寶塔寺在縣治東門外寧境華嚴併為一始自東魏
太平年間建
聖壽寺在縣治西北延壽坊內吳赤烏年間建
無礙寺在縣治西梁開平三年建
海雲禪寺在簡村元至元間中峯本所掛天曆中賜今額

右並在吳江縣

薦嚴寺在縣治東三百步梁開平三年置初名崑福禪院宋大中祥符間勅改惠嚴禪院
華嚴寺在馬鞍山陰寺有疊浪軒下瞰湖瀼一碧千頃今湖皆為田矣

永懷寺在縣治西南二百步祇於宋政和年間
景德寺在縣治西南二百五十步晉咸和二年置
報國寺在景德寺西故九品觀堂基也元延祐間建
慧聚寺在縣治西北三里馬鞍山下梁天監十年置世傳殿基
乃鬼工所造

右並在崑山縣

慈濟寺在縣治東北舊號白雲菴後請龍江寺額易之於宋淳
祐三年建
奉聖寺在縣治之東
壽安寺在縣之東沙

興教寺在縣之西沙

右並在崇明縣

姑蘇志　王鏊

吳中多佛老之區雖更洪武歸併而其廬故存也既不可廢則列其叢林而諸歸併者各附見焉

在城叢林寺十七

開元禪寺在盤門內吳孫權母吳夫人捨宅建（或云權為母陳氏建）永禪師開山名通玄寺，有石佛二相傳晉建興二年滬瀆海口漁者見神（光）照水徹天旦而視之乃二石像浮水上或曰水神也以三牲卜祝迎之像泛流而去吳人朱膺等復於海濱迎入城

3713

置通玄寺光明七晝夜不絶其後漁者復於此獲帝青石缽初疑白類筆而用之俄有佛像現於外遂併以供佛唐東宮長史陸柬之書碑載初九年則天遣使送珊瑚鏡一面缽一副宣賜供養兼改重雲寺開元中再改今額舊在城北陲後唐同光中錢氏遷置於此宋紹興間守臣洪邁作戒壇元至治間寺燬光光雪牕恩斷江重建又取韋詩緑陰生晝寂之語作緑陰堂並慶集為文永樂間重修歸併院一菴一

報國院在長洲縣一都來威亭間僧持正建

化城菴在城西南隅來開禧間僧戒真建

報恩講寺在城北陲故呼北寺即通玄寺舊基吳越錢氏移文

硎山報恩寺改建於此宋崇寧中加萬歲尋尊為賢首教寺舊有子院曰文殊曰洄洲曰水陸又有曰法華曰普賢今皆廢浮圖十一級兵燼後行者金大圖募建九級又有不染塵觀音殿宋皇祐知後殿七楹下塑釋迦成度像長六十六尺高十二尺張士誠據吳以卧佛非祥史白記立像國初僧愈之宋濂撰碑宋張即之書華嚴性海四字皆徑丈刻榜猶存

歸併寺二菴二

東華嚴寺　在府治北吳赤烏間僧法雲建

西華嚴寺　在城西北隅舊名華嚴梵行院至元癸未報恩寺僧同覺開山其徒玄冲嗣建僧明本記

集慶菴　在城西北隅元至順間僧果秋林建

西資菴　在吳縣一都吳山南麓宋紹興八年僧法皎建

瑞光禪寺在閶元寺南吳赤烏間僧性康建名普濟院宋宣和
間米黼建浮屠十三級五色光現詔賜今額并賜塔名天寧萬
壽寶塔靖康兵燬淳熙間重建并復塔七級元季復燬洪武中
僧曇芳重修僧大祐記寺有四瑞堂（以塔光法雷合徽忖白龜池名釋弘道記歸併）

卷一

順心菴（在吳山下宋同知福州陳公輿墓榮之所元僧明本開山自為記）

萬壽禪寺在府治東北晉義熙中西域僧法愔建名淨壽院梁
改安國唐改長壽宋大中祥符二年丁謂奏改萬壽禪院崇寧
中詔加崇寧尋改天寧紹興中改萬壽敕恩光孝禪寺為徽宗
薦嚴之地唐僧貫休嘗居此休號禪月大師故寺有禪月閣寺

前周廣順中所立尊勝石幢猶存吳越軍節度上柱國邵思寶周承禮等題名元末兵燬洪武間重建宋濂記歸併寺一今廢為長洲縣學

普門寺在城東北隅宋景德中日本僧寂照入貢願遊天台丁晉公言姑蘇山水奇秀遂居此永樂間重建

正覺禪寺在城東南隅其先為宋楊和王別墅元為陸志寧寓館尋捨為大林菴洪武中廢永樂中滇南僧弘此宗再建奏賜今額吳寬記志寧故富家園亭最勝尤好植竹至今美竹蔓延猶稱竹堂寺云歸併院二菴七

包山禪院在洞庭西山梁大同中置為福願寺天監中再葺唐上元九年改包山寺後改顯慶寺宋靖康中名僧懷深居此訟賜今額王鈐記

明因禪院在橫山下即薦福山感慈院宋僧壞圮唯廣重建凌民瞻記

崇慶菴 在城東北隅宋淳祐八年法冲建元大德間重建僧餘澤記猶稱百花菴云

善慧菴 在長洲縣九都元大德間僧明本開山則天如記有施茶亭

善現菴 在城東北隅元至正間建

東林菴 在城東北隅元至正間建

積善菴 在城東南隅元至正間建

福慧菴 在長洲縣二十四都元至正間建

興福菴 在長洲縣三十一都國朝洪武七年建

承天能仁禪寺在府治北甘節坊梁衛尉卿陸僧瓚捨宅建初名廣德重玄寺吳地記云僧瓚見住宅有瑞雲重覆之遂奏為重雲寺臺省誤書雲為玉云

宋初改承天宣和中禁稱天聖皇王等字遂改能仁元並存故

額稱承天能仁今因之又名雙峨寺以寺前有二土阜也或云有二異石故名寺有無量千佛銅像及盤溝大聖祠靈祐廟萬佛閣寺屢燬至元間僧悅南楚重建黃溍鄭元祐記至正末張士誠據以爲宮尋復爲寺僧綱司在焉宣德十年尚書周忱建賜經閣

尋燬歸併寺二院一菴十

福昌寺 在寺內本寺之子院舊名永安宋寶元間僧道昇建舊有正偏知閣高宗書扁

圓通寺 在寺內亦子院也宋元豐二年僧淨梵建

崇義院 在城西北隅宋紹興間僧真如建僧善住撰寶福塔記

集福菴 在城西北隅中有杪欏樹宋嘉定三年僧智明建宣德間重修禮部尚書楊翥記

大乘菴 在城東北隅宋咸淳五年僧了然建

祇園菴　在許蘊子巷內宋景定初僧居祐建元僧遠石泉重建鮮于樞書扁猶存咸化初僧綱永端及其徒文德重修

杜人里墳記

獅子林菴　在城東北隅元至正二年僧維則建則多聚奇石狀類後猊故取佛氏語名一名菩提正宗寺內有臥雲室立雪堂問梅閣指南軒禪窩竹谷諸景並經名人品題最號奇勝歐陽玄記

休休菴　在吳縣治西北一名圓覺寺又名普光王禪院元至正十一年蒙山和尚建相傳有祖師遺一匣上書轉語云蠢蠢蠕蠕吸乾東海魚鱉蝦蟹無處安身立命有人悟得者其鑰自開卒無悟而開之者後被一僧持去不知所終

定慧菴　在城西北隅元至治間二年僧能仁建

能仁菴　在城西北隅元至治間僧法震建僧祖瑛記

善護菴　在城西北隅元大德間僧善應建

信心菴　在閶門外南濠元僧法聰建成化間重修楊循吉記

觀音菴 在城西北隅洪武六年僧明智建

靈鷲教寺在城東北隅舊名永光院又名東林院梁天監中僧

永光建歸佛菴六

靈鷲菴 在城東南隅元延祐間僧文秀建

慶雲菴 在報恩寺西宋元豐三年僧智倫建紹治中僧文玉重建吳寬記

寶志菴 在城西北隅元至正間建

天福菴 在城東北隅元至治四年僧法英建

集慶菴 在長洲縣十九都元至元二年僧一志建

報親菴 在長洲縣二十九都元至治間僧鑑金建

東禪教寺在萬壽寺東南烏目山陳丞相因池中生瑞蓮遂

捨為寺名鎮國院唐大中間敕改東禪明覺寺宋異僧遇賢號林酒仙者嘗居之元至正間燬洪武間重建歸併院一菴十

重昇院 在城東南隅即南園地宋慶元間僧正信建

寧壽菴 在城東南隅宋淳熙間僧法真建

東林菴 在城東南隅宋祥符二年僧淨名建

慈濟菴 在城東南隅元大德四年僧道芳建

天寧菴 在城東南隅元大德四年僧慧忠建

通玄菴 今名圓通在東南隅宋淳熙間僧原淨建

觀音菴 在東南隅宋淳熙間僧清一建

化城菴 在長洲縣二十九都宋淳熙間僧一源建

普利菴 在葑門外來涇熙間僧永寧建

福壽菴 在城東南隅元至正間僧善法建

光明菴 在東南隅宋淳熙間僧永安建

永定講寺在吳縣東南吳地記云梁天監中蘇州刺史吳郡顧彖先捨宅建唐乾符間賜今額陸鴻漸書韋應物罷郡寓居寺中故多賦詠寺在閶門北景德五年始遷於此天福中更名普慈元僧聲九皐作海印堂又取韋應物詩語作閒齋元末燬洪武中重建歸併寺四院一

景德寺 在黃牛坊橋東晉隆安中僧法雲建本王珣故宅元楊載本朝姚廣孝俱有記

西禪寺 即北觀音菴在吳縣學前唐貞觀間僧壁法建咸通間有僧自南泉來禪西禪和尚寺因得名宋紹興間信安

3723

郡王孟忠厚改建為隆祐太后薦嚴之所
景定間兵燬惟觀音像獨存故稱觀音院
天王寺 在城東南隅唐大曆元年僧不空建

大弘寺 在城東北隅元大德間僧判荃友蘭建淨法師開山延祐間奏賜今額名僧餘澤居此嘗別搆東齋前有井田自號天衆元末寺燬相傳燬時見紅衣沙門立煙燄上久之乃沒寺既蕩盡而東齋獨存

洪範淨慧院 在城西北隅宋景定四年僧明吉建

北禪講寺 在齊門內晉戴顒宅也唐司勳陸郎中居此後以為寺號北禪院按吳郡志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然顧況以乾元寺為晉戴逵宅而皮陸集又以北禪寺為戴顒宅此則今北禪即古乾元寺宋祥符初賜名大慈屢燬於兵洪武中重建寺有大通閣趙孟頫記觀堂黃溍記雨華堂禁蛙池歸併寺二

院一菴六

昭慶寺 在城東北隅元至正間宣政院建僧懷壽開山虞集黃溍記

無量壽寺 在長洲縣十五都來熙寧間僧淨梵建元僧[illegible]僧澤記

普福院 元至正間有浦姓者創建後僧覺證重建黃約仲記

圓明菴 宋嘉泰間建張震發記元至元癸未重建湯彌昌記

佛慧菴 元大德十年僧法亮建

安隱菴 元至元二十七年僧惠思建

天龍菴 元己丑年僧惠慈建己上俱在城東北隅

揀汰菴 宋淳熙二年僧志欽建

德慶菴 元至元間僧善法建己上俱長洲縣十五都

南禪禪寺唐開成間僧元遂建有千佛堂轉輪經藏白居易記
居易在郡嘗書白氏長慶集留于佛堂吳郡志云南禪寺唐有
之今失所在按今寺在郡學東本名集雲洪武中名僧未應號
寶曇和尚奏請為南禪集雲寺成化中燬僧德本重建吳寬記
正德間都綱良定建天王殿嘉靖間住持祖鎮重修建楊循吉
記歸併菴二

妙隱菴 元延祐間僧宗敬建今改韓蘄王廟

大雲菴 一名結草菴元至正間僧善慶建已上俱在城東南隅

雙塔禪寺在城東南隅唐建中州民盛楚建初名般若院吳越
錢氏改羅漢院宋雍熙中王文罕建兩磚塔對峙遂名雙塔至

道初賜御書四十八卷改壽寧萬壽禪院紹熙中重建釋妙思記永樂八年僧本清重建歸併菴三

永壽菴 宋淳熙間僧法量建

衍慶菴 宋致和六年僧明鑑建

圓通菴 元泰定三年僧至璧建已上俱在城東南隅

定慧禪寺在雙塔寺西初名西方院本雙塔之子院也天禧中賜今額始貳於雙塔宋僧卓契順常居此即訪東坡於惠州者元季兵燬洪武中僧景新惠澤先後重建歸併菴二

化城菴 在長洲縣二十九都宋紹興十一年僧普濟建火傳王鏊詩邢參記

淨住菴 在城東北隅洪武十年僧妙蒙建

寶光講寺在城東北隅跨塘橋本鬱林太守陸績故宅宋紹熙間僧縕仁元至正間僧紹隆先後重建初寺在裏門內鬱林石今遷在馬石察院前洪武中即寺爲軍營遂廢其後普薰菴僧善識捨本菴地改建於此學士曾棨記歸併院一菴六

法雲塔院在城西北隅洪武初僧大昕建

永慶菴在長洲縣二十二都下雉壇五代廣順元年僧祖慶建宋建炎初瑞光寺僧懷秀重建永樂元年僧德湜再建越友同記

崇福菴在長洲縣二十三都元至正間僧道隆建

定鎔菴在城東北隅元至正間僧乙幸建

觀音菴在二十九都元至正間僧得就建

顯慶菴 在長洲縣二十九都宋紹興間僧有望建

福興菴 在長洲縣二十九都宋建隆間僧玉琳建

廣化教寺在城東北隅後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建初名崇吳禪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中更兵火淳熙二年都僧正清立善醫以所得藥資又增建經樓一區龔頤正記歸併寺

三菴五

龍興寺 在吳縣治西吳郡志云梁置吳地記云則天后置御書額闕元五年再興刺史張旻珪模勒御書於碑然官碑所撰碑興此不同

天宮寺 在城東北隅唐景福五年僧淡然建

寶林寺 在城西北隅舊名寶林菴元至正間僧圓明開山正統間僧曇英重建改今額張益記內有周文襄公生祠又

3729

有栟櫚逕梧桐園水竹亭山茶塢煮雪寮停鵠館諸景士夫多有題詠

定光菴 景定間僧道林建

積慶菴 至正間僧文信建 已上在城西北隅

銘心菴 在城東北隅元至正四年僧寶林建

即山菴 咸淳六年僧志珍建

華藏菴 元丙子年僧慧觀建

積慶禪寺在善教橋北宋開寶八年郡人盛氏捨宅建僧法翌開山紹興間賜額元季兵燬洪武初僧普照永樂中僧永宗戒坦相繼重建歸併寺一菴五

禪興寺 在乘鯉坊梁天監二年刺史孫璟建內有妙嚴公主墓王鏊記

聖安菴 在長洲縣二十九都元至正間僧志蔚建

報恩菴

報親菴

觀音菴

福慶菴

寶幢講寺在承天寺內東偏本寺之子院又名玉蕊山房宋元祐間僧晉水開山永樂元年僧智圓建法堂歸併菴三

上善菴 在城西南隅宋建 炎間僧法明建

吉祥菴 在中街路即猛將廟景定二年僧謹建互見祠廟

聖福菴 在穹窿山之南宋景定間僧道榮建

西隱菴 在城西南隅宋淳祐間僧德潤及其徒繼先建僧文信記

法圓菴 在城西南隅宋淳熙間僧成益建

大聖菴 在城西南隅陸家巷宋端平間僧性獨建

靈隱菴 在盤門內宋紹興二年僧智明建

清隱菴 在盤門外舊塘橋南宋端平間僧法立建

尼寺附

朱明寺 在城隍廟西晉朱明富而孝友其弟聽婦言避兄離居明以金穀盡與弟唯留空室一夕風雨財悉飄還明宅弟與其婦愧而自縊明發捨宅為寺

西竺寺　在平權坊內唐大中間郡人司馬厚捨宅建初名馬禪寺吳越錢氏改寶慶院宋大中祥符初始改今名今為僧寺

妙湛尼寺　在長洲縣東五代錢元瓘施園地建名優婆夷寺宋開寶間建七塔建炎兵燬紹興初王岐公孫女為尼於此號慈明大師者重建今呼為七塔寺元王郁中母張夫人普明亦居此

資壽尼寺　在長洲縣治東北宋紹興間建紹定初重修有正法堂張即之書又有碑浮屠靖康初邑人翁氏建又有盧舍那閣僧居簡記

郭外叢林寺四十

虎丘禪寺在虎丘山晉王珣及弟珉別業也咸和二年捨建即劍池分為東西二寺今合為一宋至道中重建景祐中建御書閣紹熙中宗達建藏殿張淏記尋皆燬於兵元後至元四年僧

普明重建黃潛記永樂初重修楊榮記歸併寺一菴八

歸源寺 在長蕩東元至元間里人曹姓者爲尼僧建後歸俗其子曹聚增建陳旅記

幻住菴 在閶門外匯蕩村元大德間僧明本建初本至吳喜其地名與匯蕩山合遂結草菴於此趙孟頫爲名之曰樓雲其後別創精舍改今名本自爲記洪武中重建宋濂記相傳結草菴時趙孟頫及馮海粟爲治役云

圓照菴 在閶門外元至正間僧性得建

正信菴 在陽山西元至正十四年僧性用建

會雲菴 在中峯嶺西宋宣和七年僧性一建

雲隱菴 在閶門外元延祐間僧月潭建永樂三年僧弦湧重建中有法雨軒立雪堂山水窟

永福菴 元至正間僧本原建

圓覺菴 宋紹興間僧本立建

善福菴 元至正間僧普應建 已上俱長洲縣九都

半塘壽聖教寺在九都綵雲里寺有雉兒塔晉道生誦法華經童子死葬此義熙十一年商人謝本夜聞誦經聲旦見墳生青蓮華事聞詔建塔名法華院宋治平間賜今額紹興七年重建歸併菴八

臻福菴 在長洲縣十都宋紹興間僧性復建

資福菴 元至正間僧維則建正統間僧善璉重修弘治中吳寬記

原明菴 宋紹興間僧原明記

慈孝菴 宋咸淳間僧慧無盡建 已上在長洲縣九都

佛慧菴 在虎丘寺東宋紹興間僧無善建菴有鍾秀軒梁用行記

得成菴 在長洲縣八都宋皇慶間僧可大建

普光菴 在長洲縣一都宋紹興三年僧原明建

普福菴 在虎丘山東宋咸淳間僧文誠建

迎湖教寺 在長洲縣六都晉永寧間僧大通建歸併菴二

廣濟菴 宋開禧間僧覺因建

崇福菴 宋景定元年僧德秀建

已上在長洲縣四都

白蓮教寺 在長洲縣十五都地名陸塘吳赤烏間僧了然建後燬僧法雲重建歸併菴七

湖涇善慶菴 宋紹興間僧法丙建

普潤壽山菴 宋紹興間僧至修建

普慶深棲菴　元大德間僧巨徵建　已上在長洲縣十六都

報德菴　宋紹定間閔仁甫捨田建僧本澄開山　永樂十年閔本重建先世祠堂在焉

梅林菴　宋紹興間僧法煥建　已上在長洲縣九都

西資菴　宋元豐間僧一智建

觀音菴　宋嘉定間僧明圓建　已上在長洲縣十五都

靈源教寺在太湖洞庭東山碧螺峯下峯有靈泉故名梁天監元年僧集善建歸併寺五菴一

能仁寺　在長圻鎮寺有泗州池相傳見泗州塔影今廢梁天監二年僧道邁建

興福寺　在余塢南梁天監二年千將軍捨宅建僧本清開山成化間重修吳寬記

中峯寺　唐咸通九年僧本超建

三峯寺 唐咸通十三年僧真銓建寺有莊田書興記

彌勒寺 唐乾符間吳越王建僧德潤開山山岡南後往往得細石如米故名飯石峯云或云飯石禪師居此故名

圓照菴 宋泰定二年僧法光建

已上在洞庭東山

治平教寺在上方山下梁天監二年僧法鏡建舊名楞伽寺宋治平元年改今名寺傍有石井隋人刻字蓋楊素移郡橫山時也歸併寺一菴四

寶積寺 在橫山下隋大業四年僧永光建

真如菴 在縣西南三十里宋咸淳二年僧妙攝建

殊勝菴 在縣西南三十里洪武癸丑間僧寶峯建

華嚴菴 在縣西南二十里宋宣和間僧昇大建

圓覺菴　在縣南十里元至大三年郡人陳千十二捨建僧文寶開山陳氏祠堂在焉

楞伽講寺　在楞伽山上俗云上方寺寺有浮圖七級隋大業四年司户嚴德盛撰銘司倉魏瑗書按治平寺舊亦名楞伽而吳郡志云寶積寺在橫山下亦名楞伽寺山頂有塔隋人書碑今此寺自在楞伽山上而寶積歸併治平蓋不可考豈皆一寺所分耶今以塔觀之則此當是（為）但碑中亦云橫山蓋當時未有楞伽之名此山固橫山也歸併菴二

白龍菴　宋紹興間僧文禮建

妙明菴　宋紹興間僧宗禮建

已上在長洲縣二十二都

穹窿禪寺　在吳縣西南四十五里穹窿山舊名福臻禪院相傳

宋買臣故宅梁天監二年建唐會昌六年復建宋景德四年楊
宿記按記云蕭梁取梅梁於此致白馬之奠感明神之徵因謂
白馬塢即茲山之址也今山址別有白馬寺亦刻此文或謂一
寺所分不可知也壁間舊有宋帝手書詩今燬不存歸併寺二
菴二

寶華寺 在吳縣西南三十里寶華山舊名智顗禪院鍾鍾莫考嘗卓錫於此寺有鍾詫泉

薦福禪寺 在吳縣西南薦福山下不知所始或云即錢氏所建按強浚明壽聖院記院四遷安知此非其故址耶

龍池菴 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元至正二十三年僧明輝建

真如菴 在吳縣西四十五里吳元年僧法常建

白馬禪寺在穹窿山西址即穹窿所析者寺以楊宿穹窿記添

易數語為白馬寺記則僧之妄也元季寺毀永樂元年僧德珵良玠重建歸併菴三

聖恩菴在鄧尉山之南明元至正間僧蔚萬峯自杭來止於此初蔚辭其師千巖請所住答曰汝名汝所止也及至鄧尉結菴居之其徒大集遂創精藍為時名刹洪武中僧普壽普隱永樂中僧智曙先後重建內有碧照軒

文殊菴在金山東嶺以獅子山相對故名亦名金山寺元至正間僧時蔚建

玉泉菴在吳縣西十八里元至正間僧賢古愚建

靈巖禪寺在靈巖山上舊名秀峯寺宋改顯親崇報禪院即吳故館娃宮也梁天監中始建為寺寺成有異僧負跡囊入憩廡下長身黧面梵相奇古其徒不之省夜索筆圖其像于壁而去其後胡僧見之驚曰此西土智積菩薩也唐宰相陸象先弟病

得僧起之自云靈巖僧後還吳見像知為智積菩薩因建智積菩薩殿永樂十年僧應機重修尋燬弘治間重建歸併菴五

道林菴 在吳縣西四十五里元天曆二年僧道讓建

圓明菴 在吳縣西二十七里元泰定間僧道安建

慶雲菴 在吳縣西十八里元至正三年僧道興建

壽安菴 在吳縣西十八里宋宣和間僧嗣永建

殊勝菴 在吳縣西十九里宋嘉定間僧性觀建

崇福教寺在長洲縣三十一都尹山故又稱尹山寺梁天監二年僧佐律建洪武初名僧永隆嘗住此隆乞焚身度天下沙門事詳方外歸併菴四

集善菴　在長洲縣三十一都元泰定間僧妙心建

福源菴　在長洲縣二十九都元泰定間僧已定建

明遠菴　在長洲縣三十一都元至正間僧水月建

能仁慶福菴　在長洲縣二十九都元泰定間僧智翁建

靈澱教寺在長洲縣十四都蠡塘舊名靈壽教院梁天監二年僧勤建歸併院一菴十二

法華院　在長洲縣十四都宋建炎二年僧大識建

景福菴　在長洲縣十九都宋景德元年僧大喜建

二聖菴　在長洲縣十七都宋寶祐間僧惠持建

法惠菴　在長洲縣十四都宋建炎元年僧法證建

華嚴菴在長洲縣二十二都宋建炎二年僧大乘建

至覺菴在長洲縣一都宋紹興三年僧原明建

白鶴菴在長洲縣十七都宋咸淳間僧文煒建

法華菴在長洲縣十四都宋咸淳間僧普會建

息峯菴在長洲縣十四都宋咸淳間僧本淨建

毛塔菴在長洲縣二十二都元大德二年僧勝本建

春中菴在長洲縣十七都元泰定間僧文敬建

積善菴在長洲縣廿一都元至正二年僧徹心建

大覺教寺在長洲縣二十七都大姚山梁天監間僧道邦建寺有東明子院最爲幽勝歸併菴二

松隱菴 在長洲縣二十六都元與子年僧從哲建

文殊菴

天宮教寺在胥山南太湖之濱梁天監三年僧法雲開山唐德宗時重建宋天聖中修進士張汴記歸併寺一菴六

壽聖廣福禪寺 在吳山嶺上吳越中吳軍節度使錢文奉建為其父鏐陵王元瓘墓祀之所本名壽聖院宋治平中改賜今額永樂元年僧善勝重修

壽寧菴 宋紹興丙子僧祚建

中峯菴 宋咸淳乙丑僧文英建

積善菴 宋咸淳丁未僧惠滿建

淨居菴 宋咸淳乙丑僧祖傳建

報德菴 宋咸淳乙丑僧妙燈建

福海菴 元至正己亥僧志因建 已上俱在吳縣西十三里

昭明敕寺在吳縣錦峯山相傳為昭明太子所建或謂山産文石故名然不可考矣唐會昌中廢宋嘉泰中白馬寺僧南公重建宋理宗書賜鄭起潛錦峯二字實藏寺中歸併菴二

龍華菴 在吳縣西六十里宋開禧二年僧性潮建

鳳祥菴 在吳縣西六十里宋咸淳元年僧椿壽建

光福講寺在吳縣鄧尉山龜峯上梁大同間建寺有舍利塔又有銅觀音像水旱迎奉入城祈禱輒應嘗為人盜去尋復得之歸併寺二菴七

大慈寺　在陽山之右元大德二年僧靜一建

尊相禪寺　在長洲縣三都不知所始元末燬永樂二年僧本閒重建

崇福菴　梁大同三年僧宗善建

奉慈菴　宋靖國元年僧明昕建

雙壽菴　宋嘉熙二年僧淨了建

和豐菴　宋嘉熙二年僧智譽建

宇文菴　宋咸淳二年僧壽崧建

種福菴　宋景定六年僧處禧建僧明本記

圓覺菴　元元統二年僧大楫建

已上七菴俱在吳縣西七十里

長山教寺　在吳縣二十三都梁大同間僧養吾建歸併菴五

證覺菴 宋咸淳元年僧智隱建

善慶菴 宋寶祐間僧德聚建

寂照菴 宋咸淳間僧性遠建

崇福菴 宋嘉熙間僧性善建

菩薩菴 元至正二年僧如舟建

已上俱在吳縣西六十里

寶相教寺在吳縣香山西太湖之濱舊名寶坦院按吳郡志云古廢寺也梁大同十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歸併菴七

深沙菴 在吳縣西南五十里唐中和元年僧辯建

觀音菴 在吳縣西南五十里宋寶祐間僧性正建

殊福菴 在吳縣西南七十里宋紹興十年僧性如建

廣福菴　在吳縣西北六十里宋咸淳二年僧性如建

安隱菴　在吳縣西六十四里宋咸淳元年僧道全建

興福菴　在吳縣西六十五里宋咸淳二年僧性澄建

崇福菴　在吳縣西北六十五里元至治間僧永欽建

法海寺　在洞庭東山隋莫釐將軍捨宅建後梁乾化間改名祇園宋祥符五年改今額歸併寺一菴三

華嚴寺　在翠峯之楊家彎梁天監二年僧戒貞建規子和尚嘗居之

積善菴　宋淳熙三年僧道勤建

北奇菴　在白沙之南本安撫賓章鄒寺之宅宋咸淳十年僧明起建

壽寧菴　在武山元居人吳逢香人院祠堂在焉元至正三年僧性宗建

已上俱在洞庭東山

寒山禪寺在閶門西十里楓橋下舊名妙利普明塔院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建浮圖七級嘉祐中改普明禪院然唐人已稱寒山寺矣相傳寒山拾得嘗止此故名然不可攷也紹興四年僧法遷重建洪武中僧昌崇重修歸併寺三菴四

秀峯禪寺在吳縣西華鄉宋紹興間僧佛智開山元柯九思記

慧慶禪寺去郡城西七里元延祐間僧道聰建僧維則記

南峯寺舊名天峯院在支硎之南即古支硎寺也詳具曾攷記

文殊菴元至正間僧法海建

雲泉菴元至治間僧宗道建俱在吳縣十一都

射瀆菴在長洲縣一都來紹興三年僧德紹建

翠峯禪寺在莫釐山之陰唐將軍席温捨宅建天寶間僧智洪開山名僧重顯所謂雪竇禪師嘗居此其遺跡有降龍井羅漢樹悟道泉猶存歸併卷一

廣濟菴在莫釐山渡口元至正二十五年僧志盟建

上方教寺在洞庭西山唐會昌六年僧道徹開山本名孤園寺宋嘉泰間萬壽寺僧無證重建始著今額復置田疇僧淮海記歸併寺五院六菴二

祇園寺在五峯嶺下本名孤園寺一名下方寺梁散騎常侍吳猛捨宅建五峯堂宋李居仁記

水月寺在縹緲峯下無礙泉在焉梁大同四年建隋大業六年廢唐光化中僧志勤即舊址結廬其後刺史曹珪以明名云宋祥符間詔賜今額

西小湖天台教寺　在縹緲峯北吳郡志云小湖觀音教院其山巔有湖波濤與太湖同湧故名小湖相傳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泛太湖而來小湖僧迎得之有草繞像足投之小湖生千葉蓮華永樂十四年僧維寅重建

福源寺　梁大同二年吳縣令黃禎捨山園建僧普國開山唐貞觀中重建

觀音院　即華山寺在龍頭山之西宋元嘉二年會稽內史張裕池生千葉蓮奏建本在胥湖之北唐開成三年重立寺僧契元移置於此宋僧懷深有圖通殿記

羅漢寺　在消夏灣北晉天福二年僧妙道建

資慶院　在法村之湯塢晉支道林開山五代清泰間重建

看經院　唐開成二年僧志允開山

長壽院　在角里五代清泰三年僧明亮建

寶際院　在峰下宋端平二年僧智明建

后黃院　在崦下宋慶元四年僧智明建一名侯王相傳吳越王渡湖僧候之甚慶王喜賜名

東湖菴　在新安嶺宋咸淳二年建一名東小湖寺寺與西小湖寺相望中非有小池故名

普濟菴　在毫山之東村宋慶元二年僧性源建　已上俱在洞庭西山

白雲禪寺在天平山一名天平寺唐寶曆二年僧永安建名白雲菴以山有白雲泉也宋慶曆間范仲淹以先墓所在奏為功德寺因賜今額元末燬洪武初僧復菴重建歸併寺二菴四

觀音寺　在文硎山東麓即古之報恩寺也

延慶寺　在吳縣西南四十里地名橫金唐長慶三年僧宗璉建

海雲菴　在吳縣穹窿山之北麓宋熙寧間僧性海虞姚廣孝為僧時嘗住此內有連理山茶

深隱菴　在吳縣西四十里元至元三年僧明鑑建

海會菴在吳縣西三十里宋元祐間僧宗浩建

覺林菴在吳縣西四十五里宋祥符間僧法正建

蓮華教寺在陽山西太湖之濱唐神龍二年居民劉氏井中生青蓮華因捨宅為寺僧法行開山歸併寺一菴三

陸香寺在長洲縣西北三都詔天監間僧雪淨建

慶慈菴在長洲縣七都宋皇慶間僧永福建

七寶泉菴在吳縣十九都元此祐間僧性顒建七寶泉在焉

深居菴在長洲縣三都元天定四年僧廣壽建

寶壽教寺在吳縣八都地名黃蘆唐大中七年僧文奉開山乾德二年吳越錢氏重建宋嘉定間重修僧可翔記歸併寺二院

一菴五

雍熙寺 在城武狀元坊內本周瑜故宅梁為陸襄太守宅天監二年捨以為寺僧清晤開山名法水寺唐僧望法重建

宋始改今額元燬洪武初以其地為城隍廟僧廣宣乃即城隍廟左重建

姑蘇寺 在吳縣橫山之陽莊梁天監二年僧普照建

餘慶院 在吳縣南五十里地名般涇元至元戊子僧崇慶建龔潤記

普照菴 在吳縣西南五十里宋淳熙間僧智實建

建名菴 在吳縣西南四十里元大德間僧大忻建

永壽菴 在吳縣西南四十里元至元二十六年僧成蔚建

觀音菴 在吳縣西南四十里元延祐間僧道成建

留雲菴 舊名留雲接待院在吳縣西南五十里宋紹興間僧法喜建

興國教寺在長洲縣十一都黃埭唐大中二年郡人葉氏夢僧求一錐地遂捨為寺僧法照開山紹興六年重修元燬洪武中僧若訥永樂中僧秉晏相繼重修歸併菴三

真如菴在長洲縣十一都宋咸淳間僧以益建

普濟菴在長洲縣十都宋紹興間僧本一建

保聖教寺在長洲縣二十都甫里唐大中間建宋祥符中僧惟古重建歸併菴五

定善菴在長洲縣二十一都宋紹興間僧法如建

福源菴在長洲縣十九都宋景定間僧志良建

資福菴在長洲縣二十都宋咸淳間僧普懷建

五福菴　在長洲縣二十都唐中和間僧壁法建

流通菴　在長洲縣十九都元皇慶間僧如海建

永壽教寺　在長洲縣二十七都藉墟陳湖之上唐大中十一年居民管洪捨宅建僧真悟開山（寺）有普賢殿僧妙思記歸併菴七

壽寧菴　在長洲縣二十都來咸淳間僧法觀建

崇遠菴　在長洲縣二十六都來咸淳間僧朽菴建

報福菴　在長洲縣二十六都來淳祐間僧法源建

崇先菴　在長洲縣二十七都來咸淳間僧壽崧建

觀音菴　在長洲縣十九都元至正間僧道興建

西歸菴　在長洲縣十九都元至正間僧文進建

植福懺堂 在長洲縣十九都元至正間僧嗣明建

覺林教寺 在長洲縣十三都治長涇唐廣明間陳坦捨宅建僧真法師開山初名義安寺五代梁開平元年改永安宋大觀四年改賜今額洪武中僧善慶大亨重建寺有清遠軒樓澄記歸併菴四

妙智菴 梁天監間僧西銘建姚廣孝為僧時嘗居此祠堂在焉

濮陀菴 宋咸平間僧士能建

崇福菴 宋景德間僧法身建

已上在長洲縣十八都

覺地菴 在長洲縣十二都宋景定間僧愚山建

澄照教寺 在陽山下唐會昌間丁某捨白馬磵宅為白鶴寺其

後龍興寺僧知義起廢錢氏時有泉出寺中改仙泉院宋祥符初始賜今額陳最記有別院名白蓮禪院宋謝濤嘗讀書其中

歸併菴二

景福菴 元僧道弘建 元大德間

文殊菴 僧法海建 元至正間

已上在長洲縣二都

甪山教寺在陽山北竹青塘五代天德間僧德清建歸併菴四

奉先菴 在長洲縣二都宋慶曆間僧本一建

廣福菴 在長洲縣八都宋寶慶間僧如素建

觀音菴二 一在長洲縣六都宋至和間僧法聖建 一在八都宋寶慶間僧善應建

法華教寺在葑門外斜塘宋僧用宣及其徒行過建取半塘故

法華額為名僧妙思記歸併菴四

衍慶菴 宋紹興間僧正忱建

妙名菴 宋紹興間僧圓功建

興福菴 宋紹興間僧不矜建

歐冶菴 宋咸淳間僧古銘建

已上在長洲縣二十九都

白蓮講寺在長洲縣二十都甫里即陸龜蒙別業祠堂在焉宋熙寧六年僧惟吉建歸併院一菴三

陸塘塔院 在長洲縣十五都唐長慶間僧妙慈建

流通菴 在長洲縣十九都元皇慶間僧性海建

普明菴 在長洲縣十九都元至元元年僧妙景建

慈雲菴 在長洲縣二十一都元至元間僧景嵩建

利濟教寺 在閶門外南濠宋紹興間僧道隆建歸併寺一院一

石佛淨土寺 在閶門外南濠齊隱士何求嘗開講於此宋嘉定間僧巨川重建

法雲院 在城西北隅元至正十五年僧習復建

大覺教寺 在陽山南地名黃村寶慶間元年僧本誠建歸併寺二院一菴四

北峯寺 在吳縣支硎山晉支道林開山

華山寺 在華山蓮花峯下晉支道林開山

覺林院 在長洲縣一都元至正間僧至仁建

壽慈菴 在吳縣西北四十里宋咸淳五年僧如葵建

覺海菴 在長洲縣一都元至元間僧志仁建

西資菴 在長洲縣六都宋淳熙間僧遠明建

福嚴菴 在長洲縣一都元泰定間年僧閒建

積砂禪寺舊名延聖禪院在長洲縣二十六都陳湖之北宋乾道間僧道原建元僧圓至記寺有大藏經板永樂十五年僧智瑞重修歸併菴三

集福菴 在長洲縣十九都元至正間僧古銘建

集慶菴 在長洲縣十九都元至正間僧本達建

迎福菴 在長洲縣二十都宋淳祐間僧性順建

崇福教寺在長洲縣二十八都章練塘宋景定間僧德修建元

周馱記永樂元年僧宗器重修歸併寺一菴四

因明寺 宋景定間僧本圓建

福壽菴 宋景定間僧法晟建

圓通菴 元至大間僧明照建

福濟菴 宋景定間僧智師建

定祥菴 宋景定間僧文華建

接待教寺在婁門外宋景定間僧淨梵建宣德中僧頓有中重修歸併菴十一

普明菴 元壬辰年僧普安建

崇真菴 元至元間僧一興建

圓通菴 僧一心建 元癸未年

孝友菴 僧西一建 宋淳祐間

般若菴 僧大誠建 元壬申年

已上在長洲縣二十三都

延福菴 僧法印建 宋開慶間

道玉菴 僧至演建 元至正間

袁王菴 僧法諳建 唐中和間

已上在長洲縣十九都

圓明菴 僧妙端建 宋嘉定間

堂壽菴 僧廣功建 宋淳熙間

已上在長洲縣二十四都

白龍菴 宋紹興間僧止禮建 在長洲縣二十二都

普賢教寺在天平山之東半頭峯塢內宋景定間僧智贇建額

汝勳記永樂十三年僧可立量募重建歸併寺菴六

明月寺 在吳縣木瀆鎮唐 清泰間僧明智建

積慶菴 宋紹興間僧性真建

迎福菴 宋咸淳間僧性悟建

已上在吳縣西三十里

積善菴 在吳縣西三十二里 宋咸淳間僧志勤建

僧云菴基屬長洲嵌在吳縣界內去縣十五里

寶覺菴 元至正間僧大亨建

懷敬菴 元至正間僧宗泉建

已上在吳縣西十五里

資福菴 元至元甲申僧本來建鄭國記

金福講寺 在長洲縣二十六都周莊宋景定間僧景古建歸併菴四

善住菴在長洲縣二十七都元至正間僧本懋建

觀妙菴元癸未年僧虎山建

永慶菴元戊子年僧志修建

清遠菴洪武間僧王琳建

已上在長洲縣二十六都

崑山縣叢林寺九

景德教寺在縣治西南道德坊內晉黃門侍郎兼中書令王珉捨宅建祠堂在焉始名賓禹寺宋景德二年僧慶譽奏賜今額元燬洪武中僧九齡重建歸併

吳縣志宅第

三國孫權母吳夫人宅即開元寺基

晉陸玩宅即今靈巖山寺基

何準宅吳地記云在縣西二里拾為般若臺東北有般若橋即米明寺橋

王珉宅在日華里即景德寺基

米明宅即米明寺

齊張融宅陸慧曉宅並在承天寺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柳廬江何點曰池便是醴泉木便是交趾沛國劉璉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命駕往酌飲之曰鄙吝之萌盡矣

梁散騎常侍吳猛宅即西洞庭祇園寺基

干將軍宅即東洞庭興福寺基

衛尉卿陸僧瓚宅即承天寺基

太守陸襄宅即周瑜宅後為雍熙寺

隋莫釐將軍宅即東洞庭法海寺基

唐席温宅在洞庭東山即今翠峯寺温捨宅建其三子分居宅傍有上席中席下席之稱

司馬厚宅即西竺寺

長洲縣志第宅

漢鬱林太守陸績宅在臨頓里門有巨石捨宅為寶光寺

吳陳丞相宅今東禪教寺吳赤烏間其宅生瑞蓮遂捨為寺